

胡石青著

錫侯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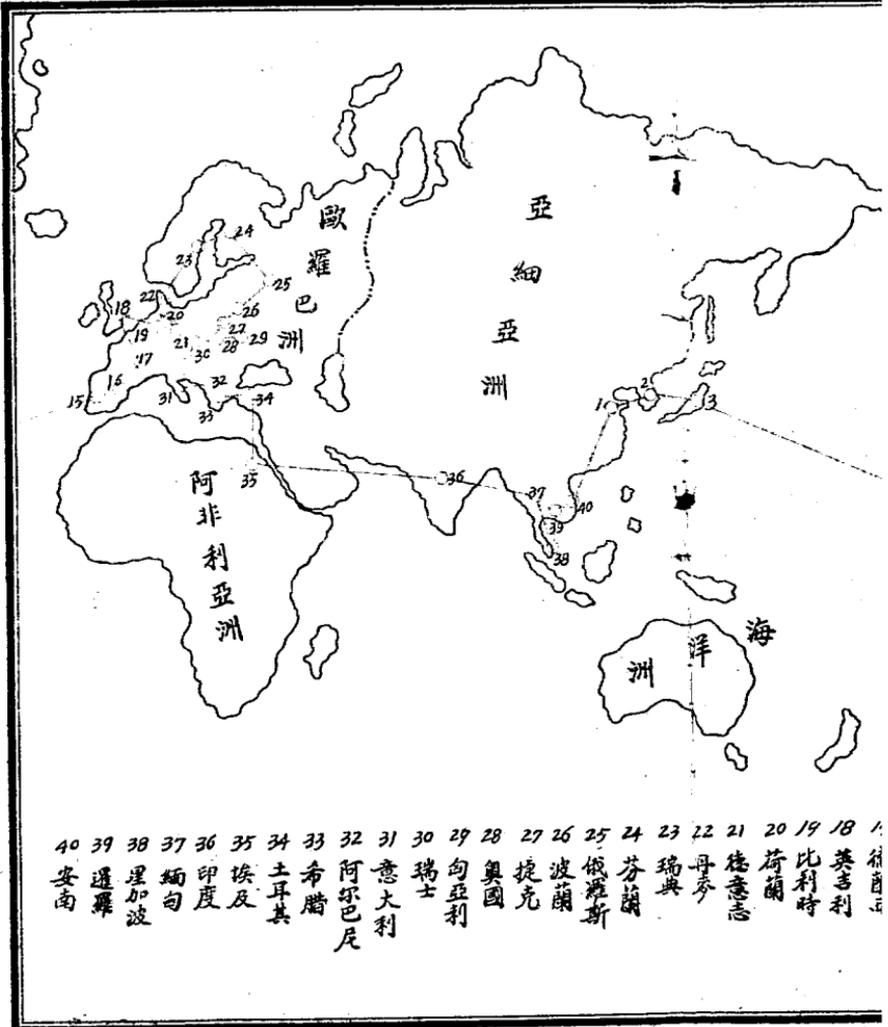
質宸持贈

三十八國遊記

冊 上

開封開明印刷局代印

圖略線路國八十三游周



- 40 安南
 39 暹羅
 38 暹羅
 37 緬甸
 36 印度
 35 埃及
 34 土耳其
 33 希臘
 32 阿爾巴尼亞
 31 意大利
 30 瑞士
 29 匈亞利
 28 奧國
 27 捷克
 26 波蘭
 25 俄羅斯
 24 芬蘭
 23 瑞典
 22 丹麥
 21 德意志
 20 荷蘭
 19 比利時
 18 英吉利
 17 倫敦

三十八國遊記上冊目錄

第一 朝鮮（自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1 赴朝鮮途中。2 遊朝鮮首都—漢城。3 參觀工業學校。4 謁吳武壯公祠。5 遊昌慶宮

第二 日本（自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一日）

1 由朝鮮轉日本途中。2 遊日京都。3 參觀京都大學。4 參觀府立第一中學。5 訪河上肇氏。6 訪西田幾多郎。7 遊大坂天王寺公園及四民博物館。8 由京都至東京。9 遊江之島。10 參觀東京帝大。11 參觀東京高師。12 參觀王子製紙公司。13 參觀女高師及附小。14 訪桑木嚴翼君。15 赴橫濱預備放洋手續。16 訪鮑海宗君談四十年前日本人對中國之敬畏。17 登大洋丸入太平洋。

第三 渡太平洋至檀香山羣島

（十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在太平洋舟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檀香山羣島）

1 「時差」之實地體驗與「得日」之慶。2 日本劇之粗劣。3 西洋男女跳舞各有相當限制。4 抵浩奴魯魯島時美領留難。5 參觀浩奴魯魯島之水族館。6 參觀浩奴魯魯私人博物館。7 赴夏威夷本島。8 參觀世界第一大火山。9 乘火車遊夏威夷島風景。10 由夏島

三十八國遊記目錄



719
214
3:1

回遊海里註。11 參觀夏威夷大學並謁阿公山。12 參觀譚毅侯之製糖廠。13 遊帕麗山。14 離漢島再入太平洋

第四 美國西部

1 第二次太平洋舟中。2 舊金山一星期之旅館生活。3 參觀巴拿馬博覽會場。4 參觀加州大學。5 卜居白克里。6 新大陸除夕之新氣象。7 十年來元旦之回憶。8 與心理學者論農工心理苦樂之別。9 美國糖業衰敝之原因。10 自耕農之心理與耕作效率。11 加省都會之遊。

第五 旅美加州半載記（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十日到十一年六月十五日旅加省）

1 遊苗爾林。2 訪桑得博士。3 郭任遠氣高千丈。4 莫利湖並岸上博物館。5 參加世界協會。6 參加全國博物館。7 到加州鄉間訪問，8 參觀金山商業展覽會，9 可怕的美國新經濟制度。10 前清玉膝流失加州。11 參觀美孚油公司。12 參觀養老院。13 遊愛德公園。14 參與加大畢業典禮。15 參觀司徒佛大學。16 遊羅三吉爾。17 帕里登納城。18 訪鮑家達博士。19 遊加州廬山觀天文台。

第六 赴墨西哥途中遊覽（自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二日止共二十七日）

1 遊大谷。2 參觀葉落坡煤公司。3 至阿克州參觀州立大學並講演。4 在三塔屏州十日

。5 參觀州政府及土人迎神。6 參觀新博物館及飛虎黑谷。7 參觀三塔屏水電公司。8 三塔屏習慣之一班。9 關於印度一切之考察所得。10 過美墨交界之葉婆娑。

第七

墨西哥（共兩月另二日於民國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入墨九月十三日離墨）

1 入墨境頓見窮象。2 有鞋階級與無鞋階級。3 墨境一瞥。4 教堂門可羅雀。5 向羅馬司夫人學習西班牙文。6 參觀國家戲園並其建築一班。7 參觀總統府。8 到三桓德歐地窪觀古城參觀。9 赴高雅觀並看林業養成所。10 參觀博物館。11 墨西哥政治一班。12 墨人不說英語之理由。13 差度論與教育。14 西班牙亡墨西哥之慘史。15 遊阿美佳美佳城。16 參觀議會開會。17 遊曉起米爾谷。18 墨西哥文明之來源。19 抵拉瑞豆與墨告別。

第八

赴芝加哥途中（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九日）

1 由葉婆娑城重入美境。2 遊覽聖安九牛。3 參觀得哥沙氏州立大學。4 遊聖魯易城，5 黑奴市使女祇及男一半價。6 中南美白人欺生毫無公德心。7 參觀伊利諾省城泉塘州展覽會。8 美國工人住室之一班。9 由泉地赴芝加哥。

第九

美國芝加哥（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四日）

1 遇河南同鄉牛實甫，王樂三兩君。2 由芝加哥人之服飾益信社會意識之偉大。3 遊芝加哥北城——美術館，百貨店，唐人街。4 電車中之嗅聽視三覺所感之情況。5 訪芝加哥

大學教授白結博氏士談社會問題。6 參觀考司門司齊小學。7 參觀喬治大學與支校足球比賽。8 參觀市立圖書館。9 參觀馬克工廠及西北大學。10 與支校教授巴壁君談教育問題。

第十 赴坎拿大途中（自民國十一年十月廿五日至十一月三日）

1 遊覽哥倫布城。2 參觀嘉福來跌工廠。3 存摺失而復得，一場虛驚。4 抵狹楚埃參觀福特汽車製造廠。5 參觀茂開鹽業公司。

第十一 坎拿大（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一月十九日）

1 由溫塞入坎境。2 抵陶朗圖。3 參觀陶朗圖省立大學。4 參觀奈阿葛拉瀑布。5 遊坎京歐脫華。6 遊桂白克省莽堆澳城。7 參觀麥基爾大學。8 赴口口奴發家參觀印度人生活。

三十八國遊記下冊目錄

第十二 美國之三大城

a 波斯頓（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廿日至十二月一日）

- 1 參觀哈佛大學晤趙元任博士。
- 2 乘觀景車遊覽全市。
- 3 訪哈大教授佛德談社會及教育問題。
- 4 參觀通用電機公司及太平洋棉業公司之工廠。

B 紐約（自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日至民國十二年正月三日）

- 1 參觀美國第二大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 2 參觀哥倫比亞大學並晤杜威博士。
- 3 在哥校礦學會講演。
- 4 晤美國財政專家賽理格門教授。
- 5 與羅家倫馮芝生談宗教問題。
- 6 參觀紐約大學。
- 7 聖誕節之本意與紐約之聖誕節情狀。
- 8 參與美國哲學會——在紐約年會。
- 9 與李善棠馮淮西等守歲。

C 華盛頓（自民國十二年正月三日至四月十五日）

- 1 參觀喀比圖——名教堂與議院。
- 2 美國第一圖書館——華盛頓議會圖書館。
- 3 登華盛頓紀念塔。
- 4 美國人自殺之原因。
- 5 參觀白宮。
- 6 參觀安靈屯國墳。
- 7 參觀郵政部。
- 8 歐拍拉與中國崑弋。
- 9 草人類主義第一編。
- 10 參觀華盛頓坟宅。
- 11 美國衆議院傍聽。
- 21 參觀

標準局。13 赴實提模城參觀約翰赫金大學——校長係古德諾君。14 人類主義第二編完竣。
15 赴華盛頓紙廠參觀。16 乘火車赴南美。

第十三 南美汗漫錄（自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起至六月十七日止共六十二日）

甲，古巴國

1 華僑在古巴之情形。2 參觀國立監獄。3 赴商會歡迎會並致詞。4 赴馬丹沙省遊白亞
魔洞。5 遊山內海勢花園。6 古巴概況。

乙，巴拿馬

1 由哥朗登岸入巴拿馬。2 遊巴拿馬京城。3 參觀巴京古城。4 購草帽一作紀念。5 穿
巴拿馬運河並觀各段之妙用。6 巴拿馬概況。

丙，祕魯

1 由開羅登岸到祕京利馬。2 利馬排華風潮甚烈之內幕。3 遊毛銀社。4 祕魯概況。

丁，智利

1 由阿利加入智利境。並遊大納城。2 遊伊淇克。3 由法帕來索登岸。4 到魯京城三調
閱。5 參觀國立博物院。6 赴高辛中公園，觀馬衣鋪戰地遠景圖。8 勸酒惡習今人可畏。
9 參觀國立大學。10 由安第士城離智利。

戊，阿根廷

1 越安第士山脈入阿根廷——乘窄軌火車——至漫塔沙城換軌。2 漫遊佳氣城。3 在動物園看麒麟。4 阿京建築優美。5 阿根廷獨立之紀念日之盛況——可謂三馬丁之大祭。——6 參觀議院。7 赴拉波拉他參觀博物院——古代大動物之收集稱世界第一。8 赴哥朗戲院看樂府劇。9 參觀農業大學校。10 遊北公墳及西公墳。

己，烏魯圭

庚，巴西

1 由三道市入巴西境搭船登岸。2 赴三寶羅城遊覽並搭車赴巴西京城。3 巴西京城各國使館之情形。4 遊高高華斗山。5 參觀博覽會。6 遊彼德鎮。7 參觀國家圖書館。8 乘英國皇郵公司船離巴西。9 巴一亞之遊。10 遊波南浦口。

第十四 由南美赴歐洲在大西洋舟中

1 行赤道下並不覺熱。2 在船中在草南美汗漫錄。3 船抵馬德拉島入葡萄牙境。

第十五 葡萄牙

1 遊馬德拉島。2 抵葡京里斯本。3 參觀美術館及動物園。4 遊茫得司道一帶——溫泉砲台。5 遊新塔山——來娃宮。白納宮。6 葡俗之一般。7 耶穌教與葡萄牙。8 耶穌教與

中國。

第十六

西班牙（自民國十二年七月五日至七月十六日）

1 西班牙鄉間景色與中國北部相仿。2 抵西班牙京城馬德里。3 遊芭爾杜宮——小幅棉錦值二百萬美金。4 遊愛氏高利亞——皇宮，皇陵，教堂及修道院——5 斐律伯第二寢室及辦公室之簡樸。6 參觀雕畫博物院。7 在參議院傍聽。8 遊多來都首城。9 離西班牙入境。

第十七

法蘭西（自民國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二日止共三十六日）

1 由昂達業入法境。2 在魯氏聖約翰停一宿。3 赴巴黎途中所見法國自耕農之情況。4 同范靜生先生參觀法國國立專門學校及凡爾賽宮。5 登艾斐爾塔遊大凱旋門。6 同范靜生先生參觀法國武庫並謁拿皇墓。7 同范靜生先生往賽維爾參觀國立磁廠。8 遊臘人館。9 參觀法國上下議院。10 遊巴黎第一大教堂——看歐洲最大之鐘——11 遊古律尼博物院。12 赴戰地遊覽。13 觀豐丹布魯臘宮。14 由巴黎至來海峯離法赴英。

第十八

英吉利（自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共五十九日）

1 由巴黎抵倫敦不過半日。2 乘通濟隆公車遊城內——保羅大教堂，白塔，行業公廳，倫敦博物院，國家畫院。3 大英博物院——世界第一大收藏。4 參觀牛津大學。5 參觀倫敦

大學科學博物院及德國公園。6 訪羅素先生。7 赴博學電影園觀英國旅行團在西藏旅行記。8 參觀國會及雅比。9 遊溫塞。10 赴孟謙司德遊覽。11 赴愛丁堡參觀大學及皇家醫院。12 赴葛拉司古參觀大學美術館嘉西生大教堂。13 由葛拉司古仍回倫敦。14 參觀倫敦學城。15 參觀劍橋大學。16 赴烈士屯參觀邦來製造廠。17 帝國經濟會議之一班。18 英國失業保險辦法。19 英國概況。

第十九

比利時及荷蘭（自民國十二年十月廿日至廿七日共七日）

1 法國喀來登岸搭車抵北京布魯塞爾。2 參觀比京美術院及古物院。3 參觀比京大理院。4 由北京至荷蘭京城海牙。5 參觀海牙和平宮。6 參觀荷蘭下議院。7 赴安司德蕩參觀女王行宮。8 由海牙赴德。

第二十

德意志（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共卅五日）

1 由荷蘭赴德京柏林。2 德國鄉村尙未破產。3 德人因生活不易受贈救生估小便宜事甚夥。4 乘通濟隆公車遊覽全城。5 參觀軍事博物院及新舊博物院。6 德馬克價值低落已達極點。7 赴杜來司參觀海德製鏡公司。8 參觀杜來司白宮及美術博物院。9 遊沙可森之瑞士。10 由杜來司赴韓諾番。11 大將與登堡即住韓諾番。12 赴埃森宿途中道堤蒙。13 至埃森參觀克魯伯廠三日。14 返伯林路宿哈田鎮。15 赴漢堡參觀布勞母製船廠離德入丹

麥。16 德國新論。

第二十一 丹麥（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止）

- 1 由漢堡直達丹麥京城。
- 2 參觀博物院及磁器工廠。
- 3 參觀賈司伯啤酒酒廠及迎筵堂。
- 4 參觀丹麥大學。
- 5 赴瑞典。

第二十二 瑞典（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三日）

- 1 由丹麥京城直達瑞典京城。
- 2 人民籌備歡迎皇太子新婚英郡主之熱烈。
- 3 參觀大北博物院及生物博物院。
- 4 瑞典教育概況。

第二十三 索米（即芬蘭）（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止）

- 1 過多島海田埃堡登岸。
- 2 芬蘭故索米之原因。
- 3 乘車赴索米京城。
- 4 葛朗大爾君導遊全城。
- 5 索米政府贈送該國出版物。
- 6 參觀博物院。
- 7 赴鄉間訪鄧乃博士並看其牛。
- 8 由米索赴俄國。

第二十四 俄羅斯（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民國十三年一月五日止）

- 1 由索米乘車渡國界河即入俄國境。
- 2 觀察俄國與他國不同之原因。
- 3 俄境車站之設置。
- 4 遊聖彼得堡——街市；教堂。
- 5 赴莫斯科。
- 6 觀中國城——一極大之古建築。
- 6 在金窩守歲——自包水餃。
- 7 俄京新年並不熱鬧。
- 8 赴國家大戲園觀巴列——陸麟

並跳舞。9 由莫斯科赴波蘭。10 人工掃鐵軌上積雪甚苦。

第二十五

波蘭（自民國十三年元月五日至九日）

1 到波京瓦羅。2 遊舊王宮。3 赴外交部訪交際司長。4 波京公共浴室之特點。5 赴田制郡訪問波蘭田制改革之情形。6 過捷克斯拉夫國境入奧國境。

第二十六

奧國

第二十七

匈亞利（自民國十三年一月五日至一月二十六日共二十一日）

1 自維也納至匈京。2 訪駕爾馬君。3 由瓦爾加博士引導參觀議會。4 參觀國家博物院及科學院。5 訪大學教授馬列君。6 參觀豪華博東方博物院及農業博物院。7 來匈之目的——考查匈人西來之歷史並匈國現在外交方略——8 聖格來爾浴室之偉大。9 赴鄉間訪問。10 由匈京赴瑞士。

第二十八

瑞士（自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共五日）

1 赴瑞士途中雪景奇美。2 遊瑞士取利時——瑞士第一大城。3 抵瑞士京城。4 參觀歷史博物館。5 赴日內瓦——國際聯盟開會之所。6 由日內瓦赴意大利。

第二十九

意大利（自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一日共四十日）

1 由瑞士入意大利抵密蘭遊覽。2 參觀杜謨教堂——係世界第八奇物。3 由密爾乘普通

車赴羅馬。4 參觀國家博物院。5 參觀教皇宮——教徒之朝山進香而來者連釋不絕。6 遊瓦堤坎宮及每表戲場——古時鬥獸場。7 遊加比豆博物院及奧圖司宮。8 埃門奴第二紀念場——稱世界第一。9 參觀喀喇瓦拉古浴宮。10 參觀保季氏美術館——有拿破之姊溫奴維多利影像。11 中國音樂發達之歷史。12 遊吉利宮。13 詢伯爵包留意大利之靈醫問題。14 由羅馬赴納里觀古邦妓院模型。15 遊火山及古城。16 參觀納里博物院。17 對於波陵古文明之推尋。18 由納里赴布林的西遊覽。

第三十 阿爾巴尼

第三十一 希臘

第三十二 土爾其

第三十三 埃及

第三十四 印度

第三十五 緬甸

第三十六 檳榔嶼 星嘉坡

第三十七 安南

第三十八 香港

第三十九 歸來

三十八國遊記

第一朝鮮（自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 1 赴朝鮮途中
- 2 遊朝鮮首都——漢城
- 3 參觀工業學校
- 4 謁吳武壯公祠
- 5 遊昌慶宮

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行程 晚八時十分，自北京登京奉車，經天津，天曉至山海關。

會晤 在京城前門站，送行者：浙江王幼山，安徽孫煥庭，貴州李藻孫，江蘇寶山朱經農，湖南舒

新城，山西劉芙蓉，直隸戴惟吾，同鄉吳式湘，朱鐵林，王月波，王贊岑，劉景伊，王翼周，

王堯夫，呂文邨，郭芳五，孟劍濤，張秋言，陳子衡，陳友仲，陳子猷，李子中，王新銘，呂

祇泉，趙安民，馬振寰，王震五，傅佩青，鄧潤生，陳仲三，王搏沙，其子仲孚，培孫君，及

余表第李九如，余子乾善。

又同縣王蒼瞻，甚耀亭，劉允言，此外尚有數友，一時不能憶之，俟補記。

在津送行者：新會梁任公，四川蒲伯英，廣東楊鼎甫。

談話 舒新城約余爲教育雜誌作文，伯英約余爲晨報通訊，任公約余爲晨報時事新報通信，並囑余



精神宜集中，所研究者，以範圍愈狹愈好，博則必不專也。

感想 余此遊所欲調查及研究者，種類太夥，恐精力斷不能給，深以任公之言爲然。但余向愛爲廣泛之構思，而少專一之研究，今欲小其範圍，竟不能自定所取舍，睡時熟計，至不能寐。因念素喜睡時構思，良不適於衛生，今欲改良生活，先與自約，睡時不得冥想，乃寐。

十月二十三日

行程 自山海關經奉天歷一晝夜至安東，在奉天改乘安奉車，時下午八時。

通訊 致李九如信一封，言蘭封杞縣荒地事，致杜蔭南一信，抄寄搏沙送別詩。

聞見 遼河一稱渾水，多沙，其流域亦多沙。然南滿地甚膏腴，視黃河兩岸沙地迥異。蓋因黃河時決口，每百年必輸新沙於平原。遼河身低，雖或泛濫，究不能橫決，故其沙皆遠年所淤，今已化爲沃土。黃河能有根本治法，使永不決口，兩岸黃沙，豈終不毛耶？

十月二十四日

行程 晨五時，至安東，入朝鮮鐵道，並不換車，歷平壤仁川等處，至漢城下車。

會晤 甲陽商會機械部主任 C.S. Crowe，坎拿大人，——甲陽商會英名 Koyo Engineering Compa

ny——高麗人李丙熙、(P. H. Lee.) Rising Sun Petroleum Co. 之辦事人。

聞見 拂曉渡鴨綠江，寬約里許，水作碧色，天然風景極佳。過此卽高麗境，其農產物如稷穀，(卽高粱，小米。) 蔓菁，(卽菜冬，可食其根，春花夏實，可製油。) 等，與中國北部無異。多水處種稻，樹木，山上多矮松，道旁除新植之德國槐外，以小葉楊及柳爲大宗。耕地純用黃牛，其風物最有異彩於視官爲特別之刺激者，卽男女皆著極長之白色衣，女子并著白冠，或以白布纏頭。男子仍多戴烏紗帽，其農人著短衣，遠觀之與中國北方農人無別，惟上衣直領，下衣稍寬，鞋旁較低耳。北部無山之處甚少，地無大樹，而山下亦無多沙，必其處古無燒山之習也。火車自安東至漢城，山峒幾至十處，而工程甚佳，乘之無所苦。山多紅葉矮樹，覆於短松之下，艷紅鋪地，上覆翠蓋，爲景殊幽艷。道旁有標明名勝地者：如青龍園正方山太平山地等，不能下車往視，亦不知其風景如何也。

談話

柯朗(Cole)謂彼公司以三人合資組成，日本人一，坎拿大人二，彼卽二坎人之一也。高麗如

此等公司，並不甚難成立，日本之限制，亦不甚嚴。但高麗人則多作農人，近來東方會社(Oriental Company)爲日人所組之公司，收購高麗人土地甚多，其將來農業之命運如何，亦不可知也。李丙熙謂彼甚願出國一遊，但不能得護照。余叩其原因，彼謂難言之也。余詢彼識趙國光否？彼云乃其至熟之友。安東以北鐵路上，純用日語，間可雜之以華語，至朝鮮則華語全

無，余不能日韓語，除用英語外，不能談話，甚苦也。

高麗首都開城，在漢城北百餘里，城北有南北車道，頗坦直。柯朗（Crowe）語余，此名北京路（Peking road），昔日高麗京城，入北京之管道，可乘馬車，直達北京。農村生活極簡陋，屋覆草，且矮，無院牆。農事上亦不甚精進，因其隴寬而不勻也。耙鋤亦不勤，故隴多土塊。

住宿 晚宿朝鮮旅館，爲鐵道會社所開，住法分歐美二式；歐式祇有房費，飯錢另計；美式房飯合計，不食亦不退錢也。

十月二十五日

訪晤 訪中國總領事馬拱宸廷亮廣東人，前曾爲此地領事數年，去年又回任。余與彼不識，往訪時，送護照與閱，借作介紹。

又訪商會駐會書記王翰輔山東人，其會長李書棠山東人，副會長譚傑生廣東人，均不在會。

韓人金芸圃君來導余參觀專門工業學校，彼供職中國領事館，馬領事派其來者。

參觀 專門工業學校，爲中央試驗所所改組，學生二百一二十人。內分蜜業科，造紙科（原料用楮皮造高麗紙）絲織科，應用化學科，木工科，金工科。校址寬廠，房舍亦尙宏適，各室相距不

甚近，中蔭花木，頗清幽。由校內書記招待，因現值假期，其他職員均不在校也。李君招待，殊簡疏。

謁吳武壯公祠，公諱長慶，字小軒，原任廣東提督，光緒八年，韓京兵變，奉詔統登州六營，來鎮是邦，亂平未妄牽一人，韓國上下交感之，依爲長城，又三年卒於軍。祠爲卒時由韓廷向中朝奏請勅建，韓併，日人欲廢之，時馬拱宸充任領事，力爭輟議。民國成立，項城躋總統，題額懸祠，額云「愴懷袍澤」末署「中華民國元年袁世凱敬題」。另有光緒十一年，吳北有，朱光民，黃仕林，方正祥，張光前，郭春華等題聯額，皆吳公部屬，項城亦列名在內，並署門生三字於上；旁有幕吏部將題名碑，第一人卽優貢生江蘇通州張濠卽張季直，項城則營務處蔟補同知也。

十月二十六日

晨乘汽車約金芸圃同往昌慶宮，另詳記。

遊朝鮮昌慶宮補記。

昌慶宮韓前三宮之一也，其他二宮，一慶福宮，爲日人沒作他用，一長德宮，卽廢主現所居者，故皆不能遊。余過韓時經馬領事介紹，得遊昌慶，風景甚佳，余之興趣亦極濃，以行

色匆匆，未爲記，今已多遺忘，及此不補，將沈澱於腦海最下層，永不得復現矣。

宮居城之偏北中部，宮門如中國式較小，然壯麗可觀，門旁懸黃松木牌一，上書「李王家博物院」六字，壯麗全失矣。蓋宮之正面殿廡，日人改爲博物院也。此部分任人觀無禁，余等入門，先越左廡，至一便殿，有人招待。再越廡廊，至御苑，今稱李王花園。

園內通長德宮，故此方門常閉，請於王乃得啓。門內外皆古木蒼翠可愛，以一柵限之，以爲博物院之界，非其本有也。入門先至一溫室，室西洋式，中蓄燐氣，四時有新鮮花草，金君極稱此室之妙，余視之殊淡然，以其無高麗風味，更不足見中韓歷史上之關係也。出溫室，至演慶堂，堂五楹，爲中國鸞飛式建築，然檐柱較低，以韓俗仍席坐，殿陛亦然也。金君云：此爲二百年前，某王所建。繞堂之左，至宙合樓，遇學生數十人，詢之，知係某道教官學校畢業，由日本總監介紹來觀者，王亦派人導之。余遊宙合樓，適與遇。樓五楹二層，三百年前建。中陳几帳，王猶時臨幸焉。至樓後，下有池，無水，各生皆入池，向一面立，若有共同動作者，余立而俟之，王之導者，爲演說樓之歷史，及王現在來樓時之情形，諸生皆靜默，不一語，似有所感者。蓋每至一處，導者必示之以詞，亦常事也。而引學生來遊之日本教員，旁立若深厭之者。過宙合樓，地勢漸高，蓋此城四面山勢環抱，僅東南一方爲平原，中北部山勢未盡，聳起作小峯，在兩宮之間，昔王因之，以築御苑，故景物清勝。將至山崖，有泉湧出，不甚

大，名藥水泉，謂飲之可瘳疾。泉上有亭，八角，面山處古木障之，森森有龍蛇氣。亭有聯云：『龍蛇亂獲千章木，環佩爭鳴百道泉。』亦紀實也。過亭登山，蹭蹬宛延，萬松競秀，清陰襲人，出松林，有曲廊數事，廊端有亭，額曰『翠寒』，聯云『一庭花影春留月，滿院松聲夜聽濤，』其他聯語尙多，不能記矣。再行又至山下，有流泉，有荷池，有臨水曲榭，榭下繫小艇一二，似久無人乘者。由此又折過太和亭，經長樂門，至拱辰門，多有樓宇，不能詳記，記其二聯云：『畫閣條風初拂柳，銀塘曲水半含苔。』『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滴水奏笙簧。』出拱宸門，轉至宮之正面，入博物院之範圍矣。正殿二：一曰養和堂，前王聽政之所也，一曰明政殿受賀之所也。曰通明殿，曰景春殿，曰歡慶殿，皆便殿也。殿皆中國式。金君云：建築時，派員至北京繪圖。然檐亦較低，殿內全陳高麗古物，前院兩廡，陳前王儀仗，如『允執厥中』『綏予一人』等匾額，皆獨立時代之紀念物。如『教受見來客不起』，『非先生不入』之長額，爲當時內閣辦公室所懸。教受即奉旨意，先生指有職官者，此當時行政上之紀念物也。兩廡中西面，陳石器，銅器，東面陳動物標本，有焚琴煮鶴之嘆矣。更有一物足爲高麗獨立之紀念，使余不易遺忘者：韓前皇今稱李太王，華城將台手題之詩，今亦懸諸宮內，爲博物品之一也。其詩云：『拱衛斯爲重，經營不費勞；城從平地迴，台倚遠天高。萬槩規模壯，三軍意氣豪！大風歌一奏，紅日在征袍！』朝鮮自箕子分封，爲我藩屬，垂三千年，朝代雖有改易，

皆奉中國政朔。前皇際我國國勢不振，日兵寇我得勝，受其保護獨立，改迎恩門爲獨立門。興學練兵，駁駁有自強之勢，前所錄，即其大閱時詩也。意勢豪縱，有王霸氣概。未幾日又勝俄，遂爲所併，且廢皇而立其子，卽李王也。王怯無能，故日人利用之，皇有次子，英邁，學於日本，皇屬望最切，思乘機責以恢復之業。前年日政府強以其皇室女妻之。皇聞而號曰：「吾子孫血統，乃亂於倭奴，萬劫且不覆矣！」痛哭啞血，旋薨。皇亦一代之雄，末路如此，遊其故宮，覽其遺詩，不禁流連三嘆焉!!!

午約金君及商會會長李書裳，書記王翰輔同餐於大觀園中國館也。烹調殊佳。

下午訪李書裳於其肆，字號裕豐德，並再詢此間商業情形。

赴馬總領事處辭行，并略談。歸旅館整行裝。下午七時十分赴釜山，李書裳王翰輔到站送

十月二十七日

晨六時，到釜山，爲一面東之海港。三面皆山，南北相距，約不到十里，東西較長，港口南北二山相距里許，鐵道似係自港西北穿山來，倚北岸爲站，站以人工築成插入淺水中，與鐵船相銜接，舟車交換極便。此天然佳港，加以新式建築，令人生羨！中國非無良港，非已租於他國，卽尙未修治，深可浩歎！將出港，兩岸山漸峭，入海後，餘勢作小島，自水中突出，如

長江中之小孤山者，北約五六，南一，真奇景也！

附朝鮮最近觀察談

吾生平未出國門一步，此次爲第一次出遊，朝鮮爲遊程中第一國，匆匆三四日，不能多所觀察，然感想則極複雜，其約略可舉者：

1, 朝鮮舊屬中國，中日甲午戰後，脫離中國，虛擁獨立之名，日俄戰後，歸日本保護，派統監治其國，旋爲日本所併，設總督治之，故朝鮮之應爲一國，歷史上地理上之名詞，非國際上之名詞也，吾讀近代史，對於國家存廢，得二公例：其一：凡具悠久之歷史足以長植其國民性，使獨立不拔者，無論其以何原因，及亡國經若干年，終必有恢復國權，宣告獨立之一日，如：希臘，羅馬尼亞，芬蘭，波蘭，捷克，其例甚多。在巴爾幹戰爭以前，無人能預言希臘等國能獨立者，在歐洲大戰以前，無人能預言波蘭等國能獨立者；待時會一至，歷史上所醞釀之戰爭爆發，所謂強大國家，平日專以支配弱小國家，甚至吞併弱小民族者，方竭其全力，互相火拼，勝敗所分，足以決定其國運，故凡足以弱敵方之勢力者，彼皆視爲自身之利益，而被壓迫或被滅亡之弱小民族，向爲各強所視爲俎下魚肉者，在此戰爭緊急之時，往往被甲強允許以自治，乙強又准許以獨立，使其善己，而不爲敵方所利用，於是被壓迫之國家，被吞併之弱小民族，或因而恢復主權恢復國家，此公例也。其二：弱小民族其國家爲人所

併者，非乘國際有大規模之戰爭，列強利害完全處互相衝突之地位，則獨立永無恢復之望，蓋弱小國家之所以亡：以其知識之低下，經濟之落後，武力之不振，政治之組織不良，事事處於劣敗地位，不能與強國爭。所謂強國者，則必學術較爲昌明，經濟較爲發達，軍備較爲充實，政治組織較爲強固，弱國被之滅後，其教育其經濟無不操之強國之手；其軍事政治則完全解散而歸併於強國組織之內，故專以滅國者與被滅者兩國單獨關係論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被亡者永無恢復之望，此又一例也。朝鮮歷史之悠久，在日本以上。其民族性受涵養於悠久歷史之中，決非短期所可消滅，由第一例言之，則遲早必有獨立之一日。日本併韓後，吾嘗考其預算：其警察費常超過於教育費數倍，教育費少，則人民之知識無從提高。警察費多，則人民之行動毫無自由。是以三十年來，朝鮮人對日本之反抗，前仆後繼，無時或已。然終不能成功，則第二公例有以限制之也。自九一八後，日人以暴力劫吾東北四省，創造偽組織，命以滿洲國之名，以欺騙全世界各國，至此中日之關係日惡，而歐美各國對於日本之毀廢盟約，蔑視列強，亦不願忍受，則此後吾東北四省能否恢復，與朝鮮之能否獨立，將構成連帶關係，決其命運於世界將來之大戰。

方吾遊韓時，韓國志士有意恢復祖國者，約可分爲三派：一曰王派，又名親華派，多爲與王室有關係及有科第者，仍欲奉李王爲共主。取消日韓合併之約，以復舊觀。然其人多半年事

已長，多議論而少行動，二曰共和派，亦名親美派，其中頗多美國留學生，美國基督教所設學校中之學生亦不少，羨慕共和政體，總擬仿照美國獨立，以建立共和政府，亦時有在上海組織臨時政府之預備，三曰共產派，亦曰親俄派，多亡命俄國者主之，其初人數不甚多，自俄國革命成功後，傾向之者漸多，其勢或將日張，余遊朝鮮，今已丁二年，其第一派之老輩，強半凋謝，今想已不能成軍矣，而第二第三兩派，亦各意見紛歧，內訌劇烈，不能為舉國一致之團結，最近親日派產生，且有向日本請求允予自治如加拿大與英帝國者，此派人直傷心病狂不明事理者也。日本之對朝鮮，遠不如英國之對印度。甘地昌言抗英數十次，每度絕食，英政府必表示退讓，以全其生命，不肯屠殺復國志士之名也。鮮人抗日入獄者，其行動遠不如甘地抗英次數之多，其宣告死刑者，無論矣，而獄中自殺在半官報上發表者，年來不知凡幾。英人不肯屠殺復國志士之名，而迄不允印度之自治。朝鮮人乃欲向駢誅復國志士之日本政府求自治，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3 日本大陸政策，以朝鮮為第一步，以南滿為第二步。自軍事言之：在經營大陸之前，必先以朝鮮為根據地。自經濟言之，則所謂南滿集中政策，及兩港兩線政策，所以謀囊括東北利權，操縱其生產及市場，無一不以朝鮮為出發地。（註一）其政策之最毒辣而無人道者，第一步以經濟力壓迫朝鮮人遷移入吾東北境內，不但延吉一帶人口比例鮮人常居半數以上，即南

滿路延線各市鎮及吉黑兩省農村中，殆無處不有韓人足跡。吾遊朝鮮時，其人民僑居吾東北者，不過三四十萬，吾教授東北大學時（民國十七年）其數乃至六七十萬，近來殆超過百萬。第二步鮮人既被經濟力壓迫移入吾疆土後，日本又以外交力量，誘迫韓人處處與中國人爲難，擾亂東北之農村組織，故韓僑與吾國農民衝突之事件隨時發現，無地不有。萬寶山之案，特其犖犖大者。東北縱不被佔據，經濟大權亦處處受制於日本，返觀韓國境內，基本財產強半流於日人之手，游韓時與甲陽商會經理加拿大人 O. S. Cowe 談，彼謂：工礦重要營業多操之日人手中，又組織東方拓殖會社，正進行收買韓人之農田，今據英人出版之政治年鑑所調查：韓人土地現入日本人手中者，截至一九二九年，已將及農田總額之半數。查朝鮮共有農田一〇、七六三、三一九英畝，（注二）日本地主，平均每戶有農田五十二英畝。殘餘之朝鮮地主，每戶平均尙不及四英畝，循此例推之，日本之資本家，非吸盡朝鮮農田不可。朝鮮農田在吸收過程中，以新式耕種機器代替人力，則朝鮮之廣大勞動民衆，不但夷爲無產階級，且將陷入失業狀態，二十萬之可憐民衆，其勢非有千萬以上移入中國境內將無以延續其奴隸牛馬之生命矣！而吾東北驟然增加暴力壓迫誘惑下之外來民衆，則全盤經濟機括，非被此突來之外力，搖動其基礎，破壞其組織不止。而日本乃思乘搖動破壞之後，一手遮天而另行組織之，吾嘗至此，爲韓人哭！爲中國人哭也！

4 日本之初併朝鮮也，旅韓日人僅上層組織之少數人，與派遣之軍隊耳，三十餘年政治上統馭之力量，已招徠有五十萬日本人，遍布朝鮮全國，其分佈之比例，有足使吾人之注意者，查五十萬日本人與人口總額二千萬之比，僅佔百分之五，漢城（首都）三十四萬人口中，日本人居九萬三千餘，佛山十二萬人口中，日本人居四萬三千餘，日官九萬五千人口中，日本人居二萬八千，此各大城者，朝鮮政治組織交通之中心也，此各中心點中，日本人口殆居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此後朝鮮人之仍未被壓迫逼入中國境內者，將沉淪下層中極慘苦之勞役，日本人則永操城市之上層組織，行使其政治力，軍事力，經濟力，乃至一切力的超越無上之統治權，韓人其永劫不復乎？抑在今日之高踞上層組織者，亦將顛越崩潰之虞乎？請俟事實證明！

「註一」兩港，一為大連，一為青遼軍港。日本初經營滿洲時，以大連為中心，以南滿路為吸收機關，名為大連集中政策。其後以南滿全路為中心，多修支路以為吸收機關，名曰南滿集中政策，近數年來，一面經營南滿路，一面開青遼軍港為商埠，奪取會甯至吉林鐵路建築權，並西伸至洮南以與中東路平行，以囊括東北經濟利權，名為兩港兩線政策。

「註二」一英畝合中國二百四十寸之官畝二畝六分。

廿二年九月卅日

第二日日本（自十年十月廿七日至十一月十一日）

- 1 由朝鮮轉日本途中
- 2 遊日京都
- 3 參觀京都大學
- 4 參觀府立第一中學
- 5 訪河上肇氏
- 6 訪西田幾多郎
- 7 遊大坂天王寺公園及四民博物館
- 8 由京都至東京
- 9 遊江之島
- 10 參觀東京帝大
- 11 參觀東京高師
- 12 參觀王子製紙公司
- 13 參觀女高師及附小
- 14 訪桑木巖翼君
- 15 赴橫濱預備放洋手續
- 16 訪鮑海宗君談四十年前日本人對中國之敬畏
- 17 登大津丸入太平洋

十月二十七日

出朝鮮釜山港，水天一色，浩渺無際，舟行與水浪相激，雪花翻湧，與深碧之浪紋相出沒，爲生平所未見。天晴無風，然浪漸大，頭暈，回艙嘔一次。早餐用少許，中餐未進。近日本岸浪小，又出立艙面上四望，目界內殆皆有島，島仍作山形，如不下視，方疑爲平地看山也。五時抵下關，日語呼之爲希毛奴司奇 *Shimano-seki*，殊不便於記憶。登岸至一小肆晚餐，下女不解英文，一餐者有時代爲譯，余稱謝。七時十分鐘，又登車赴京都，先爲胡海星發一電，海星余友，海門之弟也。

十月二十八日

晨六時醒，在車中向兩傍眺望：遠山盡綠，黃雲攪晴，蓋木葉未黃，秋禾未收也。在奉天及朝鮮北部，木葉半脫，田隴間積枯藎，已是內地初冬氣象，平壤以南，景象仍如深秋，此邦寒遲，殆如北京中秋時氣候也。過神戶櫛比萬家，從車上旁視，如幼時看走馬燈，一一景物，橫小門而過，以供賞覽，惟不能停留審視耳。過大坂時，余乃未覺。九時丁分，抵京都下車，海星來站迎候，乘人力車往東洋亭旅館寓焉。館甚狹，余無擇焉。

海星導余赴京都大學參觀，在城之東北方，越巷跨街，校舍甚多，不盡連屬，大學分法，理，文，工，商，醫等科。工科中採礦，冶金，初本爲一科，嗣分爲二。海星習採礦科，故未參觀冶金。土木與建築舊亦爲一科，後分爲二。有湖北學生徐世民習土木科，海星介紹識之。又參觀土木科，余未正式訪授中職員，求參觀，故僅由本科學生，陳明職員導余而已。

採礦科教授田邊 Ueda 發明震動試驗器，如橋梁之類，可以此器測軌上火車震動度之若干，以推定橋梁能用之期間，此創造也。田邊爲工業上設計最有名者，京都大工程多請其設計，而彼至今爲教授，未入工業界。京都東二十餘里有湖名琵琶，象形也。湖周圍，諸山環峙，山泉及雨水，均匯於是處，成日本第一大湖。湖口南向，注出爲河，然有山障之，不能經京都，故京都都有乏水之患。十年前，京都府知事某，主張引湖水過京都。田邊爲其設計，湖面高京都地三百餘尺，若穿渠或鑿洞通之，水道斜度太大，不能通船，於運輸不便，田邊之設計，一通

水區，用疏水機 (Inclined)，湖南口，用閘 (Wair)，京內河道用壩 (Dam)，於是湖水之儲放，輸水之多寡，舟行之上下，一惟人所欲爲，京都之市政，實於此開一新紀元焉。全市所用自來水及電燈，其發動機皆借此水力。又有禹治公司分水一部生電至供全京都市及京都大坂間之長途電車之發電原力，琵琶湖抵中國西湖大不過三四倍，視洞庭洪澤渺乎小矣。其利賴之大如此，可羨也！下午同徐君及海星徧往參觀其工程，並乘船遊湖，至八時乃返。本日除乘電車汽船外，步行四十里許，歸至一日本人所開之中國飯館便餐，無能食者。

十月二十九日

上午往參觀府立第一中學，其校長森外三郎有事，晤其屬託者，前第八中學校長——導觀一切，極懇摯，不似在朝鮮參觀專門工校時，彼朝鮮人之簡忽也。余隨觀隨與談中學校應有之各問題：一，記分制度，二，考試問題，三，教式採用問題，四，管理上干涉與自由之限度問題，五，校長職權法律上與實際上之同異。其答復多爲有經驗之語。蓋彼初曾供職於是校多年，後出爲府立第八中學校長數年。又後該校裁併，彼亦老退，今已六十餘。現在此校，乃應校長之約，臨時相助也。余所與談，擬臨時另記之。

下午訪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河上肇與談共產企及之方法。彼言彼爲社會主義之研究者，非

實行者，然且極爲政府注意。彼爲余所談，多極平和，然仍囑勿以彼名發表。一時餘往，談至三時，余稍倦，因余欲與語及人類主義，故於彼多引之使近，用心較多也。欲告別，再約談期，彼詢余何時去，余言一二日，彼謂次日無暇，請緩去。至四時乃去。余已將人類主義大綱，略爲言之，彼不以爲能行也。

十月三十日

午前起甚宴，以連日勞憊也。至海星處，彼爲余介紹江鐵字鍊百江寧人，雷宣字子布，江西人。分習採礦冶金者；陳達字雪濤，湖北人，習經濟；張黃江西人，習文學；曹世鈞字秉國，習文科，原畢業於中國保定高師。下午，曹君往謁西田幾多郎，言余爲主張善惡同源，真幻一體者，聞彼著有善惡研究一書，欲與一談，彼甚願淡，卽約當日往。自八時談至十時，欲去，適有雨，彼又遣其女僕出尋人力車，至十時半乃去。極暢契，不以初識。彼送至門外，視余等上車，乃回。

十月三十一日

偕海星乘國子布鍊百乘電車，至大坂。在中國餐館內，遇貴州人張連科字鍾山大坂高工探

礦科學生。飯覺甚美，飯後僱汽車出遊，至天王寺公園，觀四民博物館，有興感。寺相傳爲中國僧人來募建，純爲中國式公園。視中國所謂公園，大且有意識。晚過張鐘山寓，彼堅留飯，此居留主亦爲備酒飯，蓋純日本風味也。歸已十時，同遊諸君偕來寓，話別去。

十一月一日

晨結付旅債，海星來，同乘火車赴東京，自九時十五分登急行車，歷十時，至七時二十分至東京。途中經名古屋，靜岡，橫濱，皆大鎮。名古屋昔有中京之稱，靜岡僅爲一縣，橫濱與東京將毗連矣。

晚寓築地靜養軒旅館 (Tankji Saiyoken Hotel) 室雅潔，多西人居之，夜睡甚安。

十一月二日

晨起，神甚爽，赴理髮館理髮，館在旅館內，甚便，其技亦甚精，視中國理髮者勝多多。歸室補寫前數日日記，晷，思出門，適有警察廳外事課員，丸山常作來詢余職業，索一名片，然執禮甚恭也。

午前偕海星在街上略散步，並在街中餐館便飯，歸見余之行李已由車站取回，大箱被撞，

多慨，甚可惜。

午後二時，乘車赴橫濱訪領事長壽卿。在彼處晤公使館隨員陳寶菴江蘇人。彼寓北京中鐵匠胡同，與公司駐京辦事處甚近也。又彼曾赴焦作，故對於公司事甚悉。明日赴公使館，託介紹參觀各處，可由彼陪往也。晚偕彼同回旅館，梁琴堂在此，已久候，同赴東洋軒晚餐，歸遇海星於途，又至寓稍談，海星今日借寓他友處，因不願居此，累余少耗資也。

十一月三日

午前赴公使館拜胡星五公使，談國內舊聞甚久，又由陳寶菴介紹館員江洪杰字子因楊雲倫陳澤寬字伯華文宗淑字訪蘇戴毅字仲剛等。寶菴留余中餐，其夫人陳文彬女士亦出陪，甚懇摯也。餐後歸寓，梁琴堂爲購新社會之原則，哲學概論，認識論，生物與哲學之境各書，同談出晚餐，寶菴來訪，未遇，歉然！

晚訪舊同學王桐齡，彼前在此求學十年，習西洋史。回國在北京高師授東洋史，又十年，今又來研究東洋史，篤學之士也！

十一月四日

往訪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君。彼十五年前，曾在中國充北京大學教習，余從其受教育心理論理各科，彼學未有獨異主張，而博淹逾常，通中，英，德，法，四國文，故余因之得聞西洋學派緒論不少也。彼寓市外，余不通日語，數易電車，不得其處，卒改人力車往。比至，已下午二時餘，彼已公出。蓋他教授專以學術爲職業，多在家中伏案，彼兼行政上生活，尙赴文部省及其他處所也。其夫人能操中國語，出招待余，設茶點，詢余自旅館出時情形。彼云歸時勿更失路，乃令其女繪一簡明路線圖，至高田馬場上電車。余按圖而索，不費周折，得返旅館。已四時矣。

陳寶菴來訪，晚出同餐，並遊淺草公園一帶，類北京之東安市場，無甚意味也。

十一月五日

上午赴使館，晤陳君，並同赴留學生監督處，請其介紹各學校。出別陳君，訪胡海星並同訪直隸女生李書芸，請其轉介鄭女士，以鄭爲大學哲學生，曹秉國另有函介紹余，聞鄭居早稻田一帶，距李寓甚遠，但請其轉曹君函致詢而已。

晚偕馬龍章君及海星往與紀平約談話時間，余在京都，與西田談話，由曹君譯，來此擬訪紀平桑木等，仍以哲學生通譯爲便。同餐，歸，甚宴，陳君送胡公使介紹函三通，一介紹古河

足尾銅礦，二王子造紙廠，三日清紡織公司，因余未歸，乃直此。

十一月六日

晨陳君來約同遊日光山。因昨已與紀平約今晚談話，不能同往，乃約海星同遊江之島。自東京登車，至鎌倉換電車，附近有地名長谷，有山名大異，有寺名清涼泉寺，寺有銅佛：坐像高五丈，周九丈八尺，面長八尺五寸，（按非指面之全部）橫壹丈八尺，日長四尺，眉長四尺二寸，耳長六尺二寸，鼻長三尺八寸，口廣三尺二寸五分。佛身左側卜開門，觀者可由此入，余入內見傍右處又設佛龕二事：一高，一低，任入瞻拜。傍佛背有梯，上登約二丈，上支橫板如樓棚然，長丈餘，廣六尺許，向前觀正對佛面。面內部額內空，置觀音像，若令人在棚上拜瞻者，向後開二窗，有門可啓閉，伏窗外視，見三面山勢環繞，萬木森森，蒼翠交加，時於一二隙處，補以紅黃繡葉。且山皆瘦削，樹多聳直，尤具秀拔之致也。上記皆在佛之身內，此佛真可謂大肚包荒矣。余等自佛身出後，赴西式旅館中餐，餐後乃乘電車至江之島，途中有時夾岸碧樹，行錄陰中，有時背山面海，上下爭呈深翠之色。又時聞潮聲澎湃，心境為清。惟電車中人太擁雜，甚阻清與耳。未下車，已見島，距岸可一二里，與陸地四面不連，高約不過千尺也。有橋連岸，以木爲之，極脆弱。余初次登時，虞隕越，陳君云，夏時遊人多，橋不勝重

，曾陷折一度，然水淺人無遇難者。現遊人較少，無恐，然橋板搖動聲，與足聲相和，余終憐憫。至島沿途多小肆，大致專售貝製品及風景照片。貝品有製造極精者，惜余未購。盤旋自島東面上，登路於林木隙中，墨石爲之，稍平坦處，多有建築物，亦多寺院之類，時間太匆，未深覽也。至嶺下瞰大海，浩瀚無際，向陸上可見富士山。本島較高，其西南又與一島相連，遠觀如一島。西島下有平鋪山岩，由岩瀾島，下有洞名龍窟，余等因晚，亦未進觀，僅徘徊於岩石上，看夕陽遙射海水，隨波光散爲萬道錦霞耳。由原路登西島，回至本島，由偏西處尋途，古樹叢鬱，幽篁侵入；有西湖北山內西溪花塢之概，而遼密或過之。至此忽憶與搏沙同遊花塢，遊時情狀，娶散離合，飄忽如幻，不禁感慨係之矣！渡橋抵岸，紅日已沉，餘霞未散，而曠色四合，漸與人逼。遠近村落，高下山勢，遂模糊不可辨。惟沿路電燈遙接，若有意示余以歸途者。買車歸東京已七時餘，急乘自動車，訪紀平正美博士，海星譯言談甚暢，容另記之。至十時，余告辭。彼約再會之期，定爲八日晚，然仍續談至十一時，出尋小館便餐，已十二時餘，歸寓。

一月七日

上午十一時，偕海星持留學生監督處介紹函，參觀東京帝國大學。余意欲參觀文農二科，

文科無其他設備，僅參觀其圖書館，及研究室。而研究室又注意其哲學一門，此門又分三室：一爲哲學室，東西各哲學書稍重要者均有藏本，聽教授及學生入室研究。大略教授完全自由，學生入室研究，或另有規則。余閱其從前之研究簽名簿，中國學生僅一人，爲浙江范壽康君，一爲印度哲學研究室，一爲宗教研究室，三室均有佛典，並有音譯英文本；及巴里文本。近來所謂研究梵文，直接讀印度經典者，即以巴里文讀經也。日人學者，頗有通巴里文者，故研究之資料，較我爲廣。又參觀大學圖書館，規模亦不十分大；視北京清華學校者尚不如，而書則較之甚富，蓋清華純美國式，於東洋典籍，或尙未大注意也。農科距大學本部甚遠，擬另日再參觀，訪服部桑木二教授，均不在校。

下午參觀高等師範，與其教授兼幹事落合寅中君略討論現在教育上之各問題，彼亦無甚特見。參觀其物理科，由一職員導觀，見各學生正實習，據言此爲學生自由實驗，蓋彼等已在附屬中學練習教授，故先行預備也。此班留學生，中國留學者約在十分之一以上，並查閱其歷次實習分數，亦甚優，不在日本學生以下。又參觀化學科，由此科教授武原熊吉君引導指示，極爲誠懇，其學生仍在實驗室者甚多，某君言此在功課表時間以外，學校不干涉學生之自由延長實習時間，而學生願多實驗，以求切實學問者甚多，故已下課二時餘，彼等仍未出此室也。此班中國人較少，然亦有在實驗室中者。余在京都多晤中國習實業之學生，此處留學生，亦多習

實科，且沉心深求，留學界之好現像也。晚訪范君壽康數詢乃得其寓址，並約定訪桑木或紀平時彼偕往譯言，余初晤，即以事煩人，殊可笑。然留學界亦多願助余，又可樂也。

十一月八日

上午八時，偕海星持胡公使介紹信，參觀王子製紙公司。該公司有廠十一，在樺太島者有三，餘在其他各處。此處爲最早之廠，去此不遠爲其新經營之廠地名十條。余僅參觀本廠，然本廠并非大廠也。其原料分三種：一廢紙，二廢布，以棉製者爲限，三木質原料，此類多出樺太島製成原料分送各廠製紙。聞其原料製法，全用機械，不假化學作用，而使木質變形爲極柔軟之纖維。其導觀者，曾手持此製成原料示余，爲極白而極軟之物。製紙方法：先以各種原料入水中，此三種須入三各別池中，因廢紙易融，廢布較難，有色者尚須漂白，去其色，至均變爲白色相等之柔質，乃合爲一處。各物入池以後，不再取出，因各池內，均有機令原料在內旋轉，以行其應有作用，此池作用畢流入他池，池不運屬，或由樓下池，移至樓上池，亦皆通巨管，由水送運，三種原料合一後，又經若干池，乃加若干藥品入，或爲變色作用也。再經若干池流出，橫溢於銅紗簾上，簾寬約六尺，絲密如中國夏衣中之鐵線紗，牽置架上，長約二丈餘，兩端各有轉軸，此端密接紙料流出之池口，彼端密接烘燥機端一軸，線料在先入之池，尚可

察見其厚形，流轉之池漸多，原形漸變，至中間則三種原料已不可分認矣。然水與原料，尙可分認，至最後則原料變爲最細最純之線維，而與水混合莫辨，望之爲一種白色液體。始由最後之池端平流於銅紗簾之上，平鋪勻滿，水自簾空下瀉，簾端軸轉，由此端轉至彼端，簾由彼端之軸下轉，紙料此時水已流去，成極薄極勻極軟之紙狀。乃牽置烘燥機之第一軸，轉入第二，第三，壓轉約二十餘軸，水器漸盡，卽應乾紙。各轉熱力不等，大約愈後者熱力愈大。軸轉紙行回旋奔赴，極爲有趣，紙過最後之軸，牽入軋堅機，皆兩軸相逼對轉，紙由中過，約四五，乾紙由鬆而堅。此機大約軋力亦不等，愈後者力愈大也。自最末機牽入加光機一次，堅紙又變爲光紙，至此紙成，自加光機奔飛而下，白光電閃，颯颯作風鳴，射紙機在下承之，工役在旁助之以手，於是此無端長練至是乃節節斷裁方，分令（五百張爲一令）捆存。流轉之作用，至是告終。而紙之實物，至是出現。創此機真巧奪天工矣！余素主萬物皆有生命，故有天行而生，人治而生之別，如此紙者，乃人治而生也。近世學者之極端主物質論者，視人類心理作用，均爲物質作用，而蔑視生命與精神，余適與相反。而謂無論礦物，植物皆有精神，有生命，不過其生活之方式不同，或其生活作用，與人類感覺無相應性，則人因而蔑視其生命與精神。余說與彼說或疑以爲各走極端之實驗派與理想派，然其等視萬類而認其接近研究之可能，則相同也。

出廠回城內參觀女子高等師範，仍與海星偕往。因時已下午三時，課已甚少，僅在講室參觀。其附屬小學尙有課，由一女教師導觀，先觀其高等小學，男女同校，已際下課時，學生各攜書包去，講室設備視中國北京高師較爲完備，無甚大異。次參觀尋常小學，及幼稚園。幼稚園生徒已散，尋常小學，尙有兩班未散。此兩班用最新教授法，尙在試驗中。其教室不用通常講台，學生植椅，如家庭中所用之矮長桌，一面坐學生三人，兩端各坐一人，室共五桌，可坐學生四十人，臨牆有樹架等物，備置教育用品，及學生衣物。教員無一定坐處，或立而講，或坐而講，或爲全班講，或爲數生講，或諸生皆坐而聽，或環立而聽，皆無一定程式，借以養學生活潑之精神。且人生無論在家庭，在社會，均不能如機械之整齊劃一。學生在校時，學校以供給以人生必要之知識，技能，道德爲宗旨。故校內之布置及練習上，總以使其勿感學校爲與家庭及社會隔離歧異之地。則與學生將來之人生觀，大有裨益也。此二班試驗結果，尙尙滿意，將來尋常小學，或添設此種教授之班次也。

初來校時，導余者爲一男管理員，余詢日本女學從前以養成賢妻良母爲宗旨，今有變動否？彼云：女學之宗旨，爲養成賢妻良母，此無可變動者。余又問：余見日本現在社會上女子有職業者頗多，如電報，郵政，及其他公共事業或商店，女子在其中服務受僱者，所在而有，是日本現在社會情形，女子并非全在家庭中生活，若學校宗旨專以造就賢妻良母爲事，未免於其

本人在社會上之生活不能相應。彼云：但日本現仍以造賢妻良母爲宗旨也。余亦不再揭矣。

出校約范壽康君借訪桑木嚴翼君，桑木在日本哲學界馳名甚早，著作亦多，其哲學概論已消行至四十板矣。晤時，略談意識問題及人生觀，彼蓋於佛奧有得者。彼謂內偏則成範疇，外偏則見實在，故宜不內偏，不外偏。余意內成範疇，外見實在，宜尋求其範疇所由成，實在所由來，其結果必能得二者同一之點，或同一之來原，哲學之責任也。若以尋求有所見爲歧而務避之，終成爲邊見，蓋執邊爲邊，執中亦爲邊，避中與邊仍爲邊，必窮其邊與中，而有所得，乃真超中之正智也。

晚重訪紀平，與談人類主義，彼主至善而集中於國家主義，余極薄視國家主義，而尤反對日本編狹之國家主義，所談轉不慊。去後，乃知彼著有哲學書主張集中國家，彼之自信其國家主義，與余之自信其人類主義相同，宜其格格不入也。自紀平處出已十時餘，返寓。

十一月九日

開大洋丸 (Tai yo maru) 船今日到橫濱，余思今日即在船中宿，明日即開行 因結賬收拾行李赴橫濱，日本國旅館分本國式，與西洋式。日本式名爲旅館，西洋式名爲 Hotel 號太聯譯英文音，而以假名寫之，或全寫英文以別之。日本式價廉而小，賬無一定規矩，或至小賬步

於正賬。西式則完全用西洋習慣，開小賬與否，聽客人自便。因西式專備西洋人住也，余住此旅館，其執事人及用役皆甚殷勤，故開小賬亦較多，蓋中國人出外，多爲人所輕視，余嘗願坐車，用膳，購物時，自行節儉，有對外關係者，總以不失身分爲要也。

至橫濱訪鮑滔宗彼導余觀中國會館，並參觀大同學校，彼爲此校創辦人之一，今已二十餘年矣。校長楊君伯康辦理頗整齊，附幼稚園一班，有二女士爲保母；遊戲時，保母或加入，或指導，至授課時，一女士授課，一女士巡行爲個別指導。學童年長者，不過五六歲，小者三四歲，活潑歡笑，極爲可喜，惜校址太狹，地不敷用也。

鮑君來此，已四十二年，彼到日本之年，卽余降生之年也。彼時橫濱市祇山下一小部分，山上全爲荒坡，今則山上繁盛衝要，與昔日完全改觀矣。彼時日本人尙稱中國爲天朝人。凡中國人出外遊覽，日人見之皆遙望致最敬禮，以兩手撫膝，鞠躬俯首，不敢仰視，俟中國人去遠，乃徐徐直立。若中國人去後，忽回首望之，則彼必急鞠躬，俯首如故。爾時中國官場亦蔑視日本，某年中國兵船泊神戶，水兵上岸，因狎娼不受巡警約束，爲巡警指揮刀所傷，釀成交涉，結果除中國傷兵撫恤，日本軍官懲戒外，並要求日本全國巡警不准佩刀，以爲中國居住日本之人民安全之保障，日本忍辱認可履行者若干年。直至甲午之戰，彼之巡警，始得公然佩刀於街市。曾幾何時，而我之東三省既半入其範圍，山東半省，又以歐戰之故，所駐日兵尙未撤退。

，北京首都，亦時見有黃
以爲此天驕之子勿或櫻其

赴通濟隆 (Thomas

單，須以此單改換船票，

照時，余送稅款去彼不貯

日到，十一日方開行也。

晚寓橫市自由旅館 (

十一月十日

晨訪長壽卿領事，並

十一時至通濟隆換銀

散，見余去驚詢昨日請節

在旅館面約，余忘之矣。

赴胡海星君寓與馬君

晚仍寓精養軒。

十一月十一日

乘電車赴橫濱，已十一時，尙未至，余訝車行之遲，及向外視，乃爲高田馬場，余前訪服部博士所遇之處也。因疑誤乘電車，詢之果然，乃改車回轉。又至一站，改乘赴橫濱之車，下車至船，已十二時三刻，去開船僅十五分鐘矣。險哉！上船，胡君海星馬君顯文已在船上候一時許矣。又略談。陳君實菴楊君雲倫亦來相送。少傾船上鳴鑼，示將啓碇，催送客者下船也。日俗送人登輪船者，以紙條製成一捲，由船上持其一端，將捲擲下，船下人接而牽之，以表送別時纏綿不斷之情緒。余上船時，見紙條自艙面下披者無算，各色俱有，上承日光，下映水色，極燦爛有致，而不知其用意。此時送余者均下船，余至艙面望彼等，乃知紙條在艙面上皆牽於被送者手中，恍悟其意，頓觸別情。同時已望得胡馬二君，然船高岸遠，人多聲雜，盈盈相望，已不能交一語矣。馬君購得紙條向艙上力擲，俾余接而牽之，數擲而不一中，彼失意之狀，現於色，余極爲感動！繼中一，余接而牽之，彼乃大喜，如得錦標然。回顧胡君，未免向隅，乃以此條授胡君，彼另以新紙上擲，余又接得，彼益慰。船停岸時，以浮橋通船於岸，凡上下者，均過浮橋，此時已逾正午，浮橋折去，機發輪動，船漸漸離岸，除天空大氣，與海灣一泓水外，船與岸已完全分離，無復物質上之連屬矣。而送人者，與被送者，精神上之別情離緒

，轉覺啞於積氣，濃於澄波，借千縷絲紙，以寄其無限纏綿之感。『丈夫非無淚，不洒別離前！』然耶？否耶？余不禁怆然心動，魂銷黯然，非僅對於胡君馬君，若對於一般送人者被送者發動一種不可名言之別離感觸者。船行漸遠，送行者縱令紙捲伸開，如百丈綵霞，浮蕩空中，極爲美觀。船行約里許，紙條下端飄浮水面，猶映日光，作彩虹色，岸上人有仍望船上招巾或揭帽者，亦有漸尋歸途者，余望胡馬二君，已不可得。回艙內至餐室中餐。船在東京灣內行甚遲，餐後登艙面眺望，猶見四面陸地環抱，岸上山勢與沿岸島嶼合作坡坳起伏狀。灣內各方俱有輪艘來往，知附近東京橫濱工商業均極發達，故交通亦隨之發達也。傍晚始出東京灣，無岸景可觀，且海浪漸大，微覺頭暈，回艙中臥。余此度遊歷之對於日本，及居住日本者之因緣，隨以告終，其感想爲此冊所未記者甚多，他日有暇，再爲編綴，此冊不過記行踪起居而已。

頭暈漸重，嘔吐兩三次，晚餐亦未能入室；由伺役取牛乳麪包入室稍餐。

同船中國人不少，皆粵人。惟江蘇顧君寶善字季安爲中國銀行送美國實習者，湖北楊君忘其名，號，爲交通部送考察工人教育者，上船時，中餐同談。粵人不解普通語，故不能多談也。余來時，攜有中國墨汁兩瓶，置手提箱中，歷次皆手提之，亦無意外，此次由旅館交人轉運，不慎瓶破墨流，箱中書籍用具盡污，有致廢者，第一冊日記，亦被污，致不能續寫，深爲可惜！余因暈船，亦不能詳加檢點，祇可俟諸明日也。

附日本最近觀察談

日本割吾台灣後之二十六年，併吾高麗後之十一年，租吾旅順大連及關東鐵路之十八年，吾初來遊日本，旅居凡十四日，所觀察者甚少，又閱十二年，即日本以暴力佔吾東北四省。二年之後以友人之促，將刊印國外遊記，今昔之感，橫溢胸際！日人之欺吾甚矣，然凡欺人者，必有其所憑藉之力量。日本國土之小，人口之少，文化之缺乏獨立性，無一足以與吾較。其國力之驟強，果何道以致此？吾在日本時，苦思而不能得之，吾遊美時，正當華盛頓會議，日本乃處處表現其英美對抗之世界第三強國地位，不僅海軍之五五三比例一端也。此時吾疑日本國力之增加也以兵力。吾遊巴拿馬運河，考察其船支來往，日本乃居其噸數之第三位，吾遊秘魯，考其海關貿易出入，日本貨之入口，乃在歐洲諸國之上，至此吾疑日本之國力增加也以經濟力。吾遊阿根廷，參觀農業大學，日本人發明之地底溫度濕度察驗表，居其設備中之重要地位，在各國所遇學人，多稱頌日人近二十年來學術之猛進，吾至是乃又疑日本國力之增加也以學術力。最近吾綜合吾所知日本事物之一切，博考深思，以為國家之構成，為各業人民之共同組合，國力之增加，亦必由構成國家各部分所具之力量，萬流同力，乃以形成偉大之國家力量，日本自維新以來，步武歐美，自倒幕以至現在，在國內未嘗有重大變亂，其政治組織，雖視他國落後，然中央有議會，各級地方，有自治機關。聰明才智

之士，有政治思想者，皆以其社會所造成之地位，在各級政治有相當之出路，其軍人自成閥闕，自有系統，亦在不破壞上述政治組織中，長養發達其對外實力，故一勝戰吾，再戰勝俄，三戰則出兵近代文明策源地之歐洲，而超升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故其軍力之增長也，以政治安定力為其原因。日本經濟循歐美工業革命之途徑，又附以政府獎掖保護力量，所謂溫室中之資本主義，日趨完成，其工商業進展過程中，絕未受任何意外挫折，在明治朝代中，其預算中嘗有大額數字以為溫室中資本主義長養之資源，故日本經濟之發展也，亦以政府保護為其重要原因。日本派遣留學生與吾國不甚先後。日名相伊藤博文與吾國侯官，嚴幾道，同時留英。其學績遠在嚴氏之下，嚴氏歸國，不遇作教書譯書之貧冷生活，伊藤則出將入相，領袖元老，以造成日本維新之局。自是之後，留學者及國內畢業者，多能人當其用，用當其才，人才之輩出，促成羣治之合進，最近其全國預算中，除地方教育不計外，其直接由國庫支出之國家教育經費，達一萬三千萬元之上。凡從事於學術事業者，其生活問題，亦完全被解決于安定的職業之中。同能以學生之研究，得長足之進步，然則日學術力之增進，亦以政治之活動於正軌中為其先決條件。一言蔽之：日本之國力，可云構成國家各部分力量之總和，而其各部分力量之分途進步，尤基於其政治軌道之確立。換言之，日本已為近代有組織之國家，有組織則有力量。彼目吾為不具有現代國家組織者，其言雖虐，要不與吾國事實相違。吾國之能否有實際抗日辦法，能否收復東北四省，決之于兵力，決之于經濟力，決之于學術力，

其最終決之於吾國族能否再進一步，變無組織的爲有組織的，與日本決勝負於政治之組織。

日本之政治，誠不能謂其無組織。然其組織爲過時的，不強固的，隨時可以發生改變。隨時可以搖動政體。彼都有識之士，亦不能否認。吾嘗謂近代之國際戰爭，乃整個的國族之戰爭，不僅爲局部的軍事戰爭也。故戰爭之第一線，爲軍事組織，第二線爲政治組織，第三線爲經濟組織。日本之軍事組織，太涉專門，吾不願評。要之已形成爲東亞一龐大的暴力。請略言其政治組織：天皇萬世一系其政治之特點一。下級政府之自治權限極微而有限，其特點二。軍政機關其組織存在於內閣之中，其機關主官之產生，則獨立於內閣之外，其特點三。其內閣之更替，名義上決之于國會，實際上則別有大力者，負之以趨。以此種制度，撐持封建制度崩潰過程中之過去局面，則足以任重而致遠。以之抵抗民智大開社會各方面實際生活要求確實參政澎湃洶湧之潮流，必有決隄潰防之一日。請再言其經濟組織，歐美之先進國家，經濟之畸形發展，已造成全世界之經濟恐慌，階級對立社會，其基礎最不穩固，已爲世人所公認。產業普及之趨勢，彌漫全歐，各國在國際市場，極端蕭索，國內生產，極端減縮，失業民衆，充街溢巷之現在，而仍能維持其社會秩序，保特其經濟組織者，原因在此。蘇聯自武裝共產，經過新經濟政策，以達於五年經濟計劃時期，國力日益充實，軍備日益增加，然迄不能衝過新近東諸國經濟防禦線，「註一」以操縱中歐經濟之變化，其原因亦在此。日本政治家迷戀枯骨，仍抱定帝國資本主義，向死路前趨，其國力之向外發展也以此。而在最近

之將來，必發生內在之崩潰，亦必以此。吾國族非自今日起急起直追，從事於國族自身之組織，不足以抗日，不足以救亡，已爲朝野上下所公認。雖然，組織與編制，意義有別。歷史上之國家，以君主編百官，以百官編萬民。故有一英雄出，削併羣傑，正位大統，新國家之組織即告成功。近代之國家，其機括出于全體國民自動之組織，所謂國族英雄，特倡率而振導之，以作萬民之氣，宣萬民之隱，達萬民之意，成萬民之志，萬民以公意推戴執政，英雄本國民之公意，發揮其能力，以改革政治，推進社會，中國國家之無組織，既爲人所公認矣，如何走上組織之途，俾吾偉大之國族，形成一現代之合理國家。吾同胞俱有此責任，知識階級之責任尤重。世界經濟變化之趨向，今顯呈其形勢於吾人之前，產業爲人類生活物質表現之實體，亦人類生活進行惟一之資源，決不容在畸形發展下，操之極少數人之手。不集之一黨一政府，則必普之於各級政府，及多數民衆。民國以來，經濟制度之討論，漸由理論家，延及于實際政治家口中，至今日而國是未定。大體言之，世界經濟制度略分三途：

第一，私人資本集中：形成有產無產之兩大階級其組織至不穩固，第二集產于中央政府：形成統治與被統治二種階級。其基礎或較階級對立社會爲鞏固，但仍多搖動之機會。惟第三普之于多數民衆及各級政府，基礎最爲鞏固，吾國族誠有意致力於組織，以與日本決最後之勝負，則於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蓋不能不詳察熟計，求一至當不易之軌也。

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第三渡大洋至檀香山羣島

(十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在太平洋舟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檀香山羣島)

- 1 「時差」之實地體驗與「得日」之慶。
- 2 日本劇之粗劣。
- 3 西洋男女跳舞各有相當限制。
- 4 抵浩奴魯魯島時美領之留難。
- 5 參觀浩奴魯魯島之水族館。
- 6 參觀浩奴魯魯島私人博物館。
- 7 赴夏威夷本島。
- 8 參觀世界第一大火山。
- 9 乘火車遊夏威夷島風景。
- 10 由夏島回遊海里注。
- 11 參觀夏威夷大學並謁阿公山。
- 12 參觀譚毅侯之製糖廠。
- 13 遊帕麗山。
- 14 離漢島再入太平洋。

十一月十二日

夜睡尙安 天將明醒，聞室中有水聲，有物相撞聲，驚起，見室內水深數寸，小箱漂泊水中，船身搖蕩，水隨船動，左右互流，箱隨水流，左右相撞，其聲甚劇。驚愕間，忽悟昨日日間余將室窗開啓，睡時忘閉，睡後浪大，水自窗入也。急往閉窗門，以防水再流入，而室中之水無法注出，祇可將箱置架上，聽水之橫流而已。天明按鈴呼侍役來，告以故，彼挹水出，並爲余整箱中物。而箱中多積墨復灌之以水，狼籍無下手處，不勝煩厭。且海浪過大，室中又立脚不定，祇可仍臥床上也。太平洋在夏日間，浪不甚大，現入秋冬之交，浪之洶湧，不可言喻。

也。正午船至緯度三十四度五分，東經一百四十四度三十一分，自橫濱啓旋，共行二百六十九海里，每小時速度十四海里四十四分。因昨日船初啓時行遲，故祇行二百餘海里也。橫濱至夏威夷島，卽檀香山（Howii Island）首埠浩奴魯魯（Honolulu）共三千四百九十海里，除已行者，尙有三千一百二十一海里也。

午餐赴餐室，食量稍減。餐後又覺頭暈，回室臥，又嘔，不及昨日之甚。伺役告余曰，暈船在艙面較好，得新鮮空氣，可減輕，乃約顧君共登艙面，果然。遇一高麗人金君佐禪赴美留學者，與談。彼云，得護照極難，彼不愛同日人談，故來就余等談也。晚仍至餐室晚餐。

十一月十三日

睡甚暢足，補前夜睡眠之不足。天明起登艙面，浪視昨天爲大，而暈船之度大減，已習之也。天氣稍暖，在艙面遊眺並伏檻。下瞰海水作深墨色。浪花則滾白如雪。浪愈高。則白色愈顯，至高極則轉而下落，色又漸暗。其落之速者，由白色中忽現深綠色。至與水接連，又變墨色。昔人句云：『溪光自古無人畫』，余以謂畫海浪視溪光更難也。余航海爲初度，平時見畫中所作之海浪，以謂真者當以類是，其實則百無一似。惟開封王宮午太守所作深墨雲龍圖，借來比擬，尙覺近似，惜太守當時祇畫雲龍，不畫海龍也。

在餐室中餐，餐後又稍暈，因餐室中既非如艙室之可以臥，又不如艙面上之可以遠眺，可以走動，可以得新鮮空氣，故最易暈也。回室稍息，並未嘔，視昨又有進步矣。

正午船主緯三十四度四十四分，東經一百五十一度四十五分，共行三百五十七海里，每小時速度十五海里十六分，距漢奴魯魯二千七百六十四海里。

晚西人在艙面跳舞，音樂隊移艙面，蓋海船均有音樂隊，啓旋及到岸時必作樂，此大典也。平時餐時亦多有音樂，餐室有音樂樓為樂隊奏樂之所，跳舞時須移近跳舞之地也。跳舞式殊簡單，不及中國舞，惜今日中國舞，幾無處可得矣。

十一月十四日

晨起，神覺爽，暈船之病全愈，在艙面上行動如平地。太平洋夏日無浪，名稱其實，秋末冬初，浪即甚大，至來年四五月方平靜也。海面上四面無島嶼，凝目四望，上有蒼蒼之天，下有茫茫之水，視線盡處，蒼蒼與茫茫者，混合為一，不可分辨矣，吾人作文寫信時，所慣用之『水天一色』，『海天萬里』者，徒為一種想像形容之詞，今身臨其境，覺有無窮興味也！灑灑注眺，悠然意遠，須臾浮雲四起，雲散離合，變幻無端，此寥廓浩渺間，無所謂深山，無所謂大澤，無所謂長林豐草，雲果從何處起耶？果向何處散耶，雖有智者，亦不過答以雲自起處。

起，向散處散，或云雲從未起處起，向未散處散之禪門轉關語而已。再視相對之海面，萬潮怒湧，忽起忽落，如簸如揚，如迎如拒，大之如排山倒嶺，澎湃雷霆之威，小之如拋練戲綵，蕩漾呈錦繡之光，初觀之時，境動心隨之動，繼則境動心轉覺靜，終則心與境相忘，不能知其爲動爲靜，心與境合而爲一矣。忽而他來動機，幕地相觸，心與境忽分爲二，忽覺境之爲動，所謂波謫雲詭者？非當前卽是耶？然忘却心之先動矣，心不先動，波與雲且不出現，安有所謂謫與詭者也？

正午船抵緯三十四度二十三分，東經一百五十九度七分，共行三百六十五里，每小時行十五海里五十分，距濠奴魯魯尙有二千三百九十九里。

船有廣東人十餘，皆不能操普通話，故不能多談也。能談者祇顧楊二君耳。九，二十四。

十一月十五日

晨起以船上散步爲日課，西語以能在艙面如常行動謂之有海腿 (Sea Legs)，以暈船謂之害海病 (Sea Sick) 登海腿 生則海病全愈矣。

正午船至緯三十三度十一分，東經一百六十五度四十一分，共行三百三十五海里，每小時十四里二十五分，視前二日速率稍減，因風浪過大也。距濠奴魯魯二千零六十四里。

十一月十六日

船抵緯三十二度二分，東經一百七十二度七十分，共行三百四十里，每小時十四里四十五分，距浩奴魯魯一千七百二十四里，距經一百八十度，祇餘七度四十三分，約四百餘海里，一日餘可達。凡輪船由東而西過此者，於歷日之外多得一日，由西東來過此者，則於歷日之中，少得一日。蓋因地球自轉向東，船向其轉之方向進行，由今日正午至明日不足二十四小時，此名時差，每經度一度，差時間四分，每十五度差一小時，三百六十度，共差二十四小時，為一日。若背其轉之方向進行，則由今日正午，至明日正午，在二十四小時以上，其時差亦係每經度一度差四分。此逐日時差，如不行至經度一百八十度，永無算賬之日。曾記二十年前，習算術中之時差，同學有以爲無用者，此次同船之人，多有不能明時差之理，或知其理而不能算其數者，余二十年前之技術，至此乃一用之，豈不可笑？船中慣例，由東向西，行至一百八十度時，舉行『得日』之慶，此次船中醴資爲獎，於『得日』爲各種遊戲，由乘客推定職員籌備，中國人推爲職員者惟余一人，余以英語不嫻，實未盡絲毫義務也。

連日風浪仍極大，每餐餐時案上杯盤狼籍，或傾落案下，蓋案皆固定於室內地面，遇浪大時，常於案上周圍加一木圈，離於案邊寸餘，以防傾落，然仍有傾落時也。

晚西人仍跳舞，浪大時艙面立足不定，有時將跳舞男女共傾歎爲一堆者，則譁笑驚訝之聲，與艙面音樂，海面洶濤相響應。此船雖爲日本船，而一等艙間十分七八，爲西洋人，故跳舞者亦僅西人也。

十一月十七日

天未明起至艙面觀日出，適有黑雲在東，掃輿而返。

正午船抵緯三十度零三十六分，東經一百七十八度四十六分，共行三百四十三里，每小時行十四里五十六分，距浩奴魯魯一千三百八十一里，距經一百八十度祇一度十四分，大約下午五時許，可至一百八十度。余意自此時起，應入『得日』範圍，至明日下午五時，乃入本月十八日之範圍也。

『得日』：此日在十一月十七日之後，十八日之前。

正午船抵緯二十八度三十三分，西經一百七十四度五十六分，共行三百五十一里，每小時行十四海里八十九分，距浩奴魯魯一千零三十九里。已過經一百八十度，又行五度零六分。地球經度惟零度與一百八十度不分東西，此兩度爲子午線，以分東西兩半球之界，故昨日以前所經皆東經若干度，今日以後皆爲西經若干度矣。合計今日所行，在東半球者一度十四分，在西

半球者五度零六分，共合六度二十分。以時差每一度差四分鐘計之，共差二十五分二十秒鐘，即自昨日正午至今日正午，共得足時間二十三小時三十四分四十秒鐘。此二十三小時餘之時間，皆自遊程中之時差積累得來。即如余此次周行世界，其南北繞行者不計，但以東西計，除此日所經之東西距離為六度二十分外，其餘三百五十三度四十分，每行一度，必少得時間四分鐘，總合所少得之時間為一千四百一十四分四十秒鐘，即二十三小時三十四分四十秒。恰與今日所得之數相合。吾人凡東西來往者每一舉足，即有時差，因為數太少不便計算，即行數千里數萬里所差雖大，但不經過一百八十度之地點，此差數不過為行程時間之流水賬上一種之來往支，永不清結。如一經此地即將繞行全球之總時差賬目一筆還清，亦為一大快事，宜乎船上照例慶賀也。余不嫻戲遊之術，即以結算此賬為余慶賀之紀念。下午在艙面上為各種遊戲，勝者有獎。晚日本水手在艙面為相撲之戲，勝亦有獎，余不能遊戲，自無得獎之望，捐日金五元，助獎而已。

十一月十八日

晨起在艙之後面見灰色鳥，逐船繞飛，此地四面與陸地懸絕，豈此種鳥能在海面上永久生活耶？抑彼能來往於各島耶？抑或逐船來往，不遠船則不能辨別方向，以得陸地耶？心不能解。

，亦無可問之人，留此疑案而已。

下午日本水手，在二等艙面上演日本戲。二等艙面在船之後端，在一等艙面後端望之，居高臨下，恰如臨街樓房之瞰街市，惟其戲則毫無可觀也。日本戲學自中國，不及中國之精，其相撲之精，亦遠不及中國武術之精彩，然西人亦樂觀之，以其爲特別一國獨有者，總覺有異彩也。中國舊日學者，專門尊古，對於現時之技藝，全不研究，且加鄙視，而於古之技藝，亦毫無所知。最近學者，又過於崇拜外人，凡外人之技術，殆無敢評論其缺點者，對於中國自有毒技術，不論爲古有爲現有，一概鄙視爲不足研究，又若恐研究中國故有之物，必爲外人所輕視，以爲不文明者，此實大誤也！

正午船抵緯二十六度三十二分，西經一百六十九度零一分，共行三百三十七里，每一小時行十四海里三十分，距浩奴魯魯六百九十三里。

晚西人仍跳舞不倦，跳舞者大半皆少年女子，與中年男子。其中年女子，與老年男子，不過偶一爲之。至少年男子二十左右者絕不入跳舞之場，蓋西俗男女跳舞，必先認識，凡認識者男子對女子均須有相當之應酬，如此船上除住室，餐室，浴室外，有運動室，有交際室，有屋頂花園，有艙面。隨地皆有几椅，可坐，可臥，可遊戲，可賭博。隨時可於正餐，正茶以外，呼伺役購酒，及其他飲料，如冰吉凌，菓子汁，蘇達水等。凡男子與女子交接者，最少每日必

爲購飲料數次，或請其飲酒。但女子多有不同人飲酒者。少年男子多尙未得職業，並無多錢供給女子，故不敢望得女子之一盼，而女子亦知其無錢，不屑與之來往。此種男女社交，在中國人目光視之，頗覺其所謂愛情者不甚高尚，不甚純潔，亦不甚真摯。或者西人在外僑民多係商人。且多未受其本國高等教育，故有此特別習慣，亦不可知也。連日幾乎日日看跳舞，厭之早睡。

十一月十九日

晨五時又起看日出，東方仍多雲，且將雨，悵悵然，返室重睡。

在船上所識之日本人。岡本爲岡本公司之代理人，和田章爲日本棉花會社之代理人，尙有歐美視察團中數人皆忘其名。美人格里恩 (Green) 爲煤油大王羅克飛來 (Rockefeller) 之代表，皆商人也。有某日本人，持有日本文雜誌，中有一文主張美洲西部應歸日本統轄，末又謂美國非哥倫布所發見，然亦非日本所發見，若當時爲日本所發見，今日必不能全爲白人之勢力云云。蓋美洲除其土人不計外，最先與之交通者，爲中國人，而中國人今日在美洲無勢力可言，寧不可傷？

正午船抵緯二十四度十八分，西經一百六十三度十九分，共行三百二十七海里，每小時行

十四里二十三分，距浩奴魯魯三百五十六里，約一日可到矣。

浩奴魯魯居太平洋中心，天氣暖和，雖冬日亦著白單衣。船中客人自昨日起多有改著白衣，以應浩奴魯魯之節令者，實則今日天氣仍不甚熱，著薄呢衣，正爲相宜，余因他人改裝，不免見獵心喜，故亦出黃色山東綢衣著之。

連日風浪甚惡，有時船之傾斜度極大，至不能立足。余慣在艙面散步，迎浪行如登高山，背浪行如下峻坡，船向左傾，則身向右以應之，船向右傾，則身向左以應之，隨在皆能保持身體之平衡，不慮顛蹶，極游行自如之樂。然食量總覺減少，船上餐品極佳，且甚豐富，竟不能努力加餐也。船上有寫字室，他人多在內伏案作報告，余亦不能在內作書，覺不快也。

十一月二十日

晨七時起，因夜間浪仍凶惡，睡不甚安，故未早起觀日出，實則本日仍有雲，縱起亦未必能見。此次滄海十日之行，而未一觀日出，誠一遺憾也！大約今日午後可抵浩奴魯魯，故不及上艙面，在室中檢點行李。顧君來室呼曰：「急上艙面！一觀檀香山諸島，已入視線矣。」急僭登艙面，見西南面一島峰起，另有小島低地傍共左右。在雲天飄渺望洋無際之海面，若沉若浮，羣島中低者略見叢翠，高者呈赭黃色，意其風景未必甚佳，或如楓吳江冷所見不遠所聞耳。

。然久泛洋面，得見迎面島嶼薄塊，此時情緒，極似久旱甘雨，他鄉故知，不覺欣然色喜。留戀艙面，不忍遽歸。將午，乃回室重整行裝。

正午船抵緯二十一度十八分，西經一百五十八度十一分，共行三百三十九里，每小時行十四里二十二分，距浩奴魯魯祇十七里矣。午餐，此時近岸，潮平，無杯盤衝撞聲。餐後，又上艙面，飽視檀島風景，地上樹影天色漸漸可辨。島下一港，有建築物三事，高聳插空中，如三柱。詢之曾到此處者，知爲海軍駐地（Navy Station）。又過有背山面海之處，樓閣連阡。花木扶疎，逼近面前，卽浩南奴路也。船未泊岸先，有美國軍官乘小汽船到船上詢視一切，又稍停，有美國醫生來船檢驗行客，有無病症，又如上船時例，一等乘客，均坐餐廳內；醫生略一視而已，無甚煩擾也。余詢船上執事人，謂何時海關員檢查行李？何時查驗護照？彼謂船停時室役可送行李至碼頭，關員察驗行李，同時示以護照，令其驗看可矣。余不知此地移民局對於護照之驗查最爲挑剔，故未問及，而彼亦未答及。此時方欲呼室役連行李至碼頭，以謂有無糾葛俱在碼頭上之查驗耳，乃行過餐室，見一西人坐餐室中，又二三西人副之。各乘客紛紛出護照請驗，余亦出護照示彼，彼令余先赴另一西人處，不驗護照而驗余填寫稅單之收據，略有詢答，又令余赴驗護照處，仍前之西人也。彼審視略詢數語，令余稍候，余候他客驗畢，又請其驗，彼以余英語不嫻，令一粵人與余語，余不諳粵語，彼不解官話，仍操英語談不得要領。彼

覆西人以余不通粵語，余時殊厭，乃向西人追詢對余護照究有何意見，彼指所譯法文曰：此法文耶？德文耶？俄文耶？又指余云：汝官吏耶，非官吏耶？繼則連稱奇怪。余答以余爲前任衆議員，現中國大學董事。彼又謂若然，汝爲官吏有何證明文件？余謂余祇攜此中國外交部證明之護照耳，他物並未攜以出洋也。彼又對護照稱奇怪者再。繼云：汝不似不文之人，但無由證明耳。余云：然則余能登岸乎？彼云：不能。繼忽又詢曰：汝爲一等乘客乎？余曰，然。蓋日本多有日本二等乘客，亦赴一等餐室，請驗護照者，或彼誤余爲二等乘客也。彼又云：可令余持汝護照去，明日午前汝至一米各來身。(Immigration Station) 決定後，再告知。余云：適汝謂余不能登岸，如何能赴汝處？彼已另書一收據付余云：持此可登岸，余乃偕楊君顧君爲不正式之登岸，余行李尚在臥室中也。按當時外交部給予官吏護照，美國轉予以外交簽字，*Visa a Diplomatic* 惜余當時英文程度太低，並不知此簽字爲何種意義；又因個人遊歷，不願自稱爲官吏；致啓移民局之疑心大爲留難。此經驗少之過也。若當時答以「余爲中國國會議員，承貴國使館照例予以外交待遇。」則斷不致受留難也。

下船至碼頭，又一西人索護照，顧楊二君各以護照示之，令出，余以收據示之，彼收去。出碼頭先訪此地領事譚毅侯君，適領事館新移居，甚久乃得之。譚君與任公有舊，然多年不通訊也。人極誠懇，詢悉余事云：前二日來一無線電，余往船相送，萬事俱無矣。相談甚愜，杓

余等赴一中國餐館，名勃圃亭者晚餐，覺味甚美也。同餐又有譚居之姪。餐後，又至碼頭上船，至余室，知余行李已悉移下碼頭矣。又出復，蓋某西人口中之 Immigration Station（一米各來身）即所謂移民局也。余當時聽未甚清，故不知其為何職官，但覺可厭耳。譚君言行李下已無甚事，移民局某西人，最愛與華人爲難，明日余當往與說明，乃同回領事館。談至八時餘，譚君電楊格旅館（Alexander Young Hotel）爲余定房。復偕至旅館稍談，九時餘，願楊二君回船，譚君叔侄亦去。余室爲三十二號，在三層樓上，甚寬敞，陳設亦雅潔，並有廁所，浴室。稍息入浴，浴畢，寢。連日在船上寢，床隨船動，久漸安之，驟登陸寢，雖覺安適，總轉仄不易睡熟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晨起忽覺頭暈，恐有病，稍遲無恙。初乘船者暈船，豈驟登岸者亦暈陸耶。余候譚君來，同往移民局索護照，故不能出，乃取旅館中之旅行便覽閱之，所謂世界第一火山奇榮武伊亞（Volcano of Kilauea）者。須乘島內輪航公司之船，（Steamer of Inter Island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往觀。現此火山已規定夏威夷公園之一部（A part of Hawaii nation Park）位於檀香山本島，現仍正噴火，可逼近觀之。以其火烹水數秒鐘即滾熟，乃決計一往觀。

譚君之侄來導余至移民局，謁其局長 (Inspector of Charge) 某君。一年老西人，尙義和道來意，彼意殊不惡，但局長之下有二主任，事須同意乃決。昨日與余爲難者即主任之一，名伏默 (Farmer)，著名不近情理。局長與彼言，彼堅持謂此護照無效。局長不得已，又尋他一主任 (忘其名)，適不在，俟其來，乃以二人之多數勝伏默，認余護照爲可登岸。譚君又導余至海關取行李，檢查不甚苛，余等乘汽車往，譚別余他去。余自攜二件乘車歸，他三件譚君爲余僱車送旅館。余稍息取衣易之，仍往領事館中餐，餐後毅侯偕赴華奇奇 (Waikiki Shore)。先至水族館觀魚，門票兩角半，領事免費，魚有四百種左右，奇異美麗，精巧活潑，非筆墨所能述。門口有售魚圖者，然不過百分之五六種耳，圖之所能繪者，僅其色彩與形狀之大概，而不能繪者甚多，茲略舉之：一魚身有至薄者，其後半身薄如紙可透光，繪圖僅一側面，不能繪者一；魚之色彩外另有生光，活澤照耀人目，不能繪者二，魚之妙處，多在其活潑之姿勢情趣，繪圖者專務求似其美麗精巧之色彩花紋，故皆爲端正之側面圖，其妙處全失，不能繪者三。此就其已繪圖之魚言之也。其奇怪而未入圖者甚多，略舉數者：一魚頭部面積較大，其花紋爲中國所謂漢文，亦名富貴文，黃地黑文，極精彩古雅，身則又爲他花樣矣。一魚身古拙，色質如頑石，絨毛覆身，作深墨斑爛色，如古苔，尾有絨，如其身，嘗蟠伏池角，觀者皆以苔石置池中作點綴，忽遊移他處，乃知爲魚。又一種名鯉魚，獨身絨毛，體無定形，惟二目之構造

甚精，如陸上兔目。上部分有時縮爲固體，亦類兔之頭額。餘部有時平扁；有時渾圓；有時長伸向二處分趨，如兩頭之蛇；有時岐肢橫出俱卷舒，作尋覓狀，類多鼻之象；有時全身向水中拋放作長練形，而於轉折處輒分橫肢伸卷，極類中國寫意畫之雲龍；有時團伏一隅，絨毛緊束，雙睛外射，謂似臥兔少二耳，謂以絨球多二目，就形態學求生物上進化之徑途，則此種動物之研究，最爲有趣。他處聞亦有鯨魚，未有構造如此地之巧者。就其卷放伸縮之作用言之；其長伸大縮者，游泳行動也；旁肢橫出作一部分之伸縮者，覓食物也；蟄伏者，倦而息，或專行消化作用也。二十年前，日本會繪一滑稽地圖，以俄爲一鯨魚，波蘭芬蘭皆爲其橫肢捲入，已將消化，波斯阿富汗等皆被捲着一肢而求脫不得者，又一長肢東伸作卷旋中國勢，日本則自積其國爲一射鯨魚之漁夫，踏飛輪前奔。今大勢變遷，俄羅斯已非復舊狀，中國之不生不死仍如昔，不知伸長肢作捲旋狀者，又爲何物，又爲何國，不勝感慨！然余昔日尙以爲鯨魚狀態大半爲日人之寓意，不必其真如此，今詳觀真物，知其圖又不足狀此魚之萬一也；噫，奇矣！館內分三巷，卽對門一巷，左右二巷也。巷兩邊作立池，以厚玻璃爲壁，以便觀覽。池上有孔，向內射新水以宜魚之生活。水射處，如珠泉倒湧，各魚多環而吞其珠，頗饒情趣。出館至岸邊一長亭上觀海，亭前爲淺水白沙，士女游泳之所，外有木柵，防入深水也。再遠海水中現綠色長虹，聞其色常如此，頗可愛，轉入公園。並無多物，有動物數事。如象猴等。公園無甚建築，

亦無牆垣，道路及電車路一如他處。惟夾道花木，高低相間，平苑芳草，任人踏步耳。此地無處無花木，無處非草地，此處之所以爲公園者，正以其無建築物，無居人，故星期六及星期日無論士女老少，皆廣集遊行，相與徜徉於碧樹青莎之間，左臨滄海，右倚屹峯，真地上仙境也。此地又有不同於他處者：一木葉有奇大者，如椰子等葉長而大，如棕蕉樹等，葉尤濃大，長可徑丈，寬亦數尺，幹高丈餘至數丈不等，此種濃蔭，對之不生塵世觀念。二輪大木上，無枯枝敗葉，而花蕊紛繽濃艷，嬌鮮多作猩血紅及茄花紫色，落英鋪地，鮮艷不改，且與淺草綠茵相映，更爲耀目。自公園登電車遠領事館，與譚君之姪往訪德維氏鐵廠（Davis Iron Works）。經理侯爾君（Holl）並致德維氏君（Davis）之介紹信，談片時約期再會。德維氏並有致其公司經董（Managing Director）吳德豪氏（Wohausse）之信，吳君不在公司，亦俟再訂期乃會。歸旅館稍息。晚自出散步入一中國餐館。晚餐。餐役忽向余大作政論，操極粗劣之英語，謂彼與袁世凱不同黨，與孫中山同黨，又謂彼與康有爲亦不同黨，因康爲袁世凱之黨，每談一二句，必詢余意見，余艱於答付，告以余爲商人，彼等乃偉大人物，余謹知其名而已。餐極惡劣，不堪下嚥，乃至未飽。歸寓又呼茶點補之，就寢。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晨起在寓未出，譚少君來約之同出，稍購零物，赴游圃亭中餐，並電約毅侯來。飯後毅侯導觀博物館。此館爲一私人業產，並遺囑立案，子孫永不准轉售於公家，或他私人。業主夫爲白人，妻爲土人，崛起致大富。夫先死，妻乃以資經營公益事業，並立有學校，自任經費，唯必須有土人血統上關係者，方准入校，亦奇女子也！館內陳列亦有亞洲及他洲物品，但無多，大部則爲檀島土人舊物，與土產動物模型。土人舊物約分五類：（一）木製最多，皆用全木雕刻，無用二木相合者。整者皆像人形，散花多對偶有規則，如中國之漢瓦文者，不少，約分二類：（甲）食具大小不等。最大爲盛燒豬器，長可三尺，寬一尺，深數寸，中較寬深，兩端微狹，雕二人攀器，伏地承之。小者或長或圓，或方口，或大或小，無一不精美者。（乙）陳設品多以直木雕作人形，大者數尺，小者三四寸，然形式滑稽，最有趣者一大人形，其口，鼻，耳，目，鬚，脰等皆雕爲小人形。全身人類，將及三十。尤怪者，凡雕入器官俱備，男子生殖器亦必雕之。（二）草器，編織極爲精美。一爲蓆類，二爲帽類，三爲裝飾品，其花紋亦多有規則，如中國之富貴文。（三）果製器，皆用果壳雕製，大者可徑尺，大約爲椰子壳，小者徑數寸，至寸許不等。其花紋與中國北數省用扁葫蘆所雕之畜叫蝓促織器極相似，其用處大半爲儲存食品也。（四）石器，最多者爲春杵，上狹以便手持，下寬作長圓形似杵物。白則爲長形，與盛燒豬器相仿。有最古之二石器，則以直木夾石，刃另有長柄，爲中國木匠所用之鑽鑿。

蓋此處無陶器。無金器，故石刀之用，棄去尙不甚久，而彼極精美之木器果器，乃皆以石刀雕之，其精巧亦良可驚矣。(五)爲其前王之儀仗衣冠，乃最近時物，已多有中國絲製品及金珠爲裝飾矣。寶座類西式椅，而後背甚高，王冠圓形，頂貫紅寶石珠，以金環繞鑲之，冠周以金界爲八方，自頂至緣，金上各鑲珍珠二十六顆，下大而上小，緣亦鑲以金，珍珠外配以雜色寶石，并有鑽石，冠身似係中國青緞，頗壯麗可觀也。此外尙有二事足記：一爲其土人生活模型，各種住屋純用草爲之，或有兩端用叉木支一橫木，自旁一面，覆以木草，由橫木斜拖及地，蹲其下可以避風雨，有兩夫婦分蹲兩面，中一兒伏地面前，前堆短木燃之，旁置一死羊，下皆枯草，以代被褥者，全身無衣，此種生活，尙距今不甚遠，可異也，一爲一方形岩石，長寬均四尺許，上有刻文甚深而顯，其形如左。



極似中國篆文，此石爲法雷(J. K. Farley)所贈，得自克歐內斐亞(Keonelo Beach)河岸之石岩上。此地古無金器，此刻文何來？而極明顯之中國字跡，又何所依據？真可異也！觀畢出，又至游園亭坐談，因此餐館經理人李家驥君爲前清京師大學總監督，李柳溪先生之弟，本爲學習領事，彼隨楊晟至德，今二十年矣，仍不遷官，因以商自養，可浩嘆也！晚由毅侯電

約此地大學中國教授王天木君同餐。王爲前清翰林，能通英日德三國語，頗難能可貴，今在此以英語授漢文。談頗暢。餐後回來余寓，譚少君偕胡煒基君係太平洋商務公司經理來視，同談。譚氏叔姪去後，余又同胡王二君乘胡君汽車同至威奇奇海岸（Waikiki Shore）。先渡長板入海中一亭上，少坐。長風萬里，細雨千絲，明星含水，遠燈窺人，海水時送微浪，瓊瑤聲入耳際，若特爲人破岑寂者。路談中國人之經濟能力，返岸上，穿歐亞侯（Oahu）旅館，轉側面，尋原路歸。又至王君寓，王君失偶，有二子，亦偕來求學，少談，回寓寢。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晨起結賬，收拾衣物，改著薄呢服，并帶厚呢服一襲，攜小皮箱將爲夏威夷本島之遊，其餘行李仍存旅館中。譚少君來，同赴碼頭，所乘船名奇拉威亞（Kilaiva），即取檀山最大火山之名爲名也。船屬內島輪航公司（Inter Island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現停第十二碼頭，此處碼頭分號，船停各有定所，遠東碼頭爲七號，即余前日下船之地也。各碼頭均自岸築壩，伸入海面，兩壩之間，鑿海淺者使深，俾大輪可以進口。壩上則通火車，輪軌交通，緊接直連，極爲方便。前在橫濱所見，亦如是，即高麗之釜山，亦大致相同，中國上海天津漢口海口河岸，建築苟簡，視此有媿多多矣！至碼頭，見船不甚大，此爲內島航線，或爲中國江輪

不須甚大也。檀山諸島，自東南直趨西北，東南者最大，名夏威夷（Hawaii）。夏威夷羣島（Hawai Islands）亦以此得名。次馬武夷（Maui）。又次，摩婁喀夷（Molokai）。又次，歐亞喉（Oahu）卽漢埠（Honolulu）所在之島也。最西北爲喀武河夷（Kauai）。又有小島三：曰拉那夷（Lanai），曰喀侯歐拉衛（Kahoolawe），在馬武夷之西南中，成一海峽，曰尼那武（Nihau），在喀武阿夷之西南，汗埠位於歐亞喉之正南方，登船出港，向東南直趨，過摩婁喀夷之南，穿馬武夷海峽，抵夏威夷本島，在其東之嬉樓埠（Hilo）登岸。航線極直，途中風浪極大，其原因：（一）太平洋夏日毫無風浪，波平如鏡，冬日向來風浪甚大，不止此次也。（二）近數日大洋中，無日不風，汗埠人均以此數日之風，爲多年來所未有，風大故浪亦大。（三）連日北風浪從北來，穿各島中間之峽而南，故島南之風浪視大洋中更甚。（四）所乘之船尙不足一千噸，船身尙不及一浪之大，故顛簸之甚爲人所不能堪。乘客幾無人不暈，譚少君爲最甚。余初尙力與風搏，在艙中行走，至船面傾斜度時在十度以上，一分鐘之間，左右顛轉至數十次。余在艙面奔波顛歌，仍不少息。亦未大暈，漸漸汗浸全身，不能支，頹然一臥，大暈不止，起伏欄而嘔於海，仍走，仍暈，仍嘔，終至不能走。不能起，遂一聽其簸揚反覆，不敢再與爭持。其後乃至又遍身汗溢，口中涎垂，經二十一小時而達。余夜間尙倦極而睡，譚少君並睡亦不能也。後作詩自嘲云：

未到焰飛煙突處，先經地覆天翻時；幾人落落都傾倒，何物登登自轉移？我亦乘生顛倒相，誰教剎那去來遲？臨風涕唾成珠玉，滄海魚龍不敢窺。

計有生以來，除大病外，以此爲最狼狽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

登岸有彭君帝桐及陳君某來迎。彭爲毅侯之友，陳又爲彭之友也。乃共乘汽車，先至嬉遊旅館早點，即共赴奇拉威亞大山。途中經一糖廠，彭陳二君導往參觀。廠適停工補修，執事人亦多不在，僅略觀大概。彼多利用水力，第一層工作，係將蔗軋爲汁，彼即利用水力衝蔗入二軸中間，遇軸汁流入池，渣又前行，再軋二度，愈後汁愈不純，故上糖以第一次之汁爲之，而第二三者，必須複製，乃能成精糖也。蔗汁經分析作用，去其不適用之物，流入汽鍋煮之，漸結爲糖，至應製何種糖品，乃最後一次工夫也。彭陳二君不通官話，譚少君能勉強作數語，用心聽之乃解，然較長之話，彼不能說，亦不能解，故譯事甚難。余所得之觀念，遠不如在日本參觀造紙廠矣。此廠亦附造紙廠，以蔗中之纖維爲原料，廢物利用乃糖業之最大附業也。出廠仍向火山進行，下午一時至火山旅館（Volcano House）中餐，此處專爲視火山者而開，距火山不過一英里也。惟乘汽車須繞他道乃達，飯後同乘汽車往視，先過已死火山二，俱爲深谷，小

者四百餘尺，深者六七千尺。深者之旁里許有拉哇洞（Lovo tulle）徑極幽僻，寬可數尺，古樹濃蔭，覆其上；幹均數丈，下爲豐草，深可没人，長葉六七尺，紛披交錯，時拂遊人之面。余等排葉尋途而行，是日雨大，衣襟盡溼，行近一里，忽成山谷，蹬蹬盤旋，下益幽邃，彌目葱翠，不見天日。雨絲下落著樹，轉滴如漏聲，與樹外風雨聲，如相唱和，至谷盡處，傍岩現一圓洞，梯而登，徑約近丈，秉燭四照，可見各面，上下渾圓，前後壁直，壁上斑斕如古石藓苔，如中國瓷罇，變穿洞約四十丈。回視洞口，如甕，微光射入，不知身在何所也。再進前面，忽現微光，自上而下，洞至是盡。仍梯而登其上，見洞斷處，周圍洞窟層層可辨，約五六層，皆作深淺赭石色。蓋此洞昔爲火山之口，壁直向上而噴，年久成此洞，迨後火勢加大，洞不能容，遂自中崩裂，此洞遂由前述較大之死火山中崩出落此，又後仍不能容，乃崩頽不能出火，於此遂死，僅留六七十丈之深谷，供人研究而已。然當時其內蘊之勢力，不能不洩，乃更自他處崩裂爲口，以成新火山，現所看之活火山，或卽此死者之後身也？所謂拉哇（Lava）者，狀類岩石，乃火山出口時，其熱力將地質燒融爲流質，自口向外湧出如泉，出口漸冷，滾流如泥，如用潛河機所排出之泥，半流半凝，前者滾流而去，後者又源源而來，卒至熱力散盡，凝爲固體，再久乃如岩石。凡火山旁之山岩土壤，始皆拉哇所化也？余等出洞，仍自綠樹碧草間覓徑出，赴大道，乘車前進，漸見煙飛，再前則徧地新拉哇初融成固體，用人工分開，中通汽車

。再前數十武，拉哇縫中皆有煙出，車不能前，而所謂火山者乃在萬罅荒煙之中，若由此徑返，祇可謂之看煙山耳。彭陳二君謂棄車步行，火光即見矣。余揣揣而行，愈前縫裂愈寬，煙愈大，硫黃氣亦益甚。漸見前途烟氣彌漫縱橫可數里，足下煙亦漸多，然須知足下之煙，自裂縫而出，濃淡可辨，前面則充彌模糊也。再前黑煙之下，漸含紅色，再前則至火山之岸，蓋火山如深湖，可百丈許也。至岸下有火光上燭，可見四岸，惟煙霧繚繞，不能甚清也。火在湖底，逐處爆發，聲如爆竹，火星上飛，欲與岸齊。其爆發處，又爲小火口，自遠觀之，周圍數十尺不等。爆時口中吐火如彈，方圓長短，各異其形，大小亦徑尺或數寸不等。爆甚則口旁頑石亦皆融變爲火，大可數尺，繞口翻滾。稍遲火勢漸輕，石之上面漸黑，而下面仍紅。其爆發甚時，聲如沉雷，火光上起，突出岸外，觀者即不能偏近。余等觀時，爆發不甚，未得見其凶焰，而得詳觀其谷內爆發時詳狀，亦覺滿意。正觀時忽有聲如巨礮，余恐岸崩，急反奔，同人止之，招余重觀，則近對岸處，一口爆發，視適所見者極大，白晝視之，火焰數十丈矣。余不能堪硫黃氣，未久輒去，仍沿岸外周行里許，拾拉哇碎塊攜歸，作紀念品也。拉哇之種類極多，大者爲山岩，小者塊石，其色彩或黑，或紅，或黃，或赭，或綠，或有光，或無光，各色相間，亦有稍玲瓏者，不多得也。最奇者爲拉哇絲，乃火融堅石成流質，飛空中爲萬道金霞，落地則爲金絲，與中國之黃色生絲相同，亦奇物也。觀火山爲余來檀山目的之一，今日已達矣。仍乘

汽車歸嬉裏，寓嬉裏旅館。館臨街處爲空地，古木大蕉雜花異草實之，開一路環入其中，外面兩端通街，內面正中爲旅館。正房爲二層大樓，樓前位於環路兩岸。又二室較小，如中國之廂房者。正房兩端以斜廊通廂房，正房之右，又連續爲長樓。長樓之前爲較小之房數間，皆有橫廊相通。正房廊寬約丈許，餘廊亦八九尺也。正房前之老榕樹，幹周約二十餘尺，高數丈。又一大樹，幹稍細，而高過之，葉亦微類，因無浮根，知非榕，亦無由得其名也。餘樹皆爲附庸，二大樹之下，建六角亭。其餘各室廊前，俱係空地，樹較小，而花甚盛，椰子樹及芭蕉尤多。余居正房樓上左邊，廊前有蕉，葉披檻上。再前爲椰子樹數株，大者高出房外，葉長丈餘。廊下爲紫羅，（根葉稍類藤蘿花，色如茄，瓣如榆梅而長，余加以此名。）芙蓉，（其名之音似爲 *Filosen* 枝葉稍似木芙蓉。）海碧（*Hibiscus*），來自中國，但余在中國未嘗見也。）等花，嫣紅姹紫，迎風飛舞，又值微雨，落英滿階。階下除碧油路外，叢翠凝碧，不見纖塵，草以番茵（*Fern*）爲最多，葉狀類芭蕉，而花紋較精細，長亦數尺。杏花春雨，江南無此富麗，無此幽雅，余愛此館甚，置搖椅坐廊上，對古樹看飛花，賞芳草，聽細雨，真不知身在何處，人世變幻，俱忘於無有之鄉矣！晚入市壽中國雜碎館餐，食品惡劣，歸浴，以此間火山及旅館郵片，分寄國內諸友，寢。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時起，乘汽車往約彭君，乘火車出遊。此地商辦之夏威夷聯合鐵路公司（Hawaii Consolidated Railway L.T.D.）共有兩線，均以嬉婁為起點。一線至喀威雷阿武（Kawelaun），一線至帕阿威婁（Ponvlio）。後線自嬉婁沿海岸西北行，背山面海，風景較佳。公司長開遊覽專車（Observation car），乃同彭君乘汽車赴車站。未至見遊覽車已開，此車日祇一次，余意不能乘火車矣，乃汽車折回飛馳，有一路向火車線，汽車馳入此路，直向火車，稍近，彭君向火車上招手，汽車司機人亦鳴笛使火車上聞之，余車及路，火車遂停，待余等登車而去，余甚以為奇。彭君謂此何奇者？彼鐵路營業，乃歡迎人來乘車者，雖然，中國鐵路執事人能明此義者孰耶？大概西人物質文明，乃依其社會經濟，進行狀況，自然產生，故無論何項新發明，新建設，無與社會隔絕之弊。中國新事業凡學自西人者，均與人以不可向邇之氣焰，以表其尊嚴不可侵犯，故與社會隔絕，而種種阻障橫生，此中國人所應急自覺者也。此車停不按站，無風景有站不停，風景好處，即停，任遊人賞覽，或拍照。是日大雨，烟樹濛籠，約行五六十英里，時而入山，時而面海，時而茂林豐艸，枝葉紛披，在車窗中即可攀折，時而高原碧茵，羊牛自由飲啄，車來不驚。其可記之景：一為瀑布，凡臨高山處，均有溪流下注，往往上下相懸，至

數丈十數丈不等，層疊奔馳，聲如雷闐，其色黃白相間，如黃河中湧雪者，因此島火山正然，到處拉哇隨水融化，故溪流多作黃色也。一爲市鎮，道旁市鎮景多佳，然在此地無可奇也。有一二處鐵路在山上，兩峯對峙處駕橋而度，伏視橋下，忽現樓閣，真如仙人乘雲御風，伏瞰下界也。其鎮市在山下，背山跨河面海，形勢風景，幽奇雄雋，令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人之情緒，皆爲其經驗所融冶而成，若一旦新風景之入目，不但爲平日經驗所未見，亦爲想像所不及，則感覺必引起一種向來未有之情緒，余此時自天橋上下觀海市，乃正如此。歸來正午，雨仍不已，在旅館休息，並領略院景，以銷磨此後半日之光而陰已。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晨起，彭君來，喚汽車往觀虹瀑（Rainbow fall），距旅館不過二三英里。至正雨，此處似一小公園，有古木十數，其餘小樹雜花相間，綠草成茵，中間遊徑，可通汽車。園西山勢漸高，自山來一巨溪，兩岸夾之，至園近處，溪身忽低，落十餘丈，成一峻崖，溪流下落，成瀑，寬七八丈，長不及二十丈。瀑自西面下落，水珠飛騰，漸高漸小，成爲水汽，濛濛蔽空，每逢晴霽，曉日東來，射入水汽，現虹彩，自旁觀之，景甚奇麗，故名虹瀑。余來正值大雨，見瀑未見虹也。歸旅館，少息，中餐。連日皆食中國雜碎，極不適口，以譚君嗜之，不便分食也。

歸寓稍息，寫明信片數張，寄中國友人。中飯後，陳君車來，偕彭君同遊，城西公園一帶，河流洄注爲湖，兩岸樹木極豐秀，似西湖小南湖錢王祠風影。又向海近處，河流又寬，中成一小島，名椰子島 (Kokolnut island)。島上古樹雜花，與河濱花木相映，爭艷競奇，極幽絢也。此地樹有濛濛內，莽果，中國馬尾松等，均蒼翠可愛。遊後，歸寓，少息，賃汽車至碼頭。陳君及彭君均來送。余等登船後，俟船解纜，彼等乃歸。余等因來時所乘船太小，不能堪風浪，乃將回票加價，改換馬武夷船 (Maui)。此船甚大，其構造視大洋丸遠過之。在船毫無苦，爲搏沙作信一封，飯後在艙上散步，九時寢，夜睡甚安。

十一月二十七日

天明七時，船抵浩埠，上岸，來回均在美國境內，絕不搜檢，甚覺簡便也。下船程君某來接，即乘其車往海裏哇 (Haleiva) 海濱遊。先過德門花園 (Deaman Park) 約一二里長，爲德門之私產。老樹濃蔭，彌望無際，車經其中，環行約十分鐘乃盡。中有小河甚淺，河身寬，有蓮而葉花甚小，此地花木皆碩大，此何相反？豈別種耶？然久不見蓮花，入目極感美快。園將盡後，爲工園 (Labour's garden)，亦多古木，風景不減，惟其中建築較少耳。德氏之園，多有建築，蓋其家室或居內耶？燧房排列約七八處，其經營費及維持費必不貲也。出園夾道山岸

皆仙人掌，下列老根，盤錯交叉，作蛟龍形，數十丈不斷，上則萬掌叢連，如小山，如翠屏，極呈奇妙之景，再前兩岸皆爲蔗田矣。再前下山，經一河，水甚小，復登山，道路跨河越山，工程極佳，無一處不平者，用黑油灌碎石築之，呈深碧色，昔人稱碧油車，余名此爲碧油路，覺甚切也。再登山，岩石與土壤均漸變紅色，繼乃爲丹沙鋪地，火齊成山，滿目燦爛，胸生奇感，中國昔名瓊洲島爲朱崖，不知視此若何？余名此地爲珠沙嶺，嶺上現一高原，土色雖紅，而肥饒，爲極大之蔗田。穿高原，路直如矢，兩旁樹馬尾松，蒼翠無際，不知其幾萬株也。樹與路相隔約丈許，中露丹沙土亦無雜色，一碧油路穿其中，左右青松護之，三色相映，但覺奇麗，渾忘其爲道路矣！再下坡北行，卽至海里洼（Halera）。海濱有旅館面海，臨海建茅亭，亭前及海水浴場也。場西有岩石雜列，海水衝激石罅，磅礴作響，余攀緣登上，覽碧波銀浪，浩渺不知邊際，此時感想又與平日無一次相似者。下岩石，回亭，與程潭二君同至旅館中餐。此地侍役廣東人頗多，皆不能官話，此旅館有一侍役，向余作中國官話，耳中極生快感。此處有遊船。底以玻璃製之，可見海底。海水又最清，一切水族，及海底地形，均可辨認。而又天然產生奇魚，前日新見水族館中之物，多係此處捉得者，惜今日風大船小，不能入海，飯後乃歸。過中國升昌稻米公司，種稻兼製米，其營業頗大。聞此地米價均由彼定，或有稱之爲米王（King of the rice）者。其中房屋雖西式，而有中國風味。小河貫其中，院池蓄魚，頗

有蘇杭水鄉之意。此地西臨珍珠港 (Pearl Harbor)。海水伸入島內數里，見港不見海，感想上總覺爲湖也。公司偏西隙地，租於日本人開小旅館，在水濱建二三小樓，更築棚道插水中，建小亭，甚殊幽勝。其門額曰「水鄉樓」亦寫實也。余登其樓，又作中國山水園林之想。下樓後，同歸汗埠，仍寓楊格旅館。晚，電約王天木君來談。十時又同赴飲料館，飲水，相別歸寢。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晨起，赴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訪天木，並參觀。校本爲歐亞喉專門學校 (College of Oahu)，改今名，尙不甚久，中國亦有董事在內，其詳情另爲記。參觀後，偕天木赴領事署與毅侯談，遂邀彼二人至荔圃亭，並約李家驥君字升騰同餐，餐後同至寓。天木約逼君來，同遊，余主張先謁阿公山。阿公者，相傳爲華僑始祖來此島最早之華人也。福建籍，姓王，山今爲華僑義地，專備寄葬。至其地見山內道路甚整，毅侯謂方由華商捐金四千元修之。阿公墓在義地最內處，不易至，余必欲償此願，披豐草內入，淺者沒膝，深者及肩，歷數百步乃覓得之。蓋墓在高崖上平處，上下望之，見崖不見墓，又葡草深沒人，故極不易尋，尋得余乃大喜！墓前見白石短屏，中高旁低，屏長約五丈，屏前爲大半圓形之拜台，長與屏齊，亦頗壯觀。乃摩徧石苔，迄不能得一字，三鞠躬展謁，復徘徊不忍下。時陰雲密布，濃溼欲

滴，譚君等大聲喚余，復披草衝溼而下。又同乘車至掘球嶺（Punch bowl），爲漢埠附近高處，汽可通高處，僅絕頂一拳石無人工路也。下車余登其嶺，俯視全城，街市縱橫，樓閣排比，更有無數茂樹豐草，點綴其間，絕不類中國之上海天津也。下山歸，由天木君同至荔圃亭同餐。餐後又偕天木及其二子同赴自由戲園（Liberty theatre）觀電影，十時後歸寢。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晨起，胡煒基君偕譚葆廉君（卽毅侯之姪）同來，又同至太平洋輪船公司換船票，已決定乘胡塞爾船（Hoosier state）因其電報未到，故未能確定艙位號數，須再來也。歸寓稍息，覺不適，腸胃有小病久矣，因貪遊未醫，午飯後愈，自出購夏威夷語言書二本，夏威夷之過去及現在一本，夏威夷年報一本，歸路翻閱。胡君來，同出購照像機，指南針各一，又購紀念物數事，乃同赴領事館，今晚譚君招飲也。座客五十餘，本埠華僑大神商盡於此矣。譚君一一爲余介紹，惜不能記憶之也，飯後偕天木及胡君在街中散步。胡君介紹，訪一胡兩生君。其家有自動洋琴（Rolliano），曲譜有夏威夷土人跳舞樂數種，亦可聽，余蓋專爲聽土樂來也。聽後辭去，天木自歸。胡君又約同車至哇奇：（Waikiki），途中有土人學生數人，持土樂器，似中國瑟琶三絃之類，且彈且行，余方欲聽土樂，而途中遇之可幸也，因念此島土人文化毫無，而

其樂尙能保存，中國古稱禮樂之邦，今日宴會乃至無樂可奏。真可歎！於是又發整理國樂之思想。胡君極愛同余談，又同車至寶石頂（Diamond head）對面，停車海岸，作長時間之談話，夜色沉沉，海波不驚，天風徐來，有引人飛升之意，談興因之益豪！胡君之官話，與余之英語相等，時操華語，時操英語，歸來已十二鐘矣。

十一月三十日

晨七時半起，理髮，八時半與譚葆廉君同往訪侯爾，少譚，偕至其公司之糖廠，廠有蔗田一萬二千阿克，（Acre）每阿克約四萬二千英方尺，全廠之田，合中國七萬餘畝，在一高原上，土色紅似與前日所過之朱砂陵相接近，且來回均經德門花園也。先至廠，侯君約廠中經理人同參觀，俾便指示，余隨時略有詢問，因英語不嫻，調查多未能詳，參觀廠完，出乘汽車，在蔗田中略觀，至收蔗處，下車細觀，略加詢問，乘車同歸。侯君不日因事赴菲律賓濱尙過中國，余允爲作介紹函，俟函成，再約期會也。茲將調查所得，略記於次。

關於種植者

甲，蔗田：

- 一，土壤 色紅，質堅，粘液力小。

二，地形 高原，大致尚坦平，以視中國河南直隸之平原，則不免陔陀起伏也。
三，雨量 不足。

四，地面 距水在二百尺以外。

乙，種植及收穫：

五，犁 用機器。

六，播種 每阿克用工價十元。

七，刈草 用人工。

八，灌溉 用井水，以抽水機上之，每月一次，因其隴深蓄水甚多也。

九，收穫 先以水燒其葉，用人工刈割，每噸工錢二角。

十，裝載 由田裝上火車，用人工每噸二角八分。

十一，轉運 蔗田內有鐵路通糖廠，工人裝蔗入火車，即開運入廠。

十二，成熟期 十八閱月，不論節令，以其四時無秋冬也。

十三，收穫量 每阿克約四十餘噸。

關於製造者

丙，製造廠：

十四，廠址 在蔗田中心，四面運蔗，均不甚遠。

十五，廠房 四層洋樓，面積長二十餘丈，寬相埒。

十六，全廠均用電機。

十七，燃料 此間煤炭極貴，以蔗渣 *Beesgar* 代之。

十八，水源用井 上架水樓，貫注全廠。

丁，製造之次序：

十九，卸載 蔗由田中以火車運來，直停機器前，有卸載機自動，一工轉振之，卸入上送機。

二十，入料 上送機以層疊鐵板相連而成，狀如樓梯，自下上轉，送入軋擠機。

二十一，軋擠機 以二鉅軸相擠，隨飛輪對向內轉，蔗由上送機來至兩軸間，軋入內即分

柝爲二，一係蔗汁，(*Gerice*) 一係蔗渣，(*Beesgar*) 汁順軸下流入池，渣過軸有器承之，展轉送至別處。

二十二，加灰 汁流入池，加入石灰 (*Lime*) 約千分之一，俾生相當之化學作用。

二十三，去水 由加灰池用抽水機引入煮鍋，行去水作用，得糖百分之三十，其餘之水，被排去，爲百分之七十，煮鍋丁二具并列，因煮須有相當之時間，故鍋之容量

，必須與軋擠機出汁之量相應也。鍋旁有玻璃表，可視鍋內沸狀，汁結爲糖珠，滾轉可見，表列度數，以察熱度高低及糖之成否。

二十四，旋轉機 糖成如泥，仍含有水分也，自煮鍋輸出經輸送管送至旋轉機，旋轉極速，機不甚大，並列約二十左右。至相當時，糖乾，有工人停機，送糖入第二次輸送管，送至裝包機。

二十五，裝包機 以一櫃上承來糖，下有軟口，有工人司之，極易啓閉。工人以麻包，（即麻袋）口承軟口，糖卽下流，包容一百磅。軟口每啓一次，祇流此數卽閉。糖包之下，爲一活板。糖裝入後，隨手推板，卽送至縫口機，此工人則又以另包承軟口矣。

二十六，縫口機 兩小鉄板，自上下垂，麻包送至此機之下，有工人送包口入機，兩板夾合，針線自行穿遞，約二三秒，卽縫畢，工人卽推包入下送機。同時他包已自裝包機送來。裝包縫口二機，緊連活板，一動卽由彼機至此機矣。

二十七，裝車 下送機上承縫口機 縫成時 工人隨手一推，包卽入下送機，不費力也。下送機與上送機，大致相同，其不同有二：一彼之鉄板向上轉，此則自上向下轉，一彼送生蔗容量較爲寬大，此則狹而小也。包送入車，有工人以手整理之，俾

堆排有次第。車滿即推出，再以他車承之，以便彙列運出。

戊，附屬機：

二十八，鐵路 除通蔗田外，並可通至田外，與他交通鐵路相接連。

二十九 修造廠 本廠機械太多，附設此廠，可隨時添補修理也。

三十，石灰爐 每日約用石灰三噸之譜，自設此爐，運石灰石（Lime stone）燒之。

已，營業大概

三十一，每日可製蔗三千噸，每八噸約可出糖一噸，約出糖七百五十噸左右。

三十二，每阿克合種植收穫製造之期 約每二年產糖三噸。

三十三，現在糖價，每噸八十元美金，合華銜每斤美金五分，約中國洋一角，此價極廉，

故現在幾無餘利也。

余於農事素有興味，本日參觀因余英語不嫻，所得明確觀念較少，然有裨於余農事知識多矣。此廠合蔗田，及廠機，道路，井機，各項，價約一千萬元，美金，可為宏大之規模矣。然尚僅製粗糖（Raw Sugar），運金山後，尚須復製（Refine），若欲並製精糖，經營實非易事，不免令人思之氣阻。然此地土壤既不甚肥，雨量又不甚足，地面距水平尚在二百尺以外，尚能成為極大之富源，中國內地，水利不興，農事諸多危險，如河南直隸等省，土壤尚非甚薄

，雨量不甚足，而地面距水平二三丈者居大多數，平原數千里，若少加入治，富源之大，實可驚異。然連年則有旱災，外人問及，深覺汗顏也！回國之後，誓必於農業加意籌劃也。據侯爾君言，此處二十年前，全爲荒山，幾等不毛，被以人力，今乃有此成績，然巴尙未全收穫也。

中餐後，倦甚，少息。下午三時起記前半日參觀所得。六時天木來，同談，偕赴青年會餐堂晚餐。餐例陳食品於定所，各置盤碟中，由餐客自行選取，以大木盤自承之。堂中有執事專司計值，餐客付價，即持盤自選定桌位，分置其上食之，價廉而味美。余等二人僅餐價一元也，餐後同赴天木寓，談十時餘歸寢。

十二月一日

上午胡煒基君來約至其公司（太平洋商務公司（Pacific trading company of Hawaii））。前會由彼偕往購一照像機，先由彼授余照相法，以語言不甚通，稍隔礙。昨日又向主天木君之子僑斐習之，僑斐甚聰慧，照像術頗精嫻，且能自製無線電機，可喜也！今日擬出遊試照，乃僑煒基乘其車同在街上一遊。至高等學校，作二影。對面又有中國人鍾姓房院，景極佳，亦攝一影。繼至領事署，又攝二影。聞人云：初學不嫻者，用光不恰，所照皆模糊不可辨，此爲必經之階級也。晤毅侯同談，天木來，與胡君三人又赴青年會中餐。餐後同至胡君公司內，並有

他友同談。繼思出遊，乃與天木，偉基同乘偉基友李君之車，往遊帕麗（Nuvann Pali）山。此山峯最峻削，東北面海，海風緊張，高不勝寒，體弱者當風立，不能立足也。此山爲檀山歷史上最有名之地，初夏威夷本島與此島各有王，夏島來伐此島，勝之，島王退據此山之巔，扼險死守，率爲夏島王軍所克，各島遂統一，建都於汗埠。爲美併後，真王（King）降爲假王（Prince），其舊宮今爲美政府所派之總督府。其王名（遺忘）。現住華盛頓，爲無表決權之參議院議員，興亡一夢，爲之慨然！高峯之對峰較低，臨路處尙有其統一紀念碑。係英文，大約乃美入後來代爲建立者也。赴此山所經之路，盤折而上，路旁多豐林，有極密者，入其中不能見天日，幽繚襲人，有與赴奇拉威亞火山去之路相似處。此處徧地麗景佳境，遊數處後，楮墨即不能描寫。因各地景致相似而不相同，流覽絕不生厭，而形諸紙筆，自覺重複生厭矣。歸後至胡君處稍坐，余步行歸寓，幾失旅館所在，甚久乃得之，爲擲沙秋帆文耀各作寫一封，因何爾君不久遊華，爲作介紹也。

晚六時自赴青年會餐。餐畢自乘電車赴天木寓，彼寓在鄉間，其鄉今日晚電影園中有胡拉（Holala）之戲。此戲爲夏島土人之跳舞，余極欲觀之，特來偕天木父子同往。園中演電影如故，惟每段中間加演胡拉胡拉耳。此間通解胡拉胡拉爲土人跳舞，實則歌舞連爲一事。歐美人耽娛樂，故視樂歌特重，不但軍隊，學校，婚喪，大禮視爲必要，即交際，宴會，乃至

旅館輪船之中，無處不有。殆演成爲社會上必要之行爲，此種習慣，遠之由於動物進化，有自尋娛樂之天性，近之由於彼族崇尚自由活動，不重家庭生活，故每日所事畢後，最愛爲共同活動，樂舞實共同活動中之最足自娛者也。故彼邦人士，無論與何種民類交，無不喜人之樂舞者，初不問其與彼族相同否也。余來時在大洋丸中，日人所演之日本戲，及相撲之武術，粗劣不堪，西人亦皆樂賞視，久立不倦，余嘗即疑其如此。今土人作胡拉胡拉之戲，白人亦嗜之甚，每一歌者，舞者，奏藝畢，入幕，則鼓掌，呼嘯，喧嚷，震於場外。彼例凡掌聲，嘯聲，連續不斷，卽表示要求藝員仍出續前技也。再不出則全場多以帽向空中擲，並頓足，必出乃已。此夕土女之奏藝，約十人，舞者三人，奏樂者三人，其出幕歌者一人，其餘尙有二三在幕中歌以應樂，並未出幕。每次藝畢，輒喧嚷震耳，乃益信白人之但愛樂舞，不問其樂舞之性質與程度如何也。余近樂頗感整理國樂之必要，今國內軍隊、學校，僅習歐樂，所習者斷不足與西人相周旋，而自有者乃皆未嘗習。西人多疑中國爲無樂舞之國，吾輩若告以中國古樂之高雅，今樂之精巧，而不能自奏一技以實之，彼疑團終不釋也。

此間土樂樂器，余所見者三種：一類瑟琶，一類三絃，一類琴，音亦多相近，蓋絲音也。其歌調亦有類中國處。其舞衣沿舊俗，著草裙，舞時細草紛披，亦具別趣。舞者能身之上部與下部不動，而腰獨旋舞，使草四張作輪形，大爲西人喝彩。然技祇可一觀，若再觀則厭其蕩矣。

。西人則屢觀不厭，而其彈琴與琵琶二種時，調緩和婉轉，歌喉和之，嚶嚶如鶯鳴，使聽者盡醉魂銷，西人轉淡然也。有一歌者，兩奏較粗之技，每歸幕必被狂囂之聲呼之再出，最後乃爲此陽春白雪之曲，乃曲高和寡矣。或者此爲鄉間多中下人，故其賞樂顧曲之程度，亦較差耶？觀畢，歸寓，十時有半也。

十二月二日

晨起，作函三，致搏沙等。十時訪何爾君，調查製糖機器，談頗詳。余尙欲參觀機器製種，彼介紹古德君（Goode）爲余指導。午歸，仍往青年會中餐。下午一時半，胡偉基君來，偕往太平洋輪船公司（Pacific Steamship co.）換船票，又補七十餘元美金。胡塞爾（Hoosier State）船大而好，故須加價也。

二時偕候爾君訪吳德豪氏於德維氏公司，略談，由侯爾導觀其新建公事房，宏大渾堅，美觀適用，然用款至二百萬元美金，真不貲矣。此房若在紐約，亦甚平常，檀山諸島，此爲第一矣。

下午三時，往訪譚領事，不遇，同時彼適來訪余也，四時胡君偉基來，約在街上散步，至一胡雨生家，晚餐。雨生託偉基轉約余也。雨生妻有土人血統，故其自動洋琴，曲調冊，多土

人音樂。正飯適二女子至，一亦爲亞洲夏威夷人（Asiatic Hawaiian）（卽中國與土人間種）一則純粹之土人也。兩生邀共入座食。土人著西裝，亦尙適體，惟皮膚黑，鼻大，殊難看耳。飯後土女彈自動琴，土調，身手俱作跳舞狀，蓋自動琴祇須足踏，不須用手也。旋兩生代之彈琴，彼舞與作，余等亦德惠之，乃移室中几椅於室隅，爲彼舞場。彼且歌且舞，舞類西人，簡單無致；歌則婉轉，幽艷，不類其人，可怪也！旋與煒基共跳舞，以偉基技不甚嫻，乃批余，余大窘，以更不能謝之，不得，及察見余真不能，乃釋余，與他女子跳舞。余厭其舞，而愛其歌，而彼則歌必雜之以舞，彼等與尙未闌，余先謝主人去。

訪毅侯於其署，請驗護照，簽字，此爲法定手續也。驗後，加一戳云，「此照驗訖」下署領事銜名，再下蓋領事洋文印，還余。與毅侯談土人歌舞，彼云來檀島必聞土樂以去，乃無遺憾，土人無文明，其惟一文明，卽樂歌，不但白人不能望其項背，卽東洋人亦慮不及。彼女子無不能歌者，歌無不悅耳者，此爲其女子通行藝術，顧無藝館，非遇機會，不能聽。余亦自幸遊蓮之佳也。歷有于君言：曾聞菲律賓土樂，其哀艷婉轉，視此處土樂更悅耳，西人皆稱爲世界最美之音樂。余念文化愈低，而樂歌愈美，無乃大奇。意者人類進化，各因環境之不同，而分歧以趨，此茫茫大洋中，不通大地，他方文明，無從輸入，本地物質上不能供其文明之發達，惟歌唱發於天籟，鼓舌揚喉，不須外求，於是絕島人類，乃天然以樂歌爲其發達之正途，理

或然耶？土樂樂器無金竹，皆爲絲音，絲雖非其土產，然其地草及木皮可作樂絃者甚多也。

自譚君處出，乘汽車訪天木，並託天木之世兄洗所照之像。前日共照十二片，前六片由燐基交照像館洗之，今日已成有三片，甚佳，餘亦可辨，後六片託王世兄洗，先將底片洗成，未乾。僅一片尙好，餘或取光不合方向，或光小，照時太短，且有在室內取鏡中人影者，故或模糊或竟無色也。天木留用夜點，彼有汽爐簡單之食可自造，美國生活，大都如此。就勞心勞力二項人言之，以工薪且了目前，實不如中國人小農小工商家之樂。然社會遞演遞進，經濟狀況，竟不能長安其舊有之地位，如中國今日社會，學術方面，既有新組織，大規模的農工商之智識技能，又因對於外國農工商業之宏大精巧有一種之觀感憤發，而新式之農工商業必將發現，工商之改進，已稍具規模，恐農業已必有改進之動機，而此等新事業與舊社會難相調協，故他國必至工業充量發達，而後社會問題乃形重要。中國則實業稍有萌芽，卽有新事業舊社會不相調應之問題，其結果卽實業未發達，而多數企望新事業不安舊現狀者，先爲失業之人，此則大可慮者也。十一時歸寓。

十一月三日

晨九時古德 (Goode) 來約余同赴農場觀犁耕機器。所觀者爲二十年前機器，甚舊，然可

與余以機器耕種之明確觀念，亦自有益也。又參觀灌田井，磅波在地底二十餘丈，余等乘電梯下，地下工程甚好，每日能出水八千萬萬勞（Goolan）視河南福公司煤礦地下磅波更大也。犁機兩端各有百八十磅氣缸之發動機，拖犁機來往如梭，犁地日可三十阿克，約合中國二百畝，然價須二萬五千元美金，亦太昂矣。連日所究心者，多關於農業事項，聞德國多小田主，而能利用機器耕作，當一參觀，蓋不用機器，則耗時費力，而收穫又量少質次，用機器則必變為大農，而小田主日以墮阨不安，社會問題又相逼而來也。在中國人安故蹈常，縱生產品低下，但能自活，本可安其現狀，而外族以物質文明衝種族高下，凡物質文明不自求進步者，彼必起而代謀，故今日中國又不容以舊狀態自安，此問題真大矣。德國能有先行之善法，不可不一往也。

十二時半，赴青年會，餐 遇天木父子。餐後譚領事來談 又同出遊，至哇奇奇，在喀皮拉尼（Kapiolani）公園散步甚久，末至海岸，坐長几，面海聽天風激水聲，水起落聲，潮上激岸聲，心境為清。夕陽與海水相映，漸低漸大，至一透近海時，四面忽現紅雲，如虹如霞，如火山。海面波動，如日著水，沉浮於水面者。此時夕陽下墜甚速，如海水吞嚥之狀，初尚吞而復吐，繼則完全下墜，此度之白晝，在此島上告終。日落後，紅雲漸向上升，薄者漸散，濃者益結，如玲瓏火齊擲飛天空者。又繼忽生黑邊如墨，邊漸闊，形漸變，遂與他雲接連，混合，

觀日落者，至是亦轉目他視，流覽景色，蒼茫中長樹弄風，雜花含露，不復注目滄海矣。少停歸市，晚餐，餐後至一中國藥店，大姓名今福處，談，歸寓譚葆廉程洪發二君來說煤業，余又爲函致文耀，乃寢。

十一月四日

昨詢太平洋郵船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謂胡塞兒船 (Hoosier state) 今日上午到，下午開，晨起即收拾行李交司事人，送船上，即赴領事辭行，至，譚君外出，同來者有陳君坐候未歸，乃以電話約其至荔園園中餐，並電約天木父子。餐後無事，仍在街上遊覽，復至哇奇奇，途中過夏威夷王故宮，今爲美總督府，府前隔路，有夏前王銅像矗立，頗雄偉，王之領土，爲夏威夷本島，繼征服馬武夷，華人所指之檀山名歐亞喉 (Oahu) 者，自有王，夏王爭服之，各島乃統一，遷都漢奴魯魯，後爲美所併，王創夏威夷陸軍，征服各島，製衣冠，建宮室，一時制度頗燦然，不旋踵而併於強鄰，慨然久之！成詩一章，弔之！遺像崢嶸插碧空，餘威猶見大王雄；河山百戰留殘壘，煙雨半城隱故宮；鋪地繡茵芳草綠，連阡樓閣夕陽紅。高牙大纛新開府，漫賦黍離弔晚風！

晚由譚毅侯約食西餐，餐後又覓新旅館住，蓋疊次電詢，知船至晚乃到，明日正午開也。

十一月五日

晨起赴船視艙位，又回旅館，爲搏沙作一信。譚毅候來送行，同至船。余與胡煒基君同一艙，來送者：王天木胡雨生譚葆廉程洪發餘數人爲煒基之友，不能記其姓字也。檀俗女子最愛戴花圈，歌舞者胸項必有花圈，送行時以此誌別，不論男女，均可贈花圈，且爲戴之項上，諸友有以此贈余者，曾記在日本橫濱登船，海星及馬君仿日俗牽紙絲相送，情景如在目前，不轉瞬又在此地，承友人送別，人生聚散離合，真如水中浮泡耳！！十二時船開，余與胡君登艙樓，譚君等在對面碼頭棧樓上，未開船前，通以活橋，開船時撤去，初則對面話別，勉可相聞；離岸漸遠，語聲不及，惟有遙望招手耳。再遠則舉帽相招，至不可見時乃止，余檀香山之遊，亦隨告終。

中餐後，船出港，折轉向東北行，風浪並不甚大，又暈。余前兩搏沙謂此後任遇何浪，不能再暈不及一月，而又暈船二次，事前自詡，屆時力不能踐者，大都類此。

檀香山最近觀察談

檀香山羣島位于太平洋正中，天氣清和，風景明麗，地點北緯十八度至二十二度，四面大洋，海風時來，故絕無其他熱帶之暑威逼人，自其花木繁美言，四時皆春色。自其果實穀蔬收

獲言，則四時皆秋也。小說家之形容神仙世界，所謂四時有不凋之花，八節有長青之樹者，豈類似之。余遊此曾有句云：「十丈芭蕉三丈葉，綠蔭深處露紅樓。」又「一面斜陽三面雨，彩虹影裏透青山。」皆此間風物之寫真。世人多稱此羣島爲太平洋中之天國，以風景氣候論：不但爲太平洋之天國，亦卽爲全世界之天國也。不幸地球尙在劇亂時期，島上居民初被擾于英吉利，繼被擾於葡萄牙，終被併於美利堅合衆國，使不識不知之輩，於洪荒初開後，首先領略亡國滋味，此亦天國人民之大不幸也，天國擅天然氣候風物之美，人力不足以守之，不但所謂獨立之夏威夷王國，僅在十九世紀中曇花一現；卽其人民，亦強半受外來民族之壓迫，日失其生活根據。據最近調查，各島面積六千餘方英里中，有居民三十六萬八千餘口，其純血土人，祇二萬二千六百三十六人，其含有土人血統雜種人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人，故在今日吾對土人已無博物院活動陳列品之感想！繼此之後，此陳列品能否繼續繁殖以永久被陳列，被觀賞，尙在不可知之數。人類優勝劣敗，其現象竟如是之顯著也，余心怦怦然爲檀香山悲矣。當吾遊此島前，各島人口，約二十萬有奇。日本居其四分之一，中國人共居其四分之一，土人及歐美人共居四分之一，此島雖屬美人管轄，實際言之，不啻黃種人之殖民地也。最近人口，日本人口已由十萬進至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一，中國人則由四萬餘低落至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九人，尙不及日本人口之零數，由是吾生日本之勢力日益澎湃，中國勢力日益萎縮之感！雖然，吾僑民之

在國外者，以百萬計。在美被排，在墨西哥被排，在祕魯被排，最近在南洋羣島亦被排。在歷史上永不排外之古巴，前數日亦有被土人聚衆毀傷店鋪之新聞，登載報端。國不自強，則其人民到處無可立足，又豈但在此天國中勢力日益萎縮哉！

「註」按各島自英國航海家古克 James Cook 以後，共稱爲三德威特島，Sandwich 後稱爲夏威夷 Hawaii，檀香山羣島爲中國人所命之名。（民國十二年十月一日）

第四美國西部

1 第二次太平洋舟中。2 舊金山一星期之旅館生活。3 參觀巴拿馬博覽會場。4 參觀加州大學。5 卜居白克里。6 新大陸除夕之新氣象。7 十年來元旦之回憶。8 與心理學者論農工心理苦樂之別。9 美國糖業衰廢之原因。10 自耕農之心理與耕作效率。11 加省都會之遊。

十二月六日

暈船病漸輕，多在艙面上走動，或在吸煙室與粵人談。有盛玉余李青一二君，略通普語，有翁燦及姓歐陽姓蔡者皆商人，然英語皆不嫻，至有並不諳絲毫者，故雖談不能暢也。昨日開船，地約西緯一百五十七度五十三分，北經二十一度十八分，本日正午，至緯一百五十四度，經二十四度，共行三百七十四英里也。

十二月七日

今日已不暈，惟不慣在艙中坐耳。粵友皆愛同余談，然甚艱難也。彼等皆願學普通語，而無機會，中國如早統一，政治略有頭緒，統一國語，實較前數年爲易也。

西人幾於每晚跳舞，久漸厭看，其舞式極簡單，除男女互抱之猥褻狀態外，了無餘味。西人開化較晚，此其表現之一端也。今日正午船至經一百四十六度二十一分，緯二十八度零五分，共行三百八十九英里。

十二月八日

在艙面觀浪，浪白一如自日本赴檀香山時所見。然海水不似前時之黑，彼時之水如墨，此則深藍色。然亦與畫家所圖之海色不同也。在吸烟室見西人有飲酒者，曾記在檀香山時，旅館餐室，有啤酒，呼飲之乃清涼飲料，絕不含有酒質，意船上之酒當亦如是，然抱無絃琴，讀無字經，自是雅人深致，則飲無酒質之酒，更所謂醉翁之意也。乃呼而飲之，佳釀也。余平嘗不甚嗜酒，故在日本未嘗飲，在大洋丸船中，日見西人飲，亦絕未引動酒興，在檀香山飲，無酒質之酒後，忽覺酒之可愛。有友人約餐，會餉以私釀，彼所稱爲中國酒者，乃余在中國所未經

嘗過，或亦粵中特製，余覺其味怪逆口，不能飲，今飲之酒，殊覺適口，飲時，與粵友同座，人共一杯，不能盡與也。

本日正午至經一百三十九度四十六分，緯三十一度二十四分，共行三百九十八里。

十二月九日

粵友有持新青年雜誌，論社會主義一文，於財產發生真正原則，未曾研究，又於中國經濟，歷史及現狀，均未考察，故所言皆抄自外國社會主義者，就外國情狀所發之議論，於中國情形毫不相合也。下午又與粵友數人飲酒，余前所作弔夏威夷王銅像詩一章，草在草本日記中，爲粵友所見，求余卽事賦詩，因口占云：『穩渡平洋萬里波，胡越一家共啣哦，管城寄語情彌切，萍水傾心興倍多！世界黃金終是夢，光陰白駒恰如梭，番酒一杯猶未醉，諸君大笑我高歌！』時余正與李青一君筆談，人類主義，餘人與余等言皆不聞，彼等大笑不止，故詩中云然。後知未聯平仄失叶，亦不願再加改正矣。因此詩原不佳，聊以誌鴻爪耳。

本日正午，至經一百三十二度五十八分，緯三十四度十三分，共行三百八十四里，因夜來風浪甚大也。

十二月十日

篋中得孟子一本，乃在高麗所購，中有高麗文譯本並註解，就原文讀之，借以銷永日，略有所見另記之。

下午仍飲酒，李青一君欲學詩，和余弔夏王銅像一章，余略爲改正之。

自昨日午至今日正午，行三百五十九英里。至經一百二十五度二十七分，緯三十六度三十四分，由此至舊金山(San Francisco)只餘百英里矣。傍晚借返照餘光，已見岸上遠山，或卽所謂橫山者也。至六鐘餘，暮色四合，船外較遠處，已不易辨認，雖有月光，尙未大圓，不能見遠，心甚煩急！稍頃，見遠處忽有燈光浮沉，明滅不定，常行船路者言。此燈在岸外一小島上，然距岸甚近矣。適鳴笛晚餐，乃往用餐。餐後在室中稍停，略檢收行李，置篋中，復登艙面，船已進金門港(Golden Gate)迎面燈光萬點，層疊縱橫，閃爍照耀，知此地乃跨山爲據，環海作市，極爲天然形勢也。因金山金門之名，戲成一絕云：『東方猶有未招魂，臣朔千年祇病貧！早識金山通有路，遙從海外拜金門！』蓋戲用東方朔金馬門餓死語也。至九時，船去金山埠岸不過數里，已停駛。諸西人均歡慶到岸，跳舞欲狂，晚餐前余亦因到岸在卽，美國禁酒，至九時卽不能飲，呼酒與粵友各飲一杯，與不盡，又購香檳一瓶，共飲之，酒後余頌詩聲稍高，某西婦聞之，以爲美聽，至余前握手道好，堅請復頌，余不得已，復頌一什，諸西人聚聽，頌畢，鼓掌聲雷鳴，有大聲呼嘯者。西俗呼嘯，乃請再續前歌之表示，某西婦又攜一男

子來，謂係其夫，介與余見，敦求再燭，余勉爲更頌一章，至飯後彼等跳舞時，余倦歸寢矣。

十二月十一日

晨起赴艙面，見船已停，在埠近處。昨日所見最近之燈火，乃一小島，位於金山港中間，聞移民署即在其上，更有軍備佈置也。岸山樓閣重疊，街市排比，與前所見之市鎮，其形式均異。七時用早膳，余略進少許，同時醫生驗病，船客在食堂，作一回轉耳，無甚繁苛也，九時移民局檢察員 (Inspectors) 來船檢視，西人檢視最寬，華人均在一處，較嚴。此處檢察，對余之護照，尙無挑剔，且因身分之故，稍加優待。俟驗畢，其檢察員長 (Chief Inspector) 尙赴余前握手道款，謂勞君久候，深致不安，並作邦交實際上照例敷衍語。余偕胡君出，同時中國領事署員孫垣君因得電亦奉領事命來招待，在海關上檢查行李，亦無繁重手續，其檢查次序，係照姓名首一字母排列，全姓首爲 H，尙不甚在遠。然出關至沙特旅館 (Sutcliffe Hotel) 已將近十二時矣。旅館甚宏敞，所居室亦雅潔適用。下午在街上遊觀情形，見貧乏西人、執郵業，及狀可憐憫者頗多，此爲在中國西人中所不能見者也。晚回胡君至上海樓晚餐，一李姓朋友作東，彼爲青年會人。晚偕胡君觀劇，劇與電影錯演，電影殊少精彩，趣劇亦平常，惟一歌妓坐電擊花園唱歌，全場燈盡滅，由演電影機內射出圓光，恰照滿花園，如十五夜月，而歌妓乃盈盈如

月中嫦娥也。電力蓮花圈移行空中，浮沉浮蕩，電光隨之轉移，頗堪繫賞。然尤妙者，則歌喉婉轉如貫珠，哀感頑艷，聞者傾倒也。歌畢重演電影，余歸旅館寢。

在船上時，司行李者問明行李若干件，如有一定住址可告之，彼照行李數目給與紙券，填明自己船位及號數姓名及所欲往之旅館，俟海關驗後，關役即可照券送至旅館，券有存根，可自收執，如有差誤，可往詢也。

十二月十二

胡君煒基昨亦寓此，晨起少息後，胡君約出餐，彼有事先過李君處，乃中國旅美基督教育年會也。食於遠東樓，亦可口。胡君下船時失物，餐後，偕赴碼頭往尋，久未得，歸寓，胡君改寓他所。

途中所識之友廖玉余偕二友人來訪，同談，出餐於上海樓。因問侍役能說上海話否？彼答以余祇能說中國話，及英國話。余又詢汝想我爲中國人否？彼答汝與中國人同來，或是中國人。余又問汝想余能說中國話否？彼答或者能說，然能說者甚少。廖君及其友均不解英語，余爲譯此問答，彼幾噴飯，蓋此地所謂中國話，乃專指廣東話而言也。餐後同至廖君寓，乃成昌號一商家也。在彼寓遇一老者，忘其姓，老者已來此四十四年，操英語甚嫻，文法或未甚好。考

者甚懇摯謂：汝語多英國音，必須改學美國音乃好。余謂：余英文不足應用，且讀書甚難，頗思得一地習英文，至能勉強應用。彼謂：讀書無用處，美國音最關重要。余謂：余來遊歷，不似君等久居美國者，明年秋間余將赴英矣。彼又謂：無論何地人，總均愛聽美國音，故君學說美國音，最爲重要。余勢難與辨，含糊應之而已。

余謂：白種中，英國人保守性最強，中國人中廣東保守性最強，其保守之性愈堅，其發展之力亦愈大。故英國勢力徧於日所出入處。廣東人不借國家勢力爲之保護，亦能足跡徧於全世界，隨處皆足以自立。廣東近百年來，不但通西學者輩出相踵，卽治國學者，亦皆有獨造，然均不能代表廣東之特性，今日在上海樓所遇之侍役，及成昌號所遇之老人，其識見之誤陋，至堪發噱，然其先入爲主之保守性，頗足代表廣東人大部分之心理，故特記之。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胡煒基君，偕譚葆慎君來訪。譚亦毅侯之姪，今肄業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該校學生會會長也。毅侯有致彼信，卽面致之，譚君人極聰敏，英語甚好，同出早餐，又在東方樓。此地中國餐館，家家適口，與檀香山大不相同也。餐後訪周領事於署（617Mo. McOmery）談約半小時，出，呼汽車與胡譚二君同遊。先至碼頭，胡君再尋其失物，得之。

此地碼頭建築形勢，亦與他處所見者大致相同，惟局面極大，各碼頭相併排列，數至五十左右。每碼頭皆伸入水中，其左右則俱係水道，可進出船，水道之寬，約近百丈。鄰兩面碼頭，均泊大船時，中間尙可容船舶轉折也。碼頭上臨水左右，分建棧樓，船高者自高層上下，省轉運上下之勞甚多也。中間爲鐵路軌道，有多貨時，車可入內，平時則均用汽車轉運，碼頭外鐵軌甚多，以接於各碼頭，並通至各車站，每碼頭均有海關辦公所，各輪船公司停泊，均有一定碼頭，中國土地，如此之廣，海岸線如此之長，出產如此之富，銷費尤視各國爲大，其進出口之貨，當加於各國之上，至今無一自築之港，真可恥也！

由碼頭穿市街（Market St）——此街爲全市幹路，由東北直貫西南，分全市爲二，其餘各街均在此街兩傍，另行規畫。街之西北方各街，均東西南北方向，斜接於幹路上，東南方則多爲斜街，或與幹路平行，或成垂直線，故此地規模雖大，其街道亦易於辨認也。

由市街轉至巴拿馬博覽會場，當時各國建築多不甚堅固，不能經久，近多剝損者，惟中央爲美國政府所建者，較堅。其大門有極大之雕塑品，樹於數圓樓外，下有湧泉環之，古樹雜花，錯落掩映，水面疊鳥，見人不驚，景致最佳。遶場巡行，至中國館爲宮殿式之建築三座，亦尙具規模，不似當時各日報紙所証盡爲醜態也。大抵初慕歐風時，見西式均以爲美，中國式者均以爲醜，實則西人眼光，並不盡如是，中國人更不應如是也。惟其規模不能與中國相稱，然

尙係端午喬制軍竭全力主持，乃能有此，否則更不知簡陋如何也。余記當時中國各省，均有出品協會，余爲河南會長，而力不能備出品，至今思之，猶爲汗顏！在館中攝影而去，中國館旁爲暹羅館，甚小而精，蓋中國有大房三座，彼僅一座，且較小也。

由博覽會場繞至美國兵營，面積甚大，大約總數十方里，營中道路一如街市，其房屋建築，亦類住室。惟花木葱蘢，直爲一公園也。臨海處爲飛機場，列飛機甚多，汽車場停汽車甚多，此皆軍用器具也。回憶中國兵營，真兒戲矣！然徒耗人民之脂膏耳！直接累商，間接病工，果何所爲者。

出兵營後，爲住戶之街，萬木蔽空，平茵鋪地，住室排比，錯列其中，無甚高者，與市街不同也。少頃至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園面海處，約四英里許，長約十英里，面積四十餘英里，非乘汽車不能周覽也。中有山，山上有湖，樹多柏類，花樹不甚多，此地近北緯三十七度，與北京相差有限，然北京兩月前，己木葉盡脫，蕭條滿目，此地則碧樹綠草，色濃於染，更有黃紅雜花，相間點綴，甯非至奇怪之事哉？在海岸一中國餐館中餐，餐後在岸上見海浪高水面丈許，至數尺不等，如雪城銀山，平湧而來，至一定地點，忽躍倒入水，激爲無數浪花，而其後之浪，又相繼而至，前仆後繼，不舍晝夜，亦奇觀也！

出公園返寓，途中來回經二偉大之建築：一爲市政廳（City Hall），廳長（Mayor）及各局長

辦公之所也，一爲警察廳。規模壯麗而有渾樸之氣，晚自赴上海樓晚餐，餐後在唐人街（China Town）遊行，至一中國報館，名世界日報，購一份閱之。售報者陳姓，以筆與余談甚久，彼處並售郵片，有中國西湖之平湖秋月，津浦路之黃河鉄橋，京綏路之八達嶺照片，鄉情驟動，購歸備寄友人。

十二月十四日

上午未出門，胡君來。午，周領事君璋約在上海樓便餐，餐後偕胡譚二君至市街購時表，與胡君別，偕譚君赴加省大學——在金山對岸白克里（Berkeley）——先渡海灣，次換電車，共四十五分鐘即到矣。此處無大市面，商家較少，除大學外。以住宅爲多。此地無平原，故皆倚山跨嶺無論學校街市，隨處都陀陀起伏也。大學所在地位，多古松及油木（Oak）之類。校外大樹叢中，有蘇天希臘式戲場。樹叢臨路，爲高阜，戲場於臨路鑿道嵌石爲門，以通場內，場則由高阜鑿一大圓坑，徑二十丈有奇，周圍自底至頂砌青石爲階，即觀劇者之地位。最低處，平如釜底，亦可容觀者。釜底近路方面較高，作直長方形，爲演戲之所，有門外通另一地位，爲扮演之所，再外則接鄰街路矣。此專爲學生演劇，或演說之所也。約可容三萬餘人。又至其藏書樓，參觀，所藏東方書不甚觀，室極宏壯，閱書者極多，教員研究預備多在此處。勸

修之學生，亦在此者極多。出藏書樓，至中國學生會。此處爲學生自行募款所置之房，亦頗寬敞，譚君卽會長也。譚君又爲余紹介胡君茂臻。胡君福建人，生於南洋，後歸國就學上海復旦大學，今爲新中國貿易公司職員，並修業大學也。晚來市同餐，又回寓暢談及中國對日本喪失之權利，以鐵路爲大宗，余在獄時，曾擬作十路亡國論，未就，二君慷慨幾爲泣下，求余爲文，登諸彼等所辦之中美雜誌，余允之，不知能踐言否？

十二月十五日

上午安石如來談，石如河南，輝縣，盤上人，前畢業中國大學及北京大學現肄業加省大學。午出同餐。下午二時，胡君茂臻，譚君葆慎，郭君某，先後來同談，甚暢，三君有應酬，去。余與石如又談至七時，晚餐後回寓，譚胡郭三君又來談，胡譚二君先去，石如及郭君十一時餘乃去，可謂竟日之談矣。

十二月十六日

久不作夢，今夜忽有夢，夢大盜劫余家，余外祖母尚在，擬令他人在外，而局余於堅室內，余思著蔽衣，混佃夫中，正脫衣改著時，醒覺。電車聲可厭，決計三二日移寓白克里。復寢

，仍欲續前夢，戒勿作思乃免。晨九時半始起。

胡煒基君偕其妹來視，稍談，余約其共赴上海樓中餐，在唐人街，遇胡孔初君，彼前充任檀島領事署秘書，去歲會代表譚領事赴北京領款，故能稍通普通話也。

便中訪李青一未遇，遇廖玉余同晚餐，購社會主義之限制 (The Sinit Of Socialism) 及「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工聯主義 (Industrial Unionism) 及社會主義」(Socialism) 一書。

晚，胡孔初君來談，甚久，知此間土生華人求學者甚少。故大學中華人九千左右，土生者尙占少數，且愛鬥毆，不求上進，而私售鴉片，嗎啡，及聚賭者亦甚多，可慨也！約十時在街上稍散步，歸略習英文。

十二月十七日

夜睡更多夢，不知何故。

昨夜平湖秋月景片寄搏沙，附以二絕句云：「光陰百日如馳電，不向西冷繫夢魂，誰翳平湖三尺水，教從天外認遊痕！與君暫作經年別，讓我先行大九州，何日雨天雙雁影，六橋風月續前遊？」蓋余與搏沙同遊西湖，去今剛百日也。

正午在旅館內用膳，此爲第一次，亦係自行取食，余頗愛此種辦法，惟此處乃不如檀香山青年會餐品之適口也。

下午石如來，謂已爲余物色得住房，乃同至白克里。其房在佛兒吞街，二千四百一十五號（2415 Fulton St. C.），小局面之新屋，樓上一大間，二窗向陽，尙雅潔可居，每月租金二十五元，已租定，一二日即可移住也。

與石如同往便餐館（Cafeteria）晚餐。凡此種餐館，皆自取，隨到隨取，時間上極爲經濟，價亦甚廉也。餐後與石如同赴學生會，晤同鄉學生郝坤巽字象五武陟縣人，又晤江蘇學生張君景歐，同談。石如在歐克蘭（Oakland）任授僑民子弟國語，須往授課先去，課畢仍來談。余素愛談，因近來來往友人普通話不甚嫻習，余之英文亦不敷用，故談興迄未暢。今晚言語通諧，談興大作，至十二時乃歸，夜間車少，又候車候船許久，下船步行歸寓，適有微雨，至寓已二時餘矣。

十二月十八日

起甚晚，本擬於今日移寓，因係星期，下午各業停工，無人轉運行李，祇可俟明日也。

石如來，同出中餐，餐後自市街西南行至一小山登之，北可望海，其土則皆沙質，下山歸

至市政廳攝一二影，廳中今日停止辦事，門仍不閉，任人入觀，此則與中國衙署大別者也。

晚仍回石如餐，餐後彼回白克里，余歸寓。今日在書肆購東方言語研究（*Oriental an Lin-
gistic Studies*）及言語之科學（*Science of Language*）二書，稍翻閱，已十一時矣，就寢。

十二月十九日

晨起收拾行裝，交轉運公司，出外中餐，訪李姓某君，未遇，即渡海灣來白克里新寓。寓主姓來司即英文之大米（*rice*），主人不多問家事，主婦料理一切。此地分租之房，大半如此，故房東通稱爲女主或女居停（*Land lady*）。至下午五時，石如來談，因出晚餐。餐後赴公共圖書館閱報，約半時，歸寓。行李仍未來，乃電詢旅館，謂須俟明晨也。天小雨既不能出門，又無書可讀，乃練習作英文信，至十一時就寢，夜睡不甚安。

十二月二十日

自今日起，擬每日習英文，並作文，恐中文日記，或不免有時間斷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無日記補錄於左

一 識威爾遜女士 (Miss Welson) 女士，待余甚厚，彼爲此間有名之音樂家，在女青年會國際調查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爲音樂監督。(Director of music)

二 識富蘭雅博士 (Dr. Fryer) 彼六十一年前至中國，曾在中國政府任翻譯西書事。余初閱譯本西書時，見有英國富蘭雅譯字樣，係中國舊式刻本，以爲其人久歿矣，不圖於此間遇之，儻然白髮，八十二歲矣，然精神尙好。

三 識此地中國學生甚多，無事時，常至學生會閱報。

四 同安石如常至大學藏書樓，蓋任人入覽，不論與大學有無關係也。

五 北大學生康白情君來訪談，且云：聞君前清畢業北京大學特開會歡迎，并請入北大同學會。逾日開會於康君寓內，余亦從衆意入會，頗覺有趣。少年時曾見老童生，在家子女滿堂，自顧頹然老翁矣，一但赴試，與少年童生同居便談，樂而忘老，余近來情形，往往類此。

六安石如發起新年歡譚會，余亦加入。陽歷除夕譚於金山遠東樓，倍極歡洽。惟學友不解普通國語，北方友人不解粵語，而英語亦有不甚嫻者，感情未能完全表露，爲一憾事！各人均纔作諧談或歌一曲，中外古今任便，以坐中余年最長，必擇一最古詩詞娛衆，乃歌伐木詩一章，衆人爲之擊節捧腹，可謂詩歌兼諧談矣。盡歡乃散。

七 除夕餐後，偕同人遊金山街市，美俗除夕男女相偕在街市狂走，無論相識與否，皆可相戲，

戲法略舉如下：

(一) 撒紙花 紙裁小花如錢大，五分錢一筒，逢人便撒，不論男女。平日男子見女子不論相識與否，均須恭敬，此夕則見女子可任意拋撒，乃至以紙花自領際裝入衣內惟不可手觸其膚耳。男女同行者，男子往往盡力保護女子，不敢妄撒人，若彼撒人，則人不還撒彼，而專撒其同行之女子。

(二) 吹短笛 以馬口鉄或他質製之，聲極粗劣，專向人耳邊吹，或擾其談話，或猛吹驚之，。紙花男女多互撒，短笛則多爲男子所吹。

(三) 鳴鉄筒 用小馬口鉄筒(大半爲罐頭廢筒大小不甚同)一端鑽一小孔，孔內穿一堅線，內端作堅結，外端下垂二尺許，以手用力棒(音律)線，鉄筒生小震動聲，與線聲相合，如放大屁聲，男子暗持筒近女臀部鳴之，如屁聲發自女子，羣相引以爲笑。

大概上述戲法：以紙撒花爲最普通，次一較新鮮，末一或爲最新鮮者也！

男女橫填街市，真所謂摩肩接股者，樂新年之聲，雜呼不絕於口。其呼聲亦千奇百怪，任人各自立異，且不論老少及相識與否，彼此皆以孩子 (baby) 相呼，此真新大陸之新風氣也。

美國現在禁酒，然此夕所遇醉漢甚多，有一捉余手不放，不知欲作何言，其舌似僵，言語

不甚靈，而酒氣撲人，蘇君士民（奉天人）持紙花向彼立撒數次彼乃脫手。余等去又一醉者欲伸手捉同行之王女士，醉者有同行者數人云，此中國女子也，力牽彼去。

晚歸，夜睡不安，以昨日觀美國人過除夕，心向外馳，如失生命所在也。美國人心神外馳，多不能自知其生命所在，此夕之狀況，乃代表其一班之國民性，宜乎其多數勞動者，受驅策於資本家而不自知也。

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

自今日始，改記英文日記，然所記極簡略，且有時目行翻閱不能知所記為何事者，隨中輟而譯補爲中文。

安石如郝象五先後來。

下午訪富蘭博士，昨日彼來訪未遇，今日往且賀新年也。

元年元旦，余爲國事略有所奔走，時正寓北京，適宣布共和，未久，曾記某君五色旗下之門聯云：「安得桃園避魏晉，漫將椒醕語唐虞。」若預知項城有孟德仲達之心者，余當時怦然心動，深懼其言之確，故終項城之世，不敢作官。

二年元旦，余正在河南辦選舉，疲精斂神，回憶不知是何心緒，有友人寄詩嘲余云：「一張郵票出山門，（山貨店門）大海（胡）茫茫欲斷魂！」

三年元旦，方任代表與福公司交涉，且預備組織中原公司，倍極艱苦，曾有詩故作壯語云：「上帝不神鬼饕躩，中原無主我歸來！」

四年元旦，國會久被解散，同人星散，每日過其門不忍回首，有句云：「遠天戰伐喧笳鼓，故苑鶯花沒草萊！」

五年元旦，項城正籌備帝制，余數月不敢入都，因事往，有人告曰：「總統屢相問。」乃連夜赴天津，繞道歸焦作，有句云：「白袷歸來猶自魂，浣溪流出帝京塵。」

六年元旦，公司風潮初起，內外交攻，有句云：「終覺汗顏對父老，祇應洒淚向山河！」

八年元旦，距余入獄祇十五日，初入獄令取保出，不肯，有句云：「黃金鑄罪名猶累，暗室覆盆意未降！」

九年元旦，案仍未結，余意漸和，思出棄公司，赴北滿經營他業，有句云：「匹馬朔風千里雪，回頭無語望中原！」

自元年至十一年之間，惟七年與十年二元旦，處境較順，回憶其時，覺醉生夢死，無一事可以自慰，而作紀念者。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信然哉！書此自勵，願此後勿以安樂而墮志氣，阻進修！

二月一日

與安石如唐惠玄四川全君陝西郝君江蘇王女士出城登東山，東瞰曠野，西眺大洋，萬樹森森，碧草如油，使人氣揚志奮，欲破空飛昇。余等攜食品席地野嚙，亦可樂也，自早十時往，下午五時乃歸，余照有數像，可作紀念。

二月三日

美國人葛理爾君 (Mr. John Callier) 約在司徒阿旅館晚盤，爲威爾遜女士所介紹，同坐尙有伍女士，爲伍博士盤照之女。

此爲余識葛君之第一次，余操不完全之英語，評論美國情形，乃大爲葛君所悅服，言美國人不深求心理學，故觀察不能如君透關。自此引爲知交，回憶當時聚會如夢，不知何故。

中餐，余約雲南蕭袁二君同餐。夜胡茂臻君來談中國對外貿易之將來，深夜乃去。

二月四日

美國人水思爾君，與胡茂臻君介紹參觀一汽車廠。廠主人意甚殷殷，在其處中餐，贈余一

覽表等，余竟忘其名，豈不可笑。余參觀各處，往往得吾所獨得，有得意忘言之趣，真過渡時代不科學之人物也。

二月五日

阿母司床 (Armstrong) 君介紹參觀巴克司煉糖廠，規模極大，聞爲此地第一家。但現在停工，問其停工理由，云粗糖價洋每噸八十元，由菲律賓購來，由檀香山則須八十五元，製成精糖後，連同運費製費，共合每噸一百一十元，而售價祇得一百零五元，實折本每噸五元也。

二月六日

與葛理爾約在司徒阿旅館對面一旅館內談話，交換意見。唐君惠立潘譯，葛君之書記金女士 (Miss King) 速記，約數小時。大概爲中國社會舊日組織之方法，金女士所記爲英文，將來擬譯爲中文，余英語不嫻，談話諸多不便也。

正午余約葛君唐君金女士威爾遜女士伍女士在上海樓中餐，餐後閒談至二小時乃散，并約期再談。

葛君贈小書數冊，皆爲其昔日所著關於社會問題之單行本，其重要者多關於平民會議，平

民組織者。(Community council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惜余觀之，極感困難，故學英文之心頗強也。

一月七日

習作英文信二封，一致譚沙次子正學，一致南京東南大學秉農山博士。

四川全君湖北王君來談。余談及中國應發達機械製造，同時獎勵改良手工製造，以機械製造抵制外貨，而應必須之要求，以手工製造設法輸出，庶可挽回商權云云。王君云：手工製造，如何能運銷外國，因外國均有機器也。余云：機械最發達之國家，一切用品，千篇一律，失其美術上之價值，足以使其人民愛手工製造美術品，因指余自國內帶來之綉花桌毯示之，曰：如此毯乃手工品也，外人最愛之。王君以手持視良久，曰：余毫未見其美，毫不覺其可愛，但知費工多耳，余若爲外國人，決不購此。余知勢難與辨，領之而已。

一月八日

與威爾遜女士及來司夫人 (Miss Welson, Mrs. Rice)，同訪巴克母博士 (Dr. Bankum) 於其家。並晤其夫人及其女，俱靄然可親，樸厚有大家風，不類普通所見之美國人。威女士

云：巴君實在爲美國人也。余不知其意。彼又云：巴君來自新英倫，蓋美國東方人，視此地人爲較野之民。巴君與此地人，迥不同也。（Miss Welson said, 'Mr. Bankum is quite American.'）I asked, 'What do you mean?' he said, 'He come from new England. The People come from East always regard the Californian rough people. Mr Bankum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Californian.'）余竊美國東部人，亦必有別於西部，此地開關過遲，居民皆係移居者，聞其文化亦遠不及東部也。

巴君（Mr. Bankum）款余以中國茶，其室在白克里（Berkeley）之東面山上，街路層巒而上，路工極美，類中國宮殿台階，初來者往往誤此街路爲富人邸第私路也。其室西面皆窗，可越城看海面，適值紅日將沉，景致極佳。日距海面較近時，忽有紅光下垂，與水相接，蕩漾閃爍，如紅雲，如赤霞，如火山之焰忽衝上，景極壯麗。再近則海面忽湧現黑雲，與紅光相接，瞬息已互相混合，爲紅黑相間之雲花，其上仍爲較淡薄之紅雲，又一瞬間，紅日已沉入碧海，祇餘上述之二種光與雲，下接海面，上浮碧空而已。

一月九日

訪大學心理學教授司脫久博士（Dr. stratten），談心理學。余英語不足用，極感困難。

司君借余心理學書一冊，亦爲行爲派心理學，惟不極端也。司君問余云：聞巴克母君言，君謂就心理上言，中國勞動者較美國勞動者爲快樂，願聞其大概。余謂：中國現在工人少，農人多，以中國農人與美國工人比，當然農人快樂多。司君又問何故？余謂：農人自己已有田，自播種以至收穫，時時可自知其勞動之成績。此項成績，隨時可以予勞動者以心理上之快樂。至成熟時，各人可以管有其自己勞動之生產物，又予以最後之快樂。美國工人，多數死守於一機輪之下，既不能自見其勞動之成績，每月向廠主得工錢，又不能自己管有其勞動之生產物，當然不快樂。彼甚驚奇余言。又問余曾遊中國，在北京坐人力車，君以爲此車夫比美國工人快樂否？余謂當分別言之，在兩種情形之下，不快樂：（一）自晨至午，無人來坐車，本日之生活費無着，不快樂；（二）自己力小，坐車者體重，所行之路遠，不快樂；除此以外，均比美國工人快樂。司君更詫異，問何故？余謂或快或慢，能表示個性；或先快後慢，或先慢後快，可行自己計畫；數車同行，有時有競爭之樂；行遠地點，往往得坐車者之稱讚，亦爲一樂。至美國機器下之工人，機輪要轉千次，工人不能加一次，亦不能減一次，無所謂個性，無所謂計畫，無所謂競爭，或被稱讚，故不如車夫之快樂。司君謂聞所未聞，頗覺有趣。

聞司君云：中國學生有郭君者，去歲畢業，其心理學甚好，可與一談也。

一月十日

胡茂臻君介紹參觀二糖廠：一爲阿發拉豆，一爲垂西。前者已歷四十年，未易機器，可徵機器之堅，與管理之良，後者爲最新之機，初建三年，因糖市太壞，現停工。

一月十一日

赴金山新華公司與胡茂臻君談。

一月十二日

葛理爾君來訪，金女士同來充速記，仍由唐君講譯。午在白棉旅館（White Cotton Hotel）中餐，餐後，唐君有課去，余自與談。極感困難也。

餐時威爾遜女士在座，餐後安君如來談。

午前，康白惜孟壽椿二君來訪，因余正與葛君談，未得多談去。

一月十三日

司脫久博士約便餐於大學教員俱樂部，介紹余面校長巴樂博士，及其他教授數人，均未得深談。

二月十四日

二月十五日

本約與威爾遜女士葛理爾君夫婦往某處觀老樹，——謂係三千年前物——因葛君有事，赴羅三吉爾，遂中止。下午與安石如康白情孟壽椿及四川仝君同遊金門公園。

二月十六日

此後英文日記亦輟，至二月三日始重記中文日記。在此十五日之間，曾赴哈密屯參觀糖廠。歸途至沙開來門圖（Sacramento）住二日，前後共四日。此四日曾草記其事，而未記時日，過時亦不能追憶，要之，必在十五日之間也，錄之於左。

某日晨，偕胡君茂臻及菲雪君（Mr. Feashure）同乘車赴哈密屯城（Hamilton City），參觀糖廠。電車前後，接連四輛，至海灣駛至船上，分二段載之。船上有食堂，余同胡君入，早餐，因此日甚寒也。不過一刻，船達彼岸，車駛上岸，入軌而北，先至沙克來門圖（Sagra

(Mento) 爲加州都會，街市頗新鮮整麗可愛。車停不過二分鐘即開，行至那口 (Chico) 亦一城也，不甚大。下車晤巴來克君 (Mr. Barch) 彼來自羅三吉爾 (Los Angeles)，一機器師也。來招待余等，乃同乘汽車至哈密屯 (Hamilton) 晤其經理蓋司徒胡君 (Mr. Jelston) 一六十許歲老者，和厚可親。巴君導余徧視其機廠，此廠已十年，其公司已久，惟此廠新也。大概機器新整，能省人工，聞其每日製蘿蔔六百五十噸。自總工程師起至一切工人，僅用人六十也。若在中國或者僅職員已達此數矣，但現亦在停工時代，故仍未管予吾以如何親切之觀念也。余撮數影，頗清晰可喜。晚與蓋君同餐，略談，蓋彼欲售此廠全數機器也。連日風雪，冷甚，夜和衣眠。

次日晨興，早餐後，蓋君自駕汽車，偕余等同觀全廠之農田，計五千英畝，合中國三萬畝有奇也。並至其運河上游參觀灌溉機器，除一大水磅 (Pump) 以外，無甚機械也。與蓋君之言，有二事足記者！

(一) 彼謂彼廠除售去機器停止業務以外，祇有一法，或可進行，卽將所有之田，全售於農人自種，彼得有蘿蔔再賣於廠中，或可撐支。因現在城市工價過高，此間農工，又須視工價加高。前十年尚有真正之農人，能耐農事之苦，而工價亦較低，近來所有農人，皆工人化，故在鄉間，幾不可得農人，若在城招農，應招者必問作農比作工工價加高若干成。問以何必須

加高？彼之理由：（一）農工比城市工作大苦，（二）此地無戲園，無女人，故非高價不來。迨至高價請來，而彼等乃以極粗劣之工作，相報酬。蓋機器下之陶練，竟使人不能作農工，而農事無論如何，濟以機器，究竟大部分非以手足作工不可。至種植蘿蔔尤非多用手工不可。故現在粗糖價賤，在菲律賓僅每噸八十元，在檀香山僅每噸八十五元，而此間每噸蘿蔔之生產費，乃至每噸十五元。吾之機器最好，得糖極多，五噸蘿蔔，可得糖一噸。然原料五噸，已用去價本七十五元矣。以故賠累不堪，現在精糖祇售每噸價洋一百零五元。彼購粗糖複製已經賠本，此廠自種蘿蔔，故更甚也。余記二十年前，在坎拿大（Canada）經理一糖廠，規模與此略同。但彼之原料，悉購自農人，農人各有田數畝，自種蘿蔔，售於糖廠，彼自耕自田，成績極好。因彼等樂做工也。今此與彼情形相反，故謂將田全售於工人，令彼自耕自田，或可望其加意工作云云。余按此事極可借以證明經濟之心理（Economic Psychology）。

（二）彼指其大塊田中一段云：此為另一人所有，此外兩方至河，皆公司所有之田也。當初公司收買田時，此家無論如何不賣，加價彼亦不理，此段地內之房舍，此人之家也。此人名畢流司（Billies），其先自法國遷來，以農為業，今已三代。彼人丁亦不甚多，自耕其田，所耕極好，與吾公司之田，殆成一反比例也云云。余曾以此事詢之巴君，其所言相同，此大足以與前段對看，以研究其心理。

余與巴君所談者，余言中國人重將來，不重現在，故能耐苦，因現在雖苦，可以望將來之樂，故能忍受。彼謂此恰與美國工人性情相反，彼祇知有現在，絕不顧及將來，今日得有工價，吃烟喝酒，偕女人遊玩，必至用盡，明日卽死，亦所不顧，此一事也。

彼又謂美國人，最愛離婚，至少離婚亦占結婚者之半數。余以其言過甚，彼又謂結婚十五年而不離者，在美可爲少見，故至少離婚必占半數。男子工價，不足供女子之揮霍，此爲其最大之原因也。此又一事也。

合上四事以觀，吾念美國人生之苦，乃遠甚於中國，吾數欲爲文主張廢棄中國家庭制度，至此乃有維持之意。下午同去，紀君自駕車送余等至祁口（Orico），至爲殷殷。余等同至沙克來門圖（Sacramento），余偕胡君下車，巴君有事，自赴金山，妻君今晨已回也。余與胡君寓沙克列門圖二日。此處爲加省之都會，風景較金山爲好，而不及其城之大，此都之遊，可記之如下：

一省公署建築整齊闊大，周圍爲一大公園，古木森森，棕栢蔽空，距署不遠，更有小湖，湖內水鳥自遊，見人不避。余等兩次徑遊，并照有像片數張。

余等參觀公署，由一警長指導，頗爲殷勤。公署及參議院（Senate）、下議院（Assembly），均在一處。其議員有女人四，黑人一。屋內下層地面均用小白雜色石砌爲花紋。左右二

人，一爲白人，一爲一古代紅人。有一處牆上砌有一花，其警長云，此爲吾之櫻花，爲國花也。觀畢，余贈以美金二元，告之曰：余等爲中國人非日本人也對中國之觀念極不好，彼以廣東人在此之洗衣服，賣碎粹者爲中國人之代表，者，彼皆以爲日本人。余此日著貂皮大衣，海龍大領，彼斷定以爲非中國人，彼無論至何處，遇彼疑爲日本人時，余均正式聲余爲中國人。參觀畢出門，馮下車入門，僅所乘汽車有一車夫，此外並無僕從，中國官僚，一縣知事，即僕感，視此真可婉死矣！

一參觀南太平洋火車公司，公司總站有機關車，（火車頭）一事，陳列院圍之，聞爲西美第一次之機關車，視現在所用較小，聞其拖車亦少，載重尤輕未久，第一輛機關車，今不知尙保存否？

一參觀博物院（卽創辦此地鐵路某君之住室，彼死後，改爲博物院，以作品。中有畫中國人來此時所乘帆船，大可容數百人，船身高圓。以理度之，不利。然此等船，決非近代所製，蓋古代中國本有航海生活也。

一晚至戲館看戲，頗感興趣。在此間住二日，乘夜船歸。船行沙克來門四廉，幾於與住旅館相等，余研究其理由，蓋城市地皮貴，房租重，故以造房之

去地皮之價，僅多用水手數人，多燃煤或油數噸耳。且火車汽車，到處皆有，船上但求有利，不敢漲價，價大則人均乘車不乘船矣。然美國人重時間，輕金錢，仍以坐車者爲多。故此河中，祇有夜行之船，日間低價亦無人乘，以時間不經濟也。

第五旅美加州半載記（于民國十年十二月十日到十一年六月十五日旅加省）

- 1 遊苗爾林。
- 2 訪桑得博士。
- 3 郭任遠氣高千丈。
- 4 莫利湖并岸上博物館。
- 5 參加世界協會。
- 6 參加全國博物館。
- 7 到加州鄉間訪問。
- 8 參觀金山商業展覽會。
- 9 可怕的美國新經濟制度。
- 10 前清玉牒流失加州。
- 11 參觀美孚油公司。
- 12 參觀養老院。
- 13 遊愛德公園。
- 14 參與加大畢業典禮。
- 15 參觀司坦佛大學。
- 16 遊羅三吉爾。
- 17 帕叟登納城。
- 18 訪包家達博士。
- 19 遊加州盧山觀天文台。

二月三日

太平洋宗敎學校（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開學，與富蘭雅博士（Dr. Fryer）威爾遜女士。（Miss Watson）同往參觀，遇阿因司理博士（Dr. Ainslie, Unity of Religion of the World）談。不日欲訪之，彼問中國宗敎情形，余謂以歐美人宗敎眼光觀之，中國殆無所謂

宗教，因信孔教者同時可信他教也。若謂孔子本非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乃確實宗教也。至中國後信佛教者，同時亦信道教，中國人不喜分界限，此其一例也。

遇桑待博士。(Dr. Saunders)彼為大學內東方哲學教授，(Prof. of oriental philosophy of u.c.)前曾遇之，不久仍約談也。

晚赴學生會，彼有通知並專函奉約，在胡煒基君室中，見有黃君遊歷南美調查記，不覺心動，欲赴南美一遊也。開會後，余少坐，覺冷，歸。

二月四日

晨起草信一封，致巴洛克君，(Mr. Barack)請來司夫人(Mrs. Rice)改正之。余學為英文演說，題目為世界未解決之問題。乃南美也。作為今日課程畢，清前信付郵。

唐惠文約中餐，於白棉旅館(White Cotton)一美國男生，貳女生，為美術家，允為余畫像者，人頗雅。雅字在英文為以理更。(Elegant)在西美不甚用。因此間人腦中，少此雅之觀念也。

餐後，至潘力山君家談，其同鄉孟童貳君亦在，談三時去。

訪富蘭雅博士(Dr. Fryer)於其家，遇一女士，專門研究中國美術者，忘其姓氏矣。

富君示余二書，一爲世界之鑰（Key of Universe）一爲命運之鑰。（Key of Destiny）爲一人所著，中多埃及古國畫，有與中國相類者。

晚飯後歸寓，孟君壽椿郝君坤巽在寓，縱談甚久。余歷言余思想到美變遷極大，幾於將余在中國二十年來研究所得之結果，根本搖動。蓋余在中國時，即以謂今世之研究社會主義者，純以經濟爲出發點，殊無澈底的辦法，故余之人類主義，乃以心理及經濟二者爲相並之出發點，覺爲完善。今之思想，乃進而主張心理的經濟論。蓋經濟學者，率以人類對於物質上之關係爲出發點，以定其生產銷費分配上之主張。乃以物質爲人類經濟上獨一之原質，而不知人類自進化爲心物合體以來。無時無事可以分心物而二之，經濟上之研究，尤宜並重心理，乃可有澈底解決也。

二月五日星期

晨九時赴胡茂臻君寓，因陳敦樸約在其家便餐，詢其家在哪處，胡君言周領事有電話言陳君有事，不能請客矣。余乘南太平洋公司車（Southern Pacific）赴金山，車中遇威爾遜女士。（Miss Welson）因有約，余等與葛理爾君（Mr. Collier）同遊苗爾林也，至金山間彼早餐，至他車站買票，赴米爾谷。葛君家在是處，乃共赴苗爾林。（Muir Moods）其他在半山上，古

木參天，幽深若不能竟，余與葛君遊山之約甚早，其友勞提君（Mr. Porty）亦聞而加入。君勞詩人也，今日偕其夫人同來。余等在山上方尋幽探勝時，勞君乃踴地寫其所作詩，其人對於美國通常之社會禮節，若不甚拘者，頗類中國詩人。苗爾（Merrill）乃一人名，不知彼在此林中作何事，後乃以其名名林而保護之，今乃為遊人共趨之所。林中有小流，極清，足助點綴。吾在中國時，嘗謂寺觀足以助名勝，美國山林以中國人眼光觀之，終有乏趣之處，即無歷史的美也。下午四時餘，余共至山半高處，有旅館，可休息。此間多游人，士女如雲，惟女子均著游裝，短衣窄褲，小帽高靴，遠望與男子無別。其中有不施脂粉者，尚有一種奇雋之氣，有施原粉過多，著此種裝束者，為猿為人，幾不能辨，尚何從論其為男為女耶？現為冬日，游者晚必歸，聞在勝夏時，男女多有住此林中數日不歸者。晝則裹糧，夜則露棲，頗類原人生活，可發一笑。此處夏間，每日均有游車，（Observation car）冬季不按日開，遇星期日天氣清明，游人過多時，乃一開行。今日適有游車，余等乃買票乘車，歸車不徑向下，有高行路，（Incline d. route）車行盤旋漸登山嶺，聞此山高二千七百尺，近山嶺處，大約二千尺上下也。遠望太平洋，寥廓模糊，天水莫辨。下視金山（Sanfransisco bay）如釜，金門（Golden gate）如箸。隔岸城市，樓台參差，至是乃覺金山城於所見之中，最為美麗。以其建築在山上，陔陀起伏，極有致也。車改換方向，漸行漸低，五時下至平地，即米爾谷（Mill Valley）也。與葛君

(Mr. Collier) 殷殷致別，彼有三子，今亦同游，均聰慧可嘉也。乃乘舟仍自原路歸寓。

葛君 (Collier) 午前過其門時，曾邀余至其家一視，在半山上，木屋數間，謂租金甚廉。其鄰右三四家，一爲印度學者，以著書爲生活，一爲俄人，一爲英人。彼並導余徧至其他各家，並謂此乃村落生活，彼此均相意識，視城中樂甚。最後復自他一路盤旋下，余對於葛君 (Collier) 之生活，極感興趣，如不遑去，頗願移居其旁。補記之。

二月六日

照例早習英文。

正學來，同出中餐。彼去，余自至圖書館閱報，知華府會議前日告終。各報載中日交涉，有山東交還，及日本宣言取消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云云。實則山東問題，僅青島膠濟鐵路，及附近礦山問題耳。其餘日人既未提以去。已無所謂交還。今彼三者，日本既皆獲相當條件以去，又何所謂交還也？二十一條之要求，所壓迫中國承認者，僅十六條，但簽字尙有修正，此間各報所載，皆爲原文，而非修正之文，今所謂撤銷第五項者，乃當時已經撤回者也。而於其他各項，又不曾再加正式之承認，且有美英爲之保證，嗚呼！華會中國所得之結果如此，尙何言哉！余素不主國家主義，到美後處處所受之刺擊，乃使吾腦中，國家觀念漸重，且余素薄視歐

治，近亦漸有重視之傾向，環境殆足以改心境也？

晚至潘力山處談歸，胡茂臻君在寓，知陳君約餐并未改期，彼又臨時電約，余等皆出矣。

胡君言：彼遇辛博士(Dr. Sinda)印度人，爲婆羅門，留學此間甚久，新得博士。不久將歸。彼言印度國內產業百分之九十，操自印人手，英人握其出海之咽喉，故國外貿易，皆爲所把持。然在國內經濟上，英人固無如印度人何也。余久信世界上龐大之民族，能生能養，勤苦耐勞，此當爲第一種強權。因其他權均有時崩毀，惟此種民族，乃無崩毀之日，如二百年前之西班牙，其海權之強，殖民地之廣，語言之通行世界，視現在之英國，或當過之。一敗之後，夷爲賤種，而印度人亡國百餘年，顛撲不滅，今乃漸爲世界所注目。英人殖民彼邦百年，成績不過十萬人，而印度人乃增至一萬萬有奇，以十萬人欲長久控制三萬萬人，胡可得耶？

二月七日

下午訪桑得博士(Dr. Saunder)於太平洋宗教學校，(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彼留印度十年，能巴里文，略談印教入華後已非印土之舊，因中國內蘊太富，外來者必受一種之變化，乃自存留也。與潘君同往，並誌之。美國近來心理學，漸趨重行爲派，乃極端認行爲乃外界刺擊之適應，其完全等於機械作用，並至心理之名詞，幾欲廢去，因彼派極端不承認有心

理也。美國之機械社會，已漸漸消滅，其人性爲機械化之器具或原料，爲自譏者所悲閱。方賴學者漸悟其非，著論立說，大事疾呼以施教正，而其學者亦多數沉溺於機械觀之下，而不能自拔，前途實覺可危。豈真歐哲某君所言，物質文明將破產，必待中國文明輸入以趨度彼之人類耶？

晚安石如及惠玄在余室談，一時乃寢。

二月八日

草遊記約千餘字。

晚赴金山上海樓。葛理爾君 (Mr. Collier) 約餐，其夫人亦在。余前至彼室時，彼病不在家，極欲面余，故此次偕來也。另有司久阿女士 (Miss Steward) 及金女士 (Miss Jean) 同座。司女士 (Steward) 在一山村上創長年補習學校，及夜班，增至千二百人之多，成績甚好也。

餐後，同赴一學校，聞爲意大利之學校，規模極小。少頃，至一樓室，今晚開會，此會名爲經濟研究會，實則此間社會黨之機關也。本日所研究之問題，一爲葛君 (Collier) 所講心理與社會之關係，一爲一中人所提出之俄國現在問題。全聽不甚清楚，前後發言者不過七八人，以葛君 (Collier) 所言爲最多。本年之會，主席爲勞提君，(Mr. Rorty) 其夫人亦到會，且

發言，即與前星期同游之詩人也。今晚彼精神極暢旺，與前日晤面時不同，此次到會者約二十餘人，女子約三分之一，會散後大雨不止，余與葛理爾（Collier）君又談，約半時，喚汽車，至船碼頭歸，已十二時半。

二月九日

午前草游記

正學來談甚久，下午四時同赴金山。正學約美國人古婁司君（Grose），便飯於其旅館，古君（Grose）為某公司主任，與福中有交往，故對正學甚殷勤，且急欲與余一晤也。飯後，談十時始歸。美國有以跳舞為名，而為賣淫之勾結所者，某友昨日至一地，名跳舞院，（Dance Academy）有人招之入，中有女子十餘，可任擇其一，而與之跳舞，入門票十先，每十先跳一短齣，彼詢諸他人，知其隱，歸又詢諸其友美國人云，此名胡客，（Hooker）意即釣人者。

二月十日

與安石如同赴金山，因昨日與正學約，吾三人同游博物（Museum）院也。至金山雨仍大，且下午三時半，余尙約與胡茂葵君，共訪陳敦樸，因駁前議，往觀電影。三時半，與胡君同

訪陳敦樸於其公司中，並爲介紹其總司庫陸文瀾君，卽前總理陸君之子。陸君創籌中國郵船公司，甫成立而被刺，可傷。此數年前事也。其子精飭可愛，又由其副經理周君（H. C. Chu）（中國人）導余等參觀一切，其總理社美司君（H. S. Thomas）（爲美國人）所用職員，中美約半，其組織總司庫總書記獨立於總經理之外，對於總理，亦不相統屬。蓋皆董事會所選出，而總經理則由總理聘任，其下各職員，又由總經理聘任，但受總理之監督。業務款項出入有司賬理之，但須報其總數於總司庫。至股款債項，則全經總司庫處出入，司賬不問也。關於股款債款等之票據，總書記總司庫均會同簽名，乃生效力。余覺其立法用意，頗爲周密可採，五時餘歸。連日用腦過甚，覺頭部不快。

晚，康白情來，及安石如唐惠立等同談，至十二時半，彼等去，乃寢。

二月十一日

晨赴大學，惠立教室中，略一翻中國書歸。

昨聞陸文瀾言，其船中國號，僅以三十萬元美金購之，南京號多至三百餘萬元。因前者，購於歐戰之初，後者歐戰最烈之時也。今日大約前者可得原價，後者不過一百二十萬元，比原價差二倍也。補誌之。

美國人婚姻日艱，無家者甚多。有問其家何在者，往往答以余有三個大家：旅館，飯店，戲園也。故美國人實亦無家之傾向，此種三家主義，究竟爲大同主義之先聲乎？可否以此爲將來人類，能否完全廢止家庭制度一種試驗，吾願關心人類前途者細心觀察之。

下午二時，勞提（Mr. Porty）君來路後，同訪英人安迪生君（Anderson）及其夫人。安君在華七年，能中語，在英人中爲難得者。晚至學生會，晤郝君，因在彼處餐。晤郝君任遠君，即去歲畢業心理學得最高榮譽。（Highest Honour）司脫久博士向余言者也。彼班得此者，僅其一人，與談，其少年勝氣不可一切之貌，頗覺可嘉。余詢美國近時行爲派心理學趨勢如何，被謂四十歲以下心理學者，殆無不主張行爲派者。余云然則彼等對於哲母司（James）所主張之『意識之波』（Wave of consciousness）意見如何？彼云：余視哲母司之學說。孩童之見解，彼有何知？余笑云：余與君見乃適相反，余覺美哲惟哲母司尙自知其生論爲何物，餘行爲派之所實驗，余極樂看其結果，因先以助吾研究之資料也。

美國多數人，據余觀察已受資本家及科學主義者之製造，至喪其人性，而極端之科學論者，不知科學之用，在利用物質而必欲施之於人類之本身，不知意識之不易以科學化驗得之，乃認爲本無此物，余意美國之工人，三五代後，必不繁其子孫；因其人性已失也。而科學論者，乃視美國爲一機械廠，而以人爲其原料；至缺之時，則開三關門，如礦之取收，所謂移民是也。

。美國但有開禁之時，不慮他國之不來，南美之失業者，無時不欲以美國爲其銷納之地。他國能生產，美國能銷費，故此機器廠，與他國頗能調協，若世界皆爲美國，銷費日多，而生產日少，人道絕矣。

二月十二日星期

與郝君及萬君四川童君同赴歐克爾游莫麗湖。莫麗湖較西湖爲小，傍湖雜花疎林，綠草鋪地，亦雅潔可喜。湖有小船，須游客自划，童君能此技。乃買船放櫂湖中，約一小時。此游自覺甚快，湖岸上有博物館，其中陳列有二種，余閱之最感興趣：一爲紅人遺物，其綉珠綵花，草製器等，極爲精美。其裝飾亦大半爲皮羽二種，羽多飾之頭上，皮則被之身，有數種皆名爲白鹿皮跳舞飾品，(white deer skin dancing dress)亦皆皮製之，是否爲白鹿皮不可知，因其皮上已去毛也。其弓箭一項，余最驚奇，因其與中國弓箭完全相同，若不標明爲紅人遺物，余直認爲中國物矣。其箭之鏃與羽，皆與中國製法相同，惟紅人並不一種，尙有以石爲箭鏃者。弓之製法，亦與中國所用者完全相同，余意自二處發明，其羽必有不同之處，因爲四羽二羽均無不可，而乃皆爲三羽，意者紅人自白令峽渡海來此，其遠古本爲亞洲人，而彼時已發明有弓箭耶？今已盡爲美人驅而至於瘠鄉，可慨矣！二爲白人在殖民時代，所有一切用器，

其農具如耙叉等物，遠不如中國所用之精，然中國現在所用者，實已二千年來無進化者也。彼二三年來，改良進步，如此之速，吾自今日起改良縱不能駕彼而上之，亦不至久居彼下也。其織布機更遠遜中國婦人所用之舊式織布機，且機中之附件，如繪架等物，更粗劣矣。餘物甚小，無甚可觀。惟美國幣制，乃愈變愈小，然則國富數目之增進，錢小亦其一因，不過此之所謂增加，乃假而非真耳。

晚歸，偕郝君同至其農事試驗室，觀其所種大麥變種，甚有趣也。

二月十三日

訪正學不遇。

訪伍盤照於中西報館，少談，至新華公司。晚與胡茂臻君，同赴陳敦樸君之約，有中國饅頭，此出國第一次食真正中國飯也。

陳君之子忘其名，畢業美國礦學，頗有志於中國礦業，談甚久。

晚歸，胡君偕來寓，安石如君亦來，談至十一時，余倦極，覺不適，正學亦來訪余，適相左也。

二月十四日

正學來，余爲搏沙作函，尙未得，欲交其帶去，本聞其今日起程，已改爲明日矣。下午正學去，余繼爲搏沙作函，成之。

二月十五日

午前赴加州包裝公司，(California packing corporation) 訪古婁司君，(Mr. Crose) 不過閒談耳，無正當事也。古君約便餐，同坐者爲其助手，忘其姓字矣。餐後訪正學，彼諸事均已齊備，下午三時送其赴火車站，至四時二十七分車開，余正擬轉車歸白克里(Berkeley) 適遇安石如，被來送正學，甫至而車已開，同歸。晚與郝坤坤巽君談，余之人類主義，彼甚贊同，盼余早成，並願爲余分任筆政，余亦心動，思早成之。

二月十六日

前晚又爲搏沙作信二封，並英文密碼一本，今晨又作家信，及徐文耀信，晨自赴郵局加快寄去。(Special delivery) 午後又赴書肆，購心理學二種，社會學一種，歸寓略加翻閱。潘

力山及葛理爾 (Collier) 二君，均約於今晚便餐，不能俱往，乃先至潘君處面謝，乘車赴歐克蘭 (Oakland) 與葛君同餐。同座一女士，爲司克里女士，乃歐克蘭市政廳之慈善科主任。此間共有貧民三千人，分爲失業者，無作業能力者，無父之幼童，每名每月給錢二十元，有某孀婦有五童，月得美金百元，自給甚足也。其中亦間有中國人，惟甚少耳。

日間郝君來同談，詢余著作，因余近日精神不甚爽，不能進行，余意思籌辦一雜誌名爲中國與世界，專論中國改進之大政策，及世界改造方法，俟神健，思進行之。

二月十七日

閱書聾耳目痛，下午偕石如同看電影，神覺適。

二月十八日

神漸爽。思欲知黑人經濟狀況。余意美國經濟畸形發達，其罪不全在資本家，如英人亡印度且百年，而其國產業十分之九，操自印人，英之資本家，豈不欲印人之胥化爲勞動家乎？何其效與美國大異？蓋資本主義之造成，一由於資本家之自身，一由於勞動家之不自立。吾嘗言中國內地產業狀況，與外國異，凡能刻苦自立者皆有產，其無產者皆社會所棄爲不務正業者。

也。今覺外國亦不免爲此理由一部分之所支配，蓋工價既高，如能稍知積蓄，斷不至永爲無產階級。美國工人，大多數中年得錢，一氣用盡；老年生活，在所不計，遑論產業？此種風尚，今似仍進行不已。揣其原因，其遠因蓋由於移民時代，其來者即分二種：一爲有野心之企業家，一爲無職業之求飯者，此類求飯者之心理，往往但求有錢，不惜以一醉飽罄之，其近因由於機械製造之進步，在機械下工作者毫無樂趣，故工畢後，則以工資買快樂以償之，快樂不可極，非如衣服等必須品之有定量有定價也。故工價雖高，永無存儲之希望，此亦就其多數者言之。亦有少數人知存儲者，而彼之產業均爲大規模者。又非稍有存儲，便易購置，所以其無產者終甚多也。此種理由，半爲余所聞，半爲推測，是否確實，尙待調查。惟大產業之造成，其原因有三：一爲遺產之承襲，二爲天然產之取得，三爲憑上述之優勢以得機會。但余意，仍有最重大最正當之一理由，即勞動生產之銷費剩餘，余急欲知黑人經濟狀況者，以彼等原爲畜奴，被明釋之後，既無天然產可佔取，又無遺產可承繼，且無優勢可憑借，如黑人可得產業，可證白人之無產者，大半爲不自立者也。黑人如得產業，其原因必一以勞力換工價，二以工價供銷費，三以銷費剩餘之工價購置產業，舍此彼必終爲無產之人類也。

晚，此間世界協會 (Cosmopolite club) 在中國學生會開會，余被邀往。主席者爲一少年美貌女子，演說者共二人：一爲黑人，名古雷利君 (Souls E. Gregory) 乃東方新來之律師，與

主席並坐，一男一女，一黑一白，一妍一媸，一老一少，望之有奇趣。黑人之演說，頗有條理，可聽，余視其名片，除姓名住址之外，尙有數行，上書世界原理自由講演。下列直理之尋求，人性之一致，宗教之統一，宗教與科學之契合，男女平等，偏見化除，世界語言，世界教育，國際法廳，世界和平，經濟問題之解決，神聖精神之權力，等目。另一行大字爲「巴海運動」，巴海不能解其義，當時未及問之。

會畢，有跳舞，此洲排斥有色人種之風甚高，故白人女子，向不與有色人跳舞，亦不與之在街上偕行。今日主席之美女子，先被一菲利濱人邀共跳舞，繼又被介紹與胡煒基君跳舞，未又與印人跳舞，可爲極大之犧牲矣。大概凡入此會者，其種族之偏見均甚淺，此會在美國最發達，以排斥有色人最力之民族，而此種會乃發生於其國中，似屬可怪。然人類進行有一種不一致之潮流，常常湧現於同時，即吾人之思想，亦往往同時有二種相反之傾向，情緒及聯想等作用尤甚也。會散至郝君室，少坐歸寢。

二月十九日

起甚晚。中餐後赴蕭君袁君處同談甚久。

晚歸，郝君送書一本，置案頭，關於黑人在美之移殖者。（Negroes Migration）其中言

黑人之經濟狀況者頗多。

二月二十日

晨起浴，稍閱書，出飯，理髮，覺神爽；惟天氣又冷，且雨，可厭也。

默計無論何國，除對外貿易另計外，其生產與其銷費必相調應，物價與工價，不過爲一種代表名詞，生產費與生活費，皆須依其代表名詞計算之。然生產與銷費既相調應，生產費與生活，亦相懸不甚相遠，產業究在何處，蓋在原料與生產工具也。換言之，卽土地，山林，房屋，機器家具也。此種原料與工具，亦必以代表名詞代表之。凡上之代表名詞，皆以金錢詳明代表其分量與價值。依現在此國人民所有現狀而言，如各人所得收入，均恰與其支出相合，卽其國內各人貧富之狀況，永久繼續而不改變，若有人收入過於支出，則他人之原料工具，必致有一部分分移轉於此人之手。而其工具原料移轉入於他人之手者，必其本人之支出大於收入者也。故國民有勤儉之習慣，則產業必分於多數人手中；反之，必漸握於少數人之手中，若世界大通以後，則產業必漸流於勤儉之民族，而奢侈者將不能自保。以此證之，今日之民族，極爲不合，此由於現在有勤儉習慣之社會，其經濟較不活動，其生產小，其工具太舊，若漸改良其工具，使生產力加大，而仍保有其勤儉之舊習慣，此種民族，將來在世界上，必握經濟大權，可無

疑也。

晚閱黑人移殖狀況書，大概專言其農業，而以喬治亞（Georgia）一州爲最發達。其沿海教府發達之速度，有與黑人爲六百對六之比例者，殊覺可驚。黑人在各大城如紐約等處，產生與死亡之數對比，死者多於生者百分之三。而在喬治亞處產生率多於死亡率，則超至百分之十五，以黑人最少之地減少者爲百分之三，其黑人最多處之加增者。乃爲百分之十五。故黑人增加之總率，仍甚高也。各大城死亡率雖加，而人口亦加，蓋由其生產多處移來也。

發藏啓芳君王鎮五君二信。

二月二十一日

赴金山領事館，探詢赴南美護照也。

葉領事因病未到，與周君崑君略談，卽前代理領事之副領事也。

赴金門公園參觀博物院，大致分爲：美術部，以畫像爲多；雕刻部，以人像爲多；歷史部多畫白人來美時情景；殖民時代部，雜陳殖民時衣物用具，與在歐克蘭所見者相類，其所陳紅人各物如弓箭等，不及前所見之精；有希臘雕刻部，似係古物，中國物有景泰藍銅獅一對，甚壯麗，紅木雕花桌一具，餘有磁器，然爲日本或中國，不甚可辨；甲兵部，有現時之武器，閱

之討厭，有歐洲十五六七世紀英，法，德，三國之甲冑，以煉鋼爲之，頗精，然中國舊時已脫甲冑時代矣；樂器部，所陳中國銅鑼皮鼓等類，無一精者，另有一琴，上署廣東省城金聲號造，有一敲琴，裝置極精美，以福建漆爲盒描金飾之，上題李太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章，末署光緒己亥始平山人題，此二物頗可觀，然其英文標籤，皆爲印度支那（Hindo-china）之物，豈不可笑？

出院見對面青草矮樹，景頗幽，卽散步其間。旋登較高處，見博物院之西，隔樹露一中國式之朱門，急趨觀之，忽憶此名日本茶園，（Tea garden）前過此未得入觀者。乃入視，內有小亭數事，溪水自高處下流，洄漩抱之，小橋三四相通。亭後忽見桃花，使人動鄉思，流連不忍去。此間冬日萬木葱蘢，風景誠佳，然十九爲在中國所不經見者，此桃花乃完全與中國花相同，腦海中中國風物之舊觀念，連想並至。又繞較高處，有杏花已殘紅片片矣！柳初吐青葉，如中國早春天氣，意興新鮮，大概四時無冬之處，惟初來者覺其如仙境，殆居住稍久，轉覺太無變換，不如四時遞更，隨時與人以新氣象，其感受較爲清快也。成詩一律云：

未省東風面，何來桃杏花？斜陽明片瓦，小苑試新茶，泉響林增秀，路迴景覺賒，經營勞意匠，未許住山家。

其大門上之瓦爲中國式，故一望而神與之合，不能不往觀，觀之又不能不流連也。有一亭，

較大，設矮几長案，售茶，日女侍之，余購青茶一壺，罄之而去，故詩中云然。

出茶園，陟湖岸，湖在高處，以機器壓水上也。湖環抱一山，山上更有湖，湖中間有蒲菘，稍類鄉景，此外萬水爭綠。皆不辨爲何名；沿湖行約二三里，渡橋至山脚下，盤旋上，上有定路，不得自林間穿登。至其最高處，不知山爲何名，且暮色蒼茫。已不能久停矣。又由他道盤旋下，渡別一橋至大道，然仍園內大道也。此園局勢開展，面海抱山，其人工修整處無雕鏤痕，天然大方，是其特長。余意山林園亭之觀，須具有三種美：一爲天然美，一爲人工美，一爲歷史美。美之刺人美感，僅及感情（Feeling）者。其度低，及情緒（Emotion）者高，此三種美，皆能刺激人之情緒，而歷史的美最甚，但非知其歷史者不生效。天然美凡未開闢之處，或開闢較晚者，多易尋得。人工美全恃富力，不數年可以成之。惟歷史美非有其歷史者，不能得其美。如中國名勝之地，大都與多少英雄，多少名士，多少賢媛才女，高僧逸士，有歷史上之關係。故一至其地，家國興亡，河山變遷，兒女情致，豪俠肝胆，飄飄登仙之意，非非出世之想，萬感千緒，相激相盪，相引相拒，交雜縈繞於當前之泉石竹木，爲花風月，臺閣寺宇，是二是一，是心是境，渾不可辨。此種歷史美之感入深入，恐中國當推獨步矣！

此時山上湖畔，幾無一人，而大道中尙時有電車來往，蓋穿園而過，非遊人也。時落日久沉，餘霧已散，天容如墨，惟沿途每數百步，置一電燈，爲行人引路，遠望現一片白光，若長

虹之拖地者。余路既不諳，惟努力向路之低處走去，意山盡地平，必爲市街，可乘電車歸也。行約十餘里，林外電燈漸穿林引余出，且有震盪連續之聲，爲電車爲海潮不甚可辨。少傾出林，已至海岸，電車聲殊不甚響，街市冷靜，惟怒潮澎湃，若乘夜色蒼茫，衝飛上岸者。余未出園時，深恐不能得路，至是大慰。尋電車歸，途中購飯食之，至寓已九時矣。

有詩二章，其一云：

金門重訪勝，落日此孤踪。鶴戲懸湖水，鼠緣桂壁松；山迴疑失路，寺遠忽聞鐘；未許鄉心動，海洋幾萬重！

其二云：

不辨湖邊路。恍疑畫裏行，寒林疑溼翠，暮靄下空明；流水今何夕？孤懷相與清！大圓未成智，一念靜中生。

與惠玄談，睡甚遲，欲成長歌，未能也。

二月二十二日

爲美開國總統華盛頓誕日，美國學校放假，安石如郝坤巽二君來作竟日之談。晚偕惠玄石如觀電影。

二月二十三日

晨浴。

補前日詩一首：

曠色催人去，寒燈入望遙；急歸穿短徑，覓路汲橫橋；星弄垂天影，海鳴隔夜潮；蒼茫遊

子意，雲水共超超！

閱黑人遊民書。

二月二十四日

晨潘力山君來談，午至其寓同餐。

連日精神不振，不知何故。念出國四閱月，學問未有進境，調查亦未有所得，遠遊之目的，究竟何在，自覺悚然！

余嘗以美國為空間性的國家，其學術多向空間研求，而忽略時間，即其人之生命，亦多祇知向空間擴展，而不求時間之延長。如社會上一般人，但知今日求樂，如跳舞飲酒觀電影等，皆為空間的樂。若夫內在繼續與生命共其延長之樂，此邦人士大多數人均不能領會。此蓋其哲

學及宗教上均有注重現時之傾向。中國與之相反，乃注重已往及將來，故能演爲今世界歷史最長之國家也。故覺中國現在改革，祇可取彼現時向空間發展之精神，以補我之不足，斷不可將吾舊有之時間延長之精神失去也。卽如基督教對於人生觀，輕忽祖先與子孫，遠不如中國視祖先與子孫爲一體，其天堂地獄之說，卽就迷信而言，亦遠不如印度六道輪迴之說較爲近理，且有已往與將來，中國近時之宗教思想，實合中國故有與印度傳來者一爐冶之，實爲世界他國宗教理想所不及，不可不竭力保存之也。

二月二十五日

威爾遜女士來談，詢余中國基督教情形，余告以略分四種：一爲深求其教義者，此類人極少，余友侯雪舫送余書數種，爲山東人某君所著，所闡頗深，然中國此類基督教徒甚少；二爲有真信仰，但其知識甚低，且此類均忠厚人，不信教亦不肯作惡者；三爲以求學或謀事之方便，因而信教者，現在最占多數；四爲政客派，欲借基督教中之青年爲其憑借，以向政治上活動者，最爲社會上所討厭，然彼輩亦頗占勢力。前述第三派，有久則變爲非教徒者，亦有變爲第四派者。

彼送余勞體 (Mr. Rorty) 君同遊時所作之詩，譯之頗有意味也。

晚與胡茂臻君及惠玄同談。日間赴此間市政廳參觀，其建築分爲二層，市長（Mayor）及市議會（City council）及各科辦公室，分隸其內，其組織如下：

一 市議會。City Council

一 市法院。City Court

一 市長。Mayor

以上三者各不相屬。

一 財政主任。Commissioner of Finance

一 公共建築主任。Commissioner of Public work.

一 教育主任。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一 衛生主任。Commissioner of Sanitation

一 商業主任。Commissioner of Commerce

一 巡警局。Department of Police

一 消防局。Department of Fire

以上各職，統於市長。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偕惠玄石如同赴歐克蘭，同行者並有胡煒基。至莫麗湖，縱覽，惜天氣不甚好，時雨來，遊興爲之不暢，至唐人街遊觀，其街市亦與他處同，惟不甚潔，每街皆有賭博場，可恥也。

在共和樓晚餐，歸。

二月二十七日

晨安石如來，約同遊鄉間，余甚樂往，且天氣甚佳也。

先經歐克蘭換車，至海華地，(Hayward)途中遇一猶太人，夫婦皆於數十年前自俄國遷來，極愛與華人談。大概此間老人，均愛與華人談，因社會上老人不爲所重，故一切社交，至老年漸形冷落，除富翁外，老年人幾無處可得朋友，故遇外國人樂與之談者，大可破其寂寞也。與之談有三種可記者：

一美國人對猶太人有薄視之心，吾夙所熟聞者，問之此老人，乃云不然，無論作何事，均與他種平等，並無歧視，乃與所聞者不同。

二美國禁止無市民權者購買不動產，彼謂此專爲防止中國人及日本人所立之法，毫無道理，且亦愚甚。中國人不能買地，可以租用，以九十九年爲期，此至久之期中，可以生子生孫，乃至可生曾孫，尙不能取得市民權耶？此種立法，除暴露其偏狹外，毫無意識也。

三美國家族制度，不及俄國從前之善，美國一至老年，子女俱各婚嫁，分繼而去，鬻鬻衰軀，形影相吊，殊少生趣。俄國從前制度，父母老時，均有子媳同居，但以一子媳爲定例，子嗣多者，先爲長子娶妻，同居。至爲次子娶妻時，則須爲長子另置房屋家具農具等產，使其分居，父母則與次子之夫婦共居。至娶第三子媳時，又須爲次子謀獨立，故至最後必有一子媳同居，因至最少之子，則不再分居，以至其死，故老人殊無冷落之感也。

余與談時，以一角錢購餅與其外孫，彼乃喜甚，彼有二子，娶妻後皆獨立去，彼現依其女居也。

余等在此處中餐，向鄉間行，村頭有一小肆，售雜貨及水果，余向肆主詢其身世職業，所言亦多可記者：

一此間農業，多數農人，作工數年，均可自購少許田地，自耕自種，並非一切田畝全操自富人之手。此間地價最貴，彼在街外購地一英畝半，約合中國十畝，共價美金一千二百

五十元。中國臨大路之地價，必較其他地爲廉，因大路與小路均爲泥路，并不受交通之利便，而來往車馬人牲過多，地受踐踏也。此間臨路毫無上言之妨害，而大路修理，極至整潔，隨時均有汽車，故無論種粟種果種蔬，交通便利，轉運之費必省，故地價特貴也。

「農事上佃田制度，約分三種：（一）凡田種肥料家具均由地主供給，佃夫祇出人力，所有收穫平均分劈，（二）田種家具肥料等，俱由佃夫自備，地主分四分之一，佃夫分四分之三；（此間稅重稅似在開支之內）（三）租田法，佃夫按年給一定之租金於地主，收穫多寡，田主全不過問，大多數租期祇一年，至次年有願出高價租種者，田主即改給新佃，若舊佃願以同價佃種者，仍儘舊佃有優先權，此處一年祇種一季，故一年爲佃期尚無妨害也。上述三種，大概爲農人自行演成之習慣，並非國家之制度也。」

「彼曾佃種他人之田，十年，多時佃種五十餘英畝，一人不能種，另僱人共種之。除去一切開支，少時一年可餘七十餘元，最多時曾餘三百餘元，積至數年，彼乃購此少許之田，建此小屋，開此小舖，大半南歐人來此者，多作農，人必能積蓄少許金錢，以置少許產業也。」

「彼現購有汽車一輛，爲生活上彼實無用汽車之必要，但此間欲娶妻者，必須先有車，若

無汽車，則女子決不願與之相愛，何言結婚？

一彼曾種果園，於果之行情略知之，大概由園中售與城市大鋪，如橘子每噸七十五元。大鋪售於小鋪，或發賣，每噸一百二十元，即每磅六分錢也。小鋪零賣，每磅大約一角，則合每噸二百元矣。至茶飯館中，則每一個一角，每磅約二個至三個不等，則每噸合四百五十元矣。

由上述各事，可略得美國經濟上產生者至銷費者，中間尚隔若干層，故生產費雖低，而生活費則甚高也。又由此可知大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尚有多數小本生意者，自東自做，並不加入資本勞動二階級之中，美國經濟狀況能暫時相安者，全賴此階級人耳。

出此村步行二三里，乘公共汽車，至兒芬屯（Irvington）中，過一鎮，不記其名矣。在兒芬屯，參觀一圖書館，規模極小，閱書者亦不多，經理者皆女人。後赴小肆用茶，與一老人談，亦言此村地，有為地主所有，租於他人佃之者，亦有自種自地者。大半居此村者，所住之房皆其自產，房之坐落皆其自地，此間住民，一為農民，一為園民種果者也。一為畜牧者，有畜鷄鴨者，有畜牛羊者。一為商民，在街上設肆以售必需品者。然大半皆有產之人，此村共五百餘人，有眷者約百家，無眷屬之獨居者，亦約百人。美國西部農村，大半類此。老人為介紹一少年人，頗能幹，在此間電廠作工者。問以結婚否，彼云大費錢，娶妻必須之件：一房屋，

二大洋琴，三汽車，無此三者，斷無女子與之結婚，而結婚後之供應，尙不在數也。

老人導余徧觀此村，村東南舊有大酒廠，禁令行後，今拆棄矣。

晚乘公共汽車歸，過歐克蘭夜飯。

二月二十八日

本月祇有二十八日，每四年一閏日，則此月爲二十九日，其餘各月有三十日者，四，六，九，十一各月是也。有三十一日者，一，三，五，七，八，十，十二各月是也。陽歷每月有三十日，及三十日，此可說也。二月乃少至二十八日，此實不可解。然歐美人薄視中國舊歷，爲與其他野蠻人之專以月紀歷者同等，實則中國自堯時制歷，卽先以冬至夏至分爲兩半年，再以春分秋分，爲四季之中。每二季於其中爲一棧，以爲二季之交替。如冬至春分之間有立春，春分夏至之間有立夏，夏至秋分之間有立秋，秋分冬至之間又有立冬，每季各分爲六節令，每二節令爲一月，乃真就地球繞日一周，平分爲十二月，而所分之春夏秋冬，又適與地行緯度相應。如日行正赤道，則爲春秋分，行南黃道，則北半球爲冬至，行北黃道，則北半球爲夏至，今所通行之陽歷，春秋四季又不正確，余意名此爲現時強有力之民族之歷則可，謂爲其歷爲盡善盡美則未也。又凡一民族，必有其時間上之興趣，歷數上可與人以種種興趣。中國人之歷數

的興趣多在月上，蓋古人制歷，本以屬日分二十四節與四季，以爲實用上之方便。而屬於月者，則留之爲一種時間上之興趣，如月歷盡廢，中國文字上之興趣將減少甚多，故余現在實不主張盡廢陰歷，入美以來，思想日趨於奮，此又一端也。

閱南美地理書，其地尙有國十餘，其居民半爲紅人。掌握高等政治經濟權者爲南歐人，以西班牙人爲多，葡萄牙次之。今則意大利去者甚多，商業上美國最占勢力，次爲英國。美國國力之富，與南美洲關係甚大，因地屬接壤，他國不能與爭也。然聞南美各國，對美感情則極惡，中國與之僅隔一太平洋，乃將來我之商務最有希望之地也。

昨日所見之人，其純粹恃工錢爲生活者，皆無產，皆爲城中人。而願居鄉間之人，多有產。然美國現今城中居民，漸多於鄉間，故鄉間工人，至城中去者多，而大農場所，亦漸爲工業化，工人而無農業爲之助，其勢不能得產業，而精神上之生活益苦，然彼輩物質上之生活程度則已增高而不可復低，遂不能再安鄉間之生活，故赴鄉間作工之工價，仍必至城中銷耗之。余意焦作工人，凡本地工人，皆爲農民，專於農暇作工，其人皆自立。能積錢值產，但多城鎮工人多而田地少，斷不能行此種制度，故中國將來工業之發達，必以能徧及各處爲相宜。其大城市則立法禁其逾量之發達，生物進化之公例，依其原來進化之傾向，而有逾量之發達，皆爲其物生命上之累害，今日世界大城市之發達，使社會漸呈麻木之象，彼此不相意識，而個人之生

活乃苦，道德更日益墮落，乃至生育之事，亦不能維持。夫至人類相生相養之道，前途尙堪設想耶？中國經濟現有發展之勢，若聽自由發達，則必循歐美故轍，使城市爲過量之進化，今日上海漢口之民德，遠不能與鄉鎮較量。然欲爲前途確定進行方針，則又涉於政治範圍矣。經濟獨立，誠僨語也！

三月一日

胡茂臻君介紹印度人，孫樸門博士（Dr. Pardan Singh），在新中國公司談話。孫君爲印度婆羅門，留學此地七年有餘，初得博士，不久將歸，彼學政治，或將於印度政治前途，有所籌畫也。

余詢印度經濟狀況，彼謂大部分產業全操之印度人手中，富人大產，貧人有小產，英人無從奪去。惟對外貿易，及口岸之交通，全操之英人耳。然印人現著手自辦工廠，頗有所聞。余詢以印人獨立成功後，用何政體，彼云當然共和。惟印度幅圓太廣，各省語言亦多有差異，自以聯邦爲相宜。余謂中國倒前滑君主太易，現共和政治，尙未組織十分完善，印度現在須由各省切實預備省之組織，俟脫離英人勢力後，組織中央政府，自屬易事。

余詢以白人所著古代史中，多以印人爲由叙利亞遷去，爲白人一分枝，然否？彼云：白人

文化，遠在印度以後，印度確有八千年歷史，白人作史不採，而以印人爲自小亞細亞遷來，無非欲證明彼之文化，不由印度得來耳。余謂日本人自翊其建國之早，其人類另爲一種，與中國不相係屬，亦此意也。正午余約之同餐，餐後，又談甚久。

晚訪雷振夫於晨鐘學校。彼先導余參觀中華學校，在中國會館內附設，校具頗精整，學生約百七八十人，爲兩等小學，國民一二年，有用合級制者，男女合校，學生自辦有中華雜誌。參觀畢，偕雷君回晨鐘學校。此校附設於晨鐘新劇社，每年演劇二次，可售票三千元之譜，專充校費，職員多有盡義務者，雷君言此校爲純粹平民所組織，故經費無多也。兩校學生數目相等，班次亦相同，此間學生亦出有晨鐘月刊，然均不能按期出，學生均活潑有精彩，學科亦尙整齊。

約雷君及李君青一同餐，餐後又赴雷君寓，稍談歸寢。

夜醒約半時，思人類因環境不同，其心理之發達亦多歧，大約可分爲經濟的心理，倫理的，心理。若分析研究之，以政治的心理，爲最有害於人類，然此種心理，祇少數人特別發達，將來有法改造，使此種心理，減其作用，實人類幸福之一種也。

三月二日

欲得黑人真實狀況，郝君爲余介紹一黑人，名約翰孫 (Johnson) 談其經濟狀況，彼未能深知。約其晚餐，餐後又偕來余室，雲南蕭君及惠玄茂臻石如均來談，室爲之滿，房東 (Mrs. Rice) 約共至一教堂看結婚，同客多未得往，余尙未得見美國結婚之儀式也。

三月三日

晨得王鎮五函，余爲函致轉沙。

前日購一書，名和平之新觀念，(Newer idea of peace) 今日略閱，生字太多，幾不能求解，其能得解者，多先得我心之論。余閱書最無恆，到美以來，尙未曾閱竟一書也。

晚看電影。

三月四日

起遲，閱和平之新觀念。

下午三時，此間東方學會 (Oriental club) 開會，函邀余偕惠玄同往，來會者有大學東方學部長威廉博士，其餘多係學生，蓋此會爲學生組織也。威君演說後，唐君惠玄演說，請中國學生略唱中國戲，有中國女生錢張二君，以中國笙與西樂合奏，韻極幽雅可喜，西人亦均喜之。

。座有印人某君，余請其唱印人土音，余毫不解，覺其有類日本戲之處。

惠玄演說中有中國發明炮藥一事，有某君詢中國人最愛和平，何以發明炮藥最慘毒之物？余意史稱蒙古人發明炮藥，實則唐朝火樹銀花，即係炮藥所製作，惟不作擊人之用，而以為娛樂之觀，蒙人乃因之以為戰具，或不誣也。

開會場在阿謀君宅內，阿君夫人，余在富蘭雅博士宅會晤之，極文雅，愛研究中國美術，成癖。彼藏有芝家谷（Chieags Sanfer）勞范氏所著中國古代器物考，示余，其瓏珠琮瑤等佩，以原物印入者，幾以百計，且皆精品可愛。中國今愛古董者，大半言此價昂，吾藏之表吾富有而已，能考年代者，為高手，考其製度者尚不多聞，視外人有愧色矣。會散，阿夫人留余及惠玄同餐，餐後，談至十時乃歸。阿君研究社會主義，且為極端之主張，談社會問題頗多。

三月五日

夜有未寐時，研究心理，擬草心理學之改造（Recreation of mind）一文，其分類與前略有別：（一）倫理的心理，（二）經濟的心理，由上二之發達，為（三）政治之心理，（四）科學之心理，（五）社會之心理，至（六）宗教之心理，（七）美術之心理，則與前者另一系統也。

與惠玄同至胡茂臻君寓，今日星期，約共登山，印度孫博士亦在約內，乃共登城東之山，

作竟日之遊，並攜有食品，坐草地大嚼，亦覺有趣。傍晚面海共坐，萬里水波，奔赴眼底，天風四至，呼吸可通，下視白克利城，街市如棋布，樓台如櫛比，意境清朗，胡君請余爲詩，得句云：

碧城萬井分青靄，芳草半山送夕陽。旋足成一律如下：

風物東來各異鄉，登臨此日破空蒼，碧城萬井分青靄，芳草半山送夕陽，遙海波連天上下，孤峯影落水中央，暮雲漸解浮沉意，相半歌聲下溟滄。

晚歸看電影，甚有興趣。

三月六日

夜又有未寐時，究中國五行論，與古代文明之關係，五行生尅，爲儒者所不樂談。漢人納甲之易，爲易家所不取。余意八卦論與五行論，俱爲吾國古代哲學之一種，然五行論或勝於八卦，且爲當時實用哲學，與古代文明最有關係。蓋鑽木取火，爲人類進化最大一階級，西人但知石器進化爲銅器爲一階級，而不知有火乃能利用金屬，故火爲最要。中國自進化至火化時代，不久而至金化時代，合之從前人類所利用水土木共成五種，然不云五物，而云五行，蓋以生尅作用定名，非視世界爲死板之物質也。尅爲制服之意，其生尅之理云：金生水，水生木，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爲五行相生之循環，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爲相尅之循環，以此兩種循環而成世界。其所言惟金生水爲不可解，木尅土亦勉強，然與當時之文化，相關甚深。蓋金化以後，宰制萬物之能力日大，水爲人患，則以土修堤，以土制水也。火至不用時，以水止之，或失慎爲災，亦以水救之，此以水制火也。用火鎔化金屬，以制各種器用，而以食器兵器爲大宗，此以火制金也。又以金爲刀器，可以任意刻木爲器，此以金制木也。此爲吾先民宰制萬物之實用學問。但爾時知世界爲相連屬不斷的，則必能循環其理乃安，於是又加以木尅土，以城循環之理。且爾時既以金器制木器，則以木器制土，亦實用上所不可少，亦非全無理由。木乾則枯，灌以水則榮，此以水生木也。火由木中鑽出，且爾時無煤，俱以木燃火，此以木生火也。火燃之後，木卽成灰爲土，此但求其理，當無作用，金鑛皆自土中得之，此以土生金也。此亦以金又生水，成其循環之理，於是任何事物，皆以五行生尅之理求之。於是五方，五色，五味，五德，五臟，皆以五行配之，以成其生尅之理。此時中國天文學，已大進步，發明地外之五行星，乃亦以金木水火土名之。蓋行爲運行之意，當時所測見之行星，適與五行數等，益以堅五行說之信仰也。迨後農事發明，於五行以外，又加一種穀類者，唐虞稱爲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五星以外，則配日月而稱七政，此皆見於書經者也。至八卦之說，所謂乾坎離震巽艮兌，卽天地水火電風山澤，其內無金，或在火已發明，金未發明之時，

其所指多爲自然物，不及五行生剋之於人事更爲切近。孔子繫詞，乃大申制器尙象之旨，則古學而加以整理也。中國古代政治，學術，經濟宗教，合爲一體，朝代有更嬗，學術或亦時有更也。

印度古代之地風水火四大，皆爲八卦所有，不知其是否出於八卦，待考。

日間又思五行論，古人既重在實用，當時似已有鑿井之事。堯時農人有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之歌，是鑿井之術，必與農事同時發達，當時以金掘地而生水，以水灌地而植木，以木然火而成灰，以成土，而土中又可得金，則其金生水之論，就實用上亦自可通。

二月七日

報載美國宣言禁止軍火入中國，並係於華府會議時與各國先有成約，各國將有同樣之宣告，謂中國內爭不止，故有此舉云云。

各國此舉，全爲彼之商業，英美商業，近來情見勢絀，美國失業停工之事實，實際上已成問題，不過彼之報紙，不甚宣傳耳。彼等近來注重中國商業特甚，蓋以謂中國地大物博，銷費力甚大，均欲得此極大銷場，以救濟其國內種種不安之現況，實則中國舊式之經濟組織，生活程度雖低，而組織甚堅，外來之物，銷費力嘗以其生產力爲比例，如無生產力，不能以所生產

者，直接增其收入，彼能使其支出，少於收入爲常例，故銷費力不能驟增也。此雖爲經濟發展遲緩之一種原因，一方面爲之不利益，然外國之經濟力不致如決江河，短時間使中國舊經濟事業所泊沒，而國民生命全操自外人，則又大利益也。特中國要不可以此自恃，停止其自謀進步之計劃也。

三月八日

潘君力山來訪，稍談，余有事赴金山。

晤阿謀司創 (Armstrong) 談糖業上事，約之中餐。

晚阿謀君 (Arnor) 及其夫人約至其宅便談。阿夫人詢易經，余爲說其大概，略謂易之起原，爲一種現象論，天地雷風山澤水火，皆現象也，彼持一西人所著之中國學說，上繪八卦，中有太極圖，詢余何意。余謂八卦生於四象，四象生於兩儀，兩儀生於太極，二儀四象皆爲現象，而太極無象，後人添繪之圖，無深意可本也。又告以六十四卦之分配，及每卦六爻之意用。又告以六十四卦圓圖，錯綜變化之理。自直徑上任取二卦皆爲對待，自圓周上任取相接二卦皆爲差度，由對待成差度，由差度成循環，此易理之大概也。未談中國現狀，歸已十二時矣。然阿君仍欲約期再談。

三月九日

在室略閱英文書。

下午五時赴葛理愛君之約，在歐克蘭晚餐，同座有司奇爾女士，(Miss Skeele) 郝克林女士，(Miss Chickering) 談華府會議惟日人得利。余謂美國今日失業者太多，恐一有戰事，此項人與社會主義人聯合勾結軍人，以步武紅俄，故一面爲軍士加年獎，一面仍與各強謀息兵之會，不知日本亦在此相同狀態之下，且日本或更甚也。故此四強同盟，直可謂之爲一部分的國際資本家同盟而已。未又談及中國古代文明，余仍言五行論與中國古代文明之關係，葛理愛君有講演先去，二女士聽極有興，至八時餘，乃散。又今日并談及中國有統一之文字，不隨土地而變，故語言乃由分而合，非有合而分。三千年前，中原一片土，大不過三四省，語言頗歧異，現則南接緬甸，北連西比利亞，語言皆歸一致，惟閩粵二省，及浙蘇二省之大部分有各別之土語，餘則皆統一也。又因有直系統一之文字，故朝代雖有更替，而文明完全前後一系，因造成數千年文明一系之歷史。歐洲大不過如中國，因其文字隨語言而歧異。語言隨地理而變遷，故地方民族之更替，乃演爲兩種之文明，成代謝而不爲繼續，如所謂希拉文明羅馬文明者。中國今日之造國音字母，祇爲統一音讀之用，非以之代替舊有文字也。

三月十日

得傅佩青君自國內來函，出國將五月，此第一次得國內函也。余家甚好，彼爲余延其妻妹韓女士，教余子讀英文。

連日天氣又轉寒，晚大雨，室內又生爐火矣。

英文苦不進步，甚煩悶，然實未切實學習也。大概余興趣方面太複雜，學英文亦不能專讀一科之書，故查過之字，不成系統，最易再忘也。

三月十一日

赴金山新中國貿易公司，請開一糖廠計畫書。下午偕胡茂臻君及郭君同赴金山商業展覽會參觀。會場在市政廳，演說場內中有風乾電巾，(Air dry, Electric towel) 記賬機等，(Accounting machine) 初爲加法機，(Adding machine) 現在全美國無論大小店鋪皆用之。其機類打字機，而管較少，以其僅有數目字也。用法將各賬數目，照數尋字按之，則機內有紙條湧出，上印明分數總數，既省開賬之勞，又無錯誤之虞。機內仍存一數，以備結總，此舊機也。余在檀香山時，見各店皆用之，現又出新機，名乘機，(Multip graph) 則各種大賬，皆可按

機算之，法至簡便也。

晚歸稍閱中文本人類學。

三月十一日

星期，赴米略谷，(Hill valley) 訪葛理愛君，在其家中餐。餐後僱汽車越山上，至海岸，即太平洋岸也。望蕪泱無邊之春水，隔岸爲吾之故鄉，海上移情，信然。余此時不自知身在何處矣！在淺水沙中，檢木石各一塊，留作記念，此木石了無足異，無足記，紀吾此時之感觸而已。

來遊此者頗多，大多男女偕行，多有在僻處褻服相偎倚，或相抱者，觀者不以爲怪，其不同於獸者，惟見人不驚不避耳。

葛理愛君現正著書，名羣衆集合與社會，彼意美國退化，幾於有羣衆，有集合，無社會也。

連日在舟車中得暇，即閱所購之中文人類學，(Anthropology) 已盡之，此科在今日極爲幼稚，歐美皆然，且彼攜一人類有高下而彼本身爲高者之成見，故所得不甚精確也。然以吾自身而治此科，恐亦將蹈此弊，今略述余分類之標準如下：

一骨格，此最爲重要，人類之可分根本上差異者祇此。因人類未成形以前，或云原人時代，此種原人皆經無量世紀進化而成，遠隨其無字之歷史分居於大地，各別進化爲人類，故其骨格因環境之差別，而演成異相，或且其異相乃爲前於原人時代遺傳而來者，亦不可知。

二毛髮，此非論其顏色，乃論多寡及形狀也，原人時代，毛殆與他獸相同，其退滅之原因，分爲二種：一爲受天然之影響，如寒帶毛易長而難退，熱帶與之相反，溫帶介於二者之間。又當地球結冰期內，近冰者所受寒帶之影響愈甚。一爲受人事之影響，即衣服之進化，足以促毛之退落是也。

三皮色，此關係最淺，因皮色易變也。大概寒帶色白，赤帶色黑，溫帶亦介於二者之間。然又有間接影響，即寒帶多毛，退毛遲者色白，熱帶與之相反。但寒帶而多風沙之地，皮色不能白。

上三者，可稱骨格爲上古分類之標準，毛髮爲中古分類之標準，皮色可爲近世分類之標準，近世指有文字史以後也。

四言語，最易以政治宗教商業之力改變之，故以爲致各人種相互之關係，最爲有用。故又可言骨格皮色屬於天然者也，毛髮半屬天然，半屬人事，言語則幾於全屬人事。

傍晚歸，安石如來談。

三月十三日

赴歐克蘭市政廳參觀，覺毫無所得，因余訪司奇爾女士，彼爲慈善科主任，祇以其所管之貧民分配口糧之事相告也。

此城屬阿來美大府 (Alameda County) 慈善費 95,000, 四十九萬餘，大多分配於貧民，分爲四種，表內著色：一婦婦，以白色代表之，一老人，「男」以藍色代表之，一窮無業，以黃色代表之，一小兒，以綠色代表之。其經費半由省政府出，半由政府出，故其稅特重也。美法課有業者以重稅，贍養無業者，亦自爲人類相生相養之道之一端，惟納稅者既深苦其苛，而受養者亦毫無生人之樂，故余意必人類自有相生相養之道，而政府不過調劑其間，辦人民委託之事，不應以人民生計全責之也。

又與女士談及中國重視父母，彼大不爲然，云：娶妻後應惟一重視其妻，如有父母同居，祇能以贍殘者食之，不然誰肯爲人妻者？彼繼詢余中國女子嫁人者多否？余云若以百分計之，則不能成比例，因不嫁者太少，除妓女尼姑以外，殆無終身不嫁者，彼大爲詫異。

中餐後歸，晚與胡茂臻君及惠立同餐。

三月十四日

晨赴金山，陳寶祺君約中餐，陳君爲陳敦樸君之子，不日即回中國。「寓廣州東山龜崗十八號」中餐在杏花樓食中國饅頭，「河南名爲包子」頗佳。午後至新中國公司晤葉雪君，談糖業上事，全談英文，余甚倦憊。

晚歸，略閱英文財政學。

三月十五日

晨起甚遲，下午赴大學，參觀江元甫所捐之中國書籍，不甚多，尤無好板本，寥寥數小架，且多殘缺者。

閱山海經，略有所得，記之：

一 海內各經，所言大概不出中國北部，實際上多相合。

一 海外及大荒各經，其中間有神話，然與實際上相合者亦不少。意者此書作時，或有得之傳聞者，中國古人與他族之交通甚多，且中國自發明火金宰制萬物後，每至一處，必爲他族之首長，以統其衆，故經內所言某種民爲某帝之後，其代數皆甚少，不能羣生爲

一民族，蓋專指其君長言也。

「三苗亦稱三毛，分見數經文內，此當爲古時最大之種族，余意蒙，蠻，馬來，芬因（*Finnians*）均屬此種，吾種亦與此最或近，爲同種而文化早者。」

「大荒東經，有白民之國，又大荒西經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大荒北經大澤六千里有毛民之國，又海外西經有白民之國，白身被髮云云。按地球結冰時代，歐洲至中部，亞洲僅至貝加爾湖及察堪島，與日本北海道古稱蝦夷接近，故歐洲人，西比亞人，蝦夷，皆白色多毛，在結冰期前，不必爲同種，而因同住結冰線內或近結冰線，故多毛而色白也。又大荒東經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意蓋爲白民之君主也。」

「海內南經，南方有蠻巨人，長臂黑身，有毛，見人笑亦笑，今南海仍有此種人，殆猩猩之近人者。又有黑人食蛇，又交脛國黑色長臂云云。凡所稱黑色之人，皆在南方，蓋赤道下之人，皮色必黑，證以今日赤道下各民族更信。」

晚赴浸禮會（*Baptist Church*），聽一種甸女子演說，余對於無國之民皆表同情，故冒雨而往。然此女子因病未至，殊失望。教堂內聽講者，大半老而且貧之人，美俗輕老，故其社會中，老人均自慚形穢不敢往，又戲園中各自看戲，老少無分，然老人多貧，亦不能嘗往，故以教堂爲消遣之地，亦不得已之舉也。

三月十六日

赴金山晤葛安司君，約其中餐，並約胡茂臻君，談至下午二時。又至其公司訪其副總董本體雷（Bentley）君，稍談，購書未得，今日殆未作甚事也。

晚歸亦未讀書。

三月十七日

稍閱糖業書，擬草糖業計劃書，未就。

赴學生會訪郝坤巽君，託其譯糖蘿蔔種植法。

赴金山購蘿蔔種六磅，寄回焦作試種。

尋書店欲購書未得，購新舊約中文本閱之。

摩西稱天自雄，蠻橫貪淫。殘暴絕倫，真爲夢想不到，略記如下：

一 所謂耶和華者，自稱係以色列獨有之神，非萬有之主宰也。

一 以色列人不准再敬二種之神，其理由因以色列人，在埃及爲奴，由耶和華救之出也。（）

出伊及記如此言。（）

一異種人歸附之者，如清朝之漢軍，雖降服而待遇有差別。

一其餘未降服者，殘殺之，無論男女老幼，動輒以萬計。

一有時留其幼女，數亦以萬計，歸以色列分享，且分獻於神，而所謂神者，皆出自摩西口中。

一摩西之子與他人鑄一金牛像，摩西稱神之意，以石斃人以千計，而其子獨不加罪。

一摩西嘗屠人之城，每次輒數十城，而劫其金銀。

一摩西晚年造儀帳，令人獻金，黃金以萬計。銀銅更多。

一除以色列以外之民族，強脅降服者有十一族，共稱十二支，摩西以軍法部署，編其壯丁爲兵，多至六十餘萬，以爲殘殺攻劫之武器。

一摩西謂神自言彼最忌妬。凡不信之者，彼必滅絕之而後已。

吾嘗讀穆哈默得傳，而悲其貪殘，不圖摩西所行，乃甚彼百倍。蓋穆哈默得學摩西而規模較小者也，然今日穆哈默得爲閉門宗教，不向人傳教，亦不入他教，而耶穌教乃爲白人中政客資本家所利用，派赴中國徧地宣傳，以爲勢力東漸之前驅。中國人生計較艱，缺食之人，昔日多有以吃教爲生者，信之者漸多。近則美國人思大展其經濟力於中國，不惜以重金爲餌。又以舊式之教堂不足舉其職，乃假青年會之名義，以行其經濟主義之傳教政策。而中國青年者夢夢

焉盲從不知其凡幾？更有一種妄人，謂中國欲發達進步，必須全國爲耶穌教化乃可，而中國人亦有附和之者，良可悲夫！

又略翻閱新約，耶穌畢竟較摩西爲較善之宗教家。

一彼稱自爲天之分體，隨時可以己意代天立言，不必如摩西之時時稱神告以何語。且神之所言多毫無道理，而摩西又不負立言之責也。

一不言神爲一族之神，度量較爲寬大。

一多言人事應作不應作，爲善爲惡責任，較於人類有益。

然其致死之由，則摩西之後，仍薦人於天，以請天指派其爲教主。耶穌自稱爲天之分體，以與舊教爭勢力，且明明爲一自然人，而妄稱爲天分體，實爲人所不能信，故卒不能見容。其門徒中亦有不信者，故殺耶穌者之中，有其門徒名猶大者在焉。

三月十八日

晨，早起，偕胡茂臻君赴垂西鎮（Tracy）看糖廠，此廠曾一看之，此其第二次也。

晚郝君坤巽來，余託其譯種糖蘿蔔法，已譯成送來。

三月十九日星期

昨日得溥沙來電，今日赴金山翻之，（因所用ABC商碼此處不易借也）擬言正學平安抵國，並爲余兌款，由葛婁司君轉交而已。

與胡君茂臻及郭君至唐人街，遊過雷振夫君，約余等晚餐於共和樓。餐後往觀劇，每劇均二三人對唱，或爲極簡單之越劇，或爲極簡單之情劇。其戲園建築之壯麗，與電光之閃爍，音樂之洪亮，遠非中國所及。惟戲中之情節及其描寫之狀態，簡陋可笑，然此爲其第二種戲。第一種則無唱，專描仿社會現狀，如中國現在新流行之新劇。余在沙克來滿豆及金山他園中，曾閱二次，視中國戲亦覺簡單。然各園中演者不甚多，以其不爲社會所歡迎也。

三月二十日

赴金山訪葛婁司君，取款，彼爲余介紹友華銀行戴垂客君（Mr. P. Dietrich），以便兌款。戴君曾在中國十四年，情形甚熟，論及中國實業前途，余謂中國多數人爲村落生活，舊式的經濟組織，所謂家家自給主義，力量頗強，故實業發展不能甚速。彼謂中國所取之路甚妥當，過速實不甚好，美國新造之國家，發達過速，不可以爲常例也。余頗然其言。

赴新華公司，閱商部進出口報告。

| 年 | 出 | 入 |
|---------|---------------|---------------|
| 一九一三—一四 | 二・三六四・五七九・一四八 | 一・八九三・九二五・六五七 |
| 一九一八—一九 | 七・二三二・二八二・六八六 | 三・〇九五・七二〇・〇六八 |
| 一九一九—二〇 | 八・一〇三・九八八・六六三 | 五・二三八・三五二・一一四 |
| 一九二〇—二一 | 六・五一六・五一〇・〇三三 | 三・六五四・四五九・三四六 |
| 一九二一—二二 | 二・四八〇・四二五・七九七 | 一・六二二・八六六・四三六 |

前表皆自前年七月，至下年六月為一年，本年祇有八月，並非全年也。

查表內以一九一九年，至二〇年為進出口額最高年分，出入相較，出口者多二・八六五・六三六・五四九・金元，其前一年度進出口數雖較小，而出入相較則為四・一六三・五六二・五五八，去年度進出口數已大減，而出入相較為二・八六二・〇五〇・六八七。與一九一九至二〇年度數，幾於相等。是則就去年論，其國富仍應加增二十八萬六千二百萬餘也。何以其國今年百業俱呈停滯之象，失業人口至有五百萬之多？蓋其國富增加之數，全為少數資本家所得，雖前二年工價倍增或有地增至三四倍者，似工人所得亦當較前為多。余當時在中國曾疑為此後美國將有小產業勃興時代，因工價過高，工人均可積資致富也。不知事實與此相反，一因工價

高則百物之價俱高，生活費加增也。二因工人驟得高薪，如狂如醉，飲博戲娛，以爲不足，而又購汽車，以爲上工下工及工餘星期載女子遊玩之，曾不慮及年老何以爲養，乃至明日停工，明日斷食，亦所不計。故一至戰後，商業稍見減退，而工人先叫苦連天矣。美國經濟之畸形發達，極爲余所不取，昔以爲皆富人之罪，今乃知工人與有罪焉。然余實憐工人精神太苦，不能不迫而走此一路，其原因乃在於家庭宗教之不良也。

凡文化發達之民族，其家庭均有夫妻共命，父子相養，兄弟互助之道，此社會之起點，道德之根源，人類之所以不滅，世界之所以不毀也。美國夫妻二字，殆成男女交際上之遊戲名詞，有一人離婚至六七次者，有一人同時與數人相愛者，有借結婚以得人財產，財產既得而離婚者，有但求男女之樂，不取夫妻之名義者。今日美國大學女生之數，已超過男生，而大學畢業之女子，其結婚比例之數，則爲百分之五十焉。其離婚之數，與結婚數相比例，約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然全賴鄉間小產業者，與異種之新移民來者，及紅人黑人不甚離婚，方能維持上述之比例。然此種鄉村，及異邦異種之人，皆美國所鄙爲第三第四第五等之人類也。若純就高等者計算，恐離婚之數，常欲追陪結婚之數，亦不可知。美國父子，爲父養子，子不養父，人皆知之。四首裏面之傭叟，與白髮鳩形之乞婆，其子未必不係富商大賈。又社會輕老，與老年人來往者極少，故老人不啻未死先入地獄也。至兄弟之間，彼此更爲淡淡，以此之故，所謂工人者

人不能享家庭之樂，老不能望子孫之養，人生惟一之目的，在中年乘時歡娛耳。夫彼之人生觀，既以中年娛樂爲目的，更何怪其飲博縱慾不顧將來也。至其宗教方面，自耶穌以後，即祇言本身，不及子孫，故信之者，亦不免趨重於現世娛樂主義，其不信者，更無論矣。耶穌好爲過高之論，如愛仇如己，奪我財者請其多，傷我身者請其重。矯枉過正，殆絕不能入世人之耳，如耶穌最反對離婚，而世界人數之離婚案。殆全數出於耶穌教徒，其宏教之無益於其風俗道德，更爲顯然矣。

其家庭不能與人以天倫之樂事，其宗教不能與人以精神上之愉快，宜其隨流逐波不知所極矣。

三月二十一日

下午，偕惠立訪大學教授賈爾夫博士（Dr. Galver）賈君智利人，爲彼國大學教授，得博士於德國柏林大學。又曾遊英國，彼欲遊中國，余欲至南美，故一互。談南美不但與歐人異，與北美人亦不同，質直少文，易言之即樸野也。其見唐君首登之問題，爲君爲完全中國人乎？唐君答云：自然。彼又云：中國名爲黃人，君之皮色爲何乃較我爲白？其見余第一問題，則爲君如此之年幼，何能得如此高之位置？此種問題，大類中國鄉間人第一次晤城市中所問者

。然其實直自覺可喜。

三月二十一日

赴金山與胡茂臻君郭君及美人菲雪君，談糖業事，下午閱書肆大歷史一部，美國灌溉大綱一部。大歷史中多有古文明國事，余欲一查考巴比倫史事，究竟與中國關係如何也。

晚安石如來同談，眠甚遲，夜不安。

三月二十三日

晨起，又覺寒，天雨。

中餐遇一奧國人，爲一治珠玉者，約至其肆，彼有一弟，共成一鋪。彼治珠玉，其弟治彫金，弟兄共產極友愛。余去時其弟適不在肆，彼幾於言必稱其弟，嗣購其表鍊一條，附小刀一具，其弟歸爲余刻中國字『石青』於上，並未加手工費。余詢其每月得錢若干，彼云甚少，余謂作工若干時，彼云整日工作，至晚六時乃停耳。余云既得錢無多，若赴工廠爲人作工，以此相同之時間，或可多得工價。君視自業自理，與爲人作工多得工資者，誰爲快樂？彼云自理自業，較爲人口作樂甚也。余數以問題詢之此間人，其答語大半相同。此弟兄姓莫利生（Morris）

on) 其肆爲下台可街 (Shortuck) 二一六一號。又一美國人在彼，謂彼愛中國人而惡日本人。余詢其惡日本人之理由，則日本人在此地有銀行，有農廠，常可賺美國人之錢也。然美國得他國之利益，又何止此，使人聞之動心矣。

下午，昨日所購之世界大歷史，由郵局寄來，歷史文法較簡直易讀，閱較快，夜貪閱新書，睡遲。

三月二十四日

閱巴比倫史興趣甚好，史稱夏爾典 (Chalban) 民族爲哈母西母共種，於渺冥遠明之古時自東方來，其最初之祖爲哈母，(Ham) 哈母生古氏，(Cush) 古氏生尼母羅，尼母羅 (Nimrod) 能伏百獸以去人害，遂奠邦家，實其初皇，後人尊之爲神，與中國史之伏羲地位事業，殆全相同。

夏爾典民族信星象占驗之學：(Astrology) 故其天文學 (Astronomy) 發達較早。彼亦知日月五星之七政，惟謂生民之初，有人先造天地，再造日月，再造五星，此種神話 (Mythology) 殆各民族均有之。然其認識五星之早，亦可驚異。

舜與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大約在西歷紀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與前巴比倫帝國大約同時

。但舜與文氣璇璣玉衡，爲舊有之物，則其發明者必在前，前巴比倫帝國至西曆紀元前一千三百年始滅，彼書亦不能證明彼之知有五星在其建國後之何代，則中國知有五星當較早。且中國以五行名五星，五行論之勝定在堯舜之前，則五星之命名亦必遠在堯前也。但史簡有缺，不易詳攷耳。

銅壺漏以誌時，羅馬多用之，羅馬古歷，史學家推爲巴比倫人所創造，中國用此較晚，或由西方來亦不可知。余在中國未嘗攷漏之製造，見其圖頗覺有趣，其製法一銅壺，下有小孔漏水，壺有二直拉夾之，然隨下墮，旁立一標尺，卽時表，上有度數以誌時，尺與壺之中間有短柱，上支一橫針，一端接於壺下，一端指有尺邊，壺水注滿時重量大，下墮，針之此端受壺壓亦下墮，則彼端必升高，因短柱在中間爲支點也。彼端升高恰在尺上之一時度數，壺水漸漏，重量漸小壓力亦小，壺身漸上升，針之此端亦隨之漸升，則針之彼端漸落由一時漸至二時漸至三時，至壺水盡，則壺升至極高處，而針之彼端至落極低度，爲十二時也。

余意人類之大區別在面部骨格，埃及人似與現在北歐人爲同種，其面部骨格相同也。其特點爲鼻骨狹高與額骨平，而兩頰低也。中國人種鼻骨較低，而額骨稍向外張，此爲顯然之分別，小亞西亞人與南歐人似介於此二者之間，其髮亦均爲黑色，或者此爲間種亦不可知，未加詳考，不可確斷也。

下午，赴金山往觀美術館。(Palace of fine arts) 至則即前日所已經過之巴拿馬賽會舊場。

又赴中國館及暹羅館詳觀之，中國館建工粗劣，遠不如暹羅館之精美。彼館牆內外多用手工鑲玻璃細花殊美觀，惟現在無人保存，大半剝落，深可惜也。

晚約威爾遜女士晚餐，房東夫人作陪。

三月二十五日

晨仍讀古代史，並翻中國古史。證之伏羲時諸侯有栗陸氏，與尼母羅相近，且中國史載中國建國柱州亦作括州，在崑崙山下，去小亞西亞不甚遠，夏爾與又係間種，史稱其由東方遷往，則尼母羅或即栗陸氏亦不可知。且尼母羅(Nimrod)之「尼母」(Nim)，「母」為音餘，可省讀為「尼羅」，余因尼羅與埃及尼羅河名相混，故加母別之，然不如近譯栗陸也。

下午安石如郝坤巽二君來，與惠玄四人同至大學草地照像。後又偕石如惠玄同赴日本學生俱樂部參加東方學會。大學東文教授，日本人，久能君(Mr. Kuno)，演說日本人之文明及生活大概，多言日本文明，完全自中國來。始則完全搬運，末乃稍有抉擇，故日本文明之來自中國，一如美國文明之來自歐洲云云。余頗以其言為然，然日本學生，極不樂聽，乃設法促其停

演。

阿護君亦到會，與余談，彼謂久能君能演日本有文明，余不知何爲美國文明，余詢其故。彼謂聚百美人開會，各以五分鐘演說美國之文明，百人必皆不同，因美國毫無自己文明可言也。會中有日女二人，鼓中國琴，阿護君愛之。余詢彼對於黑人音樂之意見。彼謂美國音樂，無從再求進化之徑，乃返而求之初民音樂，今有多人赴非洲研究黑人音樂來原矣。余謂威爾遜女士向余言黑人音樂之發達，在到美國之奴隸時代，人愈受逆境之磨折，則音樂益工，其基礎來自非洲，不必甚高也。

晚偕石如惠至歐克蘭，此地有華僑公立學校，其學生組織自治會成立，徧約人來參觀其成立會，余等亦往。石如在彼爲教習也。

開會時人達五六百以上，極爲整齊，校長劉英倫君，能操普通話演說，請余演說，余以普通話演說，大概爲鼓勵之詞。劉君爲余譯成粵語，大概粵省男女學童，皆不解普通話，然甚樂學，石如即在彼校任國語教授也。散會歸。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

赴金山郭毓崑君約中餐，在其寓內，其夫人自作菜甚適口，惠玄及胡茂璣君偕。又同歸。

三月二十七日

晨偕惠立至大學，余翻閱中國書。山海經相傳爲禹所作，余意禹貢乃禹所作，山海經則非禹所自作也。禹定九州後，遣章亥等分步南北東西，務求盡處，其精神如近世之探南北極者。且章亥二人，不過總其事者，隨從人員當復不少。山海經海內西經，多言某山之神如何云云，意其時已近巴比倫一帶，因巴比倫一帶，爾時迷信甚多，所奉之神，亦怪狀百出，故此所謂神，乃彼族自奉之神，非中國使者所自信之神，更非中國使者所遇之神。昔日讀此經，往往以爲多神怪不足資參考，蓋誤以紀他人宗教之部分，爲中國之神話也。

遇東方學會會長司提芬 (Staten) 君，爲余向圖書館借一巴比倫最古史，乃專自楔形古刻 (Cuneiform tablets) 中譯出，斷爛不全，不能作完全史書觀，然事必求證，亦自可貴，堪比中國羅叔蘊之殷墟遺文考證也。歸而讀之，困難萬狀。

晚羅提君 (Mr. Rorty) 約便登於其宅，與威爾遜女士偕往，飯菜精美。羅君宅在山坡，風景幽勝，余愛其地。羅君言 住城內繁囂處，使人嘗迷其生命之所在，故嘗欲得如此地者居之。余云，使有三人於此：一爲久住繁囂之市，已與相安，每日專爲繁囂之生活者；一爲嘗住幽靜處，爲吾輩之生活者；一爲城市鄉村輪流居住者；若以君之生命今在何處，君覺之乎？一

語相問，則此三人之答語各異，久住城者必曰生命在何處，此何意義，吾覺無人能答此問題也。住鄉者必曰吾之生命，即在當前，吾深覺之。城鄉輪住者，必憮然有問曰，吾得吾生命所在矣，微君問幾不能得之矣。座中皆以余言爲然。餐後彼等約余共至大學，聽陶爾氏演說，余不能甚解，先歸。

三月二十八日

閱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在新共和雜誌論文，題目爲對於美國之希望與恐懼，(Hopes and fears as regarding America) 以美政府爲比較的好，卽作惡較少也。

余意美國政府，及其人民之有勢力者，因其國勢與他國不同，故其政策亦與他國不同。且彼有鑒於英國現在持盈保泰之難，故決不再蹈其覆轍。然其野心毫不讓於英日，而方法則更爲精妙，卽更爲劇烈也。英陷印度後，印人皆知其國爲英所滅，故英國人對於印人宗教之宣傳力，學校之輸灌力，及風俗習慣之改造力，均不能充量發達。其原因由於印人對英之感情不融，其結果則印人經濟上仍半有獨立之性質，思想上殆爲完全獨立者，故至今日印度獨立之死灰復燃，漸成英國之大問題。雖現在印度之力量，斷不能獨立，而英政府對之爲鎮攝之設施，所耗財力及心力甚多。今日世界政治，純爲經濟之附屬物，如能完全操其經濟上之特權，正不必直

接握其政權，以陷身於衆矢之的也。美國今日決不抄襲英國成文，故對中國全自宗教學校二方面著手，以改造中國之風俗習慣。風俗習慣一經改造，則新經濟制度之勢力日增，舊經濟制度之勢力日減，而中國人民將全數奔走於美國資本家（即統治者）之下，以求工薪，借以自延其生命，美國之懷柔政策，乃大告成功矣。

所爲新經濟制度者何？多數人以職業爲生者也。舊經濟制度者何？多數人以產業爲生者也。家族主義之下，爲父者嘗欲積產以貽子孫，故崇尚勤儉之習慣，而銷費力甚小，因之生產力亦不發達。蓋生產力與銷費力，必相伴而發達也。個人主義之下，老不能望子女之養，則中年必及時自謀幸福，故養成奢華之習慣，而銷費大，則生產力亦隨之而大。歐美物質文明之突飛進步，實於個人主義有密切之關係。然其弊也，多數人以職業爲生，職業足以自養，則與父母分離。職業足以養妻則結婚，求婚不得則別求其所以自娛者，無論結婚與否，常舉所有工薪以供女子揮霍，借以自博歡娛則同。故因無產而以職業爲生，因以職業爲生而更無產。其盡力職工也。全售其動作之自由於他人，以換必需之工薪。其生活也，又全擲其工薪，以易目前之快樂。其結果則終身勞動，除銷費外，一無所得。而工廠與商店，則既以工價易得多數人之勞力，以增加生產，又以生產中之一部分，易歸其支出之工價，而產業乃全操於少數人之手。故美國人而欲中國爲其勞動者，爲其銷費者，使中國全國人民，俱喪其產業而奔走待食於其資本組

織之下者，必使中國對於經濟制度未經定有宗旨有辦法以前，先以彼之勢力勵行新經濟政策於中國。中國人不喜其畸形發達之經濟制度，而喜其風俗習慣，並至迷信其宗教，欲求不爲其經濟力之洪水所衝泛，胡可得耶？故余以爲中國今日所最爲急要者，卽自行產生經濟制度，使不礙產業之進步，且有以預防畸形之發達，在此種新制度未經行有實效以前，一切舊習慣舊道德舊制度，均有相當保存之必要也。晚與惠玄談苗蠻民狀態，彼少時曾與蠻人同村居，其人態狀與中國人全同，近來多能作漢語，惟生活程度較低耳。吾同種非異種也。

三月二十九日

訪蕭君雲南人，閱漢書律歷志天文志五行志藝文志各篇。

晚訪阿謨君夫婦，談至十時半乃歸。阿夫人藏有印本中國古畫甚多，有一圖爲中國拳譜。阿君最不喜，謂此必近人所作，有歐畫習氣，美術之本意全失矣，彼最不喜云云。又有古美人數幅，彼夫婦均極喜之，謂畫工精美，衣之式樣亦最美觀，並謂巴黎現有人赴中國專繪古代女子服裝式樣，以爲改良女子服飾之藍本云。余亦素喜中國女子古裝，惜乎國人方嚮歐化美化，並此亦無人考究也。

三月三十日

思將日記寄國內友人閱之，略加檢點，往往有專遊某處，並未記其情形於日記中，僅註另記二字，時久忘之，欲補記亦無從矣。遊高麗故宮爲此次遊程第一段，即未記入日記，以半日之力補記之。

晚看電影，事實係法國人在南美阿根廷國，當戰前有一少年與他有夫之婦相愛，訪一預言家，問其將來，預言家冥觀，見天魔張巨口噴烟火，示歐洲將有極大戰事，自烟火現出神人四次，示戰爭之逐節情形，少年所問之事，與此戰有密切關係，結果少年極不利。少年不甚信，未幾歐戰果起，有夫之婦歸國，其夫從軍以功擢將軍，又因戰傷目，妻爲愛國自作看護婦看其夫。少年情思不斷，追至法，尋婦得之，婦告以其夫戰傷目，不忍背，謝絕之。少年云：爾愛軍人耶？而投入軍，中流彈死。

余於預言之根本不相信者，即先問將來之事，是否確由前定，如果由前定，則知之亦萬不能有所裨益。如謂預言家所言，乃示人以趨福避禍之途，福禍若可趨可避，是並未前定，既未前定，何能預知？然此種理論，亦或可駁，余更有一種已見，乃不應前知也。人之生命與生趣，即在將來之事不可知，吾人作事皆以已往之可知爲根據，向不可知之將來勇力前進，以觀將來所

實現者爲何狀況，將來之爲禍爲福，與吾自身所選之進行路徑，有密切之關係。吾之選擇，決於吾心，即吾之將來爲禍爲福，亦決於吾之自己。吾之選擇未定，旁觀者何能預知其結果？如云吾之選擇亦有預定，吾之意志皆有預定，吾毫無自由可以參加，則不啻將人類生命宣告死刑矣。人生之興趣，即在將來不可知，故爲種種奮勉以求前進。若前途皆可預知矣，吾復何爲而奮勉耶？大抵人類之自信心，不甚高者，往往欲求前知者以決其行事之方向，而神祕之預知家以出。吾於預言家之學說一無所研究，亦不願研究，美國預言者如看相揣骨之書，隨在而有，惟無批八字者。然近來亦有一種小本印行之書，言某月生人之性情特點，及其終身作事結果，爲概括之論斷，購者頗多。若以中國之八字書輸入彼邦，必多相信者，惜乎彼無幹支甲子也。一笑。

三月三十一日

本年過四分之一矣，余居此邦四閱月，學問未嘗從事，調查亦未切實進行，悠悠忽忽，此遊果何所裨益？思之思之，時光不再，精神尙強，勿以寶山空歸貽羞也！

第一冊日記寄歸，並函馬和廣杜蔭南請其校正登報。

下午偕阿諫夫人至金山岡坡公司，看古董，因岡坡得有中國古物，上多中國字，無人能釋

。余視之，爲前清玉牒館之上尊諡文，以青玉製之，刻字鑲金，真無價物也。牒共四葉，題端一葉，正文三葉，然題端爲「仁宗憲皇上尊諡文」八字，（按卽嘉慶廟號）正文則爲「乾隆上孝聖顯皇后諡文」孝聖乃雍正皇后之諡也，滿漢文對照共八葉。此牒，上之大廟，太廟附有玉牒館，專司皇室家譜，今乃流播販賣至外國市僧之手，不但清室之羞，亦民國之羞也。彼有經理人名惠來，去歲在中國購得此物，知非義和團之亂所失落。惠君又導余徧觀其他古董，皆中國名貴之品，總價不下美金二三十萬，彼詢余見中國故物如此之多，引起鄉思否？余謂但使余歎中國太窮耳。

晚約阿君夫婦羅超夫婦威爾遜女士，同餐於上海樓。

四月一日

上午略讀書，訪大學日本教授久能君，談及中國文化，見日本某君所著支那通史，稱中國文化遠在亞洲西南各國文化之前，堯舜時之典章文物，斷非數千年所能發達，其言頗當。

下午訪美國人麥康博士於其家，胡茂臻君介紹同往談甚久。麥君誠信有學問，不類普通教士。

晚同胡君及惠立看電影。

四月二日

安石如來約同遊彌斯湖 (Lake Merry) 余已遊此湖二次矣。然仍願往，以其地風景甚好也。偕唐君惠玄胡君茂臻同往，去時已十二時，至，在草地上略眺望，買舟泛湖，舟身極小，無艙無棚，須遊人自划，吾數人中惟石如會少習之，亦不精。舟泛湖中約二時，泊舟，下登草地，擇較清靜處坐談。湖四周皆草地，四時碧綠，古木雜花，斷續掩映，新柳初展，長條拖地，有中國新春氣象。此間樹多冬青者，四時均無彫零之感，四時皆之新鮮之生趣。春初舊葉未脫，新葉未布，更形暗淡。而楊柳等樹，經冬季數月之收藏含蘊，一際春暖氣和，生意勃發，嫩綠絢目，使眼簾爲之頓生快感。更與其他盛開或初放之花相映，益覺妍媚。春色宜人，信然。

草地中美國男女橫坐雜臥，各自樂其天然，有爲一家之夫妻兒童者，有爲未婚相愛之男女者，與中國城市中公園及名勝古刹，情景迥異。甚有男女平臥相抱，逼近路側，行人經過，彼此均若無見者，此自西洋風俗，恐非其他民族所能學步也。前二次來遊時，因天氣較寒，故無臥地者，然曾見有男女二人共一舟，划至湖心停棹，二人遂相抱臥於舟中，至興盡乃划舟出湖。此次湖中各舟亦多男女相共者。前此間舟分二種，一爲四人共乘之舟，前後四座皆固定，故能坐而不能臥。有二人共乘之舟，更爲狹小，然可撤坐平臥，舟身寬不過三尺，二人並臥，非

相抱不能容，此或專爲一男一女所製者。湖中各舟，純係男人，或純係女人者甚少。余等正划時，遇一舟三人，亦皆係男子，彼等大聲向余舟問曰：君等之女子在何處。蓋此種純男無女之遊客，在此爲罕見也。

五、時半，興盡，胡君今日約在金山上海樓晚餐，乃乘車同往。

晚餐同席者爲麥康博士夫婦，及其二子一女，江蘇張女士，郭君毓崑，唐君惠立。余與麥君及其少女並坐，女僅九歲，能長談，如成人。此間男女性質大別，男子多粗野，其肄業大學而操簡陋不文之語言者甚多，女子則言語多有條理，見人有禮貌。此少女則更聰慧不類他女，可喜。麥君家教甚好，其長男十三歲已入高等學校，如中國中學校，亦不類他人家子弟。故欲養成好國民，家教所關甚重。麥君鼻相似塞母種，其二子長者鼻直高，次者平扁如中國人，且不類中國之鼻高者。其夫婦之髮，均爲黑色，而長子及少女子髮色則純黃，此爲人類學研究之一助也。

四月三日

赴阿謨君宅，與阿夫人共譯岡坡公司所得之清世孝聖憲皇后上尊諡冊文，約五百字，駢體多典重富麗之語，譯之不易。以二時之力，與阿夫人共成之。然僅舉其大意，不甚完全也。

下午安石如郝坤巽二君，先後來談。

晚仍閱古代史，印度，頗感興趣。

四月四日

晨與整理從前日記第二冊，因在日本臨上船時，倉匆未記須補也。

下午赴公共圖書館閱書。

晚阿謨君夫婦約晚餐，偕憲玄往，同餐者有路易君秋來波君，及其他一夫人。屢欲歸，被夫婦留再談，比回已十二時矣。

四月五日

上午赴公共圖書館閱書。

下午訪康白情不遇，遇其同寓江西柳君與之談，乃一少年道學先生也。

思練習英文作文，未成篇。

晚偕廣東胡君赴大學聽威廉博士演講，演題爲中國與華盛頓會議，歷二時。威君知中國事甚詳，所言亦多切要。歸遇柳君於途，又遇康白情，同至其寓，談至十一時歸。余之思想日趨

於舊，康君亦不免，殆美國國情足以使中國人勃興其守舊思想也？

四月六日

晨赴阿謨君宅，其夫人爲余照像，彼初約時余不知其意，及照像後，彼取出彼從前所照相片相示，余大驚異。蓋彼乃極精巧之照像家也。彼謂照像之使用光線，與作畫時之使用顏色相同，故能寫動能寫靜，能表示現像外之精神，使閱者有一種深穆幽邃之想。余極服其言，彼又謂歐洲及英國有見其作品，來函致詢者頗多，惟美國人皆不解其技術之美，解者祇一人，卽其夫也。彼夫婦均爲美術家，均愛中國美術，均喜與中國人來往，彼贈余其舊作二片，其一甚佳。

中餐歸，略讀書。

晚餐遇簡地爾君 (Hueh Jecell) 余前遇彼與談，彼先爲法國人，現入美籍。餐後隨余來寓，又談，余爲彼說中國古時史事，彼愛問，且亦略知。彼主張余回國後組織一有力團體，專譯中國學術及文明之發達，爲英法德等文字，俾西人知中國數千年來文明古國，自有所以自存之道，余極然其言。

安石如來同談，簡君先去，唐惠玄來，石如與彼談亦去。

四月七日

整在日本臨去時日記。

下午訪胡茂臻君，同參觀威廉私立學校，在城北山上，沿途花木甚盛，在電車上可賞覽也。校有學生八十名左右，自國民一年級至中學三年級，皆有專用教室，不類通常學校所用。布置一如家庭生活狀況，謂可養兒童自由生活之習慣與興趣。教員約二十人。此校建築本爲一婦人住宅，裝潢亦頗富麗，轉讓於學校，頗類捐助，並未出多資也。麥康博士介紹余等參觀，其夫人及張女士同來，導余等入各室參觀，麥夫人亦在此校任有課程，其二子一女，均在此校。余來時各學生正在操場拋球，亦以女生爲多，加州男子平均體高似比中國人不甚懸殊，其女子則平均較中國爲高，蓋與男子之高，不甚相差也。

歸麥君夫婦約至其家晚餐，餐後又稍談乃歸。

中餐時，又遇簡地爾君，彼謂聞中國人操國語，不能作細語，(Whisper)使聲在口中，然否？余笑謂毫無此事。彼堅不相信，余爲操中國語使其聞之，然後以相同之語句小聲與之言，彼大驚異，謂所聞之不確。晚餐時，與麥君談此事，引以爲笑。不意彼之所聞，與簡君相同。余與胡君談國語，先使聲出口外，漸低至聲全在口中，彼乃信。嗣窮其何以有此怪異之傳聞

，蓋彼等聞中國字分四聲，彼不知其分別在抑揚轉折，而誤以爲全以聲之高低大小分聲之。余又告以中國聲音，以單音論有一千六百餘音，每字有四聲，（全以普通讀之，爲陰平陽平上去。）共合五千四百餘音，視歐美音之分析，詳備甚多，斷無須以說話時聲之大小爲字義之辨別也。不過每字一音，與歐美之一字數音不同耳。

大概白種人於中國文明，始終莫名其妙，彼等以其淺薄操切之方法，傲慢簡忽之心理，考查非洲黑人夏哇夷土人及南洋羣島之土人，略得其原始生活之狀態，著之於篇，以謂考查他種人之宗教文字習慣生活之能事盡於此矣。迨以此施之中國，迄不能得其真，乃目爲一種神祕之民族，然後等根據其淺劣歧誤之觀察，發表於其偏私誇大之著作，不知凡幾。故白人對中國著述，均失真象，惟近來羅素杜威等學者，到中國後，多與學人來往，住中國時雖不甚久，尙能察得中國情狀，雖不全合，去事實不相遠也。其餘爲政府作偵探，爲資本家作宣傳者之教士，所著關於中國之書，百無一合，如麥君簡君對於中國人皆表同情，不過會閱彼無聊教士所著之無聊書報，遂致誤會也。余晤美人甚多，彼等多謂教士之報告，專愛言中國之蠢愚拙陋，絕少言及中國古文化者，而中國近來乃專歡迎教士，不知何也。

美國教堂，大多數爲基督教之新教（Protestant）其舊教（Catholic）亦甚多，然無甚勢力。大概以信徒多寡論，舊教多於新教，以勢力論，則舊教不能望新教之項背，蓋新教徒多資

本家，故其教會處處亦因之爲其利用。舊教之所以少資本家者，以多爲南歐人，而經濟權操之北歐人種，南歐人急切不能與爭衡也。南歐人既較窮，因之舊教會亦較純潔，青年會爲美國最時髦之教會，在中國尤有勢力，故其資本家對之抱甚大之希望，即改造中國習慣，俾全國爲其銷費者也。去歲羅桑吉爾（Los Angeles）青年會，有一二有獨立性質者，不願附屬於資本家，而自有主張，其資本家隨斷其接濟，並函致他處不應其募捐。蓋美國宗教，今日純爲資本之附屬，而新教甚於舊教，青年會又爲新教中之更甚者也。

四月八日

聞郝坤巽君有病，偕唐君惠安君石如往視之，余自念年愈四十，精神不及彼等，用心過度，恐不宜於攝生，亦宜稍將息也。

看電影二齣，皆爲金錢結婚（Marry for money）雖非確實事實，然美國今日確有此種情形。去歲此間有一人爲其妻控以重婚，及逮案則彼自認已重婚七八次，現在尙未離婚者三人，供給其用度。又白克來城即現所住者，其大街（Stranck）有一旅館名白棉，譯音爲懷特考吞（White cotton）即其店主之名也。幼時曾經與一孀婦結婚，結果乃爲騙局。蓋美國例，結婚後所得之財產，如離婚須與妻均分，爾時懷君幼開一小旅館，有富孀來寓，誘與結婚，實則

孀婦並不甚富，不過裝飾如富者耳。懷君之父老而多金，未幾死，懷君得遺產甚厚，彼孀未久，與之離婚，分其產一部而去。然懷君今仍爲此城有名富者，大街之房屋屬彼者，至少亦數十萬金，今尙有一大房，正在建築也。聞美國類此之案甚多，故近來其富家子女結婚，皆仍擇富家，所謂全以愛情結合者，並未必然。

四月九日星期

僧安石如唐惠玄出遊，先訪阿謨君夫婦一談，阿夫人又出其作品相示，多有精彩，絕不類照像片也。阿君以生紀報 (Living age) 本年二月分報相示，有題目爲不變之中國 (The Inchangeable China) 一文，不滿於中國處亦多。然謂中國宗教，能使其國民快樂之度，較美國宗教能使其國民快樂之度爲高，此但就現時快樂言之也。余意中國宗教能使人少作惡多勞勳；不注重於目前之快樂，乃其特長。因中國宗教，使人注重子孫，故其希望多在將來。人能視將來之希望重，則自然視現在之快樂輕，自然能耐現在之勞苦，能耐勞苦，能顧將來，而不注重目前快樂，自然作惡較少也。美國所謂宗教，大抵專指基督教而言，此教既不能如中國宗教之注重子孫，視之爲己身之分體，己身之將來，又不能如印度宗教之信有來生，但以極單簡之天堂地獄說，爲勸善懲惡之惟一法門，絕不足以維繫人心。而耶穌降世，普救羣生爲上帝分體之說，

粗劣可笑，更不能成爲一種宗教哲學，以與古今哲理相融會，安能與中國宗教並論？不過彼宗教名爲脫政治而獨立，實際上常爲政治上所利用。今又爲資本家所利用，一言蔽之，今日之基督教，完全爲白人利用以操縱他種人民，或侵佔其政權，或把持其經濟之惟一用具。中國人以國弱之故，於他族之所謂文明，一一視爲可貴，乃至其宗教而亦崇拜之，可傷也已！

自阿君處出，中餐後，赴瑞池門鎮。

距白克利約二十英里，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有廠在焉。廠一種通海灣，內有塾船，可由自有之輪船運之出海，一種通鐵路，可以運赴陸地各處。廠內地管徧通，空中亦多距管，以磅坡力互相轉輸，極爲方便。其油礦不在此地，此廠之油乃自地底鉅管中由磅坡自礦地運來也。美國交通，如鐵路電車汽車發達爲世界之冠，而其油產乃更修地下交通之道，以磅坡轉運，規模之大，真可驚也。

此鎮西臨海灣，灣之岸適爲高山，山下有隧道二層，一通汽車，且爲行人出入之路，一通火車，穿隧道出，面海有小公園，忘其名。中林木甚茂，有海水浴場，有跳舞室，此鄉男女多來此聚會，先攜手赴海水浴場，浴泳畢，乃相攜入跳舞室。此間公園皆無牆垣，此園周圍以鐵條圍之，置一簡單之門，大概爲防黃人入內也。由園旁而北，登山，可望大洋與山東之各城。向內下山，入一小餐館市飲，其中皆意大利人。道旁小規模之房室中，詢之亦皆爲意大利人。

有一家其子女四五人，年均不甚懸殊，南歐人第二等民族，故生育之力尙強，大概美國初移來之高等民族，近來並不甚增加，亦不甚減少。而高等工人，則生育不甚繁，因彼等曾被復爲造三個大家（旅館飯店戲園）之人民，其勢不能復繁衍子孫也。美國近來戶口之增加，第一爲南歐一帶之移民來者，第二爲移民初來之一二代所生子孫，大約至第三代後，卽變三個大家之生活，而不從事於生育之苦工矣。

晚歸，偕石如惠玄徑赴金山，因惠玄爲余踐行也，同餐者爲胡君茂臻，江蘇張女士，及郭毓崑君夫婦。胡君將歸國，張女士初來也。

四月十日

晨偕張女士及麥康夫人，訪阿謨夫人，因張女士有事託阿謨夫人，余爲之介紹也。

下午偕石如往視郝坤巽君，其病勢較減。

晚約二美國人便餐，一名白利氏，(Bellis)一名羅司寇。石如以其不滿意於美國宗教，介紹與余談，白君深不滿於其宗教，而羅君則迷信最深，而不自知其教義之價值者也。余爲說中國宗教之來源及現狀，白君極贊成中國宗教，羅君不置一詞，羅君亦不滿意美國現在之經濟制度。飯後余向白君言歐美宗教，殆全爲政治經濟之利用品，然乎？彼笑曰，自然。歐美對人

國有野心而慮其反抗。先遣教士往，人目爲善類，繼之商務，人無排斥之意，終之以力，彼此時覺其非善類已無可挽救，蓋此時已處被征服之地位，印度之被治於英是也。今日英國之待簡地（Gandhi）無論何人，不能以英國爲是，而英國乃人所稱爲基督教國家也。吾殊不相信基督教能有良好影響於現在也。蓋基督倫理（Christian Ethics）根本上帝先造男人，再造女人以爲之戲伴，爲之造各物，爲之造星辰，斷不能容於今日之神話也。歸已十一時，余與談之言甚長，不詳記。

晨間接張忠夫君，自國內來函。

四月十一日

得威爾遜女士自羅三吉爾來函，情詞斐然。音樂家之手筆，不同凡衆，使人生敬重之念，而憮然老處女依八旬獨爨而居，形影相弔，又覺可憐。擬爲函報之，自覺英文不能工也。

中餐赴金山，有美國糖業工程師緬司克君，談糖業事甚多。余英語漸能自由談話，稍覺可喜，惟談久則覺倦耳。

報載本月十日紐約市浸禮教會（Baptist Church）新建禮拜堂，行落成禮，由政府派多數巡警保護，恐社會黨與之爲難，因此教堂與資本家，有密切關係。此新建堂用款一百五十萬元

美金，其資本家之子，嘗往祈禱，故捐此項建築費云云。嗚呼！資本家之捐助一禮拜堂之建築費，其數至一百五十萬美金，即中國三百萬元矣。以此財力向中國傳教，宜其蓬勃也！以此爲商業之前驅，吾國經濟之前途，實覺可慮矣！

晚偕胡茂臻君唐惠立君同餐，胡煒基君來訪。

四月十一日

晨，草糖業計劃書，補誌。

赴白克里旅館，與胡茂臻君合照像，同赴金山，仍續談糖業事。

晚約麥康博士夫婦，阿謨君夫婦，胡茂臻君，張女士，唐惠立同餐，在懷特考吞，即白棉旅館也。餐後余言余愛此旅館，以其雅潔，又不甚大，不似金山之旅館大而人雜也。麥夫人謂彼不愛旅館而愛家居，因旅館專爲旅客而設也。余謂前月遇一美國友人，忘其名，余詢其家，彼答以有三大家：一旅館，二餐館，三戲園也。麥夫人謂人類總應有家，家中有友人，有音樂，可以自行烹調，視彼三大家有樂趣。余謂如紐約之大城，最易使人爲三大家之生活，而不愛有家。彼云此種生活，久則使人不愛有子女，因除工作時間外，赴餐館用飯，回旅館住宿，餘暇尙不足其跳舞看戲之用，斷無工夫照料子女，且深以有子女爲妨其娛樂也。余謂此種大城之

組織，第一步使人不愛有家，第二步使人不愛有子女，然尙未盡，第三步使人不愛有夫婦，但有男女而已。彼笑謂其然，且有其趨勢矣。晚歸，安石如來同談，余稍覺倦。

四月十三日

赴金山，緡司克君約中餐於某餐館，忘其名。餐館甚大，緡君謂此處中國人，來者甚少。晚餐後，下面大廳中夜夜有跳舞，舞時女子著最簡單之內衣一件，幾同裸體，此城男女多不愛家庭生活，而愛餐館生活也。余又謂彼等不愛有子女，確否？彼云當然。談此頗久，末彼與斐雪君二人謂城中居民，無家庭不愛子者至少總有百分之五十五云。餐後又赴新華公司，繼談糖業事，晚歸赴白克里旅館，與胡君茂臻談。

四月十四日

阿讓君以生紀月刊一冊相贈，係本年二月分，中有一文題爲不變之中國人（*Unchanging Chinese*），言中國宗教有高尚觀念，絕不爲專制忌妬肆威之神，如所謂耶和華式者稍留餘地。（*No room for the imperious jealous threatening Deity of a Jahova type*）故西洋爲示威之宗教，而中國乃向善之宗教，中國人之自信其教者，嘗時娛快，不似西洋人之信教者日在

恐懼之中也。又謂中國教事祖先如神，故老人之愉快較西人爲多，髮色漸白面縐漸多，不管表明其將爲子孫所敬奉而爲永在之神矣。默察中國人，大多數決無棄其安樂平靜之宗教，而信吾儕所謂上帝，以求其神明之不快者。蓋吾輩所宣之教義，彼等根本上絕不相信，不過以謂藉此達他種之目的而已云云。其文甚長，此其一段也。阿謨君云，此文多數人贊成，故談後多傳觀，彼未閱此報，乃朋友轉相送閱者也。發表上述之情形者，在中國三十二年，專研求中國實在情形，得上之結論。阿謨君贈此冊與余時，題其上云：在「中國人之生活程度較低於美國，而生命程度則遠高於美國，能使兩國增長其較低程度與他國之高者相等方好。」余晤時笑謂之曰：汝國富乃能僱人向中國傳教，中國生活程度甚低，換言之，卽窮也，如此窮國，安能赴貴國傳教，以改進貴國生命之程度耶？相與大笑。

晚唐惠玄約阿謨君夫婦，及其子安司吞及房東來司夫人，赴上海樓晚餐。餐後回白克里，赴白克里旅館訪胡茂臻君，談至十二時乃歸。又閱拉康皮耳（Terrien de Lacourperie）所著之中國古代文明之西方根據（*Western Origi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書，多彼此顛倒之事實，蓋彼主張巴比倫文明早，中國文明晚，中國文明全由巴比倫傳來，乃至以沙貢（Sargon）爲神農，與余意見殆全相反。蓋余意見尼母羅（Nimrod）乃粟陸氏也。彼謂神農在巴比倫毫無所據，而粟陸爲伏羲時諸候，彼書所傳尼母羅既非本種，其行爲皆類中國之伏羲。蓋遊牧

時代，自崑崙既可東至黃河流域，（伏羲墓在今河南陳州俗稱人祖爺）則西至巴比倫，亦在情理之中。其古畫所繪之尼母羅像，鼻之上端較底，兩眉較高，稍類中國人，與埃及之圖像，不甚相同也。二時始睡。

四月十五日

九時起，偕胡茂臻至金山，仍與垂司克等談糖業。

中餐雷振夫約在遠東樓，其菜味確有中國風味，可佳。

下午赴東方學會。在威廉博士宅內，（Scenic ave 1410）會內請中國領事葉可梁君演說，阿謨夫婦亦均到會。晚阿君夫婦爲余餞行，同至其寓，唐君亦在內，座中人甚多，余不能記其姓名。餐後又來二三人聚談，至十二時半乃去。

四月十六日

晨起甚遲。

下午赴桑得博士（Dr. Saunders）之約，赴其宅茶話。其宅在白克里山之最高處，風景甚勝。此日談話者人亦甚多，余仍照例不記其姓字。桑君室多中國木器，又有畫，得自中國及高

麗者。

晚與胡茂臻君談，歸甚晚，在學生會視郝君坤巽，彼病已全愈。

四月十七日

晨赴金山訪葛婁司君，得介紹信數封，又訪葉可梁領事。

中餐約領事館李君同餐。

歸途誤乘車至歐克蘭，可笑。

晚約蕭君雲南人晚餐，爲其餞行。歸，安石如來談。

得馬和廣自開封來函。

四月十八日

晨葛婁司君來，約一同參觀其製龍鬚菜（蘆筍）罐頭廠，經三王金，沙克來門豆二河，二河之間，有小島五六，歷次船渡或橋渡，乃達廠之所在也。距白克里七十餘英里也。廠有工人三百五十。女工佔十之八九，地名忘之，每年作工期不過三個月。廠內有醫院，有幼稚園，有小學校，有公衆戲所，(Social Hall) 有餐館，有工人住室，設置可云完備。其關於工作者，俱

係新式，極爲簡便。比來神倦，不詳記也。彼公司有如此之廠，八十五個，其中有多數並其果品亦皆由其公司自有之園田中種植，規模可爲大矣。今日同余往者，除葛君外，尙有戴業君。葛君所乘爲自有汽車，戴君所乘爲公司汽車，乃其公用汽車之第一百九十五號，不便詢其有汽車若干，卽此可以見其規模之一班矣。

晚至八時，乃歸，甚倦。

四月十九日

晨遲起，赴金山約吳德及垂司克二君，及胡茂臻君，便餐於三藩西司（SanFrancis）旅館。仍稍談糖業事。

赴領事館探詢請發護照事。能否赴南美未定，墨西哥則決意一行也。

余此遊既欲考察世界生活之現狀，思有所立言，斷不能僅限於美國及歐洲，此二者今日世界有勢力之民族也。其所以控制他種民族，吾應知之，而其他各種之被其控制者，尤應知之。蓋吾國今日研究控制他民族之方法非必要，而考察被控制者之狀況，以告吾國人，且可合人類全體施觀察以研究人類主義，乃較爲必要也。白種人腦中國家觀念太重，其言世界主義者，不過極少數學者之好希心，若就其心理上之成分分析之，恐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殆不能成爲比

例。中國人國家觀念最淡薄，故考察全世界人類狀況，而確實研究人類主義者，必屬之中。中國人在世界人類佔四分之一，若以與同種或近於同種者合計之，則佔全世界人類三分之一以上。則研究人類主義，以謀全世界之永久和平，抑亦中國人惟一之責也。惟中國國家太弱，民族亦爲人所輕，力量不足以左右世界，則又吾中國人所當自勉而力求進步者也。

晚印度孫博士介紹同鄉麥圖君 (Mr. Motu) 約晚餐。麥君娶美國人爲妻，與其岳母及其連襟同居，座中除其全家外，尙有其他二客，彼等樂與余談，一再留之，至十二時始歸。蘇士明譚葆慎二君，在寓少談，寢。

四月二十日

讀所購歷史。下午郝坤巽君來談。郝君研究學問甚精進，而暇時又善思，其腦太勞，余勸以習靜，非勸其較學，習靜乃勸其求學之暇，總使心理作用有真休息時，則研究時心力更覺清爽，更覺強健也。

四月二十一日

略整理從前日記。思將第二冊寄歸，忽念奉直已經決裂！交通梗塞，寄去如有失落，更無副本，即第一冊收到與否，亦不可知，乃止。又念余家眷分居京津二處，皆近戰線，無處可逃

避，爲之慨然！余近日比較的覺中國政治，甚關重要，此輩獸征蠻戰不已，政治將自何處下手耶？慨然！

安石如來談，石如在歐克蘭爾兩處教國語，近來廣東僑民子弟多感普通語之必要，思設法學習，亦一好現象也。石如妻在新鄉，亦近戰線。

四月二十二日

赴金山領事館，閱中國報，欲得國內戰事消息也。知無確息，徒增縈擾而已。

此間中文報共四家，一少年晨報，最狹義之國民黨機關報也。其宗旨在宣傳國民黨及孫政府之主張。二世界日報，最急烈之反對國民黨機關報，名爲屬於憲政黨，遙奉康南海爲首領，此二報皆色彩太重，記事亦往往有所偏重，不敢盡信。卽奉直之戰，少年晨報偏奉，世界日報偏直也。三大同日報，爲黨界所辦，稍偏於反國民黨。四中西日報，爲伍盤照君所辦，似無所屬，然偏於國民黨。大概此二報可比較上謂之爲中立者也。

中餐於上海樓，胡茂臻來同餐，餐後同往觀馬戲。凡馬戲均有獅象熊虎猴犬斑馬等物，然皆無可觀。惟馬之馴熟可喜，其跳舞能完全與樂之節奏相合，頗足爲研究動物學及比較心理學之助也。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

偕唐惠玄胡茂臻二君赴金山，下午歸。

昨日偕胡唐觀一極大貨肆，如中國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者。凡人生所需要之用品，色色俱備，聞其營業甚大，在其中購威爾氏世界史大綱，（*Outline of History Wells*）今日略加翻閱。晚訪康白情孟壽椿柳報青三君，因彼等數次來訪，皆未遇也。談甚久，十二時方歸。

四月二十四日

讀威爾氏世界史大綱。彼書：

- 一以三數種化石，推論古生物而及於人。
- 二以所發見之石器銅器，推論有史以前之人類生活。
- 三以石刻陶版上之紀載，講上古史。

故現時頗有價值，然其論中國處簡而有誤：

一因中國無石器可證，彼大感不便。蓋中國開化最早，而農業尤為發達，石器時代之陳迹，久歸消沈，與歐洲情形不同，彼未先認定此前提，故隨時皆感困難也。

二中國上古史惟一之史料，爲古代典籍，此在中國爲學生之業，西人解中文之程度甚淺，對於中國古書，不免望洋興歎，此第二種困難也。

有以上二種困難，遂不免有錯誤之處，如中國古時金銀銅鐵等，皆統稱金，黃帝時黎苗等種類，已在葛盧之山冶金爲劍鎧矛戟等器，其中必當有鐵。因黃帝與蚩尤戰；大霧不辨方向，黃帝造指南針，因得勝之。指南針之造，非有鐵不可也。又禹貢載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等等，中國有鐵甚早，毫無疑義。且鐵之發明，或先在南方，因苗地與梁州皆偏南也。而威史乃謂中國鐵自何時輸入不可考，大約由匈奴輸入云云，又謂中國有鐵製兵器，在紀元五百年前，較歐洲晚二三百年云云，似屬無稽。中國唐虞以後，爲精神文明發達時代，其前則爲物質文明發達時代，五行論當時純爲物質文明之精神所在。史載伏羲本五材之用而定五行。五材者水火金木土，五材之用者，即以水尅火，以火尅金，以金尅木，以木尅土，仍以土尅水，又以金生水，以水生木，以木生火，以火生土，以土生金也。定五行者，以此五者，循行之理著爲實用物質論也。自此以後，無論何事，皆以五行相比附，故伏羲時所謂建五氣，立五常，分五方，命五官，辨五色，自是以後，各代命官分職，制作教化，無一不以五行相比附。乃至天文之五星，地理之五方，生理之內五臟，外五官，耳之五聲，目之五色，鼻之五臭，口之五味，政治上之五官，倫理上之五常，宗教上之五神五帝，（見月令）音樂之五音，儀仗之五旗，殆無一物一事

而不與五行比附者。洪範九疇，第一卽爲五行。惟五行爲物質論，其餘五事八政等等，政治上事也。箕子開宗先云：鯀湮洪水，汨陳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云云。水亦五行之一，火金木土亦非洪水所能汨陳，足知此所謂五行，乃五材生尅之用也。洪水氾濫五材之用不能施，卽所爲之汨陳其五行也。由此推之，古人以火尅金，以土生金，卽金屬礦開採融冶之作用也。洪水期稍停滯，洪水以前，久經發達，鐵之發見，與製鐵之發明，必爲吾之先民，毫無疑義。匈奴之有鐵，爲自先民販運，亦毫無疑義。據威史所分石器銅器鐵器之時代，歐洲初有鐵在三千年前左右，其以鐵製兵器較晚，其視中國鐵器時代，相差須以千年計矣。彼乃謂吾之鐵爲兵器較彼晚二三百年，似須再考也。西人治中國史，能得要領者甚少，甚望中國急起而自研究吾史，其西人所著之史書，惟可供參考，斷不可迷信也。

晚補草人類主義舊稿。

得搏沙信，讀之甚快。

郝坤巽君來讀去。

四月二十五日

續補舊草。

三十八國遊記

一九五

晚赴阿謨君宅談，有可記者如下：

一凡作工人者均無思想，彼均不愛用腦，但求目前之快活，與之談他事，皆不願聞，余謂若然，則美國社會主義不易實現。彼乃云，最後必實現，美國商業彫敝後，失業者必更多，彼等不知社會主義爲何物，至不能得每日食料時，自知反省，祇爭時間耳。

一彼前數年曾有一教會請其演說，已允之矣。至日教會中人乃思授意使其演說，彼不肯，乃以已意演說，其大意乃以社會主義眼光，批評宗教，說皆有據。說後請台下任意發問，其教會人皆不作一語，僅與聽者問答。其下次星期，牧師特開一會反對其說，至次日並公布之於機關報，然祇有牧師之駁語，而無阿君演說原稿也。

四月二十六日

仍續補舊稿。

江西柳報青君來談。

閱報載張軍已佔北京，接收警察，不知秩序如何。余眷屬在北京。爲國爲家，懸念無已。

四月二十七日

晨起浴。

得家信平安，然一月前之信也。此時如何，則不可知。

得繼理信，並寄公司去歲結賬報告書。

連日補舊草數千字，便覺倦困，何也？

讀古史甚難，因其中多雜有神話，各國歷史皆犯此病。然神話種類亦不同，以中國論之：一言開闢者，謂天地如鷄卵，渾沌不分，盤古居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盤古者天地萬物之祖也，云云。此純粹之神話，而非史料也，然爲中國三才論所自出。

二精衛填海，夸父逐日云云，填海逐日，此純粹之神話也。而炎帝之女（記不甚晰）與夸父，或有其人，一爲多情，一爲善走，但有其人亦非史料之有價值者。

三女媧補天，蚩尤作霧云云，女媧蚩尤，當有其人，補天者神其功也，輾轉譏爲神話，作霧者蠻夷未開之民族，或能出入於霧中，又以其善戰威震殊俗，因而譏爲神話，如此類者，皆應闢其訛誤，以事檢別。若因作霧之語荒渺神奇，而並二人其他之事跡一概屏除，則亦未爲得也。

四古人紀人之貌，往往以獸名作形容詞，卽後世亦然。如猿臂善射，如虎頭燕頤飛而食肉，如蜂目豺聲之爲忍人，此類甚多，古史中之以獸名作形容詞者，亦應如此釋之。

晚與胡茂臻君同看電影，歸，安石如在寓，同談甚久。

四月二十八日

晨起阿謨夫人來電話，謂阿謨君今日生日，約晚餐時往談。余應之，然不知美國俗遇友人誕日，何以爲壽也，並約唐君。

仍續寫國內舊稿，下午六時，偕唐惠玄同赴阿謨君宅，余無物可購，乃購水果貽之。今日阿謨生日，其夫人以古畫譜一本爲之壽，內搜印中國埃及西班牙及印度及墨西哥彫壁繪窗之畫，古色斑斕可愛，此日座中無他客，除余二人外，即彼夫婦，及其子安可吞也。

餐後，談至十二時乃歸。

四月二十九日

仍補國內舊稿，起甚遲，故所寫以甚少。

石如等來談，康白情來談，甚久，談中國萬事皆大度包荒，惟家族主義不容含混。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在中國人腦中極深視，而宗教以尊天敬祖爲大綱，此綱之下，容納萬流。余意我國太古時，宗教必甚複雜，大概拜日月拜山川，此有史可考者。如五祀，如八蜡，則史奇難

矣。當時首長以尊天敬祖統一一切信仰，以天爲最尊之神，無論何種信仰之對相，皆括於天之下。以祖先爲最親之神，其他之神或可敬可不敬，而祖先則血統相傳斷不可不敬者也。其有書契可考者，舜典肆類於上帝，以天爲最尊之神也，望於山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此舉各種信仰對相，一概納於天之下，故爾時萬國易於統一，而無宗教之戰爭，卽或稍有之，與白人之血染出之宗教大相徑庭也。其天子九廟，諸侯七廟，以及士祭其先，皆以祭祖爲極重要之事也。直至今日中國人之信仰，仍支配於此種大綱之下。佛教時空法空，當然與尊天敬祖之宗教不相容，然佛教入中國千餘年來，真知佛教精義者，不過爲少數學者，大多數人之信仰佛教者，仍以尊天敬祖爲大綱，不過向印度又抄來一部洋裝封神榜，於舊日之廟宇中多增新神或加建新廟耳。此形式上也，至精神上則中國人之信仰，確信天道福善禍淫，而本血統相續之義，祖先之善惡有時子孫並負其責，佛教來後，僅於善惡之報應上，又加一種輪迴說，謂來生仍須負責而已，大綱始終未變也。今耶穌教以簡單無味之教義，褊狹偏利之見解，輸入中國，真覺無聊。中國人乃有以其在中國作慈善事業爲詞而恭維之者，然美國商業上得中國之利，每年至少以千萬計，豈不應以救災卹鄰之義相與耶？彼教會者受資本家之資助以來，爲資本家作事耳，中國人乃信其爲中國人作事，何其賤也？

晚閱報，直奉已正式開戰矣；南與南爭，北與北戰，統一不知何時，而眷屬在京，雖知其

不致受驚擾，終覺懸挂也。

四月三十日

晨起安石如攜今日報來，知北京天津以南 自馬廠直至長辛店，同時開火，自二十九日夜來已有繼續槍聲，至浮曉大戰，竟日未已，在北京城上可見槍煙，避難來京者絡繹於途。爲之慨然！

中餐後，同惠安安石如及陝西郝君登山攝影，並至大學浴水池觀游泳，久未登山，覺風景大殊，春來之花木絢爛奪目，溪流與碧草掩映，和靄之日光亦有沁人欲醉之意，古人云，「東風吹得遊人醉，」不領略不知其意味也。

晚與石如惠安觀電影，睡甚遲。

五月一日

晨起遲，因夜來睡遲，且不甚安也。

購金山紀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及金山日報 (San Francisco Journal) 閱之。中國戰事有延長擴大之勢，海軍聲明加入直軍，現政府則聲明加入奉軍也。

專以直奉本軍論，現在戰役中者，各五萬人，然尙繼續集合，大約各增加一倍之數，故外

人之推測 謂大戰方始也。安石如來談。

下午約威邇遜女士，及房東。及唐惠玄，同赴白棉旅館，晚餐，談甚久。威女士兩自羅三吉爾來函，約余候彼歸一談，故特約之。彼初喪珠，心緒不好，余爲之談佛教，彼間亦問中國宗教。彼謂佛教教旨之高，爲平生所未聞，而中國宗教之寬大自由，且有益於人類，亦遠勝於歐洲人之宗教。彼自身爲耶穌教徒，且在青年會作事，然能深知耶穌教之無謂，可謂慧矣。

五月二日

晨起早，夜睡仍不甚安，且夜來天氣驟暖，亦覺熱也。

赴白克來圖書館閱報。

江西柳報青君，及四川劉君來談，謂余交美國人多，欲得聞美國社會宗教家庭真象，余就所知者爲言之。中餐後，石如又來，攜有午報，總觀今日之報，戰事仍無眉目，而日人暗中助奉，似亦證實。前數日朋友共談此事，余曾言去歲皖直之戰，日人助皖，因皖軍敗太速，故未得大接濟，此次直奉戰事醞釀較久，且日人鑒於去年助皖之遲誤，此次恐日人將早有所圖也。內爭不止，暗中亦有外寇，慨然久之。

晚同惠玄石如晚餐，餐後赴學生會一坐，又同至石如寓，兼訪陝西郝君，此間對友人多稱

姓不稱字，故

五月三日

晨早起，

罄。無日能安

下午閱威

云云。按中國

歐美皆同，足

入，似應由南

於此處耶？淡

即淡芭菰亦須

安石如來

五月四日

晨起浴。

安石如又來，談報中關於中國戰事消息。

連日不甚能讀書，亦不能寫文。心不靜也。中午閱午報，奉軍大敗。

此間法律禁止白人與東方人結婚，美稱最自由之國，乃至人類之愛情，而亦干涉之，可笑可惡。而白人女子，多願嫁中國人，前二月有某中國人及一美國女子結婚，乘船赴金門灣三海里以外，在船上結婚，並請有友人觀禮，船主爲之證婚，禮畢返市，此爲創例。今日報又載中國人李君，與白人女子結婚，仍乘船至海面行禮，且照例以船主證婚，當晚即又返市矣，李君自謂彼愛此女，已數年，當時女祇十一歲，專候此女至十八歲時，即結婚，蓋美律以十八歲爲結婚最早之年也。

余覺中國男女知識程度，沿教育習慣，自然男高於女，而男女之性情，亦不甚懸殊，美國女子，多工言詞，善應酬，有禮貌，男子比較上頗嫌草野氣太重，其大學生之儀度，無以異於村夫，且言語亦多陋劣，豈禮貌言詞，爲女子所獨應講耶？抑加省之男子，因開闢較遲之故，異於他省耶？聞此間女子對於儀容舉止，似亦專有研究。

五月五日

閱報，謂張軍忽然大敗，北京附近之戰事，或將告終，果爾中國可少傷人民，少損財產，

且華府會議之結果，亦得早日實行矣。

石如又來略談去。

下午訪康白情，孟壽椿，柳報青三君，遇柳君略談而歸。

晚唐惠立邀餐於上海樓，主客爲威廉博士夫婦。

威君著有中國古文明之源流一書，前在阿謨君宅閱之，未得其結論，今日詢之，蓋彼與余抱完全相同之意見，彼亦以謂休牧林（Sumerian）來自東方，或泊米爾（Pamir）中國來自崑崙山，文明本可同源也。

休牧林圓頭少鬚，當然爲中國相近之人種，此事理由極顯明也。

余意曰人爲地球結冰時期居近冰帶之人民，故使其色白。中國人久在黃河流域之大平原居住，此平原無山林爲障，多風沙，人民久浴於狂風黃沙之中，因而色黃，彼亦贊成此說。

余初僅以白人爲寒帶種族，然蒙古天寒，而其地居民不白，且關內人至其地者，轉變而爲赭色。余遊其地，不過月餘，面皮改色，數年不能復舊，知風沙之於皮色，所關係甚密切也。

印度人爲阿利安種，因居近熱帶，其色甚黑，此亦皮色易變之證也。

五月六日

晨訪威廉博士於大學，彼以其所著書（即中國古文明之源流）相贈。彼云作函爲余介紹愛來司喀博士，愛君現供職美京博物院，現世人類學頗有名者也。余近來頗以人類學爲有趣，此間人類頗雜，凡遇人時往往乘機問其爲何種何族，而觀其目，鼻，（上端之高低廣狹，下端之兩倉兩孔，準頭上之筋肉，俱有分別。）額骨，眉骨，鬚之部位，身上毛之多寡，而後及其髮狀皮色。漸成種種習慣，故威君爲余介紹，此人類學家也，彼作信時，余即翻閱其書之結論，蓋與前時所記入日記者，大概相同，爲之狂喜。彼作信畢，又稍談出。

偕唐惠玄中餐，餐畢購報閱之，知戰事已完全結束。奉軍在關內潰散者，均解除武裝，資運回籍，吳已到京，政府明令免張之巡閱使職，並明令褫梁士詒張弧葉恭綽三人職，由法庭通緝。年餘來，北方戰事之醞釀，至此結束，日後是否更有此種醞釀，尙不可知，然人民之驚擾損傷。已不聊生矣！

安石如來談，彼渴望吳軍戰勝者，故每日必來談，或攜報以來，或來閱余報也。

晚偕唐惠玄訪康白情孟善椿柳報青三君，作無忌之暢談，言在美國所見之風俗，及所聞之歐洲風俗。雜以男女猥屑之事，與社會流傳不經之言，至十二時得一結論，中國爲世界上最有禮教之邦，在國時不敢自信，今乃確承認之。人類能裁制天然，對己身之天然，須先能爲相當之裁制，否則人類雖能於己身以外之天然裁制之以爲人用，而無形受裁制於己身以內之天然。

則適利進化。(Over-evolution)結果，已孕人類衰滅之漸，中國禮教，即所以裁制已身肉之天然也。惟其結果，或有失之過當，而防害人類自然之發達，今日祇可解放此過當之點而已。歐美之文化，能補助中國者甚少也。

五月七日星期

安石如言歐克蘭中國學生。以今日爲國恥紀念，上午列隊遊街，下午在學校開會演說，約余等往，同鄉郝坤瑛君，及康白情，孟壽椿三君，均來余寓，同赴歐克蘭，先往參觀窮人院。在城內之東偏，其中布置亦好，西爲辦公室，今日似無人，因星期也。北爲病院，東南各屋環列，均自屋山上開門，各門共聯於一環廊，若中爲一小學校，當極饒生趣，余等觀之，可以增快感。無如其皆白髮老人，每屋分爲四列，每列有床數十，老人或坐而太息，或臥而呻吟，或斜欹枕端，毫無氣息。此等老人，每日夜除兩餐以外，皆困守一床，不願在外走動，且皆之走動之氣力者也。舉昏花老眼，向屋內四望，皆囚首白髮，敝衣垢面，與自己之狀態相等，其幽慘之情形，不可形容。余等皆不願多流連，方欲去，見一中年女子來，衣飾甚整潔，入室至一老人床，兩人四手相抱，兩頭相偎，作極親昵之狀，蓋父女二人也。出時見院中停有汽車三輛，今日職員不來，此乘車者必爲來探視此屋中老人者，且必其最近之人也。若不爲最近之人，

必不肯來。雖然在美國萬勿笑此乘汽車者之任其老人入窮人院，養育來一視，其加恩於此老人者，已如九天雨露矣！潘君立山之夫人，曾言某老婦。寄居一他人家，老病垂死，其女曾乘汽車來一視，立談數語即去，因其婿在門相候也。至其子則始終未見其一來，可以知其風俗之一斑矣。

余在國時，對於人類主義中，亦有養老院之研究，大概如禮運所謂老有所終者也。今重思之，覺養老院者真世間之活地獄也。余困未決監中一年又四閱月，未嘗以爲苦，今日觀此等老人，自念若使余老時入此處收養，其苦乃不可思議，此種印象，在余腦中，乃助余改變思想最有力量之原料也。

觀畢，回歐克蘭中餐，餐畢，同至此地華僑公立學校，蓋學生遊街畢，在此開會也。時間已晚，彼等請余演說，余略說數語敷衍而已。

五月八日

晨早起浴。

前數日天氣太暖，昨今兩日，忽又涼，今日晨作日記，覺久坐而冷也。

閱報載河南督軍與吳軍宣戰，意其不確，然又多一牽累。

下午赴金山訪雷振夫。彼有同族，及方姓友人，（此地雷方鄺三姓爲一家）有回國辦實業之思想，約與余一談也。方君名美全，爲羅三吉爾電料專門畢業，彼專習無線電並製造電料，約至其肆中一談。其肆名天寅電局（Union Electrical Supply company）至其肆，請余由無線電箱中聽音樂，彼以聽筒置余耳，先開電機，次撥電表，即聞其中音樂雜作。少頃方君云，此告白也。則聽其人言某家某貨，如何物美價廉，在某城某街某號云云，方君又云，此新聞也。則聽其中又易一聲音，報告新聞若在電話中有持報紙讀者，但其聲音則較電話清楚者多，余不解其理，方君爲余說其大概，一空中有電浪，任自何處發音，皆向周圍平均射出，無線電即利用此電浪也。發電機處，有電之浪環表，（Radio）表明浪之度數，如自甲點發音，向周圍分射，其射線之周折，皆爲相等之距離，故每浪紋一曲，周圍成爲浪環，凡自發音機發音時，必先撥浪環表。此間所用之機器，大概自一百五十度至七百度，度數多者，其射線曲折之距離較遠，而浪環較大。美國政府例用三百六十度，其他新聞各業，各有其自用之度數。用受音機（Receiver）聽時，撥至何度，即可聽由同度所發出之音，彼所用之機器，可聽三四百英里。如加一二電光，不換機器，即可聽及一千五百英里。適聞所聽之音樂告白新聞等，乃金山考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所發出。其報紙有一欄，專登無線電環表，（Statue for Electrical radio）表內註明某時若干分，用何度數發何音，故有受音機者，均可按表以聽。故方君

以聽筒覆余耳後，即告余以何時爲音樂，何時爲告白。何時爲新聞，蓋彼目視案上金山考報之浪環表也。發音機一架，約美金千元，受音機祇數十元，爲價甚廉也。余初以爲無線電亦如有線電，僅能傳號碼字母，今知其與說話無異，真新奇也。

晚歸甚冷，且大雨，此間天氣真不可測。

五月九日

今日可謂虛度，殆一事未作也。上午略記昨日事，下午與唐惠玄安石如縱談，至晚餐後，繼之至十一時。

致佩青繼理函各一，昨日致張忠夫父子函各一。

五月十日

晨讀威廉博士所著中國民種源流。

午威廉君約餐於大學內教員俱樂部。與惠玄同往，遇某博士，亦大學教授，威君爲余介紹云，胡君在中國辦煤礦，來美遊歷調查。某君即云，然則君爲營業中人也，余曰然。彼作極不贊成之態度云：文明非機器多之謂也。後又續之云，有人謂孔夫子與蘇格拉底不文明，因其不

知機器也，近人思想大半類此云云。余頗異其言，惜無機會與之續談。

餐後歸寓，購報閱之，謂張作霖已逃至大連，其敗兵尚有若干，廣集漢洲一帶，掘溝自守云云。觀此，則此次戰事，完全了矣，惟河南又發生，尙不知結果，未免懸懸也。

晚約安石如郝坤巽二君共談，請其聯合各處留美學生，公函河南同鄉父老，主張河南創辦大學，二君極贊成，擬即函河南留美學生同鄉會，徵集同人意見，晚餐後，又歸談至十一時乃去。

五月十一日

威爾遜女士約中餐，於司裘哇旅館 (Steward Hotel) 餐後談至二時別。彼持一書，係英國某博士所著，中有延年之術，大概言人若能使思想完全受管理，(Control thought) 即可長生。威女士詢余有其理否？余云，有。但云管理思想，不如云管理意識，余十年前曾用此功。彼又詢余美國經濟制度，究有何法可以改革？君研究既久，乞以相告。余謂余研究中國如何改革，未嘗研究美國也。彼云以君觀察美國社會黨急切能成功否？余云，余不甚悉，然以普通資本家及勞動家之情勢觀之，成功極難。因資本家已將政治家宗教家科學家均納入彀中，成有組織之系體。反之勞動家祇知本日之快活，與之談將來經濟制度，彼置若罔聞。貴國行普通選

舉之現象，工人有知爲將來計者否？彼云若施以高尚之教育，當可使具有覺悟。余云：此有二類：一，貴國教育機關，皆操於資本案之手，不易澈底的傳講經濟改革。二，工人祇願現在，不問將來之習慣，已成第二之天性，其致此之原因甚多，專恃教育以回復其人類知識將來之本能，恐亦不易爲功。彼又詢其重要致病之原何在？以何法可以醫之？余云：以余意見必有親子互養之家族制度，再有血統相續之宗教信條，庶可復回其注重將來之本能。否則集人民於大城，皆變爲三個大家之生活，始則不願有家庭，繼則不願有子女，終則不願有夫婦，人類至此，有動性無生性矣，欲其不爲資本案之機械，何可得耶？雖然貴國資本案，以貴國之含有動性之機械爲不足用，而必欲設新製造廠於中國，以製此有動性無生性之機械，所以每年以鉅額金錢向中國派教士，設青年會，以求中國之「美化」，「美化」即欲墜喪吾國大多數人之生性也。人類之生性，以「親子互養」，「血統相續」，維繫於不敵，貴國資本案，先以普通之教士到中國傳教，將以「階代爲生」之教義，破壞吾之「血統相續主義」。再以高等教士作講學式的宣傳美國文化，又破壞吾之「親子互養主義」，而代以「個人自願主義」。個人自願，必變爲「中年集樂主義」。中年集樂主義行，人不復顧及將來矣。吾方求自保之不暇，何能有術以代貴國謀耶？然貴國之少數資本案，彼之血統相續之精神，乃大有摹仿吾國之趨勢，則殊可怪也。感女士付之長嘆而已。

下午赴領事館閱中國文報紙，知鄭州居民，無辜死者，約及一萬，爲之慨然！晚餐後，有猶太人阿魯孫（Oronson）及奧大利亞洲人班澤民（Benjamin）來室談，班君此地大學助教也。

五月十二日

赴大學閱報，歸訪康白情未遇。譚葆慎蘇四明君來談。

下午萬里爾君約晚餐，彼初自羅三吉爾回，渴欲一暢談也。前與同鄉縱談時，安石如謂彼初至新鄉之年有與訟者，訟由某農人娶妻後，其妻機關漸發達，變形類於男性機關，因出妻，並求退回聘金。余亦聞有此種異聞，但未親見。余思研究此問題之理由，但須先證明此事之真，有否，因思美國如此等事，必有學者取以爲研究資料，因詢葛君美國有此種陰陽性人（Neutal Sexual）否。彼誤會余意答云，此等事甚多，名爲同性相愛（Homo-Sexual）。或云非法相愛（Hetero-Sexual）即男與男相愛。女與女相愛，不婚不嫁儼同夫婦也。此種現在甚多，但尙非公開，此風或由希臘傳來，因希臘此風殆公開也。余又云，此種之男性機關與女性機關尙同，惟同性相愛耳。有無機關上即爲陰陽人者，彼云，亦有，此名畸形，（Deformity）乃發育不全者也。胎生之發育之不全者甚多，不祇陰陽性之機關。然以余意推之，祇有發育不全

者，決無真正之陰陽也。餐後彼赴師範學校授課，余往聽所授題目爲歐洲經濟狀況，彼講甚清晰，余多可解。惟有可異者：（一）此班約六七十學生，男子祇有三人，餘皆女生；（二）其女生年在三十以下，佔甚少數，其大多數年齡皆在三十歲以上，此殊可資研究。吾國來考察教育，大半專就其教育本身，或正面考察，余則愛自旁面及附屬相關之問題加研究也。

自七時講至八時，電燈忽滅，諸生請去，甫出門電燈又明，諸生誼笑奔歸，學生似對於葛君講授頗感興趣，其記筆記甚快，然似皆用普通字記之，非速記術也。但又有一可異者，年長者之記筆記，更爲專心，有年太長約在四十以上者，則較差矣。余尙須歸白克里，燈明後未再聽，作別出校。

五月十三日

胡茂臻君約中餐，在金山上海樓。餐後又至歐克蘭，因與唐惠立等。約共遊愛德公園（Edora Park）也。余等不知園址，先約定至馬利湖（Lake Merry）相候，實則園距白克里甚近，湖則距白克里金山均遠也。至園，園門稍類中國式，余等前曾過其門，未暇入觀，今日園中售票，每人一角云。今日係冰吉林日，園中各處有售冰吉林者，及進園殊失望，蓋專爲兒童戲遊者也。有飛車以木架路，高下相間。路上有鐵軌，以小電車飛行其上，車行速度及振蕩度均

甚大，童子乘坐其上，引以爲樂。成人亦多乘者，不及小兒之多。有飛船以圓輪高架空中，周圍懸小船，船可容三四人，以電力使輪飛，輪上各船均隨輪飛舞，如河南省小兒之牛夢碾，惟較大耳。有飛馬以大旋盤置地，盤之周圍，安裝木馬數十，皆作奔馳狀，小兒跨馬上，亦作騎馬式，電盤盤旋，羣馬如飛，實則馬足並不能動也。有搖車，有大廣場，場上面安鐵網，下面安堅實地板，周圍有檻，防觀者入內及車行出外也。場內有搖車十數，車大概圓形，後半裝安如汽椅，乘客之坐位也。前半安一有柄轉輪，如汽車前司機人所持之輪，以司車之行動轉折也。車中又安一立木，木中有鐵通電，木上有小平鐵板，可觸上面鐵網，故電門一開，羣車皆旋轉而行，蓋鐵網鐵板相觸而不連，故能發電以動車，車仍可遊行自如也。車上轉輪，乘者持之以轉車之方向，但祇能旋轉不能直行，各車下端周圍有彈性鐵圈護之，故兩車相撞數車相撞，皆無危險。此外尚有旋車等，皆不過以旋盤爲動機，而安車馬於上以乘人者也。小兒乘之有趣，成人殊覺無味，然美國成人爲此者甚多也。其中有一事可注意者。美國社會秩序最好，凡遊其之所，皆由一門入內，如人數多，則依到之早晚爲序，前後排列，成人童子，皆守此例，無擁擠者。今日遊人過多，每處門皆排列數十丈長，地位不足相容，則周折排列，前後仍不紊亂，且園中並無入爲之指示。而遊者習慣上自然遵照，此中國所應自勉者也。余等亦購冰吉林一杯飲，以應節令，尋草地坐息。偌大一園，而無清靜之地可以坐談，或飲茶，殊覺不便。五時

又赴金山，因加省大學此季畢業，有中國人數人，今日公議於遠况樓，余亦被約前往也。同鄉郝君坤巽，去歲畢業，未領文憑，故亦加入此期畢業之中，學生會長譚君葆慎亦此次畢業者也。與議者約三四十人，演說皆英文，因畢業者粵省人多，不解普通話，最後余亦勉強以英語演說，稿另記，此第一次也。

議畢已十一時矣，倦極，回白克里已十時，寢。

五月十四日 期星

午後因阿模君電話相約，往訪之，談至夜十時半方歸。遇魯孫山女士，蓋心理癆病家也。彼曾遊學歐洲，專研求心理癆病之法多年，現以此爲業。

五月十五日

阿母司窗 (Armstrong) 君來談，余約之於白棉旅館中餐，彼爲余介紹一農業家，一二日來談，阿君謂購已用糖廠機器不可急急，彼知現在已經又有預備歇業出售者數家，明年或當更多。又謂第一糖廠，須全在美國購，第二廠，可祇購煉糖鍋，餘件在中國造，大可省錢也。

下午康白情來談，謂國內之非宗教同盟會，彼不贊成，若改爲非基督教，則彼可贊成而加

入爲一會員，久談乃去。晚安石如君來，與唐惠玄共談及家庭幼年生活情形甚久，至深夜始去。又今日午間，與阿母司雷君談及年歲，彼長余十歲，今年五十一歲，余詢以自四十歲至五十歲之十年，與自三十至四十之十年相比若何，彼謂大異，前十年覺甚長，後十年則急如奔駒，瞬息已過云云。余今已入自四十至五十年之範圍，爲之默然。晚又談少年事，如在目前，歲月逝水，古今同慨也！

五月十六日

晨，欲收拾行裝，未果。

中餐約威廉博士便餐於白棉旅館，唐惠玄作陪。余詢彼意紅人從前與中國人有關係否？前不久尚有地下發見有中國字之箭，彼云當然從前有關，然此箭必爲由中國攜來者，非紅人故物，因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之前，如紅人古時即與古國文化有關係，其文化程度，不應發達如彼之低云云。彼前曾謂風俗習慣，各國均以各保存其固有者爲好，若世界風俗習慣皆趨於同，減少人類之興趣，殊無可取，余以其言頗有獨見。并記之。

晚餐與葛理愛君阿謨君夫婦，共餐於金山上海樓，葛君答余前詢之問題，謂師範學校女生之多，其原因男子作他職業，其薪工甚高於小學教員，故無願以此爲業者。女生中年歲多在三十

十歲以上者，因此班多半係現任教員，或有已充教員多年者，以舊智識不足敷用，故重入學也。嗣又談及彼之講義，如在大規模之大學中講演，必爲有勢力者所排除，因此邦凡不利於資本家之學說與講演，皆不能自由，憲法上之言論自由，祇具文耳，彼從前曾有一種講學之組織，公家亦撥款相助，後有資本家派人往聽，記有筆記，送資本家閱看，遂知照政府，立予停止經費，故此邦學問上實無自由也。阿君不能久停，因彼爲商業美術協會之會長，及商業美術之編輯，今晚開大會，彼須早到會也。

阿君謂此邦資本家有家園極闊者。亦有並無家園畢生居於旅館之中者，彼等但知金錢以多爲貴，並其生命之娛快，亦毫不講求，而其予他人之痛苦甚多云云。若是則與中國之守財虜，亦頗相似矣。

餐後偕阿夫人同歸白克里。

五月十七日

今日大學行畢業禮。約往參觀，簡上書明早晨十時行禮，另有參觀券一紙，以爲入門之券。禮場在大學內希臘戲園，昨日報紙又登有聲明，謂自九時起入場，凡有券者均儘九時四十五分鐘前入場，逾時仍有空坐，儘無券先到者入場。余偕唐惠立同往，已十時五分，場內坐客甚

滿，余等未至正門，即繞旁路登山觀之，因此戲園名爲戲園，上無照棚，四面無牆，且後面橫連山崖，故可登山觀也。場內人約以萬計，廠外相等。學生畢業者，約有一千，中國學生約十人。博士，碩士，學士，皆著畢業禮服，禮服甚長，袖亦極寬，與中國秀才所著藍衫相同。禮帽下圓上方，類中國古時之弁冕。參觀者皆陸續入場，畢業生則按所習科目，分定地點，齊集後魚貫入場，其情形與中國科舉時代秀才入學時，由縣官教官相送遊泮池者酷肖。場內場外及沿途士女爭觀傳語，亦轟動一時。惟其街市甚寬，校內道路，亦與街市相等，且場外空地極多，又三面臨山，登山瞰下，遠近皆可看見，尙不十分擁擠，若街窄院狹，必至擁擠不能來往也。余因此有數種感想：

- 一，中國學校制度，周時大備，至漢承平時太學生三萬人，今加省大學規模，極爲宏大，亦祇學生一萬人。中國自科舉興而學校廢，何時方可恢復舊觀。使大學有三萬人也？
- 一，中國學校制服，爲青邊長衣，自周時已然，詩人傷學校之廢，所以有青青子衿之詩。中歷二十代，屢經塞北族入主中國，此制未廢。明亡，秀才多著青衿，赴泮池殉國者。清帝重視之，乃於改革衣制時，獨留此制，今方務興學而廢此服，以學外國，何不思之甚者也？

一，人類非專求衣食充足，即完了其生命上之欲求，故社會方面，以常能給人以精神上之

興趣爲要，如此次畢業生之行禮，凡教職員自校長及省長代表以次凡有學位者。均著寬邊長服，社會耳目爲之一新，觀者嘖嘖稱羨，中國今日但因科舉之反動力，凡有與科舉相似之形式，一概屏除，而不知社會上實有此種需要也。

美國以移民獨立，其政治風俗，均可隨意創造，故他種聚會，多含急遽躁切之意味，惟此畢業典禮，承歐洲之舊習而來，雍容有大雅風，蓋自歷史中陶鑄出也。中國歷史最長，而今乃欲舉往昔之所有盡棄之，亦惑之甚也！

余因中飯約阿母司窗及文德毫特（Winterhater）二君便餐，須早去，未至禮畢即去。

中餐與阿君文君談糖業事，文君乃經營農業公司者。

晚與安石如唐惠玄同談，近來已犯舊病，專以談話爲長日課程，既不讀書。亦不作文，可笑也。唐君謂今日美國商會公議本省大學中之外國畢業生，各生來自十餘國，約數十人，有二人演說，一爲遠東學生代表，即譚君葆慎；二爲墨西哥學生某，乃中美南美學生之代表，中美南美合稱拉丁美洲，因爲西班牙種之勢力也。某君演說言盎格魯撒遜美人（Anglosaxon American）與拉丁美人（Latin American）之性質，隨處皆異。盎格魯撒遜美人。諸事急遽，不知樂天爲何意義。（How to enjoy the life）拉丁美人，則隨時可以樂天，並無急遽之象。如同一時表，北美人謂之爲此表跑的甚好，而拉丁美人則謂走的甚好，此一異點也。同一物北美人謂

此物之好如黃金，拉丁美人則謂此物之美似麵包。諸如此類，可以見兩民類之生命觀念不同，二十年前，拉丁美人對北美人感情異常之惡，以其時時對拉丁美人之疆土，有侵略之意也。自前總統羅司福，於一千零六年在巴拿馬開全美洲大會以後。聲明彼此相安相助以來，感情稍見融和，然仍時時予拉丁美人以不快，故此後欲真求兩美民族親善，尚須再求改進之方法也云云。此君面較白人爲短，鼻亦較低，必雜有紅人之血，其演說確能代表一種民族之精神，可佩！

余聞葛理爾君云，墨西哥人，大概可分三級：一資本階級，多爲純粹之西班牙人；二政治階級，多爲西班牙與紅人之間種，前總統麥阿士（Díaz）卽爲紅人血統較多者；三農民階級，殆全爲紅印度人，此次之演說者，或卽屬於其政治階級者也。然紅人之舊文明，已全爲白人所滅削，可歎！

五月十八日

文德豪特君，函詢余等對大綱列十三條相詢，石如來共同爲函復之，並詢彼數事，然幾耗全日之時力矣。

五月十九日

晨起偕石如往參觀本城高等學校，略記如下——

校址大樓四座，在街之兩旁無院牆。

學生一千八百人，女生多於男生四五十人，教室多合，而操室則分。

圖書室與教科書室分，一為藏書，多備學生閱書，一則專儲教科書也。

圖書室有教員為之長，學生分班按時入室閱書，教員監之。

化學實習室，男女生約各半，機械實習室，只有男生（此就所見者而言）。

餐室專備中餐，亦分班輪食。

大講室（名為戲場）二座，一較小，一甚大，可作公共聚會及演戲之用。

其長圖書室之教員，為馬秋聲夫人，（Mrs. Mathewson）招待余等甚殷懇，且言彼甚願至

中國一遊也。

五月二十日

收檢行李，分為三部——

第一部，隨身攜帶，皆必要而簡單者；

第二部，及禮服及必要之書籍，寄華盛頓；

三十八國遊記

第三部，不必要者，乃在此地所購之書籍紀念物等寄回國。

下午偕唐惠玄至大學行一周，此爲與大學別離之參觀也。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

阿母司創君來視，談糖業事，且送別。

下午與石如惠玄步行至海濱，並下岸邊沿行，長風萬里，使人氣爽！

同訪潘力山君夫婦，潘君前有歸意，近因國內有接濟，願久居此間，自來學問，談至夕陽著海面乃去。

五月二十二日

北大同學會，開茶話會，歡送同鄉郝君象吾（卽坤裝），余亦加入，唐惠玄與余同來，柳報青與康孟等同寓，亦加入，實有非北大同學者之人矣。諸君以余年最長，多責勉之言，余亦就『中國當洪古時代，會創世界古代文化，人類食賜至今，現在極形衰退；而全世界人類之屈伏歐洲物質文明之下者，今已有情見勢絀之趨向。中國人宜就舊有者，博大光昌之，改造世界新文化新經濟制，』略有所言，散會。

五月二十三日

晚潘力山君餞行，偕惠玄石如同往，餐後鄂君夫婦（與潘君同寓），約至其室茶話，歸晚。

繼續收檢行李。

下午赴金山領事館，請入墨西哥護照，並由館員偕赴墨領事館簽字，仍回領館，與葉領事可樑。同赴威廉博士之約，至其宅茶會。威君曾任中國各處總領事，並充美國駐北京代使，故所約之客，大半與東方有關係者，威君爲余介紹至十餘人之多，男女參半，余均略舉談，然不能記其姓名矣。威君在中國時，其中國名係衛理。字道生。並記之。

威君前華府會議時，遇中國事多相助，後回白克里，數次演說中國問題，多主持公道也。

晚偕惠玄石如譚葆慎三君，同赴胡茂臻之約，胡君與江蘇張女士訂婚，今晚依美俗宴客宣告，坐客二十餘人，中美參半，上正菜時，二幼女分送鮮花於各客，花上綴白花紙簽上有英字曰：『張女士蒞蓮被訂婚於胡君茂臻之宣告。』（Announcing of engagement of Miss Lily Chang to morgan Foo）此數字頗足爲研究白人婚姻習慣之一助。若參以中國習慣，則必曰胡茂臻君張蒞蓮女士訂婚之宣告也。（Announcing of engagement of Mr. Morgan Foo and Miss Lily Chang）歸寓，康白情壽孟椿君來送行，康君有詩三章云：

王敦與吾儒，司徒出壽丘，東京隆太學，節義肇前猷，明社遷燕都，生派貫世流，惟我與吾子，先後共斯流，相逢新大陸，歐治誰與儔？虛衷懸日月，夜話良悠悠，每聞塔鐘至，嘗憶景山樓。

中州產豪傑，惟公肆奔放，桌爾馳獨斷，快談矜宗匠，欲訪田人墓，樹我華育障，遊罷墨西哥，歐澳還東向，重見當何日，握手深惆悵！

先後共斯流，惟我與吾子，相去十四年，昨日猶今是，大戰復當前，平治其時矣，武功託文化，徒嗟普魯士，大任在吾躬，起吾漢家子，糾世界健兒，另闢新世紀，他日逢任公，爲言當造史。

余詩才極鈍，更艱於和人，頗覺歉然也！晚至十二時，二君方去。

五月二十四日

晨澄力山君來送行，談一時去，將出門，惠玄追之回，蓋彼已起，閉門填詞，爲余送別也，其詞云：

海外相逢，傾蓋後，盛誼如結。類太息中原無主，豪情激發。綠草爲茵浴午日，紅茶當酒評英傑。祝此生莫負好頭顱，空哀咽！談世事，聲洪烈，尋古跡，中心熱。傲寰球，文化盡出華闕，吸取新潮於學海，宣揚國寶苦慈舌，到歧途莫酒丈夫淚，傷離別！

調寄滿江紅。

潘君讀二君詞及詩，因言白情前二年在國內，頗以白話新詩名於時，此詩乃爲極難之舊式，末潘君自書其近作白話舊式詩三章，頗有情致，率錄於後：

爲姑難：——

於今世道不如古，兩婦之間難爲姑，討得這個好，那個不舒服，討得那個好，這個又咕嚕。咕嚕從未已，一架就打起。打得鷄犬滿地竄，左鄰右舍不敢勸，一村一千幾百家，那有一家似我家？一年三百六十日，那有一日得安適？不安適，事還小，他們明明欺我老。

戰：——

上年兩個打一個，今年兩個互相打，不打不得爛，打給大家看。

那戰不希奇，這戰死屍如山積。山積可奈何，丟下琉璃河。

種田不熟，不如去吃糲，大哥吃糲到奉天，二哥吃糲到洛陽，一朝兄弟忽對陣，各人打死大路旁。

堂下有兒女，堂上有爹娘，廚間兩妯娌。辛勤作羹湯，羹湯熟了獻堂上，不知兄弟打死大路旁。

潘君去後，石如及郝象香郝照初譚敬敷胡茂臻諸君陸續來，白情亦又來，談至午，白情有課先去，余偕諸君中餐，餐後回寓，除寄回國及寄華府之行李託石如代辦外，攜餘件登車去。

與房東照例作別，余寓此室五月餘，一旦言別，未免有情，計余生四十二年，約在本縣通許住二十年，開封約十年，北京約十年，焦作約一二年，此地乃居至五閱月之久，爲第五之故鄉矣。他日深夜想思，必當夢魂繞此室左右也！

郝，郝二君送余登車別，此余別白克里也。譚胡二君送余至金山別，余亦乘汽車赴南太平鐵路總站，瞬息間別金山而南去矣。

惠立石如二君，不忍遽別，送余至帕婁阿斗 (Palo Alto)，共下車寓大學旅館，(university Hotel) 此站東爲小城，西爲司坦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余來此蓋爲參觀大學也。此地距金山不過英里四五十里，火車自金山開時四時十五分，至帕婁阿斗五時餘，城市不大，半合山林趣味，乘夕陽未落，與石如惠立二人，同在街上散步，即順大學街向西直行，見一帶油木松樹，蒼蒼與山色相接，沿路處植一短木，路入林處，左右築石梁貳，相對如大門，意必司坦佛大學也。入內行二里餘，佛大之建築物漸入視線，而林木亦漸稀，各大房均有正房居中，左右相對者，周圍又連以走廊，俱以赭色大石築之，博大光昌，爲到美以來所僅見，聞此房建築師爲南歐人，或仿自羅馬也。最後至其藏書樓，此邦藏書樓大都任人入覽，無須通知，即入內觀覽，規模不及白克里加省大學之大，而其建築布置，均有一種雄麗古雅之風味。出藏書樓至學校後，見另有街道，綠蔭濃陰，樓閣入畫，而各色寶相刺梅玫瑰等花，或叢立路側

，或高攀屋檐，時有飛夾，則與鋪地芳草互相點綴，令人意醉。直至夕陽下沉，暮靄四合，乃沿電光尋原路歸寓。晚餐。餐後又談，深夜始睡。

五月二十五日

聞前中國北洋大學丁家立君住此城，晨起電話與約，十一時往訪。

先偕惠玄石如在街上散步，欲詢中國學生會所在，乃至中國雜碎館問之，無知者，遇一美國人，告余等，乃乘電車往。電車目余等昨日所行之道，繞叢林旁，折入學校後部，蓋專為學生來往也。下電車，乃知中國學生會，即在昨日所見最美麗之街第四號。惠玄記其號而忘其街名，故昨日不能得也。訪齊君壁亭。名國梁，齊君畢業北洋大學，又入日本高師畢業，歸國充北洋女子師範校長，去歲又來此留學，可敬可佩。齊君導余參觀一切，其足記者：（一）教堂為偉大正房之一，即余昨日所見者，牆壁內外皆寶石滿嵌為花紋，人物為多，惟妙惟肖。前壁外面嵌四人，各代表一種德行，一願（Hope）、二信（Faith）、三慈（Charity）、四愛（Love），內部亦大半為宗教畫。地震前，正面上嵌一巨眼，為上帝有限之意。地震此眼崩毀，補修時未照原式也。（二）辦公室，又為偉大正房之一，其壯麗雄兀與教堂相同，惟無宗教畫，而代以司坦佛家人之畫像，一為司坦佛夫婦，在此居住起家，而成大富者也。一為李蘭司坦佛

少君 (Leland Stanford Juner) 司坦佛夫婦之獨生子也。此子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遊歐洲時卒，年僅十六歲，其母傷之，商於其父，捐款建此學校，以爲紀念。一爲司坦佛父之像。其像以司坦佛少君爲最優秀，殆白人中少見，天一富郎而社會捐一大學校，亦最好之紀念也。(三) 校址，在學校內臨山處，四圍碧樹，數里澄波，課餘遊覽，殊多清興也。

訪丁家立君，談一小時，彼居自有之屋，繞屋蒔雜花果蔬，丁君時操鋤刀自芟埋之，亦娛老之一法。

中餐後，又至學生會，植午前參觀所未竟。晚邀齊君等同餐，餐後至旅館談，談後送彼等歸，又至大學，歸寓。將寢，石如震於校內教堂之偉大，又發贊成基督教之議論，余極加辯正，旋談他事。至一時始寢。

五月二十六日

晨六時起，七時別石如惠玄二君，登車南行，余與惠玄同寓五閱月，與石如雖不同寓，幾於無日不來余寓，一旦言別，愴然久之。

路行至三汝司 (San Jose) 換車，停一小時，余在街市遊覽，亦可爲多遊一城，惜無所得。

也。司札可吞 (Stockton) 爲金山羅三吉爾間之大城，有中國人業農者三千人，余取道西緣，故未得過此。下午三時，車行正海濱，自此沿海兩行，直往羅三吉爾矣。下午十時達，寓司體威旅館。(Stillwell Hotel)

五月二十七日

晨起，覺寂寞，訪譚富園君，彼前清爲御醫，今開中國藥店於彼。午尋一中國雜碎館中餐，餐後乘汽車出遊，至聖樹村 (Holy Wood)，有一小山，山上有中國建築，繞山上行，至一美國人之家，此人名包海沫。(Burnheimer) 其正房在山之最高處，其屋可以俯眺全城，山頂屬此人私產，遍栽松柏及雜花，院中陳設皆爲中國銅像，如佛龍獅鶴等等，其正房甚少，然開全價至值美金七百萬元，亦大奢豪矣。

赴長濱海岸 (Long Beach) 一帶，觀西人作海水浴，男女少年累累千百，或淺浴，或深泳，或洗後同臥沙中。沿海岸南行數里，皆如此，何作海水浴者之多也。蓋今日星期六，且爲下午，各城之人，皆來此浴也，沿岸所停汽車以千計，最後至以一小城，名泥泥司 (Nanice)，其地亦有飛車飛馬飛船等等，較金山及歐克蘭所見者，特爲新鮮整齊。晚餐後至唐人街，在中國學校內，(明德學校)，遇黃君劍農，又同訪李君長春，黃君偉夫。與李君，未遇歸疑。

五月二十八日

晨楊君明憲，李君長春同來訪，李爲北京大學畢業，直隸人，楊卽前與同船來者也。相談極歡，至今日朋友亦多，無寂寞之感矣。

黃君劍農來約同遊鄉村，其同學愛尼特女士（Miss Lyndoll Atwater）約至其家，黃君特約吾等同往也。出城數里，下電車，愛女士已在車站候久矣。愛女士指山上云，吾家在彼，恐君等不易尋也。沿小路上行半里許，至其家，路旁間有住民，疏落不相連屬，極得山林之趣。女士家在山高處，東傍長林，繞屋徧蒔花木，幽蒨明麗，室內陳設不奢不苟，一望知爲家庭生活之人家，其父母出談極歡，蓋亦厭美國城市生活，且反對美國之機械教育者。其樓下爲美學會，乃其施天然教育之所，除其子女外，鄰居兒童皆可來學也。談時許，女士又導余等徧觀其宅邊花木，乃繞別路送余等下山道別。

美國現在之機械生活，凡能領解生命爲何事者，殆無不反對之，資本家之不反對，以其利於人爲機械也。勞動者之不反對，以其自身已成機械，終身不知生命爲何物，不知反對也。此邦教士與教員，多有不贊成此等生活者，以教會與學校皆爲資本家之所有物，故爲地位計，不得有反對之言也。

下山乘電車至同聲公園，(Echo Park)園內有湖有山，林木蒼秀，徘徊甚久，余嘗謂美國林天然美，人工美皆勝，惟無歷史美耳。

晚楊君約便餐於巴黎樓，在中國街，即唐人街，味亦尚佳，餐畢，又至明德學校，閱中國報。

五月二十九日

訪楊君明哲，同遊陳列公園，(Exposition Park)並參觀其中之博物館，畢，參觀南加省大學，(South cal. University)其規模視加省大學及司坦佛大學遠遜，午同楊君至學生餐室用餐，借以參觀。

餐後訪東方教授喜得林博士，(Dr. Hedley)爲富蘭雅博士所介紹，喜若意極殷，然聞余在中國經營有較大之實業，且彼在中國爲教士時，曾至焦作。故對余言詞頗類僚屬，如對顯宦者，此或美國教士對資本家應有之態度歟？雖然余非資本家，更非美國之資本家，自問覺不安耳。

別喜君後，又往參觀陳列所，蓋專陳列加省產物，并以模型表明其生產之方法手續也。

楊君介紹余訪浙江徐君張君直隸楊君兄弟及其姊。晚楊君弟兄約餐於西班牙飯店，然烹調

與中國所開之俄國餐館相似。

五月三十日

此日爲美國南北戰爭紀念日。直隸楊君乘車來，約余同遊帕叟登納城(Pasadena)此城據聞爲美國最美麗之城。其城多富人，有長年居此者，有居東方他埠僅暑期住此者，闊宅大院，佳木時花，而住室皆不甚高。此城盡處，有一公園，園亦不過如此，特人兼耳。今日爲紀念日，人特多，中有泳水池，男女混雜，此美國各處之普通風俗也。晚歸，余約諸君便餐於巴黎樓，餐後，赴戲園看大戲。(Drama)此劇名爲在愛與愛之中(In love with love)浙江張君作東。

五月三十一日

參觀林肯高等學校，(Simolin High School)晤其教員孟蘭女士，及副校長。「忘其名」，中餐仍至學生餐室用餐。大概各處學生餐室，皆與普通便餐店相同，自取食品，有司錢者，按食品多寡收錢，故任何人皆可入食也。

餐後繼續參觀，大概圖畫實習女生多，化學實習男生多，機械實習盡爲男生，打字實習多爲女生，於此可以與其社會職業加以印證。蓋工廠作工，幾於皆爲男子，而公事房辦公，幾於

皆爲女子也。余所參觀市政廳省公署等，其事務官大半爲女人，又曾參觀各大公司商店亦然。又此間高等學校，男生實習最普通者，爲修理汽車，因此邦人口三百三四十萬，前有汽車六十餘萬輛，今年註冊車號漸超過七十萬以上，約合每九人二車矣。

最後在機械室遇一教員，謂美國萬事皆謬，盎格魯撒遜人有心皆私，此人類中最不正者也。

又謂中國風俗習慣諸事皆好，其高尚之觀念，爲白人所未夢見。余詢其何處得此東方觀念，彼謂得自亞西（Asia）及文藝二雜誌。余詢彼爲何種人：云爲阿爾蘭人，名哈德，（H. H. Heard）實則彼國報所述中國事實，並未能得實際也。

此次參觀，黃君劍農爲介紹，彼即肄業此校，黃君有獨立不拔之氣，故其校中人多重之。

下午二時，別康君自遊林肯公園，三時乘電車赴壘地村，訪威爾遜博士及女士，此女士爲白克里威爾遜女士之妹，非一人也。彼父女極愛同余談，款以茶點，至六時乃回。

晚劍農又來談，謂彼與孟蘭女士約與談，今日未得談，似以函與另約乃好，乃同作一函，交黃君面致。

威女士詢余中國語文情形。余云，中國語文，文有一定音義，語隨文變，漸趨統一。二千年前中原一片土，方言極不統一，今漸爲文所統一，僅閩粵一隅，尙多歧異，西南至雲南

，與印度相近，東北至北滿與西伯利亞接連，語言完全相同。歐洲以字母協聲拼合爲字，語言隨地理氣候而變，文字隨語言而變，故歐洲民族之下，所用之字母大致相同，而語文分至數十種之多。余言未竟，彼云，我今乃知所謂中國語文者，以文爲語之標準也，余思此爲最完妙之法，美國人不解中國語文，往往妄加詳論，彼等殆皆誤解云云，補誌之。

六月一日

午前補寫日記，未出。下午訪楊君昭蒞，同訪喜得林君，喜君介紹訪其校長，蓋託彼爲函介紹他學校也。返楊君寓，談中國事，主張設藝文院，辦理全國圖書館，翻譯審訂等事，甚暢。晚約其同餐。

餐後又回楊君寓，談及此大學爲教會所立，以禱告爲最要之事，如不往禱告，則扣除分數，雖學問好亦不能畢業云云。中國向無此種苛例也。余因談中國宗教有最高之教義，而無人發揮廣大之，今後吾輩應負此責。蓋余等在中國時，均略有教育普及則宗教非必要之見解，余見美國情形，知前時見解，恐未正確，吾國一千七百餘縣，大廟有產業者，以十萬計，小廟以百萬計，如假之爲普及知識之憑借，其勢力正甚大也。

六月二日

午前未出，清理從前日記，思寄回國。正午，排偶厄爾機器公司總理美森爾（Maesler）君來訪，蓋阿母司創所介紹也，余約其中餐。

晚約孟爾女士及某女士（孟爾之友忘其名）黃君劍農便餐。談中美經濟制度之種種不同。餐後，偕黃君赴胡番街某宅之音樂會，此會爲林肯高等學校教員所招集，奏樂者均爲學生，其請帖則請聽愛瓦特女士之音樂，卽前日約黃君偕余共至其家之女學生也。余等到甚晚，至門，愛女士啓門出迎，若知黃君偕友人之將至者，余道歉來遲，彼謂彼有多曲，已將奏完，此乃末劇矣。余等急入坐未久，他女士已奏曲畢，照例鼓掌。愛女士登琴台獻其最後之技，初瀟灑如松風，繼流利如鶯囀，又繼洪壯如千軍萬馬，又繼悠揚如高山流水，末則遺韻杳杳，漸去漸遠，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意。聽者閉息無聲，精神隨樂音以俱遠，最後曠曠爽朗兩三聲，戛然中止，若喚回聽者之精神，使恢復其原狀者。以十數歲之少女，而有此技能，真令人絕倒也。鼓掌聲震耳不止者逾數分鐘，女士又來與黃君談，女士之父來與余談。余前與見時，彼著工人衣，方整理其家中器物，今日著楚楚之衣，儼不相識，蓋此君亦博士也。彼又爲介紹數人，稍談數語，均忘其姓名，亦有二人爲博士，甚哉美國博士之多也！吾國有謠云

：「過江名士多於鬪。」今可云：「渡洋博士多於鬪」矣，一笑！余友威爾遜女士，爲金山音樂名家，愛瓦特女士，爲羅埠新出冠時之音樂學生，擬爲其介紹見面，可交換知識也。樂後又用飲料餅乾等，座客紛道別稱謝，散。余等歸較遲，黃君饋女士鮮花一束，女士行則抱之。後乃轉交其妹。美國女子最愛鮮花，故贈女子亦以此爲上品，吾國古代亦有此俗，今日中國社會，殆不免有太乾燥之處也。又前日余等在愛女士家，彼曾爲奏三曲，似不及今日之美聽。今日女士亦奏數曲，余等僅聞其一，女士云，末一不如前二也，何以余聽今日之末一，乃較前日所聞者爲好，此或余之心理作用。抑女士因人多而奏技，亦特加出色耶？此亦心理作用。究竟原因由於何種心理作用，頗不易辨也。

六月三日

上午李長春來訪，出同中餐，餐後赴西南博物館（South West Museum）參觀，並訪其館長康司徒克（Comstock）博士導觀，贈以攬要二小冊。在館中遇嘗在中國傳教倡禁烟之丁義華（Ederward Thuing）云，已歸國二年，其同行有一人，亦在中國多年，名郝士，曾在天津一帶，能作中國語。自云中國部之物，爲彼所收集。其中有價值者足以代表中國文化者甚少，關於中國舊日禮俗上之物如哀啓喜帖等等，其說明甚簡單，不能表出中國習慣之意義，不

過與紅人遺物同視，作爲未進化人類之一種無意義之物耳。更有從前女子弓鞋甚多，使余昔日見之必大爲動氣，今已視之淡然，惟生有二種感想——

一，爲中國極足弊俗，士夫宜力爲勸改，官長應嚴加禁阻，勿得再爲此內則弱種外則辱國之習慣。

二，教士之來中國者，對於中國文化哲理，毫不考求，一旦歸回，信口毀譽，余見教士所著之中國書，如北京報告（Peking Survey）等，對中國事事亂加詳判，皆含毀誣之意，郝士所收此物，亦足代表其教士之心理，中國人不整理先進故有之教化，而聽彼等誇詐以自譽，周納以罪我，不但可恥，亦覺可慮。

館中陳列有紅印度人之生活模型，像貌之類中國人，固不待言，其上衣下褲，殆完全與中國衣式相同。又所陳紅印度人用具弓箭，及他物，與他處所見大概相同，惟其手轉之鑽，完全與中國相同，此物須考歐洲古時所用與此式相同否，如不同，則此或爲單獨自中國傳來者，如相同，可知人類在有史前，或者各處本有交通，故此模彼效，各物大致相同。抑或歐洲文明自中國西渡巴比倫，北汲白令峽，而蔓延於全世界也。

晚美國人克修夫婦（Mr. Mrs. Henry J. Kaschub），約便餐於宅，在伊沙白街，（Isabel St. 1179）同席有前京師大學教授科達君，林肯高等學校歷史科教長孟蘭女士，中國人黃劍農

，美國人安思坦。餘一人亦醉心社會主義者，忘其名。因科達君有中國名，餘客各請余等爲之譯一中國名，因譯中國名而及中國語文。孟女士云，中國聞已製有新字母，此後可以廢去象形字否？科君云，決不能，胡君可言其理由，較余爲透澈也。余云：中國語文，與歐洲系語文，完全不同，第一異點，歐洲以語文爲一名詞，(Language)而無語言與文字分立之名詞，故以寫的語文(Written language)爲文字，以說的語文(Spoken language)爲語言。中國有語言與文字分立之獨立名詞，而無二者合一之獨立名詞，故合語言文字二字爲一名詞，由此生第二異點，即歐洲文字用以代表語言，語言隨氣候地理而變，文字亦隨之而變，因其本無獨立之文字也。故歐洲地域在中國人視之，不過爲一國，歐洲人不過爲一民族，因其語言隨氣候而變，文字隨語言而變，故分裂爲多種語文，因之造成多種民族。中國在四千年前，大禹之時。版圖東西南北約長寬，各三千英里餘，其大殆如西歐，即二千五百年前內地尙爲多數種族雜居，方言各歧，惟恃有統一之文字，而語言隨之轉移，故中國今日有獨立語文，成極大之民族，東北自北滿毗連西伯利亞處，西南至雲南接近印度處，相懸約五千英里，言語完全相同，僅東南隅閩粵一帶，因氣候不同，語言未能統一，然今已大有統一之傾向。至中國以外，如日本，如高麗，如安南，如緬甸，如暹羅，其人大多皆用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之向外發展，與歐洲文字之向外發展者不同，因歐洲以兵力商業宗教之力，挾語言而前進，中國則尙未派教士出外傳教

，向外用兵之時亦少，而文字乃隨文化向外發展。以現在狀況言，說中國語者，全世界約五萬萬人，聽用中國文者，約六萬萬人，英文爲現世最有勢力之語文，西班牙或則次之，若以適用之人數多寡論，則中國語文，實爲世界第一。知上述之義，則知中國文字之不能廢。蓋中國文字，在通常時有統一語言之效用，如中國歷史所經過是也。在特殊情形之下，有脫離語言獨立之性質，如日本高麗之適用中國文字是也。進舉一例，印度文化風俗，多與中國相同，惟文字採用拼音法，原於梵文，(Dialect)今其語文分裂爲多種，同國之人，語文不能相通，吾若廢吾文字，不將蹈印度之覆轍耶？再舉一事，文學爲最高之美術，然與文字有密切之關係，以中國文譯英國詩，往往不盡其妙處，以余意見論之，總較以英文譯中國詩，爲能得其似。因中國詩有一種，每聯中同位之字，皆須虛實性質相對，音調相協，譯爲他國文，祇能傳其意義，其文字之美麗全失，余前數日，曾有詩其中一聯云。

白雪妙歌懷夏女，黃金好夢誤春婆。

此二句並不好，不過舉以爲例，如句中白雪對黃金，夏女對春婆，清麗動人，若但譯其意，美處全失矣。若譯其字面，毫無意思，此亦中國語文不能廢去文字之一證也。科君略解中國文，因云 吾意可以中國文字，爲世界普通文，對言語獨立，各國各以其本有之音讀之，如馬字中國人讀馬，英國人仍讀爲毫爾司，字同音不妨異也。安君少年，聽余言最感興趣，謂余意

中國語文最好，可徑以爲世界語文。孟女士謂此終東方之世界語耳。余亦謂歐美人習此恐過難也。此等談話，本非特別討論中國語文問題，然余以謂吾國語文，確有吾之特長，不可不使彼等知之，因彼等白人，往往誤中國文字之價值，等於菲律賓夏威夷等語言也。

聞科君星期二，將在某處演說中國之文明，屆時，不知有暇去聽否。

餐後，克君導余密室獨談云，余生於德國，爲德人，願君注意德國。今後中國必爲世界有力民族，願君盡力以聯合德俄二國，此三民族聯合，可以解決世界一切問題，其他白人趾高氣揚，暮氣已至，私心太重，往往鄙視其他人類，非能爲全世界謀永久和平者也。余云：印度人亦當聯合，此四民族居舊世界（卽亞歐斐三洲）之中心，佔人類十分之六，壤地毘連，足以控制全球，以爲人類謀永久和平，但必當破除國界種界，乃有真平和耳。克君極以爲然，祕談良久，乃去。科君辭京師大學教席後，寓俄十五年，去歲始到此，謂俄人大半爲東方意味，非白人意味也。其人種亦多數類東方人，余因之遊俄之興趣又動，歸寢已逾十二時矣。

六月四日

晨廣東舊同學張君來訪忘其名，約之中餐，乃去。張君約余訪一德國人，未暇往，彼言此德國人，住於城外一小山上，其住室用具，皆其手工所自造，其所用一切原料，皆出外所自採

自運，不假機械者，余甚以爲有趣。余意余陪村居之朋友，乃心理的理論的，反對機械生活，此德國人乃物質的實行的，反動機械生活也。

下午五時赴威爾遜博士及女士之約，同坐有色司坦 (Thurston) 君及尼敦夫人 (Mrs. Nealon,) 亦爲女士之姨妹，女士自爲治餐，美國中人家，均無廚役也。以碎肉炒大米雜以菠蘿果枚桂乾等，彼知中國人愛食大米碎肉，故特爲治之。美國烹調法最簡單，肉雞皆以極大之塊蒸煮或燒，無切碎者，以其太費時也。余素不喜米，尤不喜美國食法，以甜鹹混合，今夕因感其意殷勤，不能不勉食，然食之亦適口有別趣。豈口味，可隨心理轉移耶？

自五時至十時，乃歸，彼等皆愛聞余談，此五時之中，農於實余一人談，而彼等聽，余決計到東方或他處再尋生友，大概在西不能多得見識矣。近來往往聚會中美國人聽余談，以爲有趣，而彼等所談乃無一事足以助吾興趣，於此有一義必須記者，物質生活之程度逾高，其社會之組織逾簡單，其人民之生趣逾缺乏也。

談時色君曾反詰余話，因余謂美國工人無內在常有愉快，乃不惜擲其汗血所易之工價，以買空間性的暫時娛樂。彼謂工人並非買娛樂，或彼所買亦並未娛樂，余不解其意，彼又謂彼乃消遣也。余於英文字消遣娛樂，界說不甚清晰，彼又謂娛樂，(Pleasure) 乃真樂也。消遣但消磨此時間以求免煩惱而已。余云誠然，余以英文不好，故選字不精，余前言易以消遣，乃較

妥也。由此觀之，可以知美國人竟日奔忙之真相矣。不知者乃誤以爲彼有真樂，豈不可笑？大概機械下之工作，心無所用，身不甚勞，故作工時間，異常煩悶，至工畢而無事更煩悶，此所以彼謂非求娛樂，乃求去煩惱也。若人工工作下，可以表現個性，可以用心，可以用力，故工完但覺休息之可樂，學者對此問題，不知研究心理上應如何安頓，而斤斤於作工時間，可謂文不對題，即社會主義，日日研究人生產之如何分配，而不知如何研究生產權之普及分配，仍思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是否足以瘳人類煩悶之病，恐尙是問題。余意白人決不能研究得適於人類精神生活之方法，恐此任務，必須中國人負之也。而中國青年有一大病，即必須白人有言之者，乃肯認以爲可研究之問題，必須白人有主張之者，乃認以爲可遵從之價值，實則白人現在之沉溺，視中國人較深，中國人必須取彼之物質文明，以補助生活上之必要，而欲救彼等之陷溺，恐尙須中國人生觀之輸入彼邦也。

六月五日

晨起美森爾君 (Mr. Maescher) 電約十一時來訪，余在寓候之，因仍整理日記。

美森爾君來稍談，約同赴西班牙館中餐，其味類中國所有之俄國館，但因用葱太多，余不能食，勉強果腹而已。餐後別美君歸寓。

美君年五十六，精神極好，與其妻分居已十五年，妻在他埠，各不相干涉，彼現有一女與同居，非夫婦也。彼養一義女，今方二歲，彼甚愛之。

美君廠中有工人百人，彼開余遊歐因戒余曰，切不到俄國，此危險地也。

下午四時，黃劍農來訪，並交喜德林君轉交之介紹信，及此地大學校長之介紹信。談一時，乃知前日聽音樂之地非私宅，為私立音樂學校也。主任請客者，為音樂學校教員，非林肯高等教員也。愛瓦特女士在此校習音樂已五年，故其技如是之精，黃君借余日記二小冊一讀，余允之。

六月六日

晨作冷水浴，甚快。到羅埠後，旅館住室內有浴池，已恢復冷水浴數次矣。

十一時，訪海恩氏博士（Dr. Haynes）談未久，因彼太忙之故，彼約明日十時，再往一談。

下午李長春君來談，問生育管理一事，彼甚贊成，余意究如何，余謂余未敢苟同。為此說者，一根據於人口論，此無研究之價值。（一）全世界土地與人口比例，每方英里，合三十人，今中國內地，每方英里合二百六十人，尙是自養，然農事未改進，荒田未盡闢也。即以中國

內地爲標準，人口再加二十六分之二十三，尙可生活，今尙無須防止。(一)世界現在人類，不盡爲生育額高者，其生育減少者，亦頗多。此或多生，彼或少生，生育少者，尙不易使之加多，生育多者，斷不可使之減少，此根據人口論不應提倡此說也。(一)此說又根據於優生學，此學主張生育管理，乃欲使優種多生，劣種少生，余意除有特別傳染病，當另作一問題研究以外，無論何種人類，不可輕爲優劣之，尤不應有制限劣種之學說，以爲自號優種之貪殘民族所利用，因此爲一種學說不爲一種政策也。至此次某女士至中國向北京講演者，此更不合，因此學本意在使劣者不多傳種。而能聽講之人，皆爲社會上優秀分子，若優者少傳種，不適與學理相反乎，此根據優生學不應提倡此說也。此後再就余個人學說言之，余意過往偉大動物之滅種，大概原於過剩進化。(Over evolution) 因適應環境而養成向一方面特別進化之傾向，殆環境已變，或環境尙未大變而進化之結果，已定適用於此環境，此時前述之進化，自應停止或減輕其進化之度，乃其傾向不能遽轉，仍前進化不已，則此後進化之結果，將成爲適應環境之一種障礙，此生物已往之例也。就生育一事言之，生物多數借本能以行生育，故高等動物之性交，多爲一種本能作用，至人類則進而有愛情，(高等動物或亦有略具愛情者，然與余說不背)再進而有肉欲，故性交一事，初則半爲生育之作用，半爲愛情之發洩。然已有發洩愛情而妨害生育之傾向矣，繼則半爲愛情之發洩，半爲肉欲所驅使，又繼巖於全爲肉欲所驅使，至此時

則爲肉欲而犧牲愛情，爲肉欲而斷止生育，至斷止生育，實人類滅亡之兆端也。然須知此爲過利進化之所致也。歐美已有多處陷於此種狀況之下，欲挽救而不能，中國前賢立說，往往爲天下萬世計，余亦謂學者立言，不應祇顧目前，余爲人類將來計，實不敢苟同此說，願君三思之，更願吾國學者同一留心也。再者中國今之能自存於世界者祇二物，一爲吾之古文明，一爲人口衆多。印度爲英亡百餘年，而死灰必復燃者，人口多也。南北美之完全爲白人所住滿者，紅人少也。世界隙地尙多，吾族有繁衍之力，地球自有吾之相當地位，若吾今日歡迎此種學說，是真自棄其所以自存之道，此又不敢苟同之最後理由也。嗣又談他事去。

訪李釵聲 (Richardson) 葛鴻 (Colhorn) 二女士未遇，亦約明日早往。

晚約威爾遜博士及其二女餐於共和館，彼父女俱愛同余長談，又及中國古代哲學，三才論產生八卦論及五行論。五行乃利用厚生之學，已入實用科學之範圍，八卦論則純粹爲哲學之現象論也。然其後三才論並未衰滅，且漫淫於普通之心理者甚深，故不但造字之時，仰觀俯察，其象形指事，多天地有關係，卽八卦論之雷風山澤等，仍分屬於天地，又其後則天地不分稱，蓋概地於天之範圍中矣。又其後則其他自然現象，亦均概括於天之中，又其後人性中亦劃分一部概於天然之中，巖然以與一切天然對峙。又後則天人合一之論，人定勝天之論，自此之後，言現象則仍天地對稱，言理論則天人對峙者多。而天人交戰，天人關頭，人天大故，一切學術

用語，皆自此演出，直至今日，農夫廚婦，用形容字皆天地相並，如歡天喜地，慙天怨地，龍天譁地，皓天古天，溜天滿天，撲天跽地，昏天黑地，青天白地等等不可勝數，皆沿現象論而生之形容詞也。至講論道理，則天地對稱者甚少，而單獨稱天者爲多，如云天良，天道，天理，天性，天命，天數等是也。卽以學者而論，若純粹講中國之哲理，脫去人天二字，幾於不能尋出源流來，余他日歸國，擬研究中國哲學源流，仍當以此天人學說爲系統而研究之。自五時談至十時乃散。

六月七日

晨訪李釵聲女士及葛鴻夫人。葛夫人爲此地移民局主任，李女士爲各學校副監督，談及美國普通工人，不知節儉，不知置產，葛夫人云，俄國人移此頗多，彼等初來時，往往在大城作工。積資向鄉間買田，南歐人愛作小本營業，初來者大都如此云云。李女士言，此城教育最發達，每年全城各種教育費一千七百萬美金，由國庫州庫及市稅分任，而以市稅爲多，昨日此間公民投票已決定改良關於教育之建築用款七百萬美金，去歲帕叟登納以四萬人口之小城，通過一百五十萬元美金之改良教育建築費，今已正在改良中，此次專備建築之用，專由市民擔負，因此二城多富人，故商務不盛而居民之收入甚多，蓋其營業散在全國，或可云全世界也。余云

，然則昨日所通過之鉅額建築費，其中中國人所分担者，亦不在少數，彼等均大笑。然此實在情形也，葛夫人之丈夫來，與談甚好。

下午訪大學社會科主教包家達博士，李叙生女士之介紹也。余詢以二問題如下：

問：余聞美國某城工人，正當罷工與資本家抵抗時，同時適有選舉，彼等仍往投票，所投之人，仍爲資本家所直接或間接決定者，此事確否？如確，其理由安在？

答：甚確。不但某城，各處皆同一情形，其理由如下——

一，美國工人，就現在言之，無甚組織，而政黨則勢力甚大，大多數工人皆仍隸於所謂共和黨民主黨之下，故其所選之人，雖爲資本家所選定。名義上則黨中之候補人也。

二，美國社會黨甚無勢力，即名爲工黨者，其黨員之工人，亦不甚多。

三，工人皆貪近時娛樂，不思作議員，故視爲任舉何人，無甚關係。

問：余以爲今日人類中，有二大問題，必有適當解決，前途乃有真和平，即一爲國際間之

問題，一爲勞動者與資本家之問題，此二問題，當各別解決乎？抑或當合併解決乎？

答：此極大之問題也，此雖爲二問題，然其關係太密切，如專就一問題解，自然不能澈底。

，即以美國論，無論其與何國中間之問題，均不能不與勞動資本間之問題有關係，若能有方法合二者合併解決，自爲人類之大幸。

包君爲美國極有名之社會學家，浙江徐君定瀾稱之謂美國之梁啓超，不期於無意中遇之。彼三時尙開會，又爲余介紹其本科教授瑞因瓦特（Ruhwater）博士，及司密氏博士，瑞君前充芝加哥某公園園長，著有美國之游藝運動（Play Movement in U.S.）一書，持以視余，並加解說，謂游藝之設備，恐世界各國以美爲最善矣。稍談去。

訪楊昭愬君，徐定瀾君，辭行，晚司湯甘陞。

歸後黃君劍農來談甚久。

思美國吸收世界精膏，以供其國內之建設，中國則自身精膏，反被人吸收，正處於相反之地位，若欲事事摹仿美國，恐不免多所障礙。又彼國游藝並無深意，惟建設完備，由於富也，中國人多而窮，鄉間游藝之事，應就之改良爲善，不可遏止舊者另建新者，須知吾輩所參觀與瑞君書中所述，皆爲一班國民之游藝場，中國爲一班國民計，除改良舊者外，能有力量改建新者乎？中國已往大病，士與農工商太形隔絕，今日更甚，願來美考察者，留心於其萬事社會化，而勿徒震驚於其萬事科學化。

六月八日

約李釵聲女士葛鴻夫人中餐，李女士已下鄉，葛夫人來。余詢其移民局之職務，彼云，人

口等事，皆直接受聯邦政府管理，此邦移民局，專理移來之民居此邦者，彼局隸於此邦之政府。不屬於此市。亦不屬於中央。又謂外國人來此犯罪者甚多，紅黑人更多，此城之府監有四，每監皆數百人，然尚有其他等監也。

餐後，僱汽車赴此地信託儲蓄銀行取錢，不知其支行距旅館極近，又赴郵政局送余日記二冊，掛號寄回國，此間司掛號之女子桀傲不馴，不如白克里之和藹也。又赴南太平洋鐵路公司售票處，問詢開車購票時間手續歸寓。

孔夫人來談未遇，留字囑候之。孔夫人爲余友阿模君之妹，阿君與余至好，屬向其妹言之也。孔夫人之夫孔茂利 (Morris R. Cohn) 君，爲此埠一大內衫製造廠廠主，家在帕叟登納，卽此次同楊君等所遊之富人城也。

孔夫人又來，導余登其車，車中已有二人，爲其表弟普來德夫婦，孔爲余介紹，因乘車同遊本城各街，又遊浩來五一帶。(卽前所記之聖樹村，其意誤譯，故改用音譯。) 又至包海沫之中國宅園，又繞觀各電影製造公司之製造廠，有特建爲電影劇中之房舍演劇時轟毀者，亦如兵燹剗痕也。世事何真何假，歐戰與吾國此次之內戰，亦可作電影觀也。

最後乃折回帕叟登納城，徧遊各街，其最富麗之街，均爲大富人所居，名橋生街，(Oran Se Growth ave.) 可稱之爲中西合式之大公園。余曾數問諸友人，此城之美麗全美當推第一也。

。孔夫人云，余不甚愛此街，而愛余所居之地，因余宅面威爾遜山，天然之風景殊勝也。孔夫人延余登車時四時一刻，余等遊多處，甫六時，彼告車夫云，六時一刻到家，遊畢至其門時，余視表恰如其時。

美國平通居宅皆無院牆，惟最大之宅園乃有之，大門亦然。車進孔宅大門，先渡一紅色磚橋，橋下有水流不甚大，而河身頗深而寬。在橋上向宅內四面望，綠樹繁蔭，不見邊際，宅內路平正如街，惟少狹，數轉至其居室門口，下車入室，未停，彼等脫去大衣，孔夫人即導余等遊其果園，百果俱有，更有中國橘二種，一大一小，小者四時常有果，其他美國種亦有四時常有花有果者，視中國者爲大。孔夫人手摘他果餉余，而指中國橘曰，此君之家鄉果，君可自摘食之。余云，余自摘可，獨食太不公，乃多摘以之徧餉各人。普來德夫人最愛食，謂美國無此美味之果也。果園中大道如進門時之道，備行汽車，小道皆穿入果樹內，有時花枝可拂面也。孔夫人摘銀桂數枝，徧贈余等，其香冽馥。遊此園未竟，孔夫人云，余有他客至矣，可轉他路迎之。乃折轉，將至其室，果有一老年婦人。孔夫人以手作勢，使向其室後他路轉，余等又穿入深碧林中，樟木及加省油木參天蔽空，入林地勢漸低，跨一小溪，又登高處，遇前述之老婦人，孔夫人與之爲禮，乃一一介紹余等，知其爲約翰氏女士。立談數語，前行至一荷花池，美國荷花葉俱甚小，此實其天然美之大缺憾者。又池旁隔溪穿林前望，有白色圓形物甚大，隱約

現於地面，孔夫人導余等往，乃其游泳池也。池以洋灰假石爲之，厝數十丈，旁有半圓形室，抱池一角，周圍有廊，廊下有坐，備游者休息，室內乃更衣所也。過游泳池折轉至鹿園，園內有大鹿四，雉鹿二，雉鹿之小如初生之羊。孔夫人曰，今日小母鹿生二子，君等如昨日來，不能見此誰也。自鹿園又折轉向外，穿林數十武，有小瀑，自石砌下落，亂石承之，鏗鏘駸轟之聲，沁人心肺使清。孔夫人云，此至日本花園矣。泉水落池，繞小溪環而流，溪旁以亂石砌池甚多，池皆有東洋水草之花。傍高岸處，以木支小棚數事，皆有日本風趣。溪兩岸及池旁，爲極細草茵。孔夫人云，此爲高菴草，皆遠得自東洋者。然其纖秀軟潤，余在中國及日本所未見也。路旁有牡丹數株，孔夫人指曰，此花中國最多，此亦得自中國者。繞溪而行，有數樹葉皆作帶霜楓葉色，非紅非白，奇麗奪目，遠映落暉，更覺鮮麗。孔夫人曰，此名日本梅，可摘其果食之。果如小棗而赤紅之色過之，食之亦甘冽，含鮮棗鮮杏二種味，余甚愛之。將折轉登岸，溪向前流處隔樹隱見紅橋，即余等進大門時所渡者。登岸又導余至蔬園，過蔬園至馬廐，又繞轉至一較小之住室，孔夫人云，此余六年前之住室，今已空矣。

回室，孔夫人爲介紹其夫弟孔君，孔君居他埠，此來乃專爲省長兄嫂也。孔君導余先至廁所，廁亦無大異，惟所陳關於整理面髮之用具皆精，其面巾皆一端爲人工綉花，此在美國價不貲矣。

餐前先穿室至室後平台，四圍碧樹，迎面花香，下視見樓碧叢中如巨月之生海底，白光可鑒，乃適所見之游泳池也。舉目遠望，蒼蒼茫茫直接威爾遜山巔，長林茂木，不見空隙，此時幾不知身在城市矣！彼等以英語談過快，余亦不注意聽，而神遂與威爾遜山合而爲一，忽而女侍來云，飯已齊備，乃同諸人入席。餐品特豐腴，而品類不甚多，用具特精，如鑲金匙雕花玻璃杯等等也。餐後，孔夫人出錦冊，請各題名留句爲紀念，余視其從前所留書，有書詩句者，有樂譜者，亦有以小畫寄意者，余倉卒不能成英文，更不解樂譜，乃書中國詩四句云：「主人能好客，名園作勝遊，他日更洋外，應憶南加州！」此實不佳，孔夫人請余以英文譯意，彼筆記之，余甚覺此詩譯英文之毫無深意，可媿，乃另成四句云：「名園繁佳卉，華筵映明鐙，不及主人意，高山流水長！」似較好。然他客已興辭，不便再寫矣。孔夫人又謂君等願一視此室內各間乎？因導余等徧視其室，亦有可記者：一客廳，下爲波斯地毯，各窗俱爲中國最精之雕花，乃自中國定購者，門及外間木飾，皆爲核桃木，有極大之日本磁缸蓄鮮花，壁上有參用中國西洋畫所作之巨幅畫，乃余友阿模夫人所手作也。客廳有三，其一爲琴室，書房有三，然書籍並不甚多，寢室有雙床寢室四，專備彼夫婦所用，因風雨寒暑之不同，任擇其便者而居之。有單床及三床者三四，備他人及其子女居也。浴室有五，一爲兒童浴池，較短，二爲普通浴室其二，內有浴池而無立浴所。（Bath Stand）一爲特別浴室有立浴所，此二浴室專通於雙床

寢室，彼夫婦所專用也。三爲孔夫人裝室，一裝台當窗，陳各種裝品，四壁均有七尺高之鏡，前後左右任意可照也。其廚室極大極潔，然亦各室均互通，甚便。廁所除五浴室均有廁器外，其餘大約尙有三四處。電話則各室可以互通，最後又至食堂。孔夫人云，台布已撤，君等可詳看此室桌椅，皆爲美國仿造之東洋描金漆器也。觀畢，余皆道謝，並辭別，彼又以汽車送余歸旅館。此次可爲余之參觀美國富人之家庭。孔茂利君在美國不得爲甚富，其廠中用女工五十人，男工視女工爲少，余忘其數。其廠在羅三吉爾，其宅在帕更登納南勞補來街，(S. Koller ave) 宅基十五英畝。合中國一百畝之譜。宅中園丁二人，女僕二人，車夫一人。因其室內園中，皆有自來水管煤氣管電話等等，灌溉洗濯燃火燃燈之勞，俱可省却，來往奔走之時亦少，故以若大之宅園，祇有五人供役也。

余友阿模君，爲急進之社會黨，而其妹乃一資本家之妻，阿君嘗語余云，彼兄妹甚好，惟不談經濟制度，所以保感情也。余今日餐後閑談，仍力言美國經濟制度之不良，對資本家之妻言此，似覺不合，繼而悔之，乃改談他事。

歸來已十一時。十二時就寢。

六月九日

晨，書昨日開見畢，裝置行李，與旅館結賬，並赴此間信託儲蓄銀行取款。

下午二時，自旅館乘汽車至太平洋車站換電車，赴威爾遜山，因余昨日開星期五，彼處有最大之天文鏡開放也。車票祇售至西拉馬咄，(Sitra Madre)至西拉馬咄下車，改換公司汽車，余因攜有行李，下車過慢，汽車已開，詢之此地，無旅館，不得已，又乘車至帕叟登納某車站，轉車至盧山車站，(Mt. Lowe Office)又改乘盧山專車赴盧山，盧山亦有天文台也。車行至山脚爲終站，再上則易爲上山電車，其傾斜度在四十五度左右，余以上山不便，乃將行李一半寄存此間公事房，車將開，司車者問余云，君已定旅館否？余云未。彼云山上旅館無多，又無人家，且甚冷，必已定旅館，乃能往。彼停車赴公事房，向山上詢問云，任何房屋，均已任滿，不能再來客矣。不得已乃又自山脚乘原車下山，回帕叟登納，乃又易車回羅三吉爾，仍至太平洋公司車站停車，又自蓮行李過一街口，換澤福森車回原住之旅館，館主仍以原房爲余住。計今日下午易車七次，上下行李九次，因有二次行李下而復上，仍乘原車尋歸途也。然竟未遺失一件。可爲余照管已物能力之進步矣。

寢時覺兩腕甚疲，因日間受勞過多也。

六月十日

晨，九時乘澤福森車，往楊昭愷寓，不遇，又乘原車赴太平洋車站，購票乘車，再赴盧山，仍至帕叟登納換車，仍至山脚下停車。蓋赴盧山之路，分爲三段，三次換車，此爲第一段也。已有少半段，盤山繞谷，沿山邊鑿成小路以行，初次乘此車，不免有戒心。在山脚換梯車上，升而行，車狀如梯，每級分前後二座。每座可容五人，車共三級，可共乘三十人。此車雖分級，然爲梯車，決非樓車也。至回聲嶺 (Mt. Echo) 車停，又換平行車前進，此嶺下視城郭，已覺遙遠，約已在四千尺以上，視中國之泰山已高矣。惟換車卽行，不能久停留覽也。

換車後仍繞山跨谷而行，車司向衆講說，所經過之地，有足記者：一爲大谷 (Grand canyon) (按此在美以普通名演爲專名也。在喀拉勞豆河兩岸，有數處均用此名。) 深一千五百尺，兩岸雜草叢生，下視無地，又則至花岡石門 (Granite gate) 二巨石矗立如甃奇門怪者，車經其中而過，此處左有馬蹄灣，右有彌勒谷 (millard canyon) 其他小山小谷不能記名，亦無從問也。車蜿蜒盤旋於九折羊腸之間，彼此互爲隱現，如多幅山水圖更輪向眼廉呈遞者，忽爾兩峯相逼，直覺車無行處，惟見萬仞峯障，壓現面前耳。瞬息乃又折轉而出，忽爾至懸岩絕壁，下視綠野碧城，如在目下，車行至此，不免生傾落之虞。乃又折轉而入，此地名環橋 (Circular Bridge) 因至此無前可進，無旁可轉，乃由此絕壁之端，修一圓橋，車遂繞橋一周，回轉後，向較高之山坡以行，真奇境也。渡環橋不甚久，卽至安爾坡 (Alpine) 旅館公事房，在

此地車路至此已盡，來此或住此之遊者，此後祇可步行或乘馬矣。自回聲嶺至安爾坡，亦統名雲地，(Cloud land)有時自更高處下視，但見白雲鋪地耳。

此坡高五千尺，比中國九江之廬山高一百尺，旅館背山向谷，老樹雜花環繞之，景幽邃而奇雄，自旅館下折至一小谷，爲兒童遊戲場，專爲旅客預備也。余赴旅館中餐，餐品尙好，惟較貴耳。餐後獨步向山之最高行去，本日同車之人亦多，步行登山，間有騎馬者，余並非惜僱馬之費，因夙愛山行也。向山之東方行，爲俯瞰巖(Inspiration Point)其地可向下俯見各城及海面，但較此坡爲低，余取道西方向高處行也。盤旋繞上爲登山之惟一法門，中外皆同。其道路修理不甚好，若太好，則全失山林真意矣。由此坡至最高(Summit)峰，共二英里半，然余愛向小路略穿林繞行，再回原路上行，故所行較遠，山上林木甚盛，視中國廬山爲好，樹之知名者一爲柏樹，一爲長命油樹，(Liver oak)其他灌木野花，多不知名，時有松鼠出入不甚畏人，此美國習俗之最良者。凡遊玩之地，一切鳥獸，不但不准獵取，亦并無人驚擾之，所以久而馴謫，絕不避人也。余遊興甚好，同行者視我似不如，余以防失路故，追得彼等不再疾行。繼見每路凡曲折處，均有木牌書明某處，余遂放膽自行，獨來獨往，豪情不減在國內時也。繞山約八九折，遂至絕頂，回視同行者均瞠乎後矣。成詩二絕云。

梯車掛壁到層巒，半疑天上半人間，請君半路須回首，十里碧城倚青山。」梯車登廬山，

在美國南加州。

排雲傲日破空濛，獨步落磯第一峯，八百白兒齊仰首，有人高處御天風。』登沙米嶺。嶺上安有望管，以立木上安橫管，自管穿視，皆正照一峯，或一山。管上書其山名，此爲遊人計，最簡而有益之法也。向北之管所指者爲老道帶山，(Old Path)左右二峯：一爲馬克漢峯(Mark ham)一爲不對峯(Disappointment)不對峯之山勢，不與母山合，而趨向西海岸處，此或其得名之由歟？東北望威爾遜山，轉恨昨日未得達，東南望俯瞰峯，則低在眼底矣。高低大小等名詞，真以比較而成也。

余近來每遊一地，總想得一物爲紀念，此山之巔，爲一小平頂，周圍仍爲叢生之木，中間稍有隙地，傍木或樹下置數椅，備遊人息也。樹枝滿懸遊人名片，隨風飄揚，不問而知爲與中國之題名磨崖同一用意，以美國富人之多，遊者何不刻石而懸紙？可以見其現在之國民性之一斑矣。此時同遊者亦到，彼等堅請余亦懸一有中國字之名片於樹，姑從之，而仍另尋吾之紀念物。此高山古木間，度除木石二物無可以作紀念者，於滿山砂石之中，獨得一白石，似類石英，亦可寶矣。又見大樹之旁，地下有老樹之根，久經風雨侵蝕，狀類怪石，乃盡力搖之，微動而不得脫，繼以大石擊之，卒得。然而下面爲蟻窟，彼國於是不知若干紀矣。木內有穴，如蜂巢，彼等所建之宮室也。各穴之間有洞，彼等所鑿之道路也。因思美國人前若干年，驅紅人某

種去，以其都城宮廟改爲公園，高麗昌慶宮今亦爲博物館，余之於此蟻也，得無類是。成詩二章，一誌吾所得石，一以誌所得木且以弔蟻也。

蚩蚩八百人，肯向山頭走，不解生命意，當前果何有？片紙當風雨，留名安能久？惟彼知道人，澄觀自向偶。能印帝天心，山靈來俯首，攜取片石歸，與吾同不朽！

右誌石：

古國建何時？浩茫不知記，託此長命樹，生聚期奔禩。胡來方外物？覩此神明器，一擊九廟驚，再擊萬民泣。巨石撲不已，顛踏淫威肆，奇禍遶俄傾，蕩析謀奔避，扶老更攜幼，骨肉不離棄。居者盡室行，來者探首試，擾彼郊社都，供我觀玩具。今日我豈醉，猖獗乃無似，貪殘嘗責人，彼是亦此是。大小各一傑，爾與我奚異？覆巢莫傷卵，略存好生意。

右紀木且以弔蟻也。

在沙米嶺流連約一時，乃步奮道下，途中跨一小嶺，嶺樹有中國意。坐樹根北望，涼風忽來，如去歲在杭州五雲山某處樹下當風之情景。於是中國各觀念，忽向腦際湧現，人類腦中之同願性甚強，此其一證也。

自奮路下將至安爾坡，覺時尙早，穿他道東行，里許見一拋球場，無人，又折從原路轉，穿小路達一亭，爲此山所僅見，蓋美國人祇知天然美，不知歷史美，故大山中不但含有歷史之

情緒之建築甚少，即普通之亭台廊榭，亦不可得也。此亭名奧柯（Oak Arbor）亭，亭工並不佳，然有几椅可坐以息，余乃假此地以寫吾之詩於草本日記中。寫畢回安爾坡，在旅館中購郵片數十，攜歸備寄友人。七時一刻下山，在雲地車中有售盧山日報者，上山時彼請遊客各寫己名及國籍來處，已印於本日報中，余購二份，見余名在第二列之最前，此時天已薄暮，向山下遙望，電光耀灼，不止燈火萬家也。車距回聲嶺不遠，停。盧山天文台，Mt. Lowe Astronomy，在去此不過數十武，台高不過數丈，形類一圓頂之屋，遊者魚貫入內，室壁周圍亦爲圓形，遊者環坐，中間架有天文鏡，一老者以宣講式說明之。惜彼說太快，余不能全解也。屋頂中間有寬數尺長二丈之空隙，覆以玻璃，吾人可由鏡中穿此隙以觀星象，遊者挨次觀，觀畢仍回原坐，觀法鏡之下端旁置一梯，有執事司之，觀者升梯坐，彼示以如何觀，並略爲說明。余觀時，初登梯，其執事人與余握手稱姓問好，余倉卒間不能憶其爲誰，彼云吾等曾相會，余亦向彼問好，即詢以現看者爲何星，彼云爲土星，有衛星十二云云。自鏡中視之，星體大如盂，光極明，惟星體雖渾圓，而兩端有軸，向東南者高，向西北者低，周圍衛星遠近大小不等，其圖如左。但余記不甚清晰，其方位大小之比例，均未必合也，余因觀者人多，亦不便福觀太久，歸坐後，詢鄰坐

，知與余言者爲拉爾根（Larken）教授，然訖不能憶得何時何地曾於之相遇也，記憶力之差，可怕可愧。遊者均觀畢，步行至回聲嶺，即由此換梯車下山之處也。車站旁有電光台，台高六七丈，下爲電機室，台上安一鉅管，橫支其上，可以周圍上下互轉，管中有三百萬燭光之電光，射至數十里以外，向何地點，在台近之遊者，可順電光下望，房屋樹木，歷歷可辨，較白晝爲清晰者甚多。登梯車下，覺兩岸山谷之美麗，乃較日間更甚，下至山脚，又向其公事房中取回昨日寄之行李，回至羅埠原住之旅館，已十一時。自在沙米巔取得紀念之木石以後，走動必攜之，益以行李，更爲繁重，睡時兩臂覺痛也。

六月十一日

晨起，囑旅館製二小木箱，將昨日取得之木石寄歸，又將所購之郵片，約三十張，寫寄中國友人覺倦矣。

楊昭愷君來談，去，黃劍農君來談，共閱報，知本學期羅府十六高等學校，共畢業一千五百七十人，於本月二十七八九三日舉行畢業禮，其中男生六百九十三人，女生九百九十七人，女生視男生多一百八十四人之多，此雖爲一府之比例，然美國高等教育女子之成數較多，亦成爲共同之傾向矣。

晚在友人處遇二人，一名可列維魯（Victor Crowello），一名布勞儿（L.R. Brozzi）。爲此間無強制主義者（Anarchist），（即無政府主義者），甚樂與來談，余先詢彼等數問題如次，均由可君答：

問，彼所信爲無組織的無強制主義，或有組織的。如爲無組織者，則以何術防止他人之防害此主義者？如爲有組織者，願聞關於此種組織之大概。

答，將來目的自然是無組織的，但爲達到此目的，應採之方法，則爲有組織的。

問，如目的達後已無組織，而他人乃以有組織之其他主義，起而代之，將如何防止？

答，甚長。余未得其真意，不能妄記。

問，彼對俄國現施之共產主義如，何意見？

答，以余觀之，彼所行乃集產主義（Collectivism），非共產主義（Communism）也。彼等學說，似原於馬克司主義，而非原於巴枯甯主義，余乃信服巴枯甯主義者也。

問，君信此主義，在俄國革命則耶？抑在俄國實行其現在政策以後耶？

答，余信此主義已三十年，（指布君）吾與彼父同其信仰，故彼又與吾同其信仰也。

問，余意解決人類政治經濟之總問題，如吾輩所議者，均爲安頓人類之生命起見，君意人類爲生命，可分精神的物質的二個耶？或祇一個耶？如爲一個，或爲精神的耶？物質

的耶？抑或另有生命觀耶？

答，生命自然是一，據多數科學之見解，生命爲物質的。

余笑問曰，如生命爲物質的，則安頓生命之法，美國資本家已研究有最好之方法，今日世界生活程度，以美國爲最高，換言之，即彼之人民衣食住及一切娛樂遊戲，皆較其他國家之人民所享用者爲高，對於物質的生命之要求，可謂之比較滿足矣，吾輩可否犧牲已見，以贊成彼之主義？

答，資本主義，吾輩極端反對，何能贊成！

問，彼能集中財力，改良生產，以滿足人類物質的生命之要求，何以不可以贊成？

此後彼乃轉而問我，問答如下——

問，願聞君之具體意見。

答，余現尙未有具體意見，余甚願聞君之意見，因此行專爲考察各國之大概情形，考察事竣，然後再定余之意見。

問，君無自己意見，就現在世界所有關於社會問題之各主義，君信服何主義？

答，無一爲余所信服者，大概近世歐美學者，有二通病：一爲科學蔽，因近世學問太涉專精，學者專研究一科，往往欲以其專精之一部分的學理，解決人類全體之問題；二爲

環境蔽，學者生於一國，往往因於其本國之情形，故其立論之證據，多爲局部而不見適合於人類之全體。余英文甚淺，在國內時不能讀西書，然數年來中國學者愛研究社會問題，譯本頗多，余讀之均覺其不免以上二蔽，故均不甚信服，余因科學程度極淺，自信不犯科學蔽，然環境蔽則不能免，此行欲周歷世界，卽志在解除環境蔽也。

問，如是則願聞君在中國時之自己意見，與到美國觀察後之意見。

答，余在中國之意見如下——

一，對於現世之三權政治，所謂立法，司法，行政者，極端反對其組織，並根本的反對其存在，此稍有似於無強制主義。

二，余以謂人類應依人類之需要，分爲數業，凡人均所有應執之業，不得有超出各業以外之政治家，各業各有組織。自無另設政府國會法庭之必要，似有類於工團主義及基爾特主義。

三，反對有國家，以爲上述主義，必須破國界，合人類通盤籌畫。

四，人之生命，既非物質的，又非二個，自然須宗教家族及娛樂各種問題，合總研究以爲澈底之解決。

以上余在中國所主張之大綱也。到美數月以來，見美國多數工人，每日奔走如狂，不解其

意欲何爲。細考之乃知其晨起忙上工，工完忙吃飯，飯後又忙上工，工完又忙吃飯，忙看戲，忙跳舞。忙打球，忙喝私酒，余嘗屢欲求一真工人與之談話而不可得。又考求其生活之裏面，則作工時得到工錢，同時即得到煩悶，工畢忙忙求消遣，買快樂，排去煩惱，同時已失去金錢，今日工價八元，則用八元，明日工價六元，則用六元，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末日止，終年勞動，一無所得。而資本家之付予工價，不管左手付之，右手取回也。此等工人，已經資本家改造爲機器上之一小部份，久已喪失其生命，故美國社會問題之解決，必在各國以後，可斷言也。

可君求余爲文，譯登意大利無強制主義各雜誌，余謂英文甚淺，不能爲文，容後再圖可也。談畢已十一時歸。

六月十二日

晨起補昨日日記。

赴墨路線未定，心不擇，余無牽思移一地，取道何處，不定時，則心不快也。

威爾遜女士，數爲余來函，久不報，爲歉，今日爲長函報之。

六月十三日

赴喀他林那誤車，歸轉至三塔屏 (Santa Fee) 車站，購定赴大谷之票，爲六月十五日午前十時之車，行期可爲定矣。

下午徐定瀾君來訪。

六月十四日

晨赴喀他林那，又難於誤車，車至三不柱 (San Pedro) 停，此處卽羅埠之海口，距埠尙二十餘英里也。此港尙在初修進口之貨，以木爲大宗，因此地建築者多也。由此乘船出港，至大洋中。歷二小時至島，途中見有三物足記：

- (一) 飛魚，(Flying Fish) 身長七八寸，有大小四翼，時在海面飛行。
- (二) 河豚，(Porpoise) 一名小鯨，大如豕，時躍出水面。
- (三) 海狗，(Seal) 此非罕見之物，惟其水中游行，兩鬣大張，極爲有趣，入水捕魚，捕得則游至上面，頭出於海面上食之，以係島馴以娛客者。

至島，島亦無足異，惟洋水甚清，可乘玻璃底船，下視海面，卽所謂海底花園 (Submarin)

na garden)也。下船後，十二時一刻，即在碼頭換玻璃底船，繞島游視，海中之植物大致如岸上，即自海底上生。其低者類柏樹及檉樹，其高者大幹長條，葉類桑而極長，有徑尺者，條上著花，花祇成片而不成朵，受海水衝激之故也。短者色較深，高者皆作淡黃色，日光下射，光與陰，隱隱可辨，各魚在海底游行極樂，有大可數尺者，有色極美麗者，或紅或黃，或青白相間，身狀或扁或圓不一。最奇者船行其魚並不懼，且魚有向上游，致與船底相礙，而側身向上，亦與玻璃相觸者，真奇景也。

船將折歸，有一水手著短浴衣，向衆立正畢，躍入海中，在船底與諸魚爭游，忽至海底，忽升海面，折船處，亦絕技也。彼嘗自海底取蚌壳，以售諸客爲紀念。

去時路遇一美國人鄂君，(Dum)與之談極久，因整理行裝，不暇記矣。

晚歸至共和餐館，用飯，看中國報，知黃陂已入京復職，舊國會八月一日召集開會。

第六赴墨西哥途中遊覽(自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二日止共二十七日)

- 1 遊大谷。
- 2 參觀葉落坡煤公司。
- 3 至阿克州參觀州立大學並講演。
- 4 在三塔屏州十日。
- 5 參觀州政府及土人迎神。
- 6 參觀新博物館及飛虎黑谷。
- 7 參觀三塔屏水電公司。
- 8 三塔屏習慣之一斑。
- 9 關於印度一切之考察所得。
- 10 過美墨交界之葉婆娑。

六月十五日

重收裝行李畢，交伺者，下客廳，楊君昭慈徐君定瀾張君銘三人來送，因為時尙早，坐談半時，喚汽車，赴三塔屏車站，三君送余至車站上車，又十餘鐘車行，余立車端，尙與三君招手，至不見爲止，此余別羅三吉爾也。亦即余別加省也。余以民國十年十二月十日到美，在金山上岸，至今已半年又五日矣。一旦別去，未免有情。加省舊屬墨西哥，墨美之戰，割以與美，此地當白人未到时，嘗有中國人足跡，余寓白克里時，附近發見有鐫中國字之古箭，在羅埠參觀西南博物院時，見有中國式之印度人裝服模型，此隨在足以證中國人之來此地，甚爲久遠也。今乃華僑寓此者，美人視爲賤族，可感傷者一也。

此地紅印度人，其骨相與蒙古人略近，其些微之文化，或爲古代中國人來此時所饋送，頗足研究。今此種已漸爲白人斬戮驅除已盡，不聞其宗教家有所糾正，其當權及躬執殺戮之役者，皆爲基督教徒，更未嘗自以爲非，異族人之處於白人勢力下者，其慘苦如此。近來留存之苗裔，嘗與白人來往，已均迫於勢，悚於威，而爲基督教徒矣。然數年前，某紅人與一白女子發生戀愛，釀爲奇禍。（蓋加省白人男子，視其白女爲彼等獨有之物，不容其他種人問津，且至定爲法律，干涉人之婚姻自由，故中國人有時與白女同行者，白人羣以怒目視之。）多數白人

，持槍轟斃印人甚多，政府不加干涉，報紙不敢評論，彼印人飲丸時，尙大聲操英語呼云：「都是信高得（此與中國上帝之意不同，蓋中國所謂天者，概萬有而不名，所謂帝者，宰萬化而無形，彼之高得，依舊約所載，爲彼一族之神，譯爲上帝不合。以後吾人應稱之爲高得，以示區別。）的，不可自相殘殺！」然呼者自呼，殺者自殺，中國人以民族大 距彼遠之故，在國內未得受此慘禍，而乃有多數人爲其教士所愚弄，而甘心背祖宗棄帝天，而日日頌禱於其高得之名稱下，若惟恐中國人不步紅印度人之後塵者，此可感傷者二也。

至此邦之與吾以好感情者，其普通人城府甚淺，其學者亦多襟懷開展，余有數友，其待余之厚，同國故舊不過如此。且因指摘其美國現狀不合之處，有爲彼等所贊同者，其向友人作函時，屢屢稱爲有最高之眼光，最大之魔力，爲生平所僅見云云。此種虛懷若谷之學者，在中國實不多覩，余自問尤覺有愧。

又此邦秩序最好，無論何等公共之地，無論如何，幼年之人，多能守其應有之秩序，故各處巡警甚少，此亦中國自稱爲禮教之邦者，所應愧悟而師習者也。余臨去此省，感想千緒萬端，不能備書，略書數語，以誌吾別足矣。

下午七時左右，至尼都鎮，(Nedde)車停較久，下車見印度人持手製串珠花，呼價兜售，工甚美，欲與之言，彼等不甚通英語也。又向他處尋得一通英語之印度人，與之談古代彼族

與中國之關係，彼不能領略，惟云以骨格形相論，當爲可信。末余詢彼之姓名，彼忽云：君不相中國人，或爲白人耶。再詢以姓名，不敢相告矣。豈印人之畏白人，至於如是耶？余登車行，余午前上車時，先詢以二事，（一）在何處何時換車？（二）在何處何時時表應改標準時？知天明五時餘在威廉（Williams）站換車，夜四時時表須撥快一小時，乃於睡前撥表安寢，不必至四時方撥也。余車同坐爲一女子，頗愛同余談，轉車時別去，被告以家在何處，余未問其名也。

隔坐二人，一爲荷蘭老者，徧遊世界者，曾至中國，忘其名，一爲一少女名葛珀，（Gadd）東南某省人，畢業於紐哥倫布太學，現爲加省某高等學校教員，亦愛同余談，故途間并不寂

六月十六日

晨自威廉站換車，向北行，乃專赴大谷之路也。車向下行，沿途爲叢柏而不甚大，已斬倒僵臥地面，任風雨損壞者甚多。美國地曠而人口不甚多，故到處皆有暴殄天物之家。九時半至大谷，寓安坦窩（Ettawat）旅館，每日房飯六元，浴資在外，然房間及飲食俱甚美也。

旅館對面爲一印度屋，名曰侯畢屋，（Hohi house）侯畢爲印度一種之人名也。至其中有

二女子，方以手製地毯，其裝束，及面相，皆如中國女子，其髮髻純爲中國舊式，其上左右有叉，（即縫隙處，有四五尺長不合也。）裙亦如中國式。裙長不能見禪，然旁有幼孩，其禪下端亦有叉，如中國舊式小兒衣也。室隅有極簡單之製銀用具，如納哇侯（Navaho）銀匠所用。由此室通過至一大室，皆爲納哇侯製造品，其銀品多以極細銀絲連屬爲之，此在河南省名爲拔絲活，然視中國者爲精。其製銀用具與製造品，亦皆與中國舊有者大致相同。其他陶器木編草編各器俱精美，有古樸意，余未購作紀念，實爲可惜。此二女子不解英語，未得與談。

此室之建築爲樓式，而梯在外，由梯登其上層，有二女子作美國裝，解通英語，與之談。彼云：彼爲侯畢女子，在河岸（River Side）鎮上學，暑假來此。下面二婦，爲納哇侯也。彼此言語不相通，又云前數年二族尙爲閭牆之爭，今又和了。余詢彼之衣服式，與納哇侯相同否？彼云完全相同，惟言語不通耳。餐後覺倦，因夜睡不安也。回室少寢，起，沿谷旁視，爲之神蕩意馳，蓋與理想中之大谷完全不同也。谷深不能見底，更不見有樹木花草人烟村落者，惟見五光十色之斷崖絕壁矗立千仞，或凹或凸，或仰或俯，映落日作萬道霞光耳。沿谷岸繞行半里，得下谷之路，乃獨步下行，蹭蹬拗折，見谷內石壁上樹不甚少。惟因谷大樹小，又石皆有寶色霞光，故稍遠之處，見石不見樹也。下行不過一里，乃折轉回，晚與旅館約定，明日八時半乘驟下谷。餐後寢。

六月十七日

晨，七時起，租遊衣一襲著之，對鏡自視，如煤礦中之工人，出赴乘騾所，見各騾背高齊人，不免有怯心。各客均上騾，余亦隨之，步步有戒心，騾行身動，余心隨之俱動也。本日同路下谷者，大約四五十人；尚有由他路下者，作二日遊，須住谷內帳棚中，余等乃作一日遊，晚仍歸。行經巴爾克照像館，彼徧向各遊客照像，不知余像曾攝入否？過此則沿蹬蹬拗折，羊腸小道，下行傾斜度極大，有時騾須後腿曲折，乃能無虞，此時所沿之壁，名明亮天使，(Bright Angel) 余覺譯爲金剛岩較好也。見岩壁最上數十丈，全爲有光白石，過此爲有光紅石，厚可二百餘丈，下爲赭色之花崗石。遙向他岩望之，有較青較黃之色，然以紅者爲多，且皆有光外射。行約二十餘折，下見青窓，爲碧樹芳草之色。又數折，路漸平，有泉自石隙出，穿林草下注，又里許，見垂柳軟莎間，有房屋隱約出林際，至其地，各客均下，少息，余徒衆人後持小瓢酌泉水飲之，覺此間深林矮屋，乃真世外桃源也。流連不忍遽去。

美國人性情亦不盡同，余等以小瓢酌泉飲時，此人飲畢以瓢授彼人，或酌水以授彼人，彼必稱謝。某人飲後，洗瓢酌新水授余，余謝之乃飲，飲畢亦洗瓢酌水授後來者，乃彼並不稱謝。飲畢亦不洗瓢酌水授人，昂首竟去，可爲無禮矣。

在此休十餘分鐘，上騾，重行，此時距岸已低三千餘尺，以謂谷底也。乃沿溪水前行，移時又上谷中之山，又下山外之谷，蹬蹬曲折如前，而傾斜度更大，曲折次更多，人在騾身，不能維持中心矣。計下騾緣壁而行者二次，乃至谷底，小溪又出流，沿溪仍有林木。凡林木均沿溪水兩岸，並不甚古，其樹以中國所謂小葉楊者爲多。而無水之處，樹雖小而古，一種似矮柏似叢艾，不知其何名。一種長細之古葉作斑斕之青白色，直生於幹，細視之，乃木賊之久而成樹者，頗覺奇異。沿小溪下行數百武，有銜流色如黃河而不及其大，自水面至岸五千四百尺之譜，然岸內爲嵯峨雄奇之怪山，而岸上高原乃爲平地，絕無山形，此其所奇也。

在河旁巨石上坐，領略時許，覺此處之風景，惟讀華嚴能契印者，乃能真領略，否則目呆舌橋，但事震驚而已。若對之亦並不震驚。則直麻木不仁也。謂之爲未嘗來遊大谷可也。

自河邊仍沿小溪回轉上行，至一地，山石由南向北環抱，蹲其下可避日光，溪水至此迴環停止，澄清可飲，此大好之野宴 (Picnic) (按此字譯爲郊飲，遊宴，野飲，野餐均可，近人有主張用音譯者。余意必中國真無切合之字，乃可用音譯，若此類字，卽用音譯，則意譯可廢矣。) 所也。嚮導解草囊，出食品，每人一分，蹲地食之。內有紙杯，用以酌水，以薄紙酌水數次，並不致損傷，其製造之精可驚也。

餐畢，沿舊途上岸，上坡與下坡不同，馬易行，人亦較逸，惟有一討厭之事，則嚮導與某

女遊漸加親暱，彼遂祇顧彼一人，置吾等於不理。彼與某女兩騾緊接，在最前行，有時彼等已至平處駐騾，鄉導下立撫女騾鞍，呢喃細語，忘却余等之騾尚在極險之途中。以彼等既阻礙此一線之正路，使後行者久困懸岩側道之騾背上，實覺難支，如余及某客不善乘馬者，尤爲懸心挂胆，諸客盡厭之。以此邦重戀愛自由，故勉強忍受，不願冒干涉他人愛情之嫌也。余意彼縱相愛，祇可自謀幽會耳，以彼之快樂，陷我於危險痛苦之中，總不公道，乃大聲呼之曰：『鄉導！此地有有與越之事實，須告吾等乎？』彼張目四望云：『無有。』余曰：『若然，前行之爲愈也。』乃前行。自此後，每逢彼與某女士臨騾密語時，必以目望余，察余無反對之意，且騾皆立於平穩之地，彼等乃絮語，不似從前置余等於不顧也。余自此亦不復再擾亂彼之私語，然亦太殺風景矣！途中經過有名印度花園者，然僅以名其地耳，非有何等花木，或建築也。至中途午前在此休息處，仍下騾休息，至上岸已五時半矣。下騾後，腿覺酸，然並不及前年旅行蒙古時乘馬之倦憊。余覺西人鞍鞍等，較舒服也。

呼水浴，覺兩股間隱痛，撫之皮肉完好，覺骨際痛耳。因思明日須休息，乃能行，旅中不可過勞。餐後仍出在岸邊散步，仰觀落霞，俯瞰窮谷，天風萬里，微振林表，遊客或休於室，或休於檐下，或散步靜坐於芳草路旁綠樹蔭下，汽笛不鳴，人語不諱，此在急遽悽妄之民族，繁華喧闐之城市中，所斷不能有之境界也。倦乃歸寢。

又連日晤一通印語之美國人，彼專以通譯爲業者，凡印人跳舞，向客人收錢時，由彼經手。其跳舞白人樂看，余覺其粗野寡味也。所晤印人中有一能操英語者，嘗與之談。有二老人不通英語，一爲其首長，(Chief)年已逾百，精神尙矍鑠也。一爲一曾代白人作偵察者，已八十餘歲，其首長亦由政府派充，聞昔日如何對印，政府尙以之詢首長，近來政府但命令之而已。且其首長已與居近車站之人，同作遊客之一種弄具而已。意彼百歲老人，前數十年，在彼族者，亦必爲有權有勢者，如中國苗民之土司，今乃如此，可爲一歎！補記之。

六月十八日

晨起覺不甚倦，乃用電話告賬房結賬。八時十分，由原路乘車，先赴威廉車站，十一時半到，至下午一時餘，東行之車方到。此站火車亦屢屢誤時，在車站中餐後，登車東行，一帶荒山，數百里無大變化，蓋此地爲高原，距海不甚遠，已高至六千餘尺矣。車向東行，勢漸低，入新墨西哥境，晚至萊落坡(Gallup)下車，此地爲美國南部煤礦最富之處，其平地皆山，故取煤皆在平地之下也。

今日所乘之車，爲普通車，若加價則可買普爾門(Pullman)車，可坐可睡，如余赴大車所乘者。今日之車，上車後見人多而雜，且須自行覓坐，男女老少，橫坐斜倚者皆是，其情形

介於中國二三等車之間。惟坐位爲紅絨汽椅，視中國爲較好耳。美國火車，採一級制，故普通車無一二三等之分，自普爾門車發明實行以後，有身分者即不過夜，亦加購普爾門票，加價僅五元，而車內之安適清潔，伺候之周到，遠非普通車可比矣。此種制度極壞，分言於下——

一、普通一級制，美其名曰人人平等，然各人之收入則不平等，車價不以乘車者之收入爲比例，而漫取一級制，是強貧人與富人一律出資，宜美國貧人之多也。美國各種制度多犯此病，不可不知。

二、普爾門僅加價五元，比普通車優異太多，如余今日所乘之列車，普通車一輛，人極擁擠，普爾門則有六輛，人極鬆散，大約乘普爾門者之數，多於乘普通車者二倍，其所收價之總數，亦不過比收乘普通車者價之總數二倍有奇，因普爾門每人僅加價五元，不足一倍也。然彼六車之建造，及常年之各種費用，視此一車，至少必爲十與一之比例，其價殊爲不公。貧人若甘受此虧，是富人坐好車，貧人多出價也。若貧人亦勉強加購普爾門車票，其力將更不支，而火車立法之本意，乃獎勵貧人坐好車，可以盡吸其勞動所收入之款。吾未詳研究此問題之前，曾有中國友人，勝稱其此種制度之好，由此觀之，彼友人之見解大誤，中國人來美考察者，往往不知從社會各方面著眼，而僅就其所觀之一點，向國人介紹，此殊危險也。

然余在車中，可借以觀察多數貧人之舉動，良爲有益，茲就所見者述之：

一，車中人以有家屬者爲多，因有家屬者所須車費多，故坐次等車，其單身生活者，多獨坐高等車矣。

二，車中以南歐洲人爲多，因北歐來之人皆爲富者，或高等職業者。

三，其女人多有子女，且有年甚輕而子女累累者，亦皆南歐洲人。美國土生人口之絕維持，大有恃於此一階級。

余下車時，因普通車所下之人多爲貧人，自行攜取行李，故候時甚久，無人來招喚行李，道旁有一印人，余請彼爲覓一旅館，代余搬運行李，且可向之詢印人情形也。彼亦爲納哇侯人，彼云：由此北行六七十里有一城，城有白印度人，皮色潔白，髮黃目碧，一如白人狀，惟在陽光下目力不足云云。印人亦有白種，此大足爲考人類學之助，必欲一往，未能決定。

晚寓德爾馬 (Delmar) 旅館，德爾馬西班牙音，意即大洋也。在書肆中購大谷故事 (Story of Grand Canyon) 一本閱之，見其有孔子廟、(Confucius Temple) 孟子廟、(Mencius Temple) 佛祖廟、(Buddha Temple) 婆羅門廟、(Brahma Temple) 武當鼎 (Wotan thone) 等地名，乃大悔昨日遊歷之潦草，又深悔不先購書閱之，而僅憑普通鄉導之任意引看，蓋余初僅聞大谷爲奇景，而不知其有如許之古蹟也。此外廟名甚多，然大半總皆中國傳來者，

此而潦草過去。真唐察此遊矣。又思明日或可仍回大谷一爲訪之，亦躊躇未決。此書著者爲美國地質調查員，地質學者達爾吞，(N.H. Darton Geologist n.S. Survey) 彼但注重地質，對於古蹟絕不注重，况此全爲由中國來之古蹟，彼更不注重，不過用其地名耳。格難。

六月十九日

晨起浴，余居室面東，朝曦入窗，如逢故人，因出國以來，皆住大旅館，四面樓房，不辨方向，日光入室之時甚少，寓白克里，余窗面西，故久未得見朝日也。

出門遊各街市，此城極小，蓋因周圍煤礦發達，殆如故鄉之焦作。入一土物肆中，購納哇侯銀器甚不精，余詢所見之精者，彼亦有，但爲墨西哥土人所製。末彼乃引余視其納哇侯銀匠，正在工作，不通英語，不能與之談。少傾來一人，類南歐人，通納哇侯語，自謂父爲白人，母乃納哇侯人，其髮鬚墨，而兩權頰白人，手腕多毛，總計類白人者多，蓋前日曾細視納哇侯人，毛甚少也。余又與彼銀匠握手，並自袖中出其腕視之，毛少類中國人，此等視察皆足爲研究人類學之補助也。余友阿模君曾告余云，印度人臨太平洋岸者鼻較平，臨大西洋者較高，余對彼等之鼻，尤爲留心也。在此購土物三二件，又得彼古代石斧二具，購之寄歸作紀念。

赴此地葉落坡省銀行取款，議其同事郭西岩，(Goria) 因約之中餐。餐後求彼設法介紹

此間煤礦主任何人，欲往一參觀，彼允之，請余一時半至彼銀行，至則由包梅堤 (Bonnet) 君接待，並介紹余見其總理云。已電業落坡美國煤礦公司 (Gallap American coal Company) 城內公事房矣。請郭君偕君往可也。至其公事房，晤包爾氏 (Bonvers) 君，彼駕汽車陪余至其礦廠，坐落在吉坡森，(Gibson) 晤其廠長毛遂氏，(Morse) 導觀一切，此為專門事業，必有專門學問者，乃可參觀，余之參觀，略觀大意而已。彼廠有舊井三，觀其一，日出煤一千噸，用工上下四百人之譜。地下工人，每出煤一噸，工價八角六分。每一噸所用之架木 (Scaffolding) 合金四分，此專指在小巷 (rooms) 內所用者，其大巷 (Entrances) 在外，因大巷分為三種：一為鐵質者，一為水泥者，一為木製者，若合大巷為木製者，總計亦在一角三四分之譜也。此井為平井，用側道 (Inclined) 出煤，每一列共車十六輛，每輛載重一噸半，共二十四噸也，其篩煤機 (Screener) 上，祇有二人，用手檢出石塊及骨煤，(Bone Coal) 石塊全無用，骨煤火力不足而堅度太高，等於廢物，本地有駕車來購者，價不及一元也。其裝載機 (Loading doon) 連屬於篩煤機，與從前在開平所見者相類，惟用人工更少耳。又至新井，第五井參觀，此井尙未竣工，以每日工作八小時計，可日出煤四千噸，工人在井下者一千，井上約五六十人足矣。此井所用電機，為一千一百馬力。此為主井，(Main Shaft) 其旁更有附井，專備上下人，及出入木石等物，其電機四百馬力，另為有機噐廠，有生電廠，其生電機能至

五千馬力之電力，如用再倍法可生至一萬馬力矣。此井篩煤機及裝載機更大更便，機下並列五軌鐵道，備由篩機轉入裝載機，即直下入火車中矣。

余詢此間罷工問題，已完全解決否？彼云未也，但吾礦少受影響，並不至停工也。

又余等來時，包梅堤君交一通過券於余，蓋此間現住軍隊彈壓，不准無業者入礦廠，故出入必有券，進廠時彼等讓包君，故未驗余券也。

又英語稱帳棚或窩鋪，曰坎鋪，(Camp)此間大礦，亦通稱為坎鋪，即通過券亦載明出入坎鋪，不云礦廠也。

晚約包梅堤包愛氏二君，同餐於白館，(White Cafe)彼等詢余中國煤業及政治情形，余一一告之。彼等曰，微與君談，吾等以謂中國人並無自辦之煤礦，且現在確分為二個國家也。

餐後又至土物店購石器三，寄歸，見有一化石植物為棕樹，大可徑抱，樹身完好可愛，詢其價云五十元，繼謂此初自印人得來者，近兩年來各處博物館，停止購物，遂至無人過問，若在數年前，五百元不能得也。余思此物之價值，當然甚高，然終以旅費無多，不敢濫行購物也。

十時寢，備明日早行也。

又余晤美印合種人時，余細視其鼻及兩額間，皆有極紅之細爪狀筋，隱於皮內，猶太人往

往有此種紅紋，此亦研究人類學者之一助也。

又在彼肆中與人談，此地煤礦罷工情形時，某君云，此地罷工急切不能解決。余問此間罷工，僅爲工價問題耶？彼云，然。煤礦公司均索噸付價，每噸七角八分，然工人往往一星期祇有二三日或一二日可得到工作，餘日無工坐食，二三日或一二日之工價，斷不足供一星期之生活費，彼等要求改爲日給制，案日付價也。余云，彼等罷工無工價可得，如何度日？彼云，此間工人，多有積蓄有產業，彼等生活多可自了，惟既爲工人，則最低之限度，總須工價足以度日耳。余詢問金山紐約等處工人，皆無蓄積，無產業，何以此處獨有？彼云，彼等作工日已久，有已在此地作工二十餘年者，故多有蓄積也。余問，工人均係何處人？彼云墨西哥人日本人意大利等人云云。余思此數種人，皆未染美國大城之習氣也，故工人能積資置產，此亦可爲研究美經濟狀況之一助。

余寓之德爾馬旅館，館主包樂，卽爲意大利人，在此間煤礦作工，歷多年，娶妻生子女八人，並能積資置產，此旅館房屋，卽其所自有，故彼夫婦及子女，均無美國工人習氣，自理已產，辛辛勤勤，然並不露失意不滿足之狀，亦不類普通美國人整日跑折兩腿，不知所忙何事也。

六月二十日

晨起略晝日記，即開賬備去，因火車九時十分可到，至九時十分，車并無信，又誤時矣。直至十時半，車乃到，余今日仍不購普爾門票，車到並不能登車，因普通車僅到時啓門一次，令下車者下車，至開車時啓門一次，令上車者上車，故未至開車時不能上車也。但余行李已移至車邊，祇可在日光下呆立守候而已。彼普爾門車則啓門，任坐客自由上下也。余坐普通車雖稍吃苦，然可多得一種經驗，美國火車商辦，各路規則，多不盡同，余所記者三塔屏公司之情形也。候至開車時上車，車內情形。與昨無大異，而車內氣味更壞，開車後仍覺甚熱，此地高原，風重揚沙，吹面時如去歲在國內山西旅行時也。途經某鎮，亦爲印人所居之村，在車上望之，甚有異趣，印人多持土物向車上呼售，余因攜帶不便，故未購。

上車前，在街上行，遇二印人，狀類學生，呼與之談。彼爲比卜婁 (Pueblo) 種，現在阿克城官立印人學校讀書，能通英語，故可與談。其一絕類余同縣親誼婁耀亭君，若在中國，余必以爲婁君也。詢彼姓名，彼皆以新命之英文名相告，問以彼之舊名，亦不肯告，余照彼二人像片一紙，不知清楚否。彼二人之英名一爲瓦婁 (Frank Vallo)，一名敖提司 (Antruo d. Ortiz)——即貌類婁耀亭者也——下午三時半，至阿白克 (Albuquerque) 下車，寓安華樂士

旅館 (Alverado HotelIndian Building) 每日房飯金共五元，不分計也。

余寓四十號房，入室先浴，餐後至旅館隔壁印度館視之，其中有印人製造品頗多，亦有化石植物數種，其最大者不售，其小者每片八元至數十元不等，余乃覺葉落坡之棕樹化石五十元，不爲多也。內有一室爲印人住室，模型有與中國相同者，如中間隔後壁壁處置神龕，其前設香案，置二燭台相對，案兩旁置兩椅，此頗似爲中國式。

晚購印人郵片十張，分寄友人。

余軍伺候爲此間大學學生，與之談頗好。

寢後又構思，十二時後乃睡着。

六月二十一日

晨起。聞伺者云，大學現在暑假，祇上午有人，下午訪校長恐不遇也。乃預備早往，適有新聞記者來訪，詢余來遊目的及在國內作事，及現在政治情形而去。

出門乘電車。此間電車執事人盡爲女人，開車收錢一人司之。至大學，見其建築極樸素，別有風趣，與前所見者皆不同。訪校長喜爾博士，稍談。彼請其文理科學長 (Dean of Arts and Science college) 米起爾博士，導余參觀。彼約余十二時在某俱樂部中餐，余允之。彼又

詢余云。十一時教室中有講演，君能賞光一臨乎？余云，極願參觀，乃辭彼僑米起爾博士復觀各處。米君極懇摯，指示不厭其詳，此州草萊初闢，大學亦建設未久，規模不大，然余方欲畫計河南省立大學，此規模小者轉足師仿，茲記其大概如下——

一學生祇二百五十人，教授二十四人，男生十分之六，女十分之四，惟暑假班則女子乃至百分之八十五。

一經費美金十四萬餘元，分爲三項：

甲，省稅項下，此居大多數。

乙，學費，此校學費最廉，每年二十五元，此項收入，不過六千餘元也。

丙，校產項下，此邦初闢，荒地尙多，由政府撥歸大學名下三十五萬英畝，合中國畝二萬頃，現在招佃開墾者有限，每年可分租金三萬餘元。

一組織，分爲文理大學，工科大學兩科，中所分科目若二十餘科，另外有畢業院，專爲畢業者而設，以得學位者也。三科共有學長三人，統屬於校長。

一建築純爲印度式，故與向來所見之學校建築，一概不同，然甚合用，且含有歷史的美，覺盎然有古味也。

一設備，圖書館不甚大，化學及物理實驗室規模較大，家政學教室分爲縫紉，烹調，洗滌

等等 較前所參觀其他大學，覺特爲詳備。游泳池，運動場俱備。

參觀時，米君隨時指示，家教學各學室，共爲一座房，名爲『歐寇納』，(Aokone) 此爲印度土語，意言『蝶女』。(Butterfly maid) 其室畫壁，亦皆印度畫，印度人愛作畫，每畫皆有寓意，足以表明其宇宙觀人生觀，惜其無文字，如有文字，其進化豈祇此耶？余嘗聞友人云，紅人程度遠在黑人之下，此不察之言也。黑人無舊可守，且爲奴時，能代白人作事，釋放後自然更能作白人之工，然其人無深意味，印人始終有不甘白人之心理，遇其通英語者與之談，頗有能解道理者，甚覺可親也。

米君謂中國大學，建築盡仿美式乎？余云頗多，亦不盡然。彼謂斷勿專仿美國式，余視吾校建築，比其他新建之偉大美國式者，有美意也。

參觀畢，乃導至草地坐，彼臥而息，毫不足形跡，此美國人之坦直可愛處。少傾，導余入一大講室前，遇校長喜君，又爲介紹一人云，係此州農業大學校長，余忘其名。彼等導余入一大講室，余意聽彼之講演也，乃奏樂畢，喜君登台報告余及某校長之短史畢，首請余演說，至此大窘，然已不能辭，祇可敷衍，謂承貴校校長囑余演說，得與諸女士諸君子晤面，不勝榮幸，但自愧英語不佳，到美時間甚短，不能發表高尚議論，有負盛意，今就中國風俗制度與貴國不同之點，略述一二：(一)中國富人化錢，其結果多化與貧人，因貧人爲農爲工爲商，亦

各有產業，各能生產也。富家子弟，往往不務生產，專學奢費，故數傳之後，變爲窮人，故中國貧富常爲循環的。美國貧人，則須化錢於富人，因一切生產販賣轉運之機，皆爲富人所有，乃至娛樂之場，代步之具，亦皆爲商業化而掌握於富人，故貧人衣，食，居住，消遣，行動，皆須出其工資以易之，其結果終年勞動能積蓄者甚少，故貧富成爲二階級，頗難轉易，此其異點一也。由上之異點，中國人多數以產業爲生，美國人多數以職業爲生。以職業爲生者，一失職業卽無以爲生，故人人多急急於工作，然爲人作工，常苦不快，故工畢必求消遣，故內多煩苦之感，外呈活動之狀。以產業爲生者，生活較爲穩固，嘗得消閒自樂之境况，而養成遲緩不進之習慣。二者各有利弊，此其異點二也。又中國人婚姻多以生育爲目的，美國人則婚姻卽是目的。以生育爲目的，養成家族制度，故離婚者極少；婚姻卽是目的，往往以夫婦爲娛樂生命之作用，感情一淡，卽流爲離婚，此其異點三也。云云。演說畢，其學生以女子爲多，似頗感興趣，校長喜爾又向衆語，且謂胡君但知中國富家子弟，專學用錢，不學治錢，余覺美國女子，但學用錢，不學治錢，各女生聞堂大笑。余會記在白克利某君演說中國女學生，均不塗粉脂，各女生聞堂大笑。因此邦女學生之施粉脂甚多也。余演說後，農校某校長演說，留米君在講堂招待，喜君偕余赴奇姆尼氏俱樂部（Kimanis club）中餐。奇姆尼氏爲印度音譯義，爲吾等建設不休息之意，余覺可譯美國行建會，或云吾建會也。此會美國各埠均有，總會員約五萬人

，每埠組織均以任何職業各有二人爲度，如大學內各小學教員，各商行律師新聞記者等等，均在內也。

同餐者約會員六十餘人，客共三四人，余其一也，各客各爲一人所請，如余爲喜爾博士所請也。餐品亦佳，餐前喜君爲余介紹約十人之譜，惜不能記其名，某君告余云，君欲研究此地土人古代與古國之關係，有一事相告，至華盛頓時，必至司密氏古物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e）一觀，其中有一中國玉，爲二十年前在墨西哥一古銀礦中所得，有疑其礦古時爲中國人所開者云云。餐時，喜君以余名片觀諸會友，並請余起立，彼又簡單報告介紹余於全體會員，餐將畢，忽有多人起立請余演說中國政治及實業現在狀況，余未起立，鼓掌聲先起，已不得已，復以不完全之英語演說。謂中國政治已將有統一之兆，此爲國民心理所迫使，因中國國民最富於統一性，勿論何人，決不會夢中國可以分爲二個國，中國人可以分爲二個民族者，所有南北等名等不過軍人一時之代名詞，又述中國近十年來煤業棉業進步大概。此次演說，覺較在大學時口舌較靈便也。餐後臨散時，有多人向余握手道好，且甚稱余演說之有趣，此時余頗有一人譽之則以爲喜之概，豈不可笑？向喜君道謝，回旅館假寐。

下午三時，此地晨報記者霍根君來訪，謂威爾君本報總編輯，適與君同餐，囑專訪云。大概亦問以中國政治情形，及余個人出遊之目的等等。余一一告之。彼對於余意極贊成，謂聞所

未聞。未又云，彼極愛讀譯本中國詩，尤愛李白之作，美國詩殊少嘗意者云云。臨去，數言實欲多領教，東方人之意境實較美國人爲高，不知何日能赴中國一遊云云。言別去。

此地共有報館二家，以余英語之艱澁，一日乃在此埠最高之學校中，最大之宴會中，兩次演說，與兩家報館記者交換意見，國內同人聞之，竊不大笑詫爲大胆耶？

晚約米啓爾博士在旅館便餐，餐後又暢談，彼謂美國各種制度皆未善，開國憲法，至今真意全失，已成古董矣，願貴國來遊者，皆如君留心考察，勿抄襲吾之弊政，又謂所謂文明者，不應專解釋爲物質方面，高尚優美之思想與知識，乃真文明也。美國一般人，多自驕美國之文明，吾殊不知美國之文明真價值何在。紀元五百年前，希拉以極小之國度，其文化何等優越，一時哲學家，文學家，美術家輩出，標炳史乘，至今稱道不絕，美國以如此大之國家，開國以來，曾未聞有一人或哲學家或文學家或美術家如當時希拉之人物者，有何可以自驕之處？最後余謂中國在現在尙非物質文明有過度之虞，且急需發達以補吾之缺，余意或者美國現在亦需參和東方哲學之人生觀，或於前途稍有補救，彼云此實吾之所急需者也。談至十時乃去。

稍檢點日記。就寢。

六月二十二日

晨起閱報，兩報均載有余之新聞，昨日晚報所載者有不盡合處，晨報所載，爲霍根君所記，大致均合也。

九時半，又赴大學攝影，且訪化學教授可拉克博士。（D. John D. Clark）彼於此邦實業狀況知之最悉也。此邦可分四部分，西北接安利倫納一帶高原，皆爲煤田。大公司約在五個以上，最大者爲葉落坡美國煤礦公司，其高原上山脈多與地面平行，易採，至三塔屏接近處，完全變爲立層，不易採矣。東北之煤，大概炭素五十分以上，易燃質三十分以上，最易煉焦，彼處從前交通不便，現其煤田，大車爲斐爾波氏道紀煤礦公司之產業，彼已修有鐵路，接於其他幹線，東北利源，盡落於此公司之手矣。西南一帶林業較盛，有銅礦數處，其林業最大者，爲麥荊來（Mackinley）府田木公司，（Country land and lumber Co.）所有銅礦，最大者爲中國銅礦公司，（China copper co.）此礦爲白人所有，其公司何以名爲中國，未詳。東南大半爲農業畜牧，多爲普通農人及小資本家之產業；未有大公司，比較上東南產業，尙在多數人之手也。

可君曾在加省大學爲教授，亦不喜美國之經濟現狀，且甚喜中國之風俗習慣，並謂印度人實優美之人民也。思想恬靜，與人無爭，余因詢以大谷之各中國廟，是否古代爲中國人所建，或印人所建，彼謂彼意彼處並未嘗有如許多之廟，意者四五十年前，白人曾遊中國者，予以此

等名稱，以記其地，非古來本有此廟也。因谷內能居人之地甚少，且恐古代印人無此力修如許多之廟也。與談一時半別去。

下午訪海克女士，(Miss Hickey) 彼前曾充大學教員，今在此地專介紹遊人考察印度情形者。彼偕余同赴伊思來他，距此城十三英里。海女士自駕汽車約四時到伊思來他，臨到渡一河名梨溫古郎德，(Rio Grande) 印人大概即沿此河而居者也。此間城鎮村並無一定定義，如此印人之居所，或謂之城，或謂之鎮，或謂之村。入村街道不甚有條理，屋皆平頂，大都有院牆，入村後三四折，至一雜貨舖，開此舖名者，帕不婁阿北他，(Pablo aberia) 此彼所採用西班牙名也。其印度之名，向不以告人，此君前曾爲村長數年，英語稱其村長不云村長，而云高維納，(Governor) 與州長總督同一名稱。現爲法官，余詢其行政組織大綱，據云有高維納一人，甲必丹一人，(Captain) 法官一人，(Judge) 各自獨立。前者由人民票選，一年一任，連舉者可連任。法官由華盛頓聯邦政府任命，又詢法官須對政府有報告乎？謂每三個月報告一次。又詢各官薪俸，謂祇法官有薪俸年金四百五十元，餘俱無薪俸。余詢彼意古代與古國人有關係否？答云不知，惟在教堂開牛馬等物，皆爲西班牙人由船自歐洲運來。又問彼自有歷史書否？答云無文字，安得有書？惟據父老相傳，哥倫布未到以前，此村已有二十三代，由河彼岸移來者。又問彼之舊宗教崇拜祖先乎？彼云現在仍然，吾等信吾宗教之所謂大靈(O

rest spirit) 永久不滅也。又問君既爲耶穌教徒，而又保存舊教，君信所謂大靈與所謂高得者，二而一耶？抑各自存在耶？彼謂此未能詳答。但在教堂禱告時，則心向高得，入吾自家及吾自己行禮之所，(忘其名)則心向大靈耳。余又詢大靈之音，在印度之音如何讀法？彼搖首云，君謂之大靈足矣。訖不以印音相告，末乃談他事。後導至其家與其妻相見，妻不能英語，其室大部分已變爲白人陳設，彼又導余至一內室，爲印度陳設，以薄毡徧鋪地，而以厚者疊置臨壁處。又詢以其坐法如何，知爲趺坐。由彼處告別時，共合一影，海女士又導余遊各街，人甚少，謂彼等務農，河岸之田皆彼等所耕，現爲農期，多入田矣。又曾詢其人口增減之數，謂一八八〇年，此村人口八百六十人，本年一千〇〇五人，大致乃增加也。村中小兒女有人向之照像，則索錢數先，至十二三歲以上之女子，則溫謹，不多向外人言矣。末至一老人家，老人無鬚，妻子俱死，不通英語，余略與語；由海女士以西班牙語通譯。彼謂歐美人來此者多，未聞有自中國來者，百歲外老人，得與極東人一握手，實爲欣樂云云。蓋彼今年已滿一百又一歲矣。出村又渡橋尋原路返，路極壞，途中汽車陷乾沙中，極不得出，後行人數人乃出之，歸阿白克天已晚矣。

又昨日與美起爾君談時，彼謂美國人所自誇之文明，現在直成爲世界之危險物矣，前在金山時。葛理爾君曾謂美國之資本家，今日已爲世界之危險物，二君所指之物不同，然實則美國

不得知中國真象。中國人民與國家，純粹爲一不得爲二，惟因政爭分裂爲二政府，各政府均自以爲中華民國全國之政府，因其駐在地點，分爲南北而已。鄧君去後，余中餐，餐後少寐，因連日覺睡眠不足也。四時出遊覽街市公園博物館等。此城之中心街道較狹，四周則較寬。且兩旁之樹，綠陰夾道，尤覺美觀。此種街與前在司坦佛大學所見之街相同，惟玫瑰花甚少見耳。北行半里，見一偉大建築，疑爲州政府，至則爲聯邦政府之支部，駐有上將高廳法廳等等。歸訪陳君於肉肆，彼有二肆，一爲肉及水乾果等，一爲餐館。肉肆用人三，餐館用中國人二，本地人二，女役三，其生意甚好也。晚彼囑中國廚役爲余作米飯中國菜等等，意極殷殷，余因久未食米，亦覺可口，食甚多。彼既不受餐資，乃至其用人亦不受小賚，余殊覺不安也。在肆中面其子，貌較墨西哥人甚美，類中國人，亦視其父美，惟色較紅耳。衣服麗都，不似能執業者，其舉動頗類中國所謂僇公子者。蓋陳君雖駐此邦五十年，而仍完全保有中國之意味，如爲兒子作牛馬，見同鄉如親戚等，此非歐美州人之意味也。

晚歸因吸紙烟太多，不能眠，覺不快。

六月二十五日

晨起遲。

訪陳君偕在街市遊覽，至某廟，彼謂甚有趣。因門已閉，未得入。與余等同行者有一童子，訖不知其爲何人。未至童子之家，童子之母有子女八，女長者已嫁，小者尙累累膝下也。家極小，然室內亦有地毡大風琴也。後又至一德國人家，乃歸。陳君每遇人必詳述余之身分及行徑，希得他人之驚訝，彼乃快。與此德國人談時，德國人則急於出示其各種用具之精美，並誇陳其價值，以博余等之稱讚。兩老人雖對談，而意各有在，其談鋒往往不相銜接，余在旁甚覺有趣也。下午二時，陳君來約余觀天主教迎神，立其肆門可觀。此城共有人口六七千餘，此次迎神者之男女老少，亦以千計矣。大概此地居民，皆爲墨西哥遺民，信舊教者多也。在街上男女分段，左右排列，約四十分鐘乃過完。其所謂神者，皆爲耶穌與其母馬利之像。前三者皆爲畫像，以婦女以杖荷之；前後左右四幼女，以彩帶牽之；最後一爲耶穌形像，著彩衣立小案上，四幼女荷而行，前後以少女迴繞之，大概皆衣白，以白細紗披頭上，老女則周身墨衣頭披長紗也。男子衣服如常人，惟大主教中行，著彩衣禮冠，如中國誦經時著彩服之大和尚也。

觀畢，余又回寓，假寐至七時，乃起。晚餐後小雨，余冒雨向南行，覺街中似無路燈，實則此街樹木暢茂，燈皆隱於樹蔭中，故遠觀不見，而路上皆隱隱可辨，正如在中國於每月十二三新月下遊園林，興趣極雅也。逾三街口至州政府，乃在一極大方苑之碧樹蔭中。臨政府之各街，其綠樹與府苑接連爲一。此時細雨如烟，薄涼欲秋，余繞府苑周行，闌無一人，惟有帶雨

之物質文明，與其資本主義，確有極密之關係，不能分而爲二也。

六月二十二日

晨寫日記。結賬，赴晨報與威爾霍根二君辭行，下午三時上車，赴新墨西哥之都城三塔屏

(Santa Fe)

車由南向北，到西之時見印人村落，以農牧爲業者較多。車至來美站(Lamy)換車。余下車知車誤時，尙有餘時可以在站盤桓，乃向站周圍遊覽。有印度人一羣，自荷行囊，置之地，坐而休息，出糞糧充飢，此蓋印人之貧者也。余就與談，彼熟視余曰，君印度人耶？余云君視余似印度人乎？彼云然。余告以余爲中國人。彼詢中國若干遠，余云大約一萬英里，地大於美國半倍，人多於美國四倍。彼等驚愕不已。余詢其生活狀況，彼作工工價，每小時美洋三角，每日作八小時，共得價二元四角。距家十二英里，今晚尙擬回家。余詢其舊日服裝形式，其言與前余所見者同。

此站赴三塔屏之車，本應六時半開，因候他車至七時餘乃開，至三塔屏已八時餘矣。下車電燈甚少，且生路不辨方向，但呼汽車送至一旅館而已。由車站幾折至一旅館，名芒台駐馬，(Monte Xuma)聞此旅館建於西歷一千六百五十二年，今已二百餘年矣。旅館不大，亦不甚

潔淨，惟此地氣候，夏日不甚熱，故居之爽快。

何役告余云，此地有一中國人，名扎利甘。彼又云，天晚此間已無飯，余送君至扎利甘之飯館用飯。至則所謂扎利甘者在門外，乃隨彼入內，詢其姓名，知其姓陳，五十年前從父某來此，其父業船，前此乃爲巴拿馬運河工程來也。後其父歸中國，彼一人留此，居此城已二十七年矣。從前此城中國人祇彼一人，因戰時美人多往當兵，而生意又好，無處用人，乃函向金山覓二中國人來，今共三人也。餐後彼堅不受錢，又導余至其家，謂此室已建二十五年矣。余妻墨西哥人爲妻，彼前年已死，今有一女已嫁，一子去年在本州武備學院（New Mexo Military Institute）畢業，然不能通中國語。在其室稍談，彼又送余回旅館至余室少坐乃歸。彼待余極親，問中國情形極多，謂居此城垂三十年，除鋪中用人外，未嘗一見中國人之面也。彼以其子小照一張送余，並出其子之軍衣相示，謂此軍官之衣，平民不能著也。彼去余寢。

六月二十四日

發信二封，自赴郵政局，見其郵局及其他建築，多爲印度式。

午，此間報館訪事員鄧君（Dune）來訪，詢余中國政治情形如何，余略爲言之。並謂貴國報紙，嘗以南中華民國之政府。北中華民國之政府分爲南北兩方面，卽此足以使閱報者，永

林葉時送淅瀝之聲，穿樹電光半含迷離之色，以與此齋地生人之耳目爲緣而已，余繞苑既一周，復沿街南行，電燈益少，路徑益覺模糊，回首望府苑，其電光猶隔叢林，送餘輝，向余照耀，此時心境雙清，忽覺此地爲小說中所寫之境况，而余亦覺爲小說中之一人者。再向前行，忽有桀犬猛吠，心忽去境而卽於物，乃回首尋原途以歸。將至旅館，有一教堂，其中有人宣講，乃信步入，擇座坐聽，講畢，樂聲作，大衆起立作誦聖歌，余亦隨之起立，隔壁有女子以聖歌，本授余，且爲余覓得其歌，爲第三十二曲也。歌畢，主講者宣告散會，余亦從衆出，主講者急行就余握手，詢姓名，余以一名片贈之，彼持燈下觀之云，明日下午一時可在寓相候乎？余應之。乃別。歸浴。寢已十時矣。浴後身覺快。

六月二十六日

晨起，書日記畢，訪第一國民銀行協理瓦特君（Paul Walter, First National Bank）威爾君所介紹也。余欲參觀州政府，彼爲作函介紹。

昨日與余約之某君，誤以爲余約其中餐，來甚早，余歸彼已去，然尙未至一時也。

下午至州政府，州長赴阿白克數日方能歸，教育部長亦不在署，晤其教育次長黨哥拉氏（Donlass）及秘書項瑞克（Hutsaker）夫人，談甚久，略記如下：

一問大學之校長，如何任命？

答由州長派五人爲校董，(Regent)再由校董選舉校長。

二問校董具如何之資格，方能派充？

答無法定資格，總以其智識資望，可以授以選舉校長之權者派充。

三問師範學校若干？畢業生有義務年限否？

答師範學校三處，畢業生並無義務年限，惟有在未畢業時與各學校有預約者，不在此限。

四問私立學校之校長，如何選充？

答此州私立學校甚少，惟天主教所立學校，可以謂之私立，由其教會派員充膺。

五問各高等學校經費，如何籌定？

答現此州已規定以一府爲一學校單位，每府有權自加學育稅以充經費也。此州本有高校

五十之譜，從前程度約低。現在與他州相同之程度者，已有二十六處。

六問此州已受教育者，與未受教育者之人口，爲如何比例？又高等學校內，男女與女生爲

如何比例？

答此爲前一年之報告，與本年無大出入。此處爲各年人口之數，此處爲各年所調查未受

教育者之人數，可由此得其比例也。

此外談他事尚多，以連日精神覺疲，未能盡記。歸閱此間報紙，（報名即三塔屏）登載余事，甚覺可笑。蓋前日記者來訪，余正在公共寫字室書日記，彼立余身後，審視甚久，其記事中寫余作中國字之狀態。頗有趣也。

晚赴陳君餐館閱中國報，歸閱此州教育報告數葉。寢。

又下午在公園觀其紀念塔，塔建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七—八—三年，經議會通過，專以紀念戰事死亡者：

一紀念一八六二年內戰，在哇完地（Valverde）戰場死亡將士；

二紀念同年其他戰場死亡將士；

三紀念在本境內各戰場與野蠻印度人戰爭死亡將士。

塔石身四面，余在此邦所見各種紀念塔，大半皆為關於戰爭者。此種後起民族，席其國家主義及其戰爭宗教（猶太系之宗教，皆以戰爭淫殺為創教之方法，有舊約等書可證。）之餘毒，幾不知世界其他各事之足紀念者，而此種民族，此種宗教，乃為吾國少年無識者所崇拜，可歎之至！余前在白克里時，加省大學，因建築運動場以紀念歐戰時本校學生當兵之死亡者，內部頗生齟齬，蓋或一二有識者，不以此舉為然耶。余正抄其塔上刻文時，有一老而貧者立余旁，余抄畢，彼與余談。余詢其年，曰七十二，問其名，曰考葉，（Cozer）詢其子，曰五人，

前年有一死於非命；問其子作何事，曰各有職業，並歷舉之；問其生活能得諸子之助否？曰不能，亦不須；問何故，曰余現能作工，且能節儉，養鷄百隻，生利足以糊口，冬夏著敝衣，棧間據地寢，無床褥，未嘗生病，故不需人之助也。余云，吾國子幼父養子，父老子養父，如君之年歲，如在中國，應受各子之養矣。彼云，吾國無此規矩，然余有極好之身體，使余能工作，不生病，即余之大幸也。云云。彼極愛同余談，補記之。

六月二十七日

重訪黨哥拉氏君於州政府中，余以其事忙，又請彼介紹州路委員會。（Committee of High way of the State）工程師梅君。（Chair A. May）談路政情形，略記如下——

一路分三種：

甲州路，自州都通於各府城及大鎮者，由州政府路工委員會掌之。

州路之經費，由州議會通過，征產業稅充之，每產業價值一千元，征稅三元五角，現在路工進行情形，以此稅收為定。

乙府路，由府城通於各村鎮者，由府路工委員會掌之，經費由府中自籌。

丙街路，由市政署路工委員會掌之，其經費由各街居民負擔，以所需之數為標準，按各

居民居地臨街之長短分攤，不論其居地之面積也。

二州路以正身十六尺寬，六寸厚，旁路各三尺寬計算，每一英里須費二萬二千元美金，其中工價佔三分之二，物料三分之一，計總價約比鐵路便宜三分之一。

三街路每一方碼合錢二元四角，如三十尺寬之街路十丈長時，折合需費七百九十九元，約為每一中國里一萬四千四百元之譜。

四修路原料，普通需用三種，一水泥，二沙，三石，其成分水泥（Cement）六分之一，沙（Sand）六分之二，石（Stone）六分之三，總原料四立方尺半，可以修路一方碼也。近來有一種石油（Asphaltum）作原料者，其路有光而無塵，此邦尚未用也。

五此邦已修成之路，共四萬七千六百零七英里，其中三千二百二十五英里，屬於州路。四萬四千三百八十二英里，屬於府路。但府路不過能過車而已，不如州路之平坦堅實也。

與梅君談畢，又談閒話，辭出，中餐。

賓奈爾博士，（Dr. Byner Writer）電約下午四時來訪。賓君前充加霍大學教授，曾兩次遊中國，最愛談中國詩，曾與汪君合譯唐詩三百首為英文詩，有名於時。余前在阿白克所晤之新聞記者，霍根君最愛中國之詩，即嘗讀賓君譯本也。

四時賓君來訪，即偕至其寓，在村外，室內多陳中國畫，據言前在白克里晤羅提君（Mr.）

Rosky)，知余名，多方探詢，知適去二三日，不料於此間得相會。談極暢，彼座另有二客，皆爲加省大學學生，與談中國哲學源流，及中國文字。余言普通言語，文法最規則，故不須有文法書，而人人言語皆合法度，但以代名詞言之。英文普通語，卽有二十一字之多，然不規則。如第二位無多數單數之分，第三位之分類單數無領格受格之分，其餘仍有不規則之處。故到此州後，見各業中人說話時所用之代名詞差誤甚多。蓋此乃英倫島之習慣的土語，移植各處，自然難學。如中國代名詞，祇以五字，或單用，或連用，界限清楚，規則嚴明，卽我你他三字，爲第一，第二，第三各位之單數代名詞。再以一們字分加於三字之下，我們，你們，他們，爲第一，第二，第三各位之多數。再加之字於各代名詞之下，如我的，你的，他的，我們的，你們的，他們的，變爲管格的。學者能於五分鐘習此五字，則一分鐘之工夫，可盡知其用處，決不至有錯誤也。此爲最淺文字，由此上進，愈進愈深，直至四千年前文字，仍一律能讀，文境逾高，變化愈多，則終身之業也。故中國文字，有條理，有變化，可淺可深，可爲通俗的，可爲科學的，可爲美術的。二大學生，一名孟合夫（Fred Monhoff），一名約翰孫（Willard Johnson）極感興趣，以謂聞所未聞。賓君云，中國美術之文，尤爲他種文字所不及，余與中國學者處較久，且治譯中國詩之業，故略知其極梗，蓋其字形字聲布置，隨處皆能表見其美，他國文字斷不能譯中國之美術文字，而全得其美也。乃取亞洲雜誌一冊，授余云，此登有余對

於英譯唐詩三百首之序文，言中國文字之美者，君可一閱。談時過久，彼留余晚餐，正餐來一客，名那詩（Willard Nash），加入暢談。那君對於美國人之物質文明，尤爲痛惡，且言此地從前極好，可居，今漸爲美國化矣。餐後歸已九時矣。

閱賓君之唐詩三百首序文，言中國文有對仗，有聲調，對仗雖不能譯，尙可少得其意，乃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等句證之，至聲調之美。則無法能譯證也。序文甚長。多能知中國詩之妙處。彼稱此三百首，爲三百明珠，他國之詩，所不多遘，而詩境之靜遠，尤爲他種人所不易學云云。

余今日曾爲彼言英文中祇有念之一法，或有詩可唱，中國文詩則介於念與唱之間者，有讀有歌，有咏吟等等，可以言官表示文字聲調之優美處，此並賓君亦未嘗聞也。乃讀唐詩三百首之中國序文。以所謂念者比較之，彼等大爲賞異，補記之。

今日因談話過多，且晚讀英文，寢不甚安，夜多思。

又與那詩君談時，彼謂落磯山之印度人，與東部臨大西洋之印度人骨格大不相同，顯非同種。據地質家言，落磯山東某處，古代爲海，後乃漸漸高起，或者當時此海之東西本爲兩種人類，至海成地後，居住漸漸接近也，云云。補誌之。

六月二十八日

上午，書日記，未出。

下午參觀新博物館，與舊博物館隔街相對，亦爲印度式。館內幾可謂盡係印度畫，一種爲印度人所畫者，一種爲畫印度人及其風物者。館之隔壁，又有印度房一座，規模亦甚大。房後隙地爲蔬園，一印度女子扶鋤去草。余出館後，繞至蔬園觀之，嫺雅絕不類久與白人同居者。蓋中國人久與白人同居，言語笑貌，一切舉動，不能不染有白人之習慣，賢者亦不能免，而印度人獨能之，此大可研究者也。余數自此點觀察，深覺可異，大概評論印度人者，可分爲二種詞調，一云印度爲和厚民族，一云印度爲遲緩民族，前者乃喜其長，後者乃嫌其短，然兩說不相背，且皆有得於實際。余思人類爲肉食動物中之最精悍者，其性與和厚遲緩相反，能漸漸進化爲和厚遲緩之民族，無論其有無成文之歷史，其進化年代之久，必遠過於其他貪殘急遽之民族，可以斷言。印度人自有其人生觀，惜余不通印度語，不能與談，而其能通英語，又不願以英語向外人談其人生觀之實際，此一大憾事也。白人頗有著書論印人者，但以最急遽者對於最遲緩者施觀察，能否得其實際，此又一問題矣。

晚與陳庚君看電影，卽此間惟一之中國人，最獨居美國五十年者也。

六月二十九日

夜睡仍不甚安，晨起甚早。

赴飛虎里谷，(Frisoles Canyon) 谷在城西北四十英里，乘汽車跨山渡河，歷二時許至山之高處，乃棄車步行，下谷，谷內外均有似大谷處，惟規模較小，此彼谷之所以名爲大也。由盤道下行十一折至谷底，底如小平原，長可二十里，不甚寬，祇來時一路可通，此世外之桃源也。古爲印度人之一小部落，白人自三百年前來此邦，乃驅之去，谷周多屹立之石壁，印人鑿石爲洞居之，或數個相連，或上下相通，如樓房，沿石壁皆是。更有一最高石洞距谷底約二十餘尺，以爲天然者，印度人當以爲怪理克瓦，(Kivas)——卽宗教禮廠之意——於石壁上鑿蹬攀上，遊觀者著記至有爲年代之遠，或在埃及金字塔(Pyramid)之前。余對此石洞之年代，不敢下斷語，惟印度人去石器時代，並不甚久，此石洞均爲洞鐵各器未到此地以前所鑿，果以何物鑿之，若干時乃能成之，不能不驚駭嗟歎也。

谷底壤土肥美，樹木暢茂，其空隙處可耕，此或古印度人之居此者取食之所耶？有房基約百間，然規模甚小，今已爲墟，又有恪窪遺跡二，乃掘地爲坑，以石砌其周圍者。

此間有一餐館及帳棚若干間，備遊者宿食，餐館女役二人，亦爲印人，扶役緩慎，有幽纏

之意，此在美國所未見者也。

余餐前，覺頭暈不適，餐後愈，在廳下休息，遇一美國少年，詢余愛此鄉否？此照例之間話也。美國人遇外人之來遊者，必詢其愛此鄉否，乃爲慣例，余亦照例答之云，余甚愛此鄉。彼謂君至東方觀其大城，必當更愛。此處城小無可愛者。余云余未至東方，然曾住金山，覺大城不如小城之可愛。彼大異，問故，余頭暈方愈，不願多談。彼又問中國視美國東方如何？余云此絕異者也。物質文明，自然美國較高，然中國人人有產業，視美國之巽於祇有二種階級組織社會者，多數人之心理上，較爲相安。彼更不爲然，謂美國爲世界最進化最文明之國，爲最高之工商業國家，中國爲農業國，將來欲進至美國之階級，甚須時日。余云，並不願中國進至美國之狀況，一因中國人口太多，若均能在機器下作工，出產之多，當可想見。今日英美以世界各國爲銷場，故能成爲商業國，若中國成爲商業國，恐地球無如此大之商場也。彼又云，任何國皆可以賣。余又云，貴國近議加中國之山東綢之海關稅爲值一百抽二百六十，試問此種稅法之提議，能容認吾國貨物之自由入口乎？彼面紅云，歐戰之時，美國代全世界負財政上之義務，故今日須提高稅率也。無論如何美國之文明，當爲各國所不能及。余亦作色云，誠然，但若永久停止移民，千年後貴國恐無人跡矣。彼問何故，余云，東方大城，使居民始而不愛家，繼而不愛子女，終而不愛婚姻，此事確否？彼云確。余云然則貴國將來之民族，自何處來？

彼云移民。余又云君以美國爲人類國家之模範，若世界各國，皆進爲如貴國者，貴國向何處移民？世界將來之人民，更如何得來？彼詞窘，余亦甚悔，乃改談他事。余向來愛同人辨論，然向外人直接辨論，此爲到美之第一次矣。

余之同遊者，爲包慶爾君夫婦。包君爲米索爾 (Missouri) 州人，住克叟城，(Kanso City) 與余甚好，並照余像去作紀念。餐後，又在谷底循石壁遊二三里，乃攀盤道上山歸。

由山上向東北望，爲落磯最高峯，云過此峯，再向東則漸低矣。余蓋始終未登落磯第一峯，可望不可即，惜哉！歸途得句云：「石怪能如我，樹低不礙人，斜陽明細雨，薄霧亂輕塵。」此路間寫實之句，似未能成一首也。至城已五時半矣。

晚約賓乃爾君鄧君約翰孫君孟合夫君同餐，諸君請余譯中國姓名，鄧君之姓僅一音，乃並譯其名爲鄧般因，余以爲此名最佳也。彼等求余以紙書中國字，記此聚會，並各存一紙爲紀念，余允之。

餐後，賓君約觀電影，此非普通電影也。爲德國製本，其事實爲一歐洲古代術士，以法迷人，使供驅遣，無事時則令之長眠，且有售票令人看，借以斂錢者，事甚神祕，觀者極爲歎賞，蓋諸君曾在他處觀過，更願重觀。有某君謂已觀四次，愈覺可愛，此後任何時有機會能觀，不肯失也。云云。余聞美國電影新本，祇演一星期，卽換更新本，如不換則看者大減矣。此本

何以能使人屢觀不厭，以去社會真像較遠故，凡劇本能作戲者，如去社會真像太近，即淺薄無味，中國戲之能使人屢觀不厭者以此。余去夏寓上海孟淵旅社，與上海新劇大家歐陽予倩隔壁居，每晨必聽其歌聲，蓋正練習長生殿曲備登台也。此與康白情之作舊詩，均可證明新詩新戲，不過備一格，舊詩歌斷不因此而廢也。

余等初到戲園時，尙未開演，賓鄧二君，乃分向各座客爲余介紹，至二十餘人，余殆一人之姓名，未能記憶也。

六月三十日

訪司垂提君 (Edyar L. Street) 於三塔扉水電公司 (Santa Fe Water and Light Co.)，司君爲公司協理，年六十餘，紐約城人，極誠懇，導余參觀一切。此地戶口少，發電機祇七百五十馬力，機房外有去溫度池，水經機器用過者溫度九十，過池後可減去溫度十五度之譜。其自來水一部份，有水管而無水塔，因水源在山上甚高，但建淨水池，通鉅管，下分支管於全城，池在高處，壓力可敷用也。彼謂此處水軟，最宜衛生，凡山泉穿石灰岩過者水硬，人往往不能受也。談畢彼約余中餐，余約彼晚餐，約定別。

拜州長梅啓模君，(Merritt C. Mechem) 余先至其祕書處交介紹函，請其轉致定期見面。

。其秘書云，此時彼在宅，可徑往也。余以僅著外衫未有背心，太不恭敬。彼云，卽此已足。乃徑自往其宅。在州政府公署對面，亦爲官廨，乃偉大之住宅，圍以數十畝碧樹芳草之大苑也。至門扣鈴，一僕人出，余致函並名片，請其傳遞，甫入，州長自出，迎余於門，導入客廳，請閱報知遊徽州，得相見爲幸。彼歷詢中國政治社會各現狀，並風土人情，余略爲道之。彼謂美日感情不好，深爲遺憾。中美交誼甚好。因美國對中國決無野心也。彼對斐律賓獨立，並非反對，特因斐島自衛能力不足，不能棄以資敵。又謂白人無意向東移住，如必須移住，則當在墨西哥，此地昔亦屬墨，因白人覺人口嫌擁擠，故不能不移殖於此，請彼墨西哥人，漸向中美洲移去也。然此州現在人口轉太少，祇有三十萬人，此都城祇有八千，然人口雖少，貧民亦少，人人均能自給也。余謂此州土壤甚好，惟雨量及河流缺少，故農事尙未發達。然偏地在一百尺以外二百尺以內，均可得水源，將來鑿井溉灌，農業必可發達也。彼謂現食品如麥果等，尙須自外州購入，若農事能進步，則甚好矣。此間如能得中國人致力於農，當極有益，惟工人反對甚力，君須知反對華工者全爲工人。云云。彼人甚謙和，與余談必稱先生，余兩次與別，彼留不合去。最後去時，送至大門外乃別。中餐與司垂提君談及宗教事，彼謂愛讀東方書，云會讀道德經及佛書等，歎爲未曾有，余爲基督教徒，然深知必讀東方書，返而求之，乃得基督哲學，歐美人日日往教堂，皆未知基督哲學爲何意義。又謂基督自謂不破舊法而得真理云云，頗

有深意，佛教在印度，亦非獨創，故亦可謂之不破舊法而得真理者。談極快。

午後賓乃爾約茶話會，謂有某夫人等，前日自阿白克與余同伴來，未得交談，極願一晤，今日必請余往。余去較晚，與會者十餘人，並有英國著述者某君，賓君一一爲余介紹；余一一忘之。惟記得克琴夫人（Mrs. Curtin）母女之名，即與余遇於途未得言，今日特約相會者。六時散，賓君送余至寓乃歸。

晚約司垂君同餐，餐畢，彼有事出門，約明晨再一晤，余付餐賬時，發見錢袋失落，又至賓君寓詢之亦無，余在國內常失錢袋，入美此爲第一次，余愛失落東西之病，將與生命俱永也。

七月一日

今日將去此城，適又度一月矣，時光如流，殊增感傷也！

晨六時起，檢點行李畢，下樓，與司垂提君相晤，彼贈一書名福音匯覽，（Acquaint eos. *pel of Juser the Christ*），並題云承胡君以基督哲學之典籍見詢，義不容辭，贈此塞責，抑贈者之意，蓋深信基督哲學，惟能照以「亞洲之光」者，乃能領解云云。余又詢彼君，意歐美人不研究亞洲哲學者，不能解基督哲學乎？彼云，然。今日歐美人，能解此者實少，余視道德

經與此書多印契一致也。余未讀東方方書前，亦不能領解，君須分基督哲學與基督教會爲二，蓋前者爲東方之哲學，而後者爲西方之教會也。西方空有基督教會，而不解基督教理，故此書贈君云云。余覺其言有深味，珍重而受之，乃鄭重作別。

司君爲紐約人，現充此間水電公司協理，營業中人，具如此之見解，不能不令人歎奇。

赴州公署又照二像，因前照者洗出不顯也。便詢康衛君尙未至署，康君爲此間教育部長。訪鄧般因君稍談，辭行，彼願余與彼常通信，彼集成一冊，彼謂美國人苦於不自知，故外國人之評論較有魔力。君前日之短文，余不肯修正而以原文發表者，因一加修正，魔力便減少也。余亦覺其言有趣。

歸寓寫昨日日記未竟，鄧君又來，贈余彼所著書一冊，名曰愈矣，(Cured)蓋謂可以愈美國人之通病也。彼就余案題其上云：「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胡君約共宴會，贈此爲紀念。美國人向來有快餐(quick lunch)而無宴會，故消化不良萬事皆病。今偶得一嘗宴會之樂，得無如堅物梗胃而不能下耶？」云云，其題詞雙管並下，亦極有趣也。題畢，卽云，余今尙正忙，握手徑去。余送之，彼又脫手上印製指環自帶余手上，囑云再以此贈，長勿相妄，乃別。

十一時半，克琴夫人母女來，因昨日彼等堅約再會，故約其中餐也。克夫人之父早死，母

嫁於一甸亞利貴族飛尼司君 (F. N. S.), 現入美籍，家居帕叟登納，極富。故克夫人母女有所資，得長年遊歷。前年曾過中國至印度，居於須彌山頂，九閱月。余詢以山上居民之貌相，云：平面廣離，蒙古人種也。余詢其繼父飛尼司君之貌，彼云亦然。彼母女不以印度爲能獨立，因宗教紛歧，文字更不統一也。餐畢，彼母女送余登汽車，乃握手別。余寓此城八日，幾於路人皆識余，此城小之故。余亦甚以居此城爲樂，余居國內四十年，來往及出國未嘗有女子相送，今在國外素未涉足之地，乃有女子相送，且相送者爲昨日方相識之人，豈不大奇？別後車行，轉折出城向道市去，遙望青山，絕壁萬仞，回首碧城，綠樹十里，不禁有別離之感焉！

七月二日

今日已在道市矣，昨日後半日之事，補記於左：出三塔扉後，所經者爲州路，然路工並不甚好，所乘者爲司太之汽車，卽長途搭客之汽車也。車共乘五人，彼等留後面正中一座於余：臨坐有一西班牙女子住鄉下，其面色之黃，甚於中國人也。至半途彼等均至達其欲往之地，或轉車之地，先後下車去，車上祇餘余一人，余途中覺渴，購水果食之，西班牙女下車時，余分贈之，彼欣然受，並不客氣也。與談詢其鄉居情形，亦與中國無大異，途徑數墨西哥人之村，亦均狹小也。前兩次出行均渡大河 (Rio Grande) 今日又經此河，兩次渡橋，末乃沿上行，處

處見支渠分流，爲灌溉之用，故所徑村皆沿河居者也。有一村爲山下一低源，支渠水面，高於地面數尺，至一二丈不等。渠繞原一周，周圍有橋，備村人出入，有閘備放水灌田，沿渠盡爲綠樹，多類中國之小葉楊者。村人不過百餘，渠內之田，當有數百頃，故不能盡耕也。此等小村，亦世外之桃源矣。其附近之城，名愛司浦摩拉（Iaponia）聞此村亦沿其名也。再上則沿河流入深谷，其風景亦殊雄奇，有類大谷處。路漸高，河流逾不平，在亂石中奔流而下，如雷如瀑，殊可觀也。又漸路沿山壁，盤旋上行，遂與河流分離，偶一過之，則爲百丈深谷，不敢俯瞰，但聞其下有湯湯流水聲耳。最後已覺登高處，壑然開朗，地平土厚，又成一新世界，然四面眺望，依然萬山環抱也。詢之車夫，此地爲六千尺之高原，四圍山之高低，彼不能知，此原面積，大約東西南北俱可百里。車沿坦途向西北之高處行，車夫云，吾所去之道，在彼最高下也。徑小河數次。云自更高處流下，原上之田耕者，不及十分之一，以人少故也。此時心境高朗開暢，一與境同，視遊大谷與飛虎里時，又有不同。六時抵道市。前日在三塔扉，曾遇司坦因夫人，卽葛理爾君爲余所介紹之友人，彼力言至道可寓其家，葛君亦曾爲余言之，細思覺不便，乃寓一旅館。

晚餐後，詢知司夫人居城外里許，乃乘夕陽未落，尋至其家，房爲印度式之大建築，周圍抱以綠樹，夕陽東射，絢爛可愛。至近處知宅苑繞以小河，渡板橋，入百餘武，見圍牆，牆安

巨門，亦印度式。入門東面一帶，房舍毗連，西向納晚景也。西面有小亭三二，亦皆印度式，有一亭置一偉大之印人銅像，與銅像對面之爲印度式大樓，即在途所望見者，意司夫人必居此，方欲扣門而彼出，即問行李何在，余云在旅館，彼甚不懌，不得已以他辭釋之。導余入室，室內布置非印非美，更非中國式，使人生惘恍迷離之感，座中另有一客名梅葉，(Mehar) 司夫人明日當致數人與君談，惟明晨湯尼將隨梅葉君赴丹葩 (Danyer)。諸多不便，余問湯尼何人，答印人爲余傭者，誠實而細心，吾意其必能爲君助。未乃談印人情形，彼謂印人與白人根本上絕對不同，白人所謂野心 (Ambition)，所謂競爭 (Competition)，所謂貪得無厭 (Avariciousness) 皆非印人腦中所有，而印人之精神生活 (Spiritual living)，與生命感覺 (Sense of life) 則白人所絕對不能領解者也。白人口中之印人，生活與習慣，大半皆不可信，因印人對白人，決不以真實相告，彼視白人爲其仇，畏之甚，嘗懼白人毀滅其生命 (Destroy the life)。余詢彼懼白人屠殺之耶？彼云不然，彼等居某地，其地之一草一木，乃至泥沙瓦礫，均視爲與生命有關，如無白人相擾，彼等精神之快樂，或者不可思議，余與彼等居五年於茲，既非向彼傳教，又不與彼通商，故和好如一家人，然所得之觀念，大半出於直覺，非自詞說得來也。云云。談至九時，余與辭，司夫人云，候湯尼歸，君與一談再去。將十時湯尼歸，一胖大之印人，與談溫靜無燥氣，然不能有所得，余詢以中國常談有所謂安居樂業者，與印人生

活有相似之處否？彼目審余微笑云，近之矣。司夫人云，此一語爲白人不能領解者，然吾以謂白人必能領解此意，乃能去其煩燥痛苦。蓋白人精神上之病，非物質所能愈也。余歎以爲知言。將至十一時，司夫人請梅葉君送余歸，急遽就寢。

七月三日

晨起寫日記，此間生活，頗覺有趣，雜書於左。

一晚歸時，沿途無路燈，而到處有犬吠。

二歸寓須自以火柴燃油燈。

三大便坐圓孔之木板上，下爲毛坑，小便爲帶環之便甬。

四洗面須以瓶提水。

五用飯誤時，無處可買。

此種生活，美國人多所未嘗，在美國之旅館客嘗此者，恐亦不多也。

將近十二時，出赴司夫人宅中餐，適湯尼駕車來迎余，乃乘車去。余詢云，君未赴丹葩耶？彼云去則余與梅葉君同往，與君殊多不便。司夫人囑改期或待君去後也。余覺心甚感之。

中餐。除司夫人梅葉湯尼三人，另有印度人三，均未能記其名。餐後湯尼駕車送余訪馬丁

博士 (Dr. Martins)。彼與其他印人及司夫人女役亦印人。同赴球場觀打球 (Base-ball) 並候余，余與馬君談約一時，馬君謂約翰孫，知君不日到此，急願相談也。彼爲余言，印人織工業之由來甚詳，並其藏印人土物相示，惜不能記也。別去赴球場，觀印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皆有，亦覺有趣。觀畢回宅，女伺下車，司夫人上車，又同至印人村城，去此地尙有三英里也。至訪其高維納，參觀其奇渥司，(Pines) 卽宗教禮場，向不准外人參觀者。以余非白人，又彼等待余甚好，乃得一觀，此司夫人居此五年，馬博士居此三十二年所未見者，然並無甚奇也。

又登其最高之屋頂，距地四層，又至一印人之家，與其妻握手。同行之印人，有一名阿楚來他 (John Archuleta) 者，與余特別相親，引余至其家，並與余交換通信地點，且言將來能至中國一遊方好，此印人之最有思想者，出村車先過旅館送余歸，彼等去。

晚餐後古朗德女士來訪，且言若爲青年女子，美俗向不先訪男子，余幸髮已星星有白者，當不見笑也。後導余至其家，距村外亦里許，女士爲一美術家，研究印度畫者，談甚久，不能多記，惟有趣者，司夫人馬博士古女士三人，對印度人之觀察，無一同者，甯不可怪？

七月四日

晨起，書日記，視門外，見湯厄在焉，出詢之，梅葉君亦在，蓋以車來候余出門也。梅葉君因爲理爾君亦有函致彼故，今日偕來也。彼言司夫人囑向印人村中約印人今晚至宅內跳舞，約先君六時晚餐，餐後可觀跳舞也。如余願同往則同往，否則先乘車至他處亦可。余因方書日記，謝之，囑其先至印村，歸，再來。

中餐前，梅葉君及湯厄來，以將午，乃留彼等午餐，余並約有阿楚來同餐也。

印人皆相傳其族種自遠北來，不知其何地，然聞那瓦侯印度人，沿太平洋一帶，昔日皆彼居遊之所，今日阿拉司加 (Alaska) 土人，仍爲那瓦侯。由阿拉司加與亞洲一比令海峽之隔，彼等來自亞洲，並非不可能之事，或者古代此二洲本爲此同種人所羣居，亦不可知。大概中國人與此洲土人之關係，可分三期：一太古期，就骨格論，爲相近之同種，毫無疑義，其如何分居之情形，不能推定矣。二中古期，中國文化曾少輸入於此洲土人，如墨西哥之古中國字碑，加洲出土之中國字箭，英屬出土之中國字古錢，皆爲明證。其他如其弓箭之形式，衣服之形式，銀匠所用之器具，皆與中國相同，此其些微之文化，必爲由中國輸入，殆無疑義。第三期，爲近世期，白人來征服印度人，中國人向來與印人之關係，至此乃變爲與白人通商之關係，而與印人之關係漸疏。

余此次考查印人生活狀況，或者更續生新關係，亦不可知也。

今日余持地圖向阿楚君指示美亞接連處，彼乃覺向來不信彼之祖先自中國來者，以爾時人不能渡太平洋故，今乃覺其可能也。

餐後，同梅湯二君，乘汽車觀新出土之印人古村，在其地得鑿石殘片一，可貴，刀石二，甚小，不足貴也。墟在高處，有房址數十甚小，格窪（Knias）舊址一。

下山轉車至他處，爲一溫泉，梅湯二君均往浴。此泉爲一西班牙婦人所有，其子在此搭帳棚守之，來浴者美金二角五，若加修整可成名勝，因此地山勢亦佳也。

在此地見多數西班牙人，其皮色之暗，有與土人相等者，氣候變之也。梅葉君謂余，最早來此洲之白人，骨格亦漸有變者，不僅皮色也。此乃聞所未聞，不知其確否？梅君非純白種，乃德法合種而含有十六分之一之印人血統。但其身上色極白，貌亦全爲白人，彼到美祇四代也。惟其同血統之人，則有甚黑而額骨亦較高者，此山一帶，野景俱佳，因到處有茂林流水，村落疏散，皆住於碧樹綠蔭中，掩映斜陽，倍覺可愛，少女多半不著鞋襪，且褲短不能及膝，向淺碧草地濃綠陰中行立坐臥，遙望之頗覺有不食煙火之意，並不厭其草野氣也。

汽車穿疎林，渡板橋，浴淺流，踐芳草，越亂石，上峻坡，末乃又至一處，車不能前進，余等下，梅葉君曰，攀過此數巨石，可見畫石（picture rocks）矣。余以爲其石美如畫，或有花文也。至則爲古印人刻石，有類簡單之畫者，有類古像形文字者，亦有類中國印章者。余

摩抄三四種，然石刻有剝蝕處，余之抄摩，未必盡合，可略見其意足矣，不能作考證之資也。

下車前往時，有小溪橫阻，三君檢石置溪中，俾可接足超過。三君俱安過，余來回均蹈足溪水中，好在水深數寸，下爲亂石無傷也。余在此拾小石數事，置車上攜歸，石非可貴，以紀遊耳。在山下溪旁，頗有盤桓之意，見夕陽漸低，乃尋途歸，卽至司夫人宅，除余等數人外，尙另邀有三客，一自白克里來者，謂會面余，余則不能記矣。二女子爲自東方某大學來者，晷後卽去也。餐後，其他被邀來看跳舞及被邀跳舞之印人，陸續至。其初來者司夫人一一爲余介紹，至二十人之譜後，則室爲之滿，不復能介紹矣。然余所記之新姓名，祇有三人，一爲一印度少年，彼爲葛理爾之友，余記其爲魯易氏（Louis）其他爲格司帕地（Gosard）君夫婦，格君之父爲法國人，母爲鮮卑人，痛恨歐洲宗教及歐洲文明，爲純係物質的，機械的，以致歐美大多數所作事業，無一爲精神的，乃至學者亦漸有不知精神爲何物之傾向，而彼等轉向中國傳教，豈不可笑？基督教在今日已完全破產，絕無救濟之希望，人類前途之希望，僅在中國，俄國人東方之意味較多，人種亦近於東方。而對中國感情尤好，君知聖彼得堡，曾改爲彼得格拉乎。而莫司寇京城，則通稱爲契丹格拉，格拉意卽城，而契丹乃俄人對中國之稱。普通人，皆稱京城爲中國城，而不加改正，足以見俄人對中國之心理矣。

印度人跳舞時，另有人擊鼓，腿上各繫小銅鈴，鈴聲與鼓聲相調協，以爲樂，而又與舞之

節度相合，舞時面上塗紅色，且有稍加墨色於目上或眉間者，此與中國戲子塗面，微有相似，但其色不似中國塗關壯穆及秦叔寶紅之甚也。其狀飾以鳥羽爲冠，自髮際豎立向前，與中國作戲武裝帽之前緣，亦有相似處。余素不愛觀跳舞，此不過借以考察風俗耳。至十時停止，座客紛紛散，司夫人送客向余招手，余莫名其妙，從他客出西門路甚狹，余云此可通城內乎？他客亦漫應之，此處百畝廣場，鋪地芳草，映明月作深碧色，穿斜徑向有燈光處行，約百步，另有建築一，閉門而無燈，入一有燈之室，則跳舞場也。諸客俱在，印人亦有數人在，梅葉君鼓琴，諸客隨琴相率跳舞，印人與白人亦多合跳者，始終未跳者，僅余與司夫人及其他一二年老之客人而已。余至此乃知此廠在別院，仍隸司夫人宅。十二時半，他客有與辭者，余亦與辭，他客云：胡君路生，余車可送君歸也，余稱謝漫應之，登車出苑，乘月色歸寓，下車握手道別稱謝，亦訖不知爲何人何姓名也。倦極，燃油燈，解衣，滅燈，就寢。

七月五日

晨寫日記，此成爲極重之課程矣。因連日新見聞較多，不記之則將盡忘也。

中餐，余約有三印人：一爲魯易氏，其他二人之名忘之矣。連日與印人談時甚多，彼等亦樂與余談，茲將連日所得，約記如下——

一關於社會之組織：

甲，有高維納一人，可名村官，一正一副。吏十人，受村官之命，協助處村事。

村官及村副官，由耆傳會選舉，一年一任，吏由村官指派。

乙，有村尉一，副尉一，尉兵八人，共十人司村之防備，尉與副尉之選舉與村官同。

丙，耆傳會爲退職之村官，及其他有夙望者得選充，少年人不能與也。共二十四人。

耆傳會有選舉官尉之權。

各耆傳分別傳教各幼年未成丁者。

一關於家族之制度：

丁，婚姻，男女成年後，以雙方父及子女四人之同意訂婚，訂婚時男女之父爲雙方代表，逾

數月即結婚，其風俗無娶妾者，無離婚者。

戊，親子。結婚前男子之父，須分已之財產一部爲子建屋。父之產業雖先後給其子，大概平

均，父如願酌給女子亦可，但非結婚時。結婚時則全爲男子之父之責任也。如無子有女

，不得以財產與姪。

一關於教育者：

己，男子至十餘歲，須與父母分離，就耆傳居，言動視聽皆耆傳教之。就傳之時，傳於密室

中用油塗其全身，並按摩其周身關節，云可助其發達。就傳期內，父母對子失其管理權，期滿歸家，乃爲家族如初。

庚，女子不就傳，母親負教育之責，以養成女性。

一關於經濟者：

辛，印人全數務農，間有分執工商業者，然不廢農，其古代工商業不甚可知。就近日言之，工者自售其出品，商則多購白人爲印人必須者售之印人也。

壬，女子亦助男子爲農，暇時多執串珠織氈之業，而男子出爲售之。

一關於宗教者：

癸，古代之傳說，有謂其拜日者，謂日與人以光與熱，而地能生也。有謂拜自然物如大蛇，如英國古代之孔龍，亦名飛龍者。又有謂秘密之怪窪中，且拜男女生殖器者，余不能詳，備錄其說而已。

子，組織名爲庫攔，(Kul)此時之庫攔有七，每人必須隸於一庫攔，不得同時隸二，每庫攔各有特別法術，凡隸此庫攔者，均須能持其法。

丑，特別法場，在山下湖邊，每年一次，(或二次記不甚清)幾於合村人皆往，裹糧露宿，三日夜乃歸。此法場所作何事，外人無知者。

寅，基督教，凡人均往基督教堂，然似爲應酬白人之一種禮貌，其心中並不相信。

一關於醫藥者：

卯，印人自有醫生，聞其醫對於周身關節，知之甚詳，除按摩外，用草藥自山中採得者，可夫人卽示余以印藥一種，完全爲中國富歸川芎之味，云自山高處所採。徧察植物字典無其名，亦無與之狀相類者。

辰，官醫，政府所派，專以考察其衛生情形者，印人有病，並不請彼醫也。

巳，印人從前不能種牛痘，亦無天花，自白人到後，曾有數次。因天花死者不計數，此或亦其人口減少之一原因也。

一關於其人生觀者：

午，印人知習靜，使心中了無一物，靜後則良心最爲明瞭，良心之爲用，專以判定自己念頭之爲善或爲惡，故言語行動，必須先經良心之判定，乃能生行爲。但有時他人間以問題，急須解答，則爲任意者，因時間短良心不及判定也。

未，印人重將來，靜後常思如何使生命延長至無窮。

申，印人夫妻最固定，彼自結婚後，夫祇可思如何對妻好，而不容有對妻不好之念發生，妻亦然，故永未嘗思及離婚，更未嘗有思及娶妾者，大半印人於其舊日風俗所無者，皆禁

阻其思想不得思及。

一關於各村間之關係：

西，各村不相通婚，故久則此村與彼村之言語，亦漸不易通。

一關於其他者：

，印人不納稅，官尉吏兵香傳亦均無薪俸。爲官尉者，仍自耕自食。

亥，美政府爲印人專立有學校，教以英文及淺近科學，近來受美國教育者頗多，然歸村仍如其俗。

以上所述爲道市帕北婁（Pueblo of Taos）一處之情形，其他各處或相似，或有大異者，但就此地所得者言之，許行之說：所謂無倉廩，無府庫，與民並耕而食，妻殮而治者，老子之說：所謂使民鷄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者，非卽此種景相耶？黃塵虞夏，忽焉沒兮，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不禁使人穆然意遠！

下午至司夫人宅談，彼謂今晚約帕孫夫人晚餐，彼爲人類學家，著有印度人生活一書，君務去可與之一談也。司夫人年四十七，來自紐約居至五年矣，廣苑闔室，賓客常滿，余與友數日，詎未知爲如何人，亦不知其所抱爲何見解，今日忽發感慨，謂中國亦男女同校耶？余云然。彼乃大發議論，謂男女必應各保存長養其特性，人類之日以進化，因父母異性故，若父母漸

習於同等狀況之下，將來子嗣必日弱日愚。美國女子近來愛服男子之服，作男子之事，如適間之女士出門著遊裝，在校學政治，久則忘其爲女矣。今日美國女子所犯之大病有二：一爲絕慾（Taboo Sex），一爲濫交。絕慾則人道廢，濫交則愛情死，前途茫茫，將不知所極云云。余到美聞此種議論此爲第一次，願吾國人對此言一三思之！

忽憶及昨日根葉君，對余忽言美國文明已向死處行，可爲長歎，余不解其意。彼又謂白人循物質主義，機械主義，向前急奔，初以爲如環無端，永久進行，今漸圖窮首見，非死期將至乎？余云，余並不以君言爲然，白人近來或則諸事進行過速，如人急奔，不免發喘，稍加休息，自可恢復原狀矣。彼謂如能如君言或好，但今已如下峻坂，逾喘逾不能留步，君有何法使吾白人稍爲休息耶？此亦到美後所聞最新鮮之談論也。

六時，帕孫夫人來，卽與余同寓之自稱爲帕孫博士（Dr. Parsons）者也。余方以爲醫生，而不知爲人類學之博士，博士爲彼之頭銜，帕孫則爲其夫之姓也。

餐後，赴古朗德女士之約，至其家，座亦十餘人，彼照例一一介紹，余照例一一忘之。彼等請余談中國政治情形，余爲言其大概。又請言前年旅行蒙古之情形。略言之。未乃言中國語文組織，余先爲言普通語之有條理，仍舉代名詞爲例。某夫人荷蘭人能記其大概，謂觀各國文均簡明有條，彼通五國語言也。繼謂科學文如歐美而美術文大異，因舉代表情緒之文字

，超時位，無單多數，此爲中國文所獨有。讀歐洲文學史，白人西歷一千三四百年前，始有表示情緒文章之發生，中國詩經中所收集之詩，在二千五百年前，至三千年前，而表示情緒之文連篇累牘，不可勝紀，此所以超時超位之美感文字，惟中國爲獨有也。蓋情緒爲高尚離合之感，情因人異，人因境異，境因時異，如欲作一文使讀者各能於其情其境其時印契一致，即斷不容有時與位之限制也。座中數女子，均極感興趣。十時歸，又有不記名之夫婦，駕車送余歸寓，寢。

七月六日

晨書日記。

中餐約帕森夫人同餐，余欲詢彼以人類分布之學說，彼欲詢余以中國神話及童話，余與彼談無所得也。白格門 (Berkman) 夫人約至其家，彼約余又至印人村一遊，並訪一印醫，爲彼醫手，按摩推拿，一如中國舊法，須臾而手愈。白夫人謂此法極驗，白人不能也。晚又與帕夫人同餐，並印醫事。彼云彼有堂兄曾病腿，印人以推拿愈之，若請白人醫，除斷之無他法也。云云。

又今日下午，未訪白夫人前，司夫人曾導余訪胡法君夫婦 (Hew)。胡君謂中國倫理如孔

夫子所述，在世界上最好，然不能爲白人所以採用，中國發明礮藥。白人能用而中國人不能用，君歸國教國人如何用砲藥，以中國之大，可以克復世界，然後以中國哲學教世界人，則世界平安矣。中國若不採此方法，恐中國哲學，不但不能推行於世界，且將爲白人所摧殘，則人類之前途無望矣云云。彼言之時，司夫人等先笑之，後援之，彼非終其言不可，且謂彼久抱此意見，無機會與中國人談，請余牢記云云。此爲到美第一次所聞者。書之，亦可以供中國人研究立國方針之一助也。又導余訪格司君（Gusgoth）夫婦，格君爲此間第一國民銀行總理。言美國能助中國不爲他國所侵，請中國不必有所懼，余厭聞此種論調，謂美國盛意，中國感之，然中國自有立國之道，不須任何國之助，但望各國無所擾耳。其夫人接言，中國人在世界上最窮，余聞諸教友，非美國出錢救濟，中國人必至窮死，所以美國許多人捐錢養活中國人云云。余更不願聞，乃云中國經濟，亦自有存之國，若全賴美國人養活，中國人有四萬萬人，美國雖富，力不能養也，貴國所捐之錢，大概係爲賑濟，貴國貨入中國者，實際上不過值百抽三四，中國貨之來貴國者，值百抽三十六十以至有抽過原價者，故貴國每年通商上得中國之利益，大約總以千萬計，貴國因得利太多，故遇中國災荒，亦樂爲捐助，中國對貴國感情，亦向來好，但非如教士所言，中國人窮死，全賴貴國人養活也。云云。此次之談話，最爲無味，其夫所言，爲美國無知識之滑頭政客之論調，其妻所言，乃得之無賴之教士，美國人對中國之觀念，往往不

明瞭，大概皆爲教士所混淆，如前在羅埠西南博物院，所見之女子弓鞋等，皆爲教士所搜集，可爲太息！

自格君宅出，又訪某夫人，因彼約茶話也。夫人亦爲一美術家，惜忘其姓矣。茶點頗美，談後別出。

七月七日

夜大睡，午前十一時乃起，因連日太勞也。司夫人又約中餐，司夫人有女伺爲印人，色黃白，以不施粉故，極類中國內地人，他印人則類蒙古人也。女伺見余數次，向未輕開口笑，亦不多言，白人女子最愛與生人談，且目偶視之，必報之以笑，此殆其禮節耶？

下午又訪格司帕得，（俄國人）未遇。

訪胡登君談，彼又謂英國文明如接枝，自身無所有也。花盡無果，死期近矣。吾等均呼之爲格勞販，言接枝者也，法國今仍駐兵德境，事事干涉，自忘其爲誰何，如妄人騎象背，遲早有跌傷之日。十五年後，德必仍稱雄於歐，無可疑也。又貴國人愛和平；和平云者，君不欠我，我不欠君，乃可和平，否則不能。歐洲前次之戰，乃大戰開始，決非告終，中國人切不可誤會，貴國關稅租界內河航行諸權利，均未收回，吾今探手君囊云爲君守，實則予取予求，爲所

欲爲，君欲和平，其何能得？欲真和平，惟有一法，出我手於囊外，還君前所已取之物，君視彼列強，肯乎否乎？德人美人英人均善製鋼，今方務商，不計其他，貴國鋼廠，一時出貨不能遽然合用，應竭力向三國購買，造船造砲，惟力所能，再次歐戰，君之舊物盡恢復矣，貴國宜多派留學生，四年畢業，專習製造，三年實習，然後回國，力求實用，前次歐戰之後，再次歐戰之前，貴國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歸語國人，萬勿失之云云。余爲完全非戰爭者，然聞此君言，汗爲之下，或者亦吾國人所應對之深思者也。

晚赴司夫人處辭行，彼贈余以像片數種，湯尼贈余以印人貫珠襪，梅葉贈余以印人古石器，余僅贈司夫人以繡花小桌毯一事，餘無所贈，留待後日而已。阿楚君亦在此同余談，九時湯尼駕車送余歸。

七月八日

晨起，甚早，檢行裝，下樓，阿楚亦來候時許矣。余約之早餐。稍頃，梅葉湯尼以次來。

七時半，余登車，彼等各去尋原路下山，途中紀實有二句云：「野犬逐車吠，村婦抱甕汲，」可以想見途中風景矣。十二時三刻，至三塔扉中餐，又遇司垂提君，下午四時，仍乘汽車向阿白克，穿山盤旋極爲有致。晚七時，至阿白克，仍往前住之旅館晚餐，十時，購葉婆娑 (E. P.)

（20）車票，登車就寢。印人事有須補記者。——

一印人名命於初生時，由父親出門外行，遇何事物以爲可以名其子女者，卽歸名之，終身不更易，並無世代相傳之姓。其西班牙名，乃後來所命，專以對外人也。

其印名祕不告人，其村官之名，外人尤不得知，此村現任印官西班牙名，道那欣奴，科斗哇（Donaciano Cardova）彼之印度名爲士兒灰拉一尼阿，意言日弓，阿楚惟告余言，居此白人俱不知也。

印人凡不勞而能享有者，均爲公產，如水源木場等是也。

過三塔扉時，重訪陳庚，言印人事。彼云印人來此均樂與彼談，四十五年前，彼在加省及安利僧納間作鐵路工，華工千餘，正工作間，忽有印度人一羣，大概係阿帕奇種，見白人卽殺，此白人多有被傷者，然未傷一中國人也云云。補記之。

七月九日

晨醒，向車外視之，見山青水碧，淺流繞鐵道左右，覺有中國江南風味，在新墨西哥一帶，回憶覺氣候稍乾燥，加省臨城草城，皆爲人造，初觀覺平淡可喜，久則生厭矣。此處覺其較自然，且空氣甚潤也。八時車到葉婆娑下車，有視察員詢余護照，此仍美景，何以卽驗護照，

蓋查華人特嚴，恐有偷過境者也。白人待華人之不平等，隨時可見，余示之護照，乃又詢余國籍，余云，已以中國相告矣，彼云南中國耶？北中國耶？余云中國祇有一，未聞有二也。彼見美使署所蓋之印，乃又云北中國，乃美國所以承認者也。還余護照，余乃由車站過道出，蓋此爲美墨接站，(Union Station)來往俱由此站出入也。乘汽車赴一旅館，名歇爾登，(Sheldon)寓之，先浴，因在道市數日未浴，即在三塔屏之浴，亦不甚痛快也。浴後覺快。

中餐時，覓一中國人所開之餐館餐，餐品不佳，而價甚廉，此地無所謂雜碎館也。

下午訪可朗君(Mr. A. H. Krohn)於米新司開公司(H. Lesnisky Company)，並晤公司主人海德君(Herd)，談甚親切，葛婁司君所介紹也。又訪葉婆婆迪報(El Paso Herald)經理人韓德茲君(Mr. Henderson)，稍談，爲鄧般因君所介紹。晚歸寓餐。

八時，可朗君來訪，約遊瓦拉士城(Janaz)，與葉婆婆毗連爲墨國境，中隔大河(Rio grande)以鐵橋通之，名國界橋。橋通電車汽車，可君駕車穿六七街口，至國界橋，過橋出汽車捐二角五，卽入墨境。瓦拉士城，街市不及葉婆婆之整潔，然每晚葉城之人赴瓦城者，不可勝計，因有酒可飲，且有公娼也。沿途汽車幾有全自葉城來者，適值微雨，街中泥水頗多也。可君先繞街略行，惜夜黑燈少，不能十分看清街市狀況。末至一咖啡館，館甚大，紅男綠女，座爲之滿，皆美國人，余等入座，呼啤酒二瓶飲之。酒爲德國製，較中國通常啤酒爲強，且

余久不飲，瓶未罄余已微醺矣。入座未久，樂作，館正中爲一大跳舞場，飲者漸有入場跳舞者，初則三五雙，繼則十餘雙，乃至數十，場爲之滿。各舞者時相接踵連肘矣。樂停少休，復作，舞者亦繼之，約三四闕；改樂，張幕，舞者俱退，入座，另有一美女子年約十八九歲，姿勢頗嬌娜，著赤色貫珠小衣，赤珠內雜有白色大珠，光閃鑠奪目，衣製非衫，非褲，非裙，前面較高約及胸際，玉乳半掩，狀如新月，後面更低，銀背全露，左右以二絲帶絆於肩，下長齊臀，略見綉綵，舞時可張，翩翻如翼，內附短襦，緊貼膚際，略遮私處，環兩股者長不及寸，周身敷粉，色似冰霜，座近者茶馨飄香，芙蓉墮粉，鼻目可直接傾略之，不須費心神也。亦隨樂歌三闕入幕，更樂，坐客重入場跳舞，又數闕，易一肥妓統少女數人，共舞，且歌，歌詞余不能解。舞無精妙處，貌亦均不佳也。九時半，余等歸葉城，至國界橋此端，美國守者，詢余護照，示之云，護照無錯，惟外國來往照例須註冊，夜間無人司此事，於例不合，然君等歸可也。乃還余護照，歸寢。

七月十日

晨起爲鄧般因君作一長信，踐前言也。中餐仍至中國餐館。

下午二時，海德君偕其夫人來訪，約遊郊外，先導余觀其軍營，營地長寬約各五六英里，

房宇甚多 自中將及兵士皆住其內，規模甚大，惟不及金山軍營花木之盛也。現任軍隊二千，前住一萬，近調他處，美國他事皆爲公開的，惟軍隊調動事前向無人知者，此地爲美墨國界第一商埠，亦第一重鎮，東西三路鐵道皆集中此埠，其軍備上三日內可以全武裝之陸軍，集中此埠十萬人，故墨西哥名爲獨立，實屈伏於美國勢力下也。軍營在山半，看軍營後，下山穿城至郊外，見河水支派井然，可看謂此水皆來自象山堰，(Elephant butte dam)此堰未成前，此城爲乾旱荒原，今盡成膏腴矣，此堰自象山下築堤，承大河水蓄之，可灌田二十萬英畝，即一百三十萬中國畝也。由堰築運河長約一百五十英里，再由運河分築支河，以備灌溉之用，美國西南共二大河，皆發源克拉勞圖州，一貫安利倫納自加州入加州灣，一貫新墨州及台可撒司州，入墨境，卽此河也。二河昔皆爲害，皆有沙，今各築二大堰蓄水，乃變爲大利矣。在郊外行約數十里，至一小城，亦名愛司來他，爲此州最古之西班牙城，屋皆以土坯建之，歸四時半。

五時韓德孫君來約余登山，彼等皆有汽車，登山遊原，皆車行非步行也，車亦先至美國軍營，此非必經之路，蓋皆欲誇耀其軍容之盛，故不約而同也。由軍營繞登山，山上亦有街道，在山上望下城，萬井如畫，亦覺有致，此地空氣亦甚乾燥，前日初到未下車時所見之風景，意亦臨象山堰下流之運河，故覺有似江南也。此城可分爲道東道西，中隔鐵路，以鉅橋自上通行人及車，余數鐵路軌數，約近五十，此爲停車之場，然其數亦可驚矣。又海德君曾導余觀其府

公署及市政廳，補記之。

晚約海君夫婦及可君同餐，餐後又同乘汽車遊全城，歸倦，今日幾於全爲乘車生活矣。

七月十一日

晨起，訪可朗君於其公司，同赴第一國民銀行取款，並兌換墨金，墨國現亦改金本位，故所兌爲五十元及二十元之金幣，墨國同行金本位，同以銀爲輔幣，一元者同爲銀質，乃分量約相等，而墨銀一元，祇兌換美銀一元之半，此等兌換，墨國必受損失甚大，強國之對於弱國，恐無往而不用其操縱也。

赴西班牙領事館，詢入墨情形，並示以在金山所辦護照，彼云此足矣，無須敵處簽字也。又訪韓德萊君，彼介紹其編輯人某君約談。

下午二時 在國民銀行遇一中國女子，爲余君之夫人，約至其家，余君先到墨已十七年，在對岸瓦拉士經商，欲來此城居住，訖美移民局所阻，去冬始航海至金山上岸，赴華盛頓求得移民總局認可，今乃居此岸，每日仍過界經理其商務。余夫人之父中國人，爲到墨第一華僑，其母爲墨西哥土人，曾到中國，云喜爲中國人也。現有子女四，余君恬靜寡言，余夫人極活動，此間美人多知之，自稱爲孫逸仙駐此城之秘書。

下午四時湯華叢 (Tam Watson) 君，來訪，謂可朗君囑彼來照拂余過界買車票者，余云今日天晚，略談去。

波倫提司博士 (Dr. Elliott C. Pentiss) 來訪，謂閱報知君名思一談，彼因余對於蠱華古代之關係有興趣，擬爲余介紹數人治此學者，余感之也。晚約余至其家，彼有天文鏡，同時彼並約有司密司君夫婦，晚同觀星，彼以三十分之時間，始將全鏡在院中平安裝停妥，任觀何星，均須由彼撥轉螺旋，以定方向度數。

第一所觀者，爲木星 (Jupiter)，衛星可見其四，星體渾圓，中有橫線 (Transverse)。
第二爲土星，(Saturn) 以此星現在地位，去木星甚近也。此爲余觀土星之第二次，覺其軸較前次觀時更大。

第三觀火星 (Mars)，此爲去地最近之行星，中國歷史上所稱熒惑星，近來無線電家所欲試與通電者。前月某處無線電台，曾得有不知自何處發來之電，疑爲自火星來，但秩序凌亂，無從推定爲有無意識也。此星體似不及其他之大，然光極強極亮，照耀如火球。

第四觀月，如在目前，晶瑩透澈，如冰雪製成之球，半透光體，中空而然有電燈者，月體有痕，似畫色之有濃淡，冰體之有厚薄者。余觀二次，前次之紋與後次全不同，蓋其旋轉甚速也。

諸君問余詢各星中國何名，余告之，並言其命名之由來，彼等均覺中國名爲佳也。

觀畢，九時餘，司密司君夫婦以車送余歸寓，司夫人手帶二指環，以大小鑽石鑲成，恐非數千金不辦也。

七月十二日

晨，寫日記，九時半訪可朗海德二君於其公司。十時訪波倫提司博士於其辦公室，彼對於化石木 (Petrified Wood) 收藏極富，大小數百件，完全爲樹幹形者亦幾百，大概分爲三色：一墨色，二紅色，磨之有光可鑒，三淡色，多不能磨光。波君云，安利僧納州大谷之南，化石林數處，今劃爲國家公園，禁人採取，其化石木有大合圍高數丈者，大概皆墨紅二色，在公園外尙有，不甚好，今外人所收藏大半爲園外之物。詢以棕樹化石，彼未曾見。與談後，彼約余中餐在大學俱樂部，餐極潔，地亦清涼，此地無大學，爲大學畢業者所組織者。

餐後，波君偕訪扎理氏君，彼收藏有墨西哥新出土之古陶人，彼稱爲陶提克前遺物，彼等均以爲似中國及日本之物，然人皆跣坐，與日本適相反，其類中國者，以貌相也。其人本類中國，自然陶人亦類也。距墨城四十英里左右，一年半前發見古建築極偉大彫龍爲塔，有類中國殿陛，彼照有像片甚清晰，入墨後決當一往視也。

晚至俱樂部咖啡館餐，余初聞此館乃中國人所開，其司賬者姓余，能官話，通報又載余今晚將在考古學會演說中國人與墨西哥人古代之關係，實則考古學會，僅約余往與會，余並未允爲演說也。

考古學會有會員三十餘人，波君爲會長，初成立，此爲開會第二次，其書記報告前次記事甚詳，自云忘記日期矣。詢之會長及他職員均忘之。學者之腦筋，往往如此，豈不可笑？

開會由會長報告一切後，某君示其所收集之古物，即余等日間所已觀者也。又次爲愛的司君報告在祕魯馬邱皮邱（Mach Picchu）發見古城，建築偉大精巧，方可數里。彼爲工程師，六年前曾往參觀，照有多像，觀之令人稱奇。然此地距海口須鐵道三日，騎馬三日，余恐不能往也。

余詢愛君在南美曾見有中國之古物否？彼云未曾留心，惟聞祕魯北境楚虎路（Tritolo）海口，附近有中國字之古物，然余並未見也。會散，余歸。波君送余至寓，余允候彼博物館成立時捐中國古陶少人許，別，入寓，寢。

此間亦有唐人街，明日即入墨，不知有暇一視否？從前此城中國人頗多，今爲美國奇例所限，有減無增，祇餘一百三十人矣。

第七墨西哥（共兩月另二日於民國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入墨九月十三日離墨）

1 入墨境頓見窮象。2 有鞋階級與無鞋階級。3 墨京一瞥。4 教堂門可羅雀。5 向羅馬司夫人學西班牙文。6 參觀國家戲園並其建築一斑。7 參觀總統府。8 到三柯德歐地窪觀古城參觀。9 赴高雅觀並看林業養成所。10 參觀博物館。11 墨西哥政治一斑。12 墨人不說英語之理由。13 差度論與教育。14 西班牙亡墨西哥之慘史。15 遊阿美佳美佳城。16 參觀議會開會。17 遊曉起米爾谷。18 墨西哥文明之來源。19 抵拉瑞豆與墨告別。

七月十二日

晨六時起，書昨日日記畢，並檢點前數日者付郵，然過急有落字處。

結賬喚車偕行李出旅館，先訪可朗君於其公司，並與海德君辭行，可君交余介紹函一封，並言昨晚八時往訪未遇，此間商會會長舒瓦次君，（Schwartz）欲與君一面，可同訪之乎？余云可同往。稍談，彼擁有一極大百貨肆，如中國永安公司者，人爲爲一堅辣能作事者，謂：聞君在此埠敝會開會，擬請君光臨賜教，余謝之謂行李已在車，今午入墨矣。辭別後先至美移民局，示以來美護照，請其簽字，謂期內仍回美國。又渡橋至墨國境移民局驗護照註冊，又至稅關查驗行李，乃至車站復驗，前後共驗三次，皆不同地，途中所經道路，路壞甚於中國，其關

員粗鄙，關署亦陋簡，不成局面。在車站購票至墨京。車價九十餘墨元，臥車二十三元餘墨元。臥車亦爲普爾門公司者，臥車公司備車，車上自行管理，而售票開車，則歸鐵路公司，其票價按成分配。

在車站小館中餐，餐品甚劣而價廉，下午一時四十分開車。各處驗護照，查行李時，余覺其繁瑣，費時太多，然余十時別舒君，十二時已至車站，兩次驗護照，三次查行李，以及途中共費時二小時，並不甚久也。然此次尙稱順利，聞有數處糾擾至半日者。

上車後心神漸定。浮氣全消，車行時許，向窗外四望，覺天日風雲，俱呈異色，山川草木，頓改舊觀，境變心變，不能自知，或者心境互變相爲因果耶？再細思其不同之處，覺美國雲多彌漫當空，此處多林立遠天現奇峯怪石之狀。又東望山色全白，如雪嶺銀峯，亦爲奇觀，惟村落寥廓，人民窮苦，多衣不蔽體者，知墨國爲窮國也。

由西北向東南直趨，晚十時餘，至奇窪窪（Chihuahua）城，此西北之大城也。余已疑，重著衣出車觀之，適大雨，全城如墨，既散，燈火半明半滅，不能知奇窪窪之城鎮如何形勢，居民如何情形，惟飽領此浙浙雨聲，沉沉夜色，以送余歸眠而已。然數月來不見雨，對此亦饒清興也。

七月十三日

晨起頗早，貪看路景也。此間村戶所居，多有院牆，平頂小屋，一門二窗，亦有一門一窗者，且窗甚小，此真初民之村落也。聞此奇窪窪州，盜匪最多，民窮固應多爲盜者，然人盡稱窮，爲盜將向何處盜耶？

同車者人甚多，時亦交談，然他談英語者漸少矣。墨西哥通行西班牙語。有包美氏（Tero ne Pomea）者，西班牙人，爲天主教牧師，居美國南部數年，其教徒皆舊日之墨西哥民，故居美國數年，其英語尙遠不如余。又有范南德（Remander）博士，偕妻赴外國遊歷，經檀香山至日本，未到中國卽繞歸溫哥華經坎拿大美國歸墨，其英語更壞，余詢其何以不至中國？云日本人告以種種不便，乃未往。又有簡訥爾夫人亦往美國，英語甚壞，其女之英語極好，余與彼等時互語，並不寂寞也。倦則寢，蓋坐車事最易晝寢，殆人人通病也。

車中餐品極壞，余食不甚如意，晚早寢。

七月十四日

經多龍城停車，卽數年前慘殺華僑之地也，至此未免心動。蓋樸野之印人，與西班牙雜婚後，更形粗鄙，暴厲而雜者有勢力，其純粹之土人，則多安處鄉間爲農民也。下車欲見一二華

人，包美氏君更助余尋之，得一二人；余不能粵語及西班牙語，彼等不能普通語，亦不能英語，一語不能通。惟聞包美氏君言，彼二人以西班牙語呼余爲假波而已。假波者，美洲對日人之通稱也。余心極形不快。

此地車站之幼年，手提小盒爲人擦皮鞋者甚多，數向余哂哂，余不通西班牙文，知其請余擦皮鞋也，余數之，執此業者七人，然皆未著鞋。又視他人，除車上乘客下車散步者不計外，其餘之人，亦多赤足，著鞋者不過四四人，著鞋者三四人而以擦鞋爲業者倍之，豈不使人發笑。下午至某車站，沿站居民，赤足者尤多，余數之，十三人中僅一少女有鞋，其他無男女老少，皆赤足大仙也。

余戲分此國人爲有鞋階級，無鞋階級，覺爲甚有興趣之分類標準。美國全國向分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然有產無產之分辨，外國人初至其國時，不易辨之，有鞋無鞋則舉目可見也。然須知此國有鞋者，不必皆有產，而有產者亦不必皆有鞋，蓋有鞋無鞋，不全以產業爲標準，茲略分之：

- 一，大城居民而有產者，皆有鞋。
- 二，大城居民無產，而有較多之工資者皆有鞋。
- 三，小鎮居民無產者，皆無鞋。

國，鄉村農民有產者，亦多無鞋。

五，大城無產，而工資少者，亦無鞋。

六，鄉村之特富亦有鞋。

此其分類之大概也。鞋爲衣服中甚要之一種，何以此邦人之無鞋者如是之多，大可研究也。或謂此乃習慣關係，彼無著鞋之習慣也。余今再詳爲分類，乃知其與習慣相關者較小，人類所著之鞋，應分若干種，此極有關係。然惜乎此邦之鞋，祇有皮之一種，無從分起。

無鞋者當然無種類之可分，然有其足上足下確乎有物，而不得名之爲鞋者，且其物亦不一等，則不能不分而言之。分法如下：

第一派，無鞋階級，當然以赤足大仙爲本等本色。且此派又幾佔全階級十分之六七。

第二派，以生皮一片，裁形如足，周圍以繩繫於足，其繫法甚無條理，且各人尙未一律，視中國南部之草鞋，日本之木屐，有一定之繫法者，完全不同。

第三派，以生皮一片，墊於足底，又以生皮一小片，蓋於足面上下，以繩繫之，前後左右，足肉完全外露。

第二第三兩派之人，往往足上下之皮已剝落，再多加繩紮之，迄不忍遽然棄舍，以恢復第一派之天然狀況。由此觀之，其非安於無鞋之習慣，可以斷言。余將由此點以考察鞋之制度，

與經濟制度之關係，俟補誌之。

將近墨境，萬山俱綠，時見河流，農業亦較有進步，此處爲八千尺之高原，土不甚厚，而上有黑土一層，約五六寸，極美之田也，就其土壤情形觀之，其耕作之年限，視中國大在後也。山上仙人掌多成大樹，有粗可合抱高丈餘者，仙人指亦成樹，不及仙人掌之巨。仙人劍突兀由平地直起矗立數尺至丈餘不等，色皆碧綠，使人眼簾生奇快之感。又有村民以仙人劍環植屋周，以代籬籬，更覺有致。

晚八時四十分，車入城，天雨下車，寓萊吉士旅館。(Reis Hotel)

普爾門車上管理人某君，愛與余談，彼換班亦寓此旅館，請事照拂，余下車入旅館，毫未感不便也。

晚餐食品頗佳，其麵蒸鷄如中國蒸角，味亦美，此爲墨西哥特製食品也。

作面與擲沙爲戲，因今晚興致甚佳也。

旅館建築七層大樓，各層走廊，均爲戶外複道，爽朗有別趣，隨時可望全城，此種建築，爲出國以來所僅見也。

七月十五日

晨起浴，補寫前三日日記。

十二時中餐，餐後僱車訪王公使，談極暢，知墨國前時華僑有山東人千許，革命時失業隨爲盜，墨今總統未得政權時，招撫之，極能戰，今祇餘一百餘人，多作下級軍官，但向不往中國公使館，設法致之亦不來可怪。余前祇知日本西部高麗西伯利亞一帶，到處有山東人，不料墨西哥亦有之，真健兒也！

王公使派館員雷君。與余偕訪農文（Zeven）教授，此爲此間第一考古家也。觀其古物。並與談。彼爲蘇格蘭人。寓此甚久。

晚與雷君同餐於東方酒樓，中國餐館也。雷君云：王公使囑一切由彼作東，無可如何，謝領而已。

自公使館攜歸中國報紙數分，晚閱之，知河南當馮趙交替時，擾攘甚久，又知中國內部尙有許多波折，急切仍未可樂觀。

七月十六日

夜睡著甚遲，心不靜也。

晨起寫日記甚少，王公使述清約出城遊，並中餐。大約下午一時因晚恐飢，先在旅館早餐

，余不早餐，此破例也。

十一時，王公使偕其館員鍾張二君來訪，即乘其車先在城內遊覽，曾過一最大之街，中爲極寬車道，兩旁爲花樹，再兩旁爲人行之旁道。王公使云，余曾住法國十年，此街與巴黎無別也。見有二大建築物，工程尙未完竣，一爲國會兩院，一爲國家戲園，此前總統狄亞司時所修，狄氏去國後，工程遂停，至今仍不能繼續也。

將出城穿一大林，廣博葱鬱約里許，此林亦一公園，印人自主時即有之。出城至一處，忘其名，風景極好，昔爲一天主教堂，今改爲旅餐館，即王公使約余中餐之所也。餐品極盛，最後之餐品，乃印人舊菜，以辣醬燒野雞，另外以薄餅配之，餅非歐美式之普丁，乃絕對中國式，與北京山東館之薄餅，完全相同，即開封所謂之烙饅也。此爲本地土人之食品，白人效之，故在此城諸客，無論菜品如何多，無此物不得謂之盛宴也。此與昨日所食之麵蒸鷄，皆可完全名之爲中國菜，久不飲酒，今午有法國之白紅二種葡萄酒，尤覺適口。院中景極佳，餐前後在院流連甚久，並合影爲記，約四時餘歸城，過其他一旅館，爲的阿士總統之婿某君之住宅，今租與人開旅館，入內視之，園林池沼樓閣台榭，偉然大觀，又買茗清話時許，回城天已晚矣。昨日尼文教授贈書一小冊，英西文對照之古物年代考也。燈下將英文閱一遍覺倦，下樓稍餐，又購關於墨西哥之書稍閱，就寢。

又午前王公使曾偕往參觀博物院，視在美所見偉大，不可以倍數記，大概皆爲古石器。彫刻之精，規模之大，種類之夥，使人張目橋舌。其中有類中國文字之刻石甚多，而無完全中國篆字者，玉類皆自中國輸入，所收藏在百件之上。尤可怪者，其刻石中各種人像俱備，如中國人埃及人馬來人厄格魯（黑人）人塞母（Semite）人，無一不備，惟妙惟肖，余意此當以再鼎之山海圖觀之，可據此以證古代此處人曾與他處有交通，而不足證明各人種俱備於此處也。此處須再來數次，乃能詳明記之，此不過其大概也。

七月十七日

再閱尼文氏所贈考古錄。

下午閱墨西哥史，將晚使署商務隨員李玉麟，字瓊生，隨員高贊鼎，字滌樞，二君來訪，致王公使意。謂本擬今晚約往聽戲，公忙未能，七時約至東方酒樓晚餐，謝之不能。稍坐先出街遊，至一法國茶園。規模極大，紅男綠女，塵爲之滿。高君云。昔日爲一小茶館，今乃發展至此。晚則多人在此跳舞也。

用茶後，至東方酒樓，王公使及鍾雷二君亦到，餐品極盛，而味亦美，此間業主某君來屬旋，蓋此君亦如檀香山之李叔騰君，先爲外交官，繼乃爲酒樓營業也。

王公使以司達爾所著墨西哥與美國之中文譯本抄本，及其弟所譯之墨西哥與古巴見借，傳破寂寞，且可知墨國情形，餐後又暢談，甚久乃歸。

閱墨西哥與美國一書，閱畢已一時矣。乃寢。

七月十八日

出門購書，未得所欲購之書，至博物院，今日放假，不任人觀覽，因余曾同王公使往，守門者識余，乃令余入觀三四時之久，仍未敢下筆，有所論記。

在院中遇一美國老女士，在金山充小學教員，曾遊歷中國及日本。與談，彼似專研究美術者，於墨人古文化不甚知。彼對白克里余之友人多識之。且愛下評論，然其評論亦多不當。對於中國亦輕下評論。如謂南極星為道家之神，河南省道人，能以法術使幼年道人之頭，長與身之三分之一相等，如此可以使幼道人聰明云云。此種無稽之談，殊為可笑。余詢其自何處聽來，云，聽一河南人向之言，余謂余即河南人，向未聞如此之事。彼又謂中國不可美化，因中國自唐朝以來，美術甚好云云。偏蔽可笑。

有鄉導導余觀街中發見之古廟，在地下，中有石刻甚偉大，狀亦如龍。

至東方樓中餐，已二時餘矣，餐後歸寓假寐，使館館員高君滌塘來，又攜其詩稿請閱，頗

有佳構也。

晚高君約餐於東方樓，余約其看電影。

七月十九日

赴美國書肆，仍無可購之書，在街上尋餐館獨餐。下午又赴博物館，仍不能有所得，權望洋興歎耳。

至公使館，用中國筆墨，致劉雪亞劉李若等信數封。晚在使館餐，完全爲中國式。湯麵角如國內物，其廚役爲山東人也。

日間詳觀某教堂（西班牙文）尙未記明，其偉大之建築，精工之彫刻，歎未曾有，今則滿地穢蕪，三五窮人，設小肆於下。塔之外門，乞兒枕階而睡，沉酣如死人，余登塔未得至其巔，有門閉，內有守者，余不諳西語，未敢扣門入也。又至正殿中，設馬利女像，旁爲耶穌二像，中置大香案，燃四燭，香烟繚繞，中有數人正祈禱：一老婦人年五十餘。跪地面像，口中念念有詞，惜不能解；一男子年六十許，跪地俯首默不一語，狀甚幽慘；一少年跪旁面附短案，若有所思者。出正殿，至旁面，似已租爲他人作市房矣。此邦人窮，城市中盡爲耶穌教。且美人嘗云，此地地利，美人可任意取之云云。彼又無預借宗教作用，即可發達，其政治經濟士之

野心，即無人肯出資向他國傳教也。墨美接壤，一極富，一極貧，美國人誠以宗教爲心。胡不節其向中國傳教之費，以施之墨西哥耶？

七月二十日

竟日未出，僅中餐後，至臨近公園散步，晚餐後使館中周伯符君來，謂代余物色西班牙語教員，已得人，明日午前十一時往訪之云云，即去。余在客廳中，遇一老者，就余語，彼澳洲人，近居美國羅三吉爾。墨境內有彼煤礦，因革命時機器被毀，今未復購新機。有油田一千六百萬英畝，全未興採。余詢以澳洲情形，彼云在哥倫比亞（按即澳京）從前中國人甚多，今漸少，因現在限制登岸極嚴，有死者，有去者，遂致日少。又謂印度人不准登岸，彼雖英籍，然非白人也。未又勸余信耶穌教，余戲詢云：入耶穌教，至澳洲能自由登岸乎？彼搖首云否否，印度人屬英國籍，又多信耶穌教者，不准登岸也。未又謂斐洲已幾於全屬英國矣，彼能德語，近亦操英語，現在日本人能英語者若干人，中國人能英語者一千二百萬人，英語即世界語也。君回國後，務必提倡中國人，都操英語。余答云，中國自有國語，且余覺英語甚不便，余本人歸國後，即不操英語矣。老者大失望。又記昨日王公使云，嘗有南美之外交官，詢彼聞中國語文甚難，應之曰然。又繼問云，君識中國字否，答云中國人如何不識中國字？彼仍若不甚相信

者。白人對中國觀念，諸多可笑，然中國應自勵也。

墨國人民大概分爲二階級，上等多資本家，然歐美式之人物，無產者亦列入上等；下等多爲印度人，論者多謂其缺少中等階級，故社會不能調協，中國人凡能在此經商者，無不致富，因中國人適合所謂中等階級者，爲彼社會上所需要也。歐美式之人民，往往不屑經營小本生意，或迫於境遇而爲之，往往不甚得利，印度人不善經營生意，所以其社會極難調協也。

余前日所分之有鞋階級，無鞋階級，實可代表其經濟社會之不調協。蓋生活程度低者，不能買皮鞋，而皮鞋下又無其他階級之鞋也。今將中國之鞋，略爲分類——

一 綵鞋，

二 絨鞋，

三 羽絨鞋，

四 布鞋，

五 草鞋。

大概可分爲五等，每等中仍可再分若干級，今則又於絨鞋以上，加皮鞋一等。蓋就經濟上面，各人之財產不一等，各人之收入亦不一等，而各種用具，爲人類所需要，亦應分爲多數等級，以任需要者量力而置購焉。鞋亦用具之一，中國鞋之等級之多，故能與經濟程度調協，而

無鞋階級之人極少。此邦之鞋，祇有一階級，不爲經濟地位不同者，留量力酌購之餘地，遂顯分爲有鞋無鞋二階級焉。余之差度論，曾以謂平等云者，有其理想而無其境，不平等之反影也。懸殊云者，有其境，而不公平革命之所由生也。惟差度論，既非如懸殊之有乖公道，更非如平等不可實現。人類各有天才之不同，而其地位亦因其天才而有差異；各人隨時有奮勉忽忽之不同，而地位即因其奮或怠之度而生差異。人類如陷於永不能超拔之環境中，其心理上，最爲痛苦，因奮勉不生効力，如印度教所稱之阿鼻地獄矣。世界因差度而循行，故星海無相同之體，萬類無相同之形，人類爲萬有之一種。亦無相同之天才與品性。以萬有不齊之天才與品性，並育同行於一世界中，個體與環境，乃成爲互變之因果，世界所以日新不已，人類所以進化不窮。各人無相同之環境，卽一人之各時其環境亦隨其努力之結果而生變動，人類之生趣在此，卽造化之秘鑰亦在此也。白人文明下之生產物，殆皆所以陷人類之大部分於奮勉不能改變之環境中，此其社會之所以日卽於煩悶，煩悶之結果必爲崩毀。在擁護此狀態者，欲以種種娛樂，消除煩悶，乃絕對爲藥不對症。其反對此狀況者，乃進之以平等，藥雖美而不能到口。吾願近世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反而觀諸天壤間自然之現象，有一不在差度線上生存者乎？若抱一冊原子表，一本機器圖，而云吾得宇宙之真理矣，吾得人生之真義矣，吾得社會組織上之真精神矣，持彼所有之圖與表，而爲人類前途謀改造，其不爲墨西哥無鞋階級所呵者幾希矣。

七月二十一日

周伯爵君，爲余聘西班牙文教員，約午前往會面，余至使館。彼適有電話，改約下午三四時也。

在使館閱中國報，政治夢如亂絲，爲之不憚。下午偕周君訪余擬就學西班牙文之羅馬司夫人，談半時。夫人之父在的阿士總統時代，爲總長及省長，夫亦顯，夫逝，家仍貧甚，乃肯課余讀，然居止仍大家風範也。

回使館，王公使爲余向外務部索介紹函，參觀各名勝之函已送來，王君偕余先遊其故宮，極有足記，俟補之。又赴一古代教堂，前三百五十年建者，周六十楹，皆石柱精彫，自下至頂，其工程可驚，已半就傾圮，無禮拜之所矣。完好處有人寓之，爲某博士，忘其名，王公使讓之，扣門訪之。彼方督少年學者七八人畫作繪事，乃印人陶器圖，此爲博士近作，擬出書也。屋內除書籍及著述用品外，無長物，談甚久，彼允助余搜求古代中印關係之證據。辭別後，同余等來之周雷二君，字之以怪物。

晚余約王公使及雷高周諸君，餐於東方樓，十時方散。

七月二十二日

王公使約同參觀國家戲園，尙未竣工，其工程浩大，略記其情形如下——

一園甚長方前後約四十餘丈，左右約二十餘丈，高自八丈至十三丈不等。

二周圍外壁全爲大理石 (Marble) 彫花砌成，門窗檐柱，彫工特精，分述如左：

甲，正面，分爲二層，下層正中爲八柱，大門左右爲六柱，門二，再左右爲四柱，門二，共五門，上層與下層對照，柱稍短，而彫刻更精。上面正中二女像，上有墨西哥國徽，鉅鷹覆之，以大理石二方成之，每方寬長均二丈餘。

乙，旁面，近前面處左右各有八柱，門一，下層爲通外之門，上層爲平屋，居左右之間者，下層爲石壁，略有花紋，上層爲八柱長廊，每柱高約二丈餘，徑三尺許，以大理石段節爲一柱，雄偉可驚。

丙，後面，自左右二面之後部包至後面，皆大理石壁，分層有窗有門，門窗上附以彫刻，無廊柱。

丁，最上層，後部正中間有最上層，又自兩層之上高出數丈，仍皆爲大理石，周圍有刻花。

戊，正面之前，有正中及左右共五路，路皆有檻，以大理石爲之。

三戲場在園內之後部：

子，座位共四層，下層平滿向後斜高，餘層俱左右環抱，對面之正中，爲總統之特座，

可容二三十人。特座之後，爲總統休息室，座位共容三千人。

丑，演台，長寬均約十丈，前面有幕障之，此幕寬與台等，高約六丈，用極厚玻璃製成

，爲半透光體，上有極大極精之銅畫，製入玻璃內。此幕重二十五噸，用極大之電

力升降之，台板兩端皆有機器，可以升降，演時所佈之景，亦能升降。園之後方上

有高出數丈之一部分，備布景上升之地位也。地下亦鑿空數丈，用意相同。

寅，裝室，在演台之後，備藝員裝扮之所也。

四跳舞場，在園之前部，分上下二層，極大，周圍繞以無數房間，現在尙不能知將來作何

用。

五園頂，分爲三部：一前部正中爲一圓頂，左右二半圓頂抱之，作三星形；二中部前接前

部而趨於後部，前後平直長十丈餘，由左右向上作弧背形；三後部即最高層也。其上爲

方頂，四面向中環抱，四角四大方柱，高起，每柱上安極大銅像，前方頂上亦有極大銅

像，上爲國徽，下爲羣兒擁之，高約三四丈，徑約丈餘。四周圍部除上述三部以外，以

紅色精美有光石砌鋪如平台。

六模型室，園內有模型共三分，視全園具體而微，彫刻極精。

七園外有極大廣場，飾以花牆。

此園之大概也。但今尙未完工，此園爲狄亞士時代所建，狄氏去國，財政日艱，進行極緩。當狄去位時，據美國可達爾之調查，已用去美金一千一百萬元。余等詢其現在共用去款項數，云墨金二千五百萬元之譜，然內部工程，尙欠未半。若照原計畫完全告成，恐須再加二千五百萬也。其二十五噸之玻璃台幕，爲三十萬元，模型室中正中間之完全模型一座，爲十萬元。導余等觀者，謂此園備各國最大戲園之長處，而規模更大，建築更精，成立後爲全世界第一之戲園云云。噫！墨西哥擁一千餘萬貧苦愚弱之人民，而耗五十萬元之鉅資，以修一戲園，在狄氏之計畫，無非遂一己好大喜功之野心，而誇耀於歐美各國，以表明墨西哥之文明毫無退讓於他國，然竭萬民之脂膏，以逞一人之揮霍，供少數人之娛樂，未免過舉！雖然，且萬無以此專責狄氏。余以爲此東西兩大文明古來不同之要點也。中國當大禹時，版圖東西與南北各二三千里。又手抑洪水，八年勞苦，奏平地成天之功，然首以卑宮室見稱於後世。五子之歌，則以峻宇彫牆稱爲古來亡國要件之一，此不但爲禹之遺訓，恐中國民族當東西播遷時，已確見有專事建築宮室之部落酋長，不久必歸衰亡。故吾民族有此種經驗，乃懸爲厲戒也。自茲之後，凡開

國之君，守成之主，皆以節儉爲天下倡，故都城不過爲行政出納之地，而以治所設施，則在爲全國人民上之謀教養，次之亦保持安甯，俾之有自由發達之機會。讀史見有土木繁興四字，即不啻表明其已有衰亡之兆也。反之西方文明，自古即集中京城，所謂內作色荒，外在禽荒，酣歌恆舞，峻宇彫牆者，皆爲其文明之要件，此種文明之直接影響，可分二方面觀之。

其好之方面，其歌舞之結果，產生詩人及文學家，其建築方面，養成美術家，其有益於文化一也。全國精華集中京城，學者有觀摩切磋之便，其思想一變於居養之優異，再變於浸染之多方，故其政治哲學一切學術，亦均應時會而發達，蔚然成一代之特色，其有益有於文化二也。

其相反之方面，都市之設施，皆須多金，賦稅必重，文化集中都城，換言之，快樂亦以居都城者所享爲多，故人民皆趨附移居之。城中人民益多，鄉村人民益少，城民多爲分利者，鄉民多爲生利者，生利者日少，分利者日多，則國日窮，國窮益加稅，稅重民更窮，鄉民避稅移諸城內，城不能自養責諸鄉間，城鄉交敝，他族乘之，此一民族遂告終了，歐洲無千年相續之文明，此實其一大原因也。

美洲印度人，族種亦繁，有進化者，有不進化者，亦有精於建築者，墨西哥承南歐及此邦

兩系之文明，其建築殆精巧絕倫，然律以中國古義，彼亦未免有所偏也。

參觀畢，又同乘車至離宮之外苑周覽而歸，苑內樹木繁盛，有高一丈大數抱者，決爲數百年古物，亦有時花新樹相映，景極幽勝，有小湖，有河流，有其他建築物，任國人遊覽如公園，苑中有小峯，峯上有偉大建築物，卽余等前日所參觀之離宮也。

歸後倦少休。

晚高濂堪君來談。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

高濂堪來，謂公使囑其持券偕余參觀總統府，府殊簡樸。周圍二層大樓，中有大院，可以進軍，左部爲總統府，右部爲財政部。府內有國務會議室，置長案，正中一坐爲總統位，左右二坐爲外交內務，兩端兩座對面五座，與總統位正對者爲其祕書長，餘爲各部總長。有總統寫字室，有特別見客室，普通見客室，有接待公使室，接待大使室，有餐室二三處，跳舞室，以跳舞室爲最大，此外當有祕書等辦公室，然余參觀者僅上述者而已。星期不辦公，府中無重要人來，因總統住離宮不住府內也。

中餐，約高君同餐，餐後在公園中久坐，飽看各色人物。

晚餐後，王公使等來約，謂今日華僑有宴會，約余同往，余已餐畢，然不能謝，往遇多人，惜不能記姓名，留待異日專訪記之可也。十二時乃歸。

七月二十四日

晨早起，書日記，即赴毛騰麗司夫人宅，正式習西班牙文，本日僅習字母拼音，及簡單應酬語，然甚覺困憊也。

課畢，訪美國人賈養德 (Gardner) 略談，回旅館，余受課時間，為星期一，三，五為自九時至十時，星期二，四，六為自十時至十一時也。

下午至公使館，看中國報。

晚王公使約阿台爾 (Alt) 博士，尼文司 (Nivens) 教授，衛納 (Wena) 博士三人，及余晚餐，三君皆考古之士，座間談甚久，歸已十二時矣。

七月二十五日

晨起不及寫日記，趕讀昨日之課，因教習已聲明尚考問也。十時上課，習二十餘字而已。略講文字，視英文更繁，因形容詞 (adjective) 及冠詞 (article) 均分多少數，凡名字均分陰

陽類，而形容字及冠字亦隨之分陰陽類，動詞變化之繁更無論矣。但其陰陽變化，較英文稍有規則，西班牙文亦純粹拉丁系之文字，曾習拉丁文者習此較易也。初學殊覺困難。

下午周伯符君來訪，並贈余西班牙文法書一冊，用英文註解，視之頗易領會。

賈養德君來訪，並約明日晚餐，少談去。高滌堪安來訪，謂同鄉梅君明日約晚餐，已代書知矣，余諒之。（因已允賈君之約）。

晚李瑞生君約晚餐，同座者王公使及其館員並僑胞十餘人，行划拳之令，十二時始散。

七月二十六日

晨九時上課，試作短句，十句，文法無錯者，大為毛夫人所贊賞，惟彼愛教余背誦，此則大苦也。

下課在街上散步，至菜市布棚布攤填滿街道，氣味不佳，此地無鞋階級者亦較多，在街觀兩旁字號招帖等，漸有能解者，亦覺可喜。

下午王公使來約同觀國家戲園試演，非試演戲也，但試機器是否靈動耳。至則座中人已滿。六時許幕啓向上去，旋台之最前一部下落至一丈餘深，忽台之後壁亦向上起去，忽台之後部自上向上湧一鐵架，寬丈許長二三丈，高至丈許又漸漸落下。忽台之中部地板向兩旁自行分開

，自棚處由下上湧另一部分之地板以補其缺處。忽又向上湧起高至二丈，此部下落，彼部又忽向上，如此數次，台復原狀。台面忽向四面分裂四直縫，作長方形，前後丈餘，左右約四五丈，自縫中湧出一極大鐵架，高至三四丈，又落下，縫亦遂合。總之全台面寬長約均近十丈，縱橫高下，全體或一部分，皆能升降轉移自由，真奇製也！現台內工程尙未及半，今日所觀者，僅其機器之運動耳。至於作戲時，如何利用此機器之運動以布景助興，則非今日所能預知。觀畢出，又參觀其外面，覺前日所記，殊未足以盡其美。

一其後部環抱者，皆有門窗，除左右相對外，餘無一同者。

二其上檐彫花，後面大概分五六層，前面則八九層不等，中層之檐，亦有數層彫花。

三其門窗之上，各走廊上下，或上向作圭形，或前突作半圓形，數角形，皆補極精之彫花，其所彫之人有用五尺寬之大理石，長約一丈六七尺，彫成一入者，此類之人，左右有四，四其前面圍頂上樹銅像，中一巨人，下爲小人環之，並其他花樣，徑可丈五六尺，高約四五丈，其後部四角上四銅像，徑約近丈，高約三丈，因園工大約十年後方可成，現先移安總統府前，余前日赴總統府會觀之，祇此移安費已用至五萬元，其規模之大可知。

此園動工至現在已二十餘年矣，再須十年方能告成。不但決定建此園之前總統狄亞士已久經薨逝，恐曾與此役之人，多不及見園之成也，觀後歸寓。

七時賈養德君來約余晚餐，往，座中除余外，祇一客爲德維氏（Davis）君，並賈君夫人，共四人，餐品尙美，餐後閒談至十一時歸寓，少閱西班牙文功課，寢。

七月二十七日

晨上課

下午閱英文向耶穌之領解一書，末附有歐洲村制甚有意義，此制度遺襲自古時，非新制度也。

七月二十八日

晨照例上課。

賈養德君訪，未遇，又電約明日出城作竟日之遊，余諾之。下午赴公使館閱中國報紙，急切仍無統一之望，悵然！

晚王公使譙日本公使夫婦，及瑞典公使夫婦，邀余作陪。日使伊藤氏新與一法國女子結婚，旅行方歸也。瑞典公使極樂與余談，告以家及使館住址，諄約見訪。十二時方散，散後王公使又留余談，歸亦一時矣。

七月二十九日

今日允賈賽德君之約，出城郊遊，未能上課。

九時半，賈君以車來，車上除賈夫人外，有巴爾寇夫人（Mrs. Barranco），謀恩池夫人（Mrs. Mary Muench），及哈什根君（O. Hashagen）在焉。出城越二三村，行三小時，至三桓德歐地窪觀，其地爲一印度古城，有大建築物三，城壘甚多，知昔日爲大城也。其大建築，一類一極大之寢廟式之殿基，周圍築高台，四面相接，四面各長近百丈。前面上有四高台，台塔各與下層台塔相連，故可由前面平地直登至四高台上。下層之最中間，另有大台塔一，寬近六七台，似爲正門，可由此登至下層台上，再降至台內也。左右兩面下層台上亦各有四台，其台較前面之四台爲高，且下層台亦較前面寬，故其上層台之塔，距下層台邊尚有數丈之餘地也。正中平地有一台與四面之台俱不連，亦爲方形，後面爲一極巨之正方大台，長丁餘丈，寬七八丈，高五六丈，大台之後，更有一台，建築之年代似更古，其塔類中國殿陛，兩緣皆彫龍爲飾，周圍亦有彫龍，台共六層，塔級五十餘也。彫龍上間塗黃白色，今仍未全退，古色斑爛可愛。其前之各台，皆用石砌壘無彫工，然有外突方緣，極整齊。石外先塗石灰厚二三分，再外塗赭色如中國宮殿，色濃厚可喜。此種偉大工程，既不知建自何人，亦不知成於何代，毀於

何代，可傷，其中無文字可攷也。

另外二建築，皆爲極大之高台，用石斜砌向上而成，此間攷古家亦稱爲庇拉米的（Pyramid）即與埃及金字塔同一字，以中國人眼光觀之，覺其非塔而壇也。相傳一爲日壇，一爲月壇，又另觀一壇在地下式許深，其中台階門牆多完好者。壁亦塗赤黃色，間作富貴文，色好尙未退，並有室內地井及浴室等等，此外各壇未觀。

此間有博物院一，內多石刻，皆得自各城中者。早聞此間石刻有中國字，余細視三四次絕無中國字，然石刻多類中國，且有玉器多種，其石像有面長六七寸亦爲玉質中國人形，豈不可寶？此間攷古家均謂此洲不產玉，且中國爲世界惟一之產玉地，故凡玉皆中國輸去者。然則此間古代與中國之有交通毫無疑義，而訖不能得一有中國字之石刻，豈不可怪？或者中國古代作海外貿易者，皆不識字，亦不可知也。

在此地中餐，餐品皆賈君等攜來作野宴也。然此地有餐館，尋至其地，爲一大石窟，深數丈，長且十丈，旁面臨低處有大穴進光。此穴爲天然者，察其石紋殆火山崩裂之落石所堆成，窟外伏地多怪石可觀，林木花草亦有致。餐後登日壇，高二十餘丈，上下兩次，覺腿倦。下時遇雨，衣襟盡溼。

歸途又遇雨，道壞泥滑，汽車幾不能行，至城亦六時矣。

途中村落多爲墟者，淺言之，曰多年革命之故，深言之則稅重民不堪苦，能全生命而已，不及修理房屋，一也。此間人亦較惰，二也。然城中五千萬元之大戲園，迄未停工，此種政治爲羅馬系文明之特產，以東方人眼光視之，未有不大大爲詫異者。

晚約同遊諸君及諸夫人餐於東方酒樓，巴爾惹及謀恩池二夫人，并約其丈夫同來，至十一時盡歡而散，歸覺倦寢。

七月三十日星期

星期，王公使偕周雷張三館員同來，約共出城遊。出城時十時半，途中遇雨，道滑車行甚遲，且陷泥中二次，余等下車許久，車乃得出。下午二時，至一大教堂名狄堡蘇士樹，(Tepsoalan)樓閣連阡，毗連互通，外面彫壁刻檐，擬於鬼工。其鐘樓高逾百丈。高處分三層，四面共懸十二鐘，中心懸一大鐘，大者高可一丈，小者四五尺，色作青青，古香斑爛，鐘口受推擊處露原質，知爲紅銅所鑄。堂內各樓，界成各室，數以百計，不能備載。其最大者周圍皆彫壁飾金，壁上作花木天使等像，各像往往中現一龍，中彫耶穌或馬利亞之像，莊麗精巧，氣象萬千。各樓正門必居中，窗必雙數，左右相對。四面環抱。中必有一小院，上露青天，下蔭花木。蓋南歐式之建築，與中國北方方式較爲相近，不但此偉大之建築物爲然，即村中貧民住室

，亦與中國北方鄉村房屋相類也。余等登一三層樓，三面敞開無壁，取所攜來之食作野餐，四面山色，遠近奔入眼底。碧障翠螺，景色絕佳，使人心中無塵俗念。王公使云，此石青色山水也。余笑應之云，本來石青山水也。相與共笑。

此教堂中，無教士，政府派人守之，蓋西班牙當時以教士之力亡墨西哥，閱三百年，乃重獨立。然其中心人物，已變爲半西半墨，而非純粹之墨人。法國約英美出兵是邦，繼又派奧國大公爵馬可司米蘭（Moximlan）來帝是邦，皆出教士之暗中運動。後法國內亂，無力監墨，墨人戮客帝，重獨立，此後深知白人傳教之士之非善類，故多由政府沒收各大教堂以孤其恃。王公使前次宴余之某大旅館，亦教堂所改建，城內各教堂亦多荒落，蓋其原因有二：（一）墨政府已覺悟外人派來之教士所創立之教堂，心多向外，故墨人決不維持之；（二）因外國知傳教政策，在墨西哥已爲過時之利器，今不適用；此二者乃此邦教會衰弱之總因也。此邦連年內政不靖，據知情者言之，謂其鄰邦或接濟大盜擾亂治安，以爲干涉之藉口，或煽動其各州獨立，以孤其中央之勢力，而促其破裂；墨人之有識者，恨之刺骨。彼之強鄰，即吾國上下所認爲維一之良友也。彼於吾國，則利用傳教政策，於墨國因其上下對於外人傳教，已有覺悟，則用聯絡盜賊煽惑獨立之政策矣。吾意中國今日，祇有自圖吾立國之道，而自謀進步，彼強國中決無吾之良友也。

此間村落中已幾於全爲印人矣，極貧。余等食時有童子守候，以食餘給之，彼不肯全食，納之懷中。詢以故，曰歸以遺母，因之余憶及昨日在三桓德歇地窪觀地窟中中餐時，有一老人守候乞食餘，友人美國某君詔之去，而以食餘飼此地之狗，飼狗之餘，以給旁之一童子。余因戲分美國人目中之物爲三等，除少年女子爲人類所應供奉之神聖不得列入外，第一等爲狗，以其擺頭搖尾，予人以活潑之興趣也。第二等爲童子，以其語言動作，含有生趣，不令人討厭也。第三等爲老人，以其老態龍鍾，望之令人欲噓也。

此教堂前時，曾辦神道學校。余意政府雖驅教士，然不應使此鉅大之房屋，棄置不理，似應以之辦其他學校也。

歸途又遇雨，至晚九時至使館，途中經村鎮三四，俱忘其名，有街市甚整齊者，亦有半爲墟落者。

晚在使館餐，有湯麵、魚麵、條稀飯等等，甚適口，蓋館中廚役爲山東人，樂爲余作中國餐品也。餐畢歸寓，已十二時矣。

七月三十一日

晨上課，因兩日未閱西班牙文，所習多遺忘。教員忽執卷向余考詢，太窘；蓋中華習外國

文，難記而易忘。此爲通病，余則尤甚也。

下半高濬堪君來訪，轉交余金山吳德公司來函，因約之在旅館中餐。

晚九時即寢。

八月一日

又過一月矣。人當二十歲前，最喜改歲。加年四十歲後，即改一月，已覺可悲。余至鑿已二十日，毫無所得，不覺慚然也！

照例上課，西班牙文初入手，並不覺難，以其拼音較有規則，不感困難也，至動詞變化，則千頭萬緒，視英文之難，殆百倍，視法文亦十倍也。

課畢，赴使館，與周伯爵君同至博物院。因外部已爲函介紹拓印，或拍照古石刻也。訪其院長，余不能西班牙語，彼不能英語，周君通譯，略談數語而已。彼派員導觀，並約定星期四來拍照，因使館張君同來，彼謂可以照出，清晰可觀也。

余約周張二君中餐於東方樓。

賈賽德君兩次來訪，謂：謀恩池君約餐，由星期三改至星期四云云。晚自赴街上入餐館獨餐，能操簡單之西班牙語，亦一小進步也。

八月二日

晨早起試用西班牙文造句，九時上課，乃請教員改之，能數句相連屬，惟不免有錯誤耳。赴使館閱中國報，然一月前事也。

下午訪賈賽德君稍談，與哈什根君同至東方樓晚餐，哈君之父爲德國人，口中雖不作反對美國之言，而極望德國再振也。餐畢，同觀劇，劇尙好。藝員皆墨西哥人，操西班牙語，不能解，少減興趣。其戲園之建築，較在美國西部所見者爲美觀。十一時歸寢。

八月三日

照例晨起先學造句，卽上課，課畢，赴公使館，與周君張君，擬同赴博物院照像，因昨日余曾獨觀，見館內已陳有照像片，爲魏梯照像館（C. B. Waite Photo）所照，因思如尋得此照像館，能購像片，較勝自照也，因與周張二君同尋至此照像館，果得所欲照之像片，以五十元購數十張而歸。

王公使約中餐，仍返公使館，廚役山東人，最愛爲余作飯，故每余至使館用餐，餐品必特佳，且完全爲北京口味。余到美洲後，以此處所用之餐爲最適口也。

晚謀恩池夫婦約餐，七時半，謀君親來，以汽車迎余，坐中生客祇一人。餘則爲前日在東

方樓同餐者。謀君有子女七人，余被稱其能爲人類盡生人之義務，彼夫婦大喜。前日已聲明賣余，至其家，視其子女，故余去時，購中國香圓果一盒貽之，羣兒大歡，謀君子女雖多，而家庭教育甚好。都慎靜活潑，將餐則偏向羣客握手道別，齊出門，至別室無一留者，亦無一後者，直至餐後，未嘗一見其踪影。餐品甚勝，室中陳設，及室之建築，亦富麗，然余訖不知其治何業者。豈不可笑！座中言談極懂，餐後聽留聲機器。諸婦人仍請余習跳舞，余謝之，彼等亦未跳，十一時歸寢，本日曾大雨冰雹甚暴，然雨停後，天氣仍如常。

巴蘭君爲此邦哲學博士，頗以東方事爲有興趣，擬約期與談。座中之生客，亦爲一博士，忘其名矣。

八月四日

晨起上課，課畢回寓，午餐。仍赴街上餐館可以練習西班牙語也。

午後仍自習，高君濼堪來訪，約之同出，用茶訪賈養德君，彼出城矣。與哈什根君少談歸

寓。

接馬和廣君自汴來函。述趙督敗奔事及開封近事，興亡一夢，彼勞勞然爭權奪利胡爲者？在街市上遊觀，見一甚大之建築類教堂。上標：一千七百八十年建。門懸有牌，知爲墨國

地質調查所，(Instituto Geologico de mejico) 入內參觀，因改造房屋，內中人甚少，見鉅大之礦石數種，與守者及職員探極簡單之西班牙文，略談此間建築中間必有院，上露天，下露地，此其與中國同與美國異之點也。

晚餐後，讀西班牙文覺倦，乃校與近二十日日記。校訖，備寄回國，作函致王搏沙馬和廣黃珠章，十一時寢。

八月五日

晨起正讀西班牙文，阿特博士來訪，欲與余同遊博物院。余因今日須上課，因改約至星期一日同往，稍談去。阿君為墨西哥人，其血統殆偏多於印度方面。

今日作十數行之文，請先生改之，余不能久寓此，故學西班牙之功課，自下星期停止課畢，與先生作辭別語，人為感情動物，亦不免兩方惘然也。然余覺西班牙文與余確有用處，此後仍擬自修，勿使前功盡棄也。

下午入街購物，略購墨西哥銀器，及皮夾等，此頗可代表其手工之精，又購陶製古物模型，此頗可見其古代文化，又購關於墨西哥書籍數種歸。

晚，約德國友人賈來君 (Karl) 在東方樓晚餐，十時歸，又赴公使館，約明日，共出城。

遊也。

八月六日星期

晨習西班牙文二小時，叫車赴公使館，偕周伯符高濬堪二君，同赴高雅觀（Foyocan），因王公使每星期必往彼處一宿，以換空氣，今日約余往餐也。高雅觀距城不甚遠，一小時汽車可到，風景甚好。每家皆有花園，頗類美國之帕叟登納，潔淨不及彼處。而南歐式之城市，較有蘊含，余愛此等城，甚於美國式之一覽無餘也。美國萬事皆一覽無餘，不僅城市之建築爲然，與彼國普通之大學畢業者，言含宏蘊厚等義意，大都不能了解。

余等車至王公使寓，彼適在街散步，乃乘車共赴林業養成所，廣場數千畝，皆爲新造之林，而林苗尤多，任人索取栽種，不索值，惟遠方郵寄，須出裝寄費耳，場內大概以樟木柏木爲最多，油木次之，新相臨路者，皆以人工製爲塔形房形，雖似小巧，然路直長徑里，一舉深緣，不知邊際，氣概亦自雄厚深秀，此亦前總統狄亞士所創立。狄氏當國三十年，凡其國內近時新事業，皆彼一手所建。因爾時議會皆其黨徒，數改憲法，准總統連任，不加限制，民怨沸騰，狄氏自退職去居法國時，已八十餘矣。狄氏土人血統爲多，生平愛操作，諸事必自爲。爾時實業財政俱大進步，彼去國時，庫存猶以千萬計也，其自奉殊儉，彼就職後，所乘之馬車，終其任未易，今歸博物院中保存，亦不過一普通馬車耳。彼任總統時，中國使館有次不慎於火，

消防隊以救火機器救之，狄氏猶深夜親往，登高處指揮，其不憚勞如此，狄氏去國後，終於法國，今已十餘易總統矣。每下愈况可慨也！在場遊觀一時餘，回王公使寓處。中餐後，少息，乘電車回城。

晚仍讀西班牙文在旅館見有墨墟稽古錄 (Ruins of Vesico) 一書，凡此邦古物皆有照片，索洋十元，余擬購數部，送友人也。

八月七日

今日不赴毛夫人處，習西班牙文，心中若有所歉然者：不知何故？在寓自習約二小時，赴博物館，前日來訪余同赴博物館者，乃孟納博士 (Dr. Mena) 非阿特博士 (Dr. Ate) 因與二君同時相識，乃誤記其名豈不可笑！至博物館，孟君尚未到，有鄉導某君，頗能知古時事，與談，亦有趣。後孟君到，同至一室，晤某君，即前日導余參觀者，今日乃知其為阿吉利教授 (Pro Aguirre) 博物館之考古部主任也。其人英語不甚精，而通土語，其貌亦類土人處爲多。蓋必偏於土人血統之墨西哥人也。彼等出印本古石刻數字求余鑒定，即三桓德歐地窪觀之，所謂中國字者也。字甚簡單，類中國近代字畫。余度此未必爲中國字，因中國古篆，與近代字畫不同也。孟君又持有石片，上有朱色白色，畫文似字非字，彼渴望余證明其爲中國字，余難之，余謂以余意吳萬坦 (Yuan-tan) 之大石刻，雖非中國字，然必爲與中國同源之字。因其結

構豎行，方體，每一字可分爲二或三之部首與中國字完全相同，而與埃及之象形字，完全不同，此可稱爲惟一之中國弟兄文字。至其餘小石刻上之間有類中國簡單字體者，但或不成片段，或其他部分不類中國字，余祇能認爲其相似，不能斷其是中國字也。此間考古之士，於東方智識太陋，斷不足以研究中墨古代之關係。中國今尙未有對此問題注意者，余此行恐亦不能大有所得也。

別孟阿二君後，又自赴陳列室自觀各石刻，余來觀約六七次矣。

前在街上，曾見一古式偉大建築：四圍高樓，三四層，排柱雕檐，有中國意。院中空隙露天。後院爲一餐館，院中滿蔭花木，亦類中國式，今日往此地午餐，甚快。連日購物出餐，能作簡單之西班牙語，惟不熟，且不足應用也。

晚仍自習高濂堦君來談，去，十一時寢。

八月八日

西班牙文自習課如故。得唐惠立自白克里來函，並轉來王贊岑自北京來函。兩函所來之地不同，所言之事不同，而有一同者，則一言廣西軍與以來，爲土匪世界；一言河南土匪之猖獗也。

在旅館遇一人，來自吳葛坦，能通馬雅（Maya）語。略與談，馬雅語皆單音，稍類中國，從前所聞墨西哥人爲象，如中國山東音者，殆卽馬雅語也。擬約期，與之再談。

前在街市所購之模型古物，詎未寄回中國，因太笨重也。在街上購鉛筆有色粉筆之類，思用以拓博物館之石刻，不知能拓出否。

晚高濼塔來談，十一時就寢。

八月九日

晨起讀西班牙文，前在魏梯照像館所照墨國古刻石文片已洗出，大致可辨認也。又前日訪厄文教授談，余甚怕訪彼，因不能以問題問彼，而被所言者，永無間斷之時也。彼示余以南美印嘉氏（Incas）古國之石刻。印本亦較埃及象形文爲與中國篆字相近。蓋印嘉氏與墨西哥同爲與中國人種相近之民族也。又彼持一古書，謂：有人攷證歐洲字母之丁字，與其他民族古文字多相類，讀音類中國之道字，其義爲最高之存在，及道理云云。此君年滿七十二歲，日孜孜不倦，於其考古事業不敬佩。惟其見解與余多不同之處。而余由彼處所得之知識，並不少也。補誌之。

赴博物館試拓古石刻之類中國字者，不能顯明，尙遠不如照像片之清楚，悵悵而返。

德國人賈來君約晚餐，其寓處在郊外，另一鎮三十分鐘之電車，乃能到彼處，又寓二德國人，一若愛沙，其他名忘之。餐後，談至十時乃歸。賈君嘗歐戰時，被法人所俘，將二年和成始歸。彼之英文，及西班牙文，皆在俘虜時所習。前時在校所習者，不能應用。編因無事，乃肆力於學。監獄爲特別之學校，信然。

歸途至城，誤下車之地，下車後，歷半小時，始能認路步歸。

因用餐晚，不願卽寢；又閱墨西哥之人民一書，至十二時半，始寢，不易成眠。

八月十日

夜睡不安，晨起遲，略翻書，已將午。使館來電話：請到中國報甚多，約往閱報，並中餐，卽往。

閱中國報，國事仍如麻，急切不易統一，不快。然餐品，則甚適口也。

晚同高濂堪至東方樓晚餐。餐後回寓，遇一英屬坎拿大哥哥比亞人約翰孫君 (Johnson) 爲坎拿大商業銀行代表，與余談，彼大醉，詢余在中國何職業？余以名片示之，乃與余重握手，移座近談，密語余云：君現在斷不可在墨國經營事業。余思有所經營，然必至半年以後，乃著手請君亦待至半年。余問故？彼又云：君須守秘密！墨國今爲俄國所同化，其內務總長某（

一) 卽其領袖，故在此國所經營之事業，毫不能得政府之保障。中國人在此，多赤手起家。致富後，如受損失，尙不甘心。英美人投鉅資於此邦，坐受侵奪，豈能忍受。故勸君六個月以內，勿經營任何事業！至六月以後，必有解決方法。余云：「承厚意，至爲感謝！君知余與在此白手起家者不同，如欲投資，必須政府確有保障，乃敢著手，願君再詳見告」，彼又云：「君祕之！墨國并未得英美二國承認，二國自隨時可採相當方法，以爲投資之保障。末言如臨美國某某等處，皆極富，皆能生產之地，如在美國管理之下，投資立可致富云云。此君言時有醉意，所言爲醉話耶，抑醉後吐真情也。然美國不甘令墨西哥之完全獨立，路人皆知。况能聽其紅化乎？余前在新墨西哥州與其州長談話，及在葉婆娑參觀軍營時，亦有美國將不利於墨之感想。今日所聞，更代墨人疑懼。然此種消息，真假尙不可知。余之日記，亦始如中國新聞所謂有聞必錄者記之；以觀其將來而已。今日得唐惠立書，並轉來家信一封，威遜遜女士書二封。

八月十一日

晨，仍讀西班牙文，苦不能記，仍赴使館中餐歸，讀英文書趙謨孫 (Walace Thompson) 謂：墨西哥土人不聞政治，但希望有賢明執政，予彼等以治安，俾得自樂其生命爲已足。白人多大地主，然爲南歐之最守舊最消極者，亦對於政治無甚野心，於是政治殆成雜種人之惟一

活。而雜人彼此互相傾軋，在台下者，人人皆爭，在台上者，處處皆敵，故獨立二百一十年之間，除狄亞氏全盛時代，約二十三年，國內真稱治平外；其餘無時不在擾亂情形之下，所以革命八百次，易總統九十次云云。此書著者對於墨西哥攻擊之處較多，然其言亦確有當處也。

墨西哥名爲聯邦制，仿美國。然其三十州之州長，殆皆由於中央任命，並選舉之形勢，亦未嘗有。余推其擾亂之原因，在無真民意之表示。蓋在法律上，印度人亦享有同等之公權。然印度人不愛使行。則所謂選舉者，不免爲雜種人之意思之表現。然若法律上祇雜人有權，則一雜人一權，亦可謂之雜人之真正民意，而法律上印度人既一律有權，則印人之選舉權，常爲有勢力之雜人所自由使用。有權勢之雜人，既自由使用印人之選舉權，無權利之雜人，心決不服，墨國諸大問題，多未解決，自然其政治擾亂之原因，不祇一端。上之所述，亦其重要原因之一也。中國自民國以來，每次選舉，各處均假造選民冊，以冀多分選額，以致所謂選舉者，各黨中人，自行瓜分選舉票，自行往投耳。其真實之選民自投者，或不足三之一焉，或不足十之一焉。彼官僚武人，見所謂選舉者不過如此，乃羣起效尤，變本加厲，而指派選舉之惡例以開。當民國元年選舉時。余曾親見官僚武人頌其言論，對於選舉多不敢妄加干預，此度以後，知黨人之競爭選舉，並非在法律以內活動，而大亂成矣。故今日改良選政，不在寬定選民資格，而在確行選民選舉，選民資格愈寬則放棄者愈多。而真民意愈少。中國之病，與其他各國不同。

穢，甚無以同劑之藥投之。至於人民放棄選權，亦非好現象，此蓋由於知識不足，尤當整理教育，以增進人民之知識也。

八月十二日

又赴博物院設法拓石刻，星期六例不開門，然仍可特爲余開，因有鄉導某人在此，彼通馬雅語，余約其同往購書，未得，又約其下午見面，彼定三時，乃下午候至五時未見其來，余前日遇一通馬雅語者，亦約期，而彼不至，何墨西哥人之毫無時間信用也！豈余與馬雅語之無緣耶？馬雅語（Chichen）「期陳」意言「期井」或「月井」「納城。」（Naolan）意言「蛇城」單音，且與中國同意。又如弔（Teo）之訓帝板（Pan）之訓邦亦可證其同源。而察罷省（Chiapas）發見之石碑，較其他各處石刻尤與中國篆字相類。且此處臨太平洋岸，亦爲馬雅古時建邦之所。馬雅與蒙蠻馬來音俱相近。下午思赴察罷，又欲赴東美，不能決。臨書忽此忽彼，神不靜，即覺不快。每至一處思去時，必犯此病也。

晚獨餐，食太多，夜睡覺不適。

八月十三日

余到此邦，已一月矣，總感時光迅速也。舉行進步如牽舟上陀之難；而歲月逝水如奔如馳，毫不相待，思之悚然！

高滌堪來談，赴其他一中國小館便餐，餐後在公園少坐，同赴使館，閱中國報，晚余約王逸勳公使，及周雷高三君，同餐於東方樓。餐後王公使約共看俄國新到之踏冰舞，男女合演，裝飾如平常戲園跳舞者。惟著冰鞋，滑溜於地板之上，技極嫺熟。余等去時，七時一刻，至七時半即停演矣。大約至八時，更演須另購票也。余等以既已觀其最後之名角矣，不必更購票重觀，乃出園。近來溜冰之戲，各國多有之。而踏冰之舞，俄國最著名；以其地寒，冬日多冰也。今日舞者，最後一女子，技特精而面貌身手亦佳，歌舞之技，往往身手好者，技亦精。

微雨後，地溼，散步歸寓，別有興趣。王公使送余歸寓，亦返。

八月十四日

夜三時半醒。忽聞炮聲，繼續不已，直至天明，余疑爲兵變。念此城人口逾百萬，多富商大賈；卽真兵變，決不先搶旅館。且此館所寓多外國人，如兵變有政治作用，亦不願擾外國人，靜心睡去可也。然迄不得眠。至五時半，乃復入睡。晨九時始起。下樓，詢以夜間炮聲爲何事？乃知此日爲墨國節令燃爆竹也。余不禁啞笑。

高濂堪來訪，謂：王公使今日下午，仍約東方樓晚餐，先請彼達意。余約高君中餐。

餐後赴使館託轉電至北京中原公司，請兌款，並請辦赴南美各國護照。

下午赴書肆購書，未得。

晚餐，飲酒至十時半，乃散。

前日在德國人賈來君寓晚餐。餐後，曾談德國經濟狀況。彼謂：「德國自戰後，各處多回復初民經濟狀況。卽每家養猪畜雞，園內自蒔蔬菜。因生活艱難，取家家自給主義也」。余云：「聞德國工業多恢復，商業上出口貨甚多，然乎？彼云：「然」。余云：「英法政策大誤。而法國尤甚。彼誤認爲經濟上種種束縛壓制，足以弱德人，而不知適以強之。夫家家自給之經濟制度，其弊在不能有大規模之工業，而商業亦因之不能進步也。今德國人，入則勤勞，俾可自給，而不求於人。出則致力於大工業之下增加出產品，以拓張商場於國外，富力之回復，可期而待也。」彼聞余言而大喜。補誌之。彼數人惟賈君英語足應用；其餘能聽而不能談也。

又前日王贊岑君自北京來函謂：「馮煥章任河南督軍後，勤以持躬，儉以率物云云。」余因勤儉二字，思及中國如國際取得真平等地位後，世界經濟權必漸漸移於中國人之手，因白人大概能勤不能儉。紅色櫻色等人，大概能儉不能勤。惟中國人兼而有之。蓋中國古訓夙重此二種美德也。墨西哥中國人大約四五萬，大多白手起家，凡中國來此而不以賭煙自誤者，必能在

經濟上佔有地位。蓋中國人能作白人之工作，而效印人之儉約也。德國從前亦爲勤而不儉之民族。戰後乃變而兼能勤儉。近來中國習經濟學者，往往宗他人學說。謂儉非美德，足以阻經濟發展，此半面之理論也。且更有進者，國民多數能勤儉，則產業常分於多數人，若能勤不能儉，則產業必集於少數人。集產少數人，誠足以促生活程度之進步，而製造大多數人均爲無產階級，其與人類以痛苦者實多。夫至人類受痛苦以後，別求救濟，訖不能得其道，則何如保持儉德，使人民多數，不至夷爲無產階級，而即於多數人均有產業狀況之下，別以合作方法，謀工業之進步耶。余昔時無國界主義。今覺其不易實現。則中國人自爲中國謀，不能不自求吾新經濟之制度，斷不可盲從歐美人之舊途也！

八月十五日

連日意態闌珊，不知何故！

張忠夫之世兄現在美國佛德 Ford 汽車廠實習，兩次來函，均係英文，余亦以英文函報之。又前日致葛勞司一函，唐惠玄一函，附此間照片十張，分贈彼，及威廉博士，及阿謨君夫婦。補記之。

清理前數日日記，寄回國。往古董鋪，詢問余所購古模型寄歸否？仍未寄。墨人之緩惰可

惡！然須知此爲雜種人，情且無信也。

下午大雨，陰雲抱城；天空如泣，助我鬱悶。

晚陳運柱君約餐於東方樓，餐品甚勝。王公使及館員均在，並有孔教會之陳君十一時方散，座中請演說及余，敷衍成章而已。

陳運柱君在馬希加拉營棉業致富數十萬，近年棉業頗失利，思別有所圖也。

八月十六日

訪厄文教授，未得多談。彼介紹余一印度人蒲拉他波 (Mahindra Pratap) 謂：蒲君已赴博物院，余亦往遇之於阿吉利君之室。彼爲婆羅門教徒，印度教徒 (Hinduism) 以得罪英政府，逃亡出，經西藏新疆，赴阿富汗入籍，其家室仍全在印度，依其連襟以居。其連襟爲一有職之王 (Maharaja) 然不能庇庇政治犯也。余約彼中餐於東方樓。彼明年，可到北京，余允爲介紹數友人。

墨西哥人不愛操英語，爲尊重其認爲國語之西班牙語；且防美國語之勢力膨漲也。故彼之操英語，祇在二種情形之下：(一) 關於職務者，如：外交上之翻譯，旅行之鄉導，及商人。但商人必察見顧客確不能西班牙語時，彼乃肯操英語也。(二) 爲有私交者，余初入境時，在移

民局見一墨人，余向之有所詢問，彼即以英語答余云。余不說英國話，余奇其無理，而不知此爲墨西哥人之通習也。又前日使館中周張二君持外交部函，偕余至博物館，請拓其石刻時，阿吉利君即奉派導余者也。彼謂不解英語，故由周君通譯，未多談而去。後余偕孟納君往時，彼轉代余等可譯，因孟君不能操英語也。今又偕蒲君在其室，乃發現其英語甚嫻。前次因余等持有外交部函，則嚙口不作一英語。此種態度，在吾輩有時頗覺其討厭，然細思之：此種態度，視吾國人遇有外交關係，祇知恭維外國人，恨不即時能操外國語。俾可直接恭維之態度，誰爲正當？頗耐思尋也。

晚高濂堪君來約余晚餐，餐後王公使又約聽戲，此班戲自意大利來，極可觀。餐後往。王公使等已到。九時開演，至十二時半始停。第一劇三幕：寫一美國富人女子，至法嫁一法國人，然又與一他法國人相愛，而他法國人之妻，亦與此美國女子之夫相愛，互相發覺，窺見隱情，三幕情節不甚相遠，覺生厭。第二劇：爲意大利鄉村一妬殺案，頗覺有聲有色。末一劇：祇一琴師，一歌女，女子歌聲婉轉悲壯，與平時所聽者不同。故散劇時已十二時半，聽者仍未倦也。

按歐洲戲大致分三種：（一）爲樂府亦可云歌劇，譯音爲謳拍拉。（Opera）爲最古最雅之劇，事有所本，以歌代言，頗類中國舊戲。然解者甚少。故此種戲園，亦甚少。僅少數名城

中有之，且須由政府出資維持也。(二)爲說部亦可云話劇，譯音爲多拉麻(Drama)爲較普通之戲，全本均爲說白，即中國現時所流行之新劇也。其劇本又可分二種：一爲掌故的(Classic Drama)間有名人作本。一爲社會的，俱描寫現在社會狀態，粗鄙可笑。然在西美，即稱此爲大戲矣。(三)爲諧劇，亦可云雜耍。譯音爲否德惟爾(Vanderjile)如北京從前天橋之落子等，且歌且舞，歌辭鄙劣，往往一男一女，互相笑罵，此最爲社會所歡迎。

今日所觀前二劇，皆爲說劇，末一劇乃獨歌不能成劇，然此歌者乃能唱樂府者，因陽春和寡，遂致古調獨彈矣。歌者在戲單所公布之名，爲法尼(Fani)其真名爲沙列綺妮(Zalachi)夫人，爲意大利較有名之歌者。到此無班可搭，現充音樂學校教授。其夫亦沾歌喉餘潤，充商部顧問，觀畢劇，回寓，寢，已一時矣。

八月十七日

蒲拉他波君約中餐，在伊沙伯旅館。(Isabel Hotel)餐後談至三時，彼言印度經濟狀況，與在白克里時，聞諸孫博士者不同。彼言印度多大地主，地租與農人種，每畝畝租金自二元至十五元不等。而稅極重。大概地主所得須以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納稅印人。現亦有自辦工業者。有某大煤礦，即振於印人之手云云。蒲君著有愛之宗教(Religion of love)一書。

別蒲君後，赴公使館閱中國報，載有羅素論社會主義譯文，亦謂：美國之資本主義，已有近共產政府辦法。因其全國產業，操於少數人。即操製造政府之權者，其觀察點與余有同處。譯文余有未真領解處。余意可謂共產國，與資本國，事實完全相同。其差異之點：共產國先組織共產政府，由政府委人掌理全國產業。資本國先握全國產業於少數人之手，因以掌管政府。美國資本家最聰明，今日極端反對共產，或者有一日資本家宣布共產，則煤油大王，銀行大王者流，未必不據列甯杜蘭司基之地位，此言頗頗滑稽，非必不可能之事也。

既歸略讀英文。

八月十八日

晨讀英文爲蒲君作函介紹王幼山及傅佩青，一爲政治家，一爲學者也。中餐出，赴街尋前同高濂堪同餐之中國小館，訖不可得。尋伊沙伯旅館亦不可得。余寓此月餘，並路且不能識，所研究者之無多，更可知，不勝懊懣。另尋一外國餐館中餐，餐後操西班牙語，詢伊沙伯旅館所在，竟能得之，亦可喜。

訪蒲君談甚久，有可記者：（一）印度人決非純一種族，有直賴歐洲白人者，有直賴斐洲黑人者，其類中國人者更多；（二）印度從前家族制，完全與中國同。女子嫁後，就夫家居。

男子娶妻後，仍弟兄與父母同居，此爲常例。間有父母在，而弟兄分居；或父母死而弟兄仍同居者，近來男子娶妻後，漸與父母分居，英國法律迫之也。(三)彼讀「人」爲鎮，(Jan)讀「民」爲氓，奴(Mann)讀「洲」爲渚，(Tu)與中國古音相近。由是可推知其與中國古文化相關，蓋遠在佛教入中國前也。歐洲語文一部，分原於巴比倫。一部原於梵文。(Sanskrit)有史以前文化彼此相關之處甚多，於今益覺其可信矣。

訪尼文君談，並翻閱各考古書。南歐及埃及，均有丁字讀音爲道，(Tan)在羅馬時，此爲表示生命之意。在北歐古時，則倒而用之。又丁字在中國本有之，美洲印人到處皆有，其讀音爲(Quashia)速阿可提加。遇一美國人名拉司委爾，爲羅三吉爾某校教授，固授余者，星期一同遊博物院見之。

晚高濼堪來談。

八月十九日

晨九時起坐，默思差度論之原理，及應用甚久，不能備記。記其關於教育一小部如下：

人生天才各異。然僅爲差度的：有主張發達天才，而分教育爲高等，普通等階級。高者極高，而低者極低。分入高等者，才相低亦強之高。分入低等者，才較高亦抑之低。或且使學生

困於環境。以環境決其分入高等，或低等。而本身天才，且居其次。此為階級主義之教育。反其道者，謂：人類本自平等，因境遇而致差別，故對人類，應予以平等之教育，而實際上之天才各異，必致同犯強低升高，抑高就低之流弊。此種平等辦法亦不免為印板主義之教育。蓋天才不齊為差度的，不為階級的。天賦平等，亦為差度的，而非印板的。於此必須行差度主義之教育，方能於不能機會之下，各自發達其天才也。大綱如下：

一 教育依現世人類需要及可能之知識技術，分為五等：其直系的為初，小，中，高，大。其旁系的於高中小三級，皆有專門的或職業的。

二 大設圖書所，或實驗所，其性質分為二種：一為學校的。二為公共的，予學生及人民，以課外研究校外研究之機會，以為課堂教育學校教育，補助。其等第依規模之大小，分為圖書院，圖書館，圖書室，名目。實驗所亦然。村必有圖書室，鎮及小學必有圖書室，及實驗室。城及中學以上之學校，必有圖書館實驗室。京都設圖書院與實驗院，俾學者及人民各依其知識，及環境之不同，均有研究實驗之機會。

三 各級學校，除初等或初小兩等，均為公費外，以上各級，均應分學生為自費公費二種。凡低級學校中學生之優異者，均升學為公費生。

四 各級學校，除初等外，均應有兩種考試：一為課程考試，一為課外考試。課程考試主寬

格的，學生循序用功者，不論天才高低，均予以畢業之可能。課外考試主嚴格的，每月或每期定期考試，願與考者報名，仿中國古時書院之例，專以獎進優異。非高才勤學者，不能錄取，校外人亦得報名與試。惟曾在較高之學校畢業者禁止。

五學生未畢業，不得無故退學，而隨時可插班新生凡校外年級不相懸之人，均可由圖書所轉求參與課程考試，與校內學生同程度者即可插入，如投考課外考試，兼能錄取者，並可爲公費生。

六教育經費，應以基本產爲最上辦法，次則固定稅入，應分爲三種：一爲學校經費，一爲校外圖書實驗所經費，一爲公費生經費。

以上所述，爲今晨所擬想差度主義之教育制度。至教育之內容，及精神，今晨並未思及也。中國千餘年來以考試爲取士之方，而卽偶獎進於甄拔之內。以書院爲養士之地，亦以獎勵爲培植之方。家庭教育與私學之盛，端賴考試與書院之甄拔獎進於其上，乃能收其效果。其弊也蓋在求學之目的，或誤與所學之科目未盡適用。而在中國文化上，考試與書院亦自有其相當之效力與供獻，而能使多數人均得有求學之機會。寒素子弟，崛起而爲賢相者，史乘上踵背相望，皆此制度使然也。

中國現在四萬萬餘人民，其生活於舊經濟狀況之下者，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小學以上之教育，純取自費辦法。學費之多，學生生活程度之高，斷非寒苦之家所能供給，豈非將使富貴之家，其子弟永爲智識階級，而大多數之農民工民，永無進於智識階級之希望耶？此余之所以於差度主義教育制度中，思及舊日之考試與書院也。

美國學校其規模大者，往往有一班學生，多至千人。課堂教授所得有限。學生依其環境之要求，向圖書館，實驗所自作工夫。故其知識技術之成績良佳。故余主張中國非大設圖書館所，實驗所不可。然彼國環境上能使學生感覺，求真實知識技術之必要，故學生之課外研究，較爲用功。中國環境上，並無此種力量，吾人方思藉知識技術之力，以改造環境，故非兼探考試與書院二者之遺意，以國家之力量，提倡獎進之不可。且此種主義，在今日中國爲必要的。卽在他國，亦非絕對不合理，有礙難也。

下午至使館偕王公使等出，赴舊書鋪購書，有馬雅語一小本，索價二十元，以其爲古董也。嗣至他一書鋪，購英文墨西哥風景志 (Picturueqve Mexico) 一本 (Marie robinson wright)。萊題氏所著，又西班牙文皮門德爾全集 (Obras Completas de D. Francis Pimentel) 及那彼察語言書 (Lenana Caimena) 二種，同回使館。晚餐，甚飽，歸翻閱皮氏全集中講印度各種之語言，大概多相同，非絕對的多種之語言也。因無統一之文字展轉致異，不能互解矣。其中

如稱母爲媽，或娘，或納（ma ne na）與中國相近，不足異。其稱水爲O。脚爲E等，多與中國音相近，頗有足研究者。

貪閱新書，至一時方眠。

八月二十日星期

晨起，讀墨西哥年鑑。查其人口分布之情形，乃對圖研究，因分墨西哥爲三部，以求其特別情形：（一）中部十五州，人口繁密地，共二十萬英方里，佔全國面積約百分之二十七；戶口一千二百五十萬，約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七十六。（二）北部十州，面積約四十六萬英方里，佔全國之百分六十以上，人口二百七十萬，僅居全國百分之十八，北鄰強敵，廣土而荒，且其地各礦富厚，宜美國之野心勃勃也。（三）東部三州，居墨西哥灣南岸，人口不過百萬，佔全國人百分之六，與中部缺乏聯絡，故美國人有私誘其獨立之企畫。

下午擬草遊墨所得成一有組織之文，先編題目，晚與高滌堪同出餐。歸，仍讀前課。十一時寢。

八月二十一日

前在片文教授處之美國人託衛梯君與余言，欲與余同赴博物院。彼自定今日十時，余往候至十一時，不見其來，有人謂墨西哥之時間約會，最無信用，美國人到此地，即効墨人之無信用，余以爲戲言，今乃知其確也。然此與心理上頗有關係。

余約阿吉利君中餐於上海樓。彼曾留學美國，六年，在白克里及紐約兩處彼學人類學，今爲博物院古物部主任，兼人類部主任也。其人類部，藏有全人骨骸，最奇者有連有皮肉之僵屍一具，皮肉已乾枯，並不脫落，此骨當不甚久，因爲一白人也。體小髮黃，且身上之黃毛甚多，余詢印度人身上有毛否？彼云：無也。

下午仍讀墨西哥年鑑等書，爲作遊記之預備，十一時寢。

又得國內來電，已爲余兌款。

金山吳德公司來函：電詢余返金山否？今日爲發一電，不返金山也。

八月二十二日

思有所記述，讀英文參考書，自晨至午，不覺倦也。

午後自赴街，照其風景像片，赴使館閱中國報，知大局更混亂。

晚仍讀書，十二時寢。

八月二十三日

仍讀書，西班牙亡墨西哥時之慘，恐世界亡國史中所未有，亦人類思想所不能想及者也。

約撮如下：

一 世家大族盡屠戮之。

二 凡識字者盡殺之。

三 凡有墨西哥文字之典籍，由基督教大主教，向全國搜集俱焚之。

四 所有祠廟，悉毀滅之。

五 教堂可任意沒收墨西哥人財產。

六 白人用土人爲奴隸，任意虐待，並賣買之。

七 白人男子任意就土人女子宿。

其結果世家子弟，及知識階級，凡逃至鄉間者，隱名賣姓，並不敢自言識字。因識字，即不免於死也。凡有人之處，皆設基督教堂，以奴其人民，沒其財產。墨西哥文明，從此斬草除根，並無恢復之望。又土人女子爲白人任意姦淫，以至白人來此者，不過數萬，而二百年後，雜種人超過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土人日益減少，此種滅種方法，真令人髮指。又各處教堂之

建築莊麗，遠在美國以上。指定印人爲奴隸，任意買賣，直至狄亞氏時代，尙未完全禁絕，晚食諷睡甚遲。

八月二十四日

晨，讀書。正午，出餐。

嘗見街內窮人甚多，早晚亦然。且有衣服尙可蔽體，而逢人乞錢者。此種現象，頗難得其真際。近來漸知有一種雜人，(Mestizo)名爲劣破老，(LaPera譯音)祇求每日乞得，或以極污極粗之工，易得二三角錢，不致餓死，於願已足。彼等決不肯到鄉下，亦決不願作長工，俱紅白二種人特別劣點，而失其優點。此種人均爲無家階級，不但無住室，亦並無寓處。近人多主張二種文明相混，必產生一種新文明。余意善爲混合，方產生適宜之新文明。否則將產生一種危險惡劣之狀況也。

八月二十五日

赴使館閱中國報，知教育部召集學制會議。念十年來，關於教育制度之改革，利少而弊多，爲社會制造煩悶，絕不能爲社會增多興趣，此次如何？爲之惴惴不安。

八月二十六日

思爲學制有所論述，思之不易成篇；乃又思前擬爲國會議員，作函論無黨政治，乃信筆書之，約四千言，紙盡神亦疲。然文尙未完，且全爲空論，並未到題也。久不爲文，不能佈置妥當，信筆成篇也。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

周伯符雷叔禮二君來，約同赴高雅觀，並赴他處乘電車，往至王公使村寓同中餐，餐後天雨，未得他往；遂返城。又遊離宮。晚，余約王公使及館員便餐。

八月二十八日

又赴博物館尋一鄉導預備明日下鄉，訪印人村。

下午，高濂班來談。

連日仍讀英文書搜集材料，然未必能下筆爲文也。

八月二十九日

晨六時起，六時半偕鄉導一人，乘汽車赴火車站，極狹小。此路名因他路沙米谷（Inter amnico）購票乘車，車共分二等：一等人甚少，二等極擁擠。墨西哥劃分三等。近學美國，改爲兩等。一二兩等，票價雖差一半，然其貧富太懸，卽二等之價，亦非貧者所能堪也。

途中經村鎮四五，余僅記一較大之城，名三塔馬塔。（Santamarta）過此城，火車登山，行甚緩。繼凡分一列車爲二段：先拖前段下山，繼拖後段，十一時半至阿美佳美佳（Amecameca）城，卽余今日欲遊之地也。下車處，亦不類車站，城甚大。居民約二三萬，大半爲印人，然重色雜人於印人，實不甚易分也。

余等先下車在市中遊行，略觀其生活大概，次上山，參觀一教堂，三百五十年前建築物。山在城傍，峻而有姿。徧山叢翠，如大江以南。而山路兩傍，古柏喬松，高逾十丈。自地及頂，橫枝紛披，爲中國所不多見。道以石爲之，盤旋上升。然皆直行，折轉如中國古寺，或別宮之路。美國西部，無此景也。臨路不遠，又有基督之紀念碑。至頂爲一教堂，堂數室相連，神像甚多。不但馬利耶穌俱有多數金製木製之像，卽彼得保羅亦均有之，與中國諸祠大致相同。堂階上多以長方石鋪地，上鋪人名，年月或其他文義，詢之皆嘉也。富貴之家，或教中人最愛

以死者，葬於教堂階上，而聽人踐踏，真不可解。尤奇者，沿路兩傍樹枝多繫舊帽，頭髮，及其他已敝衣飾。（以帽爲最多）余詢其何意？乃知人民有病，家族來此許願，病愈還願，乃以己所著之帽，或他飾，或頭髮，送堂繫之樹上。其意謂彼已應死，此神救之，故以其身上之物，送之於神，以替代彼也。

下山又至他一教堂，見男女老少數人，跪地祈禱。余在中國，最不喜見廟中神像之穢惡者，以其予腦中不快之印象，且不易洗落也。而耶穌教舊教堂往往有耶穌死時之像，赤身披髮，懸於十字架上，七竅流血，尤不雅觀，尤使人生不快之感也。此教堂階上無大長方石，然小石長尺餘者亦多；鐫有字，詢之，云死者先埋他處，五年，屍化，掘出後，將骨置小匣中葬此。余真不解葬身堂階，使萬人踐踏之用意所在。然此非印人舊俗？耶穌教來此邦，攜焚殺淫掠之威，禁民間私葬。凡死者，必歸教會埋葬，而重征其稅，此惡例至華端士（Juarez）新法成立，乃除。其他之惡例，亦同時除。然教士運動法國，以重兵駐此邦，置馬喜米爾（Maxmilliar）爲帝。墨西哥人之死於客帝之役者，又不知若干萬矣。白人以宗教爲一種用具，藉以賊人國家，本數見不鮮，然未有如在墨西哥之慘者！

訪其市長，亦一雜人。彼不通英語，鄉導之英語亦不足用，未多談而去。此城頗大，街道甚疏，凡四圍皆街中成井字形者，其中間一方皆仍爲空地，蒔以果蔬花木，較大之房宅，皆四

面爲房中爲院蒔花木，與美地完全不同。在一印人所開之小館中餐食薄餅，及炒雞蛋。印人薄餅與中國作法完全相同，味亦同也。

城中在市政廳前有一公園，園內有華瑞士石像。華氏爲墨西哥史上惟一法律家，惟一好總統，而完全爲印度人，且生於極南之奧哈略（Oaxaca）州。以華氏推之，印人將來如能得相當教育，安見無再與之日耶？公園之南有一小市，皆印人在彼售物，余等中餐，卽在其地。

下午三時歸。由另一路線，車站亦極不潔，此爲窄規之路，車亦較小也。道旁其他一山，余忘其名，高一萬五千尺，左右終年積雪，雨後天晴可見；遊者以爲奇景。余上車後，適天晴朗，仰瞻雪山與日光相映，異瑤台銀闕也。此種景，祇能自領略，不能詳之筆墨。

歸，過察爾口（Chalco）那提惟他（Nativita）及三塔米他（Santa Mita）等城。察爾口以湖得名。古時湖之面積極大，恐此數城俱在湖中，今多成膏腴。山上積雪，四時融水下流，農人資以灌溉。此數城皆有運河幹支分流，便於灌溉。印人小村中，多草產，其田極肥，不須肥料；然耕耘之法，並不精也。歸路風景較去時爲佳，貪看目爲之倦。晚六時半，抵城。

八月三十日

九時赴議會參觀。議長及議員均未至。余往，由博物院院長介紹，乃交函而去。至十二時

更往，門者失余函所在，墨人作事之不慎，大致類此。門者不能英語，導余至一秘書室。嗣由秘書三奇氏 (Sanchez) 及哇亞大端 (Valladares) 二君，導余參觀。哇君英語較好。衆院名額二百六十。每年開會四閱月，今在會期中也。余先參觀普通辦公室，次至議廳；議員正休息，雜亂無次，此不能專笑墨人，恐各國議會皆然也。議廳方位甚適，惟旁聽席不甚多，則發旁聽券時，不能不有相當限制也。未參觀其印刷室，蓋專爲印刷會內案件，日報，及公佈議決案之用。最奇者：彼之主任秘書，由議員互選，與正副議長同，每月一任。議員二年改選，共開會八閱月，而改選議長，及秘書八次。其餘不開會時，有常駐議員，常駐議員之議長任期八個月，與議員同。議會本有新建築，因過大經費難籌停工。此處議院之建築，仍爲舊有者，渾堅如所謂普通墨西哥式者，然限於地位規面太小。

下午蒲拉他波君來訪談，又約余赴三寶菴 (Sanborn) 飲茶，此地爲余常去之所，其他飲品飲料，俱有也。又遇印度人古波他 (Gupta) 君同談。古君爲印度讀書門第，其父有學者之名。余與研究印度人種，彼必稱其父說，余詢以二問題如下：

一，印度人不爲一純粹單一人種，極易證明。今所謂印度文明，如宗教，哲學，等建立於人種混合以後耶？抑人種未混合以前耶？

二，如建立於人種混合之後，則所謂印度文明者，卽混合之印度種自建之文明，若建立於

未混合前，則此文明自何種輸入？

彼未能答，然認爲研究印度文明之要點也。談至七時散，余至東方樓晚餐。

餐後，歸閱英文，墨西哥書，十時半寢。

八月三十一日

續草致國會議員書成之文，極憂燕；然不願再加洗伐，神不聚也。

晚約三奇氏哇亞大瑞二君，便餐於東方樓。又詢彼此邦政黨情形？謂：現有三黨：一爲合作黨，(Co—operativo)二爲工黨，三爲農黨。聞從前有自由憲政黨，今受政府摧殘，將至消滅矣。

九月一日

又度一月矣！在國內每度一歲，輒覺悚然！在外國則一月虛度，已覺不自安。略校函稿備發。下午赴公使館辭行，謂：下禮拜起程他往。晚五時，此間國會行開會禮，往參觀；因時間太晚，不能得參觀券。三奇氏君延余入，就其職員立處同參觀。五時衆議院先開會，議長與副議長並坐壇上。此與中國略不相同。有議員報告，余不能聽西班牙文，不知所報告爲何事也。畢

，衆議院議員全體來，衆議員全體歡迎奏樂畢，兩院合開國會，（Congress）即中國所謂兩院會合會也。仍奏樂，片時總統及國務員均來奏國樂，總統及國務員均自正門直入，穿議場中間，正道登議壇，國會以衆議院議長爲議長。總統登壇後，與議長一握手，就坐。議長席上改置正面二座。總統與議長並肩坐。左爲內務總長胡爾達君，右爲衆院副議長某君。（其名太長忘之）最奇者胡爾達君前曾任臨時總統，副議長某君亦五年前之總統，一堂並坐者有三總統，亦可爲之盛會矣。余意此最好習慣，中國一經任總統後，似已與皇帝同尊，斷不能屈就他職，似不如行所無事，仍可任其他各職也。

總統歐卜瑞剛革命時，斷右臂，故自此不著軍服，及總統禮服，其握手以左手爲之。

又議場內照像者甚多，當總統進場時，當路置一照像機，余方疑其礙路，電光忽發，彼已照竣，一瞬機架均撤去。

樂止國務院秘書報告全年國務之經過，內政外交，略有關係者，均須報告。余至八時去，亦不知其會何時散。

赴伊沙伯旅館，蒲拉他波君又約便餐也。蒲君爲印度王子，歐戰時似與阿富汗土爾基均有關係，與印度獨立事關係尤密切，故現不能返國也。談至九時歸。

九月二日

購 (Prescott) 蒲萊氏葛德所著之墨西哥之征服一書，此書極有價值，讀之覺有興趣。其考求墨西哥古文明，頗詳也。

九月三日星期

昨日閱書太多，睡不安。晨起遲，王公使述勤及周伯符君同來，約共遊曉起米爾谷。(Xa-cumilico) 意言花塢距城約二十英里，乘汽車約一時到，中經印人村落，其地古爲一湖，今多成沃田。惟農事未普及，沿山及湖畔，多茂木叢林，下則河流交叉，風景異常。將至，下汽車，乘小汽船。河中遊船甚多，船棚皆飾鮮花。舟寬約四尺，至六尺不等，長可一丈餘。舟行河中，必有賣花船迎面來，或追逐而行。賣花船更小，寬不過二三尺。一少女駕之滿載鮮花，笑面呼售：女子皆印人，色不白，然貌佳者頗不少。舟行二三里許，登岸。對岸爲一湖，青山面野，水清見底，荇藻縷縷可數。湖上沿山，略有建築，不甚壯麗，而幽雅有中國畫意。回鏡在美遊莫麗湖 (Lake Mary) 時，雅俗殊道，不可同日語也。略遊岸上，返舟，就舟拍一照，尋原途返。見兩岸花園鱗比，此賣花女之所以多也。至一園，稍觀園中小兒，完全爲中國人，情

與之言中國語，毫不解耳！回城已三時，在使館中餐，余覺醉，稍閱中國報，暮乃歸。

晚在旅館遇一美國老者，言極誇。自謂少年留學德國，中年曾任西班牙領事，晚以著述爲業，生平讀書二萬餘種，能操十二國語言。余以其過誇，轉欲叩其所學，亦略有見解，惟博而寡獨到處也。然既聽且談，甚覺倦。與辭歸寢，已丁二時半，迄不得眠。至四時，乃入睡。老人名德葛司多婁。(Afonse Douziser de Castro) 此西班牙之名。彼爲加州人；其父母必爲西班牙人也。

九月四日

整理遊稿，晚約使館全體人便餐於東方樓。

九月五日

雷叔禮約中餐於大學俱樂部，地方闊潔，此俱樂部，不限國籍，而以相當之大學畢業，有人介紹，無人反對爲合格。然美國人畢占多數也。餐後續談四時乃散。

晚王公使又爲余餞行，陪客，除全體館員外，爲趙君雅庭，彼爲廣東人，來此邦已十二年，畢業於專門美術學校，西班牙文甚好，亦通英文，午前曾訪余，王公使之介紹也。餐品完全

爲北京式，豐且美，余食太飽，餐後談至十時歸，略讀西班牙文報，久未用西班牙文，工夫幾全忘之。

九月六日

晨起仍閱王公使之漢文譯本，墨西哥與美國一書，閱畢將還之也。

下午赴使館，閱中國報。

晚李瑞生約餐，餐品甚美，其夫人自治之，余飲酒太多，大醉矣。

夜睡不甚安。

九月七日

晨起遲，仍補閱前所借漢文墨西哥書。

下午赴使館還書，並略閱菜園（Lorson）華僑被殺，及交涉之案件，前閱他書，亦有論及此事者。墨人排華，毫無理由，其動機皆出自美國。蓋狄氏任內，對於全國實業之開發，其宗旨可括以下列三項：

一 利用歐洲資本。

三十八國遊記

二利用中國人工。

三由本國科學家管理之。

美國人之視墨西哥蓋藏，直以爲外府，狄氏任內大輸入歐洲資本，中國人之來此者，不須護照，不論爲農，爲工，爲商，凡來者，皆可上岸，故華僑最多時，除偷過境入美國及渡海入古巴者不計外，約有五六萬人，菜園一埠，中國人有銀行，有實業公司，有機洗公司，其他普通之商，更多；中國幾占全市面之半，康南海來遊時，狄氏以身爲總統，不能正式招待國事，乃約之同出城遊，同在城外餐，同觀博物館，並以館中陳列古物相送，狄氏聯華之心頗切。美國人既妬其利用歐洲資本，更忌其歡迎中國人。以常情論之，加州排斥華工最力之時，即美國歡迎華工之時，彼不願中國人之在美境。則中國人就近赴墨以爲尾閥，豈非彼此各得其所。而美國人之嫉視華人，不但欲排出於美國之外，更欲排出於美洲之外。菜園之變，非土匪也，而美國人之嫉視華人，不但欲排出於美洲之外。菜園之變，非土匪也，革命軍也。此革命軍暗中主張之者，美國人特利用墨人，反對總統連任之心理，以推倒狄亞氏，因以推倒其歐資華工之政策耳。菜園變時，美使館中人，竭力與中國館員聯絡，並私謂此變爲日本人所指使，此次革黨由日本人接濟云云。中國使館承其厚意，且據以達部，迨其事後則美國多自認墨之革命，與美有關係，且其接濟之款項，已由秘密的進爲公開的。噫！弱國而有強鄰，真根本之不幸也！然自此之後，墨人排華之心理，迄不能洗脫，蓋墨美接壤，美國文明

國也而排華。且時以「不排華則墮落文明程度」之偏私論調，騰諸報章，墨人受其諷示，亦有不排華則不文明之感，此其原因也。美國現仍視墨國北部人口稀處，為彼後日移殖之惟一良地，決不願他人之來此居住，故嘗有意的諷示墨人，其二原因也。吾於美人之飄舉排華，為華人悲！更為無識無知之墨人危！今歐洲已有將墨欠各款，悉與美國撥允之說，果爾，則不啻墨國隸美人管理下矣。然聞吾國某偉人，亦創此論，豈以聯日為國人所反對，乃因思聯美受保護於外人，藉以償其政治慾耶？可歎！

晚在使館餐，歸寓略閱書牋。

九月八日

近人頗有謂墨西哥文明，在白人未來以前，已完全衰歇者，此當分別論：

一馬雅 (Maya) 與那瓦 (Nahuatl) 文明久已分立。馬雅較早已衰，那瓦較晚尚未衰。

二馬雅民族大部在中墨，其古時最大之城，在今察巴州。(Chiapas) 帕蘭克城 (Palenque) (附近之納城，(Nacchan) (譯音蛇城) 現已為捱長至四十英里。此必當時之都城，故墨國東部五省，皆為馬雅族，而由此迤東南之瓜特馬那 (Guatemala) 等小國亦為其同族。當西班牙考特氏來墨時，納城已墟，故可知馬雅文明已衰歇也。

三那瓦蕃殖於中墨一帶，即現在墨京附近所謂墨西哥河流域也。其朝代以阿士提克 (Aztec) 起而代陶爾提克 (Toltec) 皆那瓦也。考特氏來此邦，時正值曼德蘇馬帝第二 (Montezuma II) 其時墨政府有行政官 有法廳，法廳有書記官，以記兩造之供，及判詞，是其文字並未衰滅之證，又考氏曾致函西班牙王扎理第五 (Charles V) 謂：「墨京有市方形，大於沙那滿加 (Salamanca) 一倍。周圍以走廊環之，市中或買或賣，每日約有人六萬。凡此邦出品，市中無不備，市分多街，珍珠爲一街，爲珍珠街 (Jewel)，金 (Gold)，銀 (silver)，鉛 (lead)，銅 (Brass and copper)，馬鐵 (Tin)，寶石 (Precious stones) 骨壳皮毛等，有物料街已製未製之木，已刻未刻之石，已燒未燒之磚等等。有畜物街，鳥類，獸類多有之，有藥材街，(Herb and roots for medicine) (按印人草藥及醫皆與中國類) 有棉絲街，各種顏色之線成綵分買，如葛郎那大 (Grand) (絲市之現相，如顏料鹿皮陶器，各有專街，市中有署，署有市正十人，專司市民爭議之排解，及違法之懲處。又有稽查若干人，與市正同一署，而巡行市中考查一切云云。此其大概內中詳列各物之名，均未譯。由此觀之，那瓦文明稱時並未衰歇，今日之消滅，皆西班牙人與基督教之焚書誅儒之結果也。

四北那如亞齊 (Yaqi) 等，則尙未有如何之文明也。

九月九日

上午赴教育部，訪巴蘭口博士 (Dr. Barranco) 略詢此間教育情形，與金得羅博士 (Dr. Kindero) 艾利氏博士 (Dr. Ellis) 等，共談。金君爲此邦小學教育專家，曾辦國立各州小學，並赴約哥坦 (Yucatan) 開辦馬雅人小學，爲此邦初等教育之最具有經驗者。艾君爲美國特可沙氏 (Tercas) 大學教授，專來此邦考查教育狀況者。彼又爲哲學家以研究教育哲學得博士，又於音樂專門研究，彼約余過彼州參觀彼之大學，再赴之家谷，余亦頗願也。

下午赴公使館與王公使談西藏事。晚約周伯符同餐。高濼堪後來，談至十一時，乃散。晚歸遇孫逸仙之美國顧問某君，談中國文字，彼雖曾至中國，然與中國文字一無所知，任意亂談，皆輕侮之詞。余詢其習中國文若干年？彼云：未曾，余又詢：能中國語否？云：不能。余告之曰：「余在美國時，頗閱英美人所著書，有關於中國文字者，彼等所言大半皆謬。其確曾習中國文字者，對於中國文字，向來不輕下評論。」彼羞而阻。歸室寢，已十二時半矣。

九月十日

晨起，略寫日記，自出中餐，餐後在公園散步，遇德葛司多羅博士 (Dr. Castro) 夫婦，共

談，歸寓仍談，德君愛談不倦類余。三時餘，王公使偕周伯符來，約同遊，瓜德堪培（Gundel-
tree）村之教堂，行不及一時到堂之外，觀亦與他處同。至內則覺其宏麗名貴。其石柱皆合四
爲一，徑可八尺，高則八丈左右，中置神龕，龕前設供案，龕中塑巨像，其餘各處倚牆壁，或
牆隅處，多設小龕，更設小像於內，小供案於外，與中國廟堂內神像無異。惟此處之神，限於
耶穌一系，如其家族徒黨之類，中國則兼容並收也。又今日爲彼禮拜期，俯地祈禱者，以數十
計。跪而復起者，或坐或立，總數可數百人，視中國江南之迷信，更甚。更遊其他室，老僧短
髮，蓬鬆，著黑色長衣擁巨椅於門左，儼然中國寺僧也。

在堂內遇二華人，王公使詢之，彼娶雜人爲妻，子女皆不能中國語。彼執洗衣業，堅詢王
公使執何業？答云未作，生意迄不相信，後乃告以遊歷。蓋彼往鄉間，不知墨京之有中國公使
，而彼亦幾於爲墨西哥人矣。

歸後至使館談。晚周伯符約登於東方樓，餐後，又同觀電影，前一劇爲：「弟兄爭婚」，
女子多愛其弟，而兄爭之，弟遇事讓其兄，結果各取一人完，次爲諧劇爲賈波林所作，久不觀
彼之作品，甚覺有趣，歸寓十一時矣。

九月十一日

晨起，德葛司多羅博士，約余出門，彼允代余購船票，余已決意，自早遁入美，可省時間，謝之，隨收拾行李，收拾畢已十一時矣。又寫日記時許。下樓準備，今晚決計乘火車去矣。校正前數日日記付郵。赴使館中餐，贈李張唐以像片，因彼雖爲館員，實則華僑，此後相見之日頗少也。余多飲又醉。

餐後高張二君偕赴各處辭行，遇梅宗發君曾君陳運柱君同旅館少息。雷君來，彼曾代余復美國某公司一信，今交還信稿，彼囑余在旅館略用晚餐，因車上貴且不堪入口也。餐畢，即欲赴車站，又遇德葛斯多羅博士，彼妻又約余一面爲別，彼又求余爲短簡介紹王公使。彼又言今晨彼介紹民主報，主筆來訪余，未晤，非專爲船票事也。余頗悔。蓋余初到時，彼報託王公使介紹，並請派人翻譯，王公使以使館派人爲新聞記者譯話諸多不便，未得晤面，此次又未得晤，頗覺歉然。且余實欲與此邦記者一談也。與德君夫婦作別，偕雷君赴車站，王公使及各館員已久候，余深致不安。余將行李檢放車上，後又下與王公使稍談數語，車將開，乃上車，隔窗依依，瞬息千里矣！車啓行，王公使等脫帽高揚。余揚巾答之。至不能見爲止。此次旅墨，稍有調查多得王君相助，彼對余懇摯異常也。開車時正大雨，余對之尤覺不安。

余購票太晚，已無下床上床，殊不便，且搖動太甚，夜睡不安。

九月十二日

天明，大約已至聖路易包頭西（San Luis Potosi）州矣。墨西哥州（Mexico）（與國同名）（易達爾谷州（Hidalgo）格雷特婁（Gueretaro）州關納華頭（Guanajuato）州，為中央繁富之區，皆在夢中過矣。

包頭西州地勢仍高，雨量較少，地平者可種各種穀類，尤宜棉花。然人口已稀少矣。且農業未興，人貧苦異常。將晚入口阿委拉（Coahuila）州，人更稀，民更貧。車停時，乞者踵相接。以蘋果皮擲地，亦有小兒女拾而嚼之，此處有售果品者，乞兒之目的物，即為行人所棄之果核，噫！可憐矣！然須知此州徧地皆可藝果種穀，且富於礦產也。晚至沙爾底由（Saltillo）為此州都會，且為大城。未至前，見各山上多有電燈煙洞等等，知為礦場，此城或以礦發達乎。

夜入新列昂州（Nuevo Leon）萬山漆黑，毫無可見，仍登搖動不定之床上而臥，古人所謂有上下床之別，今乃確領略之矣。

九月十三日

晨天明抵拉瑞豆（Laredo），此美墨國界也。在墨國者屬塔茂里帕（Tamovilas）州，余

所購之火車票，至此盡。而臥車票，則至聖安托牛 (San Antonio)。蓋墨國鐵路，雖爲外國資本，而名義上則完全爲國有。至臥車則屬於普爾門公司，本爲美國公司，全美臥車祇此一家，美之者謂此車或爲彼所發明，故爾專利，實則此車之構造，並不見好，僅以此種發明而能享如此大利，吾不相信也。在岸停約一時半爲稅關檢查稅品，故至六時半，車行過國界橋，另購票價墨金一元，橋跨大河，即前在葉婆婆城 (El Paso) 城入墨所渡之河，此爲下流耳。開車時，改撥時表爲七時，因彼此標準時不同也。車渡國界橋，余即與墨西哥告別矣。余以七月十二日入墨，至今兩月又二日。寓墨京者兩月短二日，來回四日，在途中雖未能遍赴各州考察，然在京中亦有好處：(一) 易得友人訪問一切。(二) 易得書籍以備參考。(三) 可至博物院，其中有各處古物。(四) 各州人來京中者甚多，如歐哈喀 (Oaxaca) 察巴 (Chapas) 約哥坦 (Yucatan) 各州之人，余皆在京中晤之。北部之人，今多當政局，故京中尤多也。余向對弱國易表同情。墨西哥亡國之慘，爲右今所罕見，故尤望其能復興。以現狀論之，將來未嘗無復興之機會。容當另爲文論之。

墨西哥最近觀察談

吾遊墨西哥去今已十一年，每次回憶，輒覺其人物風景皆歷歷在吾目前，其歷史經過變遷極奇特，極悲壯，亦極幽慘，乃構成吾之錯雜意態，往復迴還於腦海中。其中最使吾感情發生

矛盾者：其鄉間人貌相舉動容態，極類中國人，長期被箝制於白種人之下，吾對之表無限之同情。近二十年來，彼族青年，受美國之宣傳鼓動，屢演排華慘劇；華人因受排而失業，破產，乃至被驅逐以去，時有所聞。桑園之變，特此無理舉動之發端；吾又對此幼稚無識之民族，抱無限之憤慨。總之，墨西哥在民族史中一變態之民族也，其奇特之獨立國民性，即由其變態之歷史醞釀以成。故語其國土面積不過七十五萬八千方英里，語其人口不過在過去五十年中，始由一千萬增加至一千六百萬；而其民族至今爲全世界所注意，則遠在三千萬人口三百三十萬方英里之巴西，及面積近四百萬方英里之加拿大以上。然中國人腦中所存有墨西哥之觀念，不過數端：一爲墨西哥爲革命次數最多之國家，深慮吾國家之步其後塵也。二曰墨西哥爲排華僑最烈之國家，深恐此褊狹民族欺吾之太甚也。三曰墨西哥之過去執政中有狄亞斯其人，爲專制怪傑，摧殘民權；深慮吾國元首之師其故技也。四曰墨西哥爲產銀之國，吾國所用之花邊鷹牌之銀元，爲墨西哥之國幣，而吾國現在所通行七錢二分之銀本位貨幣，亦即仿照墨西哥幣制而規定者也。此外關於墨西哥民族上一切，所知甚少。吾遊墨兩月餘，考其政治，現象，察其民間生活狀況，流覽其古物，翻閱其歷史，所得者有興趣之事實頗夥，所發生之情感，尤爲繁複。屢思草爲一編，而未果。今秋任教汴垣，所攜書籍甚少，除政治年鑑一本，其中略載墨西哥近事外，其他無一參考書；編述頗爲困難。今僅將記憶中所存重要意態情感略述於下：

一墨西哥民族之獨立性：西歷十五世紀以來，歐洲人開始向全世界奪取殖民地，初則非洲，繼則美洲，終則澳洲，與吾人所居之亞洲。五百年來，歐洲政治力已爭服全地球面積十分之九，全地球人口十分之七；經濟力則直統制整個的地球。地球人類，被歐洲人稱為有色民族者，其對於歐洲人無不畏之如魔鬼，尊之如天神。渺茲墨西哥民族，始終不甘對歐人自拜下風。當十五世紀時，其民族為純血美洲土人，（即印地安人）世所稱紅種者，為抵抗歐洲人損失人口半數以上。其後以殘餘之三百萬純血土人，在西班牙強暴無理之軍力，宗教力下以被征服之雜交，發展為將近千萬之美司體叟（*Mestizo*）（即歐洲與美洲土人之雜血種），獨立之後，其民族自身所含之白色血，始終不能戰勝紅色血，其對西班牙之獨立，抗白人也。每逢國慶日，狂熱之遊行運動中，常毆辱西班牙人或置之死地，報復白人也。最近政權嘗操之雜色人種之手；其身體中之白血，皆西班牙人所貫注流傳永久存在於墨西哥民族中者。但此大量西班牙白血，曾不能牽制其紅血，使其對白人對西班牙人略表相當之同感。其墨西哥有志之士，多自稱墨西哥為歐洲外獨立之種族。當吾遊巴西時適值其國開國百年紀念，開盛大之博覽會於首都，以為紀念。各國皆以鉅款在會場中作代表本國文化之偉麗築建，以發揚國光，增進國譽。墨西哥之建築，則墨西哥古代之（*Aztec*）阿斯體克式。其所陳列，大都為紅人士產品，其以國家之名義對巴西百年開國紀念所贈送之建築物，則為被西班牙征服時

紅人皇帝之銅像。其代表國家之大使現任教育長官，白面高鼻，具多份之歐洲人貌像。在公衆講演中。自稱美洲人爲歐洲外之特立種族，有特別歷史，養成有特別文明，決不肯以身有歐血。面具歐像而冒充天驕之白人。當法國小拿破侖傾全力征服墨西哥也，其民族獨立之精神，始終不屈，後卒達到恢復國家目的。美國爲世界第一強國，壤地相接，時加侵凌；然美國人之在墨西哥境內者，一切行動迄不逃於墨西哥法律制裁之外。美國尤爲世界第一富國，其金錢力足以鞭策世界，其投資於墨西哥也，爲數亦甚多；然其紙幣及現洋皆受法律制裁，而不能流行於墨西哥市面之中。其議會以此精神立法，其政府以此精神執行，其人民亦皆本此精神，以與美國人周旋。返視吾國，所有外國人（法少數爲例外）在吾國內行動皆能超越於一切法律之上，外國銀行林立於各大市鎮，各發行紙幣，不僅流通於吾之市面上。直操縱吾之全國金融，若政府若國立商立銀行若各大公司各大工廠，無一不惟外國之鼻息是仰。吾固決不自認爲非獨立國也，捐衷自問：吾國之獨立性安在？視墨西哥有愧色矣！

一地理之特殊性：凡世界之真正獨立國族，其地理上之憑藉，必足以長養此國族，使得成爲獨立之經濟單位。換言之，卽其地理之天產，必須各種具備也。墨西哥可耕農田約七千三百萬英畝，長青牧田約可一萬四千六百英畝，森林約可四千四百萬英畝；備具此三種土地，故其人民之職業及生活上必要物品，皆易於互相調和。礦產之富，尤爲世界所詭稱。世界近十年

來銀業最爲不振。然墨西哥產銀：一九二九年爲三百三十萬期羅；一九三〇年，三百二十七萬期羅；一九三一年仍有二百七十三萬期羅；當全世界產額百分之四十。其他銅鉛銻等產額，皆在世界上居最高地位。棉花烟葉咖啡糖亦有較大之產額。其地理之坐落，雖近赤帶，（北緯十四度起至三十二度止）氣候則可分爲三個區域：一曰中部：氣候屬於溫帶，環首都（墨西哥）（Mexico city）之平原，一名墨西哥高原，（Mexicoplateau）亦名墨西哥谷地（Mexican valley）蓋其地周圍有拔海八千尺之崇山峻嶺，而其中爲較低之平原也。此平原氣候溫和，雖當吾國盛夏，猶當著薄呢衣服，土肥泉美，林木暢茂，凡溫帶所有之植物，無不具備；故墨西哥現在人口一千六百萬中，繁殖於此平原中者將近千萬。二曰東部：傍墨西哥南岸，具熱帶之海洋氣候；凡一切熱帶產物殆無所不有。三曰北部：石厚土薄，風乾泉少，頗類陝西之北部；然礦產極富，甲於世界；至於西北臨太平洋低地，則爲新開闢之棉業區，面積雖小，亦可與前三者並列。在墨西哥現代經濟發展中，佔有重要之位置。其地理上有前述種種優點，故在全世界市場缺乏，營業停滯，出口貨極端不振之情況下，其國際貿易，猶能保持有利之地位。茲列其過去五年海關進出口額如下：

進口貨

一九二六 三八一、二六三千元

一九二七 六九一、七五三千元

一九二八 三一〇、四九〇千元

出口貨

三十八國遊記

四一三

三十八國遊記

四一四

| | | | |
|------|---------|---------|---------|
| 一九二七 | 三四六、三八七 | 六三三、六五八 | 二八七、三七一 |
| 一九二八 | 三五七、七六二 | 五九二、四四四 | 二三四、六八一 |
| 一九二九 | 三八二、二四七 | 五九〇、六五八 | 二〇八、三一一 |
| 一九三〇 | 三五〇、一七三 | 四五八、六七四 | 一〇八、五〇一 |

其出超最多者超過三萬萬以上，最少者亦超過一萬萬以上，五年合計將得十一萬五千萬餘墨洋。彼各工業先進國，俱苦入超太大，國富外溢，無術救濟；苟持墨西哥海關貿易冊讀之，能不目呆舌橋？然有一事須特聲明者：墨西哥礦產十分之九皆在外人手中，而礦產之出口，又在其出口貨中佔最高比例，故其出超之利益，實不能歸墨西哥人完全享受也。其出口礦產所易之金錢之用於納賦稅，發工資，供流通者，皆應視為墨西哥國族經濟中之一部，其純益之匯往他國者，方脫離墨西哥國族經濟範圍，而流入別一國家，此計國富者所應知也。吾國在民國十年左右，國際貿易曾經處有利之地位；民十五年後，內戰日多，民生日敝，豪取強奪，浸成風氣，不勞而獲之金錢日多，其用於銷費外貨者亦日多，至近年來海關數目字，幾于使吾人不敢寓目！今列過去五年者如下：

進口貨

一九二七 一四二、七〇七千元

出口貨

一九二九、四二〇千元

入超

一三、二八七千元

| | | | |
|------|---------|---------|--------|
| 一九二八 | 一七四、六二三 | 一四四、八三〇 | 二九、七九三 |
| 一九二九 | 一六七、七八一 | 一三四、六三一 | 三三、一五〇 |
| 一九三〇 | 一二三、八一二 | 八四、五九〇 | 三九、二二二 |
| 一九三一 | 一五二、七九五 | 九四、九八四 | 五七、八一 |

以上數目係英國人折合金鎊計算，過去五年，由入超一千三百萬金鎊，進至五千七百萬金鎊，幾于增加四倍，金銀匯兌時有變動，折合時所採兌換標準，各人未必一致。今再將民國二十年海關兩進出口數目字列下，以資比照：

進口貨 一、四二七、五七六、三八〇

出口貨 八八七、四五〇、九三八

入超 五四〇、一二五、四四二

以上入超之數，折合現銀元，將近八萬萬之數，此八萬萬之鉅額金錢，率皆取之於窮苦小民，而豪費浪擲於外國市場。今內地鄉村有農民破產之現象，城市有商民破產之現象，其不破產者而腰纏日富，享用日豐，究屬何人，願吾國民深長思之！雖然，各業皆破產，最後必釀成國族經濟之整個破產；「覆巢之下無完卵」，吾更望吾腰纏日富，享用日豐之同胞，亦深長思之！吾因記述墨西哥事，而聯想及於中國，吾亦願讀吾墨西哥遊記者，亦取吾國一切現實情形

比較觀之！

三吾忽憶及政治安定與否，與人口之增減有極密切之關係。墨西哥被西班牙征服後，祇殘餘三百萬人口，經西班牙三百年之統治，增加至九百餘萬。茲後革命頻起，人口之增加停止。絕代專制怪物狄亞斯至十九世紀之末，獨手統制墨西哥至三十餘年之久，其人口乃由一千萬增至一千五百萬。自一九一一年，狄氏退位，國家又陷於循環革命中。直至一九二二，余遊墨西哥時，其人口未嘗有絲毫之增加，且有減少之傾向。（當時人口不過一千四百萬左右）最近十年秩序比較安靜。一九三〇年之調查，全國人口爲一六四〇四〇三〇即一千六百四十萬有奇，較之十年前進步至二百萬之多，總計墨西哥人口之增加，蓋在三個時期內：第一期：由三百萬增至八百餘萬，係在西班牙總督統治之下而增加者。第二期：由九百餘萬增加至一千五百餘萬，蓋在的亞斯個人專政而增加者。第三期：爲由一千四百餘萬增加至一千六百餘萬，蓋在經濟制度集中改革之狀況下而增加者。自不同之觀點言之，此三時期在政治上皆有可非議，然政治在一定軌道上前進，國內無重大軍事行動，人口之隨常例而增加，即所以表現其人民得在常態下生活，反之人口退減時代，則皆內戰頻仍時期也，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約在五十年以前，近年來無年不有內戰，吾人口銷滅於內戰中者不知有若干千萬，尙幸無正確之統計昭示國人吾國人，猶可毅然自大白：吾四萬萬之偉大民族也。

四吾因論墨西哥人口之增減，忽意及其宗教歷史之怪誕悽慘，可歌可泣，墨西哥古代宗教，薰尊奉天地間之大靈（The Great Spirit）而以鷹爲大靈之象徵，當西班牙征服墨西哥時，

其文化程度頗高，人口繁富，史家推論其人口自一千萬至三千萬不等。西班牙人在本國權翻默耳（Moor）政府，恢復國權後，將回教人殺盡趕絕後，全國人自是流行一種慘殺異教人之熱狂，征服墨西哥之考太士（Cortes）特其時代精神之代表者，全墨平定之後，凡不受洗爲耶穌教徒者，悉屠殺之，其土人中讀書識字不許受洗爲耶穌教徒者悉殺之。西班牙紅衣主教（Cardinal Archbishop）派若干主教遍設教堂於全墨各村，凡不能爲教士所信證者，無一能全其性命。全墨西哥之文字記錄，由全國教士負搜集之責，運集一處而焚燬之。遂使在墨西哥全境內不復有片文隻字之流傳，考太士初至時，墨西哥通用者爲（Aztec）文字，墨西哥獨立後，在本國境內不能覓得本國古代文字，後由法國博物院贈以一捲，此尙爲考太士時代，法國教士自墨西哥攜歸者，基督教在歷史上摧殘人類文化之事實甚多，而要以墨西哥所實行者最爲慘無人道，歷史家所推定一千萬至三千萬之人口，在征服期中慘殺不知其數，其後以受洗爲基督教徒，未被慘殺者，祇留三百萬人。使其原有入口如史家所估計之最低數，則被殺者已爲十分之七，若當時人口如史家所估計之最高數則被殺者乃達十分之九。爾時基督教徒以殺異教徒爲忠于上帝一種行爲，而墨西哥人遂罹此浩劫。墨西哥土人不但人

口半歸滅亡，經濟上完全夷爲奴隸。所有全國土地礦產，爲征服墨西哥之盜賊式之軍人，及助桀爲虐之教士分而有之，直至獨立後，土人及雜種人乃漸得在法律上享有財產權。西班牙人之蹂躪墨西哥人誠暗無天日矣。然在西班牙人中，居住西班牙者，又欺凌居住墨西哥者，在居住墨西哥西班牙人中，其自西班牙移來者，又欺凌其出初生于墨西哥者，階級重重，待遇差異。其例：大致土人及雜種人，必須爲教民而不許任教職；生於墨西哥之西班牙人，祇准任下級教職，而不准任中級教職；久服務於墨西哥之西班牙人，祇能任中級教職，而不准任上級教職；其上級教職，則必須由西班牙紅衣主教自西班牙本國主教中派充也。故墨西哥之革命，土人並非主動者，乃受雜人之影響，而附和也。雜人亦非主動者，乃受土生西班牙人之影響而附和者，土生西班牙人其父爲白人，其母爲白人，其語言，其貌象，其思想，其行動，無一不爲西班牙人，然竟不能與西班牙人平等；又習聞歐洲大陸之革命瀰滿各國也；白人在歐洲者可以革命，在美洲者何獨不可革命？白人由英國移居美國出生美國者既可以革命，其出生于墨西哥者，又何獨不可以革命？于是而土生之白人革命，于是而雜種人附和土生白人而亦革命；于是而土人附和雜人而亦革命；革命思想，遂瀰滿于全墨西哥人腦中。然始則移來白人率土生白人對純西班牙人而革命，繼則土生白人，率雜人對西班牙人而革命，終則雜人率土人而革一切白人之命；數數革命之後，墨西哥政權，漸流於大多數人之手。吾

遊秘魯時曾於短評中謂：秘魯之革命，仍在過程中，墨西哥之革命，已達彼岸矣。自政權流於大多數雜人土人手中，雖彼等因受洗為耶穌教徒已三四百年，對耶穌基督尚未明舉叛旗，對於教堂教士，亦認其為革命對象之一部分。嘗吾遊墨西哥時，數遊覽其偉大明麗之教堂，其規模之宏，雕塑之精，遠在美國各教堂之上；然入其院中，荒涼滿目；入其室中，闕其無人；詢之同遊，戒鄉導，知教堂為國家沒收，教士被國家驅逐也。此輩教士，當十九世紀後半，期屢屢勾結西班牙，及法國，希圖顛覆墨社，重作屬土。終以獨立風潮，革命風潮澎湃瀾滿，而其技不售。今日教堂之被沒收，教士之被驅逐，固其應得之結果。最近聞其教會，亦與政府成立諒解。其產業之沒收者，不在發還，其外籍教士一律驅逐出境；此後教職純由西班牙人充任；政教衝突之風潮，至此將告一段落。基督教之來吾國者，辦慈善事業甚多。在彼等之作事習慣下養成現代官吏人材亦不少。吾論事愛平情準理。認此二輩為基督教人對中國之貢獻。然恐吾國民震驚其新辦慈善事業成績之顯著，及由教會中出身人材之衆多，而因對於基督教失去慎重之觀察，偶有所感，略述墨西哥教會興廢之片段歷史，以告國人。

五閱前叙墨西哥地理特點時，略可知其經濟狀況。然其經濟制度之變化，不可不為略述。方吾遊墨西哥時，獨背元首，奧布列剛（O. Breton）任期將滿，其有候補總統資格者：一為前臨時總統故爾大（Horta），一為現任內務部部長嘉野氏。（Callas）外交界人告余曰：胡氏聲

望最好，下次必可當選。吾詢諸旅館茶役，出遊時之鄉導及店夥中，能解英語者，皆云：嘉野氏賢，爲平民所擁戴。吾又詢諸外交界人則云嘉氏爲社會黨人，行動幼稚，若深惡而痛絕之者，其兩極端不同之言論，孰爲正確，吾不能辨，然吾參觀其國會開會時其自各邦各區，受人民選舉而充當代表者，大都面色無黑，似爲代表廣大之雜人土人民衆。此多政民衆能自以其意思爲選舉，嘉野氏當選之望當多。吾離墨後嘉野氏果當選。墨西哥經濟制度之改革，乃急遽進行。據政治年鑑載：「截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公有及沒收之土地面積，在一千六百萬英畝以上，已根據以鄉村爲公有土地單位之農業法，分配於各農家。」墨西哥爲聯邦政體，不以公有土地之單位屬之中央猶有理由，乃並不以屬之各州，而以屬之鄉村，此其立法之精神，值得吾人之注意者。且根據此法律不謂分配土地於各村，而謂分配之於各家，此其實際執行之辦法，值得吾人之注意者。近來赴俄國參觀者，盛稱譽其集體農場。蓋認農田之集體化爲農業改進之唯一潮流也。墨西哥現在面積滿二千英畝之農場，已悉分割爲較小農場，俾全體農民俱有取得農田之機會。惜現在無從覓得其法令全文，以供研究。再觀其他工商各業，近數年來俱有長足之進步。各國人懼社會黨人之操政權也，以其接近其黨耳。共黨主義即集產主義，乃社會黨之勢力，在墨西哥澎湃之後，其產業普及之潮流，乃遠過于集化。最善之經濟制度，必爲最多數人生活實際所要求。吾人研究經濟制度，研究社會改造，徒震驚於某派某人之學說，而不向廣大民衆生活實際之要求上詳加考察，終不足與言改革大業也！

第八赴支加哥途中（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九日）

1 由葉婆娑城重入美境。2 遊覽聖安托牛。3 參觀得哥沙氏州立大學。4 遊聖魯易城。5 黑奴市使女祇仕另一半。6 中南美白人欺生毫無公德心。7 參觀伊利諾省城泉地州展覽會。8 美國工人住室之一班。9 由泉地赴支加哥。

九月十三日

接前七時半車，到大河北岸。又入美境，此後將繼續在葉婆娑出境前，完吾在美之遊程，此後所寫，亦接續前稿仍爲遊美日記矣。河畔橋盡處，爲美國移民局稽查所。車停先有關員上車，查看行李。余之行李極少，告以爲外交事務，彼即不驗矣。關員去，移民局之醫生來，並未查驗，但云：種痘。坐客皆隨之下車，入醫室，余至，彼詢云：君日本人乎？勿入此室！余云：余乃中國人，有外交事務。彼繼詢云：來自何處？余云：「北京。此次乃來自墨京。」又問：「停墨京若干時？」余云：「兩月」又問：「曾住京外他處滿二星期以上乎？」未在他埠住，」乃請余入移民視察室。此事有須解釋者：

一 諸客一律種痘者，謂美乃文明國家，墨乃不文明國家，由墨入美必須種痘消毒，方准入

境。

二醫生止余入室者，蓋黃色人不能與白人平等，須入另一室種痘，以示區別，或者不准入境，即不許入室種痘。

三有外交事務者，可免種痘。因外交人員均有資格，與白人來往平日必能學白人之衛生，故可免種。

四如在墨京以外之各埠，住十四日以上者，即已不潔，故仍須種。

余入移民視察室，向視察員示余護照，彼略有問詢，余隨答之，彼一一登錄，又抄余護照簽字之人，及地方加蓋一戳云：「准入境，已驗訖云云」還余護照，余出，復登車。候至九時半，各客之查驗行李種痘驗照三事之手續乃完，車行入車站，停至此，行入乃完全自由矣。余在移民局停車時，無事乃將墨國隔岸之景，及移民局等處各照一像，更增無限感慨！

下車先在車站，以墨幣易美幣，大概每墨洋二十二元，易美金十元。余不愛算細賬，易錢者少與余以美金六七元之譜。

兩國貨幣兌換，墨國最傷心之事也。墨法不准外國紙幣行用，而美國乃多儲墨國紙幣，忽存忽兌，端以破壞墨國紙幣信用爲事。數年前，墨國紙幣跌價，市面恐慌，皆美人爲之也。墨人無可如何，乃忍痛不發紙幣，專行現金，禁止外國貨幣通行，而美國在國界上之兌換，專以

抑低墨金價格爲職業，墨金價格既低，美乃收其幣印鑄之，此種手段，視日本人如何。

余易幣後，購車票亦至邇安托牛乃僱車在此城遊覽，先至車站西面，乃形勢偉大之美國兵營也。然兵房皆空，余詢以兵何在？司機者云：皆開往他處，從前駐甚多，今祇六百餘人矣，余問開走何事？彼云不知。余云：「余知之，往彈壓罷工者。美國待兵之優，爲吾國所創見，其惟一原因，卽防勞字與兵字聯合成一名詞也。」又至車站東，徧觀各大建築無非市政廳郵政局高等學堂，公園教堂等等備載入日記矣。又下高處，至河岸，余詢河水不深，有偷過界者否？答云：墨人來往，須先交稅八元，極貧者往往夜間浮水來，余詢有中國人偷過否？彼云無。蓋此城祇中國人一無人接應也。美國爲防華人入境，故邊界之城對華人尤多限制，歸至車站中餐。升早至十二時，北行。

余遊墨之行，至今日完全竣事。然繼此北行，仍爲墨之舊土，劃歸美國，尙不足百年也。

各村鎮中，墨人居大多數。亦多有爲無鞋階級者。道路好壞不等，以未施人工者居多。然此處地壁，雨少，汽車通行亦無大礙。樹木禾稼亦與墨境大致相同。惟龍舌蘭墨名麻給（Cocoe）小如馬耳，不似墨京左右葉長丈餘也。道旁矮樹墨草，俱爲草昧未啓之景象。至下午三時後，道旁禾稼漸與草木爭勝，尤以棉花爲多。蕊大幹疏，中國各試驗場中之美棉，大概卽爲此種。

晚六時，抵聖安九牛，住聖安卽九牛旅館。然鎮名爲西班牙字(San Antonio)旅館，名則，爲英國字(Saint Anthony)音略不同也。

同行有墨西哥人，馬哥尼氏(Marconez)赴維司康新入大學，愛與余談。余告以墨人排華，乃受美人之愚，彼大以爲然。且言久聞中國文明特優，思得一機會往遊。並詢西人能得中國妻否？余等同乘汽車，來旅館，彼代余付車價，還之不受，晚乃約其同餐以報之。餐後，彼邀余遊各繁盛街。餐時其他白人多跳舞者，彼謂暑假在家，無日不跳舞，有時與他人跳，有時與其姊妹同跳，十時歸寢。

九月十四日

晨起，補寫前二日日記。忽大瀉頭暈，瀉三次後，振精神，繼寫日記，至十二時半，出尋一小墨西哥餐館，名花園(Garden)者，中餐覺適口，飲茶四大杯，徧身有汗，漸痛快。餐後步行街上，尋中國商人，名胡逢者。在東商務街五百零六號得之。胡君到美方五年，來時一錢不名，今擁鉅大雜貨肆三，皆扼要街，每年可得利三萬餘美金。三店中共用白人二名，中國人三四名，墨西哥人二十左右。彼年方二十九未娶，頗美秀，然在中國並未多讀書也。余親見胡君營業方法：(一)自督墨人作工，墨人勤慎，歷久不倦。(二)白人來爲之報告商情，

或作介紹買賣各貨者，必以最美之雪茄煙贈之。（三）白人之常來購物者，必擇一二價廉之物告之云。此乃奉送此種方法，皆白人商人所不用，而顧主則愛之。故胡君之商務特別有利也。胡君自駕其車偕余徧觀其三店。又略觀其他華人之店。每店皆有三四至六七墨人，受傭不等，蓋白人不愛墨人作工。謂其太慢，而中國人則善用之，此城有中國鋪三十餘家，中國人將近三百也。

別胡君後，余又喚汽車參觀陸軍駐地（army post）長寬皆逾四英里，設備之齊整，使人驚服。其中亦有青年會，且極大備各種戲具，軍營更有專門之軍人戲園。

余嘗聞人云：美國之青年會，對外最注意者為中國。對內為海陸軍。彼海陸軍之有無覺悟，非吾國事吾甚望中國之青年及早有覺悟也。不然，則國家未亡，吾青年已間接屬於美國資本家旗幟下矣。

嗣遊布拉堪律已公園（Brackemidge Park）此為一私人產業，捐為公園，以其名名之。長寬各六英里，其中之布置，遠在金山金門公園之上。

觀誕降女子大學（Incarnate College）天晚未得入內，祇觀其建築而已。

晚，尋一中國餐館用餐。餐後步行歸寓，又赴花園館用茶，至徧身有汗為止。

十時寢。連月墨西哥人談為多。固軍夫館役等等，皆墨人也。

九月十五日

晨起已七時五分，急著衣收拾行李，付賬喚汽車至車站，剛未開車。

車七時四十五分開途，見田皆沃沃，河流多作碧墨色，乃其證也。道旁棉花甚多，行狹科小，甚多，大類中國河南直隸省之棉。

十時五分，可至得哥沙氏州（Texas）都城奧司廷。（Austin）因機車途間，忽傳作用，修成再行，誤車至一時之久。下車寓朱氏奇旅館（Driskill）。

又昨日在聖安托牛見街中黑人甚多。今日車上伺役亦皆黑人。美國昔時窺伺得省彼國著作家有訊之謂思得黑人生產地以資販賣者。然得此地後，南北爭黑奴之利，釀成美國惟一內戰。中國人往往稱此戰謂爲人道而爭，知其內容者，可爲嘔飯，可爲痛心！蓋名爲爲人道而戰，實則爲人貨而戰也。聞奧司廷城亦多黑人。

入旅館已十一時半，寫日記約二小時，下樓中餐，此間係美國式，每日美金五元五角，房飯均在內也，餐品中中，口胃未復元，不能多食。

電約艾利氏博士往訪，彼請余在寓候彼，少停，彼以車來。先偕余至大學途過州公署，建築略仿希臘式，有美意大學建築教育科與藏書樓最爲美麗，有東方意味，視加省大學建築爲

。加州特殊建築爲求實用，不求美觀。卽偶欲求美觀，加州人之美術觀念，似極單薄，不能知何者爲美也。大概歐洲美術系統，羅馬而後，西分入西班牙；北分入法國，條頓民族之美觀漸低下，盎格魯撒遜人更低下。至羊奇（Yankee）殆近於零度，飲食但知有大塊牛肉，與凉水；建築，但知高至四十層五十層；音樂但知有急遽洪壯；戲劇但知有談諧調笑。五感漸變爲純粹的物質作用，久失其內在的靈性，此行爲派，心理學家，所以產生，遂根本上不承認人類有意識之存在也。此地承墨西哥之舊，大學等建築略有美意，在美國西南部，真爲魯殿靈光矣。曾記美西人士共以司坦佛大學爲極美，實則並未嘗達於美之程度，不過略得有南歐意味，在西美自然爲僅有矣。美國國富，超越全球。其基督教亦流行極盛，就余所遊各大城中言之，曾未見一建築美麗之教堂，如在墨西哥鄉村中所見者；其民疾美的觀念之低下，卽此可見。艾君先導余參觀圖書館，（卽藏書樓）次教育科大學，哲學心理皆括其內。又次校外教授所，（*Open-air teaching*）（直譯當爲擴張教授）最後機器科大學，其他各科未參觀，略記如次：

一 圖書館先觀古書收藏部，有西歷一千六百年前印本，又有斯賓塞爾沙克斯波爾著作之原本，此等書在美國已爲吉光片羽最奇者。此諸書艾君不能讀，謂中多死文，於今大異。其管此部之某女士，大概能讀也。音系語文變遷之速，不意乃至如此。

二 雜誌輯寄部，（*Package Library*）（直譯當爲包括圖書館）其辦法由主任及各管理員

，將各雜誌分門別類，裁開各存一帙，本州各處著作者或研究者，函問此部指出所研究之題目，管理員即按其題目將所裁開分存之雜誌寄去；限十日寄還。函索時，須送郵費，現在函索者大約萬人左右，余檢視其圖中，知葉婆娑函索者十七人，拉瑞豆丁九人，聖安托牛三人。此三城余皆曾遊過，因詢云：何以大城函索者轉少？」彼云：「大城已有較好之圖書館故。」彼又謂：「此部與圖書郵寄部（Traveling Library）（直譯為旅行圖書館）不同之處：在彼寄圖書，此專寄雜誌；彼寄已成之著作，此專寄著作之原料也。

二校外教授所，祇有表冊，及辦事人之地位。其方法：願學者投函註冊，任學何門，主任教授示以該學之細目，或一目的之細目。艾君示余以各教授所示之細目，頗類長篇論文，內容之標目也。艾君教授所示之題目，有慣性（Habit）與教育之關係一項，中列細目甚詳，次則學生函詢參考書籍，或赴各圖書館索閱，亦可向雜誌輯寄所索閱。末則按細目自作試卷，請教授核閱，給予大學分數，（University Credit）但校外生之分數，最多祇能得校內之半，以示校外畢業與校內畢業之區別。

四心理學教室，關於心理實驗之器具甚多。其試記憶之機械，及表尺，能分一秒鐘為二萬分之短時間，以驗記憶力。余詢艾君：主張行為派否？彼云：「吾大不謂然，然吾甚重視

實驗，蓋彼派謂實驗可證明人類根本上無意識，余意由實驗更證明意識存在之確實也。」
五機械科，余於此科，知識更簡陋，質言之可謂無參觀之資格。惟記艾君云：「當歐戰時，此科參助戰役，每一星期能造就得飛機者一千五百人；每一星期能造成駕汽車者五百人，每八星期能造成無線電收發員五千人云云。」末又云：「然此但暴棄物質，傷害人類耳，回憶殊無價值。」

參觀畢，又偕余穿各街出城，登山可俯見全城，此城頗美麗。（城之美麗與建築係二事）下山至加拉勞豆（Colarado）（與大谷之河同名非一河）河之環。此堰專爲發電，非爲灌溉也。又下至一游泳場，男女同在一池游泳，與加州大學男女分池者不同。女子登高處自滑梯擲身入水時，間有男子承之。此間女子浴衣上半似較他處所見者爲短，胸上腋下微露兩乳。

歸城與艾君別，余因請彼在旅館晚餐，彼有事未能。

晚餐後自赴街市散步，遇一老人，詢余：爲日本人否？因談後導余至一中國餐館，館主伍姓，頗能談，且留心中國近事。彼數年前，來自聖安托牛。此間祇有中國人二十左右，大餐館一，即彼所有者。餘尙有三較小，另有一洗衣坊。此餐館用中國人三，白人四，墨西哥人十七，黑人一共二十餘人；其他各家亦均僱有墨西哥人，此州中國人雖少，然多處於傭主地位，亦自可喜。若加州則白人多以傭於中國人爲可恥矣。

老人名葛勞佛 (St. L. Crawford)，曾遊中國登長城，故愛同東方人談也。

又據伍君謂：「聖安扎牛有中國雜貨鋪十五家，餐館約二十家，洗衣坊三四家。每家皆僱傭土人作工，不祇胡逢君一家也。」補誌之。

九月十六日

晨七時起，寫日記。至九時，理行裝，結賬，預備十時乘車赴聖魯易。葛勞佛君來訪，即約之同乘車赴州公署，及大學照像。照畢，尚未至開車時間，葛君又導余在街上略遊玩，並指謂余：某為前副總統豪氏 (House) 之住宅。至十時到車站，車適誤遲，葛君候送余上車至十一時半，余登車，彼去。

得哥沙州人口四百六十餘萬。地面積二十六萬餘方英里，昨日之聖安扎牛人口十六萬餘，惟一大城也。此邦亦有油礦，而以農林畜牧各業為最勝。農業中尤以棉為最。今日登車北行，沿途仍徧地棉花，此間田大略可分三種：(一)未開闢者，叢樹茂草，此佔大部分。(二)林業，東部開多松柏，西部多油木。余所經過之道旁，則二者交雜。(三)即棉花，南部多種高棘者，北部多短棘者，牧業幾於到處皆有。鄉間時見小屋，皆有居人，而小兒女尤多。耕夫牧豎，尚未進化，故願為人類盡生兒育女之義務也。

將晚至一城，車停下，路在街市遊覽，見汽車輪上，皆染有紅土，此州北鄰士紅。而此間路尚未大修，村鎮間多爲生路，卽未施人工者也。

九月十七日

夜睡尙安，阿堪沙司(Arkansas)州，全在夢中過矣。州有溫泉公園(Hot Spring nationa park)有名，他日再遊美，往浴可也。天明已至迷索律(Missouri)州，棉花幾未一見。森林更富，河流亦多。其河多以色爲名，有黑河，白河，紅河等名。然河流多不甚大，殆米西西北河支流。午十二時半。至聖魯易城(Sent Louis)本應十一時半至，昨日誤時開，今日仍誤時到也。寓皆番孫旅館，此城惟一一大旅館也。余不須此大旅館，然不知其他旅館，祇可寓此。中餐時，彼無整餐，皆任意零索。余索菜湯一，白菜一，水菓一，茶一，共價乃至美金二元二角，又赴小眼二角五，近中國幣五元矣。一蔬餐之價如此，真奇昂矣。

又前日與艾利氏君談教育時，曾及教育基金問題，余以在新墨西哥大學與米奇爾博士所談之學田辦法相告，彼謂：「此大學亦有學田，然年費二百餘萬元，非田之收入所能供，以現在教育之狀況言之，年須擴張，田之收入，雖增加其速率，視教育之進步尙遠，故必須另有其他收入，間有其他學校指定一二種之稅收，爲固定經費者，亦非良法；因稅收往往受經濟狀況之

支配，且有時有極大之變動，學校經費則不能任其陡然減少，假如指此州之油稅爲學費，五十年之後，油產告竭，急切另謀他稅，抵此鉅款，殊未易易。教育經費爲一切事業發達之基礎，故必使其最爲穩固。此邦大學經費，除學田外，由議會每歲通過，其應須經費，此亦各處普通之法，余意如欲指定一種固定者，則莫如遺產稅。因其性質簡單，且隨經濟之狀況增加，足以應學校進步之需用也云云。〔補記之。〕

又葛勞佛君言：此間黑白人不同學校，車站上不同候客室，然站小者往往祇一候客室，則黑人祇能在門外也。此間本來黑人皆奴隸釋放之後，此界限不易驟破也。彼今年六十四歲，不及見黑人爲奴詳情，然知其大概黑人被人畜養儼如牛馬，然言語工作，則一如人。當時曾買價錢男約一千元，女則減半。余云：「女者能生育，可得新奴，何以價值反低？」彼謂：「女子工作，不如男子遠甚，故價低。至生育之事，黑奴與牛馬不同之處，祇此一點；因牛馬之交合，至交尾期，由人爲之選擇臨時配偶。黑人則有夫婦也，且彼生子之後，尚須若干年養育，方能作工，或出售，故女奴之價，不因之增高也。」余云：「彼既有夫婦，則必有所謂家族矣，買賣時，如何辦理？」彼云：「有時夫婦共售一主，則彼等視爲大幸事，有時分售異主飲泣別離耳；此種事實當時甚多也。〔補記之。〕

餐後略寫日記，喚車出遊，先至華盛頓大學。其建築略仿南歐式，然不甚好；今日星期，

校中無甚人，校址亦甚大，余前後周覽出。校內擴張校舍，今正在建築中也。大學對面，卽爲森林公園，園內果尙好，遊人亦衆。出公園，赴市政廳略觀。又至米西西北河岸，此河長約三千英里，約介於中國長江大河之間，爲北美洲惟一大水。然河流甚小，絕無澎湃浩瀚之致。使人有楓紅吳江冷之感。河岸有沙，不甚多。余觀河處在市街東端，河之西岸。左右兩巨橋運火車於彼岸。隔岸亦少有市面，或如上海之浦東，河流方向：大致由北而南，魯易城則在河之西面也。歸途至一中國鋪，余下車付錢，車夫知余爲遠方遊客，多索余錢三元之譜。中南美白人，皆犯欺生之病，遊者須謹慎，余受欺將近十次矣。其最易受欺之時：一爲乘汽車，如今日所遇。二爲兌換錢，如前日在拉瑞多所遇。又記在新墨西哥時，往往覺零錢不耐用。蓋余購物時，付整枚零，向來不自檢查也。一日余忽覺彼找還之錢甚少，數之乃差五元之多。彼見余數，方數完，彼卽出五元之票補付。余自此方留心，往往彼補零之數不足，彼見余數則手檢出少付之數，手持之待數完而補付，如不數，則自討虧吃矣。至最大商店，彼收款及兌換有特別手續，則無此弊。

在中國鋪中約詢彼營業狀況，彼介紹余往樓上另一人談，蓋胡姓而醫生者，生於歐克蘭，曾返中國一次，人頗精明，詢知此埠中國人約五百左右；大概以洗衣爲業者較多，共有洗衣坊一百二十家，其他尙有餐館十二三家而已。每洗衣坊平均僱黑人三人，總數將近四百矣。故此

埠中國人亦在半資本之地位。惟金山幾於中國人除日僱本國人外，無僱他人之資格者。

胡君名池箱，晚偕其妻余餐於中國餐館內。餐後在街散步，片時歸寓。

九月十八日

本擬今日早車北行，因昨晚胡君約餐，初相識，不願欠人情，今日約之中餐，故不能早車去也。

午前在街上略周覽，至一天主教堂，堂內工程甚佳，其後神像雕工尤好。此間黑白分居。昨日出遊軍經黑人街，且係星期，黑人不作工，多在家門口，或立或坐，如下煤礦內所見之煤工也。今日未至黑人街，見黑人較少。此間黑白分校，戲園亦不准黑人入內。而黑人則自有戲園也。此間黑人有高等學校三，有選民一萬六千也。

此城最著民之製造廠爲靴鞋，其他爲衣飾等等，然在美國工業上頗占重要地位。蓋美國家庭生活少；而衣履二物尤無在家中自造者，當然在銷用上占重大之地位也。此間空氣本不甚好，而工廠過多，煙突林立，以致物皆烟熏火燎氣，人現烏眉皂眼相；空氣尤覺惡濁。夜睡不閉窗門，晨起則濃烟滿鼻矣。

十二時半胡池箱君夫婦偕其幼子來，出，同餐於某中國餐館，餐後歸寓，村消旅館赴泉地

(Springfield)乃伊利諾(Illino)省之都城也。途間已無荒地，土黑田肥，間有森林。

下午六時至泉地，此州正開州展覽會，(State Fair week)各旅館人皆滿。余乘車尋四五家，皆無房，乃別尋私宅爲寓，如從前考試時代之租小寓者，小戶人家皆以空房成客室出帖招租。余尋四五家，乃得一小室，且今晚適值大雨，天容深墨，小街上電燈無光，頗有中國鄉下雨夜荒店之感。房東名久爾乃一鐵路工人，年四十，其妻則近五十矣。余往其外間，余向留心美國工人生活，今日宿於工人之家不可不留意考察之。余尙未晚餐，此街無餐館，久爾君導余至華盛頓街一中國餐館內，余食畢，彼又導余歸。寢甚早，茲將此工人之家，及其談話略記如下：

房爲極小建築，中分二門，各爲一家，門寬二尺四寸，高不及六尺。此門在大城中，真如陳竇也。門內走道寬與門等。

進門後，右一門，卽爲余住之室。此室頗寬大，余度之左右，寬英尺十二尺之譜，前後長將十八尺。下鋪九尺十二尺之長方大地毯一條，二尺半四尺長方小地毯三條，二在近門處，一在案前，多壓於大地毯上，室一大銅床居中，在中國非豪富不肯購此種床也。一高案在室之外隅，斜置二窗之間，上安巨鏡，半類裝台室之內面。一隅置小案一，一隅爲向內之門，有大搖椅，一爲油木所製，亦不惡。

由內向之門通過，爲此工人夫婦寢室，與前室同寬，似較之少短，亦一大床，尙有其他桌椅等，再向內似系小廚房一，小浴室一，各室皆有地毯。

房之前有廊檐寬約四尺，長近丈五尺，合房寬十二尺與門寬二尺餘計之也。下置大小椅，共三四，可坐以乘涼。

室之前有草地，寬六七尺，以至人行之道，(Side walk) 室之左右，亦有空草地，約一丈，乃接他房也。

此工人方娶妻三年，彼係初婚。其妻較彼長，是否初婚，不便問之。工人寡言，詢以作工情形，不甚願言。詢以罷工情形，則云今大多數已上工矣，余云：「罷工問題已完全解決乎？」云：「有上工者，有不上工者，不能知其爲已解決否。」

九月十九日

夜睡尙安，晨起雨更大，不能步行，喚車赴展覽會場，場在城外不遠。進日券五角，由商會或公家，亦得券者不須出資。此會每年一次，專以勵進工商業爲主旨，凡本州一切出產品，皆可運此陳列。然大概仍以工業製造品爲多。各業分區陳列，由出產者，自行派人管理，選入觀者管理人皆殷勤指示，說明其出產品之用法，及特點，故凡新出之製造品，如果確切省工合

用者 展覽之後，必可增進銷場，今日雨大，來遊之人不多；余亦不能徧遊，匆匆一覽而已。出場仍乘原車往參觀州公署，其建築較前所參觀之加州公署，新墨州公署，得克沙州公署，皆爲偉大；內部尤爲壯麗精工。加州新墨州事務官以女子爲多，此處男女參半也。此時正在展覽會期中，各城來者極多，故參觀市政廳者亦極多。余不便訪人詢問一切，乃出廳乘原車赴車站，車夫又多向余索錢，此間車夫，一知客爲遠方人，必設法欺之。今日所多索者，不過數角耳。此間多乘他克西（Hack）車，即車上有表，計算遠近，及時間。車停持柄一搖，內有紙條飛出，照數開錢，本不能欺人；然彼若知爲生人，則不爲搖柄取出紙條，而反任意多索，遠客不受與辨，彼遂多得數角錢也。

至車站十時半至十一時，方有赴芝加哥之車，乃在候車室中坐息。有一老婦人就余談，自謂：美國人，其夫來自德國，五年而死；有子五人，長者四，皆獨立能生活。幼者一，現在德國大學。彼謂：「彼最愛東方人，中國人翦髮後著西服，真美觀，日本人亦然，彼子均與日本人爲友，不喜美國人，彼識數女子，皆願與東方人結婚，有一已與一日本人訂婚。」末又自謂：「係美國人，真不知美國人何以愛排斥他國，致世界上皆係仇人，係何用意云云。」十一時半，余上車，彼猶言渴望再談，然彼此均未問姓名，何能再談。

凡不乘普爾車者，車上無伺候，接待，車站無夫役，代轉行李，（大行李交轉運載入行李

車此指小件言，殊不便。不得已仍乘普爾門車。

此車又係新式，乃白日坐車，每人一大軟椅，下有軸可四面任意轉動。自此城至芝家谷，僅加價一元一角四分，然視普通車方便安適何止數倍。此乃獎奢主義辦法，端爲富者計，未爲貧者計也。

沿途土沃田肥，戶口繁密，至之埠幾於城鎮相連。晚六時，至芝埠，天仍雨不止。乘車往海德公園旅館 (Hyde park Hotel) 寓之。以其近芝埠大學，且空氣好也。

餐後，往訪崔庶士君，因徐定瀾君介紹彼代余收信也，至則彼已赴紐約。有劉君安徽人在，代存余信，就其室略談回寓寢。

第九美國支加哥（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四日）

1. 遇河南同鄉牛實甫，王樂三兩君。
2. 由支加哥人之服飾益信社會意識之偉大。
3. 遊支加哥北城——美術館，百貨店，唐人街。
4. 電車中之嗅聽視三覺所感之情況。
5. 訪支加哥大學教授白結氏博士談社會問題。
6. 參觀考司門司齊小學。
7. 參觀喬治大學與支校足球比賽。
8. 參觀市立圖書館。
9. 參觀馬克工廠及南北大學。
10. 與支校教授已健君談教育問題。

九月二十日

晨起寫日記，中餐約劉君（字峻岷）同餐，餐後赴美奇干（Michigan）湖畔散步。此湖北望無邊。毗連數州，直入坎拿大矣；似較中國洞庭洪澤更大也。雨後新秋，涼風颯颯自水面來，漸覺客衣之單，不禁有景換物移之感。沿湖行數百步，折轉入賈克孫（Gackron）公園，園內更有小湖，湖中更有小島，使人驟憶西湖三潭印月，然其景物殊不類也。劉君頗能談，坐島中木凳上談約時許，又信步出園入街約二三里，至大學。此間暑後尚未開學，且天已遲暮，校中無人僅略觀其建築，完全為南歐式，（大半為高司克式（Gothic）參以羅馬式（Romanesque））美麗雄壯；不但與加州大學之建築不可同日而語，較之司坦佛亦覺生動活潑也。至藏書樓

門已閉，至球場觀男生踢球片時，出大學赴劉君寓，稍坐，又出尋房，如可得思移出旅館也。晚仍約劉君在旅館共餐，餐後談至十時半，劉君去，余寢。

九月二十一日

晨劉君來電話。謂房主已允，每星期租金十元，房共內外二間，余亦諾之。

校正自墨西哥到此途中日記，寄回國。

午後訪劉君同赴所租之房，在東五十七街一千三百二十三號，房東爲賈文尼（Gaverty）氏，亦女房東問事也。與房東言定今日下午即移居，乃回旅館結賬，飯錢每日兩元，房錢按一日又一日四分之三結賬。此處結賬方法，又與他處不同矣。

晚偕劉君同赴六十三街中國餐館餐，途中遇直隸張君，山西馮君。餐後同赴馮君寓，馮君余友張冠三君之私塾學生也。由馮君得王月波之世兄消息頗詳。歸寓寢。

九月二十二日

擬此後每日上午寫日記。並另草遊墨所得，檢閱存稿，思下筆覺余出遊本旨在考查人類主義，能否實行。而人類主義大綱，前草未竣，後來他作，著筆均覺不便，又思繼前草人類主義

；出前稿自讀，以便續草，晚略編總目，尙未定也。

日間發電報致白克里歐克公司，索寄余存儲之行李，并作函致葛婁司君。

九月二十三日

晨起浴後歸室，一少年中國學生在余室相候，詢知爲同鄉牛榮棠君字實甫，詢以何以知余寓此？謂適來租房，聞房東謂有一中國人新來者姓胡，意必爲公也。彼與月波世兄育英同寓，稍談，同赴彼寓。育英較前高壯，乍見幾不相識矣。談至午，共出，育英字樂三，約余等同餐，仍爲前日往餐之中國館也。自在司坦佛與安石如別後，久未見河南人；樂三又爲故人之子，故談興甚暢。此城河南學生，祇實甫樂三二人。下午趙君惠武，孟津縣人，又自他一小城來；彼已畢業，現在工廠實習也。晚趙君約同餐，餐後趙君去，又在樂三寓中與他省友人譚君及揚州方君，江西蔡君，浙江稽君談；至十二時，方散，余歸寢。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

樂三及趙君來訪余，約二君至海德旅館（卽余所寓者）中餐，餐後回寓，牛實甫及山西馮君亦來同談，實甫借某友中國唱碟四片，余室有留音機，置碟發機聽之，碟與機不甚調協，故

音低而不嘶啞，然純爲中國樂歌，亦雅足以助談興矣。晚馮君去，牛王二君，亦有事去。余約趙君同餐，彼去，余寢甚早。

九月二十五日

晨起，略書日記，思續人類主義舊稿，仍未下筆。中餐後王樂三介紹貴州靳君榮祿字宗岳，同來訪談甚久。

在書肆購遺傳與屬性 (Heridity and sex) 一書，爲麥根博士所著。(Thomas H. Morgan) 晚餐後，略翻閱。劉峻民君來，談至九時半去。

連日見類學生者衣服皆修整，加州大學學生著工人衣服者頗有。故中國學生衣服，亦多類工人者。此間中國學生，衣服亦不類工人，卽有在工廠作工者，工畢亦易整潔之衣，風氣使然也。

余會記初來時，與劉君峻民言社會意識對人之行爲監督力之大：不入社會意識範圍者，不受監督；一入社會意識範圍，除大英雄與真下流，未有不爲社會監督所左右者。中國鄉村社會，凡私德方面之行爲，完全入社會意識範圍，故嚴重受社會監督，法疏政簡，而社會能賴道德之力，維持於不敝者，其原因在此。美國城市社會爲多；而大城之社會，不但私德不入社會意

繼範圍，一切行爲入社會意識範圍者甚少；惟見女人不脫帽買車票不守次序等，小節入意識範圍，故社會中人亦惟此等小節受社會監督，無人敢犯，而成爲風氣。劉君云：此間衣服之整潔與否，亦入社會意識範圍，余留心察之。此間男子之衣服，視加州白克里一帶，判然有別，益信社會意識監督力之強，則對社會意識之養成，不可不注重也。

九月二十六日

今日發憤下筆，續前稿，成十五頁，約三千五百字，甚以爲少；不知明日文機較熟，能稍有進步否？

房東來余室談，謂已與夫分居，然非離婚，彼此見面，不過一點首而已。余詢其分居之原因，彼謂：其夫愛飲酒，口中氣味不潔，故決意與之分居。已經法庭判准分居六年矣。余詢其夫另有相愛之女人乎？彼云：「無之。彼年已六十，髮白而口不潔，此余之所以與彼分居之原因，亦其不能再有他女人與之相愛之原因也」。

又彼示余以各種照片，有其女與他人相抱而坐者，有與一男子豎抱而接吻者；余不願問此男子爲何人，彼指謂余云此彼女兒之友人。又詢云中國男女亦如此否？余云當然有如此者，惟決不令人見耳。

以上二者可見美國男女情場一斑，特誌之。

又前晚歸過晚，已十二時半；上樓梯時，房東之長女，與一男子相抱坐梯上密談，余云請原諒，彼等欠身讓路。余上樓入過道，又見其次女與其他一男子亦並坐當路密語。因此樓梯及過道均窄，故必須請彼讓路，乃能走過。房東長女十八歲，次十七，均為高等第四年級學生。今各畢業，明年入大學，特補誌之。

本日除兩餐外，未嘗出門，除房東來談一次外，亦未有客來，故能下筆補續前稿也。

九月二十七日

晨，牛實甫來約同赴北城，即城之繁盛處遊覽，同往竟日，略記如下：

甲美術館，(Arts Institute)中分雕刻，繪畫，織物，磁器，樂器等各分部。各國古代近時之物，皆搜集頗備，再分記之：

一關於中國者：(一)造像，有有字者，有無字者，有祇一頭而身不備者，其精美者為在中國所未見。(二)陶器，皆前數年河南出土之人物，駝馬等，亦有精美者。(三)磁器，多精美。(四)樂器。(五)織物，以上各物分存各部。

二關於埃及者：歐史稱埃及文明為白人文明，謂石刻之人物皆高鼻，就此館所收觀之，殊

由不盡然。(一)仿製之墓室，(Mummy) (埃及人死後設法種之使永不腐爛之葬法) 其鼻不盡高，醜不盡狹。(二)仿刻之金字塔，建造者鼻平體高近，於東方人種。此觀之，古埃及之文明，屬於何種，尙待研究也。

三關於繪畫者：最近歐美美術家，皆以純粹寫真不足以盡繪畫美術家之能事，亦進而學寫意，寫意又分二派：(一)務求深遠，混合，不使有一覽無餘之弊。(二)雜入初民畫意，不甚考求比例時含神密之意義。所收新畫，以此二種爲多。其寫真名畫，以舊作仿本爲多也。近時寫真之作，殆皆爲油畫，堆色有時極厚。近觀至不知爲何物，立其適當之距離點觀之，惟妙惟肖，乃至如在適當距離處所照像片，幾不能辨其爲畫本也。

乙波斯頓百貨店，(Postons D apartmental Store) 此類如上海之永安先施等公司，惟規模較大，視金山所見者亦大其建築，四面臨大街，高十層至十八層，上更有一望樓，又高數丈，登樓四望，美奇干湖，如在眼底，浩渺無際也。又向城之中心處，望濃烟密布，街市房宇，在在隱現模糊之中。蓋工廠多，煤烟太重也。較近處之房宇，可全在眼底，惟除最新之建築外，一切樓宇皆深暗色，如中國燃燒木柴之廚房，亦太殺風景。在此城中作竟日之遊者，鼻中亦可宿烟如黑油。

丙唐人街，舊近城之中心，後被迫移於二十二街不繁盛之處矣。無一較有規模之商店，除稍

售土貨外，聞其最要營業爲賭博。(一)其招牌皆用國中字，如同源或益泰昌等等，亦闢有用地名，或某某公司者，招牌旁面皆書即日開皮，晝夜開皮，或便入即日開皮等紙條，(二)其方法多用中國紙，淡黃色，寬長均約三寸左右，印成其上滿列千字文之各字，如天地玄黃等以代數目字，蓋與彩票性質完全相同也，名曰發財票。(三)其賭場皆在平房之下，即普通所稱之地窖，或地穴；由平地梯步而下與中國鄉下之賭場，有相同處，使人見之爲中國羞。(四)其賭徒大半爲在其他各街之中國執洗衣業餐館業者，亦有專以賭爲業者，另外則爲無聊嗜賭之外國人，彼外國人亦能認此種紙條，殊可怪也。此地唐人街，遠不如金山之局面。惟其他各街之洗衣坊、雜碎館，則甚多。

房東女代余打字，不願受金錢作報，爲購中國女鞋一雙，手絹一幅送之，彼驚爲奇珍。

九月二十八日

昨晚略讀遺傳及屬性數頁，今晨繼之，頗有興趣。

劉峻民來談，約之中餐。

續草人類主義千餘字，晚仍閱遺傳，及屬性。將睡時閱須用心之書至倦則寢，夜無夢，亦求安眠之一法也。

九月二十九日

現值開學之期，學生紛紛租房。余來租房時，與之論星期有中國學生錢姓等三人，願租此房常住，房東思得常住房客，余允讓之。

下午王樂三偕遊林肯公園，去時乘火車，此公園亦不過如其他所見者。在美國久住，各城皆見此等公園，亦無可記處。今日之遊，可記者全在歸途也。

芝家谷城中心商務最盛處名為下城，(Down town) 此美國慣稱，非以其地之高下論也。下城中心有高線電車環之；環中市面名曰城圈。(Down town loop) 美國城中，平地電車通稱為街車。此處稱為地面車，以別於高綫。歸時乘地面車，人擁擠異常，大半為工人。此時五感，除味覺觸覺不甚，當令所感如何，均已忘却外，其他三感分誌如下：

一嗅覺所感者詳為分析共為五種：(一)為煤烟氣，(二)為汽油氣，(三)為白人黑人狐臭氣，(四)為工人衣服汗氣，(五)為車中人多所蒸發之熱氣，各種氣渾合為一，此種氣味，當然惟文明國之大城中，方能領略也。

二聽覺所感者：(一)所乘之車震蕩聲，(二)迎面所來之電車震蕩聲，(三)頂上高線電車之震蕩聲，(四)兩傍汽車行動聲，(五)其他一切工廠貨肆，及街中人之工作行

動嘈雜聲，各聲交互混合，爲遠東人之耳鼓生平所未嘗感受。車中平裝滿載之乘客，或垂首而坐，或叉手而立，皆呆目不作人聲；不但無人聲，面上亦均無人色。

三視覺所感者：（一）十數層至二十餘層之高房遮蔽左右。（二）數丈寬之高線電車路，遮蔽天空。（三）一切建築墨灰之烟薰色。（四）飽含煤烟油烟之空黯灰色。（五）在日光天色所不到之大街電車中所燃之白晝電燈色。（六）卽同車滿載面無人色工人之面色。或則其面有人色。而余視覺中無人色。

余等乘此車，每一分鐘一停，歷二十餘分鐘出下城圈，始見車上之有天色，耳中車聲亦漸減去。又二十餘分鐘，車中人漸稀少，空氣始較潔，呼吸不甚費力，又二十餘分鐘，乃近王君寓所下車。余稍覺頭暈，王君乃更甚，購水菓若干，至王君寓食之，稍愈，出餐。餐後，回王君寓，烹茶飲，王君仍未全愈也。牛實甫及浙江稽君江蘇方君，均來談，俱咎王君不應引余乘地面車，余云：「地面車不可多乘，然至少必須乘一次，以領略大城生活之真風味。」談至十一時歸。言君已助余租得新屋，明日又移居矣。

又城中交通，共分四種：一曰汽車，爲一二三各等人物所乘者。二曰火車，三日高線電車，爲三四五等人所乘者，四曰地面車，四五等人偶行短路乘之。因每街口皆停之，故高線車站較少，火車站更少。其常途乘此車者，皆五等以下之人物，因其價最廉，每一次祇美金七分也。

其必須乘此車者，因工作之地，附近多無住屋可租，故須乘車以節省時力也。余就五等以下人物，每年應納車費約略核記如下：

一 單身無室家者，平均每日乘車三次，車價二角一分。

二 有妻室者夫妻合計每日至少四次，車價二角八分。

三 有子女已入學者，全家合計每日五次，至八次不等，用車費三角五分至五角六分不等。

三種折衷取數，每一人對於電車價之担負，約為三角。以三百六十五日合算，每年共費一百元又九元五角。合中國幣二百元以上矣。以二百元之代價，每日享受前所述車中之滋味，至兩三次此大城加惠於多數人民之一種。然電車公司之營業，則日增月盛，利益倍蓰也。

九月三十日

晨起牛實甫來談，彼此均今日移居，未久去。

收拾行李，十一時王樂三來助余移居。新居在費克素 (Drexel ave) 街五百三十號，房東夫婦為匈牙利人，二十年前來美，然絕非黃種，有謂其係猶太種者。

僱樂三中餐 餐後彼亦移居。

山東張廷玉君來訪，彼畢業礦科，已在二三處工廠實習，現兼充哥倫布城嘉福來 (Ceferr

Y) 工廠中國代理人，此礦多作煤礦機器，張君欲介紹余一往參觀。

晚，趙君會武來談，又貴州靳君榮祿來訪，並贈書經濟構造上工人之地位 (Labour's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al structure) 又美國天產之保存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書，談甚久，十一時乃去。

又書前二日日記乃寢。

十月一日星期

上午，趙會武君來，與王樂三同出中餐，餐後趙君約看電影，及諧劇跳舞在體物里戲園，其樂有雜東方意味者。舞有夏威夷舞，然祇效其裝束耳，舞則不似也。

晚張廷玉君約餐，同席有其他學生數人，餐後同來余寓，談九時餘去。

又前存白克里之大箱一，皮箱二，由轉運公司兩日前寄來，存費及運費，至四十餘元之多。補記之。

今日箱中取出哲學史一部，讀之覺在白克里時甚難求解者，今讀之不甚難，豈英文亦有進步耶？晚，將賬讀七八頁。

十月二日

晨，女房東談及匈亞利風俗，多有東方意味。惟文字則用拉丁字母。取匈牙利報字相示，又謂：「彼不喜美國風俗；女子可以晝夜任意出外，三日結婚，兩日離婚。」又謂：「彼長女與其他一男子，亦爲匈亞利猶太人，將訂婚，彼祇能與此一男子來往也。」旋，同寓李君來余室，余以房東之言詢之。李君云：「此老嫗之思想，大致如其所言；其女之行爲，則與彼所言大異，母女間亦間有口角時也。」

張廷玉君來，少談關於運煤裝車機器事。王樂三來，約張君及余中餐，仍在六十三街之洋叙樓。餐後同寓稍息，四時往張君寓相送，彼今日又赴他處實習也。

昨日又新來一同寓者，施嘉幹君蘇州人，自唐山路礦學校畢業，到此國入工業大學（*Industrial School*）得碩士，今又在此間實習。唐山學校美國大學不認爲同等學校，在彼畢業可以來此入畢業院，施君乃重受畢業考試，而進畢業院者，其碩士論文，校內爲之代印，不自出資也。與施君暢談，同出餐，餐後又與李君同赴大學圖書館參觀，並閱中國雜誌歸，稍息寢。

十月三日

晨與女房東談及宗教，余謂：「中國古代宗數紛歧，數千年前，謀宗教統一。（一）以萬物本乎天，故敬天。（二）以人本乎祖，故敬祖。（三）以古人之發明者，建設者，有功德於

後世，故亦敬之。」彼謂：「在匈亞利如中國也」。

十月四日

赴舊房東處，詢彼處有致余之信否？未晤，見安石如致余明信片，取之歸，知余前致彼及唐惠玄之函，一寫門牌爲一三二三號，一爲一七二三號，因往詢一七二三號之房，視有余信否，走覓數時知街至一六〇〇號盡入公園矣，疲倦而歸。

託牛實甫轉交余之介紹信於白結氏博士（Dr. Burgess）約期會談。白君爲大學社會科教授。介紹信爲南加州大學社會科學長巴加多氏（Bogardus）所發也。

又前日晚獨遊華盛頓公園，地勢略見坡陀，有邱壑意；湖水迂迴，旁通架小板橋二三，頗類鄉村；且園廣而樹多，四望不見邊際，較有深藏。惟此間秋早，黃葉瑟瑟，使人有時敘不屈之感。補記之。

十月五日

晨起牛實甫來同赴大學，彼上課，余訪白結氏博士寒暄外，所談者約三問題：

一余詢：「女子經濟獨立對於結婚問題之關係如何？」白君答：「美國漸多早婚者，少年結婚似與經濟之關係較少，而離婚之率似不免因之漸高。」

又白君先詢女子經濟獨立之意，余謂：「有獨立之職業，足以自了其生活，不必恃男子之供給云云，」彼乃爲前之答語。

二余詢結婚之目的，如生育問題，及滿足屬性之要求，相互之娛樂，及女子欲得男子之供給等項，在女子方面究視何者爲最重，及其比例如何？白君答：「爲供給而結婚，亦爲年長結婚之條件，少年結婚，與相互娛樂方面較爲接近，其他各項無甚相關，因結婚之惟一原因，乃陷於愛情中也。」余又詢：「當作愛情功夫時，男子必多方以求女子之見愛，女子有時亦如此。其爲愛之媒介者，或容貌，或智識，或性情，或道德，或金錢，以何者爲最重？」白君答謂：「據彼觀察以容貌爲最重，金錢次之，知識較輕。」

三余詢大城中之生活形式，與舊式之生活迥異。余意人生快樂可分爲三種：第一常在的快樂，第二暫時的快樂，第三必要的消遣。（*Continual happiness, temporary pleasure, Necessary amusement*）大城之中，多數人無常在之快樂，故常尋暫時之樂，且增加其烈度，久則變爲必要的消遣。消遣云者，排去煩惱之謂也。至是並失所謂樂矣。君意此種生活之趨勢爲善乎？」彼先詢余以中國城市情形，費時頗久，此問題未得解答。時聞已盡，約期再會。

下午勞擾，不知何事，竟同虛度。

又昨日購教授之觀察與改良 (Supervision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兩級高等學校之管理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Administration) 及個性養成 (Individual Making) 三書，皆關於教育者；前二種本年最新之出版物，余到美僅參觀少數學校，關於教育之學理，毫末研究，今略閱教育科書，亦覺有興趣。

十月六日

晨赴考司門司齊 (Kasnenski) 小學參觀，校長司密氏君，頗勤勤招待。小學屬市教育局長之下，有學生一千二百人，分爲九學年，十八學級，幼稚園一年二級，國民八學年，十六級。各級銜接，升學留級，毫無困難；然留級者甚少也。另附雙陸科一班，共八人，用單級教授法。余屢聞人謂雙陸者，受教育可作各種工作，余意受教育後，能作工自爲事實目的，則可使其有生人之樂也。校中教員幾於全爲女子，年長者多，貌美者少，此美國社會使然也。茲略記參觀時情形如下：

一校長導余每至一班，必令余用英文及中文自書姓名於黑板上，並請余說中國字之寫法，繼則令余就地球上指明美國所在，及中國所在，並解說指示余來時之路線，各學生極感興趣。

二幼稚園中設備與小學異，小學爲講堂式，幼稚園則爲家庭式。

三雙陸學生與校長談說，毫無誤會意思之處，余謂外國人作英語運動之狀，與美國人常有不同，彼未必能解，校長云君言彼等定可解也。余詢二生云：汝意余爲美國人乎？一年幼者云：然。年長者云：否。余云余非美國人，當爲何國人，彼云假波。(Jap)假波者，美人稱日本人之土語也。余云：非也，余爲中國人。「二人均作長聲云：「中國人」。若不知彼爲雙陸者，或將誤以爲普通學生也。

余又與司密氏君略談此間教育情形，此城學校教授方案(Curriculum)俱由教育局編定視察員(Supervisor)有隨時及定期視察之權，故各小學管理之中心，實爲市政府也。

參觀畢，赴電報局，向金山發電催款。

午，大學社會科教授白結氏，約中餐於大學內教職員俱樂部，談甚久。前日多余問彼答，今日則彼詢余也，談至一時半散。

下午王樂三偕赴斐爾博物院(Field Museum)參觀，規模甚大，群觀之非數日不可，觀甚草匆，略記如下：

「古物模型(Model of Antiquity)部，有馬亞及其他印度人，古物甚多，有爲余在墨西哥所未見者，其上有馬亞字甚多。

二建築物模型部，有中國塔模型在一百以上，開封之鉄塔，西湖之雷峯塔皆在內。惟彼譯雷峯爲雷風，余似記爲雷峯也。塔之最高者，爲直隸定州之塔，共三百六十尺，又其他中國古物，及模型甚多，頗足見中國文明一斑，此非教會代爲收採，故無弓鞋煙鎗等物也。

三印人模型甚多，阿拉斯加(Alaska)之土人，尤與中國人相類，聞其語言與那瓦族相類，但就模型上之顏色論，面不甚紅。

此爲一私人所建立，規模如此之大，資本主義下之生產物，吾以爲此其最有益者也。曉得電，知余款由郵寄來，而前房東不代爲余收信轉知，殊爲不合。

十月七日

晨樂三偕余往郵局，詢問兌款之函件，糾葛久，乃知在舊住址處未投到，已退回金山矣。下午樂三代購票偕赴大學球場觀踢足球。(Foot Ball)此在美國稱爲國技。(National Game)各大學生訂期互相來往角技。觀者輒數萬人，勝者如凱旋，敗者如喪師，此次爲喬治亞(Georgia)大學，來此與芝家谷大學競技，略記其方法與情形如下：

一兩方各以選手九人，組織一隊，以一人爲隊長。

二球場極大，周圍架梯置座位，俾可向中間觀球無礙；約容三萬餘人。木日因天雨。觀者不及二萬。

三競球地點在場之中心，長一百碼；開始競爭在中綫上，兩隊各分據一面，以競進退，至五十碼，即中線旁之一半，即爲負。

四兩隊共一球。更替爲主球者，推球前進即爲攻。他一隊防阻其進行，並設法搶奪其球，即謂之守。如一方失球，爲他方所得，則轉守爲攻。

五擁球前進方法，約分爲三：（一）平進法：一人蹲式抱球前進，其他人擁之，敵方平進阻之；此可比之如陸軍之步兵戰爭。（二）超進法：兩方正排地互擁，忽一人抱球繞奔向前，往往可得多地，敵方亦以一人奔赴迎之，或奪其球，或撲之使踣，此可比之陸軍之馬隊戰爭。（三）飛進法：兩方互擁時，球忽落後面，一人踢之，自各人頂上飛向敵方，往往可得地數十碼之遠，惟易於失球。

六奪球法亦可分爲三種：一云平奪法，即敵方抱球擁進時，奮力與之奪，但抱者，奪者，均以一人爲限。人倒即停，不得再奪。二云奔奪法：即敵方用超進法，已方以一人迎赴奪之，一人不得，他人繼之；但不得同時，至人到地爲止。三云接奪法：敵方用飛進法時，已方人往接其球，此時往往失地甚多；但接得其球，可轉守爲攻。

七監視人，凡兩方進退監視者隨之，人一倒地，監視鳴笛，雙方止爭，不如此，必多危險也。又各方中如有違犯規則者，監看人依監視之規則，罰其退後數碼，或讓球於他方。八各方均以失盡場地爲輸，得盡爲勝，但其勝之方法不同，所得之分數亦不同；至最後合算總分數，以定勝負，此次芝家谷以二十分對無分勝喬治亞。

九出發方面場之兩面，由雙方各佔一面，如戰爭之大本營高懸校旗，下爲各校軍樂隊。此次喬治亞既未帶音樂隊，亦無校旗，形式上即不及芝家谷之盛。

十助威，未角技前，各方均先吶喊示威，正角時各方高呼助之；故各校競球隊赴他校競爭時，同校生偕往者常以千計。去歲芝校球隊赴某處時，校生偕往者三千人，皆爲吶喊助威也。此次喬治亞來若干人未詳，又同行者必有女生隊員，出發則女生環而撫摩其體，以鼓勵其勇氣。

余等一時半入場，至二時半開始角技，先由芝校樂隊奏樂，至美國國樂全場皆起立脫帽，余亦隨之。至五時角畢。是日午前大雨。午後雨停，風颯颯，涼不能勝。余前在三塔扇火車失落大衣，迄未尋得。此時又不能著皮大衣，覺甚冷，然亦竟觀，至角畢乃去。

晚樂三借余薄紙大衣一襲極得用。

十月八日

星期趙會武王樂三及同寓施嘉幹君同赴中國衙用中餐，餐品不甚佳，而有中國味，食甚多。餐後借施趙二君，往觀食品展覽會。亦無甚異處。三時半有賽裝會，爲莫根等三家衣飾公司，僱貌美女子各著其公司所製時裝，在台上展轉行走，故作嫵娜之態，此雖無甚可觀，然亦美國風俗及營業方法之一種，不可不一觀也。賽裝會時，雜以結隊跳舞。此爲另一隊女子，類於唱雜耍之伶人，舞衣緊短，下掩私處，上露半乳，大臂長腿，橫拖直伸，初見尙覺新奇，數次以後，覺爲羅利現象矣。中國言舞者必云裙翻翻，此則既無裙襲之飾，更乏翻翻之致，謂之爲跳，尙覺近似。謂之爲舞，則惡作劇矣。

晚歸與樂三談一睡遲。

十月九日

約白結氏博士中餐以報之，並約牛實甫爲陪。與白君談甚久，直至三時方散。前日所觀之球，某君告余爲美國之技，今日又詢諸白君謂：捧球 (Base Ball) 爲國技，足球僅爲各大學之校技也。下午，又移居至愛賽克氏 (Essex) 旅館，至此已四移居矣。旅館不潔，且不辭，旣而悔之；四次寓所，每下愈况，不知何故。

十月十日

下筆書日記，忽憶今日爲中國之慶，離國一年將近，余遊歷中學問毫未進，而國內之紛擾又似更甚，慨念身世萬，感茫茫！

夜睡不安，晨起浴，浴室不潔，增我惆悵！

陰雨連日，前數日甚暖，余祇訝落葉之早。近兩日已有深秋之感矣。

晚餐時，遇山東李君詢余墨西哥事，謂今日華商及學生，因國慶在中國街有聚會，約余往。先至彼寓談，余以彼處無熟人，且天雨適大未往，歸次途中，頗覺客衣之單。

使中訪貴州靳榮祿君談，頗久。

十月十一日

起不甚早，天晴，啓窗眼簾爲快，草舊稿千餘字。

中餐後，尋修理箱者未得；因余之衣箱，均破無一完者也。訪白卡德君（Burchard）未遇。過舊房東處，往談，並囑其將余箱交轉運公司送旅館，又尋一轉運公司告以有一木箱，由某處運至某處，大約明午可運到也。

赴王樂三寓，又待葛某可函，言分款之糾葛，得張廷玉函，仍約准與余同赴某鐵廠參觀。

閱中國報紙，晚與樂三赴大學學生餐館同餐。

晚山西馮君來談此邦人情之薄，無家屬之親，無朋友之誼，心目中祇有一物，金錢是也。

十月十二日

上午略續前稿，中餐，赴下城圈大陸商業銀行取款，葛婁司君又電促至此也。至，始知今日爲哥命布紀念日，停止營業，祇可明日再往。參觀市立圖書館爲五層建築之鉅樓；第一爲閱報室，閱者不甚多，因各處均有報，不必來圖書館閱也。第二層爲借書部，凡有住址者均可借書，以二星期爲限，借書之人頗多。第三層爲閱書部，余參觀時，室內閱者大約二千人以上，大都隨時筆記。第四層忽爲陸軍紀念部，其中所陳大半皆舊式軍械，而非圖書；大概必爲其歷史戰爭上有關係之紀念品，置之圖書館中，真不倫不類極矣。第五層爲美術部，音樂部，以貴重古書爲多，此部經理人爲瓦司喀（Waskia）君，余道參觀來意，彼招待頗殷，出最古之貴重書相示：一爲西歷一千四百七十九年印本，新舊約係拉丁文，一爲仿印本，新舊約其所仿之本，視前述之印本，又早一百二十年之譜。一爲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印本，法文中國風俗畫並說爲德馬匹利（D. B. Demalpiere）君所著，其中並無輕侮中國之圖畫。一爲英文譯本之陶說，此雖較新，然其陶磁各器之圖，精美異常，其原器當必更美，其他尙有中國古石器雕刻圖說一二本。閱畢，瓦君又導至其目錄編訂室。室分四部，謂凡新搜輯之書，先入此室，分類分字母編入

書目，再轉他室方能取閱，或借閱。此室亦藏有數種古印本，全未詳閱，亦不記爲何書。參觀畢，仍乘高線車歸，不復敢再乘地面車矣。

歸寓，見余之大箱，已由轉運公司送來，啓視見舊物若干，恍如故人重逢。

施嘉幹君來談，約余中國餐館晚餐，餐後歸，校正佳芝二十日之日記，預備付郵。

又無事時嘗坐客廳與旅客談，亦常得有奇異之見聞，不備載矣。

靳榮祿君來訪，未遇。並約明日晚餐。

十月十三日

晨起略補前稿，赴下城圈大陸商業銀行取款，銀行規模甚大，始知下層爲儲蓄信託銀行，上層爲國民銀行；另有信託公司，存款公司，皆以大陸商業爲名，而各自獨立，余不知其營業性質上如何分別。惟取款在國民銀行之外國交易部耳。取款後在街上覓餐館中餐。餐後往參觀市政廳，規模之大，爲從前未見；惟在下城圈之中心四圍無隙地，毫無風景可言；且建築毫無美麗之致，而外壁又被煤煙薰爲灰色，觀之使人生不快之感。

至市教育部，訪其部長稍談，余詢其高初兩等教育情形，彼以電話介紹其科長約星期一日詳談。在城圈來往數次，目力覺不支。今日風並不烈，而煤煙中含有小黑砂極易眯目，余連眯

目三次，不願再遊，仍乘高線車歸。

靳宗岳君（即名榮祿者）來約一同往晚餐，同餐者有江蘇孫君爲此間學生會會長，及劉莊君。餐後孫君約看電影，電影故事爲西班牙鬥牛之戲，雜以男女愛情，及神祕之事，頗有趣。劉君欲研究中國歷史上中央與地方行政上職權之分割，略談，夜有思，寢不甚安。

十月十四日

連日髮落頗多，昨發見所用髮水中，含百分之五十之酒精，意髮落之原因或在此？昨日理髮洗去之。今日改用新用生髮水，不知如何。保持身體上不生衰弱之現象，以精神健康之一助也。

靳宗岳君劉莊君來訪，談頗久，同出中餐，餐後過劉君寓，又談北京大學學生開會，偕靳君同往，會散歸寓，昨日新購外衣一件，適送來尙覺合體。

晚劉君莊約晚餐，同餐者王樂三及靳宗岳君，靳君食魚，骨梗於喉，餐後西醫爲取出之，同來余寓談，散甚晚，趙君來訪未遇。

十月十五日

星期晨赴劉君寓，詢以美國財政及社會問題。中餐約彼及靳馮王孫數君同餐。餐後又偕樂三劉君孫君同遊西克森公園划船，前遊此園皆步行，今日乘船倍覺有興。園遊畢劉君又偕來余寓，晚出同餐，遇施嘉幹君，餐後同赴余寓，談西藏問題，劉君少年能留心西藏事務可嘉也。

十月十六日

晨早起，訪白卡德君，已赴紅十字會余前日與市教育廳約，今晨往，乃赴下城，先赴紅十字會，訪白君晤未多談，約余晚至其家。又赴市教育廳，訪其副局長懷體君（H. B. Wright）與談約二十分鐘，懷君有事，又由其秘書與余談，又半小時乃去。

此城有小學二百六十四，學生三十八萬五千八百九十八人，平均每校學生均一千四百五百人之譜。余前日參觀之小學，有一千二百餘人，尚在中律以下也。高等小學即中國中學，二十四處，學生共四萬七千八百六十二人，每校約合學生二千人之譜。小學教員共一萬三千六百零六人，中學教員共一千八百一十七人。師範學校一處學生祇四百九十三人。大學預科（Junior College）案此為特別創設美國普通大學無預科）三處，共七百人，大概與各中學有聯絡辦法也。全年教育經費共二千八百萬元。小學一項，即占二千一百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六元，中學占五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九十九元，其餘為他項學校之用。

續談教育機關之組織方法甚久，連日不知忙何事，不及備載矣。

下午重遊斐爾德博物院，略記二事如下：

一 中國之塔模型共七十五座，河南之鐵塔在內，鐵塔高二百三十五英尺，視定州之塔低一百二十五英尺，其奇者在塔座祇三十五英尺寬，而能高至二百餘英尺也，中國人習而不察。因其十三層往往稱爲十三丈，豈不可笑。

二 阿拉司加土人模型有言其宗教者，其神爲九種：

一，名帝老哇 (Tirawa) 爲最高之上帝。

二，晨星 (Morning star)。

三，暮星 (Evening Star) 彼以二星中一星爲父，一星爲母，二星會合始生人類。按此

二星即詩經所謂「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似配二星，實爲一星，卽金星也。

四，大黑流星 (Black Meteoric star) 謂其能遺神驅除病疫。

五，北極星 (North star) 謂其掌理高權。

六，北風謂其能加惠畜類。(原文謂加惠水牛)

七，博候喀他哇 (Pohokatawa) 爲北風之子。

八，日，謂其予人類以光。

九，月，謂其能生萬物。（按以月爲能生萬物無理由意者或以日月對待謂有日無月不能

生萬物如中國古時所解孤陽不生者調查者誤以爲專指月而言備考）。

又尼孟氏君（Ermous）搜集有阿拉司加喀因吉體（Timit）人之錢甲一件，全用中國錢綴皮上，其錢共五種：爲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及明朝錢一種，余忘年號，搜者疑係俄人運往者。余意俄人運之無用，彼處人必隔白令海峽，與中國有交通，如北極之雪房中人，有鐵器白人既未輸鉄於彼，其爲由中國展轉運往，毫無疑義也。

晚劉莊君來訪，談至十二時乃去。

十月十七日

白卡德君約中餐於下城圈，此爲此間公有社（League of Public Ownership）共同聚會之所：爲余介紹多人，余皆忘之。僅記趙母孫（Thomson）勞愛理（Lowrie）二君之名，趙君爲共有社幹事，勞君爲此間合作社幹事也。餐畢，趙君約余至其辦公室談一時餘。此城之電力爲私有，每若干三角三分土朗頭城（Toronto）同量者，價祇一角五分，因彼處爲奈阿家拉瀑布（Niagara Fall）用水力所生之電，爲公有事業也。彼勸余往觀此瀑布時，兼觀此發電之水磨，（Water Wheel）此爲世界最大者。彼又爲余作兩介紹土城管理此事之某君。惟此城爲坎拿大

境邊界，來回二次；頗覺不便耳。彼爲談美國公有運動事甚多，不備載。

晚約白卡德君夫婦，同餐於竹居餐館，(Bamboo Inn)不便再回南城，乃往觀電影以消此時光，餐後同赴豪兒樓。(Hull House)此樓本隸屬於芝加哥大學，位於意大利街希拉街之間；聞亦爲煤油大王所建，(待考)本爲外國新移民，與美國市民隔膜。以此地用社會方法，補行美國國民教育，此城之略有社會思想者，乃以此樓爲其運動之一種中心。煤油大王之子名魯易氏，問與社會主義者來往。余友識之者頗有人，蓋美國現時之研究社會問題者之與資本家，來往頗頻，中國前清時代維新人物之與滿洲王公來往，特美國資本家之健談，非滿洲王公比耳。未入此室前，白君先導余觀意大利希拉等街，有雜貨舖中多人操希拉語聚談，買二希拉文名信片。

在豪兒樓訪塔德教授未晤，聽演講工人居住問題，演講者首爲一初自英國來者名安文，(Raymond Unwin)演說英京在西南隅得地若干，建築工人住室二萬座，式樣皆同，每座有寢室三，廚房一云云。並謂歐洲其他各國亦有爲工人建住室者，又一演說者爲初自紐約來者，謂英國及歐洲某某等國，已先後爲工人建大規模的住室，美國對於此種運動，尙未大盛云云。又一本城女子演說太快，余迄未得其意，余對之有一問題，以數萬間同式共公住室，安置工人與工人之自有室家者，誰爲快樂？真爲工人謀者，應取何途以進？

演說畢，已十時，同歸座中，一丹馬女子昨日新到者，亦與余等同歸，此女不施脂粉，上衣長近膝，下衣長近足，覺其有大家風，美國女子敷粉如麵，塗朱如漆。裙長不及膝，赤腿外露，細者如立木，肥者如懸瓠，直爲世界最醜之裝束也。

歸寓已十一時，前購歷史書一本，名爲人類故事，(Story of mankind)爲魯恩(Riendr. id v. Loon)所著，出版數月已七版，買後訪白君遺其室中，今日白夫人攜交余，歸來讀二卷，卷甚小，然不覺已一時矣。寢。

十月十八日

略書日記，並閱人類故事，匆匆已過一月。劉君來訪未遇，靳君牛君施君，先後來談，晚赴施君寓，以電話通知趙會武君，明日往彼處請其赴車站相候。

十月十九日

晨訪牛實甫同往參觀大學教育科，前爲獨立大學，後併入芝加哥大學爲一部，草草參觀，未詳盡也。十時半，乘高線赴愛文司屯(Evanston)十二時到，與趙君在車站相晤，以一小時餘用餐，及在趙君寓中閒談，二小時餘參觀西北大學，(North Western University)並賞

玩湖畔秋景。以二小時參觀馬克(Mark Co.)工廠。六時餘趙君送余赴車站，愛文司屯之遊，遂完，略記可記者如下：

一 馬克工廠，隸於馬克公司；公司有廠甚多，不在一處，此其一也。廠內專製鐵管，及管節(Pipe Union)各種管之原料，爲已截成之窄長鐵片，製造之機器，爲多數長形火爐，中間連以各種活動運轉機，及各種水池，製法：以原料用人工送入第一爐內，出爐即捲爲管，以後轉入各爐，或加堅，或製光，或送入水，皆由機架上下縱橫，自行移轉，因亦銑出入炭爐，非人手所可向運也。製管節之原料：爲兩種不同粗細之短鐵管相套，以螺旋節之。導余參觀者謂：此以六十二次之手續成之，須知此六十二次之手續不同，部分不同工人各工人名爲製管節者，實則一人所練習者，僅爲其手續之六十二分之一，而原料本爲已截成之粗細二種鐵管，其製造之手續，尙不在此內也。

一 西北大學，亦爲教會所辦，其建築沿湖數里作一長方形，盡收湖景勝處。校不甚大，頗精美，此邦學生讀書，皆在圖書館中，芝家谷未畢業學生在校內公共圖書館畢業者，始在專科圖書館中，此校乃另有女子自修室，爲在他校所未見，然有可研究處。

一 芝家谷，多雜樹，葉雖多青，往往未黃先脫，涼風敗葉，掃地有聲，使人有蕭瑟零丁之感。此間多楓，或非楓而似楓者，霜葉紅黃，與淺綠淡碧之湖水芳草，遠近相掩映；有時湖水

作澎湃聲，送涼風徐來樹間，紅黃葉梟梟弄秋聲，不肯遽落，真足繪秋景之明麗，樓傍湖畔，美人蕉十畝，已顛顛，半老徐娘，風韻猶呈妍媚。聞此間有菊花頗盛。余等繞湖岸數里，又循校址他面，歸來迄未得見。菊花之隱逸者也，對此東方遠客，亦不肯輕示顏色。未免爲此遊之憾。然菊之性格，惟東方人能領略之，交臂相失，亦菊之不幸也。

登車後，循原路返，在六十三街晚餐。歸，知訪余者甚多，皆未得遇，十時劉莊君來約同晚餐，稍談去，余疑。

十月二十日

晨起，爲各處友人作信，因爲靳君事，向貴州當局致信，欲用中國筆墨，到君前送中國墨硯來。余自有紙筆，磨墨展紙，蘸筆使人情緒驟變，蓋久不用中國紙筆矣！連作信數紙，覺有情致也。

晚，劉莊君，靳榮祿君，孫浩煊君，共爲余餞行於中國餐館。餐後同赴學生會，孫君爲學生會會長，劉君爲書記，今日開會，請余演說。余演題爲：「少年中國之少年」，演辭分五段，一爲少年中國之意義，二爲少年之意義，三爲少年中國之少年之意義，四爲少年直接對少年中國之責任。五爲間接對世界之責任。第一段以史事證明民族之壽命不同，中國爲長命民族至

今仍爲少年。二段以攜已往經現在赴將來爲生命之流，已往成眷戀，成保守，將來生希望生奮進，以現在爲界，已往之時間長者，眷戀愈甚保守愈甚，爲衰老性。將來之時間長者，希望益多，奮進益力，爲少年性。三段，指明少年中國之少年，屬之某一部分之人，俾學生知有責任。四段，對中國分向國外求學向國內致用二層。末段言必使中國位置，高出各國之上，乃能謀世界之全體和平。聽者極感興趣。散會後，又與學生等談至十時半，乃散。

十月二十一日

晨，補寫日記，王樂三來出同餐。

下午牛質甫來，同出，購一大箱，因中國攜來之箱皆破，如一再修理，將較購新箱爲貴也。

趙會武君靳宗岳君先後來，晚余約王靳牛趙四君赴中國街同餐。餐後歸寓，劉莊君施嘉幹君先後來談。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今日爲余出國周年之日，光陰如飛，百年亦如是度去，思之可怖！

檢行李，分不重要者置破箱，遇便寄歸，其餘置新箱，備以行，至午未竣，且檢且有所思也。王樂三牛實甫趙會武三君，在樂三寓作中國飯，約余餐，食雞絲麪太多。餐後至余寓，晚仍同餐，餐後天忽大雨。

十月二十三

晨，續檢行李，大致就緒，中餐時已下午二時矣。餐後，借樂三赴車站購票，決計明日行。晚同餐，餐後訪施嘉幹君，謝其作函介紹余參觀某處大學，彼偕來余寓，劉莊君亦來談，至十一時半，乃去。余因連日未閱書，取書閱之，不覺已一時矣！

十月二十四

夜有思。研究意志自由，與自然律之調協，與各有主宰，此歐洲數十年爭執頗烈之問題也。晨起，補寫前二日日記，草草不詳；並校正以備寄歸。然前次校妥封緘之日記，數日仍未寄回，余之疎忽忘事，仍如在國內也。

余在此旅館住半月，此地局面小，寓客流品亦不等，有小商人，有工人，有遊女，既非娼妓，亦無正業，殊不知何以生活；其他婦女亦不甚嫌棄之。遊女最愛跳舞，如飲食之不可少，

每晚必捉人爲之，不論雅俗，不論妍媸，亦不論老少；有時其所捉之人有白髮如雪，或十二三歲之童子，視女子低數寸者。然彼老者，少者，亦或默然爲之，皆同寓非生人也。工人，小商人，愛中國擲骰之戲，然彼爲博。非爲戲也。彼等或立櫃台邊擲之，或蹲伏地毯上擲之，不愛坐几，向案上擲之，不知何故。

余時與彼等共談，寓客亦有曾受高等教育者，然發問往往可笑。

行李布置既定，以一大新箱裝次要之書籍、衣物，交轉運公司。以手提小箱，及提包，裝必要物，隨身攜之。以舊箱裝非必要物預備存此，或寄回；每久住，起程時必多瑣事也。

牛實甫來，謂白君已紹介教育科教授巴璧君（F. Balbitz）與余談話。下午四時，訪巴君於大學教育科，余詢以三種問題：

一大學之教授方案：與國民教育，應取相同之體系耶？抑大學較自由耶？

二教育予人以普通知識，及實用知識，二者比較上孰爲重要？

三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其組織之異同如何？

巴君對於三者，皆有解答。第一：不主從同。第二：主張並重，普通知識自有其必要，非專以爲實用知識之基礎也。第三：特不滿意於私立大學之組織方法，彼舉二大學爲例：一爲伊利諾大學，校董九人，由公民投票選舉，每二年改選三人，校長由校董選舉，各科各有教務長

，名爲由校長委任，實則近於由教員實升，比較上近於民治的組織，此爲州立者。一爲芝加哥大學，校董由創辦人指派，更選時亦不能加入他人意見，校長由校董選舉，進退惟校董之意，各科教授去留，毫無保障；助教以下，皆有合同，教授無合同，名義上較好，實則失去保障，此爲私立大學，此學創辦者，爲煤油大王也。其他公立大學組織，與伊利諾不盡同，校董有爲議會選舉求省長同意者，亦有用他種方法者，私立大學之組織方法，大概相同。教會所立大學，似界於公立私立之間，其選舉當然不能公之於大眾，其實際亦不能爲一二人之私有物也。

按巴君以研究教授方案有名於時，亦主實用主義者，謂：教授內一切之科目，必求有濟於實用，而人生方面，無論何種動作及需要凡不能自然發達及供給完滿者，均須由學校設科目以授之。彼嘗就人生之行爲，及需要，條分縷析，至數百種之多，鉅細無遺，然後一一研究其須用學校設科教之否？以此種分別研究之結果，乃定其所謂教授方案也。

彼曾任妻律濱大學教授五年，途過中國小住，彼亦謂中國教育不能全抄自美國也。

晚餐後，牛實甫王樂三靳宗岳劉治乾四君，先後來送行，九時同至車站，九時五十八分車始來，在車站約一小時，余登車，諸君乃各去。入車，牀已展，即寢。

第十赴坎拿大遊中（自民國十一年十月廿五日至十一月三日）

1 遊覽哥倫布城。2 參觀嘉福來跌工廠。3 存摺失而後得。一場虛驚。4 抵狹楚埃參觀福特汽車製造廠。5 參觀茂開鹽業公司。

十月二十五日

晨七時起，隔窗見小村鎮，眼簾甚覺新快。八時至哥倫布城（Columbus）為歐海歐州（E. O.）之都城。下車尋旅館，各家屋均住滿，聞為女子開何種會來城中者多也。三次易地，乃覓得一屋，屋不大而房金日三元，可為貴矣。發電至麻地森（Madison）城張廷玉君，因彼約定余至此必電彼知也。

赴街遊觀，往書鋪中購本城地圖，因汽車價過貴，如乘電車，非先閱地圖，不可也。至三四書鋪乃得之。

午赴一自取餐館（Cafeteria）用餐，最奇者餐品自取，取畢，有伺者接而代置諸棹上，伺男客者皆女子，伺女客者多男子，故餐品自取，須開小賬也。餐後回寓，少息得張君回電，明日早車即來。美國電報在三百英里內者，大約兩小時內可得回電，再遠亦不過三四小時，其

交通之靈便如此。

乘電車出，參觀古物，歷史，博物館，(Archaeologic and Historic Museum)及大學圖書館。大學爲州立，規模甚大，校址寬敞，風景甚好，惜今日天晚，並未參觀室內；僅在空地，觀學生兵式操，操不甚整齊，似初學者，衣服尤參差。乘電車歸，天已晚，至一中國餐館用餐。

又前在芝埠晚歸，遇一乞者，索錢一角，余與之。問其何業，彼乃先問余爲工程師否？余云非也。彼云，彼知中國多工程師，前數年曾與中國工程師共事，知中國工程師學問甚好，繼又問余云：「中國有好工程師，何以不願在美國，而願歸國？洗衣工人何以皆願在美國？」余覺其問甚奇，答云：「中國國內應作之事甚多，故工程師願歸國，洗衣工人在中國多爲無業者，故願在美謀事。」余又問彼究執何業？答云：「中年在工廠，今老不能作工矣。」問以有子女乎？答云：「七人，長者有三人，皆在喬治亞州作事；少者有二人，今在芝加哥大學尚未畢業。」問其年？云：「六十七矣。」余與談時，聞有酒氣，豈乞者尙飲酒耶？抑以愛飲而致爲乞者耶？子自就事，父自行乞，在中國或詭爲奇談，在美國毫無足奇。補記之。

又劉曉民君言：「在某教堂演說時，有美國人營業詢以聞中國語文中無詩然乎？又施嘉幹君言曾有人詢彼，謂聞中國人腦無想像作用 (Imagination) 然否？此種問題，皆可使人噴飯

。於此見美國多數人常識之缺乏。並記之。

十月二十六日

晨，未起，張廷玉君已來。

中餐後，同赴嘉福來工廠，張君介紹其經理范司來克君（Van Slyke）少談，即派人導余等參觀，先參觀電力機關車，次裝運機，次井底鑿煤機，又次電力發動機，此最爲複雜，雖略知其意，此種專門事業，究非外行者所能詳知其構造及作用也。

中晚餐皆與張君同在中國餐館用餐，價值奇昂，余殊不愛之。

暇時即與張君閒談，故連日不能作日記，補記則不詳也。

十月二十七日

晨赴嘉福來廠，與工程師三人談裝運機三種，一爲中原公司，裝火車之用，二爲裝馬車之用，三爲福中公司，漢口煤廠裝船之用。至正午仍談未竣，在其廠中中餐。餐後繼談，至四時乃畢，此非定購，不過略談其情形，介紹於中原福中二公司而已。有時余直接與談，有時太涉專門，余不能談者，由張君譯之，竟日作用心之談話，余倦甚。

晚張君約看戲，價貴至每人二元七角五。戲仍爲諧劇，但角色較整齊，時難以結隊跳舞；此種跳舞，美國人通稱爲蹇腿戲（Lags show）因舞者皆裸不全腿也。

十月二十八日

今日擬赴狄楚埃（Detroit）城，赴銀行取錢，至銀行，探囊忽失銀摺（Letter Of Credit）急歸旅館室內尋之，亦不能得，急請旅館用電話通知本城各銀行，無論何人，持胡君銀摺取款者勿付！又電芝加哥發出此摺之大陸商業銀行掛失號，請其通知各處，又赴哥倫布（Columbus dispatch）提報登告白聲明失票，已電各銀行停止作廢，有拾得者送回酬錢十元，蓋掛失票後，雖能防止拾摺者之取款，而補摺仍有額定期限，總以能得回原摺爲好也。余既請廣告部登廣告，並求已登入新聞欄內，彼謂須訪新聞記者，余又訪記者言明來意，彼乃大向余訪問中國新聞，與談中國事，約三十分鐘之久。

歸寓，張君自嘉福來廠歸，因今日彼晨起，卽赴該廠也。余言失摺事於張君，彼大爲余揮汗，余惟鎮靜而已。張君又同至余室，向各衣中及床上下地徧尋之，無有，下午忽憶及余之大箱袋有行李票在車站未取，票夾銀摺中同時失去，頗覺煩燥，急偕張君同赴火車站，向行李房掛失換票，照章給費洋伍角，幸行李尙未爲他人取去。

下午張君赴一車船票代售所，余偕往就便探詢南美船車價，僅紐約至秘魯即二百八十元。美金連票至智利則三百五十元，因念既失銀摺，而旅費又如此之鉅，南美之遊，祇可作罷，遂赴歐洲一遊。早日歸國可也。

晚餐後，歸室見銀摺在案上，大驚喜，余謂摺在案上，余等向各處尋，乃未尋案上也。張君謂摺下之書，乃余書摺不見，新置之案上者，摺置書上，乃新送來者。急由室內電話向旅館中人詢問有人送銀摺來乎？彼云無之，余等益詫異不置；細思乃余昨夜睡時銀摺落床上，晨起未察，即着衣出門，余甫出門，收拾床被之黑女來，將床被掀開，亂置摺疊而堆壓於下，故數次迄未尋得，黑女作事，不甚有秩序，且因見余出，而又回，乃置余室，先收拾他室。至正午，他室收拾竣而同時余及張君又在室，彼乃去作他事，直至晚餐時，彼又來收拾床被，由被中檢出銀摺置案上。此事虛驚一日，化去電報費，電話費，告白費若干，至此乃告一結束，此輩余不謹慎應受之懲戒，而黑女之收拾床被遲緩，亦不能無過焉。原物既得，急電芝加哥銀行，取消前電，幸彼通告各處之電，尚未發出，原摺仍可使用也。

十月二十九日

晨起偕張君赴各處照像，同訪其美國友人江司（Jones）君談。江君不愛至城中繁盛處，

亦不愛看戲，有子女五人，頗有東方人意味也。

中餐後，余收拾行李，出旅館。館役云：「伺室黑女見報，希望君付以酬金十元，」余大笑云：「彼在何處拾得余之銀摺？還至何處？」彼云：「室內」，余云：「若然，十元太少矣，余之一切行李，彼皆在室內檢得，還至室內。」伺役亦羞笑而退。

張君送余至車站，又送余登車，車行而張君未下，張君思躍而下，余止之，謂俟再一站補一票，須費有限也。見車守，詢之，彼乃請機車停駛，使張君下車，此事實美國最好之現象也。而送客者車行未下者甚少。若中國火車可任意呼停，恐送客者均將至時不下車，中國人之短處，如此類者甚多，研究社會教育者所當加意也。

途中經數鎮，無甚大者。沿途千林黃色，倍領秋景之富麗。此處氣候略似中國中北部，麥子秋種而夏收，盈眸麥苗，饒有中國風趣也。

六時換車，八時半下車，至秋楚埃寓阿司陶旅館（Astor Hotel）。

十月三十日

晨起，補寫前三日日紀，出門赴銀行取錢，此城爲美國汽車製造之中心，又入坎拿大之要道也。前日來時電張君清澗，字文濤，在站相會，下車時未見，昨晚寓此，又電彼，今日電局

退回原電，謂交不到，余既思參觀汽車製造，必須有人相助乃可。中餐後自往尋張君寓，歷四小時不能得，乃返。

晚餐後，張君來訪余，詰其何以知余到此？此謂：「自哥倫布所發之電，因移寓。今日上午始行轉到；故來城見旅館即詢問，已詢旅館二十餘家矣。」相談甚愜，至十時乃去。張君爲老友張忠甫之子，畢業於冶金科大學，前曾在皮燕堡實習，現在此埠佛德（Henry Ford）汽車廠實習鎔鉄。彼去，余就寢。

十月三十一日

訪坎拿大政府代理處（Canadian government agency）詢以入坎拿大之手續，彼不甚詳，又詢此間有無坎拿大領事？彼謂：「祇有英領事。」余又訪英領事？彼允爲余簽護照。但云能否入境，彼無責任。因彼駐此邦僅對英國來此之商人負保護之責，至坎拿大幾等於一獨立國，英領事無權過問也。

中餐後，訪張文濤同往利弗魯氏（River Rouge）譯意曰胭脂河，參觀佛德汽車廠，此廠可分爲四部分：一冶鉄部，有大冶鉄爐二，每爐每日平均出鉄五百噸，二爐共一千噸。二爲煉焦部，全廠及佛德所屬他廠所用焦炭，皆由此部煉出。三製汽電部，有大鍋爐六個臥式已高至

六七丈，其接近處爲發電機，機輪直徑約在四十尺以上，參觀欲見一輪一鍋，全體之高度，非升降鉅樓三四層不可也。四拖車部 (Tractor) 專製拖拉重載之車頭，不須鉄軌及電線，其形式似稍笨重，而應用則甚方便，此車牌號。名爲佛德森 (Fordson) 卽佛德之子之意。佛德之子，年方二十五歲，現爲各廠總理。佛德年五十九歲，並未衰老，因佛德急欲向政治方面活動，現已著手預備作下屆總統，故以總理讓其子也。

張君昨夜尙作工，今日未得多睡，參規畢，余請其歸寢，余自乘電車歸寓。

八時劉敬宜君 (開封人) 來訪，劉君由河南留學預備學校卒業，官費來美習飛機，暑假畢業，因飛機不易得實習地，故亦在此間大陸汽車廠 (Continental Automobile manufactory) 實習，談至十一時乃去。劉君曾入基督教，余不知，亦未問之。談時亦未常及宗教問題，劉君忽發議論，謂：「白人組織之教會，及其宗教家，皆口道德而心盜賊者也；日日言平等，而白人教堂不准黑人入門，高級社會之教堂，不准工人入門，此猶同隸於一教會者；若不同教會，更無待言矣。余詢高級社會之教堂，何以能不准工人入？彼謂：彼等至教會時，皆禮服整裝，其衣飾稍差者，一入門卽爲衆目所指，故工人自不能入矣云云。」

十一月一日

張文濤來同中餐，餐後，赴海蘭公園 (Highland Park) 街參觀佛德製汽車廠，參觀者甚多，余等亦不過隨衆人作普通之參觀耳。廠地部分太多，製法太繁，匆匆數小時，所得殊有限，然亦可知其大意，茲略記如下：

甲設置及能力：

一廠之建設，約在一方里面積以上，高十二三丈之譜。

二廠內之懸運機，(Crane) 轉運機，(Conveyers) 上下縱橫，周圍布滿，全場成一體系，故在此一方里十數丈高之空間內，無用人力取送任何物件者，其下上左右輪轉輸送，皆有一定組織，亦無爲一物一件特別轉送者。

三電流，水管，蒸汽管，涼風管，徧通全廠各處。

四飛輪，皮帶，轉軸，徧通全廠。

五融，冶，鉅，鑿，鑽，磨，刻，印，漆，治木，治銅，治鐵，皆機器皆位於其適當處所。

六工人四萬八千名。

七每日工價總數五十萬元

八每日造車五千一百輛

此廠之設置並無鑄爐及發電機，因胭脂河之汽力電力。足以完全供給此廠之用也。

乙手續：

一治木者自解板起，治銅治鐵者。自製模起，各自爲部分，更各自分爲多數小部分，與此各部分之前相接連者，卽爲轉運原料。

二解木者將解成之板，分別置于轉運或懸運機上，至次站，治木者將木上下左右。略變其方向或位置，卽由機器解爲適用之大小，仍由運機拖之前行，前站有人或刨光，或刻削，亦皆以手定其方向，由機器自行工作，再前則分板至數機上，各板之分別製造已成，再前各板又同向一機來，有人承之，或立之，或平之，同時壓集機。鑄錠機，各施作用，成爲一車箱，再前則安門矣，安玻璃矣，上漆矣，繪花矣，於是一車箱之工完，然仍由機器運之前行，以便與車之他部會合。

三治銅者將沙模製成後，置機上，前進，同時融銅者已融銅成汁，側機傾汁其中，模仍前進，或應經涼水處，涼風處，觀不甚詳，但知再前則模分而銅質見，已成機件，工人又以手轉其方向，使受鑽或受磨，如前，前進不已，有時合多片而以一機刻之，以取一律，有時又分各片各別製之，未幾而銅件完成，仍循機進行，以待與他機會合，至製鐵者與製銅之法完全相等；不過銅少而鉄多，機件有大小之不同，人工有多寡

之不同耳。

四製發電機者，此機最爲複雜，合鐵板，銅板，銅絲，絲線，皆以極薄極細之小部集合一大機，作圓滾狀，故此部忽加女工，因纏絲試電，但取手眼明敏不費氣力也。各原料先由各部分製成，會至一處，成爲發動機，仍在運機上向前進行。

五製車身者。由製鐵機上接收已成之大幹及機件，合至一處，合處各件削孔相合，由工人加螺絲釘旋之，卽成一器，再前又接收銅件，聯合如故，再前則接收發電機置於上。而車之大體已成，有人乘其上以試電之發動，而車體仍在運機上。

六車輪亦先有專製之處，至成則運至適當地位，候車體之至，車體上試電者自試電，安輪者自安輪，輪安上後，車仍在運機上，而車機之兩旁則有拖板，架輪以試其轉動者。又前則至車箱製成之所，由上下落於車身之上，工人兩旁以螺絲釘轉之，箱與身合而爲一，至此全車告成，而運轉機。此時亦漸變形爲拖板二長條，傾斜近地面，車上之人，至此完全成一駕車者，汽笛一聲，由機馳下，馭赴廠外矣。前車方下，後車又成，汽笛聲連續不斷，廠門之新車，亦接踵向外飛馳，故二十四小時，乃馳出五千一百輛也。

參觀畢，又往參觀汽車專門學校，卽此廠所設，與其教習某君談，此校有中國學生一班，

此時將有課，余至其講堂參觀，忽遇譚葆慎君，即前海軍總長譚學衡先生之子，西美中國留學生會長也。余深訝其何以來此？詢之，乃知彼送余自白克里南行後，謹一星期即來此爲工學生，相談極儘，俟教授開講，余又稍聽數分鐘乃回。

晚劉君譚君皆來，合余及張君濟濟一室矣。談至十二時，彼等乃散。

十一月二日

晨譚張二君，先後來，同赴茂開鹽業公司 (Mulkey Salt Co.) 參觀，此公司鹽廠亦在胭脂河，去佛德工廠甚近，公司主人，姓茂開，兄弟二人，兄爲總理，弟爲總司庫，共有鹽田十五英畝，合中國一百畝，鹽礦在地下九百五十尺深，約經黃土，砂石，石灰石，各三分之一，乃至鹽層，層厚七十尺，質純潔無雜質，佳礦也。地面上有廠二座：一製食鹽，日產三百噸。一製晶鹽，日產一百噸。鹽質採取法，用機器鑽地成井，至鹽層，數井相并，各安水磅，以長管通水至礦中，一端進純水，一端出鹽水，井祇爲通水之用，並非如採煤礦者用多數人下地中也。食鹽製法，以水入鍋，以高度之熱蒸之，入旋轉機乾之，即成如雪之鹽粉，與製糖之法，大致相同，成粉後，入裝包室，室分二種：一爲裝大包者，每包十磅二十磅不等，包袋以麻絲製成，以機裝入，以機器縫口，人僅爲機器伺候而已。包小包者，每包一磅，二磅，及半磅者

不等，包以紙爲之，或以馬口鉄爲之，機器裁片，機器綑捲，機器封固一端，由人扶之使彼端向上，機器貯入一定重量之鹽，機器再綑捲上端，封粘堅固，卽爲完工，此室轉迴皆精巧之小轉運機，紙及馬口鉄白裁片後皆在轉運機轉行，有女工十數人分伺各役，至最後則極齊之鹽包自機之末端斜板上，傾走而下，至存儲之所，而製造之事告畢，晶鹽製法，以鹽水置平池中，加熱使蒸發水氣，另以適當之紙溫度涼之，卽結爲小晶，此專爲化學及藥品等用也。其裝包法大致如前，惟其製造費則較貴，食鹽每噸製造費美金四元，晶鹽則五元五角，兼開採製造皆在其內矣。

廠主二人皆晤面，霽然可親，其兄導其他夫婦二人參觀，弟導余等參觀，彼廠已辦數十年，資本共三十萬元，今財產值五十餘萬元，鹽田廠地，昔購得時價值甚廉，今則每英畝三萬元，共價值四十五萬元，參觀畢向茂開君致謝回。

余嘗疑中國內地製鹽無改良辦法，此次參觀後，覺內地之鹽。改良正非甚難，知參觀一廠必有一種益處也。

歸寓，晚劉君又來，同餐，餐後劉君約同觀劇，爲說部戲(Drama)之描寫社會狀態者，尙好，然觀者不甚多，因此間人頗觀諧劇也。劉君明早尙作工，先歸，譚張二君同余返寓，張又稱談去，譚君宿余寓。

第十一次拿大（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一月十九日）

1 由溫塞入坎境。2 抵陶朗圖。3 參觀陶朗圖省立大學。4 參觀奈阿葛拉瀑布。5 遊坎京歐脫華。6 遊桂白克省莽堆澳城。7 參觀麥基爾大學。8 赴口奴發家參觀印度人生活。

十一月三日

晨起，先赴美國移民局。請其驗護照，說明有事入坎拿大，不日仍回美，局長不識法文，又約其他一人譯之，譯後甚加優禮，爲作一信，介紹於沿坎拿大各移民局，請妥爲照料優待，余稱謝回寓，張君亦來，譚君亦起，乃開帳出館早餐，餐畢同遊白來島公園（Belle Isle Park），園景甚勝，此地宜秋，島多紅葉，而碧柳成行，長條嫋嫋，葉傲霜不肯辭枝，尤足使遊人意醉，惜筆拙不足描寫之。在園中攝影數張，回城共中餐，餐後余偕行李乘船赴溫塞（Windsor），余購船票後入碼頭，譚張二君無護照，不能購票，至此乃匆匆告別，余入碼頭後，二君猶目盈盈向余望，至不能見乃去。余既別二君，亦與美國暫別矣。船上過客不甚多，而汽車過渡者甚多，此船大約每五分鐘一次也。登船不過十餘分鐘，已達彼岸，船泊碼頭，有二門通船，一上人一下人也，下人之門，出門卽爲海關查檢所。余以行李置關員前，謂余先訪移民局視

，果見其伺者皆中國人也。餐後，伺者以中國報紙相示，曰能讀乎？余云，自然，彼云，若然，君必爲高麗人，彼等之不輕許人爲中國也如此。餐後又在街上散步，片時歸寢。

十一月四日

晨起，補書日記數葉，出照相，其市政廳甚小，然非美國式，美之市廳建築，亦爲羅馬（Romanesque）式，然千篇一律，便覺可厭矣。

下午四時十分，乘火車赴陶朗圖（Toronto）經小倫敦（Lunlan），未得下車，此亦一小名城也。直名倫敦，余以其無以別於英京，加小字以別之。

沿途秋景之美，沁人欲醉，過小倫敦後，天色已暗，覺入坎以後，神境較清明，成詩一章云：

久作天涯客。今宵又北征。遠燈明大野。高樹下秋聲。路色天同暗。客懷水共清。相思無一事。坦淡氣平生。

晚十時半，車抵陶朗圖，下車寓皇后旅館（Queens Hotel）。

十一月五日星期

察員，關員遂不先驗行李，而送余至移民視查所，余出美移民局之信，及余之護照請驗，局員乃將余行李移至移民所，局員驗後，以電話告局長，局長囑偕至總局，略加問詢，彼允入境，詢余自何處出境，余云，奈阿格拉，彼乃囑秘書爲作函，至彼處移民局，交余一份，寄彼一份，請余過彼出境時，以此函交彼，函中並囑彼屆時函覆，並呈報坎京總局，一遊歷者之過境，何嚴密乃爾耶？秘書作信時，彼與余談中國事，及坎拿大獨立事，函成，余去，余此時忽憶前日請英領事簽字時，領事乃一六七十歲之老人，此日之移民局長，不過爲一二十餘歲之少年，此亦英坎不能相容之一斑也。又美移民局函，謂護照業經美國公使簽字，各局應妥爲照料云云。坎移民局則驗照時，祇問中國由何處發出，置英使及領事之簽字於不顧，其致他局函云，照經驗查無訛，由本局核准入境云云。其視英國若無物矣。余辭別後，在街上遊行，尋旅館，覺其氣象有與美國不同者。最高大之銀行，標名曰皇家銀行（Imperial Bank），其餘用王家用親王等字樣，以爲招牌者甚多，余尋較小之旅館不得，乃至一最新之旅館，其名則爲愛德華親王旅館（Prin Edward Hotel）也，入館後，由館中伺役往移民局取行李，余先至室，此城高房無多，旅館高十一層，巒爲全城之冠，周圍多空地，開窗可見半城。爲之神曠神怡，且室內陳設，亦清麗可喜，惟每日房金三元五角，太昂矣。

一晚在街上散步，見洗衣坊二處。皆中國人，至一小餐館用餐，入門見其棹椅布置有中國意

步行街上，觀各種商店銀行之招待，有以女皇（Empress），女王（Queen），皇家（Imperial），王家（Royal），王（King），親王（Prince），等名字爲字號者，有以坎拿大及屬地（Dominion）爲名者，亦有以坎拿大（Canadian national）國家爲名者，第一種之名稱，代表其舊思想顯明英帝國之統治權也。第二種見屬地之發達顯明其自治權也。第三種則代表坎拿大已進化有國家之資格矣。

行至皇后街，見有中國國民黨招牌，係中國字，入內無一人，然有報可看，少頃有數人來，與之稍談，然彼稍亦皆來看中國報者也。午至北京餐館中餐，亦爲中國人所開，隔壁爲北京旅館，余曾至其中，詢有可談之人否？甫出門，聽其中有人云，日本人，賣藥的，最討厭的，云云。余手提一照相機，被以爲藥箱也。余以英語隔窗告之曰，余不能說廣東話，而能略解，余非日本人，更非賣藥者，乃去。

至市政廳及省政府參觀，其建築皆與美國異趣，尤有不同者，美國衙署，早期日開門任人入觀，僅有守者守之而已。此地則各門不得封鎖俱不得入也。狄屬建築，有深厚敦穩之氣象，豈此尙係衍襲歐洲之舊耶？省政府名爲議會（Parliament）聞其首都城亦然，蓋英國屬地之自治者，亦爲議會政治也。署外有銅像三二，皆莊嚴可觀，後爲皇后公園，地勢微高。萬木高聳，俯映宮闕，使人悠然意遠。

自公園向西轉，一帶大建築，抱以空場，雜木不成林，細草鋪地猶未黃，望之深秀，不能得邊際者。省立之大學也。大學建築不下數十房，都有美意，夕陽半下，絢爛樓宇林木間，使秋色沁人意醉，在此地流連盤桓甚久，轉入他街，其他房屋亦多與美國異：一，美國通行不宅無院牆，此則多有短牆，且有宅門。二，美國通行房門，皆單扇門，此間之門，多爲雙扇，余曾偏查一小街之門，僅有三門爲單扇者。三，美國大建築，但求適用，此地則門窗檐壁，往往取對偶布置，以增其壯麗。此城街道，不盡爲井字形，除商務繁盛之各街外，多爲丁字形。亦使遊人望之有深厚之意，又其大建築如省政府市政廳等，皆坐北向南，大門之前爲最寬最長之南北街，故在此街隔數里之遠，可北向望見公署之正面，遂增無限之莊嚴，此在西美中美所未見者也。

晚在旅館中餐，餐後在街上散步，半時，歸寓。購關於坎屬之小畫說之。

十一月六日

晨起大雨，聞此日爲坎拿大節日，各機關商店停止辦公，上午在寓寫日記，下午雨勢漸減，冒雨乘電車，至省公署。及省立大學一帶，遊眺傍晚方歸。

十一月七日

長訪亞丹白克 (Sir adam Bick) 爵士於水電管理局，(Hydro Electric Commission) 詢問奈阿葛拉水力，及所生電力，管理方法，大概彼謂：一，經費不出自全省，因現在能享用此利益，其範圍不及於全省也。當時由十三地方，團體合組，故年費由此十三地方共認。二，公家對於設備及管理費若干，祇向各地方徵取若干；不另取利。三，管理總局所管理事務，一，為水電總機器。二，為向各地方中心之交傳線。至各地方後，彼自組織自行管理也。爵士為此局總董，甚忙，又囑其總工程師葛貝 (F. A. Gaby) 君，為余詳談，實則余之工程智識有限，並無詳細問題向之請求也。稍談片時，余請其介紹，向大學參觀，先至其普通管理部，告余以組織大綱：(一) 校長由校監選舉 (Governors of University) 校監由政府選派，政府即議會，此是邦之通稱也。(二) 大學共統四學院 (Faculties)，八學校院 (Colleges)，校各有教務長 (Dean) 一人，無兩院兩校教務長以一人兼充者。院校下設分科 (Department)，每科正教一人，即為此科主任，其下設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助教 (Assistant Professor) 及講師 (Lecturer) 教員 (Instructor) 各等教職，教務長由校長委任，教授由教務長商承校長聘任。(三) 另外設祕書，會計 (Bursar)，圖書館，三部分，直隸於校長。

又赴圖書館參觀，與其館長談甚久，出中餐。

下午又赴教育科大學參觀，晤其教務長巴金漢 (Pakinham) 博士，談甚久，此校無本科生

，凡入此科者，均須在他科得有學士（B.A.）學位，此科一年半畢業，派充中學教員，此輩各中學教員。以此校爲惟一之造成機關，學生祇二百餘人，另外設中學（High School）高等小學（Senior School）二部，爲師範生觀摩實習之地。此邦國民教育，卽小學，共八年，所謂高小卽後四年也。余詢其何以無前年級？彼謂，當初以前四年與後四年教法不同，不宜于師範生實習，故缺，今又考得有設置備觀磨之必要，現正在添設中也。共談二小時，至四時，方歸。

十一月八日

晨仍赴教育大學參觀，巴君託其中學主任某君導余徧參觀其各級講室，均正在講授中，普通參觀講室者，大概以一時間參觀一講室，上課時入，下課時出，余此次因時間太少，每十分鐘參觀一講室，故能以一小時餘之時間，徧觀八級之講室，此間教員程度，較普通學校當然整齊，觀其學生領解之程度，頗爲充分，良不易也。下午又來參觀，其師範生實習教授，一人在講壇上教授，其他若干人在學生座上與學生同聽，守同等之規則，惟學生爲被教授者，其他在作日記，以記壇上實習者之教授方法，而加以批評也。

其附設之中小學各班，另有專任教員，中學行分科教授制度，小學行分級教授制度，與其他中小學相同，惟有時爲師範生觀摩及實習之田耳。余詢以中小學中記分數百分法與等級法，

孰爲相宜。彼等均謂實驗之結果，百分法爲相宜，小學生之自信力較差，用分級給分法，不足以滿足其對於自己功課所欲得之批評之希望心。

參觀畢去。

訪懷德 (A.V. White) 君於其辦公室，續談詢水電管理及發達事務，彼局設立方十二年，現在設置費用至二萬五千萬，生電機至五十五萬馬力，可謂巨觀矣。

晚赴奈阿葛拉城，六時五分誤車，將票退還，另購他線之票，七時十五分開車，十時半到，下車寓一小旅館內，出門購茶至一餐館，又爲中國人，頗可談。余用茶一壺，水果二枚，訖不受錢，無可如何，此華僑中之不易得者也。謝之回寓寢。

十一月九日

晨乘電車赴瀑布處，乘車處名橋街，即坎美之交界橋也。兩橋相隔，不過數十步，一爲此往，一爲彼來，火車通行其上，國界河即以奈阿葛拉爲名，乘車西行，不遠，又一橋，所以通汽車及行人也。河水甚大，而距地面尙隔十餘丈，岸多雜樹，景亦可觀，車再向上，則見瀑布矣。瀑在彼岸，而觀者在此岸可見全景，瀑寬數十丈，高祇十餘丈。浪花雪白，衝激作風雷聲，此瀑此河之南岸爲美國界，此瀑亦名美國瀑，亦名奈阿葛拉，(Hore shoe) 再上已至河之

盡頭。其上爲安泰流湖，湖面高於湖身一百六十餘尺。湖水下注之口，狀如馬掌，水由口傾入河身，如銀河倒瀉，成此大瀑。名爲馬掌瀑，象其形也。亦名坎拿大瀑，對美國瀑而言也。瀑寬將近百餘丈，環水下衝，聲浪聞數里。千軍萬馬。不足以喻其狀，湖面近瀑處，爲岩石岸，鉅石嵯峨縱橫，水衝過其上，浪滾滾如沸如騰，惜聲渾於瀑聲之中，毫不可聞矣。由此南望，爲浩瀚無際之平湖，去瀑愈遠，水勢愈平，心隨目遠，瀑布之聲若忘而不聞矣。美瀑與坎瀑相距甚近，同以湖水下瀉而成，坎瀑爲湖水下河正門，美瀑不過由旁壁下河之分流，二瀑之間爲一小島，勢較高，故界水爲二，不然，則成一瀑矣。島嶼美，由美國岸上有橋可通，此瀑在河之南岸也。河之北岸爲榑面山（Table rock），山勢不甚高，而嘉木成林，亦自幽雅，山去河不及一里，故河岸上成一狹長之小平原，電車沿河通行，卽余所乘之而來者也。

沿河一帶均屬公有，名爲皇后公園。山上山下，有極富麗堂皇之建築，皆旅館，爲夏日旅客避暑之所，秋冬以來，閉門歇止矣。沿山下西行，地勢漸起，至與山平。成小村落，南傍大湖，村周圍間有小溪迴繞，通以木板橋，另成一世外桃源，以上皆地面之景也。榑面山下有房，名曰榑面山房（Table rock House）余入而少息，其中伺者詢曰，入地下觀乎？余然之，納費五角，導余入一室，易長腰皮靴，及雨衣帽，乘電梯下，入地中，約百餘尺，由隧道側轉南行，漸聞瀑聲，排穴而入，耳若不能勝，不數十步出洞，洞口適當瀑際，飛泉下奔，浪花濺濺入

洞口，由東邊側處可見河岸及河底。此時聽覺全失。同來者有相語者，但見唇動，作驚訝之狀而已。不聞其能作絲毫之聲也。回洞中，又向西轉南而進，又出洞口，適當瀑下，但見絕壁上白流下垂，及地則化爲冰濤雪浪，折轉向上騰騰而已。此種景可賞不可用筆記，余固拙於描寫，恐善文者亦不能達其確實之觀念。因其景狀太奇，無固有術語足以代表之，亦少其他術語足以比擬之也。立久覺身上發冷，乃沿隧道歸，復自電梯上，此由地洞穿至深下之景也。

余來時，由水電局給有介紹券，可參觀其發電場，水輪之大。爲世界第一，廠共三處，余僅參觀其一。入門時但見小建築耳，訝其不似，伺者導余乘電梯。下經二百六十五尺至一大地洞，洞在河岸下。而前壁之窗則臨河沿，可見日光也。此室長數十丈，寬亦廿餘丈，前室皆水輪，半伏地面，半現地上，然不能見水在何處，伺者導余上下數層，前後數室，余迄不能知其如何作用，向來參觀所得之觀念，以此次爲最不明瞭，由電梯升至原處，又由隧道向北行，四百五十尺。已入掉面山腹中矣。又由電梯上百餘尺。又爲一大建築物，下在地面中，上一層竊地面外，中多機器轉動，亦不能知其係何用意，下出用餐。此日幾於全在此處流連徘徊，晚購車票回陶朗圖，瀕行往與張與漢辭行，卽昨日不受茶資之中國人也。十時抵陶朗圖，仍寓舊所。

十一月十日

晨起遲，赴懷德君處辭行，余急欲行，而彼因與談宗教問題，甚久，余迄未明其意，十二時半回旅館，攜行李購票赴坎京爾脫華（Ottawa）下午九時到，寓羅索旅館（Russell House）

十一月十一日

晨起，赴中國領事館，余既不知館員爲何人，亦不知館在何處，由電話簿上查得往訪之而已。先遇葛君祖癘，爲浙江人，又遇劉君賓如，爲江蘇人，現在代理總領事，又遇徐君爲奉天人，三君皆談普通話。即在館中中餐，下午徐葛二君導余參觀議會，此邦議會即政府也。有大建築三，正中之一，爲兩院開會之所，右爲下議院，院中座位與其他各處所見者殊異，（一）議員皆在兩旁分行面中。（二）中間置長棹爲書記席。（三）書記席之向內處又一長案，一端爲總督席，所以代表英皇者，一端爲議長祝告之席。（四）左旁之席爲多數黨，即政府黨之議席，右旁爲少數黨，即反對黨，議員之席，發言時皆在本人席上，然雙方辯論，恰恰對面，且其要人之席，皆列前行，更無發言彼此不能聽見之弊。（五）旁聽席皆在樓上，議員共二百三十五人，此下院之大概情形也。左爲上院，人數六十九，其方位大致相同，惟無總督席及祝告席耳。正面建築，約三四層，兩院會場所占有限，餘皆辦公之室，左右又有二大建築，則爲行

省 (Cabinet) (此在英文即內閣也，原意爲小屋或密室，爲議會之一部分，乃要人處理機密之所也，) 及各部之辦公室。

室外有小阜，爲院旁最高之地點，亦即全城最高之地點，有英國前之皇維多利亞之銅像在焉。像座高數丈，像身亦高丈餘，矗立碧空，極顯其英武莊嚴之氣概，此女子直一世之怪傑也。此處爲小山，山後臨大河，汽車路盤旋而下，直至河岸，隔岸卽爲桂北克 (Auebee) 省矣。出議會，又在街上遊覽，晚仍在領事館餐。

十一月十二日

晨，劉領事來訪。

下午，赴領館，與各館員同乘汽車徧遊城內各公園，又至議會，汽車由山上盤旋至河岸，城內有運河通大河，各公園地面雖小，而布置建設精巧，且無工廠，故天氣特清，車過運河數次，未至天文台，在台旁共合一景，又至菊花室，花在溫室內，賞菊者過多，余等未入，最後至博物院，劉君先回館，余及徐葛二君入內參觀，中有坎屬發見之古生物，其說明謂在二百萬年前，此本意推之詞，然生物歷史之長，本非如人類有文字之史，可以千百年計算也。

本日星期，故不能訪本地人。

十一月十三日

懷德君爲余介紹礦務部次長，以電話詢之，云，赴外省，本月二十六日始歸。巴金漢博士爲余介紹此城總視學員，住址有誤，不易尋得，下午得之，彼不在辦公室矣。來坎京一次，僅日日作領館之食客，而未嘗與坎人交換意見，未免遺憾。

劉葛二君，偕余同購票赴莽堆澳（Montreal）城屬桂北克省，乃坎屬第一大城也。人口約八十餘萬，下午六時半，到直隸王君煥文，浙江錢君博泉，在車站相迎，下車至聖哲母氏旅館，極不便，在館少坐，王錢二君約同赴中國街華英樓晚餐，餐後赴王君寓，四川葛君會泉，亦來謂到處相尋，訖不變得，諸君皆交通部派來實習鐵路者也。王君爲烹中國茶，大飲而特飲，十一時方歸，仍由王君等送余等歸寓，彼等乃去。

十一月十四日

晨移寓皇后旅館，上午訪此間商會王君，並參觀華人所設之醫院，由一老年法國醫生主任院事，有中國看護婦二人，法國看護婦二人，此省爲法國殖民地，後并入英，故至今法人仍居百分之八十以上也。院內經理甚清潔，惟地址較狹耳。

中餐由王鏡萬三君。及直隸郭君子純。廣東唐君康泰共作主，在皇后旅館中餐，下午在館中談，後趙君彼得廣東人以車來，載余等各處遊覽，晚仍在華英樓餐。

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英文星報及法文報各訪員先後來訪，同時同鄉諸君亦來，同鄉均在劉君室談話，新聞記者在余室，約一時記者先後去。

余約諸君中餐於粵東樓，因使館諸君下午即去也。又昨晚在趙君彼得宅內談甚久，趙君父方死，其母及二妹二弟同在此，均出招待，今日余約趙君，彼未能來，歉然。

下午四時，送劉萬二君回坎京，託王君爲余介紹參觀麥基爾（McGill）大學，彼有友人孫都合女士與大學較熟，允明日導余等參觀。

晚星報女記者艾德森（Edison）夫人來訪，乃孫都合女士告之也。來談約一時之久，乃去。

十一月十六日

王君及孫女士先後來，同赴麥基爾大學參觀，此校爲坎拿大最著名之大學，惟其規模稍次

於昂泰流大學耳。此校醫科爲歐美所推重，故孫女士之意，注重余參觀醫科，余則注意其圖書館也。第一余等參觀圖書館，余叩其古代印刷物及牌板收藏如何？館員導余觀其所收西歷十五世紀之舊約印本，中間字母係木刻所印，邊欄處有花，則皆手繪，又每句起首之字母，亦附以彩繪，黃青藍各色相間，余前在芝加哥圖書館及特可沙司大學所見古印本亦大致如此。蓋以彩畫加入字中，以助文字之美麗也。在墨西哥時，見其馬雅人之石牌文字以彫刻助其美，那瓦人之象形記錄，亦以彩色助其美，此亦研究文字學者所應注意也。又館中藏有巴比倫泥鼓文字，（本名膠泥板（Clay tablet），以其形如石鼓，故予以此名），字形與前在白克里所讀巴比倫古代史中所輯印者相同，惟字迹太小，不能辨認，此外尚有梵文，巴利文，波斯文，此三種字形之分別，梵文字母筆畫較繁，巴利較簡，波斯多點與阿富汗字大致相同也。亦藏有中國及日本印本書少許，惟非精善本耳。次參觀校內博物館，亦有極大之古代生物，古生物之發見，以在美洲爲多，又次參觀醫科大學，此科爲此校最著名者，然余毫不感興趣，且見許多病症標本模型，生極不快之感，最後訪其校長克利將軍（General Currie），純粹之英國式人物也。少許出至注冊所，取校中之年報等印刷物去。以將軍而作校長，總覺不類不倫，然須知彼非將軍出入學校時，亦與其他教職員相同，且按時辦公，絕無衛兵馬弁跟隨等等之威武也。

參觀畢，與王君孫女士同赴一餐館午餐。

十一月十七日

晨王郭鐘萬及一新自美國來假道回國之王君同來，余喚汽車同赴坎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之機器廠參觀，廠規模甚大，有時可容萬人作工，現在祇有五千人，分機關車與客貨車二種，每部又分爲製造與修理二種，製造有時停工，修理則爲繼續的也。其修理處容六十五至八十輛機關車同時修理，現在製造停工，故所觀皆爲修理，然亦自九時至下午一時方草草在廠內一周。來時訪其經理，去時又與之一辭行。回城中中餐。

晚與王君同訪孫都合女士及其父母，彼約往談也。座中尙有其他二三客，至十一時客漸散，余辭不能去，孫君（女士之父）極愛同余談，至十二時半乃歸，孫君送余登電車始返，彼爲律師，又精羅馬法，嘗研究印度法，彼謂羅馬法出於希拉，希拉法又出於印度，印度法與中國法，誰先誰後，有何關係，彼無從考證，欲詢於余，余未習法律，而印度古史年代尤覺其不屬證明，無從知其與中國誰先誰後也。孫君曾著印度法及其勢力(Hindo Law and its Influence)一文，登哈佛法律雜誌中。

十一月十八日

晨起甚遲。

下午冒雨赴口奴登家 (Okonovaga) 觀此地印度人生活，去時乘拉欣 (Lachine) 車前往，至拉欣下車，由拉欣碼頭乘船過河，即印度村也。此地印度人，名爲伊魯瓜，(Iroquois) 氏，居民尚有二千八百人，皆操伊魯瓜語，惟其人種大都雜有白人血質，老年人有能操法語者，少年者或能兼操英法語，惟不精耳。本日本大雨，街上行人不多，余僅至二雜貨鋪，一教堂，一人家，略與談，教堂中所遇。僅一印度女人，且不能英語，與其他一法國人。作極可笑之宗教問答語，此外即去街走遊觀，尊余者爲一十歲之印童，然面白晰，鼻亦微高，非純種也。印童頗聰明，余以糖果賂之，彼樂導余遊，余亦愛之。傍晚仍冒雨歸，去時，遇一荷蘭夫人，與談，及下船，一印人與之同行，彼語余云，其夫也。余頗覺奇異也。

拉欣 (Lachine) 者，莽堆澳附近一地名也。若分此字爲二段，上段拉 (La) 字爲法文之冠詞，下段欣 (Chine) 字正式用法文讀之，則爲喜內，即法文中之中國 (Chine) 字也。聞人云，法國人初來此時，以爲西班牙人所征服者爲印度，此地必爲中國，因以名之。久雖知其誤，然亦因之，故至今未改也。豈不可笑。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

檢點行裝，預備再入美國，中餐，約王萬唐諸君同餐。

下午偕王君赴女青年會，既至，除王君與余外，無一男子，覺舉動爲之不安，少頃開會，奏樂一次，奏樂頌聖歌者三次，全場皆起立，頌聖，余亦執頌詞一本，略閱之，覺陳腐可厭也。三次畢，主席報告開會，繼請王君演說「中國女子之生活」所舉皆中國之善良習慣，爲彼國所未聞者，王君雖爲基督教徒，然不以教士專門向美坎散播毀訾中國之流言爲然，故特舉中國之善良習慣。冀以改變白人對中國之舊觀念。

晚購票赴波斯頓，購票時須先得移民局認可，車站之移民局，有兩方辦事員，封余向無爲難之處，余白日曾來詢問車時間，被告以九時一刻，至第二次來，則云，八時一刻，故上車甚倉卒。郭子純錄伯泉二君，送余同上車，又電王君亦來，車開動時，諸君猶招手不止，直至不能望及乃已。

十時半至美坎國界，又有移民局委員驗護照，海關關員驗行李，示以護照，謂有外交事務，則行李免驗，各委員去，余亦隨乘客均就寢。

坎拿大最近觀察談

世人在有色地圖中，皆認坎拿大爲英國屬地。吾遊坎已認明坎拿大已由屬地變而爲自治區，由自治區 (dominion) 長養而成爲一獨立之新國族。此新國族有種種之特點，值得吾人之注

意國舉其要者：

一其國族本身構成之分子：當十四五世紀時英法兩國盡向美洲大陸殖民時，英國所佔得僅美國本部濱太平洋世所稱爲新英格者之一小部分；法國所佔領者，起自坎拿大現在桂白克省經昂大流省及美國中部，沿米西西北河，直至墨西哥灣，橫貫北美大陸，互長萬餘里，沿途設堡，有席捲全美之勢。後釀成兩國殖民地戰爭，英國殖民地之根據，藉以鞏固，法國在北美殖民地之事業，由此結束。法屬之劃入美國疆土者，亦隨美國人而獨立。桂白克省爲法人移殖美洲惟一根據地，一再變更條約，改歸英屬。後與昂大流等省，合組爲坎拿大之幹部，桂白克之法國人，亦遂成英國皇冠下之子民。然有兩事猶表明其對英國不肯屈服之精神：第一：桂白克省沿用法國語，政府不能迫其改習英文。第二：當坎拿大行重大典禮，參加者歡呼天佑吾皇時，(God saves the king)桂白克省人，皆轉面向後，以表示其不甘爲英皇臣民之態度，英種人民既不能強法國種者必習英文，其他國之移民，亦得享有仍用祖國文字之權利，在五十年前1881年人口祇四百三十萬之譜，至最近人口已增至一千〇三十五萬三千，增加百分之五十，除原有人民之繁孳者，大都自歐美國遷入。最近四年言之：一九二八年由外國移入者，十五萬一千餘人，一九二九年十六萬七千餘人，一九三〇年十六萬三千餘人，一九三一年數目最少，尙八萬八千餘人。移來者，以英美兩國爲最多；德國次之，其他法國

，美國，挪威，瑞典，比利時，意大利，俄羅斯，無不各佔有相當之數目。無論來自何處，一經古籍斯邦，皆自視為坎拿大國族之一員。蓋國家為萬民之公共組織。凡來參加者，皆得為國民之一員，得有所表現，得有所供獻，於此新國家之社會中；故其自身之認識上，亦深覺自身為國族中不可少之一分子，愛國之念，隨即在此國家中所處之地位，所享之待遇，以發展滋榮，故不必千年百年，培養陶融也。返視吾國，以龐然四萬萬人民，鑄成此大物，以四五千年歷史之長養，以同姓不婚之婚姻網，聯結全民族為一血組的團體；而其對於國家雖心力日大，向心力日小；何其與坎拿大之現象相反也！願國人深思其故！

二其國家經濟發展之程序：欲知其經濟發展之程序，必先知其地理上之自然情形，及歷史經過。桂白克一帶，為歐洲入坎之門戶，其經濟發達最早，實為坎拿大工業革命之先河。昂本流為物產最富，人口最密，接連美國中部，交通最稱便利，為美坎兩國經濟之連鎖，亦即坎拿大自身之經濟中堅，北部各區則純一林礦漁牧區。西部濱太平洋一帶本由英國與美國劃界自奧列網，(Oregon)中劃分而為英政府下另一殖民地。併入坎拿大後，坎人首經營其貫穿大陸接連太平洋大西洋之鐵路。又四面分建支路，乃連農工林礦漁牧各業為一體，形成今日國際上一龐大之生產勢力；故在昔時歐洲各國，對於殖民地，皆視為原料產地，熱貨市場，然現在坎拿大貨物之運入英國：一九三〇年為二萬八千一百八十三萬八千元；一

九三一年爲二萬二千〇〇八萬七千元；其自英國輸入者：一九三〇年爲一萬八千九百十七萬八千元；一九三一年爲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六千元；在前一年，對英入超爲九千餘萬元，後一年對英入超爲七千餘萬元，英國貨乃處處處於無利之地位，再觀其對美國之貿易：在一九三〇年，向美國輸出者五萬一千五百萬元。自美國輸入者：乃八萬四千七百五十萬元之譜，一九三一年，向美國輸出者：三萬六千四百萬元之譜。自美國輸入者：五萬八千四百五十萬元之譜。對美國之入超，則前一年超過三萬萬元以上，後一年亦超過兩萬萬元以上。然則坎拿大非不需要熟貨也，其需要之熟貨，不自其母國輸入，而自其鄰國輸入。自經濟上觀察，可知坎拿大對於英美之個別關係矣。坎拿大之經濟，更有三特點，足使吾人注意：

1. 坎拿大之麥田，面積之大，產量之豐，在全世界居前三位。以一千萬之人口，其農產品之出口者，在全世界市場蕭索時，一九二九年，超過八萬萬金元以上。吾國以四萬萬人之多，而連年乃需要外國米麥之入口，果何因以致此？

2. 坎拿大之經營西部也：始之以交通，次之以開墾，次之以工商業，其政府竭全力提倡人民之向西移動，其人民亦竭全力將東部已發展之財富，向西部新開闢處移動調用，故能於短期中促進西方發展，以謀全國之普遍繁榮。吾國在今日，固尙不能比五十年前之坎拿大，然所謂中央政癱瘓，有無向邊地發展之眼光？有無向窮北進行之勇氣？有無讓國家通盤存

計之方案？吾但見雄踞東南一隅，自許爲吾能掌握全國經濟之鑰鑰其灼灼之目，蓋全注射于外國勢力範圍之上海；而社會方面之號稱有力者，又皆羣趨于租界，藉求保障於外人，以穩渡其美滿優越之生活；誰肯念及內地殘破窮困鄉村者？吾乃望其擴大眼光以計劃荒邊絕域之發展，可謂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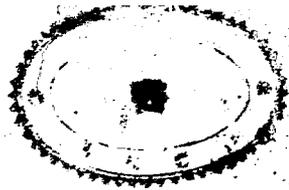
3 現代文化程度愈高，其需要木材愈多，建築所用，猶其小者；紙料所需，最關重要。蘇聯爲世界擁有最多森林之國家，次之即坎拿大。坎拿大紙及紙料之出口，年皆在二萬萬元以上。中國以世界第一偉大之民族，其需要建築木材，及造紙原料理當甚多。然吾國產林地帶，一爲東三省，二爲外蒙古。今外蒙古獨立已逾十年，當國者方賭氣爭雄于內戰之勝負，莫有籌收回之策者。今東四省，又被日本人以滿洲國名義，囊括而去。此後吾可憐之四萬萬人，將建築木材，及造紙原料，亦無處求得矣！

三 坎拿大之政治組織；吾人之誤認坎拿大爲純粹屬地者，皆不知其有獨立之政府。實則不但其中央政府純粹獨立，決不受英國之任何干涉；即其各省政府，亦各獨立定制，各立名稱，各自選舉。其中央政府仿造英制，有國會，有內閣；內閣由國會多數黨組織，其閣員初不過十人左右，今已增至十八人，因事分職，隨時設官，幾無固定，之中央官制；各省仿而倣之，亦皆行議會制，由多數黨，組織內閣，其閣員有多至十二人者，如昂太流省；有多至十人者

如桂白克省，有少至六人者，如拿瓦斯克特（Nond Scotia）此爲其現在各級政府組織，當吾遊彼國時，其省政府閣員有祇四五人者；且各省名目紛歧，有官名同而職務異者，亦有官名異而職務同者；上下級政府間，專自其官名觀察，幾不知其下級機關之職務，應歸某上級機關主管，此英國系政治制度之顯着異點；職掌不固定，系統不分明，論者多以神縮自由推譽之，吾殊不敢苟同也。然以此不甚美善之制度，而坎拿大人乃能善爲運用，以調協其內部發展其實力是又不能不歸功於其國之政治能力矣。世或以其對英國人在同一帝國之名稱下，爲不具獨立國之資格，不知坎拿大自一九一〇年已有獨立之海軍，自一九二二年，更定新軍制，擴張龐大之陸軍，行全國皆兵制；其常備軍設備，遠在戰前之美國以上。世界第二次大戰，雖不敢斷其必有；而國際間潛伏戰爭導火線，縱橫交錯，隨時有觸發可能，但一觸發，隨時有延及全世界之可能。以坎拿大已往之專務經濟發展，絕不注意武備，今亦厲行全國徵兵制度，以免將來大戰時爲他國所犧牲。中國在國際上爲伏有導火線最多之國家；請問吾政府！請問吾國民！吾果有何預備！十月四日。

胡石青著

三十八國遊記



開封開明印刷局代印

719
214
2:2

胡先生最近三種著作

- 一、人類主義(初草) (定價一元)(開封豫都文書莊代售)
- 二、胡石青先生民族復興講演集 (印刷中)
- 三、胡石青先生獄中雜記 (印刷中)

趙質宸先生近作兩種

一、鄉村教育概論(再版)

趙質宸編 定價洋一元 北平著者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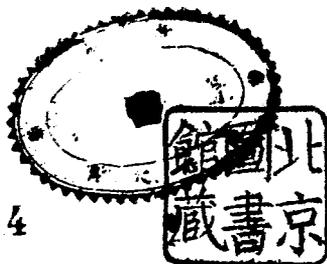
本書共分三大部：一，為鄉村教育背景；二，為鄉村學校式教育；三，為鄉村社會式教育，或鄉村建設。往昔講鄉村教育者，專注重鄉村學校式之教育一種，他二種少有論及，本書三者並重，不稍偏倚，其目的要以認清環境，用教育之力，達到鄉村自衛，自治，建設之目的。編者辦理師範教育有年，並曾考查各地鄉村教育實施，本書理論實際，均能兼顧，誠鄉村教師之指南，師範學校之善本也。

二、河南諺語集 (趙質宸輯)(定價六角)(北平著者書店出版)

上二種在開封財政廳街八十三號北平著者書店辦事處發行



85814



三十八國遊記

冊下

第十三 美國之三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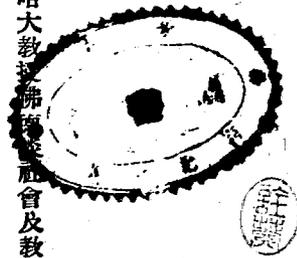
A. 波斯頓 (自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一日)

- 1 參觀哈佛大學晤趙元任博士。
- 2 乘觀景車遊覽全市。
- 3 訪哈大教授佛蘭克社會及教育問題。
- 4 參觀通用電機公司及太平洋棉業公司之工廠。

十一月二十日

八時三分，應至波士頓，因火車誤點，四十分始到，下車寓嘉來別墅 (Copley Plaza)，為此間有名之大旅館，館對面爲公共圖書館，余出赴銀行取錢，就便至圖書館參觀，並閱報，出尋一餐館名爲法廳餐館，因隔壁爲一法廳也。余步至廳內，院中略一流覽，圖書館與法廳建築皆爲環樓式，四面皆樓，中間爲空院，上可見日光通空氣，下可見土花木，此種建築，爲中西美所未見者。

下午三時，波士頓晨郵報記者來訪，略談約二十分鐘去，何德金君浙江人來訪，張文濤之介紹也。方談，晨郵報又來照一相片而法。



僑何君出尋房，因旅館太貴不能久居也。

晚何君約至中國街便餐，遇江蘇胡君，安徽黃君字韻三同談，餐後何君有事歸，黃君送余回寓，談至十二時方去。黃君深痛心於國力之不振，謂曾有一次在某校長宅內便談，某君發議論謂英人完全管理印度，美國人完全管理中國，則世界和平之日近矣云云。彼聞之腦欲裂，此印象終身不能洗去之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

與旅館結帳，每日房錢六元，一出入取行李開房門皆有小費，又晚汽車移居新租之房，一日夜所用多至十餘元，並未管購一切物也。新寓在乾德列 (Chandler) 街八十八號，每星期租金七元，房東艾氏特 (Essey)，六十餘之老處女也。

下午二時餘，何君來借至坎布里治 (Cambridge) (卽劍橋) 城參觀哈佛 (Harvard) 大學，時間甚短，僅觀其建築與圖書館及博物院而已。其氣象較舊，大概東美大學畢業院較爲注重，畢業院中人數亦多，西美文化尙未建立，學生但求畢業於大學，故畢業院之人數較少，且其畢業願深造者，更有多數赴東方入畢業院，所以東方之畢業院更爲發達也。其著名學者之充大學教授者，亦以在東方者爲多，故文物上今日西美尙不足以與東美爭衡也。

未又至一德國博物院參觀，畢，何君送余回寓，候黃君不至，僑何君同出餐。

十一月二十二日

夜睡至了一小時之多，晨起補寫日記，自在甌脫華後，友朋過從，日無虛夕，日記久未接日書寫，今日始補至昨日，此項債務可爲清結矣。

在陶朗圖曾參觀博物院，其中中國石造像古瓷古陶器甚多，尤以陶器爲最，遇一坎籍婦人，自謂係初任坎拿大所任東方商務專員（Commercial Commissiona）之女，曾隨任至中國與日本，且頗研究東方古物，彼謂中國古陶器之出土者，此館所收存在一半以上，余謂當然不包括中國在內，彼謂中國亦在內，未出土者不在內，蓋中國並無大宗收藏，而歐美其他各博物館所收者，亦不過一處數十件，至多百件而已。此館所收者以千計，故可占全世界之半數以上也。余聞之汗顏，中國人不知保藏古物，實爲一亡國氣象，可恥可懼，補誌之。

天晴，然甚冷，中餐後，赴公共圖書館，閱書片時歸寓，何中流（卽何德奎）在寓相候，稍談同出晚餐，又遇昨日之胡博士正詳，亦約之同餐，有安徽胡君學源，遇談甚懽。

晚黃君韻三來談，謂昨日訖未尋得此地也。十一時半乃去，余稍一閱書，已至十二時半寢。

十一月二十三日

預備作游坎有系統之短著，深恐又如對墨西哥有預備之時，迄未見諸實行也。晚黃韻三及胡正詳陳君尙有其他某君同約晚餐，談至八時半乃散，途中過電報局，爲張文濤發一電，歸後

讀書至十二時半寢。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上午自赴圖書館。

下午何中流來，約往親馬司楚塞 (Massachusetts) 州政府公署，中亦有天井，且前後爲二，如中國兩進院則有二天井也。南歐建築，自小亞西亞漸被，故與中國建築或有相同之根據，惟中國作分配的發達，彼作積聚的發達，久而漸異矣。中國一切文明之發達俱爲分配的，歐美俱爲積聚的，不止建築一種也。

晚何君約看電影，赴婁氏戲園 (Loews Theatre)，婁氏專以戲園爲營業，美國及坎拿大城皆有其戲園，美國工人每星期必看電影數次，而婁氏成鉅富矣。其他戲園，亦皆爲富者所設，一園建築之費，動至數十萬金，而訂購新片尤須大資本，此非中下人家所可經營者也。大資本者之戲園分布各城，故能購最美觀之電影，各城輪演，小資本家勉強集資成一戲園，而力量斷不能購最美之電影，且電影以最新出者爲上，小資本家又決不能購最新者，此美國戲園業所以漸爲少數大資本家所壟斷也。本日所觀電影，爲一法國小說家 (Novelist)，因其女愛情不專。見錢則轉移，其父爲說一小說，乃一女子見男子有錢則轉移其愛情，先愛一男爵之子，往訪而遇其父，男爵方斷絃，不知此女爲其子所愛，思與求婚，先贈以寶珠一串，價值萬金，

女乃棄子而愛其父，後又遇其他一侯爵，視男爵更富，又兼愛侯爵，侯爵與男爵相妬，男爵設宴請侯爵置毒欲殺之，有人暗移酒杯，男爵誤以自殺，女乃嫁侯爵爲夫人，此時又思及彼所真愛者，乃男爵之子，寫信與私通，一面媚其夫立遺囑使已承其所有財產，後男爵子與侯爵因他事決鬥，侯爵中要傷，醫者云必卽死，此時侯爵尙不知其妻與所決鬥者私通也。囑速喚其愛妻來，乃其妻先期已來隱他處，見侯爵傷必死，乃與男爵子相抱接吻以慶侯爵之必死，并不來視其夫，侯爵睹之氣憤幾死，移置一古廟中，又函約其妻一來，妻約男爵子與俱，意在使其夫氣憤早死也。男爵子失路後到，女先到，以爲男爵子在，入則但見其夫，驚愕欲奔，其夫追得閉置一別室中，女驚欲死，少傾男爵子至，見侯爵不見其妻，與之口角，出刃相加，侯爵以手炮銃殺之，力拖其屍，開門置女所閉置室中，女見所愛屍及其夫狀，神魂震蕩，心肝崩裂，被髮翻目，狀可慘可怖，此時觀者俱以此爲本戲正文矣。而小說家與其女忽出現，小說家猶作嫵媚談之狀，女則猥倚父身涕泗併集矣。然自此改行專愛一人，不爲金錢所移，得成佳偶。

余特記此事者，以爲此段小說類中國果報案，謂善惡己身負責，或子孫負責，故果報在人，其說轉足動人，基督教勵代爲生，果報不及子孫，而在本身者又專以靈魂上天堂入地獄了之，其不足動一般人上帝福善禍淫之真信仰固宜，本日園中觀者皆大感動，在國內時以謂美國普通程度皆高，豈知所謂高者，不過有百分之數十分能讀其蟹行書耳。其普通知識似尙在中國

義人精神之間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乘觀景汽車 (Sight Seeing Car) 出遊，每人二元五角，車載十二人，自午前十時至下午一時乃歸，此城在美國，可謂之第一有歷史之城，凡美國人愛稱之五月花船 (May Flower)，所載來者多數在此城一帶，美國獨立之戰，華盛頓在此城誓師，就全美軍總司令職，今此地尚有古榆一株，相傳謂華盛頓就職並誓師所也。南方地 (South Square) 有一街名波士頓街，爲此城最窄之街，其寬不過五六尺，且曲折不直，與中國漢口九江之街道相似，馬車僅容一輛，此地或爲較古之街，亦不可知，又此地戰時曾修炮台即所以壓迫英人退出波士頓者也。此地不遠有保羅李維爾 (Paul Revere) 之故宅，室內簡陋用具多古拙，知彼物質文明大進步近數十年之事實也。又不遠有般克山 (Bunker Hill)，爲當時戰場，美將瓦倫 (General Warren) 戰死於此，今有偉大之紀功碑，高二百二十尺，碑下爲室，豎瓦倫像，又至海軍港 (Navy Yard)，港地位甚廣，可容多船，入大洋處兩地股交抱，儼如門戶，港內較遠處有船，不知爲何等船，較近處有滅魚雷艇 (Destroyer) 二艘，可就近看，然不能知其作用，有舊鐵甲船 (Ironside)，名憲法者，亦泊岸，余等入船觀看，周圍有炮位置大炮十餘尊，均自炮眼中向外支置，炮眼上有小窗可容遠鏡爲描準之用也。此外亦無以異於他船，惟立船頭覽全港形勢，使人

增長雄心，不免慨念祖國之積弱也。其他所經乃州公署，署前公園圖書館。及哈佛大學之博物館，皆爲所已見者，哈佛博物館中因有德人所創製之玻璃質模型花，甚精，波士頓人愛稱之，自余視之，殊不及古物之有興趣也。此大學在坎布里治，華盛頓榆樹亦在坎布里治，今日乃未至樹前一觀，爲一缺憾。

下午二時與黃韻三君預約訪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校長，余一時半始歸，黃君已爲余打電話二次矣。急以電話詢彼，已出門，二次電詢不能得，悵然。

晚赴中國街杏香樓用餐，冀可於其地遇黃君，因前二次俱在彼處遇彼也。至遇胡博士正詳。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

晨起欲浴。無熱水，求房東設法溫之，仍不熱，中止，余此次所寓之室，其優點有三：（一）街甚幽靜無電車。（二）第一層前房兩窗外向，白日可得日光。（三）去繁盛處並不遠，距圖書館尤近。其缺點有四：（一）無電燈，無熱氣管，燃燈氣燈及煤氣小爐，光與熱俱不足。（二）房東爲一六十歲之老處女，無力洒掃，不甚潔淨。（三）無熱水不能浴，蓋余雖能涼水浴，然非在暖室內或熱水浴後不可也。（四）便所不潔，且在三層樓上，樓梯窄而無光線，上下不便，此間房舍，多左右相連，祇前面或後面可開窗，故白日亦須燈，西美到處有電燈，尙不甚暗，此處中下人家，皆用煤氣燈，且白日不肯燃故黑暗異常也。總之大城中下等之生活

，遠不如中國鄉村人之樂，其衛生亦不甚好也。

寫前二日日記竟，已十三時餘矣，故在游程中，如不輟日記課，幾無時力可以作他種文也。午出尋一自取餐館中餐，餐後仍回寓稍翻閱書籍，草坎拿大漫汗錄目序，此破題第一夜也。不知此後能磨續之否。

晚餐後，仍續前課，十一時就寢，輾轉幾不能成眠，用心過度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晨十時赴坎布里治。訪哈佛大學社會科教授佛德（James Ford）君，途中遇何中流君來接余，何君接待余過周到，使受之者不安。

十一時同訪佛德君，葛理爾君之介紹也。

余詢以下列各問題：

問美國婚姻問題。大概情形如何？

答法律方面禁早婚，禁有遺傳病者結婚，蓋根據於優生學，然事實方面。遲婚與無病而不結婚者甚多，余對於遲婚亦不贊成，因女子生育以二十五六開始生育最好，故結婚之適宜年限，就生理上男子以二十五女子以二十三最為適宜，女子三十歲以後結婚。與生育上甚不相宜也。

問君對於生育節制問題（Birth Control）。如何意見？

答節制生育，對於有精神病（Mumble Mind）者，或智識過淺者，贊成其節制。

問由政府節制之乎？由彼自身節制之乎？

答所謂生育節制者，由自身節制也。

問無智識者不知節制，亦不肯節制，而實行節制者，轉在知識高者，將如之何？

答在美國學者，并不甚提倡此事。

問女子有高等知識者，第一不肯結婚，第二結婚後節制生育，而生育責任，乃由知識低之階級負之，不適與優生學之原則相反乎？君思此傾向是否於前途有危險？

答誠然，此事當以教育方法挽救之，使知識高者知生育為社會上義務，當及時嫁人，多生子女，智識低者則教之生育節制，不可多生，但美國學者如此主張，然現在尙未見有何種效果，女子三丁以後結婚者，往往不能生子，或祇生一二子女，結果人口必致減少，

因思希拉羅馬盛時亦或受此病症，高級人不肯生育，而生育多者皆為低級之人，故文明遂以衰歇，如美國傾向無可挽回，中國能保持使高級智識人，仍負生育之責，或者將來文明中心，仍移至亞洲，亦不可知，然又恐中國教育進步後，未必不與美國為同一之現象。

問君對於集中發達之大城，如何意見？

答如極大之城，不見日光，不見天色，空氣惡濁，行人擁擠，即於教育衛生方面亦多不便，故從前主集中發達者，近來亦有主分散發達者，另外又有爲分城運動（*Auburton Movement*）者，有爲鄉村運動（*Village Movement*）者，皆對於大城不滿意，並求補救之法者也。

問美國禁酒而嘗遇有人醉於街上，工廠中禁吸煙，各工人皆生嚼煙葉，余以爲此必有一種使之必飲酒必吸煙之原因，必其神經需要刺激性之物以刺激之，然否？

答美國工人嚼煙葉，不自工廠禁煙始，美國人之愛酒，不因於禁酒，亦非作爲提精神之用，（余用刺激字爲英文（*Stimulate*）彼答之提神，係同用一字，或者余用字不當，亦不可知，）各人害病由醫生診視之，其病各不相同，各國國民之有特別習慣亦然。

問聞有人言美國精神病者，多由愛情上失意而然，此事能由統計上一查考乎？

答統計上不能查考，或向醫院中可查，然必須合多數醫院平均方可，余以爲得精神病之原因有三：第一遺傳的，第二飲酒過度者，第三失意懊惱的，君所謂愛情上失意者，屬第三種，然愛情失意者以外，尚有他種失意者也。

余閱時表已十二時餘，興辭，佛君又送余等至社會科圖書館，指一書樹云，此欄皆關於家

族制度婚姻問題之書，君對此問題有與，可閱此欄之書，余云，分科圖書館，亦公之於大衆乎？彼云，否，然君可隨時來閱也。

與佛君辭別，何君導余同往觀華盛頓榆樹，幹已半枯，在兩路中間，以木欄護之，前面有碑文云：「在此樹下華盛頓受任節制美國軍隊，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云云。」（Under this tree Washington took Command of American army）因憶前日乘觀景車，曾過此地，因樹在極近處，轉不留心也。

與何君同赴一中國餐館中餐，餐後同往馬省工業科大學（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訪司包佛（Spotford）教授，施嘉幹所介紹，司君已去辦公室，其秘書某夫人請其助手導余等參觀，民事工程科大學（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此校分十五科，此一科也，司君爲此科教務長，故其助手導余等觀此科，此校工程學在美國甚有名，余工科知識甚少，不足以詳細考詢，略觀其大概而已。

又參觀其圖書館，館中有中國報，閱報片時，孫君又導余觀扎理氏（Chates）河，此河界波士頓坎布理治之間，送余至電車，彼乃歸。

晚赴圖書館閱書，九時歸，出門，天大雪，驟起鄉心，前在坎拿大參觀坎大鐵路工廠之日，已見冰雪，連日晨出必見冰，余著薄絨衣一襲，中純大衣一件而已，亦不甚覺冷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晨赴坎布里治馬省工業大學。訪司包佛教授，何中流君約會於途，與司君約談。彼作函爲通用電機公司，此公司在美國爲第二電機公司，公司有二廠，今日往西林（West Lynn）參觀其一廠，可容一萬二千人作工，面積合中國二方里有奇，余於電機智識太缺乏，不過觀其規模之宏大而已。此外有足記者，一爲其藝徒學校（Apprentice System），專收小學畢業，及曾在中學者，授以實用智識技術，近來每年畢業者。幾於全在彼廠中作工。二爲與馬省工業大學合辦之電汽工程師專科，（Co-operative Course in Electric Engineering）五年畢業，一班限定四十人，四十人又分爲二部，管輪替授課，或實習於工業大學，及通用工廠之中，其進校程度，與工業大學機務科同等，畢業授以碩士學位，聞此班之學生畢業。其學問經驗，在美國各工校畢業生中，可稱最高云。專科董事部，由大學與工廠合組之，有人專任其事。

參觀畢，已五時，冰雪載地，極冷，約何君同赴中國街，用中國飯。

十一月二十九日

午一二時半，偕何君乘火車赴落德市，（Lawrence）參觀太平洋棉業公司之工廠，下火車，彼有汽車來接，並派有職員喜考可（Hiscock）君來招待，並晤其廠長副廠長，廠分爲三部：一曰紡紗部，二曰織部。三染印部。第一部有紡錠（Spindle）十八萬支。第二部有織機四千

張，每機平均每星期出布八十二碼。第三部又分爲染色科，製板科，印花科。製板時先畫花樣，以花用照像機影至鋅板上，可大可小，用筆描下，花樣有若干色，則分製若干板。以若干次描之，再次置鋅板於案上，高於案有機，機上有製成銅軸，軸上架有鋼筆七支，連在一機，另一長管下連鋼筆一支，作者手持長管之筆，向案上鋅板之花紋照描，則上面七筆隨之而動，銅軸上即由此端至彼端滿刻爲同式之花紋，銅軸先上有類於膠質之物，故銅易刻，刻成以他種藥水洗去膠質，花紋極清，將此軸安之印花機上，一面著色，一面印布，彼廠祇有機五十張，可供十八萬錠四千機所產之布印花之用，其神速可想見矣。

本日參觀所得之觀念頗覺明瞭，惟不及詳記於日記可惜。

參觀畢，又由汽車送余等至車站。

晚趙元任君約餐，趙君即前年請羅素講演時任譯事者，現在哈佛大學授漢文，前日曾往訪之，趙君之夫人同在此，能作中國菜，食之甚美口也。

十一月三十日

今日耶穌教國家稱之爲謝聖節(Thanks giving)，余出至餐館，一餐一元二角五分之多，蓋今日餐館皆售整餐，稱之謂謝聖餐，餐品尚美。

下午赴街市步遊，歸，余之大箱，已由巴肥婁(Buffalo)城寄來，晚赴中國街香樓吃叉

燒麵，此地菜品并不佳，而湯麵尙有中國意味也。

晚何君中流又來，約看戲，至三家皆無座位，末至一家購票入，立半時始得座位，電影中有一女子畫則魂附白人，夜則附一印度人，頗怪誕。又一故事，係男爲女棄家業，女爲男守節，三四年後乃團圓，家業亦未失，此二影皆最新之名劇，然皆東方之小說意味也。

今日爲十一月末日，時光之速，使人可怖。

十二月一日

晨，檢點行李，出門，赴銀行取錢，就便參觀自然史博物院（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畢，赴車站購票，赴紐約，昨日衣箱已由巴肥婁寄來，今又須由火車轉運所運至車站也。

下午三時上車，路旁河流多結冰，然並不覺冷，意者一年來日日行動勞苦，膚肉雖覺瘦減，體氣實較前爲壯也。五時天黑，所經地，天氣當較北邊似溫和，河水不見冰矣。九時至大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下車，寓蘇門旅館，（Sherman Square）房小而租金大，經理人亦傲悍不類上等人，視在莽地澳皇后旅館有天淵之別，彼處屋美大而價較廉，經理人待客亦有禮也。

晚在火車用飯。未飲茶，至旅館安頓後，赴街上尋小館飲茶，未著大衣，亦不覺冷。

B 紐約（自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日至民國十二年正月三日）

1 參觀美國第二大圖書館——公共圖書館。2 參觀哥倫比亞大學並晤杜威博士。3 在哥校礦學會講演。4 晤美國財政專家賽理格門教授。5 與羅家倫馮芝生談宗教問題。6 參觀紐約大學。7 聖誕節之本意與紐約之聖誕節情狀。8 參與美國哲學會——在紐約年會。9 與李善棠馮淮西等守歲。

十二月二日

晨略遊觀街上，旅館附近皆最繁盛之街，然尚清潔，與芝加哥之下城圈全不相類。第一因城內不准燃煤，皆用電力，而發電之廠則在數十里以外之故。第二城內房雖高而街道甚寬。第三市政辦理較好，使余對大城之惡感減輕。

下午訪同鄉馮友蘭君，不遇，因至公共圖書館參觀，此為美國第二大圖書館也。東美公共圖書館，就所見者皆有一部為兒童閱書部，中小學生來閱書者，並不甚少。

晚至自然歷史博物院已閉門，余閱兩種游人便覽，皆言此院星期六日晚閉門，故晚餐後乃來，徒一往返而已。

十二月三日

晨馮友蘭君偕弟景蘭來訪，友蘭字芝生。習哲學，其弟習礦科，兼地質學也。稍談其弟先去，午偕馮君中餐，餐後參觀博物院，自一時直至五時封門時始出，其中收藏美洲各國印度人古物或標本甚多，對於馬亞石刻文字尤富，多出土於中美瓜特馬拉（Guatemala）一帶，爲余前在墨西哥所未見者。余在墨時亦覺馬亞文當時必以彫刻之精工爲其文字美麗之一種，此間所見其彫刻有更美者，非數日之工不能成一字，亦其文字不傳之一種原因也。又由北美各印度人之古物及衣服用具人型按地理接續陳列，直至渡比令海峽。仍接陳列東胡（Etruscan）等人之衣飾用具及人型，其人型面骨格具無甚異，衣飾則漸變而近於中國式，此種收集與布置，可深賞佩，非深究人類學者不能也。

十二月三日

偕馮君芝生路參觀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有名大學之一也。美國各大學。雖各有專長，就美國人之意見，則推哈佛（Harvard）及耶路（Yale）兩大學爲最，而就其學風之影響於中國人之思想者，恐以此校爲第一矣。

下午二時，赴杜威博士講室聽講，歷一小時之久，講畢，稍與談約期再見。

馮君爲余覓其同樓之住室一間，移與同居，同鄉秦緝略君及李君來談，秦君爲秦幼衡先生之第三子，在此習經濟。

十二月四日

至大學參觀礦科，及地質博物館，馮景蘭君導余，且時加以說明，余意中國在外習地質者，所講皆外國就其本國所調查者爲多，即中國現在所用參考書，亦大概專言外國，由此觀之，中國對於本國地質及動植物之切實調查，實不可緩之圖也。

赴一銀行持信用銀摺取款，彼不付，謂必須赴發行此摺之大陸商業銀行之連號漢奴 華銀行乃可。乘電車歷半時乃至其地。取款時彼又向舊簿據中查號頭，對簽字，逾半小時乃付。此種繁難爲余第一次所經，他城無有。聞人云，此城多作假票者，故銀行家特別慎重。

晚秦君李君及安徽汪君，與芝生昆仲先後來余室談。其他諸君去後，芝生又出河南留美學士會所組織之教育委員會簡章見示，蓋專爲調查大學辦法，備河南省立大學之採擇也。

十二月五日

訪大學社會科教授歐克伯 (Ocker) 君。與秦縝略君偕往。余詢以美國工人衣食之資，娛樂之所，似較他國爲好，而各留心者皆謂美國工人痛苦，其原因何在？又女子在商店工作者，其工資視男子殆低一倍有餘。女子未嫁者之生活如何維持？彼雖各有解答。然似有不願以美國人之弱點，爲外國人所知之意。余尙有其他較大之問題，亦不再向彼問。彼乃以中美親善，日本外交政策等政客口頭禪相敷衍。余亦漫與之談，彼此形神似不甚屬。余意此君不久或將向政

治方面活動，亦不可知。

杜威約至其家茶會。人太多，拉雜牽談而已。芝生有文評論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登此間哲學雜誌，以一編送余閱。并借余梁君中文原文對閱。原文太長。貪閱夜遲睡。

十二月六日

起遲，仍續閱梁君原文。

下午天大雪，著中紀裏外衣，出發，仍不甚覺冷，真體氣增壯也。

晚徐定瀾君來談，夜仍閱梁君文。

十二月七日

筆壞，不能作日記，越數日購得寫中國字之新筆，追憶補寫，已多遺忘；本日所作之事，乃至絲毫不能記憶，由此推之，如出國不寫日記，竟不知回國後，尙能記憶遊歷所得者否？

十二月八日

晚程志願君，約至礦會演說。此會爲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習礦學生全體所組織，同鄉馮景蘭、李餘慶、張金鑑皆在其內。晚在大學內講舍開會，到三十餘人，演說畢，有點心可吃。余演說大意如下：

一報告黃河下流各省，如河南，山西，直隸，山東等煤業煤產現狀，其進步速度，在工業

改進之速度以上，現在將有供過於求之趨勢，祇以國內運輸力不足，國外更無航業航權可言，故不能向世界各國之商場謀發展。

二北數省煤量之富，已經證實。大江以南依個人之調查，煤亦甚富，其發現甚晚；且開採尙未大進步之原因：一因北方在數千年前，有燒山惡習，以致山上樹木甚少，到處童山，石層外露，間有煤層亦外露，不必開採即可取捨者，此其易發見之原因一。江南則滿山葱蘢，深林茂草，至不能見土，適與相反；又同此原因，北方林木不足，人民缺乏燃料，不能不謀得他項可燃燒之物以代柴木，因以造成開採較早之第二原因；江南情形亦與相反。又北方天冷，需煤甚多，故在海禁未開以前，亦有大規模之煤礦成立，而南方亦與之相反也。江南各省，浙江有煤而不盛，江西較盛，湖南更盛，余於雲貴，未有調查，或更盛亦不可知。末言中國鐵礦多寡，尙在不可臆斷之數，絕非如三十年前外人臆斷之富，亦非如近來一二西人報告之少；然鑛之鐵爲立國必要之礦，祇能留以自採，不能與外人共之；而鐵之含藏量究竟如何？則甚望最近之將來，能有確實之調查云云。

十二月九日

偕芝生等同赴布魯克林 (Brooklyn) 博物院參觀。

十二月十日星期

午，礦曾同人約中餐，席間論話甚暢，晚，同鄉馮氏昆仲，秦縝略，張金鑑，李餘慶諸君約餐，餐後同來余寓，談甚久。

十二月十一日

偕秦縝略訪大學教授賽理格門 (Dr. Edwin Seligman) 博士。余本擬與之談財政上稅法問題，秦君謂：「彼亦喜談社會問題，何妨先以詢之。」余略舉一二問題相詢，彼疑余醉心社會主義，乃至余所詢者，爲公有問題。而彼乃就共產主義，大下針砭；余又聲明公有爲先認人格下可有所有權，次乃依各物產實業之性質，分爲應屬公有或私有，應屬公有者，仍應分爲國有，省有，及地方團體共有等種類。彼答對於各級政府，不信其經理實業能爲人民增進幸福，祇可給以消極事業；其積極方面之事業。應聽人民自由經營，自由競爭，使優異者能展其材，鈍劣者分沾其惠，公有事業，應以與公衆生活較切而與實業發達關係較少者爲限，如市有之電燈自來水等。若交通機關關係實業太重，不能委之於肉食之政府人員；而航業由政府管理，尤爲不可云云。按賽君在美國財政學界久負盛名。余在芝加哥時訪問美國財政家，以誰爲最有名？友人均推賽君爲第一人。威遜遜慘戰之成功，由於國會修改憲法通過所得稅；而所得稅能獲通過，論者謂賽氏數十年主張之力爲多，大概美國財政家與財政學者，半爲其門人也。賽氏近又主張根本搖動國家稅地方稅就稅源分類各自征收之原則。彼意在合全國稅源，通盤籌劃，其重

要稅源不能分屬國家與地方之任何一方，而應總合征收，以若干成劃爲國稅，若干成劃爲地方稅；其說方輿，卽有勢力，將來或將實行。若然，則爲中國之統征分解辦法矣。中國人初讀西文書，以此辦法不合征稅原理，必欲破壞之乃快；而美國乃以此爲最新之學說，此大可一研究者也。

下午自遊河干街，謁美前總統葛蘭德 (Grand) 墓，在赫森河 (Hudson river) 東岸，墓築極雄偉；最下層有二棺，乃葛公及其夫人也。墓樓爲南北向，墓後卽墓北，有李文忠公鴻章，手植樹二株，周圍護以鐵欄，樹北有碑，爲中國前公使楊子儒通所書，大概爲大清國大皇太子太傅一等伯爵李鴻章。爲大美國前總統葛蘭德將軍種樹於其墓旁，以爲紀念云云。

十二月十二日

訪大學教授紀丁 (Franklin H. Giddings) 氏，談約一小時，紀君爲美國社會學者之泰斗，年六十餘；新會梁任公著述，多引其說。

晚在逸仙樓獨餐，遇安徽壽州孫多英君。彼前曾畢業美國，習礦，現供職龍煙鐵礦公司，談龍煙工程進行及停滯情形。

十二月十三日

訪大學教授卜阿氏 (Franz Boss) 卜氏爲美國人類學最有名者，然生平不著書，今其門人

多蔚成學者，著作風行，仍各推尊卜氏。彼爲此校人類學教授及教務長，接算已數十年矣，余與談，詢以美洲印度人之各問題，及與中國人種上之關係。

晚卜律爾博士(Dr. A. H. Brill)約餐，卜君爲奧國人十四歲來美，今已數十年，德奧二國文字之心理學新作，歷來多由卜君譯出。其自著之心理書，亦蔚然爲新心理學之一派。本日座客皆著餐服，余到美向少著餐服，仍以便服往，頗覺失禮，道歉而已。座客皆本城官商，見東方人數數不鮮矣，惟閱名片上有中原煤礦公司董事長，前衆議院議員等頭銜，以爲必與日常所見之洗衣工人雜碎鋪廚夫不同，爭以中國風俗禮尚生活種種問題見詢，余答復難於應接不暇。迨餐後半時許，余談力已倦，諸客及主人談興益濃，且因余談引起一客發一大問題：謂美國近自認爲世界最文明之國家，而紐約城更爲美第一名城，然不過改造天然生活，爲完全之人爲生活而已，此人爲生活即美國百餘年經營之結果，而吾人所自豪者，究竟此結果爲人類加增若干快樂？抑或減少快樂而代之以痛苦云云。卜君反對其說，謂：美國人平均不如中國人之快樂，多數學者曾考查中國者，與胡君所言大致相同，大概可無問題，惟人類進化，本不專以所得快樂多少爲標準；生活程度低者，往往所得快樂轉多，一以快樂爲生活，一以競爭爲生活，前者競爭少而不進步，後者快樂少而進步。某君又謂：若謂競爭，吾不知他國如何？他城亦不具論，專以紐約論，六百萬人中殆有三百萬永久不能得競爭之機會，所謂自由競爭之真意，完全

喪失。卜君謂自由競爭之權，並未喪失，人人仍有平等機會。兩人爭持極烈，迄未解決。至十時余先與辭去，不知其辯論究作何結果也。

十二月十四日

同鄉張人鑑君約中餐，餐後大雪，冒雪同往觀自由神像 (Statue of Liberty)，像在城南海中孤島上，距岸約數英里，天晴可在岸上觀之，雪中不能也，乘船半小時乃達。像甚偉大，高二十丈左右，下有臺，高與相等，臺內外皆有梯可登，神像以銅爲之，中空以鐵架支之，繞架爲梯，可盤旋直登，至像頂，像帽上四面開窗，晴時可望紐約全城，並遠眺海面；惜今日雪勢太大，但見茫茫無際，水陸一色，天地若連，真成一瓊瑤世界矣。回憶在國內時，亦頗好遊，然未嘗有雪中登高之舉也。盤梯之下一段，本有升降機，因冬日遊人少停開，而盤梯又地窄蹬高，易使人倦，余上下若無事，張君頗驚異。張君爲友人張伯昂之子，視余如老輩，然余嘗與少年同行，美國人多以余爲二三十歲人也。

晚余爲張君餞行，彼一二日即歸國也，並約王近信羅家倫馮芝生數君同餐。餐後談中國宗教問題，彼等有以中國爲古無宗教者，余以爲有。蓋稱天而治，政教合一，天子爲之爲首長，故祭義祀典，在學術上政治上，均占重要地位，五經中所記載，關於祭祀者極多，不能謂中國古無宗教。余意中國近世以來，世俗稱孔子老子與佛爲儒釋三教。佛既來自印度，非中國所本

有，而孔子老子是否宗教，久已引起學者爭論，近日主張孔老非宗教者尤多。此中國無宗教之說所由來，余意則覺除儒釋道三者以外，中國古時仍有宗教在也。王近信君以謂朋友聚談，每可有所得，較獨修爲有益，思組織一談話會，每星期一次，未有結果。

餐畢，馮王二君同來余寓，山東劉振東君字鐸山，先由馮君約定，亦今晚來訪，同談中國將來；諸君對前途，亦抱有大希望，余更樂觀，余嘗謂美人近日頗有自美洲之說，英人尤以澳洲無他種人之勢力，自詡爲白澳洲，余以謂地球遲早總當黃色也。

十二月十五日

與秦綉略君同出，遇山東學生趙畸，字太侔，至其寓談，彼專習戲劇文學，初談時並不肯遽以相告，余誤以爲普通文學，彼似以余年長，恐不贊成其所學者；後知之，余與談甚感興趣。

十二月十六日

王近信劉鐸山約中餐，馮君與焉，連日發談興，嘗滔滔不已，不知爲人所厭否？

晚卜律爾博士約談，其夫人亦出相陪，十一時歸。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

與馮芝生李善堂汪彥深。及浙江俞君同餐，餐後同至余室談。秦綉略程志頌等亦來談，余

室甚小，嘗有人滿之患也。

十二月十八日

訪司垂提 (Greer) 君，彼爲紐約之銀行界人，然見面亦以中國人所得快樂多少問題相詢，蓋美國人現在公共方面，日謀所以擴張娛樂之設備，個人方面。往往以一部分之收入，專從事娛樂生活，而所得快樂殊少；故致有心者多發生「物質文明之進步，是否能增加人類之幸福？與生活之真意義？是否爲快樂抑爲物質上之享用？」各問題，均不相謀而發生也。

十二月十九日

訪中國領事張君，忘其名字，余恐有人爲余轉信至彼處，故不能不一往也。

晚與馮芝生同訪包德君 (Porter)。同赴辛保斐芝博士家，辛君俄國人，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多年。專購中國古畫，余等特往觀之，彼收藏甚富，真贋混雜，而贗品較多；但彼收集注重唐宋兼元明，間有真者，卽爲希世之珍矣。其中最舊者，爲吳道子畫像一軸，王右丞雪景一軸，不敢判其爲真，而作品則極精到，歐洲名畫家某見之，以手自拍其額曰：「余虛擲三十年光陰云云」。蓋某君五十餘歲，習畫已三十年矣。至十二時已倦，尙未罄其所有，乃謝之而歸。

十二月二十日

赴圖書館，閱中國報，遇郭任遠君，郭君前在白克里加省大學，本學期來此。

晚與馮淮西，即芝生之弟同餐，餐後赴舊書鋪購書，至三家，書尙多，且價亦廉，余購優生學巴拿馬運河紀要及一千九百十九年之俄羅斯，三書，歸閱一千九百十九年之俄羅斯一書，其描寫平民戲園一段，謂戲園仍收戲資，且售票者，預期將票交小販，加價轉售，若正式向戲園購票，則云已售完矣，著者以倍價得一票入觀。園爲前俄所建，內部失修，裝潢多已剝蝕，而戲中角色，若非在台上，幾不能認其演劇者，蓋敝衣垢面與台下人相同也。所謂平民藝術，不過名目好聽而已。

十二月二十一日

郭任遠君約餐。

十二月二十二日

約李鐸山趙太侔等同餐，餐後至余寓談。

十二月二十二日

偕芝生往參觀紐約大學，所謂紐約本部者本爲一島，名蠻哈吞（Manhattan），近來所謂大紐約者，乃長島（Long Island）之一部分，大陸上一小部分。紐約大學在大陸上，故渡一長橋方到，此處名爲在城限內，實則已成鄉間，道旁森林與住室相間，如天然之園林，過橋步行，

約二英里至校。校規模不大，而建築頗精，且下臨大河，環以喬木，對岸山色，層巒競秀，漸遠漸高，天然景物，實較哥校地位爲優也；藏書樓式，與哥校相仿，而收藏較少，繞藏書樓爲景賢廊（Hall of Fame），長可百步，曲折迴環，下臨清流，廊有短壁，每段中砌石坊，刻美國已故名人姓名於上，附以短史，或某人之名言世所稱道者，每方刻一人，全廊先分若干部，如政治家，軍人，科學家，法律家，美術家等等，今尙有多數石方，空未刻字，以待後來之賢者。參觀後，仍步行至橋邊，過河歸。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

北京大學同學會公譚，亦約余加入，餐間請余演說，大致謂：中國之文明及國民性，多偏於時間之延長一方面，而忽於空間之擴張，故在世界民族中，有最長之歷史及文明，而人民居全世界四分之一，現在祇領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之土地，因而有人滿之患，非人滿之爲患，乃地處之足憂也；此後應保我時間性之優點，而同時採取空間性，以謀在地面上之發展云云。

晚程志願君約餐，今晚爲耶穌生前一日，美國人視爲大節，徧街加燈結彩，光耀奪目，男女相偕，或男女友友各自結夥，在街上遊行者極多，如中國小兒女過舊曆之年者，社會氣象，爲之一新；人民心理上爲之一快，故街上磨肩接股之人，皆面堆春色。或云此爲主觀的，不知各人皆有主觀的感想覺他人之樂，則客觀的社會，卽呈真實的快樂景象矣。余意時間之爲物，

能使人快，而久無變更，亦最能使人煩悶痛苦，中國時令上有種種佳節，將時間劃為段落，予以變換，無形中付社會以新興趣，增加其活動力不少。近來少年往往謂此等節氣，無所取意，必欲一一廢除之，吾不知廢除之後，將代以耶穌教之節令乎？則其取義又安所在？若使長年悶悶而無節令以界之，以新其耳目，則減少人民之快樂，而易之以痛苦，不知若干矣！耶穌教之遠祖爲摩西，其創教即以建國，凡不從其教者，卽不臣其國，族戮之無遺；故一切猶太系之宗教，比之東方宗教，俱爲單調無味。卽以耶穌生日而論，其本身之興趣亦殊簡單，其惟一助興之物，卽爲耶穌生日樹，或以真樹枝爲之，或以真樹爲之，或以小枝或紙製之小樹爲之，大者高可數丈，小者不過尺許，或插之瓶中，或立之案上，或植門外，或樹之於公園衙署，僅此一樹，仍無甚興趣。故滿樹枝上徧綴果品紙花等玩具，頗類中國北部過舊年，以竹立院中，謂之爲搖錢樹者；至此此樹乃漸有興趣，少年兒女尤喜之。至其所以如此點綴之原因，則不但非本於耶穌教義，且與之相反，彼謂樹上之物，皆爲可老司神（Santa Claus）賤送兒童者。可老司者，羅馬古代之神，大概原於巴庚教（Paganism），相傳有童子過年無果品，夜夢可老司神來給以果品，置之其襪中懸樹上，童子喜甚，醒乃知其爲夢，啓襪視之，盈盈皆果品，此以果品綴樹所由來也。然與耶穌生日毫不相關。又相傳可老氏神酷愛童顏，著紅色長衣，此邦一近耶穌生日節，各家生意告白往往借重此老，徧處圖形張貼，而寫其告白於下，可以知其社會

心理上之勢力矣。然其科學家未嘗以此爲迷信而必欲廢除之，其宗教家未嘗以此爲異教神談而設法排斥之，蓋社會多一種興趣，則人生多一種快活，減一種興趣，卽添許多煩悶。中國社會興趣，近二十年來，幾於爲號稱維新者所破壞無遺；社會心理之煩悶苦惱，大半原此，若今日而仍不知所以保存之或增長之，社會且有崩毀之虞。科學爲實用之物，在社會興趣上供獻殊少，人類生活於實用外，需要興趣，今日言社會改造者，所不可不知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爲耶穌生日，然街市不及昨日之熱鬧，余約友數人共餐，馮芝生云：「余承認君約而往餐，但不承認耶穌生日」，衆付之一笑。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自耶穌生前二日各學校給年假，故日來學生無課，芝生偕余遊番家蘭（Vancouver Park）公園。園有古室，卽番家蘭之故宅，園地亦彼所捐，故以其名名之，園後傍小山，余等登至最高後，積雪未消，遠山半白，海風徐來，古樹喬木搖枯枝應之，四顧蒼茫，有澄清寰海之意！須臾風漸緊，寒氣壓人，乃盤旋下；此山並不高，久不登山，卽此亦饒有清趣。

十二月二十七日

偕秦縝略至下城盡處，步行渡布魯克林橋（Brooklyn Bridge）。此橋通布魯克林，故名

，爲世界有名建築之一。過岸爲長島之一部，本爲獨立之城，近加入爲大紐約市之一部分，過橋不遠，至眺望公園（Prospect Park）。園內有天然湖山，古木雜花，叢生夾道，人工布置，亦無板采掃興之處，余頗樂之。至暮色催客，遠燈引人，始尋路出園，回下城，至中國街中華公所，約梅哲之君同餐於自由樓。餐後梅君導余至一陳姓雜貨店中，梅君謂余云：「陳胡二姓，來此者以百計，所住皆距此不遠，其生活所需，皆購於此鋪中，蓋彼自中國起身時，卽與此鋪發生關係，若無此鋪，則鄉下不識字之人，如何敢渡重洋向外國謀生活耶，故族姓之組織，與華僑出洋之關係頗大也。」別陳君，偕秦君同歸。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國學生無課，多過從者，閒談消長晝，亦不能知所作何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下午秦君約余赴喜卜燭戲園（Hippodrome）觀劇，園間可容二萬人，所演以結隊跳舞爲多，有日本隊，俄羅斯隊，夏威夷隊，等等共八隊，每隊皆四十八人，跳舞時佐以音樂，更有種種布景，以電光爲之，河山現於坐中，風雨起乎俄頃，爲其最優盛處。至其音樂演唱，無絃外之音，無言外之意，作者既三鼓而竭，觀者更一覽無餘。中國戲劇，在場面上人太雜，布景太簡陋，是大短處，至演唱做工，真有餘音繞梁之妙，使人堪作十日思，各有長短，在觀者各遂

所好，各有所取而已。

又本月二十七八九三日，美國哲學會在此地開會，余今昨兩日曾往聽，昨日聽三小時，今日一小時。美國現在哲學界，仍大致分二派，一爲新惟實主義，（New Realism）一爲實用主義，（Pragmatism）然後者實可名之謂新經驗主義（New Experimentalism）也，其開會之方法：各人以其未出版之著稿，自讀一過，他人有疑問或不滿意之點，隨意發問，無劇烈之辨論，全美哲學家，大都聚於一室，亦盛會也。杜威博士亦在內，彼所講者爲：「存在。」（Existence）大意仍言存在以經驗爲範圍，此實用派之主要原則，亦經驗派之舊議論也。余不能知其異點所在。向馮君芝生詢之，久之得一結論，謂經驗派以闡明存在以經驗爲範圍之原則，而人處於能經驗之地位，實用派以存在既以經驗爲範圍，而人應向前求經驗，以擴大存在之範圍，大體仍舊，不過增加其活動力耳。芝生云：「君得其意矣。」

十二月三十日

今日學生會開新年會，在哥校一講室內，余被邀往看，有某女士彈外國琴，某君奏中國樂，某君唱中國戲，某君唱外國戲，余覺四人之中，唱外國歌及奏中國樂者佳，此日爲化妝會，多有極奇怪之裝飾者。講台旁有二柱，懸一聯云：「九天日月開昌運，萬里風雲起壯圖。」爲鄧石如先生之孫公子所書，現留學此地，書爲篆體，此在外國所罕見者；此事又引起余之舊思

想、世界文字，能聯語逐字針對者，惟中國文，此亦特有之美也，余過年不用春聯，已數年，實大誤，歸國後當改之，馮君芝生，亦與余同意見。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晚李善堂，馮淮西，汪元起，陳偉儒，余君，唐君，數人約共守歲，各出資五角，購食品佐談，至十二時至街上遊觀，彩電耀日，行人如鯽。有男女同行者，有數男子或數女子同行者，狂走之中，雜以歡呼，如中國童子之過舊年。小街人甚少，因大街之人過多，則小街逾少也，遇一酒醉者，據路狂語且呼，余等急走避之，至一時陳君與未盡，思赴下城，余亦欲觀下城年景，乃同乘公共汽車，經第五街直至華盛頓方（Washington Square）；此間人漸少，因夜過深也，此地有最大之耶穌生日樹一株，高十數丈，在彩燈電光萬道中，見翠枝碧葉，繫五光十色之果品紙光玻璃花，隨夜光電光相明滅，聞人云：「此樹俟過年後，三二日方去之」，蓋此間自耶穌生日之前一日起，至過年之次一日止，如中國自除夕起，至元宵日之十數日，為全年之休息日，可以少作工多享快樂也。余等坐車之上層，無棚無廂，眺覽毫無障礙，同車大多為成對之男女相偎並坐，有時相抱，乃至兩面四腕緊抱密接。街中來往同式之公共汽車甚多，兩車相近，則車中人彼此互相擾，或大聲呵之，或以長笛向之猛吹，凡二人緊抱者，他車中人必以長笛作醜聲哂之，同車者則彼此不相犯也。第五街，為此城有名美麗之街，房屋不甚高，

工程宏壯精巧，在夜色電光中，其彫樑刻壁上之人物花草，猶能表現其精美；遊人乘樓車，士女騰比，或譁笑，或細語，或靜默，軟輪軋地無聲，向如畫之城市飛行，亦人間小遊仙也。余等自西部一百二十五街登車，仍回至原地下車，來回歷二百餘街口之多，若步行則不能勝，亦無此時間也，歸寓已二時半矣。

民國十一年之光陰，匆匆在美洲過盡，余總覺時間所過者太快太多，而余遊歷所得則太遲太少也，悵然臥寢。

自丁二月七日以來之日記，皆補寫、或有遺忘錯落處，補及之。

民國十二年正月元日星期一

晨興甚遲，因夜來睡太遲也，余到美國已兩次度新年矣，皆晨起甚遲，不但余然，中國學生亦大都爲然，仍不但中國人也，美國人今晨起更遲，其原因皆爲除夕歡樂過度，往往至二三時，乃至三四時始就寢也。回憶少時在國內鄉間過元旦時：未黎明即起，萬家爆竹，俱自茫茫夜色中大放聲響，稍遲則祭天矣！祭祖矣！院中燭光與明滅曉星相掩映。未幾天色漸曙，各家均啓門，少壯者爭先赴族鄰長輩家中拜年，往來如梭，須臾拜年之事畢，各村社祠廟中人漸多，陳樂器奏之，洪鼓巨鑼，通通通通，一年來勤苦之農民，寂寞之鄉村，至是乃有勃勃之生氣。在外國過年，則自晨至午，各處寂無人氣，正可高枕安眠，若忘其身在世界第一大城，並若

忘其爲元旦者。余覺中國人民爲愛靜的，國民靜極思動，至元旦乃一現動之景象。美國人民爲愛動的，國民動極思靜，至元旦乃一現靜之景象。在國內夢想和平，反對國家主義，旅外僑胞年，總覺白人各國之國家主義，視戰前不但未減，且增倍不止，世界仍以國家民族爲競爭單位。純欲以靜制動爲生存之方法，未必其適於現世紀也，他日歸國，擬諸事不全持靜觀態度，先記於日記中，以自鞭策。

陳世貞君來，共約二馮及陳汝珍三君中餐，餐後余購水果回寓，與諸君餐之，以助談興。重遊河干街，羅家倫君適來，在河干與同鄉數人共攝影，並撮葛蘭德墓及李鴻章樹各一影，日光微而海風大，不知能晒出否？

晚，李餘慶君字善堂，陳汝珍君字偉儒，來談，寢遲。

正月二日

陳偉儒君，約二馮及余同餐，決定明日與陳君同赴華盛頓，下午收拾行李。

晚劉振東君字鐸山，約余晚餐，餐後又至彼寓談，至十時乃歸。

今晚劉君無他客，專爲與余談也。因謂中國現有各雜誌，皆可謂時代思想表現之一種產物，然未有能舉中國通盤籌劃爲具體之政策者，頗思歸國後從事於此業，劉君亦從惠之。不知將來能實行否？

歸寓，安徽汪允超君。浙君，俞君，及程祖頤君，及同鄉李善堂君，馮氏昆仲，皆來送行，談至十二時半乃散。

C 華盛頓（自民國丁二年正月三日至四月十五日）

- 1 參觀喀比圖——名教堂與議院。
- 2 美國第一圖書館——華盛頓議會圖書館——。
- 3 登華盛頓紀念塔。
- 4 美國人自殺之原因。
- 5 參觀白宮。
- 6 參觀安靈屯國墳。
- 7 參觀郵政部。
- 8 詭拍拉與中國崑
- 弋。
- 9 草人類主義第一編。
- 10 參觀華盛頓墳宅。
- 11 美國衆議院旁聽。
- 12 參觀標準局。
- 13 赴賓提
- 模城參觀約翰赫金大學——校長係古德諾君——。
- 14 人類主義第二編完竣。
- 15 赴華盛頓紙廠參觀。
- 16 乘火車赴南美。

正月三日

晨起，續整理行李。此爲每次啓行時最因繁之事。事畢，出門尋轉運公司。向火車站轉運。秦纘略君不知余今日起程，往與辭行，非拘拘於禮節，思與之一面也。彼已往上課，未得晤面，悵然！

午偕陳偉儒君同餐，餐後呼汽車，赴潘西番尼車站。（Pennsylvania Station）時一時二十分；至二時方到，路上行四十分鐘，因沿途汽車擁擠之故，余在此城皆乘電車，但知電車之苦，以爲上等人皆乘汽車，來往必痛快。今日乘汽車赴火車站上車，乃知乘汽車更煩悶，因各

車境街磨穀，動轉多礙，何時可到車站，時間上毫無把握。余等下車後，先簽行李票，甫上車而輪轉車行，若再遲二分鐘，則誤車矣。因交通便利而城市乃益發達，而發達過度，有時交通幾失其靈便，凡事皆貴適中，吾於市政亦云然。火車出站漸入地下，穿赫森河流之下而行，約里餘，乃復出地面，地洞中車行氣壓過重，迫入耳孔中，若不能勝，以兩手掩耳，可減痛苦。

途間經新吉爾塞 (New Jersey)，潘西番尼 (Pennsylvania)，馬利蘭 (Maryland) 各省之界，至七時二十五分至華盛頓，所經市鎮以費婁德斐 (Phyladelphia) 爲最大，餘無甚足數。間過村落，木屋泥路，參差隱現於疎林衰草間，或有小溪環流，坡陀起伏。居紐約一月未出城遠遊，此種天然風景，久不領略，卽駭車飛過，略一凝注，亦覺心境爲之情曠也。

下火車後，喚汽車赴一旅館，名聖哲母氏。(St. James) 每日房金二元，此最廉之價也。晚陳君欲用中國餐。至一館名北京茶園，(Teiking Tea garden) 陳君點南乳笋干肉，伺者爲黑人，持菜單入。少傾出，持一紙片。上書「南乳欠奉」四字。陳君不解，蓋此又爲日本人冒充之中國館，南乳欠奉四字，日本人之中國文也。

正月四日

晨偕陳君赴街上略走，陳君往訪留學生監督嚴君，余轉赴白宮外略視其規模，旋赴宮旁小

街，欲租一房，取其近議會圖書館，可以隨時往閱書也。然迄不可得，附近小街，街路平潔，而人家則齷齪，房屋建築亦殊苟簡。蓋此處爲政治中心，經濟並不發達也。

在旅館餐堂中餐，味不美而價昂，陳君歸同出，先參觀植物園，空地甚大，惟少林木，中爲温室，多赤道下植物，有竹一小叢，亦植其中。竹非熱帶產，在中國與松柏共稱歲寒三友，移此邦乃壽之温室中，然幹高將二丈，粗亦徑寸，在此邦爲僅見。豈竹入拜金之國，易其冰雪之姿，爲喜炎惡涼也。園之西偏，豎一高銅像，跨駿馬甚壯偉；旁有二像，每像各四五人，皆騎怒馬，或各挽來復槍，或共扶巨礮，作劇戰之狀，此美國立國之精神也。彼久向東方宣傳，謂美爲愛和平之國，試觀其侵墨西哥四州之地而不返，威迫古巴國，借其海港爲海軍根據地，無畔而吞併夏威夷羣島，佔據斐律賓羣島，此數事者，視日本之對中國有以異乎？然日本之於東三省也；借口日俄之戰，曰得之於俄。其於青島也；借口於加入歐戰，曰得之於德。若美國之於上述四國，則初無所借口，而悍然無所顧忌，以武力佔領之矣。中國而歡迎美國之勢力東漸歟？少安毋躁，斐律賓相隔一衣帶水，彼固日夜籌所以飛渡之矣。

出植物園，過一路，卽爲聯邦政府所在，其室以白室築之，故余上午誤以爲白宮也。美俗稱都城及政府所在之建築物，統曰略比圖，如在他處所稱之美國略比圖（Capital）爲華盛頓城，而在華盛頓城所稱之略比圖（Capital）則政府所在之建築也。以都城與官府名稱相混，

有時固覺不便，然中國則以政府與政府所在之建築物，混用一名稱，如云國務院，有時其意爲政府，有時其意爲政府所在之建築物，亦覺不便也。且美國所謂喀比圖者，在各州中，則州參議院，州議院，及州行政部之州長，各部均概括其中。華盛頓之喀比圖，則祇有參議院，衆議院，大理院三院，而行政部則另外獨立，中國現在之事實上及一般人之觀念上，皆以行政部爲政府，而以國會爲另外獨立之機關，故初至美國都城，望見矗立全城中心之喀比圖，氣象萬千，必疑謂此白宮也。總統代表國家，必高拱其中，繼知所謂白宮，另在他處，必疑爲國務院必在喀比圖之中，以行政部與立法部對峙。迨身遊其中。乃自笑一誤再誤也。

喀比圖坐落全城最高地點，坐西面東，全建築可分三部：第一中部爲美國開國時由費城移都時所建。上有圓頂，高十丈餘，頂上有自由神像，高可二丈，室之本身亦高十餘丈，合計約近三十丈，左右二部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決定增修歷六年左部告成，衆議院移入；又二年全體告竣，參議院移入；原建築中部較大，然當時工料較廉，用費二百六十餘萬美金，左右二部各四百餘萬，合計在一千一百萬元以上，余等自西門入，先參觀下層，可記者名賢堂，(Statue Hall)中爲美國名人，石像及銅像。一望而識者，僅華盛頓林肯二人。華盛頓像以銅爲之，著軍服，視他像爲小。第二層左爲衆議院，時正開會，余等入男旁聽席，旁聽席約分三種：一爲持券席。(Card Gallery)持有入席券者方能入；二女席，三男席，余等旁聽約二十分鐘之久

，議員在場者，余查其人數三次，第一次七十餘人，第二三次皆九十左右，始終未嘗到百人，而議事如常進行，並不停止討論也，場中祇女議員一人，年約四十歲，發言者某君未登壇，在議員席空地作沉痛之演說，有時左右走動，且走且說，時而面向議長，時而面向議員，較中國之露天演說，更覺自由，不似中國議會發言時，鵠立演壇，作極莊重之態度也。有時議員互相細語，議長擊案以示警告之意，再不止，且擊且爲誦維持秩序之宣告，而私語者仍如故，其議場與中國之衆議院大致相似。惟光線全由天窗中進，天光不足助之以電燈，亦自天窗中來，故自然光與電光，不甚有分別也。議員休息室，皆與議場密接，意者表決之時，可隨時請議員來場也。出衆議院旁聽席，又赴參議院旁聽，守門者囑余等將照相機置門外，凡旁聽者其席次由守者指告，坐未久，有一紙片相互傳觀，上書旁聽者對於議員發言，不得有贊否之表示云云，參院室之外表與衆院相同，內部則略異，因人數少，議場較小也。其出席人數，不過十餘人，而旁聽者甚多，席爲之滿。聞此處議會重大問題，常繼續討論至許多次，不急遽表決也。四時各辦公至皆停止，亦停止參觀，余等出。然議事尙未停，意者如有旁聽券，或可繼續聽至散會時也。

出喀比圖，赴議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此爲美國第一圖書館，收藏最富，規模亦甚大，閱在全世界爲第三四，其最大者，必在英德法各國也。建築所占面積，約近十英

畝，合中國六十畝之譜，作橫方形，正面向西與議會之正門斜對，周圍有角樓四，前面正中有大門一，中有高頂正廳，四角樓之間，連以長廂，正廳之前後左右以長廂連於左右廂，及大門，與後廂，故建築內四隅有四院，若在西美，則必將四院加頂爲室，以擴室內之容積也。周圍全分爲二層，惟正廳爲一層，作公共讀書室之用，其上面向內周圍有走廊，參觀者祇可以入走廊，而不可入讀書室，恐擾人讀書也。余登走廊，下視見讀書者甚少。因此讀書室甚大而坐位亦大，故祇容二百一十左右人，若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之公共圖書館，坐位皆以千計，須知此處爲全美最大之圖書館，並非其中有最大之讀書室也。又在上下二層周圍略觀，其特別收藏部，有中國舊書，內有太平天國詔書一冊，太平天國三字經一冊。書藏玻璃櫃中，祇可見首頁，二書皆言天父六日間造天地山海人物云云，益證明洪秀全之爲天主教。余前歲在國內遊廬山時，見金山古寺，悉爲洪楊焚燒一空，游西湖時，亦見有數寺爲洪楊所燒，至今尙未完全修復，吾輩不必佞佛，而此種名勝，實足助社會各方面之興趣，予人類精神上之助益甚多，付之一炬，而代之以乾枯無味之天父，佐之以造天造地之簡單神話，宜其爲大江以南之士夫所不容，羣起而仆之。滿洲在當時，無撲滅洪楊之力，而中國人自撲滅之，其中蓋有原因焉。

出國書館至一中國館，名美南樓者，用晚餐，館甚小而有中國式之水餃，食之甚美。

正月五日

訪留學生監督嚴兩樟君，談甚久，彼約在遠東樓晚餐，餐後同往觀電影。

下午赴使館訪秘書朱佛定君談，彼先畢業北京大學法科，後留學法國，余曾與同學一學期，然不能記憶也。又使訪代辦使事容揆君，梁任公新大陸游記曾稱之，故余記其名。彼謂已在美國五十年，今已六十五歲，曾代辦使事，至十餘次云云。

嚴兩樟代余租一房間，每日美金一元，在喀老拉馬街（Kalorama Road）二千零一十四號，門前有楓樹敗葉，猶繁枝頭，惟失去腥紅色，易以蕉葉白色，窗旁有雜樹，間以松柏，視在紐約所居之室甚適。且室內有書案書架手燈。地雖狹小，尚便於讀書寫字也，今日移入。

正月六日

訪朱佛定在使館晚餐，餐後參觀使館各室，建築尚不惡劣，伍廷芳博士任內所建。今垂二十年矣。八時歸寓，見案頭有曹理卿鳴鑾君留字，謂晚十時仍來訪。乃候至十時，彼來談至十二時半乃去。

正月七日

星期，晨曹理卿來約同陳君至遠東樓中餐，餐後往觀美術館，登華盛頓紀念塔，高五百餘尺，以白石爲之，作方椎形，矗地直立，四面爲平面，四隅爲直角，自底至頂，無檐無柱無雕飾。除最下進人處無門，除頂上向外望處無窗，除高之一觀念外，餘無可觀，亦無可記，游

客之所以多者，卽在至最高處可以俯瞰全城耳。今日天陰且有微霧，至最上層窗外爲淡灰色，一無可見，非墮五里霧中，乃升五里霧中也。少候，天氣略清，下望可見平地及行人，人望之覺甚小，此塔，不及紐約吳爾我司樓之高，因彼四面皆高房，此則四面空闊，轉覺此地之高爲可怖也。余等乘電機上下，機之周圍爲梯，下樓層壁上有各處所贈之紀念碑，有一方爲中國字，未得詳視，再登擬步上抄閱之，下後，往觀國家博物院，未得全觀。回寓少坐，陳君回巴黎，余送至電車回。又午前偕陳曹二君曾觀石河公園，景頗好，惜冬天覺減色，其中有動物園，畜有斐洲大猴，及人猴二種，爲前所未見，其狀亦極詭異。

晚自赴一餐館用餐，餐後讀書，至十一時寢。

又在石河公園動物園中，並見有一獺 (Taxid) 鼻較豬爲長，較象爲短，神亦有介於二者之間處，惟身體較靈便耳，補記之。

正月八日

補寫日記及讀書。

天氣忽極冷。室內燒氣管熱力不足，時覺手足冷也，夜睡甚遲。

正月九日

竟日讀書，晚曹理卿君來談。

正月十日

朱佛定君及使館秘書謝君同來訪，未遇，晚赴使館訪朱君談甚久，余謂美國自殺者如此之多何故？彼謂：生活艱難之故。余謂誠然，但若僅此一原因，則中國人豈不應自殺者更多耶？美國平均，每年十萬人中，必有二十人左右自殺，去年最少，總數尙有一萬六千左右，中國雖無統計，然決不能如美國比例數目之高，互談結果，覺人生之興趣，除衣食男女以外，尙有其他種種，故生活艱難亦設法勉強生活。美國新造之國家。歷史甚短，遺習較少，生活簡單，除衣食男女外，興趣甚少。娛樂場中皆商業性質，須以金錢相易，男女交往，尤須多金，故其不得意於男女，或力不足賣歡，則自覺毫無生趣，自殺之機即動，固不必俟飢寒相侵也。美國人生方法，所得快樂之多寡，可以其自殺者之多寡推定之，蓋人非至苦惱萬分，斷不肯於自殺也。又美國殺人之案，每年每十萬人中，亦有九人十人之譜，再合爲汽車所軋死者。每年每十萬人中十人左右，其總數爲每十萬人中四十人，美國平均年壽不甚短，以四十年爲一世，每十萬人中每四十年應有一千六百人死於非命，即千人有十六人不得其死，亦其人生上一大問題也。談至十一時，方歸。

正月十一日

著手草游美感想，適手邊有其節令表，因先草美國節令一章未竣，其節目約舉如下，一時

間之段落與人類對時間之觀念，二時間觀念與人生，三美國之節令，四中國人眼中之美國新年與耶穌生日，五耶穌生日及新年與華盛頓生日，及獨立紀念日之比較，六時間的美與中國節令的回憶，余以節令之含有遺習之豐富與趣者，謂之爲時間的美，自謂創見，不知與他人究有雷同者否？

正月十二日

續草宗教章，曾記王述勤語余云：「在外交部辦教皇加冕公文中，教皇之尊號，極爲難譯，因其名稱，既爲平常所不甚用，而字典中亦但註其爲掌理宗教之義云云。於是譯者乃層床架閣，譯爲大主教，大主教殊覺不便云云」。余略考其宗教制度，蓋摩西穆哈默德皆創教建國，保羅彼得等，乃重興教政（Hierarchy）（教政既爲一種宗教政治，職務既繁，名稱亦夥，其教政政雖衰，而教皇仍襲領其舊有名稱，中國社會教化，與彼教隔絕，以其所理爲宗教之事者，皆字之曰主教。宜其重複至不體顧也。余所譯亦多重複，誌於左：

神聖教皇，羅馬主教，代耶穌基督行事，盡彼得責任，使徒親王，世界無上祭正，西方教主，意大利國教家宰，領羅馬省大主教，兼京畿總監，統治聖羅馬教人一切邦政。

此種尊號，雖前稱之慈憐柔后者，更爲繁複也。

由美國來中國傳教者，幾於皆爲新教徒，吾輩在中國亦覺美國人皆爲信新教者，以紐約論

，新教徒之各派共五十五萬五千六百四十一人，舊教徒一百五十四萬五千五百六十二人，新教徒祇占四分之一，又猶太人之生而為猶太教徒者，亦占一百五十萬人，合此三教計算，猶太占百分之四十二，舊教占百分之四十三，新教祇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尚有二百萬人，或為不信教者，或為新自外國來，尙未加入教堂者，然大多為兒童尙未受洗，不入統計者。

赴下城尋銀行取錢，就便參觀白宮，其建築並不大，尙為華盛頓時所規畫；左為財政部。美國財政部與國庫共一名，右為國務院，並外交部及軍務部海軍部，美國從前軍事共一部，故名軍務部。後分設海軍部，而陸軍仍沿舊稱；且其軍務部之權限甚大，即沿海防務，亦仍歸軍務部，而不歸海軍部也。

白宮本名白房，(White House)，當開國之初，諸事草創從質，其房白色，即名之曰白房而已，非如舊國有宮殿邸第各種稱謂也。中國文譯之曰白宮，故余亦以白宮名之；在城之偏西北處，座南面北，其背後隔行政公園 (Executive Ground) 即為華盛頓紀念塔，建築共三層，上層及中層之西部，為總統居住及辦公之地，不准任便參觀，中層東部，及下層可任意入。門口有守衛告以應循之道路；余自下層入，先參觀用品紀念室，中有馬的孫 (Madison) 之聲，葛蘭德之瓶，林肯之碗，等物。余視各樹未尋見華盛頓之遺物，為之歉然！出此室至一普通坐客室，亦不過如中上人家之客室而已，由此出，升中層，為一大廳，即中層之東部全體，然

南北各二大窗，即可使全室不燃電燈，東西壁上安高鏡數面，近壁處略置几椅，中間全空如一跳舞室，然視普通旅館之跳舞室則遠不如也。回至下層，由東部出，接連爲長廊十數間，中設置如溫室，藏畏寒花草若干種，隔窗向南望爲一大空園，頗多嘉樹；近房處略有棚架欄柵等布置，潔淨有條而已，不能云富麗莊嚴也。出東便門，卽至街，對面爲財政部。余又繞前面至西面，經西面至後面，始知東西南即左右後三面皆有鐵欄護之，不能入苑中也。

至軍務部，問能入參觀否？云自午前十時至下午二時，可入觀，現逾時矣云云。又赴可蘭美術館（Corcoran Gallery of Art）參觀，既入始知前曾偕曹棟二君來觀，彼索費二角五，謂今日爲有費日，蓋美國許多博物院美術館之類，每星期中常有二三日收費也，余重觀一過，覺其名畫有可記者，看畫必先看題目，乃能知其妙處所在，有一名畫爲一少年村女，著布衣。坐村邊石板上，兩手抱一膝，面向婆婆古樹發癡，前時看時，草草未經意，今日閱其題目爲午夢（Midst day dream）且爲懸賞徵文之首作，乃覺其畫用意之妙，笨手於此等題。或畫實行睡臥之圖。則板而不靈矣。又有海光（Light of the Ocean）春宵（Mary Night）人面火光（The open fire）等題目，作品俱佳。

正月十三日

讀美國各種統計表，至腦中徧處皆成數目字，如少時學下圍棋，覺牆壁幕帳上，皆有棋子

也。

晚曹理卿來談，約其便餐於遠東樓。

正月十四日星期

下午，曹理卿來，同訪嚴南璋，約之同餐，餐畢嚴君約看電影。

正月十五日

仍讀各種統計表，余遊美國一年，自問凡交際，遊觀，讀書，閱書，無不隨時留心。欲知美國社會之實際，然此種觀察推測，是否與客觀的真實，有相合處，尙不可知，現在抱乾枯無味之統計表，伏案細嚼，欲借以自證，大概相合處甚多，乃余苦工中所得之樂趣也。若使余爲支薪水專校統計表，而不知其相互關係者，則此種苦工非所能堪。

友人桑德博士，(Dr. Kenneth J. Sounder)前以所著釋迦佛傳(Gatama Buddha)相贈，迄未讀也，偶閱之，中考釋迦生地種族頗詳，謂釋迦即沙基阿(Sokya)，此種有時附庸其鄰邦口沙拉(Kosala)，口沙拉族有多王，釋迦之父所謂淨梵王(Raja Suddho Dana)者。此王字(Raja)爲貴族通稱，獨立國王則稱馬哈王(Maha Raja)，要之爲武人階級也。沙基阿意即強梁，亦爲武人階級之佐證。其種居須彌山下，東鄰落喜尼(Rohini)。西南界阿奇拉發地(Achiravadi)。今名拉波地(RoPi)。近尼泊爾(Nepal)。人種奧塔來(Tari)種相

近，乃黃種非白種也。云云。其生地爲龍比尼花園（Garden of Jumhni）。釋迦卒三百餘年，印度皇帝阿沙家（asoka），爲立碑紀之，文云異人誕生之處（Here the ecalted one Was born）。按桑君住印度十年餘，專研究佛學，其說或爲可信。

正月十六日

赴議會圖書館，其中閱書者不過二十人左右，余自查書目，得一種教會書，照章程自署名及書名著者之名書號數。及在圖書館現在所之坐號數於取書單上，請管理人代取，候至五十分鐘之久，（由四時五十五分至五時四十五分），迄未將書送來，蓋照章程書明坐號彼自送書交至此坐也。余前後三次至其辦事桌催問，而代余取書之人訖未回，且見其告白上有「難尋之書，須候十五分鐘云云」。余已候至三倍法定時間之上，乃就他一辦事人詢之，爲之說明書名及書號數，彼爲余取之，費時不過四五分鐘也，而前爲余取書之人，迄未見面，亦不知其何往也？

閱所借之書，枯燥無味，與書目上所註者絕不同，余前聞被之書目上所註之評語。皆爲有名學者所審定，茲乃知爲管理書人自由填寫，有愛多寫者，多寡無定，評語任便，毫無價值也。

閱畢，赴樓之最上層購餐，餐畢又在樓中觀其壁畫及刻工，多精美絕倫。

數聞人言，此館爲兩美第一，其建築之偉大，裝置之精工，收藏之宏富，管理之完善，俱爲他館所不及云云。今兩度請教，使人生「楓落吳江冷」之感！余之評論如下：

建築偉大，裝置如彫刻繪畫等精工，吾無間然；但對於讀書室，亦祇爲裝飾品之一，未免富於裝飾而貧於實用，室居館全部之正中，上爲兜幕式，自設案讀書之地平上至幕頂，高逾十丈，幕外例爲圓形，內爲八角形，每邊皆雲石爲柱，彫刻可擬鬼工，邊爲三層，而柱式不同，下層接連各藏書室，上層直承幕頂，高出於各室之上，中層爲旁觀廊，卽余第一次參觀所在者也。以如此偉麗之室，而平面之面積殊小，設讀書座僅二百左右，豈不可笑？又圓室作讀書室不方便，讀書者環坐，辦事人及地位居正中，更不方便；因書在四周去管理處太遠也。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大學之圖書館，皆仿此建築，此魔力使然，非確有研究也。

至其管理，殊無完善之可言，視波士頓城立圖書館遠不如。他處多有普通書，自爲一格，閱書者隨時可取，貴重書更爲一處，此館則否。他處閱統計表專爲一室，有專人理之，此處則否。取書之辦事人不與藏書室接連，大爲不便。以上各點，皆可批評者，至其取書之遲，當係偶然，然大可笑矣。

至於收藏，余未至藏書室參觀，未敢亂言，經費既多，收藏自可富也。

吾國如能籌備建設大規模之圖書館，自應多加調查，勿專仿一二處辦理也。

晚歸見桌上有字，知今日嚴南璋請晚餐，視表已九時餘，如此健忘，對朋友失禮且失信，可愧！急往道歉，其室中已無人矣。

正月十七日

下午訪嚴南璋道歉，且致謝。晚留彼處餐，餐後往觀電影，人極擁擠，購票立過道中，候至半小時方能入座，然電影為新本傑作，表英國十字軍東征時事，寫英王里扎爾（Richard）之勇武愛將，寫約翰親王（Prince John）之奸險貪淫，寫大將韓廷敦（Huntington），之善戰與多情，及大俠洛賓侯（Robin Hood）之豪縱。英雄中雜以兒女，淋漓盡致。讀此戲者。為影戲大王斐爾班克（Fairbank），彼自飾洛賓侯；美國影片余所見者，此為傑出之作矣！

正月十八日

上午，仍讀統計表，下午赴下城購書紙等物。

晚閱美國個人主義（American Individualism），著者為胡發（Herbert Hoover），書極短蓋純粹之資本主義也。中分六章。除首末二章為緒論結論外，餘為哲學的，精神的，經濟的，政治的，分別說美國個人主義歐洲不同之點，余以一晚之時力讀前四章，可為余讀英文最神速之一次，其要訣則生字不查，以意會之而已。此書全為資本主義辨護；然亦有其精到處。如云：「美國並非私產神學主義，故酒商因禁令之損失，國家毫未給以賠償」。又云：「美國經濟

界爲民主實業，其主要爲首領選擇，其選擇之標準爲能力，品行，與聰明，具此三者，則經濟管理權，天然流入其手中，既不須武力掇奪，亦不必如政治運動也」。又譯：「競爭自強，機會平等，乃資本家專制之武裝之鎗，故經濟界之英雄，皆起自平地，即政治界亦然，現任總統副總統及閣員共十二人，其中九人，毫未承受父母遺產，其中八人，曾作勞力工人」。又謂：「美國人之資本，非以供一己及家族之享用，專以供公共生產及分配，故爲互愛兼自利之道」。又謂：「舊個人主義因身及子，爲美國所不取，華盛頓美的生等，毫未得有國家對於其後繼之榮利，而後來英雄仍一一起自平地」。其最精到之語，則謂：「美國現在經濟制度之超越，非其著花機關，乃個人主義之結果」，數語，此數語余蓋久言之。所不同者：彼以個人管理最大之生產機關，爲互助兼自利之道，純就物質方面著眼；若自精神方面著眼，一人運智，萬人勞力，一人管理其結果，萬人俱爲之機械，人類之於智力，爲程度上之差異，非根本上之有無，一人獨逞其智力，使萬人之智力俱擱置於無用，此精神上的一種大痛苦也。又政治於人民生活，究爲間接，經濟則直接中之最密切者；且政治屬於消極性質者多，經濟則全屬積極者，故政治之原則應人共爲謀，而經濟則必須留有人自爲謀之餘地，自謀其生，即所謂生活之實現。使大多人之生活完全管理於他人之手，此精神上之又一種痛苦也。中國人近來一方面極端反對資本主義，一方面又極力主張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既非另有所爲主義，而爲個人主義之結果，自

種因而號稱爲反對結果者，情非可笑？蓋以產業爲生之經濟狀況之下，決不能全行個人主義，故個人主義之下，不能不趨於職業爲生，因之養成資本家與勞動家之階級。就現在論，工商業漸發達之中國，如何使其能發達，而不蹈美國之覆轍，此亟當研究者也。

正月十九日

讀美國歷史，英法殖民時代之戰爭，此美國歷史家認之爲與獨立戰爭，有相同之價值者也。所可注意者：英國殖民地僅在大西洋沿岸中部，法國殖民地，則自坎拿大之勞蘭司河（*Lanseau*）起，經昂太流（*Ontario*）湖。歐海歐平原（*Ohio Valley*），及密西比河，出墨西哥灣，沿途徧築砲臺，且印度人又樂爲之用；其統將又善戰能守，各方面俱占優勢，其結果所以完全失敗者，卽英國所殖之民，已在一百萬以上，而法國祇有六萬至八萬之殖民也。法總督知人少不足以圖存，屢次竭力向政府請提倡移民。而歐陸爾時無過剩人口，母國足以生活，都不願涉遠洋至異域，而法殖民地乃完全失敗。中國欲殖民北滿西藏新疆，亦非內地有過剩人口不可；今人口已過剩，所欠者交通與移民組織耳，遲早總可成功，若並過剩人口而無之，則彼數地者，遲早必有他人所攫得也。

晚曹理卿約看戲，戲之原委，爲一猶太人之子，與一埃爾蘭人之女，結婚，猶太教與天主教素爲仇，兩翁又各愛干涉其子女，情節頗有趣也，看畢，乘殿南璋車歸，又同至彼寓談，閱

歸已一時半矣！太晚，宜自戒！

正月二十日

同寓有中國學生某君來談，忘其姓名。

續讀個人主義，全書告竣，余到美國讀書有首有尾於二三日讀一編者，此向爲第一次。

其第五章爲政治，亦有精到處，謂：「民治主義者，僅爲個人主義所發明之機械，以進行其社會組織之必要的政治工作之計畫也」。又謂：「民治主義發生滋榮，全由於個人主義自身之中，並無其他，又產業集中以後，與政治之關係益切，誠不免有一部分管理他多數人妨害其個性發展之地，防止之惟一方法。在阻止政府權限絕對不得干涉經濟事務，一切經濟事務之國有主義，皆爲必當反對者，此即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不同之點，歐洲社會主義者，欲以少數人掌理政治而置經濟於其下，實爲大誤，云云」。又謂：「美國無生而具有階級者，教育之享受，事業之企圖，皆處於平等機會，排政治勢力於經濟之外，卽爲永久機會平均之保障云云」。其末章謂：「美國所需要不在另外覓路，而在循路向前，其祖先三百年前，棄歐洲來時，已覓得此發展個性之路也」。又謂：「世界有前進無後退之理，一時之向黑暗處進行，呈退化之象者，皆爲誤認理想誤認哲學所陷引」。又謂：「人類對於科學世界，方涉其邊，未窺其奧，云云」。皆足鼓少年人之勇氣，其對於社會哲學，最反對者爲社會主義及批評主義，謂其祇

有破壞性而無建設性也。其論政治與塞理門博士之意見，多相同處。

晚，翻閱美國現代史，言戰時有功各人，其中亦有胡佛。與美國之個人主義一書之著者姓名俱相同。彼在戰時管理全美糧食之調查分配及轉輸，直至大戰之終，不但國內及前敵美軍無缺乏食料之時，而協約國，亦大得美國之接濟，胡氏之功甚偉，云云，疑二人爲一人，容當問之他人。

晚向房東言，爲備熱水先熱浴，後再冷水浴，甚快。

正月二十一日星期

曹理卿君來，約同往觀安靈屯國墳（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先乘電車至喬治室，此鎮爲此處舊城，在國都未建時卽有之，後改今名，亦以華盛頓得名，以華之名爲喬治也。現此城亦併入國都之中，曹君卽寓此城，電車盡處爲大河，卽包頭馬河（Potomac River）也。河舊橋不壯觀，今新建大橋，用款在二百萬美金以上。余等經新橋步行過河，卽入番几尼亞（Virginia）對岸爲一小鎮，多黑人，聞其市長亦爲黑人，在美國爲少有。以十分錢購來回票，赴國墳，墳墓甚大，廣長各十餘里，大概建在南北戰爭以後，其基地爲李將軍（Robert E. Lee）故宅，前曾爲開國總統華盛頓所居，蓋本爲華盛頓妻前夫之產業，爲其繼嗣（卽其妻與時前夫所生者）所承襲。「故華盛頓居之，然非其產，後又爲其繼孫女所承襲」。李將軍者卽其繼孫

女之輝，南北戰時，此室與戰爭不無關係，後此地歸北軍之手，戰終，因葬南北陣亡將士兵丁其中，繼乃以法律定爲國墳。李將軍死後，其嗣人要求償還，政府以其多年未納稅之理由抵拒，後由大理院判由政府補償若干，作爲收買，相傳爲十五萬美金，余檢查遊歷指南書，則爲二萬三千美金，若論時價所值，則在千萬以上矣。墳內有李將軍住室，偉大壯麗，此殖民時代舊物，非李所建也。各次戰爭，死者多葬此，兵丁與將官各分部分，將則無排列，有大小，其墓碑多壯麗。兵則以同式小碑寬數寸高尺許，排列成行。曹理卿云：戰死之兵，死後仍須排隊，其語雖謔，可令人深思！又可記者，爲名賢祠（Temple of Fame）乃一圓亭，周圍可鐫名人姓名於其上，以爲後人所景仰。又有無名塚（Memorial of 2,111 Unknown Dead）專以紀念戰時失名陣亡兵丁，塚作極大方形，京中闖人來遊者，往往爲此無名羣鬼，饋一花圈，其有名之墓，非親友無以花圈爲禮者。又有安葬場（Amphi Theatre）爲每年總統禱祝亡兵時之演說場，舊有者規模較小，歐戰以後，又成一新者，規模甚大，全以大理石爲之，周圍成一圓廊，中爲露天演說廳，背後爲一鉅室與廊相接。使中國有如此建築，必將繞廊各柱，徧刻輓聯輓歌，又有一處，爲南方亡將死兵所葬之處。中矗立一女像，聞爲南方女子募資所建，建此像有一女子團體，余忘其名矣。

觀畢，已下午一時，偕曹君至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略周覽，至曹君寓中餐

晚，偕曹君至美南樓，用中國餐，餐品甚不佳，餐後步行街頭，至市政廳公園，坐談。自昨日天氣忽暖，新雨初霽，碧天如洗，園中叢樹，冬來葉脫，不礙天色，電燈光閃閃由四面射入，依稀可辨人面，遊覽終日，稍靜，亦生樂想，九時歸寓，略翻書，寢。

又余詢胡佛爲如何人？曹君謂：卽現任商部總長，前曾在中國開採煤礦公司數年，且近來尙欲企下屆總統者也。

正月二十一日

上午與同寓吳君談經濟制度，約之中餐，又遇暹羅使館館員，得巴發第（K. Dehavadi）及布恩內（Bunnay）二君，少談，暹羅與安南鄰，而安南完全爲中國文化，暹羅則偏於印度也。

晚，曹理卿來，同訪趙月潭，卽清華學生監督，十一時歸寢。

正月二十三日

讀統計表。

正月二十四日

赴議會圖書館，欲觀中國書，先訪其館長，彼給以券，乃可入中國部。此部管理員爲一黑

人可拉陶君 (B. Dransstrong Clactor) 頗勤懇，彼樂有中國人往參觀或讀書，可借以習中國文也。遇董光忠君。字孝先，湖北人，在美學考古學，館中中國書頗富，余翻安南國誌，吉林通志，漢西域各國考證，及台灣府志，苗防禦覽各書，台土人呼父爲耶媽，或阿兼，呼母爲擺奄，或兒喇，祖父曰麻箕，祖母曰霧霧，與舊大陸之呼父巴巴，呼母爲媽媽者，全然不同。美國印度人語言多種，其稱父母亦各異，前在坎屬至伊羅瓜村 (Iroquois) 考察，彼呼父爲拉家尼亞 (Rakaniya)。母爲伊西當阿 (Ision-a)；總之，與舊大陸不連之處，或皇古未與中國印度小亞西亞通者，其稱父母截然各異。凡與此三處文化相通者，大致相同。苗人中有呼父爲阿巴，母爲阿米，祖爲阿譜，祖母爲阿孟，此亦與中國稱法相似，譜孟者乃巴米重讀而轉者也，古音讀母爲米，見音學五書。

與董君同出餐，餐畢，曹理卿亦來，助余查書，彼查二書，余查三書，爲聖水福音 (Agnarian Gospel)，美國印度人生活 (American Indian Life)，及美國印度人 (The American Indian)，皆不能得，非其收藏之不富，卽其目錄之編輯多誤漏也。中國參觀此館者，震驚於其建築之宏壯美麗，因而交稱其收藏之富，管理之善，今知人言之不可盡信也。

正月二十五日

統計書，美國普通工價戰後，由每星期二十八元，降至二十元左右，農產每年收入之價

，由二百四十九萬萬，降至二百二十三萬萬，因出口貨減少，而農產品大落價，工資亦降低也。經濟進步愈高之國家，其國內之生活，受影響於國外者益大，於此益信！

晚獨往黑人電影園看電影，此城電車內黑白不分坐，而戲館飯館旅館則皆分也。余意在觀黑人戲館而不在影戲，坐中皆黑人，而售票者爲白人，影片仍爲白人所造，更無可論矣。

正月二十六日

仍讀統計表，晚餐時，嚴南璋約同餐，餐後閱中國報，憲法審議會所通過之國權地方制度二章，原文余甚滿意，將歸遇朱佛定來，乃續談至一點四十分乃歸。

正月二十七日

午清理前月餘日記，以備寄歸，下午曹理卿來電話：約往看華盛頓墓，其友人張蔡二君，偕余同至車站相會，適天陰欲雨，乃止，與曹君往參觀郵政部，美國鐵路電報歸商辦，故無交通部。郵政獨立爲部，與他部等，建築約分七層，郵政總監（Postmaster General）居第五層，其組織總監以外，設副總監四人，下設十餘科，總監自領數科，餘由四副分領之，故此部所謂副總監，乃類中國所謂司長處長之地位，另外有副總律師（Assistant chief Orlaney）總稽核總觀察，俱隸於總監之下，而超然於各科之外；另外仍有一部分直領於總監，設事務長（Chief Clerk）長之。余今日參觀，即由其事務長莫莫（W. M. Morney）君招待，極爲誠懇，

送余大本印刷物多種，美國郵政辦理甚善，然每年國家須支出大宗之補助金，而不能得利。郵務分爲（一）純正郵務，（二）郵務儲蓄，（三）郵務匯兌，後二種與普通銀行所辦大致相同；惟數目多爲零星者，此純爲方便貧民起見，意不在取利，至其郵費亦甚廉，此其不能得利之大原因也。一九二一年，彼郵務收入爲四萬五千一百三十萬元，匯兌收入爲九百零六萬餘元，儲蓄收入爲三百一十二萬餘元，總計爲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萬餘元。其總支出則爲六萬二千零九十九萬餘元，入不敷出，相差至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一萬餘元，一九二二年郵務收入爲四萬七千一百一十餘萬元，匯兌收入爲九百五十餘萬元，儲蓄收入爲四百一十餘萬元，總計爲四萬八千四百八十五萬餘元，比前年增加二千餘萬元，其支出爲五萬四千五百六十餘萬元，視前年減少七千餘萬元，故入不敷出之數，僅爲六千零七十餘萬元，以彼國郵務如此之發達，而郵部賠累如此之鉅，意者或將疑其管修之未善。余意不然，蓋其根本政策有以致之，余嘗言美國鐵路爲獎奢便富政策，蓋其鐵路純歸商有，祇爲公司利益計也。友人在坎拿大實習鐵路者。詢公司人何以不設二三等車？答曰：「生活程度平等，故車不必多分等」。又問亦多有貧人，力不能坐高價之車，如有二三等，於彼等之生活，實多方便。答云：「彼等在近處作工，乘街車（即電車）足矣，公司對於二三等車，不易得利，無專爲彼等備車，供其遊覽社交之用之理也，彼如有必要，自然亦乘同價之車，云云」。至美國郵政公有，則頗有顧及貧人之計劃，近來竭力

擴充鄉村郵政，現爲鄉村所開專郵，有四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路，可與六百四十六萬五千餘家，即二千九百七十四萬二千人之通信方便，此大概便於貧民爲多，與鐵路之政策相反者也。

出郵政部赴國家博物院參觀，余在北美洲參觀博物太多，覺其與他處相同；惟其古物中，有巴比倫古筭，（織布所用）則與中國現在鄉下所用者，完全相同，其神味尤爲相合，大小尺寸亦等，惟彼未注明得自何地，爲一憾事也。

正月二十八日

曹理卿來，同出至美南樓吃中國包子；下午赴議會圖書館閱中國書，遇廣東謝君。晚曹君約同餐，謝君約看電影。

月來稍覺疲，今日星期，擬不閱書，然在圖書館，仍不免稍瀏覽也。方言謂：北燕朝鮮之間，稱豕曰豨，音與家近。今蒙古人稱豕曰家咳，又謂。楚人稱知曰黨，或曰曉，今楚北音仍如此。知古今音雖有變遷，然亦有數千年無大變者。

又四夷記，稱肅慎所分部分，某部東臨海，（今俄屬西北里亞沿海州）其地古時卽沾中國文化最多，云云。前在紐約國家博物院，見其人種收集部。有東胡人模型，在俄屬沿海州東北接連比令海住者，其人像全與內地中國人相同，尤與奉天直隸山東三省之人神似，長身長鼻，類不甚高，面不甚平，此亦中國人比於蒙古人之異點。至美州人則較近於純粹蒙古人，此說如

可成立，則滿洲人奉爲關內中國人之最近同種也。

正月二十九日

午前讀美國歷史，午後讀統計表。

清華留學監督處張君來訪，彼前清曾在西藏供職駐藏大臣署內約二年，其
人室內無桌案，衣無褲，食無箸，以手代之。爾時中國駐藏兵在一萬以上，
藏人固未易外向也。拉薩去大吉嶺尙二十站，中國如能早統一，自成都西自
（卽江達），則去拉薩較大吉嶺爲近。然後藏事乃可收拾，但未知統一究在何

正月三十日

上午讀美國史，下午赴圖書館，與謝寶潮君同赴行政研究所，訪韋羅貝
年曾充中國政府顧問，與談行政組織，此爲彼近數年所專研究者也。

余意美國外交政策，對遠東以防中日聯合爲惟一宗旨。故有對於日方面
中國人爲事者，亦有與中國人接洽，專以攻抵日本人爲事者。余近來頗不喜
日本人，因彼等多非真正華人，如羅素杜威，真知中國者也，見中國人罵日
又罵中國人。又余前日購烟捲，其鋪中一老人，見余著皮大衣，極恭敬，抱
乃即變其輕薄之態度云，中國人亦有富者乎？美國人畏日人而輕中國人，遂

曾數殺白人也。中國人如無在戰場上戰勝白人之日，遲早決不足以自立，國內學者，閉目不向外看，徒知稗販陳說，所補甚少，然余在國內，其閉目不向外看更勝，並且陳說亦不能稗販，歸國內當警告國人，放眼向世界一觀之，先記於此。

晚約謝君及董孝先君。在亞洲樓餐，談至十時乃歸，又閱美國史一卷癡。

正月三十一日

上午 換著晨禮服，思赴國務部訪友人，久讀書便覺懶見生人，遲遲不出門，仍讀美國歷史。下午訪趙月潭君及其同事張君，余扣門時，出應者爲一北京女僕，操純粹之京話，由耳鼓震入神經，其感觸頗奇妙而難於形容，蓋不聞京話一年又三月矣，初出國第一站至高麗京城，中國領事館內，有北京男僕，繼此則不復見北京人矣。與趙君談及美國人畏日本人而輕中國人，彼亦有同樣感受，謂中國人非自振不可。如張家口通州二案，通州案罪在兵，張家口案罪不在兵，美人實自取之，此間美外交當局，請公使確查肇事原因，如確係察區禁現洋出口，美人不受制止，則即不願嚴追，然在中國之美國外交官之意，則以謂不論如何，不能開華人輕視外國人之端，夫中外皆人也，不論法律而豈使人重視之，甯有是理？

自趙君處歸，作信致搏沙及佩青，並杜蔭南等。

晚查美國歷年選舉表，彼選舉議員以人民數能選一人之處爲一區，此就選舉上論自較方便

。惟小黨則不易當選，如伊利諾州有議員二十五人，大約共和黨可得十四五人，民主黨可得七八人，社會黨及農工黨共可得二三人，此就票額數言之，然彼分爲二十五區投票，開票每區以最多數爲當選，結果有十九區俱以共和黨之候補人得票爲最多數，當選十九人，六區爲民主黨所得，不但農工小黨，不能得一人，卽社會黨在伊省尙稱發達，亦不得一人，余分查其二十五區票數，社會黨共得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票，其他當選之人有祇二萬餘票者。若合爲一區，則社會黨必可得一人，若聯合農工則有二人之望，然彼不採大選舉區制度，故社會黨苦心經營若干年，嘗不易在國會得一議席，豈不可憐。

二月一日

時光之速使人驚心，上午在寓讀書，中餐時又遇暹羅卜恩那君（Bunnard）謂今日歐文博士（Dr. Owen）在國民戲園講說暹羅之佛教，歐君在暹年甚多，彼一妻二女，妻及長女皆死，然其妻嘗能與之作靈魂的通信，至今不絕云云。余以其說甚怪，思往聽之。因已與董孝先君約下午同看戲，彼在圖書館候，及至圖書館，彼等已去，乃獨往聽歐博士之演說。大致先由學理上認靈魂界之存現，未又舉其妻及其女死後之事實多種證明之。彼爲英國人，似係來此邦遊歷者。

二月二日

原與張君約今日遊華盛頓填，天陰欲雨中止。在嚴雨璋處閱中國報，見上海人反對憲法草案上軍費不得過全預算百分之二十五，謂為限度太高，必須改為百分之二十云云。歸寓查美國明年預算軍費，居全預算中百分之若干，第一次計算法，與第二次計算，其所得之結果，相差至一倍有半，寔非怪譎。茲分列如下。

第一次計算

| | |
|-----------|----------------|
| 歲出總數 | 二·八三五·七四六·二三四元 |
| 陸軍費數 | 三一六·八二六·〇〇〇元 |
| 海軍費數 | 三二一·〇二一·〇〇〇元 |
| 軍費共數 | 六三七·八二六·〇〇〇元 |
| 其他政費數 | 二·二九七·八九九·二三四元 |
| 軍費與其他政費比例 | 二三·四與七六·六 |

第二次計算

| | |
|--------|----------------|
| 歲出總數 | 二·八三五·七四六·二三四元 |
| 債款付息用數 | 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
| 純粹政費 | 一·八八五·七四六·二三四元 |

海陸軍共數

六三七・八二六・〇〇〇元

軍事善後局

四五二・五七三・〇〇〇元

軍費及善後費共數

一・〇八九・四〇〇・〇〇〇元

其他政費

七九六・三四六・二三四元

軍費與其他政費比例

五八・與四二・

此一九二四年之預算也。一九二三年之預算，與二三年之決算，與此無大懸殊。其軍費之多實可驚人，惟軍事善後局之費用，是否全用之軍事，尙待考察。

二月三日

天仍欲雨，赴華墳之行仍不果。與嚴南璋族第某君談謂美國報紙載中國事內閣改組等等俱在第二葉，前有中國某女子願出嫁逃去，則各報俱載之第一葉。彼謂此種記載，次序頗失輕重。余謂此全視閱報者之心理，美國社會多數人，對於外國政府之更迭，絕無人留心，惟婚姻生有糾葛，社會一般人樂道之。彼謂即美國各事報上視爲重要者。亦爲結婚離婚搶劫殺人等項，因閱報者祇愛閱此等事也。余於此有二種感，一可以此推測美國社會之心理，二可就此推測美國新聞學所研究之目的物。蓋美國新聞純爲營業性質，決不負文化上責任也。美國社會意識極淺薄，故其人不愛聽社會主義，而資本家乃可長霸實業界也。

二月四日星期

彙統計表不讀，清理前在墨京所補國內舊草。下午，朱佛定電約赴使館談。曹理卿及董孝先謝寶瀚諸君均在彼處作中國麻雀之戲，邀余加入，謝以不能，赴朱君室談，彼窮存報紙內載一黑人名吞尼司 (Tennis)，死後葬阿贊尼 (Ahumny)。彼前後娶妻七人，末次已九十三歲矣。其生子女四十八人，孫男女二百三十六人，曾孫男女四百四十四人。其孫曾輩見彼時嘗誤報輩數以亂之，彼具能辨別也。其子女尚有甚幼者，將來仍可生育。其孫之二百餘人，並不能爲確數。至其曾孫將來究可增至若干，殊難限量，惜老人已死不獲目視矣。

暹羅人卜恩那 (Bunnay) 及塞巴發地 (Sebayadi) 二君，在遠東樓同餐。暹羅語之數目字，大概與廣東相同，稱父母爲巴媽，而媽音較中國讀法爲長，其他事物不同者多。二君皆信佛教，謂彼國殆全爲佛教，耶教勢力甚小。彼等對余甚親，因中國人未有與彼等來往者。

二月五日

補國內舊草二千餘字，赴銀行取錢若干。

二月六日

仍補舊草二千餘字，竟日未出門，天氣忽冷，晚大雪深至數寸。

二月七日

繪畫草二千餘字，間有雜入近來思想者，因現草原理爲理論的，理論在思想上新舊最易混雜也。

韓開之家谷詠拍拉公司 (Chicago Opera Co.) 來此演唱，今日爲第三日，明日即去，乃獨往看戲。詠拍拉爲歐洲最高尙之戲，嘗有人比之中國之崑弋。演者着古代衣冠，以歌代言，以樂協歌，比中國一切戲少說白一種，此外大致相同。美國社會中等人不能解此，而歐洲人以此爲高，美國人亦祇得以此爲高。全國祇紐約之家谷二三城中有之，且祇冬天有，夏日則停也。戲公司大都賴各富人津助，專恃普通營業不能獨立。此處爲全國首都，如永無此戲，殊不足齟齬此新民國之昇平，故每年約外埠戲公司來演數日。本晚所演之戲爲雪娥傳 (Story of Snow Maiden)，雪娥 (Snow Maiden)，父爲冬王 (King of Winter)，母爲春妃 (Spring Fairy)，娥具皓魄玉肌，冰霜精神，多愁善病，視浮生爲幻夢，其父母知其不堪炎夏之烈日與人世所謂愛情，乃攜而避地於山林。有鞞鞋商人 (Tartar Merchant) 遇之，一見傾心，惟其他牧郎村女破壞糾纏之，使二人不得近。娥奔林旁湖邊，獨唱愛與死其孰擇之歌，其母與衆花釐由湖現，告以卽歸家勿停留可得諧，羣花齊發歌讚之。彼歸途遇鞞鞋商人，又同遇是處察汗 (Tzar)，爲之玉成張樂賀之。二人初嘗新樂不復知人間更有何事，而清冷天氣浮雲忽散，透出驕陽，雪娥正與鞞鞋商人相抱，忽彩神俱消，錯履委地如蛇脫，真所謂香消玉滅也。商人大

悲痛，投湖殉之，察汗改慶賀之樂爲惋惜祝祈之樂，劇終。其且脚歌音與管唱者，尙無大別，發生則有賴中國之高腔。服裝皆長衣，周圍爲繡花邊，大類東方式。王著杏黃團花袍，惟視中國之黃袍較短耳。美國音樂多尖銳之音，多折旋少圓轉，本日樂亦多圓轉以與歌喉相應，爲出國以來所僅見之劇僅聞之樂。歐美音樂，具近代精神，爲特別之組織，與中國樂性質大異，未易比較。至其戲則如今日所觀可比之於中國豈弋皮簧之間。然須知中國之鄉村戲劇與城市間，除服裝有精粗之別，其本體上無甚遠別。然中國鄉下人皆能解戲且愛看，美國人祇能看樂廳與諧耍，以名城如華盛頓演三日中國村農所能聽之戲，而觀者並不能滿場，就其普通人論，其知識之複雜遠不如中國農人也。

二月八日

草舊稿二千字，晚嚴南璋之堂弟來訪，並約往參觀天主教大學商科，彼在此科授漢文也。

參觀後已八時。美國商科之在城市中者，夜課爲多，商人可於夜間上課也。同參觀者尙有留學監督處，新聘職員艾君，晚約之同餐。

二月九日

草舊稿三千字。

二月十日

草舊稿一千餘字，下午曹理卿來，同出，擬赴華盛頓墳參觀，售票者謂時已過，乃往參觀司密氏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e），中列有中國前清時代男女女人像，纏足極小，其形可醜。出院赴影戲館，影片亦不佳，同晚餐，餐後來余寓，十二時乃去。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晨起浴，自赴街步遊至一極小之館中餐。

下午嚴南璋來訪，同出，乘彼車繞石河公園等處一轉，耳目爲之一新。晚與南璋同赴使館餐，餐品較餐館所治爲美也。餐後至哥倫布影戲館，戲片甚佳，歸又至使館談，一時乃歸。

二月十二日

起較遲，著手草舊稿第三章，約千餘字。

二月十三日

思本星期草成二章，第一編即可竣事，努力草五千字，倦甚。

二月十四日

草千餘字，晚嚴君來訪，與同寓艾君同在余室談。嚴君爲耶穌教徒，余詢耶穌教之人生觀，彼答極長。其末謂舊約創世紀等書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且未必出自一人，非耶穌教所重。耶穌爲處女所生，其說亦出常理，彼所信者不過崇拜其人格。彼當時不過爲中下級人執木匠業。

彼自身以外，祇有同志十二人，且有一人叛去，而其宗教成功之大，使人崇拜云云。彼又言禮拜七日，及其他神話，多來自巴比倫。西歷紀元四百年前，巴比倫軍興，即略爾丁帝國，爾時希伯來人在巴比倫者甚多，故其舊有傳說，多得之彼處也。云云。余乃與談歷史不復言宗教矣。嚴君愛談，至一點一刻乃去。

二月十五日

草舊稿二千餘字，晚又來一戴濟君，字如楫，為專研究油業者，昨日與談，約之今晚同餐，餐後歸寓。曹理卿來，知今日陰歷除夕，余思購水果等物，以風太大，夜氣嚴寒沁骨，不願再出，託房東由電話著果鋪送若干佐談資，至十時散。

二月十六日

本日為舊歷元旦，夜多思，睡熟甚遲，天明忽沉睡，故起遲甚。下午訪嚴南璋稍談，又訪朱佛定，晚在使館餐，餐後又與朱君談，十時乃歸。今日不作事，竟日休息。

二月十七日

續舊草約二千字，戴君來此談多則作正事少。

二月十八日星期

為張仲魯馮芝生作信各一封。

二月十九日

續舊草約四千字。

二月二十日

續舊草三千餘字。

二月二十一日

續舊草一千餘字，第一編告竣，本思上星期竣之，因遇陰曆年，且多談，故遲至今日。此編分爲四章。列其節目如次。

第一編 原理

第一章 人類之進化及其目的

第一節 人類之定義

第二節 生命作用之意義

第三節 生命之進化

第四節 人類進化之目的

第二章 形成社會之各基礎

第一節 社會者何物

三十八圖遊記

第二節 與人類生命發生相關之各基礎

第三節 爲維持生命之存在及安全之基礎

第四節 爲增進生命價值之基礎

第三章 現有社會制度之供獻與罪惡

第一節 國家主義下之國家制度

第二節 資本主義下之經濟制度

第三節 國家資本主義下之教會

第四章 改造之原則

第一節 改造之必要

第二節 改造之可能

第三節 改造之標準

第四節 改造之原則

此一編共四章十五節，每節各有細目，長者至四千字，短者僅千餘字，共計三萬六千字之譜。自正式著手起，除星期節令不計，以十四日成之，每日平均二千五百字之譜。然文字草率，殊不美觀也。

晚休息，赴嚴南璋處，閱中國報。

曹理卿來電話，謂明日放假，思同遊華盛頓墓及其坟宅，余欣然諾之，因前二次嘗往遊不果也。

二月二十二日

爲華盛頓生日，晨八時起，候曹理卿未至，取黃山谷詩集讀之，朗吟其次蘇長公詩中「黃州逐客未賜環，江南江北飽看山。」之句，不覺眉飛色舞，非羨古人，乃自幸有徧看海外名山之福也。

曹理卿偕往遊梵農山 (Mant Vernon)，卽華盛頓坟宅所在，距城十五英里，車票來回價八角，途經亞列山大城，亦最古之城也。其牆多紅，建築有古意。十一時餘至梵農山，下車已在山脚，山并不高，以人得名耳。進門每人券資二角五，入門後先向西而行，右望皆森林以楓樹爲多，落葉滿山惜色皆淡白矣。左傍短牆因地勢爲之，不甚高，下墜石爲路，約數百武，折轉東南，望見樓宇，左右短牆相抱如拱門，門內正中爲廣場之草地，冬來不甚綠。東南行，路左右相對，作仙人葫蘆狀，環繞數百步至樓宇處。正房連頂爲三層，東南與西北皆開正門，正房傍有二室，如中國之兩廂，一爲廚室，一爲辦公室，再前又二房，一爲家丁室，一爲園丁室，又二房，一爲馬車室，一爲木工室，再兩傍，一爲莊稼室，一爲紡織室。與園丁及辦公室相連之

一面，即東北面，爲花園，與廚房及家丁室等相連之一面爲果蔬園，兩園相對，其中間即廣草地環之以仙人葫蘆狀之平沙路，爲余等進門時所經者。花園之外面距火車道不甚遠，即余等未時之路。果園之外爲森林，穿林有路，接包頭馬河之船塢，塢爲此宅之私有。由正房向東南面爲包頭馬河，對岸亦破坨起伏，山光水色，均於庭室內領略之。余等先觀其廚室，室內用銅鑲祇能作簡單餐品也。次觀正室，下層爲客廳二，家餐室一，讀書室一，其中書籍有爲華盛頓自記名於其上者。又有旋麗小姐 (Miss Nellie Curtis) 音樂室一，旋麗爲華盛頓夫人與前夫之女，姓克司提氏，華盛頓最愛之。其第二層爲華盛頓寢室，旋麗寢室，來客寢室，拉法葉提 (Lafayette) 寢室，此君爲法國貴族，而有平民思想，美國獨立之戰，彼對於華盛頓多所襄助，後曾回國盡力於革命事業，爲華盛頓第一好友。三層上又有華夫人寢室，華盛頓卒於其寢室，其夫人遂閉其室不用，而移於第三層之一室，室僅一窗，可以望華盛頓之墓也。各室尙多，有當時遺物，使人覽之輒想像華盛頓之雄風。此地本爲約翰華盛頓 (John Washington) 與他人合夥購置，共爲五千英畝，合中國三萬畝有餘，華分得二千五百英畝，傳於勞樂司華盛頓 (Laurence Washington) 又傳於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即吾人所言之華盛頓，喬治與勞樂司爲異母兄弟也。此正房爲勞樂司所創修，喬治又擴充之，其名梵農山爲勞樂司所命。喬治華盛頓喪後，逐漸擴充其地，至晚年台前得八千英畝，合中國五萬畝，彼退休後，

居此薛木督耕，以終天年。宅內外古樹膏彼所植，其客拉法葉堤時出心理助之，美國園林之有布置見心思者，此爲第一。遊客往往以其室宇不甚高，近代陳設品較少，不能得其美之所在，殊負華老經營苦心也。出正房，在河岸略眺覽，又轉至廚室，接續觀其車馬室，莊稼室，猶見華老當時所乘之車在，由此下山可觀華墓，墓有新舊二，舊者爲原葬後，卽華夫人樓窗內所可見者也。華氏於西歷一七九九年死，葬於此，一八〇二年其夫人死合葬。至一八三〇年改葬新墓，新墓亦不甚大，視紐約赫森河畔之葛蘭德墓，直小巫大巫也。墓旁繞以古木，古木中豎以紀念碑，使謁者蒼涼悲壯，深懷古之感，則較葛墓之僅一偉大之樓亭爲優異矣。觀後，沿山路直下至船塢，塢有船亭，建築甚美麗，塢兩傍岸修石堤障之，名曰哈哈牆（Haha Wall）。岸上垂柳成行，長條幾拂水面，天然畫圖也。惜殿冬無葉，十分婀娜幾減九分矣。由船塢沿其他一路至短牆相抱之門，再入觀其花園，所蔭長青矮樹，滿園迴環作花紋，此樹耐老，今猶茂盛如昔時也。花園與果園相對，各作楸葉形，形尖向西北，花園葉尖盡處爲小室，名曰家塾，蓋計畫而麗有子女讀書其內。果蔬園盡處與家塾相對之室，爲子種室，一以樹人，一以樹木，以中國人眼光觀之，不免以其無子女爲憾也。華老於一七九七年第二屆總統任滿，謝絕當選，至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差半月未得入十九世紀，此產傳於其妻。又二年半其妻亦卒，其妻有孫男女四人，分承此產，雖非華氏子孫，而爲愛妻之子孫，華老視之與己之子孫等。彼等亦

多獲華盛頓為姓，其中承此故宅者，為卜詩羅華盛頓 (Bushrad Washington)。再傳約翰奧特司坦華盛頓 (John A. Washington)。再傳為少約翰奧特華盛頓 (John A. Washington)。思以此宅傳諸政府，永久保存為紀念，時有孔雷合女士，(Miss Ann P. Cunningham) 熱心此舉，奔走籌款，並組織梵農山婦女協會，專理此事，遂以二十四萬美金購此故宅，並購地二百零二英畝，後又續購三下餘畝，合成二百三十七畝半，為現在婦女協會所管有，惜其宅內器具多失舊觀。婦女協會之組織，會長一人，副會長每州一人，分任搜集之責。此會成立於一八五三年，經五年之募化，至一八五八年，乃購有此宅，距華盛頓死已五十九年矣。今此產完全為此協會所掌理。出花園後，至外面有餐館，用中餐畢，已二時半，候車久不開，三時半開車，余等至亞烈山大城下車，一因余欲觀此舊城，二因此城今日為華盛頓生日特開遊行會也。下車見其街名皆用王后王子公主皇家公爵夫人等名詞，此美國所僅見者。相傳此城在殖民時代忠於英王室，故用此等名詞名其街，然今日他城皆無甚舉動，此城獨開遊行會，則又可謂之為特忠於華盛頓矣。下車僅過二三街，見其遊行有音樂隊四五，有軍隊，有救火會，軍隊並排機關槍野戰砲等以壯觀瞻。雖無特異之物，而人山人海，填街塞巷，殊熱鬧，以視去歲在奧克里時所見者迥然不同。復上車回華頓頓，今日車上特別人多，不但不易得坐，即立腳之處，亦不易得也。回城後觀之城中如何情形，聞僅有關人至紀念塔一帶吊而已。街市上除插旗

然，如平日。

曹君憐來余寓，晚艾君約同餐，餐後又談，十時曹君去。余購梵巖山紀事一冊，略閱之，知其正室不遠，尙有一消夏亭。背山面河，建築爲多角亭式而甚大，惜日間未往觀。（按即船亭）

二月二十三日

晨起，補前數日日記，並略校再前日記，寄回國，自一月丁二日爲一冊，爲第一號，一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爲第二號。此後依次記之。

著于整理舊草第二編，原在墨京所草三章未竣，略爲修補，成千餘字。每著手思草有體系之作，腦中必先爲思想整理，最好整理後一氣呵成，否則第二次仍舊須費心也。

二月二十四日

續舊草僅千字，因第二編各章，須就思想內重加整理也。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

午前續草約千字，第二編第三章竣，約艾仙舟嚴慰萱至亞洲樓同餐，餐後至議會圖書館，閱四夷志等書，謝寶潮君及其他林陳錢三君同來，議會圖書館中中國部，幾於全爲中國人所預備，因美國人大都不能閱中國書也。余等不但可於此讀書，且可縱談，晚謝君約同餐。林君編

建人，習農科；將回國任其本省事，特來此參觀農部，彼對於美國政教學術及人心均絕對佩服，現在法令禁酒，彼不信美國人有飲酒者。余云，余數數遇之，彼大驚異不甚信。余等在亞洲樓晚餐，餐畢將出，其他座中人先出，醉態可掬，幾至傾倒，彼大驚謂果有醉者耶，此樓爲中國人所開，不售酒，醉者蓋來時已醉也。

餐畢，與謝錢二君同赴使館，館員謝君詢余麻雀二字何由得名，余謝不知。彼謂美政府專利局電詢，因麻雀販賣公司，現自行製造用中國字麻雀二字爲商標，請求專利，故專利局電詢二字來由云云。又謂現金山岡坡公司及紐約又一公司，已與麻雀販賣公司涉訟，蓋謂二公司亦販賣麻雀，不承認此公司可以專利，故此案至今尚未解決。余記去歲在墨西哥時，金山友人致余函云，金山美國人正開麻雀大會，登報請各處赴會云云。美國人之愛飲博，恐較中國人更甚。

二月二十六日

得國內兌款來，念中國如此之窮，余又非直接能生產者，屢次由國內索款來向外國用去，雖非公款，要爲中國人所生產，若在外國僅遊覽山水風景，白白用之，殊無以對友人對國人也。

續舊草二千餘字

二月二十七日

續舊草三千餘字，第二編第四章完。

二月二十八日

赴國務部遠東局訪局長勞可華 (Lockhard) 君，彼病未到局，其秘書爲余介紹蒲爾金 (Purkine) 君。蒲君曾在中國十四年，歷充長沙漢口上海等處領事，略解中國語，與許秋帆君極熟。彼談時忽謂中國政象日益紊，每下愈況，可歎，余漫諾之。彼又謂繼此恐無挽回之法，君謂將奈之何。余急答曰，此時中國政象，余亦深以爲不滿，與君所見者同，至謂將來仍向下走，余決定其不然，余可就歷史上及現在情形爲君言之，就歷史上中國蓋屢次分裂，但中國自愛其文化，全體人民，皆有統一之心理，不久必趨於合，直至今日，此種心理如故。故雲南兵入四川，必曰謀統一，廣東建政府，必曰謀統一，如唐繼堯主張雲南自建新國於中華民國以外，或孫中山主張南中國與北中國分立，則不待北軍之去，必爲人民所棄矣，此中國遲早之必統一者也。現在政象，誠然不佳，然國會復開後，憲法進行，成績尙好。此事關係甚大，外國人多不甚留心，余斷定將來由此憲法，中國必收統一之效。彼又問軍人如此跋扈，如何能統一。余謂中國事往往事前不能猜到，中國從前統計最疎，今日之統計仍不可靠，故各處實在情形，在紙面文章以外，其自身變化，不易猜準，余亦不能猜準也。彼次又問黃鄂爲何如人，余曰中國現任外交總長也。又問君知其從前爲何如人乎。余曰學者也，彼之中將官銜似係革命時得來，

十二年前，余在北京會晤之，時彼爲一報館記者，文字甚佳，二年前彼著有戰後之世界一書云云。彼乃不復問，大概歐美人之久在東方者，對中國皆有彼之一種不正確的觀察，換言之，乃東交民巷之傳染病，余故爲鄭重言之，恐其染有此流行症也。彼局長大約明日可來，余去。

草舊稿二千餘字。

赴李格銀行 (Rigs Natim Bank)，取存款，即存至該處。

三月一日

每逢改月，心輒動，驚時光之太迅也。余久以現行之陽歷，爲未開化人所創之歷，今其國強仍沿用之，他國襲之，最爲無謂。試問二月以何故而祇有二十八日，以與上月較差三日之多，經濟實爲不便。余租此房言明住不滿一月每日一元，滿一月二十八元五角，住長則減價也。然前一月爲減價，本月則爲加價矣。中國歷兼陰陽，月以紀陰，歲以紀陽，故以立春日爲歲首，每二節令爲一月，平分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爲十二月。其法先定四柱，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也，再劃四界，最科學最文學最美麗之歷法。自耶穌教入中國後，謂未開化人多用陰歷，中國用陰歷，亦爲其半開化之一證，中國人乃毫無自信力，竟不辨己之歷爲何物，而冒然欲棄之，深可哀矣。

赴遠東局訪勞可華君，稍談，彼爲余作二函，一介紹參議院員師拔德 (Morris Shepard)

一介紹衆議院議員卜洛客 (Fr. ene H. c.) 君，余又訪蒲爾金君，稍談。
續舊草二千餘字。

三月二日

夜有夢，醒爲詩紀之，并錄寄馮芝生，以夢與彼有關也。詩云。

昨夜夢中同射犬，詰朝飛函報子知，有人讀夢窮心理，（同寓艾君險舟）茲夢無心理更奇。
。我云聯想夢之原，睡不能思想可聯，上窮碧落下黃泉，九天綿綿九地連。我故田間人，畜事
宿所親，夢裏遂初賦，懷洽動比鄰，忽憶少小事，年華又重新，中表偕我嬉，化身忽爲君。嘗
面立老農，未言意已通，示我新置物，竹鞭如青葱，鞭長十四節，將台高處策羣雄，風馳電掣
走俄傾，顧身仍在蔽廬中。君去我言送，迎門來溷狗，我驚無以禦，君有鞭在手，化作沒羽矢
，一發中其口。犬去主客心未定，閉門上拴拴不勁。千軍萬馬聲相送，鞞鼓雷霆門前動。櫓槍
中原紀綱紊，私兵官匪無從問，惠然顧我豈敢，拆身輕步謀宵遁，回頭急遽呼芝生。啓眸忽
見客窗明，斗室冷冷夜清清，耳鳴如聞遠鐘聲。

中餐後，赴國會訪衆議員卜洛客君，彼正開會，自議場攜余至議員家屬旁聽室中，談約二
十分鐘，有議案表決，彼回席。其表決法，由祕書官按州呼名，彼呼者即表示其贊否由祕書記
之。然其如何表示法，余在旁聽上尙不甚了了也，凡已被呼名表示其贊否後，即又他去。故其

表決時，仍有來有去，始終在議場中者不過百餘人也。衆院四百五十五人，座位較多，議員不定座次，到會者自由隨時擇座。數座之間有一長案，上有紙筆等物，各議員均可就案作書，議長席旁時有坐地童子，今日乃知其爲伺役，在場中來往送案件也。旁聽又十餘分鐘，赴參議院訪師拔德君，彼導余略觀各室，後導余至總統室，室並不大，上面之畫甚美，已七十年矣。彼指中間之桌云，自林肯時用此桌，至現在未移換。又指中間一小椅，謂此總統簽字所坐之椅，請君一坐，余謝之。彼固請，且撫余肩云，君先坐此座，預賀他日爲中國總統。余笑領之，稍坐卽起，同赴議員家屬旁聽席，又少談，彼回席，因明日閉會故議案甚多也。此間慣例，儘閉會日無論尙有若干應議之案，一定議完，往往閉會日直開會通背達旦乃止。閉會之次日，總統赴議院，凡應總統簽字之件，卽時簽字。若用正式公文，移至行政部簽字，萬一此一二日總統意外身死。於執行上甚不方便也。美國閣員並不出席，參議院祇閉會須總統簽字耳。稍坐片刻，回寓。

續舊草，僅數百字，覺章節次敘，前後失調，思改訂，甚費心，至晚乃定，然倦甚，乃知較大文章，真不易作，前後關連之處太多也。

三月二日

續舊稿二千餘字。下午嚴雨樟電約往談，并晚餐，餐後同看電影畢，又赴彼處，一時半始

歸，寢時覺不暢，此後不可再寢遲。

三月四日星期

偕嚴南樟嚴慰萱曹理卿同赴美南樓，欲用中國點心，彼處例於星期日有中國點心，今日獨無，乃赴北京茶園中餐。餐後同赴石河公園，此為第三次矣。園甚大，詎未遊徧也。天氣連日大暖，遊人如鯽，惜柳眼未開，花信尙稽，未免寂寞遊興耳。以如此大之公園，除路旁有向左右右赴某街之揭示與動物欄口某鳥某獸之名詞外，耳目不能與文字爲因緣，與中國園林雅俗迥判也。美國之無文化與橫行複音字之淺薄無深致，惟於此等處最易見之。晚南樟約赴華盛頓公園旅館，晚餐，一菜一湯，每人二元餘美金，可謂昂矣。然所食之鴿鷄，謂係二物雜交所生，味美而嫩，鴿美而太瘦，鷄肥而稍濁，二者合稱，兩美具二難並矣。餐後赴一極小之戲園看電影，即去歲大雪傾屋壓傷坐客之處也。園小而影甚佳。

三月五日

續舊草二千餘字。近來寫時漸覺吃力，一因連日寫神已疲，二因現在每一下筆，必須將已寫之數章在腦中重想一過，或至須略加翻閱也。有時過疲，則略讀十八家詩抄，藉以休息。

三月六日

續舊草祇一千字之譜，有俄國人某告余哥倫布影戲館，有中國女子所作影片甚美。

三月七日

續舊草一千字之譜。下午朱佛定及謝君（使館秘書）同來訪，謂駐美西哥中國公使王述勤君繼曾來此，約共往訪之，至則彼已出門。余偕朱君同至影戲館看中國女子所作之影戲，爲一廣東富女子，其花園臨海，女在園見一人爲海水沖淹，呼人救出之，爲一美國少年，被救出後，謝而去。女子憶而愛之，嘗往園中海濱，冀得復遇，果然，因相愛結婚。其女伴多誹之，謂美國人不過暫時與合耳，勿爲所給，女子不信，亦不顧也。後美男得其父電須歸，女約一同赴美，男亦樂之。晚其他美人爲男言，白人配中國人祇可爲一時戲樂耳，何能以之爲妻，爲之遣一假電，借尼女子同行，男納之。歸家女新製美國式衣著而謂之曰，著此至美國如何，男不語，繼以假電租其行，男去，女生一子，數函男，訖不得覆，時爲女伴所揶揄，女堅信男不負心，不顧也。逾二年，僕人忽報男來，女整妝迎之，男乃不認之爲妻，且云現與新妾之妻同來，此後不能如從前之爲密友也。女痛幾絕，知無可如何，姑忍之。男又爲之介紹其美國新妾之妻，女以賓禮待彼夫妻。少頃女之子奔來，髮黃而目睛黑，一望知爲黃白合種，男子若弗視者。美女子疑而叩之，女隱不以告，其後美國女背其夫與女談，盡得其情。女舉其子授美女云，此爾倫（Allen）（男子小名）一滴血，余爲養之，且保其名，今以授子，轉告亞倫，知余未負彼而已。美女攜子去，女追望痛絕，至不能見，云，祇此一點心事未了，今了矣。轉身由花園至

海濱，春潮方漲，乃奔投碧波中，百年長恨，隨此永久不止之海潮朝朝暮暮以無窮矣。此片作者爲一廣東女子，貌不過中上，而工作尙好，座客爲之滿，女子有下淚者。

晚與嚴慰萱同餐便中再訪王述勤，仍未歸。

三月八日

得王述勤函，已於晨車赴紐約矣。

續舊草千餘字。

晚謝君來談，艾君亦在，就美國社會上及普通心理上，研究人類心理對於虛榮心，確爲一種要求。

三月九日

續舊草千餘字，晚曹理卿來談，十時半始去。

三月十日

續舊草千餘字。

下午，曹理卿來同赴標準局 (Bureau of Standard) 參觀，僅參觀紙業棉業二部分。所謂標準者，於長短輕重多寡外，更考求其密度堅度等。凡美國製造品，依類分科，皆定其標準。其中多小機器，狀類模型，實則具體而微能完全生作用也。蓋其所審定之度數，或根據於原料

，或根據於製造方法也。其紙中有一種爲茅草所製，頗堅，惟色不甚白耳，稻草蘆渣所造則更次也。茅草彼名爲辣浪草（La Lang grass）。又美國現所種之棉絲有長至二寸餘者，亦間有不及一寸者，然以一寸餘者爲多，其中率大概一寸二分之譜。

昨日讀山谷集和任夫人悟道有句云，煩惱林中卽是禪，更向何門覓重悟，蓋深知道者，補誌之。

三月十一日星期

偕艾險舟至亞洲樓中餐，赴議會圖書館閱中國書，翻書經一徧。舜典首二十八字有謂係後人所加者，因某書引此，自乃命以位四字與堯典銜接也。由此推之，不但大禹皋陶等謨，其開首爲後來追加，卽堯典開首之曰若稽古帝堯數句，亦當爲後史所加，或爲孔子冊書所加。因堯典與虞書，爲當時史官所記，不應有曰若稽古字樣也。前與某君談及二典爲最古之著作，彼頗致疑，卽舉稽古二字證爲係較後之著作，非當時史官所記。若認定開首數句，均爲後來所加，則一無疑難矣。

以書經與耶穌教舊約對觀，實有文野之判，不可勝舉。書經所記之足爲吾古文明及政治哲學之污點者，祇甘扈誓詞有不用命孛戮字樣。又翻閱易經乾坤二卦，及繫詞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數語，釋迦所不能道所未會思及，故發大願力以滅除無明，此中國哲學與印

度哲學之分水嶺，非僅爲孔釋二人之異同也。

同鄉萬籍君，今日晚車來華府，與余同寓，晚偕曹理卿共餐。萬君習森林科，由此赴南方林場中實習也。

三月十二日

草千餘字之譜，第二編第六章完。

三月十三日

草千餘字，約萬君同餐。

三月十四日

晨七時半起，候謝寶湖君來，同赴寶提模城（Baltimore）參觀約翰赫金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此城爲馬利蘭州之都，大學則私立也，政治醫科特有名，八時三刻，自華京乘火車至十時餘到，來回票價祇二元也。此城有人口七十餘萬，而規模不甚大，亦不甚富，以南州所來菸葉爲商業大宗，以製衣爲工業大宗。小工業甚多，故街市建築以小規模者爲多。大學分三部分，機械科與經濟哲學科在一處，爲一部分，居城之北，即余今日所參觀者。晤韋達貝博士（Dr. W. W. Willoughby）兄弟，皆曾在中國充顧問者。其室之書分爲二部分，一爲與中國問題無關者，一爲關係中國事者。彼兄弟爲雙生，前所晤爲較瘦之一，今日晤其二，較

講者有課，乃專與較胖者談。彼多詢中國事，余均答之，一爲說中國文明之不可斷，故無論有如何之外侮而不能亡，二說中國國民性之不能分，故無論有如何之內亂遲早必統一，三說中國語文漸趨一致二十年來之進步極速，談一時半。

又古德諾博士爲此校校長，卽七年前在中國充顧問請中國不宜於共和政體者。余昔意其人必爲美國流氓學者，近乃知彼在美國甚有名，在憲法學上幾於首屈一指，曾任全美政治學會會長。與談不甚久，固竊然一學者，當日不知究以何因而爲不近情不合理之言論，殊不能解，亦不便問之。

在各科講室及機械科工廠略觀，末至藏書閣，舊同學顧博文顧鼎秋等之胞弟顧德銘君，字稚香，初來此留學，約與晤，彼固約至其寓，飲中國茶，又約晚餐，談甚暢，中餐在校內俱樂部用餐，晚歸，已十一時矣。

三月十五日

晨起，甚晚，仍約萬君中餐，下午彼赴南州林場，余送彼至電車而返。

今日僅補寫前數日日記，恐不能再草舊稿，近來神常倦何也。

三月十六日

續舊草二千餘字，晚訪朱佛定於使館，談至十時半歸，彼約在街散步片時。

三月十七日

續舊草千餘字，晚曹理卿來談，示余中州大學來函，規模已具，發達可期，甚喜。嚴慰萱來訪，以所作胡大歌七十八韻錄示。胡大瀟音獨如糊塗，以喻混沌未鑿，且以自况；余以其人聰穎不類所云，又以胡爲余姓，乃以和章調之。彼談及二時乃去，余倦甚，同寓艾君更倦也。

三月十八日星期

和胡大歌如下。原詩太長，不具錄。

胡大憤與世相棄，拋鄉離井走異域，吞炭斷髮變音容，人前不道真姓字，何來騷人浪吟咏，乃取吾名爲兒戲。王郎詩爭謝公墩，或以東山鳴其志。我潛九淵久不起，恥說飛升能霖雨。儻忽往還成莫逆，渾沌日鑿仍不死。勸君勿以我自况，請豐六翮效鴻舉。四日南風天初長，（慰萱擬四月歸國），長風萬里送翱翔，豪傑方逐中原鹿，志士莫亡歧路羊。歸歎東渡黃海旁，金壁萬鍾恣君量。不然摸壁徒徬徨，雲龍風虎綯異鄉，達者自達狂自狂。

閱東坡詩，韓幹牧馬圖有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剃刷供帝閑，此碧眼鮮手足之胡兒，乃白人非蒙古人也。白人開化較晚，條頓更遲，故其族古有混入蒙古種者，春秋時白狄即此種，但爲其最開化者耳。又題李思訓長江絕島圖云，峨峨兩煙鬟，晚鏡開新妝，舟中賈客莫漫狂

，小姑前年嫁彭郎，云云。此爲晉蔣生戲彭雪琴彭郎奪得小姑回所自出，然亦巧矣。

余向以煤爲古志載所少見，曾記某君（似係吳梅村）咏徐中山有句云，詔許西山開煤冶，意以爲煤入詩之始，不知東坡詩中已數見矣。有咏石炭一首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冶鉄作兵，犀利勝常云。然則安徽煤礦，東坡實爲發見者。

與曹理卿約同赴美南樓，用中國點心，並由余邀嚴南屏，嚴又電約朱謝二君，至太晚，曹理卿亦去，且該店今日仍無中國點心，乃改赴亞洲樓。餐後同赴石河公園作半日之遊，晚在使館餐。

三月十九日

得張仲魯寄來河南留學生住址，爲王鎮五作一信，又見丁寶璽名下注爲通許人，余向未聞此名，乃爲函問其何村人。

日來神總倦，艾君語余云，就心理上如用心攻一事，太憊非休息不可，否則欲多作事，乃費時多而效率轉減。艾君同班二十餘人，皆爲研究心理預備博士學位者。其研究方法預擬多題。每一題二人各作文一篇，於一定日期公開宣讀，以聽大衆討論，艾君所作爲夢與心理。現此期已滿，將舉行攻試，教授令研究生投票就二十餘篇內選定六篇，此次考試，卽以此六篇文章

爲所考之物，艾君文被選。蓋中國學生凡用功者，其成績皆在中率以上也。

草第二編七章已竣。

三月二十日

著手草第八章，中有表式預用草紙預畫之。連日大風，曹理卿來談謂，天文家言，此風已至大西洋矣。現又有大風自阿拉司家來（Alaska）至星期五可到此地，比此次更烈也。

三月二十一日

續畫表。又前數日同嚴南璋同觀戲，戲內演作電影情形，甚有趣。作電影與作戲之大分別，在作戲時原來排演之人皆不能出場，故藝員之動作表面上皆爲自動的。作電影則另有一監督，全本之好壞皆彼負責，一切藝員均受彼指揮，彼坐於製電影之攝影機下，喚某人出則某人出，云如何作則如何作。其發言皆爲命令式，至重要關節處，則厲聲頓足，揚手作勢，爲連續不斷之嚴重命令，且有時加以呵責詈罵之詞，聞其對於有名之藝員，出詞較有斟酌，嚴厲則一也。其狀如中國御牛馬車行淤泥中，御者揚鞭作勢，連聲吆喝不斷之情形，極堪噴飯，補記之。

三月二十二日

續畫圖表。天氣極暖，南風甚大。余念天文家測定前數日之有大風自西北向來。（阿拉司加）必爲寒風，今日先有熱風由東南來。（大西洋）向西北去，則此寒熱二風必相遇於距此稍

北之虞。而變雨或雪，明白此間必不能如所測而有風。惟必因北方有雪雨，而天氣變涼，此爲余之推測，姑記以覘其驗否。

三月二十三日

續草第八章。

天陰有雨，而不甚大，天氣亦不甚涼，自赴石河公園，步行遊轉。此石河水甚小，而河身甚深，至此地極寬，故可因河爲園也。兩岸高下不伴，成綿連之山勢。石隙多瀉水處，淙淙有聲，真城市之山林也。河岸分支皆有小橋，或石或木，可容行人。至過車之橋較大，然視最高處連貫兩岸之百萬橋 (Millan Dollins Bridge)，則小巫見小巫矣。余在園內，凡三渡橋，二登高，數穿叢樹中，松柏等樹，均轉其蒼褐之色爲深翠，水邊垂柳，已吐嫩碧，迎風蕩漾，余寓此城蓋已由冬而春矣，爲之慨然。

此園之勝處，全在天然，所加人工，不過馬路數條而已。其旁岸岩石有成天然之洞壑者，頗具幽奇之意。而主其事者，罔木畜狗熊其中，焚琴煮鶴，使人與阻。全園中除某路通某處不准毀傷花木男廁女廁等告諭外，無字跡。其橋梁洞壑等，亦無各別之名稱。新國家內人生興趣之簡單，此其一端也。

三月二十四日

續舊草，今日又寒，窗外見冰矣。

下午有潘君來訪，同出餐，艾君作主，餐後又至潘君寓，談，十一時方歸，又至使館少坐

與潘君談，大概關於進化及種性等問題。彼借余文明初步一書，(Early Civilization A. Goldenweiser) 又閱數葉，方疑，已二時半矣。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

赴美南樓用中國點心，同餐者艾君，曹君，謝寶潮君兄弟，朱君佛定，陳遠君，清華監督處蔡君。餐後，赴議會圖書館，又轉赴植物園照像，又同赴浦陀馬公園，觀林肯廟。廟爲希臘式，然與中國式無大異也。作長方形，內可分爲三大間，後及左右三面皆爲純牆，無窗，前面左右二間，有牆，中間無之。牆周圍爲廊，有柱三十六，室內上方左右作二巨梁式，承以八柱。正中間近後牆處，一巨石案，上塑林肯石像，極偉大。再上橫額題云，緬懷林肯，輯止內亂，維持統一，功德在人心，與廟貌共此千古。(In the temple as in the peoples heart for the manory of Lincoln who Saved the Union of United State during the civil wa.

文意思大概如此。余記不甚清楚矣。本日步行約二十餘里，晚至使館餐，餐後又與謝氏昆仲談至十一時乃歸。又讀文明初步一書，約一時。聞東北各城，連日均大雪，紐約城掃雪雇工由一

小時洋一元至一元半，全城播竣，需款五百餘萬元云，此阿拉司加所來寒風之結果也。

三月二十六日

竟日未寫舊稿，神仍倦，因兩夜均睡太遲也。

嚴慰萱電約來談，余謝之，因倦甚也。讀文明初步一書，載澳洲土人結婚制度甚詳，其社會組織幾於除管理結婚外毫無作用，其用具石刀甚多，而弓箭則絕無，此可爲考古人種相互關係之一助。

在書肆購國民 (The Nation) 及落日 (Sunset) 雜誌兩種。落日中載加州七十年前，土人二十萬，能農，能工，能製作，能美術，除土人外有教堂三十餘處，一切建築之事，衣食所需，全由土人供給。彼等擁有極大地產，於一八五二年與之定約，令將多數地產交與白人，下餘九百餘萬英畝作爲印度人保留自供生活之用。簽約以後，土人已將其他地土全數交與白人，白人反侵彼等土地，結果土人所得，不過約中所許者百分之二。此後白人漸多，乃將土人生活之源，卽河流，截斷，改流他處，土人之生機遂絕。且時有圍襲印人村莊之舉，去歲春日，又有白人強索牛馬之舉，後乘夜包圍其村，破曉入村，執印人全殺之，男子尚有逃脫者，婦女兒童無一免者，天明荷械而歸。數之約一百三十具之譜，此村遂歸滅絕，此事見於監督土人事務長 (Superior tendant of Indian affairs) 畢爾君 (Edward F. Beale) 之正式報告。此種情

形數見不鮮，故今日加省祇餘土人一萬六千矣。余意當時白人在加州者甚少，深以土人太多爲慮，故陰定此翦滅之計，使人民暗行之，成爲風氣，今土人雖少，白人雖多，而此風氣不能改也，可嘆。

十八街有一日本雜貨店，與其主人談，頗知道理，視中國在此間之工人程度甚高。

三月二十七日

夜睡甚安，起甚遲。

補寫前數日日記。前同寓之戴君汝楫，自費城重來，仍同寓，又談及美國經濟問題，謂晤各廠工人及中級人，詢以美國人何以每日皆形忙碌之狀，大概皆答以不過爲少數人多賺得利益而已，所到之廠不同，所問之人不同，而答語則大都相仿云。余與談及凌遲黑人事。（凌遲（Lynch）譯音以其意，亦稍近也。凌遲之法，以黑人懸高樹着洋油其身，燃火燒之，至盡。）彼謂曾在某工廠中實習，傍有二人，談凌遲黑人時，白人環觀皆鼓掌呼喝以爲樂。此二人談之猶眉飛色舞也。

談文明初步一書。晚嚴感蒼又約往談，至十一時半乃歸。又讀書二小時，睡時已二時矣，覺不適，此後宜早睡。

三月二十八日

三十八國遊記

晨十時起，仍續讀文明初步，其前三卷言北美土人三種，一，埃士克模，(Eskimo) 自阿拉司加經坎拿大北部至紐訪蘭格林蘭等處，皆爲此種所居。二，爲喀因吉特 (Klont) 及哈伊大，(Haida) 美國人種學家稱之爲西北種，自華盛頓州及坎屬英哥布多爲此種所居。溫高華島及左右亦各爲此種所居也。三，伊魯瓜，(Iroquoian) 由美國東北部及坎屬東南部，從前皆此種人所居，余在坎曾往觀。一伊魯瓜城在美則否。蓋在美國內者，爲盎格魯撒森人屠戮殆盡也。坎東舊爲法屬，今乃多操法語者。法人人種界限，向不如英人之甚，伊魯瓜之文明最顯著者，爲繡花。政治組織極有趣，彼舊分五種，有世襲會長五十家，此五十家分掌五十小部，各有女會長統一之。政府以五十人代表之。則全爲男子，每一部一人，由女會長就其直系子孫選派，女子不得充任。代表亦稱會長，又另有武會長，獨立於男女會長之外，男會任職之權，由女會操之，卽其廢立之權，亦操諸女會，如不盡其職，經女會三次警告而不悛者，女會僭武會往廢之。然男會五十人之合意，其權則超於女會之權之上，行政組織可爲極奇。其經濟方面，女子任耕織，男子祇任漁獵建築，其家族純爲女系。

埃士克模，全以漁業自養。其造魚叉 (Harpoon) 之法極精，又尖及叉身內有橫括，連以極細極堅之皮線，能以一人之力捕鯨，可爲精絕。其造弓之法以獸角或魚骨爲之，分爲三節，以皮線編纏之，弓身正中著手處微向內凹，兩端微向外張，簡言之，與中國上等弓之造法完全

相同也。中國名弓矢造自息慎，亦稱蕭慎，當今北滿地，且東北延長三千餘里，已近白令海峽，則與埃克模所居甚近矣，或者太古有相模仿者乎。

三月二十九日

續讀文明初步中斐洲烏甘達國（Uganda）其國分二十州，各州有會長，如諸侯，各自世襲。國王亦世襲。如天子，全為牧獵生活。各州會長對國王，有應例之供獻，且須值班住京。其他文化甚低，惟道路特整，由各州都至國都之路，國王責州會長修之，一律寬四碼約中國十二尺，國都之路一律寬二十碼，合中國六丈，國王責居民修之。余意無論何種民族，非有較大規模之中央政府，其文化斷不有進步之建設。此邦可稱之文明，祇一路政，非有強固之國王。無由得此。

三月三十日

讀文明初步澳洲，及後面所列各家之學說，多有所偏。晚艾險舟嚴慰壹二君為余錢行，余行期實尚未定也。

三月三十一日

續草人類主義，第二編第八章。

四月一日星期

三十八國遊記

聞劉振東君自紐約來，下午彼至圖書館，擬往與一晤同艾君中餐。餐後先訪潘君，又同至圖書館。劉君尙未至，余轉赴嚴南璋處，未遇。謝寶田君約乘車出遊，先至石河公園。又至城內繞行一時許，歸城又經泡圖馬公園，晚在使館餐。

四月二日

續草人類主義，僅數百字。

晚約劉鐸東艾險舟潘君餐，嚴南璋亦往，餐後談至十時，乃歸，又稍閱書寢。

四月三日

上午稍寫日記，下餐後遇一美國人，名葛洛克 (Crooke) 談其家庭事，彼有二子，一媳，二孫，同居共業，此爲余到美二年所僅見。其父爲法國人，母爲德國人。

晚嚴南璋約餐，同座有清華監督趙月潭君，及劉振東君，蔡君，並約有曹君理卿，彼未得來。餐畢，劉君偕來余寓，談至十一時去，彼明日還紐約也。

四月四日

人類主義第二編第八章竣事。第一編三萬餘字，第二編五萬餘字，合計八九萬字矣。第三編欲緩草，將籌備他遊矣。第二編綱目略舉如下：

第二章人類之組織所採之原則：

- 一有組織主義，
- 二屬地組織，
- 三職業組織，
- 四聯合組織，
- 五人類主義組織所採之原則。

第二章專業：

- 一專業之理由，
- 二專業之類別，
- 三各業之範圍，
- 四分業之預備，
- 五執業之期限，
- 六執業之處所，
- 七業內工作之分類，
- 八工作時間，
- 九工作單位。

第三章特業

- 一特業之必要與分業，
- 二特業業員之養成，
- 三特業之執業，
- 四工作時間與單位。

第四章生活形式：

- 一理想天國之生活形式：
- 二現在之生活形式，
- 三人類主義擬議之生活形式，
- 四生活形式之改變。

三十八國遊記

第五章勞值及其作用：

- 一 勞值之必要，
- 二 勞值與生產，
- 三 勞值與銷用，
- 四 勞值與生活形式，
- 五 關於勞值之各規定。

第六章各種委員會：

- 一 委員與委員會，
- 二 委員會之官能，
- 三 委員會之副官能，

第七章各種會議：

- 一 各會議與各委員會，
- 二 生產與銷用謀調協，
- 三 業員之需要與供給謀調協，
- 四 人事與天然謀調協，
- 五 人口與天然及人事謀調協，

第八章人類組織之體系及選舉：

- 一 體系，
- 二 人類體系中之地位表，
- 三 選任制度大綱。

此編所述，舉國內十年來泛濫無歸之空想包舉靡遺矣。瀕出國時，曾略攝有其實行之方法

預備作爲第三編者，此後尙不知有無餘暇補草之。

四月五日

赴舊書鋪購人類學 (Ethnology) 數種。

晚謝君寶田約在使館餐，餐後談甚晚，歸。

四月六日

赴美國捷運公司 (American Express Co.)，探商購買船票，但余之路線尙未定，又購新書數種。

晚趙月潭約看戲，在克氏戲館 (Kiel) ，即威爾遜每星期必往看戲之所也。戲爲雜耍 (Vodenville) ，戲中忽出二人著極舊之彩色短衣，面塗灰，俯首彎腰，髮辮由肩向前垂下，兩足向地亂踏，狀極可醜，而名之曰中國跳舞，此種情形，屢遇之，使人不快。

四月七日

赴華盛頓紙廠參觀，即曹君作工之所也。紙廠並不甚大，其長處在原料皆歸自造。造法甚簡便，用機器將木料切爲小片，置水中以藥品融解，去其膠，即變爲純粹之纖維質，即作紙之原料也。其餘與前在日本所參觀大致相同。日本在庫頁島有數廠，專造紙料，運至其國紙廠造紙。中國紙廠既不能製造紙料，又無專造紙料之廠，故原料必須取給於日本，此紙業所以尙未

發達。遺紙非難事，祇須有人材與原料耳。

同參觀者，爲同寓戴君及清華監督處蔡君張君，參觀時卽由曹君引導，並指示一切，觀畢由蔡君約余同餐。

下午赴池沱馬公園觀櫻花，此花在萬株以上，詳數已忘，由日本國家奉贈，徧植池沱馬公園河濱湖畔。前星期尙未開，今日已怒放，花狀如海棠而繁密過之。色稍類碧桃，惜葉尙未展，萬樹如錦簇雪團，倒影入湖水，真華京勝景也。

本日星期六，男女工完者多相偕偁伴於碧水青蔭之旁，玉人銀花，互相零映，美國男女之樂，惟此等地方所得最多，張君固約今晚同看戲，以倦謝之。

四月八日星期

與曹理卿同赴美南樓，用中國點心，嚴慰萱亦來同餐，餐後至留學生監督處，因昨日嚴南樓電話相約也。稍談僑朱佛定謝實田諸君，又赴池沱馬公園。今日人極多，環路十餘英里，汽車前後左右接轂磨輻無隙地。幸行人與騎馬者，皆有他路，行車之路，亦分割路線，有去無來。此園路線，實成環形，故過車循環而行，斷不至擁塞不能行也。余等乘嚴君之車，由嚴君自開，誤入外環，環大路遠而花少，然不能改線或轉回也，直至環盡，沿湖始見櫻花。天忽陰，雨勢甚大，乃急歸，凡不乘車之紅男綠女，大都爲雨水所洗矣。好在毛呢衣服，不至汗損，余

謂呢衣視綢衣其優點亦祇此耳。此時乃大覺汽車之可貴，美國男子無汽車者，不易得女子同行，此亦甚重大原因。本日見有乘馬車者，車夫皆着禮服，此間汽車爲通常人所共乘，乘馬車者轉爲特別闊人。歸後稍飲茶，朱君興不盡，且天氣又轉晴，五時餘又乘車同往。雨後花光，倍覺清妍，夕陽將落，半作霞色，穿花影射入芳草，使人意欲醉，此時乃忽動異鄉之感，念中國正嘗清明。如此時在國約友出踏青者，雖無此等美麗之公園，而鄉間風味亦自饒清興。又念及日本此時爲櫻花節，華盛頓櫻花盛開時，遊人如此之盛，不啻舉日本之櫻花節亦移植於美國矣。中國何以無絲毫之物，足以動美國之觀聽者。

又昨日與張君重登華盛頓紀念塔，未登時，立塔前有日本人二，後來，向余次第脫帽行大鞠躬禮，余還禮，而不知其用意所在。至塔上余與之言，彼乃淡然，蓋必前時誤認余爲日本外交官也，可笑，補記之。

晚在使館餐，談至十時歸。

四月九日

赴美國捷運公司定船車票，票分三段，第一段本月十四日內由華京經佛老利達省至西輪半島，換船至古巴京城，十六日可到。第二段本月二十一日由古京阿瓦那，(Havana) 乘土勞阿船，(Toloa) 赴巴拿馬連河口可利司圖埠，(Cristobal) 二十四日晨可到。第三段由巴拿

會以確考之耳。

四月十日

竟日校人類主義，仍覺倦。

晚張君約看戲，彼不自往而請趙月潭陪余，戲爲越劇，無深意，座中又散下星期之戲單，名曰蘇蘇河之東。觀其單中攝影，又多中國人，拖長辮者，美國人之對中國人，普通言之實無絲毫平等之意，不過其妬他國在中國之權利耳。

四月十一日

仍校前稿未竣，赴捷運公司取車船票，付清票價，共三百六十一元三角五，可爲昂矣。

購小望遠鏡一，爲旅行之用，又赴書店購書二種。

戴君汝楫，今日起程回國，送至電車，返，彼來時余已言將去，今彼已事畢歸國。而余尙未起程也。

四月十一日

校人類主義竟。

晚謝寶潮君約餐於亞洲樓，曹理卿及其兄謝實田君同在，餐後稍談歸寓。

四月十二日

檢點行李，並校從前日記，以備寄歸。

四月十三日

朱佛定君約中餐，同餐者趙月潭，嚴南樟，謝寶田三君。

下午赴銀行，將存款兌至古巴，並赴遠東局，與局長勞克哈君及科長博金氏辭行，勞君在病院未晤，與博君稍談別，又購新衣箱一支，因在芝家谷所購者不能裝衣服也。

晚謝寶田君又約餐，餐後談至九時半歸，曹君理卿偕來，預備續檢行李，嚴慰萱君在寓相候，談至十一時半，曹君先去，亦未得助余收拾行李，嚴君至一時乃去，朋友厚意相送，心實感之，然實倦甚，且防礙收拾衣物也。

四月十四日

午前繼續取拾行李。人類主義第一編共四章，第二編八章，中之前五章，已校竣，訂本寄歸國，交傅佩青設法付印。

赴趙月潭處及嚴南璋處辭行，少坐即歸，不用書籍數十本，喚轉運公司來人代為裝箱，託曹君寄回中國，一面先將赴南美之衣箱，交捷運公司運赴車站，餘物自帶。

下午曹理卿來助，二時喚汽車來上火車，嚴君以車偕朱謝二君同來送余上火車，至車站，將衣箱換票後，已將開車。趙月潭君偕其秘書張君蔡君亦來送行，謝寶湖君亦來，均在站候，

余各與握別，火車將開，實不及談話矣。聚散離合，送殘巖許光陰，余寓華京忽忽一百日，今日與此城及此城之友人一一告別矣。

下午三時十五分車開，時烟雨一城，連阡樓宇，半在迷離中。近來寒燠不定，故樹葉尚未大放。不能與畫閣彫廊掩映也。

出城車向東南行，似趨大西洋海岸去。沿途林木與荒原相雜，屬番費尼州 (Virginia) 知此州農事未大進步也。傍晚抵瑞遲莽城，爲番州州都，車站四圍爲房屋所環繞，不能向外瞻望，且雨勢未止，站中人亦不甚多也。

夜九時半寢，車中已撤去燧管，而天氣實寒，華盛頓一帶天氣變幻無常，或比之於波謫雲詭之人情世態。現在去夏令不過二十日，而早春之樹嫩葉尚未大展，普通林木，疏枝翹翹。仍一片冬景也。惟日本移來之櫻花，則應時怒放，以點綴此名城。寔不可怪。

睡後，覺冷，且車搖蕩過甚，余所乘過之睡車，包中國日本在內，以此次司機之壞爲最甚。夜睡甚不安，北加拉林那 (N. Carolina) 全在夜中過矣，天明即起。

四月十五日

晨起，六時，啓窗見沿路林木嫩葉初展，不復見枯枝，覺眼簾一新。路傍偶有村落，頗異人。村傍春禾已高可二三寸，綠葉掩隴，行直如線，垂眸都是生意。以余之主觀論之。農

人應視工人爲樂，而美國農人之工人化者，則絕不願復爲農，此必有其理由在也。

余入盪漱室時，二黑人車役，尙據客人所坐之座互語，蓋初起不料客人亦有起者。

九時許，客人全起，兩面車窗盡啓，盈眸盡是森林，綠陰夾道，蔚然深秀，車行之搖蕩若之矣。沿途村鎮甚稀，偶有居人，以木板爲屋，矮小類高麗式，大半爲黑人之工作者所居。此時車行，已由南加拉林那州入喬基阿州（Georgie）矣。道傍見木場二三處，皆在森林中以機器伐木解板，且可解截爲各種製器建屋之材料，其尺寸都有一定，購者不須再施刀鋸矣。廠中堆存木料甚多，場面縱橫鐵路約二十線左右，有通至各機器傍者，有接各堆料所者，有穿入深林中不能望見其所通之處者，大約必爲運所伐之木至機器傍施工者，車行漸遠不復能見。余竟不問廠主姓名，而參觀一伐木廠。

道旁棄置之樹木甚多，大皆徑尺一二寸之譜，此認爲不能施工者，皆棄置任其腐朽，如有入專檢此種棄木製成小料，亦爲一小財東矣。然而森林公司雖棄之任其腐朽不能用，決不任貧人檢去利用以爭其銷路。美國以原料充裕機械發達之故，浪暴原料之處甚多，此其一端也。

喬基阿農林園藝俱甚發達，現有森林一千五百萬英畝，合中國一百萬頃，卽一萬萬畝也。大半爲黃松，一九一八年出板五萬一千五百萬方尺，其三萬五千萬爲黃松。農業，產棉居全美百分之十四分又半，除德可沙產棉居全美百分之二十七以外，此州爲最。棉田五百餘萬英畝。

合中國三千餘萬畝。一九一九年產棉一百六十七萬八千七百餘包 (Bales) 價值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萬，棉子七十三萬六千噸，價值五千五百二十六萬。其中七十一萬六千五百噸榨油三千一百五十一萬六千加倫，價值四千三百三十五萬，棉子餅價值二千一百一十六萬，棉子壳值一百三十八萬八千，棉壳細毛十萬又五百餘包，值二百二十四萬，此可見美國農業規模之大。棉壳細毛尙可於榨油時取下值洋數百萬元，又可見製造之精。然此州農事在黑人手中百分之四十分，黑人亦未可輕視矣。

尤有可注意者，此州學種花生大成功，一九一九年種二十萬零二千英畝，產花生五萬零五萬桶，價值一千二百四十二萬三千元美金，此物爲中國北數省出產銷美國之大宗，美國自種者既已成功，對中國又不免生影響矣。

中餐後天氣漸燦，傍晚入佛老利大州 (Florida)，過杰克森非爾 (Jacksonville) 道傍時見棕櫚等樹，高可數丈，已成熱帶氣候矣。過一二小城，濃林蔽空，繁茵鋪地，街上道路穿行其中，真有綠天碧海之觀，惜夜色蒼茫不及詳觀，而房宇疏落如晨星，知其居人并不甚多也。棕林海岸 (Palm Beach) 爲此州惟一名地，美國富人以此爲冬日之天堂，風景之美爲全國之冠，購照片觀之，使人回憶檀香山不止，惜不能下車一視，夜九時半寢，不甚冷，較安。

四月十六日

六時起，赴盥漱室已有二三人在焉。蓋今日九時至西鑰島換船，故行人均早起也。

車窗全開，和風拂面不寒不暖。行人告余云，華盛頓生日時此處過夏天，現在又回復溫和氣候矣。華盛頓生日在二月前，而此處甚熱；沿海地帶之寒暖，常出於地帶南北及時令正軌以外。此海水之關係也。

車向西南行，此處爲一地股，地股將盡，成一銳角斜伸，坐車中可左右見海面，奇觀也。

須臾地股盡，其餘勢作一拋物線，向西南成無數小島，現在修鐵路由地股貫連羣島。各島皆繁棕櫚，及其他叢樹雜花，儼如絲繩繫彩球向碧海拋擲者。尤奇者他處海島，遊其中者不復見爲島，特心知之耳，此處各島之小，皆可在車中兩面見海，乃真島行之大觀矣。各羣名爲諸鑰（Keys）有名柏鑰者，有名刀鑰者，有名長鑰者，不必備舉。此拋物線伸入海中約二百餘華里。已漸成自東而西矣。此處一島名西鑰（New York）爲鐵路終點，車到此約九時，余詢問何處有銀行可以美金易古巴金。有人告余云，古巴與美金相同，無須易也。及登船，船上有守門者，徧詢客人爲美國人否，非美國人者，無護照不能登船也。古巴與美國海程祇七小時，黑人均來往較自由，而中國則不能比於黑人也。余有護照，登船尙無何種糾葛，然亦使人生不快之感矣。此處爲美東南部盡處，登舟以後，遂與北美洲大陸告別。

第十三 南美汗漫錄 (自民國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起至六月十七日止共六十二日)

弁言

南美汗漫錄，爲此次國外遊記之一部分，所遊計古巴，巴拿馬，祕魯，智利，阿根廷，烏魯圭，巴西，七國。古巴，地屬西印度羣島，巴拿馬，地正當中美，其餘各國俱在南美。括上述各地及墨西哥在內，現在通行名爲拉丁美洲。以其在中文不習見，且余於墨西哥別有遊記，故此篇姑以南美爲名。此段遊程，起自美國東南部之佛老利達州西鎗島登船，地當北緯二十四度三十分，由此南行，穿西印度羣島，渡巴拿馬運河，沿南美洲之太平洋東岸，至智利之發伯來索 (Valparaisa) 登陸，已至南緯三十一度。由此橫斷南美洲東行，至阿根廷之佳氣城 (Bahia Aires)。在南緯三十四度二十分，再乘船沿大西洋之西岸東北行，至巴西之波南浦口埠 (Pernambuco)，地當南緯七度二十分，船乃離岸向歐洲直趨。計水陸共行約二萬四千里之譜，歷時自四月十六日起至六月十七日止共六十二日。其中乘舟者約二十五日，乘車者約七八日，在城鎮中遊覽者，不過三十日，凡歷七國京都，大小二十餘城鎮，餘暇無多，故敘錄極草率。內容分爲三部，第一，日記，各國自爲段落，居全錄之最大部分。第二，調查，附於各國日記之後。第三，漫論，居全錄最後部分，寥寥短言，借作結束而已。日記爲隨時所書，調查隨

時爲之，書於大西洋阿浪沙舟中。(Atlantia)漫論殆完全爲大西洋中之產物，欲下筆草調查，先弁其首。時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舟行赤道下北緯二度九分，西經三十度三十八分，距南美六百六十九海里，距歐洲約二千四百海里。

甲、古巴國

- 1 華僑在古巴之情形。
- 2 參觀國立監獄。
- 3 赴商會歡迎會並致詞。
- 4 赴馬丹河省遊白亞魔洞。
- 5 遊山內海勢花園。
- 6 古巴概況。

四月十六日

自美洲東南部佛老利大洲最南西輪島登船，此處海水波光，與他處所見者皆不同，已往所見，大概可分爲四色，一黃色，如中國黃海中及夏威夷本島沿岸之水色也。二淺碧色，各處距岸不甚遠之海水，多爲此色。三深藍色，太平洋中多此色，英文所以常有藍海之稱也。四深黑色，太平洋惟最深之處現此色，此四者皆普通也。寓檀香山時，在華奇奇海岸(Waikiki Beach)見海水淺碧，其距岸里許之處，忽現深碧淡黃淡碧三色，環岸如長虹，初以爲日色所現，迨浮雲蔽日後，仍如此，乃覺其奇。此處則三色以外，更雜以淡墨灰白之色，不啻彩虹萬道，錯落水面。而又有玳瑁天色之黑白雲花環繞迴抱以相掩映，使人歎爲奇觀。船開旋向西行，約一時許

，海光漸變深色，極靚麗，蔚藍無際，上望蒼蒼，轉覺其黯淡失色，不足與海若爭美麗妍也。

十二時半，中餐由船中備，不另付資。食品甚美，余以爲不類美國廚役，呼伺者間，彼張目四望，無美國人在旁，乃云西班牙廚役。余謂適問汝何先四顧而後告余，彼謂，美國人不但無好廚役，亦並不知何種餐品爲可口，故歐洲廚役高手不入美國，次手入美國後，技亦更退也。余笑以爲知言。餐後，船已轉向南行矣。東望有物在海面上，不類船，以遠鏡望之，乃飛機也。先去水面不甚高，漸高行亦漸速，蓋由美直趨古巴者，一小時可到，可謂速矣。

本日無風，波平浪靜，萬里如鏡，下午三時半，已望見古巴海岸矣。四時半進阿瓦納港，阿瓦納，即古巴京城，醫生驗病，不過乘客由彼面前一過，並無繁累之處。尙未驗余護照，此間章總領事守獸字銳庭，現代理公使已來接余，因得免驗護照。自他門徑偕章君至驗行李處，關員尙照例驗，余云，余有外交護照，彼云，彼未接到上官命令，章君謂古巴例，中國人來此有外交護照者，須先期知照外交部轉行海關，乃免驗，章君因未知余所持爲何種護照，故昨日紙知會外交部有某君今日登岸，而未言爲外交人員也。出海關後，晚車由章君導余至一美國所開之旅館，謂每日房價美金十元，房內無浴所者六元，乃改至一西班牙人所開之旅館，每日祇二元，而住室高大，覺甚適也。

晚，章銳庭君約餐於中國餐館亞洲樓，其陳設爲純粹之中國式，餐品甚美，爲華盛頓所未

曾有。考其原因，蓋此間華僑在商業上頗佔優勢，除美國商人及西班牙商人以外，即爲華商，飲食爲人所必需，而精美之食品，歐人稱之爲一種美術，惟富人乃能獎勵以助其進步，本城中國餐品之美，亦足以代表此間華僑在商業上之他位也。同餐者，有林君衡南，福建人，亦使館中人員。餐後，偕至各中國市面遊覽，營業局面，有甚大者，此間無唐人街之稱。然華人總愛聚族而居，可以自成社會，自爲風氣，其好處在無異地外國之感。且個人行爲，俱入社會意識範圍，爲公衆共鑒察，其壞處，則盡地自封，總不能輸入外人之新思想，且尤易以不衛生之故爲外人所輕視，乃至借爲排華之口實。去歲，全美醫學會在此地開會，有人主張改進及保持兩美洲衛生之狀況，必須擠斥不潔淨不衛生之人如中國人者，不准居住兩美地界，贊成之者甚多。故中國人於衛生方面，此後爲在世界上爭名譽與地位計，亦不能不切實改良也。又赴中國戲園略觀，時正演唱，余等未進內，聞此爲純正之廣東戲，絕無新式雜入。戲園壁上，滿貼中國字之告白。又至一書鋪，新書甚少，正經舊書則絕無之，而鄙俚劇本甚多。章君語余云，觀此可以知此間華僑之程度，余現正勸彼等組織學校，或者直接可以培養學童，間接亦可以改進一般華僑之知識，余甚贊成其議，余對此事，所發感想有二。

一，歐美各國關於商業之學術知識，皆以專門大學之人才研究之，此間之華僑。以如此之程度而與之競爭，將來能否保持現在商業上之地位，實爲一疑問。

二、中國人以如此之未嘗學問之程度，白手起家，能致鉅富，今且能使華人在此邦商務居於第三之地位，若中國對於國際貿易，稍有政策，各高級學校，能造成實用之商業人才，再能保持其舊有之優點，則在世界商場，必應有吾華人相當地位也。

出商業地點，至中央公園（Parque Central）園多棕樹，高可數丈，此熱帶之景象也。路旁樹下，備置長椅，遊人隨時可以坐憩。晚餐時有雨，故現在遊人甚少，實則雨後新晴，循電光散步綠蔭碧莎間，心境更覺爽快，惟座上雲霧不能坐耳，園之對面，為中央戲園，規模之宏大與雕飾之美麗，美國史家稱之為世界第五，華盛頓之戲園與比較，則小巫見大巫矣，由中央公園及戲園之間，向海面一帶為草原（Prado），譯音為普拉豆，由城中直通至海濱。草原為其名，實則于章之木交枝於上，雜花五色相映於下，人行處，以三合土為平光之長路，見草之處甚少也。至海濱，岸上築一大亭，為每星期六及星期日黃昏時演樂娛衆之所，亭外置長椅以千計，備聽者坐也。演樂每一座收美金五分。由亭再越海面，下岸為海水浴之地矣。

由此循海濱向左轉，沿岸修堤長十數里，堤邊築短牆，內為行人便道，寬可丈許，再內，則為車道，聞每日斜陽西下時，士女雲遊，人山人海，肩相摩轂相接也。此時天色已晚，遊人絕少，祇余三人循岸左行，時新雨初霽，海面和風拂面徐來，清涼沁心，絕不覺為熱帶也。行約華里四五里，路轉向左迎面為一方場，場中塑像，連下像基高十餘丈，最高處一人騎馬騎

立，像基四角更有石像四，基下有橫石碑，刻字，電光隱約可辨。似爲某年法律之紀念。章君云，最高處一像，爲馬賽武將軍（General Maceo），古巴革命時，統黑人數千力戰陣亡，馬將軍亦爲黑人。離此地重入街市，喚汽車歸寓，此間汽車價廉，短時之乘車，不過三四角也。

四月十七日

晨七時半起，夜睡甚安。此旅館房爲西班牙式，普通室內高一丈三四尺之譜，門窗高均丈許，地板上以彩色磁磚鋪之，後牆上之窗較小，下距地板約七尺餘，舉手企足所不能及，窗內左右繫一繩，牽此可啓閉窗門也。前窗下上高丈許，窗簾甚短，以絲布爲之，繫于窗之中部，下垂去地一尺餘，去上面橫木尙四五尺，故上下均通風也。余室內無浴池，須赴公共浴所，一人一室，室外有人服役，竟日守浴所不去，類中國澡堂之伺候，此美國或旅館所無也。最下層，開長窗大門向街，內面爲櫃台，外面即客人用餐之所。房之中間露天，如中國之天井，名曰巴的歐（Patio），上以玻璃天棚罩之，四圍爲盆景，鮮紅嫩綠，耀目亦生快感。

上午在寓寫日記，欲俟余大衣箱由海關取來後，易衣再出門，經理人得電話，謂余箱未得同船來，非明日不能取歸也，余向不用早餐，見他人所用餐品，色香都覺可羨，喚一湯一果。湯味殊美，在美墨坎三國便飯之上。

中餐後，章君以使館車來，與林君偕同出遊，先遊城內各街，至一小山上，參觀國立監獄

，次至使館小坐，又出城至鄉間俱樂部，六時半乃歸。

國立監獄，有典獄長一人，下分二部，一管爲理部，一爲守衛部，有隊長三人，衛兵一百二十五人，內共犯人二千二百人。獄長不能英文，僅一握手，由其總會計嘉來德君（Callier）招待指導，謂此獄舊爲西班牙軍營，據城之高處，四圍皆砲台，嘉君指余周覽，據此可俯瞰全城，實形勝之地也。砲台下，今猶堆存舊式破彈無數，大者略小於斗，小者遠大于卵，累累盈地，徒供遊覽者發弔古之感耳。

罪人居住之所，分爲五種，一曰普通囚室，每室五十人，中置一囚長，由典獄長就有品行者派充，最有趣者，其囚長在英文與大總統同一名字，卽舊譯本所稱爲伯理理天德者（Pececefont），二曰特別囚室，每室五人，以優待有身分之罪人。三曰醫室，罪人之有病者居之。四曰工作室，又分有木工，金工，小手工，皮工，各部分。五曰浴室，衆人沐浴之期甚勤，故無甚氣味。另外又有圖書室，衆人願讀書者，每日可讀二小時。嘉君導余等徧覽各室，各普通囚室中人皆起立肅靜無一語。至醫室，見病人在床上臥，與外面之醫院相同，然有狀不甚類有病者。有一罪人，見余等入室，坐起與嘉君握手稍談，嘉君云，此爲一有名之律師，犯罪入獄者。又前日獲一巨匪，距被獲前不久時，曾虜某富人勒贖，得五萬美金方釋之。此匪在古巴名冠一時，各報嘗稱戴之，余等思一見其人，嘉君導至普通囚室，提之出，狀類法國人，身材方正

不甚高，年三十餘，面紅白色，頭髮微脫，貌文雅而體態安閑，自獄門出時微笑，立余等前，絕不類兇頑者，尤不類現在之囚犯，雖着囚衣，而氣宇乃大異於衆。嘉君語余云，彼之鄉鄰共稱彼善，其貌亦不類惡人，余此時慨然，不知中外大盜何以俱能博世人之稱譽，抑果英雄之遺在草莽，因而流爲綠林者流耶。又或英雄與盜賊本來是一非二耶。余又憶余三年前正在獄中，今乃於海天萬里外，參觀此島國之監獄。此間犯人製品皆出售，余乃購筆管一，手杖一，以作紀念。

獄院中多植花木，不觀囚室不知其爲獄也，獄之正門，甚高闊，鐵欄重關。余等來時，先啓第一層門余等入，急閉之，然後再啓第二層門，出時亦如此。獄門外仍環有高牆礮台，西班牙時代舊物也。汽車上下須盤繞而升，以其地址甚高也。

使館在非大多 (Verlato) 街，此一街皆爲住宅，且皆爲新式建築。室前後多有空地，蒔以花木，街之兩旁，亦皆爲花木，大半美洲各國住宅之街皆如此，此間氣候溫和，花木特茂美耳。

鄉間俱樂部 (Country club) 本爲美國人所創，今各國人皆有，與美國之乾維持司 (Chav-y Chase) 俱樂部，墨京之大學俱樂部相仿。凡外交官入會者，祇收年費，不收入會費。刁公使作謙及章領事均係會員，故章君可約余等領茶其中，地址在馬利亞諾 (Mariano) 海岸，此

地名譯意當爲聖母舟。俱樂部之建築，外面似綠草率，室內甚精美，中有各種球室及音樂室，圖書室，飲酒室。室前爲極廣大之敞廊，廊下置桌椅甚多，廊外則古木雜花碧草環繞之。俱樂部外一面臨海去此不遠則爲海浴俱樂部，一面爲俱樂部公園，園之布置甚精美，規模雖不甚大，而迴環周折，觀者覺有不盡之意。此公園爲私家所經營蓋此一帶之地產強半在美國人之手。此間公園道路特別注意，欲招徠住戶，成爲市鎮，則地價可漲也。

來回路線所經有可記者，一爲阿滿大來新城公園及道路經營特美，而居民甚少，此一帶爲政府所經營，歐戰時糖價甚昂，政府之收入亦多，故有餘力以經營此。其公園有一名爲日本公園者；略有東方意味，未入觀。一爲克里司士伯哥朗公墳（Crisobal Colon Cemetery）墳周圍有花牆，大門建築甚偉麗，不亞于美京阿靈屯國家公墳，隔牆見墳內矗立之石像及紀念碑甚多也。

晚余約章君林君在巴黎飯館便餐。

晚，余約章君林君在巴黎飯館便餐，在舊城中，卽昔日在城牆內之市面也。街市甚窄，然商務甚盛，餐品可口，餐後，在街上散步。林君云，此處市面類中國。余云，惜商店招牌非中國字，往觀之，一爲友誠社，一爲萬寶昌，皆此間極大之華商，此爲其支店，然每月房租卽合美金八百元，其規面可想見矣。十時歸寓，浴寢。

四月十八日

上午，仍在寓寫日觀，衣箱已來，改易綢緞薄絨上衣，在旅館中餐，尚可口。

下午一時半，中國商會開茶話會歡迎余，昨謝之不得，屆時往，在座爲會董十餘人，及章領事林副領事，及使館祕書陳君。諸商董對余情致甚殷厚，而語言隔閡，甚不方便，彼等間有稍通普通話者，然不足以爲談話之用也。會長王君，請書記張君梅初，代致歡迎詞，余並不能十分了解。余照例致答詞，由陳君譯爲粵語，然陳君爲廣東人，對於余言，似不能十分清楚，各僑商對於彼之言語。亦有不盡了解者，中國語言之不統一，困難之處甚多也。演說後，入席用茶點，點心。爲純粹之中國式，甚美口，茶亦佳，四點平散會。

陳君及林君又導余出遊，然路線所經，與昨日無大異，惟至日本花園下車入內徧遊，此地有一種黃色石，狀如中國所稱太湖石，頗玲瓏，園內道路橋梁台階，皆以此種石嵌之，中有東方式之方亭，檐題中國體之字，不成文理，且有不成字者，但以園論，確有東方意味。花木之綉艷。則中國北部所未見也。

晚，陳君約餐於太平湖酒樓，同餐者，除領使館人員外，尚有報館主筆三人，一姓陳，一姓關，一姓司徒。餐品如中國燕菜魚翅皆有，而魚之烹調特美，十時餘乃散。林君謂華商欲余之答詞寫出大意登之報端，余允之，十一時歸寓，補寫余答詞，大意未竣，倦寢。

四月十九日

晨起，浴，補草余演說竣，其詞如下：

汝麟漫遊來至古巴，得與此間僑胞商界同人聚於一堂，不勝欣幸之至，歡迎二字，萬不敢當。然甚願與諸君子晤談，得悉此間一切情形，所以承諸君子雅召，不敢推辭，今將鄙人對於此間僑胞所發之感想，略爲奉述。

第一，對於現在華商在此情形，極爲快感。查歐美各國，對於國際貿易，視之極重，學校列有專科。政府定爲政策，所以彼之商業，就商人本身論，多有專門商業學問。就政府一方面論，皆挾國力以事保護以資推廣。華商則在國內既未嘗得有相當學校以學習商業之智識。而國家又以積弱之故，保護之力，實有未充。而我僑胞之經營商業者，在各處均取得相當之地位，在古巴尤稱發達，於此可以證明我華人實具經營商業之確實能力與天才。又案拉丁美洲各國。其社會之組織，似乎上有歐美式之大資本家，下多智識較低之貧民，而中級人民不免缺少。此實其社會組織之缺點。我華人加入一部分於其中。經營各種中等商業。天然爲彼之社會中之中堅，以補其缺陷。故華人在此經商，就華人一方面言之，事業易於發達，就彼國一方面言之，社會增其調協，實爲兩利之道，於此可以慶幸我華人已覺得最適當之地點與機會。上述二點，爲鄙人對於此間僑胞所極快慰者。

第二，對於華商將來抱有無窮之希望。就消極方面言之，現在發達之狀況，實我僑胞之才力與精神所換得，並非坐分他人之利。而其他野心國家，忌妒華商之發達，現在乘機灌輸古巴人以排華之思想，不免可慮。所以我華人應從外交方面與論方面著手。使古巴人知華商事業。直接助其社會之調協，間接增其實業之發達，庶可以免除誤會，不至爲其他野心國家所利用。又彼等倡排華之論者，往往謂華人不能潔淨，于公共衛生有妨礙。此後我僑胞對此，似宜更加注意，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免爲他人所借口，此點爲鄙人對於我僑商保持現在發達之狀況之希望。就積極方面言之，我華人既具有經商之天才，拉丁美洲又爲吾華商適宜之地方，此後華人來古巴者，應持改工爲商之主張，有資本者自行營業，無資本者或息借他人之資本，或供職于他人之商店，把拉丁美洲之商業，當作一條直路，一直向前走去，前途必有更大之事業。又現在世界商業日發達，關於商業之學問亦日發達，故各國以商戰，實以學戰。中國重家族，所謂家族主義之精義何在，即希望後代之發達，更甚于本身之發達也。故此後應使吾輩子弟，一面在家庭中承受吾人華人勤儉之特長，一面更應使其在高等教育中得有商業專門之學問，則吾華人再一代在此間之商業，必更能超過於現在狀況之上。此二點爲鄙人對於僑胞將來商業更發達之希望。

現聞章總領事。正與諸君共同籌商擬創辦華僑學校，鄙人對於此事，極爲佩服。如學校成

立，所有第一年内應用之中文教科書籍等，鄙人擬在國內自行籌款捐助，以仰副諸君子興學之熱心，並以辭今日歡迎之盛意。

八時半赴領館。今日與章君林君約同赴馬丹沙省 (Matanzas) 遊白亞魔洞 (Cuevas de B ellamar)，使館洋員嘉君偕往，先自海濱渡海灣至他岸，地名家撒布蘭大 (Casa Blanca) 置言白室，改乘火車，先至海勢總廠 (Hershey Central) 參觀。

此廠乃此間較大糖廠，爲美潘省海勢君所獨有，然其名則爲海勢公司。美國人辦實業，愛用公司之名，而不愛他人分有其股票，如佛德汽車公司，現爲世界第一大車廠，全數股本，爲亨利佛德 (Henry Ford) 一人所獨有也。約十時至，由嘉君先向其廠中說明，乃借至製造廠中，以次參觀。此廠不爲甚大，每日可製甘蔗三千噸之糖，出糖之多寡，視蔗之好壞也。余觀糖廠，此爲第六次，無大異於從前，其爲從前所未記入日記者，略記如下：

一，蔗渣與蔗汁分開後，經三四次之高壓軋擠，已成乾柴，即送入鍋爐室，用以代煤。

二，蔗柴燒後，灰甚多，可以水衝瀝入池以作鹼，所餘者，仍可作他種化學品。

三，蔗汁結晶成糖，其餘爲苦水，爲中國所稱爲鹵水者，可用以製化學藥品。

又此廠建築，上下約六七層，最上一層，不作製造之用，參觀者，多以登高眺遠爲樂，且多題名於柱作紀念者。適此廠總工程師某君亦登此，余詢此層高度，彼云，一百二十五尺，旁

立之煙突二百尺，高此約八分之三。在此層，可望見海面並二海灣，某一名爲日光灣，（Sunlight Beach）海水作光燦之色，如長虹，附廠數里內，皆爲海勢君之私有。最近者經營街市，較遠者有邱壑泉石，經營園林，再遠而地勢平衍者，乃皆爲蔗田。在樓上俯瞰一切，市面雖不甚大，齊整如棋局，喬棕叢蕉，與一切古木雜花掩護樓宇。四面山勢不甚高，而王棕（Royal Palm）高六七丈乃至十丈，徧搜叵谷，綠陰婆娑中，時見紅屋，亦人世勝境。遊此邦，時時使余回憶檀香山，以其風景相似也，旅檀雜句，有十丈芭蕉三丈葉，綠陰深處隱紅樓一聯，亦可爲此地寫照。

下樓後至海勢旅館用餐，同時有四女子亦用餐，餐室有音樂，彼四女子不得男子與之跳舞，乃彼此相互抱舞。其中有二人與余由美國同舟來，屢與余語，余疑其非上等人，少與之談，使館洋員嘉君，謂觀彼舉動乃上流社會人，不可過冷淡之。

餐後，赴山內海勢花園遊覽。園深處有巨泉，出洞口匯爲小湖，糖廠改其湖爲蓄水池，設機通廠內，卽此廠水源所由來也。洞以木板周圍覆之以防汗濁。水下流洄環成小河，河岸大樹下置長椅若干，坐憩若忘人間。此間所見花不甚多，略記數種如下：

一，王棕及鳳尾棕芭蕉等，皆極高大。

二，馬纓花，葉大如槐，花絲長徑寸，角肥如皂角，色亦較中國者爲艷，其最大者一株，

余量其幹周圍二十八尺之譜。

三，紫蘿，狀如藤蘿，著紫花，大如酒杯，鮮麗幽絕，此花檀香山墨西哥均有之，余在檀時，付以此名，此邦名之爲法國將軍花。（譯意忘其音矣）。

四，芙蓉花，余在檀香山，付以此名，此邦名之曰太平花，謂爲太平洋之種也。葉大如桑，花大如蜀葵，腥紅耀目，使人意爲之醉。

五，紅葉樹，檀香山名爲鐵樹，此間分爲數種，名目各異，其最紅者一種，似記爲葛絲麻，全樹皆作朱紅色，與芙蓉花同絕。

六，仙人掌，爲仙人掌類，粗如大指，蔓生山谷，無葉，著紅黃紫白各色花，余付以此名。

七，芙蓉柳，極類中國柳樹，長條曼娜，迎風欲舞，上著紅色花，鮮妍如五月榴，余付以此名。

此外之樹，或不甚注意，忘其形狀者，或有爲中國所慣見者，如檉花竹，小葉楊，等等。此園天然之美，及花木之茂異妍麗，皆使人流連不忍去，惜置之於無人之鄉矣。

下鄉二時半。再乘車至馬丹沙省城，換汽車至白亞麻洞，至約四時。洞外樹甚多，尤大者，爲馬櫻花三株，並列洞口，口上建室，有人管理，購票乃能入。洞內路之不易行者，加以人

工之梯，或鐵或木，各處皆有電燈，故照耀可詳觀，洞深上下不過二三十丈，橫深約中國三里之譜。高下縱橫曲折寬狹，狀極不一，有高四五丈者，有高僅四尺餘，須屈身以行者，更有深縫無底以鐵欄之以防危險者，其最深處仍爲平斜可入之洞，以無電燈不敢進。全洞十分之八，皆雪白色，餘則微赭。因地位太多，不盡有名稱，且其名亦不能盡記，略述之如下，凡舊有名稱爲余所記者注英文或西班牙文於下，其餘則余所付之名也。

一，廟，此爲原有之名，卽進口之一大洞，高三四丈，地位亦寬闊，向內行可分爲二路，余爲易名曰雪宮，(Snow Palace)同行西人及鄉導，皆贊成。

二，印度廊，高不及雪宮，而大過之，中空，左右較高如廊，頂石有冰溜下垂及地如水晶柱，所謂冰溜者，以其天然之狀言之，實已結晶爲半透光之石體矣。

三，美人浴池，(Ameriana Lady Bath)地位不甚大，高丈許，寬長三五丈不等，右旁有池，護以矮冰溜，有泉注入，深可尺許，有美國少女遊此，謂欲浴于此，因此得名。

四，聖保羅教堂，以其似此洲之某教堂也。此類之名稱甚多，余不能備記。

五，玉鵝寶座(Swan Throne)在一洞之正中，一大冰溜自頂石下注，及底石偏向一面注，成一鵝身形，上段之冰柱如鵝頸，下段爲鵝身，又如巨椅，故此得名。

六，雷峰積雪，由頂岩石乳下滴，凝結日高，成一銳塔，此爲其大者，另有小者無數，互

相銜接，如半山古寺樓宇連阡與孤塔相映，雪後俱作白色者，原名亦某某塔，余忘之，乃補以此名。

七，飛瓊榭，冰溜細小，粗不及指，斜鼻橫拖，周圍密垂，手摘可得，鏘然爲碎玉之音，洞主禁人摘之，地下碎落者甚多，亦禁人攜出，余付鄉導美金五角，密囑其代余取少許，得留作紀念。原名余多不記，然亦不能徧記其地而付以新名，總之冰檐玉柱，琪花瑤草，玻璃屏，水晶案，無一不出自天成，具闕瓊宮，無以方其明潔，鬼斧神斤，不足喻其精巧，同行有美國人，謂美國之魔迷洞，視此直不能名爲洞，然余在美國熟聽人譽稱魔迷，惜以未遊爲憾，今遊此可自慰矣。

出洞已四時半。與守洞者談，謂此洞爲中國人胡司圖（譯音）所發見，彼在斫木，斧墮地失去，披榛分草，下見一穴，窮之愈深，遂發見此洞。今此洞不屬于胡君，亦不屬于公家，而屬于省城之某商人號稱爲麻業大王者。胡君壽甚長，近百歲，以五年前窮而死。而此洞今日乃爲無價勝地，千萬金不能購也。

乘汽車回至省城，時五時許，須候至七時餘，乃有歸京之火車。遊其中央公園，布置頗美麗。大概拉丁美洲任何國，凡有公園之地，皆有極美麗之石像，美術與科學不同，非積世界代，其發達之程度不能高。羅馬之美術。就彫刻論。高于中國者甚多，故拉丁各國之美術，其淵

源實有所來也。園中小學生甚多，皆下課在此遊，對余等甚親，稱以巴伊沙訥（Paizano）意言同鄉，握手與余等戲，別時若不忍者。

又與章君同遊各街，見其省立專門學校，建築整麗，未得參觀。各住宅之街，多爲舊式建築，後面爲寢室，旁爲書房及廚房。最外臨街，爲客廳。向街之窗，通檉到地高自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窗外滿護以鐵欄，欄工多甚精美。隔窗可備見其窗內陳設，惟不能出入耳。

七時乘車歸，至阿瓦納，已九時餘矣。在領館中用餐，歸晚寢。

四月二十日

起較遲，略作日記，下午又與林君赴銀行取款，又自往換船票，以未帶護照，不能換，中國在西洋之不方便如此。蓋舟車服役之人，對中國人俱有考查之權也。

赴歐比士鋪街，（Obispo）購紀念畫冊數本，晚仍在領館餐，章林二君，爲余餞行也。

四月二十一日

晨起，方六時，檢點行裝，將大箱交轉運公司運至脫魯阿（Tolea）船上，此船屬美國聯果公司。（United Fruit Co.）至八時，余別旅館，雇汽車，攜隨身行李二件，先至聯果公司，其辦事人爲古巴人，甚不遜，得票後已九時矣。又將轉運公司所給之行李執照，向船頭換票，以便向船上接收。脫魯阿此時已不在岸頭泊，先登一小船，俟至十時二十分，小船開向灣中

轉登大船。初開船，在灣中行極緩，尙有未登船之客，乘小汽船趕船，趕及則由浮梯登大船而繫小艇于棹下。送客人亦登大船，如是三四次，浮梯下繫之小船成隊矣。將出港，送客人下小船，浮梯上懸，各小船羣回城去。彼邦人及異國之白人。其上下船，自由如此，使人生如何感想。

一 古巴之短史

古巴爲西印度羣島中最大之島，面積四一六三四英里，地居大西洋西岸，當北美洲墨西哥海灣出大洋通歐洲之門戶，故歷史家嘗名之爲北美鎖鑰。耶歷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航海抵此，彼未嘗繞島一周，卽西行至美洲大陸，又未嘗橫過美洲一瞻太平洋，故彼終身不知古巴之爲島，並不知美洲別爲一大陸，與歐洲不相連屬。彼蓋誤以彼所到各地爲印度，此美洲土人所以至今仍被印度人之名也。然歐人到此者，彼爲最先，歐人不忘其冒險遠航之功，羣譽之爲發現新大陸。中國古代與此洲本有交通，似不應認哥倫布爲發見者。耶歷一千五百十一年，西班牙人始在此殖民，歷經命此島以新名，然其未能通行，故仍用土人舊有之名。史載古巴一語，在西印度語中，爲涵瓶之意。本島舊有居民，史家估計之數，相差甚多，大概由二十萬至一百萬不等，西班牙人來此者，尙不甚多，非賚土人爲奴隸充農工之役，不能坐享厚利。印度人各種，大都具特立性質，不甘爲奴，非洲黑人，乃慣爲之，販奴之業，由此大興。西人既運

大批黑奴來古巴。以資鞭策，遂漸族屠印人，不過二十年左右，所謂由二十萬至一百萬之數之書主人，已被搜戮無一存者。同時黑奴則逐漸增至四十萬之譜，當時土人之文化如何，久無從考，惟就古巴爲油瓶之意考之，則其用具必已達陶器時代，飲食必已至食油程度，固非甚蠻野之種族也。惟其政教必不甚發達，故未嘗有較大之古建築發見，足以供好古者及人文學家之考證耳。

西班牙全盛時代，幾於席捲兩美。邇時英法在美洲所佔之土地，不過全境十分之一。其在美洲之勢力愈大，古巴之地位，在軍事上交通上亦愈爲重要，海陸重軍，常集中於此。故耶歷一千八百年以後，各屬地紛紛獨立，而古巴仍屈服于專橫之總督以下，不稍動者，又垂百年。耶歷十九世紀之末，美國之北美門羅主義已大告成功，思雄飛於北美以外。古巴一島，密接北美，當新舊兩大陸之衝要，且沿岸天然港，宜于海軍，美人嘗稱爲甲於世界者，西班牙仍留此不去，以保存餘勢於兩美，臥榻之下，他人酣睡，楊奇兒（Yankee）斷不能甘。西班牙密敗民族縱無能爲，而歐洲方強之族之窺覷此島者，正自不乏，先發者制人，遂由政府密派多人，暗助古巴人抗西班牙謀獨立，時機一熟，一面調動海軍，一面致西班牙政府必不能認可之舉，後通牒。耶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間，美西戰事，突然爆發，如疾雷不及掩耳，不旬月間，古巴與菲律賓兩半球兩大陸兩大洋間無獨有偶之兩衝要島國，足以爲海陸之咽喉交通之鎖鑰者

，乃同時由西班牙拱送於楊奇兒之手。一方面海軍餘威，掃地以盡，一方面海軍榮名，噪於全球。歐洲各強，詎不表而詬之而噬口無聲，戰勝之威，一至於此。同年十二月一日，兩國有巴黎調約，相互承認古巴之獨立，古巴竟由此得獨立，讀史者至此，殆多笑兩大之鵲蚌相持，此島民乃收漁人之利矣。

二 古巴之人口

現在之古巴國，於本島外更括柏島在內，共四四一六四英里之面積。依耶歷一千九百十年之正式調查，有二八九八九〇五之人口，現在號稱三百萬，外國生者約居百分之十，其餘殆多數為雜種，成分無從統計，姑就皮色分之，較白姑名以白種者，確黑應名以黑種者，與介乎二者之間，正名定分為雜種者，約各居百分之三十。此所謂雜種，乃完全黑白相雜之母拉豆（Mulato）絕無歐印相雜之麥司的索（Mestizo）在內。獨立之役，美人不過助以膽氣金錢，乃至槍械為止，陸上古巴西班牙父子喋血之戰，仍島民自爲之。黑人爲雙料奴隸，鑒於墨西哥獨立，印度人之恢復自由，血戰尤力。黑將軍馬賽武之銅像，高插碧空，幾爲阿瓦納名城維一之紀念建築物，蓋有由來，故美國通行之白人有色人等名詞，用以歧視黑人者，在此邦絕未嘗聞。蓋法律上人種。雖完全平等，而黑白人奮有之憑借與經驗，相懸太多，故政治上經濟上各種重要地位，殆完全在白人手中也。

三 古巴之經濟

所謂經濟權，不但全在白人之手，且多在客民之手，拉雜分述如左：

甲 鐵路，全國約三千英里之譜，各私家自用之路亦在內，各鐵路公司，略記如下：

一 古巴鐵路公司 (The Cuban Railroad co.)。

總辦公處，美國紐約 (52. William St. N. Y. C.)。

資本總數，美金二五八〇〇〇〇〇元。

路線共長，英里六百五十八里半。

二 阿瓦納聯合鐵路貨倉公司，(簡云聯合公司) (United Railways of Havana and Reg
la Warehouse Ltd.)。

總辦公處，英國倫敦 (9 New Brand St. London E. C. 2)。

資本數未詳。

路線共長，英里一千二百一十里。

一九二〇年度共乘二九九九三一六一人。

以上二公司之路線，已占全國路線十分之六矣。

三 古巴中央鐵路公司 (The Cuban Central Railways Ltd.)。

總辦公處，英國倫敦。（同聯合公司）。

資本數未詳。

路線共長，英里三百六十二里。

每日平均乘客四千七百三十六人，以三六五乘之，一年乘客數爲一七二八六四〇人。此路自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起，歸聯合公司管理。

四馬連奴及阿瓦納鐵路公司（Mariano Havan Railway Co.）。

五阿瓦納終點鐵路（The Havana Terminal Railroad）。

六馬丹沙終點鐵路（The Matanzas Terminal Railroad）。

七阿瓦納西面鐵路（The Western Railroad of Havana Ltd.）。

此四路，里數資本數俱未詳，現皆歸聯合公司管理。除其他工廠私有之路不計外，此邦鐵路，盡於此矣。此國法律，在營業上，無本國人外國人之分，統計上亦不辨其附於何國。究竟古巴國鐵路屬于何國，觀其總辦公處所在，必能知之。

乙 航業，此邦河流皆不足通航，而島爲東西長形，沿岸港灣，隨處可以停泊。航業可分爲二種如下。

一國際航業，其發達之速，極可驚人，當西班牙時代，他國航業多受限制，獨立之後，就

其地位上言之，當然為長足之進步。航業本為海上事業，不易就公司計算，茲就一九一八年進出口之船支計之：

進口共數 五八四九艘

美國船 二八三二艘

英國船 九三九艘

瑞威船 五六三艘

其他國共 一五一五艘

就上表觀之，可以知此邦船業重心之在可國矣。

此邦海港皆好，京城所在地之阿瓦納港，尤為商業中心。一九二十年前六個月之內，計此港共有進口二千八百九十九艘之多，兩美海港以百計，紐約以外，以此港進口船數之多為第一。此港碼頭修築，全下貨及人，已稱方便，近來更議改進，集資二千五百萬美金，全作改良港工之用，其公司業已成立進行。若問此資本集自何國，將來港工主權操自何人，為余調查所未及。請參觀前段進口船數表，思之可矣。

二本島船業，有船六百七十支，由阿瓦納繞行全島各港，無甚大者，此船大多數屬於古巴納維拉公司（Empresa Naviera de Cuba S.A.）此公司在古巴京城，聞其股東大多數

屬於西班牙人，蓋承襲舊時之勢力也。

丙 銀行，此邦銀行，共八家，如下：

一 紐約國民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總行美國紐約城，

資本及積存利，美金一〇九九二五四二〇元。

二 美洲通商公司 (American Trading Co.)

此名爲公司，實銀行也。

總行，美國紐約。

資本優先股

美金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普通股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共股本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元

已支者

八〇六一三三〇元

三 美洲外國銀行公司 (American Foreign Banking Co.)

總行，紐約美國。

資本美金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千八百遊記

一三五

此公司爲美坎各銀行所合組，資本並未實交，然其勢力則方興，將來必發達，余現所用之信用函，卽由此家購兌。

以上三家可皆謂之美國銀行，因美洲外國銀行公司之合組者，祇一家爲坎拿大銀行也。

四坎拿大商銀行 (The Canadian Bank of Commerce)

總行，坎拿大陶朗都。(Toronto Canada)。

資本坎拿大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公積金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共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按坎拿大幣制，採自美國，其本位與兌價皆相同。

五坎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

總行坎拿大滿都澳。(Montreal. Canada)

資本坎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已交者。二〇二四五〇〇〇元。

六納華司高堤銀行。(The Bank of Nova)

總行坎拿大納華司高堤。

資本坎金九七〇〇〇〇元。

以上三家，皆純粹之英屬坎拿大之銀行，設分行于此邦者。

七彼得父子銀行。(Gomez Mena Pedro Y Hijo)

總行，古巴京城。

資本數，未詳。

此行成立垂四十年，約爲此島最先設立之銀行，原名不爲銀行，亦不爲公司，但云「彼得父子」，蓋舊式之西班牙銀行也。獨立後，改隸古巴籍，然從前惟一之金融機關，今降而居銀行最低級者。

八商業銀行。

總行，古巴京城。

資本古巴金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公積金 二五〇，〇〇〇元。

此行設立于一九一九年。蓋歐戰時，古巴人附美英人後之賂發小財者所組織也。今已營業三年矣。古巴獨立之後，國際貿易飛增至十倍之多。古巴人在金融界所得之地位，祇此而已。

丁 實業，農工商，本有可分之界線，在古巴則三者聯為一氣，不易分割，故以實業概之。

第一，糖業，此邦糖業已一百五十年，世人常以糖價之高低為此島經濟盛衰之標準。現在各糖廠之蔗田，統計稱為一百三十七萬七千英畝，當中國九百萬畝，即九萬頃之譜。百分之八十五，屬于美國商人，其產糖之量，列舉如下：

一九二〇——二一，會計年度。

出口額 四九二五六三〇五〇五磅。

價值 三七八二〇九三八六元。

一九二一——二二，會計年度

出口額 七七二〇二五五二三七磅。

以上出口額內百分之九十八分，皆運入美國。

就二表比較之，後年度較前年出口額增加二、七九四、六二四、七三二磅之多，而其價值減少至六、八九〇、七九六元，可以見糖價之跌落矣。

糖業附產，以糖酒及火酒為大宗。一九二〇年產糖酒二、六四八、五四〇加倫。火酒三、八四四、〇〇〇加倫。而出口市面跌落，幾至不能成交，則完全受美國禁酒之影響。然此種產品，仍以運至美國者為最多，不過易明運為暗輸耳。

此邦糖業，皆爲大規模之經營。各大公司，皆擁田數百頃或至千頃以上，自闢蔗園，自建糖廠，自修私用鐵路，乃至自有輪船，自有口岸，徑自運赴美國，余所參觀之海勢糖廠（見日記），其經營即如此，所謂農工商聯成一貫者此也。美國有三屬島，一檀香山，二菲律賓賓，三泡大李口（Porta Rico）皆爲糖國，古巴名爲獨立，實則泡大李口之變相耳。余初怪世界糖國，何以半屬美國，繼乃知其大規模之經營，凡地近熱帶者，殆皆可以使之變爲糖國，又美國人之愛食糖，其必需性質等于米麵油鹽，其奢侈銷耗甚于脂粉烟酒，此又其到處造糖國之一原因。

第二，菸業，此業之在古巴，僅次于糖耳。每年產額之價，約在四千萬五千萬之間。一九二〇年，烟廠之製造品，價值二、三七三、九六六元。一九二一年，菸業出口至美國者：一八、二九二、五二一磅，價值二二、二七八、八四〇圓。一九二二年，二一、四〇一、一五九磅，價值二〇、五七八、〇〇九元。同年雪茄出口赴美國者，大約四百萬圓。

此邦以天氣熱地土肥之故，所產之菸，香味重而刺激性大，無特別嗜好者，多不愛之，美國人則愛之甚于所謂番几尼煙葉（Virginia）余在美時，見工人一言哈瓦納（Havana）之香，口涎欲流，初不知何故，至此邦，乃知哈瓦納即阿瓦納，此邦京之域名。煙公司以此名其煙捲也。

余在阿瓦納，曾參觀一雪茄製造廠，工人近千，每用手作工，此事於古巴大利，多用工人，本地人可以多得工價。忘寫入日記，於此補及之。

第三，礦業，全島分六省，在最東者，名東方省（Oriente），富鐵銅等礦。鐵礦完全操自美國人之手，每年以礦在六十萬噸運赴美國。銅礦方著手開採，未詳。一九一九年出口礦產，爲一〇、六四七，〇〇〇元之價值。

第四，林業，島內今尙有一千五百萬英畝之森林，且皆堅木佳料。

第五，牧業，近來牧業漸發達，一九一九年，有牲畜四百零六萬頭，西部畜場漸少，乃漸移東部。

第六，其他各業，果業，蜜業，近亦有出口，貨多時，蜜可出口每年四百萬元之價值。各類棉業，初籌備，而未發達。

按規模大之各種實業，大資本者如成立於前，小資本者永無發生存在之希望，糖礦各業，及前所述之鐵路銀行輪船各業，殆永遠成爲外國人之實業，本邦人即不必夢想及此。較後所列之各業，規模較小，發達較遲，如本邦而能急起直追者，或能在經濟界分外國人片席之地。否則古巴直英美之屬地耳。

今再考其進出口貨之總額，及美國對其他各國之比例，如下。

進口貨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美國

二七二,一九二,九四六元

三二一,六二七,四四九元

西班牙

一五,九一一,一九八元

一九,八二四,五二二元

英國三島

八,七四六,五〇五元

一三,六〇七,二八八元

法國

九,九〇五,七一九元

一三,〇二四,二八八元

德國

一九七,四九九元

九二四,三七七元

美洲其他各國

二七,二五七,六三七元

二二,八三三,五二四元

歐洲其他各國

三,〇五九,九八九元

五,三八九,八五四元

其餘各國

二〇,五七六,五二二元

二八,〇〇七,八七六元

總計

三五七,五七六,五二二元

四二三,二二九,一六八元

出口貨

美國

四三九,六三三,九三六元

六二四,一四八,〇三四元

英國

八二,五二一,三二八元

一二六,四五二,五一一元

法國

二五,〇四二,八七八元

二六,五八四,四三二元

三十八國遊記

一四一

西班牙 八,二四三,三二九元 二〇,八六〇,七七六元

總計 二,一〇四,二二五元 未詳

美洲其他各國 二〇,九三三,六〇二元 二二,八三七,一四三元

歐洲其他各國 六,六三六,二五四元 一九,一〇九,六〇八元

其餘各國 一,九〇九,九八七元 六,一四六,八三七元

總計 五七二,九二〇,三七三元 八三七,一八三,三四二元

就上表觀之，一九一九年出口貨價值多於進口貨，為二一五,三三三,八五二元，一九二〇年出口貨價值超過進口貨，四一三,九四四,一七三元。兩年合計，為六二九,二七八,〇二四元。普通例，出口貨價值超過進口貨者，謂為國富增加，古巴以不滿三百萬人口之小國家。其二年內之國富增加，為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七萬八千零二十四元美金之鉅，其現在富率之增高，不知達如何程度矣。而入其國境考之，其人民之窮困，乃遠在中國人之上，試問每年數萬萬之國富增加，皆入於何國人之手耶？由此觀之，知無限制之外資輸入，其危險實甚。

熱帶國家，對於天然生產力，即農林方面之生產力，較之溫帶超過二三倍至六七倍不止。故工商業之國家，對於熱帶地方之領土或勢力範圍，在所必爭。觀右所述，可知英國在此邦之事業，首在鐵路，次之即在多得其原料，以供製造耳。

美國在此邦處於創造之地位，又壤地接近，故對於銷用貨物，時存獨占市場之心。其政府對於各種貨出口來古巴者，均較普通稅額為百分之二十之減輕，並設法使古巴亦減輕其入口稅，觀右表此國之出口貨赴美國者，居百分之八十，進口貨來自美國者，其比例與之相等。至於英國出口貨赴彼者，居分數百分之十四五，而進口貨來自彼者，不足百分之五，可知對於此處銷場，英固不與美爭，亦萬不能爭也。

四 古巴之政治

欲述此邦政治，當先述其統治權。古巴之得脫離西班牙也，以西美之戰爭，而其對於美國得獨立者，由於巴黎和約歐洲各強殆不能認古巴之由西班牙割割於美國也。其後美古又有條約，大意有四：一，古巴永不加入於任何妨礙其獨立之聯合內，二，美國保留其對古巴干涉之權，並負責任維持其政府，俾足以保障一切人之生命財產與自由，三，古巴應許美國在其境內運用適宜之海港為海軍駐所，及煤站，四，古巴政府對於衛生行政，應提出確定計劃，使美國願意施行之，此乃節譯大意，此四條者，實古巴統治權所由產生。一九〇六年美國曾使其干涉權，至一九〇九年為止，美國駐兵，亦於是年撤退。最奇者，吾人覺前述條約，出於當事者所訂立，未必為多數人所滿意，而古巴人乃於一九〇一年制憲法時，加入為其一部分。閱者疑古巴人為愚乎？不知檀香山及泡大李口，皆以無此保障，由美國派往之人設法計誘威迫投票自決

認爲美國屬地矣。新總統選舉法，美國不滿意於古巴之總統選舉法：由少將葛勞德（Major General Enoch H. Crowder）負責，使之改正。所謂新總統選舉法者，其草案實出於葛勞德之意見，於一九一九年八月通過成立。大將軍全功告竣，凱旋回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改選總統，人民公意不承認此外國代制之憲典，全島騷然，而一九二一年。葛將軍重派來古巴，其名目。則曰美總統韋爾遜君個人代表，其實際之責任，則彈壓風潮，維持新選舉法所產生包辦之總統，使有效也。其結果，同年五月二十日所稱謂所當選之總統薩雅氏（Dr. Alfredo Zayas）者，安然就職。古巴人羣稱薩氏爲葛將軍懷中之產兒，葛氏既成包辦總統之大業，仍據此不去，監督國會改制各種法律。一九二二年，改派爲美國駐古巴大使。外交團私評，謂美政府竟派葛君爲大使，未免太不爲古巴政府顏面留餘地，而不知此暗中乃古巴所哀泣以求者。蓋大使在國際公法上，有正當之地位，縱干涉內政。不妨暗中行事，不然則以異國高等軍官駐紮國首都中，頤指元首。奴視議員，更將置古巴之獨立於何地。或稱葛將軍爲古巴太上總統。余覺太上總統，貴而無位，高而無民，究有亢龍有悔之嫌，因爲易一新名，稱曰太上統治權之行使者。

五 古巴之財政

古巴憲法中，有不得多借外債之規定，與美國之條約，亦具此條文，蓋深防美國強借以多

債也。一九二二年，其內債，爲三八，六六二，一〇〇元，外債爲六五，九二三，〇〇〇元。其一九二二年之預算，列有適當之國債付還本息之款，其原案如下。

歲入部

| | |
|--------|-------------|
| 一 海關稅 | 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
| 二 口岸稅 | 一，六五〇，〇〇〇元 |
| 三 領事稅 | 一，七五〇，〇〇〇元 |
| 四 郵電稅 | 二，二五〇，〇〇〇元 |
| 五 內地稅 | 一八，五五〇，〇〇〇元 |
| 六 彩票稅 | 四，三〇〇，〇〇〇元 |
| 七 債務稅 | 四，五〇〇，〇〇〇元 |
| 共計 |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
| 歲出部 | |
| 一 國債本息 | 八，六三三，六五二元 |
| 二 立法費 | 二，一七八，〇六〇元 |
| 三 行政費 | 三，二二六，六七二元 |

| | |
|-------|-------------|
| 四外交費 | 一，二七五，二〇四元 |
| 五司法費 | 二五九，二八〇元 |
| 六內務費 | 六，六三九，六二四元 |
| 七公共工程 | 四，〇五九，二二五元 |
| 八財務費 | 四，九八三，八〇二元 |
| 九公共衛生 | 五，三一七，九六六元 |
| 十海陸軍 | 一二，二四七，三八六元 |
| 十一教育費 | 九，五二九，七一九元 |
| 十二其他 | 二〇〇，六二〇元 |
| 共計 | 五八，五三一，二〇六元 |
| 出入抵存 | 一三，四六八，七九四元 |

由前表觀之，古巴財政之狀況殊佳。然古巴海關稅實為各國之最輕者，就一九二〇年論，其進出口貨額，總價值在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若通科以值百抽十，當得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超過現預算歲出二倍以上。然其對於美國之進出口貨，往往借口免稅，乃至訂為不合情理之法律，以自行制限，此誠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也。

六 古巴之幣制

沿西班牙之舊，以墨西哥式之白素 (Peso)，(即中國所流行之鷹洋) 爲本位，現自行製造，一元以上用金，分爲二十元，十元，五元，四元，二元，一元，六種。用銀者，分爲一元，四角，二角，一角，四種。用銅者，分爲五分，二分，一分，三種。現共製有金幣二三，七八六，五六〇元，銀幣八，四三一，一四〇元，銅幣一，四四九，五六〇元。其國不發紙幣，而通行美國紙幣，故至今能維持其幣之價格，與美金爲同數之兌換。前各表所列，即古巴金之數目，亦即美金數目也。

七 古巴之教育

京城大學，創立於耶歷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當時課程如何，不得而考，然固一大學也。吾政府治新疆數十年，絕未嘗計及教育，視西班牙有愧色多矣。

現分爲三院，一美術科學院，二醫學院，三法律院，另外有博言學 (Philology) 雄辦學 (Declaration) 二科之講座。此外尚有各種專門學科，近來英文之專門學校尤多，此其高等教育之大概也。國民教育，創始一八九九年，其時尚未成立正式政府，而教育大綱先行決定，此事不能不歎服此島國人民之特識。此後即繼續發達，美國人愛稱其諸事助古巴成立，獨此一事，美國尚未暇來助，古巴人能自爲之，亦美國人之遺憾耶？普通教育，分爲二級，一曰初等，一

曰中等。政府所立之學校，已遍及於一切城鄉，各自治區又自有學務局以補助之，一九一八年，官立學校中有學生三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一人，其學校爲三千三百一十五所，教員六千一百五十一人。幼稚園，現已各處分別興辦。一九一九年，又添設新校二百二十三所。各省中又各有高等學校，二十年之一小島國，其發達亦可謂速矣。

八 古巴之特性

凡一民族能建立一國家於世界，必有其國民之特性，持此說以求之古巴人，殊不易得。勉強求之。一，其國民之種族界限甚輕，但願居此者，都爲古巴國民，不問其皮現何色，種屬何族。二，但願古巴境內事業發達，名義上在古巴政府以下，並不問其實權實利之誰屬。三，承西班牙之遺習，略有美術觀念，又染美國風氣嗜酒肉，愛戲樂，故公共建設，則竭自治之歲入以求美麗，私人方面，但求能得相當職業，舉其工薪所入，悉數銷耗於酒食戲樂之中。循上述三特點以進行，其實業雖發達，必永久掌於外國人之手。其教育雖進步，不過養成能工作善銷耗永久不變之無產階級之良民。其高等者，受英文之教育，能在美國營業機關內得一位置，更目空一切，較曠羣衆，余曾數遇之矣。友人語余云，君操英語，尙不至大受此羣擲也。然據華論調，皆發生於此羣中，其原因果何在耶？

乙、巴拿馬

1 由哥朗登岸入巴拿馬。2 遊巴拿馬京城。3 參觀巴京古城。4 購草帽一作紀念。5 穿巴拿馬運河並觀各段之妙用。6 巴拿馬概況。

四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時，乘脫魯阿船出古巴國阿瓦納港，循島向西行，仍在墨西哥灣中，故風平浪靜。

古巴島之西端，去墨西哥東南部之尤家蕩州 (Yucatan) 及英屬盎大拉司 (British Honduras) 不過一百海里。此間名爲尤家蕩峽 (Channel of Yucatan)，船行此峽，可望見加斗哥角，(Cape of Catoche) 出峽爲亞利伯海矣 (Aribbean Sea) 海中有島名哲母加 (Jamaica)，亦西印度羣島之一，屬英國，與英屬盎大拉司不遠。故此海猶稱爲英國勢力所及。去冬美國衆院議員某君，倡言英國如無力清償美債，可以割地交還，即首指出此海及其兩岸之地。美國人之視兩美大陸，殆皆如臥榻之不能容他酣睡也。

本日登船，意在休息，僅爲友人作三四信，晚丁時寢有古巴律師亨利喜爾博士 (Dr. Henry H. H.) 誤入余室，寢余床，余未怪之，彼後乃與余甚好。

四月二十二日

晨七時起，攜日記本入寫字室補寫日記。甫數行，覺頭暈，出視海面。見遠浪皆現白頭，知本日船不甚穩，是以暈也。

竟日在艙面遊走或靜坐，與同船者談。餐室內余獨坐一桌，伺役西班牙人，甚勤慎，謙喜爾博士後，彼又爲余介紹一祕魯國教堂神父。昨日彼二人移與余同桌，食時不寂寞。今日候喜爾君不至，後知其暈船甚劇，不能起也。

四月二十二日

仍覺微暈，不嘔，亦不愈，總覺精神不清爽也。遊行船面，見浪不成紋，故湧翻雖不甚高，而船行之震蕩力甚大，且不規則，故乘客最易暈。中餐時，至飯廳者甚少。

得巴拿馬中國使館來電，謂下岸事，已妥派劉副領事來船相接，余昨日有電致之也。劉係譯音，不爲劉必爲盧。

昨在艙面與乘客聚談，多問余中國情形，余一一答之。後一老者，謂彼子曾在中國十年，住福建上海蕪湖武昌長沙各教堂，後在湖北聖哲母大學 (Saint James College) 爲教員，八年前死。彼子謂中國人愛吸鴉片，愛纏小足，最不潔淨，徧地乞丐，今已改變乎？彼言時有陶母森君 (Thomson) 亂之，彼非言不可，彼固誠摯之老年人，非有意戲弄中國人者，特其子爲教士，乃專介紹中國之不名譽事於其國，故彼所得之印象如此也。余一一誠懇答之。

四月二十四日

晨，早起，備下船，乃前日開本日九時下船，今日則變爲十一時，蓋浪不規則，船行較緩也。

八時見岸，爲南美洲北部哥倫布國之海岸，未至中美，先見南美之岸，蓋南美之最北部，伸至北緯十三度，巴拿馬運河口則在北緯九度也。

十一時，船將到岸，移民局檢查員先登船，余出電文及護照示之，謂中國使館派來人接。彼謂船停，君可即下岸。近岸，見岸上立一中國人，意必劉君，即舉手相招，彼脫帽應之。船停余下，行李免驗，僑劉君登岸，始聞其中國姓爲劉或爲盧，彼笑答云：呂也，呂君安徽人，名彥深，字伯遠，駐此前後七年矣。

下船先覓旅館，呂君導余至華盛頓旅館。局面高闊，一面臨海，其餘三面，環以王棕芭蕉及高幹大葉麗色之木本花樹，余室二百二十九號，在二層樓，面海，有巨窗一，側面一小窗，可由此通一平台。此間惟向外出入之門，名曰門，如壁之透光者，其式雖爲門，其名則仍爲窗也。

在寓稍息赴巴拿馬代理公司 (Panama agent Co.)，換正式船票，由此至智利，船名聖魯易，(Santa Luisa) 換票後，問明明日下午六時三十分須上船，時間甚促，今日即須赴巴京，

三十八國遊記

否則明日早去暮歸，必誤上船時期矣。

呂君導余遊街市，下船及換票之所，均在可利司脫浦（Christie）。與此口緊接之城，名曰哥朗（Cora），爲巴拿馬國哥朗省之口。此處無生意，僅見公共建築耳。入哥朗界內，見華人之生意甚多，地甚不潔，以黑人服役。餐後，繼續觀哥朗市面，此城爲巴拿馬，街市不甚潔，然視中國則遠勝。惟街上來往之人物，以烏黑之非生厭，無鞋者，亦可成爲一階級。廣東人赤足拖鞋之習，大爲此邦階級外，更有特立之拖鞋階級，大街中不甚多，小街到處可見，且中國人轉少。蓋熱帶之氣候不同。著鞋則鞋生熱，赤足則地更熱。

呂君導余至一中國店內，房甚大，周圍門均未啓，爲余介紹者惟一大商，其父前被擬爲名譽領事，未果行。現在市面不佳，暫設甚多。二時半，回旅館休息並浴，四時乘火車赴巴京。車價二元餘（*anlor. Car*）四面爲滿窗，坐椅可自由轉動，以便視覽路景。車站並渡三四橋，穿一山洞，至巴京，運河岸上風景可略覽其大概矣。

使館在白亞維司達（*Bella Vista*）意言美景。此地爲巴京新

竣工者，然風景甚佳，名副其實。中國駐巴公使，由駐古巴公使兼署，故此間使事，由總領事史鶴士代辦。晤史君談此邦事，謂其腐敗甚於中國官吏，多可笑者。晚在此間餐。使館舊有廚役，因嗜酒遣歸，呂君攜餐來，今晚之餐，即呂君夫人所烹調，聞平日如此，可謂儉矣。然中國人不愛用西餐，西廚又決不能作中餐，此亦不得已之一法也。

餐後，史君喚汽車偕余出遊，先往觀巴京古城，余意夜間出城，或不甚便。出城後，海風由西向東，拂面徐徐，如眼清涼散。本日大約爲陰歷初十左右，新月半弦，林木山水，彷彿可辨。馬路平直，向西南去，兩旁古木高幹大葉如歐行人，時有碧流穿橋向海岸注出，淙淙有聲。須臾窺見電光，道旁先現一方台形之古建築，亦不知當日之爲室爲廟爲亭台也。史君云，此爲古城遺迹之一，再前有更大者。車近電光，汽笛作響，迎面樓閣中忽起音樂聲和之，見前面有大樓室二座，東西對峙，相隔數百步，中間有小建築若干，樂聲先發於西方樓房，蓋樓上下爲酒店及跳舞場，聞車聲，則奏樂和之，乃歡迎車中人往飲酒跳舞也，距東方樓房不遠處，爲一最古之高塔，當日爲天主教堂之一部分，城被焚後，教堂亦廢，其他較低之建築，頹傾殆盡，獨此塔歷三百年，巋然獨存，真可謂魯殿靈光矣。余等往古塔處，經過東方樓房，房內樂聲又作，亦歡迎入飲之意。現在天氣不甚熱，故來者甚少，且時亦太早，天較熱時，十時後，兩店中人爲之滿，至二三時，乃回城也，余等披短樹尋石磴行近古塔，繞旁道入其內，共四層，

高可八九丈，建築甚堅。惟今日上頂及柵板皆傾陷無遺，祇餘一塔身，其附連之房屋，尙有數壁接於塔基而已。史君謂巴政府俟財政充裕，擬加補綴，永作國家紀念也。按此地舊爲巴拿馬城，二百五十年前，英國海盜亨利莫根（Henry Morgan），率衆據西班牙屬境，由此城登岸，盡燬之，西班牙人乃改建新城；卽現在之巴京也。其後莫根則以此爲英廷賜爵士。觀古塔後，在兩樹之間略盤桓，西南可望海面，謂係舊巴拿馬灣，臨海建城，必有海灣，乃可泊船避風也。此時天弄隕色，海送遠潮，孤塔高聳，萬木森森，番樓電光，與天際淡月相掩映，蒼茫萬感，有歌哭無端之意。乘車尋原路返，史君謂留心路旁有古橋，亦三百年前古建築也。須臾，車經其地，橋頗高大，祇一洞，左右古木抱合，知其廢亦久矣。史君云，橋頗類中國式。余云，西班牙之舊式房宇車輛，幾無不與中國相類者。

回城後，史君又囑車繞行城中可觀之處，一，總統府，新建者，並不甚大。二，圖書館，與其國家戲園相毗連。三，巴拿馬省公署，與城之市政廳共一建築。蓋此處國省及城，皆以巴拿馬爲名也。去巴城至寶卜阿城（Balboa），屬運河帶內，所觀者，一運河總督府辦公室，建半山中，前面緣山爲陸，約九九八十一重矣。堂高簾遠，不減帝闕之尊嚴。山前陛下，左右爲各小辦公室，或其他用室。毗連直前約里許，中間爲數十丈寬之通衢，左右行車，正中則持花木。總督住宅，更在總辦公室之後面山上。此種建築，巍巍峨峨，氣象萬千，以視巴拿馬國之

總統府總督府則不可同年語矣。又過天鵝里旅館。(Hotel Tivoli)建築亦極偉麗，蓋與華盛頓旅館同爲運河管理部所分設於運河兩端，以待客商者也。最後至一俱樂部，與巴西之鄉間俱樂部同一性質，建築臨海，長風吸入，在此飲果水一瓶，史君又代余覓中央旅館寓之。美洲例，不帶行李之客人，先付房價，余入館即付之，以免其向史君詢問，史君又送余入寢室，啓窗正對中央公園，當窗坐少談，史君去，已十二時半矣，寢。

四月二十五日

晨起，啓窗，見中央公園棕樹高數丈，綠陰襲人，著紅紫花之雜木，高枝大葉，交柯互映，曠然神怡。

出旅館，在街市中遊覽極小之街，黑白人雜居者多，所謂白人者，亦半係西班牙與印度人雜種也。黑人多能英語，彼等來自哲母加島者甚多，該島屬英，通行英語，大概語言改變之速，以黑人爲最，不但無能操其美洲土語者，卽西班牙或墨西哥之地割與美國者，他種人均尙保留其舊有語言。黑人則不及一代全操英語矣。在書店購紀念冊備寄回，喚馬車重遊運河界內。見安康城(Anson)之安康醫院，其規模視天鵝里旅館更雄闊，而花木亦更茂美。又至城內各建築處，乃赴領事館，在中央公園附近，少坐，史君導余至美洲外國銀行購信用摺。(Letter of credit)史君本意，借余至國務院一訪其當局，適某總長父死，外交總長等來送靈至中央公

廟旁之教堂中，在公園林處。史君即介紹與談，並介紹哥羅賓署長。大衛社堂上，遊歷長官長等，與談，不應用通用之請教貴姓一語，然余未記其姓名也。談後，往購草帽三頂，一自用，餘二寄歸。此物爲此邦惟一有名之物，則實其原質非草，乃一種蕉樹之葉，產於哥倫布（S. Jombia）埃瓜多（Ecuador）祕魯各邦。作此帽之工人，大都爲紅印度人，其通行之巴拿馬草帽一語，除帽之一字確實外，餘四字皆誤用也。

史君又約在某中國餐館中餐，十二時急遽換車赴車站，還哥朗，因再一次車，須晚八時方可到，已誤上船時間也。史呂二君，送余至車站，去開車祇二分鐘矣。余登車，車行，史呂二君乃去。來回在火車上及在街上皆遇同船來此之人，彼能呼余爲胡君，余殊不能記彼等之姓也。二時回至華盛頓旅館，先詢問船離期，謂今晚七時註冊登船，明晨天明啓程，余知不至誤船，乃回室內少息，並浴。余室有浴池，且係海水，房金六元美金，僅博昨今兩快浴耳。

四時半，喚汽車自赴郵局送寄回之紀念冊，並赴第九碼頭，持原有行李票換票連至聖魯島船，換畢，步行遊覽可利司脫浦各街，均花木茂美，且清潔異常，入哥朗，花木仍多，清潔則差矣。見一衣店內坐一頭纏白布之印度人，彼坐最向裏，不似作生意者，無從與語。街上日本生意甚少，然間有日本貨。六時歸寓，攜隨身行李上船，在第六碼頭，先在碼頭重換票，即可在船上收物矣。脚夫持余隨身行李導余上船，余帶船票及護照在身邊，以備船員查驗，此定例

也。對華人特嚴，此次無人過問。上船後，見伺候多中國人，余詢明未開船前，隨時可上，乃重往街上用餐，見一東方貨店中有人持報紙閱看，不類歐洲文字，其人則似意大利人，與之語，詢其所閱之報紙係何國文字，答云，印度，余云此梵文字，彼云，非也，即現在之印度文，乃知其爲印度人。其肆中皆印度人，望之皆類南歐洲人，與談，頗知世局。此處有印度百人之譜。商店共十五家，皆販賣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之貨，亦間有波斯貨，但甚少。彼謂印度近來漸知重商業，出洋經商者日多，余問每商店須本若干，彼謂在此間有美金數千元，店夥二三人，即可開一店也。

至一中國餐館用餐，囑其用鷄蛋炒麵，彼謂祇有鷄炒，不能用蛋炒，付高價亦不肯。余謂余牙痛不能食鷄，豈此並不能相助耶，彼不甚理，及飯成持來，又問余究爲中國人日本人，余云已言之矣。彼云，不相信，余出護照示之，其人通文意，閱畢，大喜，且道歉，並大聲以廣東話告其店內他夥云，果是中國人，且是國會議員。此時彼知余牙不能食硬物，又爲補炒軟麵，另以紙書二句云，我你同是一家人，不能同講中國話，可恨云云。又自書其姓名，爲陳發章，余授以名片一枚，彼持之更喜云。胡陳更是一家，繼乃深言中國不能早統一，如何能圖富強云云。中國僑商，皆甚愛國，余遇此種情形甚多也，又至一中國商店，字號爲詠隆，店夥黃忠，能以通話，謂曾在直隸多年，隨張燕謀在唐山天津等處，張去職，彼乃出洋，與談此間華僑

情形，彼甚熟，由之得確實消息甚多，其店夥又有彭熾者，年不過十七八歲，操流利之英語及西班牙語，自謂三年前獨身出洋，自坎拿大登岸經美國由紐約再搭船來此地，爾時彼不過十四五歲，今每月可得美洋近百金之譜，將來亦可爲此間之商業家。中國內地太缺乏遠行之企業心，視此兒真當媿憤。

九時回船，仍無人查問，出國以來，登船之自由以此次爲最。余室爲二十六號，寬長每華尺九尺見方，前面有小窗，對面置二床，中間仍有空地寬四五尺。對面處爲一衣櫥，櫃面爲一大鏡，高可六尺，下及地，地下鋪一中國地氈，四六尺見方。此室雖有二床然祇余一人，余所乘各船，所得之艙位，亦以此爲最合適。惟此船祇三千噸，置之太平洋中，會一葉之不如，未免可怖耳，中國何役，詢知余爲中國人，極形親近喜慰之狀，惟言語不甚通耳。

四月二十六日

晨六時起，方盥漱，船已啓行，乃急上艙觀看，凡觀運河者，非乘船通過一次，不能見各開運用之方法，茲分述如下。

第一段海平線，自可利司脫浦離岸，經來孟灣 (Lenon bay) 至嘉通壩 (Gatim Dam) 約七英里。

第二段，嘉通壩，長十英里半，高一百一十五尺，下寬二百五十尺，上寬一百尺，壩內水

比壩外（即海平）高八十五尺，壩之中部有二門，一爲瀉水門（Spillway）每一秒種，可瀉水十五萬四千立方尺，一爲閘，閘共三道，每道有水門二重，船至第一道閘，開閘兩岸上有電驛（Electric mules）牽船入內，外一門即閉。此時由第二閘瀉出之水，不能外流，約十五分鐘之久，第一閘內水增高二十八尺餘（即八十五尺之三分之一）與第二閘內之水相平，第二閘之外門遂開，電驛拖船入第二閘內，第二閘之外門遂閉。閉後由第三閘內瀉出之水，不能外流，至與第三閘內水平時，第三閘之外門開，船被拖入第三閘外，門閉，由壩內瀉出之水橫升漸至兩平時，第三閘之內門開，船駛入閘內，即爲嘉通湖矣。船過閘三道，需時不過一點鐘之譜。全閘均分左右二門。備進口出口之船同時并行也。

第三段，嘉通湖（Gatun Lake），本係塔古來司河流域（Rio Chagres）低原。運河工程以海平運道爲不可能，故築壩蓄水成湖以資船行，而兩面近海處設閘以升降進出之。湖內四面青山迴抱，中有小島數四，俱有長棕茂花豐草灌木交映左右，天然風物之美，使人讚嘆不盡。湖內船行甚速，一小時許入塔古來河，約有二十英里之譜，船行處，下面皆人工所鑿，而兩岸對峙之雙峯，皆自然景物也。

第四段，爲古來卜拉斷崖（Culebra Cut）運河工程，以此段爲最大，蓋由塔古來司河南岸各山，取直向太平洋鑿通也。此段長約七八英里，船行較緩，兩岸斷壁，隨後可見斧鑿痕。

諸山中以古球下拉爲最高，故以此爲名。近來美政府改名爲革拉德斷崖 (Gallard Out) 以紀念革拉德大尉之功，然普通仍用舊名也。

第五段，美拉夫樓湖 (Menof Jores Lake) 此湖甚小，長不過一二英里，內接斷崖，以拍都拉米古尼開 (Pedra Miguel Lack) 通之，外接海平線，以美拉夫樓開通之。內開祇一道閘，兩面水平相差三十尺，外開爲二道閘，內外水平相差五十五尺，合計即嘉通湖與海面水平之差度也。船行出開與進開，其方法全同，僅變易其內外之方向耳。

第六段，爲臨太平洋之海平線，由美拉夫樓開直趨海面，其運道全爲人工，惟水面與海平耳。

出運道後，船停於對港外諸島之洋面上，約十二時左右，過運河，應須時間，向來謂自七時至十時不等，今日所須，不過五六小時也。

船停傍晚始開，另有小船自岸上運來食物原料，船員及乘客途中之食品，皆取給於此。本日風平浪靜，余在舟中，補寫日記，與在上岸無異。船初開時，先向西面駛去，岸上景物。及岸外諸島，漸隱於視線以外，余與巴拿馬之短聚，亦以告終。

一 巴拿馬之名詞

吾人聽君巴拿馬一詞，有時其界限不明，稍時其義意互異，今分析如下。

- (一) 巴拿馬爲一國家之名稱，如云吾國有駐巴拿馬國之公使是也。
 - (二) 巴拿馬爲一運河之名稱，如余言此次由大西洋渡巴拿馬至太平洋是也。
 - (三) 巴拿馬爲美國有統治權之一地域，如云巴拿馬運河界(Panama Canal Zone)是也。
 - (四) 巴拿馬爲巴拿馬國中之一省之名稱，如云巴拿馬省長是也。
 - (五) 巴拿馬爲一城市之名，如云由哥朗乘火車至巴拿馬是也。
- 、先知此一名詞，有上述不同之界限，則閱一切關於巴拿馬之書，不至有誤會意義之處矣。

二 巴拿馬國述略

巴拿馬，地正當南北美二洲接連之處，爲一海腰，且多高山，又當赤道下北緯九度左右，天氣極熱，如非因其扼大西洋太平洋之交通要道，此地在世界殆不居重要之地位。耶歷一千五百零二年，白氏的大(R. G. de Bostidas)航海至此，爲歐洲來此地之第一人，哥倫布乃落後一著，此後西班牙時有來者，然祇至大西洋附近，此寬數十英里之地腰，乃閱十年無一人至彼岸。一五二三年，巴卜阿(V. N. de Balboa)始至太平洋岸，見其水平不波，名以今名，自此乃漸知兩美另爲一世界。次年，西班牙派官來，未能設治，爲印度人所拒也。一五九七年，西班牙築壘於自由埠(Forto Bello)，根據漸固。一八二一年哥倫布國對西班牙宣告獨立。此地爲哥國國土之一部分，哥政府與法國公司立約，開巴拿馬運河，約立二十年，而河工未成，

美人欲奪之，派人來此，指嚇工人對哥倫布獨立，由美國保護之，以奪回法人權利，付之美國為交換條件。美國著述家大書特書曰：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巴拿馬國正式對哥倫布國宣告獨立，同月十三日，美國政府正式承認之，自此世界地圖之顏色上，遂多一新國家，揚奇兒異世界今日之遺物主也。

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美政府正式批准美巴條約。其條約之商訂在何時，未及調查。條約內容，大致如下：

(一) 美國有權在巴拿馬地屢修築一運河，由河線左右各伸出寬五英里為界。其兩端終點之城，如附連巴拿馬之巴下阿城，及附連哥朗之可利司脫浦城，又兩面海灣內，有國防務之各島，均附在內。界內立法，行政，警務，衛生，美政府有全權管理之。巴拿馬城及哥朗城，仍留歸巴拿馬國，但美政府有超越權，以管理其衛生及防疫事項。

(一) 由哥朗至巴拿馬二城之間之鐵路，四十七英里，完全由美政府管有及管理。

(一) 美政府付巴拿馬政府以美金一千萬元，立約九年以後，並年交二十五萬元於巴政府，以為辭報。

另外有巴拿馬之獨立，由美國政府担保之規定，不記其與此為一約或分約也。

此後又有一約，其大意為巴政府承認美政府對於此運河之建築管理衛生及防禦上，得有權

使用巴拿馬國任何地帶之土地及其他產業云云。不知者，以為巴拿馬運河當然屬之於巴拿馬國家，實際上，則巴拿馬國家，乃轉附屬於運河，豈非滑稽？

巴拿馬，現分爲八省，面積共三三三八〇英里，人口依一九二〇年之統計，爲四〇一萬二八之數，本年則估計爲四十五萬。蓋就其面積平均計算，每方英里祇有十四人，各國移民來者，大有隙地可容也。境內有人居住之處，尙不滿四分之一，居民可分新籍舊籍，舊籍完全爲歐印雜種之麥司提索，及純血印度人，新籍則大都爲黑人，間有黑白雜種之母拉豆，最近移來之白人，尙大都爲外國籍也。

此地土壤極肥，雨量又足，沿太平洋各地，每年得雨量九十英寸，故無論高山平原低地，皆繁樹木，宜耕畜，不須人力灌溉。其溫度在兩洋沿岸大約八十度（華氏表），白人不甚耐熱，羣稱爲酷暑，實則並不甚難堪也。內地高原，氣候尤好，平均不及華氏七十度，但大都爲白人及准印度之雜人所居。近來漸有白人入內考察地質，購置產業者。

三 巴拿馬實業

此邦舊時幾無實業可言，天然物產，供人民天然銷用而已。茲列前數年進口貨物表如下：

| 年 份 | 出 口 貨 價 值 | 進 口 貨 價 值 | 比 較 |
|------|------------|-----------|----------|
| 一九一六 | 一、一三五、四〇六磅 | 一、八九六、三六五 | 七六〇、九五八磅 |

| | | | |
|------|-----------|-----------|-----------|
| 一九一七 | 一、一五九、六二四 | 一、九〇一、六八四 | 七二四、〇六〇 |
| 一九一八 | 五九七、八四六 | 一、六一二、七二三 | 一、〇一四、八六七 |
| 一九一九 | 七七四、六四五 | 二、三五一、九三四 | 一、五七七、二八九 |
| 一九二〇 | 七二八、〇九〇 | 三、四一八、四五四 | 二、六九〇、三六〇 |

右表由英人書中摘出，以磅爲單位。原書註明每美金四元，折合一磅，附註。

右表出口貨，並不增出，進口增加之度極速。至一九二十年，進口貨之超過出口貨者，幾至五倍，此殆世界各國貿易表上所未經見者。照普通解說，則生產力不進而銷費力進也，然不能生產而祇能銷費，則所銷費之物，以何物爲代價以易之？美金二百七十萬磅，合美金一千零八十萬元左右，此數之金錢何由來？今研究如下：

第一，運河開支。每年六百餘萬元，雖其在事人員必需品由美國運來者，不列入進口貨，而其工價及瑣屑用款流入巴拿馬人之手者，總在百萬以上。

第二，運河來往船支，每年二千餘艘。船上乘客，大都下船遊覽，平均每船下岸遊覽之客人以百人計算，每人遊覽費，以二十元計算，一九二十年之來往船，共二千四百七十八艘，客人之遊覽費，總數約近五百萬元矣。

除上述以外，其漏卮之數，仍在四百萬元以上，果何所取給？

第一，與實價。美國教育之精神，在造成多數人能工作善銷費，方能與其經濟制度之要義相調協。此邦人之習慣，與之相反，蓋以不工作少銷費為原則也。近來沾染美化，一方仿效美國人之善銷費，以改進生活狀態，一方面仍保守其不工作之習慣，以節省氣力，其勢不能不以舊有之物業易金錢。且巴拿馬今已名為一國家，美國人又自稱為文明，常欲避豪搶強奪之名，則估據他人之物業時，亦樂得以此微金錢易之，以鉗土人之口，而掩世界各國之耳目。近來林場也，牧場也，田園也，美國已件件著手經營。三萬二千餘英方里之膏腴，度今日尙未完全移轉於楊奇兒之手。此邦人之維新美化者，大約仍可繼續其不工作善銷費之美業生活。三五年，以至七八年之久。繼此以後，巴拿馬之出產品出口者，必可漸增至遠超過於進口貨數目以上，一如今日之古巴者，請懸吾言以驗之。

第二，外國實業開辦費。既以金錢易得大規模之土地，其經營所需之機械用具，及房屋建築所需之物品，大都須由外國購入。而海關上即列入於進口貨之數目下矣。

四 巴拿馬之政治

政治事業，多數人不甚能過問，少數之淡色雜種，互相爭權以升官為發財之徑途而已。欲得總統者，須先向美國各有勢力方面，媚乞諂求。現任總統保拉司（Belisario Porras）。於一九一八年，曾任總統，卸職後，求為駐美公使，其子充駐紐約總領事。美國政體及經濟兩方

國之重要人物，由賢裔梓雙方進行，遂於一九二〇年繼續當選。外交界均譽之曰能。蓋此邦亦有憲法，憲法禁總統連任，而距改選十八個月以前，拋離政權者不在此限。保氏即利用此條文，一面出使美國，一面仍進制朝政，於憲法既不抵觸，而近水樓台，向陽花木，進行更爲順利。真識時善治之傑哉。

五 巴拿馬之華僑

此邦華僑，號稱五千，美國著作家或稱之爲四千五百。作工者少，中下級之商業，半數以上，操於華人之手。惟華商所銷之貨，則大半爲美國貨，次之爲日本貨。東方貨之銷行此地，最多者，爲雨傘，拖鞋，浴衣等等，與其氣候有關也。此國經濟權，全在美國人手，銀行三家，其二家爲美國銀行，餘一爲此邦國家銀行，資本不足一百萬也。總之，此處經濟，美國人不屑開小店，本地人之能力，不能開小店，而一方面多供給，一方面善銷費，天然必須另有一階級人。作中小營業以銜接於美國人本地人之間，華商所以應時而興也。

古巴華商，與此地情形有同處，其原因亦相同。惟歐戰時，美國在古巴之事業已成功，故出口貨多，工價增高，華人之商店因之蓬起，皆利市數十倍。此邦進化較晚，華商之數目雖多，其富力不能及古巴也。

六 運河短史

法國子爵列塞波氏 (Ferdinand de Lesseps)，鑿蘇彝氏河成功後，法國人多有思尋他一地腰，更鑿第二運河者。某君（偶忘其名）少年喜事，獨身赴哥倫布國，與其政府訂立巴拿馬地腰允法國人出資開鑿運河，以十年爲工成之期，成約後，持之返國，謁列塞波氏，遂組織公司，提議開工。時一千八百八十年也。法政府贊助尤力，在法京招集科學大會，以定運河關於工程之計畫。各國與會之工程家一百餘人，多有不敢發言以靜待結果者，一八八一年元旦，列氏自往行親工禮，時各工程師之計畫各種主張不同，以有開計議者居大多數，列氏狂於蘇彝氏之成功，毅然獨斷，取海平計畫。實則列氏始爲一落魄之貴族，現爲一志得意滿之勳爵。雖以蘇彝氏之成功享大名於世界，其工程知識，始終有限。且年近八旬，精力亦有所不及。開工十年，第一次所募之資本用盡，而河工尙毫無眉目。繼之以政府之贊助，改良管理，續集資本，又十年而工程仍無端倪。此時法政府又派有工程經驗之專員，切實考查，謂海平計畫實絕路之不可通，卽有開計畫。亦非再有十萬萬以上之佛郎不能竣工。法人上下，至此已氣餒。美國欲乘勢轉購其權利，而思擴張其他勢力於運河名目之下，其特別注意者，爲海陸軍之要害。此地乃完全獨立國哥倫布之境土，斷難甘心。故甯再延長法國合同之期限，而不認其能轉讓於美國。此時目空一切之英雄羅斯福，正爲美國總統，方謀溝通兩大洋之本國海軍勢力，又思得一陸軍常駐地於中南美之間，以資控制，而噤巴拿馬人獨立之事以起。此議羅大總統宸衷獨斷，時

參議院議員某君，曾正式質問，以美國元首援助他國內亂，是否有損美國之名譽，羅斯福置之不理，進行如故。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此事乃完全成功，而巴拿馬運河界一語，近來相沿習用，均列於檀香山菲律賓之次，地圖亦為之變色。

美巴之條約既定，國會通過預算，所有運河開築及管理一切用費，由美國國庫支出，該運河總督，督理一切事務，直接由陸軍部管轄。鑒於法國人之失敗，乃斷然取有關計劃。又闕下年而竣工。正式通航，蓋在一九一四年。計用去款，美金三萬七千五百萬元，其中有付法國購價者四千萬元，付巴拿馬政府者一千萬元，為軍事設備者，約三四千萬元。實用於工程費，不過二萬萬餘元耳。法國人而能堅忍不拔，未嘗不能成之，乃以用去將近二萬萬元之工程，以四千萬元售出之，良可惜矣。然美國必欲取之，法國之力，固不足以守之，以失敗而售出，或亦不幸中之幸耳。

七 運河通後之航業

今列自一九一五年以後，由運河來往之船數表於下：

| 年 | 份 | 船隻數 | 船 | 噸 | 數 | 載 | 貨 | 噸 | 數 | 通 | 過 | 費 |
|------|-------|-------|-----|---|-------|-----|---|-------|-----|---|---|---|
| 一九一五 | 一、〇七五 | 三、七九二 | 五七二 | 噸 | 四、八八八 | 四五四 | 噸 | 四、三四三 | 三八三 | 元 | | |
| 一九一六 | 七五八 | 二、八九六 | 一六二 | 噸 | 三、〇九四 | 一一四 | 噸 | 二、三九九 | 八三〇 | 元 | | |

一九一七 一、八〇三 五、七九八、五五七 七、〇五八、五六三 五、六三一、七三一
 一九一八 三、〇六九 六、五四七、〇七三 七、五三二、〇三一 六、二六四、七六五
 一九一九 二、〇二四 六、一二四、九九〇 六、九一六、六二一 六、一五六、一一八
 一九二〇 二、四七八 八、五四六、〇四四 九、三七四、四九九 八、四九三、〇八二
 一九二一 二、八九二 一一、四一五、八七六 一、一五九、九三四 一一、二六一、九一九
 一九二二 二、七三六 一一、四一七、四五九 一〇、八八四、九一〇 一一、一九七、八三二

由上表觀，八年以來，其進步，將及三倍。所收通過費，由四百餘萬元，增至一千一百餘萬元。其收費辦法，美國與其他各國之船，一律辦理，其原因，此運河未由美國接修以來，英美本有協約，如在兩美之間鑿運河者，兩國共同承攬。一九〇四年，美巴之條約成，竟置英國於事外。迨後協商結果，更訂新約。言美國承認運河成後，關於商業各國來往船支，應征以同等之稅率。蓋從英國之要求也。英國當時，何以爲如此之要求，其原因有二。

一 英國自承認美國獨立及英美二次戰爭後，遇美國堅持之事，必竭力退讓，和平了結，此事特其一端，此英人之最聰明處。

二 當運河工程時代，英國人之眼光，以爲他國船支與美國征同等之稅，其結果仍係英美權利平分，因他國航業，不能與英美爭也。

今再列第二表如下：

| 年份 | 美國船數 | 英國船數 | 他國船數 | 共 數 |
|------|-------|------|------|-------|
| 一九一五 | 四五九 | 四六五 | 一五一 | 一、〇七五 |
| 一九一六 | 二三一 | 三五八 | 一八七 | 七五八 |
| 一九一七 | 四〇四 | 七八〇 | 六一九 | 一、八〇三 |
| 一九一八 | 五六七 | 七〇二 | 八〇〇 | 二、〇六九 |
| 一九一九 | 七八四 | 七〇七 | 六三三 | 二、〇二四 |
| 一九二〇 | 一、一二九 | 七五三 | 五九六 | 二、四七八 |
| 一九二一 | 一、二一〇 | 九七二 | 七一〇 | 二、八九二 |
| 一九二二 | 一、〇九五 | 九三五 | 七〇六 | 二、七三六 |

由此表觀之，知運河通航之第一年，英國船，佔其百分之四十四，居第一，美國佔百分之四十三，居第二。其他各國，祇共佔百分之十三耳。近四五年來，美國既超過於英國數目之上，其他各國，亦逐年進步，竟分佔全數百分之二十五六，英國所得，不過百分之三十二三矣。所謂其餘各國者，究竟為何國？其比例數如何？請再觀下表，乃一九二二年之詳數。

國別 船支數 噸數 載貨噸數 納通過費數

| | | | | |
|-----|-------|-----------|-----------|-----------|
| 美國 | 一、〇九五 | 四、九七一、五〇九 | 四、九五〇、五一九 | 四、八六七、四九五 |
| 英國 | 九三五 | 三、七九五、五二六 | 三、三二九、八六一 | 三、七二八、〇〇七 |
| 日本 | 一八九 | 八七二、四六六 | 一、〇四四、五一五 | 九五三、九四九 |
| 瑞威 | 一一三 | 三八五、〇〇七 | 四〇八、二六八 | 三七四、八七〇 |
| 荷蘭 | 六六 | 二九三、四二八 | 二九〇、五七三 | 二六〇、一三八 |
| 丹麥 | 五三 | 二二七、四七三 | 二七二、七七九 | 二二二、一四六 |
| 法國 | 五一 | 一九〇、一七一 | 一三九、四六三 | 二一六、四七五 |
| 德國 | 三七 | 一二二、八九三 | 一二一、八八八 | 一一〇、〇八七 |
| 智利 | 五三 | 一五〇、三九八 | 四九、一八二 | 一一五、七五七 |
| 瑞典 | 三五 | 一二四、四四六 | 一四一、四四八 | 一〇五、九三九 |
| 秘魯 | 九〇 | 一六一、九三〇 | 六四、三七〇 | 一〇三、〇三五 |
| 意大利 | 二〇 | 七三、三九三 | 三八、八三一 | 七五、五一一 |
| 西班牙 | 九 | 二七、二六四 | 二三、七〇一 | 三三、七一二 |
| 希臘 | 五 | 一八、六一八 | 一一、九五六 | 一九、二九三 |

其他墨西哥，巴拿馬，波大里家，(Porto Rica)三國尚有十六艘小船來往，未計算入表。

一、日本雖在英美以下，而遠在其他各國之上。彼之國際地位，確居第三，蓋隨處可以表見，中國人應自勉，國際地位，自有其分量，非虛驕可以爭得之，更非詭譎可以求得之也。

二、北歐三國，以刻苦勤儉爲立國精神，絕不受現世流行之獎奢經濟說之欺騙。其近十餘年來之進步，亦隨處可以表見。（瑞威，瑞典，丹麥，爲北歐三國。）

三、南歐各國之航業，比較上，大爲衰落。

四、南美之航業，完全操於外洲人之手。

八 美國與此運河之關係

就前段各表觀之，美國之來往船支，雖居第一位，而納費與各國相同，其特別利益何在。創辦費用至三萬七千餘萬元之多，現在之常年費，又每年六百餘萬元，僅每年所收千萬元之通過費，豈足償其本息？蓋美國不以此爲簡單經濟上之施設，而認爲雄飛世界之一種軍事計劃。用款完全支自國庫，管理直接操自陸軍部，沿運河兩岸，及兩端海面島上，徧築砲台，駐重兵。嘉通湖內，亦時有兵艦停泊。中國人認美國爲真愛和平之民族歟，曷一觀其設施。

四月二十七日

天清氣朗，雖在大洋中，並不覺有風波，雖在赤道中，亦並不感暑熱。然乘客多見白衣，

余亦著山東綢衣應時令也。船員督工人，在船頭艙面，以木架番皮搆泳池，高約五尺餘，寬倍之，長三倍之，備乘客爲海水浴也。

正午，船抵北緯四度三十九分，西經八十度二十四分，方向南偏西十一度半。自開旋共駛十九小時四十九分，行二百七十英里，每小時速率，十三英里八分。

下午，略覺熱，然並不甚。乘客年幼者先後在泳池沐浴，力勸余同泳，辭以明日。

四月二十八日

夜，蓋單被，天將明，微覺涼。晨起，知海面有風，船略搖動，不甚，立艙面，見遠浪皆白頭，並不減於亞利伯海。所不同者，彼處浪紋互相衝繞，此處浪花疏闊。浪紋有條理。大凡浪花疏而紋有條理，雖甚凶湧，人在船中，無甚苦。反之則否。

下午，見埃瓜多（Equador）之岸。岸上山勢重疊，惟樹木甚少，詢之船員，謂船離岸，祇二十英里，惟不停泊耳。

正午，船抵南緯零度三十四分，西經八十一度四分，連時差在內共駛二十四小時三分鐘，行三百零六英里。方向南偏西八度，每小時速率，十二里八分，視昨日較緩，因風勢較大也，

余此時，已至赤道之南，須北向瞻日矣。赤道南與赤道北，寒暑易時。今正晚秋，惟距赤道近處，天氣暖，尚不甚覺耳。

乘客同談者有三人，爲祕魯人，二能英語，一英語不能達意，略解廣東語，亦不能達意。彼謂中國人在祕魯者，數約二萬，在城市者，營乾貨雜貨業，及餐館，洗衣館，在鄉間者，經營棉業，蔗業，頗有自營田園者。彼又謂中國人能受苦，能省錢，故能致富。祕魯人愛飲酒，愛跳舞，不愛作工，故不能與中國人競爭，所以現在有排華之舉。余謂中國國內尚有隙地，此後續來祕魯與否，無甚相關，故對於祕魯排華，不甚注意。惟爲貴國計，應求經濟獨立之道。中國人縱盡去，祕魯商業，是否又落於他人之手。彼等三人，均謂必然。余又謂美國工界人亦多如祕魯，彼有大資本家，故工錢又全數流轉於資本家之手，國富並不外溢，且能向外國澎湃。祕魯既非資本國，不學中國人之勤儉，而學美國人之奢侈，經濟終不能獨立，今日排華之舉，徒爲美國人作傀儡耳，三人皆默然。

晚，漸有涼意，新秋來矣。睡至半夜，冷，加蓋毛絨，乃回暖。

四月二十九日

改著薄呢衣。艙頭泳池撤去，時令已過也。乘海輪南北航行，氣候改變之速如此。

同船有蘇格蘭人貝愛君，(William Baird) 愛與余談，並爲介紹其同鄉馬可米爾君 (Eocham Macmillan)。其名 (Eocham) (敖罕) 爲基爾種之名，彼並能操基爾語，略詢以數字，與英文全異也。

正午，船抵南緯五度四十四分，西經八十一度二十四分，共駛二十四小時十分鐘，行二百九十四里。每小時速率，十二英里二分。仍以風大行遲，方向時變。

此時余已至赤道南十餘里矣。下午，又見海岸，已爲祕魯界。山勢甚高，色雜赭白，少樹木，距船不過二三十英里，大約爲阿古地角。(Pt. Agnia)

有一美國少年，有時雜與余及祕魯人談，詢余以極荒唐可笑之問題，如謂中國全國男子，每人皆置妾，女子每十分郵票換一個，辮子上有神等等，不值一答，余逐條答之，而呵以無常識。彼乃向祕魯人云，此皆教士所告余者。

大凡中國人在美洲，不與羣衆交談則已，否則必被問以無情可笑之問題，皆爲教士所傳販。教士之謗中國，蓋成一種風氣。推彼所以如此之原因，不外二語，「無教會在中國，則中國無異於禽獸，無教士來救濟，則中國人必皆爲餓殍。」藉此以大興教會事業於中國，因以自植其勢力，自固其地位而已。

有解特來夫君夫婦，亦愛同余談。彼等赴祕魯，解君就教會所立之學堂中歷史教員，解夫入詢余中國宗教家情形，余具告之。彼謂余等亦非真信耶穌教，惟幼時俱隨父母入教耳。

四月三十日

晨抵祕魯界之土喜由埠。(Tanjillo) 船停埠外，以小船載客上下，此埠爲此國出草帽埠

多之處，然其名亦爲巴拿馬也。輪船上下貨之腳夫，在各埠就地取材，船停，即先以小船載脚夫二三十上船卸貨。此皆祕魯北部土人，色多暗赤，與中國農人無大異，大概皆麥可體叟（*McKees*）（*Negro*）西班牙與美洲土人之雜種也。然土人之血較多。上船時，見其着鞋者，不過三分之一。研究人種學者，足趾亦頗可注意。白人及斐洲之高鼻黑人，其額鼻及頭部各骨相似，其足趾亦相似，大致趾長，小趾去大指之差甚遠。此處脚夫之赤足者，其足跡皆較齊，小趾去大趾不甚遠也。

船在此停約三四小時，有一二客人下岸，上船者較多，下貨更多。祕魯醫生亦如歐美例，上船驗病，有病者，不准登岸。其醫生方面高類，一望而知其身上土人血極多，余就與略談，彼能略通英語也。

十一時船開行，新登船乘客十餘人，以祕魯人爲多，面色多黃紅等色。下午餐後，與新乘客有交談者。其中有一人數就余談，後詢知彼名艾爾模（*Elmor Carlos*）現充政府沙保區礦政監督（*Salpo Dategado de Minas*）。其父曾充中國公使，駐北京多年，亦爲礦師，服務政府多年。其祖父百年前，由英國來助祕魯革命，身經二十七戰，有功於獨立。其伯祖與克萊武同時，曾充印度總督。彼家中嘗說其祖父軼事，謂祕魯革命之機會已到時，即不加思慮，棄家來南美云云。由此一家觀之，十八世紀英國之精神，可見一斑。蓋一方面徧覺弱國以

圖佔領，一方面則助西班牙屬地獨立，以分其勢。十九世紀英國之雄飛，蓋有自來也。

艾君畢業於美國米索利省立礦業學校。(Rolla Missouri School of Mines)科學頗精，爲余談通用電業公司所發明之照相取聲法，甚精詳。其法以電機承受光綫並聲浪，而以二極細之電流，分通於二照片，一留影，一留聲。留聲者，與普通留聲機不同，蓋彼以膠片取聲，以鋼針刺片發聲，故聲僵而不真確，此以照片取聲，以電射片發聲，故聲柔而確切。且發聲時同時以二電燈射二照片，一片現活動電影，一片發聲與之相應，與對語無異，且其法甚簡單也。現祇用爲電話之用。又有人現正研究以日寫字之法，即一面以電筒承受口音之聲浪，一面使其聲浪之振動率之差別，成爲差別之字母，則不勞寫或捷字，而語言之表示，自然現爲文字之表示也。現在尙未成功，然不久必可成功云云。

丙、秘魯

1 由開羅登岸到祕京利馬。2 利馬排華風潮甚烈之內幕。3 遊毛銀社。4 祕魯概況。

五月一日

晨起，船已泊開羅(Cairo)岸外，此城臨海爲祕京利馬(Lima)之門戶，然有口岸而無港，且臨岸水不深，不能泊大船也。船停後，即由岸上送來脚夫多人起卸貨物，人聲噪雜，起

重機聲，貨與船相撞聲，更覺震耳動心。八時許祕魯醫生上船驗病，極鄭重，每人皆有問話或看護照，延半時乃竣事。余回室檢點備登岸，因船停此約須一日餘也。有祕魯軍官及弁目二人來余室相詢，然言語不通，余呼室役之能西班牙語者詢彼來意。謂：奉政府命，派船接余下岸，因巴拿馬史代辦爲余電駐祕魯代辦，故祕政府知余今日到岸也。下船後，送余自嘉鑿省長公署有招待詢余何往，並謂最好今日小寓此，因五月一日勞動節，一切鐵路工人，汽車夫，等俱停工，故今日交通斷絕也。末乃電中國使館羅代使借得私人汽車借陳祕書來接余至利馬。羅代辦字儀元，曾充駐英代辦，調此地將二年矣。使館在改進街，(Avenida del Progreso)余即借寓館內，羅代辦夫人爲海軍老輩魏瀚君之女，中英文俱好，亦同出招待。羅君體氣弱，現有病寓居山上，因得電知余來，昨日乃下山回館，余睹其病體支離，遇事驚動，心甚不安，在使館中餐，餐後。羅夫婦偕余同乘汽車遊唐人市。在家朋街(Calle Capon)一帶，生意局面上尙繁盛；惟今日勞動節，恐工人有暴動，故今日多未開門，工人與華商爲難，情理上頗不可解。謂 同業相競爭？華人在此爲商不爲工。謂係勞動者與資商家爲仇耶？大資商家皆英美人，中國皆普通商店。此種無意識之舉動，必有暗持其柄者！從唐人市又至總統府，及中央公園，天主堂等處略一觀，回使館。羅君同乘車經烈古亞(Legua Avenida)街，至烈武魯等街。(Leuro Mirof Iores)烈古亞街長在中國十里以上，爲極新式之街，即中有蒲拉道(Plado)即

草葦蒔植花木，左右分二車道，平行，再左右乃爲行人便道也。此街動工十年，尙未竣，已數改其名。烈古亞者今總統之名，以之名此街，尙不知繼任總統更改之否？由此街直通烈武魯等街，彼處爲新式住房，多英美及秘魯人之留學生居之；使館秘書馮君，亦寓此地，至馮君家少坐，又偕馮君同乘車至巴爾西等海岸。（Barrance and Chorilles）此處岸上遍植花木。岸下可爲海水浴，近京勝地也。智利凡臨海處皆無樹。此處乃以人工栽種者。在岸上散步片時，又回馮君寓，用茶，馮君夫人爲澳洲華僑某君（卽在上海開永安公司者）之女，不能操中國語，亦同出招待，適德國公使大赤羅登侯爵（Baron H. P. Von Humboldt Dachsreden）來訪。卽同飲茶，彼一人步行來此，年五十餘歲，一和靄老者，不類公使，更不類侯爵聞。彼爲帝國時代老外交人員，不知在歐戰前其態度亦如此否？用茶後，德公使去，羅君固請爲竹城之戲，余實未能？然因羅君抱病下山招待，不忍過負其意，乃學爲之。晚仍回使館餐。羅君備中國盛宴，更有法國美酒，今晚大飽微醉，盡一夕之權。十一時乃寢。

五月二日

晨起喚車自赴各街遊覽，其公園公共建築，及商務繁盛之各街；略一覽其梗概，并照數像片，惟詢問多店，思購秘魯人所出產或製造之物，以作紀念，竟不可得；蓋市上一切製造品，盡於全自歐美販來也。至秘魯倫敦銀行（Banco de Penny Londres）取款，少許，遇中國人

古君與余談，此間排華情形甚久。十一時歸使館，仍與羅君談此間政治情形，頗多可笑者。

中餐後，稍停，羅君夫婦偕館員陳君送余至開羅，時尚早，余又與陳君在街稍遊覽。四時半仍由政府派小船送余至大船，羅君夫婦及陳君亦送至船上，道別而去。

此次余方疑祕魯排華風潮正烈，不易登岸。乃彼政府轉以有排華風潮，而對中國遊歷人員招待特別周到，昨日政府派警察保護使館，下午又加派數人以保護余，此種情形，殊覺不便，且可笑；然亦其政府外交之手段也。此間排華自去歲十二月始，劇烈，其外面全出於議會，然其政府亦未必絕不與聞，不過因條約拘束不能正式向中國公使表示耳！

晚七時開船，覺有風浪，且天氣驟冷，著中呢衣，覺不能支矣！

五月三日

晨至比士口 (Pisco) 停泊。出至艙頭，看下載，海水奇臭可怪！有動物浮沉海面，下身爲海綿數支叢合，下垂水中；上有圓形如頭，亦如傘，狀類西瓜；色紅黃，分條自中心平行，分至四面，時出時沒，似有知覺。問之船員，名爲哲哩魚 (Jelly fish)，然實海綿類，非魚類也。

十一時開船，風更大。下午覺不適，出視海面，見波浪洶湧，而無紊理，船顛簸不甚，而顛動有力，知必暈船，將晚餐，嘔少許，仍入餐室餐。餐後，行艙面上，著大衣，尙不甚暖，

直初冬天氣矣！

五月四日

十時船停毛銀杜，(Mollendo) 秘魯南方口岸也。有鐵路可通古司寇城 (Cuzco) 及保利維亞，(Bailya) 國，然口岸甚小，十二時余獨行下船，上岸乘一小汽船，未至岸，機壞不能行，再修理乃至岸，且此地風浪亦甚大。小船頗簸，忽上忽下，浪頭時高於舟數尺可怖也！此城甚小，街中路皆以沙鋪之，四圍山上，絕無草木，街上人大都垢面敝衣，雜種與印度人相半，白人絕無僅有。至一中國鋪，與中國人談，一姓彭，一姓朱，初以余爲日本人，繼知爲中國人頗親。此間有中國人四十餘，鋪約二十家，每鋪自一人至三人不等，一人之鋪，出則鎖門，然亦能作生意，且利息甚厚也。排華風潮，祇利馬滿城風雨耳，此間並無任何舉動。惟偶見中國報載，有此項新聞耳。與彼等談半廣半官之話，彼此略可解意，彼等言及中國航業公司嶺南船，本月二十日到嘉蜜，喜形於色，此爲由中國獨立組織之船公司第一次有船到南美，甚望其勿蹈郵船公司之覆轍也！

出中國鋪後，又稍遊街上，至大旅館 (Gran Hotel) 中餐，餐品不美，然自秘魯風味也。餐後覓小鋪，購郵政照片數張，書三張，自赴郵政局寄至中國。回船小汽船，因浪大，在大船旁停後，仍上下短蕩，上船極費力。此埠中國人雖祇四十餘，娶西婦者十餘人，生子皆不

能作中國語，再代而後，將不自知其身有中國血矣！明日船可抵智利界。

一、祕魯概略

祕魯地居南美州。印嘉 (Inca) 帝國之大部分，印嘉承安康 (Ancón) 之後，文化燦然，其勢力括南美大陸之半，建築與服用，去當時之亞歐相差不甚遠。西班牙人畢沙魯 (Francisco Pizarro) 於耶歷一五二六年始至此，繼由西班牙遣兵據其海口。與印嘉國血戰歷七年，始服之，棄舊都古司寇 (Cusco) 而建新都於里馬 (Lima) 殖民時代，蓋常以里馬爲此全州總督府。一八二一年隨各屬地對西班牙獨立。此後與鄰國北之哥倫布，東之巴里維亞 (Bolivia) 南之智利，爲疆域分割，時戰時和，近數年漸趨於平靜，而和葛仍多未了者，此其建國之大概也。人口號稱五百萬，數不甚確，純血白人，不過十分之一；印嘉氏之裔，及其他印度人，猶占百分之六十分，其餘則皆麥司提案也。

二、宗教及教育

祕魯憲法上保障宗教自由，而天主教教產極富，名爲國有，由大主教掌管之；大主教據首都里馬，其下有主教十三人，分治全國教務，故大主教之地位，與總統同其尊榮，而疆國邊之他教殊少發展之餘地。

前國民教育法律上施行強迫，而全國祇二千小學校，十九萬六千學生，知其學年內之兒童未

入學校者尚多。全國行政分爲十八區，每區有高等學校一所，學生約共五千人。京都設有大學，並有礦務及工程專科。古司寇爲印嘉京，今仍一大都會，故亦有大學；純血印度人，多有在此大學得博士者。他日此國印度人復興，必以此校學者爲中心。

三、財政與交通

國家收入以食鹽專賣爲大宗，近來海關收入較多，內地各種稅亦成大宗。一九二二年之預算，以美金計之如下：

歲入部 三五九八八一〇八元

歲出部 三五九六六六一九元

紙片上出入亦可相抵，然實際上收入短少，支出加多，官員欠俸，軍警欠餉之事，中國不能獨擅其美也！國內一切稅收，自一九一三年，全數改由商人組織公司承辦徵收，國家依法監督之；尙較中國之主張國團包辦者爲好，大半太舊式之國家對於財政總易尋相同之蹊路。五十年前政府銳意注重交通，然皆借款興修。一八八六年積欠外債本息至美金五千五百二十萬磅有奇，英人聲言祕魯財政已破產。非債權者自行設法不可，遂倡議組織債權者團體管理祕魯財政，一八九〇年成立祕魯總公司，(Peruvian Corporation)於倫敦，承接祕魯一切外債，同時祕魯政府，以一定物權，交總公司管理，其條約大致如下：

，祕魯所有之國有鐵路：

一 祕魯中央鐵路公司 (The central Railway of perù Ltd) 包括兩支線在內。

二 祕魯南方鐵路公司，(The southern Railway of perù Ltd) 包括古司寇線在內。

三 瓜齊及拉巴氏鐵路巴大與比烏拉鐵路公司 (Guacqui and La paz Railway Patia and

Piura Railway Ltd)。

四 土魯希由鐵路公司 (Trujillo Railway Ltd)。

五 巴家司馬由及瓜大魯北鐵路公司 (Pasasnyo and Guatelope Railway Ltd) 包括支

線在內。

六 泰卜特鐵路公司 (Chinipate Railway Ltd)

幹支各綫共一千七百英里全數由祕政府讓於總公司管理。

二，啼啼喀喀湖 (Titicaca Lake) 之航權，及祕魯國有船支，完全讓於總公司管理。

三，沿鐵路岸，所有電線，電話線，完全讓於總公司管理。

四，祕魯海岸所有之海鳥糞 (Guano) 每年約二百萬噸，至三百萬噸，完全歸總公司專有，並

專運出口。

五，祕政府每年應再付總公司美金八萬磅，以嘉塞 (Gallo) 口岸海關稅為抵押。

六、總公司接收前項讓與權後，所有祕政府一八六九年一八七〇年及一八七二年借本之外債，

一切本息均移轉由總公司負責或清償。

七、前項讓與權以六十六年為限；限滿由總公司交還祕政府；在讓與期內總公司有改組各公司及抵押之惟一完全權。

區區五千餘萬英磅，乃將全國之交通權與數十年所經營之交通機關，輕輕斷送於外國人；豈果出於萬不得已耶？抑當事者有所利而為之耶？然要之以內亂無已，財政紊亂為其總原因，吾調查此事，使吾懸念中國現狀不止！

一九零七年，此約又延長。十七年內容小節上，略與祕魯以權利；并於延長期內，以從前舊有路線每年所得純益金百分之五十，交祕政府，此合同成立總公司有權築新路三百英里，期滿後亦無條件交還祕魯。其合同完滿之期，在一九六三年距現在尚有四十年「河清觀俟」不知此四十年更有何種變化也。祕魯交通事業已大半入英人之手。一九二一年五月政府又將全國郵政，及通南美太平洋沿岸已成之海底電線，及無綫電，已成之電台，約二十處，及其他國有八千英里之電線。三千英里之電話線，悉數讓交英國，馬哥尼無綫電公司（Marconi's Wireless Telegraph Co.）管理以二十五年為限，限內公司有獨一全權，改組及管理之。而祕魯之一切交通權，至此斷送無遺矣！乃至其京練之電車總公司，亦在倫敦，主權何屬，又不問可知！

四、祕魯之實業及對外貿易

全國地分三帶，一曰海岸帶；終年無雨，而東面安爾司山上所來河流甚多，可資灌溉，其土壤望之為白沙，溉以水則生長禾木，均暢茂，故此帶內，近來頗有農業。二曰高山帶；全在安的司山上，氣候較寒，樹產極富。三曰低山帶；在安的司山之東，為世界第一大河（Amazon）阿馬森之上流，距入海之口已五千里以上，尚能通輪船，此一帶樹膠等出產甚富，皆經阿馬森由巴西國出口。

此國交通既為外國人所掌，則大實業當然不免為外人所把持。如礦山，如新興之麵粉公司，棉線公司，均不免有外資撐持之。然數百萬之印度人散處全國鄉野間，皆非不勞而食者，且勤苦耐勞，最不易為外人所同化。祕魯之真正生產者，祇有此輩農牧林果樹膠手工各業；彼等亦占有相當勢力。祕魯出口貨之大宗，皆印度人之精血所易者也。請觀進出口貨價表：

| 年 份 | 出 口 | 進 口 | 比 較 |
|------|-----------|----------|----------|
| 一九一六 | 一六五、四一十千元 | 八六、八三二千元 | 七八、三七九千元 |
| 一九一七 | 一八六、四三四 | 一三五、〇二九 | 五一、四〇五 |
| 一九一八 | 一九九、七二六 | 九七、〇五一 | 一〇二、六七五 |
| 一九一九 | 二六八、九九四 | 一二二、〇三八 | 一四六、九五六 |

一九二〇

四九六、四四二

二二〇、五五〇

二七五、八九二

至此須補明其幣制一元名為叟爾，(Sol) 其意為曰每元分為百分，元為銀幣，此舊制也。維新後改金本位，每十元名叟夫林，(Soverign) 意為主權，每叟夫林約合英金一磅，美金四元有奇。每叟爾即每元，約合美金四角有奇，合中國元八角左右。表係由英籍美籍分別得來，有用磅計者，有用美金計者，皆改折為祿魯元；以清眉目，以千元為單位。

觀左表可見其出口超過進口數目之大；且其出口貨，每年遞增之度亦甚速，然其出口貨為大公司，所生產者殊占少數。可知此邦經濟雖不能大發展，而終必能獨立，以其人民之不類巴拿與古巴二國也。其進口貨所來之國如下：

| 年 | 份 | 美 | 國 | 英 | 國 | 日 | 本 | 法 | 國 | 意 | 大 | 利 | 德 | 國 |
|------|---|--------|--------|-------|-------|-------|-----|---|---|---|---|---|---|---|
| 一九一六 | | 五一、一六六 | 一四、九六三 | 八五五 | 一、九六三 | 二、三七二 | 一一五 | | | | | | | |
| 一九一七 | | 八七、九二七 | 一九、三四七 | 一、二九四 | 二、二五三 | 二、四八七 | 四一 | | | | | | | |
| 一九一八 | | 五二、六八七 | 一五、六六四 | 二、七三〇 | 一、三四四 | 一、三八四 | 四 | | | | | | | |
| 一九一九 | | 七五、四六七 | 一六、四五九 | 三、一六九 | 一、五三〇 | 一、一一六 | 一 | | | | | | | |

此表仍以一千元為單位，由此表可見英國之勢力雖在國內交迫，而國際貿易仍以美為第一位。又日本在一九一六年進口貨尚遠在法意之下；至一九一八年遂超過法意各一倍，一九一九

，日則二倍於法，三倍於意，其國際地位之得出於注意之上，隨處可見，最後試一覽德國行下之數目，未免爲戰敗國寒心。

五，政治

秘魯政治，大都承西班牙總督時代官僚之遺習。改革以來，形勢雖有變易，其精神仍依稀相傳，人人以從政爲利藪。失意者無從得利，則暗圖革命；故其政治常少穩固時期，獨立百有餘年以來，凡歷總統四十人，此足以豪於全世界，各共和國者，推其致此原因：（一）由於人種者：國民中既十分之八九，爲印度人及雜人，卽應自認爲印度國家，公政權於多數國民，而少數數下流白人，視政治爲其專利品，所謂歷次革命者不過此少數人之內訌；此仆彼起，與大多數國民，無與焉，與政治之改良更無與焉，此一原因也。（二）由於建都地點者：政治最穩固之國家，建都地點毫無關係。下此者，都城必足以爲其國家之中心所在。爭政權者，據都城卽足以號令全國。平定以後，政府之行爲國民亦足以監督之。此邦人民十之七八皆在內地，李馬之交通難便，而附近之人口較少，少數以政治爲業之白人，據此地自爲戰爭，其影響既不盛及於全國，其行爲亦得逃多數人之監視，欲求清明，如何其能？此又一原因也。

行政區域：中央政府之下分十八區，三獨立省，各區又共分爲一百一十一省，各省共爲八百七十三縣；以區轄省，以省轄縣，獨立省皆直隸中央。嘉塞，卽直隸省之一也。

一九二〇年，又製成簇新之憲法，至參議院議員五十七人，每區三人，獨立者各一人，衆議院議員二百二十八人，總統一人，副總統二人，由公民直接選舉。五年一任，任滿非過五年不得再被選。現任總統劉古牙氏(Arriago Leguía)十年前，曾任總統，號稱親英；於一九一九年第二次當選，人極聰明，外聯強援，內結軍心，故反對之者雖多而終無惹排華之風潮，蓋在野者反對當局之媚外政策，故以排外爲旗幟，他國不敢排，乃擇國弱地遠者排之中國人真冤哉！

墨西哥政治漸入平靜矣。其始也白人自相革命，繼則白人革白人之命，而結雜人爲援。終則雜人革白人之命，而結印度人爲援，印度人漸出而問政，而革命之潮息，此蓋經數階級焉，祕魯之政治，始終迴旋於第一階級之中，而不進；故革命無已時，吾望其當道者更倒行逆施，反對者必挺而走險；最終之革命，必致結多數之印度人爲同調。印度之有學識者，皆得與於政治社會，然後所謂政府者，乃確受國民多數之委託，其行爲必受國民多數之監督，政治有軌道可循，革命之風潮自息，而國權乃可徐謀收回矣。

丁、智利

1. 由阿利加入智利境，並遊大納城。2. 遊伊涅克。3. 由法帕來索登岸。4. 到智京城三調閱。5. 登聖路科山。6. 參觀國立博物院。7. 赴高辛牛公園觀馬衣鋪戰地遠景圖。8. 勸酒惡習令人可畏。

。9 參觀國立大學。10 由安第士城離智利。

五月五日

船泊阿利加 (Arica) 此處實爲祕魯界，祕魯智利之戰，爲智利所佔領，數十年祕魯尙未承認。距此四十英里，有城名大納 (Tacna) 現爲智利最北之境。同船蘇格蘭人馬克黨那 (Mac Donald) 及雪文二君約同往八時乘小船下岸，九時一刻乘有軌汽車，十一時至大納。南美沿太平洋岸山皆白色，或赭色，無樹木，地質亦爲白粗沙，非肥土也。車行四十英里，見樹僅三次；一爲阿利加城邊所新栽；二爲途中車站旁所栽，三即大納城附郭。然蔚然深秀，成佳林，且有古木。蓋西班牙時代所樹也。途中白沙百餘里，日光下射，隔數里，便作水色。此間有路局招待人，專招待旅人，與余等同車。屢誑余等謂前有湖水。至最後近大納時，一湖湧現，碧波平岸，佳木欣欣環繞之。彼云：祇此一爲真湖耳。名水鳥湖，以多鳥雁也。抵城乃知又爲所誑，相與大笑。下車先晤其鐵路局局長。談云：此城在安第士山 (Andes) 麓下實爲大陸中部向西交通要道。時西班牙設有驛官，常畜騾五百頭，亞馬羊 (Yana) 二千頭，專備轉運。時居民五萬，今祇餘八千矣。在此地參觀其營房操場。常駐兵二千人，專防祕魯也。又遊祕魯公墳。建築美麗。其中墓碑上建石像，雕工之美，爲美國亞靈吞國墳墓所不及。蓋當時此爲祕魯南疆重鎮，其歷史上英雄多葬於此，今歸智利保管。乃類一博物院。又類一最有價值之戰利品陳

測解。宜祕魯人四十年不忘此恨也。又參觀城立醫院。室宇不壯麗而雅潔。花木茂美，滿碧（*Myrica*）及芙蓉紫葳等花尤多，鮮艷奪目。各街公共建築有較宏太者，其餘皆簡單陋劣，且多甚舊者。然到處潔淨。其鐵路局長謂在智利全國中，此為最衛生城市之一，蓋以此也。

此城人多雜種；印度人亦時可見於街中。招待員翁文君（*Roberto Duran*）亦為路局職員，頗嫺雅；惟嗜酒耳。導余等至一處中餐。現為旅館，昔日之軍事善後局也。餐品甚美。三君皆留心古跡，對印嘉（*Inca*）帝國舊聞，頗能傳述。翁君謂古司寇城某博士，印嘉人，曾著文謂祕魯人四百萬，其中二百萬為印嘉氏之子孫，其他印度人亦約一百萬，各等雜種約八九十萬。白人與輕色雜種之自號白人者，合計不過十萬。言民治主義，則印度人佔極大多數。言歷史系統，此地本為印嘉舊國，何以此十萬之外來少數人，乃能壟斷政權，文極痛切。近來印度人之能文者，時有此種論文發表。惟彼輩無武力，祇可託諸空談耳。余聞之慨然。余旅美洲經年，此次乃失去機會，不能至古司寇一弔印嘉氏之墟，殊為可惜。餐後，又乘馬車遊各小公園及大街。三時回車站，乘原車回亞利加。又在城中遊觀。此城南傍一絕巖，斷崖已入海。吾輩語稱之為摩洛（*Morro*）。祕魯之戰，以此地之戰為最末，亦為最劇。祕魯總司令殲於摩洛半麓中，智利人為建一小塔誌之。

下午五時開船。七時船開行。此次船自巴拿馬開行，前三日不能見岸，故每日船員均有酒

一日行程及本午船在地點之經緯度。此航海慣例。入膠魯海岸線後，每日見岸，且兼於每日有停泊之點。船員即不公布行程矣。

五月六日

晨六時，船停於伊湛克 (Iouique) 口外。七時余喚小舟上岸，略遊覽。自僱一馬車，每小時智幣十元，合中國錢二元五角。有同行者某君，代余退之，導余另至一地，僱一新式汽車，每小時亦為智幣十元。彼為船公司駐此城之職員，故雖不相識，亦代招待也。余繞城半周，乃尋得中國商店。詢以此間商業情形。彼告以大概。又謂此城有唐人公館三間，囑余往視。唐人公館三間，即中國會館三處也。彼告車夫余乃至一公館。三層樓房，前後規模甚大。惟今日星期，扣門無應者。又至又一公館，其中有人，款余以茶點。略談。彼固留余多坐，可約他會員相見。余以九時船開，急回岸。二中國人候於岸，謂得使館來電，知君乘聖路易船來智利。七時上船相訪，君下岸云云。乃約之同上船。來者一為孫思普君，年五十餘，頤而長，童顏蒼鬚，為此間榮昌泰店東，及中國會館總理。一為甘俊賢君，年不過三十，極精明，現正學英語，言談頗有條理。近來所見僑商，以此二人之儀表為最。其衣服及舉動，皆為高等社會者。此城有中國人一千五六百之譜。什九皆商，以雜貨店為多。孫君之店，每月售錢約智幣三十五萬元。得利約一分二厘，全年可得利益智幣五十萬元之譜。彼娶西婦，生子女六人，皆不能操中

國語。本月嶺南船來智，彼已商允令其妻攜子女全數回中國，使子女入中國學校，下一代仍可爲中國人。彼仍留此間經營商務也。與談中國人在智利情形甚多。船十二時方開。二君開船前回岸。

下午稍有風潮，仍可寫字。連日多與同船者閒談，以與英國商人司葛脫蘇格蘭工程師，白爾德，及馬可當諸君談時爲多。

五月七日

船停安圖法加司大 (Antofagasta)，有中國僑民李想君上船，接余登岸。商會會長歐陽君以車來接，余同乘車在城中路觀大概。詢以此間僑胞情形。此城大約有四五百人，營業以雜貨肉鋪麵鋪爲多。歐陽君有製麵粉及麵食之廠，並有大雜貨店。彼導余徧觀。其妻乃華父德母生於祕魯者。其妻弟今爲其麵廠經理。乃皆自認母系，謂係西人。歐陽君有子女四人，皆不能華語。又至中國會館參觀。館附設於國民黨內。黨所則僑商公同捐錢所購置也。下午三時回船。七時船始開行。夜浪大，睡不能安。

五月八日

浪更大。船搖動甚劇。余暈且吐。惟總強行支持，仍在艙面行動也。

五月九日

船本定今日到法帕來索 (Valparaiso)，余即可登岸。因連日浪大行遲，祇抵考壘浦 (Oquindo)；余未登岸。自十二時停四小時，又開行，風更大，浪更洶。且船頭南風自冰洋送來，迎面颯颯，繪面已不勝寒。入室內暈更甚，臥床，床作怪動。篩籬旋動，簸揚抖擻。航行之苦，以此次爲最甚。夜不能眠。

五月十日

天清朗有日光，而風浪如故。著大衣在艙面略行動。十一時船抵法埠泊岸。醫生先登船審驗。南美各國，多無移民考查員，醫生有看護照兼拒絕上岸之權。約一時，乃驗完。登岸後，寓皇家旅館 (Royal Hotel)。此邦並無皇室；以此字之尊美，因取以爲名耳。旅館完全爲西班牙式，甚雅潔。每日房飯資智幣三十元，約合中國幣八元之譜。室內有浴所。伺候勤謹，隨呼隨至；與美國較異。美國旅館，經理及助手大都皆男子；餐役男女都有；清理住室，大都爲女子。此地則經理及助手司賬司庫等職皆女子。其餐役伺候，則皆男子也。餐品甚美口。美國人有同餐者不嗜之。豈西班牙人與中國人口味相近耶！

下午二時，偕美國人布朗君 (A. P. Brown) 赴地方公園 (Parque Municipal) 維多利亞公園 (Plaza Victoria) 及其他公園遊覽。皆修整美麗，此拉丁民族之特長也。遊人不甚多。布君謂現在天氣較寒，遊人亦少；天氣暖時，每日下午四時後，園內遊人如鯽。紅男綠女，在

此間跳舞，夜深方散。惟女子出門，其母必隨之，此與美國所大不同者。又至蘇脫馬優 (Soto Mayor plaza) 公園。對面爲法帕來索省行政院 (Palacio de la Intendencia)。其建築較美國者覺美麗生動。蓋美西南部各州新建築之州公署及市政廳等，幾於千篇一律也。在各園遊後，又喚馬車至一山上之公園；忘其名（似係蒲拉牙安察公園 (Plaza Playa Ancha)）。山上多馬尾松，刺柏，樟木等；而松柏尤盛。馬車盤旋上至高原，又爲一平原。樹多如故。斬木爲隙地。海軍學校市立中學校在其上。另外有各種運動場，有二場內有學生正練踢足球。余等下車遊覽片時，返寓。

晚餐後，余又獨步至一大街，街中有長空地，蔭花木，其布置極精麗纖巧。至此街盡處，有一古建築物，類法國之凱旋門式。上有題字，乃殖民時代舊物。九時餘歸寓。

有中國人梁安，黎朝，光興，三君來訪。梁君爲會館會長。黎君爲會計。光君自英國來，似係水手。余近略解粵語，可與黎梁二君談。光君之英語，尙不如余之粵語也。此城有中國人百餘，生意皆不甚大。十一時三君去。

五月十一日

晨起，赴街上略觀覽，至書舖購風景冊一本。歸寓，付賬檢行李自送至車站，寄至智利京城。又自僱汽車至維納城 (Vina)。先繞此城半周，沿海濱北上，風景極絢麗。蓋沿秘魯及智

利北境海岸上實無樹。此地古木叢林，遮空蔽日，自覺別一天地。至維納曼街市更遼淨，愈覺更整齊。花樹之茂盛，與美國羅三吉爾 (Rosarito) 等城相同。蓋法琅為商業口岸，此種則富里豪族之所居也。其車站在萬綠叢中，左右俱為偉麗之室宇。繞站，圍以花牆，疎麗靜雅。此種車站為生平所未見。余將手攜行李置存站中，至站之對面法蘭西旅館 (France Hotel) 用中餐。館內院宇雅潔，餐品亦美。餐金五元，約中國幣一元四角之譜。

下午一時登車。車沿北行，漸斜入山。又漸東折登山，穿山洞五，已至山上，漸折向東南行。智利國位於太平洋西岸，為安地士山 (Andes) 之西麓，分為多峯，大都向西南奔海。每兩峯間，必為一狹長小平原，可耕之地，祇此而已。其國境南北長至二千六百英里，近中國八千里矣。東西平均寬不過九十英里，約合中國二百七十里之譜。而山脈又皆南北行，可以知其平原之狹小矣。車由山上向東南，漸低行。又入一小平原，即智利京城所在也。未到京，紅日已向西北山下沉。山上積雪，此時倒映斜陽，作鮮紅色。晶營透澈，此景又為生平所未見，亦非拙筆所能寫也。

下午六時，抵智京三調閣 (Santiago)。天已黃昏，車站形勢不能詳辨。余不能操西班牙語。但知嘈雜紛擾之人，似為接客者。余即呼云：沙佛亞 (Savoya)。有紅帽脚夫，即將余之手攜行李二件，自東窗接下。余急下車，已失行李所在。沙佛亞者，此城第一之旅館也。生客

多高此，不至受欺。余徧覓站中，既不能得余之行李所在，亦不見有沙佛亞旅館之人。及出站門，則沙佛亞之接客持余行李相候。彼代呼汽車至旅館。房金智金十六元，飯資在外。少休即晚餐。餐廳甚大，餐時奏音樂三次，樂音頗雅，餐品亦豐美。餐金十元。餐後與荷蘭人羅得甘（Rotgan）同赴三調閣戲園（Teatro Santiago）觀劇。此園所演之戲向分三種：一為樂府（Opera），譯音為歐拍拉。有唱無白，全本皆以音樂和之，此為歐洲雅樂，英美所不多見。余在美祇聽一次也。二曰半樂府（Operada），譯音為歐拍拉。大半唱半白，如中國通行之戲。三曰沙蘇愛拉（Zarzuela），即有樂趣劇（Musical Comedy）。今日所演為半樂府。布景不及美國，藝員姿色，亦較美國為次。惟歌唱則美聽。戲之作法，與中國無甚異。十一時半，戲完。

五月十二日

晨路在街上遊覽。獨往登聖路斜山（Cerro de Santa Lucia）。居城之正中。南北長三百適當，東西半之。高出於海面六百三十七適當。正門在德里斜大街（Avenida Las Delicias），以白石為臺，上有殿閣亭廊。階蹬上升，繞階石欄，雕刻鏗砌，皆堂皇明麗。旁有車路，可盤旋上升。車路口左右，二斷壁特立，高數丈，相距不過二丈遠，天然之門戶也。其上各有銅像二，更增莊嚴。車經正門處，上為飛橋。長數丈，寬丈餘。橋上白石雕欄，掩映左右。車行

其下，橋上人俯瞰之，有雲端俯覽下界之感想。其餘更有便道，多自絕壁上鑿峭壁上升，以鐵欄杆護之，並無危險。山上有寬道，有狹道，有石路，有磚路，亦有土路，曲折高下，一度登臨，不能記憶。每行不遠，必有亭台，樓閣，泉石，廊榭。面東一廣台，中立聳魯斜之石像，此山之所以得名也。台皆就山勢斜度較小處，鑿石補之以成。其上面或鋪白石，或鋪花磚。周圍之欄，亦有石，有磚，有鉄，有木，不同，皆精巧。有台若干，不能記憶。其樓閣亦不能知何名。惟西北一三層小樓，左右護以矮房，輔以鐘塔，名爲某教室。塔旁高處，鑿石壁爲小台。上立一教士石像，著東方衣服，寬袍薄帶，外披行衫。衫緣上寬五六寸爲繡花狀。山南有小洞，洞有泉，不甚大。門際纒亂石阻之，故洞內成一水池。池中有石童子像一，蟬頭魚像二，伏於童子二足之旁。其他有較大之泉，而無洞。儲水作數小池，有橋梁互通，間開林際有淙淙聲，亦不知泉目何來。山之最高處，爲突兀之桀石，攀鐵梯上升。其上有一方亭 (Kiosk)，坐亭內可周圍瞰全城也。城四面皆山，而東西兩嶺特峻。自北南奔，高逾萬尺。積雪冬夏不消，瑤色瓊光，都奔赴眼底。北面一山，形如日本之富士山，雖不峻偉，恰位於其他峻偉者之間，亦饒別趣。南方山景較遜。城位於四山之中，乃爲平坦之小原，故街市毫無高下之分。卽魯斜山脚下，亦與全城在一水平線上也。此山樹木極盛，除亭台樓榭湧現林際外，卽道路亦隱於叢碧簇綠之中。樹備寒溫熱三帶之種，以棕，栢，松，柏，喬樟，垂柳爲多。其他如冬青，

柳，仙人葛，海碧，寶相，等花木亦繁。且多不知名者。現值冬初，葦柳曉楓，霜葉紅黃，掛枝鋪地，使人生時序變更之感。而棕栢等樹，大葉濃蔭，仍與夏景無別也。山上遊人，今日不甚多，有散步者，有坐平台長椅上讀書者。余自便道攀緣上，自正門下，又轉至車路時立兩峭壁處出山。歷三四小時之久，覺此山無美不備，鑿不傷樸，生平所見城市間之山林，此爲絕步，其他無可以與此比擬者。

正午回旅館中餐。有中國商人賴海珊君，潮州人，來訪，已久候。卽留之同餐。賴君曾到山東，天津，漢口等處，在南洋數年，在英國三年，到智利已十六年矣。娶西婦生子女，然對國內來人則極親。聞余將到，乃日日向大旅館中探詢，故相遇也。餐後三時，同赴中國使館，訪歐陽代辦，名庚。歐陽君亦爲中國第一次留美學生，清同治末年到美留學，光緒初年卽作外交官，今四十年矣。然精神甚好。其夫人亦出招待。年較彼甚輕，能北京語。館員伍君善焜，湖南人，曾久住北京。現患風溼，不能行動，然頗能談。晚在使館餐。餐後賴君送余歸。

五月十三日

星期，晨寫日記。下午賴君偕一直隸永清縣人劉君來訪。劉君當歐戰時充華工英文講師，在法數年。後乘船至美國，未得登岸，轉船來此。稍談，歐陽代辦偕其夫人來訪；稍談，同往高辛牛公園 (Parque Goshino)，乘汽車略一周覽。至國立博物院 (Museo Nacional)。收

藏不甚富，有一二古代大哺乳動物全骨，可貴。本州土人之物，僅有織物刻木石像等等，無古代文字也。院長莫來羅（Moriéro）爲賴海珊之內兄，聞余等來參觀，特來招待。出院後，至尹高君之鋪中，彼約茶會也。尹君業雜貨店，並售中國貨。欲用中國餐，多須由此地購原料也。

五月十四日

上午寫日記。下午與賴劉二君同赴高辛牛公園（Parque Gosino）觀馬衣鋪戰地遠景園（Panorama de la Batalla de Maïou）。園爲一圓形建築。一面修有大門，由此售票。入門拾級內升，無光，約十數級後，漸見光。進至中央，爲一圓形平台，徑可五六丈。台下周圍飾爲戰地，衰艸白沙，死者相枕籍。較遠處有河流，車馬方渡橋，橋下一面死者伏尸河中，水色作微紅。一面尙有兵士以手掬水飲也。河之彼岸，一方爲西班牙軍，一方爲智利阿根廷獨立聯軍。西班牙兵敗退，向其大本營潰奔。營房櫛比，望之不能盡。聯軍則自他方面二山間來陸續追蹙。山色甚遠，亦彌望無際。上視則天光自高層之環窗進來，始知周圍壁上皆爲圖畫，與台下周圍所飾之戰地景物接連。環窗中光線皆自對面高處來，故圖畫皆如實物。北美常有以此法飾鳥類之天然生活者；且皆爲博物院之一小部分。此園獨開生面，亦傑作矣。觀後，步行遊高辛牛公園，繞一湖環行。湖周圍布景之雅麗精巧，爲北美所未見。湖旁花木又備具多種，如魯斜山

上所見，使人神境淒涼。坐長椅上，不忍去，流連至暮，歐陽代辦約餐之時間已到，乃由園中乘電車往。同餐者除賴劉尹三君以外，尚有中國會館會長黃君，留學生張君，乃主人夫婦一姪一妻妹，餐後十一時乃歸。

五月十五日

晨偕劉君再至博物院。又見其有埃及古墓中之僵尸，有數部皮膚尙完全。人類學家謂五千年來，人類體格並無顯著之變動者，皆自此種僵尸及骨架考驗而知也。導余者爲高池李次君(Gotzeilich) 彼父爲德國人。彼充律師兼博物院職員及某校教員。贈余博物院年報一大冊，莫院長又贈余其院內所有著作。余再謝而去。高君送余至寓，約余至一飲館用酒，余即便邀其至旅館中餐。餐後彼導參觀國立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 大理院(Corte Suprema) 國會(Congreso Nacional) 圖書館可記者；彼殖民時之文卷，保存未失，今悉存圖書館。館員持數卷示余，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文，與今大別，非治古文者不能讀也。又示余當時殖民官長所簽之字謂與現在簽法相同。藏書分西法英德各種文字。無東方書，惟有白人關於日本之著作數種。彼即指爲東方書也，大理院建築甚美麗，中間有院，上覆以玻璃罩。國會分爲參議院(Camara de Senadores) 衆議院(Camara de Diputados) 每年以六七八九各月爲開會之期。現在院中無人，僅由其事務長導觀國會藏書及房室耳。

賴海珊君約餐於其旅館中，彼以此爲業也。坐客除其內兄妻妹外，餘亦多智利人及西班牙人。有爲律師者，爲爲新聞記者。國民報 (Nacion) 及時報 (Las Terrazas) 三家記者，注意向余詢新聞，而語言不通。劉君之西班牙文，亦不足譯余之談話，乃大吃力矣。賴君餐館飯前，先以法國茶之上品酒數次勸客，先由僕人進，次主人進，次主婦，又次主人之子，又次主人之親眷，皆以銅盤承杯立客前勸飲；不飲或飲不乾杯，則立不去。未入餐室，酒已十杯矣。客焉得不醉？餐時餐案又滿置瓶，使人望之生畏。餐後，男女大呼其跳舞。余今日憊甚。賴君妻智利婦，其親眷皆智利人。或云，此種宴會，乃真拉丁習慣也。一餐費時至數小時之久，且主人勸酒立面前，客堅不取飲則不恭，取飲不能盡，殘杯置盤中，少頃，則盡傾棄而易以新者。此種習慣在主人謂非此不足以將敬，而費時傷財，且足以疲神，余實畏之。十一時半歸。

五月十六日

訪高池來次君，彼導余參觀國立大學校 (University Nacional)。建築距各衙署甚近，其中辦事人亦類官員。尋一通英語者不可得。全校三千學生，習法律者一百餘人，以其可以作官作律師也。其中會議室，演說廳，裝潢特美。會議室中，滿懸智利著作家之遺像。演說廳不甚大，而上有旁聽廳 (Galeria) 三層，檐柱欄杆，雕飾甚美。於此大學中，可見現在之拉丁美洲人重美術，不甚重科學也。出國立大學又往參觀天主教大學 (Universidad Católica) 建築已十

年，尙未竣工。故外面尙未見其美麗。入內由其校長某君招待。副其理科教務長耶大度君（*Jos Hurtado Salas*）來導，彼畢業美國紐約哥倫布大學，導余參觀一切。此校現分爲法，商，理，建築，機械，五科，另有算學一科。明後年更籌設醫科。校內整潔，校具及實驗，設備亦完備。圖書室管理亦得方。各教員及學生尙多在實習室中者。學生見來賓皆脫帽致敬。校內有一禮拜堂，建築及裝飾，繪圖極美，尙未竣工。校後空地甚廣，有球場等設備，且有花園。此校雖小，余甚覺其並具南北美之長。其職教員皆精神奕奕，且勤遜。現有學生一千餘人，以習工程者爲多。其經費皆取之於教會基金（*Fundacion Catolica*）學生全不納費。余參觀畢，稱謝並贊美其優點。耶君謂知敝校之精神所在者，君爲第一人矣。與高君別後，與賴劉二君重遊聖魯斜山。自東面便道登，在平台上坐半小時。至全城電燈盡明，乃自正面下。又偕赴一戲園，觀說白劇（*Dramas*）座客殊少。至八時，赴中國會館，尹高君約餐也。除代使夫婦及會長及連日所晤之中國人外，尙有此邦人男女數人。有郭鐵魂者，貌類此地人，能中國語。彼父習經商此地，母爲此邦人。後隨父歸中國讀書八年，習小楷，今皆無用。彼以自寫中國名片給余，字跡爲館閣體，尙勁秀。今彼爲一法國公司之職員。本日坐客約三十。餐前後男女大跳舞。會館爲自建之室，寬廠可容多人跳舞也。歐陽夫人不喜此，女客而不跳舞者，祇彼一人，中國女子亦實祇彼一人也。十一時余歸，彼半醉之紅綠男女仍在酣舞中。

五月十七日

晨寫日記，未出。下午袁發君字炳章請至其家飲茶。其妻亦智利人，舉動頗曾受教育者，言談亦有秩序。然袁君以親老思歸國其妻亦願至中國也。

晚中華會館開茶會，請余。到者數十人，除中國人之外國妻以外，尚有女子四人，皆與中國人爲友而來與會跳舞者。茶後請余演說，余不能粵語，卽席略寫數語，請他人讀之。歐陽代辦及國民黨支部長鄭君，皆有較長演說。余歸寓已十二時半矣。

五月十八日

赴維亞婁加撻通公司 (Expreso Villalovosa) 購赴阿根廷車票，明日有通車，惟今日須將行李交公司，明日方能隨車運往。每人准帶行李五十格路 (kilos) 逾數加價。余一面赴銀行取錢，一面購車票，一面仍須歸寓收拾行李。蓋購車船票運行李之法，不但各國不同，一國內各城，亦不盡同。美國大致上車一兩小時之前，將行李交與轉運公司。彼給與一票，至車站轉自行換票 (Becheck) 一次。行李即隨人車走，下車便可向車站取也。在法帕來索，則行李自行送往車站，寫票交價付運，與車票毫無關係。此城則交行李須在前一日，與他處均異也。

下午二時，行李已交公司，赴使館與歐陽代辦夫婦辭行，彼留用晚餐。

五月十九日

七時起，作信二三封，寄歐魯及中國，九時第三次遊魯斜山。下山後，乃知其臨山一帶長廊，其內實係山下石洞之外面。洞口石層玲瓏峭拔，此山又多一景。余前二次來遊，均不知焉。

十時赴捷通公司補錢，取行李票。十時半歐陽代辦來偕余至外交部答謝。因昨日使館接外交部文，謂已知照法帕來索岸招待登岸云云。實則彼文到時，余已登岸數日矣。至外交部晤其總長伊司克多君 (Iris Izquierdo)，略談。彼謂二十年前，曾至上海及香港，並詢余現在上海情形。出都回寓。余又喚汽車與歐陽君同登克利司脫拔 (Cristobol) 山。此即余第一次登魯斜山所望見北方峻拔之峯，似日本富士山者也。馬路盤旋二周，始近絕頂，下視全城街市如棋局，樓宇如蜂房，樹木如豐草，居城中央之魯斜山，直如拳石耳，下車處，旁有餐館。步行向上數百步，至最高處，以距石爲台，上塑一處女像，(Lavinia) 處女即耶穌教之聖母馬利亞也。像高十餘丈，而塑工美麗。像旁有小室數間，有售水果者，購食少許。下山徑赴使館，因歐陽夫人堅約今日在使館吃麪條也。彼寓北京四五年，今日所作之炸醬麪，有北京風味。餐畢，賴海珊君以汽車送余及歐陽代辦先至旅館，攜取隨身行李。劉君維楨亦來，同至車站。尹高君亦來送。下午三時五十分車行。歐陽代辦及劉尹二君回城，賴君送余同至安第士城 (Los Andes)。安第士城爲智利東境，偏近安第山下。由三調閣至此，共三小時，先向西北行，仍經埃埃 (Llay Llay) 然後轉而東行，乃由西山轉至東山矣。寬軌路至此盡。窄軌上山

，夜間不能駛行，故須在此住宿。賴君以余不知須在此住，故特送余來。晚寓南美旅館（Hotel I. Sud Americano）。同車來寓此者，百二十餘人，而旅館櫃上，祇一人司登號。且櫃在室內，隔一小圓窗，與客人言語。在大門下守候一小時，乃得房間。一房三床，除余與賴君二人外，又有一少年智利人。

餐後，賴君導余在街上遊覽。其新建大街寬十四丈，亦中蔭花木，兩旁行車馬。再兩旁行人，再兩旁則街盡爲室宇矣。又至一公園，修築特美麗，鳳尾草高徑丈，新橋正熟，滿懸枝頭，映電光更覺妍秀。園中多以矮木短草接連種植，成各種花紋，有高二尺餘者，有高僅二三寸者。其他懸池噴水，塑像插空，亦應有盡有。以山僻小城，而美麗至此，令人可怪。遊二小時，覺寒，歸寓寢。

五月二十日

五時餘，即起。七時開車。車先駛入旅館，乘客登車，即轉出東行。賴君與余作別，回三關。此君極忠誠，而對北方人尤親，余寓智京數日，彼無日不訪，且常爲余備車，所耗不貲。余心甚感之。車東行，沿途仍多樹木，而柳樹特美，以條長徑丈且密也。路旁居民爲農爲牧者均有。皆小規模自勞自養者。路轉折漸高，大山橫列，積雪在目前，望之生高寒之想。阿根廷（Argentine）有關員查驗行李，知已入阿國境矣。

戊、阿根廷

1 越安第士山入阿根廷——乘窄軌火車——至漫陀沙城換軌。2 漫遊佳氣城。3 在動物園看麒麟。4 阿京建築優美。5 阿根廷獨立紀念日之盛況——可謂三馬丁之大祭日。6 參觀議院。7 赴拉波拉他參觀博物院——古代大動物之收集稱世界第一。8 赴哥朗戲園看樂府劇。9 參觀國立農業大學校。10 遊北公墳及西公墳。

五月二十日

由智利境乘火車入阿根廷境，正當安第士山（Los Andes）之巔。偏北處有高二萬尺以上者，此地僅高一萬三千尺之譜。然較泰山已高三倍有餘矣。自智利安第士城起至阿根廷漫陀沙城（Mendoza）止，鐵路為特別窄軌，車亦較小，專為行山路也。路有時傾斜度甚大，且隨山勢盤旋，東西南北初無定向。此處山勢極奇，任如何盤繞，總須鑿洞。經洞若干，乃至高處。今日天氣本清明，至一處忽見雲，車入洞又出洞，漫山彌谷，如烟如霧，至車窗外不能見一物。又過一洞，雲漸少。乃知前所行兩洞之間雲特多，或今日特多也。余名其地曰迷雲嶺。再東行，山勢雖南趨，而面北處皆為斷崖，極峻。且崖之最高北向有洞，洞若干深，無人能登，亦無人能入。相距不遠，二洞皆北向。余為名曰斗姥宮。其斷崖石勢之雄兀，與前遊美國大谷

(Grand Canyon) 時所見相似。再前行，石漸變紅色，車屢入木洞。余疑不知何故。繼忽見山頭突有紅砂下流，滾滾傾瀉，不計斗石。俯瞰山下，砂積如兒山。乃知木洞所在，實上有流砂。砂赭赤色，流時映日作金光，亦奇觀。但不甚飛揚，因石性重也。此地余名之曰流砂峯。此峯以西，向上望見雪，向下望亦見雪，因山極高也。山下有泉，澎湃東奔，浪色與雪爭白。此峯以東，鐵路漸與河流相平，地勢漸低，而寒氣轉增，河流兩岸皆冰。道旁石壁上多小泉，隨出隨結爲冰溜。鐵路兩旁，時見有西班牙殖民時代之古道，亦寬坦，軌行大車。由此以東山上漸有植物。前在大谷，曾見有木賊樹，此處更多。再東則全山皆有草，衰白如藪，如在春夏間，當如物衣也。晚七時至漫挖沙城，換寬軌火車，睡車與京漢路所用者同式。夜間懸起，則爲上下二牀也。日間使上床下垂如長椅矣。此城形勢甚大，車停不甚久，未敢出遊。九時開車，余就寢。

五月二十一日

晨起，車窗上多積砂，因近山處有砂坡也。再東爲莽蕩平原，極目不見邊際。就沿途所見，地皆膏腴，開墾者不過十之一，作牧場者，不過十之二。此地少湖而多水鳥，或者由大澤成爲平原，曾不甚久，白鶴任意飛翔，落牧場中；與羣牛對立，知雅俗之判，詞人強爲分別，鳥獸主觀上，絕不自知也，下午三四時後，近海口，地之已墾者較多，林木亦漸茂美。晚七時，

抵阿庫佳氣城(Buenos Aires)。譯音當爲布安諾司阿列司。以其太贅，故仿太平洋(Pacific)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之例，譯此名。下車有中國商人黃景恂字伯信，李玉堂字裕華，葉香岩諸君招待。先赴巴黎旅館，無房，又至一處，仍無房。未於馬荷司替克(Majestic Hotel)旅館，得一室極小。因本月二十五日爲此國起義紀念日，各省人多來京慶祝及參觀，故大小旅館人皆爲之滿。入旅館少息，黃李諸君未，余住室小，價亦廉，連餐共每日阿幣十二元，約合中國幣八九元之譜。餐室甚堂皇。現此家爲第二等旅館，十年前爲第一家，一九一十年，此邦獨立百年紀念會，以此旅館爲招待國賓之所。餐後自出街上散步，至羅列阿公園(Plaza de Porea)。園不甚大，而四周皆峻麗之大建築。園中之布置及造像特美，穿過園，卽爲國會(Congreso Nacional)建築形勢與美國相仿，其兜幕(Dome)縮小而翼放大，配合適宜。余繞行一周，見其後面又加修三部分，尙未竣工。亦中間圓而左右方，觀畢，覺冷，仍步行歸寓，國會坐落在馬由大街(Avenida de Mayo)之東端，馬由意言五月，以紀念一八一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之革命也。其東端爲紅宮(Casa Rosada)卽總統府與國會相對。紅宮之前，爲五月公園(Plaza de Mayo)亦如國會前之羅烈阿公園也。余寓在五月街中間，去國會甚近。返寓寐。

五月二十二日

晨浴，李玉堂君來訪，並導余赴車站，取行李，關員請未得政府知會。舉例查驗，如欲不

查 須以護照給彼，持向政府請示云云。余出館開箱，彼不詳看也。取行李後，特借用西向阿棋廷國家銀行取款。彼查案二十分鐘，謂彼行與發此函之美國國外銀行 (Foreign Banking Corporation of United States) 已解除關係。囑改向他銀行取款。乘此時間，李君導余略觀此行之規模，其建築所佔面積甚大，而不甚高，中有庭院，可通光線。各部分之辦公處，大都不須電燈，此在大城中所未見者。改赴北美英國銀行取款。取後，李君導余參觀拉博倫薩 (La Prensa) 報館。在五月街，建築宏大而美麗，或稱之爲南美第一報，其告白佔篇幅大者，每月須費三千元。李君之公司所登告白之篇幅約寬三寸，長二寸，每日一百八十元。總計每月所收告白費九十萬元。其規模可想見矣。赴李君之公司，其名爲李葉公司 (Lis Company)，蓋與葉姓所合設也。其分店在五月大街之一十字口，房雖小而地位甚好。每月租金三千元。其本店兼住室，則每月一千五百元也。李君留中餐，由其夫人主庖政。其夫人生於祕魯，不甚解華語。餐後，訪黃伯信於其公司，名宏利公司。談此間商情片時歸。

此間中國商業，祇前述二家。所售貨品，以中國日本之絲綢繡貨磁器爲大宗。浴衣睡衣童玩等次之。其中銷售最多者，爲日本素綢及仿製山東綢，而中國之山東綢，轉不能多銷。以購置轉運，俱不方便，而價格又高也。

晚自赴五月公園散步。

五月二十三日

上午赴衛邸旅館。(Avenida Palocia Hotel) 訪歐司古博士 (Dr. Wilfred H. Orgood)。彼為美國芝加哥斐爾博物院之動物探搜員。前日同車來，余途中無零錢，向彼假二十元，今日往還之。且謝之。彼導余步行至國立博物院，今日未開門。

下午寫日記。赴英文書店購書數種。

五月二十四日

晨李玉堂君來約同遊。先乘馬車，遊各美麗住宅之街。其建築之宏大，局面之堂皇，雕刻裝潢之精巧，均堪驚贊。次至巴列茂 (Palermo) 一帶。先遊二月三日公園。風景特美，花木橋梁，臺榭俱勝。而羅薩花園布置尤幽艷名貴。羅薩 (Rosa) 者，西語花名，或譯之為玫瑰。實則中國所謂月季，實相，玫瑰，及近來所稱為洋月季及月季牡丹者，歐美皆統名之為羅薩也。次遊動物園。有麒麟一，其狀頗奇趣，後二腿高約五尺，前二腿高約七尺。身長不過四尺，而頭長則倍之。其頭下垂，可及地上。伸則連身腿高約一丈五尺左右。色灰黃，頭部微黑，兩角長不過四寸，且平頭無尖，不能觸物。惟具神情殊奇駿，其他物多曾見者。美國動物園，最愛聚各種大獸於一大室，分檻畜之，其氣味極重，觀者不能多停。此處則分室而畜。其室之建築，與地位，皆精心布置，有美意。且無臭氣，為美國所不能及。此城為平原。此園內有奇石

自地尤起，且玲瓏有致，高約四五丈。其四周則仍平地也。觀畢歸。

下午赴各處書店，思購本國統計書，不得，購其他書及東京風景圖等。

五月大街，無地面電車。地鐵電車，車道建築得法，在地面上，毫不聞震蕩之聲。樹正中爲精美之高杆，上擎華麗之電燈。各燈桿之中間可停車。兩傍爲車馬行道。再兩旁人行道。申路之寬，亦不過七八丈。兩岸人行之道，奈度之，每邊寬二丈二尺。再兩旁爲市房，高者七八層，低者三四層。其最高有達十層者。但其上三四層，皆縮小，大都爲此建築之裝潢品也。其建築特美之點，可分爲三層：第一比例勻稱；房大者，檐必寬，門窗亦必大。美國往往有高二十丈之房，上分層平列三尺寬四五尺高之小窗，以千百計。上檐之寬，不過尺許，乃至數寸。使人望之，生不快之感。此處則高十丈之房，必有寬五尺以上之檐二三層。每兩檐之間，必有一高大門窗，橫柱其間。第二，配合生動：如七層之房多飾爲三層，二層共一大門。其小窗則仍爲二層。而上層窗多半圓形者，下層必作正方形，合之成一壺形。故望之特別生動。第三，刻塑精工：寬檐大窗，如無美麗裝飾，亦覺笨重。此間凡寬檐，其下或塑數美人像承之；或雕他種垂花。門窗之兩旁，刻塑尤美。最高一層之檐，亦多有角樓。樓之裝飾，更精巧絕倫。此種建築，殆爲此城通行者，非專此一街有之也。人行之道上，沿邊植樹，惜余來當冬日，有數種樹已落葉，減其美麗耳。

下午，在寓補寫日記。晚在大街上飲茶，此間咖啡館甚多，亦售茶。各家門外，皆有茶桌。行人可就街上，據桌啜茶，或咖啡飲之。其市政管理好，故街上無纖塵也。

晚在街上及五月公園步遊。明日爲獨立紀念日，今晚人已奔走若狂。五月大街汽車均停駛，觀者盈衢。實則各街除特加各種電燈於門窗及街市之欄杆外，他并無異於平日也。五月公園中，滿陳樂器，預備明日奏演。有大鏡大鐘等物。羅視中國所用者尤大，邊上塗作黑色，與中國所製完全相同。此物必爲南歐洲之所沿用，美國未有也。十時後，街上人仍擁擠。余歸寓寢。

五月二十五日

此國國慶舊例，總統閱兵，軍隊列隊遊行。本任總統德阿維亞博士 (Dr. Marcelo T. de Alvear) 提倡民治，本日停止閱兵。各級各等社會，均可自由組織，列隊遊行。黃李二君今日約余餐於某飯店樓上，其地爲紅宮至三馬丁 (San Martin) 公園必經之道。凡遊行，均必由紅宮趨三馬丁公園，吾輩可在樓上徧觀一切也。

午前在旅館門口觀遊行。第一隊，爲本地印度人乘兩輪牛車，上圍捲筒式之蓆棚，狀如中國轎車棚，而前後無屏障。實則此種車棚，北數省鄉間均用之也。次則雜種人乘高輪馬車。次白人 (所謂近白人者)，駕各種汽車拖車等。拖車一連二輛至四輛不等，滿載各種出品。然此類實爲美國之製造品。其車上所載者，始爲本國產也。沿街喧呼之聲，如雷震耳，可想見此新

造之國家，其國民之志滿意得。惟被迫而乘牛車之印度人，環街任人指觀，此時不知作何感想？

中餐時 及餐後在餐樓上所見者：

一爲總統及各高級行政官爲一隊，步行由紅宮至三馬丁銅像前進生花四盆，行敬禮。

二爲天主教堂內職員，以棹擁花圈，仗各種旌旗，列隊至三馬丁石像前進花圈，並祝禱。

三爲海陸軍軍官弁兵，結隊至三馬丁像前行敬禮。

四爲各學校學生及女生男生分隊與三馬丁像前致敬，并演說。

五爲其他團體或由各省來者。

其遊行之次序，前後互異。前之所列，乃任意所書也。總之，凡列隊遊行着，必至三馬丁石像前，必有所供獻，必有祝禱或演說詞。然則所謂國慶者，實可謂之三馬丁之大祭日也。

三馬丁者，阿根廷開國元勳號稱爲文武兼資者也。其受國人崇拜，可謂至矣。

余昨晚遊街上，有一種感想：謂此城如此之美，而人民之衣飾殊不美。今日見其軍服及各學生制服衣帽皆有彩色飾品，遊行時皆仗彩色高旌，亦頗具美意。傍晚，余偕李君等至三馬丁公園，見石像前滿堆花圈，學生之演說者尙未完。有一少年演說之態度及聲音，悲悲蒼涼。西班牙語，重音皆在每字之後一二音，於演說時最足表現演者之精神。惜余不能解，所可解者，

惟國民性 (Nacionalidad) 一詞，往復數述不已耳。

晚自赴大街戲園 (Teatro de Avenida) 聽戲。所演者爲短樂府 (Opereta) 說白與朗唱相雜。與中國戲格局大致相同。惟白與唱相銜接時少叫板一句，爲不同耳。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赴國際捷通公司 (El Expreso Internacional) 購船票，未定議。

下午黃伯信偕其友人衆議院秘書某君 (忘其名) 來訪。並約同參觀國會。國會爲兩院制。衆議院議員每省二人，由省議會選舉之。京都二人，市民共選之。全國十省，合京都共議員三十人。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衆議院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每選民三萬三千人，徵舉議員一人。現有議員二百二十人，任期四年，連舉得連任。每二年改選一半。具有本國公民資格四年以上者，得選爲議員。但必須居住於所代表之省分二年以上，或生於該省者。正式會期，自五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不須招集。遇必要，得延長。臨時會，由大總統招集之。兩院議員年俸二萬八千元。院內布置及裝演，名貴堂皇，遠在美國以上。然非有介紹，不能參觀。不似美國之公共機關。夫都可自由參觀也。此國政黨，約有七八，以急進黨 (Partido) 及社會黨 (Socialista) 爲最大。現任總統德阿維亞博士，即屬於急進黨也。此邦議會制度之特別處，在衆議員亦爲終身改選之法。雖爲罕見，似有可取處。參觀後，步行歸寓。晚在街上飲茶。聽地天

氣較涼，而屋無火爐及汽管，與智利同。雖已受寒，每日至茶館飲熱粗茶一壺，身上微汗，覺愈。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黃伯信君早來，約晚九時赴歌拍拉戲園 (Teatro Opera) 觀劇。余允之。

昨日有葉味濤君來訪，未遇。彼自書中國字名片，字體工秀，不類此間僑民。今日又來，晤談。彼能英語，自中國來不久，今供職於一極大之巴西咖啡館中。此館在本城即有分店二十餘家。彼在總店司賬。蓋即李業公司之關係人。今彼此生有糾葛者。

下午一時自赴憲法車站 (Estacion Constitution)。購票，乘火車赴拉波拉他 (Lapata)。此為佳氣省之都會。余赴此城之目的，因此城之博物院，在此邦首屈一指。其對於滅種古代大動物之收集，或稱之為世界第一。余下車後，徑僱車赴博物院。院在十里廣場，千叢森林中，建築偉大。然參觀時可不用電燈，此一點與美國所最不同者。蓋美國新式建築在大城繁盛處者，因陽光不足，不能不用電燈，而小城及不甚繁盛之處，亦特有電燈，竟不顧及光線也。此院所見，余最盛興趣者如下：

一古代大爬蟲骨架一具。長九十餘尺。身長不過二十尺。頸長約三十尺。尾長則四十餘尺。尤奇者，四腿直立，高可丈許。爬蟲立腿為第一次創見。

二介壳類，古動物。其壳渾圓隆起，直徑可六七尺。為數極多。

三—古動物腿骨二支，與前述立腿爬蟲之腿相似，陳列於之同地。高倍之，惜不能見其全骨也。四古物部，陳殖民時刻塑神像甚多。皆美，皆東方衣冠。一耶穌相，完全爲中國古代衣冠，惟類有一領，與中國現時之髻領相類。可怪。

觀後，在廣場茂蔭中略遊。又在街上略遊。觀此城有國立大學，僅通其門，未入參觀。

此城自佳氣城規定爲專有之國都後，始創建。其前則完全爲荒原茂林。各街建築不甚高，而街上喬木，乃高出市房之上，另爲一種風景。英人遊此者，稱之爲銷魂城（Enchanting City）。言其美麗幽勝也。五時乘火車返。

九時黃伯信君偕其一子一女同來，偕赴歐拍拉戲園。園甚壯麗。所演者，非歐拍拉，而德維爾（Vanville），即中國所謂雜耍，創於法國，盛於美國。今日演者，全爲法國人。結隊跳舞，有俄國舞，印度舞，日本舞等，坐客似最歡迎後二者。然實皆法國舞，惟服飾不同耳。每隊人數之多，不如紐約城喜博祝母（Hippodrome）園，而名貴或過之。因法國之面貌服飾，在西洋常首屈一指也。余等坐第一層樓正廳之正中即墨西哥國家戲園中之總統位。余詢黃君何以包此特別箱？彼云：此園繡花東方服飾，皆歸彼承辦，與有交情。今日由園主送箱，並不付資也。十一時戲中休息。余等去，因黃君夫人臥病，余亦不便久觀，累黃君相陪也。

五月二十八日

赴各書店購此國統計冊，未得。下午一時，參觀國立博物院。院甚小，無可記者。三時，參觀人文博物院 (Museo Etnografico)。訪德本尼德博士 (Dr. Salvador Abengetti)。美國現史雜誌 (Current History) 四月號載博士發見人類頭骨於地質第三期層中，查與滅種大爬蟲同時者。故余特訪之。晤談後，彼此大失望。查考驗結果，所發見者，乃類人頭之石，而非化石動物也。彼所以示余，與院中所存頭骨，狀態絲毫無異。而乃完全爲頑石，可怪。維君文爲介紹般伯陽尼博士 (Dr. J. Imbisoni)，爲此院人類學主任。導余徧觀於人類學之搜輯。有南美安康 (Ancon) 時代 (約四千年前) 之古織物，精細如中國之魯山綢。更有紡線鏝，與中國所用者無異。墨西哥之捲線鏝，亦類中國。其物極簡單，或可偶合。此爲紡線鏝，則畫複雜，不易偶合矣。鏝之中間，尙有帶鏝輪 (河南名爲鏝羣兒，用以絆絃，絃動輪轉，可以紡線) 者。彼不知鏝輪如何用法，誤以爲與墨西哥之捲線鏝同用。余爲詳解之。上述各物，爲般君親赴古司寇一帶所採集。余遊南美不至古司寇，直玩費時日也。拉波拉地博物院中之大動物骨架，般君一一爲余寫其名字，余謝之而歸。迨寫日記時，將前紙失去，可惜。

至美術館。今日未開門，余前後來三次，皆不值開放之時間，此遠不如美國之制度者。

船票已定，船名烈維斗婁 (Revitorio)，惟彼要求余之護照，再請巴西外交官簽字一次。每日照例散步街上，俾則在樹蔭下飲茶。

晚擬赴哥朗戲園 (Teatro Galon) 看樂府劇，即歐拉伯。李玉堂來訪，余約之同往觀。藝員主要人物皆意大利人。間有西班牙人，本地人作配角者。此班角色，號稱歐美第一。冬季在歐洲及北美。夏季來南美，亦適行冬令也。戲園環樓分七層。余等所購之票，乃在第六層。聽者極衆。在上數層者，坐則聽不甚清，皆立起伏欄傾聽。全場肅靜，每一闕終，掌聲雷鳴不止。回憶在華盛頓時芝家歐拍拉公司來演，余曾一觀其情形，殆完全相異也。劇之最要角色，一爲女高音，即正旦，二爲男低音，即正生，在崑曲則爲淨；三副女高音，即貼旦；四男高音，即小生；其次爲副男低音等，乃如中國之雜末也，戲角配合，與中國殆相同。小生與旦角同爲高音，即中國所謂尖腔，尤腔合，觀畢，余之興未盡，然劇中情節，余並不解也。

此戲園規模極大，建築費二千萬元。此園成後，舊有之歐拍拉戲園，遂變爲演他戲之所矣。對面爲大理院，建築偉雄尊嚴，并費至四千萬元之多。近聞又有以五千萬改建總統府之議，不知何日實行？在街上散步歸。

五月二十九日

晨赴巴西大使館，請爲簽證照，余不識之，亦無人介紹。彼尙未起，余坐客廳中，由用役持至樓上簽之。彼室所陳，多中國瓷器，簽後，交船票公司。下午得票。票價由佳氣至巴西京城，一百四十七元，船屬意大利公司，以有外交護照，爲減價百分之十五，僅一百二十五元也。

。外交人員乘船減價，此例本不通行，此次忽蒙此公司優待，甚奇。

晚擬赴哥郎戲園觀歐拍拉，即樂府劇。李玉堂適來，乃約之同往。此班藝員，主要角色爲意大利；次之爲法國人；再次爲西班牙人。至此邦人，祇作普通配角。各主要人自成一團體，號稱歐美第一等者。任在何國，俱非永久組織。每年冬季則在意大利巴黎二處。馬多利 (Madrid) 亦偶一至。

此數日日記，係補寫。觀歐拍拉乃今日事，誤書入昨日，以致重出，姑兩存之。

五月三十日

午前收檢行裝。午後李玉堂君云：得有農部總長介紹函，導余參觀農業大學校。校在城外，乘電車往。其重要職員，均不在校，由庶務員導余等參觀。校址甚大，與試驗場合在一地，建築不甚壯麗。所參觀之事項如下：

一化學實驗。一教師及學生一班，正在實驗室。

二動物剖解。一教師，二助手，十數學生在剖解室中。剖解者爲羊及小牛等。每學生所剖解之部分不同。其教師及助手，並導余等至剖解標本模型室，詳爲指導。惜余所能了解者甚少。

三氣候測驗所。有雨量測驗器，空氣溫度測驗器；地內溫度測量器；光力測量器；風力測量器；空氣溼度測量器等。一助手徧試其作用，詳爲解說。器並不甚複雜，而精確，云皆購自德

國。各器測量之用法，大都曾有電針在時分秒度紙上，自報度分秒數目，其精製也。其室有一測量器，爲日本某博士所發明。據云：精而適用。惜余不能了解，且並忘記發明者之姓名矣。

四養雞所。備各國雞種，每種各爲一欄，一雄十數雌不等。亦有中國種，皆肥大可愛。雞助手一人理此事務。然助手以雞爲其生命，對之生樂趣，終日守之不去。爲余等指導時，猶現眉飛色舞之狀。

五牛乳製造所。亦以助手司其事。

此校名爲國立，國庫祇給經費三四萬元。其出產品，每年可售二三萬元；學費四五萬元；合計全年祇用十餘萬也。此邦以農牧立國，而其國立農校經費之少如此，實不出人意料之外；或者因言語隔闕有誤會處也。

歸留李君同餐。餐後赴黃伯信處辭行。略談歸寢。

前數日李君導余遊動物園時，並遊北公墳，西公墳。補記如下：

北公墳（Cementerio Nord）在城市高地。三面爲街市，一面爲公園。其中墓已滿。四周有圍牆，以爲之界。大門建築偉壯。墳內劃分街道，如城市，惟較狹。各墓之上，俱建較小樓閣台亭台等。以極細白雲石雕天神或仙女像守之，自一至四五不等。雕工俱精巧。每墓皆有墓

碑，或橫，或高，嵌壁上，或立壁傍，或立室內。有夫妻共一墓者；有一家數墓在一處者；則墓碑題爲某人及其家屬云云。名門大族，多愛全家各代葬一處。正門內第一段墓地，卽現任總統之前數代墓地也。此墳號稱爲貴族墳，富貴者亦統在此覓葬地。墳例占地一方適當，價五千元。一墓之地，最少亦須十方適當左右，價須五萬元，合中國幣四萬元之譜。多者占地至百餘方，非數十萬金不辦。遊此墳者但見其建築之美麗，雕刻之精工，地面修砌之整潔，花木之茂美，完全忘其爲墳。回憶華盛頓之阿靈吞公墳，直荒陵野塚耳。最後探首向一室內，見一十字木架，上塑一黃色僵尸，四肢釘於架上，周身無衣，腰間僅一布掩陰處，七竅及四肢釘處皆血痕，狀可醜可怖。余腦生極不快之感。曾記幼時，在城隍廟見所塑吊死鬼像，腦中印一可醜可怖之痕跡。數十年洗滌不能去。今日所見者，較吊死鬼更醜百倍，不知塑此者，具何情感？

西公墳 (Cemetery Oete) 在城外，面積極大。進門之一部分，亦爲富貴者之墓，街道建築雕刻花木，與北公墳無甚異，街道較寬，建築亦有較彼處大者。然葬此者，終不如葬彼足以表示貴顯。惜彼處亦無隙地矣。此部分可再分爲三部分述於下：

(甲) 公共葬地。每人所占地方有一定大小，無論富貴貧賤，依其宗教所規定，死後均須先葬此地五年。墓碑之大小，與墓之建築，及有無石像。與石像刻工之精粗，則爲其人生前之事業，與其子孫在社會上之地位與榮辱所由何也。葬此者，每年納費四元。五年之費

共二十元，一次交納。滿五年後，必須遷移。

(乙) 堆骨架。初葬五年期滿，富貴者期前均在特別區以重金購地，預建新阡。及期，行改葬禮，儼然大典。親朋交好，俱助執紼。原棺不動，納新墓中，至此葬事，可云告終。雖非如中國帝王家，所謂萬年吉地；儼然如中國普通人，所謂亡人入土爲安者。以自己之父母，葬於自己所購之地中，永無驚動骨骸之時矣。無鉅萬金錢以購地者，期滿再納費二十元開棺將尸身折散僅將全身骨骸，納入方二尺許之小棺內，送入堆骨架。架極長，繞圍牆皆是。每格方一適當，置骨一具外以木板蓋之，仍可題亡人之姓名於其上。每五年期滿，續納二十元，可常在架上堆存，於蓋板上留一姓字。余初觀以爲牆作方格，乃其裝飾品，繼乃知其中累累皆白骨也。

(丙) 焚骨爐。爐之建築甚偉大。前爲一正方廳，廳後爲爐，爐內分格。其上有一高十餘丈之煙突。焚骨分爲二種，如次：

一焚骨禮葬。凡初葬期滿，其家屬願行火葬，或報告無力交費者，及堆骨架上滿五年，聲明無力續交費者，均將其骨改置一器中，上記姓名，連器分置爐內小格中焚之。焚後，將骨灰貯小瓶內，仍標姓字，交其家屬承領。惟焚時，應否納費，與承領後如何處置，余未得問清楚。聞焚骨爲耶教正式葬禮，因人多不願其父母骨骸付之一炬，故

富貴者皆以重金購葬地。中人之家，能有年納四元之力者，亦往往以小棺堆骨架上，再再納費，延遲葬期。蓋焚尸乃耶教承襲古代之葬禮。納費堆骨者，捐統宗教葬禮也。在公墳內以重金購地營私墳者，捐免宗教禮葬也。若徑自營私墓，則爲其習慣所不許。

一焚骨亂葬。凡初葬期滿，或骨堆架上已滿五年，無人負交費之責，亦無人報告不能交費之情形者。均開棺將各棺之骨，混擲爐中合焚之。拋灰海中，於是千萬人之葬事乃合併作一結束。

余數聞友人稱贊西人葬法之美良，故此大參觀，特留心補記如上。

五月三十一日

晨起，黃伯信父子及李玉堂兄弟，均來送行。李君贈以香水及果食。黃君贈以鮮花一束。送余至船上。余室在最上層，一人獨居，且有二窗外向。黃李二君少坐去。船九時開。船上餐品亦可食。晚五時許，忽起大霧，不能行。余船左右尚停其他船二隻相近。在大霧中，燈火能相望也。早眠。阿根廷之遊，於此告終。

己、烏魯圭京都之遊

六月一日

晨起船已停泊孟德維斗岸 (Montevideo)。夜間，何時霧散，何時船行，俱在夢中也。孟德維斗爲烏魯圭 (Uruguay) 京都。與阿根廷京城，斜隔一海灣，如無風浪，祇七小時之水程。且烏國對於來客登岸，無甚苛例。居阿京者，往往星期六夜船來烏京，次日夜船歸阿。余詢船員船何時開，云：九時半。視時表爲八時二十五分。他客均不敢下船遊覽，余獨行下船，僱汽車一小時，城中各要地，略一周覽。至書店中，購本地風景片若干。一小時之汽車，歷地甚多，大都不知名，所知者，獨立公園 (Parque Independencia)；巴西大街 (Avenida Buzil) 自治局 (Intendencia Municipal)。又經商務繁盛各窄街，及海濱新闢之各街。寬宅高樓，爲閩人所居者。歸碼頭時，九時二十分，尙有十分餘時。上船取照像機，在碼頭照像數張，乃重上船，開行。同船者多羨余能利用時間，余自覺以極短之時間，不諳本地語言，未帶本地錢幣，漫然下船獨遊，亦未免太大胆也。

此城大致與佳氣相仿，而局面較小，建築不及其美，管理亦不及其潔淨。余之感想，則有三種：第一，下船時既無移民局員故意爲難，亦無醫生多方挑剔，自由登岸，自由上船，爲出

遊以來第一次之大自在。使世界各國內政俱修明，衛生俱得法，廢去一切移民贖病各毒例，豈不大快？第二，余購風景冊時，無烏國貨幣，以阿幣託書店人向兌換店易之，五十元阿幣，僅得烏幣二十一圓餘。余詢以何少？彼謂：此邦貨幣兌換價格，向來與美國幣不甚相差。余覺此無名小國，乃能整理其財政及金融，保持其國幣價格如此之高，殊覺可異。可知諸事俱在自爲耳。第三，在阿不甚見有黑人，幾將黑人之狀貌忘之。入此城間見有黑色人來往。此邦排斥有色人種之惡習，定不似他國之甚也。在船中所識者，爲智利大學教授阿吉瑞博士夫婦（Dr. A. Guirre）烏魯圭人柴佳（F. Checa）君夫婦，美國商人朱恩氏夫婦（Jones）智利駐美使館祕書寇恩君（Cohen），三多民谷（San Domingo）國全美會議祕書桑車司君（Sanchez）。並有不記姓名者甚多。并不寂寞。晚船長訪余等談，一六十歲老者，誠懇和藹。余爲談甘英西行及大秦王安順致漢哀帝書，及馬哥波羅寓中國事，謂：中國與歐洲交通，實以遼國爲最早。彼二十年前曾一至香港，今猶不忘。此次彼深恨不得余同船至意大利也。

六月二日

候來船搖動，起覺稍暈，不能赴餐室。下午更甚，然仍勉強向艙頭散步。見浪文繁亂無條理，此乘容所以多暈也。本日嘔數次，極憶。

庚、巴西

1 由三道市入巴西境拾船登岸。2 赴三寶壟城遊覽並搭車赴巴西京城。3 巴西京城各國使館之情形。4 參觀博覽會。5 遊高華斗山。6 遊彼得嶼。7 參觀國家圖書館。8 乘美國皇郵船運公司船離巴西。9 巴亞之遊。10 遊波南浦口。

六月三日

風浪較小，浪紋仍無條理，余覺減輕，可強支入餐室。

夜九時餘，望見岸上電光，心神較爽，十一時船停港內，此地爲巴西南境，地名三道市（Santos）巴南第一良港也。船停約二十分鐘，有巴西醫生及關員先後上船檢查登岸之客人及行李。余不願久乘船，且欲一遊巴南，乃與船員商由此地下岸。此國例登岸者，必須有最近種痘之憑證，否則種後乃能登岸。美國有此例，然不施於有外交護照者。此岸視此頗重。余不願就船上種痘，亦無種過憑證，最後得變通登岸。有巴拉圭（Paraguay）人三德爾君（H. Sander）夫婦與余善，同寓羅提賽利旅館（Hotel Rotisserei Sportsman）。旅館人滿深夜不便更尋他家，余與他一客同寓一室，牀褥亦不甚好。

六月四日

晨起，啓窗；對面山色青到眼底，窗下隔路爲一公園，高樹低花，嬌紅嫩綠，中藏有軒亭及塑像等，神極爽暢。拉丁式之城邑，無論新舊大小，最繁盛處必有公園，此其結特之特色也。赴街上遊覽，先至書店購風景片；次至電報局向巴黎中國使館發信，請其代余向船上收行李。因余由此登岸，並未將行李全帶下也。又次至他一公園稍息。園有小流，自山上注下，以人工爲池沼，迴環互通。樹多類熱帶植物，高幹大葉，故上視則繁蔭蔽空，其下殊疎落，可爲小亭短橋雕像種種佈置。更有高五六丈幹圍數尺之巨樹，滿綴紅紫鮮花於掌大之叢葉中，使人望之意醉。距此園不遠，山勢甚峻，山上萬綠中時露紅白色之新樓。天上耶，人間耶，其中所居者，仙人耶，凡夫耶？余此時之感覺爲真耶，爲幻耶？俱莫能辨。坐池傍雕欄長凳上，略憩。見園中遊人有行者；有坐者；有獨立者；有互語者；人不甚多，衣履大概不甚整齊；且聞有垢面赤足者。以如此人物，徜徉於如此境地之中，究竟彼輩領略若干佳趣否，及其領略時之心境如何，爲急應知之問題，惜未易研究耳。又向繁盛處遊數街，歸寓。與三德爾君夫婦同餐。餐後三君偕余乘汽車又遍遊全城各街。其夫人因暈船初愈，未能偕。城居三道市海港內一半島上。港之外門，左右皆山，兩峯對峙，形勢甚勝。山之餘勢，又在海中左右，各成小島若干。大陸上之山勢層巒疊障，更雄峻。三面環海，四面皆山，局勢雖不大，亦一極好之海上城市也。余頗有風景片數張，並有自余室中向山上及公園由窗中所照者，作爲紀念。

下午四時半赴三寶羅城 (San Paulo)。由城內車站上車，出城後，車漸向高處行。一小時餘，約升至二三千尺以上。在三道市本爲熱帶，天氣著單衣不覺冷。山上則颯颯有涼意矣。路工建築極好，傾斜度小時，與平地鐵路無異，傾斜度大時，卽有極大鋼絲繩牽列車上升。繩下有滑車承之，不致著地。路線直時，滑車輪向上直承路線。如向右曲轉，則滑車加多，滑車輪俱偏向左；路線向左，則滑車輪偏向右。故繩常隨路作曲線進行。構造之巧，爲向來所未聞。山上車站規模甚大，且路多係雙軌。上下之車極多，所穿山洞亦多。雙軌道橋，及道旁石壁建築，尤堅實偉大，使余驚羨不止。沿途風景尤美。山勢旣偉峻，花木更茂密。似江南而多棕蕉，類檀香山而多竹及梧桐。余上山時。天氣朗晴，萬里無雲；至山上，則煙雲四布，另爲一世界矣。車行茂林高岡上，見更上隱隱有樓閣影。余有靈深疑有南朝寺，四百樓台煙雨中之句。又行半小時許，路漸低。天氣又轉爲晴朗，惜殘陽已沒，道旁風景，皆在隱約模糊之中。至下午六時半，抵三寶羅。下車，僱汽車仍寓羅提賽利旅館。名稱雖同，此處之規模則極大也。

晚餐甚佳。餐後，自赴街上遊覽。至一公園，其地勢類華盛頓之石河公園 (Rock Reach Park)，而構造特美。由低處向兩岸上行，其環路及塔台，俱有殿陛意。岸上之建築，又偉大名貴，美麗精巧。周圍又多熱帶茂美嬌艷之花木掩映之。余乘電光獨步其中，竟不知身在何處，時在何紀矣。徜徉至丁時餘，歸寢。

六月五日

晨起，先遊各繁盛街市。至書肆，購風景片。次乘汽車，周視全城大概。又次至市政廳等公共建築等處。最繁盛之街，名爲十一月十五大街，亦所以紀念其革命之日也。係舊街所改造，故不甚直，然不甚闊。其公共建築，多在安南家華公園（Anhangaiuna）旁，蓋即余昨所見者。與余寓僅隔一街一橋耳。

此城新發達，故新建之街甚多。舊街正在改造中，時露有改造時新舊不配合之痕跡。余數來往街上，見人人皆安閒自在，無急促之意。街多咖啡館，而飲者大都爲男子。酒館及影戲園，均不甚多。街上來往者，亦大都爲男子。豈此城之女子，皆常守家庭中耶？

午十二時：赴魯氏車站（Estacao De Luz）購票。其中無通英語者。此邦通行之葡萄牙文，余一字不解，幾不能得票。後遇一通英語之購票者，爲余通譯，乃得本日下午七時半列車之睡車票。下午仍在城遊覽。晚餐後，七時十分鐘，赴車站上車。余票爲第九號車，第十二號床上車則有一人持與余號數相同之票，已先佔其床矣。幸其人通英語，與之磋商，同往質問售票者，乃將彼號床票，改爲十四。彼謂此路管理極壞，常有此種情形。有一次男女二不相識之人，所持之號數相同，開車後，始知之，實趣談也。

又本日購票後至魯氏花園（Jardim de Luz）遊覽。園內鑿石成山，引水爲湖，高木大葉

明花艷蕊。余流連不忍去，幾誤餐時。補誌之。

六月六日

夜間車搖動極劇，眠不安。天明七時半，抵巴西京城；城名（Rio de Janeiro），譯意爲正月河，譯音爲里歐染尼婁，簡言里歐，意卽河也。下車寓阿番尼達旅館（Avenida Hotel），阿番尼達意言大街；因此街爲白河大街（Avenida Rio Branco），故旅館用此名。由車站至此街，其第一引人注意之事，卽大街上之邊道，除種花木外，皆以黑白二色碎石鋪砌，爲各種花紋。樹幹，周以圓形鐵篋護之。鐵篋之外黑白石砌爲花紋，環繞之。此外則花紋整碎不等，有小作蝴蝶形者，有長至十數丈全邊道作玳瑁紋者。房宇之建築在大街旁者，其美麗與佳氣城相埒。安寓後，請旅館電中國使館，約時往訪。余先往街上遊覽，並購照片。午回寓，中餐間，夏公使挺齋，名詒靈，來訪。餐後，稍談，偕赴使館。途經博覽會場及濱海大街。其公共建築略見數處，不在阿根廷之下，而遠出於南美其他各國之上。街道之美麗，與天然風景之勝，則又遠非阿京所能及也。使館在桑克列孟提路（Rua Sclamente）花木之勝，甲於他街，對面爲雄峻兀起之高山，茂林如翠屏，時露巨石，俯瞰樓宇，殆人間仙境也。

使館室宇亦偉闊壯麗。南美各國使館亦以此處爲最好。在使館飲中國茶，與館員董君劉君相晤。余之行李已經夏君派人取出。又由劉君送余攜行李回寓。晚留劉君同餐，餐後，又與

往遊博覽會。此會開幕將一年，本月之終即停止。余乘酒得一觀。今日天晚，僅觀美國館。陳設之物不甚多。其中有一山上鐵路模型，卽前日余由三道市赴三寶壟所經者。余乘車觀其上，僅能見其牽車巨纜及滑車輪之布設。今觀模型，可兼及地下工程。蓋凡有巨纜及滑車時，路下工程不減上面也。房之建築，外面爲西房式，內有庭院走廊，完全爲東方式。其他各國，僅在外觀其建築之形式。瑞士者：爲小木屋，如浮家泛宅，雅而不美。日本者：爲東方之宮殿式，以木爲之，工程太荷簡。墨西哥者：屋大而窗小，正面滿雕花紋人物，其餘地方，飾以黯淡之色。三分美麗，七分樸野，完全爲神祕的意味。美國者：大壁高窗，寬檐圓瓦，左右皆取對偶，中部似亦有院庭。高僅二層，局面宏闊，配合勻停，樸素而不野，彼名之爲殖民時代式。若然，則今日美國之建築爲進步，或退步，成一問題矣。葡萄牙意大利各館，皆偉大而美麗。彼爲其僑民及一切經濟關係，故特別鋪陳。阿根廷者：亦偉大亦美潔，此新興國家處處爭局面也。法國者：似不在比國之上。瑞威者：尙可觀。捷克司拉夫亦有專館；且竭力經營，方取得國家資格，故不能不遇事自求表現，如生意家之貼廣告也。出會，又在海濱公園略憩，回寓。

六月七日

上午略出遊，下午夏公使來，以汽車偕余遊饅頭山 (Pao d. Assucar)、馬賴湖 (Lagoa Badirio de Freitas)、濱海大街 (Avenida Baira Mar)、大西洋大街 (Avenida Atlantica)

；並至一大咖啡館略飲酒，因天氣稍寒也。傍晚，又乘車觀電燈。此城燈光之美，遊人稱爲歐美所未有。濱海各街之燈，尤爲市政府所刻意經營者。晚歸餐，餐後閱此城之介紹書，即中國所謂遊人須知也。

六月八日

童君來導余遊高華斗山 (Corcovado)，先乘汽車至高司美維流車站 (Estacao Cosme Velho)，改火車上山。火車下，中間有齒輪。鐵路兩軌之間，有梯軌。車之中輪，每齒洽對梯軌一洞。故傾斜度雖大，而車行極穩。全路共長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一尺。山高二千一百九十八尺。路行傾斜度最小者爲八度，最大者爲三十度。自平地至頂，中有二站，第一曰西維司脫 (Sylvestre)，以其渡西維司脫谷得名。橋工大而美觀。此站距平地高七百七十尺有奇。第二站巴尼拉司 (Paineiras)，高一千五百二十五尺。此站有旅館及飯店。余等午前登山，至此下車用餐。此處步行之道，可入山。余等行四里餘，遇有人迎面來；詢以至彼端有若干遠？云，十八克魯米突。乃不敢前進，反而用餐。餐後上車，遇與余同船來者數人，皆待余極親。至山頂停數十分鐘，下至西維司脫站，余等又下車。因此地有電車，可通城內。余思改途，多見風景也。此地有咖啡館，余等喚茶飲之。由電車盤旋下至城內，天色已暮，約五時左右矣。此山之美處：第一，在熱帶樹木茂美；第二，山勢兀峻，多壁立之處；第三，熱帶下多無竹，此

處葡人由中國移植，往往有夾道竹蔭；第四，在城市之中，隨路線之曲折，時見碧城中櫛比之樓台；第五，此山臨海，高處可見無邊之河洋及濱岸兀起之島嶼；第六，此處天氣清明，陰晴可劃清界限；陰處之白雲由半山湧起，如棉如絮，密蓋山谷；晴處上至碧落，下至綠野，無纖塵屏隔，俯瞰城市，歷歷如畫。天下不乏名山水，佳城市；然大概爲截然之二境，此處合而一之，所以勝也。

晚，夏公使約餐於嘉客俱樂部 (Jockey club)，謝之不得。餐品如常，而地位異常名貴。此爲本城第一俱樂部，非最上級人不能入會，非會員不能在中宴客。各國公使皆爲名譽會員。餐畢，又在街上散步，至十時天雨，各歸。

六月九日

上午寫日記，下午訪夏公使，請其向葡國使館爲余發辦護照，並訪其二女公子。晚，余自往看電影。

六月十日

星期，夏公使約同遊彼得鎮 (Petropolis)。鎮在內地，去此城約一百克裏邁當，即中國二百里。九時四十分，同往乘火車。先爲平線，約百餘里，換齒輪機車上山。行數十里，又換平線。行一二十里，達一城，四面皆高山；城之中間，亦爲峻峯；惟各街市沿谷修建，皆平坦。

谷皆有河，故每街之遺皆爲雙衛。正中爲河流，岸上爲樹。沿街宅房，皆前門臨河，後門臨山；亦有房在半山中者。花木之盛，甲於他處；且多竹與梧桐。巖巖上之古樹，幹高均六七丈。枝葉蒼翠，而幹作白色。以山巖之傾斜度太大，故綠陰籠覆山石，而不能掩高數丈之樹幹，此奇景也。富有之家，有編叢竹爲室爲巷爲門爲牆者。清幽雅潔，爲他城所無。本午，荷蘭公使宴各國公使；夏君一面仍須作客。由童劉二君陪余餐。今日之遊，本不重在餐也。餐後，夏君亦散局。乘馬車在此城迴環二三周。一因此城之美，久看不厭；二因火車五時開，有此餘時，不妨多桓盤也。此他建城，爲一德國人所發明。王政時代，彼得第二曾於此建行宮，今改爲學堂。古木高冷，森森萬株，猶帶有尊嚴氣象。現總統亦有避暑處於此，名玄河宮（Paseo de Sto Negro）。建築雖新，卻無雄偉氣也。五時十分，乘車返。至城，已七時餘矣。途中有二小村，兒童見車來，則旁立狂呼。衆口同聲，各村之呼法同而聲則異。若山中人未曾見過火車者。然此地今爲入內地通衢，每日火車數次，而狂呼者不已。尤可怪者，道旁居民皆歐洲種；狂呼之兒童，皮膚雪白，髮毛金黃，見之動人愛憐；其舉動乃完全無意識。十餘歲色貌雖仍前，然不學不工，面上即現游民氣質，望之生厭矣。葡人來此，廟山上之印度人而居之。此地冬日不寒，夏日不熱，高樹濃蔭，可以蔽日光，天然果品可以充饑。居此者，遂退化爲太古之民，較其頑薄無知若此。有信白人爲天然之優種者，請其來此山村一觀之。回城後，與諸君別

餐後，自赴一戲館聽戲。爲說白劇（Opera），覺其不甚動人。

六月十一日

本日爲此邦紀念日之一。總統舉行大閱，各軍隊均先後繞白河大街。余在旅館樓上，看甚清楚。其軍隊氣象，不甚嚴肅。觀者極衆，途爲之塞。

晚又赴賽會，觀美國阿根廷墨西哥各國之館。美國可稱之爲科學館。除各種模型及衛生圖畫外，其餘所陳列者太專門，觀者不能得興趣。巴拿馬運河模型，佔其陳列品之最大部位，亦最有價值者。阿根廷所陳列，以建築之攝影爲最多，裝潢亦最精。因其城市公共建築特美也。其拉波拉他河（Rio La Plata）之水底模型極精細，可以見其測量之精。所佔部位，殆與巴拿馬運河模型相埒。其農產品甚富。墨西哥館新出產品，無甚價值。其土人之陶器，有極精美者。望之動人，爲余在墨時所未得見。其他繡皮鍍金花邊等等，俱極美麗精巧，此皆土人之出品也。更有土人所著之大草帽大毡帽，製法精巧，望之亦雅觀。今雜人均著之。惟自號十成白人者，不甚愛之。館內所陳列者甚多。現世界各國各種之人，其所戴之冠，與歐洲式不同，而敢向國際賽會陳列，以自表揚者，祇一墨西哥耳。豈不可歎。

上述各館開幕，皆將一年。惟葡萄牙商館前日始開幕。一因其建築規模過大，需時較久。三因商人自辦出品，聚資建館，事權不一，進行遲緩也。其館建築不但堂皇，而且精美，室內

所陳出品，除刺金品及繡金之中古衣飾外，不甚精美。然此種衣飾雖美，今震於北歐強國之勢力，即文身之服飾，亦不敢不棄己之文美，以效他人之簡野。則此種美觀者，亦不過適成爲賽會之陳列品耳。最奇者，葡國於館內亦公然敢分殖民爲一部。其中陳列，有中國之木器漆器綉花等。間有中國字畫及學堂學生成績品。更有神主二個，其題式如下：

大漢顯考全泰鄭公
妣徐氏安人之神位

世代源流遠

彭門堂上歷代祖先

宗枝奔葉長

嗚呼，澳門爲明朝賜地，祇屬私產，前清外交家承認其有主權，遺禍未已，試問我神明華胄，如不甘心作他人之殖民地奴隸耶，應有以善其後矣。遊后歸寓。

六月十二日

午前赴銀行取錢，赴船票公司定船，擬即赴歐。赴國家圖書館 (Bibliotheca Nacional) 參觀。其建築之宏麗，與美國議會圖書館相埒。收藏甚富，有可記者：(一) 爲彼得第二部分；此部最有價值，此國王政時代，三代皆自歐洲購書運此，以宏體制，而壯觀瞻。末王彼得第二部分。又爲文學之士，遊歐之時，御書房之收藏，全讓歸民國政府。今此等書特爲一部分。上懸彼

得遺像，人民對之，並無惡感。(二)爲古鈔本部；有十三世紀寫本，耶教經典。其最工者，字小如蟻跡。中年人亦非用鏡不能了然，此無價之古董也。此部之貴重品，亦皆爲當時御書房故物。(三)政典部；卽自殖民時代起，各時期之案卷。(四)爲鑲刻部；此由美術中獨立一部，皆意大利有名古刻銅板之印像。其精美等於現在用照像所製之銅板。羅馬之美術，今日之意大利人，猶能衍其嫡傳也。其餘各部大致如他圖書館。惟閱書者殊少，此與美國情形大異。南美學術之不振，此一端也。此建築之一部分，今爲衆院所借用。因衆議院改修，今在工程中。導余參觀者，能英語，名伯林客(Bassius Berlin)，爲余解釋極殷懇。下午赴國家博物院參觀。因時間太短，未正式訪其職員，僅自行觀覽，匆匆一周而已。南美博物院，殆均有滅種之犬動物。此處之可記，而較特別者三點：一印度人之長弓大箭，弓靶長五六尺，箭亦四尺餘；二印度人之未開化有貫耳貫鼻貫額之風。貫後以術使其孔日大。有絲薄細如小繩，而孔大如鉅錢者；三王政時代之變輿，陳大門以內。博物院在城外一極大之公園中。有泉石竹木，風景幽勝。小湖內有人蕩舟，安閒之態，使時間匆促之遊客羨慕不已。遊共和公園，在城之正中。湖山橋梁亭榭布置俱美麗而大方。花木之茂美，更不待言，而周圍以鑄花鐵欄杆護之。此南美公園之特色也。

赴使館辭行，並取護照，因余擬在葡萄牙登岸，由中國使館送葡大使簽字也。

六月十三日

晚夏公使來訪，余留之晚餐，談至十時乃去。

晨早起，檢點行李，並略書日記。船票已購得，係英國皇郵船運公司 (Royal Mail Steam Packet Co.) 阿浪沙號 (Arlanza) 之頭等位。用去巴西錢三百三十萬元，此數目實駭人聽聞。然每一餐輒四五千元，住旅館每日房餐合計總須二三萬元。除船票不計外，余在此邦已遊三城，住九日，乘火車千餘里，購書籍照片若干種，用去一百餘萬元，合中國錢向不及三百元。故生產費之低廉，以中國幣計之，此邦實爲第一。然其本國則若於生活費之飛漲，用度較艱，蓋幣價跌落也。

余今日收拾行裝甚速，而旅館中爲余貼船票，上下轉運，以至送輪船，則極慢。至此等處，乃感旅行南美，不如北美之方便。餘時則覺南美徇役之恭謹勤懇爲便也。余到船上，已下午一時四十分鐘。船二點即開，夏公使重用九均來送行。船將開，彼等下船去。此船甚大，乘客多，送客者尤多。船上下之嘈雜聲至對面談話，不能相聞。送別下淚者亦不少，然不及在阿根廷上船時之多，因此船英籍，其乘客多英國僑民也。

二時正，船開旋。此如畫之城市，漸去漸遠。船駛行出港，港口之形勢及餘勢，成爲島嶼，羅列港外者，皆奔過眼底。片刻已退出視線以外矣。餐品不甚好。晚餐後乘客在艙面男女踴

舞。余觀約半小時，赴寫字室寫信。十一時寢。

六月十四日

晨起甚早。在船面散步，午前乘客在船面行走者較少。夜動者盡必靜也。

正午船抵南緯十九度四十分，西經三十九度二十二分。自昨下午二時開船，共行三百三十三海里。距巴一亞埠 (Bahia) 四百一十七海里。

下午略補日記，晚仍觀跳舞。有十二三歲女郎他人強挽之舞者，未終局，差容滿面而止。

六月十五日

正午船抵南緯十三度四十三分，西經三十八度三十四分，共行三百六十九海里。距巴一亞埠四十八海里矣。

下午三時，船停巴一亞埠海面。乘客下船者約四十人，皆由小船上岸。人多聲雜，諸事無從探聽。遂自行下岸，見滿街黑人，居十分之八九。此城依山濱海，海岸平地極狹，故山上之建築極多。余以語言不通之故，未敢僱車上山，僅步遊山下數街二三小公園。街市較大者，邊道亦以黑白石砌花，惟不甚潔淨耳。尋書鋪購風景冊未得，購明信片若干。至一咖啡館，飲果水一杯。六時回碼頭，正慮僱船不易得，適有同舟乘客某君，自僱一小船上大船，余得分乘之。甚便。至船尚未誤用晚餐也。巴一亞爲巴西歷史上名城，與里歐並稱。今則判若霄壤，不能

並歸矣。

晚十時，船又開行。十一時寢。

六月十六日

晨起，寫日記，讀陸放翁詩。

正午，船抵南緯十一度五分三十秒，西經三十六度二十六分。蓋沿南美洲東岸，向東北行，北多東少也。昨夜至今午共十四小時，行一百八十四海里。距波南浦口（Pernambuco）二百一十二海里。

布拉嘉君（L. H. Braga）葡萄牙人，其妻巴西人，喜與余談，其妻不通英語。布君言及澳門，思往一遊，余心動不樂。強自忍抑，談如常。

船上又組織游藝會（Association of Sports）余捐英金一磅。心中有吝意。

晚乘客跳舞如前日。余觀半小時，歸室寢，將入夢，猶聞舞場中樂音煒煒也。

六月十七日

晨七時起，船已停波南浦口岸前。八時，余乘小船上岸。此地人懶，岸頭汽車，尙未上市。極難僱。步行數街，各汽車夫知有船停岸，爭赴碼頭搶好生意。喚之不甚理。聞有理者，每小時索巴西幣一百千。平常多十二千一小時，至多者不過二十千也。八時半，得一車，以一小時

時之時力，備遊全城。葡萄牙舊式建築甚多，與西班牙式相同。住房家家有牆，有門。牆內僅外爲大院，以蒔花木。市房四圍爲房，中必有小院，如中國所謂天井者。新式之建築多壯麗。新舊者較狹，新者多雙衛。城內有二河，皆通航。小輪與帆船泊岸者甚多。以巨橋五六通各岸，一氣，橋工亦堅美。街內公園及住宅內，多有高棕大蕉，及其他熱帶花木。近河岸者，景尤美。與前日所遊之巴一亞較，此城實美。且各街均甚清潔，知其市政管理甚好也。黑人亦甚多。普通人黑白不甚有種界。遊畢，欲將所除巴西錢票易爲葡幣，並購紀念冊。今日星期，銀行及各書店均不開門。在一小店購飲料，並明信片若干。因前日在巴一亞不通語言，大窘，在船略習之。今日能作簡單之言詞矣。九時三刻，回岸。仍乘原船回大船。共費巴西錢十千。所僱之車一小時二十千，另給以五千賞錢，彼稱謝不置。船停後，有土人上岸售物者，余購印度人以果壳所刻之玩具，及巴西山木手杖若干，作紀念。十一時船開。

正午船抵南緯八度一分三十秒，西經三十四度四十六分共行二百二十海里。離波南浦口祇行八海里也。距馬得拉島(Madeira)二千六百五十海里，爲再一次停泊之處。非七八日不能達也。馬達拉距葡萄牙甚近，應劃入歐洲界內。余雖於本月十三日乘船離巴西京城，然船沿海島東北行，仍在南美地帶內。此次離岸直向歐洲駛行。與南美乃真告別，而美洲之遊行亦於此完全告終。自明日起，余之日記，卽作遊歐行程之起首矣。

第十四 由南美赴歐洲在大西洋舟中

1 行赤道下並不覺熱。2 在船中在草爾美汗漫錄。3 船抵馬德拉島入葡萄牙境。

六月十八日

夜有夢，因昨晚與英人司咄肯（Srincken）談甚久。一，彼謂中國人已多解歐洲文字，何以至今尚不廢去象形字？二，言及德國，彼謂英德已漸趨親密，因二國為最近同種，法國究係異種也。三，彼詢余拳匪亂之原因，及此後是否仍有此種危險？談時甚久，余之感觸甚多，因有夢。夢他卉畫著花，說是蓮，然並不甚似。余謂此蓮久不花矣，以余故，今年花特盛。此時忽覺每蓮皆代表一民族。乃續言每蓮皆應為之置嗣，無使滅絕。時有英友在側，似即司咄肯，謂印度蓮應滅種，不能為之置嗣。余覺其人可怖，不敢與爭辨。此時又覺余表姊羅娟素女士在側，撫印度蓮低吟云：「不管他種滅族亡，年年清明且奠他一杯酒漿……」（中忘）想家家兒女都羨作姑娘；（吾鄉惟較貴顯家女郎有此稱）。那知作姑娘的更哀哀的想，指白雲說是帝鄉」。其音哀怨，不敢卒聽。此時將醒，覺是夢。又轉想始緩醒，聽其下更吟何辭！然亦醒矣。窗外怒風擣水，驚浪抨船，聲洶湧可怖，絕不類夢中吟聲。急起披衣，有物墮衣墜地，格格作聲。圓電燈視之。則昨日在巴西波南浦口城時就船上所購紅印度人之果壳雕花盆。所雕

之花，皆著色，粉紅淡綠，幽艷可憐，有東方畫意，此夢中代表民族之蓮花房由幻也。遊歐行程之第一日，乃開始於記夢，殆類編小說，可笑。

晨九時許海面現一島，極奇峻可愛。檢圖知爲拍南渡島（Pernando Noronho）。午十二時船抵南緯三度八分。西經三十二度十八分。距歐洲附近之馬德拉島（Madeira）二千三百二十一海里。昨日航行三百二十九海里也。

是晚仍有跳舞。

六月十九日

整理南美日記，付以名曰南美汗漫錄。並草弁言約五六百字。

正午船抵北緯二度八分，西經三十度三十六分，共行三百三十二海里。昨夜二時，正抵赤道，已在夢中過矣。今日已回北半球。

本日船上稱爲阿烈山大日（Alexandra day）。晚餐時，即席售阿烈山大玫瑰花，由乘客中少女貌美者裝裝分售。有不願購花，致未食水果，及咖啡即離席去者。然餐後仍在艙面分售不已。

六月二十日

草南美調查各事項，附於日記之後，成古巴略史，鐵路航業三段，約三千字，覺倦。

正午船抵北緯七度四十三分，西經二十八度三十八分，共行三百五十五海里，距馬德拉島一千六百三十四海里。

晨起時，有雨，聞此帶現爲雨季，凡船過此，均遇雨也。

晚女士遊舞，其興甚酣。

船上有日本人一，乃白人之僕。白人對之，主僕界限甚嚴。僕人不能入餐廳。彼愛與余談，余不便拒之。然恐西人誤認，蓋已有誤余爲日本人，誤彼爲中國人者。自今日起，中餐必著晨禮服。晚餐必著晚禮服，且此爲英國船，英國人餐時必著禮服。南美人有半生未著禮服，因乘英國船，特購置禮服者。

六月二十一日

晨興尙未六時，已大明，蓋入北半球，又爲夏天，故日甚長。初登船晨七時方明。

正午船抵北緯十三度十七分，西經二十六度五十二分，共行三百五十海里，正距馬德拉島一千二百八十五海里。

上下午草南美國查事項，古巴之實業，約二千餘字，覺倦。

晚看化裝跳舞 (Fancy Dress dance)，此爲遊藝會中題目之一。凡爲化裝者，必須先時爲之。餐時化裝入餐廳，衆鼓掌歡迎之。化裝者，約二十餘人，以裝美洲印度人者爲多，此

不約而同者。跳舞時先分爲三班：第一班女子臨時化裝者（*Dress on board*）；第二班女子裝服預備者。（*Dress brought on board*）；第三班男子臨時化裝。每班列隊，由船役一人持佩鈴搖之，領班魚貫入場，徧行於觀者之前。每人身上，皆書號數。預製化裝者黑號；臨時者紅號。觀者每人一票，任意書號數，投之。每班中祇書一人，一票共投三人。以得票最多之三人，每班各一人，爲得獎。除裝印度人以外，有裝乞丐者；有裝夏威夷人者；有裝猶太人者；皆無甚精巧處。一女子化裝爲賣果貧女，尙有情趣。一童子以浴巾爲衣，以擦身之圓海綿爲帽，以其他浴時用品爲佩，其號數之前，另有字一行云：入浴次序，依下列號數。此裝最見心思。投票結果，以飾印度人披皮曝作衣，隔身塗紅土頭，安假髮者得彩。

六月二十一日

起遲。連日行赤道下，並不覺熱，初以爲夏令，日輻北陸也。今日已至北緯十餘度，午前著薄呢衣行艙面，迎面海風，仍有涼意，不知何故。正午船抵北緯十八度三十六分，西經二十四度三十七分，共行三百四十五海里，距馬得拉島九百三十九里。

南美調查，上下午共書二千餘字，古巴已完，續草巴拿馬，已覺船上時間有限，恐自歐上岸時，此編不能竣事也。

六月二十三日

正午船抵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五分，西經二十二度二分，共行三百四十一海里，去馬德拉
尙有五百九十八海里，已距歐洲近，去美洲遠矣。

上下午草巴拿馬調查已竣，本日書三千餘字，倦。

六月二十四日

連日晨起浴，浴室中亦係海水，浴後覺快。

正午船抵北緯二十八度四十六分，西經十八度五十一分。共行三百四十六里。去馬德拉島
餘二百五十二里，大約明晨可到。

昨閱美國文匯雜誌 (Liberary Digestion) 載墨西哥教育總長華康塞魯博士 (Dr. Tose. V
aseoncelon) 前於巴「西百年紀念開會時演說，有印板時代已過去，吾人所需在創造，不在仿效
。須知吾人之民種，與歐洲大不相同，一切設施，斷不容再仍前抄襲。本洲印度人決非退化人
種，其進步時甚穩健，隨處可以察見云云。此文附載有博士照片，乃白血較多之麥司提索。而
其演說之語氣，絕不自矜自種，可敬。

草祕魯調查竣。每晚輒坐吸煙室休息，或與乘客談。

第十五 葡萄牙

1 遊馬德拉島。2 抵葡京里斯本。3 參觀美術館及動物園。4 遊茫得司道利一帶——溫泉，砲台。
5 遊新塔山——來娃宮，白納宮。6 葡俗之一斑。7 耶穌教與葡萄牙。8 耶教與中國。

六月二十五日

晨抵馬德拉島。島距歐尚五百海里之譜，屬葡萄牙，面積不甚大，而險峻。船停港口，岸上照例有小船來登舟，並無醫生驗病，或因無乘客離船也。九時許，有愛士蒲蘭德飯店來船上招待乘客，上岸遊覽。船車飯費均在內，英金一磅半，願遊者付資。彼給以五聯票，下大船由小船上岸，此段此次不用票。上岸後或乘牛拖車（Bulllock Car）或乘汽車至上山電車站。余等此次乘汽車穿數街，街道甚狹。好在車少行轉，亦無擁擠也。上山電車，亦係梯軌齒輪。歷三站而至愛士蒲蘭德飯店所在。島無平地，而土壤肥饒。且當夏令，徧山青翠，美麗有類檀香山。亦有赤道花木，而以大陸樹木為多。島人有種麥者，現正熟，山較高處尚未熟。其農事甚幼稚，種法殆蒙古人所謂漫撒子者。余以暮春時赴南美，又過秋冬，總覺不快。至此又逢夏初氣候，風物亦與氣候相應，精神為之暢爽。電車共行四十分鐘下車。此地即為終站。另有行人之路，尚可環繞上升，并他往。在飯店前平台上，可俯見全城。城名風廈（Funchal）南面風

廈灣，北負峻山，即現在所登者，風景極盛。灣之東西由海直上爲高巖，形勢亦險要。在飯店旁路周覽，尋徑登更高之山，得一路，有泉自上沿路旁石砌小溝向下奔流。余意由此上可探泉索源，或有瀑布。衆客無從余者，僅一阿根廷少年奔隨余行。約二十分鐘，彼疲欲返，余強之登。又十餘分鐘，彼真不可支持，乃相偕下山。蓋始終見泉未見源也。

飯店旁，有小店售風景冊者，購冊二，明信片九。尋坐書各信片寄中國親友告我行踪。十二時，中餐，有音樂。餐客強半爲同船者。有數南美洲人，言音樂甚美，視船上者不可同日語。余問故，彼謂船上者特亂作響聲耳。余不解音樂，但知每一闕，掌聲雷鳴也。

余餐時最感興趣者，案上盤中有果品四種：一杏子；二櫻桃；三枇杷；四香蕉。香蕉爲南美最多之果不奇，其他三者，爲在南美所未見；且極似中國種。北美雖有杏與櫻桃，大半屬變種矣。故尙未至舊大陸，已有去中國漸近之感想。餐後，乘人拖車下山，路以碎石砌成作圓稜台階，便人行且便拖車下行也。拖車無輪，以二長平木作底。車上爲一巨椅，可容三人。椅與車連，極穩固。車周圍作短欄。以木爲之，鑲以鐵，其內以柳條編爲花紋。行時，二人拖之，以二堅繩繫二底木之前端，路之傾斜度小時，牽車使前行；傾斜度大時，牽車使緩下；路曲折時，兩繩一緊一弛，使之轉灣。路兩旁多人家，有貧者，亦有高廈大屋，傍山勢作極大平台，周圍古木叢花抱之，望之如樓居之神仙者。沿途乞丐甚多，余留心察之，遇客操英語者，男子

不給以錢，女子愛給。童子操西葡二國語者，男女均給以錢，樂意給年老者。更有變相之丐者，即賣花之童男女也。以花枝或花束向車中擲之，乘車者可意隨意擲以錢，不願者，即擲還其花。余購孟蘭花一枝，葉長八寸許，花瓣長五寸，色香俱佳，付以美金六本士，約合中國錢二角餘也。

下車後，停車於一售土物之店門。其售品爲珊瑚品花邊繡花柳條椅具等及風景冊也。余又購風景片二冊，以巴西幣易此國幣，當時不及核算，吃虧至四萬餘元之譜，言之駭人聽聞，合中國錢約四元餘也。

有操英語之本地人，願導余遊。又乘牛拖車徧遊城內各街。見魚市售魚肉者，持巨刀割售。其整魚長五六尺，圓身滾肥，每頭重約四五百斤。又至公園戲館橋街各等處，車價萬元，合中國一元。上船時，給導遊以萬五千圓，彼款謝不置。未至德俄，先在此國嘗用盧布馬克購物之風味矣。

牛拖車分二種：一種運物，極簡單，以二長木用小橫木四五橫聯之，即爲車身。前端極狹，以鐵紐聯一長木，向前伸，即爲車轆。轆端有橫木以兩牛駕之。一種坐人；以二長木數橫木作成，前後長方形爲車身。四角立柱，其上有棚爲車蓋。四柱之間，前後左右，安板高低不等，爲車箱。箱中前後對面安二大椅，以備坐人。車製雖極簡單，而上棚美麗，兩椅舒坦，乘之

甚有趣，而無苦。惟牛行太遲耳。御者必須二人；一在旁趕牛；一在前領牛。遇街頭轉彎時，牛前之人，趨前數步，以視有無汽車。此種車之大短處，在時間與人力太不經濟。聞此邦人極懶，其時間與人力，往往拋置不惜，此一端也。此外尚有騾拖車，與牛拖車相同，余未乘。又有二人獨槓橋，上山時所用，余亦未乘也。此島之車，尙未進化至有時輪代；而汽車忽自外國飛來，乃遂級而進。然除汽車外，仍無有輪之車也。

上船後，有土人上船售土物者，尙未去，以二萬元購碎珊瑚一串，豆製小軟盒二枚。

大船左右有土人，駕小船狂呼，擲小銀幣入海，則躍入拾出，百不失一。余由美國西歸島上船時，亦有此類人，然祇二人；一黑人，一雜人；此地則皆白人也。每船二三人不等，童子居多數，余數之，船之一面共小船十三隻，約三十人；他面不知若干？合計總在五十人以上。然港內尙有他船停泊，則業此者，合之數應在百人以上。其人民之不務正業，於此可見一斑。又下山時，見小女子年八九歲，衣服整潔，背繫書包，似自學校初出者。見余等過亦混羣丐中乞錢，不以爲羞。蓋家庭教育不良，使兒童養成劣根性矣。

三時五十分，鳴號催來船訪友及售物者下船。正四時開旋，至五時始將此島過完。島之餘勢，作一二極小之島，峭立海中，甚有致。此島東西偏長形，如楸葉。共面積三百一十四方英里，人口依一九一九年之調查，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人。以風度鎮爲治地，鎮之人口，依同年

調查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七人，稱爲葡萄牙第三名城。城內人多解英語者，英幣流通行。或言此島不啻英地船赴南美之避風地，其島之營業，全恃英船客人上岸之交易。或云葡人自英奪荷卜拉他（Gibraltar）峽以後，深慮其圖此島，故事英惟謹，資其利用，以免其用武力掠取。殆實熟悉此間情形者之言。

本日停止草南美調查，明日又須預備下岸，南美調查，恐又將擱筆。作較長之記述，如此其難，晚天氣甚涼，何故？

六月二十六日

晨起覺涼，爲熱水浴。昨日所購之孟蘭花插室中，時有幽香。

草昨日遊記。

正午船抵北緯三十五度五十分，西經十二度四十九分，共行二百八十五海里。距葡京里士堡（Lisboa）二百四十八海里。知馬德拉島距歐洲最近之口岸，爲五百三十三海里也。

與葡人烈魯君（Paul Lello）夫婦談中國文字甚久。彼等不甚知中國文字爲何物，彼姑問之，余必詳答之也。

下午停止草南美調查課。初擬在船草竣，課未過半，而時已暈，作事之難有始終如此。上陸後，日日有遊程，日日有日記課，恐不易補草關於南美之事矣。晚與英人李君談，彼謂巴森

君，託余至倫敦見巴君爲致意。

六月二十七日

晨醒甚早。夜來微有風浪，船行不如從前之穩，起六時半，檢點行裝。此舟爲余海上之家者半個月，檢裝若有別意。余室在上數第三層，非甚好之地位，然甚寬大，本有下床二，上床一，祇余一人。撤去上床，其二下床，一睡一置書籍用品。寫字時先在室內檢齊應需書籍抄本紙張等，攜之赴吸煙室中寫字桌上寫之。室內則床滿書籍也。現在一一納之箱中，儼如搬家。八時行裝已齊，赴餐室稍用茶，分別開小賬。此邦並無醫生上船驗病，有關員及口岸，警邏人驗照及行李。下船者，並不甚少。九時許，中國使館館員高君王君來船招待，下船已十時餘矣。船不能徑泊碼頭，船公司用小船送客人及行李上岸。上岸後即爲海關，久候行李不至，先攜小衣箱一件與高王二君入城覓旅館。此間旅館各有接客人，大都能操英法語。高君愛詢彼以房價，致兩家接客人相爭口角。余等僱車至歐羅巴旅館(Hotel de l'Europe)。高君云：美國公使初來時即寓此，然并不甚大。臨窗房祇餘一，且室內舊客今日下午上阿浪沙船方法。余等先至室內一視，見衣箱上置書一本，有中國字；近視之爲華英文義津逮六字之題籤。在另室中少坐，偕高王二君赴使館。吾國在此設有代辦使事者，公使由駐西班牙公使兼任。代辦李君世中在山避署未歸。高君約中餐於一法國餐館。餐後，李代辦由山上已歸，又赴使館訪李君，談至

傍晚四點，天尚未昏，閱表已七時餘。蓋北半球正當夏令，日正長也。旅館房飯合計每日九十元，荷幣不名米勒司 (Mills) 意者千錢，若照此計，則爲九萬錢，價可謂昂矣。合中國幣約九元左右。餐品尚好，住室亦寬大。官廳公園。浴後披衣當風對窗，俯瞰園中遊人來往坐立，心境暢爽。衣箱中有英文關於委內瑞拉 (Venezuela) 之書，取而讀之，十一時寢。

六月二十八日

夜睡甚安，晨興步行數街。小街有女人售水果蔬菜，戴筐於頭，遊行叫賣，其聲音類中國舊式城中之叫賣者，惟多捲舌音 R 耳。此城濱海依山，高下不等，車上大都有擦楔，以防下坡時輪轉過速，此與中國舊式車行山路者同用一法也。至一小公園，地勢甚高，一面壁立，下面即爲海平之低地，乃臨海市面。在園上俯瞰人煙，遠觀海波及船支，意興悠然。又至一擦鞋鋪擦鞋，坐高椅上，彼跪地俯足擦之。他國公園中，間有跪地爲人擦鞋者，以他人立彼必跪，乃能及人之足，此在室中，他人據高座伸足凳上，彼無跪之必要，此或其習慣歟？擦畢，見他人給以錢五角即舊錢五百，余亦如數給之。合中國錢五分美國錢二分五。然美國大城街中擦鞋者一角，室內大部一角五，視此間六倍，此二國生活程度及生活費大約比例之一斑也。

下午李代辦及館員高省吾乘車同來，約余遊城內。先至美術博物館，進門有中國大瓷瓶七件。室內所陳殆皆畫品，有十五世紀舊畫甚多。余不解畫，但看畫中人物之衣飾，大都長袍左

者則差，多類東方衣制。亦有類中國畫中之蒙古衣飾者。知近代之歐洲服制，乃完全北歐未若開化者之蠻俗也。未至動物園，園在城外，高木森森可愛。陳獸不甚多，而有可記者：一爲猴，大都爲斐洲產，猴在室內，夫婦同居生小猴，夫婦共養之。初見大猴一對爲夫婦，二較大，約生歲許，一初生，大約爲兄弟。二大猴爲最小猴捉蟲，較大者助之。少頃，母猴抱最小者哺以乳，較大者蹲膝下撫小者腿。宛如父子兄弟也。又一處父猴與兒猴戲，母猴臥地作招手式，兒猴棄父就母，爲其捉背上蟲。余怪何猴身蟲之多也。細視之，並非蟲。蓋猴已知愛潔淨，而毛內最易藏塵芥，故吹毛求之，以尖爪檢去之，此遂成其惟一之工課。此園畜猴甚多，其大者乃較野，不知何故？寓美京時，同寓艾滄舟爲余言，美國心理學家實驗之結果，慈性及愛子女心，出於本能。子女之愛父母，人與獸俱，無此本能，美國之倫理，實基於此點。彼不贊成此說，謂子女之愛父母，亦出於本能云云。余爾時尙謂子愛父母，或不出於本能。惟人類進化，久爲超越於本能生活以上之階級，不必專根據本能以建倫理之基礎。今觀各猴，恐子女愛父母不出於本能一語，尙須再加考求也。又觀一極大海獸，余在美觀之而忘其名。身類牛而大腿短，鬃鬃，口極寬而牙不整齊，故食物甚艱難。然總以不得詳觀其齒爲憾。此園飼海獸者見余等至，呼其名之令來，默即自中奔出，立飼者旁，任余等立前觀之。飼者云：張口，彼即張口，張大，彼即向上，張大，即竭力張大。少頃云：去，則奔

邊水中。此獸能如此之馴，爲他國所未見也。觀畢，以二元五角付飼者，彼大謝不置。余等繞行觀畢，另至一處。有售茶點者，桌置樹蔭下另一亭，亭內數人奏音樂，高絃索中，開一小跳舞場，上以綠蔭爲幕，下以三合土爲場，如中國北京所作之溜冰場，惟四圍無欄杆。各面橫下飲茶者，隨地可入舞場。有男女同來同舞者，亦有隨時湊合者。余能購果水飲之，且觀跳舞樂二閱，出園各歸寓。

晚李君約在使館餐。館無中國廚役，仍西餐也。李君數強余飲酒，此國酒亦佳，飲太多，談亦多。李君曾供職俄使館數年。俄革命時猶在彼。爲言舊俄佚聞，新俄越史甚多。歸已一時半矣。

六月二十九日

晨，高王二君來，導余遊茫得司道利 (Montestorli) 一帶。先乘車至一火車站，火車沿海岸西行，岸上坡坳起伏，村郭人煙，都在山半。對岸爲一半島，勢向北張。內有海灣，爲大洋，與此岸成一海峽，爲里司本河入海之門戶。峽盡，則見大洋汪洋無際矣。再西行，則見樹木特茂美。余等下車亦近埃司道利，有溫泉在焉。山勢不甚高，而三面環抱。叢松翠柏，彌漫山麓。正中爲小平原，如釜底，圓爲花園。荷風尾棕及其他諸花，小河通其中。園之三面皆有建築，隨山勢向後漸高。前面，左右建出進之大門，同式，高可三四丈，相距約數十丈。

也。門內左右間式者爲市房，已竣工，尙無商店開市。再內而西一大廳，爲旅館，再西爲溫泉。宮蓋不及旅館，而氣象雄偉，與美麗則過之。內庫尙未竣工，然亦可浴矣。以此方土耳其之華濟德。不知華貴誰勝？但比之我國京北之湯山別宮，則遠過之。此外建築，尙少未竣。此地全爲私家所經營以自娛，且爲營業也。本日高君偕夫人同來。由此步行至再前一站，覓一餐館中餐，高君作主。餐後，又步行而北，沿海岸行。岸漸向西趨，週環成一海灣，爲漁船進口之門戶。此邦漁業較盛，故此口岸亦與其經濟界甚有關也。海灣盡處，地形成一半島，墾入海中。上建砲台，數百年前舊物。以形勢論之，今日仍據要害。但葡今爲弱國，不與外國備戰，亦不必務國防。故台上無軍備，僅一無線電台耳，余等登其最高處，可左右覽岸上山林城鎮，前對大洋，胸襟爲擴。極目向東，里可堡亦在望中。下炮台沿岸同車站。岸下一帶，俱爲海水浴所。沙面張布傘或布帳，傘下僮獨浴者浴後休息；帳中則男女共浴者之臥沙休息所也。車站附近，結名曼德司道利，意言埃司道利山，以其地較高也。歸里斯堡後已七時。余約高君夫婦及王君餐於嘉來鎮（Gareto）餐館。

六月三十日

高王二君謀赴新塔（Chitra）。山甚峻拔，傍山有鎮，亦以山爲名。山下有王宮，譯書曰寒塔（Palacio Real），最後爲葡太后馬利亞所居，故或以馬利亞名之，爲九百年前故蹟。余

等下車，奉代辦在站相候。彼現租屋遷居於此也。同遊來桂宮，建築並不甚大，惟對面山境殊美耳。高三四層，整斜相間，每層中間有短廊，廊俱臨街，可以遠眺，可以俯瞰，與中國所謂深宮者迥殊。宮內稍有舊物，不異名貴，院內有院，不甚大。下層向院處爲噴水浴室，寬長約三四丈。壁皆以小瓷磚爲之。磚有小孔，孔通水管，機關一轉，滿室磚孔俱有水疾射如驟雨，亦奇觀也。觀畢，李君約中餐於某餐館。餐畢，僱馬車上山。山之上部爲白納宮（Palacio de Pena）宮據山巔，抱山爲環路上升。入宮禁範圍。路之兩岸，皆有牆。山之樹木異常佳勝，左右隔重牆，繁枝密葉，仍抱合爲綠陰以覆路。將至絕頂，守者以車馬進門費一元，（Entrada）至宮門下車，入內每人遊覽費各一元。宮門外鑿小溝以吊橋通之。門純以石築之，上爲弧壁，且進且高且轉，進約十餘丈，高約三丈，已轉向至宮內矣。宮分新舊兩部：一爲八百年前所修，一爲四百年前所修。然壁接連，已合爲一。守者先導余等觀舊部，錯落分四五層，每層室俱不高。惟空宮無木瓦等，每層上皆爲弧壁以白石砌成者。所砌皆成花紋，此種建築，科學及美術上俱有價值。次遊新都，每層較高。一觀見宮，裝潢較名貴，餘殊簡質。所陳古物，亦不過在歷史上有相當之價值。密多以雕花玻璃爲之，有一窗雕一人甚雄偉，戎裝跪一膝，張目上視。導者云：此王子約翰第六（Oom João VI.）赴巴西時之像。拜別君父，有依依戀戀之意。王子入巴西，造成對岸數十年之王國。導者爲一老人。觀畢出。彼云：已居此宮達四十年，曾

伺隙先皇，革命時嗣君由此宮出奔，蓋目覩之。官時已出室門，彼指宮周各砲台云：此堅固可
守。革命軍已逼近而守軍無鬥意，嗣君不能不走。又向西面指云：彼即大海，嗣君出宮直奔海岸
，由小艇轉大船以走英國。君等所參觀之寢室，御榻旁置四燭，二未燃，二僅燃寸許，此君后
最后一夜睡時所燃。走時者奉出，此後永未視此宮云云。白髮宮人，泣涕說天寶事，今日乃親
見。遇之出宮後至本宮木產博物館。又後至一英國人孟賽拉底私邸。宅以白石爲之，雕工甚精
。宅分多室，所藏實多華貴古本。尤多中國瓷器，並有古玉多件，不可計以價。李高二君均關
此室所列各物，價值在白納宮之上。此英人每年冬來此避寒，夏日酌准遊人參觀。宅院占半山
坡，名花古木，更不勝記矣。下山後本擬至李君寓，天晚作罷，歸至京城八時餘矣。

七月二日

星期一，午前略寫日記，未竣。下午自赴街上遊覽。此城高下相間，建築亦多華貴。攝照像
機，照照風俗片若干。此間風俗最現異彩者：第一，爲賣魚女；頭蒙以布，老年者多黑色，少
年用彩色，且多有繡花。布上頭頂，置一自製柔質圓圈，亦少年者有彩色或繡花，老年者素地
。或有用少年所用過已舊者。圈上繡大編筐，或圓或長，置佩其中。每晨魚市中人以千百計。賣
女子，皆首荷魚筐，身著長裙，赤足無襪鞋。此種裝束，自然醜者愈形其醜，亦有長身亭亭，
筐置頸上，不加羊扶，跨身疾步，腰肢轉增嬌娜者。蓋研鑿與裝飾本爲二事也。下午市散，中

年以上之婦女。未嘗早歸家。十餘歲之女孩。多係遊蕩者。余過於途中。雖其伴。不勝而走。又遇其他二人。取取機鏡照之。使以指自掩其面乃止。第二爲兩輪高車。以二牛爲轡。極本。緩行街市。余亦未得拍照。慨然歸。晚高君約至馬可西路 (Maxim) 俱樂部跳舞。男女不勝相讓否。皆可隨時約舞。有女子不能待男子者。則二女抱舞。舞場周圍皆椅。觀舞者。皆目擇一掉啤酒或其他飲料飲之。二女抱舞者。每舞至有男無女或男女少。應前。輒以眉目送情。余等觀至十二時半去。聞大聲在一時左右也。

七月二日

赴使館託爲余護照簽字。並轉請西班牙公使簽字。在街上遊觀。竟得此邦各州名勝及總統照像冊贈之。

下午購車票於華買里公司。

七月三日

上午高君來導余再遊街市。照像數片。不知輪顯出否？

下午赴使館取護照。李代辦自乘塔羅。晚李君偕使館外國僱員來訪。並約看荷國戲。亦爲雅夏 (Valentille) 其結隊跳舞。女子多着草鞋。衣飾精美。亦遠遜他國。其長處。戲有主樂劇。以雜耍伴隨。如中國之武戲。自有戲之原委。以雜戲台演各種武技。爲一種配合。老戲

布景能速變，爲其長處，台上自動機甚多也。有時祇加一幔，藝員由此部走至彼部，卽爲另一地方，雖荷簡實方便。其他各國以佈景勝者，往往全劇祇布三景，劇之原委，悉於此三幕中補叙，以襯掩之筆寫之。文章品格，固爲上乘，而普通社會往往不歡迎也。一時始散。

七月四日

晨七時起收拾行李，開賬，囑旅館之上站人（Porter）將行李送上車，並代購行李票。自乘電車赴使館，約同高君往參觀城內有名之某故宮。（余忘其名）此宮本不開放，因使館託外交部介紹，故可往觀。至則寂無一人。詢之宮旁兵丁，云：十一時後方有人來，此時門扇無鑰云云。宮之外部，並不甚壯麗，有頹敗處，亦未加修理，若有意點綴此故宮之「故」字者。聞歐洲有古銀器二套，後無能仿者。今一存巴黎某故宮，一存此宮。故此宮乃以銀器得名。又最近尙有一事與此宮有關係，葡國舊日教會之權極大，國內不動產爲教會所把持者極多。革命之後，清查教產充公，禁人民爲僧尼，此其多數政治家所主張。彼等以反對其教會專橫之故，對外國掌國人員亦少好感。而此國與教皇又素有外交關係，彼此互派公使。前數月駐此國教皇公使，升授宗伯主教（Cardinal bishop）應由教皇爲之加冠，教皇不自爲之，以正式國書，請葡總統代爲執行，卽在此宮中。事後大爲政黨所反對，釀成政潮，今內閣猶在搖動中也。本日午前十一時四十分余所乘之火車開行，勢不能久候，乃往觀附近大教堂。其建築之偉大，視三次

所見之王宮數倍。室內高竈大柱，曾有神斤鬼斧之雕工，與在墨西哥所見者，同其精美，而偉大過之。歷代帝王棺，皆以大理石爲之，在此室中。棺座棺頂爲偉麗之雕刻，最上雕王冠。此外凡葡國名人棺木都存此。有一巨室，左右存二棺：一爲佔領巴西之賈伯拉爾（Pedro Alares Calral），一爲在印度劫奪土地之賈馬（Vasco do Gama）。棺之偉大與美麗，不減帝王。棺上無王冠，以雕像代之。至十一時尙未觀完，以時促，急赴車站。李代辦亦來站相送，並爲余向西班公使索得海關優待信。車開，李高二君始去。余前日購得全國名勝錄十冊。各城之教堂皆雄麗，而其他風景及街市照片可查見其人民極窮困之彫弊現象。余觀此事有二種感想如下：

第一，此邦爲耶穌教國家。耶穌教以前無甚歷史可言；耶穌教以後，其發強盛光榮之歷史，無不與耶穌教有密切之關係。故今所觀之教堂，直其國廟也。入其廟中雖異國人非耶教人如余者，亦肅然起敬。想見十六世紀時其國勢之強勝及其民族開疆拓土之精神，覺至今日葡萄牙猶爲一可貴民族，具不可犯之威嚴。

第二，此教堂之偉麗名貴，爲所過各國所罕見。而此城窮人之多，與其窮之程度之高，亦遠過於其他各國。教會事業，與平民生計適成反比例，乃覺葡國革命，不但爲政治的且爲宗教的，其原因固有由來。

至此忽思及中國現在亦有耶穌教。且有醉心西化之人。主張中國耶穌教化者（*Christianiza*

tion of China)——又爲感想如下：

第一耶穌教與吾國歷史有何關係，炎黃夏商開闢東亞大陸，統一萬國政教，蔚成東方文明，此與耶穌教有何關係？次之，秦皇廢全國之封建爲今日歐洲所未能全行，漢武經營西域三十六國，全括今日之中亞西亞。更推之，吾族之蒙古曾囊括歐亞，建全世界空前之大國，又與耶穌教有何關係？直至近代，耶穌教始入吾國歷史範圍。義和拳之亂，自有其他原因；而耶穌教之干涉司法，欺壓平民，毀謗前聖，是否爲此亂之重要原因？至今日而四萬萬之賠款，猶重累吾民。中國國勢削弱，亦自有其他重要原因，而各國之分佔吾口岸，區劃吾領土爲其勢力範圍，是否開始於德人之強佔青島膠州？德人之進行步驟，是否先由教會與平民開辟，以爲借口之資？數吾國四十年來，割地納款喪師辱國之歷史，殆大多數與耶穌教有關係焉。然則對於耶穌教之感想，吾國人與彼耶穌教國家之人，是否當然處於不相同地位，願實達者一思之。

第二，中國普通觀念，宗教當然超然於政治經濟以外。然略考耶穌教之歷史，則每至一國，把持政權，劫沒私產，誘迫平民爲信徒，驅養信徒如奴隸。故其結果人民益貧而教會與教會相關之貴族巨室則益富。南歐與中南美所見者，大都如此。不過有對於宗教已革命者及未革命者之別耳。北歐曾經單獨之宗教革命，故教會罪惡無南歐之甚。專就彼教論，新教誠舊教之良藥。中國本非耶穌國家，舊者舊非所歡迎，新者亦無備用之。

第三，中國人有倡耶穌教國論者，講現在政教離散，人民精神無所託，必以耶穌教救之。此賢者之論，非政客式之教民所能言。羅馬將衰時，耶穌教會一度自號為救亡之藥，而結果羅馬實亡於耶穌教。全歐政權俱為所把持。自稱（Papa）之教主，遂擅至尊之號以統治各國元首。先剷除羅馬法制，繼又燔滅希臘哲典，歐洲民族歷史上之二明星，悉為所滅，以造成數百年之黑暗時代。豈中國人有羨於此耶？國已弱自強之，國將亡自救之，斷無毀滅國性作異教之媒，足以救亡者，願國人深省。

第四，國人昧於耶穌教之歷史及性質，必將執現在事實以疑吾說。余先就其歷史及變遷略釋之。耶穌教者以自身勢力為主體，善變力行，常能利用潮流消滅他種勢力，以自擴張其勢力者。今分其全教為數段：第一，對猶太教革命欲承襲摩西所創教國之勢力，未能成功。第二，羅馬衰亡，分其政權，勢力遂大。其後釀成歐洲之政教分立及宗教革命。以上二段，為其獨立時代。第三，與南歐之強盜殖民家合作，以征服中南美。既以政權讓王族及武人，乃大沒收民財，以樹經濟上之勢力。墨西哥當時全國財產四分之三皆屬於教會。他國稍次之。第四，與北美之資本家合作，以造成美國畸形發達之經濟制度。近更向全世界各方進行。以上二段，為其與他勢合作時代。此後彼更將變如何之態度，以擴張其勢力，仍視世界潮流為斷。要之，與強者合作以劫奪弱者，朋分其利益以自殖其勢力，則未易遽變。有時潮流過急，使彼轉舵不及

，如今日之俄國，則爲例外。倘能與以相當之時間，社會主義共產制度，但能有益其勢力之保存或擴張，彼固未必不能與之通力合作也。

已遊十二國，除日本外，餘皆耶穌教國家。其歷史政治經濟狀況，隨處皆與宗教有關係。感觸異常繁複，因便略及之。

車開先過一山洞，曲折東北行，見田間耕人不甚多，地多荒蕪者。此國田僅闢四分之一，其民情也。凡熱帶下生產過易，或土地爲其特殊階級所把持，人民耕作爲他人作嫁者，俱養成怠惰之惡習也。

午餐一西班牙人葡幣用盡與余同餐，余付飯餐，伺者少找余丁元，余數出追索之。餐後西班牙人還余錢，少給余二三元之譜，余作爲不知者，三元祇合中國錢三角也。

下午六時，入西班牙境，以有使館優待函，行李免驗。歐洲各國僅有外交護照，仍驗行李也。在一車站停車，站上居民多來站上，入兩列車分停之中間站台上遊走，以女子小兒爲多，衣服多整潔，初余不知彼爲作何事者。彼等多愛向余招呼，余亦應之。詢之他人知此站容衣服整潔者來參觀行客，行客中余最特別，故多愛招呼余也。車行，羣兒都向余招手道別，余樂之。

車有臥床，每室上下二人，余同室者爲一德國人，能英語，談甚多。倘聞中國文甚難言否。

？余漫應之。彼又詢余識中國字否？余因已與久談，不便實其無常識。乃答云：言之可愧。有國人民僅有百分之二十五分識字者；中國亦不過百分之三十。余差幸為此百分之三十中之一人。彼又問然則中國尙自保守其舊有之文字耶？余應之。又問何以不改爲拼音文字？余云：此亦一問題，余不能答。告君二事實：第一，梵文入中國不在拉丁文行於北歐洲之後。北歐簡直承受拉丁文字，中國則大事翻譯所有梵文經典盡譯之，今日世界佛典完全無如中國文者；而仍通梵文者幾於無有。但西藏新疆蒙古滿洲爾時之人不通中國文，皆取法梵文製拼音文字。今滿人多通中文，故滿文已完全消滅。蒙人之蒙文，已消滅一半。此一事實也。日本古無文字，曾專習中文，與其語言不能盡合。唐時僧人依梵文法爲之製拼音字母，自此以字母行音兼寫中國字於內。今日本工商科學在世界佔如何地位，人所共知。全國人民識字者百分之九十八分。就所謂世界科學所謂普及教育者言之，宜以刪除中國字專用拼音字母爲便矣。而彼邦學者，討論經年，卒否決之。此又一事實也。彼至此乃大驚異曰：世界竟有如此有魔力之古文字，呆目稱舌不止。末乃論及西班牙文之美以聲音圓轉整齊，不成音之候音夾雜其中者較少，英文反之，是以不美。彼謂德文不成音之候音更多，故亦不美。余云：法文之所以較西班牙稍更美者，一因捲舌音軟滑流轉；二因不成音之候音在字尾者全不念出，在字中間者大都簡直刪去也。西班牙文捲舌音較重濁，故稍差。中國語每字一音，每音乃一主音一候音所合成，絕無不成音之候

音夾雜其間。故聲音之美，爲他國所無。文字之形式，隨處與六千年歷史之文物聲明及歷史人物之德行事業及佳話軼事有關係。故其意味之豐富高深，更較聲音爲上。可云中國文字過於美麗，使好之者怠於他業則可；不能疑中國文字爲不美也。今中國留美學生在二千人以上，平均成績在美國學生以上。蓋美國學生課餘以跳舞看戲爲娛樂，學業不專。中國學生以英文學科學，課餘偶流覽中國書用代娛樂，求學較專，是以成績好也。中國文字之內容所缺乏者科學，今後能以譯佛典之精神譯科學，他日當可成爲世界惟一之豐美適用文字。余此論已屢向外國人言之，僅此次記及之。

晚九時寢，遊葡之日記以完。

第十六 西班牙（自民國十二年七月五日至七月十六日）

- 1 西班牙鄉間景色與中國北部相仿。
- 2 抵西班牙京城馬德里。
- 3 遊芭爾杜宮——小幅棉錦值二百萬美金。
- 4 遊愛氏高利亞——皇宮，皇陵，教堂及修道院——。
- 5 斐律伯第二寢室及辦公室之簡樸。
- 6 參觀雕畫博物院。
- 7 在參議院傍聽。
- 8 遊多來都省城。
- 9 離西班牙入法境。

七月五日

晨五時起，由車窗外觀，徧地皆已收未收之麥田。正收者用鐮刈之，積堆仍以麥代繩束之。其碾場及揚場之法，與中國北部相類。所用木揪，與中國北部所用者相類之程度，恐尙在南省版用者以上。其墾地之具較異而拙。住房多爲三間一門二窗者。如非先知此爲西班牙，當疑爲中國境內也。七時半至京城馬德里（Madrid）躊躇未下車。有使館秘書李君來招待，宮邸旅館有汽車接客，遂寓之。公使劉崇燾字子楨有病，約下午赴館晚餐。行李收到後，僱李君先至街上略遊覽。覺此城氣象光昌博大，建築美麗中有名貴氣雅馬路間有不甚平者，不失爲名邦大都之規模也。大街上亦多有樹，店前樹陰下亦多售茶水者。就一處坐飲，覺清爽。回寓即與李君同餐。

下午六時餘赴使館，劉君出晤。彼病尙尙未全愈，然可談。詢以中國情形，亦莫爲真情。

然據西班牙現在因摩洛哥 (Morocco) 問題引動政潮，各黨連合與武人抗。頗有興趣也。彼有中
國廚役，餐品適口，炸醬麵，與在北京所食者同，大飽之。同座有劉君夫人秘書宋李二君。晚
十一時歸寓。

七月六日

赴街尋書店，購全國風景及建築冊，得精印巨本，爲之狂喜。葛蘭納大 (Grenada) 省之
亞拉伯建築，其偉麗非思工所可喻。且對偶式中有庭院 (Patio) 之建築，多在該省附近，乃
知西班牙之建築在歐洲俱特殊色彩者，其來源乃在亞阿伯。亞阿伯在亞斐之間，爲埃及及尼
羅河流域及巴比倫美索波他米亞平原之連鎖地帶。其關於此二大古文明源流甚大。然其派則完
全爲東方式也。

下午在街遇李君志吾，謂約余同寓，其房東甚和藹，而房飯亦好。余偕至一觀，允次日移
與同寓。

晚赴使館與劉公使送行。連日來使館來時乘馬車，歸時步行，沿自由大街歸 (Gran Aven
ida de Libertad)。街寬，余步之爲一百一十二步，在一百邁當一上，約中國尺三十丈也。
左右雙衛，中爲波拉多 (Prado) (卽艸原兼路徑之意) 中蔭大樹叢花，仍分左右二道。雙衛
之再左右，仍爲邊道。大樹陰下不遠，必有桌椅售飲料。雕欄長凳則隨處有之。余所經各國城

市中以此街爲最寬。

七月七日

晨起收檢行李。十一時李君來，余開眼，移與同寓。

新寓內，床帳棹椅皆精美；且有三室：一寢室；一坐室；一書房。中餐餐品亦美。余在旅館中房錢每日三十元，用餐每次十元。日以五十五元計，合中國錢十五六元之譜，直與美國大旅館同其昂貴。此間每日房飯共十五元合中國錢四元餘也。

下午赴書鋪購書紙。

七月八日

星期，上午補寫日記。下午約李君及宋椒林夫婦同遊芭爾杜宮 (palacio Pardo) 在城外三十里許。渡馬德里河 (Rio de Madrid)，水流甚小。此城祇有此水，其天然缺陷也。芭爾杜宮外觀毫不壯麗，不過一較大之平板不靈之古建築耳。中有庭院，以方石滿鋪地，無花木。守者以鎗啓門，導入室內，乃見其名貴。室祇二層，下層較底，似專爲下人所居。宮大致面東，正面無塔，余等自西南隅巨塔繞登第二層即入室內。第一室爲守衛住所。再進，各室連貫迴繞約二十餘室，仍至原處下樓。此宮之可貴處，第一各室全以棉錦 (Talcera) 名畫滿飾牆壁。幅幀雖有大小直橫不同，以飾滿爲止。某室內門上一小橫幅直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五六尺，繪

一獵者臥地，二犬守之。美國某富人遊此，願出二百萬美金購此小幅，商之守者，莫之敢應。其他大幅橫直多數丈見方者，價值之鉅，不可方擬。棉錦製法全用手工，先以名畫作藍本，其大小顏色及光綫之配合，悉準原畫，不差分毫。視中國舊時之繡花，其精美遠過之矣。全宮之一室壁飾，不用棉錦。蓋前王亞爾豐索十二 (Alfonso XII) 薨於此室，其后不欲見原飾，乃悉撤去，改以他飾，作爲誦經之所，以超度前王早升天國。前王死已三十三年，未嘗一日髡。此國王室自有教堂，自有僧尼，在此誦經者皆王室之僧也。第二，全宮一切裝潢陳設及建造原料，無一非本國之物。祇一球房，其球台經前王購自法國。第三，各室頂棚俱有畫且皆美，仰面視之如空中更有世界，直不辨爲屋頂。有時畫人物於上，飾餘隙爲天色，飄飄若仙子之凌空也。第四，有一鉅製時鐘，連架高丈許，上絃一次走一年，且鐘點不錯。此鐘與在葡萄牙所參觀之白納宮相反，彼外華麗而內樸素也，出宮至對面一小公園，無甚可觀，就鄉間小茶館買飲，歸途過白低西山 (Cuesta del Perdiz)。其地有俱樂部，有林園爲貴豪之家，夜宴撤樓攜姬歌舞之所。來此者大都在夜十二時以後。余等白晝驅車過此，惟見高樓寂寞，重門扁閉耳。又轉車至他處，經四條街 (Cuatro Caminos) 回城。此處爲最近新闢街市，在城郊之間，道路尙未竣工。建築之醜如美國。有高房兩座，各十餘層，方竇式之小窗，直排並列於壁上，極類放大之鳥籠獸檻。車夫忽告余等云：此二座爲吾京中最高之新式房。若自喜其有一部分之美化

者。余心滋痛。南歐既自棄其美麗衣飾以效北歐之簡野矣，若更棄建築之雄麗名貴，以學美國之長寬高大，詎不下喬入幽耶？

入城 先過賽馬場（Hippodromo）。場橢圓形，規模甚大，門亦偉麗。惟周圍道路多土。次至王宮，宮址方正，數院相連。內有庭院，內外亦徧開巨窗。既飲如中國式之四不得見人烟，亦非若美國式之上不能見天日。氣局又宏闊開展，蓋猶有大國之風也。惜未得入內一觀耳。宮之對面爲東方園（Plaza Oriente）。園橢圓形，周圍塑歷朝王像，高大如生人，塑工亦精美。惟間有剝損者。此宮創始於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更修之。過三佛朗西司寇（San Francisco）教堂，亦壯麗，僅一迴繞，未入觀也。其餘繞行街市，見國家銀行郵政總局參衆兩院各大建築，以郵政局爲最大最美，直在王宮以上矣。並穿馬德里公園一過，七八時始返寓。

晚餐餐品頗美口。蓋李君時告房東以中國烹調大意，彼能督女僕或自入廚治之，果有中國菜味，可怪。

七月九日

竟日補寫日記，傍晚出購物。

晚宋椒林君約餐於使館，爲純粹之中國家常菜，甚適口。菜爲館役西班牙人所作，甯不可怪？彼夫婦共役於此垂四十年，白髮蒼蒼，猶戀此不去。每任新公使到，甫下車，彼必先以中

國小菜及稀飯餉之，未有不驚奇者。今日所食者，四碟四碗一湯，湯爲其新學作者，略有福建味，以現任公使福建人也。餘品類京蘇菜，而類北京之江蘇人家常飯爲多。余自美國赴古巴時，登船第一餐，能辨爲非美國人所作。詢知爲西班牙廚役。由今證之，西班牙人固確能烹調者。餐後，談至十一時歸。李君訂有新聞報攜歸寓中閱之。一時方寢。

七月十日

午前購物，下午略閱觀於西班牙書籍。匆匆一日，不知所作何事？

前日晚李君導余觀夜花園，園名良憩（Buen Retiro），實卽爲馬德里公園之一部。其中有雜耍有電影有跳舞。舞分臺上舞與室內舞二種：臺上者，所以娛客；室內者客所以自娛也。然客中實雜有以跳舞爲業之女子甚多，借自娛之名以娛客，舞後隨客出入各旅館者比比；惟膏下騶耳。高貴者祇作臺上舞，故高身價，非豪貴與巨富莫敢問津。臺上閉幕，室內始開場。余等至室內開場卽歸寓，已一時半矣。連日屢遇李君友某墨西哥人，通英語，略以小問題詢之，又此間屢見以休息（Retiro）字名園名宅者，良憩卽爲其一。此字英文亦有之，且慣用。然美國人無以此名物，自表其意者。蓋美國人惟不肯休息，是以其富強甲於世界。亦因不能息休，息休則煩苦，故自殺者與害神經病者之多亦甲於世界。一切習性無絕對的好壞，大都類此。西班牙人能工作亦能休息。其生產力不富，而不生產之人亦無多。就大概觀察之，殆多數有安厝

樂業之象。然百年以來，積弱甚矣。補記如左。

七月十一日

晨七時起，預備赴愛氏高利亞（Escorial）。李志吾亦同起，偕往。至車站知赴此處之車，九時半始開。因在車站附近遊觀，見一帶楓林，望不見邊，其大者數株，周可丈餘，枝葉仍暢茂。過林至一長街，路不甚好，路旁一小院，院有正房三間，一門二窗。門懸羣籬，臨街爲短牆，敞門居中。一中年婦女立房門外。完全與中國中下人家相同。攝一影不知能洗出否？九時餘回車站，有該處旅館之招待人願導余等去。中餐及遊觀各費，俱由彼包辦。彼能英語，與余尤便。十一時餘，下車，先往觀教堂之上廊（Galeria）。因餐後堂內誦經，廊上即禁止行人。廊上有自動音樂機二具。大者高窗各二丈許。敞不能用。一千八百七年西法之戰，法軍佔領此地，機爲所毀。此機由德國名廠所造，不易修補，西王亦不願修補，欲留之作戰敗紀念也。廊多刻像甚美。末導余至一處，觀一白理石精雕之耶穌刑死像，余觀此生不美之感，急出。所過各走廊甚多，廊壁都有歷史畫，大如生人。廊外爲庭院，多正方或長方形，故各室窗內皆可得自然光也。十二時半，歸旅館中餐。餐品尙好。餐後重往觀：至三時半始畢。因兩回旅館少息。此宮爲西班牙皇帝斐律伯第二（Felipe Segundo）所建，於一五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行拋石禮，至一千五百八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全宮告成，歷二十一年有半。此宮修建之原因，一爲

前皇查理第五 (Carlos Quinto) (即第一) 遺囑注重皇室寢陵，今皇必欲成其志；二因一五五七年西法之戰，西軍得勝，惟爲戰事必要上，曾毀廢聖勞蘭 (San Laurence) 教堂，故戰勝之後，爰願建一修道院 (Monastery)。此處通稱爲皇宮，內容實分三部：一皇宮，二皇陵；西班牙語名爲班得昂 (Pantheon) 本爲羅馬時萬壽殿之稱；三教堂及修道院。其最有特異與趣者如下：

皇陵在教堂及修道院之地下，深數丈。隨道縱橫貫通，皆以白色理石爲之，陵寢可分爲四部：一，帝太后部；惟皇帝及皇帝之母得葬於此。此部爲八方形，一面爲正門，七面爲葬所。棺俱以白理石爲之，細潔似玉，光可鑑人。此室亦全爲理石，惟不及棺石之美耳。二，皇后部；凡帝妻無子或有子而未承大位者，葬於此。西班牙皇帝不盡一后，如斐律伯第二，卽有四妻也。三，皇子女部；凡皇帝之子女，皆葬此。子婦與塔附焉。四，幼孺部；皇室夭折子女，專葬於此。各部分中室棺道塔，俱以理石爲之，俱有美麗精巧之雕刻。論者謂偉大稍遜於埃及古帝陵，而精巧則遠過之。

斐律伯第二寢室及辦公室。餘室皆局面闊大，陳設珍麗，此二室殊平淡。灰磚鋪地，白墨塗牆。床帳几案，一如普通人所用。此翁嘗西班牙內部統一之後，受父禪，承大位，自一五五六年起至一五九八年止，四十二年柄神聖大權。後十四年皆發施政令於此宮內。當時西班牙軍

力震於全球，近領葡萄牙全國，荷蘭及比利時全國，西西利全島，意大利國一部。遠征服全美洲，南北美洲已發現各地，及附近中國之斐律賓羣島。所謂日光永照之帝國（The Empire up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一語，西班牙實先英人適用之。手造此帝國之人，其寢室治事之所，乃簡樸如此，英雄之氣量當然有不同於常人。其辦公案几椅今仍保其原狀。更有一木椅，白板所成，中以麻線繩爲輻心，置於案傍。此爲彼攔腿者，因彼有腿病也。此椅製作之簡率，卽中國小康之家亦不肯以之置諸客室，而威震全球之雄主，乃以之置於一日萬幾之御座旁，甯不可怪！

其他各室之裝潢陳列，可分五種：（一）雕塑；（二）壁衣；（三）畫壁，大都爲歷史及風俗畫；（四）磁器，亦多精品。上述四種，余實不足評其美之價值，無從記述；惟（五）頂蓬上之天女御風圖，實爲絕技。仰目凝視，直覺其飄飄上升，轉瞬又覺其盈盈下降，實則彼固未動也。

雨後，導者以車送余等至車站，途經太子宮，亦名小宮，下車略觀。局面甚小，而結構精巧，陳設美麗，亦饒別趣。

五時餘登車，至涼下車，又乘他車歸寓，已八時矣。

七月十二日

往觀人文博物院 (Musio Ethnographical)。歷數街始得之。前後門俱重扇，不知何故？歸途觀國家圖書館 (Biblioteca Nacional) 閱書者較前美各國爲多，且多未成年者。余特別尋觀古寫本部 (Manuscripture) 此部收藏，乃較兩美各國書館爲富。

參觀近代美術館 (Musio de Arte Madelino)，其中殆全爲油畫。中國人稱之爲新油畫院。

參觀古物博物院 (Museo Archaeological)。時間已過，略爲觀覽而已。

下午赴鑲金鋪 持余在巴西所購之木杖，令爲鑲一杖柄作紀念。彼有作成杖柄，一日即可鑲成也。

七月十三日

晨起八時，赴雕畫博物院 (Museo de Escultura Y Pintura)。院之建築甚偉麗。其中雕畫品不及畫品之多。中國人多稱之爲油畫院。所陳各品，大概可分本國及外國；外國以意大利法圖爲多；本國又按時代及派別分部。如格列古 (Greco) 及賈亞 (Goya) 卽爲兩派，皆其極著名之人。此院所陳者，以賈亞作品爲多。余參觀所留心者：(一) 爲其古畫或近人所畫之古代畫；其衣冠多類東方式，類蒙古者亦不少。(二) 其古代風俗畫多不着衣服，全家同居。歐洲美術發達，在其他文化以前，裸體畫之研究，益遠在不着衣服以前。(三) 有一部爲獸戰圖，

莽蕩大野，山澤林木相間，各種野獸，兇鬥其中。有恃體力者，有恃爪牙者；有力弱遁者；有畢命強敵之下，血肉狼藉者。此各圖謂爲歐戰寫真，未嘗不可；但此畫甚古，其寓意未必如此。歐人開化最晚，人獸同居時之遺習，或多爲美術家所保存，以爲張本者乎？

重觀古物院最可記者：（一）爲斐尼西亞人（Phinician）在此邦建立商國時運來之東方鐵器。刀鎗劍鏢各件，與中國鄉村間之舊物完全相同。此爲二千二百年前物，則中國鐵器甫至小亞細亞未久也。（二）爲西班牙古陶人，在二千五百年前大都完全裸體，二千四百年前至二千二百年前者，多裸體被薄織物爲飾。體態甚嫻美可觀矣。此陶人可見亞洲文明初入歐洲之痕迹。蓋赤體遊獵之人，初與遠商交通。以皮毛等物易布紗，不解製衣，乃匭圍被之體上，既爲禦寒之用，且爲美觀之品。歐人此風直自遠古保存至今日。其所以能保存如此之久者，則因南歐最重美術，其衣飾之美，與雕畫之美，常互相擬摹，互爲因果也。（三）爲阿拉伯式之建築模型，在一大院中，雖爲模本而每格皆具一斑，以之與余所購之影本相印合，則觀念上較爲明瞭也。下午持使館中外賓參觀券，偕李志吾同赴參議院旁聽。坐外交官席，距演臺甚近。且此層較議廳僅高數尺，不啻在議場中也。同式二室，俱爲外賓席。其餘之旁聽席高一層。議廳爲前後長方形。後爲議長席。最後爲國王皇后席，並設二座，爲他國所未見。最前爲正門。由正門至議長席前爲寬道，無席。門內左右二短欄，雕飾極美。而欄上橫攔一長金棍，裝潢名貴。棍

外門內二守者，著盤金赤色衣，下有戰裙，類中國演劇時所著。上下衣皆金邊，寬三寸許。帽亦赤色金邊。望之有奇趣。聽一時許，赴使館約與西班牙某君相會也。至後乃爽約。

七月十四日

午前乘車復遊城內，並參觀一二教堂。購車票，預備赴法。

下午六時，赴使館晤愛爾豐素 (Elfonso) 君。彼爲此間報界要人。余詢基波司 (Gyrov) 人在此國之情形及其樂舞之來原，及比士加亞 (Bisgaya) 人情形。彼謂後者完全爲白人，愛耕作，性和平，惟其言語與其他白人完全不同。前者來原不能知，惟飄蕩爲生，甚爲一切人所嫌惡云云。余曾聞此種人音樂一次，曾購有其舞裝攝。樂音哀怨，舞影宛轉，東方味極重。余意此種人乃宗教戰爭慘戮之子遺，無家可歸，故移地以求生活。無地敢久居，故演成飄泊習慣。余初移居之夕，適有二人，一竹簫，一絲絃，靜夜唱和街中，淒楚宛轉，聞之銷魂。故疑其爲基波司，詢之果然。欲一究其歷史，愛君乃亦未之知也。晚歸。

七月十五日

晨八時，偕李君赴多來都 (Toledo) 省城。下午九時歸。此城爲西班牙舊京，建築俱爲阿拉式。可記者甚多，略舉如下：

一 太陽門 (Puerta de Sol)。爲亞阿伯人所築營門之一。類中國之城門，惟上刻上圓下方

中類印文之石，頗類今日所謂國徽者。

二阿拉伯王宮。今爲陸軍學堂。一正兩陪，合前門及左右房爲巨大之四合房。庭院極寬闊，分上下兩層，上覆東方式之瓦。聞中經兵燹後補修，爲西班牙王宮。

三亞拉伯廟二座：一爲四庭田字式，一爲長方式。檐柱俱爲東方式，雕工極美。

四葛來古 (Greco) 故宅。葛君爲前二世紀著名畫家，今其故宅，公家收爲博物院，專藏彼之畫品。並將其所居之室恢復原狀，供入觀覽。房亦爲小四合式。窗門檐柱，均如中國物，余觀之不忍去。

五大教堂 (Cathedral)。此爲此城惟一無二高狄克式 (Gothic) 之建築。規模之大，爲在兩美所未見。論者謂此室所代表之精神，已隨斐理波第二以俱去。過此之後，一切建築純粹恢復阿拉伯舊式，而國民之精神，則兩者全未保全，以成今日奄奄無生氣之民族。

此言雖刻薄，却有幾分似處也。

堂內聖座經座，俱極偉麗。聖席中格上下七龕，俱塑耶穌及其母之像。左右約共十餘格，每格上下五龕六龕不等。每龕塑像數目亦多少不同。俱精巧珍麗。經座正面正中一龕，爲主教之位。左右各八龕。左右兩對面各二十八龕。除正中一龕外，其餘七十二龕，俱分上下二層，可容僧人一百四十四人同時誦經。每龕上下俱爲木雕人物鳥獸花木之像。

，名貴而含有神祕意味。

前後來此堂二次，先來觀建築；後來聽誦經。僧衆被彩色水田衣，與釋家相似；聲音尤與梵音相同。此時直覺在中國名刹中聽經也。或告余云：此爲拉丁正音，不知確否？聽時余亦就外面便座上坐。有伺者奔來示余等起立，見屏門開處，小僧排隊出，年皆十四五，著彩衣。提燭光影燈者四對；提燃燭檀香盒者四對；左右魚貫行，導一五十餘歲之僧人，著寬金邊之綠色水田衣及帽，緩步肅行。後仍有數對持不知名之儀仗左右隨之。先繞行聖座進香燭，面正龕則一屈膝。次繞行經座內，至正面未入經龕，僅向對面聖座正行龜膜拜禮。禮畢繞出，仍入屏門。從者俱入。門又闔。余等亦云。

六三遷堂，亦一教堂，余忘其名，始以此名之。初爲耶穌教堂，回教來後，改修爲回教堂；回教滅後，又改爲耶穌教堂。一堂而三易其主名。外壁上懸鉄鎖腳鍊手扣數十具，望之可怖。此宗教戰爭時所以待異教堂徒者。導者指刑具云：此物回教會以之施於耶教徒者。余詢云：耶教勝後亦以此施之回教徒否？彼云不知。

七火車站，此新建築也；然頂柱門窗仍全爲阿拉伯式。門爲卍字之格，尤類中國者。

西班牙有產美人之稱，詢之知者，謂均在南部。今日所見者多長面大眼，弧頰，色雪白，經驕陽越顯紅白。蓋身多阿拉伯血，非純粹之歐種，貧家女子多如此也。

七月十六日

晨五時半起，收檢行李，至七時畢，李君亦起。房東爲備牛奶咖啡。余早晨向不用早餐，今日用少許。開房賬，應付一百四十元之譜。余付以一百五十元房東忽大痛，余因房主人自主庖政，兩女僕僅供洒掃奔走之役，故於賞女僕外，特及房東，初不料其如此之傷心。蓋彼父爲此間富人彼嫁一貧軍官。今夫死自營生活，致受人憐，是以痛。余去時車去，彼仍由窗俯首外望，作送別式。其人多情愛名，嘗以自苦。車由宋椒隨君代僱，使館僕人偕之同來。此車內可以坐人，外可以著行李也。至車站，宋君亦來候多時。此間鐵路章程一等乘客，每人得攜行李三十啓羅，逾數者補費，手提行李不在其內。余之大箱至九十九啓羅之重，應補納六十九啓羅之費。每啓羅一元五角，補費在百元以上，幾與一等座票價相埒矣。入站約八時半之譜，九時開車。宋李二君珍重道別，車行後各以手巾相招至不能見爲止。余與馬德里告別。

十一時餘至塞高維亞 (Seovia)，爲此邦京北名城。下午一時，在車上用餐，餐價五元，用咖啡加五角，用酒再加。三時半抵布溝市 (Borosa)。城有大教堂 (Catedral) 有名，亦爲高狄格式 (Gothica)。出京至塞高維亞一帶，山勢不平，土壤瘠薄。至此城一帶，高原農業漸盛。此間節令較遲，正在麥忙中。六時至維多利亞城 (Victoria)，山勢漸高，空氣漸潤。層巒疊障，俱有蒼翠之草木掩護之。種麥亦甚富。此後山洞甚多，山洞工程亦佳。但車行

山洞中過久，精神總覺不爽也。七時餘至碧鴨森（Bassan）。此間房式漸變，大小建築，無復有巴的歐（天井）矣。然小房之上頂，仍爲亞阿伯式，換言之，卽極類中國之瓦房也。沿途見村鎮頗多，道路平坦，能行汽車。九時餘至安達亞（Hendaya）爲西法兩國之界域。有稅關。路可通兩國，界安一鐵門。車停，脚夫將行李搬至稅關。關員驗護照，查行李。余先示以護照，行李免驗，遂入法國界內。

第十七 法蘭西（自民國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二日止共三十六日）

1 由昂達業入法境。2 在魯氏聖約翰停一宿。3 赴巴黎途中所見法國自耕農之情況。4 同范靜生先生參觀法國國立專門學校及凡爾賽宮。5 登艾斐爾塔遊大凱旋門。6 同范靜生先生參觀法國武庫并謁拿皇墓。7 同范靜生先生往索維爾參觀國立磁版。8 遊臘人館。9 參觀法國上下議院。10 遊巴黎第一大教堂——看歐洲最大之鐘。11 遊古律尼博物院。12 赴戰地遊覽。13 觀豐丹布魯臘宮。14 由巴黎至嘉來海岸離法赴英。

七月十六日

晚九時半由西班牙之安達亞（Aendaya）過國界入法蘭西之昂達業，（Aendaye）實爲一城。西法言語異音，文字亦異形矣。過界後見法國時表已十點半，蓋一以馬德里之子午線爲標準時，一以巴黎爲標準時也。換車後不久，車開行，十一時至魯氏聖約翰，法音曰三商德呂氏。（St Jean de Luz）西音曰三桓德魯氏（San Juan de Luz）。商（Jean）與桓（Juan），皆約翰之變音；然其音尙美聽。英文之約翰（John），或譯以爲覺恩，然實祇一音，若讀美字而縮口屈舌垂頰以發音，則略似之。讀此字時，不但其音難聽，其狀亦可醜。惟中文所譯之約翰，與拉丁原文（Johan）之音較近，且亦美聽也。中國之語音，其聲音最美，文字之通一

性最強，惜在國內時不自知也。至吾觀之不盡統一，今應盡力謀同一之方可矣。劉子楷選僕人來接余下車，寓某旅館，忘其名，倉卒就寢，因甚倦也。

七月十七日

晨起開窗，見對面有花園，實相花（西人混稱爲玫瑰花）盡開，類美國西海都羅三百爾（Los Angeles）風景。他種樹木亦暢茂，宜此地避暑者之多也。十一時劉子楷來訪，借出，略覽街市，至海濱，卽至其寓中餐。餐後閱中國報，三四時子楷再導遊海濱。此處爲一海灣，灣爲大半圓形，類丁二三日之月。沿岸築長堤，堤下白沙淺水，遊人之海水浴所也。堤上矮牆長凳，遊人散步，或坐休之所也。灣口西岸相對，正中有一種小之島，聞爲前數年人力所築。未築時大西洋高浪直沖入灣，潮勢過猛，諸多危險。今則洋面潮浪爲小島所障，乃成一極好之海港。歐美人越趨貴以人力勝天，然中國人應師其長也。晚仍在子楷寓餐，十一時歸寓。

七月十八日

晨六時半起，開眼，喚馬車赴車站。余所購爲自馬德里至巴黎之通票，沿途可下車，故不須再購票也。車行甚速，此路南段名南線（Midi）北段名俄列昂線（Orlean），兩線相接處須換車一次。下午六時許，至俄列昂城。至此余對法生一種感想：當英法在北美洲殖民時，所謂新英格蘭者，不過濱大西洋一小段；所謂新法蘭西者，乃由現在之坎拿大東部正南直至

西哥灣。英以大西洋某口岸，名曰新紐克；法以墨西哥灣密司西卑河口岸，名曰新俄列昂。法人殖民地所佔之地位及其經營成績，皆在英人以上。英人數十年移民至一百萬以上，法國所移不過六七萬人。殖民戰爭，法國陸軍連戰皆捷，卒以少人之故，棄全部殖民地於英。今則新約克即紐約，已成世界第一城，而新俄列昂，亦歸美人版圖，即紐俄連（New Orleans）。俄連與俄列昂讀音甚異，而寫法相同。故睹站台上之大字，爲法國在美洲殖民之往事感傷，更爲法國前途人口不發達憂慮。世界今日猶多隙地，惟人多而國強者能取而居之。法國國強而人少，今百法求增加人口而無效。我國人多而國弱，乃不知務強國之道，而思減少人口，大愚不靈，莫此爲甚。

法國天氣較寒，仍在收麥中。午前所見，其農耕狀況，與西班牙無大異。午後所見，收麥漸用牛馬所拖之刈割器。犁地之具，亦較新式。然大郡小農田地，片段縱橫，長短不一，與中國無大別。田隴間可見艸，其農人鋤耨，殆不如中國之勤。其耕種多父子夫婦共同合作者，知其國鄉村間人之相關係，尤甚密切。就西南一帶論，村鎮居民或較多於城市。村鎮內小房仍多亞拉伯式。家家有院牆，有通車門，畜牛馬。與美國所見之村鎮絕異矣。美國西部農事上用馬者極少，用牛者絕無。此間則機器犁與農用汽車竟日未得一見。雖不敢云無，即有亦不甚多也。此間人善造小林，村邊，路旁，田隴，河岸，皆植樹。以楊柳楓爲多，其他不知名。火

車站所存及車上所運之木料，亦多小林之出產。品料不甚大，視美國之徑若干寸以下之林木，已折或因用地伐去禁用，而廢置以待其朽腐者，情形絕不同矣。亞拉伯式之小房，以磚瓦及較小之木料成之，故偏地不缺原料，且宜於農村人民之生活。直至近巴黎處，此等房屋始絕迹。農人所用車輛與中國比，大部分皆不如中國之堅固精緻。其長處祇有二點：（一）高低長短無定制，故牛馬或驢可視其力之大小以造車，視中國造車者所謂某處長七尺七某處寬二尺六某處高一尺五等等皆有定規不准變動者，極為方便。（二）車身之重量較小，而車輪著地之面積較寬。其每方寸之壓力，視中國者必輕至數倍，故入田不致下陷，平常亦不傷馬路，中國今欲言修汽車道路，而不知普通車之必須先改良，又不知其最應先改者，祇上述之二點，而美經濟狀況與亞歐均異，中國若欲處處效法美國，此類病也。

晚九時半車停計多塞（Oai dorsay）車站，下車寓多塞宮旅館（Pala dorsay Hotel），以其與車站相連也。

七月十九日

晨起因聞范靜生君在此，寓某旅館，往訪已遲寓。乃先赴通濟隆（Thavos Cook Son Co.）持信用函取錢若干。次赴使館僅秘書李峻君一人在館，知公使及他員多在暑假未來。使館秘書朱世奎君今日陪范靜生參觀國立專門農業學校。下午往看番爾賽（Versaille）皇宮。余計

與彼等情遂較合適，徑赴農業學校，適遇彼等，乃同參觀。此國與南美各國較不同，凡國立各機關，非有介紹不能參觀。范君已由館託政府介紹也。現放暑假，校中學生無多，遇教員三四人。范君多詢以某科實驗自某學年始等問題。其研究院中祇能容研究者二人。有一年長教授主其事。此府於農業樂此不疲，惟有學術上重要問題，他處不能解決者，乃入此院研究。參觀約近二小時，畢，出，同中餐。下午同赴番爾賽。苑君得有介紹書，因先參觀此間國立園藝專門學校（Ecole Nationale D'Horticulture）校爲路易十四之御園舊址，共和後改建此校。校內有其園丁石像，必以其有功於此園也。導余等者，爲其某科教長。每參觀一科，必另有一主任教師爲余等解釋，較參觀農校時所得之觀念爲清晰。大概此校分爲花果瓜蔬等科。又分別研究其變種，病理，害蟲，及接種，早熟，等學理及實驗。花類教授賽維司都君（Savoyere）講顏色之改變有若干種可以用化學製成之水灌漑以改變之者。繡球（Hortensia）之顏色，今尚未發明有藥品可以改變之。故現在所用變色之法，全係改換土壤，然原有之色有可互變，有不可互變者。如白色與藍色不可變，而紅色與藍色則可互變。余詢以培以異種之土壤，至四五代後其顏色之分別益顯，若再下一代改用相同之土壤，能否使二種之顏色恢復，仍爲同色？被云：一代不能，至二三代後，則其色漸相近矣云云。由此言之，由環境所得之變異，確有能傳至次代者。余嘗由同種變異較易，因稍有所異便不嗣矣。由易變同較難。異之性相一分不減，即

有一分不同。此種性之不同所由來也。參觀後赴番爾賽宮參觀。巴黎和會簽字之所，爲一種大講廳，乃法國兩院會合選舉總統之所在。尊者殷殷言和會時某國代表在某座位簽字，與會各強國列舉殆徧。此廳爲現世史中極大之紀念物，因歐洲許多新國家皆自此會議中取得國家資格也。惟中國在此廳祇有不簽字之歷史耳。此廳爲宮之極小一部分，出此處赴他部觀博物院。因時已逾下午五時，閉門。僅在宮外周覽。宮分三殿，正殿（Chateau）爲路易十三所修，並不甚大，時有獵宮之稱。僅爲遊獵憩息之便殿也。路易十四時修左右二翼。右翼長三百九十四尺，左翼與之稱。自此規模始大。路易十五路易十八兩代，又各于翼殿前接修陪殿（Pavilion）。繼長增高，遂覺氣象萬千矣。中庭飾以大於真人之雄偉造像，益形莊嚴。正中爲路易十四之立馬遠眺銅像。左陪殿仍有一建築忘其名。再前爲雕鐵宮檻，檻有鉅門，余等由是出。再前爲丁字路。左右兩衢由宮門向南北分馳，正中一路東向，其直如矢，望眼不盡，與宮之正殿相對。丁字之兩直角內，又有二相對相同之建築，不知何名？或帝政時代之朝房乎，此宮會爲正式王居，路易十四死於此，路易十五生死俱在此。耶歷一七八三年九月英國承認美國共和獨立之條約在此宮簽字。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在此爲革命軍擄去。一七九五改爲兵工廠。一八一五普法之戰爲普軍所佔領。拿破崙敗後，王政復活，路易十八，查理第十，路易斐禮波三代，皆於此宮施行政令。拿破崙第三，革命成功，仍居此。一八五五年於此宮曾英女皇維多利亞商決歐洲

時局。一八七一年又爲德意志所佔領。正月十八日，普王威廉第一來此宮宣告就德意志聯邦皇帝之職。德軍退後，法人以此爲政府駐所。總統狄爾（M. Thiers）居焉。直至一八八〇年爲止。中華民國八年，卽耶穌一九一九，歐戰後之和會，又於此宮開會，六月二十八日在此宮簽字。此法國一國之宮也。其君王生於此，死於此，受國民處分於此，其革命成功於此，其復辟成功亦於此，其共和政府建立無不與此，宜也。而世界最早之共和國爲其母國所承認也於此，異矣。赫赫之德意志聯邦震鐸世人耳目，其成立於此，其被分割亦於此。前後三十八年間，維廉父子二人，一於此就聯邦大皇帝之任，一於此受各國會議之處分。德人之與維廉帝有關係者，遊此宮，不知感想如何也。

宮之後面爲番爾賽御園。其一部爲橘園，有橘三百種。最老者種於一四二〇年，今已五百零一歲矣。園之布置，闊大而美麗。余等在園中路休息。去時乘火車，歸改乘電車至城，已八時餘矣。在余寓中共餐。餐後又偕遊各街，歸寢已十二時矣。

七月二十日

午前補寫日記。正午赴街上遊覽，就便中餐。餐後購書一二種，紀念冊若干。歸寓稍習法文，無睡不能自通也。

晚自向各街遊覽睡遲。

七月二十一日

晨起寫日記，下午訪范靜生君不遇。訪劉文島君字塵蘇，胡北人，夫婦共留學於此。詢以此國留學界情形，及法國現在經濟狀況。晚自過皇橋（Pont Royal）至賽因河（Seine）在魯敏宮（Palais du Louvre）小凱旋門一帶散步。男女遊者甚衆。少年男子有結隊至各石像前狂歌者；有男女偕行相挽相抱者；有在公園石臺上閒談或密語者；亦有獨立凝注，似有所待者；亦有疾行不暇擇路，似有急事者。至皇宮之西各街，多咖啡館。大路兩岸，皆小棹輕椅，坐而飲者不可以數計。余亦擇一座呼咖啡飲之。咖啡壺輕小，瓷不甚精。上有銅蓋。玻璃杯置於瓷碟中，碟上有數目碼，書明咖啡價。如飲茶酒或他種飲料，價目不同者，其碟上之數亦不同也。十一時半歸寢，魯敏宮規模之大，使人可驚。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夜睡甚暢，九時始起。

午前略寫日記。下午循賽因河下流步行。過借和橋。（Ponte de Condorle）南岸爲衆議院，北岸爲埃及塔。塔方形，高十數丈。上爲埃及字。周圍爲廣場。四角有塑像，像瘦高丈餘，像身相稱，氣象萬千也。此塔爲拿破崙征埃及時攝歸作紀念豎立於此者。再循河下至亞烈山大橋，兩岸四角，建四方柱，高近十丈。上鑄立馬天使像四尊，包以黃金，莊嚴色像。此橋於某

年由俄皇來巴黎行奠石禮。每岸前住下各型一天女坐像，代表俄法永日和睦之章。河北岸大路旁有對立二宮：西名大宮，東名小宮。大宮門懸一橫額曰：法國體育遊藝聯合會觀會。(Tour de racion gymnastique et sportive des Patronnes de France) 禁遊人入內。再上至安法利橋 (Invalide pontede) 渡橋倦，至一臨街小咖啡店飲汽水。飲畢，再步行沿河西南，逾數街至艾斐爾塔。(Tour d'Eifel) 全體以鐵質構成，故亦有鐵塔之名 (Tour de fer)。在法文中，此二名聲音極相近，故普通多有不知其爲二名者。塔由艾斐爾君 (A. G. Eiffel) 爲一八八九年巴黎賽會所造。至一九〇九年歸爲市有。塔基面積一百一十二碼。共高九百八十四尺，卽三百適當。共分三層，其構造法，全仿橋梁工廠及近代房屋之內在鐵架。故祇以鐵板裁爲條段，用螺絲釘縱橫直斜互相接連，以積至極高。再於每層之鐵板上，用木建室。重量甚小。世界有名建築，大都非數十年不能竣工，此世界最高之建築，以二年之時力成之，可稱神速。以其取徑甚捷也。今日天氣晚，僅售票至第二層。購票後，乘電梯徑升至第二層，高三百七十六尺，比圍封之鐵塔頂上已高七丈餘矣。周覽全城，都可俯瞰。蓋巴黎普通建築最高者不過十餘丈，分爲七八層而已。附近塔爲一公園，法國人最愛將公園內地開徑，劃界蒔花，使成紋理，予遊者以精麗之美感。自塔上下瞰，則真如錦毯鋪地也。塔在賽因河東南岸，隔公園正對陸軍學校 (Ecole Militaire)。隔河正對多嘉德羅宮。(Palais de Droghader) 由此渡河之橋名伊那 (Pont

(Dena) 余渡橋至西北岸，繞宮路流覽。宮今爲博物院，因時晚已閉門。余穿宮過另一街，在一餐館之街座少息，並用餐，餐畢，又步行至凱旋門 (Arc de Triumphe)。巴黎之凱旋門不一，以此門之建築爲最偉大精麗，而地位亦特重。東向直趨，約五六里爲魯武宮 (Palais Louvre) 。此一段以局勢言，殆如北京之正陽大街。蓋皇宮前如矢之王道也。環此門共有路十二道，皆輻輳於此點。故又名聚星門 (Arc De L'Étoile) 。中國人往往稱爲大凱旋門，以別於其他。門式如中國之照壁，高一百六十尺，寬一百四十六尺，厚七十二尺。中爲一弧形巨門，左右兩亦面爲門通之。此門爲拿破崙第三勅建，以紀念拿破崙第一之戰功，歷路易十八至路易斐理波共三代始成之。論者至謂法國皇政再造後，三世數十年，其真實之建樹祇有此門而已。門四圍上下數層，俱爲雕像，雄武偉麗，氣像萬千。大都爲拿破崙全盛時，征國克都及主盟壇坫之紀念。法國民族重情感，尙豪俠，故其歷史戰爭出於遠雄之觀念較爭利之觀念爲重。現在全國體育遊藝聯合會，正爲暑假運動。今日到處皆有學生列隊張樂遊行。其聲壯烈，若將赴敵蹈死者。法國今日教育精神最注重者乃在此點。歐陸之空氣依然殺機彌漫也。步行竟日，喚車歸寓。遊生地有人相導固便，然獨遊亦別有興趣。

七月二十三日

上午赴使館閱中國報紙，已至黃昏出京時。首都中秩序井然，爲之憤慨。遇交通部員關

衍驕君，爲同國慶驕君之弟，同出餐。餐後訪范靜生君，同遊安法利邸，卽武庫 (Invalides)。其下庫及周圍廊下陳新舊武器甚多。大概可分爲二部：一爲本國軍器，戰後不用，存爲紀念者；一爲戰利品，向他國奪得陳作紀念者。聞其上層，有在中國所得清帝御用寶劍，今日未開門，余等未得見也。此院舊亦爲宮，其正殿之下層，爲拿破崙墓。墓居殿之正中，去地平深丈餘，狀如圓井。徑約二尺餘。墓周有闌，俯闌下視，可見金棺。棺居墓正中，四周仍多餘地，光暗辨不甚清，仍有堆置之花圈。此必景慕英雄歲時所獻也。殿高偉，上有斗幕，左右兩翼狀如陪殿。陪殿向前折轉直伸，成二巨廊。再前爲一倒坐之殿，實卽正門。因余等自後門入轉覺其爲後殿也。此宮布置頗有東方意，惟斗幕爲西方式耳。宮共佔三十一英畝，合中國二百畝。斗幕高三百四十尺，高於開封铁塔十分之一。周圍牆以花崗石爲之，飾以大理石。上有十二鉅窗，明麗高華。此宮修於路易十四，拿破崙遺囑，令銘其上，云：

吾最愛之法國人民， 養因河畔；

息吾遺灰於其正中， 實惟素願。

Je desire que mes cendres reposent Sur les bords de la seine.

Au Milieu de ce peuple fran cais que j'ai tant aime.

拿破崙最後之歎， 流死於愛列巴島 (Ile d'Elbe) 至一八四〇年始由親王傅安雅 (Prince de

Ornival) 將其遺骸迎歸，擇此殿爲萬年吉地。宮前苑路 (Facade) 寬六百尺，直奔賽因河，英靈有知，可瞑目矣。

謁拿皇陵後觀佛郎西司根教堂。又赴法式展覽會 (Palais gant de France) 多美術品，以照像置電匣內，如見真物。其中有二事足記：(一) 法屬斐洲人在其中售土貨，並有婦女織地氈，其骨格確與白人相近；(二) 有一室爲麵製歷史人物風景，路易十四時之跳舞，尙係男女分跳，或牽手爲之。男女合環相抱之跳舞，乃最近之文明。余數聞此說。茲室所製，皆歷史上事實，或有可信價值。觀畢飲茶其中，出僱汽車馳遊布龍尼樹園 (Bois de Boulogne) 又轉經凱旋門，繞觀總統府。歸寓，少息。偕朱君完初同餐。餐畢，往觀劇，園以新排之劇名。曰：春娘春興圖 (Le reve des folles bergere)。第一幕佈景爲村邊夜景，有村女十數，納涼樹林中。初披薄紗，玉肌約隱，繼現全身，一絲不掛。惟夜色蒼茫，不可細辨，忽而輕薄男子，羣來調笑。忽而鹵莽巡警，假作干涉。羣女走避，電光至此忽明，照耀如晝。則大樹拖枝上，玉體橫陳，十分春色，無絲毫屏障遮闌。觀者大鼓掌。第二幕：布景如一教堂，揭幕時，有裸體塑像若干，乃以真人代之。第三幕，爲另一事實，揭幕時爲一種殘刑以赤身男女橫拖倒掛，以待其死。歐洲古多此風，而此劇乃加惡名於中國，可惡。要之，彼之主旨在演裸體戲，題目無關重要也。此劇前後無非裸體跳舞及表露二事，他無情節。惟其技則甚美，此巴黎惟一之名

劇，他國皆不得觀也。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偕范君往賽維爾(Sevre)參觀國立磁廠(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evre)。此地本爲舊時御窖，製多精品，其工人男女俱有，但須嫻熟，不須學也。工師須相當程度方能學，三年畢業。蓋自爲一專門學校矣。彼分爲模型，化學，繪畫三科。余觀時所得，則得分爲四層：第一調泥；第二製模或製器，蓋大者須模，小者多以手徑製也，第三上釉與繪畫；第四裝窯與火候。導余等者爲其科長，謂他磁法國俱精，繼賽紅一項，無論如何不能及中國；且相差甚遠。後又導至博物院中，有中國霽紅磁若干件。指曰：法國無論如何仿之，終不能似，不知何故？

正午，至某處，交通部員劉君約餐。餐後偕余等同赴下古鎮(Bilancourt)參觀列璫(Renault)汽車廠。有工二萬二千之譜，法國最大之汽車廠也。中國工人及勤工學生作工其中者，三百餘人。此廠所出汽車尙好，而工作組織，遠不如佛德。故其汽車價亦斷不如佛之廉也。余等參觀時遇中國學生得與之談。此廠待中國人甚優，惟工價較美國大低。每小時自二佛朗至三四佛朗不等。每日作工八小時，可得工資二十元，或較多。合中國錢二元餘，以之糊口則有餘，以之求學則不足。故華工來此或多樂不思歸者。勤工儉學生，則苦狀現於外矣。

參觀畢，乘船歸巴黎，直至余旅館門前，始下船。

七月二十五日

劉塵蘇來訪，余前託其購法國統計書已得，略談，同訪范靜生，同中餐。餐後，偕劉君赴各書鋪購法國歷史及羅馬史，歐洲中世紀史，歸。每日傍晚輒獨步渡賽因河橋，穿多里來公園（Jardin de Tuilerie）（譯意為磚廠公園），向各街散步，倦則擇咖啡館之街座，任意曠飲。滿街行人，多迂步緩行。於車馬喧聲中，時可聞男女笑語。而獨行獨坐如余者，亦不乏人。勤者自動，靜者自靜，觀久亦動靜俱忘矣。

七月二十六日

勤工女學生李溟南陽屬人來訪，陳其苦况，余允向開封方面爲函助之。戴明輔來訪，約同出遊，遇一安南人於門。與余言，操半官音，可解。余心動，增無限感觸。戴君導余再遊布龍尼樹園。汽車繞園一周，至一處停。此爲咖啡館兼跳舞場，場分室內及露天二種，余等擇露天場旁茶座曠飲。然此時跳舞者，俱在室內，舞影隔窗，可彷彿辨之。樂音娉婷，隨風入耳，更覺也。晚餐後，往訪范君，且送行。彼明日赴瑞士也。同坐有稽君重行字民誼，浙江人，旅此十餘年矣。

七月二十七日

赴使館，戴君約於萬花酒樓中餐。室宇尙美。餐後同遊蠟人院（Musée Grevin）院門不甚大

，陳蠟人甚富。其陳列可分爲四部：（一）宗教部。自耶穌初生以至死於十字架，皆依舊福音傳內所載而製。未必與當時眞事實相合。惟所製人物及古代鄉村狀況，如室宇之狹小，人畜之共居，種種裝飾動作，宛然太古歷史圖也。（二）歷史部。凡法國史事重大者多擇要製模型。以拿破崙時代者爲多。一面爲其全盛時，高據雄宮號令全歐之模型，弈弈如生。一面爲其流死愛列巴（Ned. Elpe）島時之狀，斗室殘燈，寒榻偃臥。面色如金黃，兩頰微縮，二目深陷，門外二甲士守之。聞此室內一切器具，皆愛列巴當時原物，經法政府索歸者。一代英雄成逝水，不覺如冷水澆背也。（三）現世部。英前相喬治，現相斑諾勞，法前總統克利孟梭，將軍福煦霞飛，及現統米列蘭（A. Milrand）總理班加來（M. R. Poincare），皆在內。俄之列寧，杜蘭斯基，意大利之米索利里，土爾基之國民軍首領克馬巴沙（Mustafa Kemal Pasha），即戰勝希臘嚇倒英國喬治內閣者。現世紀怪傑彙生；獨恨不能聚之一堂或拘之於一獄，此院能之，可謂補天石矣。（四）點綴部。人無定名，置無定所；或俯欄下窺；或據椅斜坐；或在轉角作避路式；或在門旁作張語問人式；或向蠟人作參觀式。初入者往往誤蠟人爲真人，殆後又致誤真人爲蠟人。遊者如癡神注視時，必有其他遊人，立觀至見其動，始發見爲真人。眞妙趣橫生矣。另有二小部：（一）爲古代極殘暴之肉刑。赤體倒懸者及赤身置之虎豹檻中聽其破胸裂肢而食者，一面仍使其親戚自檻外觀之。慘狀不忍終視，不知其當屬何部；（二）並列三四室，

左右二四人；一爲因奸謀殺本夫後又肢解之婦女；一爲一人誘奸十一女人皆殺之以劫其財，更焚尸以滅跡者。中一人則爲有征服世界之雄心，功敗垂成之德國前皇威廉第二。法國人觀此者，皆指爲活地獄。德人若來觀，不知感想如何？

觀畢，戴君因事去。余獨往觀歐拍拉戲園。此法國第一國家戲園，他國公認爲世界第一者。規模之大，如阿根廷之葛朗戲園，而精美雄偉則遠過之。葛朗之建築費爲阿幣二千萬元，依現在匯價合中國一千六百萬元。此園之建築費不知若干？墨西哥之國家戲園，告竣後，將駕此園而上之。宜乎糜款二千餘萬元，費時二十餘年至今日而工程甫半也。

七月二十八日

晨起赴領事館訪林君恭祝。接余至法人拉麥爾女士處習法文，每日一小時。

同鄉趙振洲來訪，未遇。使館秘書李君顯章來訪。導余參觀上下議院及魯商伯博物院；及魯商伯公園。可記者如下：

一 衆議院 (Chambre des Deputes)。在諧和橋 (Pont de concorde) 南岸，隔橋與埃及塔相對。院之建築本名卜邦宮 (Palais Bourbon) 一七二二年開始建築，爲女公爵卜邦 (Duchesse de Bourbon) 之邸。其後爲恭德親王 (Prince de conde) 所居，重修，費糜至二十萬佛郎。至拿破第一，又勅修特別偉麗之門檐 (Portique)，俾足與對岸之埃及塔輝映，以壯觀瞻。

。議廳爲通常之圓形，左面爲共產黨席（Communist）次爲急進黨席（Radical）右面爲王黨席（Royalist）中間大部俱爲共和黨（Republican）席。實則該共和派分黨甚多，並非一團體也。法國政治爲和政體，經濟爲私產制度。而能容共產黨與王黨各樹旗幟，號召黨員，選出代表，並峙於議席左右，此一異事也。旅美時，考查選政歷史，其最近三次總統之選舉票數：

一九二〇年

哈定

一六、一二五、二〇〇票

考可司

九、一四七、三五三票

其餘共得

一、四〇〇、〇〇〇票

一九一六年

威爾遜

九、一二九、六〇六票

休士

八、五三八、二二一票

其餘共得

八二〇、〇〇〇票

一九一二年

威爾遜

六、二八六、二一四票

塔虎脫

三、四八三、九二二票

羅可福

四、一二六、〇二〇票

其餘共得

一、二〇〇、〇〇〇票

一九二〇年，選民五千五百萬之譜，一九一六年五千萬之譜，一九一二年四千七八百萬之譜。其投票人數，總不及全數之半，或不及三分之一。以最文明之美國，而放棄選舉權者如此之多，此一異事也。吾於上二事於美見參政權爲憲法所付予，使行與放棄則選民有絕對之自由，無人能強之，更無人能代之。此美國之所以有真選舉也。於法見共和政治之下，人民有絕對之主張自由，無論宗旨如何差異，任何有勢者及多數黨不能加以大逆不道，破壞秩序等罪狀，干涉其運動選舉及投票之自由。此法國選舉之所以有真民意也。共和政體千緒萬端，而以有真選舉，有真民意爲最要之二點。中國政治偏忽於此二者，此政治之所以難入常軌也。

此院建築之真價值，據稱爲拉伯堂 (Salon de la Paix) 寶座亭 (Salle de Trône)。壁牆頂棚爲范南 (Hyrace Vernet)，及戴拉夸 (Del roix)，等名人所畫。另一長廳，全爲歷史畫，出於名家易謨 (Heim) 之手。尊者備示余。余但能知拉丁民族之畫壁俱美，畫頂棚尤稱絕技，至此處之美何以異於他處，或勝於此處，則非所能辨。

參議院 (Senate)，在魯森伯宮 (Palais du Luxembourg)，宮建於一六一五年，第一次革命前，尙爲王居。革命時以之作國獄。拿破帝業成，以此爲參議院。宮之氣派規模，遠過

於下邦宮。殿閣四抱，中爲廣庭。有東方宮觀式。所看如畫壁，畫頂，及壁衣 (Tapis) 無異他處。頂棚之雕塑人物，特名貴美麗，幾於不可方物。議廳亦遠較衆議院爲美。

魯森伯博物院，陳油畫雕刻品，或簡稱爲油畫院。刻畫多精美，宗教畫亦多，不如馬德里油畫院之甚，余與畫術及歐洲畫史絕無研究。但覺美麗名貴耳。至現世畫中，有若干幀，謂爲寫真則不似，爲寫意，則其意不可得；於花木則著怪色。於人物則圖異形，其美處殆全不盡知。至裸體畫，舊有名作，於私處或著他景掩之，或不甚露；即露亦玉臍圓淨，不著色相。近畫則於私處著赭色 (Brown)，亂之以墨，狐裘蒙茸，可醜可怖。或云，此寫真也。誠然。何以於身之他部，轉不類真？

魯森伯公園與宮相連，舊爲宮之附苑，今開放與公眾。拉丁民族於布置園景，能整能散，能板能活，於偉大中見精巧，於規矩中生變化，其妙處如此。其詳不能備記也。

晚與李君同餐。餐後至某公園內某戲園中觀劇，十二時歸。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同鄉學生趙振洲，蘇福第來訪。使館中戴明輔林筱崧亦先後來。余約四君同餐。餐後同遊環脫達母 (Notre Dame)，譯音爲「吾等之婦」，乃此間第一大教堂也。賽因河中流有島名西德 (Cite)，譯意爲城島。位於全城中心。史家或稱邁爾種 (Gaul)。最初棲止此島

，實爲此城所由建。大教堂建於此島，第一次約在耶穌第四世紀，至一一六三年成爲大教堂（Cathedral）。此後屢加重修，最後一次在第二帝政時代。堂正面，上爲二方塔，建於十三世紀，高約二百尺。下爲正門，分中左右三門，皆雕石爲之，功極精美。左右有雕像，約各一百二十人，正中更多。內面中部聖座（Nave），高一百一十尺，堂頂高一百四十五尺。中部有巨柱七十五。上部另有小柱，一百零八。上部大窗有三，皆外方中圓，圓徑四十二尺。中嵌五色玻璃，成人物花紋，爲十三世紀舊物。可爲希世珍矣。聖座之窗有六個，其玻璃爲十五世紀物。餘皆近代者。聖座及經座（Choir）俱有三十七龕（Chapels）。全堂坐滿容二萬人，各龕塑像極多。跪地禱求者，縱橫都是。謂耶穌教不拜偶像，此妄語也。右方塔上有巨鐘，重十三噸，每噸一千六百八十斤，共合二萬二千六百四十斤。此爲歐洲最大之鐘。今日未得上塔一觀，不知他日尙暇及此否？歸途遊植物園。

同寓有安南人范文牒來談。彼前清歷在中國。中法之戰，彼尙從軍得八品功牌。今乃服役於法國人。彼名片仍用拼音印八品二字。不但以爲榮，不願忘中國也。前歲安南王來法遊歷，法政府以女樂等事招待之，甚殷厚。後不快而去。余詢以此事，彼云：前王曾流斐洲，今王念及往事，不願再留此。然王子今仍羈此。余詢能一往訪否？云：不知。法政府派人服役，不知容接見中國人否？未謂彼安南無獨立之力，惟望中國強耳。余喟然。

七月二十日

晨起習法文。下午赴書店，略購關於法國歷史等書。晚獨赴歐拍拉（L. Opera）戲園。至歐拍拉則乃演一種陞戲（Sensate）亦有情趣。

七月三十一日

午前習法文。趙蘇二君約餐。餐後，看法國電影。

八月一日八月二日

專習法文。余購有以英文解法文之文法一冊，擬一星期畢此書也。

八月三日

晨，同鄉勤工學生連子和來訪。未得多談，余已到法文上課之時間。約其十二時半，在寓門相候。今日爲余上課之末一日。自十一時至一時乃畢。余習法文在考文字變遷之跡，自量不能讀法文書，故匆匆即駁。歸寓候連君已不能得，又作函約之。下午仍讀法文文法書。

八月四日

上午讀歐洲中世紀史，下午訪劉文島談。晚約連子和餐，詢以勤工學生狀況。

八月五日

星期。連子和又來，同往鐵塔。此次至最高一層。塔共三層，第一二兩層爲同一之電梯。

可直達，或分層上下。由第二層至第三層，計高五百二十九尺。電梯分二段，中間須換車一次，乃能至頂。俯瞰全城，俱在眼底。平時赴各公共建築所參觀，祇能見側面及內面，立塔上可見平面，殆無異乘飛艇矣。第三層中有數室，爲售各種紀念品者。四廊俱有玻璃護之。余等繞觀一周，見一小門旁題字云：由此至第四層。頗愕異。入門拾級上升爲平台。俯台欄下視，更覺高曠爽豁，毫無障礙。塔本三層，每層又自爲上下層。此所登卽第三層之上層，標云第四層，故使登者措愕耳。此層亦有售紀念品者。余購郵片數張，以手持書之，寄回國。此層有郵局，卽以此塔爲名。遊人由此發明片者極多，郵箱爲之滿。下後仍渡橋至對岸小餐館，在街座用餐。餐後同觀人文博物院（Musée D' Ethnographie）。中亦有東胡人，注明居亞利亞之東，狀與在美國所見者同。傍晚各歸。

八月六日

日記積壓未書竟日，補寫不過二三千字。作書之鈍，日甚一日，奈何！

八月七日

晨未起，有客扣門，爲同鄉勤工學生郭須辭。郭君畢業於天津法政學校，歷在國內作事，發憤來此求學，可嘉！彼專研究園藝學，頗有心得。余約之中餐，在中國館，館小而食品適口。此處專爲招攬學生生意，故價亦甚廉也。餐時，遇湖南楊君卓新談。餐後同遊魯森伯公園。

又至楊君寓，談至傍晚乃歸。舊有談癖，迄未能，改何故？晚函約王治燾君，明日中餐。時在中國飯館相會。

八月八日

晨寫日記，午赴中國飯館與王治燾君相會。彼畢業北京譯學館及分科大學，來此五年餘矣。習經濟。餐後，同觀古律尼博物院。院不甚大，所存殆皆羅馬時代古物。故此院亦名羅馬宮。內分上下二層：下層十四室；上層十二室，存有古物，號稱一萬件。最名貴者，為十六世紀之壁衣（Tapestries）。高二丈許，寬四五丈不等。花紋人物，大如生人。明麗中含古香古色，洵希世珍品。惟初望之，不及現製之精美耳。一為東方陶器及西班牙之亞阿伯陶器。觀此，見東西文明古代相互關係。一羅馬祭坛，號稱巴黎最古之物。下層之旁更低處，為羅馬初征服過爾時所建宮殿之一部分，為當時之浴室。此亦為法京最古之建築物。此外各物俱有特別寶貴處，惜不能徧記。聞人言此處存有羅馬時代之私刑具，為男子出征時施之於女人，以防其私人者，余未尋得也。

八月九日

晨寫日記。將午，王治燾林炳琛二君先後來談。林君約中餐於萬花樓。餐後，王君去。與林君偕遊布拉尼樹園。先由林中踏荒，繼沿湖至一渡口買船，渡至湖心島。島上有飲餐館，座

俱在綠樹陰中。擇坐晚飲。今日爲余到巴黎第一熱天，於此間納涼小憩，良得。直至驕陽漸低，始出林，在島上環遊。島爲人工所成，一大一小。飲餐館在大島上，渡一小板至小島。繼仍由原橋原渡口，出湖登岸。行里許，至綠陰深處，尋地坐談。直至八時半，夕陽已沒，暑威盡斂，四圍靛色漸逼，出林乘電車，仍至萬花樓。余約林君晚餐。餐後，彼導余至某處觀跳舞，舞場之名已忘之。入場券男子每人六佛朗，女子四佛朗。跳舞者，流品不齊，有上等人家，中等人家，亦有下等人混入；且有母女同來者。有斐洲黑人二三，與白女合跳，衆不以爲怪。此邦種界不如他國之嚴也。且觀且談。至十二時半，舞衆漸散，余等亦各歸。舞場可容數百人。場外有花園，亦可坐人。園中電光略暗，願密語者，多出場坐園中也。

八月十日

昨夜睡遲，覺神疲。十時後始起。浴後，卽出餐。下午補寫日記。傍晚赴使館。晚仍書日記。入法以後之日記，今日始補竣。擬此後日記不得間斷，不知能實行吾？

八月十一日

午前讀羅馬及西班牙史少許。赴中國飯店中餐，遇王治燾及黃君同餐，各自付賬。餐後，赴通濟隆 (T. Cook & Son co)。今日星期，停止辦公，因便購書三種：一爲克爾提博士 (John S. Keltie La D.) 著之政治年鑑一九二三，一爲德前鼻維廉第二所著之比較歷史 (Com-

parative History)，一為伯銳（W. J. Perry）所著日子孫（Children of the sun）。掃萬翻閱比較歷史，其體裁完全類春秋：第一，編年記事；第二，分國彙列，並及月日；第三，標書大綱，不及細目；第四，一事關於歐洲全局者，列為公共（General），不屬於一國之下；第五，據事直書，不加議論，有每事祇三五字乃至二三字者。始自耶歷一八八七年正月柏林會議，終於一九一四八月英國向德國致最後通牒。無一字之論斷及敘跋。前後二十八年間，歐洲各國之縱橫捭闔，互聯互防，前盟後背之鬼域現像，和盤托出。即各國及美日於此時期內在世界上奪地劫國之獸行盜舉，並彼父子自身所作者，亦毫不諱飾，儘實發露。讀此書如秦鏡照妖，眉髮畢現。至晚幾忘出餐。英人讀此書者，亦譽之為最高史筆（The highest Historico Significance）為最超越。作者在此段最大歷史劇中，心理及精神行動之一種表現（As a revelation of the Psychology and mental process of the most prominent actor in the greatest drama of History）。此書非德皇不能作；非已失敗後，亦不肯作也。

餐後，讀日子孫一書，十二時始寢。

八月十二日

夜寢不足解乏，然仍讀書。到法以後，遊暇則以書自娛，不免勞頓。下午覺牙痛。重往魯敷宮（Palais de souvre）觀博物院。觀及波斯利亞各部分，見埃及古織物有極細而精者。

又有第五代所塑之像一具，平面高額，身塗微赭，類中國農人顏色。此宮建築之美，博物院收藏之富，匆匆遊觀，不足以盡之也。晚不敢讀書，赴街上遊觀。坐大街飲茶，有遊女來擾，余以不通法文謝之，彼等固能操流轉之英語西班牙語也。十一時歸寓。

八月十三日

夜睡覺頭暈，晨起愈，仍讀日之子孫一書，關於印度古文化者甚多，略摘如下：

印度人種，大概可分爲五：（此與婆羅門所分四階級不同）

甲，在南部及錫蘭島一種林中生活之人（Jungle Tribe）今日仍存；

乙，在最北部緬甸及喜馬拉雅山之居民，爲純粹之蒙古人；（下列丙丁二種，是否蒙古人，待考。）

丙，操「奧士刺乃新」（Austronesion）語者，就其語根考之，與下列

丁種，咄維甸（Dravidian）之言語，確爲古代之同種或同文化者；

戊，阿利安（Aryan）種，最爲後來，卽骨格與北歐白人相同者也。

據吠陀（Veda）所載，阿利安初來時，與阿蘇拉人（Asuras），歷爲劇烈之戰爭。前世紀大東方學者馬克思密列（Max Müller）尙誤以阿蘇拉爲無文化之人民。近來發見確實證據漸多，始知阿蘇拉之文明，當時遠高于阿利安人之上。阿蘇拉者，咄維甸之王族也（見班達嘉

(Bhandarkar) 印度魔法 (Magic) 及天文學，阿利安人皆學之於此種人。

再就此書所列圖上考之，丙種在北部由緬甸向正南分爲一支，伸至馬來半島。其人或名爲「蒙」(Mon)，在半島之上；或名爲貊已 (Meryu)，在檳榔嶼不遠，一支西南遠伸入印度中部，其人或名爲氓達 (Munda) 或名爲羌 (Khond)，或名爲岡 (Gond)，丁種則完全蔓延印度南部，凡此兩種人所居之地，俱發現有極古已廢之鐵礦，金礦，銅礦，其舊俗奉已死之帝王爲神。邦香波省 (Pansap) 之古魯縣 (Kulu district) 泚 (Beas) 康 (Kons) 二水之間，古代文明遺物甚多，皆此地居民祖先之遺跡；且可證明其爲氓達種。此外古文明之建築物，爲阿利安人未到以前所有者甚，不能備摘。

按此書意在記明世界文明大都由埃及傳播；然於美洲古文明，則案而不斷。其搜羅考據，可稱詳實。於中國則始終未敢論列；所論及者，僅南洋一帶，凡有金礦處，俱有中國人耳。鄙意印度與中國土地接壤，古代文明必有相關之處；且氓達 (Munda) (譯音) 種逼近雲南，所居之地，必有古代金銅鐵廢礦，且甚多，中國金屬，苗民用之最早，所謂蚩尤據黎山之金以爲兵者，苗，氓，蒙，蠻，音可互通。然則其古代文明，與中國當不無相當之關係矣。余繫獄時，竊思及此事，苦於中國書籍中無從索證，今讀此書，大快慰。容再搜求他書證之。

讀書竟日，思購牙痛藥，竟忘出門。晚牙仍痛。

八月十四日

午前書日記。午赴中國館中餐，遇湖北王治熹君，湖南楊卓新君，與之談歐洲跳舞流派，余對此事，毫無所知，故特詢之。在魯森伯公園談，至晚乃歸。

晚劉塵蘇夫婦，偕四川楊君中瑚來訪。楊君於歐洲軍事情形甚熟。劉君夫婦先去，楊君十
二時半始去。余牙又作痛。

八月十五日

午前寫日記。下午赴街，欲購牙痛藥，各家均未開市。末在一美國人之藥店購得。詢知今日為法國宗教上休息日。

讀日之子孫。南洋一帶古王族及貴族，有稱為秦 (Chin) 者，有稱為泰山 (Taisan) 者，有稱為天國人 (Tenguan) 者。秦及泰山皆言去自雲南。(Gun nan) 天國人在斐律濱，據言其祖宗來自天國 (The people lived in the sky but connected with their own ancestors) 此上事實當然足證此一帶之古文明來自中國。作者大約不解中文，以致不知天國人 (Tingnan) 用西班牙拼音法，與中國文音義俱合，乃羅列之欲與印度尋直接之關係。於此可知，此類學問研究之難。

又按前段所言魔法，係有英文 (Magic) 並譯音義，佛典中大概稱為通術。外道祇有天眼

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等等。惟佛有漏盡通。末一爲釋迦所自證，前者皆婆羅門所舊有。今知乃印度人所舊有。中國亦有此種通術，與印度所有者頗多相類也。又及。

八月十六日

午前寫日記。下午出，赴通濟隆購戰地遊覽券，包車票。中餐及鄉導各費均在內，共一百四十佛朗之譜。

八月十七日

七時起，赴東車站，有通濟隆之招待人在，言本日鐵路有特別情形，須繞他線行，恐到時較遲。八時半開車，先向正東至愛伯芮（Esbornac），再折北至萊安鎮（Bheim），已下午一時二十分矣。此地爲法東北部名城，距地圖比例尺，去巴黎一百二十餘法里。鐵路線爲一百五十法里。余等今日繞路來此，約行一百八十法里矣。入戰線已一百餘里。此城以外所經各地，並未見十分劫痕。下車先中餐，餐後乘大汽車。容二十人；今日同車者十八人。繞觀街市。次至一大教堂（Cathedral de Peim）下車。又次，仍乘車繞觀，繼出城。分記如下：

一、大教堂。此堂與巴黎吾夫人之建築，完全同式，偉大亦略近。建於一七三四年。美麗無倫，雕塑之像尤多。戰後，上頂俱燬於彈火。雕像及樁柱雕飾，十損七八。吾輩未得見戰場伏尸，而此堂內斷背折股破胸碎腦之石像，不啻爲之標本。白人婦女踏殘像，有下淚者。現

在修復中。據稱非一九三十年不能成功。

二，市政廳。式極美麗，據稱爲純粹之文藝復興式。此類建築，法國並不甚多。此廳完全燬於炮火。

三，羅馬門（Arc de Rome）爲法國最古建築之一，乃羅馬時代所建者。殆全頽廢。原石亦多崩裂，能否復修，殊不可知。

四，各重要市房。有數大街，一無完全者。頽廢爲墟者，十之七八。人民就廢墟之小部，棚板支石，在其中居住；或就其外售食品屑物及飲料者，到處皆有。

現在私人建築，漸有著手與復者。回復舊觀，尙不知須若干年？市政廳移地辦公，似一時不易恢復舊觀；惟大教堂之工程，進行甚速。其中巨石柱上之碩大弧門十餘，已砌就過半矣。車入鄉間，蔓草灌木，觸目皆是。農業亦未恢復，因人口減少太多之故。行丁餘法里，至一處，名爲興登堡戰線（Hindenburg line）。廢壘猶存，約分三種如下：

一，鐵線四門丁戰房。以鐵線四門丁爲之，厚可三四尺。門厚二尺許，以鐵軸轉動之。全戰房高可丈許，入地者三分之二。遠處不能望見。戰時出外，休時入內，每隔數丈遠，必有一房，蓋以此代帳棚。卽大炮弹，亦不能傷也。

，鐵棚戰溝。下掘六七尺深之溝，土堆前面，上棚鐵板製成之棚，前高後低，戰休俱於

其中。

三，鉄網戰棚。以矮木無數，立植地面，上覆鐵網棚。如何作用，未得詢真，今遺棚猶遍野也。

此外尚有數村，全燬於炮火，無片瓦完存。戰後其人民多轉徙他處，亦有搭木棚，掘地穴，圈泥棚棲身者。觸目傷心。

按萊安爲法國古名城之一。巴黎下殆首屈一指矣。最古時爲荷蘭比利時之都城（Coctiar of Caur Balarim）。羅馬大將凱薩征服荷蘭，又擴而大之。時在耶歷紀元五十年前，直至紀元二九九年，殆爲北部法國教育中心。故四〇〇年，此地卽建大教堂。此後屢圯屢修，至最後乃成爲與巴黎之吾夫人媲美之建築。

耶歷四〇六年，匈奴曾佔領此城。匈奴非信耶教者，邇時教堂並未毀。曾記某君所著地理書，謂由東亞迪西歐有二帶：一名森林帶，卽塞帶地；二爲艸地帶，與森林帶密接。在其南，乃蒙古遊牧之場。北帶內徧地有草，卽遍地皆彼之家，東西遠近，非彼等所知也。蒙古人來西，實不自此次始。故法國方體低鼻之人甚多，殆皆雜有蒙古血者。

晚歸火車仍繞道十時半始到。途中所經各村房屋絕無阿拉伯式與南部大異。農人收麥仍未完。法國人之遲緩，隨處可見。

八月十八日

晨起，略寫日記，赴中國餐館中餐。下午至使館訪沉警基君，並閱中國報。在餐館時，與王治燕君及廣東羅君談甚久。

八月十九日

檢點自巴西以後遊程中所購書籍等，備寄歸。

八月二十日

上午出取錢，購赴英通票。下午將檢齊書，分爲二十二包，每包一啓羅五百格拉至八百不等，合中國七斤之譜。法國郵政寄書籍，不得過兩啓羅也。交郵局，掛號寄歸。

八月二十一日

搭雷孟會康公司 (Roymont whitcoujco.) 公車，往觀豐丹布魯臘宮 (Chateau De Fantamellean)。十時在彼公司門口登車，十二時半到。路經巴利宋 (Bargan)，觀大畫家彌勒 (Millet) 故宅。房甚簡陋，然彼死已數十年，猶能保持原狀。畫案上陳以未成之畫稿，其絕筆也。彼生於前世紀之初，曾居巴黎，後移此地。室陳有彼其他作品。彼生平不能存錢，有子女九人，生活常艱窘，身後尤蕭條。現此宅歸公家保管，余購其作品之影本二三小頁，藉作紀念。

十二時半，至豐丹布魯附近。先至一餐館中餐。餐品極美，小碟八種。正餐之龍蝦長七寸

，色作珊瑚紅，腹有子，大如巨黍，色更鮮研而價甚廉。院多花木，實相滿覆牆壁。高樹陰下，更張彩布棚，乃吾等餐堂也。棚旁張彩布巨傘五六，每傘覆一棹，亦爲餐所。餐後，先至一大樹林中，林深不知若干。喬木鬱翠，高翳天日。約行十餘里，有古油木二株；一已傾地半朽；一猶孤立，半邊未死，枝葉甚茂。就已類者考其年輪，七百年故物也。由原道返，出林，至獵宮。宮高偉不及魯敷，一正兩廂，佐以別院，有顯明處，有深密處，布局總覺可喜。內都雕塑繪畫及壁甃，各處大致相同。此處有一二室木製頂棚，及地板，特精美。此處爲歐洲史上最大紀念者；拿皇最後戰敗，流放愛列巴島時，在此宮中，別其生存將士；並與所愛之某夫人，作最後之接吻。爲宗教上最大之紀念者；拿皇佔意大利時，曾擄教皇，幽之此宮若干年。教皇所用之一切衣物，今仍保存陳列。拿皇返骨法國後，葬於安法利宮。其流死時用具，今在蠟人院中。其黑呢寬緣便帽一頂，存此宮，與萬寶莊嚴之冕旒，同置一玻璃箱中。宮之別室，有中國博物院，門外置石獅二，運自中國者。意其中必多英法聯軍入北京時之刼品。惜不開門，未能入觀。宮旁林泉亦幽勝。觀畢，返巴黎。此地巴黎南六十五法里，途經多村。

晚獨往觀歌拍拉劇於高美科（Opera Comique）。座極滿，然遠不及在阿根廷所觀者。

八月二十一日

晨起，收檢行李。十二時上車離巴黎。途經戰地，刼痕如新。法國恢復之能力，似稍弱。三時半至嘉來海岸。下車。有人驗護照，祇問有無，並不驗看。由此下船渡海峽即至英國矣。

第十六 英吉利

(自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共五十九日)

1 由巴黎抵倫敦不過半日。2 乘通濟隆公車遊城內。保羅大教堂，白塔，行業公廳，倫敦博物院，國家畫院。3 大英博物院。世界第一大收藏。4 參觀牛津大學。5 參觀倫敦大學，科學博物院及德國公園。6 訪羅素先生。7 赴博學電影院，觀英國旅行團在西藏旅行記。8 參觀國會及雅北。9 遊溫塞。10 赴孟謙司德遊覽。11 赴愛丁堡參觀大學及皇家醫院。12 赴葛拉司古參觀大學，美術館，嘉西生大教室。13 由葛拉司古仍回倫敦。14 參觀倫敦學城。15 參觀劍橋大學。16 赴烈士屯參觀邦來製造廠。17 帝國經濟會議之一斑。18 英國失業保險辦法。19 英國概觀。

八月二十一日

渡英國海，峽自杜費 (Dover) 上岸。所乘為皇郵公司 (Royal Mail Co) 之船，不分頭二等，渾座，且人多座少，乘客多倚壁立者。船開後，風浪甚惡，艙之最上面，盡為浪花淋漓。余又暈吐。有吐甚與余者。凡海峽大都浪洶，不止此一處。上船後先經移民局員驗護照，次至海關驗行李。關員問帶有煙捲，酒，香水，照像機，古董，各種物否？余箱未開視，而逐種詢問，如他客也。過海關仍上火車。渡海峽約共費時一小時二十分鐘。驗照過關，約須半小時餘。上車開行，時已下午六時。八時抵倫敦，已可謂速矣。

途中見英國農事，與法國無大別。園藝較多，地勢崎嶇。入倫敦東南隅，行約數里，盡爲同式極小之二三層樓房，大約俱爲工人所居。千家一律之房，雖偉大亦易生厭，若狹小居之者更苦。余意凡聚多數人於同處，而予以同式之住所，且陷彼等於努力不能變更其生活狀態者，其地卽謂之監獄。余遊世界第一大城，而先留一監獄之印象於腦，殊可厭！

下車呼脚夫（Porter）攜取小件行李，同時並取去大行李，由脚夫代呼汽車載之。英國與法國汽車，前面俱信定製能載重大行李。且價目按行程有數目表照付，並不加價。此較美國方便處。車站名維多利亞，卽以前女皇之名爲名也。余寓博蘭旅館，車行經過各街，整潔可觀，使余略洗去從前觀念。旅館予余以最小之房間，床外無餘地，不足以容行李。又改一較大者，室內無冷熱水管，電燈光不足，晚亦不能讀書寫字。餐後浴癡。餐品不美而價值昂，使余回憶法國。

八月二十二日

夜寒，起開箱取自帶棉被加蓋之。晨八時，有人扣門，起視，女伺持洋鐵壺送熱水，備洗面也。此種旅館爲余出國以來所未常見，不意於世界第一大城見之。

略寫日記，赴使館訪朱代使兆莘，字鼎新，京師大學之同班友也。談一小時許，赴通濟隆取款，並購城內遊覽券，明日先遊城內。

午，朱鼎新約中餐於中國樓，有豆腐可餐。餐後，余尋書鋪購書，在街上賂行，各街不甚寬，室亦不美觀也。

八月二十四日

晨赴通濟隆，乘公車遊城內，適大雨。午前所觀者，爲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行業公廳（Guild Hall），及白塔（White Tower），武器庫（Armoury）。下午所觀者，爲：倫敦博物院（London Museum），及國家畫館（National Picture Gallery）。另經帝國研究院（Superial Institute），未入內。可記者如下：

一，保羅大教堂。建築亦偉大。下層爲軍人國葬之所。最偉麗之二墓：一海軍名將乃利孫；一爲陸軍名將惠靈吞，即戰敗拿破侖並擒獲之者。在中國服役之戈登，亦葬其內。所謂葬者，僅舉行儀式，實則石棺仍置台上，並不遷入地內也。

二，白塔。爲極古之建築，周圍多炮台，乃舊日之營壘。各室連接，室頂仍多炮台，如中國河南直隸之交，鄉村富人所修之有炮台樓房；惟此局面特大耳。所陳各物，以各國軍器及甲冑爲多，不能備記，將欲記者列下：

一歐洲弩。彼名爲十字弓（Crossbow）彼用於十五世紀，中國則用秦漢時，在彼千餘年前也
二爲二百年前日本國王贈英王之日本式甲冑。

三爲美國古代站籠，以鐵爲之，下面有左右各二三小圈以裝腿；中有大圈以裝腰；上更有裝腕裝頭者。裝入籠後，絲毫不能轉動，此刑用以示衆。裝入者至死乃止。

三，行業公廳。爲一有名之舊建築，倫敦市長初被選就職之日，照例在此廳宴衆。但此所謂倫敦，專指中央商業區域而言；如東南部之工人區，其選民當然不能來此間投票也。

四，倫敦博物院。此院異彩在所陳皆有倫敦之物，自石器時代以至現在。以至大之城，而能搜得本地石器時代舊石器，實不易得。其有趣者，此間古時禁婦人多言，有一種刑具，專以處多言婦人。大致類前述之站籠，他部較簡單，而裝頭之處，有一鉄舌向內。用刑時，以此舌裝入婦人之口，殘忍已極！入歐以後，博物院中屢屢見其古代刑具及模型，皆奇慘。千餘年前，歐北之文化如此。或云歐人古蠻野，自耶穌教流入，始漸改。若然，則耶穌教特適宜於生番耳。豈不可笑？

五，國家畫院。陳品不及法西兩國作品，似亦不及其精。前後見中年婦人甚多，皆陳畫具正作仿本，似英人之習美術者甚不少，何其作品之不甚美耶？

本日作鄉導之人，頗上等。有美國人向余言，此人知識學術俱不壞，何以作此職業？余云：英國失業者太多，不能如美國謀生之易也。觀畢，余自乘公共電車歸。

八月二十五日

訪朱鼎新，託簽護照。彼爲余介紹館員陳秩之，徐石定、傅小峯、曹春生、諸君。中餐仍同赴中國樓吃豆腐。今日星期六，下午不辦公。餐後回使館，談至晚，仍同餐。餐後，約余看戲。余觀英國戲第一次，不敢下評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

晨，曹春生來訪，同赴白佛里村 (Brixton)，訪羅儀元夫婦。鄉下風景頗明麗。羅君自秘魯辭職來英，暫住也。所租室有球場，他友均撻球，余不能。與羅君等閑談，並散步園中，自向枝頭摘食鮮果。園花以寶相爲最多，果以蘋果爲最多。桓盤竟日，晚十時五十分返，至倫敦已十二時矣。英國以鄉村生活有名，亦不過如此。然視倫敦，則天淵之別矣。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赴使館訪諸館員，并至杏花樓同餐，餐味同中國樓，價亦廉。

下午赴大英博物院 (British Museum)，諸書稱爲世界第一大收藏，余竭一晚之時力，僅觀巴比倫亞叙利亞二部，及藏書樓之波斯畫。二部收藏之富，果爲所見各博物院所未有，的確大觀。波斯畫完全爲東方意味，殆與中國畫無別。漢唐以來，中國文化西漸，此其一證。

出博物院，見對面多舊書畫店，購得禘教文化 (Zoroastrian Civilization) 一書，及天方波斯突厥畫冊 (Peintures de manuscrit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 一本，印片六十餘葉

，附以法文說明。翻閱天方及突厥畫意，以余輩視之，介乎東西之間。波斯則直描寫爲鬼國畫，惟題款爲波斯字耳。得此二書，狂喜！至餐館，且餐且閱。餐畢，回寓，讀禩教文化，言阿利安人初到此地時之情形，與日之子孫一書，言阿利安人初到印度時，大致相同。且言彼輩來自極北，望日南行。又相傳其古代爲洪冰 (Tey Deluge) 所沖泛，最後乃南徙云云。與余所推想，又完全相同。惟彼書言阿利安人來時，與本地之魔鬼 (Demon) 怪物 (Monster) 相戰，卒得領有此地。彼曾因鬼而發明以石取火之法，又由鬼學七種語文。此事俱爲第一王夷馬 (Yim) 所作。夷馬晚以所領土三部分給三子：長子居西部，管理塞母種 (Semitic)；次子居東部，管理吐番種 (Duranian)；少子居中部，管理本種云云。余按巴比倫古文明爲索母 (Sumer) 人由東方帶來。索母現已證明爲吐番 (歐籍中東方學者稱蒙古人之總稱)。波斯較巴比倫略偏東。阿利安人自北來又較晚，此時波斯本種爲吐番 (即吾種) 無異。故夷馬以領土分給三子，可以如上所述。其所謂魔鬼者，即吐番人，故能從之學一切文明。吐番前時由東向西，至巴比倫，既攜有文明以教阿喀丁 (Akkadian) 人。此地之吐番，當然本有文明也。讀此前書數十頁，已得知吾族古代在亞西亞之情形如許。則索母西去之事，不至孤懸無證。而阿利亞人由大北以至印度之路徑亦明。且書內明言夷馬創分人爲四階級：第一爲祝者 (Priests)，第二爲軍士 (Warriors)，第三爲農人 (Farmers)，第四爲工人 (Artisan)。此與印度之四階級相合。

即爲其所由來。余又疑波斯之阿吠司陀 (Avesta) 與印度之吠陀有關係。蓋阿爲發音聲，可有可無，司無主音，急讀則無聲。波斯之阿吠司陀，必爲印度之味陀所自出，無疑也。

得快書讀，忘倦，一時始寢。

八月二十八日

訪英人馬可尼爾 (Mao Niel)。候羅儀元同至牛津參觀茂利氏 (Moris) 汽車廠。午，並偕茂君同餐。下午觀牛津大學。暑假無人，僅縱覽其建築耳。古色斑斕可愛。其門有極低者，英人以此校之古誇於世界，決不至拆去。聞北大之舊建築，有一部分拆去，易以美國奇醜之建築，不知確否？下午五時回倫敦，與羅君同至利昂 (Lyons) 茶園飲茶，亦有遊女入座，招引生客。禁公娼而縱遊娼，此果何理由者？與羅君別後，又至一書店購書。

晚，朱鼎新約餐。餐後，同看戲。戲名一切婦人所知 (What every woman knows)。作品及演者俱好，十一時半散。

八月二十九日

午前讀書，下午訪吉爾氏博士 (Dr. Lionel Giles)。彼爲博物院東方部長，通中文，現在讀關於仙家各書。彼爲余介紹讀書券，入此間圖書館讀書，取閱包爾氏 (C. G. Ball) 之中國文與索母文 (Chinese and Sumerian) 一書。

八月三十日

午前讀書，午後赴博物院。

晚，羅儀元約餐於白佛里，夜十二時始歸。

八月三十一日

連得新書甚多，晨讀至暮，不覺倦也。晚訪朱鼎新送行 彼明日赴瑞士日內瓦 (Geneva) 也。便約之同餐。

九月初一日

午前讀書，午後赴博物院觀斐亞洲全部，又購古埃及史一部。

晚讀書，至十二時。前數日且有至一時餘者。讀時不知倦，睡後乃覺疲頓。

九月二日

午前讀書，午後赴倫敦大學，此處與帝國學院 (Imperial Institute)，似係聯合一體。

大門偉壯，上有極高方樓，中部直沖向上，上部略有雕塑。此種建築式，有高貴嚴肅之精神，不可謂之美麗也。門基左右二石，右石題字云：此石為女王兼印度女皇維多利亞所手鑿，時一

八八七年七月四日，即女皇御極之五十有一年。門上有橫額題云：維多利亞御極五十一年之紀念。(This stone was laid by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Empress of India on the 4th

day of July 1887 in the 51 year year of her reign) (Memorial of the Jubilee of Victoria)。大門之旁，爲榜示列考取之候補之人名甚多，亦不知爲何項考試？對門爲科學博物院，正門不開，自旁門入，旁門甚小。余初以爲其中陳列之物必無多，入門以後，上下曲折，引人入勝，陳列室四五十之多，不能備觀，已覺疲倦。所陳列者，以關於自然科學者爲最少，純正科學略多，製造科學者極多。其中尤以關於交通者爲最，此英國經營世界之精神所在也。以現時論，海洋航業，英國遠在美日二國之上。而陸地交通，除歐洲大陸及美日俄三國以外，實於全世界之交通機關，悉握於英人之手。所陳列者，皆小模型，具體而微，每一具各部機關與大者無殊。有線可通電，線端有骨按，以指按之，電通而機關即時活動，與參觀大者無異。據此，則可觀其全部動作及其相互關係，實較觀真者更可得明瞭之觀念。其中並陳有中國船模型一具，名曰北源 (Peying 譯音)。原船長一百六十二尺，寬二十五尺五寸，吃水十二尺，載重八百噸。一八八四年曾航入英國哲母司河 (Thames) 自廣東啓旋至此，共行四百七十七日。因此船製法不良，上僅二桅，懸巨帆，帆以極粗單繩繫之，每上下一次，須二小時也。船頭雕工尙美，船上懸旗超四海昇平，慈航普渡，天后聖母等詞，此模型乃由中國政製送來者。

出院，由其他一門在一荒園中，再三轉折始至街上。以極大之博物院，其進出口處之路徑，殊不講究，此與美國根本上不同之點也。

赴德國公園 (Hyde Park) 遊覽，觀皇配阿伯脫紀念塔。塔分七級，冠以十字架，上數級周圍抱以雕像，無梯可登。下一級四角爲八珍柱，即合四鉅四細共八柱成一柱也。上爲四精雕華門，再上分起四脊，脊檐雕刻美麗，四脊面圖女皇像。塔中爲一巨壇，高約八九尺，上以美石精刻阿伯脫坐像，像不連座高丈二三尺之譜。全塔多飾金，美麗中有莊嚴氣。檐四面橫題有字云：女皇維多利亞及其人民因皇配阿伯脫親王以身許衆，感懷恩德，敬願永作紀念。(Queen Victoria and her People to the Memory of Prince Albert Consort, as a tribute of their gratitude for a life devoted to Public Good) 此文雖短，而意味深長。鄙意作皇配最爲苦事，有雄心者處此更苦，若女皇而爲英雄之主，則苦上加苦。此文中所謂以身許衆，所謂感懷恩德，皆極耐人尋味者，非女皇個人之手筆，不能道出。塔四角各有座，上塑雲石像四五，各座上分題農工商機四字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Commerce Engineering)。塔爲一極大方台，台四角又有四座，上雕雲石像數人，皆附一巨獸。各座分題歐羅巴，亞西亞，阿美利加，阿斐利加四洲名。亞洲各像中尙有一拖長辮之中國人，使余觀之，驟感不快。余到英所見建築，以此塔爲最美。氣象萬千，有平吞八荒之慨，殆真足表現女皇維多利亞之精神。阿伯脫像著軍裝，亦英武，大小與華盛城之林肯石像相埒。然彼則任人逼近觀看，此則塔周屏以雕鐵欄柵，祇許繞視。聞哉帝國之皇配，死後遺像之尊嚴，猶遠在共和國總統之上也。塔之對面，隔

路爲極大渾圓建築，高七層，約十餘丈，乃望之如覆釜，可以想見其大。此室建築費共二十萬磅，用以作音樂會科學會等公共聚會之所，可坐人一萬。據稱爲世界最大之聚會室。此室名爲阿伯脫廳，博大敦厚，與對面塔之高華巖峻相輝映。聞阿伯脫半生鬱鬱，得此稍慰其陰鬱乎？

在園步行，觀遊人，見一少年男子與一老年人跋足坐自推車者同行。少年時助老年推其車，且行且語，貌類父子，此在美國所不能見者。未至園時，見一中年人隨一老年女人行，爲之攜一輦座，備老婦倦時休息，二人是否爲母子關係，不可知。在英猶能見此種事，特記之。園中整河通沓母司河水，可以盪舟。余盤桓至晚，在更新茶園用茶，乃回，晚仍讀書。

九月二日

星期，日記課多積壓，今日補之，至午未竣。中餐後，擬看關於美洲電影，星期日非晚不能看電影，備人白日赴教堂也。

晚讀書。

九月三日

午前補日記，仍未竣。

下午觀關於美洲電影，乃遊歷家數人自遊南美洲時所影土人及野獸之各種影片，其生活情形皆實在狀況，非作戲所裝扮也。有類人猿，較人爲大，人畜之代工作，鎖以巨鍊。又本地人以

大切菜刀剃頭，剃甚光，可笑。又其冶鉄法，但以木柴及礮石置地焚之，石融下流，即去木柴及炭灰等，取鐵。其製鉄之法，亦燒以木柴。其風箱以布爲之，如中國之禱，以槌屢接以筒通至火下，以兩手持兩褲腿，一張一弛，火下可得微風。以石爲砧，錘之亦能成刀。此法雖拙或甚古。此足爲研究人文學之一助。其他野禽獸等多奇異，不能備記矣。

九月四日

讀書，有同寓駱思禮 (Russell) 君，其英名與羅素同名。彼通中文，此其中國名也。訪余談，謂在中國二十五年，在海關供職，新自廣東北海關交卸，因病回英。此間僅有熟友三人，彼等各有事不能常見。父母早死，兄弟縱有存者，亦不知今在何處。在中國二十餘年，總憶英國，以之爲家，到此乃真無家可歸。且百物昂貴，生活維艱，娶妻不易，亦不敢，故甫歸一月，又憶中國，云云。蓋英國現有失業人一百五十萬之譜，均暫由政府給資贍養。彼欲就事，亦殊不易也。

九月五日

讀書竟日。

九月六日

訪羅儀元夫婦於某旅館。彼不日回國。故先由鄉下來城中，並面約爲之餞行。

九月七日

十一時至福公司訪巴森及蒲來司及海伯恩 (Heyburn) 三君；海爲其最大股東，且爲倫敦經濟界有勢力者之一；蒲爲總書記；巴即前任董事長，曾駐中國者。

與海君所談者，爲英美商戰已短兵相接。余謂美在經濟上爲單一國家，英與各屬地爲聯邦；英爲製造國並原料國，以農濟工，以工供商；英爲製造國，原料大多來自屬地或他國轉運，須資須時，且農不足以濟工商，食料尚須外國供給，遑言其他。據余所遊各國言之，英國商業，但能保持現狀；美之進步，則一日千里。南美陸地交通大都造自英人，尙且如此，他處尙未調查。彼悚然。逾時，但云商戰之烈，不料竟至如此！

午，巴森導余至一處中餐，所經街甚窄。午後，巴君約至其家，在距城十餘英里一旅館中，廣場十里，碧樹千章，風景殊佳，傍晚乃歸。使館同人爲羅儀元饒行，並約余陪。余明日爲羅儀行，卽口頭約今日同席者爲陪。

九月八日

午前讀書，下午訪羅素於其家，彼避暑方歸，前日有函約談也。彼與布拉克女士結婚年餘，已生二子女，大者爲女，已能行步。彼使僕婦抱之來云：知君必欲一見此兒也。女士今爲夫人，理家事，撫子女，望之如中等人家婦女，無復昔日之活潑豐彩。羅素仍以著書爲業，今正

草原子論一書 (The Atom)。貌較前爲豐。居室不大，用女僕一人，樓下爲其著書之所，樓上則寢室及會客談話之所也。座有四客，一女爲著作者，前遊俄被逮，幾瀕於險，今著書又不易出版。三男，一年長者與羅君爲友；二青年，乃因年長者之介紹來見羅君者。談一小時餘，並用茶點。一青年名蘭德森 (William Randerson)，乃此間康君 (Albert Kahn) 捐款所派之遊歷員，周行世界。彼將赴中國，故訪羅素求介紹。羅君乃以轉託余，余允之，因記其名；他客之名則俱忘之。

晚爲羅儀元錢行，仍在杏花樓。使館同人全體及陳君之英國婦人，總領事伍君瓚夫婦，又羅君之弟二人，又王君一人，濟濟一堂矣。

九月九日

晨十時，徐石定來約，同往車站送羅君。余在外未嘗客中送客，因在祕魯承羅君格外招待，故今日特往也。

訪伍領事世廬，中餐其家。下午遊海德公園，乃知前日所遊爲坎星屯公園 (Kensington Park)。 (因接界)，誤記爲海德。所見最有趣者，爲各教會之宣講員，無人聽，則以音樂先之。再無人聽，則以女子歌以協樂。余由進園至出園所見，殆四五起。今日星期，遊者甚衆。

九月十日

日記積四五月未寄歸，自今日校，已點句，備寄歸。

中餐後，偕徐石定及學生路蔭禔君同遊綠真公園，並參觀動物園。今日半價售票，鄉下人特多，余乃得一參觀高等動物之良好機會也。

晚曹春生及王顏二君來訪，並約同餐。餐後同赴一跳舞場觀舞。余觀，三君則入舞，場中自有舞女三人，客與之舞者，每閱六本土，一晚共樂三十閱，如與舞十次，須錢五先零，合中國二元半之譜。然入門票須每人二先零，飲料至少亦每人一二先零，且須請舞者飲食，則每人須五六先零，合今日所費，將至二磅以上，然此尙非甚高等等之舞場也。十二時散舞，同歸。

九月十一日

晨起，校舊日記，午赴杏花樓與使館陳徐曹傳諸君同餐，彼等包飯，每一人每餐三先零，加入生客，按人照加，余亦加入。餐後，至使館閱報，至八月七日，大局更糟，四時回寓，寫日記。

七時，徐曹顏諸君來，又出同餐，餐畢，仍回寓讀書。

九月十二日

晨起浴，午前校日記，計數日來，校竣智利，葡萄牙，西班牙三國，法國校約一半。午赴杏花樓中餐，下午又讀中國文及索母文一書，七時始止，此書已大致讀完。著者之意，重在證

此二國文字同源，細審索母字源，覺與森得 (Zand) 梵文 (Sanskrit)，拉丁 (Latin)，殆皆同源。惟拉丁較間接。最奇者，北歐語言之原於索母者，頗多出於拉丁字原之外。蓋南歐已有文字之時，北歐雖蠻野無文字，而實由東南直接學有文化者之言語，以爲其後來文字中之語根，此說雖創，與余近來所讀他書相證多合。晚仍在杏花樓餐，餐後遊綠珍街 (Rescut street) 遊女如雲，私娼捉人，無異於上海四馬路。聞私娼之以此爲業者尙少，而未嫁之女及已嫁而丈夫出外者，乃在多數也。歸略書日記寢。

九月十三日

午前，校阿根廷日記竣，午仍在杏花樓餐，餐後赴大羅素街一帶購書，大概皆關於言語學者，其中有西藏語言，匈牙利語言，亞拉伯語言，皆以英文釋之。余既覺索母語言爲各種語言之源流，不能不多搜求此類書以證之。晚仍餐於杏花樓，餐後回寓，略讀書，又步行街中時許，歸寢。

昨晚爲蘭德馨 (William Randerson) 作函數封，介紹中國友人。又今午與陳秩三談此邦葬制，彼娶英妻，又舊爲耶教徒，必知此事，特詢之，補記之。

九月十四日

晨起校烏魯圭巴西兩國日記，十時在旅館用早點，以代一餐。

校前在大西洋所草關於古巴及巴拿馬之調查竣。

一時赴博學 (Polytechnical) 電影園，觀英國旅行團登西藏尼泊爾中間最高之山所攝電影，登至二萬七千五百尺，爲向來登山者所未達之高度。最後人不能行，以一人負養氣 (Oxygen) 機，機有小分管，通於各登山者之口，乃可上升，積雪如流沙，視余在安的山所見更奇矣。彼等在施家莊 (Shakor Dzong) 靜修寺 (Monastery) 中，觀拉馬所作之天魔舞 (Devildance)，及西藏人生活狀況，極有價值。其旅行團團長爲陸軍中將布魯司 (General Geoffrey Bruce)，副團長爲陸軍少將某，偶忘其名，團員多營長 (Captains) 及醫生。本來此電影演時，由諾愛爾營長 (Captain Noel) 解說其情節，今日諾君有病，由茂利氏營長 (Captain C. G. Morris, 3rd Gurkhas Indian Army) 代之。此二少年將軍，亦皆當日團員也。此項遊歷之款，由英國皇家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地理學會撥給。觀畢四時半。默念西藏交涉暫停以來，吾國人久已忘西藏於九霄雲外矣。觀此旅行團所旅行之地點，及團員中之人物，與出款者之機關，英人固未嘗須臾忘西藏也。吾國人其醒諸！

晚所購書送到一部分，讀藏文英釋一書，至十一時寢。藏人種族完全與中國同，其語言源流，亦與中國最相近，惟文字與吾異其系統耳。中國文字號稱六書，其組織法較繁，而統一性最強，爲世界各國文所僅見，故能造成數千年歷史數萬萬人民博大悠久之文明。使中國當文化

初興時，專取聲系文，或於梵文西來時，棄舊更新，中國內部，今不知有若干種文字？今不知分爲若干民族？吾內部早成胡越，豈僅西藏有今日之現象哉？十一時半寢。

九月十五日

晨起寫日記畢，赴迪濟隆購票，於下星期一遊溫塞宮。早餐畢，自赴威斯民斯德（Westminster）參觀國會及亞北，（Westminster Alby）分記如下：

國會建築，外面宏麗，爲純粹之高狄克式（Gothic）。先進便門，入更衣室，（Robing room）再入皇廊，（Royal Gallery）爲一長廳。兩面壁上爲歷史畫。進門之左右，懸今王喬治及后馬利之像。兩壁之彼端，對懸前女皇維多利亞及皇配阿伯脫像。各像俱依其第一次到會上議院時貌裝而製，故皆少年也。末端門左右懸林肯侯，大勳爵張伯倫，及一夫人之像。（Morquiss of Lencolin sord Great cham Berlain）過此門，一方室名親王院。（Princes Chamber）壁懸多像，一面有維多利亞石像，甚偉大，其傍有二三婦人像陪之。再過一門，入上議院，即貴族院。（House of Lords）室長方形，上面二寶座，王后臨會之位。其餘席對列左右二邊，俱長椅，每椅可容五人之譜。每面五行，每行有椅三張。議長席在中間平地上，背王后面座。其桌之對面，置三椅，意必祕書等席也。室之上壁，雕刻美麗。出門，爲議員置傘杖衣物之室。再過一門，爲一長室，名壁爾廊，（Peirs Corridor）兩壁皆歷史畫，僅記其第一幅，

爲一六四九年英王扎利第一之事。彼蓋受國民宣佈死刑者。過此廊入中廳，(Central Hall) 正當兩院之中，一面爲正門，且兩院雖隔多室，若室門盡啓，上院中出席之王后，可與下院之議長相望。廳四隅，有四石像，余記其向外之二人，一爲格拉司頓，(Glatstone) 一爲格蘭威爾。(Granville) 由此入衆議院，(House of Commons) 有同式相對之壁爾廊，兩壁亦皆歷史畫。余記其末一幅，乃一六六〇年英人迎扎利第二於荷蘭歸回就王位，人民在杜費海岸 (Deves)，(即余來時登岸之所) 歡迎者。前後十一年，殺一扎利王，又迎一扎利王，蓋未有共和政體以前，彼族對於暴君虐政，亦實無辦法也。不幸衆院中修理，不能入觀，折轉由中廳向大門出中間之長廊，名曰司提芬廳。(Stephen's Hall) 兩面皆石像，略視之，不能知其姓名，看其工程而已。至大門下，見左面壁上有新石碑，八方，上鐫議會人員之子，死於歐戰者之姓名，以作紀念。大約數之，約一百三四十人之譜。因憶余在法參觀衆議院時，見新碑記議員充義勇軍死者之姓名，共十五人，社會黨議員某君不主戰，爲人所殺，政府亦未敢究誰爲主凶。而英國反對對戰事之羅素，不過坐監數月。由此觀之，英國人之主戰熱，究不如法國之甚也。大門外立有理察第一 (Richard I) 之立馬銅像，倍增莊嚴。

威斯民司德亞北者，倫敦維一之大教堂也。其印像在其本國國民及一切遊客之腦海中，較之英國皇宮，當深數倍。故凡來倫敦之人有不注意於其他建築者，未有不至此地一觀者。堂之

建築，大致爲一東西長十字形。北面及東面俱有大門，西面無門，南面祇有便門。余自北面門入，此處稱爲北廂。(North transept)穿過堂之正中，至十字橫畫之彼端，名爲南廂。(South transept)兩廂臨牆已多石棺及石像，其中皆有白骨或已焚之骨灰存焉，余未考其誰氏也。南廂之東面，題名云「詞人一角」(Poet's Corner)英國古代有名文人如沙士比亞(Sir Shakespeare)司賓塞爾(Spenser)，班長孫(Ben Jonson)狄根氏(Charles Dickens)浪飛六(Lord Gfellow)等，皆埋骨於此。或有美麗之塑像雕像，點綴於石棺或墓台之上，爲此異姓昭穆不祧之祖。而葬於最高之地位者，則英國詩人鼻祖喬叟爾(Chaucer)也。彼生於十四五世紀，死後百餘年，始將其骨由他教堂遷此。其他各詞人，亦不盡死卽葬此。此輩生前多具特立獨行之氣，本精思妙想，著爲奇思怪文，未必皆爲耶教之信徒，而死後乃不能逃出於教士所掌管之教堂以外，豈不可笑？由詞人一角，轉入十字豎畫之東端，以六本土購票乃得入。此一端湏分兩段，第一段中爲聖殿及祭壇。(Sanctuary and altar)除中間之聖龕外，尚有六龕，爲尼古拉，愛德忙，班尼的克，保羅，約翰，伊思禮，(Nikolas, Edmund, Benedict, Paul, John, Isid,)各龕，殆英國皇陵，歷代王君，皆寢骨於此。第二段爲亨利第七之夫人龕，(Henry VII Lady Chempel)此部工程之特別處，在房之上頂，本爲高狄克式，皆用石砌成之弧形頂棚，而石皆雕爲玲瓏精巧極細之透花，爲向來所未見。此龕亦爲皇陵，凡隙地皆鉅棺或墓台及

雕像等。有時其過道不過寬二尺，須側身以過。此二段更有須記者，有英王加冠禮之寶座（Ornamentation Chair）二件，蓋當時王后必須加冠於主教之勢力下，乃有正式之國君。有一椅爲七百年前物，遊此端時，有一教士著禮服導之，並爲解說。觀畢出，教士即閉門。余又在中都路觀，乃入十字縱畫之北端。此段爲教堂之本身（Nave）經座（Chair）佔其最大部分，在中間兩面，亦鑿壘皆雕像，其下亦都有石棺或墓台。此外尚有受洗室（Baptistry），僧會堂（Chapel House）耶路沙冷室（Jersolen Chamber）俱不甚大。觀畢，由南便門出，爲一方院，中係草地，周圍爲寬大古色斑爛之石廊，居十字之西南隅內。再西爲另一院，乃主教住所（Deanery House）。向西有門，余由此出。就此堂大概論，亦博大，亦精巧，且古香古色，而不能喚起余之美麗之觀念，不知何故？

此堂歷史，英人著書考證者甚多，不暇細究。略聞此地古名草泥島（Thorney Island），本在哲母司河中，年久河流變遷，漸成平地。此堂之建築，在此草泥島時代也。相傳古名阿波羅廟，（Apollo Temple）或爲保羅教堂（Paul Church）之異名。後來堂下嘗掘得羅馬時代之古碑，其爲當時羅馬人來此所建無疑。或謂此地即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舊址，耶歷一五四年毀於地震，英王魯修氏（Lucius）就原址建此堂。其後爲薩可森教堂。（Saxon Church）七五〇年，教授愛德華（Professor Edvard）重修之。愛死葬於此。一〇六五年

，又爲那爾曼教堂。約百餘年，英王亨利第三於一二四三年大修之。愛德華於前一世紀，已被崇爲聖，一二六九年又改葬於新成之部分中。亨利第三，既皈依愛德華，死後當然葬此，此後遂成英國皇族之萬年吉地。歷代有名王后，殆均葬此。一二九八年，堂遭回祿，至一三七六年，亨利之部分始復舊，至一五二〇年，全體恢復舊觀。此後亨利第五，亨利第七，踵事增華，規模益大，而王后，貴族，偉人，詞士，又皆葬身其中，遂成倫敦維一有價值之勝地矣。

據阿吠司陀 (Apostol) 載，阿利安人古代行拋尸葬禮，卽舉而委之於壑，以聽野獸飛鳥之飽餐，乃所以享神，乃最高潔之葬理；塞母人之火葬，吐番（卽今所稱之蒙古種）人之埋葬，以手親屍，最爲不潔，皆極大罪惡云云。由此推之，北歐當耶教未行前，殆完全無所謂葬禮，學耶教後，始知葬其親，然自此埋葬爲教會獨有之義務，亦卽其維一之權利。上自王族，下至平民，皆失其自由殯葬之權，宜乎耶穌教國家，多以一大教堂爲其國廟也。

歸寓，略作日記，晚讀印度人張達 (P. Chanda) 所著之印度阿利安人種 (The Indo-Hiya Races) 一書，約三丁餘葉，近來讀英文漸快，可喜。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上午，書昨日日記，並校法國日記後半，竣。自今日起，日記債一律還清，惟未裝訂，寄回耳。

下午在綠珍公園遊覽，見教會之講演員演說，立一小棹上。棹爲特製，竊有高木欄，可以攔手。前面懸一橫牌，上書云：改正教聯合會 (Protestant Alliance) 隔數丈遠，有一女子與之對立演說，音可互聞，如相倡和，因近前聽之。大意謂舊教所謂教旨，道其所道，非耶穌所謂道。十七世紀新教會派代表與之協商，彼乃堅持擁護教皇 (Pope) 之議，吾輩不知耶穌教之何以必須有教皇，會議決裂，分道揚鑣，對彼祇有盛攻擊耳。聽至此，念豈彼方女子爲宣傳舊教者？轉至彼前，見所立之棹同式，上懸之牌，則書天主教顯明會。(Catholic Evendence Guild) 此女子之演說，轉有條理，態度較安嫻，大致言耶教初興之時，羅馬皇帝爲巴圖教，(Paganism)，各國君王，亦皆異教徒，非有教皇，則教會不能生存，發達於異教政府之下。耶教今日之發達及於全世界，皆賴其完全組織。教皇卽所以領袖此組織者。今日各國政府，輕視宗教之態度時見，故吾教不能不有強固統一之組織。又新教教會，各自獨立，往往一會單獨爲人利用，拋棄本教宗旨，故吾認爲故教名爲耶穌教，而於吾教前途，實大危險云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頗覺有趣。聽舊教之演說之人較多，余屢見極近之距離，兩人同時講耶穌教，以爲其合作互助也。今日乃知其爲對壘作戰。

晚遊碧口德來 (Piccadilly) 街。紅男綠女，肩接股摩。歸寓仍讀印度阿利安人種第二卷完。

九月十七日

晨作日記，九時至電報局問中國有來電否，十時乘通濟隆遊覽車赴溫塞（Winsor）途經阿可屯（Acton），易陵（Ealing）韓園（Hanwell），蘇圖爾（Southall）古朗佛（Grondie ord）康卜洛克（Conbrook）司徒袍之（Stoke Poges）易屯（Eton）諸村鎮。司徒袍之有古教堂，修於一二〇年左右，今其一部，尙爲當時舊物，其大部分木工程，修於十四世紀，亦尙未朽，大概爲此間最古教堂之碩果也。易屯有古學校一所，爲皇室所創建，今爲此邦鄉間學校之最古者，其校具之簡陋，及布置之無條理，不可思議，今日已成此邦古董，當然不肯再加改動；所難者，在已往數百間，絲毫未加改動耳，一大講堂極矮，門僅過頂。以長板一條作椅；每椅可坐四五人至七八人不等。棹與椅同式，僅較高耳。室甚長，有方木柱兩行居中，共十八根。近講座一端，棹椅面向講座，彼端則中空，堆各種教科書於地板，兩面之椅棹，向中間之書堆。最奇者，此端每棹板一條，其後有前後坐板二條，不知坐棹條者，無棹如何寫字。鄉導亦未能爲余等說明。其他一講堂爲較高之班次，講台上爲八角之圓棹，棹後一大方椅。又一考試室，學生座在中間，四隅有四檻，檻內有高椅，似爲監考者之座位，今此堂乃特重考試也。此校有學生題名之風，故滿木壁上，徧刻學生姓名，有數百年前者，亦有去年方刻於上，刀痕猶新者。此校出名人頗多，導者爲尋其名告余等，惜余未讀英國歷史，不能知其爲誰何。校

內最大之建築爲教堂，其高可五六倍於講堂。教堂壁上。紙畫甚古，聞爲一四九八年故物。此
校建於一四四八年。所觀之長板棹椅爲一四五五年所製，已四百七十八年矣。易屯與溫塞相連
，至溫塞中餐，餐後往觀溫塞宮（Windsor castle）歐洲古宮所用宮宇，（Castle）意實爲臺
，即今日所謂砲台也，此宮周圍皆砲台，即宮之本身轉角，仍爲砲台，正門不開，余等由後門
進，環繞而上，蓋此地本爲土阜，築宮時繼長增高，下則徧植嘉木，直連易屯。鎮外風景。亦
自明麗。宮之下層，牆極厚，而窗極小，一綫光明，初入不能辨人面。所陳大半爲武器。第二
層始見大窗，宮略爲方形，左右前面均有房。前面爲正門，與正門相對之一大廳爲守衛室；室
中列甲兵，無怪彼以炮台名宮也。即自余視之，此亦不過中國小說中一山寨耳。宮中壁氈油漆
等，皆美麗名貴，磁器尙好，完全爲中國物。宮中尊者先言磁器皆爲中國物，忽目視余改口云
：皆東方物，來自日本及中國。彼又誤認余爲日本人，遂不敢言此美麗之磁器，專屬中國，同
觀者人太多，余不暇與辯。余發見彼皇家之古陳設，多以刀槍劍戟等物，環插一物上，作日
形。其刀劍多極古極簡野，此足表現其族中之悍者，憑腕力以爭得酋長之精神。宮旁一圓形炮
台甚高，名曰圓塔。（Round Tower）可登以望遠，尊者年老不願登，轉致累余未登。出宮又
觀其皇家教堂，古樸耳，未爲美也。

歸途過溫塞皇園。（Windsor park）園大數十方里，遊鹿成羣，自生自長，飲食遊處，得

全其天然生活。車過不驚，見人不避。園中有老樹某王所植，千百成行，今皆數圍大，可愛。出園經聖母泉（Virginia Water），及司太因（Stainer），哈吳寺（Hanworth），李池孟（Richmond），退耕亭（Tweckenham）等村鎮。兩渡酋母氏河堤岸，碧樹綠陰，妍花芳草。岸上軒亭，售茶與酒，中流畫艇，任意浮沉，此景實爲到英以來所僅見。

晚六時至城內，過新花園（New Garden），見一中國式塔，導者言此塔完全仿中國，余覺其別有美意也。下車自赴里昂餐館晚餐，此爲倫敦第一大茶飯館，晝夜不停，而價則甚廉，餐後，歸寓，讀印度阿利安人種第三卷盡，得家信閱之。

九月十八日

晨寫日記，午赴恰台銀行取款，因姓名拼音及前後次序之不同，糾葛數小時。余由旅館至銀行，來往數次，始證明白。蓋國內爲余匯款，半月以來，銀行通知函到旅館，以姓名不合。收置他處，直至昨日，接國內來電，始向銀行查問，再向旅館查問也。

本日草草將印度阿利安人種一書後三卷翻閱一編，不詳盡也。

九月十九日

晨起預備離英國，規定行程。迄未能決。赴就近銀行用恰台兌票取款，仍以英文名字不符，生糾葛，由使館簽字證明，被允於星期五付款。

下午赴各書店購書二十餘種，約分六類：一關於巴比倫者；二關於埃及者；三關於印度者；四關於西非及交趾一帶人種者；五關於耶穌教者；六關於拉丁系語言者。諸書經前數次看定者，多有價值；亦有今日倉卒購買者。

晚讀馬克當爾 (Macdonell) 所著梵文初步，及布理氏達 (Breasted) 之埃及古代史。

九月二十日

午前又赴羅素街各書店購書若干種寄歸。

下午赴使館曹君約飲茶，即英人所謂五點鐘茶也。茶及餘品均美，忘此茶館之名。同往者，有余家菊君及邱新伯君。晚余約三君同餐。餐後曹君堅約余等往觀跳舞。舞場似係名金都屯舞宮，(Kindleton Palais de Dance) 在城外，乘汽車約須四十餘分鐘，方能到。場闊大而陳設美麗，舞者數百或逾千。十二時方歸。曹君技不劣，能作丹禱舞 (Tango)。即場得一女友，自謂大學生；舞畢與余等同汽車歸，先過其門，送彼歸家。

九月二十一日

晨赴銀行取款，並購信用函。下午又赴各書店購書，新書約十三四種皆歷次看定，無錢購買者。晚赴使館閱中國報。

九月二十二日

晨起將前購各書分包寄歸。

十時起孟謙司得 (Manchester) 下車，遇余家菊君，彼曾赴余寓約同行，車上乃未遇。

彼有友人朱君來招待，同至朱君寓，朱君留學此城，學工科。前歲余在美國芝加哥在公有聯會 (League of public ownership) 中聽英人某，盛言英國政府代工人修房之事，似記此城甚多。詢之朱君，彼導余往觀，房爲市有，名謂農村式，簡單潔淨於居住及衛生均相宜。初觀數處覺好，觀五六街以上，俱爲同式，感覺便不甚快，覺其絕不類農村；且與農村相反。蓋農村之善處，在天然，在複雜，在多變化，此之長處在簡單，在一律，且純爲人爲也。每房一座，分居二家，每一家每星期租金約十先零之譜，按月合二磅餘，在此邦可稱極廉，以其爲市有也。普通房稅甚重，約當租金十分之四，故私家之房租，亦因之加重。

曉與朱君同寓，因近邊覺旅館不得房也。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赴城內觀市政廳公園等。城之中心不甚大，周圍工廠環抱之，再外乃爲工人及小人家住所。市政廳前有鼻配剛伯脫名相葛爾司頓等造像。

在公園內見有攜行壇立其上演說者，壇上標字云：地值聯會 (Land value League)。演說者爲一黑人，自報其名曰佛朗可林。大致言英國地多未闢，人多失業，地主與失業之人應合

作，以盡地力，免致經濟狀況，長此失調云云。繼之演說者皆白人，所說大意相同。

九月二十四日

僑余君同赴愛丁堡 (Edinburgh) 下車覓旅館五家，不能得房，末一家助余以電話尋公寓之房。亦均人滿。乃同余君至彼託友人租定之房，有奉天學生王一丁君室較大，余與之同室。居中國留學此城者，有山西張省宇競丞，湖北張鳴漸宇遠程，及山東張王二君，合之余同來之余家菊君，同寓之王一丁名捷先君，共六人。

九月二十五日

午前參觀大學建築，中有庭院，後大庭，前大門，左右室作對偶式，氣象昌明。禮堂 (College Hall) 不甚大，屋頂繪名人像，即名之爲名賢詞。(Pamphlets of Fame) 藏書樓管理法尙簡便，惟書目編法較舊。觀大學由張遠程君相導，出大學遇張君競丞，導觀皇家醫院。(Royal Air Armory) 院可容二千餘人，不收費，而私人捐款者甚多。院壁捐款者，題名盈滿。余留心略觀數處，有一人捐款多至五萬磅者。競丞學醫科，曾在此院實習導余觀剖割室，上有環樓列座，備學生學醫者參觀也。又觀博物院，科學陳列佔大部分，英國地質調查圖一具，以玻璃爲之，地形地質，一目了然。余就其比列尺算之，每英尺六寸合一英里，圖深八寸許，合一英里又三分之二，以每英里合中國里二里又十分之七里計算，共合中國三里六深，即六百四十八丈深。

。彼國地質調查之詳確，可佩；而地下之蘊藏，計日可盡，亦可慮。又此院有一埃及原始人，平目低鼻，鬚髯，耶歷紀元四千年前者，惟爲仿作，原物存一埃及博物院中。余以紙錄其名，旋失去，可惜，博物院亦可通大學，備授課時之實地指示，甚便。

赴印度館 (Indian Cafe)，館主及廚役皆美人，以印度爲名而售中國菜，味尚好。

下午偕三張君余君同登司葛脫塔 (Scott Monument)，高逾二百丈，梯環行而攀，余上下未甚倦也。塔上可俯瞰全城，風景甚好。惟入秋以後，此邦爲霧霧久雨之期，風景與生活同入模糊中矣。又同登古塞宮 (Edinburgh Castle) 此宮雄據山巔，爲蘇格蘭王國古時所建。其末代女王馬利 (Queen Mary) 以美名於歐洲，與英女王易列沙伯同時，英雌不並立，馬利戰敗，被易列沙伯囚於此宮。此後英蘇共戴一君，卽哲母氏第六，(James) 其姓氏演自蘇格蘭王室，且號稱爲馬利女王之子，自此英蘇遂統一矣。此宮中所藏重要物件爲蘇格蘭王冠，權杖 (Mace) 上方劍三物。馬利敗時，此物埋於地，逾甚久乃掘得之，陳列於此。馬利居室殊簡陋，宮傍低地爲公園，較高處臨大街，司葛脫塔卽建於此，公園甚潔雅，美麗，雖遜於拉丁式，而清潔乃遠在美國公園之上也。

晚張競丞約餐於寓，咖利牛肉拌麵條。直中國餐也。餐後與諸君談甚暢。

九月二十六日

爲國內交涉事，託余寄一函於新聞報通信某君，向國內發一電並寄去電資。

下午與余君，張遠程，王一丁，同登城外一山，忘其名。

晚九時二十分赴葛拉司古（Glasgow），余家菊，王一丁，張兢丞，張遠程，諸君送至車站。車開，帽脫招手至不能見而止。

十時四十分下車，天雨，覓旅館無房，前後尋至七家，乃得一室。

九月二十七日

訪張兢丞所介紹之王君，不遇。自乘汽車參觀大學，其建築甚美，且在萬綠叢中一小山上，與山下之美術館（Art Gallery）相對，愈覺有致。暑後已上課，余隨學生穿廊過戶，略見其講室大概，未至化驗室及圖書館，最後至其博物館中，求羅馬前此邦古物，不可得。見一古動物之腿骨兩節，高丈許，一望而知其與在阿根廷所見者相同，即偉大之立足爬虫也。下視其說明，果然。旁有古生物學家某博士所製之此蟲小模型，與前所見之全骨相同。此骨亦爲模型，原骨藏美國皮磁埠賈納幾（Carnegie）博物院。前所抄拉丁文此蟲之名遺失，今補記之：（*Diplocoelus Carnagui*）。

出大學至美術館（Art Gallery），然賈博物院也。關於科學及製造模型，陳列頗富；尤以船之模型爲多，此英國立國精神所在也。羅馬前物仍不可得，有希拉古陶人爲耶穌前四世紀物

，可與前在西班牙所見者互證。

又觀嘉西主（Cathedral）大教堂，石工極好，數百年前物。此種教堂第一次觀最生驚讚之感，觀太多則少趣。如遊中國觀孔廟，至十數處以上，千篇一律，則不願再觀矣。又略觀市政廳各處。

下午一時半登火車，晚十時至倫敦。同車遇一蘇格蘭女子，格拉哈母（Graham），與余久談；詢長城現狀，口能出宋明各代美術上名詞，此曾受高等教育，且曾讀關於東方文化之書者。大概歐美人凡讀中國書譯本一半卷者，對於中國人皆不輕視；而常讀教會所著關於中國之書或常與教士通信者，多鄙夷中國人，至有誤會爲如斐洲生番者。

下車，仍寓博蘭旅館。此處房並不好，以已寓一月，人較熟，歐洲各國，人對人之關係，未全斷也。

九月二十八日

晨補寫前數日日記，中餐至杏花樓，與使館人同餐。下午赴中英商業銀公司訪巴森及菲茲簡拉君。（Colonel Fitzgerald）

晚赴使館閱中國報

九月二十九日

再讀英國各種統計，摘一二種如下：

| 年份 | 進口貨 | 出口貨 | 比較數 |
|------|---------------|---------------|-------------|
| 一九三三 | 七六,七四〇,三九磅 | 六四,六二〇,三三六 | 一三三,九二二,四三三 |
| 一九二九 | 一,六六六,二五,三三三 | 九六三,六四,六七七 | 六六二,七,三五五 |
| 一九二〇 | 一,九三三,六四八,八六一 | 一,五七〇,三三三,六〇〇 | 三七五,四二六,二六一 |
| 一九二二 | 一,〇五五,五〇〇,〇六一 | 八二〇,三六九,八四八 | 二三五,一三〇,二三三 |
| 一九三三 | 一,〇〇三,九八,二二四 | 八四四,七四四,二五七 | 一七七,六四三,九二七 |

就上表觀之，一九一九年進口貨多於出口貨，即中國所謂漏卮。至六萬六千二百七十餘萬磅之多，以商立國即商業之退衰如此，實可驚怖。數年以來，竭力恢復，至一九二二年減至一萬七千七百六十餘萬磅，論者或謂不久即可挽此局面。然試觀第一行所列戰前一九一三年之數目，其漏卮亦在一萬三千三百九十餘萬磅以上，知完全挽回，殆未易言。再觀次表：

| 貨類 | 進口 | 出口 | 比較 |
|------|-----------|-----------|----------|
| 飲食吸料 | 四七,六六元,千磅 | 五五,〇九七,千磅 | 負四四,三三一 |
| 製造原料 | 一九六,三三二 | 一五七,一三一 | 負四四,二二〇 |
| 製造品 | 三三六,九二〇 | 五五六,七五三 | 正三三六,八三三 |

此表就一九二二年貿易表彙摘核算，今以英國三島作以經濟單位論，其原料項下出入相差之數，爲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一萬磅，即除出入相抵不計外，共支出之購買原料費也。製造品項下相差之數三萬六千六百八十三萬二千磅，即除出入相抵不計外之售貨共得價也。由售貨價中減去購料費，共餘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萬二千磅，即三島商國全年所得之渾贏，亦云毛利。最後觀飲食吸料項下，出入差數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三萬一千磅，即除出入相抵不計外之伙食雜支也。就渾贏中減去伙食雜支方爲純贏，亦名淨利。然其數不敷者爲一萬八千八百八十萬磅之譜，此即三島商國一九二二年折本之數。此數應於前表一九二二年之比較數相同，而不同，非原表數目有誤，即余核算有失檢處，然大致不相懸遠。英政府如無術以挽回此種傾向，其國運亦將隨之就衰。此外農業牧業亦逐年退步，不及譯寫矣。

晚餐時，遇一廣東學生鄧盛儀，自美國畢業來遊，談甚久。

九月三十日

星期爲西藏事擬草告國人書，成二千餘字。

晚與同寓日本人高田商會代表某談。餐後遊綠珍街，在萬人叢中爲遊女所擾者四次，四馬路之野鷄，亦不過如此。

十月一日

上午赴使館，訪朱鼎新代辦。

下午仍草關於藏案書並赴教育部訪團特門博士，(A.E. Twenkyman) 請其介紹參觀大中小三級學堂各一。英國各部多設於白廳(White hall)之中，此地為古代王宮，建築偉大渾樸，就便略觀覽之。內部不甚潔淨，布置亦無甚秩序。

十月二日

竟日草關於藏案事，晚徐石定君約餐於探花樓。

十月三日

收到團特門君介紹函三封，上午偕徐石定參觀倫敦學城(City of London School)，為中小兩級學校。大倫敦學區約分四十區左右；小學教案全統一，中學則公立者統一，私立者放任。此學校為中央倫敦學校，自編教案。先晤其校長祁爾吞君，(Achiton) 導觀禮堂，謂每晨全堂員生，一律在此堂中祈禱，教職員均著禮服。其壁上為本校學生中名人題名，有某首相題名，校長指示余以為榮。又導余至一地理班上聽講，約十分鐘班散。教員講解尚能引起一般學生興趣，領解之程度亦好；惟地圖太舊，尚稱中國為帝國。末由格次君(P. G. Gates) 導余環觀全堂，至體操室，一技師正教學生拳術，立觀數分鐘，其拳術重手輕足，應用不尚功夫，非專方拳之敵也。觀畢，十二時，謝之歸。校長以本月五日，市政廳長(Lord Mayor) 來校發學

座藥品，約余往觀，因已有他約不前往。

下午又往觀壽保養小學，僧教惟一之有名小學也。其校長有公事，亦未派他員招待，囑令另行約期，未得盡觀，來回均冒雨。

晚與使館諸君同餐。

前余家菊君贈余以持戒與落魂 (Taboo and Perils of Soul; J. G. Frazer) 一書，連日略讀之，其中大部分關於漁獵時代之宗教。如北美北部土人 (Eskimeaux) 所奉之神為海獸之母，北歐稱大熊為祖父，狼為叔父等；今雖已信耶穌教，而此種名稱，至今不改。此外持戒之關於獸類者甚多，余斷以為皆漁獵時代所遺留。大概漁獵時代之宗教，多於鳥獸類中崇拜若干種為神。至有部落或進至游牧，則宗教拜部落神 (Tribe God) 拜部落神之進一步，即為一神教。此宗教進化徑途之一種。此種宗教下之人民，大都嗜鬥好殺，因其去漁獵時代太近也。其他一途，進至游牧時代，則神漸多，進至農業時代，而神更多。且由獸神時代進為人神時代，且以人類之政治宗法或社會之組織形式，懸擬神類之組織形式，而由系統之多神教以立，而最高之神，因以產生。無神教之下，以此種為最高。一神教之神，即此種宗教中抄襲，如猶太教中之耶和華，部落神也。讀舊約可以知之。羅馬之巴庚教 (Paganism) 有系統之多神教也。帝 (Deu)，巴庚教最高之神也。四福音之三，皆成於羅馬，帝為耶穌教所採用，而巴庚教為所

滅，非巴庚教之不良，而耶穌教愛滅人也。

十月四日

赴劍橋 (Cambridge) 觀大學。教部所介紹之某君，下午四時半，始能至公事房，余不能候，自行觀覽各建築及其博物院。訪吉爾氏教授，即博物院吉爾氏博士之父，爲此邦中學 (School) 之泰斗。年七十餘矣，精神尙好，精神尙好。見余談極歡暢。其言論直爽，不似其他英人。談未十句，卽論中國。云：中國積弱，由於從前忽視科學，現在全國紛擾之現象，由於拋棄孔子之道。又云：余贊成中國共和，而不信孔子之道與共和違背。最有趣者：先詢余曾習中文乎？云：曾習。又問曾讀五經乎？云：曾讀。又問：曾應考乎？云：曾進秀才，未應大場。彼云：貴國秀才，實較歐美博士爲難。又詢中國留美畢業者，多不識中文，然乎？余云：華僑子弟或然，由國內考送者，其中文大都有秀才程度。彼伸頸咋舌而已。彼示余所收藏之中國物，有一明朝壁毯，爲在中國所未見。又一英人所畫某英國將軍觀見清聖祖之像，彼云：觀此畫可知百年前英人對於中國事，殆毫無所知。余去，彼依中國習慣，送余上車。連日風雨，已是重陽天氣；今日新晴，風物明麗。出郭見霜葉隔樹紅黃，寒林如畫。溪流繞村上下，秋色有聲。且行且觀，隨夕陽返照已至倫敦矣。此村碧草綠樹，彌望皆是。初見覺美麗，久則平淡，偶有犁痕未影，眼簾爲之一新，轉生快感。此種境界，在中國內地旅行者，不能領略也。

晚囑在室內燃爐，和暖，氣爲之舒暢。

十月五日

晨起，九時赴車站，與巴森君相晤，同赴烈士屯 (Leaston) 邦來製造廠 (M. bromley Co.) 參觀。廠主邦來君，派汽車在車站相接。此廠專製造織棉，毛，假絲各種網衣，卽一切歐式內衣及女子之一種外衣之料，且作成衣之機噐。此種製造廠，爲第一次參觀；且廠主招待殷勤，指導詳明，故所得觀念甚明瞭，且富興味。廠主留中餐，下午四時餘，歸，至倫敦已六時半矣。

徐石定來訪，並至中國樓同餐。館中新夥陳天麟，能操普通話，且係京音；來就談。彼在廣東省中學校畢業，其普通話卽夜中所學，可驚可喜。若東南各省中小學生皆如陳君，則中國語言統一易易耳。彼特別用功，如四與十，去與棄之音相近者，必辨別清楚乃止。

十月六日

上午赴使館，遇湖北學生吳天麟君談。

下午一時，朱鼎新來訪，同餐於中國樓。

晚自赴來昂樓餐，細察知環座遊女皆私娼，羣鬼耽耽，餓目瞰人，其狀可怖亦可憐。戰後風氣本不如前，而失業者太多，亦私娼增加之大原因也。倫敦乞丐之多，爲所遊各處之冠；然皆男子，蓋女子別有求食之方也。然亦苦矣，本日仍舛藏案意見書，約二千字。

十月七日

星期徐石定來約同遊海德公園。自大理門 (Marble Arch) 入園見路旁教會人員各張旗幟設壇宣講約七八處之多。略聽之，大半爲新舊兩教互攻之論調。尤趣者，一老耆痛罵新教，大致謂：基督教旨寄於十字架，人人知之；十字架非石即木，何能寄託教旨？教皇乃維一使行十字架闡揚教旨者。吾人均知人人皆有罪惡，所以耶穌降生來救。新教徒背叛教皇，對基督教乃維一罪惡云云。其辭甚長，言時唾津橫飛，如醉如狂。查耶穌教徒新舊兩黨，二百年前蠻戰獸爭，陳尸橫血，自世界交通後，漸受印度及中國之薰染，改革舊時狀態，僅爲動口不動手之戰爭，吾總譽之曰，有進步。彼等乃敢向中國印度傳教，吾再譽之曰：真大膽。

園內有跑馬道，女子乘馬競走，有技甚精者。二時始歸，中餐於一法國小餐館。

前曾爲宗教下定義，今再爲修正如下：

宗教者，人類就其經過所認定或疑謂之人生與宇宙，或個體與環境之關係，於理智盡處，積成信條，而崇奉之，以謀身世，即人生在宇宙中，或個體在環境中，將來不可知處之寬慰也。

宗教之定義最不易下。此次所下者，至歸國以後，又不知能自慊否？

十月七日

因國慶延緩行期，草擬案意見書亦進行較緩。今日所草不過千餘字也。晚朱鼎新約餐於其

家，謂得北京官電，曹錕當選大總統，外國亦報載，多攻擊語。

十月八日

續草藏案意見書二三千字

十月九日

續前草。晚遊絲珍街。戰前此街晚遊之女子，多下等人家者及私娼；戰後上等人家女子及嫁人後丈夫外出，亦多有遊此以結露水姻緣者。英國從前女子重母教，守身待字之經，女子自二三歲即熟聞之。故與法國隔一衣帶水，而風氣迥異。近因美風回漸，及英國經濟狀況日壞，生計太艱，舊俗漸被破壞矣。此街良家與私娼之別；私娼在大街電光下捉人，且自誇其物美價廉，腆然不以爲恥；良家女仍保持其平日行路態度，俟男子尾之至背街電光暗處，始商條件，羞惡之心，未全喪也。

十月十日

國慶。心搖搖不定，夜間曾夢歸國，至一島而醒。午前未作一事。獨坐悶悶。

下午使館慶祝國誕，如約往。未與外賓周旋。朱鼎新代使報告曹錕被選爲總統，今日就職，憲法於今日公佈。余對於曹之今日就職，已在意中；公布憲法，實出人意外。中國事出人意者太多；惟深願憲法不致隨總統發生問題耳。

會中遇王樂三卽月波之世兄，已在美國芝加哥家大學得博士，今又來此邦研究，相見甚喜。彼意余已早歸國矣。

晚學生會約在探花樓晚餐。朱鼎新有演說，用英文，以華僑學生多有不解國語者。會中請余演說，余亦用英文，所說不佳，生平演說以此次爲最無精彩。餐時遇邵元冲君，前曾遇於紐約，未得談，餐後同來余寓，談至十二時半去。彼曾於此邦工黨中人接談，謂工黨之眼光，祇及本國，絕無野心於遠東也。

十月十一日

王君樂三來訪，談至午，約王君及邵君元冲及同寓劉兆銘君共餐。餐後回寓，又談乃散。晚朱鼎新約餐於使館。同餐者，爲此邦外部遠東司司長夫婦，前駐中國公使朱爾典爵士夫婦，及從前在中國使館中救孫中山之英國人哲母司爵士 (Sir James)，及中國駐美施公使之夫人。談及中國屬地，朱爾典君謂：中國地面太大，不易治理，故中國應注重內部治理，不必注重屬地。余云：英國屬地乃更大，彼默然。十一時席散歸。

十月十二日

邵君又來談，本日大雨，作竟日之談，夜十二時始去。彼談及美國愛歐阿 (Iowa) 州之阿馬那 (Amama) 社會主義之實行者，極有趣。彼等初爲法國清教徒，卽主張信教不設教會者，

因教會最愛作惡也。本有六百人之譜，前若干年不爲教會所容，乃由他處遷至阿馬那建立共產村落。共同自由工作，共同自由銷用，以人口之多寡，分配銷用品。村長亦作工。現分七村，共有一千五百人口之譜。彼照美國自治法（Law of Corporation）註冊，受州政府之保護。近來講社會主義，列此村於宗教社會主義之中。此清教徒乃有真信仰而不作惡者，然不爲耶穌教會中所容，可慨也。

十月十三日

王樂三來訪，同出餐，歸過舊書店，購北歐古代神話及希拉前之歐洲斐尼西亞史各書，寄回中國。

本月九日，晚遇一衣飾華貴女子，偕女僕遊綠珍街。贈余以名片，其上有電話號數，試由電話約其晚餐，餐後又至其宅，前後共談三小時。彼室內陳設亦華麗。自言彼乃女優作電影者，彼非主角，其影片多在日本演。彼前日誤認余爲日本人，故與談。余無論遇何人誤認余爲日本人者，必正式否認之。與彼談有三事，足爲研究英國社會之助，記於下：

一女優皆高等私娼，所交往多已結婚之人，因遊高等私娼者皆多金；凡多金者，多有妻也。故高等私娼，多渴欲嫁人而不能得夫。

二彼手包中有匕首及警笛各一，皆所以防強姦者。非防姦，乃防無錢及不肯給錢而姦者。

乃知女子守身一事，在中國爲名節問題，在是邦仍是金錢問題也。

三距綠珍街不遠，有祕密而公開之男子妓館，即同性相姦者，巴黎蓋不能專美於前矣。

晚遇南斐洲人司密司君，在旅館談。彼爲帝國經濟會議（Imperial Economic Conference）

代表團之一人。謂英國百業疲敝，欲借屬地之力以自養，此屬地所皆不能認可者。內都黨見紛歧，將來此會毫無結果。又謂彼父母爲美國阿拉巴馬（Alabama）州人。彼爲斐洲人，與英國殊無何等之關係。彼談時略有酒意，然甚氣憤。此可窺經濟會議之一斑矣。余連日研究此問題，英與各屬地各爲一經濟單位，而利害又常不相同。英國本部之利，在以屬地爲市場，而屬地實業發達，則市場轉壞，此一問題也。屬地中亦銷他國貨；且有銷他國之貨，例比遠在英國貨以上者，如坎拿大是也。英常欲屬地重征他國貨入口貨，以保英貨，屬地不以爲然，又一問題也。農牧出品有屬地來者價賤，故本地之農牧業日衰。不如此種貨以入口稅，則本國農牧業不能存在；加此種稅，則屬地亦必加英國貨之入口稅，而屬地之市場必壞，此又一問題也。帝國經濟會議，實與關稅改良問題有密切之關係，議者均准定此會以無結果爲結果。而其關稅改良事，亦決無完善辦法。

此次會議，各屬地首相列會，英人均恭維之曰海外宰相。（Overseas Premie Ministers）坎相金岳，即去歲拒絕向土爾基出兵，以致勞埃喬治倒閣耶。且坎之與英，已以製造品倒灌母國

，爲數甚大，此次不多發言。澳州首相布魯氏(Bruce)談鋒犀利，英國當局之恭維之無異於北京政府之恭維巡閱使。然宗欽對於巡閱使尙敢有微詞，此間則並報館亦不敢對海外宰相稍加批評態度，中國巡使之橫，以有兵也。此國屬地首相之橫，以有錢也。屬地錢多，絕不肯援助母國財政，故母國之稅特重。稅重則百物昂貴，製造品之成本亦加重。屬地更乘機以其物品倒灌母國，於是益富，母國益貧，英欲不敵，不可得也。布魯氏接見新聞記者，嘗面罵英人，謂：你們國的人不善生產，不能自養，敵國生產品加一萬二千海里之運費，猶能以低價與貴國競爭云云。新聞上錄其言論，仍標大字於上額，以恭維之。英國對屬地受罵不敢還口。此必向中國北京當局學得，可發一笑。

十月十四日

星期。稍閱報，下午朱爾典爵士約茶會於其家，有駐中國哈爾濱領事鮑德(Forster)君夫婦，及其他數人，不記其名，朱君愛舉中國不統一政局下之惡現象見問，余答以出國來祇研究所遊歷之國，不研究中國。今正研究英國與屬地間之關係，君倘舉類此之問題相問，余或能稍答一二語。彼不復問。彼室內懸袁項城，徐東海。梁任公，陳籙，等相片。其室頗不惡，後附有花園。六時歸，晚仍翻閱前數日報紙，其失業人數，乃有增無減。列表如下：

九月中旬

十月上旬

| | | |
|----|------------|------------|
| 男子 | 九一八、七六九、 | 九二四、一〇〇、 |
| 男童 | 四四、三〇五、 | 四四、四〇〇、 |
| 女子 | 二二八、〇四三、 | 二二二、〇〇〇、 |
| 女童 | 二四、九二〇、 | 四〇、七〇〇、 |
| 總數 | 一、二二二、〇三七、 | 一、二四六、二〇〇、 |

最近人數又加，大約每一星期增加一萬人以上之譜。英政府鑒於德國失業者之暴動，與鐵路情形，並不甚壞，而農業狀況太惡，英國現在救濟之法：一在海外擴銷場；二在國內增加關於食用及原料之生產品。第二更要，因食料原料能自行生產，則一切製造品之生產價均可減低，然後可向外國市場上爭銷場。今彼有田而不謀所以耕種，日日向外國購飯吃。出產品不增加，而加修不關緊要之路線，使各路線自行競爭。以此救貧，南轅北轍也。今列其共有田畝數及歷年耕種數，可以見其農業之退步矣。

| | |
|------|-------------|
| 三島共數 | 七六、六三九、〇〇〇、 |
| 未開數 | 一四、四五四、〇〇〇、 |
| 耕種數 | 三、〇三三、〇〇〇、 |

牧場數

二五、二五二、〇〇〇、

已開數

二〇、〇〇六、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種數

一四、一三一、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種數

一三、六三七、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種數

一二、七五五、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種數

一〇、三四一、〇〇〇、

上表以英畝為單位，每英畝合中國畝六畝半。彼田地本少，祇開闢三分之一，逐年遞步，現種祇六分之一。其牧場畝數較多，實則草不足以盡地力，牧又不足盡草力，直見戲耳。有百萬失業之人，二千萬磅之現款，不向農業上著眼，乏食宜矣。

十月十五日

晨閱報，帝國經濟會並新聞紙上亦着條無生意。連日摘翳關於此會及失業救濟計劃，以觀其最後結果。其失業投濟之方法，仍不外多籌款項改進交通方便耳。

晚遇乃維爾君 (Neill) 君，與余談，彼略讀關於中國之書，言不信人類本能根於簡單之一代。中國文明甚古，當中國製作大備時，北歐尚為生番。中國人之思想深遠，積代累成，歐洲文明可短時間學習，中國之深遠思想則非短時間所能學云云。余不願評其言之當否，惟所生

感想，凡歐人曾讀關於中國舊時之書者，多重視中國人，反之則否。

十月十六日

上午閱報剪報。本日上午下午，帝國經濟會議俱開會。

下午校正遊此國日記備寄歸。

政府委員會，討論失業問題。關於女子一部，謂：傭僱內居制度 (System of Living) 必為女子所不喜，以致女子失業者日多。各街中飲餐館女伺日多，即為女子不願內居傭僱之一證。蓋英國現家中傭女僕之數減少也。就余所知，欲得內居傭僱極易，余所寓旅館女伺數十，即內居制度。寢餐皆在館內，自有寢室，不與住客相混，一中年上之管家婦 (House-keeper) 管理之。余詢女伺以願內居否，大概皆答願內居，且言未婚者以內居為優待，惟既婚者有夫，乃不願內居。又羅儀元寓此時，有內居女伺二人，工價甚廉，立時可得，蓋待傭者多，而傭人者少也。其原因亦因於稅率日高，物價日貴，生活益艱，昔日用女僕三人者減為二人，用二人者減為一人，乃至不用。彼歸過於內居，真文不對題。病急亂求醫，今英國病尚未愈，而求醫時，手脚不免稍亂，何也？

十月十七日

午前閱報剪報。帝國會議關於軍事者：一，新加坡海軍地之建築費，屬地無肯多認者；關

於帝國交通事項者太繁複，然皆不能根本救濟三島之經濟狀況者。

失業救濟問題，以工代賑，分爲修鐵路，橋梁，馬路，碼頭，四種，合計已預備五千萬磅之多。第不知工程完竣後，失業者能否有他業可執耳。

午朱鼎新約至中國樓吃豆腐，下午至使館閱中國報，遇學生會郭君談，彼仍信英國終爲世界世強國，大帝國決不能衰落。又遇袁君同禮，爲傅佩青之戚，略談。

晚仍夜日記。

十月十八日

閱報，此邦亦居然知開農業會議，各處農業家俱有代表，並由政府請海外宰相爲顧問。到會澳相布魯氏雖談鋒較刻薄，然確能說中英兩國現在病證。此會之所以開，由各處農業家不能支持，請政府維持補助，曾與首相交換意見矣。

帝國經濟會議，現在議航業。會中演說者，謂現在航業利益極微或至無利；然余意其仍有，惟無從調查其各公司利益確數，此與英國經濟有極大之關係也。

旅館中人，余曾與之閒談，亦可得有價值之消息。

一失業保險辦法，(Insurance of Unemployment) 男子有工作者，每星期納費四本士，僱主納費五本士，共九本士，現值合中國錢三角略強。女子有工作者，兩方均少納一

本土，每星期其七本土，合中國二角五分之譜。此款永久歸政府保存。納費者每人各有一保險執照，如偶然失業，隨時可持執照，向該管他方政府領生活費。男子每星期十五先零，合中國七元左右；女子十二先零，合六元左右。終身工作，永不失業者，此款亦不發還。至七十歲以上，可以不必工作，每星期給費十先零，不分男女。

英國現在失業者如此之多，而能維持秩序者，全恃此辦法。然失業者有依賴心，轉不足增長其自立向上之志氣，可知法無絕對的利弊也。

二僱傭內居制度，僱主供房飯，男子工價每星期約一磅左右，女子約十五先零左右。不內居者，工價約高十分之三，然自營房飯所高之數，實不敷用。故未婚之男女，多自願內居。其工完尙作不正當營業之女子，則願外居也。

晚赴使館辭行，與館員同在杏花樓餐。餐後借遊，又回使館，略閱中國報，十二時乃歸寢。

十月十九日

晨早起檢行裝畢，仍閱日報，閱於經濟會議及失業救濟二事，均不外自交通上謀建設改進也。又現在報上與工事同爲社會所注意者，爲包醫制度 (Panel System)，卽有工作之人，年納若干費，有病時卽由醫生包治也。此法英已久之，現所議爲包價問題，一方面爲醫生代表，一方面爲工黨代表，政府委員，僅調停其間而已。

閱報畢，王樂三曹春生二君來送行。曹君言朱鼎齋十一時至車站相送。余定下午二時行，因不願彼送，故未告之，乃誑其虛送一次。

下午一時至車站已購票將上車，忽憶及護照不在身邊，急仍歸旅館護照尋得，車已候時矣。偕曹王二君同餐。

餐後回寓，作信若干致友人，與同寓劉兆銘君談，彼爲中山部下歷年作事之人，此次又出留學。彼示余以中山所繪之全國鐵路計劃圖，可爲不蹈恆蹊。又示余以中山所著之英文中國實業之國際發達各書，略閱其序文而已。

晚獨餐，餐後又發信及明信片與親友告我雖英再登歐陸。此間電影園登告白演征服祕魯（Conquest of Peru）余意此爲歷史戲，蓋有書與此同名，乃歷史上有價值之書也。乘此晚餘暇，往觀，仍爲地理戲本。遊歷團自往彼處遊所攝之影，觀之可以補余遊祕魯時聞見之不足，略記如下：

一 印嘉人之紡織，與中國完全同式，宜其四五千年前，卽有精美之織品也。前在阿根廷人文博物院遇某博士，示余以紡線錠，彼在祕魯所收集，彼誤以爲捻線錠，余爲辨之。今日見電影印嘉人之紡線，確用同式之錠，其紡機與中國完全相同，惟較小耳。

二 印嘉人男耕女織，藝樹採果，確爲能生產之人民。其生活狀況，較中國內地稍爲低下。

其面貌直中國人也。惟色甚暗，然此影片中之白人色亦較暗，或光線之作用，其色不甚類真也。

三安第山之險峻，較余在智利所經過者更奇。印嘉人由兩絕峯中間，以繩繫板，造軟橋甚工，能行車輛。

十月二十日

晨起早餐，十時赴車站。此間皇宮不准入觀，故未往。昨今兩日，三次乘車經皇宮前面，又繞左面，已觀其大概，頗具宮殿之氣象，不類山寨也。英國暮氣日深，晨十時以前，生意開門者甚少；較闊之人，十時左右決無出門者。昨日赴車站爲下午一時，街上人車俱多，半小時始由旅館至車站。今日祇須十二分鐘。十時出門在倫敦爲早市，故街上車甚少也。

再由倫敦至杜費，余來時方收麥，以其麥田旁之綠野，皆秋禾也。此次麥已收完，不復見禾影，乃知其皆草原也。在車站購雜誌一二本，略閱之。各文所載，亦祇二大問題：內國實業，必須盡地力以自供；帝國會議，必須注重軍備，由各屬地比例認攤海軍費云云。此前月所出之雜誌也。就本月各會議現象觀之，二者俱爲不可能。十二時半由杜費上船，再渡英倫海峽，余與英國告別，余每遊一國，遊完總思作一結論，因無時間中止，故日記中之有結論者，祇古巴，巴拿馬，秘魯三國耳。遊上述三國，連行程在內不足二十日，以大西洋舟中十日之力，方

將結論寫出。遊他處之時間較長，作結束亦更難，恐至歸國時，決無暇補作。今遊英竣，勉作極短評語，以代結論。

英國概觀

一、英國之國名。曰英格蘭 (England)，名爲一島，實與蘇格蘭共爲一島，而居其南大半。曰大不列顛 (Great Britain)，卽此全島總名，概括英蘇二地。曰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兼英蘇二地，及愛爾蘭而言。今愛爾蘭南大部分組織自由共和國，對聯合王國脫離，故聯合王國之名詞下，嘗須加特別注解方能明其範圍。曰不列顛帝國 (British Empire)，更兼括各屬地 (British Possessions) 而言。屬地組織與性質，各不相同，大概分爲三種：一曰自治地 (Danions)，如坎拿大、澳洲、新西蘭紐芬蘭，是也。自有國會，自有內閣，其人民十九爲白人，現均自名一國族 (Nation)；二曰殖民地 (Colonies)，尙未完全成立國會及內閣之白人住區，如斐洲各地，或爲其他人種之獨立國，或獨立國嶺土之一部分爲英所合併者，如印度香港等是也；三曰保護國，其原有之君主，尙保留一小部分之權利，然亦各不相同，如印度中部仍完全統轄於印度總督之下，如杜蘭司法爾附屬於南斐殖民地，而埃及雖爲英之保護國，尙可自有小規模之軍備，地圖上亦尙可自圖一色，以別於英之屬地。

二、英國主權之行使。聯合王國之國會，及內閣，本統轄一切屬地。閣員有殖民大臣，

權勢極重。二三十年前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之名，殆爲全世界人所習聞。當時各屬地多劃分爲小區域，直接統屬于殖民部。其各區之相連連者，自行聯合，規模漸大，遂自設國會，自設內閣，而戴英皇爲其元首。前女皇維多利亞亦樂於承認之，而自治局面以成。始則自治政府於英政府，如地方之於中央；繼則如聯邦國州政府之於中央政府；歐戰以後，則分庭抗禮，儼然敵體矣。自此以後，英國會及內閣，不復能指揮屬地，而皇權又爲虛名，名爲一帝國而絕無統一治理之機關，此帝國會議（Imperial Conference）之所以成立也。此會議以英國及各屬地首相及其他大臣之爲代表者其組織之。其殖民地如南斐洲印度等亦有代表，而性質不同，斐洲代表爲地方人所選派，印度代表其選任大都出於英政府之意思也。然戰後印度關係重大，長官之責任甚重，有時亦露將在外君命不受之態度。

三，英國之經濟。英以商立國，以製造爲商之根據，以航業擴商之範圍，以全世界爲商場，以龐大之海軍保護其航道及市場。二百年來，獨霸海上，造成空前之大帝國。其經濟力之帶固根深，亦爲世界各國所不能企及不能搖動。直至前今兩世紀之交，爲其登峯造極時代。本世紀以來，漸受下述二種影響之搖動，使其地位生變動，此不可不留意者。

第一種，屬地製造日漸發達，各自成爲一獨立之經濟單位，與昔日之僅爲原料出產地者不同。其出原料較多之處，與其他各國之商務亦繁，非英國所得而私。於是英國與屬地間之經

濟關係，除一二特殊地方外，殆完全處於對等交易之地位。所謂原料產地，熟貨市場等名詞，亦須公之於他國。英國自身不過以交通便利關稅優待二條件，稍維持其地位耳。

第二種，後起各國工商業之逐漸發達，到處皆有勁敵發生。歐洲之德國，美洲之美國，亞洲之日本，其工商業之突飛進步，皆前數十年內之事實。英國商務之衰，實於戰前已大露端倪。彼孤注一擲，以與德國角雌雄，意為戰勝德國，則垂敵之商局，即時可以復振。不意德誠敗矣，仍無救於英國商業之衰。蓋英國今日有四千七百萬之人民，其飲食所須十之七八來自外國或來自屬地，屬地經濟獨立，亦外國也。萬里求糧，購運不資，此足以增高其生活費者一也。全國製造廠除鐵煤二項外，其他原料大都外來，得自屬地，亦須錢買，運以本國之船，亦須相當之物力，在經濟上俱多消耗，此足以增加其生產費者又一也。生活費與生產費相互影響，比例增高，其結果可以使入口貨日益多，出口貨日益少，此由戰前以至今日英國商務之狀況也。且英國之有漏卮，與其他新興之國或工業幼稚者不同：後者多購機器等物，錢雖外溢，而產業加增；英國之漏卮，則被飲、食、吸，三者消耗去者居多，錢貨兩空，乃真漏卮也。直至今日，各國勢力雖視戰前消長變遷甚大，而英國之商敵，合總言之，其勢力則有增無減，即爾美之商場，美國奪之，亞洲之商場美日共奪之，歐洲之商場，美德共奪之。

以上述二種原因，遂致英國商業漸形退步；而英國猶能維持其局面，恢復其金融之信用及勢力者，則必另有原因，略述如下：

第一，印度人口三萬二千萬，抵中國人口五分之四，其銷費力在全世界上居最高之地位，其內地交通機關及海港內地稅及海關稅之權，幾於全操於英人之手。試觀一九二二年之貿易冊，印度入口貨爲二、六六三、四六三、四二二元印幣，其中來自英國者，爲一、五〇九、二〇六、二六七元印幣（每元較中國一元價格略低）。其出口貨二、四五四、四三三、〇一二元，其中輸往英國者爲四六三、一六一、四一八元。是英國對印商務由英輸印者占其入口貨總量百分之六十左右，由印輸英者僅居其出口貨總量百分之二十左右。相較之數，爲十萬零四千六百零四萬五千餘元，合美金一萬萬磅以上，此英國經濟上唯一之財源也。

第二，世界第一產棉地爲埃及，此外印度與美國則在伯中之間。英既與印度爲屬地，又計誘埃及爲其保護國，於是世界三大產棉地，英人乃管理其二，此英國所以能維持其世界棉業第一之地位也。試觀其一九二二年貿易冊，其進口棉花原料爲美金八千七百二十二萬磅，居進口貨第一位，其出口棉業製造品爲一萬八千六百八十八萬三千磅，爲其出口貨之絕對第一位，相較之數爲九千九百六十六萬三千磅，此確爲其製造項下之餘利。另外毛

業進口貨以原料與製成品相抵，亦有美金二千萬磅左右之剩餘。其理由亦在廉價。毛料最大出產地而為英之屬地也。印度貿易餘利與棉業餘利，以地理為單位，以貨類為單位，不能相加，併誌。）

第三，鋼鐵之製造及煤鐵礦，猶為英國今日之重要實業。一九二二年鐵及製造品出口者為六千零九十五萬九千磅，煤之出口為七千二百五十三萬磅，合計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八萬九千磅，亦一鉅大之數目也。

有以上各項數目，參以日記中所列英國商業農業各表，其經濟狀況，可見一斑矣。此外尚有三種營業，最關重要。

第一，航業，除帆船不計外，一九一四年其輪船數為一萬二千六百零二支，註冊載重力一千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噸。戰時失修，戰後數目約減百分之十五。現在略有恢復，船數為一萬二千三百零七隻，載重一千零七十七萬七千零三十三噸，僅次於美國耳。以此一萬餘隻輪船，航行各洋，當然仍有相當之利益，用以補其國際貿易虧損之數目之一部。

第二，銀行。英國銀行徧於全球各國。余訖未覓得其銀行統計，然就所遊各國之各別調查觀之，其銀行營業每年仍必有鉅額之利益。

第三，國外投資，以鐵路爲第一，電線及礦業次之。中南美各國之鐵路，仍大半操於英人之手。印度鐵路，全操於英人。中國鐵路外人資本，戰前亦爲第一位，戰後或略次於日本。此種事業，混入所在國之經濟界內，除印度外，在其他各國境內者，集英國國內經濟無直接之關係。然各公司或經售債票之銀行多英人，或在英國注冊，其所得餘利或利息，則均於英國公私經濟有關，此又其挾注之一途也。

四，短評

英國民族重實利，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此非邊沁一人之私言，乃英國民族歷史上傳來立國經世之大經大法。以利害輕重之權衡比較爲大經大法，於是重利主義必先以重智主義爲基礎。利之所在，智能及之，則奮力以趨之；害之所在，智能及之，則奮力以避之。趨利而奪之於人，避害而貽之於人。彼族於此種情形下，祇研究對方之抵抗如何，是否發生，反動後之新利害問題，對於本身之動機，爲善惡是非，絕無問題之可言。大智欺小智，智識短者，即奪其所有而奴隸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亦非達爾文一人之私言，而彼族以爲立國經世之大經大法也。悲天憫人之懷，民胞物與之量，皆非彼族腦海中想像所及。縱有言之者，亦摘拾抄襲，而不能體會爲如何意旨。甚此爲其文明出發點，以獨立爲精神，以競爭爲生活，以得寸進尺擴張勢力，以茹柔吐剛，避免衝突。他族之競爭，往往導於感情；英人之競爭，完全

基於智慮。所謂熟權利害輕重之比例以定其競爭之方針。乘隙而進，或見機而退。無論對個人，對團體，對國家，彼國未嘗權量是非可否一預畫一定之界限。尤不肯感情用事，為意氣之爭執。其個人其團體其國家之成功也以此，其衰退也亦必以此。

今先言其政治。其王室貴族都為部落時代所遺傳。覽其故宮，會長遺習，隨處有極重之色彩。彼視民如奴隸，生殺予奪，惟意所欲，而認為當然。視民如傷，保民如赤，此族會長決無此種思想。蓋彼認定彼之權力，由彼之祖先腕力爭來，而未嘗記及人民之方面。其後數次革命，而國會以立。國會為國內中產階級人所競爭而得。此輩乃挾國會之勢力，以欺其海外移出之同胞。種種苛法，限其營業，奪其利益，美之獨立，實由於此。蓋彼豈認國會為其競爭所得之權力以自衛，國外人無此權力，當然為彼等所奴隸，猶是其王室貴族之心理也。美國獨立以後，對屬地大加改善，然決未嘗認為同等國民。屬地之民，既已移出，亦隨不認英國為其國家，而自謀屬地之發達，日日以勸誘國內人民移出為事。居民漸多，勢力漸大，自相聯合，自組國會，自組內閣，今澳洲，坎拿大，紐芳蘭，紐西蘭，皆有國會，有內閣者。南斐洲今已連合數處為一處，名為南斐聯合 (South Africa union)，國會已經成立，內閣之成立祇待時機耳。夫印度馬來之全為異種人，終非英之一體，人人知之；而自今日視之，則異族者待之如奴隸，猶可壓迫使其不能不與主人為一體。而其同種之澳坎等地，乃儼然自命為一國族，以與之抗禮。

夫以各有土地，各有人民，各有完備之政治組織之形成的國家，遠隔重洋，言政治殊少痛癢之關係，言經濟轉多利害之衝突，而謂其能永爲一聯合體，不致分立，其可能之成分，亦甚少矣。英之屬地，畢竟係英國之國力造成之。今其海外宰相，在英國會議及議談時，對英國內部調狀況，祇有熱誠冷諍之演說，絕不肯稍予實力援助。彼輩又認定吾輩拋鄉離井，遠渡重洋，爲自爭權利耳。吾國（屬地自稱）之發達，爾國（指英國）之窮困，各自爲一事實也。最可爲英國太息者，海軍經營，總大半爲保護屬地而設，屬地乃對新加坡海軍港之經營，亦絕對不肯爲比例的擔任。英之財政欲不竭蹶，賦稅欲不加重，生活費欲不增高，何可得耶？

再言其經濟。英國自稱爲世界帝國，在今日言之，確爲事實。世界五大洋，除南北冰洋無商業可言外，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實爲海運競爭之場。英人海運之經營，以大西洋爲起點，以太平洋爲終點，而以印度洋爲其世界運道之咽喉，亦即以印度洋沿岸地及各島爲其市場之中堅部分。蓋大西洋與太平洋，世界之公共運道，無所謂門戶，無所謂要害。印度洋之通其他兩洋，則重重管鑰，如橫布洛他海峽，如蘇伊士河，如亞丁灣，如新加坡，皆掌於英人之手，無異於英國之私有運道。他國之得通過者，皆須承英人假道之惠也。在此獨有運道內，如埃及，如斐洲東部各地，如波斯等國，如印度，如南洋羣島，以接至於中國及日本，皆爲其商業有利之地點。此外則實無利益，且有損失。六就其費爲統計言。故英國之經濟立足點，實在

印度洋。世界現在最要宣傳太平洋問題，以太平洋沿岸之中國弱不自振，故以隔岸之日本美國，皆強盛而不能相讓故。若使中國弱而不能止，且不終弱，美日感情雖惡，洋面太廣，勢力非十分接觸，終不至於戰，則太平洋直無問題耳。將來問題之最大者，乃在印度洋。此洋英國命脈也。亦中國將來發展之最好地位，而美日二國所遠矚高瞻，以有意嘗試者。英常誘日本以注意中國，以免其印度洋之顧慮。中國人乃無知日人對中野心，半為英人所騙，可慨也已！再就其經濟上分評之：棉毛二業，確為其有利益之營業，以其購原料，加製作，謀銷場，其所得利益，乃專以精力資力易得之，此真利益也。煤鐵二業，一時雖見為利益，為久遠計，實為損失。世界製造所需，今日仍以此二者為大宗且必需。科學之發明，足以代此二物之用者多不可恃，且量額太小。所謂世界實業先進國者，其地下蓋藏，大都計年可盡。故以煤鐵出口者，其利害問題，實應加以研究。况英人以煤鐵易農產品，以千萬年宇宙所結成之有數寶藏，易每年可獲一餐立盡之食物，其在經濟上為利益，為損害，更可推矣。要之，英國今日經濟，漸有衰退之傾向，足以遲其衰落之運者，全在印度洋之商業。而印度洋之問題，複雜萬端，斷非如太平洋問題之易於解決，吾可斷言。此問題提起之日，即英國經濟命脈搖動之日也。

英國之外交，向以無政策為政策，見機甚快，轉風尤速，挑撥國際惡感，乘機取利。彼對於弱者為無限度之凌欺，一旦弱者有轉機，思與之抗，則立時轉風，與之握手修好。略舉數事

證之：

甲，阿富汗與俾路芝地位相同。彼既併俾，進而窺阿；阿乃聯德聯土，且思接濟印度以抗英。

英遂銷去野心，急於修好。彼竭全力非不能制阿，得不償失也。

乙，英最恨土爾基，乃利用耶穌教人反對回教之心理，於巴黎和會時處分土爾基過苛，且多割其地與希拉，以爲抵制意大利地中海勢力之預備。土國民軍反抗，戰勝希拉，奪回君士坦

丁，驅其受英保護之君主。英因此倒閣，對土昔日所得權力，盡行奉回。

丙，意大利軍官某爲希拉人所殺，意大利提出對希嚴苛條件，英助希否認之。意大利遂以兵佔哥佛島。英人乃悉承認意國之要求，且爲此事低首於法，以求援助。

丁，歐洲和約成後，法之陸軍力日強，英又漸親德，思扶之以爲將來抗法預備。德人對法賠款，彼毫不相助，法人忿而進兵魯爾。德人消極抵制，英相曾宣布「彼不贊成德國之毫不交款，惟法兵未退出魯爾，則不應商及賠款」云云。法人亦堅持非賠款解決，絕不退兵，此事幾變英法交涉。迨意佔哥佛後，法意同有怨於英，勢必聯合以爲英敵。英相包爾溫氏乃假名出遊，乞降於法相班嘉來；歸後遂宣言不干涉法德間之交涉，及魯爾法國舉動。所求於法者，勿更助意永佔哥佛耳。

上述四事，不過略可以見英國外交手腕。中國雖弱，尙可以爲土爾基阿富汗而有餘。但能政府堅持不斷送國權國土之主義，不簽斷送國權國土之約，英國無如我何也。英國得吾國權利，屢屢曾由於政府之關弱，輕簽斷送國權國土之條約。此後而有未簽字之舊案，與新發生之任何案件，吾國民不可不直接監督之。

第十九 比利時及荷蘭 (自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共七日)

1 法國喀來登岸，搭車抵比京布魯塞爾。2 參觀比京美術院及古物院。3 參觀比京大理院——世界第一。4 由比京至荷京海牙。5 參觀海牙和平宮。6 參觀荷蘭下議院。7 赴安司德蕩參觀女王行宮。8 由海牙赴德。

十月二十日

下午二時，自法國喀來 (Cocle) 登岸，乘客人多，腳夫人少，余目攜行李二件下船，至海關。二時半登火車，三時開車，東北向比利時行。沿途到處有秋禾；無禾之處，都有犁痕。農人男女老少在田野間者甚多。小農制度，大都家屬合作；言其效率，遠不如美國大農之生產力；然大農僅造成資本家，小農則確能予農人本身以利益及快樂。歐美兩陸之農業，總可云各有所長。英國乃大小農俱不能發達，豈不可怪？入比利時國境，就車上驗行李。余示以護照，并爲啓鑰，彼不驗看也。

晚八時，抵比京布魯塞爾 (Brussel)，寓宮邸旅館，房金每日一百佛朗，合中國錢十元有奇。晚在街上遊覽，覺又是一氣象也。

十月二十一日

晨起補英國日記，下午赴美術院觀覽，內分油畫雕像二種。出美術院，欲往觀古物博物院，依英文遊歷指南尋之，不能得。轉至王宮附近，宮有明堂氣，正門各便門，均與東方宮門相類，美麗堂皇。宮前有廣院數里，古木成林，周圍護以鐵欄，有門可入，有徑可通。此地秋早，木葉已半黃落。余正徘徊其間，忽雨；此時無處可避，無車可僱，幸此際攜有雨傘，然下身已全溼矣。余去歲早秋遊坎拿大，在海浪園雨中遊維多利公園，此時情景，又彷彿似之。

晚餐後自在街上遊行。遊人之多，不減倫敦巴黎。歸寓，購英文日報，閱關於英國經濟會議事，浴寢。

十月二十二日

上午爲遊英日記作一短結。午赴街上小餐館中餐，仍用余所習法文之簡單用語。下午赴中國使館訪王公使石蓀，略談。館員楊君導余遊古物院，時間已晚，僅觀埃及部，見一古尸，類骨甚高，決爲原始埃及人無異；惟未著有年代。此地名爲五十年公園，有此國獨立紀念碑。此邦曾屬羅馬，曾屬法蘭基（Frankish），曾屬西班牙，後爲荷蘭之一部。一八三〇年，始完全獨立爲一王國。

考此國語言，大部分人操佛來蠻語（Flamand）；南方小部名瓦倫（Wallon）操法國北部土語。但此國文化來自南方，故上等人皆操法語；大學授課亦以法文爲主。大戰之後，歐洲部

卷主義，更爲發達，此國在野派，乃主張用佛來蠻語，以迎合多數人心理。此國有大學四：一在布魯塞爾，一在魯番（Louvain），一在岡德（Ghent），一在李師（Liege）。後二者爲國立。今岡德大學已改用佛來蠻語授科學，爲他日分立張本。十年前歐羅巴半島不過十國，今已分爲二十國；再十年以後，更不知分爲若干國？此種部落化之國家主義，乃歐人之短處，中國斷不可師之。純粹之聲系語文，祇能行於被同化性最強之生番（如黑人）及移民（如美國之新移民）。凡舊有文化，乃至有遺習者，其事物俱有遺習上之名詞，附以地理上之土音，斷非聲系文所能統一；且聲系文適以助其分裂。中國文字，形聲並重，足以爲各種方言之聯鎖物及標準音。中國偉大民族之統一性，亦大半由此造成，可寶貴也。奧楊君偕往觀跳舞，舞場本名聖救主（Saint Savoy），俗名冰宮（Palais de glace），其原因本爲浴室，繼改爲溜冰場，今改爲跳舞場。英國舞場，祇有女子以舞爲業，以娛男子者；此處有男子業舞以娛女子者，皆少年英俊。

晚仍在外餐。餐後在館茶廳飲，并觀舞。外餐僅用錢六佛朗；館內一茶，乃耗去十二佛朗之多。茶廳內有音樂，樂師中有舞童，貌美，以此爲業。普通男女跳舞，除諍友同入座者以外，由男子至女子座前商請。舞童與座中女客舞時，行至女客座前約三尺許，肅立鞠躬；女起立入座，遂抱舞。舞畢，舞童送女客入座，再致敬，背行一二步退。余觀一時餘，有女客二人，

皆與男子偕，每奏樂必有舞童與之舞。又有男女共一座者，初未舞，最後女與舞童抱舞一闕，男卽離座，若不甚喜者，女亦隨之去。甚他舞者皆客人。

歸室略觀關於比利時各書。

十月二十二日

上午略讀書閱報，寫日記。王石孫公使來訪，談。下午楊君來導余遊。先至大理院，此地稱法宮（Palais de Justice），爲此國第一建築，在全世界大理院之建築中，亦推爲第一。其雄偉堂皇，確可驚賞。宮基寬長各近二百邁當，其高度爲一百二十邁當，較中國最高之塔，尙高少許。宮容公衆登臨觀覽，門票一佛朗。余等購票後，候十餘分鐘，疊班由導者導登上層。乃購票者將二十人，上登者共六人，梯窄而多迴旋。登至八十餘邁當，至一平層，可由窗外望，樓台人物，俱覺矮小。至此有同登之母子二人中止。登至最高處，除余等二人外，祇其他夫婦二人。此層尙寬大，其上尙有兜幕，中爲天井，向下望直見宮之中心，其人員來往眼底，如玻璃匣中之小泥人也。隔窗外望，可見數十里。開窗，門外有迴廊，可繞行一周，天風橫搏，幾不能支。全城風景，收入眼底，視線將盡處，爲一小山；山上有偉大銅獅，天晴可見，今日天陰，模糊不易辨認。此英法大戰之滑鐵爐戰場，前世紀蓋世英雄拿破崙兵敗受擒之所也。目中之景象雖模糊，而腦中之感想殊繁複，不覺感慨係之。下樓，導者又導觀一刑事庭，一重界

刑事庭，佈置甚莊肅名貴，與中國所見之法庭迥異。由此乘電車赴德維倫 (Lewerhén) 殖民博物院一帶，天忽大雨，且已晚，至其地，已深暮，在雨色蒼茫電光明滅中，略一覽其夜景耳。晚，王公使約餐，餐後回寓，與楊李二君偕至茶廳觀跳舞。舞童請女客跳舞，於有男客同座者，須先請諸男客。其抱舞時，亦較莊重。與獨來之女客舞時較恣縱；甚至有蒼髮夫人，一幼童抱之，跌宕婉轉，曲盡其興。故同一樂調，而舞之態度，有時乃大異也。十一時楊李二君去，余歸寢。

十月二十四日

晨起檢行李，十時僱車再觀古物博物院，細觀其高類之古埃及人。在E字室內，正中存一方匣，中似由長方棺中移出，與馬迷 (舊譯木納伊) 中之尸迥異。頭枕輾枕；足下亦有一枕，枕略方，不類東方方式。衣爲織品甚精，並附有其他小磁器及小玻璃瓶。此物極有研究價值，惜其說明，余不能解也。

再至殖民博物院，全陳列孔果物 (Kongo)；其人物，風俗，鳥獸及一切製作品俱有。人多雕題，有僅雕眉上額心者，有雕全面者；乃至有雕全身者。雕背者似大迴文；雕胸者僅抱乳或臍作傲花。

孔果地正當熱帶，百獸俱備，人極黑，其巨猴亦黑如墨也。

下午一時五十分離北京赴荷蘭，過境甚易。

荷 蘭

十月二十四日

下午五時許入荷蘭境，地勢較低，間有城市街道內互通運河者，黃昏不能辨認十分清楚。至京城海牙下車，寓中央旅館（Hotel Central）。館內各種告白，有用三種文字者：德，法，荷，余皆不能讀。有加英文，用四種文字者；即海牙一字，荷文爲海牙（Haarlem），法文爲拉愛，英文爲海格（Hague）。歐洲文字之多，使旅行者太感煩苦。然聞此國人凡受教育者亦均須讀數種文字，豈不更感繁苦也？晚餐後，自在街上遊覽一小時，歸寓寢。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先略寫日記，赴使館訪王廣圻公使，彼赴巴黎矣。與館員龔禮南及雷君談。

下午自赴和平宮（Palace of Peace）。宮在城外，周圍多林木，進門票荷幣（Gulden）五角，合中國錢四角。入內有人導觀，並解說。觀畢，又在宮周花園內，繞觀一周。可記者如下：

（一）宮內陳設，由入會各國政府捐送；大概分爲：銅器，木器，紋石器。織繡品，油畫品，

五種。聚全世界之珍奇精巧品於一室，的稱大觀。東方祇日本與我國二國，故東方物品亦較少。然第一室即行政室（Room of the Conseil Administrative）。四壁爲日本繡花壁衣，四隅爲中國景泰藍銅甌二、銅鼎二，美麗中含名貴淵雅氣象；信足冠冕一切。導者屬言此室最美，多稱之爲日本室。觀者各稱讚不已，羣目視余。出室後，三美國婦人謂余云：此室美麗無倫，貴國日本之光，君與有榮焉。余急告之曰：余中國人也。

（二）宮之建築，爲東方之四合式，前後左右，四室相連，中爲庭院。左右二高角樓外，爲瓷磚及花岡石二種，內爲紋石，花瓷及硬木三種。除瓷磚花岡石取材本地外，餘亦運自入會各國，並備各國人運此雕刻建築之。

（三）宮外花園，大致爲拉丁式。花木亦有運自外國者，不甚多；附以天然喬林，人工池沼，亦足以爲一方名勝。

觀畢，自赴海濱。此地爲夏令豪華避暑之區，各華貴之旅邸，至九月十五日已一律停閉矣。海岸街道，以石及花磚砌之，修潔可愛。海風入秋較大，捲灘邊白沙，上岸飛舞，天風擲水，擊作海氣，迎面欲溼。潮勢洶湧，日光暗薄。獨步海濱石廊片刻，折轉裏面一飲館中，晚茶飲之。乘電車歸寓。

雷君來訪，同赴龔禮南君寓內飽餐，餐品甚適口。龔君夫人在此教本地廚役以中國烹調法

一二點，加於西餐之中，味道迥異矣。餐後，談至十一時歸寢。

十月二十六日

晨，略閱報，赴使館借雷君同遊林內宮（Palace in woods），規模極小，其中所陳中國繡品，亦非佳製，惟較古耳。

返旅館中餐，餐後龔君禮南來訪，約同參觀議會下院；即在余寓背後。議員一百人，議廳極小，爲一長方形，一面有窗，議長席面窗，閣員席背窗，中間爲書記席，左右爲議員席，皆向中。龔君爲余索得外交旁聽券，故皆入外交席，在議長背後樓上。左右二樓，爲普通旁聽席。本日閣員全體出席，席爲一長案，後面七人，總理居正中，左右兩端各二人，共十一人。本日議案，爲擴張海軍案。原案以六年造成較大海軍於印度洋以保護屬地。其預算增加之款，一出於加稅，二出於減薪。其反響人民方面，反對加稅，官吏方面，反對減薪；現在官吏方面，已聯合反對。本日首先發言者，反對原案，爲社會黨黨魁。次爲耶穌教新黨議員，擁護原案。不願聽者，嗤之以鼻，或以足頓地，或作吼聲大笑聲以亂之。議長以手持其案上之小槌（圓形柄長六七寸）擊案，以要求維持秩序。議員行動立言自由，毫不顧及，秩序大亂，惟未致用武耳。繼之發言者二人，仍一反對一贊成。此案昨日由總理外交總長，殖民總長，海軍總長，爲極長之說明；今日討論，仍不能表決。輿論咸謂此案如不通過，閣員必全體辭職。因荷政府已

允英政府共同擴張海軍，明以防日，實則美日並防也。聽約二小時，出，往觀美術博物館，即在對面，館小，無可觀。返寓，在餐廳晚茶飲，適雷君及暹羅使館秘書夏君，偕其女館員荷蘭人在。廳中有舞場，彼等更遞跳舞，余觀之而已。今日並非星期或星期六，廳中飲茶跳舞者，在百人以上，亦大觀也。觀畢，又與諸君同至客廳談。其女館員父爲美國人，能英語，跌宕諧謔，合座爲之傾倒。魏君以中語語余云：歐洲女子之爲人作秘書者，大都如此。七時，諸君先後去。

晚餐後，在另一廳中飲茶。座客皆舞，不舞者惟余及二老人耳。

十月二十七日

晨，閱報，知英國運動美國，另開歐洲再造會，美允加入。蓋國際聯盟，雖可由英政府指揮，然毫無勢力，不能值法意一盼，故不能不求美國協助，以冀嚇倒班嘉來等。其結果尙不知如何耳。

下午赴安司德蕩 (Amsterdam)；爲此國第一大城，且爲海口，乘火車一時可到。先觀其女王行宮，次番家爾街 (VerpasStreet)，街不甚寬，而店鋪富麗，男女填溢街中。余乘馬車過其中，羣睨之以目。蓋此國汽車並不多，乘馬車亦爲較闊之人也，行此街中，使余回憶阿京之孔雀巷。轉至大學圖書館，入內參觀，遇一中國僑民學生林蓮伯 (Liam Lian Paik)，甫

洋學生；現在大多不識中國字，其名實譯音也。彼導余參觀大學，並至其寓介紹其房東女兒。彼稱之曰，我的女郎（My Girl），此美國用語也。六時上車，七時到海牙。去時乘頭等，回來乘三等。

晚偕龔君至中華會，爲此間華僑學生所組織。此邦有華僑學生七十人之譜，皆來自南洋荷屬，皆不能操中國語。詢其原因，荷政府在屬地設學，六歲學荷蘭文，十二歲以後，陸續學英法德文。彼等大都操四國語，而獨不能解中國語。所幸者，東西人種，表面上卽大不相同；且荷政府，待以異法。此輩僑民意識上，尙留一吾爲中國人之印象，不然皆同化於外人矣。今晚作長時間之英語談話，自八時去至十一時始歸。明晨卽東赴德國。

第二十 德意志（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共三十五日）

- 1 自荷蘭赴德京柏林。
- 2 德國鄉村尙未破產。
- 3 德人因生活不易受賄欺生佔小便宜事甚夥。
- 4 乘運濟隆公車遊覽全城。
- 5 參觀軍事博物院及新舊博物院。
- 6 德馬克價值低落已達極點。
- 7 杜來司參觀海德製鏡公司。
- 8 參觀杜來司王宮及美術博物院。
- 9 遊沙可森之瑞士。
- 10 由杜來司赴韓諾番。
- 11 大將與登堡即住韓諾番。
- 12 赴埃森宿途中道堤蒙。
- 13 至埃森參觀克魯伯廠三日。
- 14 返柏林路宿哈母鎮。
- 15 赴漢堡參觀布勞母製船廠，離德入丹馬。
- 16 德國概論。

十月二十八日

晨六時收拾行李，七時登車，七時十四分開車，由荷赴德。入德，照例過稅關驗護照。在稅關內遇邵元冲君，彼由英赴德也。過境後，余二人共一室。

自荷蘭東行多農村，其生活狀況如東方。秋景明麗，遯動鄉心，思詩不成，爲蓮花落數句如下：

平野無邊莽蒼蒼，這大陸東方模樣；寬寬茅屋農家樂，小小村落古道長。穿短橋，幾灣流水；掛疏雨，幾樹垂楊。白露緊，倒染得滿林紅葉秋色好，反惹得客心搖蕩。隔窗人話鳥語，這聲音還是異邦。縮地無術，又飛不過重洋。謔幾句蓮花落寄回去，權當還鄉。

入德境內，無影敵景象。行數百里，經許多村落，亦有二三大城，絕無一蓬首垢面衣服襤褸之人。女子衣服尤整潔，童子則多美麗。女子老少皆愛紅裙。雨霽後映斜陽極鮮妍。問憶英國之偏地乞丐，且多衣服襤褸者，不能不大爲驚異。余對此現象，推有三種原因：第一，此邦多小農，鄉村制度未完全破壞，村居之人多能獨立生活；第二，女子手工之業未廢，半能坐家中自製衣服；第三，錢幣太不穩固，存錢不如買衣，馬克不能享用，而跌落極速，衣服除能享外用，且銷損甚緩。此短期間之感想，總覺德國爲一可寶可愛可憐之民族；同時尙有二事與此反映者：（一）邵君有行李三件，開箱一一驗看，太費時間；已驗一箱後，與驗查員以英幣二先令，置其手中，卽時停驗放行。（二）余在車內偶吸烟捲，車守入室手撫余肩，作親昵之態，操德請絮絮，余不解，以爲彼欲吸菸，以菸捲一支授之；彼脫帽納入帽中，將車窗上所貼橫紙條撤去。余此時始知此條爲「不許吃烟」。彼又絮語，余仍不解。彼探囊出英幣半仙令示余，疑其索錢而不敢必。彼去少頃又來。余出荷幣一角，將付之，彼伸手奪去，緊握之，以手加額，稱謝不置。稍頃又來，將余座拉寬，將二硬枕去其一，以一軟枕加於硬枕上，以手作勢示余可以臥寢，乃去。自此彼時來一窺。將至柏林，余倦依枕而臥。彼潛入室，以二手持余足欲置座上，使臥寢。彼意誠殷懇。余之睡魔轉被驚去。下車時付以英幣一先令，彼等獲銀輪幣於外國客人之手，實如拱璧，因存放不致銷失也。德幣則捲之。夜睡，天明時，可損去一半之價

值。

在車上晚餐。二人餐價合五百萬馬克之譜。邵君以英金一磅付之，令換，彼據皮包視之云：不足，請給較小者。改給以十先令，未乃改給以五先令；已足付餐資矣。邵君語余云：吾輩今日乃至德國作洋大人，寧不可笑？

下車寓中央旅館。余在餐廳喫茶，茶資爲五十一萬七千五百。算明應易58,000,000,000,五百八十萬馬克。彼收茶資五十一萬五千，讓去二千。因最小之票爲五千萬，不能再分，故慣例二拾三收。余給以小賬十萬餘。後赴街上路遊走，乃遇野雞五六次，有操德語者；有操英語者；然動口不動手，終是文明國人舉動。轉入一背街，一野雞自後來，堅持余腕，操滑利之英語，作種種淫靡之詞；蓋自大街卽尾余行，余不知也。力掙得脫。不遠，至一已閉之商店門，門權寬數尺，其中突出一女子捕余，余飛奔避至路中，彼又回至門權內。余知背街不敢行，乃急轉至大街，回寓，寢。

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寫日記，下午赴使館訪魏公使宸組，字子東，未遇。查得劉南垓君寓址。又同時遇浙江周植禮君，字師鄭，以余不解德文，諸多困難。推誠相助，導余至其寓；並爲余覓公寓一處。

較旅館用費爲廉也。晚，周君送余回旅館，勤拳可感。

十月二十日

晨劉南垓來訪余，昨晚有快信寄彼也。談極愜洽。收拾行李，至十二時結賬移寓。此間旅館價值並不甚廉，對外國人加稅百分之八十，不啻禦人於途而劫之矣。且洗澡另加錢，信紙信封須自購，種種不便，爲他國旅館所未有也。

一時至新寓，劉君同來，周君亦來相訪，同至一中國館中餐。餐館門上橫額，題甚大之中國字，云：京津飯館，餐品殊不佳也。餐後偕至劉君寓所，其夫人亦在此，同談。又同往訪林思漢博士夫婦。林君夫人，即余在美西白克里時所見之王女士，名啓潤。談至暮，劉君夫婦由鐵路送余歸，因余尙不識路也。

晚在另一中國小館用餐，其中十之九爲中國學生，間有若干外國女子，則學生之友也。

十月三十一日

晨略閱英文關於德國之書，劉南垓來，同往訪魏公使，談一小時，出同餐於中國小館。遇余頌華君。餐後，同往購書，購得大地圖一本，定購德國統計一冊。

十一月一日

晨余頌華君來訪，談。同赴劉南垓之約中餐其寓。劉君夫人自作中國飯適口，中國女子往

往在園內絕不曉烹調術，至歐美後不慣西餐，試自烹調皆佳。餐後，余君有事先去。劉君夫婦，導余遊植物園。園大樹多，木葉黃落，瑟瑟秋意。溫室高下兩層，有致。室內養菊，有東方意，使人動鄉思。日暮劉君夫人回寓，劉君偕余赴使館，魏公使約餐也。餐爲中國烹調法，廚役乃德人。魏夫人亦出席餐。後劉君先去，余與魏君談國內新聞，十一時乃歸。

十一月二日

晨起赴城內美捷公園 (American Express co) 持信用摺取美國錢，彼不與。取金馬克票亦不與。僅允付紙馬克票。紙馬克一日三落價，余不願取。彼著明日再來。余僵立呆候二小時之久，合之來回約用四小時工夫，毫無所得。殊悵懣。中餐後，在城中各街略遊覽，歸寓，已暮。德國人現在精神大部分俱銷耗於核計馬克之中，域內到處有萎靡之氣。

十一月三日

晨赴美捷公司取錢。外國錢不付，金馬克票無有，最後余取一磅，易馬克共得一萬八千八百八十萬萬。僵立橫台前自十時四十分起至一時半止，其煩燥可知。取錢易錢本皆照來者先後之次序排列前進。余前面之人皆去後，當然挨次及余。乃彼接收余信用函後，囑稍候，即與後來人共交易，直至最後一人乃付余錢。余莫明其妙，繼查見後來先交易者，皆以馬克若干密置站櫃手中。余正言責問，彼道歉不置。然余之時間精神，已犧牲去矣。

出公司赴一茶館中餐。因得錢太難，不敢多吃，僅用清湯一杯，火腿麵包二個，茶一杯，餅干二片，合錢四千二百萬萬。已用去僅立三小時所易錢四分之一。因益煩燥，謂此地真不可一日居。餐後赴通濟隆購城內公車遊覽券，價三千萬馬克，價甚廉，中途遊客之美英人，照例五點鐘用茶。車過一小茶館，停車入飲。余僅飲茶一杯，其價乃三千三百萬馬克。在遊覽券之上，實不可怪？城中林下大街：為全城中幹，轉折見皇宮，大教堂，各衙署，中央銀行，即維一能發紙幣之機關。中央銀行印刷處，即每日生產無數馬克票之處所也。總統府規模甚小，下午天雨，樓台殿閣半在空濛中，亦饒別趣。晚在西城下車尋路歸。

在小中國館餐，聞紐約今日馬克市面每美金一元易二萬萬萬2,000,000,000,000，余所易者二磅，乃不及美金一元之數，今日下午到處有私易者，照官價馬克跌落數倍。余之信用函不能取外國錢，不能易，囊中尚有美金三磅，在小館中私易一磅，得九萬萬萬，較之官價，相差五倍。

十一月四日

星期，午前赴中城參觀軍事博物院。見威廉第一在法京番賽宮就聯邦大皇帝時所著之軍表，及俾士馬克所佩鐵十字勳章。其他則本國各時代之軍器及歷次戰利品。各部中懸在中德之役，庚子之役所得旗幟甚多，使人不快。又見有童子軍服及童用槍炮等件，導者稱謂王子軍裝及

軍器。余詢知德國王子至十歲即須常著軍服，習射擊。彼族猶多部落時代會長遺習，其強也以此；其衰也亦必以此。觀新舊博物院名爲二院，實相連，與前所觀者無大異。惟埃及部第一四五九一及一四五九二兩號所陳古尸二具。高類類本來埃及人（Proto Egyptian）所異者其齒白齒與切齒相差較少，兩旁無犬齒，殆不類肉食動物之齒。余在墨西哥曾見此類頭骨一二具。豈農業發達最早之國，乃素食或草食民族耶？此確成一可研究之問題。

又遊太子宮，及德皇東宮。太子宮小無可稱。皇宮氣象與陳設，皆可稱大觀，非復獵宮山寨之類。

三時遊畢，始中餐。餐後又在街市中遊覽，暮乃歸。

十一月五日

晨赴書店觀書。午林思謨博士夫婦來訪談。下午訪魏公使即晚餐於使館。

十一月六日

晨赴商業私立銀行（Commerz und Privat Bank）取款，因美捷爲美國公司不付現款及金馬克票。余冀本國銀行當然可付金馬克票。至則門前有警士，非有取錢憑據，不准進門。余進入門內尋其信用函主管部分，不易，請其僕人導余去，給以五十萬萬之賞錢。其主管人不但不能外國錢，不給金馬克票，照市價易紙馬克，尙索外國人之稅百分之十五。每磅官價仍爲一，八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扣稅後實得一、五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馬克。今日倫敦市價爲每磅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馬克。如照此價計算。每磅祇合一先零半之用。余賭氣不取錢而歸。發信英國友人請爲余假錢票若干磅，由郵局保險寄來。與俞頌華君談克虜伯廠，思往一觀。彼今日赴外交部代余介紹，以便轉請介紹往觀也。

晚在小館私易一磅，得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代余易者已先得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矣。余得此數目，自問已足。惟囊中祇餘一磅，不免可慮耳。

十一月七日

再補信至英國囑令如寄錢來，必須信面上書明數目照數保險，否則郵局卽拆開竊去，此有經驗者告余之辦法。余親至郵局發快信，寄英，赴書店言明余看定之地圖，已不能購。取彼代購之德國統計，並另購德文英釋英德字典等書歸。

此間有大小中國館二家，大類於中國會館，隨時中國學生坐滿其中。用餐之耗時廢事，實使人不能耐。然有時可就與學生談話，亦可得種種消息，余在此二館與談之學生，以數十計矣。惟其姓名則大都不甚記憶。

十一月八日

此間有學生董君，與余年相若，爲大學分科半學期之同學。連日晤談，今晨隨彼至大學聽講一小時，略觀大學模範，時爲有極有名教授講心理學。余一字不解，不過一領講室內之風味耳。室外有置衣物室，因衣物皆爲人竊去，無人敢置，久成虛設。學生大衣帽傘等物，在講室內，徧處掛置，甚至置之講台上講座旁之桌上。教授未來前，男女學生在室內等候，約半小時許。有學生餓者，自衣包出黑麵包在室內走走食之。或云此即其中餐也。出大學至小中國館，與余頌華君相會。下午同赴外交部訪席白德博士、(Dr. Siebert)談一小時。彼爲外交部出版部新聞部股長，頗知東方事。爲彼國沙可森(Saxony)州及巴燕(Bavaria)州亂事，彼極言內閣將來如何變動，今不敢必。惟國內軍警隨時可以鎮撫內亂，且皆忠於政府，竭力維持秩序，亂事決不能延長。又物價飛漲，百業未復，失業之人，間有法外行動，然不過向麵包店中搶去幾枚充飢，此外決不致有他種軌外行動也。彼又爲介紹白德凱博士，(Dr. Bethcke)明日方能往晤，談一小時餘去。

晚餐時遇舊同學韓志勤君，甚愜暢。彼云假余現磅少許，余乃如大旱之得雨。

十一月九日

晨偕余頌華君赴外交部訪白德凱博士，談約一小時。彼由電話通知克魯伯廠駐柏林首席董事包爾君，(Baur)余等明日仍須再訪包爾。因外交部不直接向廠中介紹也。中餐與韓志

勳約晤於京津飯館。餐後同來余寓，稍談。同至彼寓。彼房東爲一畫師，相處甚好。在彼處晚餐，十一時始歸。知劉南垓夫婦來訪，候余不歸，留字以去。

十一月十日

晨俞君來約同赴克魯伯辦公處，甫出門遇南垓夫婦亦不能留與之談，同與包君約有定時也。晤包爾君，彼住中國多年，略解中文。年六十餘，自謂識李文忠，又曾發袁項城邀考查河南。省河北各鐵礦。老氣橫冬，神味傲悍。余亦以言稍折之。余操英語，嗣彼又操德語與俞君談。大發中國加入參戰之牢騷。然其語有足使中國反省者，如云中國人看克魯伯廠者許多，歸後所辦何事？又云張謇之子來考察實業，貴國人在此學工程者甚多，何須此關人之子？最後乃囑一秘書爲余作介紹信，並告余等須求法國使館之通過券，不然不能至彼處，因此地現爲法所據也。得介紹函後赴使館，託向法使館求通過券，以電詢之，謂星期一可得。

至俞君寓談，晚同赴林思謨博士夫婦之約晚餐。餐後彼等捷台球。末又談女子經濟獨立問題。至十二時餘始散。至寓已一時餘矣。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晨，郭君（時事新報記者）來訪談。劉南垓夫婦又來同談。郭君先去，偕劉君夫婦至京津飯館同餐，餐後仍回余寓談至晚乃去。劉君治政治經濟，對此邦考察頗多。余時詢之，

被亦樂聽余浪漫無稽之談。

曉韓志勤來，同出餐，餐後觀小戲及雜耍。最奇者爲掛壁踏車。壁以窄木板立排作環。板寬約寸餘，兩板中空約二寸，周以鐵鋼之。下面略狹，中上相同，直爲一大桶矣。藝員在內由底下乘腳踏車橫行繞登，環壁飛轉不已。繞壁之徑、不過二丈，兩車競行，首尾相接，絕不撞衝。下立一少女，亦不致挂觸。未又易爲電氣腳踏車，飛行更速。但聞電聲風聲，黑光閃閃，在環壁中飛轉。人影車形俱不能見，真絕技也。十一時半歸。

十一月十二日

晨略補日記，赴使館取法使通過書。四川人黃秉禮君來與余談西藏事。得朱鼎新代使來函，假余英磅票若干。余在此邦可無乏食之虞矣。

晚餐在小飯館內與數四川學生縱談，十一時始歸。

十一月十三日

補日記竣。明日出柏林，赴使館與魏公使辭行。彼固留中餐，談國內贖聞。余所至各國之中國使館，凡愛談贖聞者，均愛與余縱談。回寓韓志勤來訪，不遇，整理行裝。

余室本訂定每日金馬克三元。前次開賬加入電燈等項，至每日五金馬克之多。余因不嫻德語，不便於較，照數付之。今日又開來賬單，加至每日七金馬克，直與旅館同價矣，若按官價

「預備」合中國錢三元之譜，若在此常住足大房一座，一月之費。德人現在之愛占小便宜，欺外
國人無誠信，隨處可見。

晚林思謨博士夫婦來訪。

韓志勤俞頌華同來寓，託俞君向房東言其漲價之無理，仍減為五馬克。

十一月十四日

晨俞頌華七時來，同乘汽車赴車站。赴杜來司屯 (Dresden) 卽前時謀獨立，其地方政
府被中央政府解散之沙可森 (Saxony) 州之都城也。途中秋景明麗，快車三小時，至十一時
到，寓午甯旅館 (Union Hotel)。此行爲參觀海德製鏡公司而來。先由俞君電知該公司。中
餐後，彼以汽車來接，晤可律清古博士，(Dr. Orizmeal) 導余觀全廠各部。由主任工師說明
大概，此廠專造眼鏡。原料卽普通之玻璃磚平圓片，由玻璃廠中定製。在本廠中第一步 用藥
品沁之；第二步夾入一定模型中入爐烘熱，軌變其形；第三步用凹面不同度之磨機磨平；第
四步用愛茂利沙 (Finory 記音) 磨光；第五步用度數計試驗凹凸度數。鏡片大致卽成。觀畢由
廠主海德 (Heyde) 君出會。略談。又參觀其自動繪影片。(Autoktirograph) 置照片於橫上
，工作者對鏡發機，機端針筆自動，依照片上原景，繪成大圖，並能顯出高低度數。且於軍事
上有用。爲胡格氏毫夫博士 (Dr. Lue. R. Hugerhoff) 所發明。每架美金五萬元，可爲局矣。

。歸後稍息，赴一意大利館內晚餐，餐後觀歐波拉。此城號稱德國文藝美術音樂之中心。所觀者爲最有名之國家戲園內所演之意大利名劇。李澤列大（Rivolta）。此城第一名角巴地拉（Pattiers）登場，觀者極衆，演畢鼓掌不已，巴地拉出謝至七次之多，歐美例劇中不得鼓掌。每一幕終，觀者鼓掌，藝員啓幕出謝。有一次者，普通多至三次爲止。至三次後，掌聲停止矣。此次掌聲總不止。至後數次出謝時，觀者多饋以鮮花，飛擲台上。中國小說所謂擲果潘安，不知視此何如？

晚餐前，曾步遊愛爾碧（Elbe）河岸。岸上下兩街上，皆名麗建築，可愛。

十一月十五日

午前參觀王宮，午後觀美術博物院。王宮建於十六世紀，宏麗不讓柏林冬宮。其壁上一圖，繪國王置罪人於宮院中，縱虎狼鷹豹各惡獸食之。王及貴族並極多人在廊上縱觀爲樂。此種刑在歐洲博物院中屢見之。又宮內磁器甚富，中國品多且精。共和後，王族避居普魯士，此地亦成博物院之一矣。

晚歸，劉茂實字春農來寓，爲舊友劉雲亞之弟，留學此邦，習工程於此城工業專門。談至十時半去。

十一月十六日

晨赴沙可森之瑞士 (Sutschcha Schweiz) 遊。八時乘火車往，路線沿愛爾碧河岸。途中風景極佳。至拉吞 (Rathen) 站下車。先渡愛爾碧河至北岸。岸上左右兩峰對峙。中有小溪。峰不高而有姿。沿溪上行數十武。溪流分爲二源：一自北來；一西來。沿西溪折行，爲赴八士台 (Bastel) 之捷徑。再數十武，棄溪岸向西南斜行登山，山東西爲長嶺。溪口左峰，卽嶺之盡處也。山路踏蹬，初經小人家所居處。漸高入幽林。萬木森森，有聲淙淙，爲松濤爲瀑布，不能辨。盤旋數四，漸至嶺巔。再西更有峭峰林立，入八士台界線矣。東南第一峰，陡起屹立，環周皆絕壁。可望不可攀。再南一峰，立圓如卵，上有橫蓋，余名以玉壺峰。南臨絕壁，俯瞰愛爾碧河，在垂線下。峰前小道立人處，寬不過三四尺也。峰根如壺底，有石籠，斧痕磨欲滅，不知鑿自何年？寬僅容二人。余及俞君並坐其中，迎南面爽氣，觀對岸山色林景，自擬登仙。因字此地曰和合龕。折轉回兩峰之間，較低，岩石分裂爲西湖之一線天。其中爲上行之徑，歷七折而上。地勢漫平，東南臨絕壁處有天然石台，繞登其上。八方景物，就供眼福。東方爲拉屯車站及對面之溪岸雙峰。東北一高兀之峰，上有銅製老人，隨風轉向，可名爲風人峰，卽登山時之迎面第一峰也。正北余名之曰供山，絕壁築立，如案。其上小山無數，平列比陳如供品。西北一高峰，裂爲二，對峙比肩，高處欲連，名之曰劍門。正西方爲八士台諸峰，巖壁立，佳木抱之，如枯楊之叢梯也。西南近處爲帕察思車站。雙村夾河，再上將連棉入杜來

司屯。正南爲較平遠之山色，秋林疎村，有畫意。東南爲王台（Konigsteen）綠蓮台（Lillens teen）二峯，皆此間勝地。余名此台爲八方台。再西三峯東西壁立，余卽名之三峯山。三峯巔孤峭高聳，連之以橋。中峯之背後有兒峯，支橋通之。立其上，可俯覽山後谷底，千仞之下，萬木蕭蕭作聲，若上應峯頭人語者。再西卽八士台，爲此山絕頂，全山亦以此名之。盤旋至其巔有旅館，亦以台爲名。買飲其中。少息，又周行其上，左河如帶，右谷如盆；遠近山色，俱現眼底。再西爲來此山大路，地勢較低矣。繞上東北行，先下後上，至谷心峰。挺立於百丈谷中。四圍高山環抱之。見西湖之丁家山，爲南北高峰所拱抱，更奇百倍。轉原路下山。至風人峰下。余等另尋別徑，直下入谷中，有小溪。意溪盡處，必有外通之路。沿流東行，有人家跨溪爲居，編柳爲籬，在全歐戰伐聲中，猶有避秦桃源如此地者。再東入原路，出山。溪流之東，多爲別墅，入冬無人居。車路則在溪西，故家家皆流水小橋也。溪入河處，左右有二餐館，余等渡板橋在溪東午餐。館主以館爲家，其餐品有鄉間風味。下午渡河，乘火車再東至王台峰。下車僱馬車繞登。峰作正方形，聳立。至逼近處，舍輿由盤道上升。道由人工鑿成，先開山壁爲巨門。斜上穿至山頂，非普通繞行盤道也。其上爲沙克森王壘宮。局面宏大，視蘇格蘭愛丁堡及葡萄牙新宮，所見者爲大。對面爲綠蓮台，拿破崙征服全歐時，曾行軍經其地，由此進佔杜來司屯。有同遊者，爲余等言之。繞壁壘行一周，覺此台面甚大，不似遠望之小也。循原

徑返途中購風景片若干。火車未到，以餘時遊覽街市。小學校適散學，有童男女隨余等後看洋鬼子。俞君略與之談，隨者益衆；須臾多至數十，道爲之塞。乃急取路至車站中，衆隨入者半，站爲之滿。站丁以厲色令之去，乃漸出站，立門外望。余等乘車返，來時乘二等車，遇同行者爲本國人，爲余等言此山遊法甚詳。歸時思乘三等車，零錢購票，不足用十萬萬萬一張之票，彼不能代換，乃購四等票，改乘三等車。至下車時補價，遇一少年面上有刀痕四，怒目視余等，以腿斜伸侵入余等坐地，若欲尋衅者。余等移坐避其鋒，得無事。聞此輩多大學生，自組團體，專心排外，面上刀痕乃人爲之一種標誌，以示其無畏。下車後，卽至意大利館晚餐，歸寢。

十一月十七日

午前赴銀行，以官價用信用函易錢七磅。可理素格君來訪，交一製鏡計劃書。余等留之中餐，談甚暢。

劉春農來訪，同談，並至其寓。晚同餐。餐後看歐拍拉。晚劉君宿余寓，並榻眠。

十一月十八日

早十時劉君及江蘇莊君送余等上車，赴韓諾番（Hannover）。下午五時到，劉君獻捷來接。劉君爲雪亞之世兄，春農之姪也。下車寓凱薩宮中央旅館。劉君邀餐。餐後至其寓，其夫人

亦在此，自主廢政。顯宦家之子婦，能刻苦如此，可佩。晚十一時，劉君又送余等歸寓。

十一月十九日

爲劉君女公子購玩飾小品贈之。女甫一歲，生於此邦。中餐其家，彼夫婦共治餐品，食甚飽。下午劉君導余等周覽全城。省議會及博物院建築特美，議會室上有金頂，極大。博物院上爲古色斑斕之銅瓦，金碧輝映，名貴而高華。其後大木長林，綠水清波，景幽而麗。專門工業學校，建築偉峻，係韓諾番國君新建之宮，工未竣，爲普魯士所滅，夷之爲省。此宮改爲今校。門前金獅銅馬一，造像雄奇可喜。又過與登堡街，大將軍與登堡，今居此。其住室爲此省所贈予。月前值彼誕日，全城人來賀，獻鮮花爲壽者，至室不能容，堆置街上，其人格及事業，爲德國人所重如此。聞此省大學生多爲君主黨，其目的在使舊君之嗣復辟，與普魯士分立。其他大學生亦多君主黨，惟各處人各有其意中之君耳。德國智識階級之思想與中國適相反，甯不可怪？下午五時重至劉君寓，飲茶，即赴車站赴埃森。三易車仍未至。中途入法國佔領域內，有軍隊看護照，檢查行李。余等有使館通過函，不查行李，對德人極嚴，搜摸及於全身。晚十一時宿道堤蒙(Dortmund)途中乘客不少，改電車後，余等外祇二男一女。天色墨黑，細雨淋漓，既慮途遇暴客，且恐同行者卽爲匪人，心頗惴惴。又聞前日埃森失業者暴動，與市警巷戰，互有死傷，益覺環境甚危，同行二男子，就與俞君談。余告俞君言，吾等俱爲新聞記者，

自俄國來，以免彼等因思發洋財而生惡意。途中改車二次，彼等乃助余等取行李，後又送余等至旅館，索二比龍而去。一比龍 (Billion) 卽一萬萬萬，合中國錢祇二角許，二比龍不過五角也。

十一月二十日

晨赴兌換所換法幣一磅，合八十一佛朗。德幣一磅合四十比龍，視來時在柏林私換之每磅七比龍餘，又差六倍矣。此間火車由法國人管理，故購票用法幣。十二時半至埃森，寓凱撒宮 (Kaiserhof) 旅館。下午赴克魯伯廠，投介紹信。先由阿拉司君 (Leohard Ahles) 招待，並約定以三日之時力看全廠。旅館中較大之室，俱爲法兵所佔；且無中晚餐。房中女伺名易列沙伯，美秀能談，出餐以何處爲佳，均由彼告余等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晨九時，阿拉司君以汽車來導余等繞觀全城。城之大半爲克魯伯廠所經營。除製造廠各部分以外，有工人住所，職員住所，爲街若二十許。工人住所分爲有家工人，及單身工人二種。有家者爲各別建築，一家一室。如普通居民，惟自爲部落，自成街巷耳。有專爲工人所設之小商店，廠中派人經理，製售或販賣工人必需品。價值除收回成本外，取利極微，故較其他商店爲廉。此類商店，共七十二所；所有工人必需品，無物不備。凡工人所居之處，無街不有工人

家屬，自營生活，購物極易也。單身工人所居之地，爲一大公共建築，房蓋整潔，皆備其飼者。遊戲所，有各有分。廳室分爲二種：一爲獨居室，所以待嫻習安分工人；一爲共同居室，所以待新來工人。其他浴室便所，亦均清潔。此處共居工人八百之譜。另外有極大建築一所，乃克魯伯夫人捐建，爲工人俱樂部者。此間工人在戰前共四萬九千，戰後五萬二千，歐戰中會增至十一萬五千，現在工作中者，仍有三萬九千；此處有煤礦三：一在城外；一在城內。其工作法，係將煤取出，同時以爐渣運下，填滿空處。故地面上街市，絕不受地下工作之任何影響也。又彼處有人工運河及船塢，專爲接運萊因魯爾二河，以通於各廠，故轉運甚便。下午一時半，觀畢，至一大俱樂部中餐。此俱樂部亦爲廠中所有。餐時阿君爲介紹胡門君（Trig Homan），亦此廠董事之一，兼負招待外國人之責者。餐後，稍談，歸寓。

同約女何易列沙伯來室談。囑之坐則坐；與之茶則飲。詢以各問題，無不答者，約記如下。

問，已結婚否？曰：未；但已定婚。問，如另有更合適之男，願退婚另定乎？曰：不願。因彼確知其未婚夫愛彼甚篤也。問結婚後，願生子女乎？曰願。問，願多生乎？曰：太多，則力不能養。

問此間親老不能工作者，如有兒子能作工，肯以工資贖父母乎？答曰，當然。問，父母不

能工作，已成過去之人，兒子何以肯與資助？彼轉問父母既已不能工作，兒子何以不與資助？余答曰：美國兒子，大都不肯助父母。彼乃問美國人，獨無人情乎？

問，彼入黨否？曰：入中央黨。問，何以入中央黨？曰：其父母及其未婚妻皆中央黨員。問，入黨後，交黨費乎？曰：交。問，交若干？曰：由其父代繳，數目若干，彼不甚悉。問，父子夫妻有不同黨者乎？曰：有；但係少數。問，此間有共產黨乎？曰：有，為數甚少。問，何以甚少？曰：克魯伯廠待工人甚厚，故多數工人不願與之反對。

問女何陪客人飲茶或咖啡，館主認可乎？曰：彼不干涉。問，客人約女同飲者多乎？曰：不甚多。彼祇陪客人飲數次。問，曾陪法國軍官飲乎？曰：不敢；恐其無理。問法兵強姦之事多乎？云，甚少，此城尚未之聞，他處不知也。

余不能德語。以上各問，多為余問，余君譯之。此外尚多，不贅記。余君與彼直操德語談者，亦不記。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晨八時，赴克魯伯廠，由胡門君招待。稍談，彼囑招待員范連爾君（Hermann van Vels chner）導余等參觀。先登辦公室角樓，高十數丈，可周覽全廠及全城也。方位鄰近，一目了然。次至陳列室，全廠製造品模型，大都皆備。觀後對於全廠生產物可有一縮影矣。再次翻沙

廠 (Fronndries) ; 再次冶鐵爐 (Furnaces) ; 再次融鋼爐 ; (Crossible Furnace) ; 再次軋鋼機 (Rolling mills) 所觀者二架，正工作，一爲六千馬力者。一爲一萬馬力者。鋼塊 (Ingot) 燒至九百度左右，送入軋機，約減至六百度，則不能伸長矣。再次輕養火鉅 (Nydroskyer n fire) 發時，紅光射目，注鋼立融，以之裁鋼板速而且整齊。再次觀機關車廠，每日可造一具。再次觀農具部。此部爲戰時所擴充，專造子彈者，今改爲此部。所出小農用機甚多，與在美國所見者不同。而此則爲中國農事改良所需要。因中德皆多小農制度也。自八時半至一時半，約五時之久，乃觀畢。仍赴俱樂部中餐。胡門君及范君相陪。胡君博知各國情勢，能英法各語，談甚暢。即席電話達技術部董事畢婁君介紹餐後相會。會時略談，余對中國前途發展計劃，及如何能使中國能爲德國有實用之友邦，畢君極贊成余言，謂克廠定可竭誠相助。次又與製鋼部董事略談，歸寓。至晚，知今日下午共產黨在此間謀獨立，與警兵巷戰，傷近百，黨人死十七，警兵死二。在德日日聞有獨立及聚衆示威巷戰等事，身臨其地，亦淡然不自覺紀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晨八時午阿拉司君，以汽車來借余等赴萊茵河廠 (Rheinhaus) 參觀。先渡魯爾 (Ruhr) 河橋，次萊茵河橋，穿新舊法國佔領地，及比國佔領地。過關數次，由法比兵驗照乃放行。祇驗克魯伯廠之照，余等不受擾詢也。二河之橋附近，都爲工廠船塢，惟今多停工者。十時至廠，

由某工程師（忘其名）招待。此處爲世界最大融製鋼廠，先由礦石鍊爲鐵汁，不經冷塊作用，即由此爐流入彼爐，可省時間及火力也。鋼鐵汁熱度在一千一二百度，即融流。出爐時最高之熱，約在一千七百度以上可流至數十里遠，不至凝固。此間鋼鐵二種爐，相距約四法里；流達以後，祇減去熱力四十度也。鋼爐共十架，大者六架，每架日產鋼四百噸，小者四架，每架日產鋼二百五十噸，共量每日約三千四百噸之譜。此廠自有鐵礦七十處左右。其中三十九處，俱在外國。在西班牙及瑞典者，居大數。廠中四面通鐵路，又臨萊因河，故輪軌交叉，交通極方便。近來運輸由佔領國掌理，故原料缺乏，十爐皆停工。此次參觀，僅能見其規模，不能觀其作用也。一時半觀畢。本日朔風雨雪，極寒；廠內停工，尤覺冰冷，唇指欲僵。赴廠內俱樂部中餐，略飲酒，乃回，燠。餐後歸至埃森，已四時餘矣。連日中餐皆在廠中，今晚約阿君同餐，談至九時乃別。余備有繡花山東綢裱布，贈拉胡畢三君各一件，並寫一節略，請代作一製鋼廠計劃，聊以解此次參觀之嘲而已。

十一月二十四日

乘火車歸，仍易車數次而至哈母鎮。(Hamm)至一旅館，其號牌上室數尙空一半，而無室與余等。改至他一旅館，號牌上祇三人姓名，而住客實多。余等住後，館員持另紙請余簽名，不示余等以號簿，余等不問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開賬，巧立名目，多算錢。旅客稅爲賬之重要部分，至此乃知旅客不登號簿，館中可吞此項稅款。余意各館皆舞此弊，巡警必受賄無疑。曾記前自杜萊司屯來時，在火車上閱報，僉君詢軍守云：報載沙可森前任省長吞款，有其事乎？軍守云：必有。問以何故，云：幣制紊亂已極，薪俸不足糊口，凡能有機會吞款之人，未有不吞款者。此答如確，則此地巡警無足責也。晚六時許抵柏林，仍住舊寓。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晨赴使館，詢介紹參觀船廠事，知外交部覆函，已約本月二十九及三十與下月一日共三日，分觀三處船廠。與魏公使略談。赴林博士思謨夫婦之約，中餐其寓。彼寓在城外，余能乘電車往，操簡單德語向居人問路尋得之。同餐者劉君南垓夫婦，及俞君頌華。

晚赴城中在維多利亞咖啡館飲茶，借以領略德國風味。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午大雪，收檢行李，約劉南垓夫婦林思謨夫婦及俞君中餐於京津飯館。下午偕俞君尋地換錢，先至維多利亞館，次小飯館，均不能得。末在一大鞋店中內櫃房換得之。蓋政府雖時時派人捉私換，而多數私換之經紀，皆銀行直接派出，即政府間接所派出者。每隔數日，必有二

三日停派經紀，使市面上缺少紙馬克，以免其價值順流而下，一日數倍。而旅客則大獲矣。本日南埃夫婦赴法，以易錢忙，未暇往送。

十一月二十八日

赴使館請簽遊俄護照。因明後兩日時間趕不及參觀船廠，作電謝之。前日晚赴外交部訪齊伯禮君，言及彼囑如此辦也。同時拜訪包爾君申謝，未遇，補記之。晚魏公使約餐，談十一時乃歸。

十一月二十九日

續檢行李，分爲三種：一隨身攜帶者；二裝衣大箱，寄瑞士者；三寄回中國者。童德同學字禱文，約中餐。晚又忙換錢，取護照歸。

十一月三十日

俞君助余送行李至通濟隆。下午三時，登車，赴漢堡（Hamburg）；晚七時到。寓車站旁中央旅館。本日乘三等車，座位甚壞，下車覺身不和暢。在街上散步，私娼之數，多於行人。在墨西哥某車站，見業擦鞋者之數，多於著鞋之人以爲怪，此亦同例也。有一能操英語者問余何以不隨彼去。余答今晚事忙。彼云實不能待至明晚，問何故。以明晨無餐故。問以執何業。謂在一大鋪中售貨，從前每星期工作六日，工資僅足吃麵包；今因生意蕭條，遂爲每星期工作

三日，故難審至此。言畢長嘆去。當時未給以若干錢，僅及覺憐之。街頭風甚緊，入大咖啡館飲，亦上海青連閣之類也。十時歸寓。

十二月一日

今日已入本年末月，慨然。九時許，喚汽車至布勞母 (Blomund Voss) 製船廠。車夫與余索錢十五金馬克。余身上祇有十金馬克許，出美金二元託船廠門房代換，甫將十金馬克及美金交彼，另一門役謂廠主速客入，余入。余之錢大概由門役及車夫平分之。先至客室，稍坐，經理福拉母博士 (Hermann Flamm) 出，略周旋，導余參觀模型室。凡本廠所造之船，均有模型在內，並有極大之戰艦及巡洋艦模型。次派白倫君 (Berent) 導余觀各部造船之手續：第一，先將船位 (Berth) 上構成鋼架與大房之鋼架相仿；第二，船之下部覆以鋼板，其法先裁形，次衝釘眼，次以螺絲釘安於適當地位；第三，安裝下部各種機器；第四，推行下位入水。同時置入浮塢 (Floating docks) 塢有岸二，高十丈餘，下有底連之，岸底皆以鋼板製成。中空，有機排洩或吸入水。排水出則上浮，吸水入則下沉。沉時使底在船下，再升之則船置底上，可任意安裝。隨時可入水試驗也。觀畢，已十二時半，放工。余謝而去。此城有大地道為有名之工程。穿愛爾碧河之下，深丈餘，兩端以極大升降機載人及車馬貨物上下，可載重三十噸左右。其下之地道，並行四線，皆以巨石砌成，長約五百邁當。布勞母船廠在彼岸，余去時乘

汽車升降過地道，余仍在車中未出。同時步行過地道。出地道後，問路，乘高線火車回寓。下午略遊覽此城。愛爾碧爾自杜萊司屯北行至此地，河水極大，可容五六萬噸之極大輪船出入海洋，故此城爲德國北都重鎮，且爲輪船製造之中心。河流自此城西北行入北海。德國有輪船公司名漢優美洲線（Hambury American Line）者，以此城爲根據。世界最大航業之一也，此城建築亦稱美麗。在街中略購物。此城對待外國，又與他城不同。以外國錢換紙馬克照官價計算，以紙幣購物及用餐須合爲金馬克，照官價另加百分之五十。故以英金先易紙幣，再用時每磅祇合十二金馬克。若在柏林私換，則一磅可換四十左右金馬克也。本日自行問路，自行購票；且中晚俱在外購餐，不請教旅館。晚餐後縱遊咖啡館，十二時乃寢。對德國爲此遊末度之考察。明晨將乘直達快車渡海入丹馬矣。故此夕之遊，亦足爲余別德之紀念也。

遊德既竟，略作短結如下：

德國概況

一、德國民族之精神。德人體格心力，發達俱好。數十年之國民教育，尤以推尊本國，蔑視一切民族爲精神。故德人自尊之心，隨處可見。其政治上之最高理想，即以普魯士支配德意志，以德意志支配歐洲，以歐洲支配全世界。此種思想，由俾士麥及威廉父子之腦中產出，而灌輸於全德國人之心理中，尤以普魯士爲甚。當全盛時，普人之意氣豪邁，可以想見。即其

他聯邦內之人，亦以吾雖不如普魯士，而普國以外，吾實超過一切也。戰後德人超絕各國之思想雖仍如舊，而事實則常予反省之機會。故聯邦人民，對於普人心理上，不免有厭惡者。其歷次有謀獨立之舉動，非完全出於法國之誘迫也。

二、德人對於學術製造之進步。德人不持討巧主義，凡事均持以決心，赴以定力，不畏險阻，卒能成功。故凡初由美國來者，見德人作事之迂緩，未有不暗笑者。殆粗加考察，其學者每著一書，窮原究委，必成數巨帙，乃敢出以問世。其建築，樸大渾堅爲體，寓以高華名貴之飾。其製造品皆精美而經久。視英美更進一步。吾嘗疑其工作如此遲緩，何能有充分效率。細考之，乃知其原因有三：（一）德人每日工作時間較長，學者尤少外務。故言其時間之效率，視美國總少十分之二二。而其每日工作時間，實比美國人多十分之二三。此一因也。（二）其國內多小農，佐之以小機器，其效率自然視美國大農大機器遠遜。而農人常年工作，不計時間，不論星期，歐戰期內，德人不致懈怠者賴此。（三）其極大工廠內，工作方法，皆最新之發明。其效率皆能充分加速。僅就外面工人舉動上觀之，不足以定之也。美國人萬事商業化，以商販之心理講製造與學問，其取徑誠巧。德人事事走迂徑，而其成功總高美國人一著。歐戰後美國財力足以支配世界，德國一蹶不振。事後論成敗，不足服英雄之心也。中國古來學說，最戒欲速與取巧，此等處，吾願中國效法德人。

三，德國人之封建思想。凡有舊歷史之國，殆必經封建一時代。此時代較遊牧期文化理高，往往斐然可觀。當時人對此之快慰心，與過時後人民對之之回戀心，乃封建思想也。中國周秦之交，亡國義士固滿腹此種思想；卽漢興以後，仍時有立六國後之議。不意德國現在人乃如吾國周秦時代。除僅受中等以下教育之農工人外，其他高等人大多數贊成君主。且各邦各欲回復其舊君。如巴燕現在號稱爲君主思想最重之地。彼蓋欲復彼之舊王，爲德意志皇帝，否則自成一王國。乃至漢諾番一公國，亡已數十年。今其高等人民，仍多以其舊君之子現出奔外國者，爲其心中之君主，如中國史家所書之「帝在房州」者，甯非怪事？余嘗被人問中國果可無君主乎？此間祇可代表彼心理之中有君主耳。然其復辟之決不得成功，卽彼此無數紛歧不統一之思想預決之矣。封建思想，於君主外更另有邦域之義，換言之，卽部落主義。君主思想不能助成其復辟，部落思想是否足以助成其分裂，此則有價值之問題也。

四，德國之經濟狀況。德國戰前經濟之發達，一日千里，其走迂路之學者及製造家之成績，實可驚讚。戰後至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止，其生產力無不減少。全國毫無失業之人。由直此徑前行，德國在經濟上終有相當地位。但番爾塞條約所規定之賠款及利息，是否爲德國力所能擔負，確爲一問題。法國既屈服以後，法國境內戰時所受極重之損失，不賴德國賠款，亦難於無從恢復。爲德國計，含辛茹苦數年內，勉付賠款，使法境稍加恢復以緩和其氣。此後乃徐謀

減輕。且政策方面，近時尤不可露過武主義。英法力已疲矣，未嘗不可暫與相安。乃前昔諾爾閣，與英暗有所商，持減少賠款主義，進行太速。且一面令人民自組織於軍事之團體，以爲再戰預備。迨法軍進佔魯爾以後，又發明令，由法總統及總理簽字，宣布全國主張消極抵制。又暗與商工人約，凡工廠爲免法人利用而自行炸燬者，由政府給予賠償。凡工人爲抵制法人而罷工者，由政府給予津貼。師堅壁清野之法，以困法人。卒之法人如故，而德國無端加出如此多數之支出，財政益不能支。濫發紙幣以濟之，金融益紊亂。始則魯爾一隅，受政府之命令而罷工，繼則全國工人多受金融之影響而失業。其後苦諾內閣亦倒。計自苦諾政策實行至余遊德之日，馬克跌價至少數十萬倍，平均每日跌落十倍數十倍不止。以職業爲生之人，每月薪金領出，三日後不足以一餐；每星期工資領出，三日後不足一飲。全國經濟，乃俱受金融之影響而紊亂，不知所極。政府財政，以稅收及國有營業爲大宗；然由收入以至支出之期，至速總須一月；一月之後，其價值跌落不知若干倍。往往跌落一月之收支，僅足敷一二月之開支。稅局一日之收入，僅足敷數日之開支。政府至此，亦祇有飲鴆止渴之法，即續發紙幣而已。紙幣爲無限制之濫發，價值隨之爲無限制之跌落，如環無端，以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余以十月二十九日至柏林，十一月三十日出柏林，一月之間，金馬克與紙馬克之價值，由一百五十萬萬，150,000,000,000，漲至二萬五千萬萬，1,500,000,000,000，實紙馬克跌落一百倍也。此三十日之間，平

均每日落三倍。有時數日不落，有時則一日落至十倍。除奸滑錢商乘機漁利外，無論何項人因均以此爲苦。買賣停擱，製造減少失業業者日衆，而經濟全盤，隨金融而紊亂。

五，德國因經濟影響所受之損失。因金融之紊亂，波及於經濟全盤，因經濟之失調，又影響於社會全體。其損失之大不可以價值計。就余所聞者，略記如下：

第一，關於道德者。德人既多數以超越民族自居，不但素重公德，卽私德亦不甚苟且。其舉動言談，都有「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之氣概。自然行爲多加檢點。現在困於生活，道德二字，幾於無從講起。盜竊爲最惡行爲，大學生爲最高人格，而大學生竊衣物，竊自行車者，不可勝述，此一端也。欺騙旅人，貽笑於外國，德國人現在專欲欺騙外人余在德乃至不敢坐汽車，因每坐必爲所欺，他事類此者甚多。又戀愛自由，歐人多有主張者，金錢賣歡，則鄙薄之，近來賣淫者之多，不可思議。遇外國人於途，卽非業此者，亦起野心，以發洋財一次，（外國錢）可以得數日平安生活也。至於沿街捉人，當衆喊價，直等叫賣。至此人道不絕如線矣，視法國之玻璃房，更過之也。余初到德第一日之感想，覺其爲可貴可愛可憐之民族，至將去之日，祇覺可憐之外，加以可鄙可惡，蓋受其不道德之刺擊太多也。

第二，關於法律之効力者。德人諸事愛整齊劃一，行政人員，人人潔身守法，故能收法行政

肅之効。現在上自省長，下至巡警，舞弊受賄之事，時有所聞。司糾察者憐其窮而寬之，而一切違法行爲，漸爲習慣所認可。弊端易開難杜，他日金融有改善辦法，而守法習慣，則不易恢復。

第三、關於學術之研究者。戰前德國關於各種學問，俱有特別組織。特別基金存儲銀行，

以爲研究及獎進之資。現在各存款價值跌落，等於無有，此數十年之所指集儲蓄者，一旦掃數以盡，於學問之研究上，實防礙不少也。

六、經濟紊亂中之怪現象。德國經濟學家，堅信經濟上由實物交易時代進化至貨幣交易時代，最後進至信用交易時代，即紙幣是也。彼等過信其國家之力量，故謂他國紙幣之背後必爲貨幣，德國紙幣之背後爲法律。純以信用爲交易，而準備金並非必要。乃事實上，紙幣之背後，必須爲貨幣；貨幣之背後，又必須爲實物。德國之紙幣背後，既不爲貨幣，人民方面，乃直接回復太古時代之實物交易。鄉下人知紙幣之不可靠，非有必需，絕不令自有之貨出手。即必需時，亦祇以所有易所無。負蕃薯一袋，提鷄蛋半籃，入城，赴各鋪物交易，盡得其欲得者以去。各鋪商往往售出馬克，購物不得，存至明日，即損失無算，能易得必須品歡迎不暇。故除柏林附郭無鄉村外，其他小城大都可見此實物交易之怪劇也，又德國戰前，農人因稅重，有售田者，商人由外國得利，有購田者，商人不能自種，往往當農人之田，仍令原主耕種。現在

農人生活轉較活便，略售農產品，便照原價將田贖回，物歸本主，亦一快事。又德國馬克之不可收拾，亦多有人預料之。多國人多有購馬克俟其漲回原價發大財者，本國人及其道而行之。用外國錢存銀行作抵，而借馬克營業。數月之後，前所借數跌落幾於無有，而所借之款已易爲貨物或外國錢。售其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即足以還借債而有餘。國家銀行爲維持市面，借出之數甚大。是否有舞弊情事雖不可知，而依此發財者，實繁有徒。故德國自經濟紊亂後，破產之人雖多，而暴富之人亦不少也。尤有一事，言之足太息者，德國戰前之興盛，雖爲全國人努力所致，要以學者與軍人二項人之力爲多。現在最苦者卽爲此項人，蓋高尚學者，與純潔軍人，大都不甚留意個人生活。月薪所入，除生活所需外，悉以存之銀行。現在原存款數，跌落化爲無有。而月薪所入，就發薪之日計算，尙可勉強敷一月之用，但紙幣日日跌落，發薪一兩星期後之生活費，幾於照例無著。其苦况不可言狀。有學生某爲余言其教授某，每一星期照例有一晚自赴樓上小屋，閉門不出。其夫人平日布衣荆裙，此夕則妍裝濃飾，陪一男友在其寢室中，歡笑之聲，達於戶外。不知何故？余聞之怦怦心動，爲之不怡。曾述之於他友，據云：「人家中之有類此情形者，亦不少也。」

七、德國將來之推測。第一關於經濟者。德國經濟命運，直接決於金融，間接決於外交。金融雖與外交有密切之關係，但金融本身所關亦甚大。爲今日德國金融計，祇有利用外國

錢，作準備金，以發行新紙幣辦法。而當局仍堅持信用交易主義，舊新紙幣而不籌準備金。余至德國之前，議會方面大多數通過信用現內閣案，付以全權使之整理金融。余去德之前數日，已以大多數之不信任倒閣矣。新紙幣發行之日，正內閣倒閉。不數日新幣又落價。且原議祇由各家銀行另組一銀行，發行新金馬克票，舊票亦不停發，但舊票與外國幣之比價，隨市而騰其漲落。新票則定為固定之價，照戰前每四馬克二角合美金一元，不准第二家發行。余去德之日，機關仿照發行者，亦有七種之多其價格亦逐日跌落矣。無準備金之紙幣，斷不足以維持價值也。故德國今日市面上真實可作貨幣用者，祇有外國票。第一為美金票，第二英鎊票，其他荷意法瑞之票，亦均能用。政府欲禁而勢有不能也。為政府計，如利用外國錢作準備金，難以紙幣兌外國票，而不準以外國錢買賣貨。准以紙幣拆外國錢存入銀行，取時亦准取外國錢。則新紙幣不致跌落，人人敢用新紙幣，敢存新紙幣，敢向銀行中存款。久之則銀行中外國幣，乃紙成保持信用之物；而市面上，私人家中，所存祇有本國貨幣，而金融之效用完全恢復，則經濟全體，除直接受外交影響者不計外，皆可恢復原有狀況矣。惜乎！德國人謬於信用交易時代之說，堅不肯籌準備金。懼外國錢之流行，乃限定銀行準收外國錢之存款，而不準支出外國錢。結果人民得有紙幣，不論用如何價亦必購外國錢，商人亦多運外國紙幣以供給之。政府方限制人民不準向銀行取外國錢；而人民方面，又抱定得有外國錢者，盡懷而藏，決不以此之存諸銀

行。如長向此途以趨，德國經濟直自殺也。德國境內毫未受有戰時之損失，金融活動，則經濟全盤皆活動；生活費低，生產更易出口。德國政府近又人爲的提高生活費，恐其影響更減少出口貨。此又自殺之一助也。第二，德國之外交。其最親密者，祇有奧匈二國，此歐戰之患難朋友也。環此三國者，如法，如意，如比，皆戰時之敵國也。如波蘭，如捷克斯拉夫，如胡古哥拉維亞（Jugoslavia），皆新造之國家，其大部分國土皆分之德奧匈等國，皆深慮三國之復蘇以危其國土者。如羅馬尼亞，如勃羅底海新造之三國，愛可唐尼亞（Estonia），里通尼亞（Lithuania），拉的維亞（Latvia），皆對德不表好感。丹麥素來親法，此次又得俟其失地於德，尤望法之強盛，足以制德。荷蘭對德感情尚好，而不能相助。瑞士此對各國有交際而無交涉。北面隔海之瑞典對德感情尚好，然地位亦如荷蘭耳。就大槪論，歐羅巴半島上，凡與德隣境者，大多數同情於法。故今日法國國軍之佔德境，上述各國或暗表同情，或坐觀成敗，德之外交，非乞命於隣境各國以外不可。英國近來對德感情甚好，因憚於法國陸軍之強，飛機之多，必扶德制法，乃省英人之氣力。苦諾內閣，賴賡政策，英政府實補助之，法人置英於不理。國際聯盟者，英國掌上之弄兒也，曾大聲代英人罵法國人，法國人仍不理，德人之困於法，英人實負有責任，乃爲代遊說美國，出而干涉。勞易喬治，主辦其事。洛桑會議，彼曾飽嘗遊說來之手段。彼之內閣爲土爾其而倒，實爲遊說來所倒。歐洲戰後之大風雲，皆起於此二者。

清北之葫蘆沙。今日自倫敦會議之畫記。純爲勞爲弱治滿洲中之藥品。法國宣言亦無變更吾國
塞會議之賠款數目以爲抵制。將來此會是否成立？及如成立，其結果如何？則視英法之力量及
此二者之把戲。而法國則純處於被動之地位，豈不可憐哉！美國今日世界最強之國也。俄羅
斯大陸上關係最要之國也。此二國近來對德感情均不惡，而德國外交家實欲與之謀切實之聯
絡。美隔大海，肯否與法人傷感，爲自動救德之舉；俄甫裁兵，整飭生計，能否加入歐西國際
，以爲德助，皆不敢全恃。則德國外交之前途，亦殊暗淡也。第三，關於政治者。吾熟聞德意
志聯邦，自共和以後，變爲統一國家。到歐洲後，羣歐人方醉心於鄰若北之分立的國家主義，
德意志能於聯邦解紐後，不致破裂，而且變爲統一國家，此真所謂超越一切之民族，如彼國歌
所自讚者。迨至其國考之，乃大謬不然。德國猶是聯邦，且其聯之性質頗不整齊。去美國今日
之狀況遠甚。德國戰前除屬地不計外，面積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五方英里，人民六千六百三十
二萬九千三百三十六。戰後除波蘭及捷克司拉夫二國獨立割去東南一都分外，因歷史上之割奪
，割讓與他鄰者亦有之，合計失地二萬七千二百二十四方英里，內附人口六百四十七萬一千零
五十二。現在面積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七十一方英里，人口五千九百八十五萬八千二百八十四。
若舉此土地人民，依歷史及地理之可能土，割爲相等或相近之行政區域，無論爲統一如法國，
爲聯邦如美國，均可確認德國爲一單一之民族。乃因沿舊界，全國仍爲十八邦。普魯士一邦之

土地爲十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六方英里，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六十，其人民三千六百六十九萬六千一百五十一，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二之譜。普魯士人自成一團體，且自命爲能統御他邦者。齊大非偶，其他各邦殆皆處於附庸之地位。戰前各國之能相安者，一由於積威所劫。普法戰勝之後，威廉第一，不向德意各邦用兵而自躋於各邦其主之地位。二由於國勢日臻富強，一切國民均與有榮。今二者皆不復存，徒以同爲其他各國所仇視，受外界壓力而團結耳。壓力稍輕，則內部問題發生矣，普魯士以次，巴燕（Bavaria）地近三萬方英里，人口七百一十萬有奇，爲第二大邦，即前度謀獨立而未成者。薩克森（Sachsen）地尙不足六千方英里，人民四百六十六萬有奇，余曾遊之，即其政府爲中央政府所不滿意，派軍隊解散之，由中央遠憲派官暫行治理者。就現在論，全國軍警大多操於中央政府之手，換言之多數操於普魯士人之手。故其最大之二邦，皆欲獨立而不能，普魯士猶有維持統一之勢力。然以外患紛集之國家，而內部統治猶待兵力，其統一性之薄弱，亦可見矣。且其各邦各有憲法，各有政府，一沿君主時代之舊界限。普魯士政府依舊龐然大物，爲統一之最大障礙。若普人而肯犧牲其政府，使普屬各省與其他各邦平等立於中央政府之下。則邦界漸化而統一之局乃成。不然，前途之問題未了也。雖然，無論如何，普魯士以三千餘萬優秀耐苦之民族，在歐羅巴終有其相當勢力。將來世界之商業，亦終有其相當地位。若思恢復戰前之強盛，逞英雄於世界，則永無此日也。

第二十一 丹麥（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七日止）

1 由漢堡直達丹麥京城。2 參觀博物院及磁器工廠。3 參觀買可伯刺酒廠及迎榮室。4 參觀丹麥大學。5 赴瑞典。

十二月二日

晨起開賬，赴丹麥。以美金十元囑仍找回美金，慮其不能。此旅館甚小，餐役兼司收賬。出其囊，盈盈皆美國紙幣，怪事！九時，登車，東北行，所購為汗堡至丹京直達快車二等票。丹京名克本汗（Kiobinhavn）在柴蘭島（Zealand）上。島富波羅的海門戶，與德國大陸隔海。火車裝大船中渡之，人在車上，可不下。前後凡渡海三次；第一次由德陸渡至一德屬島上，忘其名；第二次渡至丹屬婁蘭（Laoland）島上；第三次渡海須一時半，乘客在船中皆下車入船上餐。室中餐其他二次均不過十餘分鐘也。在餐室遇一丹麥人包愛山君，（Bojesen）前充駐暹羅領事，現供職內務官，與余談，彼對中國人感情甚好。晚七時半，到，下車，寓台民諾旅館。（Hotel Terminus）餐後，在街上賂行走。有一飲餐館名萬朗拿大。（Granada）萬朗拿大為西班牙南部名城，其建築皆為阿拉伯時代遺物，以貴麗為美術家所特重，故凡名詞上

冠以此字者，非代表西班牙，乃代表阿拉伯式也。因至其中，呼茶飲之。其室之內乃完全模仿阿拉伯式，且室之正中，具體的仿造一阿拉伯樓亭形勢，雕刻尺寸，一如原物，其周圍及廊上，爲餐飲之座。中間爲舞場。高華珍麗，坐其中生無窮美感也。十時歸。

十二月二日

晨先至博物院，今日不開門。院之附近爲一古宮，乃入其中略一周覽。宮外鑿河道流環抱之。使人有御溝秋葉之感想。十二時餘，至中國使館，訪王代辦欽堯，彼出餐未遇，中餐後，回寓稍息，王欽堯君來答拜。延談時許。晚餐後赴國民咖啡館飲茶，館無舞場，男女混雜在座。隙中合抱歌舞，數可達百。歐洲普通人解歌詞者甚少，酣歌非其所能。此恆舞一事，將爲其文明之送葬品矣。

十二月四日

晨略閱書。十二時前，赴博物院觀其本國收集石器時代遺物，可稱大觀，且多未受損。蓋北歐去石器時代甚近也。

一時赴使館應王代辦之約中餐。並晤館員王則中君及洋員茂嘉氏女士 (Morkhals) 王代辦夫人亦出席。餐後，王則中君陪出，步行觀城內數街及市政廳等建築。晚至實業公會餐廳用餐。

十二月五日

維廉王則中君來倫敦往參觀磁器工廠。由君隨工程師某君。其地甚多。相隨。後據某語。無甚精。清楚。製磁手續。與在法所觀者同。然此廠規模不及其大。且磁亦有及其精也。工程師自言。讀中文困難中此。且謂中文意味深遠而美麗。又謂中國為磁業之祖父。俯賜參觀。幸勿責子孫之不肖云云。其言似戲語。然極誠懇。下午時觀畢。出廠。與王君別。仍往博物院觀其國外。十收。至二時閉門乃出。自尋餐館中餐。餐後欲赴使館。適遇王則中於街。謂代辦商請洋員授金丹麥文。在旅館授課。乃急歸候之。余在英已購丹文初步之書。本日習一小時半。覺其拼音。視已學各國均難。晚餐後。讀丹麥文。

十二月六日

晨十時王代辦夫婦偕來同往參觀買司伯啤酒廠 (Carlsbury Brewer's) 廠法雅各生 (Jacobson) 兄弟二人。其祖父手創此廠。初無製酒具以其曾祖母之鐵衣箱為儲汁發酵之具。歷十三代。為今日世界最大之啤酒廠。夏令每日能產一百三四十萬瓶。現在能產八十萬瓶左右。因冬日消場小也。啤酒原料為大麥。製造之手續。第一蒸漿。蒸鍋最新式者四。高七八丈。歷上三層樓始能見鍋內水沸麥熟之狀。第二冷漿。熱漿換鍋煮三四次至成熟。用排洩管排至冷室。使候至一定溫度 (約在零度至六七度之間) 即排至發酵池矣。第三發酵池。在地下極大。可解

酒泉，亦須換三四次乃成。第四濾清；第五裝瓶。裝瓶部工人全爲女子，裝機完全自動，工人僅司副役也。其善酒之木桶，每用一次，皆用機洗刷。洗機極有趣。現雅氏爲丹國第一家富戶，凡公共建設，如博物院圖書館，半爲彼一家所捐辦。彼之住宅及酒廠，連成一氣，儼如愛森城之有克魯伯場。彼宅內附有博物院二今仍正在收集及仿製中。其美術部分上題字云：「藝長命短」，意謂藝術流傳，長於人之生命也。此部有現丹王之姑母二人對面照像，兩人貌相類，皆絕美。此金枝玉葉姊妹花，後分嫁英俄二國皇帝。一生前俄皇尼古拉第二，一生今英皇喬治。丹人以此事爲其國家之耀光。逢人樂道之。另有一畫爲姊妹花嫁夫生子後，各偕夫偕子歸寧時，丹王偕彼等參觀此廠之畫像。一紙上有三國前後六帝王數后，與一酒家同座言歡。亦可爲千古佳話矣。雅氏不但交結朝貴，且喜與學人來往，特與宅旁闢百畝廣園，建十丈大廈，名之曰延榮堂。(House of Honour)以禮遇名哲。凡前世紀末之法德哲學科學名家，殆多曾下榻此堂。本京之科學研究所及化驗局，亦彼一力創設。導余等觀者，能英語，解釋頗清晰。十時半畢，又導余等至客廳請嘗各種啤酒，並贈以英文印刷品而別。

下午丹習英文，其數目全以二十進位。爲歐北古不甚識數之一證。

十二月七日

午前赴使館辭行，偕王則中君同參觀大學。僅望其建築及禮堂內幕大學禮堂亦專闢本國與外國之戰爭畫，此歐洲部落主義之所以發達也。次登環塔。塔渾圓而大。內有環道，側平繞升，道寬可容車，轉旋而上。自有此塔以來，曾馳車至頂者，祇俄皇大彼得一人，三百年來傳作佳話。觀大學及登此塔，一大學生導余等，酬之錢不受。與以名片，鄭重謝之。與王君同中餐。餐後參觀美術院。建築甚美，收藏亦可觀。而瓷枝玉葉姊妹花之對面造像，亦特置於重要地位也。觀畢別王君返寓。

茂嘉氏女士來，余之行李已檢齊，在客廳習末一次之丹麥文。余購英文小說一本，糖果一盒，贈之爲辭。

七時登車。王代辦及王則中君均來送。王代辦早到，且至開車不能見時始去，情意殷懇，良可感誌。車爲赴瑞奧京城之直達快車。開車不久即渡海峽，至可堪丁半島。在船上晚餐，至十時，入車就寢。

第二十二 瑞典（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三日）

1 由丹麥京城直達瑞典京城，2 人民籌備歡迎皇太子新婚英郡主之熱烈，3 參觀大北博物院及生物博物院。4 瑞典教育概況。

十二月八日

昨晚九時許已在瑞典境內，過馬爾麥。(Malmö) 爲此邦第三大城，卽司坎丁半島極南之地角也。車上同室者爲瑞典人狄烈氏。(Thielers) 能操英語，業工程師，近出國遊歷，凡閱八國而返。與談頗久。今晨八時半，余起，啓窗見車外山間，地天一白，直銀世界也。車至一站，余未著外衣，下車周覽，亦不覺冷。九時五十五分至司陶克汗。(Stockholm) 卽此邦京城。地居北緯五十九度，在北京北十九度，哈爾濱北十三度，庫倫北十一度。下車寓皇家大旅館。(Grand Hotel Royal) 略補寫日記。出門，略周覽。此城居司坎半島之東，爲內湖外海交界處。河流交叉，島嶼連屬。城據島誇河，內通大湖，外接海面，以鉅橋無數接連之。橋下岸旁，輪帆往來不絕。如在夏日，船必更多，景必更勝。其建築亦多偉雄明麗，可方中歐，遠在英美以上，實爲夢想所未及。城內天氣較暖，積雪未消，地滑欲溜，余著橡皮泥鞋，持雨傘代杖，沿河岸大街而走。見街旁建築，漸呈明貴。至一小場，左爲皇家歌拍拉園，右似爲一銀行

，中有立馬銅像，極偉壯。旁有鉅橋，左右兩柱，高數丈，氣象甚大，橋之對岸，建築更偉。渡橋爲一小島，橋下水自內向外奔流，聲勢洶洶。島上有二次建築，上懸瑞興字，余不能解意。再渡一橋，一宏闊雄偉之建築，不在法京魯武宮之下。有鉅門作東方城樓形，樓上欄內，立人無算，不知其何所觀，隨之亦登其上，向衆人視線所集處凝視，乃毫無所見，穿高閣之樓門入內，轉爲平地，傑閣飛樓，四合抱之，院內人如蟻，有雙馬車之中年婦由旁方來，車夫戴冠明裝，素避道，彼飛馳去。余卽向其所來處行，爲更大之門。穿門出，回首望之，乃九門十柱三層之偉大通道，非帝王不能居此室也。柱上中層石鑿像，各高丈餘，此院爲一圭形，左右有弧形樓，拱抱之，正前爲向外之門。此時乃知此處爲正門，適間所進城樓式大門，尙爲偏門也。院中人聚集，中空作圓場，立此片刻，有軍樂隊先後來，奏樂，意樂後必有更可觀者，候之，寂然矣。腹餓出門向右行，得來時之方向。渡其他一橋。至一書店，購英瑞語書及本城指南。書店人解英語，詢知適間所觀，果爲皇宮。皇太子前月赴美，與美郡主結婚，不日將歸，適間之人海人山，乃人預備歡迎也。中餐後，訪戴公使。館員黃君壽康，曾爲半學期之同學。見面尙可譚，惟彼久病，臥榻不能起也。與戴君談，此間人民愛戴王室。彼謂前數日報紙，對英郡主之血統，發生疑問，謂非純正王族。此邦國法皇太子非娶王室女爲妃，不得承位。蓋恐平民賤血流入皇統也。而人民方面尤認定王血最貴，故能首出庶物，統治萬民。若皇太子娶配

爲不純粹之王族，則平民賤血，由外國流入本國皇統，實爲國民之羞。故報紙爲此事爭論多日，其所爭之點，皆柔那主血統上是否王族之問題。至王族之血何以貴，與皇太子之配何以必須爲王族，則天經地義，絕無人向此點研究者。晚在旅館餐，餐廳之偉麗爲所住各旅館所未見。其佈置於華麗中有名畫及神祕之畫。院備四時之花，池水鼎沸如熱帶景物。石塔樓欄玉柱如宮闈，黃牆細窗如埃及古建築。北歐之美術，確在英美以上甚高也。

十二月九日

上午補日記，讀關於本國之書。下午觀博物院。歐洲美術，自石器時代發達，來原甚遠，但全歐文字，皆爲移植品。其他各洲民族開化之初，多有簡單表意象形字。歐人獨無之。余意文字與雕刻繪畫初本同原，卽表意之象形字，英語所謂畫字也。其發達可分爲二種：偏向象形一路走者，進化爲美術，偏向表意一路走者，進化爲文字。美術之文明，祇在本身；文字則足以助各種文明之進步。歐人之盤旋於石器漁獵時代甚久，而必待吾種人（象指索母Samuel J.）本來埃及人Proto Egption）之文字，像教農織傳來後，始爲長足一日千里之進步者，亦謂歐人有美術無文字也。

十二月十日

觀大北博物院，(Nordiska Museet) 其足記者：(一)其建築華貴博大，獨尤雄邁耳。

(二) 其輿服兵器等，自古可他夫 (Geisover) 第一建國以來，皆爲王后所御用者，皆代佩備。此在歐洲各博物院中當推爲第一者。(三) 本國各省人之生活實況，均有陳列物及模型。(四) 拉波人 (Lapps) 與愛司克模 (Eschimo) 人，完全相同，居此邦及芬蘭之最北部，換言之，卽東方人之同種也。院之本層，中間，一巨龜，正塑像，余詢守者此像爲此院創建人所塑乎？被云：否否；爲古司他夫第一所塑。古司他夫爲吾國第一王，被予吾人以愛。現在人所塑乎？愛，皆被所予，云云。余不能真解其意，頷之而去。

觀生物博物院，無可記。又觀司坎森博物院 (Oksanen) 爲露天人文博物院，甚大，在山上佔滿兒花園 (Djorgarden) 之一大部。今日大雪，彌山皆白，風景甚美，遊人甚少。踏雪獨步；有時沒鞋，亦饒別趣也。園藏有條頓人古代文字名魯恩司吞納 (Runstenar)；卽魯恩字石之意。魯恩 (Rune) 字創見於耶穌二世紀，在黑海裏海之北岸，共有字母二十個如下：(按此非象形字，且係移植品)。

Y A P F R K X P I H T I Z T K Y S I 1 B M L I O M X

以上二十四字母，於南歐所已有之希拉拉丁以外，專以代表條頓人之聲音，以拼合爲字。其拼法寫法均自右而左，如猶太字。其後分歧發達，漸改爲右行。各處寫法亦不盡同。至九世紀時，在北部如司坎丁半島及英倫羣島，所用者爲十五字母，如下：

YNDERY-ITTY-IEETT

在十一世紀在丹馬等處所行者，爲十六字母，如下：

YNDERY-ITTY-IEETT

大概英德丹瑞荷各國語文，都曾由此種字母代表。其後乃漸多改用拉丁字母也。余購印本魯恩石刻若干，可以譯讀，大快。

十二月十一日

本日皇太子自英歸國，余貧寫日記，比出旅館，彼已入宮。人民僮迎盛典，余實未得見。下午自赴宮內觀，但見無數男女老少，擁擠宮苑中。宮上照例懸國旗，並不甚多。街上之國旗，則飄揚耀目，且多並懸瑞英兩國旗者。有用兩國國旗色彩，作極大門彩者。總之，人民方面歡欣之表示，乃遠在王室自身之上。由王宮至附近小街，即舊城內，觀覽。景狀者不能容車，最寬者勉強可容二車。余購一皮帽，預備入芬俄之用。舊城內店夥完全不解英語，余亦勉強問價付錢也。

晚自尋餐茶館飲食。讀有司坎丁半島各書。遲睡。

十二月十二日

夜睡不甚安。午赴銀行取錢，女行員操嫻熟之英語，詢余中國情形，因冬季遊客少，彼主

營之軍亦少，故可開談也。下午赴使館辭行，即晚餐館內。

十二月十三日

使館介紹參觀一小學，自十歲起，男女即同校分堂上課。男女根性習性俱異，故特分之。此邦教育普及，在數十年前，國內人民十五歲上不能作書；二十年前，即不及百分之一。英美學者，盛稱其小學辦理之好；惟彼視爲弱小之國，故爲中國考察教育者所不留心。學制：每城或每區有學務局，所有中小兩級學校，自校長起，各教職員均由局委任。校長司考察及執行之責，而不能用人，且不能推薦人。蓋主張城區集權，而不主學校分權也。本日各種設備，大致均粗加觀覽，惟時已過午，上課者祇有女生耳。校中貧生由校備餐，餐品亦能食也。使館秘書夏君叔呂陪余往。觀畢仍至使館中餐。餐後急回寓整裝，晚七時半登船，八時赴芬蘭。船出口前，先迴經湖內，備見岸上島上燈光，覺此城天然人工俱甚美麗。出港用餐。餐後。余室可容三人，而祇余一人，睡時甚便也。

第二十三索米（即芬蘭）（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三日）

- 1 過多島海由埃堡登岸。
- 2 芬蘭改索米之原因。
- 3 乘車赴索米京城。
- 4 葛朗大爾君導遊全城。
- 5 索米政府贈送該國出版物。
- 6 參觀博物院。
- 7 赴鄉間訪鄧乃博士並看其牛。
- 8 由索米赴俄國

十二月十四日

晨起，八時半。因在海中，覺天已微明。起視見四面皆岸，疑已入港。稍遲，知四面皆島也。此種地，英語稱謂阿奇拍拉溝，(Archipelago) 譯意爲多島海。盤旋迴環，至十一時乃泊翼岸。余曾海行數月，渡多島海此爲第一次。岸上翠柏成林，衰草色雜青黃，未全枯，惟偶有小葉楊，已全脫葉，告余等以現際隆冬耳。登岸之地名埃堡，(Abo) 寓漢堡旅館。自出觀博物院，祇雕畫二種。此小邦亦模近時畫，或著色俱堆成方塊，或施極怪之色，俾不肖真。惟於女子陰處，多特顯寫，以示不同於古代畫。下午在本旅館觀跳舞。舞者甚少。街中有方場，以碎石鋪之，不甚平。小商人張布棚擺攤售物，如中國北省鄉下之趕會，甚有趣也。晚自在街上遊走，北風颯颯有寒意。歸寓，購芬指南一本，爲瑞典芬蘭二種文字。始知芬蘭(Finland) 爲瑞典字，乃瑞典人所以名此國者，歐洲他國仍之。本國人自稱其國爲索米。(Suomi)

本名從主人之講，余日記中此後亦稱之爲索米。著述家多稱索米人與蒙古人相近。余在德國所之索米人，乃絕不類。至此城所見，大致真有稍低者，仍爲歐種。此城埃堡之名，亦瑞典字，本國字則名之曰土爾庫。(Turku) 城內街口所標之街名，亦皆爲二種名字。然大都相類也。

十二月十五日

六時起，天黑如墨。七時赴車站，七時半開車。余乘頭等車，頭二等車共一輛，無大別。頭等祇余一人。開車時，天仍未明，坐而假寐。八時餘醒，天有曉意。隔窗可約略辨林木人家。此間人少，居民散處，不成村落。大都業農業林者，各就田園起屋守。屋多北歐式，全家聚處一室中。亦間有分爲數小室者。此間雨量成甚大，鐵路所經處，農田內皆頗地隴整小渠以疏水。地尚未冰，新犁之地甚多，知此邦農人甚勤也。下午一時許，至海星基(Helsinki)爲此邦京城。瑞典文名之曰海星埠。(Helsingfors)下車寓社會宮旅館(Hotel Societadshuset瑞典名)此國之幣，亦名馬克。余室每日五十五馬克，一中國錢合二十馬克之譜，五十五馬克尙不足中國錢三元。中餐亦不過合三十馬克左右。所遊各國，以法國與此國之生活費爲最廉。余所住爲此間最大旅館之單房間，小旅館更廉也。下午自赴街上遊，遇同船來之葛朗大爾(Grona)君。彼爲索米人，移美國已二十年，歸國省親。彼來時乘三等船，下船時曾與之談，故相

議。約明晨早，來導余遊此城。余所居旅館斜對面，即爲火車站，車站之正對面，爲美術館。其間爲極大廣場，偏一面處亦皆張棚擺攤之小商人。傍晚均折棚收攤，以兩輪人力車載之而去。於極美麗偉大之建築旁，能見此種太古風味之市場，亦饒興趣。

十二月十六日

晨葛朗大爾君來導余同遊此城。彼丁二年前居此，遊時歷指各偉大建築，當時俱爲俄政府所有，現已屬之索米政府。又指相隔不遠二處高房云，獨立戰爭時，此二處爲紅白二政府分駐之所。紅政府之背後爲俄國，白政府之背後爲德國。紅者主張共產主義之民主，白者主張資本主義之君主。鼓角相聞，日日巷戰。其結果紅白俱敗，而索米人乃完全獨立，以建平民之共和政府。又至尼古拉大教堂前，建築宏偉，基方數十丈，塔高數十尺，正中爲羅馬式兜幕(Dome)。(四)四面爲希拉式掛面(Fresco) 前面左右基角爲中國式樓房。再前左右二較低之鉅建築陪之，右爲國會及政府，左爲大學，對面爲尼古拉大街。正中方場寬袤各數十丈，以方石鋪地。此一帶爲俄領自治時代之建築，大有東方氣象。方場中矗立前俄皇阿烈山大第二銅像，連座高可六七丈。葛君指云：此俄皇許索人自治，索米人之能自由操索米語，自治法律，自選議員，固爲後來獨立之基礎。索米人至今感之，故此項能巍然存也。政府背面爲總統府，後面與政府相接，前面對一海島，此俄皇舊行宮也。然建築矮小，改總統府後。塗以白色。前面海島，居海

星基灣正中，分灣爲二。島上高處爲俄皇教堂。教堂與當日之行宮隔橋相對。余等渡橋繞登教堂樓基，見堂後建築甚多。葛君云：當時此一大都屬俄國。距此近處，爲陸軍監獄。今日星期行視囚禮。視囚者列隊建旗張樂來，官長導之。隨觀者街爲之塞。隊至獄前奏樂，樂畢分班列隊入監，視其親友。視畢，仍列隊出。再奏樂後，仍揚旗整隊附樂去。葛君云：此正式陸軍，人民愛之，故從觀者衆。繞北行，葛君指海港言曰：十二年前此灣長駐俄國兵船，以監視吾國。最後至小山上，可周覽全城。今爲公園，十二年前名曰普一司陀。(Peters) 葛君非讀書人，然能閱報，寓美多年，仍閱索米文報，留意此國事。並爲余言其田地改制辦法極善，其母已依此法得地，由其地耕種，衣食皆有出云云。其談話神氣，頗類中國農人坐廟門外話故事。余擇其可信者記之。本日三餐，皆與彼偕。余給飯資，亦不另酬彼也。尤可喜者；一日以來，所經地方，皆陰雲暗淡，晝不能見日，夜不能見月與星。精神總覺不快。今日晴空如洗，九時餘紅日南升，正午高僅逾樹杪，使人迷認方向。下午二時餘，又就南方落矣。冬日遊北極地帶得此陽光，大覺可愛矣。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補日記。赴銀行取錢，行員十分之九皆女子，而辦事迅速。下午赴外交部清簽護照，由司奈門君 (Teo Snellman) 招待。余欲略知此國情形，請彼設法介紹朋友。彼即介紹管理出

版之瓦倫君。(Potto waren) 瓦君謂凡政府出版爲英文者，此間多有存本，請君擇定，由郵奉贈。余不便多擇而彼頗多送，約取十種左右。並有法文數種，關於本國地理，實業，政治，改革，獨立戰爭者，大概俱備矣。談近一小時去。在街上書鋪中又購得英譯索米之喀烈發拉，(Kalevala) 爲其古代史歌，如印度之有吠陀者。晚食讀新書，一時始睡。又昨日曾觀美術院，畫品甚多，但所畫本地人多歐洲人樣，近來畫，於此處盡爲寫真，其面貌類本地人。以奧司特林 (A. Osterlind) 所畫之村樂圖，爲畢肖本地人。大概鼻部上略低，下略寬，上服皮單。而有肉，兩頰微高，體高低肥瘦不等。余飲食行走時，皆愛研究所見人之骨格貌相之異同也補誌之。

十二月十八日

上午補日記。下午赴博物院參觀，時短未竣。其名人畫像中，祇第三十二三十三兩張，貌相東方人，餘皆歐洲人。再赴外交部取護照。因閱書知現任首相喀寧 (Kallio) 爲北部農人，其貌相必爲純正之索米人，詢能得其像片否？瓦君謂部中存像片甚多，今日天晚，明日可來尋之，如有，可代印也。

連日晝晚讀書，而起則遲。

十二月十九日

午前後讀書，午後赴外交部檢得像片三十餘張。然多風俗建築實業等片，喀麥之像片則無有。晤出版部司長特司列夫君（G. H. Thestor）談，彼允余所檢之照片全代印奉旨，余謂允出資乃取。彼允。出外交部，再赴書店購書。

晚自往觀索米戲，遇瓦倫君於園中。園之建築亦名貴可愛。歐洲文明，此邦乃無一不備，可怪！戲調類歐拍拉，（Opera）而樂音靜遠玄幽。事之情節，外覆以耶穌教之幕，而內容稍神祕，余未能全解也。十一時散，仍略讀書乃寢。

十二月二十日

起遲。早餐後，再觀博物院，詳觀其本國人文部。東北部人大都圓面高類，鼻上平而低寬，兩目較小，上眼皮多肉。且眼有極小者，亦有高鼻削類長頭者。人之長短不等，有甚相懸者。其古物部有五絃琴，與中國製法相仿，其較狹之端，視中國者更狹，其彈法一如中國。較新者有六絃七絃十二絃至二十餘絃不等。最新者乃變為以弓張絃，由琴絃上拉之作音，則漸變為胡琴之類，而琴聲仍如舊式。見古鋸一條，方框作巨字形，與中國式鋸細畢肖。其他名為古物而不甚古者，則多歐洲式。古銅器亦類東方，有北京式之火水壺。而線氈花紋則類美洲土人，地包天式之鹿皮鞋，殆與北美土人者無別，以此二處均多文鹿（Rondeer）也。

再赴外交部訪特司列夫，彼允為余介紹大學教授之解人文學者。至彼謂已介紹現任駐中日

兩國代辦公使拉母司泰德博士。(G. J. Romstedt) 彼原任大學東方文學教授，兼治人文學云。余錄其住址，並訪瓦倫君叩作日戲之典故。知一美而信之尼姑，忽與一少年情。彼值夜伺聖母馬利亞，少年夜來，彼棄尼衣於聖龕，隨之奔。每至一處，羣詭其色必至姦殺。尼危時，必有紅衣天使救之。彼奔後聖母一面遣天使保護之；一面神像下龕，著尼衣立尼應立處。天明他尼來進香燭禮拜，發見聖母像失踪，伺聖母之尼發癡，不能知尼之私奔也。尼奔數受驚危，賴天使保護得全貞悔過，益堅道心，夜奔回。將至矣，聖母像脫尼衣仍著聖母服入龕。彼歸急著已衣，驚已，痛定思痛，天使來迎其魂返天國。當其奔也，同時聖母像失踪。兩事相印，同謂聖母化身試人心，犯之者皆死矣。聖靈益顯，風俗日厚，而尼之私奔事，無人知者，余所讀各書多有論其數百年前，此國宗教乃以舊有者為底質，而敷耶穌教面具於上，觀此劇益信。八當觀劇時，不願其情節太與實際生活相近；太近則單薄無味矣。此城不過二十餘萬人，一索米歐拍拉，一瑞與歐波拉，座客俱常滿也。出外交部後，歸。拉母司泰德代使來訪，未遇而去。約下午七時半在家相候。及時訪之其家。談甚久。所談皆可記，容補入最後。

十二月二十一日

赴銀行取錢，拉母司泰德君電話約同訪鄧乃博士(Dr. Kai Danner)於鄉下。下午二時拉君來，偕其夫人乘火車赴詩文克(St. Gallen)車站，本有大雪，沿途最艱難。中東其

鎮上市房亦散入鄉下。鄧君以雪拖車來迎。余所觀書籍中之雪拖車 (Sledge)，拖以文鹿或羊或狗，以爲不可乘。今日乃乘之，五尺青驄，高鞍明轡，拖平地無輪車，電馳於玉海銀橋上。所經多森林，如瑤林琪花，掩映左右。此情此景，天上人間，不可自辨。遊塞帶圍而不領略此種風味者，直浪費時日耳。鄧君所居之地，譯意曰海神之山；山不甚高，環之皆森林，爲其私產。入門其夫婦出迎，俱能操英語。相見若素諳，卽暢談。其年甚輕，已有子女三人矣。彼父爲瑞典種，富而好學，如中國所謂禮賢下士者。自爲大學教授，捐資創各種學會。鄧君亦博士，通蒙古等文，曾旅行西伯利亞及蒙二年餘。並略解中文。餐品頗家常，而味美。拉君於星期一東赴日本及中國，特爲錢行，余則不速之客也。余自在美西識嘉禮爾君 (John Goller) 後，卽覺中外之墨嘴子其臭味大略相同。餐後明月上升，下映雪光如晝。共出戶賞月，踏雪穿林，尖風送枝頭碎雪撒面，臨以豪興，不知寒也。林盡處現一巨房，鄧君云：請入觀羣牛飽夜草。房二樓，入其下層，有牛約七八百。種牛爲一區，爲數甚少。子牛亦爲一區，人飼以牛奶，不能自由與母牛親也。長槽二十許，每槽約有牛三四十。槽內左右又二水道，飲時開管，清水自來。乾草自樓上落槽之中間，牛以口及舌自取食。兩槽相對，卽牛之身後，又有二水道，以承便溺，亦日以清水洗數次。水道外之便溺，先掃而後洗之。故數百牛聚一室中，無甚不潔之氣味也。飼牛者首領爲男子，餘皆女子。每牛皆有名，分年以自母爲名。第一字母記年，第二字

母記月，觀名卽知其歲月幾何。然多檢取現成名語，取其易呼如馬得母 (Madame)，厄古拉 (Zigzag) 等等，轉覺滑稽可笑。觀畢，至上層，爲儲草處。一面可通大車，運草入內。地板有洞，卽卸草下入槽矣。出此室又至一製牛奶室。彼等云，牛之不能一年下二千李得奶者，卽改充庖牛；好牛每年能下五千李得也。觀畢再戴月隨雪衝寒歸室，飲夜茶。茶畢，十時餘，鄧君導余等至樓上，觀一寢室，置二床，又一置一床。云：此屈君等下榻處也。鄧師堅謂非回城不可，殊悵然！蓋拉君爲鄧君父之門生，鄧君又爲拉君之門生，兩代師生，情誼極厚，大有東方意味也。少頃，云：車馬在門矣。乃各鄭重致謝道別。鄧君贈余其小本英文著作，余忘置矣。既乘拖車去，鄧君穿林徒奔追送來，情意殷眷，神爲之移者久之。由原路赴車站，至城已十二時餘矣。上車時，鄧君以余之手套不足禦寒，另以東加列杜八所製之毡手套相贈，親爲套手上，並誌謝。

十二月二十二日

夜歸仍稍讀書，起遲。午前教士喜渥恩君 (Winonen) 來訪，彼會居中國二十二年，三月前歸國。能操中國語，下午先寫日記，赴外交部取各種像片，已公畢，閉門。送所購一切書及外部贈書，託書店寄歸中國。晚約拉母司泰德君夫婦餐於旅館，喜君作陪，談及九時散。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午前檢行李，購睡車票，預備赴俄國。下午訪喜渥恩君，其婦人及二女均能操中語。彼之教會在中國，稱爲信義教會。漢口不遠之滬口，有信義神學院，卽索米國所立。喜君作教員其中有年，以如此小國而能越重洋數萬里設教會及學堂於中國，吾意教會之非爲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之侵掠家作前導者。惟此國所派出者爲可信，餘則不敢知也。喜君介紹余訪林德白克君（Orni Lindback），現任全國慈善會會長。彼亦略知中國事。四時半喜君送余歸。余借外交部書之應還者，及取照片事，均託喜君代辦。

晚十一時半始開車，以此餘時補寫日記。二等車票自此地至俄境，約一千華里，價一百零五馬克；睡票自此地至斐下里（Viburi）約七百里，價三十六馬克，合計一百四十馬克之譜。合中國錢七元。世界火車價之廉，以此國爲最矣。上車後，與二索米人同房。房及床被甚清潔，溫度亦適中，蓋綫氈一條，不覺冷也。天明抵斐伯里換車。十一時至拉牙約基，（Rajavoki）爲此國終站。在車上由此國軍官收乘客護照，直接送交俄境檢察員。乘客盡下車，至候車室，行李由關員檢查。余之行李未察。候車室極潔淨。女伺二人，兼售飲品，非正式餐室也。余食牛肉麵包及火腿麵包各一，咖啡二杯，共合馬克四元，卽中國二角。在此站候二小時正，過客護照均由俄國核准，另以短行車，送客人過境。票價二馬克二角五分。同車皆俄人，多爲外交代表。有一爲駐瑞典代表，能略操英語，略談。登車後，卽過國界河，與此邦別矣。

第二十四 俄羅斯（自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民國十三年一月五日）

1 由索米乘車渡國界河即入俄國境。2 觀察俄國與他國不同之原因。3 俄境車站之設置。4 遊聖彼得堡——街市，教堂。5 赴莫斯科。6 觀中國城——極大之古建築。6 在金寓守歲——自包水餃。7 俄京新年並不熱鬧。8 赴國家大戲園觀巴列亞戲並跳舞。9 由莫斯科赴波蘭。10 人工掃鐵軌積雪甚苦。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下午一時由索米國境之拉牙約基登車，約二三分鐘渡國界河。二國國界由歐葉喀湖（Oze湖）趨索米海灣為一地腰。此河或為人工所鑿。遼河即為俄境。余書此日記時，已入境十小時許矣。觀察俄國與其他各國俱不同，其原因有三：

第一，共產主義與其連帶之思想，即近於中國所謂大同。中西哲人之合發此種思想，蓋將三千年而迄無大政府以試驗之。俄之實行共產，乃為人類第一次試行東西哲人數千年之理想。試行之初，當然有極大之犧牲。此犧牲與其謂之為俄人為達到其共產主義之代價，無寧謂之為人類一部分試驗其數千年東西哲人之共同的大同理想之代價。吾人不可誤此試驗之代價，為實行之結果。

第二種一種主義之最終結晶，必經若干次之改善與修正，共產主義之如何，無論贊成與反對，皆近於理論的。經試驗後，當局者本已嘗之甘苦，察所經之狀況，乃能為最後之適應，其中不免有相當之改變。在今日試驗之過程中，吾人尤不能指其原始之理論為最後之指歸。

第三，俄境位歐亞之交，其全境內舊日大半如中國蒙古之狀況。偏北者漁牧，偏南者酪農。農事。生活狀況，與工商國家之歐洲不同，與農業國家之中國亦不同。自大彼得脫離蒙古之繁雜後，數百年之歐化，形式一新。然祇造成多數貴族之豪華奢麗，與少數商人之擁利肥己。至大多數國民之生計與知識，實為當時政府所未夢及。現在改制既舉帝俄之建設為試驗之犧牲，則所餘者僅為初民生活。須知此為俄國歷史傳來之狀況。

茲上述三原因，余遊俄必本所見切實記之，以待將來之印證，以考其歷史之陳跡而已。

渡河約數分鐘，至一車站，下車。地名譯意曰白鳥，音余忘之。車站係一木屋較新，或俄索劃界所修者。站外有衛兵數人，著操衣飾綠色為標。靴制不一，有皮者，有毡者。毡者類北京之毡筆，惟腰較深耳。傍立不類兵者，多著無表皮衣，與在蒙古所見者完全相同。入室察驗行李，余有照像機一，彼為寫一憑單，出口可持此帶出，否則或被沒收也。此單並未索費。車站木房中約七八室，余入頭等候車室，此邦車依法律分為軟硬二等，即舊俄之頭二等與三等。故習慣上仍言頭等及三等也。候車室內有鐵爐一，上置濕木柴，以便烘乾入爐。爐有管外通，

究較中國內地烘木柴者爲好。另外有大洋鐵燈若干。有大木櫈二張，極醜。余擇坐其一櫈上。有一著皮大衣者來與余共坐。其衣面爲白洋絨，卽中國冬日用以作被裏者。惟白色不耐污，今已變爲灰黑色矣。坐時壓余衣，坐後，卽依牆吼聲大作睡矣。屋外一女郎，年十二許，明晰可愛。有客喚之入室，彼著無表皮上衣及帽，下身著長絨毯。衣飾可謂笨重，無傷其天姿之美也。車站另一室，卽爲國家銀行之兌換所。余以索米幣及美金若干易俄金羅布。爲一柴爾番齊。(Icherovtzi)約合英金一磅。兌換有官價，行員不加低昂也。此票外國不通行，然來俄遊者，有此票大方便，固其不啻跌落也。候至四時餘，始開車。有站役送行李上車，余以紙羅布若干給之。彼略加退讓，收謝而去。購票時，不解俄語。女郎不解余語，而能猜余意相助。余以紙羅布及索米馬兌給之。彼屈雙膝謝。女子行此禮者，在瑞典及索米所見皆同。在瑞典參觀小學時，女生見客亦皆執此禮。成人則鄉下人仍此。其形式卽北京旗太太之雙腿安也。上車後，伺役爲老婦，敝衣垢面。查票者，爲男子，著軍衣。開車天已黑，女伺上高梯點汽燈，余及他客起立扶之，並爲代擦洋火。燃盡洋火七八根，燈卒不能明，乃置之。五時廿分，已至彼得個拉，卽舊日之聖彼得堡也。下車，余自提行李出站，喚雪拖車一輛，告以往國際旅館(Hotel International)彼不解外國語，任意拖轉。數回告之，彼似已解矣。經巨橋二，小橋一多偉麗之建築。惟路燈太暗，且多無路燈者。僅恃雪光辨認不甚清晰。至六時，至一旅館。下，

入得一室。問室時，須先示以護照。車夫索余十米里牙，即一百萬萬也。合中國錢四元半。在旅館晚餐，甚便宜，祇合二米里牙三百米龍，約中國錢一元之譜。有湯，有肉，有蔬，余大飽。餐後赴街上遊觀，見每街隅皆有女人排小攤賣麪包。童子立售煙捲。轉一二大街，亦有如中國所謂洋貨鋪者，售女子裝飾品等等。回至旅館，對面一大教堂，覺其堂皇，至近並登其階上觀之。前後二檐，各有十六柱。前一行八，後二行各四。左右兩檐，各有柱一行，每行亦八。柱基方狀，柱身之徑約八尺餘，高近十丈，以鉅石成之，寶光映夜雲可奪目。堂身上部甚高，兜母金包，名貴雄偉。此種建築，直有氣死巴黎嚇倒柏林之概。堂左對面亦一鉅室，室前堆木柴極多。其旁雪地中，燃大堆木柴火，羣兒環之。余趨前視之多操俄語詰余，余不解。歸寓寢。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起甚遲，略作日記，已至下午矣。餐室仍未開門，可在室內要餐。余要麪包兩個咖啡一杯，其價乃較正餐貴一半，不知何故。出街上略觀，見對面大教堂上面有人，意必可登。往，以二米里牙半購票，自角樓上升。登者甚衆，至其上，四角有複式銅像（即多人合鑄如畫）及鐘樓四。正中第二層爲環形，周圍廿四柱，柱大略與下層等。沿邊上有環梯繞登。梯甚狹，可容一人，登至二層，可繞登環觀，全城都在眼底。偉大建築甚多，某一爲王宮，迄未詢明。西向可望見海灣也。再上即爲覆衍式之兜幕。梯更小，且須側行繞上，直至兜幕之巔。其高度當

遠遠開封鐵塔。計余所登高建築，除巴黎鐵塔紐約最高房及華盛紀念塔外以此爲最高。然彼世高耳，未嘗美也。且彼用電梯，此則步行也。下後，已四時餘矣。回旅館，僱車上車站。旅館派一人送余，車錢祇三米里牙，比昨日乃低三倍也。今日始知余所居之旅館名德意志，昨日乃誤爲國際旅館也。至車站，售票換錢之處，均未開門，乃至餐室。室內人極衆，五光十色，就人種上可見各種之骨格。政習上可見各種之衣制。然大都不整不齊。余等稍候，得座位。購辦食品，及咖啡。余並另購油包二枚，蓄之備車上無食品。現在公共處皆可購飯，有錢卽不至受餓也。至五時半，往購票，見購票者有多人，須魚貫先至一室。館役導余越級而入。有一人高坐，館役告以余有護照購頭等臥車。彼未看護照，卽簽一單，給館役，令余坐以待彼代余購票。余所坐爲呢軟椅，惟折其一背，未修。其餘鵠候門外，每進一人，皆出一紙請驗。高坐者驗訖，亦給以簽單。亦有略問話者。余略近前，視各人之紙上，皆有像片，似護照，豈蒙古傳來之圖片制度，今猶施行耶？六時半，余始得票；票爲第七號車第十號臥床，給館役二米里牙之酬金。彼再謝去。余登車之時，室內有一著軍衣者，與過界時所見者相同。彼助館役爲余置行李，余意其爲車守，給以半米里牙，彼受之。後乃知彼爲此室下床之乘客。彼先詢余有煙捲否？余出煙捲與其吸之。彼試帶余之毛帽，極表其得意。未乃指口作大嚼狀，余不解意。晚余在室中食所蓄油包。食畢，彼歸，見余祇贖乾麪包半枚，乃又作嚼狀。余以麪包與之，彼不受。

出其皮包作存錢示余，不過二米里牙，似表其錢不足一鎊者。至一車站，停車，彼約下車，有飲餐室，余飲咖啡二杯，彼飲且食，略可飽。車將開，余付資同回登車。彼扶持余以表謝意。夜來紙煙盡，彼仍索不已。車上有床無被，余以二米里牙半，由車守租一單一毯，上再加大衣，可不甚冷。因車中有燒氣管也。同室之兵，夜來時起時臥，且懼大氣呵氣，余睡不甚安。

十二月二十六日

天未明，彼屢喚余，因早起。晨起已近莫斯科。隔窗外望，萬里一白皆雪也。雪中見農村，房不甚大，以南向者爲多。儼然大村落，與索米情形迥異。知此地人煙漸密，農業亦較可觀也。十一時至莫斯科。下車，同室之兵，仍分攜余行李。僱一車置行李其上。余謝兵君以一米里牙，彼不受。似表示仍與余同至旅館者。余強給之。余登車，彼亦登。彼登，車夫不趕。彼二人爭執不已。兵以手作式，令余出錢，余出錢包，彼奪去自附，予又奪回。路傍來一中年人，著便衣與彼二人語，兵下與語，似有畏意。余指路作手式，車夫加鞭飛馳去。余此時乃脫離此兵之被保護範圍。余仍告車夫以寓國際旅館。彼誤拖至數處。幸遇一通英語者，告余以中國領事館在沙烏夷旅館，(Hotel Janyov) 余隨改寓沙烏夷。門房亦須示以護照。得房詢中國領事代表沉伯英君，彼前日赴彼得堡矣。稍遲，館員勾增澍君字作霖，及侯東釐君來。余與之

略談，知駐德公使有函轉余。別後，中餐。知此間旅館由二時至七時爲用餐時間。用餐餐價廉，餘時零曠，則加倍不止也。餐後，由通英語之鄉導，導觀中國城。(Kитайград)一極大之古建築，周圍城牆，作東方式，因以爲名。至此乃發見余在美國道市 (Taos) 時，俄人某君語余者，指此部分而言，非莫斯科全城也。又觀科來漢。(譯音)即英所謂喀素，(Castile) 皇宮之意。此其舊宮革命前俄皇正都在聖德堡，而加冕仍來此宮。周圍宮牆高五丈左右，與所謂中國城者相似，內不開放，未能觀。宮外一大教堂，爲四百年前某俄皇所建，以紀念俄國戰勝蒙古族完全獨立者。相傳原派工程師俄人，工未竣而牆基頹，乃改派意大利人。堂縱橫貫入，七頂相連，皆作花苞式，而俱不同。室內亦爲七堂，與頂相映。堂威，皇極喜，謂世界無二。乃問工程師云：汝能更造一處與此相同乎？工師詳言其能。皇下令替其雙目，俾不得再建，堂不遠有一台，俗名斷頭台。前俄皇台律帕爾，愛觀殺人，以爲樂。每日嘗斷罪人頭於此台，皇御宮牆旗樓上以觀。又繞至古宅，五百年前建築，俄國第二朝代，即最後朝代，始祖某皇所生之地也。此城建築與彼得格拉不同之處，彼城完全爲歐洲近代式，此城則微帶東方色彩，觀畢，歸寓。

十二月二十七日

晨起草日記至紙盡止。此後不能正式寫日記，僅用另紙草記之而已。

下午訪李仲武君於東方勞動大學，寄宿舍。須以護照交守者，方准進門。與李君談二三小時歸。

十二月二十八日

由鄉導導觀美術院，博物院。美術院多歷史畫，如大比得之姊弟仇讎，台律帕爾之殺子，大比德之子謀刺比德等等。此類骨肉相殘之事，大都與宗教有關係。蓋俄國舊教爲希拉教，原本新約，譯自希拉文。後譯與前譯不同，彼此意見爭執，遂裂爲新舊二教，爭殺不已。大比德信新教，訂爲國教，利用此機，自爲教主；其子信舊教，故欲刺其父也。博物院內以民族部落大部分，其中布蓋以俄人本種爲主。其他又分爲二部：一爲屬俄人管轄者；如中亞西亞及西伯利亞各種族，皆黃人也。一爲與俄國人種相近，而現不屬俄國統治者，如原屬奧國之捷克人可拉發人，及獨立之塞爾維亞人是也。其最使吾人閱之動心者，則蒙古人，新疆人，並列於俄屬中亞及西伯利亞人種之內。俄人欲擴張其統治權於捷克及塞爾維亞，實爲歐戰重大原因之一。其欲擴張於吾新疆及蒙古者，不知將來釀成何種結果？下午，偕勾作霖君赴波蘭使館簽證照。李仲武來訪談，留晚餐。餐後同訪商人林揚興君，浙江清田縣人。彼甚殷勤。其同寓吳靈奎君不能操官話。略用茶點，談至十二時歸。

十二月二十九日

彭君君熙，楊君間鍾。前昨兩日，互訪相左，故今日重訪之，彼等爲賑俄事代表來此，今在莫斯科大學也。談數小時，同出赴街上尋書鋪，購英文書。尋數家均不可得，乃至余寓談，并晚餐。夜一時二君乃去。

十二月三十日

午前起遲。李仲武偕其同學謝君來訪談。晚林楊興君約余及李謝二君餐於其寓。談至一時散。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訪俄人郭君談，遇王允恭君，爲友人王述勤公使之弟。彼慕共產主義，傾家資偕夫人遊學此地，現與郭君同寓。郭君學者，一見如故，留中餐，談至晚乃去。余自在西美議葛理爾君，卽覺中外之墨嘴子同一臭味也。在此遇彭君熙，同至余寓。適楊間鍾君偕華僑會金君同來，晚十時同赴金君寓，包水餃食之。守歲。金君有俄婦，其弟亦有俄婦，不同寓，今晚偕來過節。金君作肉餡，彭君作麵皮，余及楊君及金君之弟，包爲餃子，大衆共飽餐之。俄婦能吃不飽，時在旁吃吃作笑聲耳。餐畢，已四時，又入民國十三年界線矣。俄婦各寢。余等仍作汗漫無稽之談。至八時，街上電車開行，始歸寓。余自有生以來，未嘗守歲至通宵者。此邦人冬日晝夜有所作，來此者亦慣於遲睡。故澈夜不寢。亦不覺倦。或氣候爲之也。

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

出國已三度新年矣。第一次在美國極西之舊金山，第二次在美國極東之紐約，第三次在此。此間新年並不鬧熱，昨晚令晨，行街上，一如平日。惟今日午前生意不開門耳。其為新年之惟一裝飾品者，已殘未撤之耶穌生日樹也。惟此點與美國有相同處。十一時李仲武偕其同事及林楊與先後來訪，在此中餐。館役謂今日過年，寓客皆無正餐，然有冷麵包可食，咖啡可飲。又謂此時汝等食正好，三點鐘後，並此亦無之矣。餐畢因今日下午市場仍開門，偕往觀，至已閉。今日祇開至下午四時為止也。在市場口遇管門人，略與之談。林君為余譯之。林君在此有房一間，已售出，不久欲歸國也。

晚共至林君寓，吃炒麵。又至十二時半始散。昨今兩日居此邦，就有鄉味可食。可幸之至。二月二日

連日欲赴波蘭，而旅館承諾代為購票之事，再三遲誤。旅館與鐵路皆為國家所開設，而鐵路改革，旅館毫不留心，可怪。

晚自赴國家大戲園觀巴列（Ballet），即陸戲並跳舞。開正中座位，須金羅布票十五元之譜，至園門外，有售票者，余詢其價云，十齊爾望子（Tcheronetz），即十元也。詢其號數

爲正中一百五十三號，余以地位好，卽如數與之。及持票入，守座者詢余言，余不解。後導余至辦公室，有通德語者，詢余票由何處得。余告之，彼不令入座。最後乃給予以旁座，並詢余一人二人，余答云：一人；蓋年假中，黨人均自行娛樂中座祇分給而不外售，余之票乃黨人不自入園觀而轉售者，故生糾葛。同日共產大學中國學生數人來觀，彼等之票皆不出資。余數聞人譽巴列之跳舞，爲世界無二之美。前曾觀於巴黎，尙能終局。今日觀過半，欲睡矣，乃歸。所可記者：戲園之闊麗，與巴黎柏林者相彷彿也。看戲之人，大都工人式衣服，而外著極貴重之皮大衣；女子衣亦多麗貴者。

一月三日

偕勾作霖君赴外交部延長護照，并購車票，現在赴波蘭國際通車，每星期祇星期五開行一次，故必須候至明日，而護照期適滿也。車票由外交部代售，非得使館之介紹書或部中特允，不准購票。今日將護照及票價先交，明日再來取。售票及辦護照人遲緩，恐明日再誤行期。勾君導訪部中東方股長，以電話代囑速辦。歸。晚楊間鍾，彭君熙二君來談，又至深夜乃去。

一月四日

赴外交部取護照，及車票。下午四時登車，與一比國人同室，彼略解英語，可略談。車上有餐室。夜睡，車役來鋪床，鋪完，開賬，付照以錢。不名曰賞，以示平等。

一月五日

天明，見小鄉村，覺其生活如常。鐵路上之雪積甚厚，不能行，沿途用人工抬掃，以索子爲多。其工極苦，回思在索米時，見有鏟雪機車，以車行路上一次，則積雪會翻至路外，覺二國之情形大不同也。又在一較大之村，見有學童二人，夾書往上課，衣服尙整潔。十一時餘至俄波國界，下車驗護照，看行李，尙不甚費時。看畢准出境，一律登車，開入波蘭境內。至昇牌處，路旁立有紅黑二色之螺旋紋木柱，以代界碑。至此，車上俄兵盡下，波蘭軍警代之，波蘭軍警服裝較俄甚整潔。再前爲邊站。在此換錢購票、驗照，看行李，費時已不少。事畢，仍不開車候至五時。兩方車站均簡單，然較俄索境上之俄站，清潔萬分。惟冰天雪地中，孤立一板屋，內無爐火及汽管，枯苦不可支。余內著薄呢，外被氈裘，全身無熱氣，四支皆欲僵。幸站角附一飲館，余購麵包二個，咖啡二杯，送入腹。腸鳴有聲，內部略回暖。登車後，尙不甚冷。道旁居民，情形與俄境無大別，木屋櫛比，大部爲農人。

遊俄所得新聞甚多，大部爲其他遊歷家所未發表者，未寫入日記。余對此遊，感想極繁複。將來有暇，思爲專文論之。

第二十五波蘭 自民國十三年元月五日至九日

1 到波京瓦羅。2 遊舊王宮。3 赴外交部訪交際司長。4 波京公共浴室之特點。5 赴田制都訪問波蘭田制改革之情形。6 過捷克可拉夫爾境入奧國境。

一月五日

入波蘭境內，先受四五小時之嚴寒。換錢購票，皆被欺，大約吃虧二三元之譜。車開行後，見雪水尚有流泉，知此地天氣較暖矣。余仍購臥車票，獨佔一室，夜睡尚安。

一月六日

天明，八時到波京瓦羅。(Warsaw)寓卜利司脫旅館。(Hotel Bristol)早餐後，購遊歷指南及地圖，出遊。先至舊王宮，建築亦好，內面地板特精，皆以雜色碎木，堆為花紋，人物花草，極精緻。入門均須著軟拖鞋，以免踏損。中多歷史畫，紀前度亡國時事實。遊歐屢見此種畫，此度特為動心。同遊美國女士布里之，(Bris)導其女友來遊。彼為其友解釋並囑余同行，可聽悉。余甚德之。遊竣，又道余至宮之附院，為波蘭前度王家圖書館。亡國後，書運入俄，館作為駐兵之所。俄兵最不潔，此室乃墜入黑暗地獄數十年。現波政府動工擬復舊觀。女士導余徧遊各室，有數室須掩鼻過。女士云：俄人之野蠻，為在美國時想像所不能及。出

宮又同遊一舊城部分，街甚狹小。有一古宮，極舊。其中頂棚猶有鄉村樸野氣。古地氈上人物花鳥頗能窺見其進爲近代美麗之壁氈之痕跡也。出此宮與女士別，彼約五時赴其寓飲茶。余又獨觀聖保羅大教堂。歸寓稍息。

下午訪布里之女士，至其寓，乃在紅十字會中。彼約四五人飲，余外哲女子，都愛與余談。有一人不通英語。談至至六時半方歸。

一月七日

赴人文博物院，今日不開門，改赴美術館。中亦多新式畫。下午赴外交部，訪交際司長吟列君，(H. H. H.) 卽以余之護照爲介紹。談半時，余詢報載去歲十一月間，俄政府曾宣言俄德二國有必要之結合波蘭介與其間，如願作橋，則通過；如願作堤以防之，則俄將自謀通過之法云云。真乎？彼云：真。俄公使會向波外部提出，外部答以俄通歐洲各國，波蘭皆爲之橋，不止對德一國而已。但以和平爲限。彼又要求爲進步之條件，外部卻之。余詢報載爾時兩國境上曾有軍隊衝突，然乎？彼云：然；且不止此一次。惟彼屢犯邊皆敗去，故得相安。余又詢其田制改革情形。彼云：此事已設專部，余不甚悉。君可明日赴該部查詢，此間可以電話相告也。余謝別。

赴一書店，購得英文小本書多種，皆關於波蘭近事者。

下午赴公共浴室，浴。浴之程秩甚繁：第一步熱浴；入一熱室，牆及地皆以磁磚爲之，然無蒸氣，其爲乾熱可知。入門時，先著板鞋，地太熱，不能著也。浴者，各坐一椅上，赤身相對，如研究人類骨格學者，可借以相全體也。熱極，汗出。離此室，入擦澡室；平臥一長石床上，先仰後俯，伺役傾水於上以手及腕子徧擦全身，無微不至。又次至沖洗處；開極大之噴水機沖之。又次再至蒸氣室。再出汗，回至沖洗室，再沖之。浴事畢，坐一小室內，可呼茶點，與中國澡堂相同也。內有修足者，余茶後令之修足。其器具精巧，手藝亦好。出國以來，正式修足，祇此一次。伺役稱修足者爲導可台爾(Dotter)其衣飾亦如上等人也。浴後出歸，徧身輕鬆，出國來第一快浴也。

一月八日

再赴外部，詢捷克使館所在，赴彼簽護照。因入奧必經捷克境也。簽照後，赴田制部，訪其祕書。彼不能操英語，乃聚四人共與余談。有一人能寫英文，而不能聽，亦不能說，祇可與筆談。其後總長自出會余，講田制改良，爲此國經濟制度最要之事，故立國以來，卽先制田制改良法，在農務部設專處，辦理此事。自一九二〇年，至去歲冬十一月八日止，又改爲專部。本三年來之經驗，擬加編法制，再屆請求國會通過云云。彼書數名書與余，謂前三者爲彼已出版關於田制之書，後一大約今年方能出版云云。出部再赴書店購書數種。又今晨曾往觀人文博

物院，補記之。

一月九日

晨起開賬，房費甚廉。余付小賬，不拘百分之十通例，約照正賬四分之一。乃守門者本不滿意，後付守門一人之小賬約當正賬三分之一以上，始博得一謝字。僱汽車繞觀河之彼岸，上車，同車者一比國人，能英語，可談。晚入捷克司拉夫國境，須下車，驗行李，再回車，就寢。

第二十六 奧國

一十月日

晨至奧國京城維也納。奧國今日之國境甚小，入境一小時餘已至京城矣。寓博拉和夫（Bethor）旅館。館小室無汽爐，須出資購煤或木柴生爐火也。赴街上略觀，至通濟隆取鏡，並購漆精指南書。下午訪中國公使黃子誠君，並晤館員譚莊甫君，與其弟敬敷爲友人。

一月十一日

晨寫日記。午前赴可提芬教堂，觀其工程特精，純粹高狄式而雕刻分外精美。入內觀之，最可記者，爲窗上花紋玻璃，由外透光映之，人物與照像無別。他國大教堂亦有此種玻璃，不及此之美而多也。僱汽車赴博物院，穿極大之偉麗建築而至。後知卽爲皇宮。其前左右二大博物院相對，如宮之兩廡也。在此觀有像片，作紀念。晚黃公使約餐，其祕書張譚王黃四人作陪。餐品有中國味。餐後用中國小菜及茶點，甚快。

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起遲。中餐後張黃兩君來訪，談。同遊城外夏宮。到時已晚，不能進宮內，僅在宮苑內遊觀。出宮苑，一巨室，爲從前國王接待外賓室，今開放。其中售茶及咖啡。入內購飲

有音樂。張君云：現所委爲白陶文（Baltowien）樂譜，歐洲最有名者。樂佳，故來飲者亦多。回城，黃君回使館，張君約餐。

一月十三日

星期。自往觀冬宮，即前日曾經過者。今日不開正門，其偏院之音樂室開門售票。購票往聽。余不解樂，有時亦知其美。此國音樂，在德國之上，德國兩鄰之音樂中心，猶導源於此種也。聽畢，赴大西洋咖啡館飲茶。

一月十四日

譚莊甫君來，導余觀大學，市政廳議會，冬宮，各處。此都建築俱美麗偉大。下午赴使館辭行，晚又在使館餐。餐後王君一之來談，甚暢！

一月十五日

黃公使電話，謂內閣已正式任命，並言各閣員姓名。上車赴匈牙利。上車時，即先驗行李及護照，余倉卒間失去車票。王君一之來送，代余向車首交涉補票。後發見票落傘中，一笑。與王君別，車開，赴匈國。

第二十七 匈亞利 (自民國十三年一月五日至一月二十六日共二十一日)

1 自維也納至匈京。2 訪駕爾馬君。3 由瓦爾加博士引導參觀議會。4 參觀國家博物院及科學院。5 訪大學教授馬列君。6 參觀豪華東方博物院及農業博物院。7 來匈之目的。考慮匈人再來之歷史。並匈國現在外交方略。8 聖格來爾浴室之偉大。9 赴鄉間訪問。10 由匈京赴羅士

一月十五日

登車，兩國關員即先後驗護照。匈國關員並驗行李。有就車上納稅者。何時過界，乘客不及知，因照常開行也。入匈國境後，有一大站。余同室六人，有四人下車，又有三人上車。余對坐一老者，略解英語，與余談，知余為中國人，甚親。新上車者有夫婦二人皆匈亞利人，謂余似匈國人。以手撫余髮，謂：人言中國人與匈亞利人相似，惟髮甚硬；君髮乃柔甚，知人言不盡可信。彼不解英語，由老人通譯。老者興趣甚好，不倦。將下車，約余明日下午五時至其家飲茶。余諾之。彼名加爾馬 (Kahmar Gyulo)，彼名姓次序，姓前名後，如中國也。下車換馬車至布律司脫旅館，人滿，改至亞司脫律亞 (Ostoria) 旅館。一餐耗去匈幣三萬餘，合中國錢約三元，價昂而餐品不佳。餐後，疑。室亦不甚好，而價昂。

一月十六日

起浴。步行赴英國兌換銀行 (Hungarian Discaunte Exchange Bank) 取錢。行員喜爾氏 (H. O. Fischer) 能英語，知余爲中國人，招待極殷。行中蔣公畢，彼陪談至半小時之久，並允爲余介紹朋友。

赴布律司脫旅館，訪煦列兒君，(Sigmund Schuler) 不遇。今日大雪，步行街上，逢人相面，以觀其骨格仍有與東方人相同處否。自赴大旅館餐室用餐，回寓稍息。

下午五時乘汽車赴加爾馬君之約。彼居二層樓上有房五六間，用僕女一人。入門僕女代脫衣及雪鞋，其夫人及長女均出迎。其女操英語頗嫻。室內陳設雅潔，壁間滿懸油畫及水彩畫。加君有二女，長名曼西，(Manei) 次名玉西。(Juci) 壁間畫，強半爲曼西畫像也。入室坐談，款以茶點，點心內之餡，爲果實所製，類如河南所製之碎芝蔴粉末。又款以蜜酒，加君業酒此其自製品也。茶時，另有二客，皆上學期新授之博士，謂能聽英語而不能言。其後，彼等先去。曼西年二十二，問余愛舞否？答以不能。問願學乎？答甚願觀，然不敢學。問何故？答以余長子之年，與汝相若，豈尙可以學跳舞者。玉西甫十三，慙慙可掬，遂余手法，必須學舞，乃佳。彼不能英語，須由其姊或父通譯也。指席間物，徧問以中國之名，如何說法。彼學之，謂其音合，則大喜。頻去，曼西爲余作函介紹其舅瓦爾佳博士。(Dr. Varga Igayato) 其

現爲此國最大煤礦公司董事之一。而爲何文。余不能解。詢以所作何語，則囁其鼻。俾余於明晚十時同赴某處觀舞。彼先去相候焉。玉函以其玩具布製何國林檎模型予。贈余之少女。俱攜歸，卻之不得。加君兼爲美術家，愛寫真畫，其室內彼多依式圖爲油畫懸之本室中，甚有趨。玉函所贈之村婦，亦曾與一大理石刻狗共置一處，作底稿，畫有油畫，八時始歸。

一月十七日

晨訪瓦爾加博士 (Varga Ignaz) 於其煤礦公司公事房。談片時，彼導赴議會參觀。匈牙利名議會爲奧察家，(Országhas) 建築宏麗，在英國國會之上。入內同訪議員巴波博士。(Papp Emil) 巴君不能英語，由瓦君譯談。巴君導觀會內各室，大致爲近代高狄式 (Gothic) 稍雜以摩洛式。(Moorish) 壁柱塔窗，大半以理石堆成，雕工尤美。現正開會，觀畢，巴君給余等旁聽券二紙，道別。余等入旁聽席。議廳莊嚴，遠在所已觀各國之上。旁聽席，分爲三層廊。柱及雕檐，俱爲摩洛式。室內聲浪甚好。議員發言在旁聽樓上，字字可聞；惟不解此國語，不知所言何事。而猶家 (Kobzar) 之聲，不絕於耳；猶家者，此國人自名之詞也。出會與瓦君步行街上，返寓。

克列門君 (Klemen) 來訪，代表其岳父克列爾君約余明日晚餐。因彼君不解英語。遂約一小時許。適赴白德爾 (Perlethy) 觀舞，應曼西之聘也。舞場甚小，祇有樂師二人。滿

方。洞中亦鑿爲偉大之石門。余穿洞過，瞻觀彼方街景，折回，尋路登山。觀皇宮宮中鑿鑿甚多，而方位上有相互之關係。萬大柱壁，門窗上飾以美麗之雕刻，此爲各處宮院相仿之點。而樓閣殿陛，五門重關，實有東方帝王家氣象。繞觀一周，不及詳記。至山前，有電力梯車，（與在美西上盧山所乘者相同）乘之下山，仍尋河回行，至鉄門橋。橋僅一洞，兩岸橋基以鐵爲之。橋柱高六十餘邁當，約中十八丈，以方鐵製成。兩柱之上，聯爲巨門，數里外即可望見。對岸兩門相對。由兩門之高處，以方鐵鉗鍊平斜相連，向下作弧形。兩門低處，以上向弧形相連。上下弧背之間，爲橋板，以無數小鐵柱上下連屬之。歐洲一洞橋，以此爲最大。原名以列沙伯橋。（Erezabethio）氣象之大，遠在巴黎塞因河諸橋之上。渡此橋後，即爲余旅館所在之街矣。同寓晚餐。餐後，赴咖啡館飲茶，歸寓寢。

一月十九日

訪大學教授馬列君。（Maller）彼爲巴比倫埃及學專家，余詢以對於索母。（Sumer）及本埃及人（Proto-Egyptian）屬何種。彼云：絕不屬塞母種。（Semitic）有謂屬中國何種者，彼未研究中國文字及人種，不敢下斷定。又詢以何亞利人種，答以非所研究。彼不能英語，余訪彼時，先僱一大學生略通英語者偕往。由彼譯談，故不能盡。余於此問題，祇參考英文書，託彼選譯實數種備贈，辭別。與大學生二人一名（Miss）基氏，一名特爾（Teer）同來寓。

談話錄載蓋爾施來訪錄

六、下午，談書教讀，歸談。購風景畫若干冊，寄歸國。曉加爾馬及其長女曼西來，偕余往音樂院聽樂。至樂院時，加君送余等入而彼去。據言家中有客候商要事。余度爲祇購得票二張，不能容三人入。今日爲胡抱易（H. H. H.）及某樂師合演白陶文（Bethoven）三家合奏，門扉早售罄也。胡君及他樂師皆六十許老人。三撫琴，一拉琴，樂音極揚和平，時作斷續聲。余不解領。其奏六閱，樂止。鼓掌歷十餘分鐘不歇。胡君等出謝至數次之多，而掌聲仍如故。院之建築，博大精美，分爲教授練習研究各部分。樂師加君曾導余觀之。演樂場如一巨戲園。此都建築之美，爲夢想所不能及。怪哉！觀畢，余送曼西登電車。余步行歸寓。

二月二十日

星期，晨九時，加爾馬君來，導余遊。先觀豪博東方博物院。院爲豪博君（Hopp Ferenc）所私有。中陳中國印度日本美術品。院不甚大，而精品不少。次觀農業博物院，此院通稱爲馬題亞宮。馬題亞（Matija）者，此邦有名雄主也。原宮在國之東境，今受英法處分，割歸羅馬尼亞。此處爲仿製之宮，其中則爲農業博物院。加君爲介紹院長海德蘭地君，（Herte Landi Agost）彼贈以英文印刷品。此國民族西遷以來，大都重農。前數十年，政府又銳改農農業，故此院之建築，除仿建舊宮以外，另有二大建築，內部皆相連。其建築之美，與墮列之

當，在此兩類博物院爲各國所未有。惟觀其地圖，農業重要區域，亦多割歸德國。全羅原有農業學校四十，割歸他國者乃在二十以上。旁觀代爲不平。院長招待余甚殷奢。院章各處分輪車開放，特派人導余遊觀各部。出院觀瓦爾帕德（Valparaiso）銅像。彼來自東土，冥國此地。銅像立馬服簡單戎服，持權杖，似有所指揮。背後立一偉圓柱，高二丈許，上鑄天神像。此後爲安得拉大街盡處。街長五法里，盡處立此偉像，殊美觀。像後爲一人二湖，有橋通兩岸，馬羅亞宮即在彼岸也。像之左右爲名貴之建築二，其一尤爲雄麗，爲美術博物院。加君導余參觀，並爲解釋。名畫師辛念伊（Zinai）善畫綠暗紅稀之景，往往滿紙塗芳草碧樹，而其中以鮮妍稀少之絳花，或美人之朱衫點綴之，正中國所謂萬綠叢中一點紅之畫意也。孟嘉西（Meyn West）善寫真，大兵村飲圖，齊岡折琴圖，皆窮神盡相之作。觀畢，已下午一時，與嘉君鄭重言別。加君所住之房，環樓五層，可分租數十家，爲彼自有之產。彼有如此之房三處，並有其他營業也。

中餐後略讀書。傍晚克列門克來導余至一大咖啡館，與烈爾君夫婦及其女先在相候。老少兩夫婦四人，除烈君外俱能操英語。少遲，烈君之二子俱來，略談去。余等至七時始散。烈君有大田園，其宅在鄉間。冬日來城中即居布魯可脫旅館。

一月二十一日

社外交部，總長以病不在部。由總務廳長魏次讓君 (J. Wettstein de Westereimb Che
für China) 接見，談之小時餘。余請來伺目的，一為欲略考何人西來之歷史；二為欲知何
國現在外交之方略。今日來外都，則專為第二者而來也。魏君乃就第一者答余，總致互談兩
時。彼為歷史專家，故對此有興趣也。彼祖先為瑞士人，但何亞利莫國以後，招納各國豪族來
隸宇下，榮以官爵，久則化為何人。此類固甚多也。至其外交方略，則謂何之敵國乃在小協約
國。三國抱合同國三面，競擴軍備。故吾為自探討，仍不能不聯合德奧。至對奧之惡感，總為
一時的。此外是否另有所聯絡，則未言。余詢以何國現在無君，何以必恢復君主國之名稱。彼
云：吾國設總督代行君主大權，此為第三次，並非創舉。吾國君主，歷史上與他國不同；他國
以君主為統治權所寄託，吾國以開國聖冠 (Holy Crown) 為統治權所寄託。故何國一切所有
，皆屬於聖冠，而聖冠則屬之於國民。即國家屬於國民自身，以聖冠為之表示耳。聖冠，神聖
，中於人心極深。故共產黨當權時，國家所有，幾全為破壞，惟對於聖冠，詎未敢侵犯。余詢
何時聖冠歸何人保存。答云：古代由君主自身保存，自匈奧聯合時，前王將冠攜至奧京，為全
國人民所反對，幾欲改選新主，乃完璧歸趙。此後由國會特制聖冠保存法，設監冠太監四員，
由國會中自貴族中選出，共制負責。冠感聖冠特製之銅櫃中，特製四鑰，同時並用，方許開櫃
。論由監冠太員分存，非四人齊到，不能啓櫃。自是以後，所謂國王者，初加冠時，一舉聖冠

餘時不常能見面也。共產黨當權時，冠仍在鐵櫃中云云。彼亦勸余訪大學教授蒲瑞列君。(Ole Vihmos) 辭去，訪蒲君。彼家住近外交部，魏君已散值，導余至蒲君之門，分別。此國人無官氣，可見。晤蒲君後，多談關於匈亞利歷史。彼謂匈亞利與土爾基為最近同種，凡言二種不相近者，大都為宗教所囿也。彼亦愛談將來外交方案，而主張親東主義。親東先自土爾基始。晚辭別，約明日再晤。

晚在安得拉大街咖啡館中，遇一通日本語之匈人，名雷塞爾。(Reiser Söser) 其名片上印有中國字，為雷都英兒，蓋日本之譯名也。彼現供職於日本領事館，詢領事為何人，乃知即蒲瑞列教授。蒲君為名譽領事，實不暇兼顧。雷君名為通譯官，轉須負全責也。余前日曾至匈亞利大旅館問房，彼聞諸旅館中人，謂有一新來之日本人，故留意及余。彼曾旅日本，遇東三省，返歐洲，亦略通中國語。與談甚久。至十二時乃散。

一月二十二日

赴聖格來爾浴室浴。其建築之偉大，使人可驚。浴後，在冬日花園即溫室稍觀。又轉過對面大廳中，益覺其氣象堂皇。壁皆紋石，地為高級翠西花紋。(Morris) 過大廳，為一長條紅色紋石為柱，大可二抱。樓閣置桌售咖啡。通環樓別一大廳，則餐室也。至是乃知此有精潔格來爾旅館。與浴室同為市政廳所設，乃模範旅館及浴室也。即在此午餐。下午乘車返旅館。

，被驅。余謂不幸中國長城成後，遂使貴族絕望於南，遂漸西移；不然，則胡漢完全爲一家矣。文不幸匈奴及突厥至西方後，乃分信二種宗教；不然，則土爾其與何亞利，猶可爲一家也。蒲君言，彼此共勉，大蒙古主義（Pan Turanian）有日實現，仍可合東西爲一空前之大家也。蒲君有土爾其學生數人，今有當權者，彼允爲作函介紹。將晚，別。繞渡馬基提橋，（馬基提橋）爲此都最大之橋。有文橋通馬基提島。島在多瑙河正中。近島河寬，故橋最大。此處風景絕佳，惜天晚不能詳看矣。繞至石門橋對面，入一咖啡館，又遇雷基爾君。略談。彼有事去。約晚九時餘見訪。歸寓餐。餐後，雷君來，一時乃去。

一月二十三日

晨略補日記，結賬。移行李至格來爾旅館。買票赴克什克獸城。四時二十分登車，六時餘到。寓王家旅館。街上大建築皆新者，然雄奇可喜。晚赴他一旅館之咖啡館飲，並聽樂。此邦人愛音樂也。此城荒涼，旅館較差，夜眠不甚好。

一月二十四日

晨八時起，開賬，僱車赴鄉下。馬路爲雪泥所掩，不甚易行。沿途多有農人住室。不成村落，此古習也。房有用草蓋頂者，繕草法與中國北省無甚別，牆多用石灰刷色，間有漏原底者，以土爲之，板痕層層可辨。詩云：「損之仍仍，築之登登，創屢平平」。板築爲吾國古法

，今北省鄉下間猶偶然可見。室旁均有院，以木籬爲多。院內均有井，井方形，四圍以板箱之。上有挑桿，汲水。中國北省鄉間現尙偶有方井，不用磚圈以方井字木，逐層下至地內，以障四圍之土。井本象形字，不意在此國亦可見之。行約七里，至一村。街道亦整齊，房無大者。間有新式者，上覆歐式方瓦，餘與中國鄉下房屋，無大別。新式房，往往室內自檐齊棚板，以備存物。由房坡上起一立門，自房檐外置活梯取物，亦甚方便也。每家皆畜狗，見車來，羣吠。在街中遇小學生五六人，余招撫之，皆爲余鞠躬。余一一與之握手，惜不能言也。彼出其書包中之書示余，亦不能識。出村，轉車回城，徑赴車站。十一時半，購票赴小昆夷教堂。(Kun Pelecharza) 十二時半，下車。此城附近號稱爲昆夷人(Kun)所居，故特來一遊。隨衆人向大街行。此城新建，街寬而房屋不甚多。至一旅館中餐，遇二本地人與余談。彼欲助余而英文不足以濟之，乃轉求一通英文者與余語。通英文者本爲此邦人，移美已十年，今因事來此邦。余告以來此城目的。彼不向他二人轉譯，而詢余何故欲看昆夷人。余謂昆夷奴同種異名，古時來自中國。彼張目視余云：汝國人皆有長辮，汝之辮子何在？余云：君對中國之觀念太舊，今髮辮皆剃去矣。彼又問汝國女子每一角五分錢可買一個，汝何以有許多錢出外遊歷？余云：汝往美國太久，美國習氣太重。彼得現得色云：我美國公民也；汝尙以我爲何亞利人乎？其他二人見余面現不快之色，急詢彼。彼又與彼二人亂談。不得已，彼二人乃直接向余談，

爲余僱一車下鄉。余謝之而別。同一匈牙利人，住美國十年，其氣習之惡薄，至於如此。下鄉後所見皆新村，附村田亦似新墾者。新建農舍，仍舊多版築牆。見趕車者若干人，及下學之小學生數人。面雖有平者，而髮多黃，眼多碧。四時歸車站，四時半開車。九時半至城，改寓格來爾旅館。餐後寢。

下火車乘電車，於下車時，遇一人上車，與余握手不釋。並令其所借幼兒與余握手。蓋余來時與加爾馬君同車之某君，以手撫余髮謂余似匈牙利人者。電車將開，彼始釋余手，補記之。

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寫日記。住室甚美，頗有留戀之意。館中圖書室、音樂室、寫字室、吸烟室，無一不大，無一不美。通浴室處，極大之冬日花園，皆摹西式。(Mosque) 壁與柱，大都爲紋石也。

下午再訪蒲瑞列君。彼爲余作函介紹土爾基某中將，贈余小書一冊，以其上有古畫可作紀念也。與蒲君同遊城內。彼有事，余至一咖啡館。有數人就余談，一人能解英語。一婦人貌完全如中國人，謂余貌如其弟。因囑其夫歸家取其弟及侄女之像片示余。能英語者爲魏氏伯拉君。(Weis Bela) 爲匈亞利兌換銀行(Hungarian Discount and Exchange bank) 行員。

頗知世界大局。詢以此國人對土爾基舊嫌已消去乎？答，對土感情甚好，彼爲吾同種且同爲東方人也。余詢此爲君個人感情乎？答，普通人感想大都如是。七時半各散。余歸寓。

晚雷塞爾君來談，至夜二時乃去。歐戰以後，此國人大都有歐人不可靠之覺悟，而同宗教不如同種親切，幾爲一般人所共認。此余之所以爲彼等所優待也。

一月二十六日

晨寫日記，下午蒲君來送行。彼前日訪余於亞司脫律亞旅館，余正在鄉間也。二時餘，上車赴瑞士。晚八時至維也納，車停甚久。此路過客甚多，余購二等票，然臥車票久已售罄。十一時車離維也納，余澈夜坐亦不礙眠。車一室六座皆滿，氣味不甚好。明日卽入瑞士矣。

第二十八 瑞士（自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至卅一日共五日）

1 赴瑞士途中雪景奇美。2 遊瑞士取利時——瑞北第一大城。3 抵瑞士京城。4 參觀歷史博物館。5 赴日納瓦——國際聯盟開會之所。6 由日納瓦赴意大利。

一月二十七日

七時天明，不復再睡。不洗面，不漱口，此出國第一次也。此處爲奧國西境，山勢漸雄奇。前數星期，此地大雪，火車爲之遲駛多日。現甫清除，道上積雪，車照舊開行。山勢多東趨，高聳而巖峭。橫看成嶺側成峯也。樹多松柏，積雪沒其幹者甚多。道旁立壘，深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屋上者大都尺許。現在天氣已不甚寒。正在融解中，山澗中流泉大都爲雪水。雪積澗中，時融時結，成巨層，上流水奔下，則負之而趨，如雪筏，奇景也！車迴環總行兩山間，山景皆美，左瞻右盼，有顧此失彼之虞。十時餘，車過山洞數次，漸升至高處，下視低峰平野，俱在眼底矣。中國人咏雪有壓折老梅之句，此處有全林小樹俱拜倒至今不起者。始爲積雪所壓，繼爲融雪之水所冰，附地如黏矣。在車中餐兩次，換錢則爲所欺。下午四時半，至奧瑞國界。看護照二次，並不下車。查行李甚寬鬆。四時五十分已入瑞士境內。六時始暮。中歐共用一標準時，偏西則明遲而暮亦遲也。瑞士境內山勢與奧西不相上下。平野轉較寬，而雪勢則甚小。

。出國曾遊南北兩寒帶，雪景之美，未有如今日所見者。晚八時抵取利時（Zurich）爲瑞北第一大城。余之行李由柏林寄存此城通濟隆公司內，故必先到此也。下車寓三高大旅館。（Zehner）晚餐後，赴一咖啡館飲。此城飲者多男子，同座者約三十餘人，祇有女子三人，皆中年僧夫同飲者。

二月二十八日

晨赴湖邊遊覽。湖三面皆山，山上積雪與築起之峯及叢生松柏相間。若非昨日飽覽奇景，對此必驚訝不止。湖水未冰，清可鑒物。一面有運河通城內，一方則湖尾直插入城中也。沿湖皆闊人宅第，私家園林頗多美麗者。近來愛馳想遠大之圖，故對園林之趣不如昔日。距湖不遠，一偉大之建築尙美。入其中知爲音樂院，此城名建築之一也。由音樂院繞渡運河橋，仍回火車站大街，至三十五號通濟隆，取余之大箱，卽由柏林寄至此地者。箱內衣物完好，可喜。同寓中餐。下午略作日記。往觀國家博物院。已逾時，旁一小博物院名昆氏格外伯。（Kunst & ewerbe）入內觀之，正室亦閉門。僅對其過廳之陳列物而已。兩院相連，爲極古之建築，繞至其他一面，爲一公園。園臨李馬河，（Limmat）河上接湖尾之在城內者。中流多有室宇，所謂完在水中者。與水中室宇相連處，必有堤開。水由堤之高面向他面衝流處，多露齒輪，必藉水力以注電者。沿街有小圖書館，立其門外，視之，來往者多未成年之小學生。此城建築皆

潔，不得謂之美麗。奧西瑞東人民有居室，有極小者，如北極木屋。稍大者如江南水亭。全木矮樓二層，上軒下宇。再大者則近於此城內之建築。與奧東法南之村中住室，根本上迥異，可由此分察其文明所由來也。此城亦有舊建築若干，大概爲古代酋長富室與他處互仿發達之遺物。古大橋一名瓦爾時，(Walche Brücke)亦雄拙可喜。歸寓，整裝，下午六時，購票赴瑞京白恩。(Bern) (舊譯白爾尼)晚九時半到。在車上用晚餐。下車寓美景宮旅館。(Bellvue Palace Hotel) 昨日天氣極好，今日此地又大雪。旅館宏潔。

二月二十九日

晨渡星橋，觀歷史博物院。進門向左一室隅，有中國雕像美人一，雕工之美及身體之姿勢，爲向來所未見。所陳新舊鐵器時物，以兵器爲最多。回憶所觀各博物院古代鐵器，除西班牙所陳非尼西亞人販去之農器外，餘大都爲兵器。蓋鐵器爲吾國所發明，大都以農器爲多。而歐人則多以之爲兵器也。渡橋回此峯，觀數舊街，過舊市場，小商人沿街擺攤。末至中國使館，遇鄒君衡若，略談。得俞大偉君自德國來函。歸寓，過政府建築，國會與內閣在一處。背後爲阿來河，對岸爲戈登山，風景甚好。在寓中餐。下午二時半，鄒君來訪，同出，遊美術館。所陳不甚多，亦有富刺激性之新畫，且有印本，余購數張。又至自然歷史博物院，又觀大教堂，及古塔。此城可觀者，幾盡於此矣。鄒君約飲茶於一百貨店之樓上。晚歸寓，餐。至咖啡館飲

，歸寢。

一月三十日

晨十時，赴日內佛，即國際聯盟開會之所。鄒君來站送。十二時車過洛桑，余下車中餐，此城亦曾開歐洲賠款大會一次，余今日亦與之結一飯之緣。下午一時二十分到日內佛，寓瑞士旅館。訪吾國政府駐此委員，周星棧博士緯。晤談。知爲譯學館同學，甚愜。彼有歐婦，亦出相晤。飲中國茶，同出遊，先觀國際聯盟長駐所。二面臨河，有小花園，舊爲一旅館，國際聯盟以五百餘萬瑞士佛朗購有之。足敷辦公之用而已，不能比海牙之和平宮也。常會室辦公室，圖書館俱不大。有某室正開會，一日本人立而演說，周君詢之，知爲各處耶教青年會代表來參觀，祕書廳開會招待之，正演說之日人，乃副祕書長之一也。祕書長英人，副者二人，他一爲法國人，會中職員數百中國祇一人，且居最低地位。從前嚴鶴齡在會中尙爲一科長，嚴君爲華盛頓會議請假去，續假未歸，英人竟開除其缺，以英人補之，中國代表未嘗敢一爭焉，出會又觀一博物院，一圖書館，及大學堂圖書館。管理及秩序均好，讀書者甚多。此城位瑞士之西南，套入法國境內，一面臨博浪山，即白山，(Monte Blanc) 一面臨玉娃山 (Wante Jura)。城中有河，即得來佛湖之下流，西經法界入地中海。山峻而湖河水清，風景故佳。周君約至陳大年茶店飲。陳大年，安徽壽州貢生，洪楊亂後，繼以捻匪。陳君家正在捻匪巢穴，乃逃出外洋

至此城。白手經商致富。後每三年必歸國一次，以所贏給妻子。此間娶有西婦無子，抱養其子繼之。陳君八十歲後，歸壽州未再來，將至九十歲終於祖國。其西婦亦八十餘，終於此城。其繼子世其業。門上橫額曰：陳大年茶店。玻璃門上有朱紅字云開門大吉。室內猶徧貼中國鄉下畫，大致爲摹本。惟店內所售之貨，皆來自日本，茶則西蘭產也。晚周君約餐於一意大利館中。

一月二十二日

晨先赴車站將大行李寄至羅馬。周君來送贈其所著法文書。同出購二裘。十一時上車，與周君別。再過洛桑。下午四時餘出瑞士，入意大利境。

第二十九 意大利 (自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一日共四十日)

- 1 由瑞士入意大利抵密蘭遊覽。
- 2 參觀杜謨大教堂——係世界第八奇物。
- 3 由密蘭乘普通車赴羅馬。
- 4 參觀國家博物院。
- 5 參觀教皇宮——教徒之朝山進香而來者連釋不絕。
- 6 遊瓦堤坎宮及安斐劇場——古時鬪獸場。
- 7 遊加比豆博物院及奧古圖司宮。
- 8 埃門奴第二紀念坊——稱世界第一。
- 9 參觀喀喇瓦拉古浴宮。
- 10 參觀保李氏美術館——有拿破之姊溫奴維多利影像。
- 11 中國音樂發達之歷史。
- 12 遊吉利宮。
- 13 詢伯爵包留意大利之經濟問題。
- 14 由羅馬赴納里觀古邦壁妓院模型。
- 15 遊火山及古城。
- 16 參觀納里博物院。
- 17 對於滂波古文明之推尋。
- 18 由納里赴布林的西遊覽。

二月一日

昨日下午四時，入意大利境，照例驗護照過稅關。晚八時半至密蘭，(Milan) 意名米拉爾 (Milano)，意國北部大城也。同車瑞士人西林君 (David Schling) 愛與余談，直談至下車始別，余寓宮邸旅館。晚餐四十利拉，(Lira) 合中國錢四元，可云貴矣！餐後出旅館散步，街上遇數女子，皆私娼，甯不可怪？今晨早起，往觀杜謨大教堂，(Duomo) 其外檐內壁彫刻之工，又在向來所見之上，各遊歷品此為世界第八奇物，不知前七者均在何處？又遊跨街廊，古王宮大戲園等，書在一處。未至司佛塞古堡宮，(Castello sforzesco) 宮於耶穌一千四百

五十一年，因一更古之宮遺址建之，今爲博物院。此宮不精美，而奇佛神祕。其牆上多圖無爪龍，龍頭與中國所畫者相同，此間並數見極多耶穌教前之圓頭方身碑，與中國者相似，惟其上爲橫行之拉丁字。余不全論其題簽之字，惟識各碑及各神像，俱屬古巴庚教（Pagan）遺物也。此宮純因極古舊壘，故與所見各壘宮皆絕對無相仿處，大致與東方方式相近也。宮後尚有遺墟四五，遠不知年。再後爲大花園，邱壑林泉，布置甚好。再後爲一凱旋門，繞觀之。步行至二時半，歸跨街廊內一館中餐。至郵車公司購睡車票，本日票已售完，歸寓開賬，決計乘普通坐車，於今夜赴羅馬。開賬後在室內草草書日記。

晚七時登車，七時四十五分開，購睡票不得，仍祇可坐以待旦耳。同室之意大利人，一稱解英語，爲新得商科博士，門乃希利君，（Giuseppe Meneghini）彼三人愛談，又愛問，無回答價值之問題。彼等互談時，聲音忽甚高，不談則愛唱，意大利人之聲帶，或與他國人不同，故其聲聒耳特甚。夜坐而睡，二時許，彼等醒，又狂談大叫，余不理之。彼及詢何以爲是之慘？余答現爲應睡之時。彼等似知不願聞彼談者，聲略收小。少頃又大聲如故。且有時故作狂叫，似不此則聲帶欲破裂者。天將明，彼等下車，因邀余同至彼城中少住，余謝之。

二月二日

天哪！一查票者入余室，指余爲美國人。余告以爲中國人。彼詢余有中國煙捲否？余以美國

煙捲給之，彼且談且向地吐，此國人之不潔殊甚，又來三人與余同室，談時聲亦如洪鐘，宜乎意大利歌者之特有名於歐美也！道旁舊村落多小房，且有茅棚，較中國草房更小者。小農甚多，園藝尤發達。九時餘，至羅馬下車，寓沙佛夷旅館。此城亦有崇文門稅關，收市政地方稅，故來客之箱，均須開看，余得免。夜來未得熟睡，作一熱浴，稍快，至使館訪唐公使未遇。祇書朱爽齋招待余，略談。下午唐君來訪余不在寓。發電至中國，請免款來。晚赴咖啡館飲茶。

二月三日

星期，朱爽齋來訪，約同遊一公園，及新美術館。此間天氣較暖，園草有經冬不枯者，久遊北歐，多見雲霧，少見天日，到此自覺暢快。朱君約中餐於一小館，其夫人亦來陪。其夫人与駐奧王之君之夫人爲同學，均能文，爲報館作通信。餐後，朱君夫婦送余歸。

二月四日

上午，誤乘電車過河尋教皇宮不得，即街尋小館餐。下午觀國家博物院，院設於一古浴堂中，堂名帝克列丁。(Terme di Diocletiano) 建築偉大可憐，高十餘丈，廣袤連綿，與其他建築不易分界。因堂身已墟，他部基址爲人所佔，作別用也。院之陳列所，另爲一部分，作正方形，中爲花園，抱圍爲廊，皆極古之建築。地下所堆之斷柱殘瓦，大都爲紋石所形成，其數不可計。墜大者由院墮加布蓋，碎小者各簾邊拋置遍地。室內所陳，大致以羅馬及希拉古彫刻

爲多，再訪唐公使略談，彼約明午中餐，謝之。

晚在旅館，遇一英人，來朝教皇者。其迷信與中國之朝南頂北頂者，殆相類。

二月五日

再渡河觀教皇宮。宮在比德大教堂之旁，乃先觀教堂，堂址前距提伯爾河（Tiber）不遠，後有小山，即以教皇宮瓦堤坎（Vaticano）爲名。相傳比德詆毀羅馬之巴庚教，動人民公憤，處死於此，卽葬於此。耶教徒以其爲殉教，（Martyrdom）故建堂於此。堂前爲左右二半圓走廊，合抱使堂前一巨圓場，廊承以巨石，柱周約丈五六，高七丈許，爲數二百八十四，爲耶穌教所封之碑。五至三七，共三年所造。廊上有造像，高逾真人二三倍，爲數一百六十六，皆耶穌教所封之神。（Saints of the Church）堂之正面寬一百五十八碼，（Yards）高一百三十二尺，上塑耶穌門徒像，惟彼得不在其內，像高十六尺，堂內方柱集紋石爲之，寬長有至二三丈者，高十餘丈。紋石色各不等，有純色如青黃絕白者。有二色相間，或色之深淺相間。（卽互相配合者）身高一百四十五尺，長六百零八尺，寬八十九尺。內分數龕，各龕雖供耶穌，而名以其他門徒，或後封之名，並彫塑其人之像，正中一銅製精龕，卽教皇之祝台也。（Papal altar）堂右一巨方柱，內有電梯，及環梯，可登至堂頂。環觀可見全城。再由小梯可升至兜幕之上。幕內幕外皆可環觀。幕與堂身高相等，合計合三百尺左右。自上梯後每處皆有伺者守之，除門票及乘

電梯鏡外，隨處須小眼。觀後，下兜幕，覺倦。視時表已一時餘，至圓場外，臨街小館設街座以待遊客。因中餐，遇同寓之英人，朝教皇後亦餐於此。詢以朝見禮節，謂朝者甚多，須前日掛號，大概教皇每日皆下午一時朝見教民。朝者先時持號單入宮至小朝房。小朝房甚多，朝者分班立候至時，有承宣官出呼謂跪下！迎聖父降臨！(Kneel down! to receive The Holy Father, a Present)朝者屏息跪，教皇出，伸其右手，跪者皆速抱其手，親其戒指。親畢，教皇轉至他室，朝者起。立俟教皇臨各室畢，返中宮，朝者以次出。余謂朝者能與教皇接談乎？彼云不能。單請親見獲准者，可與接談。余云若何不單請親見。彼云不能，除有教庭要職，及他處大主教能請親外，其餘之人，必有重大疑問，為各主教所不能解答時，乃能請親。余云君有幸，得見教皇，彼云：余本有微痛，此後當可痊。餐畢，余步行渡堤伯爾河，沿岸至天使宮。(Castel el Angelo)宮中圓而外方，初本王宮，繼為耶穌教佔有，改今名，建築甚好。出宮至大理院，新建築最大者之一也。回此岸後，漸入繁盛各街，至美術鋪看小彫像，欲購作紀念，曉失路，僱車歸。

二月六日

再赴瓦堤坎宮，自大教堂右角下入門，此堂角下之門，即視中國大河以南之城門為大。入後，行約一英里，乃至博物院大門，教庭中最可觀者為博物院，圖書館，油畫館等等。其建築

偉大，而板拙特甚。其圖書皆經典，室大而書多。油畫亦皆宗教畫，內有埃及部，收藏不甚富，而彫像部，則世界第一大觀也。其最美麗宏貴之品，得一可以爲傳國寶，此間收存勿慮千百也。二古室畫壁，極可貴可愛。各院相連，前後二排，上下三層，縱橫連貫，長約二里。上下來回，縱不細觀，已覺困憊。出宮，仍至小館中餐，已下午二時矣。

乘電車至安表戲場。(Anfiteatro)爲古時之鬪獸場，場橢圓形，周圍共四層。外壁直立，內則下層向內伸，以便分作極多小層，如台階然，共高四十八邁當，餘合中國十四五丈，長一百八十八邁當，周五百二十七邁當。創建於羅馬皇帝奈羅，(Nero)爾時僅鑿地爲一大坑也。裴司巴森始築爲大場。其子第杜完成其工程，開百日鬪獸大會。所搜野獸鬪死者在五千人以上。其鬪法與今日西班牙等國之鬥牛略似，以人與獸鬪，乃遊獵時代之遺習也。獸死五千以上，人當然亦有死傷者，耶教徒嘗言：此園爲縱野獸殺教民之所，本城鄉導最愛舉此等故事以告人，或耶教誣蔑古羅馬之詞，不可盡信也。

園之對面爲第杜門。(Arco di Tito)形式類法國大凱旋門，此其藍本也。由門前售票入阿古斯杜宮(Palacio di augustus)，及福祿宮(Foro Romano)二宮相連，一在巴拉丁山上，一在山下。天晚僅觀福祿宮，居二小山之間，古時兩小民族各據一山互鬥，後開議以山下爲互市之地，久變而爲市場，大概在二千七百年前。其後逐漸修爲宮殿，而市場乃改至他處。

福祿(Foro)一詞幾變宮殿之意矣。宮已頹廢盡，所餘者斷柱殘石耳。柱俱以大理石爲之，亦完好者。其殿基猶約略可辨方位，宮址周圍，大半爲教堂及民房所佔。偉大之石柱，隱於教堂牆後，顯然可見。羅馬帝政傾覆後，耶穌教主之自號爸爸者，(即教皇)據此地稱尊。此後一千餘年，舊宮殿半爲所毀折，半歸自然傾圮，而瓦堤干雄美無倫之宮殿，亦卽於此時代修成。四百年文藝復興(Renaissance)(原意簡爲復生并無文藝之意)運動，教政受一大提擊。意大利統一，意王愛門奴爾(Emanuel)第二以兵據羅馬，作爲國都，教政幾於頹傾。其領土完全加入意大利國內，教皇毫無政治權。此後國人漸知其自身卽古羅馬人之後裔，而思保存其祖宗之遺物，我輩今日乃得遊覽此故宮，不然，恐遺墟久已不存矣！宮中最大一殿，爲撒土恩神之殿，撒土恩(Saturn)者，爲天父地母所生之大神，土星及星期六二者皆襲之爲名。此殿建於耶穌紀元四百年前，毀於火，復修於紀元二百年前，勒石猶可考證，爲此城最古信而有徵之物也。天晚不能全看，歸。

二月七日

午前休息讀書，下午赴使館，未遇一人，因昨前二日朱爽齋王念劬二君來訪，故往一視。下午讀本國人阿多富君，(Adof)彼爲郵局職員，能英語，導余看此間公娼，室小而妓醜。

二月八日

王念劬約中餐。同坐者有黃周李沈諸君。下午沈君偕余同遊數教堂。堂內塑像畫像皆美。大理石之壁柱，此間普通式也。

箱中翻出藏案存稿，再閱之。

二月九日

晨，沈寶樹來同出遊參觀加比豆（Capitol）博物院。加比豆爲古羅馬之會議室，與福祿宮相連，惟地位較高，隔福祿宮與巴拉丁山相望。中世紀後，頹廢，與復後，完全非舊觀，作爲博物院。其彫刻及油畫，紀二千數百年前事者，亦多赤身。戰時往往全身衣服盡脫，由此知其他大幅畫之多人赤體者，非借爲寓意大都爲寫真。歐人有衣服之期甚近，初有衣後，覺熱時，或以爲不便時，則羣脫而赤身也。

唐君約中餐，巴拉丁山對面一古樓上，城郭山林俱現眼底。其他殆如北京之陶然亭。同餐有其祕書王朱二君。

餐後，余又往觀與古司圖宮，與前日觀福祿宮同一進門處。宮跨巴拉丁山，由平地至山上，層樓疊閣，純以石及磚砌成。壁柱爲大理石，往往在室內升數層，自樓廊出，則爲平地。今已大半頽圯，而規模仍可略見。上下階梯，大都完好。壁上所鑿之大理石，幾全破碎，余檢取

三小片置衣囊中，攜出爲紀念。謂之爲竊取，亦可也。出宮自牆外再繞觀，福祿宮，益覺當時建築之美。宮旁有古董鋪數家，其中多宮中殘物，亦不免有盜賣古物之嫌。以兌款未來，不敢購物。又前日曾觀埃門奴第二紀念坊，近代紀功坊之美麗偉大者。就余所見，當以此爲第一。意王室亦日爾曼種，其始祖伯特虎（Berthold）伯爵，於十一世紀時，在法意之交創一小部落，自爲酋長，版圖漸大，至十五世紀，晉爲公，一七一三年，進據西細利島，稱親王。一七二〇年以西島易沙丁尼亞島得王統，稱真王。一八四九年埃門奴第二受其父翁白頭之禪爲王，統一意大利。綏教皇在中意大利之國王兼職，以兵據羅馬，制教皇，改作國都。一八六一年開國會，意大利新國之建立，規模粗備矣。彼當國數十年，地土日有擴張，殂後國人念之，爲建此坊，全坊以白理石爲之，高七十九邁當，長一百三十邁當左右；寬一百三十五邁當，向前環抱作弧形。弧中爲二層高台。埃門奴銅像矗立正中，高與坊稱，四隅天使像副之，像皆金色，承像之座，或柱，則以艷色理石爲之。自一八八八年動工，至本年已三十五年矣，尙未竣工。余等參觀猶有若干人在高架上作細工也，補記之。

二月十日

星期，午前寫日記，下午看電影，晚無聊，出遊，待款不至，甚焦灼也。

二月十一日

赴使館訪黃麗生君，彼湖南人，作外交官二十年矣。前日彼來訪，故往。借中國報數張，借歸閱之。晚看戲，非歐拍拉，亦雜有聲詞，且作諧劇，蓋此國戲較似東方戲也。

二月十二日

午前讀書，黃君約中餐於午爾別 (Dipsa) 餐館。館在一大地窖中，且在城之中心，乃古羅馬藏酒之所，今仍完好。羅馬式建築除麗巧外，皆渾大堅固，故能經久，遠非中國所及也。

下午赴埃及使館，請簽護照，由公使之子出而招待，談甚暢，且爲余作函介紹埃及友人，彼名齊佛亦有爵。埃及亡國後爲土爾基屬地，在數百以上。前世紀之末，英人及各國，思分裂土爾基，乃共輔之爲自治國。一九一四年，英人利歐戰機會，宣布爲其保護國，並得法美俄各國承認。埃及既脫離土爾基，思得真獨立，繼續運動，一九二二年宣告獨立。一九二三年，始逐漸向各國派使。駐此國使館成立，亦不甚久也。歸讀書。

晚看歐拍拉，覺並不甚精彩，同座兩女士皆本國人，略能英語，尙不寂寞。

二月十三日

與同寓本國人某營長談及歐拍拉，彼謂此城者並不好，意國戲以米蘭爲第一，那波里爲第二云云。余過米蘭而不看戲可惜！彼極稱其國女之美，勸余冶遊。余謂：「貴國女子，誠多

美者，然前友人導余觀妓館，妓女皆奇醜。「彼謂：『私娼甚多，故公娼乃無美者。』」彼導余先至一處，據稱爲此處最高者，似不歡迎軍人，以嚴裝肅容。老婦人出詢至彼家何事？余等乃去。又至一處，似歡迎余等，而妓女則皆甚醜。掃興歸。前日沈君評論意德二國女子，爲法國平均的好，少出色者，此國美者極美，醜者極醜，余以謂知言。余又謂此國男女社會有公道，女子凡美者，皆有男子愛之，飾以美裝，偕之出遊；而流落爲娼者，大都無鹽醜母，爲男子所棄者也。

二月十四日

赴土爾其使館，請簽護照，並訪詢土國與波斯交通，由祕書魯佛拉君 (Loutfolloh) 招待，知由土赴波須由君士但丁乘里海船至俄屬喬治亞換火車，至裏海再乘船至波斯岸，由岸乘汽車至波京白海蘭 (Teheran) 須三二十六小時，合計路程約須三三四日云云。魯君本爲軍官，曾在達裡海峽與英軍周旋，言及軍事，及其收回治外法權事，與高彩烈。彼國已改共和，國民軍少年大將軍克馬爾被選爲總統，全國執政者皆少年，國民志氣爲之大振也。

二月十五日

再赴土爾其使館，取護照。赴中國使館，由外交部轉電中原公司速發款，因前案款電，由上海轉，不知收到否也？

觀看電影。

在休息室讀報，勃羅的海商報 (Baltic Scandinavian trade Review) 去歲八月號 (1923 August) 已佛得教授 (Prof O Balford) 拉地維亞經濟觀 (Latvia's Economic Prospect) 文中，與研究新經濟趨向有關，略記於下：

歐戰時，俄政府將拉地維亞工場機器卸去載至俄國者二萬火車，議和後，交還者祇百分之一。拉國戰前種地八八〇〇〇，海克大爾 (Hektare) 合中國十五畝，產糧八三〇〇〇噸，現祇種六九〇〇〇海克大爾，產糧六〇〇〇噸；故須進口一四〇〇〇噸之麥，一〇〇〇噸之麵，乃能糊口。

李番尼亞 (Livonia) 及古蘭 (Courland) 二地，有貴族之田二〇〇〇〇〇海克大爾，已收歸國有。其中為農田者七八七〇〇海克大爾，已分給小農戶，每戶得十七海克大爾，因造成新農戶四萬家。其原貴族約八百家，每家准保留五十海克大爾，約合中國七百五十畝之譜。又拉地加里 (Lalgalia) 有古封地 (Feudal land) 六〇〇〇〇海克大爾，收歸國有後，以其中農田一四〇〇〇〇海克大爾分給小農，每戶十海克大爾，共造成一四〇〇〇家農戶。各戶合計有六〇〇〇〇人口，惟此地無住室，耕耘不便，乃由國有林中，每戶給以六十立方尺之木料，責其在農田中修屋居住。

二月十六日

午前，在室補日記，下午出遊購大化。(The Great Juhitates)爲世界各名宗教略史，共二冊。歸以六小時之力，略翻閱。所列爲拉麻，(Lama 歐洲古教)基那，(Krishna 印度教)一支其名爲基督(Prista 所自出)海墨(Herne 爲埃及宗教之一種)摩西(Moses 卽猶太教)奧佛(Orphens 希拉古教)比大高拉，(Pythagoras 希拉神祕哲學)伯拉圖(Plato 希拉大哲學家)耶穌(Jesus)原書法文爲許來氏所著(Edouard schwie)共二冊，法文已出二十四版。英俄意西俱有譯本，其書之勢力之大可知。然第一卷先以顏色爲人種之根本差別，大謬一。第二卷以拜祖教爲白人所首先發明，大謬二。以各宗教俱由拜祖先教生出亦不合，以荒古無稽之白人古教拉麻(Lama)始，以現在白人之耶穌教終，無非推尊白人而已。夜一時始睡，覺倦。

二月十七日

晨起遲，補日記。下午始知爲星期，出遊街，看電影，影內寫爲古埃及時代事實，場內座滿，多立者。余看完出門，知已購票在門外守候者數百。人之喜看去現時生活實際較遠之戲，各國皆然。中國言新戲者，今尙但知向下乘寫真戲中求生活，可憐可歎！晚歸再讀大化一書，摩西卷前二章，皆泛就一神教立論，推尊摩西，而不根據舊約，切實考證，余覺不滿意。近來變讀內容切實之書，不愛讀空論。

二月十八日

午前讀紅龍與黑衫，(The Red Dragon and Black Shirt)專紀意大利法西斯黨政事。下午赴街上不敢購物，早歸，仍讀大化一書。希拉古代亦信輪迴及再生之說，阿鼻地獄還魂湯等名詞，皆其古宗教所有，大抵二千年前，印度與歐洲交通，或多於中國也。

二月十九日

閱葺，步遊翁白頭公園。(Vila di Umberto)此園之美處，在下山處所砌之高牆，與兩山相連之橋，使平地造園，不能如此之美也。晚讀書。

二月二十日

晨赴信用銀行取錢。並掛號如有中國來款請通知，中餐在過街廊中立餐。一餐四五意幣。餐後，步行赴狄白島，島在狄白河中流，亦爲此城最古之一部分，如巴黎賽因中之有城島也。島不大，以二橋通於兩岸。至彼岸近橋處，亦爲鄉下村民所居，甚不潔。繞他一橋過此岸，此橋較新，而橋旁有已頹之古橋，尙存一洞，其建築之偉麗，乃遠在新橋之上。凡偉大之建設，必成功於偉大國家全盛之秋。羅馬古帝國之盛，不可復，此城之建築，乃永留一今人不及古人之感念。通此岸後，見一路向山上，左右皆高壁，乃沿此路上行。至山上見一古宮，其門額云某某故宮餐館。(Ristorante de Castello de)卽唐公使約余中餐之處，當時忘其名，入因囑

茶飲之，特記其名，歸書日記時，又忘之。出餐館，向彼岸下山，至大公園，入內行里許，並面見大墟，想必爲故宮之一。先自外路繞觀，至正門，有售票者，蓋有名之喀喇瓦拉古浴宮也。喀喇瓦拉 (Curvalla) 爲耶歷三世界時羅馬皇帝。弑父未成，父死，遂弑其兄，其行爲頗類隋之楊廣。此浴室爲彼所修，宏大比於阿古斯杜宮，內分冷浴溫浴熱浴三大部。其中部可容一千六百人同時並浴。周圍有廊閣庭台，皆飾以大理石。浴池之下，仍爲磨西式石花。室修於二三年，後漸頹廢。其中貴重彫像，及磨西花人物，無慮千百，大都爲教皇取去，陳之瓦堤坎宮。其紫色大理石之書恭寶座，現亦在瓦堤坎，余曾觀之，蓋希世珍也。出浴室，再向城外行，覺倦，乃轉入城中。適爲覺凡尼保羅教堂。(St. Giovanni and Paolo) 堂極偉麗，內爲複式，若連接量計，其長或在彼得堂(即教皇宮之教堂)之上也。此堂修築估借柯勞帝祠堂。(Temp. de Cavins) 祠爲阿圭匹那 (Agrisena) 所修，以祀其夫因其夫，已依羅馬法得有專祠也。堂內有墓，覺凡尼及保羅葬於此。古羅馬法城內不准葬人，此二棺葬此堂內，乃第一次破壞羅馬葬法，而耶教人嘗舉以自豪者也。觀畢出堂，尋得八號電車，徑乘至旅館門口，下車回寓。

開第二星期之房賬，自明日起館主又改革，房飯每日共六十意幣。不用飯亦不減錢。余以爲不便，無可如何也。晚赴外餐，用錢十三四意幣，餐甚適口。晚讀關於俄國書，一時方睡。

二月二十一日

夜多夢，睡不安。十一時始起。同寓有細細利島人，與余談。余聞細細利島人與歐洲稍不同，詢之乃知僅皮色較暗，則氣候爲之也。

上午路在街上遊覽，晚一澳洲人，就余談，詢彼洲情形，彼直言：「不准異種人登岸。蓋彼等認爲純種最好，故決不願異種人，與之雜居，此彼一般人之主見云云。」

二月二十二日

夜睡仍不安，起遲。下午，出城赴保季氏美術館觀。館分二層，下層爲彫刻，上層爲油畫，第一室有拿破侖之姊，溫奴維多利（Venus Victoria）彫像，大如生人，半臥一綉榻上，裸全體，下身覆薄紗，上身以玉腕置二高枕上，支頸斜倚。薄紗及綉褥如真物，逼近視猶不能辨真僞也。溫奴以美名於世，此像或可肖真。初嫁列葛列將軍（General Leclerc）早寡，再嫁保季氏親王爲妃。溫奴之美名，歐洲人無不知者，溫奴石像之美，羅馬及遊羅馬者，亦無不知之。蓋世英雄，絕代美人，並產一門，真千古佳話也。第三室之阿婆羅與大帕尼（Apollo, Daphne）特美，弈弈如生。第四室爲羅馬古代皇帝像，雖係後代彫刻，然摩擬皆有所本，前後十四代帝像，雜以其他像。此室柱壁，全以金色理石裝安，頂有美畫，地爲磨西式，其名貴爲世人所稱。余則重其多帝王像也。樓上畫品多可貴者，以帝那大狩（The Chase of Diana）。

溫奴古壁 (Venus and Cupid) 等最有名。此館爲保季氏所創，保氏本爲新納 (Siena) 族貴胄，至十四世紀熱心教權，來羅馬三世而後，取得教皇之位，卽保羅第五。1615—1621 彼族既掌教權，乃創此館，名出一家，其經費實出自公家也。館外附有極大之花園，美麗爲羅馬各國之冠，陵谷變遷，其園展轉收歸國有，後撥歸羅馬市有，今園改名翁白頭園，(Villa umbert) 而館仍名保季氏。出館向外行，直至動物園，所經過地皆在翁白頭範圍內，茂林古木，大都爲冬青樹也。動物內列獸并不甚多，然亦應有盡有，其好處在園之構造，凡蓄猛獸之檻，背後皆鉅石堆成之假山。山構造法極精，有洞通檻，自山之正面觀之，見洞不見檻也。山勢崎嶇高下，前有深澗，獸在假山內，祇可盤旋上下，而不能奔騰，故奔雖狹而不能跳越。澗外爲青草地，禁止入內。觀者隔青草地見山，見獸而不見澗。驟觀者往往失警，謂猛虎出檻，危在目前也。置水鳥處，鑿河通橋，以饒天趣。余在他處所見孔雀大都在巨籠內，此巨孔雀自由飛行，余見其落地，立觀之，彼從容經余前過，相距不過二三尺遠也。園中一切佈置，俱有山水林泉之天然趣致可貴。出園，穿林由小道再至大道，回城。步行約十餘里。總未出翁白頭園也。此城石圍牆，有城門，惟不及北京之高大整齊耳。城外半面，幾全屬翁白頭園也。

每晚總至隔壁茶館小飲。飲前照例與澳洲人瑟梧君 (ShireWood) 閒談，彼初喪妻，亦欲借談排悶也。

二月二十二日

讀書。將午赴使館，詢國內仍無回電，借中國報紙若干，及英文國際工人雜誌一冊同，中餐後閱中國報，晚餐後，閱工人雜誌。康那儕君（*J. M. Conacher*）所著歐洲農工制度文內，分歐洲農業爲二帶，一曰北帶，多大農，用新法。二曰南及東帶，多大田主，而用舊法，三曰中帶，爲南法北意及西班牙之若干部分，田主多屬平民，田塊多小，耕法較舊云云。其論制度有云：平民田主之地帶，保工制度，轉不進步，如西班牙田地，大都屬資本案，而農工每日八小時之法律，早經通過。如法國田地多屬平民，而此項法律迄未成立云云：又謂法國季工中，如大林園內，農工與田主尚有爭執。平民農工則愛與平民田主，在一混合社會（*Combined Association*）中，而不願入純粹之工人結合。且彼在混合社會中，凡有問題皆可以友道解決之云云。（*The French Peasant Worker is much more lapsed to enter a Combined association with his Peasant employer and a Purely Workers and Within that Combined association he settles question in a friendly Way*）彼但述此二事實，未大加評論。余以謂理想上之經濟制度，不在有保工良法，而在工人僱主之間，不爲階級的，則混合社會方能成立，而一切問題皆可以友道解決，或至無甚問題發生。此決非不可能之事，惟視學者肯向此途用心研究否耳。

二月二十四日

午前讀工人雜誌，中餐後，往遊湖上花園（Giardino del Lago）亦爲翁白頭園之一部。湖在高處，濱湖皆喬木，繁蔭蔽日。湖心有古廟，環湖多古彫像。湖之一面外向處，地勢驟低，因勢砌爲絕壁，及層台。每層再分格種花成紋理。天然人工，兩極其美。由此園跨過一橋，已進城。此處城因山爲壁，自外視之，峭壁十餘丈，內面則地與城平，方以爲台也。此處爲品秀公園，（Pincio）布置精麗，花木之茂如湖上。余繞園環城半周，至彼面則爲城內繁華之區。由園下城，層塔迴繞如殿陛，名貴雄大而美麗。至下面爲一大園場，名平民場（Piazza de' Apollo）環場爲高低不等之圍牆，左右兩半圓，相抱。牆上塑像及彫刻像甚多。或一面左右相配，或兩面相配，頗具方位的美。兩半圓之各端相抱處，一面爲極大牌坊，三門通車，左右二鉅樓拱之。他一面二教堂抱之。兩堂之間爲極長之王道正直街，即翁白頭街。（Corso Umberto I）街盡處，即埃門奴第二之偉大統一紀功坊及其偉像也。兩堂左右爲相對二街，一通參議院，一通王宮。各建築前後異時，而兩配台之巧，如此。可異也。由品秀下山之迴塔，亦左右相對，中爲巨廟。廟內爲立石銅像，廟頂則爲品秀之一部。故品秀園倚欄下望之人，其身正在廟上。廟之對面，爲另一大街，街接平民場處，正爲半圓牆上之偉大石像，故除由兩教間之三街，及對面牌坊所通之街赴平民坊，可徑穿場而過。其餘均須繞行。場正中爲極偉大之埃及方塔

(卽方碑)羅馬此物極多，皆全盛時運自埃及，而以此一爲最大。碑之四圍爲廣石台，台之四隅爲四巨石獅，口中噴水，其下匯爲池。巴黎建築多仿此城，其偉大或有過此者，而美麗終不能及也。由此街直行至高龍納場，(Piazza Colonna)高龍(Colonna)卽圓形螺旋紋之紀功碑，爲羅馬古代所創，此場正中爲一高龍碑，在耶穌歷一百七十年，由參議院建築，以紀其皇帝征克日爾曼及他處之功。碑上有古奧列路(Marcus Aurelius)石像。羅馬亡於耶穌教後，其人民尊教皇爲神父，而忘其祖宗爲誰何。自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至一千五百九十年，去前像而易以所謂聖保羅之石像，吾不知保羅之有功於意大利何若，但既徧地爲之修教堂，立石像，似足以報之矣。而必將數千年前之廟宇，或碑坊上自身祖宗之遺像毀棄之，而易以東來番僧，真不知其心理何以呈如是之變態耶？

此場四周皆爲大建築，去衆議院亦甚近，現衆院爲莫索索尼解散，再二閱月方能招集，風去台空，封閉閉戶。故不能入內觀也。場之一面，爲一銀行，其下層則爲咖啡館，及過街廊。廊內亦設棹椅售飲，余每星期必數次來此。今日略考其歷史，特記之。

二月二十五日

晨，讀古埃及人種考，下午黃麗生君來訪，借出飲茶，并在街內散步。歸後顧樹森君，字蔭亭來訪。顧君研究職業教育，數年前在國內曾充上海中華職業學校校長。「謂彼意中國所急

須者，爲科學教育，科學能助實業之發達，實業發達後，乃有職業之可言；若不急進科學教育，而先辦職業教育，職業學校畢業之人，卽爲失業之人！」其言切中時弊也。

晚，略整理前遊數國日記。

二月二十六日

晨，李時霖君，字海霖來訪，轉交由英國索得銀行寄來之函。函由使館轉，余寄款已到，狂喜。今日距第一次發電，已二十三日，中意直接不通匯兌，故由英轉，未接函前，余數日已焦灼矣。

下午赴通濟隆支行請代換兌票，彼不換，改赴銀行已閉門，此間銀行每日下午三時停止交易也。購關於土爾基書讀之，以備往遊。

奧洲人色五君 (Dr. H. Wood) 曾遊埃及數月，每晚嘗與談，詢以埃及情形。謂人極良善，詢其貌，謂南方來者，鼻上稍平，下略寬，兩頰微高云云。余所見之北方埃及人，則大都長高鼻，貌似歐洲人。有羅馬尼亞夫八亞大佛蘭那 (Adoverona)，愛與余談，與余以住址，囑回中國後，寄以郵片 (Por Las Car Catalai 55 Or 56 Bucarest)。

二月二十七日

晨，赴信用銀行換兌票未成，使館朱爽齋君導赴商業，彼無現磅，且言彼之信用函不能各

處通行。下午又偕朱君赴通濟隆本行兌換，由朱君簽字作保。本日先換若干爲意大利幣，下餘俟明日再取。偕朱君至一茶館飲，彼指二女子云：「皆娼也」。余詢其爲公爲私？彼謂：「私而公者也。另外有真正私娼，類中國之台吉，每日下午三時起，至七時止，索價較高，非同熟入不能往。」余詢何以必於此數小時內？謂：「此數小時爲普通人家婦女最閒暇自由之時，蓋中晚三餐之間，男子多往執正業，女子多於此時遊街，遊公園，看電影，因便私營此業，不覺發覺云云。」此種台基，大概在羅馬爲數甚多。

別朱君後，往看電影，除正式電影外，有本城風景古跡，及意大利全風景，演時男女二人輪歌，歌音甚美。意大利人有特別之聲帶，非他國所能學也。理髮洗頭，歸寓。

晚讀土爾基短史。

二月二十八日

晨浴，浴畢披衣當窗讀書。今日天晴，大有春意，讀土爾基國民軍編起記。

下午購古蹟及風景冊寄歸。赴通濟隆取錢，彼之磅票仍未預備齊，赴茶館，遇一中國人慕君，與談，始知亦使館人員也。

晚餐後，出散步，至翁白頭戲園看戲，乃雜耍之類，歌者甚多，未爲西班牙舞，舞時以手自打竹板，頗類中國北方歌者所撻之瓜答板，舞式，周旋多，折旋少，有類中國舞。西班牙境

內多齊剛人擅樂舞，此種舞式，如非雜有齊剛舞在內，則必有阿拉式在內，因大東方式也。十
二時始歸。

二月二十九日

起遲。連日借酣睡，寓此將近一月，略事將息，體肥稍恢復。車舟困人，最足減輕體肥。收檢行李，預備再起行。

下午再赴通濟隆取錢，遇王念劬君。同赴其友人丹馬人某君家茶會，余不速之客也。座中有美國彭省人煤礦之夫人，開口便云彼決不歡喜赴中國，中國嘗有拳匪云云。一瑞士夫人詢余中國宗教，余告以第一尊天，第二敬祖，第三崇德報功，及容納智識低者之另有所崇拜。凡宗教皆言善惡報應，中國言報應在生前，在子孫，印度宗教流入，僅以其輪迴之說，加一靈魂轉生受報耳。其他一如舊日，彼乃大贊成中國之宗教主義。散後，歸寓。餐晚又赴王君寓內談，用中國茶，大飲。去時乘電車未到，再僱車往，已距其寓甚近，而車夫乃不知其街名，再四問路，愚耶詐耶？意大利人能美術，而作事極笨極慢。晚時十二時，歸就寢。

三月一日

前月日多匆匆過去，尙不及知。午前赴使館先還代發電之電費後，訪唐君略談。下午出門，擬購美術品數種作紀念，入二鋪，彼皆不能英語，能與之商價，而不能商如何寄至中國，尋

與未買，王念劬又約至某茶樓飲茶，五時往。昨日之丹馬夫婦在焉。其他尚有四五客人，通曉請教貴姓，照例忘之。有一人住北京七年，能操中國語。丹馬夫人以樂名，昨日曾一聆之。今日詢余中國音樂發達歷史，此大題目頗難解答。彼先詢之王君，王君乃請余與談。余謂在四三百年前據可信之歷史，爾時樂按八音分類，乃就造樂器之原料分之，每類樂器多少不等。金絲竹爲進步之樂器，皮石次之，木瓠土最爲幼稚。何以八種合奏？蓋中國當時合千百國而建一最高之中央政府，一切制作，多先集各邦所有於中央，而後融會之，樂其一種也。由此逐漸發達，歷千餘年而制作大備，樂器種類多以百計，樂章樂譜亦極繁備，此時爲周代，亦即古文明最盛之期。周衰而後，中國文明分爲上下二級。下級務人生實用知識，如農工商賈，其人未必讀書，而實用知識頗完備，且多精深者。上級務政治哲理文藝掌故等學問。但此二級與歐洲塔級不同；上級子孫不讀書，卽變爲下級；下級子孫讀書，卽變爲上級。此後音樂亦爲二級，上級之音樂名雅樂，下級者曰俗樂。雅樂實卽古樂，泥而不變，漸以衰歇，今日能者甚少；於是上級人之能音樂者，亦隨之日少。至俗樂隨時代而變遷發達，其樂器自然不及歐洲音樂之爲朝野上下共同提倡研究者爲精。而其樂章樂譜亦燦然可觀，如今日各大戲園中，及全國各鎮村所皆有俗樂也。彼驚問：「鄉中亦有能音樂者乎？」余謂：「各村中且各有特別樂譜，乃至一村中各會，各有特樂譜。惟因學士大夫輕視此種俗樂，故言之者少」。彼問：「學士大夫中，

亦有能俗樂者乎？」余云：「有，但不甚多；近來且有多人提倡，蓋雅樂勢不可復，俗樂亦中國樂也。若再不提倡，恐久則中國音樂完全外國化矣！」將近七時散。

顧蔭亭君來寓，約至其寓晚餐，其夫人亦在此。餐後談至十一時歸。

三月二日

星期，往觀各古迹。先赴塔殿（Trojan）高龍碑（Conoun Itajano），此較前所觀者似更偉大。碑位於塔殿福祿宮（Fero Trojano 福祿本意爲市後已變宮之意矣），及塔殿廟之間。

宮建於耶歷紀元一百一十三年之前。面積甚大，中世紀全爲教會及居民所侵佔。僅餘空場一小片，前世紀向下發掘，深丈餘，現出宮基一部分，爲十柱九間明櫺大殿，前後二座。柱間可允許，徑三四尺，殘折無一完好者。全柱高度無從知，今周圍界以短牆，牆基下多砌有弧洞，內有殘破彫象等等。碑所以紀塔殿征服大西亞人（Dagun 英文）之功。其下方基卽爲塔殿之墓。

碑頗爲其銅像，亦於一五八五年爲教皇撤去，易以彼得銅像，塔殿廟卽所以祀塔殿者。耶穌毀之以祀馬利亞。今有左右相對之二教堂，皆前樓建於十六七兩世紀。廟之原狀，絲毫不存矣。

距此不遠，又有武神廟（Temple of Mars），尙存數楹，以白石爲之，又有奈法福祿宮（Fort O. di Narva），宮牆以巨石成立，有高十五丈者，今尙存其原形。此一段一面墻門雙坊，一面臨吉利宮（Palazzo di Girimale），卽現在皇宮，一面亦去羅馬福祿宮不遠。蓋古代自羅馬福祿

宮及吉利宮一帶，多爲歷代宮殿也。惟自尋小館略用食，歸途再觀吉利宮。宮大概分三時代修成，自外觀之，其接合之處，顯然可見。此處亦一小山，電車道由洞正穿其下。宮旁小園，名吉利花園。宮之正門略偏，其旁有一砲台，對面立一埃及方尖碑。碑左右三巨大石像，高數丈，碑上及門上俱刻有教章及某教皇時建云云。蓋此宮非羅馬古宮，而教皇宮之一，後門奴兵黨此壇後，佔有之也。由宮門右方下山坡，石階百餘級。距此不遠，至木拉德街（Via dell'annate），爲杜維照壁（Fountain of Trevi），如碑坊，極偉麗。前面有噴水洞甚多，洞口俱在雕像猛獸口中，景甚佳。相傳古羅馬時代由阿桂巴（Agrippa）修造。羅馬之有自來水（即噴水洞）自爾時始。今日羅馬之自來水，仍係由山上泉口接修鐵洞通城中，借上流壓力，分部全城，與他處之用水塔用電壓者，均不同。卽導源於當時，此照牆大約二百年前補修，原地非原物也。觀畢將歸，遇李君海霞同往觀跳舞，舞者良賤相混，以高等妓女爲多。七時半散，約李君至寓，同餐，餐後李君去。

今日星期，旅館內亦有跳舞，但舞者甚少，余往觀，有同寓女子本國米蘭人及一瑞士女子，現住家於此城者，皆強余舞，力謝之，不得，必至拖余臂於肩試之，余真不能，乃肯釋。此人試之，余不能，他人又復來試之。余臂足靈便，學舞當非所難，以余不贊成良家女子，可以與他人裸裝合抱，肌膚相接，故決不肯學也。每次舞畢，兩女皆愛來作余旁。瑞士女能愛語，

並屑屑言與其夫不合，分居事，余始知彼已結婚。米蘭女以兩手挽余手，並牽示其母，似言東方人豐美。余昨夜睡不甚好，已倦，牽於歐俗不便徑去。至十一時半他客有去者，乘間與彼等言別，歸睡。

三月三日

午前補日記，下午王念劬君李海霞君來訪。言及有伯爵夫人某開台基於某街，貴家女子至其處操神女生活者甚多，每日自下午三四時起，至七時全散，余等往訪之，以視其無聊貴族之下賤生活，至其地風去台空，乃改赴美術鋪，購摩撒花石（Mosito）若干。摩撒分二種，一為羅馬派，用極碎小石堆成，以建築風景為多。一為佛羅蘭派（Florence），以有色美石片湊為花鳥。余愛後者，以其姿勢生動，顏色鮮妍也。

晚留王君在寓餐，餐後偕訪伯爵賈伯樓夫婦（Le Conte maggiorino Copello Piazza Galeno. 6.）及伯爵包留（Le Conte Broglio Dafano）。賈伯爵為此城富爵，現充中美尼加拉瓜國（Nicaragua）名譽全權公使，其邸宅甚宏闊。包伯爵貧，充大學經濟教授，兼充尼國公使參事，故即寓賈伯邸中。尼為貧國，請此國人作公使，可節省經費。賈為富爵，充外國名譽公使，可得虛榮也。

賈君示余以尼國總統前年來遊羅馬之合影，當時外交總長名柴伯達（Zepeda）偕來，為

一純血印度人，然極精幹，彼以外交總長，負責整理金融，使尼幣回復原價，國人稱之。將來有總統希望云云。其像一紅臉大漢也，余詢包君以三問題，皆觀意國經濟者，分誌於下：問：「法法西黨秉政後，設立國民經濟部，主管何事？」答：「農林部，工商部，勞工部，所管一切併入，水利礦政亦歸管理。番賽和約意國東北疆土稍有擴充，從前亦設專部，現已裁去，以其事務分別歸併。故國民經濟部之成立，雖為創設，實係歸併從前共產黨當國時，分部至十九之多，徒以位置黨人，諸事多不舉。今部少而事都有專責也。」

問：「德蘭索米（即芬蘭）捷克各國農田都著手改制，如限制大地主及分田於小農等事；意國現在亦注意此事否？」

答：「意國山多田狹，大地主甚少，羅馬附近更少。共產黨當國時，曾有均田之舉，有田者被擾，所均去之田甚少，以分之工人，工人不能自耕，轉以荒棄。法西黨當國後，完全停止。現在情形，實言之，恢復原狀。政府勿無事自擾，而人民亦均相安。」

問：「現政府對於過剩人口主張設法與美洲各國協商移往，余意地中海對岸之意國屬地，利必亞（Libia Italiana）距離甚近，無有可耕之地。如有其地，氣候並不甚熱，何不就近移往。移至美洲各國，久則美化，是否能永為意大利人民？」

答：「對岸之地雖近，可耕者並不甚多。移至美洲各國者，彼等仍操意大利語，仍愛意大利

利國，可永久保持其爲意大利人民。」

今日來訪二位伯爵，本因余所購關於意大利現狀之書，祇對法西歌功頌德，而未嘗言及其經濟上之主張，及新設之國民經濟部所掌何事，故欲求一經濟學者詢之。包君能英語，買君夫婦祇能法語，故五人談，乃分爲二班。買君收藏有中國瓷器，啓櫥示余。未款以香檳酒，十一時半散。彼囑至印度等處寄以明信片，記之。

三月四日

午前，再赴美術鋪，略購物，一古代摩撒雞，廉價購之，徑送美國捷運公司託寄中國。歸收檢行李，下午二時，赴車站，二時四十分開車，赴納波里（Napoli）。途經鄉村，舊而且窮。惟火車雙軌，開行尙速。七時已到，下車擬寓大陸旅館，被無人接，乃改寓不列顛旅館（Hotel Britannique）。距車站極遠，坐汽車行四十分鐘，已至城外山上矣。晚餐多英人。旁桌夫婦二人，婦頻隔桌與余談，語來詢余富士山情形，余告以余爲中國人，言遂漸少；此種情形，已屢遇之。羅索云：「獨一能受白人恭維之人，惟能殺白人之人云云。」信然！

餐後，出門步行，循電車路下山，風景甚好。車傍馬車，兜余坐車，赴過街廊，價五李耳（合中國五角）。余以道遠，允之。至其地路價表上尙不足三元。余詢其價究若干？又稱十二元。此邦人愚而詐，付以五元去。在過街廊遇一童子，略能操英語，攜余觀古邦戲技院模型。

在小街一三層樓上，室圓形，周圍布梯環二十許，正中爲圓大圓梯墩，徑五六尺之譜，身紅色。周圍小墩上下三層，大都分爲三色。女經理（實卽老媽）出，略詢童子語，招裝古裝（實卽妓女）之女子七八人出，謂請選數人演技，余詢何技？答謂：與邦壁古城者相同。彼余余選五人，余僅選三人，妓皆奇醜。選定後，諸女子去，旋被選者復來，實赤身持一木製陽具，長約七八寸，據正中太誘墩上，坐臥起立，作種種交合狀。將畢，其中一年最老最醜者，忽棄其木具，奔余求歡，余呵止之。而回來童子乃自告奮勇，與之周旋，請余作壁上觀。余笑止之曰：彼老愚以當汝母，何愛之？彼答云：盼君多賞錢耳。觀畢付資出，又略付童子錢。童子甚雅，失教爲下流可憐！再回過街廊，又遇一說英語者，願導余觀邦壁妓院，知業此者甚多也。歸乘電車至寓，已十二時矣。

三月五日

晨起，已九時，開窗，一面對山，一面臨海。海濱低地爲下城街市，旅館在半山間，俯瞰人煙萬家，生絕塵之想。南窗日光滿射案頭，到此始真見青天白日矣！（在北歐遇冬，幾於昏黃迷離，莫辨旦暮）略寫日記。正午有蘭階地君來訪，彼習中文而無師，用法文書間接讀，其音可知，然能略說數字，與余談彼名（Leone Landroni）譯爲蘭階的獅子，不知爲何人所譯。下午往觀水族館（Aquario）在海濱上，其地名國園（Villanazionale）館在國之正中，

建築尙好。中多半動植物，(Animal Plant) 卽科學上之考驗，彼爲動物而其形狀則完全類植物也。魚類中大都爲已經見過者，星魚 (Star fish) 較多，此以下等動物，其形多角，☆西人謂之曰星。每角上面如樹皮，下面循生角刺，蠕動如蛆，各蛆自爲一生命，其大殼不爲共同生命，可怪也！水草魚，狀如藻荇，不屬時完全類植物。各葉之中間，如花心，有時各葉忽自動。細觀甚久，花心似爲營養重要機關。又纓絡花魚，與前當爲同類，惟葉長而柔，上有薄絨，色作鮮妍之杏黃色。有時自動的飄揚舒卷，狀態美極，此處之半動植物，爲其他所見之水族館所未見。大觀也。聞皆出地中海。其他海底植物，爲小樹，如枯枝。如巨人掌，如蔬菜者甚多；但不動。同行者告余云：「此皆動植物也。若然，則更奇矣。出館有售貝壳刻品者，藉爲所欺。略在海濱及園中周覽。購茶飲，赴通濟隆購票，明日遊湧波 (Pompeii) 及微蘇飛 (Vesuvius) 火山。並訂購車船票，赴希拉。歸寓晚餐，餐後略坐，閱書，作一大快浴，寢。

三月六日

晨赴通濟隆，彼囑八時必到，而八時半尙未啓行，人寓此邦，時間不值錢也。啓行先乘汽車赴車站，乘火車至微蘇飛山下，下車，改乘上山電車，先繞行爲齒輪梯軌法。至半山，下車，改斜升，則爲梯車，用鐵繩繫之，懸引而上，將至山巔，下車。山之上半，大都新破砧，(Lava) 色暗灰，有微黃者，草木未生，換車至車站，上有平台，可憑覽沿海各城鎮。至梯站，

則毫無所有。由站再繞行及至大山口，此山現已律死，不能見火。口如湖，以地氣中多蘊蒸，故湖內粒砒有作金黃色者，靈光曜日。湖正中，又如螺形小峯，峯頂又爲小火山口，其中尚煙突不絕。余數閉會觀此火山者，譽爲世界第一，以謂當與檀香山之奇拉或亞火山相伯仲，實則與彼相差較遠。此山之勝處，祇在山勢高聳耳。

十一時半，回至換車站之旅館中餐。十二時再乘車至赴滂陵之大道。所有上山之路及旅館，皆爲通濟隆所私有。路成於十年前，一九〇六年，此火山又爆發，路之最高一小段多終站被毀，當時爆發頗劇，山下各城約死二百餘人；砒砒流出者極多。地質燬碎，飛於空中，隨後下落如雨者，七日。所落之屑，每日不同，余購一小瓶作爲紀念。地質家言：此次以前曾爆發七五次矣。山口內近火粒砒現在仍爲靛質，守山者以小石像印入立塊砒砒中，作紀念品售人。余購一有英叟李尼像者。又地質中有他種礦質亦有被火融解飛出者，余得一塊，頗類金屬，不知是否？攆歸，質之識者。

十二時餘，至滂陵，遊者甚多。鄉導有操德法英各種語者。今日遊人以德國人爲最多，德國工商業家現在並不窮，故過冬時多來此間。車站周圍，亦成小局面之村鎮。古城緊臨車站，舊城門外，加以新建柵門，爲遊人出入之所。由左方購票入，歷四小時將全城路觀一周。本日應攜指南書來，鄉導所解，亦不甚詳晰，不過所得有直接之印象耳。略記於下：

一、街道寬者不過丈餘，窄者數尺，全用石（或係磁砧）鋪。下有車轍甚深者，知當時城內行車已多歷年所矣。有數街車轍已爲邊道（即人行道）之石所壓，兩邊道之間，其寬不足容車，似後來人口漸多，有數街祇准行人，不准行車，已開近日過街廊之先河矣。

二、街中酒店甚多，酒罈甚大，以石砌橫台，大門下有橫槽，可安板搭門。（河南土話）酒罈尚有完好者，以紅土爲質之陶器也。可知當時此城。酒風甚勝。

三、此地有希拉廟、埃及廟，足知此城在意大利之南，其開化之初，一面南受埃及影響，一面東受希拉影響。

四、其房門上必以橫木支之，有圈門者，亦然。此與東方建築極相似。其磨房內之大磨，與中國者極不同，狀類確臼，中有下遞之孔二三，如何磨法？迄未問明。在本城博物院中，見一小磨，上下二層，旁安橫柄，可以手轉之，與中國所用者完全相同。足證人類開化，有互相模仿者，有獨自創造者，未可一律而論。

五、石柱及其他種刻石，精巧與現代無別。畫壁上之色，歷兩千年如新，且其壁之底質極好，有崩裂而無剝蝕，不知如何造成。此邦建築之美，由來舊矣。

六、街上壁端多寫有告白，爲拉丁文。當時政府對人民之文告，亦發達矣。

七、地有水管，可通各街。及各大室中。街上有紋石水池，池旁石像內鑿水管，向池噴水。

。各大室中，浴池花池，廚房，亦皆有水管。大室有重壁，壁中可通熱氣。不謂此種近代文明，乃爲此城二千年前所通用，可奇！

八，有男女公共浴室二所，極偉大美麗，男子浴室，旁有花園，有運動場，設置之備，出人意外。

九，各大室中畫像多春宮。有二處畫陽偉之男子，以稱稱其重量。又街上亦有二處以陽具飾於牆上者。一處在大街上，云係恭喜標誌。(Lucky Sign) 一處在小街上，隨街室內畫春宮。小室內有專炕，如北京所用者，似係妓館。其門外陽具，殆招牌也。是處古代風氣，可見一斑。

十，博物院內所存人尸數具，犬尸一具，體肉完好，與生人相類。不知者必以爲白泥塑造之品，蓋地初震時，其人方睡，爲火山滾上下之硬灰所壓，不復能稍動而長眠矣。與身體接觸之灰結爲硬塊，以後其尸融解逐漸消失，雨水浸灌帶入若干泥質，補其空處，久而漸滿，且凝結甚堅。乃與原來真人毫無差異，怪事！怪事！

十一，小戲園一，可容人一千；大戲園一，可容人五千。此城當時共有人口不過三萬餘，而有如此之大戲園，足知爾時此都即以共同娛樂爲生活。其建築之法，下面半面爲戲場，相對之半面坐貴族，周圍之座逐漸增高，與現在大戲園無別，以坐普通人。下等人坐位愈高，其品

級愈低。

余等先觀各大街，大室，次略觀小街，最後至博物院，在城之彼面，隔他一城門，名爲臨海門，此街卽名臨海街。院內存品甚少，云重要者均早經移入納浦里城中博物院矣。折至原進城門，出，門內外見古墓若干，未詳觀也。至一飲餐館，購茶飲。其中兼售關於古城影片，余購若干，有一冊彼名爲祕本，索值意幣百元，合中國錢十元，購之，蓋爲此城春宮畫，及雕像，余所曾見者，不過十之一也。五時半乘火車歸，來回所經以園田爲多，尤多葡萄。葡萄樹以各樹各枝，互牽於他幹上，不須搭棚，其法甚好。樹下均兼種冬蔬早禾，樹葉成蔭，則禾蔬已成熟也。此國山多田少，而人稠，故爲設法以盡地力也。回城又購貝壳刻品，及磁刻品小件若干，作紀念。

回旅館，蘭棚第君在此相候，約定明晨同觀博物院。晚讀關於滂陂書，語焉不詳，亦謂觀古城者，非先觀此城博物院不可，略考微蘇飛火山，及此地各城之小史。

三月八日

晨起略作日記。十時赴博物院。蘭朋第君先在門口相候。余購二票同入觀，此院初建於十六世紀爲大學校，後至一七四八年布爾奔族 (Bourbon) 札利第三，初王此邦，開始探掘各古城遺物，收築日富。至一八一六正名爲布爾奔皇室博物院。(Museo Reale Bourbonico) 埃

藝奴統一意大利，改爲國家博物院。此地面海背山，氣候溫和，沿岸城市，發達稱繁。自此城至波陵一帶，如海古瀾（Herculaneum）如阿朋特（Apante）如列辛（Lesina）等六七城，相距均甚近，而海濱二城美藝最精，其受火山之害亦最甚。此一帶爲古時意大利西南部，文化中心，而此博物院之宏富陳列，乃其文化遺壳也。其中亦有中世紀美術品，及羅馬等城古物。而其精華全在本地古物。吾輩遊此城所注意者，亦在此也。歷三小時餘，倉猝分觀各室。將有關本地文化者，略記於下。

第一希拉及羅馬神話，大概同一系統，以齊無爲最尊。卽拉丁之會未（Jove）英語之求必得（Jupiter）如中國所謂玉皇大帝者。其後耶穌教在拉丁語中之帝無（Devo）及現在意大利西班牙語中所稱之帝由（Dio）皆由此語衍出，此神最高無上，歷娶多妻，一名模嬌，（Metis）爲大海之女，一名特奴。（Thenus）一名列圖，（Leto）生阿波羅，（Apollo）一名馬雅，（Maia）生海美。一名丟娜（Dione）生阿甫第，此外尙有他妻子，不能記其名矣，妻子皆爲神，皆有特長專掌。遂演成一種家族一系多神教。而其美術之發達，卽由於彫繪神像。近觀神話史，始知各處博物院之美女，大半爲齊無之妻女，而以溫奴之像爲多。溫奴（Venus）卽阿甫第（Aphrodite）爲女子美之代表，亦爲代表愛情之神。此神展轉由印度流入中國，稱爲金花聖母。各處彫像大半赤身。此地所彫者，示現三身，窮極妍媚，蓋美必含有刺擊性，此種美術

殆以對於性感之刺激性強而稱。他女子像亦皆美，大都齊無妻女也。

第二，他處亦彫赤身男子，而以此處爲最多，男子彫像最通者，一爲愛莫，(Eros)亦名愛神，(Amour)爲溫奴之子。二爲阿婆羅，阿波羅文武兼資；且爲音樂等神，爲美男子之代表。此地所彫者，除上述二人外，尚有海美(Herme)丟尼素(Dioniso)安湯牛(Antonio)阿斗尼(Adone)等，皆俊美，皆赤身，皆明彫男具。此種多在阿波羅室。似此地特愛男性美。

第三其特別室，(亦名保留室Reserved Cabinet)皆淫褻繪圖及彫刻。關於男子者，一，特生偉具之男子，二，雞姦者。三，日用品作陽物形者，如水管，如桌腿，如燈，如衣掛等，不勝枚舉。四，奇想之陽物，如前後生二陽，頭生數陽，陽物俱五官，陽物生腿，陽大於腿，陽大於身，陽上生陽，種種怪誕猥褻，非可思議。此室閉門，須聲請乃開門令入。

第四，普通畫壁，大都有春宮。廣庭白晝，奴婢侍立，赤身在几案上作種種變式交合，其方式大都爲余在古妓館模型室所見者，或云此滂波城當時生活實況也。

第五，有古城中發見之玻璃用具，及印模等。模多小品，今日美術鋪所售之小品彫刻，其精尚不及此，蓋以刻品印作模，再轉印新物也。

第六，有偉大之彫刻品，其美麗不讓後代，而雄偉尙爲後人所不及。

此外尙有油畫專部，與他處者無大別，多中世及近代作品。有畫師數人作畫其中，有二人

爲蘭君之友，皆摩羅

蘭君自赴過二面對街

長數十丈，寬數丈。

巫案。室內陳列大架

廢古桌一件，砌石

二日自意國東南境布

赴大過廊（與王宮附

三月九日

翻書寫日記，對

一十年，其與他處有

。(Marsian Confr

歷史家推謂紀元前六

，爲歐司坎人 (Osc

亞 (Oscan) 帕香

約自紀元前四百四十

年淪入浩劫。前後約四百三十四年，殆全爲羅馬皇帝貴族遊幸娛樂之所。故紀元六十三年火山爆發，此城半歸燬廢，不數年間，恢復如故，或更曾美麗。羅馬爾時爲城市政治，羅馬一城之貴族，以此地爲歡樂宮。他城貴族，亦必不棄足。此其恢復之易也。至七十九年火山又爆發，視前倍劇，於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將全城及附近他城，全行掩沒。山石灰土覆城上者由深丈餘至二三丈不等。地形全變，遺址無從尋覓。而百餘年後羅馬雄主弟杜（Titus）猶夢想恢復，未成。此後漸聲消影滅矣！一千四百八十八年後，意大利作者因文藝復興之影響，考究古事，多言及此城；於是其名稱復活，而尋求遺址仍不可得。一五〇二年，工程家方丹納（Donati co Fontana）由撒爾奴（Sarno）至安農斜他（Annunziata）整運河，發見此城古物甚多，此城之地位始定。然城舊本臨海，現將乃去海四啓羅邁，（合中里八里）之遠，宜前此之不能尋得其地也。但繼此仍無有力者設法發掘。至一七四八年，布爾奔氏王此地，以那波里爲都，札利第三派西班牙人爲工程師，專理此事。至今一百七十八年，未嘗間斷，始將全城現出。城內原狀，均不使傷損；而壁上有畫者，更以科學方法，將壁皮取下，以木框承之，移懸博物院內。最近數年內仍有新現出者，知發掘之工程，仍不得謂之告竣，而其已發出者，流聲寰宇。於是此地，又成爲全世界遊歷家考古家叢集之地。

考當時社會生活之狀況，當先考其百業發達之程度。城內可考見者，以酒店爲最多，其用

其中以酒釀爲最大。考國家博物院中有酒神專部，陳醉翁醉婆醉兒之彫繪品，由此可直接考知其製酒業之發達，間接推知其種葡萄業之發達。城內狹小祇足容飲酒之人。充量言之，或兼有製酒之人。而種葡萄之人，必居鄉間。此地有磨坊，有麵包房，其時必有穀品食物，而城內房屋布置絕不宜於農人，則鄉間之耕夫必多，其鄉民之村居散居，雖不可考，而此城有三萬人，附近他城亦必有若干居民，則鄉居之民，必有相當數目。因城內所居，僅爲貴族，及少數之工商人耳。

再考其政治情形，歷史家稱之爲共和政體。城中各街壁上之告白，皆布告公民，使往選議員者。但爾時既有城鄉界限，又有奴隸制度。則所謂共和者，貴族之共和；奴隸不得與焉，市民之共和；鄉民不得與焉。史家稱羅馬爲共和政體之祖國，然爲階級的共和政治，而非大同平等之政治，可由此城以推知之也。城中居民，半爲廝養之奴隸，鄉間居民，無異服務之牛馬，而貴族乃得安閒以發達其文藝事業。

此城文藝無文學哲學可言。惟彫繪之美術，特爲發達。歐洲此種美術，導源於遊獵石器時代，專表現肉體美，自衣冠文物（此名詞久不用今漸覺其有價值）之人之眼光觀之，不免覺其對於性感之刺激性太強。然見慣則美術方面之刺激性漸減，而賞鑒方面之美感上需要性感刺激性之度轉漸增。肉體美之最富性感之刺擊者，在女體爲胸前酥乳，在男體爲跨下玉莖，在美術方

面二者既分別爲屬性之特別表現，賞鑒方面，亦因本身之性別，其刺激性因之懸殊。換言之，不論男女，皆對其異性的肉體美之特別表現所受性感之刺擊特強。而對於同性者則弱也。但男女之間，亦有差別。即女子對於雙乳僅因其物爲男子所愛所發生些微之性感刺擊。至男子對於玉莖，不但因其物爲女子所愛已也，其本身性感之發生，發達，及發洩，皆以此爲維一機關，故其刺激性之強，遠非女子對於雙乳可比。此此物之所以在此城美術上特別當令也。此間畫多二體人，(Hemaphrodite)胸垂酥乳，跨挺玉莖，一體而具兩性之特別表現，此城人之理想上的美，無以逾此矣。更有進者：女子對於同性美，縱或愛之，生理上實不予以享受之可能。男子對於同性的美，酷愛之者，即可以反抗天然，另闢法門。羅馬瓦提坎中，已有山神向愛神比昵之狀，此處有山神向愛神求歡之及成姦各像。更有山神自相鷄姦之像，及求姦不遂，向彫像獻臂，借石具以殺慾之像。其涉想之穢污，不可思議。然充崇向肉體美之心理之表現，不加限制，其流弊所極，非至此不止也。男性肉體美之對於男子，如上所述；其對於女子任何種變式交合，及怪誕陽物之畫，皆成並通陳設，日常用具，不復能爲強烈之刺激，於是乃有陽首鳥之畫像，無論女子行立坐臥，鳥飛而與交，鼓翼奮進，當之銷魂，求鳥者鴛鴦露私，奮奔如狂。遇鳥者行者失路，工者棄具。得鳥者狼藉橫臥，骨醉神迷，充徇徧野，彌目皆是。初觀之，疑爲此種情理外之絕倫穢褻想像，美術家何由得之？繼知崇向身體美之心理之表現，不加限制

，非如此不足以滿足其性感刺擊之需要也。

此都宗教，雖有埃及之伊思廟（*Isis*）然廟亦全爲希臘式矣。埃及勢之衰久矣！或在有史以前也。有齊無廟，齊無在希拉及羅馬均爲最古之神，而此城則阿波羅廟爲最大最精之建築，以阿波羅爲其護法，（*Potiron*）尊神。阿波羅即齊無諸子之一，代表男性美者也。希拉神話中：女王愛美棄國而奔其仇，繼母愛美，背夫而通其子，兄妹愛美，可成夫婦，斷髮不經，據書通記載，多有祀之者。此城加甚，故有男神向女神求歡之像，男神向男神求歡之像。宗教與美術猥褻爲姦，此城乃成爲羅馬當時「縱慾敗度」淫褻穢垢之中心點！

余初不贊成「耶穌教上帝造人，處女生子之誕說」，然以視上述之宗教，吾嘗贊耶穌教。余素不喜耶穌中世紀黃面僵尸，血痕模糊之經典畫，然以視前述之美術，吾嘗贊成耶穌畫。羅馬之亡，耶穌教有力焉！由此城推之，羅馬文明本身，實有致命傷，耶教縱不亡之，本身亦必自就衰亡，今日其賸餘文明中，仍以表尙肉體美之特性，爲其要素之一，通行於歐美各國之美術中，及社交中，此亡國弱種之毒物也。特其賸餘成分，不足發生滅亡之效率，而決非近代各國強勝之原因。吾國人之遊歐美者，往往誤攜此毒物歸，以餉我同胞，吾素疑之，而未敢決。遊此城後，乃敢放胆言之：滄陵沈埋將二千年，而其附近城市未全毀，當時居民未全滅，流風遺韻，猶有存者。試徘徊過街廊中，向茶役嚮導叢細語，知青年男子操淫業者正自有人，且其

人代女性作用，以滿男性之要求者尙少，而表洩男性本能，以供酷愛同性美之男子之享受者轉多。此一帶人之具有特殊嗜好，蓋其祖宗所崇尚之宗教，及美術所貽賜也！

凡一國族宗教文藝上之所崇尚，其勢力超越於政治以上，而浸灌一般人心理上者極深，足以化民成俗，傳之累代。吾國政治，太尙苟簡，學問太涉玄虛，國勢不振，政象不佳，皆此之由。而吾民族之偉大，國俗之敦厚，工作之能勤奮，求學能銳入，則超於他國人之上，何由以得？此則吾積代來之宗教文藝所含蘊滋育以成。他國之文藝入中國，胎息搢醉，他教之神，傳入中國；穢迹日消，含宏廣大以成國俗，有待修正之處雖多，必須保存之處更不少。吾國人之遊他國歸者，往往欲舉吾宗教文藝爲根本之剷除或改造，則對他國宗教文藝之利弊，及吾國宗教文藝之價值，未嘗深考；或考焉，有所所蔽也。

晚看歐波拉於聖喀羅園 (Teatro san carlo) 南歐各國，凡國王之對耶穌有功者，教曾封之爲神，名稱上卽冠以聖字。聖喀羅卽那波里王扎利第三也。本日戲甚好，而布景尤奇。戲名桑蘇尼與大里拉。桑爲奇士，大爲美人。第一幕：國王桑蘇尼爭婚大里拉，角鬥王敗傷，桑遁。第二幕：王納大里拉爲后，后獨遊遇桑綢繆不及亂，后還宮，桑尾之，至宮門爲衛士所捕。第三幕：桑囚地窖中鐵鍊推磨，隔壁樂舞聲可聞，一宮女來牽之去。第四幕王在麗宮大張樂舞以娛后，同時宮女牽桑蘇尼至，后方飲，碎金杯於地；桑蘇尼大痛，擊柱，柱拆，殿傾，恩愛

傑仇，同歸於盡。此劇爲某大劇本家所排，今日第一次開演，去奇士者爲奧土地。去美人者爲魯瑟沙佳，(Ingenia Lutzeska)皆此邦名角。觀畢，歸寓，已一時矣。在歐所觀之戲，似以此次第一。

三月九日

仍考書，寫日記。下午倦，出門，無可往，再赴國園遊並飲茶。留心園爲新建，其石像十之八九皆赤身美男子。此都之重男性肉體美，蓋至今未衰也。

晚寫日記，遊此城小結論告竣，已一時餘矣。又略檢行裝，備明晨起程。

三月十日

晨五時餘起，續檢行李，先將大箱交館後運車站。七時前動身赴車站，大行李之運費費五十餘李耳，(意幣)而由旅館至車站一段，館役竟費三十五李耳，直欺詐也。

七時十四分開車，二等座人太多。且每站多上下者。約十時至沙蘭奴(Salerno)西向薩地中海。爲南部大城之一。由此東行路變爲車軌，漸升山上，穿洞極多。山內人以牧爲業者多。戶口不密。正午至山頂，又徧地有積雪矣。然不寒，雪正在融解中。下午二時，至巴吞沙城(Patenza)爲山上重鎮。車上無飯，下車在此城。購面包一塊，米團一個，(以大米爲團加他料燻之)炒雞蛋一片，紅酒一小瓶，橘子二枚，返車上食之。山上雨量足，土壤肥，惟土不甚

厚，內有碎石耳。開闢者不過一半，農人以鋤代犁，其法極笨。種麥者很多，房屋甚小。三時餘下山，耕田仍用鋤，多女人耕作。平野漸寬，田仍有未闢者。同行者有自美歸來者，告余：此地卽三母尼(Sarnite)人與羅馬人大戰之所。此地古卽名三母尼(Sarnio)也。五時餘，至大浪坨。(Taranio)城。城對大少挖灣，卽意大利半島南端之馬蹄灣。此城爲沿海第一大城。灣內水清如鏡，略停車又開行。晚七時餘至布林的西(Brindisi)下車，僱車寓國際旅館。館甚美潔，而旅客寥落。晚餐後，略看書寢。

三月十一日

晨起早點後，僱車往觀博物院。院之建築，不大而極古，爲巴庚教，舊廟後沒歸耶教。入內一教士著禮服招待，蓋院屬於教堂也。彼不解英語。院存皆本城古物，多有刻字；字分三種：一希伯來，二希拉，三拉丁。教士爲余言：希拉羅馬造像之分別：希拉衣紋多周折姿勢美，羅馬衣紋交直，姿勢雄。余得其意，仍不甚能辨別也。有地圖一紙，附西班牙文，爲一百八十年前故物，爾時此一帶猶屬西班牙管轄。余言在此小城，見四種文字可幸！彼乃繼書古錢部，有中國字之錢；又出其經典部，有中國字之譯經短片；最奇者乃有王照之官話字母，譯經一段，下注拼音王照(Wang Tchao)字樣。教士知余爲中國人極喜。又以余能知名刻像之名，謂余通拉丁，乃操拉丁古語與余談。余更不能解。觀畢，彼出冊請余題名，又贈余以古物照像二

紙，並題名其上。余不能全識，讀彼觀其音。迨寫日記時，出紙觀之，仍不能讀。余酬以士利耳去。在街上購微物，有童子能辨余爲中國人，又有一通英語者與余談，皆能知余爲中國人，惟旅館及教士，初皆誤余爲日本人。大致此間普通人皆認東方人爲中國人。旅館及教士，曾招待日本人，因致誤認也。

歸途觀羅馬高龍碑，(Colonne di epoca Romana) 碑式與在羅馬所見者相類而較小，爲羅全盛阿庇亞御路 (Appia) 之終點，及海路交通之大門，御路上修復道，承以石柱，長六百里許，由羅馬城直達此地，今復道及石柱，在羅馬猶有數段未壞，長以里計。余曾見之，忘寫入日記。古建築之長，長城以下，此其第一矣，余有眼福，乃得兼觀其起點，及終點，可幸之至！歸寓中餐，遇三日本人，一人通英語，彼等自雅典來，赴羅馬經此。余初以彼輩人爲慢余，繼知彼不通西語；與余言者，乃其譯人同來者也。余在俄京，亦曾遇日本此類遊歷家。中國有資而不通西語者，大可師此法也。略寫日記，以通濟隆之定船單，交館員換船票，並以行李票交彼取出，徑送船上。以所餘貨幣，改換希拉幣，預備今晚上船。下午在街上遊，市人有玩藝會。前一車載樂隊，樂器有大皮鼓，銅鑼，大鏡，大鉦，及長笛鑼鼓等物，完全與中國北部鄉下所用者相同。笛較長其樂調有與現代軍樂相類者，亦有通通鑼，滴滴打等調；與在中國鄉下所聞者無別。後一車，上置高坐，有人拌作莫蘇李尼立而指揮一切；觀者傾巷，余亦隨之觀。

。晚五時上船，七時開。船小僅九百噸，回憶檀香山乘八百噸之船事，心頗惴惴。同船有能英語者二三人，多與余談。一爲英國某船之海員，爲余談暈船原理，謂：海面上大氣，有地厚薄不均，故其壓力亦不等，厚處空氣爭向薄處來補其空隙，則成爲旋風。多數旋風，互相衝擊，成爲旋潮 (Revolving Storm) 旋潮中所含旋風數多少不等，愈多者船行經過，乘客愈易暈。其數在一方海里能自二至一百。此潮希拉打立語俱有專名 (余忘之)，中國名爲太風。(Typhoon) 英語通行卽爲旋潮云云。按太風與音久已入英語通用。卽中國各記載中所稱之颶風。意爲備俱各方之風也。近來多衍寫爲「颶」，誤！余曾遇此風數次，皆大暈，曾推其理，雖近似，究不當也。然余說兼言及地底形勢，及各方水之潮流，或亦有參考之價值，晚早寢而不成眠。余遊意大利，於是日告終。

第三十 阿爾般尼 (Albania)

三月十二日

晨，船泊港四十，意大利音曰：三提瓜連大。(Santi Quaranta) 希拉音曰：阿由撒連大。(Avios Sarunko) 聖四十，其共同之意也。此城歐戰爲希拉所據，耶歷一九二二年，劃歸阿爾般尼。阿國有海口五，此爲其最要者。岸上破屋數十間，有極舊者，似廟非廟，或數百年前物。船停此不過一小時，不便下船。且岸上一覽無餘，亦不必下船也。由船上船之人，十九衣服襤褸，有不能蔽體者，更有著長尖鞋，尖長出脚可數寸者。女子曾以帕包頭。男子有戴襪白式小帽者。不問而知爲回教徒，余多經此一國，既不下岸，翻有關此國之書，略閱之，摘記於下。

阿爾般尼，位於阿推亞堤 (Aratie) 海東岸，當中歐入地中海之門戶，西與意大利之布林的西正對，相隔不過五十海里。北部三面臨豫溝司拉維，(Yugoslavia) 南部東臨希拉。此邦古代處於文明國之正中，且密接，宜文化發達，早有可觀。乃事實上，此邦無歷史可考，識字者亦殊寥寥，語言紛歧，山居者尙不知山外之有世界。吾人所能考者，此邦由土爾基司庫他里 (Soutari) 亞尼納 (Yanina) 二省，及其他小部分合成。其人之居北部者，大都呼爲格個 (Gha

os) 居南都者，爲陶司克。(Took) 耶歷一四三一年，土爾基平定此土，分省設治，爲此邦人被治於政府下之初元。繼此亦間有日爾曼之小野心家奔據其小部落，自稱山大王者。時爲一四四三至一四六八，旋爲土政府驅逐，而歐人愛稱其時爲司坎德伯親王 (Prince George Castri of Scanderbig) 時代。土政府治理此地，因其部落，以其酋長爲伯。(Bay) 殊無改進之功，亦無騷擾之罪。人民轉變愛戴之。十八世紀，歐人又有小野心家，往此地南北二段代本地人民謀獨立，而彼爲之王，騷亂二年，卒彼驅去。直至一九一二年，受巴爾幹戰爭影響，始由倫敦大使會議，於十一月二十日決定，此邦爲自治國，其疆宇大致劃定，派一歐洲親王威廉(似係英人) 治之。然人民仍不甘心，各國又設國際委員會以監督之。此議於一九一三年，決定；一九一四年，威廉親王始敢承受王冠，來此地稱尊。未數月，歐戰開始，各國軍力不顧及此，威廉及各國委員倉皇出奔，此邦可自由矣。歐戰將終，意大利希拉等分攻其地，意軍最佔優勢，海軍佔瓦番納 (Valona) 海口，國內又有獨立政府之組織，現象紊亂，數年，各強亦不願一國獨據其地。至一九二一其國國會成立，憲法制定，一切選舉，以宗教爲單位，比例當選。其國回教居十分之六以上，耶穌教分希拉羅馬二派，故選舉仍以回教居多，歐人所無可如何者也。國中政權操於監國會議。(Council of regents) 監國四員，回教佔二人，希拉羅馬教各佔一人。其全國山地居多，無鐵路，除沿海各地外，交通極不方便。農業極幼稚，他業更無可言。

。近來有中學二處，完全小學二十八處，單級小學四百七十四處，無大學，以遷送留學生代之；今留意者，有四十四人。留英者五十五人。留法者三人。其疆界於一九二二年始經正式劃定，此國獨立，意大利之力居多，蓋意人思伸張勢力於阿推亞提海東岸，縱不佔有，亦必植勢力於其中。劃界之時，極力主張損希拉以益阿爾般尼，而阿界乃南伸數十英里，直至哥佛島對岸，現有面積約計一萬四五千方英里之譜，人口約計八十餘萬。自此以後，乃與土爾其完全斷絕關係矣，古時其國通用土國貨幣，今土幣既無，其國尙無銀行，無貨幣，鄰國之幣，大都可以通行。此國無可獨立建國之價值，而在歐洲現狀下，非自建國不可。歐洲文明分裂性最強，故歐洲分裂之趨勢，仍未告終。今英俄法等國，乃急急欲介紹此種文明於中國之遠疆，吾國不可不省。

第三十一 希臘（自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月十六日共五日）

1 由哥佛上岸遊覽。2 由帕塔下船登車赴雅典。3 希臘鄉間耕作情形——以鐵犁犁以女子代牛——
4 在雅典參觀國家博物院。5 參觀阿邁荷里——為最古之城墟。6 參觀希臘古蹟——玉皇廟。哈得
林坊，露天戲園，丟尼素戲園，音樂廳，哈待林圖書館，羅馬市，漏塔等。7 古希臘與今希臘。

三月十二日

船離塞四十約一小時半，至哥佛（Cafu）島岸，島逼近陸，因島之口岸在西南，故繞行
須時也。岸上有城，亦名哥佛。船停時正午，先用餐，乃由小舶下船，島風景甚好，城有人口
二萬七千餘，在全希拉居第七。距城十餘英里處，有德前皇威廉行宮，今為希拉政府沒收。其
地名阿喜隆，（Achilion）以遠，來往觀。赴城附近一小山觀，山一面臨海，一面臨湖，故或稱
之謂島。山坡有一種樹，幹內木質，逐年脫落，而皮層完好，互相括連，故樹幹玲瓏剔透，如
太湖石。葉小經冬不落，遍山皆是，豈中國小說所稱之零落樹也。詢之車夫，彼云名謂海覺波
羅（Halion）樹。山上有小鋪，售飲料及風景冊，購二冊歸。略遊城內，有番尼氏（Ventis）
（佔此島時所築山寨，及市場，今尚完好。市場仍為交易之所，此五百年前物也。番尼氏今屬
意大利，在其東北境，以水鄉風景有名。此城歷史上實與意大利有些微關係也。下午三時，回

船，三時半，船開行。夜來大風浪，暈甚，吐，不能成眠。

三月十三日

後半夜，浪少息。天明已近岸。八時船入灣內，至帕塔 (Parus) 下岸。關員驗護照，免看行李。略用早餐，上火車。車軌窄，頭等座寬不如意大利之二等。余室有五座，而客人有六，極不便。此國人出門愛攜物，室中有活雞二，花盆一，菜籃飯筐數件，更有他箱包類，路爲之塞。然彼此甚親，吸紙煙，必以讓入。有軍官夫婦，中餐，以其所攜餐品贈余等，每人麵包一片，肉丸一枚，余食之，完全爲中國味。詢其名曰：格夫台氏，(Gaitesh) 爲土爾基名詞，因此物由土爾基傳來也。同行中有一人通英法等語，軍官亦解英語數字。同船之人，有座隔壁車者，有時亦可談。車上無飯，至一站下車購食物，余購麵包二片，炒雞蛋橘子數枚，啤酒一大瓶。酒與果亦與座客共之。下午五時許至一城，名渴林頭。(Korino) 希拉地形如掌，五指南伸，掌心有湖，西向通海，東亦近海岸，故多名之爲灣。其形如一斷掌紋，名渴林頭灣。此灣南北兩岸皆高山，而北峯尤峻，現猶積雪未消。山坡下之平地，甚狹，農耕之法不進步，以鋤代犁，以女子代牛。荒坡泥土中，荷鋤者十之七八，皆女子也。鐵路沿南岸東北行，至渴林頭城山與湖相逼益進，無田可耕矣。而此城乃甚大，意此地必有通山至他面之路，車過城後，同行者云：「前面爲大運河。」立視之，北面通湖，南面通海，寬不過三四十丈，而甚深。

。雖此城山勢較平，距水面猶數十丈也。河共長四英里，由法人代鑿，於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九日落成。法人愛尋地腰開運河，蘇彝士河成，爲英人所奪。巴拿馬未成，爲美人所奪。法爲歐情民族，好大喜功，而無徹底計畫，往往類此。渡運河橋後，地勢較平衍，東南面海，地不甚瘠，而因多石子。（他處亦如此）農民苟且性成，不知檢石出以便耕作。由此至雅興百餘里，皆可耕之田。九時半至雅興，下車有譯人，在車站，以便過客，亦以欺過客。車夫非先講價不趕，路上多泥，先至馬哲司提旅館。午前曾有電定房，彼無房亦不言電接到否，若不願理生客者。改至大英旅館有一甚壞之房，雅興有大廟，嘗多香客，故旅館人滿爲患。

三月十四日

倦思休息，午前未出門。下午赴旅行公司詢車船赴君士坦丁之路徑。往觀國家博物院。院多古彫像，無英文說明書，模糊觀之，其最古之部，刻像不甚美，而可尋古文明之相互關係。有長身亭立直衣無紋者，埃及派也。有長鬚頭作小細螺旋者，亞敘利亞派也。其他有身如游龍衣若飄鴻者，純正之希拉派也。須知各像皆耶穌教前之本地神，耶教來後，奪彼之香火，不能不毀彼之神像，故殊少完好者。又有古代鑲金器甚多，以金紋鑲入銅器，工甚精巧，不知爲何時物。悵然。歸途至一咖啡館，人甚多而衣履不整潔，然女子殊少。至通濟隆交錢定船票，決定由海路赴土爾基。旅館爲島一好房，有快感。用餐，俱在旅館中。昨日受寒呼烈性酒飲之

餐後，多飲紅茶，早睡。夜覺汗流體快。

三月十五日

晨，略寫日記。僱車往觀阿過苞里 (Atrapolis) 意言高城。在小山上爲最古之城址，歷史上所稱爲雅典者也。上有高城博物院。至其地僱鄉導一，門票一鎊嗚埋 (Drachmai)。合中國錢四分。城建築之始，遠不知紀。所可考者，最早爲白拉司基人，(Pelasgians) 又其後哲蘇人 (Egeus) 聯合各獨立城 (City States) 爲國，以此爲都。其建築之發達，考在耶穌前六百年。又二百年，波斯攻領此城，未久而復。耶穌紀元之前數十年，曳入羅馬，故城中特有羅馬建築。蓋此城爲希拉文化及美術之中心，亦爲戰事必爭之地，改國易主幾於不計其次。中世紀之末，曳入土爾基。一八三三年，希拉以他強保護獨立，此城又爲京城。高城可分爲五六部分，第一爲照壁大門。(Propylaea or Mounastel Gate Way) 修於前元四三七年。第二正院，爲傾大之方庭。第三爲巴得農 (Parthenon) 供希拉之女神，蓋以處女代表貞潔也。長方殿，另多一角承以六柱及六美人，或云：六美人各表一德一藝，然言人人異，莫知所衷。第四城神殿，(Erechtheum Temple of Athena Polias Or of Proprietress of the City) 供女神爲城之保障，爲極古建築，燬於波斯之役，紀元前四二〇年重建。第五凱旋殿 (Temple of Athena Nike) 並不甚大，另外一部分爲博物院，亦古有之建築也。希拉古建之特點。一以

極大之房其上全無孤門，(Arch)專用長石橫支或斜支。二其柱皆上下作條紋，分爲二種：一曰道理式，(Worie)柱下無圓方石基。二曰永尼式，(Ionie)下有圓方柱基。三，一房自成一局而，不互相穿連，四多爲正方形。大致言之，乃最與東方式相近者也。在博物院觀遺存彫像，一曰遠古部，(Archaic)體態不十分生動，全身著衣，而部分兩頰微高。鄉導指其一云：小亞西西衣飾。第二時期者，余忘其名，半類埃及，半類阿叙利亞，鄉導云：最近所考此城爲埃及人所創建，白拉司基次之，不知其言可信否。第三部則爲歐林比(Olympianor Olympos)式，乃希拉嫡派。其像皆爲阿林比派之神，即齊無(Jeus)及其妻子等也。此派乃真美，女者嬌嬈，男者雄秀，後代莫之能及。惜像破毀無一完者，耶教人最愛言爲波斯人及土爾基人所毀，波斯來此在二千三百年前，雖毀，後必更添，土爾基來此在四百年前，其時各處已知保存美術，並不致爲無意識之毀傷。大概希臘兩都，關於古文明遺物，大都毀於中世紀一千年中，此考據家之言也。院中存房，上大多理石瓦。鄉導云，此當時原物，余視之，其形類東方之瓦。蓋希拉建築，雖全用石，而其發達似尚在東方磚瓦建築之後。又院存有纏線墜，鄉導云，今日鄉下用人所，仍與此同式云云。此大可研究。觀畢，余以鄉導尙好，多給以資，彼贈余以小古磁瓶云。爲二千五百年前物。歸寓，餐後再往觀國家博物院與前所觀者印證。地中海沿岸古衣制，可分三派。南岸者緊束無袖，以亭直爲美。北岸者斜披橫拖，搖曳有姿，但謂之爲被紗繫

羅則可，實非衣裘也。東岸衿袖較完，以看整爲美。埃及之風勁矣。而東西二派至今尙顯爲兩派，以爭勝於將來也。觀畢，赴人文博物院，已閉門。歸，遇通濟隆改換船票，決計明晚起程。魂得小指南書，略讀之。

三月十六日

晨起，檢行裝。再僱車觀古蹟。第一爲玉皇廟，玉皇歐語或稱爲久必特，(Jupiter)或稱爲要維(Love)或稱爲齊無，如中國神話中所稱之玉皇上帝，爲歐林比系最高之神。廟爲長方大殿，周圍一百零四柱，今祇存十五柱，爲理石造成，純潔如玉。殿長三百五十四尺。寬一百三十五尺，高九十尺，祇一層。此真東方式之大殿，惟無兩廡及過廳等等耳。動工於紀元前六百年，歷四百年始完工。有謂歷七百餘年至耶穌第二世紀始完工者。第二哈得林坊，(Avenue of Hadrian)哈爲羅馬皇帝征服希拉者。相傳玉皇廟至哈得林征服此邦以後始竣工。此坊建於玉皇廟之旁，附有長牆，卽當時之圍牆及大門也，第三露天戲園(Stadium)耶穌前三十年，就歐林比(Olympia)山坡爲三，當時僅作三面環抱中低外高之池狀，講坐。後全用白理石補修座位，在第二世紀時。圍長七百七十尺，寬六百尺，共有座位五萬，今日均完好。一九〇六年，此都復演(Olympion Game)歐林比大劇，仍在此園中。美國學校有戲處，仿造此園者，余曾見之。宏麗終不能及此也。第四丟尼素戲園，(Theatre of Dionysus)形式同

前而小，成於紀元前三世紀。第五音樂廳與戲園相類，周有環廊，成於第二世紀。皆用白理石爲原料。第六哈得林圖書館(Sca of Hadrian)現尚存偉大白理石柱十四。據古書所載，館共百柱。第七羅馬市(Romon Market)類於羅馬城之福祿宮(Foro Romon)今爲一片斷柱殘檐。然其美術及建築與希拉異趣，猶可考見。故於此城古蹟中，特現異彩。第八漏塔(Tower of waterlock)今多稱之爲風塔。(Wind tower)八角四門，兩層。一面安巨漏今漏已不存，而安漏之地位猶可辨認。全塔尙完好，惟其頂上爲木架，此部恐非原物矣。漏之報時，用表不用聲，詩人所習用之漏聲，乃表行水滴聲也。古時此巨漏之表安於樓上，四圍可見。漏壞後，其上易以風扇，則報風不報時矣。此木部之所以爲新修者，而風塔之名，所由來也。此塔建於耶元前一世紀，當西漢末葉。當時中國是否有漏，此極當考之事實也。此外尚有甯浦山(Nymph Hill)皮尼山(Pnyx Hill)等。亦皆古墟未詳觀也。大概希拉彫刻在羅馬之上，建築之宏富不及羅馬。本日本大風雨，尋古訪勝，別有趣味。惟下午開船，風浪可畏耳。歸寓，中餐。下午僱汽車自雅典至壁流(Piraeus)海口上船。

古希拉與今希拉

I 古希拉

希拉本來民種，體格較北歐人爲短。分野散處，久解耕織，爲衣布食粟之動物。就其建築

考之，其文明當自東南來。邇時其城市政治與高深哲理尙未發達也。自北民南徙，此國文字上始有奴隸名詞。北民體格較高，金髮玉顏，不解耕織。結夥南來，多據山巔，爲巢穴。始則爲盜賊生活，劫山下人民食物以自養。久則積勢漸大，曳山下居民爲奴隸，而以山上爲其天驕主人所居。嵯峨宮殿，因之以起。所謂高城（Acropolis）者，卽山寨也。凡古希拉城皆據山，皆有一高城，皆爲最古之部分。故山寨者，希拉盜賊生活之根據地，城市政治之出發點，亦卽奴隸制度之創造所也。

當雅典鼎盛時，附城奴隸依史家所考有四十萬。耕織之事責之奴隸，漁牧之事責之奴隸，城中之公共建築，各處道路之修治，無一不責之奴隸。而所謂城民，（Citizen）卽自由人私人之服役，奴隸亦不能逃其責。此後城民日多，城中事務亦日繁，不能不有其處理事務之慣例。其原來爲無首之盜者，其慣例演爲其共和政治，原來爲有首有從之羣盜者，演爲其王政。

此種北民，其原來尙在石器時代，爲漁獵生活。南來後，驟與粟米布帛爲緣，其享用之方法，不免簡單。其衣制大致可考者。男子衣類褐衫兜襖，前面開門，冷時可披複全身，熱時或以爲不快時，可脫而搭之肩上或腕上，或竟委之於地，一絲不掛，彼本來無衣，絕不生赤身可羞之感想也。直至亞烈山大征波斯時，其山上貴族衣制仍如此。女子衣較複雜，大致上下均可分開，而腰間則爲環筒。故衫袖雖不齊全，極具嫵娜之姿。熱時可將上面分開，繫於腰間；或

上下俱分開，繫於腰間，亦可竟委之於地。故爾時地中海東部三岸，衣制顯爲三派。南岸者短袖緊身。東岸者襟袖較整齊。北岸則男披女繫，屢不能認其有袖也。但當時奴隸之衣服，則大都爲東岸式，亦間有南岸式者。

其美術中之最進步者，當爲彫像。此種美術，蓋彼族自石器時代即發達。南移以後，居有宮室，衣有布帛，食有粟米，一切力役之事有奴隸，身心無所用，自然其原有之美術爲其發展天才之一重要徑途。而希拉彫像之美術，乃實絕古今。但越時未久，其進步已達極點。後有作者，莫之能及，亦實其本身限於絕境，不復能隨時代而進步。凡技術之不能隨時代而進步者，造境雖高，非上品也。

希拉之哲學，一半由宗教所脫化，一半亦由於安飽晏樂之外，必無所用，乃發其玄遠高妙之幽想。然當時人之思想，謂理想之生活，要點凡三：第一多識。第二暇逸。第三擁有多數奴隸。雖大哲伯拉圖之理想天國，亦尚保存奴隸制度。蓋彼輩由漁獵生活，南來後以盜賊行徑，強多數本地人爲奴隸，於是衣食居處皆爲奴隸是賴。無奴隸爲如何生活，則非彼等所想像，作奴隸爲如何生活，即彼大哲亦未嘗設身處地以研究之。吾輩讀之數本關於古希拉哲學之書，屢驚於其精深玄妙。實則衡之東方哲理之以民胞物與爲基礎者，其根本上實異趨也。

北民南來之初，不過結小部落據山稱雄，以腕力強制山下少數農民耳。其後局勢漸大，國

際關係發生，不能不借奴隸之力以事戰爭。奴隸當兵後，習於殺人，遂不復如從前之良僮，而脫籍自由之問題發生。其初城民尙思制之，如司巴達城民組有暗殺機關，由巡警執行，曾於數日內，暗殺黑牢（Huloto）千人以上。黑牢者司巴達奴隸專名也。其被暗殺之原因，皆由謀脫籍也。然其數終不可制止，漸至奴隸制度破壞，城市政治之基礎動搖，而希拉古文明亦漸消歇。凡一代文明之興衰，皆必具有複雜原因。希拉文明興衰，及與奴制存廢有密切之關係，實不可怪。

凡舊式農業人民之生活，大都男事耕種，女務庖織，此國當奴隸時代，城中土木金石之工役太多。大致男子服奴務於城市，女子負全責於家庭。耕織之事，皆女子任之。久則漸成習慣，男子脫籍之後，仍不肯多分女子之勢。試遊此國內地觀之，男子大都遊手，女子多半力耕。女子非不務家中生活，其在家中時，非遊客所能見也。歐人有謂爲問答者。問曰，希拉之女子與曠子不同之點何在？答曰，曠子夜間不嘗差。未免太諛而虛，然可以想見此國家庭生活狀況之一斑矣。

2 今希拉

古希拉已再滅亡矣。至十五世紀之末，夷爲土爾之一省。一八三〇年，倫敦會議，由英法俄三國，保障使其獨立，以日爾曼支五子爲之君，傳四代九十年，一君爲人民所逐，一君爲

人民所殺，最後王第五代喬治第二於一九二二年嗣位。當余遊此國時，以爲人民驅逐出境數星期矣。當余第二次由土爾基赴埃及過此時，其國會已宣布共和，廢除君主矣。弱小之國戴一外國王子。最易爲其他強國所利用，此不可避之事實也。

希拉獨立九十年，宗宗無聲。歐戰之後，忽爾有希土之大戰爭，忽爾有希意間哥佛島之大交涉，皆動全世界人之觀聽者。其內幕皆英人代爲之主，其結果皆希拉失敗，英人隨之失敗，諺云：「架鶴鶉不架鴨子。」希拉者地中海之鴨子也。上陸不能走，入林不能飛，泗泳青草之濱，其笨重足以混水而輕快不足以捉魚。英國乃架之使其西向以牽制意大利，東伸以剷服土爾基，宜乎其連次失敗也。分述其事實如下。

意大利爲三角連盟國之一，德奧之舊與國也。其加入協約國方面之前，有密約二次。一在彼得堡，一在倫敦，皆由英俄等國許以將來之權利，而以瓜分土爾基時使彼得與英國相等之利益，爲密約中之重要條件。蓋意大利在加入戰事前其地位之重要，加入戰事後其効力之分量，均遠在希拉以上。乃巴黎和會，英國扶希拉等小國而抑意大利，以致非麥片掌地之關係，幾使意大利退出和會。其原因蓋甚複雜。茲將希意二國戰後所得利益列表如下，以資比較。

希拉戰前及戰後土地人民之比較

土

地 人

民

戰 前 四一、九三三、方英里 二、九〇八、二七二、

新 得 一六、九一九、 二、六二八、一〇三、

已 得 又 失 三六、二八二、 三、三九一、〇〇〇、

新得及又失共合 五三、二〇一、 六、〇一九、一〇三、

意大利戰前及戰後人民土地之比較

土 地 人 民

戰 前 一一〇、六三二、 三七、二七九、七三八、

新 得 七、三五〇 一、五五九、二〇三、

由上表觀之，意大利新得土地比原有者僅為百分之七分，新得人民比原有者為百分之四分，且得之意與劃界，而非根據戰前密約得之於土爾基也。反觀希拉，依塞佛會議所規定，即表中新得及又失共數，新加土地比原有者為一百之一百二十分，新加人民比原有者為一百之二百零七分。希拉何功，而受如此之重賞。意大利人非盡不識數，豈其熟視無睹耶。哥佛島之佔領，豈僅由一軍官之被刺哉。賠款謝罪懲兇便爾了事，希拉猶是便宜也。

希拉戰領土，僅一五指形半島，真所謂片掌地也。戰後則西起埃皮魯 (Epirus)，東連馬基頓 (Macedonia) 全部，全括土爾基歐洲領土及愛珍海諸島 (Island of Aegean Sea) 及

坎地亞 (Candia) 島，又小亞西亞之土爾基司密納省 (Smyrna) 囊括馬母拉，(Mormora) 愛珍坎地亞而建富有三海之大帝國。不但意大利心不能平，法國亦未嘗不暗中反對。卒至土爾基國民軍振臂一呼。法意二國，乃同時單獨撤兵，非畏土爾基也，乃恨希拉也，乃恨英人借希拉爲傀儡以壟斷土爾基利權也。於是而希拉全軍覆沒，於是而英土宣戰，於是英國屬地反對出兵，而勞易喬治倒閣，於是而土爾基又得回司密納省及歐洲三省領土。而希拉亦安其本分矣。

第三十二 土爾基（自民國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至四月三日共十八日）

1 乘樓浦船赴君士坦丁。2 遇風浪爲近時所少見。3 由君士坦丁登陸。4 土人脚夫等數生爲世界冠。5 君士坦丁一斑之情形。6 由鄉導參觀——回教禮拜堂，羅馬賽馬場，國家博物院。穆哈默德第二墓。7 歐戰時德土之關係。8 土政府對各國傳教士辦學校須遵守本國規程否則令其停辦。9 赴昂哥拉先至海大爾霸下候車。10 與白葉佛同車彼土國情形熟習獲益良多。11 抵昂哥拉參觀國會。12 訪阿丁伯詢問土國情形。13 會土國商務總長詢問彼國土地問題國家預算。14 克馬爾將軍與拉梯妃之艷史。15 昂哥拉之今昔觀。16 仍回君士坦丁。17 乘英船法馬喀離土。18 遊司米納——土爾基第二大城。

三月十六日

下午三時上船。船名列歐袍里或樓浦 (Seopolis) 爲意大利勞易推司德公司 (Lloyd Treis te co) 之船，即戰前奧國船公司之改名。推司德 (Treiste) 省，戰前屬奧，爲南疆海鎮，戰後割於意大利。此公司乃隨母改嫁。船上頭等客不多，余獨佔一室尙寬大。晚八時，始開行，殊悶悶。早睡；夜來船搖蕩戰動，難以撲閃，極愜，尙未嘔。

三月十七日

竟日北風，海作旋潮。每小時祇能行六英里，航員謂風浪爲近來所少見。同行有阿羅遜大，學建築科教授，拉葉君可談。彼醉心中國建築，思爲北京之遊。又德國人來波奴（Reynow）君，曾居中國七年，亦愛與余談。故不寂寞。大吐三次，迄未斷在艙面行動及在大廳談話也。晚風息，早寢。安。

三月十八日

晨，船泊羅耶海峽（Dardanel）本應昨晚到此，因風遲誤。峽狹而長，左右皆高山，而少樹木，天然險要。岸上城以峽爲名，不甚大。建築亦不惡。船停數小時，未下船。下午讀書寫日記，閒談，無所苦。羅耶海峽距君士坦丁尚有一百六十七英里，兩岸相距較寬，名之謂馬拉海（Marmora Sea）風平浪靜，環顧山色，如航行內湖，爲生快感。

三月十九日

晨起，船已泊君士坦丁海峽中。兩岸城市如畫，此船本應昨晨到，余購之票，爲羅馬尼亞船，應今早到。余欲節省時間，改此船。其結果多用十元中國錢，少遊一日雅典，多在船中住一日，多得一次暈船病。而羅馬尼亞船晚一日起旋，全程無風浪，乃與此船同時到此。世事之不容自己預定，即小者亦如此。下船時，脚夫全不通外國語，有以通譯爲業者，詐騙油滑，講口言上帝，賭呢，乃至連兒孫賭在內。而其實所言皆詐。余由船上至旅館，用去土爾其錢近卅

磅，合中國錢十元餘。海口距旅館並不遠，且所乘爲單馬車，用錢之多，爲所經各城之冠。土耳其人不能得各國人之同情，此亦原因之一也。寓白拉宮旅館（Pera Palace）一房，不連浴室，合中國八元，亦奇貴。但此非土耳其人所關者。略寫日記。中餐，遇一日本人，一名木下康作，曾充大阪醫科教授十五年，今爲大阪每日新聞英文記者。一名小倉鐸二，爲南滿鐵路本社職員，住大連。談甚歡。日使館有汽車供彼等用。彼固邀余同遊，余謝之。

下午讀本城指南五時，倦，赴街上遊。此城地理上分爲三大區。蓋城跨包氏浮羅峽（Bosphorus），峽由馬母拉海北偏東通黑海。西岸有小斜灣深入，狀如牛角，名金角灣。（Golden Horn）灣南灣北，又分西岸爲二。南者名司坦堡（Stamboul）爲此城最古最要部分。北岸名加拉他白拉（Galata—pera）今多爲歐洲人所居，亦爲商業要區。峽東對金角灣，作一銳角。西伸，名士庫塔里，（Scutari）爲此城之第三部。西岸兩區，隔灣有二橋互連，可成一氣。東岸無橋可通也。余所寓旅館，在第二區白拉，（Pera）故名白拉宮。出旅館先向小街最荒涼處行。巷窄，路多頑石，極不平，居民貧敝，漸入樵牧之區，乃折轉。此城山勢崎嶇，小巷入大街處多爲高下台級。入大街，循電車道南行，至金角灣。岸有二橋，相距不甚遠，西者名舊橋，東者名新橋。余渡新橋。左右邊道上每邊立五人，著白衣腰繫銅鐵盒收錢，過者每人一偏士特（Pastre）余無現錢，以小票由旁面空窗內易之。此款蓋充橋之維持費也。臨渡徵稅

本爲不進步之辦法，然收者數人並立。過者人納一錢，不給票亦無偷漏，尙簡便。以視意大利之各公共地方納費者皆給票，要須臨時填寫蓋印，裁割須時甚久，或勝一籌也。橋勢雄偉，兩旁多梯道，行人多由此上下船也。橋正中各段爲浮橋，其上依然飾鐵鋪石，鉄軌上電車來往如梭，不留心者不知其能轉動也，通橋後不遠爲聖蘇斐亞教堂，(Senta Sophia) 耶歷三百二十五年君士坦丁大帝創建，或稱此堂爲東羅馬或卑參廷 (Byzantine) 式建築之鼻祖。比之羅馬希拉式另具異彩。四百零四年，半毀於火，四百一十五年復修，五百三十二年又全毀於火，五百四十八年又全修復。其莊嚴與美麗，並爲建築美術家所稱。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土爾基雄主穆哈默德第二，(Mohamed II) 攻克此城後，對於此堂尊崇保護，惟將耶穌教影像等移去代之，以可蘭經及土爾基國旗。而此東羅馬維一之雄麗耶教堂，遂變爲土爾基新都之第一回教堂。余繞觀之，因不諳回教情形，不解語言，未敢入內。堂後皆小巷，不遠有一巴察阿 (Basar) 卽市場也。回民愛叫賣，萬聲響應，使人一字不能聆清。市內極醜陋，間有著寬徑彈下以帶扎腿者，置之中國回教貧民中，不甚可分辨。其茶館亦大類中國回教者，惟面貌形狀最雜，五光十色，不可勝詰。轉至極小極舊巷中，其貧敵與他岸相同或過之。再回大街，由原路渡橋，歸寓。

晚餐後，又與二日本人談，同來余室，十一時彼等去。旅行中所遇日本人，以此二君爲對

中國人最好。

三月二十日

上午，讀畫寫日記。此地歷史最繁富有趣，平日對此城之歷史毫無研究。不能不隨時讀畫也。下午覓一鄉導爲回教人，佩退伍軍人章。與之談，自謂有軍職，既傷且老，僅有退伍恩俸，不足自養，住室歐戰時燬於火，今乃業此。詢知余爲中國人，彼三十年前曾隨甸亞利旅行團至中國天山路喀什噶爾等處。（今名喀什道）又其外祖母爲中國雲南人，其祖父曾爲將軍云云。其言不盡可信，得此鄉導大快。乘馬車先過橋，至昨日所觀之教堂，彼云：此非瑪蘇斐亞也。此名葉尼扎迷冒司克（Mosqu of yeni Dzami）冒司克土耳其語所謂禮拜堂也。進門觀之，進門時，守者給以拖鞋著之入。建築格局，正中一兜幕，左右二半圓者附之。周圍以巨柱承大廊，上爲弧形碑頂，如西歐通行之高狄氏，（Gothic）樞柱式不同也。出此堂左面一巨門，彼云：此名蘇丹門（Gate of Sultan）蘇丹來誦經乘蓋過此門。蘇丹者，回教所謂尊無二上之皇帝也。故回教人操他國語者，有時亦以皇帝字代蘇丹。由此至聖蘇斐亞其局面闊葉尼札迷較大，而形式相仿。入內亦先著拖鞋。地下地氈爲四百年前物。男女來誦經者，須先洗手足口面等，故虔誠者多跣足，亦有脫靴僅著襪者。誦經聲宛轉朗潤可聽。中國和尚及天主教神父其誦經聲，相類回教誦經聲，絕類科舉先生誦八股，不知何故。此堂爲卑魯廷式建築之鼻祖。今

日所謂之羅馬式 (Romanesque) 並非羅馬古式，其成立乃出於卑參廷式僅將兜幕加高耳。至羅馬古建築，大都為希拉式。出此堂，赴羅馬賽馬場 (Hippodrome)，今則為此城最莊嚴之地也，四圍皆偉麗建築，正中為方園。內有希拉蛇碑，(Colone De Serpents) 三蛇互纏由下向上高數丈，相傳此碑為古希拉人所製，在三千年前。羅馬皇帝移之此，今三蛇之頭不存，祇能觀其身。一頭存此地博物院，一頭存英國博物院。他久失去。相傳穆哈默德第二截定此城，後疑此碑為卑參建國魂所寄，以佩劍斬其一頭，不知確否。又一為埃及碑，雄偉不在羅馬者之下。又一為維廉第二亭，或徑名凱薩亭，二十年肅德皇遊此，特贈此以證德土永好。德與土爾其之關係，固不自歐戰始也。園之對面，為蘇丹阿哈默德 (Ottoman) 曾司克偉大在蘇斐亞之上，內面四角方柱極小，而另有四圓柱極大，為所觀一切建築中所未有。上下作條紋其與希拉式柱之條紋不同者，一彼紋外尖內圓，此內尖外圓，二彼直通至頂底，此則頂底盡處內尖之紋兩兩相交，使外圓之紋成圓頭。余數之，每柱三十紋，每兩紋之間約一尺五寸，全柱周五十餘尺，徑約十八尺，可謂大矣。出堂往觀國家博物院。院中所存以雕刻為最有名。余亦僅觀其雕刻，以希拉者為最多。蓋西拉文化所及之地，於耶歷二世紀逐漸歸羅馬，至十二世紀逐漸歸土爾其，至十五六世紀，幾于全歸土爾其。各國博物院之收集遠此時期以後，故土爾其領土內，得藏有如許珍品，以待其後來之搜求。其最有名者，則為亞烈山大之石棺，及其他石棺，殆為

他處所未見。亞烈山大之石棺以堅白理石鑿之，長丈餘，下方，上有脊如屋頂，高亦丈許，雕工極精美，而發掘時又未大傷損，故難得。棺內屍身，是否爲亞烈山大，當爲考古家所爭論，而偉麗自爲絕品。他棺多屬亞之諸將，亞遠征暴卒，其諸將分霸小亞西亞一帶，故其棺多在此地。棺多雕西拉波斯戰事情形，並有亞烈山大自臨前戰之像。然希拉兵大多赤身，一手持兵，一手持銅牌，波斯兵書衣履整齊。在他處亦屢見此等雕像。蓋徵歐人以衣服爲綠之日甚淺也。出院，院在一古禁城中，城牆之裂口及砲樓，如中國式。院之對面，爲一古宮穆哈默得第二遷此城後，最早之住所也。由此地至武器博物院。中所陳多前數世紀之鎗砲以千計，種類各別，且大都有歷史關係。此可知土爾基以東方小部落，數百年內，雄據西亞，吞併東歐，蓋有由來。其四百年前之巨炮，製法頗精，略含機械性，歐州如非有近代科學之發明，恐不易搗撲毀土爾基也。院中有歷代名將繪像，鄉導尋指其一，謂係其外祖父各毛唱齊（Mouchsy）其外祖母名梁明（Lian Ming譯音）中國雲南人。出室院中有置無數新式廢軍械，彼謂此皆一九一五年奪之英人，院中非添修大室不足以容之。又有極大鐵鍊，彼云此爲海鎖，古時由布氏浮羅妖，兩岸築堅塔，繫拖海面以防敵來。他書有言，以巨鎖繫兩塔頂，由鍊上爲空中交通者，不可信。由此過舊陸軍部，此岸之塔，卽名司坦堡塔，在部之院中今作爲火警塔。塔之建築特別，下爲二十丈許高之渾圓柱，其上爲環閣，八面開門。過此至一回教酒店，飲。啤酒爲濃汁，

飲時上撒桂粉。飲畢，往觀穆哈默德第二之墓。墓在其冒斯克之旁，彼修冒斯克時，兼修此墓。英雄之事必我作如此。墓外爲極大環亭，內爲極大白理石棺，長可二三丈，寬丈餘。周圍女子跪而向棺誦經，其狀甚虔，此公卒已四百年，左右誦經者，決非祝彼靈魂早昇天國，蓋必以棺爲彼之靈魂所憑依而向之祈禱也。鄉導最愛言其所導觀之物爲世界最大者，但以余所見，亦確以此棺爲最大。穆哈默德第二冒司克亦特大，其前面爲數十間之樓廊，外爲實牆，內爲巨柱，前爲偉大正門，左右又爲對門。院正中爲水亭，水亭八角，寬檐，中爲八角池，蓄水，周圍安水管，下有環池，以便入內者先洗手足口面。此堂氣象，東方氣特重。由此又至一極古教堂，相傳爲耶穌教在此地第一教堂。其內摩撒式 (Mosaic) 屋頂及壁上，全爲耶穌教宗教畫。鄉導云：耶穌教人最愛言回教人破壞性大，此堂爲回教所有，四五百年矣。吾族但來此中誦可蘭經，未嘗毀壁上之耶穌像也。由此往觀舊城牆，較羅馬者爲偉大，惟城門甚小，羅馬者亦然。中國村中寨門或有較此爲大者。此城易主不知若干次矣，鄉導特指此門云：此武皇 (Emperor the Conquerer) 戰領此城所進之門也。按卑參廷末皇巴留基古 (Paleologus) 中箭死此樓上，城因以陷。由此回寓。晚與鄉導，同赴一土爾基餐館，膾氣極重，無東方味道。餐後，步觀各街，日赴一小猶太茶館。飲茶倦歸。鄉導又送余至寓，略談乃去。余略讀書，寢，日間所遊穆哈默德第二墓一帶數街，皆爲瓦礫。鄉導指云：此皆一九一五年英人所擲炸彈轟焚者，數千

家房屋皆歸於盡，云云。而穆哈默德及其督司克勤魯靈光殿，雖然獨存，且毫無損傷。回教人崇信古蘇丹如神，必謂有神靈阿護也。補記之。

三月二十一日

晨起，思略考歐戰時，此間情形，無書。得英人所著噶里浦里（Gallipoli）戰地記，讀之。查歐戰時，德土曾有聯絡阿富汗假道接濟印度以抗英之計畫，雖不易實現，英人實畏之，故攻土之役，英人特出力。除海軍不計外，由英國本部軍隊澳洲新西蘭二處聯軍共任其事。一九一五年四月廿五日，襲登噶里浦里半島，其地西臨愛琴海（Aegean sea）東臨韃靼海峽，峽長不過五十英里，東北最狹處，不過四五英里也。英澳新聯軍，自西面蘇夫拉（Suvla）登岸後，進佔安察哈（Anzac）山及希來角，（Cap of Hellenes）角為半島南盡處，三處相距約二十五英里之譜。土耳其調軍禦之，英軍始終未得進步，且有時大敗，一次死傷七千之多。澳新聯軍尙敢戰，而英軍第二十九師守蘇夫拉始終延緩不敢進，以致聯軍失援。直至八月九日，英將哈米屯（Sir-Jon Hamilton）來視師，適令出發。甫接戰俄土軍猛擊，英軍大敗奔。並蘇夫拉大本營，亦為土軍所得，此後英軍更難進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國名將，吉親納（Lord Bitcheneva）親來視察，知終不易進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全軍撤退。自此以後英軍但攻弱處，如帕利司坦（Palestine）如墨索波他維亞（Mesopotamia）俱為英軍佔領，而不取問君士坦

丁之鼎。爾時土爲垂斂之國，四面受敵，英以巨大海軍，加以若干陸軍登岸，八閱月，師勞無功，迄未得進韃靼海峽一步。由此可以知英人之敵門力，並可以知土耳其之抵抗力量矣。此城被炸彈所毀之部分，當亦爾時所爲，而武器博物院中之無數英械，亦必當時所贈之陳列品也。

下午寫日記，本日星期五，爲回教休息日，他教商戶亦須遵此國法律閉門休息，小商店雖便。土政府謂回教人如赴耶穌教國經商，亦當然遵彼國法律以星期日爲休息日。各國公使聯爭無效。此乃歐洲各強所議決爲國際自由城欲置於國際聯盟管理之下者，今則全歐無缺之主權，完全操自主政府。本日旅館有跳舞，須先期請市政府總管（Governor General of Constantinople）頒給允准，告示貼之門外，告示爲土法二國文字，余室內有英文告白，云依政府法律某條，外國旅客到此居住十五日以上及赴他城旅行者，必須先期赴警察局呈驗護照，請於允准。外交官及領事不在其內，其僱員僕人照旅客辦理。無論何人由此城下船者，均持護照向警察局註冊云云。但下船處警察局與稅關同在一大室中。對面註冊並不費力也。遊他國時受其苛法拘束，往往生彼強我弱無可如何之感念。今覺強弱之間其轉樞祇爭分毫，然吾國對土耳其汗顏矣。願後來者勉之！

晚食後又赴小猶太茶館，飲茶一杯。旅館隔壁有俄國小戲園，園座上兼售茶飯等，入其中購票觀之。歌舞皆粗鄙可厭。換法語。此間除去土語外以法語爲最通行。觀十餘分鐘歸寓寢。

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略讀書，又購新書若干種，相片若干種，步遊數街，在外用食，歸已傍晚。英文報載此國麥西納（Mersina）地方，英國教會所立學校不遵本國章程，將本國文語及歷史請本國人教授，經地方學務局告戒不聽，已於前日勒令停閉矣。中國人視此愧否。（英人報名東方新聞 Orient News 在此城出版）

晚赴俄國小戲園餐，奇貴。餐後回寓。今日旅館有特別跳舞，名優男女若干，演美國摘麥（Jozy）舞。售票價二元。觀者亦同舞。自十時起至十二時，人將到齊，三廳相連約有觀者一千餘人。穿廳跑舞，百態并陳。摘麥舞俟一時方開始。余不能候，歸寢。

三月二十二日

晨五時半醒。樂聲，掌聲愈覺聒耳，不克再眠。六時半起，略檢行李。今日赴昂哥拉。七時離旅館，乘馬車至司坦堡橋頭（即新橋）上船。脚夫極多爭代扛行李，先由船渡東岸，東岸馬頭亦整齊，惟人腫腫耳。下船至火車站，又驗護照，非有巡警局簽字，不能購票，脚夫引余至教室內費時半小時，迄未得票。乃至車站餐館內休息，給脚夫錢一土耳其耳，合至中國錢一元二角之譜，彼仍爭執不已。來時乘船與一阿爾船厄（Alounia）女子共一室，彼略通英語。歐洲上等女子之語言學多數在男子以上。在納波里觀微蘇非火山時，一德人同行，其妻兼爲之

通譯。余遇此類情形甚多也。在餐室只僱人扛行李覓一旅館，名東方旅館，爲此岸大旅館之一而狹小異常。館主夫婦及用人皆阿門尼人（Armenian）僱車遊此岸，此岸舊分三小城，一海大耳霸下，（Halilar Paşa）卽赴昂哥拉車站所在。二，喀的克威（Kadi Keui）三，冒大（Mo）今仍其名，共合成君士坦丁之亞洲部分。乘車約二小時，遍看三部分，並至極南一小半島上看古城，登塔。回至車站，中餐。餐後，乘船回司坦堡向警察隊請簽護照，彼謂外交護照由市政總督府外交司辦理。又改赴市政府，面外交司長阿德爾伯（Adnan Bey）允爲簽字，余在客廳候約二十分鐘，護照簽訖，給招待余之僕人土幣一里耳。客廳堂皇，蓋外交司似僑前土政府之外交部地址，甚宏大。在客廳中可望皇宮，出外交司往看皇宮入城牆內展轉數次，僅見前所已現之二博物院及其他建築，尋得皇宮正門，並不開放。其城牆臨海一段，爲歐洲東段盡處，俯瞰布司浮羅峽，面對司庫得里，北望黑海，南望馬母拉海，形勢風景，可稱兩絕。君士坦丁之必欲移都此地，蓋有由矣。折原處，出城門，在街上略購食品，購明日之糧，再渡峽至東岸，仍在車站晚餐，歸寓，寢。旅館爲耶教所開，而回教人亦寓其中，且有回教女子。

三月二十四日

晨赴車站，用早點。餐館爲余購之肉丸汽水水果等已齊，購票攜行李及食品登車，與二同人，一布爾加利（Bulgaria）人同一室，布人名白葉佛（Peyeff）前任駐君士坦丁總

領事，略通英語。車上有軍官查驗護照，註冊，全用土尙基語文，彼代余譯傳，可感。二國人貌皆類德人，曾爲顯宦，然亦有警察局之護照也。十一時左右，各自囊中出宿糧作早餐。所經過皆膏壤色微紅，英語稱之爲膠土壤田，(Clay Loam) 河南名之塍和土聯和土，在田中爲上等，禹貢名之爲赤殖墳，今陝西渭水兩岸之田皆此種，所謂八百里秦川天富之國也。惟此地耕法太幼稚，荒田亦多，下午一時，至伊思米城 (Ismid) 臨伊思米灣，因以爲名。希土大戰時，此地爲土國民軍重鎮。再東南行，路南面現高山北面爲湖，風景甚佳。地皆黑，壤更肥。有新掘土之處，露出地層，其上層大都爲林木，積葉雜山上，隨雲水沖下之微土，久則葉亦變爲土，凡雨量足山多林木而地尙未墾者，其田皆如此。北滯此田甚多。三時許，路入萬山中，有洞。四時餘渡三家流 (Sarıyayis) 河橋。橋於希土戰時，曾爲希軍所毀，過此，時見高山，時爲平原，而人民漸稀。晚十時至埃士基色。(Eski Shehr) 此地爲本國鐵路南北兩幹線會合之點，爲重鎮。羅馬勢力未至此以前，多律留 (Dorylaum) 曾爲此城主人。有古物可考。車停此一時半，以正在夜中，不敢離站，在車站飯店內，補用湯水，大飲茶，身較舒。此城人亦不類東方人。惟一小店役則爲絕對之蒙古人樣。十一時半。車再開行，坐而睡，幸不冷。

三月二十五日

天明七時醒不再睡，入便房洗臉，而三等車婦女均來此房洗面。不俟此人出，彼人即入。余立候亦不得入。余今晨不用食。由此而東，人民更貧。村中房高不過丈，平頂，小窗不過二尺見方。耕種更不講究，而荒田亦更多。十一時至昂哥拉下火車。余與白葉夫君共乘一車，同至哈三箇旅館。(Hasan Bey Hotel)彼操嫻熟之士爾其語，故無所苦。余二人共寓一室，此房爲新修，頂棚地板尙未油漆也。稍休息，用早食，食品亦歐洲式。腥味不及前在君士坦丁回館之重。館內人役等有略解法語者，英語絕無人解。下午與白君同赴國會。卽國民大會。(Ilyonde Assemblée Nationale) 彼訪友人，余亦持在匈牙利時蒲瑞列(Pro Le)教授之介紹函：訪馬拉地州，代表納丁伯。(Le Colonel Mohmoud Nedin Bey deputé De Malatia) 故今日向未來會中，余將介紹函及名片留置門役。彼囑余稍俟，而訖無消息。國會爲新建築之房規模甚小。周圍牆院均未竣工。院內置長木凳若干，以代招待室，候見者皆坐此。余乘暇往觀汝連高龍碑。(Colone de Julinu)汝連爲羅馬雄主之一。武功文藝，俱爲史家所稱。其當國約在耶歷二三世紀時，彼爲羅馬皇帝最後之不信耶教者，其前爲二庸主，皆信耶教，故其親屬左右亦多教徒，東征波斯時，途中暴崩，與馬其頓亞力山大王東征死法如出一轍。此地曾屬波斯，或因其東征而有碑於此耶？距碑不遠有羅馬阿古司杜廟，阿亦雄主，羅馬人祀之如神，故此地有廟，高龍碑尙爲純正之羅馬式；惟不及在羅馬者之大，廟則曾經補修改造，殆不能辨其

爲羅馬遺物矣。羅馬之古物留存東方者，殆以此地爲最遠。高龍碑頂上半殘，有龜巢其巔，碑旁爲欄柵，駐陸軍，其斯謂威聲鶴淚乎？由此轉至大街，繞觀古城，並各舊式小鐘。街口皆有以擦鞋爲業者若干，而著整齊之靴之人很少，貧苦階級中多有高蹶低鼻者，兵中以高加索山人（Caucasian）爲多，高鼻削面，面黑紫褐色。乞丐甚多。觀畢，返國會伺役仍云，納君未來歸寓。傍晚再赴國會，以六十皮阿司特與門者，請其將信交到。食後早寢。

三月二十六日

晨赴外交部，詢護照須再簽否，又赴國會詢謂下午一時往晤納君，因繞觀此城形式，最內部分在山上。次舊者繞山爲街。最新部分在山下，政府及各公署在焉。由此赴車站可數里，車站又爲一局面。城中門一小平原已劃定路線，並已修城十字大路二條，將來必定以此爲新城之主要部分無疑。赴大街茶煙館用茶，並一吸土爾基水煙，煙具分三部分，下部爲一大玻璃壺中著水。上部爲煙鍋，大如小茶盃，磁底，上用銅鑽，加篋，鍋有長管下通，另有橡皮吸管長三尺許，一端有螺絲可接於壺上，一端爲吸嘴。三部皆活以便拆開刷洗。吸時鍋中置煙葉上覆以米炭火，須用氣長吸方能得煙。余氣力不勝試之而已。未嘗得煙也。街中及茶館中之高蹶者，呼余曰達達子。余以達達子呼彼，則相視而笑。歸寓，中餐。託旅館換英磅爲本地錢。下午一時許，再赴國會訪納丁伯。彼不能英語，乃電約一人來爲法司白里博士（Eugene Bey）譯助。

余等談。至開會彼給旁聽券往聽，議軍事預算約半小時，宣告開秘密會，余等退席。納君候於門祇約期再會。法君亦告別去。議廳設備極簡單，共二門。旁聽者與議員同出入。惟旁聽席在兩旁欄上耳。議員出席者十之八九，年長者亦不少。有頭纏白布者十人左右，此費老派服裝，聞新疆疆民亦多類此。出國會，再起小茶館飲，數人中有一略通法語者，共聚與余談，殊難達意也。歸寓。

晚七時，阿丁伯僧法博士來寓，約同至一餐館晚餐，談至十時始散。余詢彼數問題請答如下：

一、喀里夫廢除後有無善後辦法？及是否須有新組織？以聯合各回教國家。

答：喀里夫廢後祇有進行政治方面應行改進之事，無所謂善後。外人往往誤會喀里夫之廢除有其他政治關係，實則爲改進之必要上非廢除不可。例如：司法改良，爲今日必需進行者。而宗教法庭依喀里夫爲護符，不肯讓權，政府卽爲之掣肘。司法如此，其他可以類推。國內現尙不無守舊之徒及觀望之輩，故非廢去喀里夫無以一國民之觀聽。廢除則諸事隨手進行矣。至各回教國家，有共同之教旨，卽爲天然聯合之線索，而有共同之仇敵，英人是也。總之喀里夫之基礎已死，決無復活之機會，而回教國家之相互關係，決不因此有任何防礙。

二、問回教不食豬肉，此與耶穌教及猶太教出於同一教理，今仍恪遵此規如昔否？

答：大致可分三派，一完全守教規不食者；二以謂此規無關教旨而食豬肉者；三雖以此無關教旨，而習慣上無食豬肉之要求者。但回教人以牧爲業者多，養豬宰豬售豬肉之業嘗爲之。因境內有耶教人甚多，彼等均食豬肉也。

三、英人欲立伊拉克（Iraq）國王爲回教喀里夫，是否須爲相當之防備。

答：此事必不成功，埃及，波斯，印度，各處，不乏有識之人，決不承認伊拉克王爲其教主，以陷入英人網羅中，土爾基更不待言。

彼又詢余中國政局情形，外交情形及回民情形。余一一就所知告之。末乃詢余中俄決裂情形，是否可以釀成戰事。余答俄人借故佔據外蒙，前曾許交還，英意二國承認彼國後，喀拉漢態度驟變強硬，余意此爲會議決裂之主因。然中俄二國今俱在休養發達時代，余意決不致宣戰。末彼言及新疆情形，似其言皆出於俄人所宣傳者。隔座一人來與彼語似不願彼談此事者。遂止。館內座位不分房間，隔圍屏處有大宴會，彼告余設俄國之經濟委員來商購土貨，此間人與彼爲宴會者。究竟彼面俄人爲何種性質之委員殊不可知。俄人之欲有事於新疆久矣，今彼歐羅內對德已暫停進行，對英意已實行修好，或者將有所舉動於東方亦不可知。散席，納君又用車送余歸寓。

三月二十七日

晨起，寫日記。十時赴國會晤納丁伯彼又爲余介紹加拉奴利 (Djalal Noury) 君爲加利波利州議員，(Deputy of Gallipoli) 通英語，談半時，彼允爲介紹商務總長，並囑將余關於經濟之問題寫出，下午再會，因丁一時有重要言也。出國會赴山上古城，舊建築之殘廢者甚多，亦有確可認爲羅馬時代古物者，或有更古者。人民生活狀況太幼稚，不堪著眼。歸寓。中餐，並用英文寫三問題，預備下午之用，譯記如下：

一本屆及前屆國家預算中各部分之主要數目可否以大綱見示。

二貴國田地分配情形爲大規模之田園屬於大地主耶？抑分爲小片段分屬平民耶？

三據吾人對於歐洲大戰之經驗，知食物自給關於一國族戰時之真實獨立如此重要，及對於英國出口貿易衰落之關係，知農業產物關於一國族之經濟地位如此重要，貴國政府是否有獎勵農業進步之計劃？

下午一時半，再赴國會，略候，加拉奴利君導余在閣員室會商務總長。略談，彼言此國田地大都爲小片段，爲地主自耕，惟最東部分略有較大地主。全國人民生活必需上毫不仰賴進口貨，惟君士但丁爲特別情形。農業改進必需進口機器，因歷次損失人口過多，云云。其餘由加君異日函復。二時彼開會，總長亦須出席，余辭去。此國人多簡質。余與彼等談時亦直捷，然

訪晤總長絕未先施以交接上應有敷衍語，徑出繁重之問題請教。過後自覺禮習上太嫌缺欠，連日用心實實上問題過度，致有此失。遊程中拘抱到處留心主義，然精神有限，殆無可如何者也。

昨日詢外交部謂護照不須再簽字，今日旅館主人言爲須簽字，乃派人領余至巡警局，局面頗大。彼言外交護照赴外交部，再赴外交部，仍謂不須簽字；惟上車時，示站上巡警官而已。往觀總統府爲二層樓房，工字式，中有五窗，左右各三窗，檐上略施彩色。並立同式兩座，左者較高爲總統府，即克馬爾竊下兩次撤消蘇丹王位，一次根本上廢除教主，（即喀里夫）否認番養和約，戰勝希拉，奪回歐洲三州，撤消韃靼海峽國際共管，迫退君士但丁英國等駐兵，嚇倒英國戰時頗撲不破之鐵桶內閣，運謀決策點將調兵之處。右者較低，而檐上稍爲華美，爲總統住室，乃政餘與其夫人拉梯華（Latina）燕婉好合之所。本城人極簡質，稱左者曰克馬爾房，右者曰拉梯爾房。其地位在新城舊城接連處之半山坡中，遠望之城上古建築爲背景，亦頗具尊嚴輝皇之氣象。此城之新建築，當以此爲第一。出余旅館門仰視可見，惟此時始知爲總統府也。

克馬爾年四十二三，十餘年奔走國事，戎馬倉皇軍書旁午，抱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想，故年愈不惑猶爲孤身。拉梯妃擁有厚資，有環肥之美名，嫻英法德各國語，歷遊歐洲，曾寄寓倫

敦巴黎各名城，求鳳有心，好事多磨，十年未字，年事已六十六七矣。去歲希拉羅濱，洛桑議成，克馬爾功成名就，拉梯妃亦倦遊遠鄉，二人之美滿姻緣亦於是時妥諧。擇吉大婚，所謂拉梯妃房者或爲其私資營造亦不可知，而其名亦傳徧此國矣。

此城最古時，爲昂次拉（Anqra）人所居，今名昂哥拉者古今轉音也。埃及希拉羅馬之古物均有遺存，以備後人之考求者。東方民族之征服此地最初者有突厥本支，蒙古健將塔木倫（Tamerlane）（即鐵木爾）西征大敗蘇丹巴亞西（Bayazid）於此地。未久蒙古人退去，此城仍爲回紇所有以至於今。在回紇來此時之前，南來之波斯，東征之十字軍，均曾歇馬於此，蓋亦此邦名城之一。奧次門（Osmon）（舊稱奧頭門Olonon）之武化，實以此城爲發育長之鄉，自武皇穆哈默德第二（Mohamed II The Conqueror）移都君士但丁，此城之榮名漸歸消歇，四年前大將軍穆司他法克馬爾繼下建國民政府（The Great National Assembly of Tubs）於此，人傑地靈，此城又馳聲於寰宇矣。

赴議會辭行，衛兵守門不得入，正開秘密會也。

晚餐後，稍坐即寢，一因此地無地可往。二因街上多泥水，晚上無路燈，即欲在街上散步亦不可能。

三月二十八日

晨起與白葉夫同用早餐。餐後，僱車上車站，旅館用役偕余赴車站警察辦公室示余護照，彼登冊給予以券。無此券不能購車票也。遇德國人侯佩君（Otto Hoppe）遇事相，助彼爲德國機關車製造廠廠長。九時到車站，又三刻得票，十時半開車。此城地理上爲此邦中心，而附近人口甚少，荒涼殊甚，農牧爲業者較多，農爲女仔專業，牧爲童孺專業，男子有正業者殊少。夜十一時又至埃士基色，（Eski Shehr）下車用茶，同室有議員二人。一略通英文，一通法文者，爲在議會中主張土爾基文改用拉丁字母最力者。談及此團改黨，謂一黨政治，祇適宜於創造時代，和平後，必須有兩黨云云。夜極熱，仍坐而睡。

三月二十九日

天明，抵三家流河。連日天暖，諸山雪融，水漲數尺，幾與橋平矣。車誤點下午二時餘始到，自伊思米西北至司庫塔里，全臨海灣，富庶不減於他國，風景亦美。蓋此國富庶之域，皆在海岸上也。下車有人爲提行李余允之，一手包提出車站，余給一土幣二十皮阿司特，彼嫌少，棄之於地，其後卒得五十皮阿特而去。此輩不務正業。候客代爲拿行李之人常多客人數倍，故以一分鐘之時間，代拿三斤重之手包，亦必須爭得二三日生活之資。到處如此，不僅此車站也。渡海峽過金角灣橋，僱車仍至白拉宮旅館。大浴，身上夙垢一清，爲之一輕快。下午訂船票自尋小館晚餐。美而廉。在大街散步，野鷄多捉人者，歸旅館，讀關於土爾基統計書。早

疑。

三月二十日

讀書檢衣物。十一時赴外交司簽字出境護照。此舉在他國非必要，在此國則必須。此間人愛以人名代機關名，余簽護照之處，不爲總督府之外交司，必爲外交部之特派君士坦丁城交涉員，而旅館人及鄉導車夫巡警則均稱之曰：阿德爾伯。(Adnanly)在客廳中候了數分鐘，即得護照，客廳中祇三土耳其女子，以法語與余談，此近來風氣也。出外交司再往觀博物院，仍回此岸，尋小館中餐。餐後，在街購襯衣二三件及小掉氈若干，皆本國物，又購土耳其姬馬爾霸下七年之記憶一書(Memory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By Djemal Pasha)略翻閱，補寫日記。

三月三十一日

夜來作遊土短結論未竣，倦極睡。晨起繼之，愈引愈長。至十二時出門，取船票。在外餐，並購得埃烈君所著土耳其與列強及八達鐵路之關係一書(P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埃君爲美國哥倫布大學教授，對歐各國無所偏袒，收集戰前條約甚多，對此國論著，余所見者以此爲第一。歸讀之，至晚倦。約由昂哥拉同來之德人侯佩君同餐。余覺此間人多有類德人面相者，余詢彼留心否？彼云：屢屢誤認，不問不能知也。余詢何

故，彼不能答。此事與研究異種雜婚再代後之變種極有關係。晚浴早寢。

四月一日

晨起檢行李，并翻地圖，出發。購本日英文報（*Oriental News*）閱之，載內地耶穌青年會（*Y. W. O. A.*）被封禁，因青年會爲宗教機關，未經法律認可，不能存在云云。

下午開賬，僱車上船，行李由車上搬至站內，由站搬上小船，由小船搬上大船，每次換人，每次索鉅金，不如數與之，則怒目袖手，置行李於不理。由車至大船共用土耳其李耳十餘元之多，彼等有能英語者，自言數日得一生意，非多金不能生活。蓋每日由此上下船，有行李者不過數百人，以此爲業者以千數計，而開工廠於此，彼等決不往作工，此其慣性也。

船名法馬喀，（*Panaca*）屬於英國克的維公司，（*Khedivial*）載重六千噸，小船也。然甚清潔，晚餐時，一匈牙利老人名羅特（*Louis Roth*）與余談。餐後，讀書，十一時寢。

四月二日

天明船已出達巨海峽。微風不致暈，惟天氣不甚清明。下午六時許，船至司米納（*Smirna*）停泊，此爲土耳其第二大城，在小亞西亞西端一海灣內，灣與城同名。土耳其人在三等艙中者約二百，大都由此下船，其行囊之複雜繁贅與中國鄉下人搬家相同，魯特君下船時，特尋余作別，余送之至船梯。晚餐後，略讀書，早寢。

四月三日

晨起，早點後與一美國汽車商人，二英國遊歷女子，同乘小船上岸。昨晚有土耳其警察官上船，先以護照請其簽字，今日攜之交海關存驗，乃得登陸，小船船員詢知余爲中國人極親。上下船來回二次，共土幣一李耳半，價亦公道。上岸後美國商人往辦事。余及二英國女子共僱一車，周歷全城，並繞巴固山，(Bacrus) 仍回碼頭。此城環港依山，山上古城壁壘，當有完好部分，大致爲東羅馬式修築，約在二千年前。依山有地名狄阿納浴池，(Diana Bath) 衆泉合流於一古羅馬圍牆內，匯爲小池，圍牆上弧門數級尙多完好，泉清冷見底，漱石有聲，動人幽興。一處名喀拉番橋，(Caravan Bridge) 附敦不遠，橋不大，相傳橋基築於二千年前，古喀地(Kari) 帝國御路西至此，遂成亞洲極西商業中心，至今未衰。此橋之歷史舊矣。城內有巴薩市場(Bazaar) 相傳，古爲小海灣。耶歷一四〇二年蒙古征西將軍塔木倫(Tamerlane) 克服此城後，由巴固山頂運石填平之。此地附連處爲彼得堡宮，在東羅馬之季爲貴族所據有，塔木倫克服之，又後二十年轉入突厥之手，又此地有古耶教堂名色里喀波，(St. polyard) 爲當時亞洲七教堂之一，後改上主教(Archbishop) 駐所。遂成小亞西亞耶教中心，歷數百年。至歸土爾基後，始漸衰。一九二〇年塞佛會議，英人主張以司米納省賞給希拉，此城爲土耳其第一大省，此城爲土爾基第二大城，全小亞西亞之商業中心，南北中鐵路各線俱以此地爲終點。

。戰前英人在此城特佔優勢，彼不願自居領袖之名，故借希拉之名以奪之。希拉傾全國之兵來接收此地，英人接濟餉械，時舊帝國軍隊潰散無遺，新國民軍尙未組織就緒，英軍官指揮希拉軍，長驅東入，直至三家流河。未久國民軍西攻，時爲一九二二年八月，希軍敗退，不能成軍，英指揮官潛逃。土軍於九月九日進此城，十三日下午四時，火自阿門尼街 (Armenian Quarter) 起，此處爲城東北部，火起後東南風大作，火焰衝天、向西延燒，沿岸繁富之處，大都爲歐人所居，全付一燼。土爾基所居，全在南部得完全保存。財產損失估計約四千萬英磅。人口死傷者不可勝計，真空前浩劫也。觀畢，十一時半，至碼頭，向海關索還護照，乘原來小船，回船上。

下午略寫日記，又在岸上見一黑斐洲女人 (Negress) 極老，車夫告余等云，彼已一百三十餘歲。其體格較普通人大甚多，寬口平鼻，直界於猿人之間。斐洲那南之猿人。(Anthropoid ape) 體格較此更大也。補記之。

晚五時，至米地里尼 (Mithini) 島爲小亞西亞沿岸最大之島，半插入司米納灣中。戰後屬希拉，島上風景甚好。余因寫日記誤未下船上岸。波平如鏡，夜早寢。

第三十三 由地中海赴埃及（自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十八日共十四日）

1 船泊壁流再觀雅典。2 平安渡過地中海。3 由阿烈山大登岸。4 乘車赴埃及京城開羅。5 沿途所見農作村舍與中國大致相同。6 開羅市政腐敗及魚市之不堵人目。7 參觀埃及博物院并馬立德君之成績。8 參觀穆哈默德阿利司克。9 遊基察看金字塔及人頭獅并推測當時如何建築情形。10 參觀阿拉伯美術博物院及阿拉伯圖書館。11 白奴之祕密。12 離開羅赴泡塞——北臨地中海南臨蘇宜士運河通紅海。13 乘滿士阿船離埃及赴印度。14 蘇宜士運河之歷史。

四月四日

晨起，又望見希拉海岸，十一時船泊壁流（Pyritus）即余由希拉赴土爾基上船之所也。下船再觀雅典，有鄉導言有中國人韓君寓此，因約與會。彼名韓文昇廣東人，兩月前來此，不久仍歸，彼曾在上海辦中華公學互助團，又曾供職胡麗生師部，駐河南約半年云云。下午四時送余上船告別，五時船開。

晚七時餘，大風浪暈不能支，早寢，幸未吐。因午間天氣極熱如夏，北來寒氣相衝，空氣搏蕩，以致重輕異量，疏密異度，故在艙上行，亦感奇不快也。

四月五日

晨天晴，風較小，船仍搖動，微暈不得讀書。九時許，西面見陸，爲坎地亞島，(Candia) (亦名饋地Crete) 現亦屬希拉。此一帶總名地中海，然各小部分更有專名，如希士之間名愛珍海(Aegean)，愛珍以南名坎地亞海，過此島以南乃真名地中海也。下午天清氣爽，無風，而海浪不息，船仍搖蕩，此潮力也，晚與同室之水利工程師德國人艾根寶堦博士(Dr. H. H. Eberbrodt)談。十時半寢。

四月六日

晨九時，船泊阿烈山大(Alexandria) 埠外。埃及船送護照，驗查員及醫生來船上，并徵登岸稅十五皮阿司特，合中國錢一元五角。余免徵。此新獨立國亦處處表現其主權之尊嚴。登岸後驗行李尤嚴，然其海關組織尙有條理。余與英人董思談君(Mr. C. Dinstan)美人瓦德爾君(A. F. Waddie)同僱車寓客來旅吉旅館(Hotel Chirize)。脚夫之悍橫實詐與君士坦丁相同。幸董君能應付之，未大受虧。在寓中餐，下午赴街上步遊。僱一鄉導，彼著黃色長袍，下拂足面，上罩淺灰包外套，比袍短八九寸之譜。與前清制服相類，頗饒別趣。遊觀數街，本地女人裝飾最特別，頭披黑帕，面蒙紗布，或黑或白。帕紗之間，相隔寸許，僅露二目，鼻梁上飾金柱，上下綴於帕及紗邊上。衣服富者半歐式，貧者本地式長窄袍而一件已。足下，富者着歐式靴，貧者赤足帶足鐲，亦有赤足着拖鞋者。拖鞋亦間有貴重美麗者。男子服式大都長袍，

富者上加外套，俱爲毛絲製品，貧者白棉布，腰繫紅黃色寬帶，其與土爾基相同處，惟紫包襪白式之小帽耳。遇英國衛兵總營（Main Guard），其中尙有兵二百餘人，聞埃及政府正要撤退。赴小館飲啤酒一杯，返寓飲茶，觀舞。舞者甚衆，一杯茶連小賬耗去二十五皮阿司特，合中國錢二元五角。紐約無此昂價也。晚餐後，早寢。

四月七日

午前赴通濟隆在馬車上失去照相機，可惜。購赴開羅（Cairo）車票，並探詢赴印船路情形。下午觀克的夫（Kedive）宮。克的夫卽王意，較蘇丹爲低，又觀程哈默德阿利（Mohammed Aly）銅像。阿利本爲阿爾般尼回教人，一百二十年前土爾基失敗，辟帥爭立，彼乘機得霸下（Pasha）之名位。在土政府宗主權下掌理此邦，亦稱克的夫，其子孫世襲，獨立後稱蘇丹。（Sultan）但無克里夫（Kaleph）之尊號耳。又至海邊街上飲茶一杯，返寓。寓中土級人俱歐種，下級用役皆上埃及奴比（Nubia）人，色深黧，貌相秀整如古埃及彫像，舉動穩緩，與碼頭上脚夫性質迥殊。

四月八日

收拾行李，寫明信片若干，分給中外友人，以行李交館役，自乘馬車往觀博物院，所收大都爲本城附近古物，屬於希拉羅馬統治時代者，笨重古物，有木製油閘，及石碾盤，與東方物

相近，十二時半赴車站，十二時半車開行。程車上中餐，車之管理不及安配均尚好。兼沿尼羅河向東南行，天氣大熱。初仲夏氣候，早麥已黃，空氣極乾燥。種植全賴運河水灌溉，溝渠之整齊，乃數十年前遺規，耕種法亦沿太古時未改，地肥水足，人工亦尚勤，故農產甚富，灌溉法用長臥式及圓齒輪式兩種水車，造法與中國者大致相同，齒輪全用木造，較中國者更笨重，四季焦熱，人勤於野，此其色所以為深棕也。住室極矮，窗尤小，牆全用土，土頂或木上加土，或用草，遠不如中國草房之整潔也，下午三時許，到開羅，即京城，車站上尚不紊雜。寓大陸旅館，寢室一間，日價七十披阿司特，合中七元，中餐合四元，晚餐合五元，其昂貴在紐約以上。下午讀書休息，晚餐後步遊至小街內，造飯作工者多在街上，且有橫臥街旁者，此與漢口小街上情形相類，又回大街，至一公園內之戲園內，觀阿拉伯戲，全為歐洲服裝，僅操阿拉伯語，不耐久觀。去。在土爾基時白葉夫君盛稱阿拉伯文之美，其語音亦殊不惡也。

四月九日

上午讀書，下午購照相機。余在阿烈山大城失去原機，今再購，合錢近百元，並非上品也，赴書鋪購書，步遊大街，此城街道修理尚好，而管理不能清潔，不改進生活形式，清潔殊不可能，人密易發，多數人生活幼稚，向道上拋棄廢物，事實上不能禁止也，有鄉導堅請導余觀魚市及噴體埃及跳舞，允之，所謂魚市者，下等娼寮也。依門坐地，當街賣魚。其人種北起

俄國，南至斐洲中部，黑白棕赭，諸色俱備，牛鬼蛇神，觸目驚魂，欲急去，而各街縱橫相連，走出範圍頗須時間，歐洲各國多以鵝代燈字，此處乃以魚字代之，豈以其腥臭之氣如鮑魚之肆也，神經不快，不願再觀跳舞，給資鄉導，令去，獨赴公園門外空氣新鮮處飲茶聞樂，樂音幽靜婉轉，可消俗慮，十一時許，歸寢。

四月十日

晨起略寫日記，午前往觀埃及博物院，院在街西而正門南向，門前置碩大古物甚多，門之東方臨街，西方立有石像，題云：馬立德霸下（Auguste Ferdinand Maritte Pasho）。馬君法國人，生於一八二一年。於一八四八年充法國魯墩宮（Louise）博物院幹事，一八五〇年奉派赴埃及採購古物，於一八五二年發見賽拉盤（Serpent）古墓，法國議會通過以五萬法郎為經費給之。彼又於次年採掘墓寮（Girad）各墓，又次年埃及王薩一（Rhedive Said Pash）採彼之條呈，創建埃及古物博物院於布拉（Bulak），派彼為院長，並封伯爵，彼為埃及効力古物採集事務近三十年，於一八八一年卒於開羅，年僅六十。一八九一年博物院由布拉移至基察王宮內，又於一九〇〇年建新院移此，一九〇四為彼建銅像，追贈爵下，彼之尸身葬院中，故亦隨其他古物三次遷移，銅像下卽其墓，彼蓋與埃及古物目不朽矣，余觀馬君銅像，自念人一生至少必須作成一件事，否則真虛生也，馬君之爲功於埃及甚大，埃及所以待之者亦不薄，死

後三十三年，追以至尊之壽，較之生前虛榮，彌覺可重，慨念古今，欲爲泣下。

入院中，徧觀各室，至下午一時封門時，乃去，略記之：

一，其貴珍飾品，（在樓上北面正中）在第一朝時已有串珠鍍金之品，至第十二朝時益達至最高程度，於鍍金紋中以寶石鑄汁灌注其中，即中國之景泰藍，置之今日北京最精品中不能分辨，其銅製圓鏡，景泰藍柄，與中國式相同。

二，埃及北方尖碑（Obelisk）著名，因巴黎羅馬孔士但丁均有之也。其實圓頭方身之中國式碑乃最多，自第十六朝至二十二朝記事碑大都如此。

三，土丹庫門（Tutankhamon）墓中，古寶座置之近代精製椅中，不能分辨，周圍用木間或以金鑲之，坐心用鞣細絲品，歐洲椅式或由此來，因其神色似也。有鞣床，製法之精與寶座中。

四，其墓中殉以各種家畜及野獸，形狀尙未大變，又各種穀類如麥子，大麥，黃豆等，與現在穀無別，又有雞蛋及鱷魚蛋等，又有大鱷魚二條，知當時以鱷魚蛋供食也。

五，棺之外層爲石，內層爲木，再內爲麻絨布緊纏尸身，每層或彫或塑，皆有本人之像，面上多鍍金，其餘處施以彩色，金與彩皆如新，且異常新鮮，由此可知當時染色術之進步。

六，其古影像多施色，面體顏色由赭（赤紅臉）棕（黑紫糖色）以至黃白不等，女子之色較男

子爲白。此當時之異色也。

出院回旅館中餐；下午由鄉導導觀穆哈默德阿利（Mohamed Ali）冒司克，其規模之大，乃在土爾其一切冒司克之上，阿利爲埃及現朝代之太祖。阿爾般尼（Albania）人，生於耶歷一七六九年，於一八一一年以武力奮衛取得埃及王位（Philive），名在土爾其統治權下，實際上則獨裁之君主也，當國三十八年，於一八四九年崩，其墓在冒司克內，銀質以金鑲之，價值當時二十七萬磅，合中國現幣二百六十萬元之譜，其墓尸之絲帛及銀絲尙不在內也。冒司克建築式以四面四半圓兜幕，上承一高大兜幕。正殿外亦爲極大方院，前有正門，左右有對門，中庭有水亭，則與土耳其武皇即穆哈默德第二之冒司克局勢相似也。建築在壘城（Citadel）內，馬車須繞行而上，城在半山，愈增莊嚴，殿角柱樓高三百五十英尺，可爲雄矣，據云此爲世界同教第一大禮堂，其內面全爲黃色大理石，堅而瑩，距殿不遠，爲拿破崙行宮，拿破崙埃及時駐紮之所，登樓西望亞拉伯沙漠邊之砂石山，西望基察（Gizeh）城之金字塔，斜陽半下，射尼羅水反映出萬道彩霞，風景極美，砂石山斷崖聳立，乃築金字塔時所鑿。金字塔位於撒哈拉（Sahara）沙漠之邊上，而取石於阿拉伯沙漠邊上之砂石山上，可以知尼羅河流域之窄，兩岸實爲一沙漠也，由此又往觀哈三冒司克，其勢嚴峻。又往觀巴察市，完全爲本地人回教市場，不整不潔。然其古建築多甚美者。七時歸寓，晚餐後，略在街上散步，又有自稱鄉導，因請

余往觀裸體跳舞者數人。此輩皆孺子，咤去之。歸。早寢。

四月十一日

晨起，僑董司談君，瓦德爾君及英人申尼德 (O. E. Smith) 並一鄉導，同乘火車赴基察觀金字塔等古物，先自一車站下車，改乘牲口，余等四人，連鄉導共五，僱駱駝二，騾三，輪流分騎，先至一古墟，古物已盡行取出，所剩只爲巨大深坑，各部分有深有淺耳，次觀二巨石像，爲拉摩氏第二 (Rameses II)，高四丈二尺，在一八八二年有人發見此物，以之贈於英國博物院，因其物太笨重，無法搬運，置之，其後又有人建議移至開羅，經科學家量計，當時尼羅河橋皆不能容此重量在其上經過，故今仍在此。一在小園牆內，有人守之。一在荒原地下橫臥，其旁有一獅像 (Sphinx)，獅像獅身人面之神，在埃及宗教上居甚要之地位者也。長二十五尺，高十二尺，下車之村名巴咄申 (Badrashen)，相距不遠爲米拉與那村 (Mit-Rahnah)，前記各物在三村之間，過此入沙漠，即沙喀拉 (Sokkrah)。有小墳山數個。過而視之，未記其名。將午，觀葬牛廊 (Serakeum)，迴繞地中，每一牛棺於廊旁，鑿石籠置其中。牛棺 (Sacred Phara) 以花岡石鑿成，高十一尺，寬八尺，長十三尺，受葬之牛，皆黑色頂有白毛，謂其爲上帝所特生也。又觀其他二墓，當時忘其名，歸寓翻書得墓名甚多，不能知所觀者爲某墓。午赴馬立德翁下遺房，出所攜餐品食之。此房爲馬立德翁發掘此一帶各墓時住所，今有人守之，遊者

時於此小憩焉。餐後，觀第墓，第（Eni）爲第五朝代時人，出身寒微，由能勞任祝官，婚公主。彼曾躬親漁稼，通各藝，其墓中各室，壁上彫像，有農，有織，有漁獵，有彫石工，有融金工，融金爲吹管法，農性嗜黃牛，此墓雖小，與考其古文化頗有關也。

由此再穿沙漠北行，至基察（Gizah）卽所謂金字塔所在地，金字塔在現在比國所行之阿拉伯文中，名爲阿拉母（Alaham），意言古墟。南埃及之蘇蕩（Sudan）語名爲塔拉畢（Tarahil），其意不詳。埃及古語爲拍爾埃母五司（Per-em-us），爲英語中所稱之拍拉米（Pyramid）所自出，原意大致爲斜上而高之建築，簡而言之，卽墓也。其形既不類塔，其上亦無金字，古國舊譯名詞，多可貴重者，惟金字塔太名不符實也。此地之塔共三：其最大者爲第四代第一王杭佛（Pofu）所建，塔基每邊現寬七百五十尺，相傳原來七百九十五尺，現高四百五十一尺，相傳原來四百八十一尺，修此塔之時，用工人十萬名，每三月一班，給食不給資，徵民力爲之，自東岸偏北之砂石山鑿石，運此磨光，再行砌累爲山，計採料運料各十年，修築又二十年，此龐大之墳山乃告成功，羅馬古史家希婁豆圖（Herodotus）所考如此，希氏又謂此塔修時，用小土機軋石上升，各層之石上升一層，自最下補填一層，故塔之最後完成時，其最上一層最先完工，而最下一層乃最後完工云云：此說最爲遊人所愛稱，史家因此說爲羅馬之司馬遷（卽希婁豆圖）所言，亦多宗之，余細察之，此說就事實上殊不可信，余意此笨大之

物，仍係以笨法修之，即先就地鋪第一層，運石其上，逐層加高，若如希氏所言，則必先自中心修起，向上軌一層，同時亦向外擴一層，其疑問甚多，查塔爲方石分級砌成，石縫上下兩層相錯，隔層相對，又每下層之石，半壓於上層之下，半錯出上層之外，以成台塔，希氏謂其法或各層一機，遞軌而上，或共有一機，軌升一層，轉機一次，由後一說，則一石軌至十數層以上，一面懸石以待，一面將機運至最下層，軌他一石逐層轉機上軌，以承前石，則百年亦不能完工，且十萬人亦無所用，由前之說若逐層軌上之石，就原位不動耶，則當各層皆爲對縫，不能爲錯縫，若軌上之後，再橫砌以成錯縫，則先修上層事倍而功不能半，古人未必愚至於此，推求彼之所以爲此說者，蓋以塔高四百餘尺，無法可運石一直至頂，而從旁搭架，事實上多困難也。不知每隔十層八層，空石兩塊爲洞，插木其中爲橫架，以爲運石上昇之階，塔成之後，去木架以石補其空，此法甚易，縱不如此，上用繩牽，下用棍抬，逐層兩旁用人扶，決非不可能之事也。次大者爲同代第三王喀夫拉（Khal-Ra）所修，最小者爲同代第四王門考拉（Men-Kau-Ra）所修，各塔修築之目的，各爲作其本人死後葬身之地，其中有墓道有棺槨，如此而已。若問彼等何故爲此笨大無謂之墳山，後人各以己意解釋之可也，大墳之旁，有最龐大之獅像（Sphinx），就天然崖石鑿成獅身人頭。身長一百五十尺，腿長五十尺，頭上三十尺，面寬七四尺，頭至地高七十尺，修築之年代，考者異詞，大概去修金字塔之年代或不甚遠。其

面上鼻梁損落，觀之不美，身軀損傷亦多。此邦種債之慘，到處皆是，此其最大者。

余求學北京時，故友時志齋受世界史，課於日本坂本備一教授，嘗以金字塔先感上層之講於余，余今方壯遊，彼已長逝四年矣！歸後不復聽與之快辯，念之惻然！

又將至金字塔，在附近沙漠邊之草地上，有帳棚若干，以謂遊人也，繼見其甚多，且其中有婦孺，帳外羣犬守之，見人來則犬吠。詢之鄉導云，此名巴達溫人（Badwin），乃孀派阿拉伯人，猶以遊牧爲生。去帳不遠，則彼等之牛羊羣也。不圖去開羅十數英里之內，乃能見此種太古生活。又前後所經村落，其生活亦與城市間迥殊，去金字塔數十步，爲一極大新式旅館，余等赴其中購飲，董君並在其後院大泳池中沐浴。一瞬息間，見三種絕對不同之生活，真如看電影也。旅館中之花園，半山半野，大木叢花，碧草綠水，坐其間少憩。園外卽爲電車站。出園乘車向城內，穿一大公園渡橋。又棄電車乘汽車，繞觀各豪族富商所住之街，與歐洲大城之富人區域無別。傍晚歸寓，覺微倦。

四月十二日

赴財政部訪拉塞母君（Omed Rassen Bey），彼新轉任參議院秘書長，晤其繼任某秘書，略與余談，謂彼昨始交卸也。又赴參議院，車夫誤拉至衆議院，幸其內可通，由用役導余，因語言不通，至數處皆非拉君，有一人能英語與余談，示以介紹信，彼允留信由彼轉交，囑余明

日再來，乃歸寓，下午略讀書，寫日記，晚畫思談介紹余與英國哲克森爵士，(Jakes)談，彼久供職英埃蘇蕩 (Anelo Egyptian Sudan)，曾膺高位，甫休致未久。談詢余云：埃及人多具蒙古種相貌，何故？余云：當分別言之，此地古來族種，約分三支：一自北來者，類歐洲人。二自南來者，類黑人，三自東者，類蒙古人，或更類馬來人，直至今日，其人種仍可如此分支。彼大贊成余言，謂東南之人鼻上狹而低，兩目外尖，微向上斜，確為馬來人相貌也。在外尋小館晚餐，餐後在街上小遊。

四月十三日

僱導同往觀阿拉伯美術博物院，及阿拉伯圖書館。館中藏有土耳其蘇丹策封穆哈默德阿里之詔書二通，及埃及現朝代各王畫像，其他則為阿拉伯文經典，阿拉伯古文大草經曲，字畫盤旋周折，頗具龍跳虎臥之姿，其他印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各文俱備，中國文亦有一幅，乃北京宣武門外侯姓回教徒所刻印，勸人信可蘭經者。院中所存，大部為木石彫刻品，門窗欄檻之類甚多。漢文五字，工字等花樣，及門窗形式，合角作法與中國者，殆不盡分別也。

午十二時，再訪拉塞母君與參議院，略談，彼初接任甚忙，不便多坐，歸寓，下午再往觀古開羅及考波博物院 (Pohic. Muse um)。考波 (Cops) 史家考稱為最純之古埃及人，因彼久奉耶穌教不與阿拉伯人及他回教人通婚，故較純云云。其博物院規模甚小，所藏古彫刻品亦

完全爲阿拉伯式，守者能英語，謂考波變古，阿拉伯式仿考波而城者，余考埃及未爲阿拉伯征服之前，久已受波斯文化武力之漸染，其漸化於東方，蓋不自阿拉伯始也。此院即在古城內，其附近多古墟，已變掘過，今爲深坑，院之旁爲一古城門，猶完好，城門下舊日平地較今因地面低九邁當之多，此尼羅沖積日高之一證也，此一帶嘗爲考波人所居，其人不爲古埃及之純種族，蓋此邦現在耶教徒與希臘正教爲一派，耶歷初元，希拉人立教堂於阿烈山大城，今考波人仍以阿烈山爲教京，故此國北部之考波人，大致確有早移來歐人之血較多也。

由此往觀婁大島 (Rada Island)，即舊約中摩西生後，其母不忍連埃及王命殺其子，乃置之筐中，繫牢，乘夜泛之尼羅河，時京城在門扉城 (Memphis)，去此十五英里，天明沙至此地，挂於島旁叢樹矮枝上，公主有宮於此，見而收養之，原地今爲富人宅地，然仍許遊人觀覽也，又觀有古尼羅水表 (Nilometre) 乃古時度水之大建築，今猶未敗，惟下陷耳，又觀古羅馬水塔 (Aquata)，乃取尼羅水以管通城中備用者，羅馬水制 (Water System) 在市較上實爲重大發明，余所遊凡較大之城，皆二千年前爲羅馬人所建，或曾受政治於羅馬人者，皆有自來水之建築物，且皆偉大堅固，有今日尙能應用者。

上埃及之行。決計作罷，傍晚至美國捷運公司，訂購赴印度之船票。

四月十四日

埃及古代建都於門犀時者甚久，距此不遠，鄉導勸約同遊，今日假汽車往，至則所謂門犀城（Memphis）者，卽前日所觀古城，其古物已經完全取出，所剩深坑也，自覺失望，更可笑，已經發掘之古城，往往眼見不如耳聞或讀書之較有興趣，不得已繞觀左右一二村，歸城。觀動物園，園址甚大，風景尤好，極類北京之三貝子花園，遊園實較觀其動物爲有趣，園爲王宮之一，改爲公園兼動物園，前王孫呼喀米耳（Husein Kamel）卽今王佛阿德（Fuadi）之父，曾居此，宮價三百，皆白人，以俄國人爲多，此園購一白女爲奴，不過五十鎊左右，其原因則女子虛榮心重，此國爲多妻制，無妻妾之分，生子梳，母以子貴，貴妃福晉之號隨之而至，故售於王家者，皆希望將來爲皇后皇太后也，售於其他貴族者，皆希望爲王妃福晉者也。然不得幸與不得寵而夷爲終身奴隸者，實居大多數，且有售於不肖之窮貴族，展轉爲娼妓者，此種人在阿拉伯語稱之謂格律白大（Gaire Beda）意言白色奴隸，土爾基亦有之，其父母族戚往往爲主動售女之人，因女子富貴以饒，必迎養父母，而全家皆貴矣，此風暗中流傳，亦及於他國，美時曾聞白奴之名（White Slave），有人調查謂美國女子售至此等處者，每年亦有若干，今始知其詳矣，去歲在英時，一埃及貴族在英娶一英女，不久爲英女所暗殺，法庭始移不判英女以罪，代爲不平，今知其亦有原因也，觀畢，返寓，船票未定，因余無遊印度護照，由此聞英領事簽照索費也，余允給，交照由公司代往簽字。

四月十五日

收檢行李，赴提運取船票，及護照上并簽明准赴帕利斯太 (Palestine) 及米索波太美亞 (Mesopotamia) 余詢赴米索波太美亞須若干日，謂由此乘汽車三日可達巴達 (Bagdad)，黑海船票已購定，不得已至彼一遊，悵悵不樂。

歸寓，開賬，此間單房每日價合中國錢七元，一中食四元，一晚食五元，一汽水八毛，一壺茶一元五，價值之昂殆為各國之冠，中食後，又赴當舖購書四五種寄歸，五時半赴車站，六時半開車，赴泡塞 (Pico Said) 卽塞易海口 (Porosaid) 此路亦沿尼羅下行，蓋開羅以北，尼羅分支，一向東北，一向西北，其中為一三角洲 (Delta)，河水沖積所成也，田野極沃，晚十時半至泡塞，北臨地中海，南經蘇官士運河通紅海，亞非二洲接壤之處，東西兩世界交通之門戶也，晚寓海宮旅館 (Marina Palace)。

四月十六日

晨起赴警察報告離港，由彼在護照蓋印，乃能登船，又有官醫索驗病費，因來此邦為外交護照，得免，行李仍須繞海關內經過，始能放行，九時半登船，十時半開行，昨晚今晨皆由據運公司代理人招待，較為省力，亦並不多化錢。

所乘船名滿士阿 (Manra) 屬於英國之半島東方汽航公司 (Permisula and Orient Ste.

am Navigation)，船上上等用役，十九皆白人，余室用役爲英印合種，其他下等用役皆印度人，在船上購明信片若干，嘗運河口岸風景，其服裝有絕類中國者，寄歸誑告友人爲係中國人，視其信否，傍晚船泊苦水湖，在運河半途，船上餐品尙好，晚早寢，余一人一房甚便，現乘客甚少也。

四月十七日

晨七時起，船已出運河，行蘇宜士海灣中，運河自泡塞至蘇宜士灣，大致起北緯三十一度二十分，東經三十二度十五分，終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分，東經三十二度三十分，長約一百英里，較巴拿馬運河約長一倍，巴拿馬五十英里左右，惟地勢平衍，多沙少石，故施工較易耳，彼爲高身運河，其功程鑿石以外爲修壩安閘，此爲海平運河，而岸多流沙，其工程大處，在築堤防沙，兩處工程性質迥然不同，此雷賽渡子爵（Conce Lagard）之所以成功於此，而失敗於彼也，近代鑿地腰通海洋，爲運河者凡三，此二處以外，爲希拉渴霖頭運河（Corinth），皆爲法人所鑿，此處完全成功後爲英國所奪，巴拿馬未成前，爲美國所奪，何法國人之能創，而不能守耶？吾人分亞非二洲，往往以運河爲界，而以埃及屬之非洲，實則下埃及之地，半在運河及蘇宜士灣之東。所謂沙心納半島者，由來卽屬於埃及也。

前數日，日記未寫，以一日之力全補之，晚覺疲倦，讀關於印度人種書，十一時寢。

四月十八日

晨七時起，略在船上與英人習藝運動，翻書考運河歷史，略記如下：

一，古運河

當拉母氏 (Rameses) 第二時代，曾由蘇宜士灣，上鑿運河至布巴氏堤 (Bubastis) 城中，經苦湖共九十二英里半長，亦可云大工程矣。又數百年後，奈古 (Nekou Or Necho) 又擬築運河直接由紅海通開羅，前後工人死者十二萬，訖未完工。其後波斯人達留 (Darius) 因此道再築運河可通航行。至羅馬擔彥 (Trajan) 時代仍維持利用之。依希婁豆圖氏所考，謂當時寬自十丈至二十丈，容二船由地中海通紅海共須四日云云。耶歷初元，此河漸廢，至阿拉伯人征服此地，重修通航，以濟阿埃間之糧食轉運，時爲耶歷六四九年也，至七六七年，回教內爭，住埃及方面之阿拉伯人將運河塞填，以斷阿拉伯之糧道，古運河於是時告終。

二，新運河興修之計劃

舊運河斷後，一千年內，稍有眼光之埃及當道，多曾有復興之計劃，嘗以工程浩大而止。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征服此邦，又計與此運河直接通紅海地中海之轉運，委員研究，以列伯爾 (Le Père) 爲之長，列君測量之結果，謂紅海海面高於地中海三十八尺，如北鑿通水，下埃及必成澤國，故必須多有關門以防水患，工程實驗云云。前世紀之初，又有主張由蘇宜士直通開

畢再經尼羅河由烈烈山大灣入地中海者。至一八四六年布達魯君 (M. Bouffon) 由提納 (Tina) 可至蘇宜士來回，細測二次，始謂二海水面高低並不甚相差，除紅海口岸外無修闢之必要，一八四九年雷賽波 (M. Ferdinand de Lesseps) 爲直擊斷蘇宜士地屢直通兩海之計劃公布，一八五四年上之埃及王薩易 (Saïd) 薩蘇端贊成，予以全權組織公司與辦，雷氏主要不分國界，公同投資，持其計劃赴倫敦招股，英政府冷遇之，當時英人心理，頗可研究，輕其不能成功耶？妬其必可成耶？抑欲阻之使不得成功耶？而雷氏之進行，不因此稍懈。

三、運河之成功

法國之進行，日見成功，英人乃由其駐土爾基公使爲索線，謀參加之，曾開國際委員會，會員皆參成雷氏原案，故土皇雖有另外派人辦理之意，結果仍由雷賽波得委託權，此種外交作用頗多，余專考英人著述，未能全得其相也，雷氏第二次勝利之後，公司實行組織，其委託權爲九十九年，自河成開運爲始，土政府仍暗中阻撓，二年餘不能進行，一八六四年六月法皇拿破崙第三，直接與埃及政府解決，此後乃順利進行，其用款大致如下：

一、由公司給埃政府股

三、三六〇、〇〇〇、磅

二、原集資本

八、〇〇〇、〇〇〇、磅

三、原集債款

甲、售票得款

一、一四三、六八七、磅

乙、附影售票得款

二、八三六、三一一、磅

二項共款

四、〇〇〇、〇〇〇、磅

三、一八七一年借款

八〇〇、〇〇〇、磅

以上總計共

一六、一六〇、〇〇〇、磅

約合中國錢

一六一、六〇〇、〇〇〇、元

此後又有二次小借款，為數無多也，其用款所以如此之多，一因工程浩大，二因法人豪橫遇事鋪張也，此一帶湖沼皆為鹹水間，有小河流為淡水，動工後與他處相通，皆不能飲，故正河以外，鑿淡水運河，與正河為平行線專引淡水備用，此河未成以前，由尼羅河經沙漢用牲口三千頭駝水費用，所需不貲，此外鑿地所用機器，共二百四十萬磅。每月用煤須錢四萬磅，以三十個月計之共二百二十萬磅，向埃及政府購淡水運河建築費四丁萬磅，河於一八六九年成功。共長一百英里。深自三十六尺至四十尺，底寬至一百八十尺至二百二十五尺，上寬自四百八十尺至一千九百二十尺。河身通過巴拉湖 (Baloh) 鏡沙湖 (Finsah) 大小苦水湖 (Bitter Lake) 共六十英里，實鑿之河約四十英里左右，共鑿出泥沙九六、九三八、〇六六、立方邁當。南端鑿通後，紅海入運河口，有信潮，潮頭非有特大風浪高至五尺至六尺不等。至小若水湖

則高不足二尺，至小苦水湖湖之北不過數寸，大苦水湖幾不生影響，北端鑿通後，兩面流通，大苦水湖水面上升四寸，由鐵沙湖向地中海水常北流，每小時速度至一英里至二英里不等。昔人所謂兩海水面不平，所生影響不過爲此而已。

四，慶賀成功之豪舉

耶歷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行開運禮，先期在開羅建大戲院，用款六萬磅。爲各國帝王修行宮，用款四萬磅。行禮之前，回教色克（Shekh）在開羅爲雷賽波開會祝禱，耶教大主教（Church Bishop）在阿烈山大城開會爲雷賽波祝禱，行禮時，法國皇后，奧國皇帝埃及王，親臨。各國貴族代表參加者以百計，正式爲雷賽波慶賀成功。參舉慶賀者六千人，其中二千人爲臨時增加者。雷君故以豪飲酣舞名於歐美，此際意氣之雄，可以想見。亦丈夫功名成就之快舉也。然此會用費有謂至四百萬磅之多者，有謂祇用去二百萬磅者，縱爲二百萬磅，亦占原集資本四分之一矣。

五，運河與英國

運河成功之後，每年過船支英國皆居第一位，茲將一九二一年，各國通過此河之船支及噸數，列下以比較：

| 國名 | 船支數 | 淨噸數 |
|----|-----|-----|
|----|-----|-----|

| | | |
|------|--------|-------------|
| 英國 | 二、三三四、 | 一一、三〇〇、六三三、 |
| 美國 | 一四三、 | 七〇八、五五八、 |
| 丹馬 | 五三、 | 二三三、二五六、 |
| 荷蘭 | 四五八、 | 二、〇三三、〇〇〇、 |
| 法國 | 二〇七、 | 九五九、三六七、 |
| 德國 | 三五、 | 一七一、四四七、 |
| 希拉 | 一八、 | 五六、〇三六、 |
| 意大利 | 二三九、 | 九〇九、九七六、 |
| 日本 | 二二三、 | 一、〇二〇、九八一、 |
| 瑞威 | 六三、 | 二五八、九〇五、 |
| 俄國 | 四、 | 一一、五五四、 |
| 西班牙 | 一一、 | 三〇、六三九、 |
| 瑞典 | 四九、 | 二〇四、二〇〇、 |
| 其他各國 | 二七、 | 七二、九三九、 |
| 總計 | 三、九一四、 | 一七、九七一、四九四、 |

三十八國遊記

由上表觀之，船支數及所載貨淨噸數，皆以英國爲第一，且以船支計，英國獨占總數百分之六十之譜。以噸數計，獨占百分之七十之譜。成功之後，以英國所享利益爲最多。修築之時，英國不但絲毫未嘗有所盡力，恐君士但丁所發生種種阻力。蛛絲馬跡，均不免與英國有秘密之關係。今則運河如故，公司如故，而公司之所有權，及運河之管理權，已不屬法國而屬之英國。行囊中書籍有限，詎未考得英人以何法取得之。僅知一八七五年英人智駁術取得埃及政府所有之股分一十七萬六千六百零二股。每股二十磅，共合三百五十三萬二千零四十磅英金，以英金三百九十七萬六千五百八十二磅英金購得之。照票面僅加四十四萬四千五百四十二磅耳。今其價值，據英人所著書籍，市價合四千萬磅英金之譜。已漲高十一倍有餘。英人真狡矣。究竟彼僅用收買股票之法移步換影遂使法國公司酒變爲英國公司耶？抑當拿破第三死後，法國內亂時乘機以武力取之耶？無書可考，實爲此次渡河一大憾事。

以上五段，午前寫一段，午後寫三段，晚寫一段，船行紅海漸出埃及境矣。

晚着晚禮服，餐時呼紅葡萄酒飲之，以辭今日之勞。餐後英人男女多與余絮談者。豈以余禮服耶？總之乘英人之船，晚餐不着禮服，卽爲所輕，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

第三十四 自紅海赴印度（自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十五日共二十六日）

- 1 船過紅海在亞丁上岸遊覽。
- 2 船入印度洋海水美甚。
- 3 印度洋中奇熱過於赤道下。
- 4 由孟買登陸。
- 5 土人衣式之分類——另有甘地帽及甘地衣。
- 6 參觀王子博物院，帕西靜塔，及皇后博物院。
- 7 由孟買赴查浦。
- 8 參觀王宮並見婦女朝廟之情形。
- 9 遊覽虎壘及博物院。
- 10 由查浦赴木塔寓滿列母馬哈專門學校。
- 11 參觀基那廟。
- 12 印度國會議員那林達氏談英人壓榨印度人之情形。
- 13 印度人之國歌——即祝詞。
- 14 循遊木塔全城——總督府，紫禁城，胡馬榮墓，史前古宮，其他古墓。
- 15 由木塔赴本納列司——全印宗教之中心——16 遊恆河見印人之婚禮，及火葬場。
- 17 遊全廟，智井，及猴廟。
- 18 訪鹿苑遺址——爲釋迦初成佛後說法之所——參觀苦因教之廟及古物博物院。
- 19 訪古普達君並參觀印度大學。
- 20 由本納列司赴喀爾喀他遊覽。
- 21 赴大吉嶺遊鹽山及觀象山。
- 22 回喀爾喀他赴緬甸。

四月十九日

以一日之力，將遊希拉日記作一短結，約二三千字。天氣太熱。已如炎夏矣。

晚過十二孤山，即十二島也。過至第四孤山。天已暮，其餘不復能見。島皆孤懸，有奇趣，故付以上名。夜十一時睡。

四月二十日

七時起，船已出紅海，入亞丁灣。紅海狹長，由西北向東南；至亞丁灣折轉而東，且微偏北。海與灣通處爲海峽，中國舊稱爲流淚門。阿拉伯語曰巴博埃爾門得博。(Babel mande) 余詢同行者，但知「巴博」之意爲門，其餘之意未詳，余意或爲「流淚」，因中國舊譯名多有厥本也。

午十二時。船抵亞丁 (Aden) 午餐後，上岸，購名信片若干。至歐洲旅館 (Hotel Deane) 飲汽水一杯。館藏有人魚歐語名之爲海娘 (Mermaid)，而此魚爲雄者。頭面渾圓，牙骨及下頷已短縮略似人猿，而面目殊不清楚，幾不能分辨部位。前肢退化極小，後肢已無，兩足甚大，如巨魚。腹下腸物與人類者最相似。其相似之程度，遠在猿類之上。館中僅一通英譯者：謂雌類之兩乳更類女人。此灣內時可捕得，惟不易養，出水不久多死者。所觀者亦爲死魚，三月前捕得者。又與數英人同乘汽車，觀古阿拉伯人積水潭。此間得水不易，故修此潭，依山傍谷，深十餘丈。周圍以光石砌成，其上周圍爲不整齊之平台。亦巨大工程也。

此間駐有印度兵。所用總導爲印度老人，余與英人同付錢，彼僅爲英人致敬禮。又一印度學生歸國及三法國人乘二等艙，識余，借余機照像，余亦加入。另請一英人代照，印度學生遂不敢坐以待照。——上述二事，使余慨然！三時半回船，五時船開。岸上人甚黑，亦大都爲雜

種。恐此地爲黃白黑三種共居之地，爲時已甚久矣。

曉同齋者聚談，又有數人以四聲之分別，全用聲浪高下分辨，謂中國人不能作口中細語者。(Whisper)在美已遇數次，此皆不通中文之歐人，對中國文語，擅下評語，且著書以告人之故。余恨此輩人甚。並詳告以中國文字之形式及語言之聲音最美，情歐人解者太少。

四月二十一日

晨七時即起，以爲例。船上客人出有旅行小雜誌，專載本船上新聞，在船上印行。今晨請余略作短文，余適以中國形容字構造者若干，用拉丁字母拼音加入英文中，作數語，以備示昨日與談之人，因便給之登報。如紅丟丟哩，綠英英哩，黃爛爛哩，嬌滴滴哩。如歡天喜地哩，愁眉淚眼哩，心闊意展哩，心投意合哩，兵荒馬亂哩，荒郊曠野哩，千恩萬愛哩等等，意音雙美。且不須讀字源學，而雅俗皆能知每詞所含有之字根爲如何意義，視歐語之美，殆不啻以道里計也。

下午寫日記并讀書，欲寫遊俄國結論，未著手。傍晚，同船某少將與乘三等船之二印度人立談，余以爲異。立其旁聽之，不能解。蓋用印度語談也。少將告余云：此二人皆印度軍官學校畢業，在此地見習者。余詢彼通英語否。云不通。

下午船出灣入印度洋中。海水之美爲向所未見。光滑如油，浪紋之細如湖縵。前在美國西

鑰島 (Key West) 及意國大浪塔所見，其美在色，此處之美，乃在波光浪紋，爲向來所未見也。

四月二十二日

漸覺溼氣太重，不快。昨晚寢時視脚心及脚背浮腫。晨起改用熱水浴，浴後覺輕鬆。

自昨日起，船上有游藝，余未加入，然亦不願寫日記。晚有風而無浪，與渡地中海相反。但水紋不及昨日之規則，微覺不快。

自二十日起，每晚必有人力勸余飲酒，謂余酒後快談，可使合座傾倒也。然余殊不能記當日所談何。

四月二十三日

寫遊俄日記結論。午前三小段，午後三小段。天氣太熱，神氣昏悶，余穿巴拿馬運河，及在大西洋兩次渡赤道下，並不覺甚熱，此地乃特甚。因念大西洋，太平洋貫通南北冰洋，海水流通。印度洋北抵亞洲，而東西爲澳洲，南洋羣島及斐洲所夾，熱流不能向北方流動，此亞洲所以南部夏日奇熱，北部冬日奇寒，較他處特甚也。

晚有跳舞，男多於女，不易配，而女子且有詢余能舞否者，照例答亦不能。

晚餐後，一老船員與余談，多輕侮中國語，余一一針鋒相對報之。彼云日本欲統治中國，

余云法國欲解散英帝國。彼云日本可由滿州以窺北京，余云法國可以飛艇拋炸彈於二十四小時內使倫敦化為無有。彼云中國南北永久不能統一，不如分爲二國，余謂英國屬地蔑視英國，不如分爲七八國。彼謂中國人多而無用，余謂英國人少而失業者較多。其後，彼轉變用善言以調停前說，余亦以善言報之。未乃共至其室飲汽水，彼乃繮工程師也。

四月二十四日

晨起，至頭二等兩艙面之中間。各印度軍官均鋪地毯於艙面，坐臥寢食，皆於其地。彼等每見余皆致敬。今晨立而觀之，一稱能通英語者，來與余語。詢余到印度見甘地否？，余答無人介紹。彼英語不能達意，但力稱甘地之好而已。末言君知緬甸，印度人皆愛秦人（即中國人）云云。他立一回教人軍官，英語更淺，僅能言甘地好，秦人好。然其情形向余皆甚懇摯，惜不能暢談也。

二等艙有法人二，與一留英國印度學生，亦俱愛與余談。過二等艙訪之。

登船已八日，正午觀逐日行程表，距孟買僅二百三十英里矣。各日行程經緯度數，里數列

下：

| 日期 | 北緯 | 東經 | 行里數 | 未行里數 |
|--------|--------|-------|------|--------|
| 十七日 | 二七度四八分 | 三三度四分 | 一四四哩 | 一、一六四哩 |
| 三十八國遊記 | | | | 五九五 |

- 十八日 二二、二二、 三七、一九、 三八二、 七八二、
 十九日 一六、三四、 四〇、四五、 三九二、 三九〇、
 二十日 到亞丁灣行三百九十里。
 二十一日 一三、四七、 四九、二八、 二五四、 一、三八二、
 二十二日 一五、二四、 五五、五九、 三九一、 九九一、
 二十三日 一六、五九、 六二、三四、 三九一、 六〇〇、
 二十四日 一八、一七、 六八、五三、 三七〇、 二三〇、
 二十五日 到孟買行二百三十里。

下午，船上少年軍官擬強余加入運動，余在音樂室讀書，未往觀也。

晚餐後，船長約飲茶，所約者一人為中將 (General)，一人為少將 (Major)，二人為女子，二人不知為何職，除余外，皆英人也。船長特導余至其室，觀其古董多東方彫刻小品。彼所最愛者為一象牙精彫觀音像。據云：一九一四年春，中國一亡命人，乘彼船出境，贈以此品。後再帶至中國，思照樣再購或再製一個，重價不能得。英人某收藏家願以三百磅購之，彼不肯售。惟原贈彼之人，則不記其姓名矣。

十一時散，遇二少年軍官，一少年女子，約余談。女子尤愛與余談，余倦甚，不得脫身！

歸時已十二時餘矣。

四月二十五日

五時許醒。船將泊岸，啓窗可見岸上燈光樓台。再睡已不能成眠。六時起，檢行李；七時驗護照；七時半早餐；八時下船，寓孟買大旅館。其名爲大 (Grand)，其旅館並不大，而房飯費每日十七魯幣 (Rupee 印度幣)，合中國十二三元之譜，價值則甚高也。

到此地最初之印相，爲土人太窮太醜。其建築則西方式中雜以東方意味，高貴中有森羅氣象。

在旅館稍息，赴通濟隆購指南書，及詢車船情形。此地遊人，大都僱短期印度僕人。——印度稱爲白拉 (Pala)。——其人必須有介紹，方敢用之。余甫至通濟隆大門，即有土人殷勤招待余。余出門往書店，不知路，彼又自願導余往。未乃出其通濟隆證書及其他遊人所與之證書示余。不得已用之。每日魯幣二元，購書數種，並將沿途所照像片交洗。

下午僕人導余遊各街。土人衣式，五花八門，不可究詰，略誌如下：

第一法西。女衣最美麗，其人面色黃白，目略深而頰骨微高，上衣半類中國女衣，而裏較飄灑；下身長裙飾以绣花寬邊；頭上披巾極長，兼覆背後或繫腰作佩帶狀，邊上亦加金或絲綉之花，顏色大致爲粉紅及淡青，原料則類中國之湖縐。法西爲土人之音，用

英文拼則爲帕西 (Parsi or Parsee)，卽波斯之轉音也。

第二婆羅門衣式。披巾與法西多相似者，惟其上下衣有連爲一者，或衣襖極短極窄者，其面上眉心略有記號，以別於他宗教及階級。

第三耶穌教民衣式，其衣式介乎前二種，不甚相遠，惟頭髮裝梳極類中國式，面上無記號。

第四蘇塔 (Suta) 此地最低最貧之階級，而佔最大多數者也。其女子上衣極窄，極短，兩袖緊束兩臂。身長剛覆兩乳。下身著斜裙。袴上胸下，完全露肉，間或再以長披巾繫之，然纏不能覆肉也。此種左鼻上皆穿孔帶環，環大小貴賤不等，多金色。亦有上飾以珠，大可覆口者。足腕上有鐲，足指上有戒指。此級男子衣更不齊全，有祇用長布一條，纏覆私處，此外不復有衣者。

他級男子衣服，上等人有著歐服者，如非耶穌教民，總必保存些許本地舊習，以表明其爲印度人。近來有一種圓緣小帽，各級各教皆著之，稱爲甘地帽。一種衣制，用白布爲原料，下衣爲褲，上衣長及膝，對衿輭領，形式極類袁項城時代原攝之禮服式，惟身黑以白耳，名曰甘地衣，亦各教均著之。惟耶穌教人不著。余之僕人，名阿布爾汗 (Abul Khan) 回教人。余詢以愛甘地乎？答云，愛甚！除耶穌教外，凡印度人皆愛甘地。遇小水塔，立於街中，彼言此爲

甘地水，以來此飲者，不出錢也。余視碑上題字，乃他人之名，立此爲其女兒祈禱者。彼云此
人爲甘地之友，故人皆稱之爲甘地水，其言似不盡可信。然印度人之愛戴甘地，則爲實情也。
所觀銀器市，銅器市，及市場等，皆純粹印人部分。又至一地氈店，波司地氈有三五畧方
，索價至英一百餘磅者，然製法之精，實遠在中國品之上。

此地男子，更有一種怪習：唇上施朱，黑面紅口，倍增其醜。

今日遇一日本人，操日語與余談，知余爲中國人，乃去。晚餐時，乃與余同棹。旅館對不
同來之客人，置之於一棹之上，大都須先行商知，不見商，而竟行配定，總含有輕視之意。詢
之伺役頭，彼出言極不遜。日本人云，彼本意多住若干日，因館中告彼云，照章一旅館至多祇
能留東方人三人。此是否正式章程雖不可知，其輕視東方人實甚，故不願多住。

晚一童子，求爲余僕，並言彼爲耶穌教人，由旅館作保云云。余詢旅館何以願作保，彼云
，因彼等皆耶穌教也。

四月二十六日

上午，僱僕赴通濟隆，尙未開門，乃先往視王子博物院 (Museum of Prince of Wales)
其可記之點如下——

一古彫像：管因 (Jain) 婆羅門 (Brahman) 及佛教三宗，衣飾上大致無甚懸殊。相傳管

因最古，齊因之上古部，長鼻，上狹低而下寬，上唇微短，此與埃及，阿拉伯及馬來人相類；至中期則鼻高而較短。

二歷史以前古物西南部者爲石器，而東南部如馬苗 (Madras) 者，則有鉄器。

三其碑多圓頭者，較之埃及者，更與東方式爲近。

四中國玉器部，收藏尙富，歐洲油畫彫刻品不甚多，然與考此邦文化無關也。

出門時，購本館指南書一本，歸視之，祇有西方畫，而不及此地古物。

下午，往觀馬拉巴 (Malabar) 小山，可俯覽全城，風景甚好，大半爲富人所居。

又觀帕西 (Parsee) 靜塔 (Tower of silence) 在山正頂，爲一大園。至園，彼另有人指導。蓋帕西爲波斯 (Sarsia) 之轉音，其宗教卽中國所稱之禩教，英語所謂蘇勞司德 (Solah-dah)。波斯人移此邦者，古時不可勝計，惟禩教人不與他教同化，今則「法西」或「帕西」一字，含有半宗教半民族之意。而與波斯，則關係極少，因波斯今已爲回教國家也。

又觀皇后博物院，規模小，僅人種模型部，於余尙有益。其西南人種之雜，服式之奇，彫胸面者亦有之。又較在街上所見者爲多，其人大都能作工。惟作工時，亦多跌坐，——卽盤腿坐——殊多不便耳。

晚給資與僕人，令去，改僱一耶穌教童。清晨擬早往觀象島 (Elephant Island) 之古洞

早睡。

四月二十七日

六時起。六時一刻赴碼頭覓船。徧詢始知冬日每日上下午有船兩次赴象島，夏日祇下午一次，悵然返寓！

象島中有極大釋法洞。內分各室，儼然偉大廟觀。神像皆就原石鑿成。釋法 (Siva, or Shiva) 印度教最尊之神也，是否即佛經中之帝釋及希拉古教中之齊無 (Zeus)，容當攷之。此洞爲印度最名勝之一，不得往爲憾！

下午開帳，四時登火車。旅館中人，至臨去時索小帳者甚多，然平時大半輕視東方人。余詢童僕，愛甘地乎？答云，否。詢以何故？言：甘地爲印度教，彼爲耶穌教。又謂：汝嘗印度人也。答云：信印度教者，爲印度人；耶穌教，皆英國人。

至車站，余之回教僕人已先至，將余之坐位拭淨，並代余寫行李票。登車後，各付以資，令去。回僕去而復反，言：在印度須防下等耶教人，彼等皆仇東方人，前日余等乘車過小市，向車中拋擲小石者，即耶教兒童也。余領之，令去。耶僕亦去而復返，求余加給賞錢，略加之令去。回僕名 (Abul Khan) 阿布爾汗，耶僕名 (John Noronha) 約翰奴魯納。

車間甚大，惟各間不能互通。余室有下床二，上床三，大椅一，祇余一人。

夜，隔壁頭等車人多，一男來余室睡。彼有家眷，攜僕人二三；睡時脫褲，脫鞋襪等事，皆僕人服役，爲生平所未見。此人爲葡西人，其面亦方形高類，惟身上多毛，不類東方人也。

四月二十八日

晨起，飯車伺候爲余送早餐，昨日亦如此。餐後讀書，知哲浦（Talpur or Teypore）去此路不遠，乃由沙威馬豆浦（Sawai Madhopur）換車。哲浦者，印度各保護國中最有名之一國，其都城與國同名，十二時半用中餐，一時半下車，購票改乘窄軌車赴哲浦，晚九時到，途中人民貧敝，祇有乘三等車者。一際票員與余談甚久，謂每月五十元魯幣，不足生活之需，思赴外國謀生，彼自稱謂坎拿大人，繼詢：乃坎拿大教會教徒也。

晚，寓克沙與旅館（Kashai Hotel），在城外。此地祇旅館一家，皆在城外，無電燈自來水，今日祇余一客人，其地之荒涼可知。

四月二十九日

上午，偕鄉導乘馬車，由月門進城。城周圍有牆，以石築之，色半黃。月門者，城門之一也。進門爲月門大街，甚寬敞，街房大都兩層，下層爲市房，上層似爲居室，皆有彫花欄檻，牆皆爲赭色，街旁生意，以綉布等店爲多。儼然另一世界。繼至三叉街——實卽丁字街。

街之一面爲王宮，宮門對面爲直街，成一丁字。宮門及宮牆均堂皇，由宮前街，直行至盡處，

又成一丁字，對面爲虎檻。虎較他處者爲大，色亦較黑，人過檻前，虎咆哮，立撲檻，作捕人狀，其聲叱咤，甚於獅吼。有窮老人見生客過，故意逼近檻，以觸虎怒，使過客觀之而賞以錢。由此回丁字街，繞宮牆東面行。轉向爲風宮，亦王宮之一部份。風宮高五六層，其上多窗，王宮夏日常攜嬪妃數人御樓上，滿開各窗，赤身當風。宮對面不遠，有二學校：一梵文學院（College of Sanskrit），一爲王家學校（Maharajah College）。再繞宮繼行，爲參事院（Council Hall）。參事助王理國政，大都由總督派充，以英人爲院長。過此，繞入後宮門，觀鑾輿衝：有馬車數十，飾金鑾輿六；汽車甚少，式如普通者。又繞至大文院。八十年前，此邦王子齊辛氏（Jey Singh）爲有名之天文家，發明此露天天文台。以石修爲各種高台或深地。台上池中多作弧圓形，標度數。亦有高台上之弧圓向左右傾斜者，據稱其法頗精云。余繞觀許久，不能明其法，然驚服其技。出院往觀法院。將午，歸寓，中餐。

下午，偕鄉導赴王宮內參觀。午前由旅館代索參觀券，由英人發給，無此券，不能入宮也。進宮之第一段，多爲用人所住，車可入。過數層院下車。再進一門，院內周圍多高屋，類廟宇。壁上影畫，亦多爲宗教畫。正中一大廳，爲政事堂。前王沙威馬豆辛第二（Maharaja Sawai Madho Singh II）聽政之所。王以雄才見稱，恭事英人，謀擴充兵權。歐戰之役，英人悉調其兵至墨索帕他米亞。王一生建博物院，修道路，創醫院，公共事業，大進步，而其自奉

赤豐。王於一九二二年崩。嗣王爲其繼子，年方十一歲，不能聽政，由參事院長英國人某攝政，每日來政事堂，據寶座，處理此邦政務。再進一層，爲公朝殿 (Diwan i Khās)，旁一院爲私朝殿 (Diwan i Khās)。公殿較大，私殿較精。各院門皆偉大闢麗。王出入多御象，故門特高大。又繞御苑，花木茂美。花與各殿之間爲寢宮，七級樓房多所，排比如聚星式，高低差，以正中者爲最高，望之偉麗。院內多有極寬石砌水道，謂注水其中，可消暑氣。旁一犬院。周爲環樓，中爲美石所砌之大塘，爲前王浴池。王有嬪侍七百人，常選美者數十或百餘，赤身共浴於此。再後爲宮廟，所祠之神亦怪誕。再後出苑爲秋塘，現在水少，雨季水滿，如方湖也。

觀畢，出宮。總觀此宮多大門，多正殿，多方院，東方氣象較多，非歐洲之山寨也。在街上見婦女結隊出廟，且行且唱，所唱爲聖歌，蓋未祭先祝也。過數街，所見甚多。鄉導語余云：每日皆如此，蓋女子上廟，每日至少有一次云，又見有女子拾糞者，戴筐於頭。以手檢糞置其中。吾國諺語，嘗言「佛頭著糞」，此特喻言，而佛國之人頭著糞，則普通之事實也。今晨以所照像交小鋪令洗，謂下午卽竣。往取，全被洗壞，尙索高價。傍晚歸寓，晚，一操糊燕英語印人來與余談，狀殊文雅。詢余中國有耶教徒若干？余答以約二百萬。彼緩言云：東方人開化較慢，印度耶教徒亦不過千萬云。余詢云：君意謂入耶教爲開化乎？彼云：自然。余曰：若

然，則余爲尙未開化者。彼驚詢不入耶教之人，皆迷信甚深，錮守舊習，何能遠遊世界？余云：中國建立無迷信之宗教，蓋在耶穌生前二千四百年（堯時）；以尊天、敬祖，崇聖爲信條，而於知識較低之人之下等迷信，包容之以免教爭。然其勢力常遠在舉人之下。余遊北歐時，見公園中新舊兩教設案對罵；遊南歐時，見男婦老幼匍匐十字架及各偶像前，默禱求福，如癡如狂，此種怪相，爲在中國時夢想所不能及。余覺歐洲人之迷信，遠在中國人之上也。彼驚訝而去。

四月二十日

上午，僑鄉導乘汽車出城，先過虎堡（Tiger Fort），緣山爲寨，以虎爲名，喻其雄也。至安伯宮（Amber Palace），在山上，較虎堡更高。其建築甚精，各殿陛亦方正光大，凡遊此城者，必一觀此宮。觀時亦須先有英人之入門券。觀畢，觀宮旁二廟。印度舊式廟，大都精而不大，其精處，全在彫砌屋頂如方塔式耳。將午歸，來回均過前王馬豆辛墓。下車觀之，墓雄壯，旁一巨亭，中爲一彫像，乃王所御之象，死後葬此，若明思宗陵旁之有王承恩墓也。街上及郊外道上猴甚多，不畏人；有時跳躍車旁。孔雀亦緩步街中，與婦孺同行。此邦禁捕傷不害人之禽獸，故無人敢擾孔雀及猴，而孔雀及猴亦不畏人也。

下午，遊博物院。院爲前王創立，建築頗美，收藏仿歐美，購各國方物，在此地亦覺可貴。

，惟本邦古物太少。院在公園中，公園局面甚大，花木茂美。觀畢，赴一錢店易錢，此店兼爲古董鋪，銅器甚多。余求佛像，僅有一，彫鑄精工，面相如中國所見。因意此邦造像，必有所本，釋迦生相，或竟類此。詢以價，云五百磅。驚其貴，彼鄭重告曰：此中國造也。余失望，且失笑。歸寓。

晚餐後，乘夜車赴木塔（Mutra），余方思購票，鄉導云：汝有自孟買赴德利之票乎？余云：有。彼持票導余尋站長，爲余簽字轉車；不須一錢，另酬酒資五元。因太多，致彼等分贖發生問題，可笑。

五月一日

天明，至木塔下車。僱小馬車穿城一過：大街房屋尚可觀，小街及附郭住房極矮小。由此城至彬大班（Bridaban）蒲列母馬哈專門學校。代理校長古普達（Gupta）君出招待，語余云：此城甚小，請下榻校內，飲食及參觀訪友事，均由此間代爲布置。少坐，爲余購西瓜食，食畢，參觀本校成績室及機械科。此校極重實習：欲人民經濟方面能獨立也。課程切實，管理寬疏，謂學生年至成人，宜使其能自振奮，不專尙管理之嚴密也。校址爲蒲拉塔波王宮（Raj Mahandra Pratap）。王有封邑五村，捐作此校常年經費，由校直接管理。以其宮爲校舍，彼自並於平民中爲獨立運動，今亡命國外。其子當時亦被逮，今甫釋出。校長辦公室頗大，

然有高案大椅而不用，古君置一薄氈於地板上，跣足跌坐以治事。午餐，余一人獨食，蓋余食由校中購，而古君仍返家中餐也。下午，校長畢克修君 (Bickshu) 來校談，其面相神情絕類同鄉陳堯初君。三時餘，古魯古爾 (Gurugul) 宗教學院總董，那林普克拉 (Shiva Narain S. Pilla) 及其宗教科教授某君 (忘其名) 來訪。那君身中材，鬚不甚多。某教授長髯，美髯，持未經刀斧之長木杖。二人皆跣足，布衫短裙，冉冉而來。此時余若置身神祕之小說中者，那君言談，莊肅如其貌。某教授愛掀長髯作諧語。彼此俱若夙諍者。傍晚，同出散步，那君先去，某教授導余觀基納 (Kinnia) 廟。基那爲印度古神，相傳爲處女所生，代表最尊之神。近來考宗教系統者，多謂此字爲基督字 (Christo) 所自出。此廟在此城爲最聖。入觀者必須跣足回，耶兩教徒，不准入門。余脫鞋襪隨某教授入，環繞甚遠。衆人以木簷荷神像出，像前多人燃油火作光，列隊行。一祝者中行，塗面作金紅各色，如中國三十年前鄉下祈雨之馬童 (男巫)。彼與某教授語，似責其帶異教人入廟者。隨從之人皆塗面，某教授亦取黃色水塗余額。繞行他途至大門，約里許。石地上，間有碎石子，兩足受創，痛甚！聞每日各廟均行此類儀式。觀畢，出門，著鞋襪，與某教授別，另一人隨余，謂係古普達君囑令導余遊者。更觀其他各廟，非正行禮時，未脫鞋。廟之建築，氣魄甚大，大致此邦新廟，氣象皆較大也。

晚，仍一人在校中，餐後在樓上寢。夜極熱，開窗又爲蚊所欺。睡不安，此房雖大，此室

久未住人也。

五月二日

上午，本省之國會議員那林達氏 (Narain Dass) 君來訪，謂：『吾國之立法院 (Legislative Assembly)，言之堪羞，人民自行集合之國民會議 (National Congress) 在孟買開會，君何不在彼一觀？』余乃自悔失機。彼言英人近持重稅困民主義。鹽稅加倍，本屆增至七千萬魯幣，田稅增至四萬五千萬，灌溉稅增至八千萬，合中央稅省稅約共為二十三萬萬魯幣之收入。印度人口得中國四分之三，而担負則多四倍。人民終年勞動，往往每日一餐，而大宗之食料源源運至英國。立法院印人居多數，能否決預算而不能禁總督之自由公佈施行，有何立法權之可言？中央大權，完全操自總督，各省大權，操自總督及本省巡撫，所謂議會者，皆裝飾品耳！各機關中，印人與英人同職，而薪水相差常至六倍之多。彼言閱報載中國事，最羨慕不置：中國有許多不跋扈軍人，印度求有一人而不可得；中國數數有內亂，印度求有一次而不可能！十時，與彼別，赴古魯古爾學院參觀，彼派人來導余往也。院重神學，哲學及用印文教授，余實無從參觀。總董贈余以書二種，仍由某教授導余參加晨祝。學童約七八十人，列隊高聲迴環讀祝詞，其狀甚虔。祝畢，彼等告余以祝詞大意，譯記如下，不知有誤否？

一：婆羅門，卡得倫，唯薩，素搭各色人！地位不等，苦樂不勻；大家一母所生，彼此都

是弟兄！

二：婆羅門，卡得倫，唯薩，素塔各色人！地位不等，苦樂不勻，階級不容或紊。此是上神所命！

三：婆羅門，卡得倫，唯薩，素塔各色人！地位不等，苦樂不勻；上神無偏無私，任爾自由選定！

四：婆羅門，卡得倫，唯薩，素塔各色人！地位不等，苦樂不勻；來生階級何屬，看爾此生修行！

某教授云：此祝詞可作印度國歌，因婆羅門爲四民領袖，英人不願印度獨立，常由耶穌教誘各級人脫離婆羅門，階級制度如破壞，則印度社會之根本組織搖動，不復能謀獨立矣云云。

余領之而已。又學童中有一童，完全如中國小兒，因憶昨日在帕母馬哈見一學童，類中國人者，古君告余云，彼來自印北，北部人大都相貌如此。余以謂此童亦來自印北。某教授及納總董告余云，此童來自南斐洲。余久聞南斐有一部丹土人頗東方人，不意其與中國完全相同也。觀畢，少坐，回帕校中餐。連日皆用印度飯，其餐品甚簡單，且爲素食，惟薄烙饅與中國者相類，尚可口。餐後，那議員來，攜食品及印度茶，借地作東，余又勉食少許，用茶二杯。談時許，與諸君握別，畢克修君兩腕緊挽余不釋，余亦還抱之。由校僱車赴木塔車站登車。晚至印京。

德利 (Delhi)，高麥敦旅館，甚大而欠雅潔。

五月三日

僱鄉導及汽車，午前以六小時徧觀全城，略誌如下！

一，總督府：總督住宅，院大，花木多而房屋不甚大。總督公署，白樓二層，惟面積大中房屋多耳。間有相對方角樓几起，爲此建築之惟一點綴品。此爲現在公署。新公署正在建築中，自一九一四年動工，原計至一九三〇年方能竣工。今第一層正房尙未竣，不知能否如期完工。此房之氣魄自大，美麗與否，不敢斷言也。

二，紫禁城：普通稱爲德利砲台，蒙古（莫臥兒）帝國之故宮也。宮爲夏卡汗皇帝所建，城牆完全仿北京，城門仿天安門，而門樓上角樓仿羅馬兜母式，且多用彫石，氣象萬千。進重門後，爲公朝殿，亦東方式，而角樓仿羅馬。宮柱爲紋石嵌花，寶座之嵌花，純爲意大利之數羅蘭式 (Florence Mosaic)，但依史乘所載，爲法國人所製。守者語余云：此問題經多數建築家考證，尙未決定。其損傷之處，由數羅蘭匠人補之，精美終不及原有者。過此殿爲私朝殿，較小，寶石之嵌花更美。私殿左通彩宮 (Palace of Colours)，右通浴宮，皆偉麗無倫，蓋皆師中國氣魄。羅馬裝潢，而又加精也。私殿中之孔雀寶座，馳名世界，製價合七十萬磅。波司王曾攻克此城，載之而歸，今存台海倫 (Tekeren) 王宮。浴宮內各浴池嵌鑲之美，不可方

殿，蓋遠在羅馬各古浴宮之上，彩宮之後，使殿向後，爲帝觀門象大戲之所，英女皇維多利亞御此殿觀戲。原來殿宇尙多，英軍佔領此城後，折之以修兵房，今禁城房屋，半爲英兵駐扎之所，觀之掃興！歐人著遊記者，最愛言歐人建築之精，與回教人毀壞建築之多，言過其實。若此宮則回教所建築，世界空前之偉觀，而爲歐洲最文明人所破壞，信而有證者。回教勢力，漫延東西，其建東採築兼西之長，故能後來居上。

三，胡馬榮墓 (Tomb of Humayun)：胡馬榮帝崩後，其后爲之營此墓，偉大之幽宮也！英人攻克此城，印度末代帝，后及二幼子匿此墓下一石室中。英將某破石門出之，槍決二幼子，以帝，后解上官駐所。今石門痕迹，顯然可考，任遊人觀覽。鄉導述遺事無諱，若借此以畏印人，以畏世界者。

四，史前古宮：年限不可考，因印人古代無史冊也。然城牆尙有完好者，又古印度廟，彫刻亦好，且頗偉大。又印度鉄柱，其上有古印文 (Sanskrit)。載印王克服孟加拉事，約在一千七百年前。鄉導及指南書均言二千三四百年前，不可信。孟加拉之併入印度，或自此次始亦不可知。

五，其他古墓，冒司克，不備記。城之新部分，尙未成局面，而舊部分亦自可觀。此地爲歷史上之印度京城，不祇爲現在總督駐在地也。

下午，休息，購像片若干。有與歷史有關，甚有價值者。午前，已換鐵路車票，晚八時半登車東行。將先至本納列司（Benares）再至喀爾喀他（Calcutta），臥車尚好，惟較熱耳。

五月四日

天明至戡埠（Cawnpur）。爲中印大鎮，未下車。午至米沙埠（Mirzapur），用餐。下午二時半至莫古沙來（Mogul Sarai）換車。由東印鐵路線，轉至巫底（Oudh）線，在車上停二小時餘，至五時方開車。車站上炎日如火，車內熱氣如蒸，避火就蒸，因在車內讀書。開車後經二站，至本納列司（Benares）——其聖名爲喀里（Kali）——全印宗教之中心，印度教人稱爲最聖之地者也，下車照例有旅館人招待，寓巴黎旅館。館主爲回教徒人，經理爲一英國老人，寓印已三十年，副經理爲印度教人。室內佈置亦在半文半野之間，院有大莎果樹及雜花。房飯共日印幣十元。夜睡不安，一因天氣太熱，一因蚊子太多，在半睡中斃蚊十餘，而彼蚊咬之次數，則以百計矣。

五月五日

早餐後，偕鄉導出遊，先至一照像館購照片若干，往觀甘吉聖河——卽恆河——。路遇男女一隊，著彩衣，張樂緩行，間有親者，此新婚行朝河禮也。新郎約七八歲，新娘不過五歲，昨夜十二時結婚。結婚時，男家父母偕子赴女家行禮，行禮時，教師主禮；禮成設宴，教師居

首：夫婦並不同宿，以年過小也。今晨來甘吉河，夫婦各以河水灌頂，並飲少許，仍各歸父母之家。俟年稍長，女赴男家同居，無復此次之隆重禮節矣。此印度結婚儀也。此地回教亦早婚，所不同者，結婚之夕，夫婦必同床數分鍾，然後男子隨父母還家，次晨不朝河而已。余由大沙瓦美第河口 (Dasavamedh Ghat) 僱乘小舟，岸上一古建築，爲滿滿第天文院，與在齋埠所見者同式。全印度共有四座，他二，一在德利，一在馬塔，余皆曾至其地也。登舟即泛甘吉河中，此河爲印度教之聖水，教徒稱之爲母親。謂此河會由此國王行十馬靈際 (Ten horse sacrifice) 可享國八萬年之久云云。遠近來朝河者，不論男女老少，皆下河大浴。余由此渡口，泛舟北行，所見浴者以百計。鄉導言：婆羅門富貴家婦，皆每晨五時來浴，因餘時，人太雜也。浴者皆以手捧水飲之，實則盛暑無雨，河水之濁，不可近口。此邦人謂能有緣飲甘吉水者，減去無量罪惡，故不嫌其不潔也。由此而北，約有九渡口，每渡口皆有神話歷史，大概皆類豬八戒假變牛魔王，王老道提妖之類，而此邦人篤信之。有一渡口，岸上爲臺，台分上下級，以木柴分爲七堆燃燒，乃焚屍葬身之所。有一堆中，下腿尙露於火外，然不聞有特別腥臭之氣。焚畢，以尸灰拋撒河中，此印度教葬禮也。有一渡口名厄泊爾渡口 (Nepalase Ghat) 其上一方亭式二層廟，爲厄泊爾王所修。周圍刻木爲春宮十六，其怪譎荒謬，有出於滂波古城所見以外者，惟美富遠遜之耳。岸上除廟宇外，卽爲各印度王所營之菴裘。彼教謂凡有緣死於此

城，不墮入三惡道，故富貴者爭建屋於此，以爲待死之所。而河岸上之風景，得此點綴，實大增其價值。泛河約一小時，仍回原地，下船上岸，至金廟一帶。金廟（Golden Temple）原名比色士瓦廟（Beshashwar），上爲金頂。其地縱橫左右皆廟，街寬不過數尺，乞丐滿填其中，須奪路，乃能過，汗腥泥臭，爲生平所未經。神像除人形者以外，尙多獸形及人身獸面者。有聖牛一，紅色牛像也。有釋瓦真像，其怪不可名。附近有智井，井上一大方亭，香客環之，爭飲此水，謂可益智，實則水甚臭也。又一院，院中一大亭，一面爲數怪相，婦女蹲俯滿地。鄉導云：此亭中皆婆羅門貴婦也。此一帶各廟，皆有專名，各神皆有神蹟；余不能記，亦不願考書，總名之爲金廟一帶而已。另有猴廟一帶，其聖與金廟相埒。猴廟原名杜葛空廟（Durgah Kund），創建在前一百年。謂某神與某神大戰，得某神相助，降服某神云云。其價值大概如水淹金山寺劇本所述。此郡人最信此廟之神，謂其每夜乘神狗，巡行此城，云云。余觀此廟，神經已受有極大痛感，不復能再觀猴廟，返寓。見街中許多香客公寓，皆富貴人家捐修。各處來朝河謁廟者，寓此不出房資。此城號稱二十一萬人，或言香客與乞丐實佔其一半，或不至如此之甚，而其多可想。

少息，中餐。餐時副經理尋余談。蓋昨日與經理等談宗教，正經理英國人，謂天堂地獄說可信。副經理謂輪迴說可信。且言天堂地獄說太簡單，若賞罰祇此二種，而善惡二途中，其程

度各有不同，差別極多。輪迴說之可信，即在其輪生地，苦樂不同，其不同之程度能恰與善惡不同之程度相應。若如天堂地獄說，則善惡之大小輕重，其實爵毫無分別，則耶教之上帝，實大愚不靈，英人轉無詞以對。今日彼尋余談，首問君已觀吾教聖地，於意云何？余直答云：程度太幼稚。彼極不悅，謂豈有已渡甘吉聖河，履金廟聖地，尚不知印度教爲世界最聖之教，略里爲吾教最聖之地耶？余頷之而已。

奇熱不能出門，略睡。下午四時，僱鄉導乘馬車往訪鹿苑遺址。其地爲釋迦初成佛後，借五弟子說法之所。佛滅度後六年阿守迦 (Asoka) 皇帝即阿育王崇信佛法，於此地建佛殿及轉善法輪道院，其地仍名鹿苑。道院時事擴地，成爲此邦佛教中心地。玄裝，法顯皆曾來此地。考此地歷史者，大都由中文譯二人日記以爲佐證。鹿苑此地同爲薩拉納地 (Sarnath)，意言有鹿之地。亦有謂此爲距此里許之一印度教廟名者。由城內至此地約四英里。沿途修有大道，兩岸多偉大榕樹。將至先過一地，名喬可汗地 (Chauk handi)，舊爲佛塔，相傳爲釋迦第一次勝五迴轉之地。依玄裝所記，塔高三十丈。三百年前 (1588 A. D.) 回教皇帝，阿克霸 (Akbar) 就原址爲其父胡馬容 (Humayun) 建紀念塔。今所可見之遺墟，頂回教而基佛教者。又午前在金廟附近所觀之冒司克，名奧曠次白 (Aurangzeb)，亦爲舊佛寺址。印度教因之僅廟，回教毀之，以修冒司克。政權有代謝，而宗教因以代謝，慨然！至鹿苑有建築物二：一爲舊

因該之廟，一爲新修之古物博物院。先至博物院，恐遲到閉門也。正中廣陳者，第七爲阿守遺
皇帝三獅柱頂，花岡石鑿成。歷時二千年。光可鑒人。若新製者。第二爲佛第一次說法之像。
相傳此像爲印度新發見佛像之最好者。(稱句不在內。)(回憶余在齋垣古物店中尋佛像僅得
一，店主告余曰，由中國購來，索價美金五百磅，知此邦佛教之衰久矣！)但此像具尖亦微有
傷損。第三爲釋迦本行彫像，已多殘碎。餘像甚多，至最近期則漸多印度教之神像矣。大致佛
滅度最前數百年內，彫像不多。第二期之彫像爲高鼻偉軀之瞿眼佛。第三期眉細，目半閉，鼻
直長，上端略低狹，下端微寬，二層上微短，下略長，中國佛像亦大都類此。第四期，往往彫
他種像，以小佛像現於他像之首或身上。再後則潛移默化爲印度教之神像矣。出博物院，往觀
遺址。十餘年前，印政府始派員專理發現之事，遺址十九現出。原來建築方位配合，大都可考。
所佔面積，南北寬八十餘丈，東西長一百丈餘。正佛殿位微偏南，正東向。偏北處，東西有
一巨牆，牆北爲第一第二第三道院。大門在正處。正殿之南，有道院四，不相連屬。殿正南
，爲一巨塔。繞殿近處，建築極密。故面積雖不甚大，而房址甚多。其發現工程極精慎。就所
發現都照製比例圖，再對圖看遺址，故可得明瞭觀念也。距殿不遠，爲阿守迦帝石柱。柱之下
端，猶立原處，高十六尺八寸，徑二尺六寸。花崗鑿成，光澤亦如新。映月光觀之，全柱現銀
色。另外尚有二段置旁處，接量高可五十尺左右。依玄奘所記，柱高七十尺。柱頂存博物院正

中，彫三獅，精美生動，爲此邦古物所少見。此柱極堅，建立極固，毀折之時，亦甚費工程，非大力者不能爲也。此邦除神話外，殊少正史，故考證甚難也。依英人所考各建築，由耶穌二世紀至十一世紀陸續修成，十二世紀尙完好，同世紀爲回教所毀云云。殘陽西下，猶流輝不忍去。鄉導數催，再過南道院，觀古井。井爲當時道院用水之井，發現後，仍完好，可得甘泉供用，惟井口較地面略低也。馳車自原路返，暮色蒼皇，抵寓，已七時餘矣。

晚餐，遇一美國人，謂與余同船至印度，所遊各城，大都寓一旅館，皆余去而彼始至。昨日此館祇余一客，今日乃得此伴。晚，館主爲另備床，置院中，安蚊帳，得竟夜安眠。

五月六日

晨起，赴城內詢明住址，往訪古普達君 (Baboo Shiva Prasad Gupta) 於其宅，距城約五英里，地名納達 (Seva Dpuraw Nagwa Benares)。其宅與農園毗連，古木大苑，高樓長廊，蓋此地大地主而兼爲政治運動者，城內報館，爲彼所獨有之機關。余連介紹信及名片交用後，古君跣足出迎，由客廳導余入內室。客廳歐洲式，內室印度式。至門脫鞋，入則席地而坐。座有四五客，皆附近政治家，甫自孟買開國民大會 (National Congress)，散會歸來者。談片時。彼等有去者。古君以汽車導余參觀印度大學 (Hindu University)。校址在附近，先過寄宿舍四，規模宏大，在所觀各國大學寄宿舍之上。因他處大學近城，學生可租民房，此間校在曠

野，二千學生全在寄宿舍中也。繼觀機械科，現在暑假，他科皆完全停課，惟此科尚有若干學生實習，校內自製之機器多大規模者。此科詳細不及備記，略述二事如下：一其發電機，爲一千克魯瓦特。其樑上起重機（Crane）載重二十噸，可以知其局面之大小。其現用較小機器，皆本校自造，可以知其成績之好壞矣。次觀其他各科，僅觀其建築耳，其中無人也。末同至其副總董宅，其名余忘之，談近一小時，極暢，此校甫成立五年，疑項十分之九皆由私人捐集，政府僅撥給魯幣十萬（合中國錢六七萬之譜）。明年之預算，現已製定通過，支出部，九十七萬九千五百五十六元，收入部爲八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七元，不敷之數，爲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元，由董事部負責募集或籌借。副總董謂余云，機械科之成績，辦理甫五年，其畢業生經英國各大學承認與之有相等之程度云。彼等數人俱主張此後中印大學應互相學習彼此二國文字，以謀文化上之交通。末贈余以本校報告二冊，別時送余等上車，意殊殷拳也！古若語余，謂本校進行，副總董之力爲多，本國人多推之爲其在印度之功，不在甘地之下云云。返古若宅中餐，純粹之印度飯，餐後，又略談此國政治近況，告別歸寓。倉卒收拾行李，開賬上車。其正副經理言宗教時，皆若甚忠誠者，開賬時，殊不可靠也。

下午三時，趕至火車站，三時一刻，車開行。晚在餐車食，夜在車中寢。

五月七日

晨五時餘起、開窗遍地皆綠，聞有高棕，爲多雨之熱帶，非復金石流土山焦之景象矣！六時餘，抵喀爾喀他 (Calcutta)，下車，寓大旅館 (Grand Hotel)。同車一美國人白可林君 (Brelin, J. G.) 爲美國印商公司 (India Trading Co.) 職員，爲余言寺麻 (Jute) 製紙之好，麥稻，稻稻雜芋麻皆可作較好之紙，談甚相得，彼囑余寓此也。房間寬大，連飯每日十五魯幣。午前補日記，午赴通濟隆詢船位情形，下午仍寫日記。

晚在街上散步，遇二童子，舉動類中國人，詢之果然。彼等姓錢，福建人，與之講普通話，略可達意。彼等導余至一中國鋪，天晚，已閉門，乃歸。

五月八日

昨日往觀博物院已閉門，今晨早往，尙未開門。改往一中國鋪，鋪主劉姓，導余至一處，爲明新書報社。遇王姓，略通普通話，坐談。彼爲華僑學校教員，至十時往上課。余閱中國報，無甚好消息，僧劉君歸寓略坐。再往博物院，始探悉現因整理一切，停止參觀半月，失望而歸。又今晨遇一山東人買花邊者，負包遊街，年可得千金。此城山東人一百餘，亦有以買綢爲業者，聞嘗自俄亂後，乃棄寒帶而來熱帶。

下午，偕新僱之僕乘車遊河干，岸上風略可卻暑，此城跨甘吉河支流也。又繞至亞丁公園 (Eden Garden)。園內一編甸廟，上爲正方層亭，下部內外圓木柱三層承之，大有中國意味。

矣。廟本在緬甸某城，英人移至此地。又至威羅砲臺（William Fort）一極大之軍營，周圍築牆不甚高，內廣袤可數里，現全駐英軍，氣象森嚴！彼容遊人參觀，故得驅車在內一周。內街道屋宇甚多，除用役以外，無印人。又過維多利亞廳，新白石之大建築物，門外矗立克松（Curzon）石像，蓋前任總督也。又過高等法院及總督府，印京雖已移至德利冬口，總督仍常來居此地，又過跑馬廳（Race Court），建築極偉大，周圍層樓爲觀者座位，惟樓分立拱抱，而不接連，此其所以與古羅馬鬥獸場不同也。上遊各地，環一極大廣場，周可二十里餘；場內茂林及草地爲多，惟不值雨季。草不甚綠也。歸寓已傍晚。旅館下層房周圍臨街者，分租設商店；有中國人盧君設店於此。訪之，彼導余至唐人街，用中國餐。此地無富商，故唐人街遠不迫金山、紐約之局面。餐後，又乘汽車偕遊河干，繞廣場一周，歸寓。據盧君言：此國有中國人四五千，山東人殆居十分之一，廣東人最多，福建人次之。廣東多作木工者，福建人多鞋鋪，此地華僑學校。亦授官話課，故學童多稍解普通話。

五月九日

晨起略讀關於印度宗教之書。——即古魯古爾學校所送者，——大致言世界六大宗教：回、耶穌、猶太、祆、（Soroaster）佛、印度（婆羅門）相互之關係。謂：佛教本於印度教，回及耶穌教本於猶太教，此世人所知。而猶太教本於祆教，祆教本於印度教，及耶穌教受佛教

之影響，則知之者較少，蓋推尊印度教之意。余閱其祆教本於印度教一章，適與余意相反。且彼於他處多羅證據，於此處殊少證明，僅羅各家分論兩教之年代者數則，而下決論，謂兩教古典相同之點甚多，印度教先於祆教，故祆教本於印度教云云。實則祆教古典阿吠司陀（Avesta）中，明載受拉（Ara）人自北方向日南行，則先至波斯，後至印度無疑。且言洪水為洪冰（Ice deluge），乃結冰時期，中亞北部之冰山融化，山下居民，幾無孑遺，此與地質學結冰之時期及冰山之地點，均可互證，故各古典中之言洪水者以阿吠司陀為較近事實。然愛拉人南來之時，波斯一帶，吐拉人（Tura）——即吐魯番（Turanian）——文化已大啓。吐拉與蘇麥（Sumer）人同為黃種，文化同源，其宗教上對死者行埋葬禮，時愛拉人以拋棄死尸使鳥獸食之為葬禮，塞母人（Semite）則行火葬禮，阿吠司陀言之極詳。此次在孟買參觀靜塔（Silent tower）即祆教葬場。其塔周圍為高環牆。中空，正中為小圓井，井周至牆根，分三環，各環皆分砌為小長池，深約八九寸，下端一小溝通至圓井。中環之池最小，以之拋棄童男女之尸，次環者較大，拋女尸。外環者最大，拋男尸，稱靜塔者，以設立靜地，使鳥能下食，鳥食餘之血液，由小溝流入圓井，再由井流至濼淨洞，滲入地中，葬禮完結。是祆教今日仍得保存其婆壑蠻習，而印度教之火葬轉受有塞母人之影響。塞母文化源於蘇麥，與波斯同源而異流。猶太教出於塞母，其文明導源於巴比倫，其與印度教特有間接之關係耳。

赴通濟隆購車票，決計下午赴大吉嶺 (Dajieling) 一遊。中餐後，檢點行李存旅館，攜小行箱，於下午三時半上車，四時開車，時甚熱，行時許，有風，暑氣漸退。沿途多竹，與高棕大木相雜。風景甚好，傍晚更涼。此車與中國式相同，七時赴餐車晚餐，九時至三塔哈 (Santaha) 易睡車。余與英人辛博森營長 (Captain Grey Simpson) 同一室。彼言歐戰時，中國工人曾偕同英人在前線力戰，勇而且健云云。夜甚涼，余帶棉被，得不冷。

五月十日

天明，抵西里古律 (Siliwangi) 已至印度北邊山坡下，改乘軌車，車室甚小，每室六人，幾不能容。上山後，每站停車，站旁居民已完全為中國種矣。童子著短衫長褲，戴小帽——類中國式，緣較淺，皆有花——蓋確曾受有中國文化之影響者，視山下居民迥異。辛博森君昨夜曾為余言之，今日乃證明。十時半至枯松鎮 (Kursong)。下車，用早餐。此地已有藏民矣。以藏民比本地居民，則藏民類中國人之程度轉低。十二時半至古母站 (Gumum)，高於山下約七千尺矣。過此站已望見大吉嶺城，城地位轉較此地為低。一時下車，寓絕峯旅館 (Mount Everest Hotel) 攜行李者為脚婦而非脚夫，貌飾皆和厚，修潔，儼然中國人，惟較低耳。少休，在街上遊，觀各種人衣飾面貌。至一中國鞋店，與店主丘姓談，知藏變之後，中國人由藏逃難來此城者甚多，今仍有若干留此。此處樓上小飯館，即彼等所開。乃至飯館中，館主劉姓，

湖南沅州人，隨趙大臣入藏者。在川邊娶康婦，土語稱爲康巴娃。婦死遺一女九歲，余用麵二碗，彼堅不收錢，末以一魯幣與其幼女。女聰明可愛。文遇有湖北人李姓，通文意，與談甚久。彼等仍著中國衣服，在噶倫埠所作。噶倫埠距此地二十八英里。中國人較此地尚多，亦多由藏逃來者。晚歸餐，寢。

五月十一日

晨起，寫日記。九時，早餐畢，出遊。至鹽山 (Salt Hill) 及觀象山 (Observatory)，可俯瞰全城。至山頂可見北面各峯之雪。將午，忽熱，不能再上，乃下山，余登山不至高處。此殆爲第一次。購土人照片若干。有著明朝衣冠者。此純粹之農民也，亦有兩代衣式雜著者，此地人分爲四種，一曰西基 (Sikim)，亦名勞察 (Lepcha)，一曰布丹 (Bhutia)，一曰廓爾喀，一曰尼泊爾；——大致無甚分別。惟西基人，身格甚短，貌相極溫雅，不類未開化之山民。作事誠實，與人談時，笑容可掬，英人常稱之謂世界最愛和平之民，祇見其笑，未見其怒云。西藏人衣冠大致如北京所見者，紫呢夾袍，青背心，金邊小帽，或金邊大氈帽，背攜長辮。以貌相論，以藏人爲較笨較獷，不甚類中國人。售相片者，印度人，頗有知識。余言循須彌而西直至克什米爾 (Kashmir) 人民骨相方變。彼云，知克什米爾。彼部人分二種，西方者較變，東方者仍與此地相仿云。再至中國飯舖，訪李承業——即湖北李姓——寓勞易街五號樓上。

(Holt's Road5)·略談。彼現狀甚窘，尙請余吃茶，心覺不安！昨日所食之麵，卽北京四川館之脆炒麵，多加辣椒，余覺其味甚美，因彼不受錢，今日不敢再食矣。今日爲趕場之日，四鄉人民俱來城中，中國飯館中生意最好。余在街上飽觀山民不啻人種博物院之活動陳列品。十二時半回寓。中餐後開賬，仍由脚婦荷行李登車。下午二時，車開行，下山。

遊此山，時間雖短，而感想實多，略誌於次：

一 西基，中國稱爲哲孟雄或哲部。舊爲西藏所征服，縱不爲西藏所征，亦中國屬土。北部名西基 (Sikhim)，南部名孟榮 (Morong)，中國文卷中，所稱之哲孟雄或兩名 (Sikhim Morong) 連讀也。英人於百年前，已併其南部入孟加拉 (Bangal) 七十年前，又將其北部之南段強佔四十方英里之譜，今大吉嶺卽座落此段內，每年爲哲部土土納租金一萬二千魯幣。然未得中國正式認可，在國際法上之地位，究不鞏固。光緒十四年，藏哲生衅，英人借端武力干涉，光緒十六年，清政府派駐藏副大臣升泰至大吉嶺與英人訂約，承認哲部歸英人保護。此後此地乃完全與吾國主權脫離關係，英國始正式割原租之四十方里歸爲孟加拉屬土，而孟加拉巡撫之行署，卽設於此，爲夏日辦公之所。吾輩遊此。見居民之貌相，皆爲吾種，衣冠猶守吾制，今皆雜黑面印人中，——居民面黃白色——爲英人作奴隸，不覺欲潸潸泣下。而吾前政府既棄之如遺，今日之當道及在野之大人

先生，就復知萬里荒服外，尙有吾遺民呻吟於異族政府之下如吾此時所見者？吾聞布丹人見中國商人已翦髮易服，驚詢何爾等之爲英國化耶？尼泊爾之爲英人當兵者甚多，與中國人談時，謂中國力能至此，吾輩願棄英而當中國兵。惟西藏前政府，撫馭失策，達賴拉麻引虎入室，前年已由英人修電話接至拉薩。今春達賴又派噶倫（官名）金丹（人名）由英運來山砲，步槍及子彈若干，經此地入藏。而吾國方事內爭，川地連年兵事不休，數爲西藏所侵，損兵失地，此後更不知貽禍胡底耶！

二英人在此地試種中國茶，氣候合宜，今徧山皆茶園。土人服其勞，英人專其利。今此區茶業之盛，除西蘭及阿山省（Assam）之外，在全印中首屈一指矣！又此地爲須彌山東南特出之一支，中國名爲獨脊嶺。吾人仍應用吾本名「勢極險峻，數十里之遠，升至七千尺之高。大須路線（Darjeeling Himalaya）資本合中國錢不過三百萬元。其建築費每英里祇用三千五百磅。合中國銀大約每里建築費一萬元。車軌寬僅二尺，以五十英里內轉折迴環，上升七千尺之高，爲全世界所未有。尤奇者，既取迴繞工程，全綫中未整一山洞，未架一大橋。車寬約當軌之三倍餘，一列共帶重三十五噸，用款及需時均甚少，而絕嶺與平原間之交通以開。吾人對於英人狡悍貪忍，絕對不表贊同，而其作事計畫之精，步驟之穩，有卓識，有毅力，實爲吾人所應師。彼族於前二世紀內，在世界上

經營之成功，實可驚怖！反之，吾國則墾字之內，聽其荒廢，以待他人之攫取。今後，機局更形緊張，吾國人不可不速醒而圖之！

此山風景之美，於上下時在車中可完全領略。其高度不測之處，往往花木之種類亦異，較時之間，幾可見各帶各季之景物奇觀也！各站照例換車。用餐。夜與一日本人同室。

五月十二日

約十二時，至喀爾喀他。孟加拉爲一大平原，其人種古時與吾種不甚相差，惟布衣火食之化，沾染較晚。且地位偏南，天氣較熱，故皮膚焦黑。約一千七百年前，印度人始征服此地，人種遂混雜，今不甚類吾種，而與西部印度人，仍有區別也。

仍寓大旅館，下午購赴緬甸之船票，并購書數種，晚略讀書，極熱。

五月十三日

六時起，收拾行李，六時半，離旅館。早晨不甚熱，乘車再繞觀拉爾的吉 (Lali Dighi) 及黑洞，紅潭 (Black Hole Red Tank)。紅潭爲最先到此之英人察拿可 (Job Charnack) 之故宅。黑洞則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印度英雄西拉吳道拉 (Siraj ud Daulah) 戰勝英軍，奪回此城，安甯俘虜之所。相傳謂一小室不過二丈見方，囚歐洲人二百於內。西習佔領此城自六月十六日起，至次年二月復被英軍奪去，故此地爲英人之大紀念物，亦印人之大紀念物也。

過此地數次，因熱未下車觀，故今晨再一觀之。紅潭在一公園之正中，黑洞在街旁一大建築之側，僅可知其地位，無復洞之痕迹矣。由此徑上船，船泊河干。此河亦爲甘吉分流。因此地現爲大陸，初乃甘吉入海之一三角洲也。船名安哥拉（Angora），爲英印汽航公司所有。七時半開行。午前，船行河內，浪小，補寫日記。

下午出河口，風浪漸大，覺不快！船長尋余談，余尙可支持。晚餐時，大暈吐，餐不終席，歸艙臥，蒸濕酷熱，加之以暈，甚不快！

五月十四日

暈愈。晨早起，讀太戈爾之國族主義一書，至晚讀畢。彼反對國族主義，反對物質文明，尊重人道，崇尚自然生活。謂印度第一要務，在社會問題，應急謀階級之破除。彼視異族政府，如浮雲之蔽空。且謂歐洲之國家主義，已將至窮途，必可不擊而自斃。印人自有重人道，尙和平之精神生活，此爲生活，此爲真實，能與自然調協爲一，乃有價值之文明。若爲謀政治上之印度獨立，而犧牲固有之文明，以效鑿歐人，所得不抵所失云云。其大旨約如此，余以講求免太消極矣。

本日風浪不甚大，而海風非冷非熱，若燥若濕，當之總覺不快。船上人多與余閒談，又遇一印人自稱英人，而鄙其他印人於「彼哉彼哉」之列。

五月十五日

晨，六時起，風較好，略寫日記。

下午已近緬甸界，海平無波。遊印度太促迫，有數日未有日記，補之。晚，余在寫字室寫日記，他客在此搗牌，十時半彼等散局，搗船長來擾余課，談至十一時餘，乃歸寢。——遊印告終。

第三十五 緬甸（自民國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共八日）

1 由仰光登陸，2 參觀仰光華僑中學校。3 遊孫大公塔——即大金塔。4 由仰光赴門達里。5 參觀門達里名勝，——舊城，蘭王故宮，英巡撫署，門達里山，塔林，新城，市廛，6 華人在緬之今昔觀。7 雲南會館之莊麗。8 由門達里仍回仰光。9 搭船離緬甸。

五月十六日

夜二時，船已進河口，天明五時已望見仰光城矣。仰光緬甸第一大商埠也。英人治緬，併入印度之內。自英人觀之，緬爲英之一部分，自吾人觀之，緬爲古越裳氏之一部，隸屬中國二千餘年，與印度殊少政治歷史之關係。故余之日記，只爲一段落。

六時，船泊岸，下船，先有英員問帶有兵器否？有阿片煙否？答以無，彼出紙令爲之簽字，無繁擾也。下船時，海關上有一印員，一華員。華員詢余所帶何物？答：隨身衣服，書籍。又詢有犯禁書籍否？余詢何爲犯禁書籍？彼又詢有中國書籍否？余答：有，不多，彼仍有刺繡語，印員云：余適在船上，知彼爲正人君子，華員無語，乃令余行李上船。寓王家旅館。岸上苦力及普通行人殆全爲印度人，余詢館役謂何不見緬甸人？彼云：此地極富，現在印人來謀生者日多，緬甸人多在內地。彼向稠人中指其一，曰：彼一爲緬甸人。余因念 遊喀爾喀他尙可

云遊印度之一部分，遊仰光直不可謂爲遊種甸也。

到旅館少息，僱車赴通濟隆，其匯兌新尙未開門，購指南書二小本，赴領事館。余不識館員，但云拜訪領事耳。副領事李君國源，合肥人，領事陸君聽秋，江蘇人，先後出會。陸君知國內政情甚悉，談至十一時半，出，再赴通濟隆。國內爲余匯款已到。在歐洲遊歷，平均每月祇用中國錢六七百元，遊土耳其，埃及等處，用費乃加一倍，每月至少須二千三四百元。生活不規則。本地人生活程度低，外人不能加入。而歐洲式之生活，專一待閩人，故用費常加倍也。匯款取出，回寓，中餐。餐後，讀甘地傳二十餘葉，其行爲可歌可泣，可爲中國新人物痛下一鍼砭，亦可爲真正新人物確立一規範。

五時，陸聽秋一震一領事來訪，並約同往參觀華僑所立中學。新建築，甚偉大，校址面積亦廣，茂花草場，可喜！現值暑假，訪校長林君，未遇。講堂設備亦整齊。至寢室參觀，甚潔，尚有若干學生住其中。又至草場，觀踢足球，其中一部分爲學生。陸君云：此國有中國人私立學校約一百所左右。觀畢，同回領事署。飲酸梅湯，北京風味也。晚，陸君約至中國餐館進臺晚餐，福建茶，尙美。館以女子伺客，且碧環明佩，可怪。伺女皆廣東人，同廝者，館員李君國源及上海水火保險公司代理人林鑑宇世明。餐後，乘車赴湖干，途中車壞，改僱一車，略遊，歸寓。

略讀印度文學史若干，天熱，房不好，難睡。

五月十七日

夜睡不安。晨起，略寫日記。僱馬車出觀孫大公塔（Sundagoon Pagoda）中國人稱之爲大金塔。先過湖園，湖多灣叉，樹木茂美，風景尙好。至大金塔前，非脫鞋襪，不得進門，亦不得登台階。乃繞宇門檻。塔上部高舉如寶瓶，以金飾之，望之甚尊嚴。周圍殿宇及門廊，皆略有中國意味，而彫刻特精。此邦建築，似中國者十之四五，似印度者不及十之一，其半爲自有，乃其文明之特色也。今日爲此邦佛教節日，故上廟者特多。有少年女子，著彩衣，列隊，戴水盂赴廟中者。今日所見，大都爲本地人，就其衣飾，舉動，廟宇之建築言，其文明之程度，還在印度之上。所缺者，如四吠陀之古典及若干之文人耳。在廟前飲水，遇廣東王君泰義，爲華僑銀行（Oversea Chinese Bank 17 Latimer st）經理。與談，同至其寓。又介紹余訪張君及仰光晨報主筆劉宗烈君及李女士談。余覺余出國前之非國主義，近來受太戈兒之影響，頗爲青年腦海新潮之一。然余今日則變爲熱烈之國家主義者。約王君至旅館中餐。

下午，林世明君約餐，五時赴領館借陸領事及館員李，何二君同往。同席有久寓此間之林君父子。某君到此，已五十三年，爾時多與緬王宮中共生意。此國之滄桑變化，彼猶及親見之。又有其他三君，自美國新來者。餐品極盛，大小合計約數十種。味爲廣州正味，亦甚美。余

食米多，悉致傷胃也。餐後，在街上步行，由少林君送余歸寓，過小金塔一帶各街。

五月十八日

夜有夢。晨起，王泰義君來，交余介紹信一封，預備赴門答來（Bandarai）之用。余赴街上見各店，尚未開門。至小書店，購風景冊，始知今日星期日，不能換錢，則今日赴門答來不能成行矣。至一陳相館，購相片，並著緬甸裝照一相。風景冊內列有片馬風景二三葉，閱之心動。歸寓，少休，中餐。餐後，在球室中觀台球，打者爲土生福建人及緬甸人。

傍晚，僱人力車往訪林君世明。車夫印人，不解英語，不認街名，亦不知街名，彼非過印人，不能問路，而印人之程度，半與彼相同，費時甚久，由余問路，始到。在林君處，有鄭君爲此地高等翻譯，對中國萬事悲觀，以爲並印度不如，不久必爲歐人所管，且若彼有先見他人不之及者。余與辯良久。約林，鄭二君同吃小館。廣東館，女伺如前日所見。林君謂：此地舊有公娼，此輩皆娼也。禁公娼後，日本妓女由領事設法全數遣歸，新嘉坡未禁公娼，日妓亦同時遣回，爲爭國家體面也。中國妓女，則改執此業云。九時餘散，林君又送余歸寓。

五月十九日

晨起略寫日記。出門僱洋車再往觀大金塔。洋車夫仍皆印度人，不知路，三次易人。第一者，不知路，問他人，問他人即代之。而代者仍不知路，彼代者不知彼之誑已也。最後，余向

中國人問路，乃得達。車夫大都來自南印度，祇學印度普通語前後左右四字，便可拉車。因此地乘車者亦均學此四字，以便指揮車夫。車夫受指揮而轉折，既不知途徑，不知方向，亦不知街名。其愚至此，尙自相欺詐，可憐，可恨！至大金塔，脫鞋襪，門前有一看守鞋襪爲業者，交之看守。並僱鄉導，入觀。進門爲長廊，數百尺，分段漸高。廊兩旁擺攤者，大都售香燭，金箔，鮮花等獻佛。廊盡入院，院方可里許，周圍皆殿宇，正中爲塔之本身。抱塔亦皆爲殿宇，惟每殿獨立，非如中國之數殿合爲一局也。全院共有殿五百五十六座，每殿佛多至十餘，少亦三四，迄未有人數明，共有佛像若干者。中國佛殿中神像甚雜，甚或婆羅門教中之神，亦與佛同殿，此間則高低，縱橫，坐臥，俱爲佛像，此所以稱爲佛教國也。各佛皆以最潔白之玉雕之。北京圍城上之玉佛，實與此相等。吾國人以爲奇寶，置之此塔，特次等像耳。像之小者尺許，大者有至丈餘者。塔後一臥像，就天然石雕成。極大殆類埃及之獅偵，余未往觀。殿上木刻甚精，此可爲緬人最精美術之一。殿舊者，經費若干，不可知。一較新者，有碑記事，兼有中國字云：大清光緒庚子年仲春之月落成，計支工料銀一十二萬盾正。——按一盾卽一魯幣，十二萬盾，在當時合中國九萬餘元也。又一殿，爲中國人陳文鄭所修，爲純正中國式，並有中國扁額，對聯甚多。殿之正中一殿內，一小洞，深入塔身。鄉導囑至最近觀此中佛像至洞前二人似僧非僧，爲余燃白燭三聚，每聚九支，獻鮮花三束，使余跪地，被用緬文頌祝，不知所

祝何詞。祀畢，余起，索資四元，余照付之。洞內佛像，爲層層鮮花所蔽，余實未得看見也。出院，在長廊中，購汽水飲，兩足覺微痛，出著鞋襪。中國及日本人在院內准許照像，歐，美人不准。由此僱車赴通濟隆購車票，決計下午赴門達里，歸寓，少息，中餐。

餐後，少息，檢隨身行李，攜之，餘存旅館中。開賬，僱車先赴領館，辭行，即逕往上車。出城。車正六時開行，己將暮，暑感漸斂，不甚苦。兩岸皆熱帶花木，風景尙好，惟雨少，草不甚清耳。晚至一車站，下車，用餐，餐後車再開行，余寢。

五月二十日

天明至一站，有人送茶至車上，用茶兩杯，麵包兩片，香蕉一枚，以代早餐。九時又至一站，各客下車早餐，余在站上觀看。站上苦力印度人仍多，飯店用役，殆皆印人，惟苦力中間有緬女耳。緬女拿行李皆頂於頭上，行時腿動，腰微搖，而頭不動。婦女之賣水或取水者，以高頸瓶置方盤中，再戴盤於頂，以行，頗搖曳有姿。婦女遇節，禮佛，十百結合，著彩裙，戴水盂，魚貫過街上，殊美觀也！又途遇一鎮，一高房，標極大方額云：「強華學校」，惜不記其鎮名。此邦較大之城，皆有華人，皆有中國學校。下午一時，到門達里，寓大旅館，又名大寶小者，中餐尙可口。餐後，僱車出遊，可記者，略舉如次：

一舊城：以紅磚修之，正方形，每邊各三里半之譜，周圍繞以城濠，每面皆三門，正中

門較大，外有吊橋。余寓在西門外，先繞觀西南城外，由正南門進城，內有街道，多茅木，房屋甚少。鄉導云：英人佔此城後，城內不准編人居住也。

二緬王故宮：在城之正中，皆用木修成，局面尙好，而彫刻不及佛殿之工，殿內陳設，已無存者，木質房不甚耐雨，久無人住，已將敝矣。旁殿一小博物院，陳王后及大臣官服，且有著衣之泥像。其王服類中國戲台武生之披甲，后及大臣衣，亦類戲衣。寶座共九，大都以鳥獸爲名，如獅座，孔雀座……等。

三英巡撫署：在城內，西北隅，房亦不大。其他公共建築，不甚多，亦均不甚大。大都爲繡甸式。卽先立木柱若干成架。於距地高數尺處，棚地板，其下空之，其上安木板作壁，並安門窗，牆板之安裝，大致有花紋。

四門遙壁山：在城北，高約千尺。其上爲佛殿，綿連不斷，南面有路可登，路亦全以長廊覆之。余以天熱未登，繞山一周，由西面，風景最佳。

五塔林：在城外，山下每一處皆有塔數百乃至千餘，爲一局面。塔均不大，如南美各新國之墳墓塔。上塔尖，彫刻均精工。

六新橋：並無城牆，民約十萬左右，皆在新城內，卽舊城之西關也。此橋爲新王閣（*King's Gate*）所修，約在咸豐末年，爲耶歷一八五七年，在爾時能布置街道

有此局面，殊難能。

七市廟……(Zay Yun)余英人稱之曰西荷巴薩 (Yokko Baso) 以編語阿拉伯語而得字。變音拼合，不通之至。緬人讀市音，舌尖音較重，雲南人乃摹其音書為姐孀，亦不合。市廟建築縱橫為巨廠，跨數街，占地八十畝。——十二英畝餘。——凡此國所產，或此城人生活必需者，市內皆備。其中布置，尚有條理。售物者，女子甚多，亦多修潔。較士爾基，埃及之巴薩，有條理多矣。

觀畢，訪杜成誥君 (Tow Sein Ko)，杜君畢業於英國園橋大學，在三十二年前，現仕英國政府，為歷史古物編集員。室內正中懸英王后像。余因欲略知此國古物搜集情形，故特來訪。談約二小時，彼贈余以其所著緬甸概要 (Sketches of Burma) 二冊。適有禩教徒，某博士來訪彼，同談。將暮辭別回寓，晚餐後，早寢。

五月二十一日

晨起，僱車，赴漢人街，未至，見有中國舖。下車覓中國人談。未至源生永任二十七街五百四十七號。與一少年店夥左相武談。後其店主，許士奇字卓如自外歸，與談，詢以此間華商情形，及華緬人感情。彼謂：三十年前，此城商務全在雲南人之手，騰越廳商業大半在緬甸境內。自英人併有上緬甸後，大商業為英人所奪，小商業為印度人所分，遠非昔比。又加以近年

國道路時常不通，如最近又有巴夷之亂，凡此皆足以致華商日益衰退之原因也。對於中國人感情，彼若不甚能言者。別後至漢人街。中國人在南洋者，大都自稱爲唐人，此城則自稱爲漢人。從前所謂漢人者，皆雲南人。近來滇，粵，閩鼎峙而三矣。至雲南會館，其建築爲純正之中國式：有正殿，有中門，有兩廡，有左右垂花門，前後四進，左右更有偏院。正院大殿，敬孔子，故「道冠古今，古今師表，……」等題額甚多。各殿廡局面闊大，廊，檐，脊，柱等彫刻亦甚工。其中設有學校，校中布置不甚整齊。訪其教師段君，名大勛，字銘彝，談。彼生於此邦，十八歲返國，今春又來，就館於此。彼言此城之建築，本以王宮爲第一，此會館爲第二。然王宮建築不及此堅固，此街昔日爲此城惟一商務繁盛之街。今市面漸移，故華商亦多設店他街。彼謂此國人感情，對中國人本好，近來有排外思想，而中國亦在被排之列。又言及片馬交涉，彼謂英人前清蓄志圖滇，不止片馬一處。片馬一帶地多無主，強者可任意佔有。時有李合馨，李宜和，尙自忠佔地頗多，恐將來不爲政府所承認，乃勾引英人，冀此地歸外國後，已之所有可權以確定云云。不知其言可信否？姑備一說可也。學校又一教員，趙姓，名權，字遠中，來。余恐誤彼等授課，辭去。至觀音殿，建築之精，爲本地人所稱，外國人遊此者，往往來觀，然局面實較會館爲小。入其中，有男女二校，均正授課，學童整齊，教員講解，亦有精神。立窗外聽，不甚可解，非粵語，必閩語也。未便驚動，歸寓。略用餐品，少休。下午一

時，赴車站，上車返仰光。

余本意由此入滇，泛伊洛瓦地江而上，祇四日可至中國界。其地名八莫（Bhamo）中國人稱之爲新街。詢之知由新街至騰越四日，由騰越至省城，尙要二十四日，須時太久，且太勞，故來此城時，決定仍回仰光。至此又聞騰越，新街之間有亂事，蓋地方官與土司衝突也。中國人名門達里城（Mandalay）曰瓦城。

在車站上，遇一雲南人，尹君子珍，字坤書，爲許卓如君之表兄。彼聞余與其同鄉李君曰揆字子暢爲同學，彼亦與爲同學，故特來車站視余。又杜成誥君今日上山避暑，亦在站略談。尹君至余車談，車開始去。在車上遇一印度羣島人——黑白雜種——自謂係一船長，詢之乃伊洛瓦底江中英國砲船船長，聞騰越亂事，船至巴茂，昨日始航下。彼但言大概，不及詳情。未及謂，每月至少必航至彼處二次云云。過一站，彼下車去。車上並不甚熱。道旁多木棉樹，樹高不過四五尺，葉花皆如棉，惟經冬不枯耳。村落鎮店，大小不等，街道亦有整齊者。房屋全爲竹木所建，不甚高，地板距地由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大房砌木爲壁，木之顏色不同，必縱橫正斜爲花紋。小房皆編竹爲壁，其花紋如中國所編之各種席紋。房俱在叢木或叢竹中，或大棕樹下。以作畫本，殆有仙境意味。男女下衣，皆爲帷裙，上衣男子對門如中國之小衫或馬褂，帷第五扣之下，地位太短，與中國者略異。女子多爲琵琶襟式，亦間有對門者。男女裙，均

有彩色，女子者更鮮妍。其上衣較短，而裙甚長。下著拖鞋，或類中國式，或類日本式。以類日本式者爲多。

晚，下車，餐。餐後，開車，即睡。

五月二十二日

本來八時，可到仰光：因有雨遲誤至十時餘到。然夜來不熱，可喜！下車無脚夫，自攜行李，覺苦。雇車先至道濟隆，謂今日開行之船，較明日爲大，乃定票，返旅館，取出行李，浴，餐。

下午，取船票並至書鋪，購書一二種。上船時，船公司先以小船，巡行各碼頭，載乘客，一總送大船。大船上有中國字，曰：「大馬鴨家」。二時上小船，三時上大船，四時開行。二等艙幾於全爲中國人，頭等艙。中國祇余一人。船役多印度人，對於中國人特別不遜，忍之而已。英人待印人之耶穌教徒稍優。現在謀獨立者爲印，回爾教之聯合運動，耶穌教徒加入者甚少。耶穌教徒大都自稱爲英國人；彼等心目中覺彼的主人英國人是世界上頭等人。主人的本家法國人，美國人也是頭等人。除去頭等人祇有他們是二等。除去頭等人，祇有二等人是最高等的。其他印度人中人，一切東方人，都是三四五六等之人。故彼等之本國同胞——印度人——最爲彼輩所輕蔑，即東方惟一一等國之大日本人民，亦輒爲彼輩所藐視。吾中國人親不如彼

之同胞，強，不如日本人之爲一等國民，受此輩輕視時，祇有一對待之法，忍氣吞聲而已。
晚出，江口略有風浪，未致暈。

五月二十三日

天不甚熱。正午，船抵北緯十三度十分，東經九十六度五十一分，共行二百二十七英里。
讀杜君書，證明緬甸佛數字音由中國傳入者，略摘數字如下：

| 中國字 | 緬音 | 巴利字 |
|-----------|--------|----------|
| 一，佛爺 | Phnya | Buddha |
| 二，經 | Kyam | Sutra |
| 三，宮（或寺） | Kyung | Vihara |
| 四，上人（或和尚） | Shau | Samantra |
| 五，菩提子 | Patizi | （未詳） |
| 六，根 | Pe | Patia |

上舉各字，在佛教上爲最要之字，緬音與中國音極近，而與巴利音甚不相同。杜君原舉十六字，余摘此六字，以爲可以證明緬甸佛教，由中國傳入，蓋此六字如由印度傳入，先入爲主，斷不能復改爲中國音，因主要之字，日日稱說也。下午天氣略熱，晚又涼。日行北陸，故據赤道近處，暑威轉減。

第三十六 遊英海峽殖民地檳榔嶼及星嘉坡

(自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一日共九日)

1 環遊檳榔嶼並登山。2 華僑婦人信佛亦如國內。3 在檳榔嶼遊覽半日仍登船行。4 星嘉坡遊覽數日。5 參觀博物院。

五月二十四日

正午，船抵北緯八度三十二分，東經九十七度四十九分，行二百八十六英里。距海峽殖民地 (Street Settlement) 界，較近矣。將午 東面時見島嶼。下午亦不覺熱可讀書寫日記也。

五月二十五日

晨起，檳榔嶼已現眼底，八時餘船停，嶼對岸爲馬來半島，中爲海峽。船正停嶼中。兩岸碧綠，林木如畫。嶼岸建築多，風景尤美，本日無風，水清波平。岸上工廠，突烟壁直上升，下段如柱，上段如髻，高與山平，烟漸寬，漸淡，至不可見，奇景也！

九時半，岸上醫生等來，對頭等客，名爲驗病，祇看護照，在上面鈐一印，即可登岸。二三等客人須驗病，故須時甚久，至十一時餘，始完竣。醫生船去，船公司之上岸小船來，友人胡茂臻君之弟茂英及其友人余彥臣君，來招待余。因余昨日有電致彼，彼不在此城，故其弟來

也。一同下船，乘汽車至老根路（Logan Road）楊宅。街上市房及住宅，大半皆中國人所有。楊君爲胡君姊丈，已出辦公，楊君夫人出招待，惜彼祇能操福建土語，及馬來話，乃一句話不能談。在此中餐，餐品大半爲中國味。餐後，胡、余二君僱乘汽車，繞城略遊。次至山根，乘上山電車上山。山高僅二千尺許，然俯瞰此城，已如一小村落矣。海峽如一衣帶水，白雲時起時落。山上正中爲英總督府行署，不准入，此外無可觀。下山乘車赴中國廟，廟亦在半山間，停車步升而上，石階寬整修潔可愛。惟多中國乞丐耳。階盡，先有一殿當路，繞殿旁再升，石階上覆一斜上之長廊，廊旁爲放生池及花園。池中以龜爲多，有印度人四五立池旁以青草飼之，花園盡處爲極大頑石，當道之左右。長廊穿中間過，即折轉而接於廟之本身矣。頑石上多有名過客及僑紳題字磨語。胡子春先生即友人茂臻之父，題字曰：「風塵外」。有題「勿忘故國」四字者。余君告余云，爲康南海所題。但其字體與現在不甚似：折轉至廟之前方，右門，即爲入廟正門，因左門外無路也。門上題額曰：「極樂寺」。或者勿忘故國一語，即由極樂二字，聯想而生也。入廟聞經聲及樂聲。繞觀各殿，前後共五進，爲正殿三，愈後愈高。此中國朝廟舊制，今通行於全國者。第二殿內正有佛事，僧人八九，居前二行，著彩衣，奏樂，誦經。後二行，皆中國婦女，隨僧人起立跪拜。余君與余云，富家請僧人作一次佛事，耗資約一二百元云。各殿神像，與中國無別。最後殿內，一巨玻璃櫥，內爲各施主造像，俱著前清官衣冠。

有紅頂花翎者。前清僑商致富後，必求政府加以榮銜，出巨資謀之不惜也。造像中祇一人著歐洲裝。各造像均不甚美，此中國美術之缺點。觀畢出，至前層，左廂中，僧人某款以茶并贈余以全寺攝影一張。去時，以二元作香資。出廟，再回楊君宅，楊君在宅，又款以茶點。余爲胡茂臻作函謝之，託茂美君轉交。仍乘汽車由胡余二君送余上船，已四時五十分鐘。五時船開行，檳榔嶼出產，祇橡膠，椰子油二類，而氣候風景在馬來一帶稱美，故富人多居此。島有檳榔樹，然並不及椰樹之多，但二種樹形式上無大分別。故中國人呼以檳榔嶼，英人稱此島曰檳南（Penang），乃音之轉變。稱此埃曰喬治屯（George Town），在本地殊不通行。

開船後，見英人有自岸攜來本地報紙者，借閱之，使余留心者有三事如下——

一、俄國總理向國民大會報告預算收入短少約四萬萬金羅布，軍費不能減少，祇可減少他費云云。

二、德君本屆選舉，有中黨瓦解，而左右兩黨——即兩極端黨——國民黨——舊派——社會黨——新派——之勢均加增云云。

三、星嘉坡華人亦發生失業問題，正由華人自籌辦法云云。

五月二十六日

晨起，見海面水紋極美，大魚鱗紋內套小魚鱗紋，色如青玻璃，極可愛。

早餐時，各英人與船員談及日商，切齒痛恨：有謂前次地震，已與以小德創者，有謂前年星埠華人抵制日貨，以甚美之日本造花瓶，傾碎於地，最爲痛快者，有謂日美之戰，竟未實現者，有謂再一次大戰，必當使日本勢力，掃地無存者，有謂日本反對列強干涉中國政治，意在自行墮斷者！彼等知余爲中國人，又知中國人皆恨日本人，故暢言無忌，余靜聽而已。未一矣人彼曾至北京，彼最愛北京，以之爲世界最美之城云云。

將午，三等艙中人皆出艙房，在艙面上，人在一千以上，除極少之印度人外，皆中國人也。各英人立上艙頭下觀者甚多，一英人與余談及三等艙客人，余記憶及由土爾基赴埃及時一何亞利老人指三等艙客人云：彼等出資多於吾等，船公司欺弱者，待之如牛羊云云。乃以此答彼，彼力爲船公司辯，謂由印度至上海價祇二十魯幣云。少頃，余下詢三等客人，謂由仰光至香港五十魯幣，與一等艙價約爲一與六之比例，然彼等所占之地位，與一等客恐爲一與二十之比例也。余上船時，一二三等客人，共循一道走，三等客人大多不免爭先恐後，有一等客人過，則三等客人讓道不讓者，印度巡捕輒擊之。余行至擁擠處，一印度巡捕批一中國人之胸，使其避道，余心殊不安，英人在印度及南洋羣島於此等處，皆不規定章程，不整理秩序。蓋白人極少，不患無秩序，東方人太多，聽其無秩序，且樂得其無秩序。於白人經過無秩序之處時，則以所僱用之東方巡捕彈壓強制之，既以表示白人神聖之威嚴，又一暴示東方人程度之低下。

余誤被印捕待爲歐洲人或日本人，覺不安。此大問題也，豈僅一不安所能解決者！吾國人遇此種情形者，往往但承認吾國普通人程度之低下，而未嘗研究英人之心理。吾猶憶二十年前，天津新車站，上下車及售票處之秩序，其整齊與今日之美國相差無多，吾國不信吾僑民現在之程度，視天津一帶之居民二十年前，低下若干也。特當時之天津政府，與現在南洋之英國政府，其用心不同，其管理之法不同，故其現相亦異也。

下午四時半，照例飲茶。一英人與余談，詢中國茶田情形，媿無以對。精深技術，自有專門，若普通情形，真一物不知，僑者之恥也。彼居印度多年，以茶田管理爲職業，曾在阿散省（Osain）四年。余詢以阿散人面貌，骨格，彼謂與尼泊爾人無甚分別，且言其性質甚詳。

本日正午，船抵北緯二度四十五分，東經一百零一度七分，由昨晚共行一百九十八里，距星嘉坡餘一百九十三里，明晨可到。般傍馬來半島西岸行，岸上邱壑林木如畫，微風東南來，略含花木香氣，此境界尙爲第一次領略也。

讀關於阿散書，古時情狀未明，百餘年前，曾爲緬甸所征服，英人助之獨立。一七六二年，英人與之立約，結爲同盟，屢擾緬甸。至一八二六，英人正式使其獨立。一八八九，英人只立他印度人苦拉甘達辛（Knl acandra Singh）爲主，收其大部分土地改行者，餘一小部分今爲滿尼堡（Manikar）保護國，前王亦爲印度人，百年前，英人助之，並強迫其人民入印度

教，建立階級制度，而黃面蒙人，乃直接認黑面印度人爲主人，間接爲人人之奴隸矣。曉略讀關於緬甸統計。

五月二十七日

晨起，方五時餘，船已入馬來海峽，由西向東渡。兩岸山石峻奇，林木尤茂美。六時許至星嘉坡，船泊岸，昨日醫生，關員已驗過病及護照，今日自由上岸。驅車過海關，二中國人守之，索賄一元，免驗行李。余不惜一元之費，而心甚厭之，乃聽其驗。已驗二小箱，大箱橫車上，非敢下不能開。余言：出鑰開箱，過客之義務；取箱下車，海關之義務，爾應將箱取下。彼云：不驗。余曰：此爾義務，何以不驗？過海關至南洋旅館，其中國字爲「南洋」，而英文爲「東方」(Oriental)可怪！車夫，館主皆中國人。

館主，黃姓，前清曾爲度支部員六年。舖內頗整齊清潔，故歐人居此者頗多。英京之杏花樓中國館，其廚房公開任中外人參觀，清潔在英國餐館之上。中國人能受北極之寒與赤道下之熱，此歐人所稱道者。余在美洲時，發現中國人工作能與美國人爭速，能與墨西哥人共緩；今又發見中國人能與俄，印二國共齟齬，能與瑞典，瑞士人爭潔淨。

十一時，赴通濟隆詞船，赴領事館。總領事缺，現由副領事秦汝欽君代理，京師大學同學也。遠見，幾不相識。談片時。赴商務印書館借報閱之，對中國事，不得要領。見架上新出書

名目甚多，略觀其名，大都思想界，文學界譯品，知國內之思潮，與國外遊人，迥乎異趨。歸寓，中餐，餐後倦，息，竟睡至三小時之久。傍晚略遊觀街上，一完全之中國城也。略有印人作車夫等役者。歐洲人殊少見，聞馬來人多在鄉間。

晚，英人四五闖入旅館，亂打門役及一私用印捕。愈避，則愈向內撻，其後華人怒，還擊之，印人亦隨華人還擊之，此輩體硬長，並不健鬥，大為華人所撻，奪門鼠竄而去。余在窗內觀之，稱快。後下樓詢問，知彼等來此索飲不遂，因而逞兇。但去後，不知尙生何種風波否？

五月二十八日

晨僱汽車出遊，遇大雨，不能行，改至商務印書館購書十餘種，歸已正午矣。

下午讀中國新出譯著，乃奉歐人遺睡爲神明。對於歐洲自身之千孔百創，毫未察知，何也。晚，秦亮工同學約餐於上海樓，同席者：一爲張君湘石，雲南人，南洋商報記者，施君伯謨，中華書局經理。餐品極佳，談又暢。餐後歸，仍讀中國新出之書，睡遲。

五月二十九日

夜睡不安。晨起，午前，未出門，整理前所草藏案意見書，備登上海報，因報載北京有藏事促進會之組織，尤政府向人言英使不允開議云云。狀腔作勢，局面不佳，故此文發表，不可

再緩。

下午，讀中國少年新著，對於家庭制度之研究。亦祇學來「規箴」，「賊品」，寥寥數刻薄名詞；瀰漫宇宙的愛與恩，此輩乃毫未嘗體會得，可憐！可憐！

下午五時，張湘石君來，談英、荷二屬商業經濟狀況。絮綱摘目，余覺甚有條理，甚中要肯。晚，余約彼晚餐於上海樓，並約秦亮工同學，有事未能到。餐後談至十二時歸。

五月二十日

晨，秦亮工來訪，談。彼云，余讀國內新出之語音系著作（Phonetics）。館役忽送火腿麪一鍋，詢以何故？始知秦君談在此時，余呼茶，秦君以英語言牛奶（Milk），館役乃誤以為麪，至此，余方憶與秦君談，始終未見茶來之原因也。館中多福建人，其話遠較廣東話為難解，幸彼等多識字，可以筆代口耳。

下午，赴商務印書館購歐洲通語（Raesperanto）——即國內所稱之世界語——二冊，甚喜。因在其他各國普通書鋪中，皆購不得，且不多知其名者。有知其名者，亦往往失笑，答以無有。聞在歐洲大城中間，有專租之機關以授通語，並售書者，但非遊歷家所可倉卒訪得。

赴中華書局，訪虞伯謨君略談，歸。晚張湘石君來談，十一時始去。

下午會一至通濟隆詢過安南手續，彼謂必須新簽護照方可。

五月三十一日

寓此已四日，自覺一事未作，何不早返國耶？

赴法國領事館簽證護照，未受費，以示優待。赴通濟隆始知今日下午三時有法國船由此赴西貢。余記前次詢問爲六月一日，非彼誤言，則余誤聽也。購票後，已無多時，急返寓，收拾行李。中餐，餐後，一面著館役送行李上船，一面乘汽車往觀博物院。院中陳列品無多，其可記者：一，土人房屋，亦架高棚板，有與緬甸略同者。二，土人模型有以一硬長小板橫置嬰兒額上，兩端用長帶繫繫腦後，以使額平者。其餘如動物標本，及本刻偶像，皆在他處所已見者。

出院往訪張湘石君於南洋商報，辭行。因彼約余今晚同餐，已允之，故特往一面，急急赴碼頭，船已解纜去梯。惟梯甫離岸，高約七八尺，尙未吊起，以二人抱余腿上舉，升梯。幸行李早已上船，余至船面尋得行李，回視船已離岸數丈矣。

在船上遇意大利使館館員孫君問西，談，甚喜，知同船有中國人六七也。船由星嘉坡東行，爲多島海，風景甚好，白晝天氣，亦不甚熱。余室極小，夜寢時，熱甚。在星埠每至後半夜，必須蓋絨氈，船上不蓋，猶有汗也。

六月一日

船折向東北行，法國船上多法國人。男女兒童，與英國船上迥然不同。法國人較活潑，英

國較矜貴也。與一法國少年用英語談，彼請到中國後，定學中國語，久居人國，自應用人國之語。深以英人在他人國家，仍用英語爲不合。

下午，觀法國人下棋，棋局縱橫各十子，分黑白，每人二十子，分佈於已邊四行，每行五子。正中二行，空。走時斜行一步，當路如有敵子，則超之而行二步。被超之子，卽爲被吃，取之盤外，先盡者爲輸。

傍晚大雨，雨後，天氣及海水俱冷熱衝擊，故浪不大而乘客多暈。余亦暈，尙可勉強上餐廳。廳內無一女子，蓋皆暈矣。夜不甚熱。

第三十七 安南（自民國十三年六月二日至六月七日）

1 安南宜於種稻。2 因驗護照移民局致將手續弄錯。3 徧遊安南城。4 出城遊姐岸。5 參觀博物院。6 小書攤上之書目。

六月二日

晨，風和，浪有條理，覺爽快。此地地理上名之爲中國海，而海面及海岸現均不屬中國。下午已近安南南岸。三時許，船入江口，兩岸多低地。港叉交錯，水平岸闊。喬木百尺，濃蔭蔽空。草深沒人，綠不見地。一望而知爲宜稻之鄉，惟多尙未開闢耳。五時船泊岸，驗病，看護照。余之護照，驗過，當時還余。其他各人均收去。下船時，一巡警導余行，彼堅言護照須送巡警局一閱。余付之，而彼迄未持返。寓一法籍俄人所開之旅館中，館主母女二人，房不甚大。

晚，孫問西君來訪，同赴各街遊觀。此間印度人亦不少，且有婆羅門廟，夜間大燃香燭，濃煙達於戶外。繞六七街，略倦，歸寓，寢。

六月三日

赴巡警局詢余之護照，謂已轉送移民局。一中國人操粵音官話，爲余言移民局地址，並代

余僱車。至移民局門內，見一巡警，余向之言，欲訪局內之任何中國人。彼指令余至局之旁院中。滿院皆窮人，衣服多不整齊。中國人居十之九，其餘有印度人，似係移民出入境註冊領照處。門警蓋誤余爲來註冊之中國人也。余久候，覺不快，乃逕回正院，入正室門內，一准白人——或係白人——當門設案坐，詢以解英語否？云：不能。彼召一中國人操粵語者來，不能達意，又易一人，蔡姓，解普通話。余告以余之護照在此，外交護照，似不應由移民局簽字。彼云，必須此局簽字。請君至樓上少候，余爲代催之。余至樓上檐下，坐候片刻，見有人持余護照下樓，又片刻另有人持之上樓入正廳。忽聞其中有人大發雷聲，若責罵下人者。少頃，又一法人入內，發雷霆者，又作責罵聲，但不及前此之厲。又少頃，一中國人來向余云，華人民政長請君入。華人民政長者，華人對於移民局長之官稱也。余入門，一法人年五十許，降座相迎。握手後，自爲余取一椅，置案前對坐。一中國人立而通譯。余不能解，又易一人。詢余遊歐職務及情形，余以官樣話答之，彼再三敷衍道歉。蓋知移民局不應驗外交護照也。末雙手將護照還余，余道別，彼再四握手，送至門外。譯者隨余出，詢其姓名，爲鄭貫一。彼喜不可抑，送余至大門外，蓋中國在安南尚未設領事，在移民局內見局長向中國人施禮貌者，此爲第一次也。余歸寓，啓視護照，移民局之印章官銜及查驗放行等字樣，均已齊備，末又完全塗抹，然不能使之消滅無迹，此局長所以發怒也。法國人易動感情，不甚狡詐，此事若由英國人處之，

必難錯就錯，竟由移民局加以查驗放行字樣，簽字交還，亦決不致因此發生交涉也。此間上岸時，驗護照例：外交護照，驗後自由上下船。歐，美人普通護照，驗後收交巡警，本人下岸後，自行往取。中國，印度，南洋人則須在移民局注冊。警局及移民局員，均不明此例，累余半日，宜其爲局長所責也。

下午赴匯豐銀行換錢。因近日無船赴海防，如由陸路前往，兩端通火車，中間須乘汽車，換車數次，語言不通，覺不方便。赴滇之念又搖動，孫君問西亦來換錢，相遇。又同步遊本城各街。晚歸寓，餐。此處房餐俱不甚好，中廚伺役尙殷勤耳。晚餐後，同船張君來此，方談，孫君亦過此，因同往觀電影。演波浪伴侶 (Partners of tide)，法國所造電影。其解說並用英文，情節尙好，然其結果不過在保險公司得保險金，與男女結婚耳。歐，美文明至今日除男女愛情以外，無人對人之關係，除金錢以外，無人與人中間之關係物。編戲者之路徑已日窄，人類生活之路徑其日趨窄隘，可推而知。宜乎自殺與發瘋者之日益多也。

六月四日

晨起，自赴各大街尋書鋪，僅購得法文書數種，余不能讀，攜歸而已。

赴船票公司購票，仍乘原船徑至上海，滇行決作罷。因連日詢路徑情形，卽多困難，且已倍遊，不如徑歸國也。船票公司以護照經法國公使接外交護照簽字，減價百分之十，共一百七

十餘元，否則須二百元也。

下午由旅館移歸船上，若照新搭船辦法，須俟開旋，方能登船，此通融辦法也。

傍晚，邀孫問西，岑靜泉二君乘汽車再徧觀此城。其兵營之大，特致余注意，由此城赴堤岸（Cholan），岑君有弟在此城營業。先至其店中，又乘原車繞觀。此城面積在西貢之上，惟清潔不及彼城，中英人占全居民十分之六，直一中國城也。以廣東人爲多，福建人次之，各府縣多各有會館，館內大都兼辦學堂。此城縱橫有運河數條，大運河上遊，有米廠數家，以大機器舂米，爲此城最大營業，多爲中國人所有。城內安南人亦大都通粵語，法國人不過百十，生意亦不多。

晚赴永春酒樓餐。今日原議余作主人，而入座時，有陳，關二君在，結果陳君乃主人，余大覺不安。餐品尙好，惟海味太多，非所素喜。並每人叫妓女一人，妓皆粵人，此間凡叫局卽名爲花酒，餐後不能徑去。普通者皆撻牌，今日因余不撻牌，但坐談。至十時許，再吃消夜，卽小菜乾稀飯。小菜較正餐之菜，覺美口。妓女時來時去，能唱者來時，陳敲琴於案，自敲自唱。敲琴本爲美麗之樂器，而妓女所用者，面上垢污塗抹，太不雅觀。消夜畢，此時妓女六人全到，各爲其客人撻手巾。此時余始知余所叫者爲何人，然仍不知其名也。余先將賬開付，陳君讓館主將錢退回，祇可道謝道歉而已。關君有車，自駕之送余等回船。

六月五日

船上未爲余備飯，余亦不問之。晨必須下船膳餐，今日大雨，頗覺不便。

正午十二時半，岑，關，陳三君來，約同出遊。先乘車出城，至一臨河小鎮。風景甚好。購飲，少息。再向外行，穿無數棕林，登一山。山不甚高，有巨河下奔，巖石當之，洪濤滾落，聲如千軍萬馬，其地中國人呼之爲姐岸，法人譯音爲退岸（Tui An）。臨河建中國式亭，由亭有路可下至河邊，惟不易行。同行者皆退阻，余獨下。踏河邊淺流中亂石，繞至他道。浪花觸石飛濺面上如雨。在河中拾一樹子，大如鷄卵，略扁。友人云，可醫肚痛，余留之作紀念，不作藥品也。亭後有平房一座，上帖法文告白，爲遊人須繳費四角。河兩岸俱爲蔥蘢林木，有圓葉白幹之樹，幹高聳皆五六丈，株株入畫。流連約一小時，仍乘汽車出原路返。薄暮至堤岸。來回經村鎮十許，每村都有中國人、門上俱帖紅色春聯，安南人亦帖春聯，故「國恩家慶」，「人壽年豐」及「皇王有道家家樂，天地無私處處春」之句，隨處可見。法國人現禁止安南人習中國文字，則將來之門聯，必歸淘汰，不然則須請中國人代書也。晚在永樂樓餐，余及孫君聲明作主。餐後，岑君又已將餐賬付過矣，無可如何，謝之而已。僱汽車，歸船。

六月六日

晨赴街，再尋本地風景片購之。赴博物院，院甚小，中外人皆不知其地。余詢至十數次，

乃得之。其中陳列之品，第一爲彫木門欄等，與中國者無別。第二古錢，有與中國錢相同者如「寬永」，「光中」，「太平」，「景興」等是也。有銀元大小與中國者相同，一面鑄盤龍，一面有「明命」，「紹治」等年號。又有一較大銅錢，一面鑄年號，一面鑄四字對語，如「五辰順撫，庶績其幾」；「河流順軌，五穀豐登」；「一人有慶，萬壽無疆」等。又有類徽章，而非錢者，上鑄有水雷局字樣，則當交趾未亡前，必已有維新動機也。第三瓷器等，完全爲中國物，第四，一神像，手作持書式，其中置書一冊。余取閱之，書名爲大南實錄正編，爲此邦國史，編年體，錄一段如下，以見南暨歷史文藝之一斑：

辛酉二十二年，大清嘉慶六年，春正月，帝駐蹕於虬蒙海口，行在，免元旦朝賀。

以黃白纘爲神策軍後營都制。頒諸軍戎服。

水師討賊於施耐海口，大破之。

以上爲原文，再閱其下，乃詳述阮文張，黎文悅，武彝峴，宋福良四將破賊情形。原文未長，未錄。此國直一中國分店耳。淪於異族，賭院中諸物及遺書，欲泣下。

下午赴本地人市場尋舊書鋪，不得。僅有小書攤七八家，求舊書一本亦無之。法國用羅馬字母拼安南音，命以名曰，安南文字。自此以後，中國文字之書，禁止印行及發賣。各小攤之書，大致相同，共合不過數十種，書之名稱仍兼印中國字，茲錄若干於下：

聊齋志異

今古奇觀

對古奇光

夢中緣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薛仁貴征東

薛丁山征西

薛仁貴歸天

西漢演義

東漢演義

說唐全傳

幼學啓蒙

四代奇書

訓子格言

杯淫奔書

十二才子

五更詞

單日娥

潘陳傳

陳蒲傳

搦玉明書

范公菊花書

皇儲書

恩情詩

圖折如恨——精習音義未詳

上錄各書名，前列者皆中國小說，後列者當為安南人自著，俱由中國文字改為羅馬拼音。

其最下等小說，雜用安南土字，即不改為羅馬字，中國人亦不能讀，但其字為中國字形式，故

亦禁止刻行。余購七種：（一）三字經（中國字及拼音及法文并刻）。（二）三十字演音，共

三十字，中國字與拼音並刻。（三）佛教大觀，全為拼音，僅主要名詞下注中文。（四）南折

風俗人物演歌，拼音間有詩詞挽聯，墓碑，彙錄中文於下者。（五）大南成泰皇帝御遊嘉定演

歌，新作，用拼音字。（六）西漢演義，由中文譯音。（七）南京北京傳，用中文雜以土字，

原本由嘉定印行，今亦禁止，此本乃由中國廣東佛山鎮印行者，以其書無價值，故未禁售。此

城街市上所有之書，上列各名目已居其大半矣。此國文化之被暴力撲滅，不滅於西班牙之於墨

西哥。然街市上人，仍多有通中國語者。市內童子，亦間有仍識中國字者。余以三千字演音捲，其拼音，彼仍讀之無訛。中國人速自強，猶未必無挽回之望也！

又曾在船上購安南木製小盒若干，上用刻銅及貝殼鑲山水人物及中國字，甚精美。售者亦略解普通語。云，來自東京。

晚讀所購書中之中國字。錄其詩二首如下——

過歸仁故城 黎魁奉作

帝王事業幾沉淪， 一壘風霜歷曉昏；

歌管樓台禾在隴， 縉紳亭院柘桑村。

古墟零落英雄魄， 薄塚淒涼戰士魂！

多少繁華雲共去， 惟餘仙塔老乾坤！

左軍黎公文悅墓 番邑夢楊道人題。

九重承使出南邦， 旌節輝煌渡楚江；

細讀殘碑功在目， 獨留古墓恨填腔！

鴻恩萬戶沾應徧， 香火千秋祀不降；

到此漫言宮裏事， 恐撩遺恨泪成雙！

上二詩，皆在亡國之後，讀之惻然！

又三千字演音，極有用，可以考此邦讀音，與中國古今音之異同。略閱一遍。

六月七日

午前上岸，略觀街市。下午四時，船開行，兩岸風景甚好。此邦房屋宮殿廟宇完全仿中國。人民住室，多類緬甸，沿河淺流中，滿種鳳尾蕉，以之繕房。蕉室，竹樓，天然對語也。

晚八時，出河口，入海，船不甚動。

六月八日

星期，船上天主教人以談話室作禮拜堂，舉行祝禮。有跪者，有立者，有坐者，一神父主祝，被花衫。

昨日至今午，船行二百餘海里。下午，補寫日記。

六月九日

與一比國人——爲隴海路新訂之職員——及一英人——現充印度馬塔氏（Madras）大學教授——談甚久。天氣較由星家坡赴西貢時爲熱。晚上祇可在艙面上乘涼也。

第三十八 遊香港

六月十日

晨起已見中國海岸，立而觀之。英人之爲教授者與余談甚久。末詢余曾到西藏否？又問西藏是否尙爲中國領土？余云當然爲中國領土，惟現有內亂耳。彼詢何內亂？余徑告之云：貴國政府思併藏於印度，故接濟藏人軍火擾亂中國。彼云：此必政府所爲，人民實不知，亦必不願爲之。余雖仍與續談，然感情爲之不快。

午十二時，已近香港島，船漸入灣中。二時，船始泊碇，不驗護照，不驗病，惟有嚴厲之告示禁止私帶火器。告示用中，英文，英文祇言犯者處罰，中文則言犯者監禁并撻鞭云云。據意未詳，或者英人對中國人特施之一種肉刑也。二時半，乘船公司之小輪上岸，在通濟隆詢香港遊歷指南，無有。偕孫君及二張君僱車，繞遊全島，島甚高峻，城市在島之西北面，與九龍隔一灣水。島東北南三面，小島如比櫛，或連或斷，都高險。如在其上支巨炮，可遠射海面近射島岸，形勢之勝，出於想像之外，爲粵省天然之藩屏。僅據此島，即可扼珠江向大海出入之門戶，兼據九龍，實已握全粵海陸之要害。太阿授人，思之氣憤！汽車環島行，時高時下。過香港旅館之島後部分，其下爲淺水薄沙，專以備歐美人海浴之所。今中國亦自闢有海浴所。各

島爲碧樹芳草所覆，到處綠天。各島間，港灣交叉，漁舟縱橫。風景亦佳。沿道居民，其生活程度較底下，然壯年人軀幹多偉健，童子多聰秀，皆可士，可商，可工，可兵之好國民原料也。較南洋一帶之中國僑民現象爲好。至植物園下車。街兩面爲新舊兩園，園內皆中國人，風景尙好。惟見歐人銅像矗立，輒驚心動魄！出園步行，觀各街。至別髮書局，思購英文書，已閉門。再繞觀維多利亞坊，坊正方形，以四柱高擎圓頂，其中爲維多利亞石像。周圍圓場，爲草地，以鐵欄護之。隔路四隅，仍爲空場，多大樹，有其他扁鼻削額人石像，側立如猶鬼。四面建築多爲公廨，尙華貴。繞觀，百感俱集，張君請余等立爲撮一像，余將以此像爲余此時感想之紀念。六時許。赴一中國餐館，餐品甚美。八時半。回碼頭，多中國人納涼其間。人不盡爲上等，而布製衣服皆整潔。徧人羣中，求衣服不甚潔者，百不得一。中國向以不潔，爲外人所笑，就此一隅論，其清潔必大有進步。余屢言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未老，以其能適應善變，此其一端也。此間人大都略解普通語，惟孫君至匯豐銀行換錢操普通語，行長中國人置不答，操英語詢之，則答，可異。豈此輩之程度遠在普通商人及車夫之下耶？九時，乘公司小輪返船上，飲汽水一杯，略坐，歸室寢。

六月十一日

六時，醒，俯窗見船開動去港，繞折而北。粵東海中，仍多島嶼。

下午，天雨，西北風自岸上來，有涼意，知中國內地，猶爲首夏清和氣候。傍晚，在艙面散步，風生襟袖，兩月來所受煩暑，一時頓消。見乘客有在艙面跑者，余每一二星期內，必在空闊處疾跑一次，以活動筋骨。旅行熱帶，此課久缺。今見人跑，遂無意亦跑。起足過速，又踏溼板，北風自後吹之，失脚滑倒。倒勢極猛，幸全臀部先著地，肉厚骨大，無甚傷。頭後骨著地較後，無傷。左肘著地處微傷，猶能勉強立起，幸現在乘客甚少——頭等祇七人，二等十餘人——滑倒時，適無人看見。歸室，臥息，晚餐，猶勉強上餐廳，深悔之！艙面爲散步之地，非可以賽跑者。若重傷致不能起床，一二日下岸時，將與親友以極不快之觀念。餐後，早寢。

六月十二日

前半夜身痛，睡不安。後半夜較好，天明，早起。窺鏡後部無傷痕，痛似少減。

早餐至三等艙，訪中國乘客張君等談。有雲南人徐君，居北京，此次由廣東來，自香港上船。詢以廣東政象，亦不能得要領。

比國人德榮赴上海業商，勞外氏 (P. Lavens) 新就隴海鐵路務秘書之職，愛與中國人談。余詢以佛來迷 (Flemish) 語情形，彼等謂十四世紀前，此語爲荷，比二國共同之語，十六世紀以後，荷蘭語始獨立發達，然今日仍大致大同。船上有俄婦母女二人，女最愛跳舞，嘗

在談話室與三四男子輪跳，酷暑不知倦，余偶往觀之。

六月十三日

天氣清明，仍溫和和熱。船始終沿海岸北行，岸外多島，有時穿二島間駛行。漁船甚多，有時遠至航線之東。連日西向觀岸上山色，彌覺可愛。大好河山，吾人應竭全力守護之，以爲吾族長養發育之根據地。計自出國以來，大同思想日淡，覺其在現世尙爲完全幻想；國家思想日重，覺一國族不能自整理其國家政務，自發達其經濟事業，世界上將無此種國族立足之地，安有大同可講？今望見母國土地，愛國之念益擊，西向引領，如嬰兒之瞻慈母顏色！望歸國後，勿忘此時感想！特書以誌之，並以策將來！

中餐後，船忽停三小時，其停之原因，言人人殊。如不停，則今晚五時可到岸，尙可下船，停則恐須明日下午船矣。

張君，孫君等過此邊來談。船方停時，有數客人催詢何以不行？船主答以水小。然見北來之路，較此船尙大，由此船旁飛駛向南而去，知船主之言，殆不可信。且船未停前，有一海關小船，來與本船人員接洽，小船去，而此船即停，其中必有其他原因也。此船自法國馬賽（Marseille）開來，諸乘客因乘船過久，思早登岸。船員謂現已開行，今晚九時，仍可上岸云云。至六時船已至吳淞口外，又停。諸客問詢何故？船主謂：碼頭有電報來，謂現在碼頭上停船

多，此船無可停之處，非至明晨，不能入港停泊。諸客亦無奈之何。至此回憶在西貢時，此船本謂祇停二日，後改爲三日，再三延緩，乃停至一星期之久。當時即有人謂有秘密生意未辦妥，故一再延緩行期。至此更覺此船必在口外停一夜者，或亦有秘密事務也。而海關小船，於船到岸五六時前，即先往有所接洽，更惹人疑。印度之海關舞弊甚大，以由英人管理也。吾誠不敢言，本國人管理海關之必不舞弊，而深信外國人之代人管理海關者不能不舞弊。英國人在其本國，大都不舞弊，因其程度相近，法律較密，舞弊較難，非不肯爲，不敢爲也。一日嘗外國人徵收橋關，與本地社會聲氣隔閡，社會之監察難周，法律之勢力不及，未有不暗中舞弊者。印度及星嘉坡政府爲彼族人所掌管，海關弊端尙不能免，況中國政府之權力尙不能加諸洋員乎？而中國人往往認爲洋人不舞弊，知其舞弊矣，而必誣爲中國人云，洋人亦向中國人學壞矣，云云。此真大惑不解者也。歐人船支出入中國海口不帶私貨者固不少，而私藏鴉片及軍火者，實居多數。年來租界之煙毒流行，內地之兵匪充斥，皆受此秘密舶來品之賜。乃中國人但知船戶之私運，而不知海關如不與之有暗昧之關係，決不能進口無阻。真可謂知「五八」，而不知「四十」矣。晚在船頭觀岸上各處燈火，久客，性能忍耐，不登岸，亦不發急。早寢。

第三十九 由上海回北平

六月十四日

晨船由吳淞向內開行，岸上風物撲面相迎，有如故人。八時許，船停黃埔灘，福中公司副經理，洋員布魯克（Book）君，華員馮鏡明君及山東張廷玉君來船相接，張君在美國之家谷相識。下船，海關驗余行李，布魯克君以英語有外交護照告之，遂不驗。布君自駕車送余至大東旅館，住。

本日中國公學商科舉行畢業式，往參與，至已閉幕。訪此間舊友，擬稍住休息。北京，焦作，開封舊友多來電歡迎。張繼理君自焦來，暢談。

六月二十日

已寓此六日，思回北京，先買車票赴南京，傍晚到。入城訪秉農山同學，及科學社友人。諸君約晚餐，餐畢，仍回下關，旅館寢。

六月二十一日

早，乘津浦車北上，過徐州，福中經理劉濠仙在站相候，並隨余上車，談甚歡。至兗州後始下車，夜在臥車寢。

六月二十二日

過天津，未下車。下午至北京，諸友多至站相接；余事前未以行期相告，不願多驚動友人。也。余子乾善亦來接，三年不見，視出國時肥大甚多。余以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國，至今日二年又八閱月。

校後記

中國人之於歐西各國也，始則自尊自大而眇視之，繼則望之生畏而神聖之，前者係五十年前之事實，後者乃近三十年之情形也。時至今日，中國人之對歐西觀念，仍本一種迷信，有迷信其政治制度者，有迷信其經濟制度者，有迷信其教育，宗教，語言者，甚而至於風俗習慣亦必再再而迷信之；以爲服堯之服，誦堯之言，卽可以堯矣，此乃中國領導社會之分子，亦卽先知先覺者之心理。張冠李戴，依樣葫蘆，硬施於中國者，垂三十年，果有何效果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嘆亦復可憐。吾國人之遊歐美者，三十年來不外兩途，一則出洋留學，再則赴彼處考查，留學多係青年，於中國固有文化根基不深，迨學成歸國，留學某國者，則完全爲某國所同化矣。考查者年齡雖較長，但亦多係在國內有職務之士，至某國也，爲時甚暫，走馬觀花，祇有驚嘆其高大，淵博，能推源其故，考察其所以得失者，實未多睹。余嘗讀荷季出洋者考查記，以及最近遊歐美者之記載，無論其爲留學生及專門考查之人，無不犯上述之毛病，亦有少數之人如康梁之輩，雖亦對歐美加以批評，但亦祇能道已之長，不能見彼之短，因其政治上之主張不同，此等言論影響於中國之一般思想者甚小。

石青先生以不惑之齡，作環球之遊，歷三十八國之多，爲時三十二個月，記載近百萬言，

結識中外人士千餘人。其觀察之精？上至王公貴人，台閣將士，下至販夫走卒，村婦野叟，無不樂與先生周旋。其遊覽之廣；山林城市，幽谷古墟，俱有先生足跡，無不窮其源推其本。注意之周；凡風俗習慣，聲音，笑貌，骨骼，血色，大建築，小茅舍，彫刻，門窗，壁畫，布置，及院落，天井，用具，磚瓦，石材，無不處處留心。其於農也，考其田制，究其用具，明其作法，再統計其收歛。於工也，察其勞資關係，工人待遇，工人生活，工人教育，工人思想。於商也，於扎拉斯，於百貨店，於小攤，無不注意及之。此不過就其小者而言，至於各國之政治方針，經濟狀況，教育情形，現在環境，以及歷史背景，無不考察綦詳；而尤注意於各國之土地制度以及歷年之統計焉。至其推斷各國之前途，不論政治，經濟等，應向某方進行者，近數年俱宗宗實現，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凡讀斯書者當有此同感也。

先生係清季秀才，京師大學堂畢業，在國內曾任教職，曾從事政治生活，曾辦著名之實業，又曾在獄中一年又半載，可稱學貫中西，飽經憂患，故其觀察各國也，時間從容，周詳精密，迥非他人所可比。且先生和易近人，至一地無論僑民以及本地人，一經接談，無不樂與先生周旋，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於先生有焉。

先生於歐美最古之文明國，如希臘羅馬，於新興之文明國如美如俄，皆有極徹底之研求與考證，而於其文化方面，雖亦有相當之可取，但當各依其環境與歷史之背景，相生相滅，各有

定數。殆不能抹煞吾固有之一切，而迷信之也。在此一點上，吾願讀斯書者當特別留意。吾國歷史之長，立國之久，國民性之融融大度，當此內憂外患迫切之際，若不自相齟齬，發展吾固有之長，或取他人長，或採他人之精神，以恢復吾民族之地位，創造新中國。而仍蹈三十年來之故智，從事模仿，依樣葫蘆，國家將不可以收拾也，願國人注意焉。

先生之積極政治主張，爲產業普化，而產業普化之主張，實根據自然之趨勢（宇宙觀），人類之天性（人生觀），社會之需要而產生，循是而行，不惟中國可以救，而世界將來之救星，亦有賴於此也。蓋現世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皆違犯自然，不合人性，凡違犯自然不合人性之事，決不能長久存在。地球有史以來（無文字之記載亦在其內），事實昭然，無庸言諱也。

或問產業普化之義，可得聞乎？關於產業普化系統主張，先生不久將公佈，（已公佈者爲普產學會宣言），茲略言其一二，以見其一斑。於家庭也，爲夫妻共命，父子相養，兄弟互助。於產業也，爲產業公開，達到羣體聯立之關係，以改進其共同生活，而實現產業有差度無有無之社會，此不過其中之萬一耳。

先生之遊歷三十八國，時間三十有二月，近百萬言，在國中可稱爲空前之鉅著。雖因時關係，出版較遲，而近十年來世界實無大變化，於文化更無變化，故雖較遲，亦不足爲病也。

余讀竟，而有感於此，特拉雜書來，實不足爲先生之遊記增色，亦祇表現景仰之私而已，故記之。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後學趙質辰謹記於梁園旅次。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胡石青三十八國遊記下冊

定價一元五角

著者 通許胡石青

校閱者 涉縣趙質宸

發行所

開封

天津

北平

上海

安徽

各省大書坊

中華書局
豫郁文書社
商務印書館
北平著者書店開封辦事處
河南大學學生商店
百城書局

著者書店 佩文齋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胡石青三十八國遊記上册

定價一元五角

著者 通許胡石青

校閱者 涉縣趙質宸

發行所：

開封

中華書局
 豫都文書社
 商務印書館
 河南大學學生商店
 開封辦事處
 天津 著者書店
 北平 中華書局
 上海 中華書局
 安徽 中華書局
 及各省大書坊

